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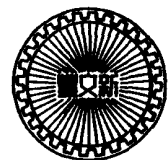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八冊目錄

總類



考 據

宙載二卷	明	張合著	雲南	一
南園漫錄十卷	明	張志淳撰	雲南	四七
讀書雜記一卷	清	王紹蘭撰	雪堂	一一一
契文舉例二卷	清	孫詒讓撰	吉石齋	一二七
畏壘筆記四卷	清	徐昂發撰	殷禮在斯	一七九
讀書雜釋十四卷	清	徐 彥撰	金陵叢書	二〇七
癸巳類稿十五卷附詩文補遺一卷年譜一卷	清	俞正燮撰	安 徽	三一五
破鐵網二卷	清	胡爾榮撰	藕 香	七〇九
遜志堂雜鈔十卷	清	吳翌鳳著	槐 廬	七一一

雲南叢書史部之二

宙載

共二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宙載二卷永昌張合著按志合字懋觀就其所著
 人志淳少子舍弟嘉靖壬辰進士刑部主事
 便以疾告歸性嗜學手不釋卷善書畫權貴
 之居鄉不談公府事時欲清查夷田人心洵洵乃為書
 五千言達之當事事遂寢卒祀鄉賢著有賁所詩文集
 宙載等書其歷言行事大略如此根源往嘗得南園漫
 錄暨禺山詩文集刻於昆明獨賁所著述徧求不可得
 去歲居京師趙介庵師來書云江蘇圖書館藏有宙載
 因致書江甯蘇州兩館借鈔復書並云無之輒深悵惘
 今年春何小泉秉智方曜仙樹梅復來書云訪確有鈔
 宙載

序

本存海館乃巧江蘇議員吳縣潘斗南承瞻為之謀斗
 南親往檢閱乃得之於叢殘中為出資付鈔胥費半月
 力乃戴事斗南為前貴州巡撫偉如中丞爵家孫中丞
 少日曾遊滇中撫黔時陳虛齋師適視黔學虛齋師言
 每與中丞談讌輒眷眷於滇今斗南之於此書殷勤若
 是頗有其祖風云惟賁所之為此書出於隨手撥拾及
 身竟未刊行其閒街談巷議猥鄙之言罔不具載而明
 世宮闈隱秘尤多奇駭可恠之談賁所身為士夫公然
 奮筆罔所忌諱若此覽者頗以為疑然如書中所錄司
 禮監張佐題本其事尤世人所未及知案牘昭然必其

虛造亦可見深宮之中本非常之地未可臆決其有無
 也書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古
 聖之垂訓深遠矣孫少元師以癸亥政變辟地來吳同
 居讀宙載一過詔根源曰賁所序其兄集有曰升庵先
 生目吾禺山兄所為詩文慮其多而未敢置于擇者也
 乃為擇為集名曰貴精禺山兄欣以受曰子良於擇雖
 十去七八吾奚憾夫著述所以明道若於道無關亦奚
 以為吾竊欲為宙載置於擇因面語以可刪節者數十
 條根源意不盡然謹對曰請去其大甚者可耳師亦幡
 然曰子言良是乃僅籤注數條屬寄介庵虛齋兩師訂
 宙載

序

正付梓根源爰述得書之由於篇首資觀者考覽焉民
 國十三年甲子六月騰衝後學李根源敬識於葑門曲
 石精廬

滇南在國初肇省越今二百年有奇衣冠文物蔚然儼
中士滇士中德行事功卓絕一世稱文獻者誰哉隆昌
賈所張先生是已先生上世余江陵人洪武中遷今郡
代敦隱德未發之祥鍾於戶侍南園公即先生父也先
生又有夜光九歲能賦詩求六領書貴苑解第一壬辰
先余舉進士歷官三曹至蒲絲楚果副平生好著述帙
成者類十數業已乎其簡竹而三復之矣無何客有自
滇來者持先生手書宙載告予載取名宙謂所陳之道
既通往古復合將來義也予披閱之竊嘆曰全滇文獻
在茲與夫操觚逢掖之士類立一家言以邀主司樹謀

宙載

序

三

府以欺瞞警植名戶人人謂吾遷史固書矣吾康吳新
安歷下矣吾毘陵勾吳海虞於越矣詎意妄自裁剪者
有貂裘狗尾之譏獵警射名者來和壁問訪之韻甚至
名實混淆者又不免爰旌喀喀之議即充棟汗牛奚補
也道且幾為天下裂矣先生獨上下千古厭厭百家起
釋褐迨解組凡遇交游寮采有所談述及吏牘暇有所
自得隨筆之漸成卷成載大之朝廷憲典人物名號小
之耳目習常閭閻技術言言根極理奧可以挽世態可
以淑人心可以參往軌可以範來學是猶深荆山多良
璞探合浦盡夜光遷固有靈方含笑於九原而惠以新

安諸君子且相揖讓而生色矣噫文獻胡不足哉雖然
先生忠盡在朝守事功在三藩勛名在彝鼎緒餘在文
章宙載特約文之一班耳今先生繼南園公及誥封鈍
庵公榮膺三世鄉賢則滇南士夫之重先生者果在德
行事功不但以其文章已也

時萬曆賜進士第南京尚寶寺卿前中順大夫南
京太常寺少卿改江西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
學校石城許穀書

宙載

序

四

宙載

往讀一統志永昌人物首南園少司徒次惟副使賈所
公即海內名如禹山府君弗與焉然後知賈所公之學
行才望必有邁於伯兒特後人不及知故羣推禹山府
君耳至著作則云賈所文集賈所詩集稻蘆漫筆八語
編游宦雜抄賈所日記僅知其目而不識其為何書其
故維何一曰世之遠也一曰地之僻也一曰子孫之愚
也世遠則易泯地僻則知希子孫愚則不知守遺刻散
佚又何足異近搜得宙載一種惜殘帙不完然終不忍
僱用授諸梓第其中有隣於泛近於訐者不揣鄙陋謹
刪節數則非直壽梨無資而心以力窮亦懼災木貽誚

宙載

序

五

爾
而瑜因瑕掩訂校既成彙為二卷冀存十一於千百云

出耳

五世姪孫辰率男賀筵謹書

雲南叢書

俞元德稱張子韶祭洪忠宣文止列年月日
洪景廬深許之張殆效夫子題季札墓意坡翁野史亭
記止敘作亭由修亭故一類

再發魏太學符義補有曰今世惟閩廣間用末茶葉茶
之用邇中國外夷不復知有末茶子行部至貴州諸衛
舊食糯茶雖與唐宋茶未臨用輟之者少異然亦不相
遠公博聞多見謂今世不復知有末茶殆恐不然
示兒編以南子為南離因學紀聞則謂陳自明非其鑿

宙載

卷上

而不通孫陳各出所見王亦無定論予以為南子乃公
子郢郢字子南謂之南子猶戰國謂匡章為章子田盼
為盼子南子來見夫子遂見之以正名之舉將賴於彼
子路義衛輒之祿迂夫子之語誠於南子有水炭不相
合者所以不悅其心恐夫子有意于南如胡氏告諸天
子請於方伯有病於輒然夫子有是心未必為以己非
衛柄臣所以有否則天厭之響
今之坊古之里如云某坊猶云某街唐舒元褒疏云元
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
呵道則街與坊無異

困學紀聞曰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故
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又云筆是筆削是削若直以筆
為削是漏為誤矣

廣州普濟橋去城百餘里有羅勇山地峻絕上有白雲
菴傳言建菴者為僧時萬慮十餘年題詩甚多一日閱
龍樓殿聲徹敲笑看黃屋倚團圓南遊瘴嶺千層迤北
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人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
官此日歸何處惟有諸禽早晚朝三曰風塵憶昔忽南
憶天命酒移四海心鳳道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
深紫微有象塵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
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宙載

卷上

二

近江南呂仙鸞降晚壽詩曰長天忽然雲雨收洗出一
段瀟湘秋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人倚樓彩繩倒
掛碧天外白雲徐走青山頭道人醉臥岩石下了無一
點塵寰憂
世恆曰海槩者衆人之言曰海壇者坊者之言南北同
談幽閑欬吹有曰丞相生公應舉時詣襄陽王相求知
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宋史志有曰元祐
三年中書後省言臣僚封贈父母制詞大中大夫觀察
使以下用專詞餘用海詞蓋物廣大無際者莫過海故

行人以稠人廣眾謂之海客遺詞以彼此同套謂之海詞海之為言在唐宋時已見於文

漢庶人身長七尺力挽千鈞兩臂下有如龍鱗者數片舞文皇以為類己而遂取奇禍

仙游鄭月書紀常進通錢法疏有曰鑄錢之法每料二百斤內用薄餅南銅七十五斤黑鉛二十五斤加番錫三四斤下爐鎔化若所鑄之錢止重一錢則一百斤之

料該錢一萬六千文計鑄料資本該值銀七兩炭火油麻等項寬計作銀一兩鑄造刮磨精緻每錢一千文該

工食銀六分一萬六千該工食銀九錢六分通計物料

宙載 卷上

三

工食截長補短一萬六千錢約用銀九兩其錢依價七十文時值一錢則一萬六千文值銀三十三兩一本將

及二息况近日私造之錢每文止重六分而銅鉛相半則一本將五息矣豈能禁其不為耶又曰洪武之錢最

小而重一錢永樂之錢少大而重八分今鑄錢若以錢六分為則比永樂之錢再大一圓每鑄料一百斤止

該錢一萬文仍要鑄匠刮磨精緻如是則本息相去不遠而人自不為此立法之幾深也

晦翁擬造化為印板許曾書擬人心猶印板

劉靜修愛孔明靜以修身語遂以為號

金志貞祐二年議遷都直院孫大鼎入疏中有曰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懼亟取則難洽於教化故先立張楚次

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觀此疏欽宗必竊聞虜欲立己言所以戀戀不死至

三十餘年向非逆亮斃之則苟活雖百歲心猶未已也蒙宰王公駟以廉介受知英廟年八半餘累疏乞歸不

允一夕七上疏方獲俞旨翊日卒人謂公止致政一日云

太祖微行至某橋訝橋水赤或對以紅花廠棄餘者上怒以此尙可染旗幟即命戮其主者

宙載 卷上

四

蔡伯嗜為郭泰碑銘曰吾無愧色也張知白為陳琳除

命曰吾不辱吾筆也 丙江鄒公智謂端毅王公語蟬連不已鄒出公謂左右

曰佳士然非享福器後鄒果以言貶死 正統初一流星貫月識者以為王振擅權應

韓詩外傳載子貢言子產為政三年而庫無拘入夫庫為貯物舍而以拘人豈亦如今司法者寄禁輕罪於各

倉廩與 永昌城東有哀牢山誌稱安樂訛為哀牢頃具成化十

六年敕諭雲南鎮守撫按三官得爾等奏據車里宣慰

司公文稱安樂國因娶哀牢女不得賴老撾宣慰奪娶
恃強調兵攻破老撾地方成化十七年又敕諭鎮守撫
按有云得爾等奏安南國王黎顯調軍開路將哀牢克
破隨到老撾殺死宣慰刀板雅蘭父子又在哀牢蓋倉
積糧要攻八百云云可見雲南所有哀牢乃介乎博南
騰越間者交趾所攻哀牢乃介乎軍里八百間者據予
所見有兩哀牢

張無垢云貪冒之士如落穢溷汙渠如何故人敢近廉
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露灑灑襲人觀者已覺心目頓快
況處其間哉當刻一私印云萬竹間清風灑露或作竹

宙載

卷上

五

間風露以自勵

陸路長憂勤之念舟行興縱逸之心

里克於申生之廢以中立自居夫中立者以不倚見之
克知君將廢長立幼乃不敢為言是已置申生於死地
陰助奚齊之立矣既陰助奚齊則心已倚於奚齊可謂
中立乎胡廣以中庸自處夫中庸者無過不及適可平
常廣與世浮沈死而後已于無過不及適可平常寧有
一二耶以吾儒正道而小人藉以文其奸真可慨也

呂東萊讀帝範有曰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五代
喪亂書有錄而遂闕今上征雲南樊夷始出以獻而舊

十有二篇始復完

韓昌黎潤筆所受今固不可知觀劉又持諛基金數斤
以去且為人作碑銘多至七十人未必人人皆賢也范
文正公為人作銘未嘗受遺文忠蘇公所銘者獨五人
又皆當世名臣如同馬文正公富鄭公輩

湖廣肅州李承箕幼有大志不喜舉子業好古詩文非
禮不言動時人目為李道學成化庚子鄉試考官桑悅
欲取其卷為解監臨者不聽悅遂題一絕於硃卷云三
復斯文感慨深扶桑枝上鳳凰吟臨風不盡英雄淚湘
水衡山知此心後上書政府論學丙午方領鄉薦丁未

宙載

卷上

六

禮闈下第即從陳白沙游不復求仕嘉靖戊戌會試予
充同考試官得耀州喬世寧卷其文古雅類秦漢因薦
真元魁主考者以舊例填榜先翰林所取者次科次部
已行久矣不允時書經房有四人予固請以各房首卷
共校之掄其一為魁主考者又以論語題為予命程文
即予撰恐諸翰林不悅仍循例填世寧第二十名洎嘉
靖壬子湖廣鄉試予為監試總裁闔場書經卷取王其
勤為首固荐為解監臨者不從予即揮筆卷上云三楚
奇才明時偉器鄉榜宜在高選甲科唾手聯登監臨者
色變揚少室魏此齋二方伯吳孫塘憲長皆願指躡予

足使勿爭予亦不計也遂填其勤第六名果聯中癸丑
會試高等予歸田道經華容會孫舉人官因談李事并
及喬王二子孫曰科名高下有定數正德甲戌廷試覆
涓厓翰已填一甲第三矣卷尾偶倒印讀卷官銜一中
書曰予能刮之後復倒印遂填覆二甲首李之不中喬
王之各次殆亦定數難強也

元將李思齊屢抗王師後舉臨洮降生命為江西行省
右丞不之官尋以功進中書平章上欲優待思齊食祿
不視事泊卒上親為文遣官祭之又為詩挽之云朕有
幾點銅鑄汗平生不為兒女泣昨日忽聞丞相廟一源

南載 卷上 七

乾坤草木濕其子世昌世襲指揮後調雲南臨安倫今
尚世其官思齊本羅山人兄弟七思齊行三墓在寶雞
縣東三十里底店縣人呼其墓為三相公墓

黃州赤壁世以為曹操周瑜戰處非是相戰之赤壁在
武昌樊口之上江之南岸方輿勝覽云水經載赤鼻山
齊安拾遺遂以赤鼻山為赤壁山以三江下口為夏口
以武昌華容鎮為曹操敗走道不知周瑜自柴桑至樊
口後遇曹操于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上今赤壁在樊
口對岸何待進軍方遇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
北後方有烏林之敗則赤壁當在江兩岸今赤壁在

江北傳說差謬如此東坡縣東望西望乃疑似語而大
江東去詞云人道是周郎赤壁又云黃州居之數百步
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是否又可見矣鄂
大嚴光治賦赤壁圖云按赤壁當在蒲圻東坡誤指黃
州故其詩云千古龍蟠雄赤壁孤舟鶴夢誤黃州廖道
南楚紀云赤壁在武昌之蒲圻今屬嘉魚崔東州集亦
云赤壁之戰在荊州為詩云鶴洲瀟瀟一山橫為識坡
翁誤汝名

湖廣志安陸州仙釋董仲漢董永子母乃織女生仲而
靈異數象符鎮邪怪楚紀云董永乘人東漢避兵備

南載 卷上 八

耕養父母履貨錢製履鬻身以葬感織女織絹償負遂
名邑曰孝感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云董永東漢人父亡
無以葬從人貨錢一萬為奴永葬父畢路逢一婦人求
為永妻永偕歸主問曰何能妻回能織主曰為我織絹
千正即放爾夫妻于是索絲十日因千絹足主驚遂如
約以行至舊相逢處謂永曰我織女感君至孝天帝使
我為君償之君事畢不可久停忽雲霧四垂而去董永
之事亦感應所有者近日院本以董仲舒為永子不知
仲舒生子西漢永為東漢末人不惟相隔遠甚亦且侮
襲先儒無乃膚淺者借大儒為子以神異其事亦或以

承子名仲遂以仲當之即可笑

今戶部工部光祿寺及內府各監局所無賦物有司多
實價至京官令人領銀買物以納中間多無賴者假貸
於人冒領謂之攬頭其弊多端近年始易攬頭行召商
之法

楊遂菴回雲南省祖過馬底驛題壁云馬底停車日
牛問道辰州渺何處驛吏回言路可通僕夫趨跪喜欲
舞登岡躡阜層復層上下盤分可數斷坡危砌石累
鼻側徑繁紆纒一縷空山薄暮峭無人惟有舖舍棲林
莽便欲駐馬須明發破屋猶堪辟風雨舖司春戀不願

百載

卷上

九

留云有變新無變全掉頭只得驢馬行水聲汨汨溪之
滿須臾日黑道路迷進退維谷心無主荆榛泥淖杳莫
辨僕馬被創蹉跌屢撐持去郭十里餘漏下山城當三
鼓始知駟吏欺予哉不念危途敢守侮桃源人夫飢且
勞喘息不定面如土舉手咫尺沉淪人怒氣居然出念
語三回迢迢壤相接伏動體念固其所咫尺不肯將夫
迎明言汝北來當汝我聞未敢加譴聊以遜詞相慰
撫今我茲出非公當萬里鄉關省吾祖漫勞夫馬已非
公敢以迎送稱官府長田舖裡暫停肩有耳如充目如
蒼松皮為燭戶為床山風颼颼撼庭宇饑來不忍夜設

願與世卒同甘苦

天順間有瓶兒王不知何許人假宿武昌衛王指揮家
天熱則就宿室內涼則移就簷下冬常塊臥風雪中臥
處四圍皆無雪每旦攜一瓶酒酒味清醇取酒澆飲
或以其餘傾於所挂純陽像口內雖警瓶不見沾濕人
皆驚異因號瓶兒王一日於觀音殿下投水內浴起而
復下者凡二十四次遂坐逝先遺言令焚其尸將就火
視其頂中有黃紙書偈語云赤膊臭肉團奔波數十年
一朝心放下吾命豈由天了了了真個了了空中粉
碎白雲蓬島五十餘年辭世朗然撥開天地呵呵一場

百載

卷上

十

大笑今日忽然歸去後有次自他處來者云於是日見
瓶兒王寄聲玉指揮人始悟其為尸解云
邛州有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焰出以竹
筒盛之其火無灰井中有水可為鹽取火煮水一斛得
鹽五斗家火煮之則鹽少
魏鶴山雅言有云舜卒於鳴條孟子說得分曉南巡死
于蒼梧皆妄談觀此則鶴山固已然鳴條說非蒼梧事
矣但不著鳴條為何處近何燕泉註家語始云舜葬於
紀之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
蒼梧山海近紀莒城去鳴條不甚遠于是蒼梧鳴條之

說合一而千古之謬正焉

唐杜懷恭乃李勣婿伐高麗欲偕以行懷恭托故再三終亡匿謂人曰行必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曰杜郎疎放或有之乃止夫以懷恭尙知勦心英明如太宗願謂勦可托孤後勦竟以一語喪唐祚是太宗托孤之明不如懷恭保身之智曾謂疎放者而能照人肺腑不落其術如是哉

羅子蒼謙道云萬見春嘗謂公羊穀梁皆姜字切韻脚疑其爲姜姓假托于蒼亦遂謂文錄亦有此語蓋戰國去春秋未遠傳所載多當時諸侯公卿大夫家世事迹

宙載

卷上

十一

故傳其事因隱其姓予見之嘗鄙見春妄言嗤子蒼輕信六書畧曰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西域流入中土事物紀原亦謂出于西域繼言莫知所從來高承之識見固不如鄭漁仲則漢以前縱或有決不如晉以下盛二子何從假韻脚以托其姓南史書崔杼弑君董狐書趙盾弑君雖兇威勢焰時尙且特書二子著書于麟筆後豈不能如南董所爲况所言亦未如左傳核實多經師議論有何畏懼而掩其姓縱使所紀如左氏以二子言而度其人固不肯自處畏避甘在南董下者誠畏避則不爲是書又無人督責豈有既爲而復掩耳

呂不韋作春秋所載多譏讓廉氏請客生當時尙不隱諱以慮禍曾謂二子議已往事畏禍至掩其姓何其淺于待公穀誠如是當有愧於南董與呂氏客者豈足

公穀哉戴宏序載公羊氏五世之名而姓纂亦謂下世有穀梁氏則公羊氏入漢唐時猶未泯天聖之大未必無此姓卽無亦或改氏或別族或避諱或言訛或省文或避仇何可決以爲無且如從祀諸賢巫馬漆雕公冶端木氏今皆無亦可指四姓爲某字韻脚而爲隱其姓者耶噫見春爲此說子蒼述之不足訝而晦翁亦言之何也

宙載

卷上

十一

蒲田黃某爲洛陽典史督役修縣後堂平治際有古墓一石刻云淳風之墓不許年弘治八年始見天寄語洛陽黃典史與我遷在此墓前黃如其言遷之國家重刑有不載於律例者有三曰夜刑謂裸其人夾以板又加束縛由足及首寸鋸之肉落卽飼羣犬是刑必用於深夜故以夜目宣德間劉球死錦衣獄子孫訪求遺尸惟得血裙幅餘以受此刑曰火刑者置人銅缸下回旁燃炭火熾銅鑪人亦隨化故以火目宣德間漢庶人死此刑曰煉刑者取圓雜記亦載之謂宗室謀逆則懸扁屋梁俾投咄維經不就者強入之既墮置死柳

筐內置黑豆二石雜以蘇餅上下積薪焚之少頃屍
骨為粒如芥為末如塵取而揚之以此刑有類煎煉故
以煉目正德間寧庶人與同叛諸宗室俱受此刑於通
州三刑之中夜刑尤慘獨以之加外臣焉

往一士以會試行江北植歲荒飢死者縱橫道旁犬齧
鴉啄其心厥皆露形俱不一或傾邪而長或橫闊而扁
或大而毛或凸凹不一以此知人心形既異宜乎其
存與發萬有不同

宋時宋郊宋祁稱為二宋元宋本暨弟聚聚文學與本
齊名人亦稱之曰二宋

南載 卷上

三

後渠崔公向予言唐人詩郊寒島瘦全怪俱成一家言
今人詩皆是描紅未有自出機軸者予對曰唐人詩本
於必如太白好酒飛卿好色言與心符故不可及今人
詩與心迥異故格調雖規模古作而意味終不如公以
為然

嘉靖戊子順天鄉試考官韓邦奇方鵬左遷邸報以為
失擡龍飛聖學請字人言聖意不為此初錄進覽時因
序中有今休字又以題為君子哉若人二句註中以評
寡比當世之有權力意其以此諷時政甚怪之提學御
史以錄敘中循例載其名有言二公遂被罪

白樂天移山樓詩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勵山樓滿院栽
上仇近年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五考對四度知唐
人以一年為一考之制

國初宋提學無關防正德間田汝耕提學江西奏江西
人心奸詐請給關防朝廷遂通給之

宋書五行志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師
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謹元首而歸過股
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
眚勿復劾三公此可以闢漢火災異免三公之失

憲副劉所部用印牌一吏盜用於私為公文憲副曰
南載 卷上 四

見後遍搜其身不得遂置之尋詢他吏曰吾明見彼盜
用何搜而不得吾不復治之特欲知其故耳吏乃言惟
公不究乃可盡告彼盜印時見公顧盼度公終必搜因
乘隙置印匣中印入鎖匣公極力搜皆匣外次日用印
公不復為意後安然取出斯公受其欺也憲副間以語
所知見吏弊難革云

許渾題峽山寺詩云海墟爭翡翠溪邏闌芙蓉自註其
下曰南方呼市為墟呼成爲邏新州有翡翠墟芙蓉邏
也

殿試卷牘真以十三幅為格用紙二張每幅十二行

兒南亮楊知州順明言殿試卷凡擡頭字須在格內此固是亦須策後仍空十八九行以備列讀卷官名職則此卷雖不在一甲亦為二甲每科入試如此者不過十餘人往往長才博學之士肆意極言於草稿及磨真時紙幅不足或陰截數段或行有雙款或後無空行雖有冕董之對不得達御覽本朝廷對策推羅一筆極長常疑其十三幅卷寧能寫此數萬字及詢諸故老云一卷既中會試于禮部領卷時自言入于場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宿壯其志許之磨真遂有二十幅時李交達進讀羅卷幾半時餘李年漸高晚久至不

南載 卷上

卷上

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為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為有慮希冀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為定式

朱寧本雲南探課鎮守太監錢能見寧狡黠以為奴能死遂竄名騰驥衛為勇士執役御馬監武帝常至監試馬因寧應對敏給執控閑習遂獲進用不三四年寵極位盛迄至殺身云

湛尚書若水以講學立門戶一時飾虛名求實利者靡然從之湛謂人以隨處體認天理為要居鄉時凡山川佳勝田土膏腴者假建書院置學田為名必得之為殖

計皆資勢於門生官其地者鄉人嘗曰甘泉隨處體認地理也

韓魏公奉使回詩禮煩偏苦元正拜自註曰虜庭元日拜禮最煩又曰尸大猶輕永壽杯自註曰永壽虜主生辰節名其日以大白酌南使子謂虜人行禮猶沐猴而冠今言禮最煩者欲苦中國使人之拜揖耳酌以大白亦苦之之意夫以魏公當南北息兵日所遇尚如此則北狩南渡時奉使諸賢往受屈辱竟不知何如也

馮京三元之事記者不妄言京父馮商是京之父乃商也一言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又若以商

南載 卷上

卷上

為名惟皇朝類苑有曰馮當世之父式為佐侍禁以終既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則當世父名式亦常為侍禁矣

宣廟于禁中作鏡室上下四方以青銅鏡料為質又刻喜佛畫春圖於內每在此御妃嬪美艷者以形影照映為人間極樂云

前漢書藝文志雜占有黃帝長柳占夢有甘德長柳占夢長柳義無解者按韻會言伏生尚書云度西由柳谷柳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謂日入之色為柳然則所謂柳者或取義于日入加之以長猶長夜

之意王伯厚玉海有藝文志考証於此亦無解適得柳字訓因傳會之未知是否或云長柳主夜神也藏經教乘法疏引之山海經亦載之但柳作留豈字近遂舛誤

莫辨數書各多不可解長柳其一也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南至北極戶註引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三
宋八年瑯琊刻石又有南盡北尺之文乃知北戶錄名取諸此

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椀膠牙餠晉公談錄載真宗朝回宴未却金椀子一炷玉堂雜記淳熙乙未初伏

南載 卷上 三

賜香酒四斗時菓七椀歐陽玄漁家傲詞云凍合竈瓢餉一椀椀之用於俗見於詩者如此第不知何以不收入韻書

元魏中山王熙討元叉不克語人曰上懸朝廷下媿相知宋薛奎志或不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懸古人俯媿後世

前漢書楊王孫傳言帝堯之葬窆木為匱劉賓客嘉話云張尚書收弘農日人言南川有堯女塚近為盜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盃寶器極多世傳堯葬茅茨土階乃墨氏託言

宋欽宗時金人犯邊則下詔求言稍緩即阻抑言者當時有城門閉首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謠今之禱祀鬼神者亦每如是利權也已

嘉靖間晉宮觀始建後期用助進奉有段朝用入銀將國足見愚妄與做紫府宣忠高士
新人奉奉張仙無嗣者多獲佳孕且謂其得言畫像不如木像腹裏麻筋為靈應

季文子三思後行去其私意起而反惑今人正為宋能思率意行去是以有動必錯故三思在文子則不向在冷冰則亦但思思而已

南載 卷上 六

王梅溪再論馬綱狀云素馬司歲發馬一百六十綱除五月至八月江流泛溢擇塘不可上下舟航當戒謂之住夏一歲之間可發歲額之馬者凡八月每月計三十綱每綱用三舡每船計五人十綱為一番則用四百五十人上下三番則倍之作三番更替則又倍之觀此則宋人謂舡為綱猶今人以木筏為排也馬舡為馬綱花石舡為花石綱即今稱放木者為排客也

諺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人言可畏如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唐玄宗是也始而與亂固可以亡終而與治則興亦至矣商太甲

是也

鼠璞言合刊印小冊謂之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
手寫五經於巾箱中嘉定間從學官楊璘奏乃焚毀小
板遺庭錄言翻原爰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為一編置
夾袋中奏效之遂為鑲板是近日袖珍諸書即巾箱夾
袋之遺耳

子雲作法書富八載錢澤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
可李仲元贈子雲不持錢子雲書之可謂高致而劇泰
美新何邪想子雲落筆時自汗顏亦面溫公註法言至
此曲為辨釋獨不思私子子三桓陽貨雖或有遜言而

雷載

卷十

五

祿去公室五世之論盜竊寶玉大母之書不三而足何
嘗有毫髮私貸哉何温公之不思而怨子雲也

昔人謂郭璞知死於日午竟不能免難遂以是議數學
此殊非蓋數者造化所為離天地開晦不能外人所遭
莫非數特人不能先知璞先知然豈能逃避哉使能知
即能避是入為反巧於天地矣又何足以為數耶

富家子嗜酒蕩產後乞食于途因歌曰賣盡田園注
玉杯醉鄉終日不聞雷如今乞食沿街走只為朝朝醉
醉歸雖自述亦足戒人

龍鐘字德剛萬載縣人洪武十七年貢為國子生授漸

江按察司以微累下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長史靖難
師起征兵於晉錚以大義不可文皇帝繼統詔械錚錦
衣獄不屈死有收其屍得所自書贊曰捐生固殞弗事
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為臣盡孝為子二端於
我歸于等所今其遺草家書及國初諸公哀挽詩文見
蘇州志彙觀備遺錄革除遺事國史補遺皆不載因為
表出之

韻會舉要案字說文凡屬所凭也周禮掌次張瓊案注
以瓊為牀於醒下史記高祖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三
國志曹公作歆案臥視書一曰木名集韻或作按又據

雷載

卷上

三

也荀子不苟篇案餽而治之註曰據舊亂而治之也又
荀子案字多為語助及發聲王制篇案謹舉選闕材技
之士是發聲也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敵國案自屈
矣國家案自富矣是語助也

韓參政邦靖養病回書山披羊於驛壁曰肯排山南
山北偃肯倒海東海西翻我如今心兒裡不緊意兒裡
有些懶如今一個個平步裡上青天一個個日日近龍
顏青山綠水且讓我閑遊玩明月清風你要忙時我要
閑嚴潭你會釣魚誰不會把竿陳搏你會睡時誰不會
眠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以歲貢入胃監卽有廉謹名
時戶部委勘天下錢穀所遣監生幾千輩歸報多失實
坐贓緝獨免授水清典史廉謹益著攝縣事捕盜有法
不及平民一縣皆安是歲蝗旱不爲災靖難師起守令
皆迎降永清近燕縉極力守禦顧其民寡弱皆逃散縉
乃佩印南奔道聞母喪還家禮葬畢乃率義旅勤王戰
纜戎器數日畧具聞南師潰天命已去遂隱編氓間後
事露有司卽其家械縉赴京縉慷慨就行分一死至則
朝廷義其志下獄久之請戍興州其子代還屏跡田園
怡然自得年八十終孫源以御史擢知揚州賢有惠政

宙載

卷上

三

蓋縉之澤云

凡硯池水須新汲者乃佳如注隔宿之水或池內留餘
不拭抹乾淨則寫字多陰

大明律有蒙古色目人昏姻色目猶言種類

拔苗助長見孟子守株待兔見韓子掩耳盜鈴見莊子
爲宋地三愚宋卽今河南歸德府

施尙書純妻甚悍妬施無子強置一婢已而有孕妻殊
苦虐之施不能制乃陽出之陰寄一姻家不數月生子
久而施病危始語妻曰向所出者已生子可取回庶汝
後不爲宗族所欺妻欣然遣人迎子至撫之曰汝真我

子矣施死妻以針刺子臍中子死施宗族爭奪施業屢
訴諸官皆惡其如無有爲理者施所遺盡蕩析
宋田偉燕人仕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書五萬
七千卷勇魯直稱之曰吾校書中秘及遍遊江南文士
圖書之富未有過田氏者

宣太中有諺云宣府教場蔚州城牆霸州營房近會蔚
州一士言城爲洪武間指揮周房所築雉堞固雖京
城不能過房實孝陵外婦子長匾畫時委任又備故得
築此城房以不隨國姓僅授懷遠指揮至今世襲
舉人會試至五六次者人卒戲之爲都舉人相傳江西

宙載

卷上

三

一士赴試同舟者五六人每迎流拽纜主令僕登岸且
出視此人獨踞坐誦書僕亦不往衆喧言若乃都舉人
何逸如此此人因自吟曰滿船盡罵舉人都蓬底啣杯
到日哺醉眼朦朧聽不得依稀似是念南無

顏既古注盧諶傳目爲赤子曰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
色赤與韻會解赤爲裸程曰赤體見肉色也又空盡無
物曰赤之意同而實有不然按韻會尺通作赤則赤乎
之赤本尺字借用赤子謂始生孩長不過尺餘故曰赤
子猶成式不過一丈故謂丈夫韻會既著尺通作赤而
於赤不訓赤子止襲舊訓不能別求其說始亦有遺

蔡公登第不增年以對最是後山太宗欲大用而難其少乃遠服地黃餌蘆朮以反之未幾髮盡白知增年非是乃暗於變鬚何邪

嘉靖八年夏閣老言為兵科都給事中議郊壇禮頻上章疏已而被擢繼者張潤身欲效夏所為然上之寵遇與已機識俱不逮時郎中黃禎見所陳輒曰夏公謹龍之能飛者張佩德顧効其所為何異獺頭貓學飛龍乎王威靈越詩作皆粗豪震蕩如其大雖刻有集而遺者頗多嘗作鴈門紀事律云鴈門關外野人家不養絲蠶不種麻百里全無桑柘樹三春那見杏花簷前雨

南載 卷上

過皆成雪塞上風來總思沙說與江南人不信只穿衣襖不穿紗曲盡大同風景

夏公言為給事中時請建四郊賢受旨張公孚敬夏奉張甚恭初投刺必曰學生夏言頡首百拜漸厚則曰門下學生及郊壇成猶曰門下生逮為侍讀則曰侍生夏言頡首拜張動心以為背已然猶用長刺後陞大學士遂用單刺大書侍生夏言拜張始大恨遂起薛侃獄傾之

徐武功伯無子有九女中三甥最著一為魏太常校以行誼顯一為祝通判尤明以才華稱一為蔣肅聰穎異

常齋遊市中值內迫出于傍舍主人偶見不及拭以遁主人追及以此為題令破齋應聲曰內有所急不擇地而施外有所遺不潔身而去齋病瀕死告母曰兒病決不起昨夢上帝召為紫府雲臺記果死年僅十四

關廂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於首俾牛銜既久僧至田家泣曰君牛乃吾父後身父以夢告欲求一具主驢牛出牛見僧即銜僧首遂以牛與僧僧歸竊殺牛未肉為丸置空竹杖中乃坐關數月惟飲勺水不穀食遠近驚傳有孟知縣者過村適見人奔走施錢穀問其由因詢僧坐關有便溺否或以有告孟曰詐

雜載 卷上

也命羣隸搜其室得其杖撞之往迴有聲出之肉九尙有刺者乃以論眾始解前惑

李公時常以臘雞獨攜江南味鹹夏公言夏即應以嚮馬能空翼北羣人嘲江西以臘雞餽輔以嚮馬故三公各指其籍為戲寧州張御史西銘因御史金文以黑象口中含玉齒戲之人類以象嘲滇土張即應以烏龜背上嵌金文

丁謂至宋崖教民陶冶先為崖守營公字次自營一第為一樓日夕登之以閱書焚香怡然自得此小人有才亦自可取

真廟一皇子生偏體有膜無皮請御醫以膏及不載此
病不敢用藥一草澤醫治皇子母娠時多食厚味兼
坐臥處上下皆積木未嘗得土氣是以爾宜擇靜室鑿
深窟令乳母抱皇孫朝夕坐臥于其中方愈用其言皮
遂漸生此喜命為御醫神世籍大醫院驗封

惟在兵部覓高郎中昱號海隱近閱隱隱漫錄云先君
藏之旬始知高號亦本此

永康徐侍郎贊自言知蘇州府時郡有某者官亦權要
以公差回家一日欲往先墓令一僮來府朱書要成

宙載 卷上

百名字於童賄吾即撥以付之當時或怪其無禮而不
即應必遭其害矣

仁廟即位後惡宦官每欲誅戮一日陰雨朝畢歸內俄
報上崩或疑內侍執迹適有雷故內侍云雷震然就斃
時不見注首尤為可疑

嘉靖間東廠理刑王月孫綱家被籍沒有一物名粗織
如犬紅織料絲所成者作魚鱗狀其形可揭不知其得
於何許

王梅溪文集首載廷議策附御批云任賢輝經學淹通
議論醇正可作第一人此宋高宗所批然首以任賢

三字不知何說如以三字為彌封號則字止當用三不
宜有三

馬端肅為家宰每接俸絹則曰何以報朝廷

漢武帝時霍去病卒命為塚像祁連山旌其伐昆邪之
功也唐高宗時李勣死命起塚像陰山鐵山烏德鞬山
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也

唐有兩張昌宗舊唐書列傳云張昌齡冀州南宮人仕
正北門修撰乾封元年卒兄昌宗亦有學業官至修文
館學士

宙載 卷上

洪武間上所龍宮頗見上治獄從重典自言上憂戮公
卿烏能戮我上怒斬之

洞天清錄硯匣條有曰又或匣底之內作豹脚取其可
入手以移重硯今人稱豹脚用此說

孔子集語乃永康薛據編輯者所取亦雜項於慈湖遺
書中見楊敬仲舉孔叢子所載夫子心之精神是謂聖
人之言而繼之曰簡謹取而為集語則所謂集語者敬
仲亦嘗有成書矣

李獻吉作于肅感廟碑有南宮之錮太子之易天下有
能為公恕者否耶之言因思宋高宗果迫辟議遣欽宗
則貪功者決有如徐石輩所為當時柄國之臣如于公

者想亦慮及此所以不汲汲於迎復正恐既來後未易

處耳

嘉靖間湖廣江陵知縣任伯以御史請官有公移於隣
縣職稱即持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隣縣知縣不堪因署
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二字好難當
寄語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繡衣郎聞者解頰

慈谿陳寧以舉人授上元知縣才幹敏捷高廟頗忌之
漏下二鼓傳旨索素棹三百張須黎明送內雲即刷民
間棹集之編糊以白紙如期數以納又傳旨駕夜分出
都城需束蘊四百且所經衢家各焚束蘊以照屬御雲

宙載

卷上

毛

即取民家竹簾為束蘊以納又令衢傍居民以竹簾為
束蘊藝之比鑿出光耀如畫上屢欲窮雲才雲俱有應
恐終不免乃佯為風疾致仕後以壽終家

孔門以子為字於理無害王氏父子以之為名非所以
別尊卑明昭穆宋雍熙中唱進士各有呂蒙亨乃參政
蒙正子是呂亦有王氏之失

留都有秦甲與李乙誦訟刑部某官鞠之乙詞屈乃言
甲為秦檜後吾何能與辯某官聞語即右乙甲有詞不
聽廷答之乙訟卒得寬降

歐陽圭齋作趙子昂墓碑云每從里中老儒教繼公寶

正今世行儀禮集說乃教繼公所著則教為宋末元初

人

象箸亦可稱象杖曲禮云止羹之有菜者用杖其無菜
者不用杖註曰杖箸也

嘉靖庚寅河南靈寶縣陳家墳內產草龍粗如大指
長有五寸初則手捏柔輒越三四日草乾龍瘦其色淡
黃紅口黑目頭角爪牙鱗文鬚尾俱全盤旋草上雖畫
証不能寫其妙

巨有遂訓陳蕃傳云巨欲討之是也

鶴林玉露云諸葛孔明歿時年四十四

宙載

卷上

未

晉成帝廟何充謂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欲立成帝子丕
奕庚冰固欲立康帝則充已知成帝子當立矣及康帝
崩充又建議立康帝子聃致庚冰庾翼深恨如以父子
當相繼何為不能立成帝子而獨立康帝子且穆帝僅
三歲未長於丕奕充始建議阻於冰翼今康帝廟仍申

前議以立丕當亦有嗣嗣實矣乃成帝廟則欲立成帝
子康帝廟則欲立康帝子隨時而變是有見於父子無
見於兄弟者也充於此亦有失哉

列子載夏革對湯之言歷舉物之巨異長短曰世豈知
有此物哉夫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

有

之張湛註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愚以臆見論之夷
堅恐卽庭堅或更爲庭庭爲夷未審耳以夷堅爲庭堅
則見物多者見馮之勞各物當者見益之智志物詳者
見阜陶之學皆以類聚矣若不知爲何人是與禹益并
稱者亦泯泯無聞於後耶苟以列子多寓言則謂夷堅
爲寓言亦可以禹益爲寓言乎

秘閣閑談云隴舟有石魚子置書籍中能辟蠹談叢云
寒食麩臘月雪水爲糊則不蠹洞天清錄云硬黃紙染
以黃蘗取其辟蠹

黃氏日抄讀禮記條有曰吳郡衛湜集禮記解自鄭康

甫載 卷上 三

成下一百四十六家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書浩瀚
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有集亦然皆未易徧觀此可
見黃東發於岳極其尊敬而岳之學亦不特工四六事
編綴者而已

唐右司郎中喬知之以美妾碧玉爲武承嗣所奪作綠
珠怨寄妾承嗣見詩因以致禍綱目書之唐詩品彙載
知之所作綠珠怨目著其由古今詩話所載亦同但以
右司爲左司以妾碧玉爲婢竊娘以承嗣爲延嗣少異
耳本事詩外戚傳俱不一北齊河清時平鑿拜德州刺
史和士開求鑿愛妾阿劉卽迎歸鑿謂人曰老翁失阿

劉應死何異要爲身計不得不然若鑿可謂明於保身
知之可謂拙於避難史稱鑿學通大義爲章句雅有豪
傑此所以處此而過知之與

曲海舊聞云新唐書載事倍於舊皆取小說本朝小說
尤少士大夫縱有私記多不肯輕出字謂史官欲廣異
聞者當聽人敘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之類上之
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夫自今觀宋小說亦可謂多乃
以爲尤少使在今當云小說絕無

洪武三年戶部奉旨置天下戶口勘合一戶傳天錫杭
州府錢塘縣城南上隅民戶計家三口男子二口成丁

甫載 卷上 三

一口本身年三十四歲義勇趙成年一十六歲不成丁
傅恭傳寬傳信傳敏傳惠婦女一口妻錢氏年三十八
歲事產房屋十五間田一百二十五畝五分地八畝五
分石給傳天錫收稅准此戶部照字九百一號何公孟
善跋其後云傳謙天錫字佑之號文溪起家仕我皇祖
自訓導明州知大明府蕭雲南永平又起知大理衛事
乃卒其才行見家傳其愛此帖在國初庚戌五世孫給
事君希說出而視余余正德辛巳蓋百五十有二年矣
雲南大版圖在洪武十六年後交溪之謫當又在其後
三傳至安注教諭公四傳給事君歲久代易地非故里

丙有官閥而給事於此不敢視為故紙裝潢卷軸不敢忘也此戶帖天下人戶其誰無之今萬千百戶中有能存此一二者乎無恤受簡命自家庭托諸懷袖曾幾寒暑猶見稱於史氏此戶帖之存固文溪之敬君命遵憲典而傅氏世有人焉以守前人名籍為事宜乎其有賢子孫以大其門日益盛矣於戲是不可為志于忠孝者勸哉春閨在昔有持告身易一醉近時仕宦家因爭先世資產至蔑其祖父手澤與所受於朝誥赦弗視者矣安得不恍然有感于斯

宙載

卷上

三

西洋有寶石亦有珍珠與雲南猛密所產石廣東所產珠迥異其價動以數千百金佑惟回回人能識之回回文字有篆草楷三法西洋諸國咸用之音律醫藥等技曆與中國僅差三日

夏季遠江西南城人號松雲居士革除間商維揚適靖難師過同伴咸歸附隨擢大官惟季道棄舟遁時醜貨以萬計不顧但曰有親在未敢許以死隱居教授終身焉

墨莊漫錄云荔枝皮不可燒其氣引屍重
嵇康養生論云齒入晉而黃三晉即山西人多食束鮮有皓齒者故謂齒入晉而黃季善五臣注文選乃曰素

詳何耶

新唐書孝友傳曰永徽中同蹄智壽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途擊殺之姓書中有銅鞮無同蹄或同蹄即銅鞮必傳寫有誤

陶侃於蘇峻之亂恨不與關命不敢越局自言因温嶠遺書始遣兵詣嶠中欲追兵還因王愨期言感悟終以嶠軍貸其糧而怒欲西歸又因毛寶李陽言止是其心始終不怠於討賊特因諸賢督迫而後起當時斬峻既出侃部將不得不歸功於侃始謀不過欲救韓晃大業之攻因殷羨之言始詣石頭則平峻惟温嶠為元功侃

宙載

卷上

三

何與哉後侃責下敦擁兵不赴不給軍糧欲檻車徵之何暗於責已刻於責人乎使侃非諸賢則侃所為亦不敦而已侃不敢越局即敦擁兵不赴侃怒嶠貸糧即敦不給軍糧特侃將為而止敦遂為之有異耳賢如侃者倘有可議哉

崔公銳言吾鄉張御史士隆正德末在河東巡鹽書來與予言河東水道五日可至黃河欲疏開之余以書吸止大意謂兩淮兩浙鹽利為權要所專以艫棧便耳惟河東鹽驢駝載權要不甚專今國家鹽利惟河東而日若艫棧便將來河東鹽利亦不復為國家有張得書

卽止且刻石後巡鹽官欲開水道者皆以予言而輟
嘉靖九年鄖陽巡撫潘巨上言甘露降顯陵取以獻上
頒賜大臣侍從有食者言露形成片如廣東皮糖味亦
無異

今制御與出着北人不點兩廣南人不點三邊暖閣在
乾清宮後凡九間中一間置牀三張於房下以天橋上
右一間置牀三張於上又以天橋下左二間置牀三張
於下又以天橋上右三間又置牀三張於上又以天橋
下左四間置牀三張於下右四間亦如之天橋卽人家
樓梯也上下置牀二十七張天子隨時居寢如是防不

宙載

卷上

三

測耳今上廟精每日在暖閣四鼓卽起令內臣整容首
謁廟次謁宮回進早膳方視外朝尋視內朝則內臣盡
來侍上看官本次看民本官本自裁定民本看一二餘
付司禮監與內閣標旨既進午膳又看三宮所進本與
二十四監所奏本聖裁畢或看書或閑坐抵暮方隨意
四鼓又復起矣嗚乎此固玉玉之兢業然亦
祖宗之成憲也猗歟盛哉

江南郡邑每擒賊至城聚人防護則擊鑼一聲鼓一聲
逆官聚人則擊鑼鼓二聲時有歌曰接賊一鑼復一鼓
迎官兩鼓兩聲鑼官賊雖然名分異仔細看來差不多

奴書堂詩話載趙紫芝贈李道人詩云發人知遁甲笑
客問勾庚按李道純中和集論傍門有二丹竈燒蒸五
金入石勾庚乾永縣茅灣銀撥火弄灰外道也則勾庚
劉者固燒煉大法

遊西湖佳景謔云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
不如雪湖往有北人爲御史按浙言公私以游湖糜費
欲禁之浙人皆嗤其俗

往聞常遇春帥師入燕大家復逼娶元主女虜人甚恨
復爲虜計伏擒去以篋貫兩掌既足牽以行遂支解之
交關遇春北征道經山西縣晉恭王在彼賜宴同宴

宙載

卷一

三

者四人皆侯伯次日俱中毒死或以王受高廟秘旨今
廟尙有玉主廟主說必有是徐達病疽高廟令人問
所欲食達附奏欲食白馬肉上卽殺御廐白馬以賜達
不踰日死湯和將歸鳳陽辭曰臣年力頽邁望聖恩宥
命高廟變色曰王開國功臣當共享富貴何出此語比
離京州漏淹死實舟夫密受旨鑿舟也宋學士濂安置
夔州羅米無大與易枵腹三日而逝方宋未至郡時已
有旨令人閉羅卽囚公所終則老氏退担誠有足尙者
海錄餘事鬼神門云白馬將軍廟在梓潼縣舊經云龐
統字士元號白馬將軍永昌郡南四里許有白馬將軍

廟恐是沿襲蜀漢祀龐士元

予副楚梟時署提學於諸生惟隨其質引進之俾有成
間有好古文以奇博來問者以講學名者予告以真實
人難做道學士易為予本生惟求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爾不能立標戶也

湛尚書若水初名曠以治王子舉廣東鄉試第二種
人訟其父與海盜同謀詞連露官府拘治急乃走新會
依陳白沙既入事不解陳語之曰子仍以拯父為念則
淪胥以溺乃為津邊傳遊南都已而父斃露上疏辯釋
乃得東歸改名若水又南遊數年至弘治乙丑擢進士

由載

卷上

三

高等迄至今官後禮白沙名以講學實報其濟身也王
新建守仁所作湛父墓表亦槩及之

崔公銑言李獻吉里居閩薦即萌進取行事亦不似林
下人吾所取者惟蘭溪章文懿公懋耳公里居惟草屋
數間土有謁公者詢公于適公子執鋤進公曰執鋤者
是士嘆息公為祭酒時子來省公至新河巡司隸見其
步行衣服復卑惡因答之公知不問又對予言公三子
皆令耕藝俱先公歿晚歲始得庶生子一人

嘉靖十年鄭府獻二白鵲一時詞臣無不歌頌予往聞
河南人取鳥鵲拔翎羽塗以藥踰月變白每鬻以得利

不知此鵲為鵲變者否

嘉靖戊戌季冬予以嚴痛南歸過涿州後車未至乃坐
馱道傍庵前見一白石形如柱礎四方各博二尺餘每
方刻如星官者二人蓋十二屬也上篆唐故贈太尉清
河張公墓誌銘予時方有事塘志遂手摹於紙比過襄
城告富平李憲副宗樞李曰製柱礎為誌石唐人每每
如此

武宗道中見一村婦命穰乘載歸因賦詞曰出得門來
三五偶逢村婦謾歌紅裙高露足挑水上南坡俺這里
停驂駐轡他那里後眼偷酸雖然不及俺宮娥野花偏

由載

卷二

三

有艷村酒醉人箋
今上謂竊公財以肥家文武皆然譬之羅剎交臣竊於
方羅時竊者無迹主者難考武臣待既羅後或為餘餌
始竊則竊有數主者亦知矣

河南周王府乃宋國公馮勝督造馮子周定王妃為父
遂極力營繕規模差比南京皇城皇城內室計一千所
周府計九百九十所王成圖上太祖怒責之定主次于
封郡王府門始用五楹初制止三楹成祖許之後郡王
門悉沿其制

王福時謂何曾既忠且孝以日食萬錢諡為繆不知存

盡和事盡敬亡盡哀會固近孝然為魏世臣司馬炎廢
曹髦曾又與謀忠何有乎不忠即不得為孝秦檜論之
為繆醜意正在此

楊子修身篇或問人曰富貴生蓋言人所尚者富
貴與長生而已註志在極富貴者貪生而已字差不多
而意則非是

廣東盛都御史端明少時於堦前弄水石忽悟前生后
州衛所歷之事曰夕竊泣入始輟

今上龍飛後承天有謠曰飛上一條龍留下八隻虎天
下皆快活安陸獨受苦八虎謂千軍翟裕輩以潛邸恩

南載

卷上

三

權千戶列銜無衛仍在承天頗縱肆故有八虎謠後朝
命移錦衣始失望

柳子厚作非國語宋江端禮有非非國語劉章有非非
國語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

國初凡文官與王府有姻者皆不得居京官職成祖始
嚴猶未著令典成化間會議條例時吏部侍郎景文
與王府稍瓜葛田與刑部某有隙某當會議時力陳

官與王府有姻者不當居京職議上遂列為令典戶
遠告歸夫自漢至宋宗室子弟往往應賢科居大位延
至本朝宗室惟參養之雖曲為防閑亦失中道今俟民

閭豪傑稍與王府有姻者亦終身無京選望是豈得公
平之體哉予嘗疑此例未善而不知其由於一人之忌
嫉也

後御史巡按權甚重自程剛至縣衛其舉者多用劾者
多為文職望其族舉必不得則陞擢無階即自他途
而進亦非正故被族舉者則重貶之諸四舉六任獎五
百不才者懲獄實事凡巡按回遂至巨富不但為不捕
之猫而已

回回始名默德那爾其先諫罕嘉德初生即神異又有
德行西域諸國咸敬服之其教以事天為本無有象散

南載

卷上

三

有經三子歲隋朝方天中坐
宋帝世蘇州人登第後選山東肥城縣娶妻攜之任所
其妻欲如妾無計乃竊棄縣印於井適巡按歷縣宋畏
罪自縊死妻乃出印於井焉

晉人以善為諱故謂春秋為陽秋宋人葛立方以韻語
陽秋名書可謂因仍之誤正如今人書五月為夏五
吳人袁孝七歲穎悟殊等所親有住泰安吏目歸者索
詩信手書云蓮幕清風滿泰山歸來林下一人閒宦
情恰似秋雲薄相對黃花滿笑顏五十五舉應天鄉試
第一登嘉靖丙戌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以兵部火誦

成松江以終

悼靈陳后土初甚愛幸之一日與后燕坐適張如文姐
致苦上前及后上因適盪際玩弄張手且贊其美后忿
然碎孟於地上大怒而起后見怒遂憂憤成疾舊制凡
眉疾令母入視上怒甚傳旨令勿入亦不命乳醫診候
后遂崩也意猶欲追廢以張公字敬言乃追諡時桂家
辨獲逃亦無妻說謂不當成服方宗伯獻夫為不可
讓未定文武入朝者有素服亦有青服上亦不究謝贊
善不謂人曰今日朝中如奕棋蓋指青素之相雜也後
成服僅半日云

附載

卷上

堯

剛侍孫榮信公交公出所藏三原王公九十歲所書大
字及書東為卷予視卷首有白巖喬公所篆介翁墨蹟
四字予因問白巖喬公篆與虎谷王公篆孰愈公謂予
曰昔亦問西崖公西崖公曰王應韶是春秋胡傳蓋言
其無體也

禮記玉藻有憂者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餒陳
氏註于有憂者三字下為缺文考之家語本始解有季
氏享士孔子之母喪既澆而見不非之也之女玉藻所
載即此事謂有母憂者亦常食于季子而不辭但不食
肉而澆飭以為餐耳可見聖人居憂達權變不戾經以

示則后人今乃置有憂者三字予竊謂陳氏誤矣

季文正公東陽繼娶成國公女甚驕悍與公有言則曰
吾家世位上公豈若爾翁為豆腐先生閭巷間謂為人
焚修者為豆腐先生以公父曾為巫筮故云後公竟至
無嗣

洪武正韻藥字韻中引荀子言孫叔敖軒較之中而以
楚伯註云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戍也軒較皆軍上物
猶言坐于軍中而致楚於伯也定伯軒較正可與折衝
樽俎對

應戍正可與損卯對

附載

卷上

堯

崔公銑言吾為考官時同事者謬以予為得

士有三日曰聰明二曰鑒別三曰精神吾往同事者閱

卷多忽畧于少可取者皆不錄及日期將至又將未及

閱者補數或不能藻鑑疑留不斷惟取已所已閱者未

及者盡棄之吾嘗謂欲選士子當先擇考官

近時場屋有二紅說謂醉眼紅蠟燭紅硃卷紅三紅併

一時欲取士不遺亦難矣

楊太傅一清為中書舍人及提學時士以舉業從游者

皆載 卷下

衆道位顯從者益衆然不過藉師生求速化往聞任丘

卿編修瀕謁楊即執弟子禮楊訝其未曾著錄答曰瀨

少時誦法公文遂至有成是瀨乃公私淑門生也聞者

媯然

嘉靖庚戌秋予捧表入都見部前市書有鶴鳴野人稿

者乃金陵李俊民所著其上行省中書啟有曰唐資房

杜遂開田口之基漢任良平竟起卯金之運以唐為田

口僅見此因為拈出

孝廟張皇后興濟人許聘孫伯堅病不能娶孝廟選婚

時后家欲姑令往應孫弗拒往中選後伯堅疾愈遂與

兄伯強因緣戚里獲官至掌中書舍人事尚寶卿伯強

至鴻臚寺署丞今上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銅錢

為戲后擲四錢為側立人不覆父母驚異已而愛邑人

王爭臣聘爭臣亦久疾不能娶今上選婚司禮監官同

禮部官至大名閱闈郡女無可中選者監官言望氣者

云大名有皇后氣奈何無郡邑以后應比至值雨遂乘

輿躋堂選婚官一見相與噴噴監官言吾將試之既留

宿公府監乃衣蟒圍玉捧盆水跪進后盥水畧無驚悸

果正位中宮

世史正綱載元朝所出專云出自元朝秘史館閱書目

書載 卷下

亦有元朝秘史元史虞集傳言修經世大典時請以國

書脫下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搭失海牙曰脫

下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已丘謂元朝秘史即脫下

赤顏當時以蒙古字居中傍訓漢字始易今名豈所載

皆狼鹿事類所以不肯輕泄

正德十四年冬予都一家牡丹不發葉盛開

紹興何紹正為行人時夢人告以天之名三字因思今

行人選科道部試以論豈予將與選試目乃由太虛有

天之名乎遂用意為一論比試果前日以宿構者登卷

大為部中所賞授給事中歷官至參政

劉公健入閣時子東在家頗強鬻人田公歸呼眾曰吾無用田能全價贖者全半價贖者半不能者即舉券以還鄉人德之後劉瑾欲媒彙公罪不可得思撫拾以田事則公無田已久

程雪樓作喬達丙子真贊止集詩四句爲之可以爲法蓋爲子作母贊措辭易爲夫作妻贊措辭難雪樓以詩句爲則語既有據而意自妙

蒙化雷應龍作縣莆田爲一篋凡有書刺令門吏納篋中滿五日方投覽士夫來亦期以五日嘗爲八禁內有禁撐蛟船一條時林公俊子犯此雷乃拘而笞之且加

雷載

卷下

三

以關木刑林刺至闔人收篋中投覽時則事已行久雷請林謝罪且言坐得書遲林應以他出少頃林來縣雷亦托故他往雷在莆五年竟不與林往還後雷爲御史巡視中城司禮太監張佐家人見婦人乘轎在其馬前怒探出擊之復蹴其夫且詰雷處雷得其情重笞佐家人佐聞而怒託顏刑書囑雷雷即以文移人犯送法官雷可謂真御史矣

詩三百十一篇前漢王式傳言臣以三百五篇諫者去

六笙詩也笙詩有聲無詞將何以諫

諸史漏論乃對偶之偶故一論每兩事對言

土木之變各書俱作土木水東日記正統十四年統幕潰圍一成卒云云是以爲統幕矣

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數以言動吏部侍郎韓粹彥粹彥毅然曰先公平昔無茲事於是王仲薏者詣貫識之以爲珪子貫大喜故王氏政和以後恩數悉貫力鐵圍山叢談曰韓公粹彥吾妻父也粹彥不交童貫而姻蔡京何也

劉子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火性宜熱而有商丘寒灰康節曰有溫泉而無寒灰蓋謂泉謂之溫則泉者水也灰謂之寒則寒者灰非火也火熄爲灰灰屬土無不

雷載

卷下

四

寒者若曰寒熾則火信寒矣既已屬土而執以爲火寒可乎且康節云有溫泉者謂陰能從陽無寒灰者謂陽不能從陰此言誠深於陰陽者劉子寧知之

清波別志云致仕起復所得恩典迺韓侍郎粹彥建議然唐時致仕官朝朔望立本班上亦以重高蹈也

謝疊山以柳子厚書箕子碑陰言牡牧之題項羽烏江廟絕句皆天地間有數文章予竊以爲不然以殷項當亡周劉當興是事理不可易者今謂武庚有圖存之謀項羽有重來之事即觀二人所爲可能圖存重來乎縱二人欲圖存重來當時天下亦寧肯舍周劉乎再觀箕

子言商其淪喪羽言天亡我非戰罪則箕子固久知商必亡羽亦自諒不能復興也箕子與羽乃當局者尙能自知三公旁觀於千載之後乃以圖存重來爲言乎然謝公志存復宋有取於此又當別論矣

宋周臣上便宜事存白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元世祖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今日雖久任法漫廢予謂果得人任固宜不然民必被害虐而無所告也人任尙有弊况封建乎尉臣之見卓矣周臣名子貞累遷至中書尋致政卒

由載

卷下

五

有江環邊江側突起一山山下卽彭氏居第其會聽事者名底把居外底把後爲通把用事者所居次後爲闈者所居又次後爲老婦人守門聽使者所居凡運物轉詰皆依此次以進後爲八大房皆寵嬖所居以花名房如蘭房蕙房類每房長一人名寵把次於寵把者二人又二人爲洒掃烹飪餘房等是八房後始爲正室其正妻亦有二三人會至其房宿寵把親於床前爨煮會跌坐床上飲食凡子生卽令頭自乳字欲視子令頭日抱至老婦人所會與生母出視子長娶婦別室以居諸房嬖寵惟事繼錦雖子弟族黨皆不得進若植宴飲

喜者間亦召入或以所幸婦女賜子賜弟正室傍業有樓臺池榭每邀客至一處卽有一處器皿如以竹節爲

杯餘器俱用竹節金銀玉象等是每公使至款待五日大宴用金牛三日小宴牛不全具皆以織錦一端爲視有慶年承調出師係獲各省良家婦女另處一宅亦如八房制內多官族姝麗會亦時至幸焉其所轄各寨只納穀石但其地多旱鮮收遇歉獲時命頭日催征如一處額征八百石以五百石貯本處倉內以三百石運歸會家值年凶主者令下具狀貸穀次年還倉每石加息穀一升如仍凶又於當年貯者貸去至三年始償蓋額

由載

卷下

六

雖八百每歲會僅得三百餘俱爲下還貸之資而已一士頗善書浪遊至其地爲書陳情出師二表會酬以二百金其俗姦盜法甚嚴凡宴客令諸娼供戲笑容欲幸其娼須先白會無不允者而不可私狹

文皇靖難師遇南軍皆言真武在雲中驅神兵助戰正位後遂立廟大和山極其崇報命工以黃金鑄神像將往祀屢鑄不稱旨工有被誅者上一日跣足坐偏殿侍臣批沐髮適披背上工又以鑄像聞上日第視朕容狀工奉命如上坐狀方得允旨

靈寶村民畜一雄雞偶冬縫人在家補綻旣畢辭值求

雞曰其足一鳥一白故欲徹惠民以終工爲西域人且言異不與竟別嗣以值日謹餉雞無何家有病瘧者巫醫不能治雞或振迅奮躍登病者床啄碎其衾被瘧隨愈里中有病瘧及他病者以雞往咸如前獲愈由是來求者衆必先持一雞爲餽

揚公繼宗爲嘉興知府清直不屈凡遇謁上官於藩司方跪參於臬司長揖而已以府轄於藩若臬不過監司耳一臬長頗忌之無所指議僞府有公移至書曰惟一三無初字因此爲失揚曰吾書曰從一統曆曆於每月上旬止以數紀日無初字臬長竟無如之何

由載

卷下

七

晉書地理志云寧州於漢魏爲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與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爲寧州又云交州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熒燮爲交趾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蜀以李恢爲建寧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平蜀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得便宜用長吏觀此則永昌在蜀晉常遠屬於古之交州今之廣西矣韻會解惡爲糞太學如惡惡臭正謂如惡糞之臭言也不解惡爲糞則惡字終無着落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兵部試尙書茹瑄言各衛武臣具

封贈父母妻姓名有以嫡母生母同請有以正妻次妻並書者乃命翰林院稽考古制學士劉三吾言宋制嫡繼母亡許封贈所生之母正妻次妻並封古無此制今議正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無子次妻有子俱存未有定論上曰以封嫡母正妻所生母從宋制予謂武臣以承襲得故重嫡長當如宋制文官非由承襲得如次妻有子爲官乃以正妻無子見在者歷其封於情甚不通當著一諭以見高皇之諭爲武臣封贈者發禮文正言妻與妾無次妻者上言乃世俗巧說

由載

卷下

八

王氏談錄云藏書之家書冊或爲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浸者皆可於大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填平處遠乾雖色微漬而無損壞

詩話總龜引詩史云唐湖州參軍陸龜蒙妻蔣氏善屬文然嗜酒姊妹勸蔣節酒強食蔣應聲曰平生惟好飲勞爾勸吾餐但得樽中滿時光度不難觀此則龜蒙亦曾爲參軍記唐詩品彙者只言其爲隱逸

禮記雜記曰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既殯而從政陳澠註曰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解從政爲供力役似牽強既祥從政則古人固以二十五月爲喪闋之禮

賦

西漢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趙壹曰文籍滿腹不如一囊錢

唐修撰畢在橫舍中有駮聲雖屢躋鄉舉而志不怠人嘲以歌曰徽州有个唐舉哥年年只要掇巍科經魁解元安在荷包裡誰知南京剪柳多唐聞之後見人所持便面畫一漁翁網魚乃題曰一網復未網終有三網得笑煞無網人臨淵空嘆息迨正德癸酉果舉鄉試第二甲戊會試第四廷試第一

宙載

卷下

九

則相與為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昔人有謂舜娶皇英為娶祖姑者上說正可闕之

陝西山丹衛出錦紋夫黃最佳回回入貢還轍滿載以歸總督楊一清閉關絕貢疏云大黃不去則人畜受暑熱之災麝香不去則床榻盤蛇虺之毒蓋回回極切日用之物故疏云云

國初浙江鄞縣有張仲延者生四子家饒裕一子為督府掾里中老人與掾有私怨乃竊贖至京擊登聞鼓訟之適高皇帝不豫皇太孫監國愆創殺戮召老人問曰張氏前後濠河有如我城壕否擊銅鑼號令里中有如

我親軍禁錮否架違式房屋有如我殿門高大否皆對曰無之皇太孫曰夫南方多火患故掘濠厭火多虎狼故出入鳴鑼多生男女故多架房屋是足行誅乎訊餘奏皆無狀乃抵奏於地遂諸老人

子欲居九夷朱子章句但云東方之夷有九種亦不註其名近見遼東志有九夷賦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干夷喜飲酒歌舞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孔子欲居夷浮海亦以其近於東魯也

宙載

卷下

十

袁柳庄相術已稟載戴九雲所傳字又聞其三事于同年張憲副謙張乃袁同邑人一日宣德間慈谿中鄉試者三人與袁值或顧袁曰君視三子何如袁曰吾不暇詳指以玉字險顯夙而已後張塘者為主事死於土木是險也王鍾者為都給事中是顯也劉煒者歷官參政在宦途三十五年是人也三曰陳祭酒敬宗初得長孫同邑簪紳以湯餅畢會袁亦與聞啼聲語陳曰啼者君孫耶宜速斃之陳愕然袁出語人曰兒終當破家巧死橫屍道旁後果如其言三曰金忠洪武中以尺籍補戍北平其妻乳子袁過見其乳卽曰孀當封夫人吾候觀其夫已而忠至袁願嘆曰君乃極品文臣妻亦極品夫

人忠嘆曰吾方補成苦無費用何敢望官豈曰君骨相
在往誠困吾相后當漸至亨達勉之金與妻遂行後過
渡同渡有客腰束二百金以競渡失之登岸悵恨金爲
輪時曰過尋即獲客曰如君言耐以半客至舟果得欲
半耐金陵却強與五十金由是資用遂裕及至北平時
文廟在燕邸招徠奇士金以袁術上聞袁因被召金亦
積功至尙書妻累封夫人

穀梁傳曰孟勞者魯之寶刀也范甯註云孟勞寶刀名
夫孟勞爲寶刀在傳已著註當言所以名意爲是而顧
畧之楊士勛疏亦不復申說觀吳越春秋載干將莫邪
兩載

卷下

三

夫妻二人善鑄劍干將莫邪即三人名知干將莫邪爲
作劍之人因以名劍則知孟勞爲作刀之人因以名刀
矣此古人以所爲器爲名者及斯是也器以所爲人爲
名者干將莫邪孟勞是也

歐陽公詩話載胡旦見呂文穆挑盡寒燈不成寐之句
以爲是乃渴睡漢又小註於下俗語轉渴爲溘今世亦
多有渴睡之言予嘗考其義不可得頃觀漢書楊惲傳
有一丘之貉之云師古註曰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
各反乃知渴睡渴字當以貉言始爲得其義猶繫疑於
狐繫於猶繫突於鶻也若渴與溘於義何居也

宋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迄事則伸展
亦不過十日所奏各以十四人取一爲定數黃魯直以
元祐三年爲貢院參詳官有書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
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一人三月戊申具奏進
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千四百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
日爲不侔也帖載別集

後漢書劉珍傳太后召珍與駙駱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則名臣有傳不特自選翁始又珍字秋孫一名寶註曰
有作秘孫疑未決學以爲名珍則作秘孫謂珍與秘意
義相扶也名寶則字秋孫謂得秋而萬寶成也

兩載

卷下

三

儲公確游州岸解猶矩度學博爲句曰賭錢與酒養
娘三者備矣公應麟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已
而舉應天癸卯鄉試第一甲辰會試第一比廷對以三
元期內閣聞其自負抑置二甲第一自後厲力檢遂得
全終身名

舊唐書王勃傳云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天業末業官
歸以著書講學爲業觀此文子因仕不得志從而著
書講學耳新唐書通制不言使無舊唐書參考後人但
知爲隱居之士矣

高皇帝聖造泰定戊辰年九月丁丑日未時江西胡日

皇精虛中術草昧時曾推聖造既正位召見賜以御筆
一絕俾持以徧遊天下後以藍黨被誅其時日皆預知
丹鉛續錄有曰何休公羊註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
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以目通指則曰瞬以順通指則
曰朶以足通指則曰躡論語揖所與立之揖當解以此
意蓋揖謂之通指者即今舉手示意瞬謂通指者即今
舉目示意朶謂通指者即今努嘴示意躡謂通指者即
今躡脚示意因揖字義未明弁以俗語易曉者釋之

王伯厚辭學指南歷載辭科賦題政和成以代雲南
印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曆日爲表題觀此則重宣際宋
雷載

卷下

人未嘗無意於雲南特力不及耳中試題名載崔嗣道
宇文彬張守三人崔宇不甚著稱張亦有閨情無自見
其所爲表也

勸學詩云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
讀書人成化間馮御史徽以事謫戍乃易前詩曰少小
休勤學文章誤了身遼東三萬衛盡是讀書人

鄧行人繼會值冬上陵多飲燒酒齒出血不止醫不能
療一夕夢綠衣玉帶者曰真文蛤燒假文蛤爲未塗齒
卽愈覺取五倍子塗之不愈復夢前人曰真文蛤具五
色會同館吏使有收者鄧覓而合五倍子燒末塗齒不

一夕而痊

馬伏波聚米爲山谷沈存中錄蠟寫形勢

澤州北望秦桑林乃湯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

毫却似後人言京師之比

嘉靖戊戌間江行人鯁索有心疾憂貧雉經王御史弘

道以小事拂意自剄夏公言卽事爲對曰自經溝瀆其

何以行之哉執其鸞刀不可以入道也人以爲警切江

江西餘干人王山東霑化人皆相無凶惡特少近於寒

薄云江王俱進士洪景盧論精紹死不正甚當然王深父爲嵇紹贊已有

雷載 卷下

此意洪豈未見而偶與合耶古今議論相重者多非由

剽竊亦以豪傑之見畧同耳

英廟出獵時見路傍一女子歸謂慈懿曰田家女有如

此美者慈懿卽納女宮中甚憐愛之女爲周太后實生

憲宗

禮記雜記親喪外除兄弟喪內除外除謂日月已竟而

哀未忘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

馬端肅公自本兵晉家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

之邊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內者一周行邊者
恩武備行內者計人才

語餘既已破矣視之何益之言郭林宗以為有分決後世類引以為證近見賓退錄載劉下功六歲時誤觸寶碎家人譙之則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人破尚可修矧寶語未畢釘校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予論破甑之戒有使人安敗樂退心釘甑之言有令人補過遷善義下賤自稱於尊者類以小的考韻書的與的運中之子為苒則小的亦甑生意然於義尚無所取南史有嗤薛道衡詩者曰是底言語隋唐嘉話載崔暹呼張嘉真為張底丁晉公談錄載皇城使勣承規太祖時為黃門小底青箱雜記載陳執中作相言官職是國家底可見

底卽的轉音若謂底與的別則小底之底又取何義鶴林玉露云朱文公欲以未作華蕪圖刻山水而問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筍相入以損為筍又是一說然不如用損為是鹽山王公朝詩讀慶為家宰時淮安葉進士淇辦事吏部差回以良醞餽公門吏受之次日公謂葉曰子辦以酒餽我或不知者疑中有物將何以解命人取至于當領回眾退公呼葉至後堂曰觀子姿儀後日亦至我位但處此非宜卽命吏開罾注酒與葉互飲葉後果至吏部尚書二日大選點人畢顧二侍郎曰無人束花帶者

二侍郎不以爲然公乃令爲常帶闔十花帶闔一命十人聚拈無得花帶者衆始嘆服漢書郊祀志有云鼎出郊東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尸臣拜手稽首師古注曰尸臣主事之臣也予竊謂不然所謂尸臣祭祀爲尸之臣也臣能盡其職故王命官于邑而有旂鸞繡徽弼戈之賜此爲尸之臣所以拜稽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著之于鼎若以爲主事之臣則臣莫非主事者何以不言其官而獨目爲尸臣與古人書紙染以藥汁故爲黃卷韓魏公家傳云公爲相時以崇文院白本書歲久多蠹乃擇儒臣編校收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爲別本以絕蠹敗今白紙書正宋人之白本

文廟謂既焚章當讀不爲否以爲句次乃問馬可見聖人倉卒間仁民愛物之序不紊嘉靖二十四年九月上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至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見上謂嵩浹曰朕得一句曰閣老心高高似閣可對之嵩浹聞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上曰若不能對朕代爲對曰天官胆大大如天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上曰朕偶以此相試何意焉笑而遣之甫二日卽有召夏閣老言之旨

韓詩外傳載趙簡子臣周人立言曰顧為諂諂之臣墨
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戰
國時已有墨有筆矣

洪武間用法甚峻李公善長上言屠靡肉亦有良民不
宜概殺上曰往吾家甚貧汝為吏時尙枉取三斗麥今
日恐無良民善長默然

程氏外書載明道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言理可使無
怨於事亦難可謂不以道理欺人者

晉語無尋尺之祿猶以采邑言後世謂無升斗之祿乃
以米言云耳

街載 卷下 三

江西故老言前元時凡漢人與蒙古人交接及南人仕
于朝者每朝參常禮畢交手於背為反接狀雖貴官亦
然云示歸順意至太祖以吳王開國尙沿襲不廢洪武
紀元始革去

英廟北狩慈懿錢太后在椒屋惟臥薪且言上陷虜地
心不忍獨安因成癘疾馴至不起

虞伯生桐鄉碑云馬公大德五年守光州謂司馬光實
出是邦則溫公名光以生於光州也

舊制帝與后無通宵宿者欲幸召之幸後中人前後執
火炬擁后以回云避寒氣惟孝廟最寵愛純皇后遂淹

有若民間夫婦云

元史步魯合答云從征於百媳婦國至車厘車厘者其
酋長所居也觀此則八百車厘似總為一地而各名雲
南志亦言大撒里地與八百媳婦大塚相錯至本朝車
厘八百各為首慰司

北方一士遇盜急遽問呼盜為強賊老爺盜曰爾何大
客曰秀才曰做秀才何語也不會說

王家宰璣在本兵時或告以宸濠謀逆者王謂不足慮
聞者竊笑及濠變王謂璣屬曰焉有穿草鞋鬻子能取
天下若輩試觀其能越鄱湖一步否且若輩以太宗為

街載 卷下 六

何如人起事時有難兵百萬尙爾云云宸濠能比耶次
日會議廷布置各路軍馬委曲周悉皆信筆具稿且撫
案曰此皆無所用大功必玉守仁成之卒如所言

張愈憲釋云鵝鵝能辨小兒疳氣宜多置房畜之清辰
令兒開房縱鵝其氣着面積久自無疳氣韓愈憲注云
三鵝頭當一附子言其熱也

菘園雜記云菘菜北方種之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
俱絕南方種蕪菁亦然菘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
北也此說見蘇州志云按菘菜即白菜今京師秋末比
屋醃藏禦冬其名箭幹者不亞蘇產豈昔未得種藝法

而今得之耶

洪武戊辰科高皇親御宸翰以鬼神事為問襄陽任亨泰將奉對夕夢人語曰冥冥之中而有昭昭者存覺而不忘泊廷對因用於策內土閱至此御批曰此句若有神助遂賜狀元及第

治湯火傷重痛楚不勝殺黃犬不論牝牡取油勿犯滴水以鐵器鑄化置土中待凝冷可入手即徧塗傷處雖火毒正熾油至即消消訖再塗焦皮自落不過三次新肉復生且無痕痕續用防風通聖散二帖以制火毒內攻切勿再用膏藥諸藥離或愈傷處痕亦多

宙載

卷下

七

部寺接本官至六科守科給事中便服出見嘉靖初霍公韜為職方主事心不平曰本內有上命烏可褻衣而迎乃疏論之有旨着禮部其題准霍疏給事中冠帶奉迎著為令典時科中雖懷寤屈於論正不敢言

王凝齋與石邦彥少率書云前談王忠肅名呼朝貴以為過誠過也三國紛爭互為讐敵君臣私議猶曰立德仲謀本初必路此風俗之厚也梁蔡檣為尚書武帝呼其名不應呼其官則應此禮法之嚴也然忠肅雖過猶有質樸之風今輩同等動以老字加之求之古今皆為有愧願年况與石齋公一言之此等稱謂今後可免在

我上者則不在此例觀太史公曰子聞孔子曰甚矣魯

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班史謂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由是言之則在我上者以老字下加非道之盛亦望早見與深川流在一言之冷後此等亦知語極也此願願風教幸留意

茉莉用治魚腥水糖灌始多花

張綱山東壽南人巡歷直隸民家犬場人死有司擬犬生債命綱曰犬物無知今以人償命是人與犬同卒辯出之用是人以包拯稱焉

宙載

卷下

三

前漢卓主孫富擬人君家僮至八百人後漢折伯式貲財三億家僮八百人

嘉靖丙申復公君為禮部尚書內閣推李公時一人夏日夕望入閣修九廟既既既不堪者運積東長安街側多為有力者竊用李公時偶與郭武定勳言既既類舊皆滿目令何零落郭笑曰孰敢竊是夏宗伯撤去禮部曠以望內閣耳言雖戲實得夏心是年冬夏遂入閣青田境有山山下有洞洞下有潭潭莫測相傳有老猿在中甚著靈異環山居民每遇水旱疾疫禱無不應自劉伯溫生後水幾涸禱亦無應劉額廣頭銳指爪踰

寸身多與猿同人謂乃猿化形及劉歿則潭汪熾猶昔有禱復應

工部林尚書庭榻乃文安公瀚子為蘇州守家既世臣自奉頗豐至蘇語人曰天下富麗莫如蘇今殊不見俄迎春蘇俗迎春日婦女皆盛飾聚觀於所經樓屋林見而嘆曰蘇信富麗林為禱盛暑以緋紗盛寒以緋織蘇人稱為謊林世以人之務外忘內為好謊故耳

洪武間駙馬牛誠有罪謫戍金齒公主同往道卒上聞命械誠至金齒殺之指揮胡琛即欲奉旨誠曰姑俟一日琛以上命不可緩遂殺之後果有未減命使者馳呼

前載

卷下

三

留人然已無及

今北都謂人言行差謬者俱作鄒不知為何字頃觀牟融寄范使君詩有曰從來姑息難為好到底依栖總是諛所用言與北都語意相同則所謂鄒者當以諛書乎稽韻書諛惟有咨事之訓不知何以取義欲為說不可得姑識于此

元歐陽玄進宋史表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識者謂此聯斷盡宋之為國然宋史呂祖謙傳載祖謙面對言國朝治體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水東日記載劉光祖叙虞雍公奏議云予嘗妄論本朝多議論

而少成功玄之表聯或本於此與抑偶合與因並載以見宋之為宋不特異世能識之而當時已慨之矣

太祖起兵時眾欲立一人為主時徐達威名幾埒太祖亦有意自雄一日達母夢一黃龍浮江而來長十餘丈波濤湧護真天龍也次日太祖提兵歸自江上母語達曰夢驗矣乃於夜秉盞燭默禱左燭朱右燭徐徹夜不變者天眷所居詰朝視燭則左光明達曙右淚堆炤息母以語達令速倡羣雄尊太祖由是君臣分始定

世所用雜盛蔬菓器以竹木為質而文以漆中分四格或三或五謂之春標按韻會標訓山行所乘廣韻似盤中有隔晉書王衍傳族人舉標櫛其面則斯器在晉已有世說新語載羅友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乃是三百五十沓烏標所謂烏標正如今黝漆春標沓有合義與對同二百五十沓猶言二百五十對二百五十對為五百格故以為五百人食器劉須溪不識批於後曰烏標不省何物當是猥語今都下標格以鄣徽為著徽有一種烏標澤以黝漆而邊盪水銀正德間劉瑾用事不許科道官皆束銀箱黑牛角帶時有戲者曰諸君

級一時科道官皆束銀箱黑牛角帶時有戲者曰諸君赴席應不必主人治具徽州烏標已束腰間矣

前載

三

少觀通鑑節要郭子儀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求其說不得近觀資治通鑑隋開皇十五年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胡三省註曰唐虞以三年為一考後世以一年為一考文獻通考載後魏太和中詔曰朕今三載一考即黜陟徐州刺史蕭寶寅論曰方今守令考課悉以六載為程兩省間職考日更得四年為限孝文帝延昌二年郎中崔鴻議曰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則是魏制尚以三年為一考豈至隋始更為一年一考之制乎又載唐天寶三年考功奏云都論在任日至考時有三百日即成考慶曆元年吏部奏州縣官三年

宙載

卷下

三

替如替人不到請校四考王府官四品以下並請五考御史滿十二月侍御史滿十八月監察御史滿二十五月並三考周世宗顯德五年尚書考功奏新奉敕內外官員以周年校成一考閏月不在其內限滿三周年校成三考考滿後未有替人在任更一周年與第四考馬端臨曰按周以前皆以三十月為三考至是始令為三周年合觀之則唐制固以一年為一考所謂一年實十月然後知二十四考二十四年耳據舊唐子儀傳肅宗乾元元年戊戌七月進位中書令德宗建中三年壬戌六月薨以一年為一考論之則自戊戌以至壬戌足

二十四年若唐制十月為一考則二十四年內仍有四年之羨豈二十四年中或有請假至於百日停務至於解免而不可入考之日乎唐會要又載乾元二年二月御製郭子儀考辭據子儀傳授令在乾元元年七月至一年二月甫七月耳而即製考辭豈亦預為語以示寵乎如得家傳年譜屬更可致詳今之所據以為說惟得其槩而已詩匪風飄兮朱註回風謂之飄予謂當以回旋之回視之乃得其意老子言飄風不終朝風飄而不能終朝非旋風而何

宙載

卷下

三

設官有正有佐本相濟以修職業非使為正者昂昂命于在佐唯唯應於正而已今六部尚書正而侍郎佐惟尚書主部事侍郎不能與六部之司郎中正而員外主事佐惟郎中主司事員外主事不能與在朝會推會議惟該部尚書出言侍郎不敢措一語在部欲止欲行惟該司郎中生議員外主事不敢措一語豈惟不敢措語尚書郎中欺侍郎員外主事不知行事既行後使知者多矣故為尚書郎中則樂利權出於己每襲於侍郎員外主事過防為侍郎員外主事則憤利權遠于己每襲于尚書郎中與競此近世殊少寅恭之風甚者尚書寧

托腹心於郎中顧防侍郎如賊郎中寧托腹心于該科
顧防員外主事如賊諺謂侍郎不如正郎副郎不如外
郎亦曲盡其情狀又謂侍郎為入朝一聲阿上堂一筆
抱蓋每遇常朝奏事承旨則侍郎先尚書以阿應升堂
據堂稿則隨尚書撰題奏行查立案等字於上皆行止
已定者諺是以云云舊唐書在沔傳沔拜中書侍郎或
曰今之中書皆宰相承宣制命侍郎但署位而已甚無
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為濟
理豈可俛默偷安為懷祿士也自是每有劾勅及曹事
沔多所異同中書令張說不悅出為魏州刺史觀此則

街載

卷下

書

正官擅權由來者已久

宋末參選者具脚色謂之根脚名色

予嘗欲蒙士習楷書者當以韻會及洪武正韻為主六
書義得於童養長於誦書修辭大有所益若習楷書專
以晉唐宋元諸名家為宗則字形雖佳字體多失譬之
婦人本六書為書者翟冠象服尊則后如卑則命婦者
也晉唐宋元諸名家書雖稱聖稱賢不過麗服靚粧燕
歌趙舞而已嘉靖戊戌予佐考功嘗以此意為策目試
教職稿呈蒙宰用他日而此不用近見楊慈湖家記曰
鐘鼎古文如精金玉齋莊冕弁使人起敬愛真三代

時風度也衰世所謂草聖者何哉以放逸為奇以變化
為妙後世之後傑三代之罪人王逸少獨步一時流芳
千載施之于晉宋以來則善施之於三代之上則悖何
者無淳古質厚之體也無莊敬中正之容也書心畫也
獲逸少之書盛行而不少衰則人心風俗不可庶幾三
代無謂字畫之縱逸非流於不善也劉靜修序篆隸偏
正說曰古人之於為書點畫頭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
象之自然非可以容毫釐入方於其間者幼學之士蓋
欲節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以求其聲而
已矣若夫後世則虞有不知其姓而顏有不知其各類

街載

卷下

書

倒側媚惟妍而已矣予每欲令學者移臨模法書功而
求知夫偏傍所以相生篆隸所以相因分六書為類以
次習之而力有未暇焉吳草廬序存古正字曰倉頡所
造謂之古文周宣王時變為大篆秦始皇時變為小篆
三體雖改更實不相遠故於六書之義無差秦時所作
隸書當時以取便官府吏文而已後公私悉用隸書而
古初造字之義浸泯隸變而楷惟姿媚悅目是尚豈復
知有六書之義六書之義不明則五經之文亦晦五經
之文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而書以後世之字其訓詁
名義何從而通欲率天下之人廢俗書復古篆勢固不

可惟于世俗通行字正其點畫之謬訛偏傍之淆亂則雖今字亦不失古義矣仰觀三賢之言實契我心
南京魏國第左右二綽楔榜書大功坊相傳洪武間上幸其宅魏國設宴優人呈戲技至韓彭趙醢事魏國伏地痛哭上大言曰老徐尙疑我乎今在若家酣飲及五鼓駕還魏國於送駕際兩傍突有二綽楔驚異詢之乃上夜飲時密傳旨令所司撤見材鳩匠以成者卽趨廷謝焉

一統志言北方水多以海稱每恠其濫近見趙松雪初至都下詩云海上海深柳色濃自註北方謂水泊爲海

雷載

卷下

三

子然後知所謂海者皆水泊耳南方襲之以塘堰爲海并溪水亦各以江云

戶部王侍郎瓊擢尙書廷推九次方被命後與一內臣言籍田內臣曰籍田事尤推而已席都御史書以議禮進禮部尙書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一內臣見其束玉陽爲不識曰此帶無乃大理石所爲闍寺流亦善能議議如此

江西樂平縣李氏墳風水甚勝後人環居其下皆溫飽自言其墳卽黔國祖墳嘉靖間沐公紹助遣人樹坊于彼扁曰黔國公祖望人傳李氏先有以漁渡爲業夫婦

共一船如江南夜行船者孝陵少年奔走嘗宿其船遂幸其婦旣而生一子夫婦俱亡子遂育於孝慈卽西平侯也故不以朱李爲姓而以沐命氏焉

顧佐爲右都御史宣廟賜大臣御製招隱賦佐亦與捧題輝黃遂借筭中子某曰上製宜細閱以備問佐因秉燭覽之至于三四翼日諸大臣廷謝上命留身面諭曰朕賦可取否僉以盡善對上曰勿徒言當舉實歟無以應佐遂跪陳某節以某意而嘉某意以某句而美自首自尾貫舉不遺上深喜子某亦能詩常爲梅花詩百章人以梅花先生稱之佐旣里居凡御史經大康必候謁

雷載

卷下

三

佐猶臨以堂屬未嘗假借

漢書禮樂志曳阿錫如淳解阿爲細繪錫爲細布而不知所以爲繪之故考水經註東阿縣出佳繪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縞之衣也是知繪出于阿卽目繒爲阿猶龜出于蔡卽目龜爲蔡驢出于衛卽目驢爲衛紙出于剡卽目紙爲剡也物固有以地爲名者歟永樂十六年狀元李騏本名馬傳臚際文廟爲更之事載復齋日記言騏每披刺所作字俱黑書馬朱書其以示異予竊恐此刺止可誇耀井邑未必通行京國果爾何能免于浮薄之譏

陳白沙獻章作道學傳序曰許文正公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作程鄉學記曰廟主以像也相沿襲有異教之嫌而未詳其所自意者古人尸祭之遺意與二言誠先得我心矣

岳武穆墓樹枝盡向南無一枝向北者

南京道路皆迂曲不知聖祖何意

孔子許仲由升堂不許其入室家語弟子行衛將軍文子曰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弟子解亦然纂述者何其太無差別乎

南載 卷下

三

司禮監張佐題爲謀害事嘉靖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懿旨好生打著問得犯人楊金英係常在答應供說本月十九日有王曹侍長在東稍間點燈時分商說咱們下了手罷強如死在手裡楊翠英蘇川藥楊玉香邢翠蓮在傍聽說是楊玉香就往東稍間去將細料儀仗花繩解下總帶一條至二十二日卯時分將繩遞與蘇川藥川藥又遞與楊金英拴套兒一齊下手姚叔臯摺着膊子楊翠英說摺着膊子不要放鬆邢翠蓮將黃綾抹布遞與姚叔臯蒙在面上邢翠蓮按着胸脯王槐香

按着身上蘇川藥拿着左手關梅秀拿着右手劉妙蓮陳菊花按着兩腿姚叔臯關梅秀扯繩套兒張金蓮知情見事不好去請娘娘來姚叔臯打了娘娘一拳王秀蘭打陳菊花吹燈總牌陳芙蓉說張金蓮叫芙蓉來點着燈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黃玉蓮把燈打滅了芙蓉就跑出叫管事牌子來將各犯拿了臣等惟恐不的再三格外用刑研問各犯供招與楊金英相同竊照楊金英等俱以官婢不行恩報主乃敢心懷怨恨同謀弒逆再照寧嬪王氏叨受封號却乃首先造意揆其所犯罪同金英等端如曹氏計議謀害今雖不與亦係造

南載 卷下

三

意之人張金蓮見事敗露方纔報知娘娘徐秋花等將燈撲滅俱難逃黨逆之罪合將各犯亟從重處伏乞聖裁奉聖旨這羣逆婢並曹氏王氏合謀弒朕於臥所兇惡悖亂死有餘辜你們既打問明白不分首從都依律凌遲處死各該族屬不限籍之同異逐一查出着錦衣衛鞏送法司依律處決財產抄沒入官陳芙蓉雖係逆婢阻攔免究欽此欽遵傳諭刑部等衙門恭赴迎和門奉旨將重犯楊金英等綁赴市曹各依擬劉屍臯示訖將花繩黃綾抹布封收官庫除行錦衣衛挨拏各犯族屬依律問決另題外今將原發意旨題本實進繳

宋書云張收嘗爲獠犬所傷食蝦蟇膾而愈或謂杏仁亦可治犬傷

孝宗時光祿以雜爨進御上美之將復取輒止近臣請故曰朕索後必預儲以待爲費多矣

武宗每御奉天殿令近侍以猴坐犬脊驚以爆竹猴犬皆跳走上大喜一日正戲際忽雷火降殿中隨上追之又樂以異域事爲戲學韃靼言則名忽必烈習回回食則名沙言敖爛學西番刺麻僧教則名爲大寶法王領占班丹

趙子昂謂作詩纔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此亦貴耳賤目

宙載

卷下

三

之見近時士亦言不知漢所用多秦事晉魏所用多兩漢事隋唐所用多南北朝事此在人資學何如耳如先秦書恆引當時諺云工部詩亦有西蜀常談何曾滅其所著之善

魑魅魍魎韻林原訓上二字無厶下二字有厶外國使至都下出對曰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角應者曰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

歐陽修父爲綿州司戶參軍修生於此後人於司戶官舍蓋六一堂李綱父宋元豐初爲華亭尉生綱于尉治折桂閣後因呼爲相公閣

入閩有三道建寧爲險道兩浙所窺邵武爲隘道江右所越廣漳航海爲間道奇兵所乘

遼東錦州木葉山建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廟在南可敦廟在北內塑二像並八子像相傳初有神人乘白馬自馬孟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此山三水合流處相遇遂爲夫婦生八子後分爲八部每行軍及時祭必用青牛白馬云

予自金半鄉發舟過嚴子陵釣臺乃艤舟登臺則臺在山巔離河將二十餘丈子陵所持釣綸焉有如此之長者意爲後人粧飾之臺耳

宙載

卷下

三

英廟復辟後言帝王有命北狩時虜亦無害朕心每出獵西山不鳴鐘傳鼓惟邏騎四五隊

李衡江西崇仁人著春秋集說洪武中以明經博學徵之不就賦詩曰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不下讀書臺床頭一管春秋筆留與胸中取次裁

武宗微行至居庸關司蔬者不容過卽以鎗刺殺之嘗布衣芒屨走獵又親手網魚

諺謂人蠶爲大後新序載楚惠王食菹吞蛭事是夕惠王之後蛭出之則謂蠶爲後亦有據

程侍郎敏政七歲時家宴客客以象牙箸挾豬頭肉命對程應聲曰蟹眼湯烹雀舌茶楊少師一清年八歲游緇廬人以三尊寶佛坐獅坐象坐蓮花爲句楊卽應以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楊少師廷和幼名小斗三歲時炎春命對曰小斗名斗以夢北斗而生斗答曰孔丘諱丘由鱗尼丘而降丘又聞嚴宗伯十二歲游郡庠督學爲句曰玉關千里鄉心三月雨絲絲嚴曰金闕九重聖壽萬年春蕩蕩任郎中翰初名漢十三歲應鄉試監司於點多際爲句曰任生名漢才如漢水汪洋任曰孔聖諱丘德似丘山鎮重監司因爲任改漢爲瀚云

宙載

卷下

三

國策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愚卽維卽維先公謂愚卽維卽維恐有誤合謂改愚卽爲愚謂則文理俱順所誤者由以謂爲卽耳
葬書有以甲庚爲圖說云北方營葬者多用之墳觀韓魏公作姪婦王氏姪孫韓恬墓誌俱有葬于穴之外庚之云固卽斯書之說
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然則俗謂人相聚者爲一火夷民以次官長分統民者爲火頭皆火伯遺意
詩麟趾孔穎達疏曰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

也故司馬相如賦射麋脚麟謂此也然則漢唐宋所謂瑞麟者皆并州麟之類

潘樸溪演拜黔寧定遠二王廟議孔子曰拜下禮也朱子釋之曰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則凡不爲臣者皆不當拜下矣今制百官朝天子丹陛叩稽首頡首五拜見親王稽首四拜殿下而藩王入朝佩鍍金銀印所至京兆尹禮部尙書分庭抗禮司屬見上司官序列堂階上一揖兩拜載在令甲等威截然黔寧定遠雖世享大蒸然策名功臣之列稱異姓諸王與百工同事至尊義不當臣天子之命大夫朝冠祭服四拜階下云云

宙載

卷下

三

予初登第赴吏部堂審又聽發落言曰某日引奏先替俱來宿部不得飲酒誼諱慢事衆皆聲諾至期予往部竟無一人至者乃一故事耳
甘州出那孩豆狀如櫻桃紅白色味香沙棗有紅黃二色似棗而小花開香氣襲人肉白似沙枸杞雖槩稱甘州惟鎮番者爲佳山丹衛出紅鹽淺紅色地在境外永昌衛出本周鳥苦朮兀鼠鳥與鼠同穴肅州出桐淚可汗金銀工匠多用之甘草有大如椽者出回回甜瓜漢書地理志云燉煌古瓜州地出美瓜狐入其中不露首

尾廣志瓜州大瓜如斛御瓜也今甘肅涼永甜瓜肉堅厚味美且可晒爲乾牡丹有紅白紫三色歐陽修花譜以延安爲產之傑者殊未知河西爲佳

武宗駕駐南都日泛龍船忽欲幸蜀諫者皆不從所嬖倡劉娘娘者言上往不能隨乃止

洪武三年肇取進士一甲第三名吳公達浙江麗水人住至刑部尙書謫戍後人懼尺籍勾擾不敢明言其爲祖郡人但知其甲第不知其官履嘉靖間御史張景按部至爲之立坊表里人方知其官夫與吳同時如詹孟舉書倪元鎮畫至今無不知者以吳之高第顯位乃無宿載

卷下

畫

聞如此則士之所以不朽者固在此不在彼也

陳公選督學河南言聖門教人在與人進進而薰陶斯克有成苟嚴其始進何以爲育才故每按部輒移文曰願入學者聽比童士至不校其文美否或中有不識字投牒告入者曰此有志士俱收錄於校舍公頗偏比庠士雖大罪亦曲爲改釋時上下重公德望皆爲未減一浙士出對曰菱角三尖鐵裹一團白玉人不能應乃自對曰石榴獨蒂錦包萬顆珍珠

元末義烏黃潛柳貫臨川虞集諫章揭傒斯齊名號儒林四傑本朝朱應登顧璘王章陳沂皆長文章時謂江

南四才子

秦藩旣之國高皇以王所行有不韙者召至上適與孝慈共膳命至前歷數其失怒以食箸縮其髮摘拔之已而復命志國以一紅椀一紅碗持歸蓋辱之俾其悟也其嚴於教乎如此

奉朝內廷書頗缺畧因言秀才官每自任該治此書必未見傳旨令詞臣補緝遺落諸臣茫然時丘公濬爲祭酒因口授吏書以進上曰秀才官不可輕由是益重文學世尊

四川巡撫劉纓議修關自夔州抵京陸路上下稱便謂

宙載

卷下

畫

可以避江險道通行旅也適劉瑾當柄纓不先奏聞逮詔獄欲加專擅罪賴論救釋還纓爲藤縣知縣一婦抱兒過瓜園圓者挑之不從因納數瓜於懷報婦爲盜纓以兒與瓜真圓者懷內併抱之瓜墜落乃叱曰爾謂抱兒婦復能盜爾瓜耶懲而遣之人服其敏嘉靖癸巳皇嗣生郭武定勛首以玉帶名馬爲賀勳爵皆效之惟定國公徐延德所獻玉帶上琢成百子名百子玉帶上尤喜

蒲州李昇貫冠一郡家有酒樓臨市樓下後墻有樹影布於上時如禽鳥翔飛風搖枝柯狀倒掛其影屋深曰

先不及而明如晝陰晦無改

吳人寫真者述所傳訣曰若論寫真訣非仙不可得縱若善丹青未曉面部則初觀雙阿暗陰乃陽之母發筆右為尊國之宗祖橫看有五眼直量有三鼻口潤鼻分眉生眼一隻顴骨對準頭臥鬢半鼻取地有潤如口山根依樣修耳高不過眉牙關與口齊人中豎眼法令有高低係細看人唇却無上下紋但把胭脂染厚薄只一橫會得其中趣纔是寫真人沈石田作畫必先成一詩然後就詩意描寫

有御史疏論守備罪守備知不免陰賂書吏為計吏

守備

卷下

三

許之具劾疏時故倒用印疏上果以倒印為疑有旨令認罪其所參論者不復及御史惟求免罪竟不暇再究守備云

先祖鈍菴封君隱德不仕嗜書史尤善草書三原王介庵莆田林見素最重其為人予幼侍先公常誦其所作青玉案云坦夷世道寬平路何事人情亂如絮祇把才能為倚據噫流言至止橫作豎自以聰明許黃金白璧傾心慕不料逆來終逆去念頭一認浮雲際皇皇富貴懽懽仁義恐有危亡處又聞先公讀書聲有感云晨起權來不自知忽聞窗下有唔呶嶄然頭角從今見不遂

而翁向善基

予副楚臬歸志甚切見素屏可繪乃為懶牛圖見意時亦室此齋二方伯蓀塘憲長皆過許之楚藩聞之來求畫予作稟平樂善圖以贈之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筆在平地無忽險中人是雖弄翰戲語率然而成然濟困拯危之心未嘗忘也

許主事論出宋元諸名畫視予一卷皆畫水長可二三丈其水每尺餘輒更其狀更處以泥金隸字標之隸雖不甚健而狀水甚佳為禹門三級黃河捲掃瀾舞風雷載

卷下

表

瞿塘艷瀨乘風噴雪萬馬御風迎風掀舞急風迴浪龍爪巨浪西風羊角秋風驟雨漣漪經秋風漾波凡十三種許云共四十種今所收止十三餘已失然觀其禹門三級為首後繼以河漢蓋亦溯源至流要其終必有會江入海狀今不可見矣卷署寶慶丙戌南豐陳樞貢呈字必是當時進於朝者

會試後吏部揀選文選點名時注四字於各名下記人體貌如其字言上下均稱甲字言上寬下窄身字言上下俱尖由字言上窄下寬

史言李泌好談神仙鬼怪為世所輕周公謹言坡翁喜

說鬼或鮮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絕知二公心
矣當時主大夫會談間不過官資崇薄甚至
機械權詐而已二公必卑視厭惡矯之若律
二公以聖人之所不語固有可流俗真不啻
清冷與泥濘輕賢者可付之一笑耳

嘉靖戊子仲冬十二日予自建陽至荆門是日雪壇風
烈拂面透體有如刮刺馬上口占一詩曰險阻艱難受
已過乾坤於我後何期風送雪青蘆滿添得窮途客
淚多蓋因風揚積雪入目為水有若淚出云
文始真經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

雷載

卷下

三

少知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潯州張尚書濂為翰林學士與同寅限韻為詩得單字
公成句有衝雨斜飛燕下單時服其才時人即以燕于
單學士呼之

雲南叢書子部之二十四

南園漫錄

共十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甲寅
辛刊

重刊南園漫錄序

南園先生所著書見於志者有南園集西銘通鑑注家
昌二芳記南園漫錄續錄編為摭訪皆不可得嗚呼
袁君樹五自內府抄出南園漫錄一集付席君上珍歸
跡孫少元先生源因得見以為當世孤本欲梓以行會
有事於西隱乃屬施君少雲為之檢校比西事定師旋
次武昌而施君書適來以將畢工索數語為序嗚呼明
之中葉豈否並進各樹黨援苟爭逐於利祿則有誤國
家而不恤者紀綱之不振明亭所由壞也先生立朝正
色排斥奸黨汲引幽滯風節凜凜不可犯一時直聲震

南園漫錄

序

序

楚漢下泊謝病歸里倘徉山水間以著書自娛是書之
成蓋在是時今按書中考據各條其精博多發古人所
未發而論天人性命之際皆徵諸日用驗諸躬行無空
談道學之弊至其臧否當代人物又足以為世鑒戒雖
先生之書不得具見今於是編亦可見先生之學奕世
皆羨眉山父子文章之盛萃於一明求之吾滇若南園
之後禺山賁所各以文章明業著稱殆可謂頡頏蘇氏而
其書多湮佚至可歎也源既得是錄又於軍中得禺山
詩文集亟刻之大理獨賁所著書不少概見暇當復為
摭錄庶幾存先生一家之學庶永昌先生故至今流風

未沫後起難繼尋墜緒待來者師行過此益徘徊不忍
去云忽忽行役未能屬辭聊著緣起如此
民國元年三月後學李根源序於金齒師次

南園漫錄

序

重刊南園漫錄序

南園先生所著書見於志者有南園集西銘通南園漫錄續錄編爲採訪皆不可得歲辛亥袁君樹五自內府抄出南園漫錄一集付席君上珍歸脈孫少元先生源因得見以爲當世孤本欲梓以行會有事於西陲乃屬施君少雲爲之檢校比西事定師旋次永昌而施君書適來以將畢工索數語爲序嗚呼明之中葉賢否並進各樹黨援苟爭逐於利祿則有誤國家而不恤者紀綱之不振明事所由壞也先生立朝正色排斥奸黨汲引幽潛風節凜凜不可犯一時直聲震輦轂下洎謝病歸

南園漫錄

序

里徜徉山水間以著書自娛是書之成蓋在是時今按書中考據各條其精博多發古人所未發而論天人性命之際皆徵諸日用驗諸躬行無空談道學之弊至其臧否當代人物又足以爲世鑒戒雖先生之書不得具見今於是編亦可見先生之學矣世皆羨眉山父子文章之盛萃於一門求之吾滇若南園之後禺山賁所各以文章門業著稱殆可謂頑蘇氏而其書多湮佚至可歎也源既得是錄又於軍中得禺山詩文集亟刻之大理獨賁所著書不少概見暇當復爲搜集庶幾存先生一家之學然永昌先生故里今流風未沫後起難繼尋

堅緒待來者師行過此益徘徊不忍去云忽忽行役未能屬辭聊著緣起如此

民國元年三月後學李根源序於金齒師次

南園漫錄

序

重刊南園漫錄序

明保山張侍郎志淳與子含合一門文事著錄哀然侍郎所著曰南園集西銘通論法永昌二芳記南園漫錄續錄含所著曰嵩山詩文選李太白詩選含所著曰賁所文集宙載滇中兵火頻仍書皆久佚余摛得禺山詩文選舊刻本已付騰衝印泉李君刊行而印泉又得內府抄本南園漫錄亦錄本於昆明將沅工屬余序之考侍郎是書刻明史藝文志小說家而清四庫全書則列子部雜家其為書仿洪邁容齋隨筆羅大經鶴林玉露見於侍郎自序其譏洪邁記江神之舍人真而詭鬼神

南園漫錄

序

序

邱濬大學衍義補之不敢論及宦官立意皆極正大謂桂花桂樹為兩種謂瞿宗吉詩話譏張籍還珠吟不知其時籍已先居幕下駁正頗允而辯永昌非金齒地諸條考證尤極詳核皆為提要所稱許書中頗記載時事臧否人物亦可與明史相參攷觀其卷末有嘉靖五年自題後一篇辨何喬新撫夷錄之失實而以書中所載自比於孫盛書枋頭事自負良亦不淺大抵明代雜家中之最翔寔者雖間有疎舛而大體完美固瑕不掩瑜也近年印泉極意搜刻鄉先正遺書所得寢夥風聲所樹巖局皆井發露秘藏余尤樂得而讀之叙之是數書

者特其嚆矢云

民國紀元壬子秋八月劍川後學趙藩撰

南園漫錄

序

序

南園漫錄跋

歲乙巳檢校文淵閣藏書燦如煥如姑無論其餘即吾
滇人著而為外間所罕見者計數十百鈔副數種藏諸
篋冀以傳諸鄉為鄉人慰南園漫錄其一也已西來浙
稽文瀾閣書較文淵閣有增減復鈔漫錄與前鈔互校
訛字均所不免殆官書通弊也南園附明史焦芳傳漫
錄入明史藝文志滇中文獻與楊石淙毛用成爭埒其
兢兢於滇邊掌故若緬若孟養若大邦持論之平籌策
之遠一洗腐儒囁嚅突梯之陋習當明之中葉山川靈
奇鍾此鴻碩竟不獲一一見詣施行迄于今西力東漸

南園漫錄

卷一 跋

緬已淪夷吁惜哉雖然事機何常使吾鄉人人知滇之
所以安且固顯且遠者大有本原非拘拘邊幅者比某
疆某隘某政某治今與昔宜有進焉則是書不可不賡
布也席君上珍吾契友將歸滇道出杭州俯仰縱談不
離鄉事因舉漫錄託之謀刊於滇圖書館爰誌數語簡
末鄉之人其幸教之辛亥夏石屏袁嘉穀樹五識于西
湖舟中

南園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臣等謹案南園漫錄十卷明張志瀄撰志瀄
有永昌二芳記已著錄是書前有正德十年
自序稱因讀洪邁容齋隨筆羅大經鶴林玉
露二書仿而為之卷首數條皆摘容齋隨
筆之語辨其是非蓋其書之所緣起也其餘
則述所見聞各為考證大抵似洪書者十之
一似羅書者十之九所論如江神一條譏洪

南園漫錄

提要

邁舍人事而詔鬼神邱濬著書一條譏其大
學衍義補不敢論及宦官立意皆極正大其
避諱一條謂蜀本書多闕唐諱乃相沿舊刻
桂辨一條謂桂花桂樹兩種張籍詩意一條
謂瞿宗吉歸田詩話不知其作還珠吟時已
先居幕下駁正皆頗明核其辨永昌非金齒
地諸條考證致誤之由亦極詳核他如春草
王孫一條王維詩語自本楚辭而昧其所出
橫生訓詁之類或失之陋元順帝一條誤據
庚申外史符臺外集之說以順帝為瀛國公

子之類或失之無稽蓋瑕瑜不掩之書也中
頗紀載時事臧否人物故卷末又有嘉靖五
年題後一篇辨何喬新撫夷錄之失實而以
書中所載自比於孫盛書枋頭事其所紀錄
亦可與明史相參考云乾隆 年 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南園漫錄

提要

二

川大五二

南園漫錄序

予閒居四年唯鉛槧是事去年冬病久凡書之宏深旁
魄者皆不能事事則取雜說如容齋隨筆者數十家以
消日幼子合侍而問曰此何書曰此宋人洪景盧氏紀
事之書也曰大人日觀之有可言者乎曰容有之曰可
學乎曰此皆紀事之作事隨代有而義理無窮矣不可
學也曰然則何不效爲一書乎曰洪在宋爲法從家居
食祿終身當時人君所以禮之者甚至乎何敢方之越
翼曰取鶴林玉露觀之合復問曰此何書曰此宋人柳
大綸氏紀事之書也曰於洪書何如曰柳書問曰柳何
人曰柳不暇考然觀其自序曰爲臨川從事被劾而歸
是書成則止於從事也已曰然則大人亦何以洪書
觀之而此書抑何以傳至今不廢乎將書惟其言而不
繫於遭際以否也予不覺適然遂爲書容齋所謂安者
數十事而并予所聞知有似二書者廣之題之曰南園
漫錄要之女雖不工而揆事昭理亦或有可觀者大明
正德十年歲在乙亥春正月九日永昌南園張志清書

南園漫錄

序

三

川大五二

南園漫錄卷一

雲南叢書子部之五十四

明保山張志清南園誤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

避諱

隨筆謂孟蜀書刻避唐諱以為唐澤遠此恐不然孟蜀初定書多唐時所刻後遂承之不改何唐之澤乎元滅宋後元刻諸史如殷敬恒桓構之類皆諱又如恒字省下一畫至今亦不改凡各布政司鄉試錄罔不然豈宋之遺澤至今不忘乎不知為沿襲不明之過反以為唐之遺澤其誤甚矣

南園漫錄

卷一

四

靈馨

靈馨阿堵二語謂為吳人方言復旁證所出可謂博矣但解阿堵為此處亦誤蓋阿堵猶今言這箇也靈馨猶今言這樣也

王文正

王文正公不諫天書隨筆譏之是矣至比之張禹孔光不亦過乎彼二人無可稱而為害大王公有可稱而為害小又况二人終身自以為是而王公遺命有不可掩者固難律之於一也

引孟子

孟子論百里奚隨筆引柳子厚復杜温夫所謂乎歟耶哉夫奚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因引孟子論百里奚一章言用助字開闔變化難與温夫言然柳子所云者常也到變化處又不拘此矣觀遷史自當識之

江神

完顏亮之敗死容齋欲加江神以帝號而湯思退不從至遺恨筆之於書夫亮之敗死以天意言則亮惡已極宋運未改也以人事言則虞允文之功也於江神何與容齋乃欲封江以帝號且言淮河不能如江則真以人責神矣豈理也哉若神果能佑則前韓世忠大敗金人

南園漫錄

卷一

五

於金山尋又大敗於金人然則神何所據乎夫帝主宰之名也天以此理主宰萬物無物可並故曰上帝曰天帝今以四瀆一神而冒天之稱則國之休咎繫乎天者尤大且急而使之下一瀆之號神豈享乎瀆豈安乎凡人君所為祀神者理當祀也所為祈禱者理當祈也無事如舜之望于山川征伐如武之告於大川是也若責以將帥之出力已失祀禱之理而又曰河與淮不能遏敵然則無虞允文之往江神自能遏敵乎夫四瀆秩視諸侯在五嶽之下自漢以諸侯為王後遂加四瀆以王號亦諸侯之制也容齋詩為近侍又博學能文豈不

知此而必欲以帝號加江神推其類不惟昧事神之理其流至使人君不脩德政而溺於求媚鬼神其不為孫皓劉劭者幾希矣殆非小失也嘗時思退只以四續秩不可上同於天抑之是已而未究極於理故不足以破容齋之惑而服其心使如前與之論只告謝江神通不加封亦可也然思退賊檜之黨豈足以語此大抵用兵假力於神多載史冊此皆兵家巧於借愚勇之智計初不以告人者而容齋遂以為江神真能死完顏亮真能敗完顏亮而河與淮不能其昧於事神之遺甚矣

武侯

南園漫錄

卷一

六

論諸葛武侯於前而引杜子翹氣西南歐雄圖歷數屯結之是已至後論漢士擇所從乃以武侯見昭烈事琦之荀彧和洽高柔郭嘉趙儼邢顒呂範周瑜之閒夫三往方見自三代而下唯武侯一人而乃槩等諸魏吳隨時求用之士且又若武侯有心先事昭烈以為自謀何其謬也

官制

論眞宗始創學士以下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秘閣幾四十種非若前代之冗泛夫官之冗泛莫過於宋凡立言立論於本朝之失不言之可也婉言之亦可也

願謂過於前代不幾於欺誣乎若移此以稱我朝之官制則無間然矣

無何

論爰盎傳曰飲無何只引師古曰無何更無餘事也又引盎傳毋苛言南方不宜多飲又淮安王傳無何注以為再無別事皆因上文為義則無何通無發明蓋無何猶言無幾也今人作文亦言無何猶云少間也言曰飲酒不治其事少間則又勸之曰毋反而已蓋究吳反事必致禍於盎不勸其無反亦致禍故也如此解為得若楊鐵崖補曰飲無何辭只據盎傳解亦不察耳

南園漫錄

卷一

七

論兵

論靖康之禍中外兵數十萬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以為氣運使然此尤非確論蓋自武侯治蜀繼以蔣琬費偉輩朝正氣公心未嘗改燕晉創業日淺其先之風揆亦未盡喪故士卒如是若宋自哲宗用小人而徽宗久於位養成一種無恥無義儉邪姦佞嗜利私已之人通在顯位而擯斥正直忠良殆盡再加以蔡京童貫之虐朝之公論士之正氣民之恒心銷磨盡矣此何預世運邪後之君天下者深警乎此謀人國者深念乎此則自不各顧其私而惡直醜正以養成一代之禍至

於民無憤哭而無可救藥矣彼小人方溺其私而不肯
少念及此而容齋又委之世運以助其無所忌憚之心
其關係豈小小哉

和詩

論古人和詩必盡其意非若後世爲次韻所拘予以爲
盡意與否在作者非次韻所能拘也去年宗伯喬公宇
寄予一絕云六詔山川萬里餘三年蹤跡嘆離居題詩
爲問南園叟應了人間未著書予次答二十絕詩雖不
工然所以答其意者卻未嘗以韻拘而有不盡也漫錄
於左竹帛分排萬卷餘便堪灑灑送諸居追述柳能

南園漫錄 卷一

九

無意只恐人疑是謗書老來無復計三餘日日昏昏兀
兀居天下已多投閣謂子雲何羨大玄書身名瓦裂更
無餘獨有青山是舊居除卻南華經一卷案頭拋盡向
來書灌園心事外無餘寂寞柴門傍水居卻有誇張杜
陵處手持厚祿故人書江左衣冠望久餘巖瞻旦夕待
君居定知還有山翁信莫怪渾無宰相書餘多不錄

勳階

文官一品勳階自光祿大夫柱國以上不許請授職載
諸司職掌明其成化中閣老眉山萬公安一考滿始風
吏部請給時濟南尹公良以太子太傅爲吏書將滿遂

創爲萬請而循之至三原王公恕以太子太保爲吏書
滿三載愈意公必矯前弊今南吏書安陸孫公交爲員
外郎受王公知最深將伺隙言之見有工刻柱國圖書
遂止後四明屠公浦以太子太傅爲吏書自請給再
不可正時鈞陽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爲兵書
考滿當給屠馬不協固執以唯內閣與吏部有請給之
例兵部不當請益無謂矣馬乃言之於內斯給焉法守
一壞其流至此

辨姦

南園漫錄 卷一

九

容齋辨張大覺姦人之雄而蒙賢者之名只以蔡京不
相能之故近宏治正德之間大臣有姦深無文誤爲內
寺所惡或又有承弊政之後輒能矯飾遂得賢名美諡
以盡掩其平生之實者酷似之不知後世豈復有容齋
之見否也

惜才

三原王公爲吏書時天台夏進士錄放回違限例當送
刑部問罪錄以爲毋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欽不憚
時予爲主事欽據法白公必欲送問錄急因言曰必欲
問有死而已錄嘗以所爲文獻公公因停其事命予勸
錄錄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予因

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乃是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即遣官持手本引鐵送刑部又丁甯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子引官面問曰鐵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鐵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又微笑謂予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一進士而愛惜保護如此而法則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南園漫錄

卷一

十

署門

公爲吏書署於門曰宋人有言有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歎曰贊備贊儀而不羞於入我甯不自恥哉一時帖然無異議者使非眞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增多口矣子自爲吏其然乎

論將

容齋謂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岳少保以母憂去官累辭起服之命朝廷用自尙書張淵道掌其軍岳

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旨子考齊東野語記淮西之事甚悉詞意與此全不同宋史論斷亦謂淮西之舉岳飛在營張浚惡飛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今謂岳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則觀岳應張之言足明其本心豈有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之念又朱子亦曰岳亦橫終恐難制汪浮溪藻與容齋同時其言亦驟岳於張俊而不別白又驟謂之齷齪富才又獨言岳軍中游手竄名而廩者最多夫朱子之論岳多得之張敬夫敬夫之言多得之於父浚宜無怪者然觀朱子以只憑渠家文字

南園漫錄

卷一

十

草成張魏公行事與他書所記多不同爲恨則大賢之改過不吝可類推已至如容齋與汪所言則何怪高宗中無所主而賊檜之敢於殺岳乎以岳之忠誠才猷據後世事定後觀之誠所謂天下之奇才豪傑無間言者而當時洪汪皆列侍從有名獨所云若是後數十年朱子猶所云若是則君子一時不值明君而欲人盡知其蘊而不寃且欲一時是非之必定難已

廟額

子那有漢壽亭侯廟宇甚莊重成化辛丑有鎮守太監命撤之而更以武安王廟蓋內寺不知前代名臣皆題

其故封乃洪武初定五岳四瀆爲神之詔格也據法與理再不容有所更今天下皆然不惟不能正而亦不知所自矣又漢壽爲亭名新安程學士敏政以辨之但不知劉宋時亦有漢壽之封可證也

取蜀

容齋言取蜀將帥多不利如洪武中伐蜀取僞襄廖公永忠功獨茂其後亦以服龍鳳衣抵死子孫無聞亦可證矣但云凡割據於蜀者不過一傳再傳考之晉書自李特據蜀傳子雄雄以兄子班爲太子雄子弒班立雄第四子期雄子壽又弒雄自立壽死子勢立降晉凡六

南園漫錄

卷一

三

世四十六年乃亡卻不止一再傳也

冉子

程子謂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然冉有稱冉子退朝冉子爲其母請粟凡兩稱冉子則不獨二子以子稱矣

鉛錫

嘗見本草謂粉爲錫粉又名定粉即今婦女傅面之粉也此粉燒鉛所成錫爲五金之賤只可爲器皿不可爲粉不知何以名錫粉後見周禮金有六齊以金六錫一爲鐘鼎之齊以金錫半爲鑿燧之齊注謂錫多則刃

明故諸齊皆和之故鑿燧金錫相半今觀古鑿多清白信矣然錫絕不可和金亦不可粉乃知古之錫即今之鉛也但錫山之名已久何以不名爲鉛而名錫然江西有鉛山縣又何以鉛名乎誌謂周秦間曾產鉛錫則鉛與錫固通名也韻書亦稱鉛爲黑錫則鉛爲錫明矣然鐘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殺矢鑿燧皆和以鉛則防其挫折易虧缺用其堅刃不脆用其照物明白所謂金性堅剛錫性柔栗金或赤黑錫則青白也然則古謂鉛爲錫今則鉛自鉛錫自錫耳

元年

南園漫錄

卷一

三

春秋論元年之義而推及乾元坤元紀元日稱元祀人君體元宰相調元備矣近觀歐陽永叔以元無他義意亦甚異之偶見擲骰子者謂一爲么又見朱子大學章句謂一爲首中庸章句又謂一爲一若以元年之義例之則訓首者又當別爲訓而有他義乎從是言之則歐說亦或有所見也

笑語

太監錢能女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成化間能號三錢來鎮雲南其恬寵驕蹇貪淫侈虐古所未有不能悉記有二事最可資笑語者雲南有一富翁病癩其子頗孝

則執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士不便且又老矣今將沉于滇池其子出厚資乃免又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爲檳榔王家則執其人曰汝庶民也敢惑衆僭號王字王復出所有方免後繼之者雖貪求無厭聞斯事未嘗不爲發笑也能後雖挑釁安南三原王端毅公挫其虐然尋復守備南京宏治末老死京師不識天道何在或言其幼畜錢甯於滇晚俾專鎖鑰能病甯利其所有遂進毒於能而死甯初名福甯兒者是也本李巡檢之家生子然則能之報亦不爲無也

南園漫錄

卷一

古

南園漫錄卷一

雲南叢書子部之一千四

明保山張志澹南園誤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拐子馬

金元朮用拐子馬馬相連以韋車亦貫以韋索號長勝軍自言從海上起兵用以取勝然燕慕容恪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五千為方陣而敗冉閔則黠虜用兵之法前固有之

稱謂

宏治初三原王公恕為吏書鈞州馬公為兵書同朝王

南園漫錄

卷二

公長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馬公於弘治中少師兼太子太師為吏書每對子言及王公不官不姓不號但曰老天前輩之謙已敬德如此

風裁

錢塘倪公岳弘治中以太子少保為吏書一時極有風裁人畏奉之恐後惟都御史張公敷華一沮蓋公從南來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欲償以值堅不受云有鹽在淮乞一書與張獲支則已矣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家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當奉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公大悔沮

人傑

東坡論范增為人傑蓋本漢高以蕭何張良韓信為人傑即繼以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則漢高固以人傑許增矣此東坡所本也容齋只據楊氏之論謂增非人傑謂坡論未盡夫增之為人尊以亞父則留言計不用則去且又能逆知漢高之志不在小終能覆楚非人傑其誰能之子少嘗作增論惜其不能佐梁聲秦之罪以伐之而假立楚後以為漢資今思之亦不止此蓋羽有蓋世之勇增負間世之智羽既尊已謂以智佐勇而天下無餘事矣殊不知羽雖勇一人之勇也已雖智一人之

南園漫錄

卷二

智也顧再不思求天下之勇智以為勇智此其所以失之信平輩而更不聞薦一士也其志業無成所蔽在此耳使增非傑漢高肯溢美之於身後邪觀朱子以豪傑許王猛則增以人傑稱不為過而容齋踵楊氏為說為過矣

工魚

大理出魚細鱗而纖長長不盈尺多腹腹而味美名曰工魚雲南誌載之謂工人不誠江字因誤為工其說非矣蓋古韻江有工音如陶淵明停雲詩時雨濛濛平陸成江李翱別澗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大理自昔

曉文義故用古韻豈昧一江字乎茲非土人不識字乃修誌者不識字耳當時閣老陳公文爲雲南布政使實總裁之顧亦不察

對句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欲得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爲大學士在內閣南昌張公昇爲禮書湯陰袁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南都禮書忘其名而掌太常事崔禮侍志端復進禮書崔無室家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

南園漫錄

卷二

三

黃老翰林十學士五個白丁朝紳一時盛傳以爲的對而有譏警蓋十學士內五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爲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予於五人嘗見二三人言固非誣也第一對句而於時事及萬劉二公之隱皆可考見人言可畏乃知此然吏書亦號文部如許公進劉公宇視予所見三人復有間而人卒不以此置喙豈非終不以文學爲職業與

北岳

馬公文升爲兵書時建言北岳當祀于山西渾元州之恒山今南祭於曲陽縣者始於李唐飛石之說而失地

不及北岳所在故誌有恒山飛來之說今京師在北恒山在境內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祀於恒山爲允事下禮部時倪公岳爲禮書固執誌言不可事遂寢馬公嘗語予倪非以誌必可信也其父謙無子嘗遺祀曲陽之北岳因私禱神求子夜夢岳神指旁侍一人與之後遂生倪公因名曰岳以是渠固執不改祀然舜巡狩所祀北岳見在渾元州南二十里彼人猶知奉祀而顧可往曲陽縣西一百四十里祭乎殊非禮矣予因思之信如誌所言則亦唐失河翔神不製而飛至曲陽也宋繼唐而王迥無河翔則踵唐而祀於曲陽亦理勢

南園漫錄

卷二

四

使然也今舜祭之地既在山西而信誌言誤矣借曰神在唐宋已飛來則在今日亦必欲飛歸矣抑倪無嗣以姪後官止太子少保爲吏書一年遂卒壽止五十有七其祿位名壽視鹽山三公翱三原王公有間矣而二公何不聞爲神降與或曰倪爲吏書有名然二公之名遠出倪上或曰倪以驕侈失之然則爲神所降顧爲驕侈以累德而非神所降乃復優焉此殆有不可曉者予友張御史西銘臨安人也母夢黃鶴入帳生仕終御史舉人劉斗母夢斗降於室中生故名仕終廣西都司幕職此尤有不可曉者

郡城

永昌城之山曰大保俗呼為寨子山舊城于山下洪武十四年為麓川思倫所屠十六年指揮壽州李觀築今城於山下又築子城于山上日輪兵守之二十三年觀卒指揮胡淵代之始去子城而以觀所築之西面移包於山上蓋淵見京師城包鍾山故也遂盡滅觀之績以為皆已所築故至今亦無碑記率相傳以為淵之績業淵子孫又世官於此故再無知者淵既徙城得龍遂革府為金齒司學亦廢為倉至今招鎮守之禍皆淵作俑也據淵更觀之舊而免輪守之兵既可禦寇防險又使

南園漫錄

卷二

五

山居城內林木蒼然其績亦不可泯但據觀之功而無文記又革府為司廢學為倉以貽鎮守之禍其惡亦不可掩而憲副林公俊創立名宦祠於學宮而淵首與焉其亦誤已廢學之人而祀于學何居謂宜別祀於所移之城上斯得已

麓夷

正德初麓川思任叛屠騰衝據潞江時遺雲南鎮太守太傅黔國沐公晟為總兵官左都督方政為左副右都督沐公昂為右副率師討之師至潞江晟以思任幼嘗育于於家決意招之時柵守江者思任黠酋緬檢法也

已許思任決不容渡矣彼見駐師日久益罵詈無狀政

故武將也不勝憤屢請攻之晟不許兵駐久運餉石費三兩師多是政政遂夜率所領兵渡江擊之大敗其眾走緬檢當時謂之飛渡潞江政遂乘勝逐北至上江上江思任所居也政率所領圍其寨不能半而兵晝夜追逐已疲又夷兵救援益眾乃以旗牌取救於晟日數至晟不遣曰我不曾教他去麾下苦言之乃遣一指揮率少兵往指揮陰探賊意給言至夾象石遇夷兵不可進遂已政知晟決無援意遂復送其子瑛過江瑛與從者攀哭不已政拔劍叱之曰汝急去做將官不死不了遂

南園漫錄

卷二

六

復過江赴敵夷皆披靡馬躡夷攢刺之為泥時正統四年己未正月四日也麾下盡死有潛江流而達雲龍州者州夷皆醉之而後以竹穿其掌送思任斬之晟聞政死遂焚江上運餉披黑氍毹敗兵歸永昌雲南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巽以其狀聞於朝朝遣都御史丁某問罪遣行人曹某祭政贈政威遠伯諡忠毅立祠永昌子瑛招魂歸葬郡人哭皆失聲晟駐永昌久聞遣官問罪遂陰遣人告之曰吾為主將凡喪師失律吾皆任之遂發永昌日唯以冷水啖市所賣酥油燒餅行至楚雄遂卒時三月十六日也年七十二事聞朝廷以晟位望

素隆嘗關土安南今又以敬畏國法自殞遂贈屍定遠王諡忠敬尋以子斌請立祠雲南斌卒子琮嗣琮無子嗣遂絕正統九年甲子兵書束鹿王公驥始大征以政故歷陞瑛至河南侯瑛無他才技時號方三輦謂頭輦曰輦膝輦也當驥爲總督偕總兵蔣貴來時政與晟卒已久而文達李公賢撰古穰雜謂麓川初叛沐晟尙在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逞忿驥阿其意云云夫麓川初叛晟固在鎮晟爲總兵政爲左副昂爲右副統兵數萬討之在正統

南園漫錄

卷二

七

三年戊午政死節上江在己未正月四日晟敗回永昌在正月五六日自永昌回在二月盡卒於楚雄在三月十六日驥總督與貴大征在九年甲子事卒在十三年戊辰李爲閣老最有相業極遭際一時國史皆其總裁庶事皆其綜理顧失實至於如此然則後世將安所憑哉良可嘆也至論事理大意只以爲得地與人無益而勞費萬萬殊不思政以左都督死於夷極慘烈矣欲不興師得乎嘗見楊文貞公士奇作詩送楊郎中甯從征大意與李之見同而不敢露又見王克善作沐忠敬廟碑與李所言同蓋李素敬王而王與楊同朝之見又

同一得沐氏子孫隱蔽溢美之狀中有素見遂不復疑李遂據以爲真而以其事遷就之而筆於書而不復考也夫振之惡雖不可殫述然其主麓川一事於國體於利害於忠臣義士之冤於久遠之計自今觀之殊爲有得不然則歷今七十餘年爲中外所壞不知羣夷變亂幾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嗟乎如楊王李三臣在我朝可指數而於史於事於是非皆顛倒謬誤至終身莫之省改此朱子於撰張魏公碑而深悔只據渠家草來所以爲大賢不可及與

巡撫

南園漫錄

卷二

八

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來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糶一服無紗羅日給唯猪肉一筋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水皆取主家給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云云人皆錄其辭而焚香禮之後公爲吏書予見公衣服飲食雖不侈而亦如常後見公祭兄文有曰昔往撫滇人皆言錢能勢不可犯犯即有大禍惟兄勸從正果遇禍兄以死理雪從是觀之公畏天憫之固非利害所能誑而公兄之賢亦有以助公之氣與志也

減字

唐劉闢新書傳曰始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即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之厚舊書傳曰初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雙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碟食之唯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今按雙手據地倒行入闢口共九字手行入其口減去雙據地倒四字乍觀之不知何為說也曷如舊書之明暢乎前輩非之信矣

識見

司馬公光宋之大儒其所脩通鑑如紀武聖黜中宗帝南園漫錄卷二九
曹氏寇昭烈朱子作綱目已正之矣至於削去留侯迎四皓事以為子挾父夫以為挾父則當載之而論以為戒不為挾則當書以為勸願從而削去則太子曷從而不廢乎如有疑似削之可也留侯定太子之事漢書屢見如周昌傳亦明言以留侯策止願削以滅其迹可乎又如取李舟言謂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夫天堂地獄之無豈待疑似而述舟見道不真之論以教人是啟之矣朱子謂其氣與理不會得恰好處二程每引之終不能上所以識見不真而偏執如此

損卯

金木工構屋交會之處鑿為損卯殊不曉其義意偶見金史張中孚製小舟數寸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鉤帶謂之鼓子卯則卯字固載於史矣但二子之名義終不可解

藥名

蓬蘽覆盆子本草各出二條是矣下又引唐本注曰覆盆蓬蘽一物異名今注曰蓬蘽覆盆之苗覆盆蓬蘽之子則全誤矣緣此紛紛議論通不能辨二物惟衍義謂蓬蘽非覆盆也自別是一種雖枯敗而枝梗不散又謂南園漫錄卷二九
覆盆子四五月熟味酸甘外如櫻桃許大輒紅可愛失採則就枝生蛆圖經謂莖葉皆有刺花白子赤黃如彈丸下有莖承下如柿蒂狀三條為是然衍義又謂輒紅可愛則又以蓬蘽為覆盆矣蓬蘽初熟輒紅覆盆則不紅也殆不如圖經赤黃之得真矣然圖經又謂苗短不盈尺則又非也覆盆樹與苗但不甚高也衍義又謂長條則又以蓬蘽雜之矣覆盆不生條也本經既分為二物是矣下又云一名覆盆子則本經已誤於先矣蓬蘽子初則淺紅熟則深紫有芒頗長覆盆子初則黃熟則赤黃芒微蓬蘽蔓長條而甚長覆盆樹生枝而不甚高

蓬蘽子味甘酸而深蓬蘽刺大而稀覆盆刺細而密蓬
蘽枝梗枯敗而不散覆盆枝葉四時無一只是其子形
狀其以津液爲味其熟之時皆同本經遂誤陳上良識
蓬蘽爲莓言其形皆是而不能定爲蓬蘽寇宗奭知覆
盆異於蓬蘽而又誤以爲紅餘注則通無所見矣因據
所見辨之使博物者不眩也

南園漫錄卷二終

南園漫錄

卷二

十一



明保山張志瀄南園譔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武帝意

田蚡竇嬰灌夫之事武帝令嬰於東朝廷辯之意已有在使汲黯鄭當時就韓安國之論而執之曰夫當罪不當誅當罪罪其暴橫不當誅推其孝勇宥其酒失如此執之以復武帝得人任其斷自可以復太后而免夫之誅矣若疑如此恐太后怒怒亦武帝可據廷臣以為辭而解之矣觀其怒一時之不敢言曰吾并斬若屬是一

南園漫錄卷三

川川

時之臣不能深探武帝微意而不肯任怨也卒之太后不食而并嬰誅之是乃羣臣成夫嬰之誅耳當時固不足論也以汲之勁直而持亦不堅惜哉觀史當如是則武帝奉母之私英明之見不侯欲族田蚡已可見矣又安國之既廢以五百金餽蚡得之安國之說固有持兩端以陰右蚡之意矣太史公於此不及而於安國傳始發其隱此其所以為良史與而觀者至今不解此意亦猶汲鄭之不解武帝意也

樹松

大保山北多樹而高南無樹而低天順初武功伯徐公

有貞安置于此謂守臣曰若南樹以松使與北平當有官于朝者守臣如其言至成化宏治間士果有官于朝者

事異

郡東南七十里曰施甸長官司者舊廣夷州也地有名鐵毛嘴者有智井深窅莫測見者毛聳弘治戊午冬有莊指揮逐捕縱一鶻搏雉雉入井鶻隨雉入莊命左右尾之至井鶻復騰起而聞井中鳴雉有聲衆疑為鬼也則隱隱如人以白莊莊命引繩下曳之則一婦人遍體衣觸風皆碎而氣息僅存徐飼以粥飲逾日始能言

南園漫錄卷三

二

曰奴姓張氏大理人也從夫楊拱貿易於施甸夫姦其叔母情好甚篤因給以歸甯至此則束縛手足共推入井中尋下大石如雨賴蔽于崖得不死徐則所束縛繩索漸斷見井有掬水因取飲之今四十二日矣既出髮盡脫不存時西安謝御史朝宣適按永昌莊以告謝謝謂姦叔母事大不理命莊杖其夫而歸張氏於父母世謂婦人飲水可七日不死此婦飲水四十二日不死世謂古井中氣多殺人此婦投之莫測之古井而不能殺豈天固祐之與世嘗疑孟子象於瞽叟其下土實井而不及舜之事觀此下石如雨而不能中一婦人况大聖

人乎然拱姦叔母而殺無罪之妻天之所以彰於報者昭著如此而謝為巡按顧以事大不理何不畏天之甚莊指揮言之甚悉故志之郡人亦有為傳者

著書

昔在京師得大學士瑤山丘公濬所進大學衍義補觀之適一客至曰觀此見其大病以否子以未悉對則曰此書於事理治具無所不該獨於宦官通不及一言蓋不逮源流至論遠矣豈止落第二義哉後悉觀之信然則客猶未究其立意之失也蓋真西山所衍者本也本正則凡措諸天下國家之事凡常變遠邇大小精粗皆

南園漫錄

卷三

三

不待言而其多亦非言之所能盡也乃欲列目開條以盡之其事殆未可畢盡而已拘隘失前賢之本意矣復首論聖神功化之極為補前書自以為備殊不思見道者未必全背於道也觀丘所著鍾情麗集雖以所私擬元稹而浮猥鄙褻尤倍于稹所撰五倫記雖法高明而謔浪戲笑尤甚高明乃以此論聖神功化之極不幾於媚家讀禮乎合而論之不過欲人知其學博而幸其名傳非真以道見於著作者也所以其書必欲進必揣近侍喜斯朝廷刻之故不敢論及宦官也

書法

史綱如曹操書死之類所以補綱目書法之未盡亦甚有見獨綱目書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史綱易見為訪殊不知此見字不特尊亮能自重表昭烈下賢亦本於將軍豈願見之此人可就見之義以紀實也可謂盡書法之善矣史綱獨易見為訪欲輕其詞以崇貴勢其意必以為本王訪于箕子之訪顧不思武王時為天子箕子時為亡國臣書訪足以盡其實孔明高卧其事豈比箕子昭烈時為漢臣其尊豈比武王而以求異昧其實可乎丘平生博學廉潔好勝而躁崇勢而隱於此益可見矣

南園漫錄

卷三

四

功業

潘安商文毅公輅自鄉試至廷試皆第一百五十年再無比但人不傳其功業然觀成化中太監錢能怙寵敷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左副都御史以去能避因此亦後來與機務者所未見也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乃受能賂沮之皆任事大臣也而賢不肖相遠如此

鄉音

北方士夫不能辱音如以武爲五以尾爲矣以望爲旺以魏爲空以茂爲冒之類難以數舉吾鄉不能齒音如以事爲四以之爲知以使爲死以齒爲恥以詩爲尸之類亦難以數舉若如江南江西閩廣之有鄉談者則又不勝舉其失何音矣同年儲戶侍嚙嘗言不必相訾唯讀書審音而用心於言語者方正此言最是

三臣

眉州萬公安濟南尹公曼三原王公恕皆舉戊辰進士成化弘治間居官一品其存心律已爲國憂民險之於弘治以來萬衰特甚尹次之王益盛天之報施隨人善惡而應未嘗少爽爲大臣者於此觀之亦可猛省矣

南園漫錄

卷三

五

書誤

大學衍義補祭五祀條下引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按古註疏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者乃勾芒稷收玄冥祝融后土五方帝之祀非人家門井戶竈中雷之五祀故序于五嶽之上其爲五方帝明甚今乃引爲門井戶竈中雷之證誤矣

武侯論

嘗疑武侯昭烈欲復漢而不知桓靈寵任閹宦賊害忠良盡失天人之心非成哀之比及讀呂溫武侯廟記則

溫固有此論矣但溫欲武侯論民曰我欲安時非爲漢也此則不可蓋昭烈固漢之子孫不當叛漢自便以求成功此武侯所以有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之說蓋其君臣之義亦庶幾明道不計功之議矣若如溫言明言桓靈不君我則爲民義士先己輕之也此其君臣所以痛恨之意正在於斯之難武侯豈無溫之見哉至司馬公論昭烈只以族屬疏遠爲言而以南唐比之其乖誤已甚朱子固正之矣然論者只辯其非疏則亦非盡理之論蓋人君之命由於得天本於德故天佑民歸皆以一德昭烈雖不能純一於德然在當時比之操權可謂有德矣雖非漢之宗室其志在匡時其才堪逼操固君子之所當從而後世之所當與也豈可校其親疏哉若以疏而黜之則見存之劉嬰其視光武孰親則當責光武以奉嬰而不當自立矣通鑑既知不責光武奉嬰或立劉氏之親且賢者固可以昭烈於漢爲疏遠而比之南唐哉在當時則漢不當復勢不可復在昭烈孔明則當以復漢爲義而不計其勢之難溫豈足以知此

南園漫錄

卷三

六

刻報

袁盎鼂錯皆天資刻薄私已自矜之人盎如毀絳侯卒

致絳大與結交說申屠嘉卒致申引為上客見竇嬰言
吳所以反皆由鼂錯錯於因淮南王死即勸文帝斬丞
相御史以謝天下夫淮南王罪當死苦之出文帝意於
丞相御史何干蓋錯必有私怨於丞相御史故因文帝
之信已而陷之史失載矣錯竟斬于益之譖益卒刺于
梁之賊而竇嬰右益以殺錯亦以飛語為田蚡所戮據
其死皆不以罪而刻深私已爭逐勢權傾奪智計而天
各類應之無少爽者皆天道孔赫之不可掩者遷史不
論及此而以變古亂常不知時變斷之未已

善富

南園漫錄

卷三

七

善富二字班書言任氏折節為力田役人爭取賤賈任
氏獨取貴此意最好蓋富而不善必為姦利既為姦利
必致禍敗矣

靈哥

幼聞靈哥者居濟甯之魯橋能預言禍福本猴也因竊
陳希夷所鍊丹藥食之遂靈通至今今所居必擇人妻
少有色者以其夫為香通而居其家問事者踵至香通
家為設絳帳居之於絳帳前傳語時來兩京京師則多
居鮮魚巷問事者瞻拜先自索錢曰不可輕易我香通
要高錢足數方告之正德間家因會女客失一銀物遣

老婢往問之既多與香錢只曰其物已為人竊毀用矣
問其人姓名只曰我說其名其人來怪我香通因不說老
婢回言家人不平遣再問之索多如前始曰物是孫少
卿家劍童毀用了再不可得矣老婢恐再問而猶不得
則起立于旁伺之至久問事者盡去帳中問還有人否
其香通不知老婢之伺于後也答曰無有即揭帳老婢
見帳中一猴據床而坐隨聞空中傳呼聲遂不見矣出
只見香通之妻豔妝盛飾年可二十餘自看裁青紗絕
里婦敬禮夫希夷今尚不存而猴竊其丹藥反靈通久
長如此此一不可曉仙家鍊神離形謂之脫胎今聚則

南園漫錄

卷三

八

故形散則無見雖仙家莫兼此二不可曉仙之術曰出
神之後再無嗜欲今孜孜求錢盛為張設此三不可曉
仙家丹成升舉之後再無男女之慾今日依少婦擇色
宜淫此四不可曉仙家采鍊皆用童女今只用有夫之
婦人以長生此五不可曉仙家丹成則不食煙火之食
今日食炙雞燒酒又能變化不測此六不可曉仙家絕
世今時與人為猜枚賭酒之戲為戲謔人世之談此七
不可曉既通靈變化矣不知老婢之在旁而誤見其故
形此八不可曉既能人言矣又不能為人形此九不可
曉夫有形體則不能不病有嗜欲則不能超世今於欲

明保山張志清南園謨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字誤

藿音桓荻也見前漢書貨殖傳今程文避諱於權字盡去木是藿字矣其可乎要惟省木之點斯可矣

子西

朱子註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謂子西卒召曰公曰文禍

亂按史記白公勝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嫡長孫也建為費無忌誘平王奪其妻而欲殺之故出奔勝時又未有

南園漫錄

卷四

四

罪校之昭王之生其出尤正子西既遜昭王而立以為君則召白公亦天理之難泯又恐其在吳為楚患也此不足為子西病乃以此為孔子所外恐未然若只以其不能革楚之僭王又納鄭賂為之起兵以致白公仇之而作亂事理豈不 子西豈可辭乎

繆諡

古君臣多有繆諡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然秦繆公稱五伯何以謚繆史記蒙毅謂殺三良以從死退百里奚非其罪故號曰繆公又宋改諡秦檜曰繆醜則繆為惡諡明矣然漢昭烈諡張翼德曰桓諡關雲長曰壯繆則

固以繆為美矣若惡諡昭烈為之伐吳不可諫止關之忠勇蓋世昭烈肯以加之乎在宋之先晉秦秀欲以繆醜諡何曾而武帝不從則以繆為惡又不止宋矣或古者假借以繆為穆歟然諡法穆繆各異固不俟假借也今人書或書秦穆或書秦繆竟不可辨

論賢

史綱論劉靜脩不仕元與其退齋記之譏許衡仕元義最明正至以靜修作渡江賦為幸元滅宋且謂劉生長燕北為見聞習染所局如盧肇之徒謂宋為淮夷此殊不知靜脩矣觀靜脩詩有云世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

南園漫錄

卷四

二

家七歲兒又云都無三百年間事寡婦孤兒又被欺則其非宋取國之不義已有素矣此渡江賦之根柢也引治中刑部潘員外府作孔子通紀後紀而及於靜脩亦以過江賦為疑遂與內江劉檢討瑞計以為靜脩必別有所見而不能剖劉以問志清曰此何難剖之有劉異而求其說曰靜脩之節決不事夷狄之元故退齋之記作靜脩之見尤不足纂周之宋故過江之賦成此其識見精峻造詣純潔可與夷齊伯仲丘窺見其一而妄擬之固非矣潘不得其道而委於不可知不亦誤乎劉謂有史筆而惜潘不及聞此云

桂辨

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辭桂酒籬桂之類即今醫家所用取其氣味辛甘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所植取其香氣馥烈乃向其花也今類書載桂通不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劉豫

劉豫遷汴與民約曰自今不用宦官則當徵宗任重貫李彥楊戩之時所以取怨于民者深矣豫以進士叛逆絕似劉關關即敗滅而豫卒僭天子善終保首領不惟豫有金虜之恃其才亦優于關矣視其與民約者可見

南園漫錄 卷四

肅政扁

水東日記載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謂前元有此號建文中亦有此銜號當撤去夫仍前元之號者如恩榮宴如各藩稱省之類不一矣又建文中亦有此號何其過耶以葉文莊之賢去建文已久而言猶若是則又無怪蹇忠定建言當時也同年楊主事循吉既致仕嘗遣子奏復建文帝號當時孝廟亦不之罪則聖德明睿廣大與葉之見天淵矣然觀葉載太監沐敬之事又與此異無乃一時未之思耶

班史

班固漢書與史記不同已有史漢同異及容齋亦聞言之矣偶觀季布傳曹丘生云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此即當時語無容易者班書減斤一二字遂使文義全萎豈直新唐書之病乎

織言

張綵為郎中時常言父子之性非正其原只為求女色之樂每聞之殆欲掩耳近觀孔融傳載路粹譏奏孔融與禰衡言父子無親只為情慾則悖理傷道之論前固

巾幘

曹操欲殺孔融令路粹奏融秃巾微行註謂不加幘也則巾幘之辨已可見矣又謝安傳桓溫請安宿安理髮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著幘進其重如此今制皆用網巾則秃巾之推也更隸生員齊民於上各加巾私則加小帽又加大帽則幘之推也溫使著幘進而免其載幘則幘固如今之烏紗帽而帽固如今之大帽小帽蓋欲便之不用禮服所以為重安也

珠履客

今人多言珠履客三千至白帖所載亦然按史平原君客三千其上客皆躡珠履則珠履乃三千客中之上客

方躡非三千客盡躡也

詔語

今世承宋儒之說若謂宋以前無深知義理深知義理皆自宋始者夫宋儒論義理誠精然以今日踵其說而漫無真知者觀之卻去前遠甚嘗見漢人詔中多不暇一一只如成帝制東平王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錯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此數語於性情義利處何其精深明白也恐非後世詞臣所及

狐媚

兩園漫錄

卷四

五

狐之惑人載於雜說家明矣永昌有施姓子以丹青為業年十七時以元宵看燈回遇一婦人極豔美施誘之至家遂昏惑其父母遍延諸術家莫能治或教以羣太逐之遂絕嘗面詢其人則曰彼婦雖黑夜視之而形容光豔具見當時自不悟也然其人年七十餘矣至今無他

惡符

金完顏亮之弑逆亂倫好殺嘉兵矯偽沈酒冒色與隋楊廣同後舉中國而受誅于揚州又同其歷國與年壽大約又同其得諡又同而遺臭後世又同天理昭然莫

此為甚可以為君人者之炯戒也

註書誤

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朱子以唯於射而後有爭解必也射乎蓋以決辭為義而屬上句矣及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朱子又以疑而未定解必也聖乎而屬下句矣二句皆孔子之言文義氣脈皆同若通作疑而未定解於理豈不尤順於孔子當時之辭氣豈不暢乎況此二解又非引言而皆出朱子而前後頓異其不可曉或謂朱子不可妄議則甯失孔子本意而徇朱子可乎夫孔子聖也朱子賢也賢者不免有時而誤又何疑哉

兩園漫錄

卷四

六

子於程張亦辨其非主於理之是而已

僭稱公

春秋時晉鄭齊衛皆以侯僭稱公春秋則書其實其實魯亦以侯僭稱公春秋則仍其舊胡氏以為臣子之詞是已獨宋以公爵而未嘗少僭竟無人表其實何也至僂方僭王不久即滅于齊矣

宦官名

周宦官闖人寺人其職也秦始有中府直令漢唐因之而中謁者中常侍中尉類以中字名其官矣洪武初只以監正監副監丞名明正門副名永樂初始改監正曰

太監夫天子之三公方曰太再上而天子之元子又上而天子之親乃以太稱今中人之職亦曰太其視漢唐宋止以中名者卻盛矣然漢唐宋至有封王侯將相之名者則視我朝存沒止於太監者又遠矣使再不以太監家人弟姪爲侯爲伯爲錦衣官則前代更不可及矣洪武之制豈不冠今古哉

薦賢

華容劉東山公爲兵書時極意薦才於是蘇趙龍進時張綵爲稽勳員外郎欲求越次之舉又值北虜火箭張甚遂以談兵動劉極推許間以語志清因素知綵之

南園漫錄

卷四

七

大姦險無學術貪財好色好亂而談兵亦妄也頗謂不然劉遽曰吾無才而居此故急於取才耳對以就才之中須少有行檢若通無行恐才不可獨任劉不慳後竟以僉都御史薦時泌陽焦公芳爲吏書而吳郡王公整爲吏侍靈寶許公進初爲兵書焦亦才綵而王許固不可乃止而綵怨予特甚及綵再附劉瑾起爲文選郎中無何升僉都御史即轉吏侍予遂有南都之行後綵伏誅語猶不置予君子之難於知人小人之深於報怨言語之不可不密三事皆可爲戒也

評畫

世多畫七賢過關圖不知七賢爲誰各載其說按陶靖節集聖賢羣輔錄魏嘉平中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並居河內共爲竹林之遊世號七賢袁宏載遠爲傳孫統爲贊又七人仕晉皆有名則必是此七人矣且圖一人騎牛則河內多有此而晉人多乘牛亦屢見於別書也

密詞

程史載宋徽宗玉虛密詞而引禹湯罪己以興終之又按蔡條國史後補具載徽宗教門尊號及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號此最善學遷史爲武帝紀意爲君至敗國

南園漫錄

卷四

八

矣而信尚猶若此則終無時而改悟矣其必爲囚虜何疑

奏減隸

莆田彭公韶爲吏侍時人不見其笑容殆可比宋包拯及遷刑書遂奏減百官柴薪皂隸之半朝士爲一諫以爲今俸不實支校前代已薄所仰給者在此而欲遞減其何以養廉事下兵部兵書馬公奏不可減遂如舊僉謂彭治書老不識既富方穀一句詢其由蓋欲論內臣一二事故言此以示無偏曾不知即此而并其素望亦損不特掩其論內臣之美意也大臣行其所無事不當

容心如此

交趾

交趾唐堯宅之漢州之逮吳割據亦然宋不競始失迄元之強大竟不能郡縣之如漢也雲南漢不能通至唐妻以公主至三圍成都抗衡中國然今卒為郡縣說者謂元兵由西域出大理後故地勢順下雲南而我朝開拓以之是已然元剗崖山屠國廣因稱兵交趾勢亦無不順矣而竟不能有之何耶我朝永樂初破交趾立布政司以復漢舊偉矣尋又棄為外國豈地合散自有數耶抑人謀之不臧也郡中一指揮調自交趾歷三世而

南園漫錄

卷四

九

家之明珠獨異等伍則凡所以失交趾之民心而再不可取者其以是耶洪熙宣德間既棄交趾矣至弘治初莆田彭公韶撰名臣錄亦述當時之說以贊大臣之功此譬諸人家父祖遺有田土為強竊所占其家幹度一時力難爭因棄之以省訟妨業可矣顧張之以為功無乃不可乎以交趾之勢校之雲南則沐昭靜王張吏書之功深且廣矣

酒削

史記貨殖傳酒削薄技也而到氏鼎食漢書音義以酒削為治刀劍名索隱以酒削為磨刀以水酒之又方言

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自按周禮六齊五分其金而錫居

三謂之削殺矢之齊又曰魯之削又曰蔡氏為削長尺

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徹盡而無惡鄭注曰削

今之書刀也又注曰古人未有紙筆以刀雕字謂之書

刀亦如筆也別注解削極明亦以雕字之說為不通而

引子張書諸紳為證則削為書刀為削竹簡之用無疑

矣但酒注為以水酒之雖近而事義終欠明周禮注者

以為加純鋼使鋒利若今之剃髮刀於事理是已然鋼

乃鍊鐵之精為之非錫也以為錫即今之鉛然鉛體柔

又非鋼之利也且五分其金而錫居二為削與殺矢之

南園漫錄

卷四

十

齊金錫半為鑿燧之齊則五分其鐵而鉛居二又何以能鋒利乎鉛可名錫古字同也鉛為純鋼又非事理所有此殊不可曉意酒字有淬厲之義而非只以水酒之也則音義與索隱所解雖近言定而皆未究極二字之義

史易字

舊唐書崔胤傳言胤制衣帶手書以通意於孫德昭其詞緩新書作斬帶為誓其語急誠使有據則可矣不然何從以制衣帶為斬以通意為誓哉語言輕重在詞臣此劉靜脩之所嘆也

光武

漢光武於兄續恩禮極薄蓋始謀者續也結豪傑者續也創洪業者續也其見殺於更始而不哭有以也及即帝位謂宜首加續封而褒示天下然後封其二子可也顧遲迺至建武十五年始因封諸子而贈爲公又至十七年公皆進三而始贈爲王觀寇恂勸耿況不奉王郎亦曰昔王莽時所難獨有伯升焉今大司馬劉公伯升之弟可拔附也況遂奉光武則續之功澤亦自可見而遲錄其功又絕無特異昭宣之典至於劉盆子之兄恭殺於劉輔遂爲之捕王侯賓客坐死數千人朱鮪等殺續及降竟不行殺續之罪夫恭之功之親續何啻百

南園漫錄

卷四

七

十何於恭之仇報之如彼而於續之仇忘之如此律以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戰之經則光武薄於兄之恩義甚矣而後世道不論及

漆齒

新唐書南詔傳曰茫君號也永昌南有茫天連茫鮮茫施皆樓居無城郭有漆齒金齒銀齒三種夷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今芒市長官司去郡四百餘里皆大伯夷也多以酸石榴皮及藥染齒使黑初無金銀鏤飾者又漆齒既黑亦無寢食脫去之理黑齒則信然謂之漆謂之爲飾見人寢食脫去皆去傳也

中人做

唐代宗時李寶臣攻田承嗣垂亡代宗遣中人馮希情勞寶臣寶臣歸絹百匹希情抵之不爲禮致寶臣貳與承嗣和後承嗣復猖天子竟不知也終之唐室滅藩鎮之手豈一朝一夕之做乎

南園漫錄卷四終

南園漫錄

卷四

七



南園漫錄卷五

雲南叢書子部之二十四

明保山張志澹南園讀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六科稱

水東日記謂公文承旨皆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李顯為都給事中強加都字為失又云今止稱六科亦未為當夫五府都督其官也六部尚書其官也都察院都御史其官也今以為未當則是仍稱六科給事為當矣如此則五府六部俱當加官名如六科又何以獨稱其衙門乎五府有都督同知僉事六部有

南園漫錄

卷五

一

侍郎都察院有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如李顯要稱六科都給事中則當稱五府都督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也今以為非而不稱六科都給事中卻又以稱六科為未當則必稱六科給事中為當則五府稱都督同知僉事六部稱侍郎都察院稱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乃與六科稱給事中一體矣其可乎哉蓋府部都察院以都督尚書都御史為尊官以同知僉事侍郎副僉都為佐貳六科以都給事中為尊官以左右給事中給事中為佐貳今只稱六科正與府部之稱相合顧又非彼而是此殆不可曉

稱父母

今天下士夫皆稱本府州縣官為父母大人稱者以是外得忠厚之名內取身家之利見稱者以是外託尊崇之名內獲結託之利故交相尚而不可解矣然書曰元后作民父母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學孟子亦屢見之則父母二字皆人君之稱也今通以加之府州縣官甚至鄰州縣封府又甚至主簿典史又甚至稱府官為祖父母稱布政司官為曾祖父母是等府於人君之上而布政司又尊無與加矣揆以天子作民父母之義豈不僭乎夫俗稱天子亦曰爺爺爺爺亦祖父之稱也

南園漫錄

卷五

二

乃又加曾字於是比爺爺之稱尤重矣豈不悖乎設使誠以墳墓桑梓之故則亦不應以天子之稱加之況稱之如此其尊一不得利則明劾陰構造謗詆毀無所不至有父母之義者固如是乎蓋緣鄉宦始於求利於有司故為此不情之稱而不恥有司喜於見尊於鄉宦故安受過情之謚而不辭夫不恥則又獲名譽之美不辭則又取交通之利故上下相尚既乖於禮尤病於民而通不可變矣或謂孔子何以稱魯為父母之國曰孔子只以父母所生之國稱之初不聞其稱鄰邑長為父母亦不聞其稱魯君為父母也且周為封建魯自君

孔子亦未嘗以父母稱魯君今天下四海統於天子至尊無對而以詩書所稱天子之稱加於府州縣之臣可乎建安楊府丞且為攷功郎中時嘗言不忍以父母二字加於人雖人不悅我竟不忍改志清甚是其見因推而論之

田雙

輟耕錄言田一雙為四畝云因見雲南雜誌始知之近見唐書南詔傳言田一雙為五畝官給田四十雙則為田貳百畝且與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合恐陶偶未之見耳

南園漫錄

卷五

三

大臣

王嘉為丞相以諫董賢增封忤哀帝得罪當時議郎議猶以為聖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為起疾病視之無數進之以禮退之以義今嘉罪雖著大臣裸刑就笞非所以重國也以是觀漢於大臣雖有誅戮不逮於宋然禮之亦重矣宏治四年禮部火尙書耿公裕侍郎倪公岳周公經皆送錦衣衛鎮撫司去衣笞二十而倪體肥而去衣之時尤憎多口後耿倪二公皆為吏書卒官周為戶書去位一時有識謂三公皆時望在位通不及十年孰若下獄後從容以疾求去為優也此所謂裸形就

管者與

中庸

志浩居學官時見一官問中庸二字所出曰中出堯之執中庸出易之庸德近觀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鄭氏訓庸為有常則中庸二字周公已全具於此矣

覆杯

杜詩教兒且覆掌中杯虞註以覆為飲酒見家語孔子問子路使者云醴之矣孔子遂覆醴韓非子子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使子貢往覆其飯則覆

南園漫錄

卷五

四

禮服

輟耕錄謂元以婦人禮服曰袍乃達旦稱漢人則曰團衫南人則曰大衣今自京師及天下皆稱婦人禮服曰袍豈沿習已深與

生口

魏志王昶傳注云任掇與人共買生口各顧八匹則名牛馬驢騾為生口舊矣

賴子

今人以物相質不還曰賴然左傳今鄭人貪賴其田則

賴之爲義亦有本矣

轉注訓

志道幼讀解曰轉注如考老之類假借如令長之類竊疑令長以圈法之字多故可言類若考老則不見其類也殊不能自決近見王柏正始之音引長爲長長行爲行行爲轉注而以考老之訓爲非極爲有理乃知許慎以考老之類爲轉注以令長之類爲假借者真誤也四書大全小註亦漫取之不復致察况初學之士哉或疑如此則轉注似假借矣殊不知假借如蒙能二字本二獸也假借之言人之有德有才爲豪爲能也假借如本

南園漫錄

卷五

五

字無義意而借用之轉注於本字有義意而圈別之故不同也必如是然後轉注二字之解方明轉注者轉其聲而圈注之也且考老之類今除二字其類何在乎以此見宋人之學猶精深於今今人爲舉業所限一得登科再不事學矣何由能精博蓋四書大全之成彼名一時者亦只據許慎之謬而不及王柏之說則又無怪乎今之爲舉業者矣

用私報

宋人嘗擬張浚於孔明周密及他書辨之明矣復有一事如私汪伯彥之引進而與秦檜奏復其官不知孔明

可爲此否又秦檜既罷黃龜年等論之其姦著矣其乞

願從不許高宗猶在疑似之間也因浚始召赴行在浚初不過以檜從汪伯彥學而浚爲伯彥所引進故也私意盤結基禍如此乃欲復讎中國其可得乎浚復言與之共事始知其闇非初不知如胡安國也溺於伯彥之舊而昧於公也亦非真知其闇也後爲檜遂而方有此言也史信浚知檜闇之言而不察浚以私昧之於始此豈浚之本心也哉檜之姦惡而才足濟之夫豈闇者若曰闇於主和不肯復讐以異浚見亦其姦之至者而願以爲闇豈得其實乎宜乎檜能傾浚而中高宗之意也

南園漫錄

卷五

六

浚之起檜於前王次安之保檜於後其揆一也

籠竹

杜詩檉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虞註檉甚明而不註籠嘗見唐書南詔傳吐蕃顯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泄吐番以兵五千守韋皋將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拔顯城以來又舊唐書吐蕃傳亦有籠官大籠官之稱又韋皋傳擒籠官四十五人擒主籠官節度則籠固吐蕃之地名籠竹蓋籠地所產之竹也故以對檉林

並坐

弘治中北虜火篩寇邊勢甚猖獗時鈞陽馬公文升以

少傅兼太子太傅爲兵書朝廷特所倚重命閱兵于教場又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同閱馬欲與李並坐往返言再三榮竟不允遂各居一幕而遞閱之夫以保傅之官掌太司馬之柄又值弘治之世內臣之自尊猶若此無怪乎漢唐之末造也

遷獄

永昌文廟東有鎮撫司每考訛榜掠聲徹禮殿志洎在學時隨類告遷于上司皆難之後常山樊公瑩爲御史至永昌僉以樊有清聲亟往告馬難之尤甚時成化己亥也無何有內臣來鎮守僞好文試往告馬即遷去于南園漫錄 卷五 七

無幾何有言於後之鎮守者又即遷于城之東至今上下便之夫前之居上者貪汙不事事宜其難矣樊以廉潔著名而於義事亦如此誠使有制不敢擅遷則內臣皆即日遷之不聞在上以制非之者使於事理當遷又何以畏忌如是也今御史巡按歸皆考以不推姦避事方復道求其實稱此五字以樊之名或有歎已

論人物

臨川吳氏謂張留侯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功業不同而同爲百代殊絕之人物遭時雖有異易地則皆然此皆根本宋儒成說以立論而非真知四人者也蓋

武侯之出處與學力才識殊非三公所能知亦非三公所能及此所以謂之三代以上之人物也假曰不然則請質之三顧方起與相從於留者孰重子弟死義于國與倡王諸呂者遺教孰得才由於學學由於靜與事黃石以智計名者孰正身都將相而取信天下與事女主而取愧於姨母者孰優以益州之地而振動中國司馬氏畏服以世與舉中國之大而困于西羌以幣獲免者孰愈或曰此所任有專否也曰所任有專否正由於所蘊之不同所蘊之不同是以隨時以就功名而出處有不及此正在所由之學術未精純而所養之才力未充

南園漫錄 卷五

八

大也學未精純才未充大苟使三公處漢末不免付吳與魏必不仕吳魏亦不過少優於法正蔣琬輩而已何以同語武侯哉或又曰留侯功業大程子稱其有儒者氣後識者嘗以並論恐不可少則曰程子取其

而言其 固非武侯比也須深思方得之豈可襲人言以自誣哉故曰吳氏之言皆踵宋儒成說以立論而非真知其人者也

字義

妙好嫩三字皆從女儒仙佛三字皆從人古人制字固不可謂無意至於人之所需爲儒人而居山爲仙人而

弗人爲佛其意義又各有在

左右

左右之尚各說家不一然觀前漢百官表十左庶長十
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則官次尚左
與今同但中猶在左下右上今五軍都督府與各衛所
則以中爲尊矣

子糾

程子以齊桓公爲兄子糾爲弟朱子取之按春秋傳昭
公二十二年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注猛未踰年稱王以猛爲宜立

南園漫錄

卷五

九

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爲子
糾猛雖未得京師成之爲王猛又按荀子曰齊桓前事
則殺兄而爭國則子糾爲兄在春秋戰國皆然當時必
無誤至程子始以爲弟而朱子取之莫考所自竊意程
子因孔子稱管仲而以召忽爲匹夫匹婦之諒無以釋
其意故以糾爲弟而求合孔子諒忽而功仲之意朱子
至此章亦費力辨論故不得不取程子之言以爲據然
盡廢當時之實而以子糾爲弟恐亦不可嘗因是而求
得所以不必以子糾爲弟誣桓公爲兄而於孔子之言
春秋荀子之實自不相病之論此不暇載

書二義

杜詩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其意以學書
爲詩書之書矣按東方傳云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乃今
之字書在漢則史書篆隸之類也故曰文史足用觀其
下曰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則前三冬所學爲字書
可知今爲詩率承杜誤以爲詩書之書矣

王孫

幼誦王維芳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之句不曉所以問
之郡中人皆不對偶見本草說曰草一名王孫則知維
詩之命意矣

南園漫錄

卷五

十

長楊

唐人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只以長楊爲
宮名故不可曉後值今喬禮書希大爲太常少卿祀西
嶽爲子言親歷其地有楊數株猶在閣基之西宮名
也

南園漫錄卷五終

明保山張志清南園撰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文姜

幼時讀春秋至於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文姜便不可曉及長而問之治春秋者不過本胡氏說以先書夫人孫于齊及哀姜覺于夷齊人以歸為謹之於始而已恐是說終牽強不可通也夫以文姜之通兄弑夫其淫惡與武墨埒而聖人書法僅僅若此朱子謂平生不敢說春秋又謂春秋自難理會其謂是夫

南園漫錄卷六

因革義

自三皇五帝三王皆建號唯秦政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遂稱皇帝自三代以上皆封建唯秦政遂罷侯置守自漢高以上皆無年號唯漢武帝始立年號夫秦皇漢武皆公論所不與其所建置則後世不可易者如此豈非其人則非其計則是所以足為後世法耶又唐虞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皆以封國之名建有天下之號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封國既無氏姓又逆其臣始倣拓拔改姓之意而為有天下之號曰元且妄釋唐虞之字以就其以義立號之計至皇朝繼之因亦以義立號

而萬世不可易抑豈其人則夷其義則夏所以足為天下貞耶易大隨時之義書垂善無常主之訓大學憎而知其善其此之謂也不然春秋書天王而石勒之僭王為是有虞以氏號而霸先之號陳為得矣此豈易言也哉此豈易識也哉

微子

或問朱子以武王既誅紂矣時微子為紂兄又賢立以為君夫豈不可朱子不答愚以為使武王如或人之見則武王不足以為聖人矣蓋聖人之心大公無我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天之生紂已絕商命矣武王奉天敢昧

南園漫錄卷六

卷六

二

此意以利其名哉又當時八百之諸侯同奉周矣武王復立微子則八百之諸侯可能聽武王以立微子哉借曰聽武王而立微子矣則四海之民雖紂者可能帖然而安乎況已誅天子再復臣位雖以武王之聖能處之無嫌而周之公劉后稷之業子孫百世之計九州四海之亂有不自我而作乎或曰觀書經 商士之文告則民猶思商自蘇氏以為在周為頑在商為良遂沿習莫考夫不靖者皆紂之黨也濁紂之荒淫樂逸以有位於朝者何啻飛廉輩數人而已哉此其黨與實繁有徒所以誘惑齊民又不可勝計也乃指為在商為良豈不誤

哉夫民則去惡歸善也士則假善念惡也若以為真而與之則亂從茲起不但公劉后稷不血食而貽禍罔極武王殆亦宗棄之流矣天命人心之去留聖人精義入神之大用於斯焉在此豈膠固淺見所能測乎或疑莽操懿温之賊得斯說而肆是不然公私理欲誠偽之不同而已嘗疑朱子之不答意蓋在此

無間言

漢程鄭傳謂孔子善閔子騫能守禮不苟從親親之所行無非理者故人無可間也顧又不及昆弟其亦以是而無間與如此序則閔子之為孝尤大矣然後過於求

南園漫錄

卷六

三

川文

深但視今之為舉業學者口耳循習中無所知則優矣

諸葛堰

城南八里有堰溉田甚廣舊名諸葛堰每歲修堤竹木為害特甚成化戊子高郵朱御史體以變易之迄今無擾可謂才而惠矣今祠于名宦

剛明

華容王戶侍儼在部時值考察京官而吏部與都察院皆慮致怨則決於其長時戶書正缺王慨然任之獨戶部所黜屬官最多竟亦無怨之者可謂剛明矣後王兩被劾於言官人疑其為此王曰不然茲有由吾巡撫河

南藩司以修黃河成用之夫請曰夫當分送某內臣某閣老某尚書侍郎吾允之仍舊而已布政某初亦不計靈寶許戶侍郎罷官家居也其二子皆居言路所以每劾由此詞氣和平殊可敬也

人事

子為驗封主事見司務廳遣吏送布按府書帕因謂二僚曰此加諸交選考功猶有謂于吾輩何居一僚曰此何足計二司正郎此時已有織金幣二矣予以嘗任文選主事亦皆如此笑曰正郎行事主事豈容知耶再任稽勳員外郎又值司務送書帕因又曰驗封猶有謂為

南園漫錄

卷六

四

川文

封贈也子斯何居一僚又所云如前後任考功文選郎中懲斯言決無私受然果有書帕之外之幣殆亦言之過甚也然苦卻之矣後皆以為薄彼如今陸兵書完為江西憲長時別餽幣一端不受後在南京常與之會終是介意也又南京金兵侍澤考滿鈞陽馬公問詢予曰金亞卿於汝有人事否答以有扇四柄帕二方書二册馬曰於吾之禮幾乎數十兩汝豈無半乎一時憤辯傷急公微晒曰吾子為陸安知州考滿買茶作吏部人事吾所知也則又辨曰茶為禮時志瀆為主事亦不多值以老大人故亦各有香與帕答之公徐曰若如汝言則

今吏部司屬爭求入何意哉予乃爲公反覆辯論且云
爲求人事貨利而入者豈曰皆無但亦愚耳果曰求利
雖何官不可求利果志不在利如老大人不受金亞卿
之幣豈待強乎公稍解出遇太僕少卿楊晉叔問所以
備述 之楊曰子言誠是但云何官不可求利亦過激
予請其故楊曰我陞出已三月矣比爲考功時雖鄉里
甯有一帕相饒乎以此謂子言過也後予每與馬公爭
用人不從則還不復言或即退公始曰吾今知汝矣假
使今日行事者於汝家得金千兩吾亦知是人寄汝家
者非以他也但不可太直終爲身名累耳當時感公知
之而不然其家後乃知公子爲錦衣者每來囑事不從
時誘於公公不信而陰訪之久乃有此說公可謂詳慎
無私於子矣然子竟以不然公教而致敗則公亦有見
於未來者與或謂公名迹多爲子溺愛而損何以云
無私於子哉子特以其知子一節言耳

與除

洪武之制外衛軍七分屯糧三分操備蓋以七人所種
之穀養三人也但初則一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
斗半犁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支穀二石歲支二
十四石爲家小糧支三石二斗爲種穀是徵五十石入

南園漫錄

卷六

五

云

南園漫錄

卷六

六

倉其實在官止二十二石八斗也後官吏爲姦屯倉既
遠漸不可支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益困每告訢皆云
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麟精審其弊遂爲奏改名曰與除
謂以家小食穀二十四石及種穀三石二斗皆與君而
除其歲徵之穀也然後之納亦多弊遂照例以米四斗
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於是軍不困而官
易徵迄今便之夫立法以穀在軍易費管不知官吏之
姦爲尤大也然在上者首委之制而不恤麟以武弁能
念人困又能身任其事而垂便利於永久可謂賢矣麟
廉甚靖遠伯王公驥能知而重之今亦列于滇之人物

永昌

永昌攸始後漢書極詳自洪武二十三年武官欺誕以
爲金齒後雖王靖遠輩立學校然竟不知在後漢已有
學校文章也然豈惟王公輩雖以丘文莊之博學多聞
其載諸史綱者猶夫前也以是知考古之不易

益州

益州今四川成都府也諺焉武侯所謂益州疲弊者是
也然漢武帝以滇王國置益州郡則今雲南至大理亦
益州也漢志所謂分益州置永昌郡者是也今人知四

川爲益而不知滇爲益者多矣

金齒

金齒非地名也事見於漢唐至元代緬伐八百爲金齒夷所遮遂伐金齒諸國此正東漢所謂永昌徼外之夷即今大伯夷種也後元立通西府於銀生甸即金齒夷之地地有蒙樂山最後不能守移金齒衛於永昌府洪武十六年永昌府爲思倫所屠指揮李觀猶以通西府印來署掌永昌府事又元初設大理金齒等處都元帥府于永昌則內外之分猶嚴自指揮胡淵萬永昌府爲金齒司彼武夫逞私固無所知然王靖遠驥楊刑侍常能復立學校爲碑記竟不知其原而以金齒夷名誤稱至今祇可歎也

南園漫錄

卷六

七

老佛

朱子感興於老佛二字意有輕重人嘗疑之累見雜說中此無他佛之害大老之害小故也然亦朱子親見白玉蟾輩而悅之所以其詞尤不覺右之也然終不往從此朱子所以爲正也但道雖正矣而亦未究其終刀圭入口白日飛升如此何飛升者三十五年人或見之過此則再不可見蓋所鍊之神久亦散也若曰彼仙者固長在曷於空中二三歲一遊則慕其道者自多又何必

如吾儒著書立教以導人也著書以導人學其道則彼

固自知不能以其所鍊之神長存天地間也既不能長存則勤苦棄世若彼而終歸漸泯消散竟何益哉由是又爲蓬萊五城十二樓三清仙籍之說以救之正猶佛本見其類之貪競淫汙一切絕之以爲大快而死矣而恐人不向又爲輪迴報應之說以救之也老有飛升長生之事而人終不知其飛升之不可長故朱子亦信之佛有輪迴報應之說而人終不知更生之事爲間有是故楊叔子探環之事咸書之殊不思仙佛殊術異技若要之久揆之道則自可不辨而明矣以朱子尚以所見

南園漫錄

卷六

八

詠鸚鵡

信其事而不要其終則王籍柳子厚蘇黃以下至宋景濂以儒附佛而終不悟者又足言哉宜乎自王公以上齊民以下歷千餘載冥然曰釋曰道曰新月盛而與聖人之教相終始也噫

郡有一士以所題鸚鵡詩告先人先人嘗誦之曰此可以名湯鸚鵡以對鄭鸚鵡矣惜遠地等語之也因志之翠閣香閣帶綠陰忽聞靈舌轉嬌音總將懷袖温存意不稱雲林自在心籠絡反因毛羽誤矜誇休羨賦辭深隴山烟雨春雛小莫道漁羅著意尋

韓信

太史公論韓信以爲學道謙讓不伐功矜能可比周召
太公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天下已定乃謀叛逆夷滅
宗族不亦宜乎予嘗思之雖使信謙讓不矜伐終亦不
免蓋信唯用兵取勝以圖富貴其身初不在於爲民如
置軍死地以破趙自將三十萬先合餌項羽不利而卻
其以無罪死於趙楚者蓋不知幾萬矣欺其愚而愚不
悟凡信之用兵皆此類也信所殺無罪之人不滅楚天
道固以夷滅宗族報之豈不矜不伐所能免乎前乎信
如白起後乎信如楊素不族誅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天

南園漫錄

卷六

九

道昭昭不可掩也太史公只據事立論未嘗深求若曰
學道則固非信之所能矣

明保山張志清南園撰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夷種貴

伯夷種唯思倫氏最貴洪武中嘗屠永昌擒守城指揮王真後遣使往諭方效還王真至正統初思仁遂叛盡取孟養宣慰之地孟養宣慰乃王賓擊家來誘養于永昌暨沐忠敬征之而敗王靖遠始大征而破之思仁走緬甸死時刀王賓已死絕靖遠以緬酋思仁與子思機不獲遂以思仁所取孟養之地界緬人緬以其長子銀

南園漫錄卷七

一

起葬居守方以恩仁尸與思機解京師無何思仁幼子復為眾所立而攻孟養緬不能御而畏殺其子遂盡以孟養地還思仁而保銀起葬緬卻以狀上求得孟養并聽蓋沿江之地思氏亦狀上言緬不能撫其人民願立思氏永當朝廷差發時大征之後兵力已疲王因允其請使居孟養歲當差發立誓金沙江乾方許過江蓋知夷種獨貴而深防之也然後雖無官其地自尊之如王者既幸王允其請凡中國使至皆不遣坐多餽始得侍坐雖千百戶皆然毋敢怠成化中太監錢能勢熾時遣京官求緣玉琥珀諸寶京官皆小童合其利始與

上下坐復與前坐矣至弘治初給外夷金牌信符兵部

只據官制有孟養宣慰使司遂頒給以金牌信符至滇雲南鎮守及布政司亦莫辨時土酋思祿最能事遂以此編論其所統勢益張乃取遮些外國拓地益廣值猛密叛不邦事久不平巡撫官以兵部督通值毛參政急於求進因以平猛密自任張大喜許毛功成保之代已遂會鎮守俾用兵挾撫相機乘之毛往訪計于騰有千戶尹銘言唯調孟養兵猛密即可破毛信之遂以銀牌調兵孟養孟養見毛勢輕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而得官與之則弱乃以羸兵來隨毛攻猛密猛密既輕毛

南園漫錄卷七

二

勢又欺兵少則宣言曰天兵且退後毛官人娶孟養殺我與他殺了看孟養兵原無鬪志又無門官遂大敗毛燒營逃出猛密設伏要之殲十七孟養怒因復起兵過江敗猛密遂占蠻莫十七處不回而誓書江不過之誓始不守矣時綿州金御史獻民巡按漢兵餓死于道傷于兵者甚眾欲奏以閣老謝公遷鹿毛不敢欲不言事迹甚露乃具畧節呈都察院後毛降貴州按察副使兵備趙炯降漢中府同知孟養遂過江不可制矣毛乃以策于京師雲南巡撫承前意乃以使功不如使過保毛復往撫孟養益無所畏毛遂嗾巡撫請兵征孟養事下

兵部兵部只請遣官再勘孟養乃入貢訴無叛情誤致大罪願以贖莫等地歸之朝廷且請比普安州米魯叛逆伏誅尋以其族爲土官例欲復宣慰司如舊內閣洛陽劉公健以爲無官彼亦自王其地有官則可制與吏書馬公欲議許之而內閣謝公遷以毛故遂不許值刑書閔公珪浙人也亦右毛而與兵書劉公書竟不許而遣歸孟養思祿死子立復弱地復歸于猛雷矣然靖遠盡江不過之防終不可守其禍將來此其端與

烈女

郡中一指揮有四女而死其妻大肆淫蕩女皆淫奔非

南園錄

卷七

三

類中一女已納聘久夫家知其母與姊妹皆淫欲退親取原聘禮其母固與爭訟不與女善解之使還其聘聘還女遂自縊死夫家聞而路祭之徐訪之方悉其貞可謂難矣

分羹

漢高分羹之語先儒以大義非之至永新劉公定之作宋論亦引此以怨高宗和金爲母爲可哀而不可非皆不足以究漢高爲智之大用權之精也蓋其所以敢爲是言以欺羽者必其內能陰結項伯以有恃而史失載也觀伯自受珠夜去之後而范增劍舞之計俱沮破於

伯而終易姓受封則自太公呂后被執之後漢高有不

陰通伯而求其保護者乎伯既可恃則爲此分羹之說

以老羽乃所以全太公呂后也合羽欲烹太公而伯止

之之言能觀之則分羹之言亦與伯預通之矣卒之太

公呂后自歸非漢高用智行權之善能及茲乎而後世

豈不識也親由身也身有痼疾久則致死其人只知愛

身而不敢鍼砭毒藥恐不能愈而速致死其子知用毒

而可得生則仁人君子是其父乎是其子乎即此可見

漢高之善於救親矣而觀非之豈不迂哉苟以於親不忍

爲此言此正迂儒之常談而宋高宗之見也曷足以救

南園錄

卷七

四

其父哉如我朝己巳之變所以不與野先求和而一意戰守乘輿自反其有得於用智精而處權當矣使漢高日爲哀求祈請而無項伯之用則太公死于羽矣安望五日一朝之慶哉

紀傳

史記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宴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一時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也其後史記據實而爲紀而漢則亦無議之者又可見漢世人才風俗之正猶近古也至班固始改爲列傳然則羽當時行事

果與張耳彭越輩埒乎否也況羽有誅秦之功其視朱
溫篡唐不啻鷓鴣之不侔歐陽五代史猶以溫爲本紀
謂紀實善惡自見曾不以羽紀爲是何哉班固好諛遂
改後世之曲筆殊不足取也若謂推尊本朝則如司馬
禎氏列爲世家亦可已然遷史紀 不曰楚不曰
霸王而曰項籍至漢則曰高祖是其輕重之間亦精矣
世知尚遷史而不知其識正見精遠出好諛之班固動
稱曰史漢班馬故少別於此俾有真識定見者裁之

曹操姓

曹操父嵩本項氏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故冒曹姓嘗

南園漫錄

卷七

五

疑操當爲王時必能知其本姓矣而終子孫不改所言
以復本姓之說不可得偶見杜瓊傳言當塗高爲魏因
言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於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
嚴曹卒言侍曹此天意也因知此等說操豈不飽聞
而歛聽之所以封魏公進爲王終言曹而不復夏侯
者其欲篡漢而代之無往而不極其姦謀耳

禪授

王莽篡漢則假之周公之居攝其攻程義則全擬大誥
然當時皆能識之後之者亦不復可見矣曹操之篡漢
則假之堯舜之禪授且詒謀于不專擬唐虞當時唯豪

傑斯能識之後之者自晉宋齊梁陳東西魏北齊後周
隋唐五代宋罔不遵其制然則操之姦雄才畧優於莽
者此亦可見使操不值昭烈武侯與吳之君臣其一天
下也無難事矣予嘗爲之論曰昭烈武侯不幸而值操
操不幸而值昭烈武侯不然邪正雖殊總力雖異均可
以一天下矣

詩意

歸田詩話載所作還珠吟以短張藉暹君明珠雙淚垂
何不相逢未嫁時之句殊不知張因當時已居節度使
幕下而知張者又辟之故張作此吟以答之而道其實

南園漫錄

卷七

六

非立意以爲教也瞿宗吉不原張意而擬以正之已昧
張意旨又云楊復初題其後云義正詞工使張見之亦
當心服夫義雖正矣初不知原張之心與事張何由服
乎祇益張不博考之嘆耳

文繁簡

國語載晉侯使隨會聘于周一事左傳襄公十六年亦
載之共七十餘字其視國語共四百三十八字者繁簡
何如也然以文章觀之則左傳之文劣矣夫二書均左
氏筆也而繁簡之間優劣頗異知文章者固不可徒以
簡爲上也意左氏必以著于傳者爲不足顧又於國語

發之與

盜娼仁義

郡有偷兒知一家夫不在而其母與妻織布且畢夜伺之寢將穿窬取之至久姑詈其婦怒而先寢俄而婦自經于機旁偷兒大呼其鄰與姑起而救之婦得不死又一賤娼滄士有事至者醉宿其家有銀數兩在袖中夜密置枕下向曉有友急呼之告以家禍其士驚起遂歸行十里許方憶所利銀置娼家枕下自以為必不可得矣試返而求之娼曰固在此完封還之夫人至為盜為娼本心已盡亡矣而因憐死止盜因假義不取然則仁

南園漫錄 卷七

七

五刑

今制五刑笞杖徒流絞斬古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然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申刑用刀鋸其次用鑽斧薄刑用鞭扑則又以甲兵斧鉞刀鋸鑽斧鞭撲為五刑矣若秦漢之要斬斬左右趾城巨春之類均不出此而只異其名也

三字義

每讀書作文只云義利顧無敢用利義者只云利害顧

無有用害利者因靜思之天地之理必有義斯有利故

曰利者義之和曰義以生利曰以義為利曰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利根於義有義斯有利也天下之事凡有利必有害曰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曰利之所在害之所在也曰小人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蓋害根於利有利斯有害也若曰先於義則利隨之先於利則害隨之有自然不可逃者而今士只先於利而不知害何愚如之害至不知而視以為利則為害至矣是故覆宗絕嗣害何其深彼只妄歸之命壞名災己子孫不昌彼則妄委之數顧以害為利而終罔覺也夫利

南園漫錄 卷七

不

首於財賄極於身名貪汙無知者利之粗也全身好名者利之精也其為利一也粗而粗應精而精應其為害一也或疑古之為義者身亡家破世絕者多矣何謂利根於義而自不可離乎則請以好名為利之心反觀彼之名所以亘天地繫於人心而不泯者為利不亦精乎故曰皆自然之理必然之事而人自不識耳是故無義之利則必害義之一字主宰乎利利之一字附麗乎害矣義則切於利而迫於害矣合義則近於利而遠於害矣利在中義在利上害在利下此三字之序昭然貫古今通四海而不可易者而士之作文修辭者畧不少究

其義千計萬術只求以利身利家欺上罔下豈非愚之甚哉予嘗作三字義說其旁引推明頗備辭多不能載

征麓川

靖遠征麓川初用江西徐節仙行符術詛思任用黑犬等物有諸書笑之後於所斬慢功官士皆以為奇功各隄其子曰當時不如此功不就令不嚴也有識又稱之

夷稱法

大伯夷謂天為法法作上聲故其會皆加法字如思仁法思機法是也其有告請則不敢加法字中國行彼亦

南園漫錄

卷七

九

不用法字也

孟密

猛密屬木邦其陶猛亦同姓初木邦宣慰罕樸以女對罕弄妻司歪因猛密有寶其故使守之樸死子落立落死孫空為宣慰嗜酒好殺罕弄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侵占木邦也南甯伯毛勝既以賄創始鎮守遂大誘取猛密寶石俾自入貢從是勢益張至成化十年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日遣人誑之以取寶石其勢始熾至成化庚子太監王舉索寶石不獲遂疏其叛木邦之罪請征之罕罕弄懼有江西人引寶王教之曰今萬閣老

名為要錢又當權且新結昭德宮與萬親家最密若遣人賫重寶投之不止不征更可開衙門討官矣於是遣人多賫金寶往見萬遂許之召職方劉郎中大夏啖以美遷俾往官司柄劉不從遂舉丁憂都御史程宗任之時雲南巡撫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今萬公甚嫌汝敢復忤之吳憂懣不知所為遂卒程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時成化十八年壬寅冬也適罕弄所遣

南園漫錄

卷七

十

欲直翼罕弄不至宗遂自往過南牙山就見之既坐則曰我猛密之於木邦初如小象在大象腹中今小象長成大於大象矣可使復納於舊腹中乎宗遂盡以所奪木邦地界之為說安撫司而木邦所有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由是孟養諸蕃大失望程宗即為雲南巡撫驕奢貪縱日益甚尋陞刑侍郎轉刑書而翼罕弄遂盡取木邦之地罕空奔猛止不如一村孟養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之僅得命矣適孝廟更化萬黜程歸而復值林憲副俊方大參守往猛密猶以緬書來如前桀驁林杖其二使猛密懼始得故地界木邦又必欲進貢自本

邦方達雖不果然以時政清胡又林方素亦未邦始有
故地什三四而足以自立矣當林杖猛密之使康危之
巡撫王都御史詔曰湏來永昌以防變聞遂懾服王甚
嘉林後罕窆死子烈遂與猛密爲世讎而曰交兵焉其
心只怨成化之屈遂忘弘治之再生其命而在上竟無
知之者夫猛密之失萌於毛勝盛於錢能王舉而成於
萬成終使再無以善其後如此不識史書其事可能不
誤否故書予目擊耳聞者于此然亦撮其槩而不能盡
其詳也

稱寡人義

南園漫錄

卷七

十一

幼聽瞽者唱詞稱寡人不知其意稍長讀孟子始知其
解一日先君舉以問即以寡人之稱對先君又問曰稱
孤何解遂不能對先君曰老子書曰貴以賤爲本是以
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又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
公以爲稱恐據此解爲是子謹識之長而取老子書再
玩之覺寡德之稱眞誤也

掘陵

輟耕錄載元總統楊璉真珈發宋陵寢暨唐林二義士
之事甚詳後華亭彭璋文訂補其未備則我聖祖之功
德照輝古今矣但云桑哥矯可其奏則於元世祖亦欲

未滅然揆之理則哀諸骨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至張
士誠方毀觀命名之義與世祖誅桑哥後又三年方崩
而傳及數世不敢毀之意推之則實世祖可其奏而非
桑哥矯制也璋不察此而信勝國之諱詞豈不誤哉又
理宗本不當立以濟王得怨於史彌遠遂立而終不爲
濟王立後故身後之報若此至於徽宗陵唯有朽木一
段欽宗陵唯有水鏡檠一枚此正天道發見以暴賊棺
之欺誣而亦不置論故因表此三事以附之

論山水

南園漫錄

卷七

三

輟耕錄林昉會友遊山檄云人有殘縑敗素一山一水
售之千金至眞景則畧不加喜無乃貴僞而賤眞耶近
亦有此論此全不知畫之妙理者夫山水誠眞然非跋
涉登臨其可得觀縱得觀焉其廣大淵深其可得究今
夫名畫撮山水之大而布於咫尺之內坐而閱之造化
之顯著物理之幽潛一展玩而可使塵襟灑然心目怡
曠與眞宰游而與世氣絕再自得其妙殆與樂於詩而
陶冶性靈者同揆彼以眞僞爲言者豈足以知此哉夫
以朱子之言蘇子之達罔不留意焉則非深得其趣者
固未易言也

本心明

三原王公既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
胡亮迎宴于平夷回問亮曰比王某何如亮曰甚好敬
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
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怨王公而本
心難泯至如此爲士者可不務乎

南園漫錄卷七終

南園漫錄

卷七

三

明保山張志清南園譚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高起居

高起居者名莘山東人也洪武中以起居注充軍于永昌始至掌印指揮欲延之為西賓高固辭由是發左千戶所俾守昇陽門以苦之久而千戶意其倦也乃使人代其役而教其子高又固辭乃復遣人誘之高曰吾既不為指揮教子顧為千戶教子乎執役守門分也千戶怒俾曰持鎗不使代高安之千戶益怒適大雨彌旬高

南園漫錄卷八

十一

妻孥皆居城旁之官舍千戶遣人雨中送出使居衣衾皆狼籍千戶中妻孥對泣千戶伯承齋從高學因率同學往請曰某等俱有屋請移去何至自苦於雨中如此請益勤因語先伯曰彼怒至此而吾即有所歸是甚之也遂處雨中至昏乃徙嘗告先伯曰吾為起居注同羅法者三十餘人刑部尚書開濟引奏上閉目不答久之開目濟又敷奏如前上復閉目不答如是者三始曰某人并山東大子生員做師著去充軍其餘的都殺了當初引奏時自分必死只跪于後俟得旨即撞死陛下以免此一刀不意獨蒙免死之命因自思之同羅法

者每見上意喜皆爭先進言一值上怒皆縮而失措唯其與吾喜亦不敢肆言怒亦不敢惴默所以遂蒙天監而獨貸此命也志清聞此而恨生晚不及見之嘗以問先君云高唯一子生一孫今皆湮滅矣不識天道竟何如也志清竊謂此足見高廟慎罰之一端而不止起居之一節恐久復無所考見也因備述之

內奢

吳步騰手不釋書被服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極奢綺頗以此見譏今京師士大夫之有名者最多有此而人更慕之以為善處官此亦時好使然歟

南園漫錄卷八

二

使大理

南詔即今大理府也專著于唇頗備遠宋史雖有大理傳亦甚畧如容齋隨筆載滇化中遣蜀人幸怡顯使南詔謂南詔夷甚服諸葛大理傳中亦不載

仙之詩

朱子感興詩深信仙歐公感事詩深非仙朱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歐詩曰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日隨物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

空棺謂已超青冥尸解如蛇蟬換骨脫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虬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涂富貴不還鄉安用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爲徒人生不免死魂魄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大虛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歐公生朱子前百有餘年二詩想亦朱子之所見而好尚不同如此竊意朱子因一時見其事而發又志在不從其術故不覺稱之而不暇究極其終無也歐公因平生考其實而發又歷見其不能長生故不覺斥之而不復推求其暫有也不然吾誰適從哉

南園漫錄 卷八

蒟醬

蒟醬之名見於史記注釋亦明矣因宋周益公偶失記而妄對蒟醬之名顧益顯此物余地所產蜀都賦所謂綠水而生其子如桑椹長二三寸是已生時深綠色日乾即黑雲南檳榔以此及瀘淨石灰合而嚼之呼爲盧子郡人販于雲南動數十馱也檳榔廣西所食即其心乃藥中所用也以三賴及蕪葉共之乾硬無餘味雲南所食採其嫩者分爲四連皮與心合以蒟醬淨灰食之

輒而有香味然此物只下氣破氣飽後頗宜今日食不置唇齒皆紅而士夫反從之爲宜殊不雅也唯三原公至滇不食焉

慕容垂

晉書慕容垂以晉太元十一年僭即帝位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死時年七十一則初爲燕王叛苻堅時時方五十八九歲何苻丕遣姜讓責之乃曰但念將軍以七十之言懸首白旗堅亦曰念卿垂老而爲賊恐必有一誤

壁幸

漢哀帝壁重賢遂病瘵痺而早夭苻堅壁慕容冲遂至

南園漫錄 卷八

四

喪亂而身死近見名臣有功業問望而或死亡或身後不競每求其知皆坐此也可忽之而不戒哉

減年

昔居京師見進士減年歲益甚每思宋寇萊公準不肯減年以應舉者矯之而無對者後讀司馬朗傳乃知伯達志不損年以求成正可爲對只當時見書不多耳

嫡庶

庶不止爲妾生亦有以嫡庶言長少者如鄭莊公與公叔段俱武姜生莊公封叔段于京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則同母弟亦可以稱庶矣

骰子

今擲骰子而博者曰神擲亦有本慕容質與韓黃李根等因譁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後寶勸垂殺苻堅曰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又劉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擲管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招魂篋象碁有六

南園漫錄

卷八

五

博朱子註云篋竹名篋篋者也投六箸行六基故為六博也言設六箸以篋箸作箸象牙為基也曹偶也道追也投箸行篋者道追便不得擇行也倍勝為牟五白博齒也言已而道追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按曹植制雙陸用投子二至唐以重四為堂則投子猶用二然前已有雉梟盧之采則投子不止用二矣五白五木五木為投子五五白豈投而無雉梟者之名故呼以屬敵為助乎然今博唯雙陸用二而大投或用六用十其取采定勝負又不同矣疑古樗蒲碁之用投子別有制也觀裕按五木則時用五投子寶三擲盡盧以

為五木之祥則其時唯以木為投子而數止用五及不知用六用象用骨用玉始於何時觀朱子以用象牙為碁釋楚詞則用象牙始戰國矣但以五白為博齒又與裕寶之用異焉

著述

著書古人道有諸已不得以諸用故不得已而為此若幸遇明時道有可行又何著書然亦有感事與時而著若朱子為趙汝愚見害於韓侂胄而註楚辭是矣然序楚詞者通不及此

正統

南園漫錄

卷八

六

歐陽永叔因五代史帝梁而不黜以為欲著其罪在不沒其善意亦可矣至論正統謂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善焉此何言耶楊廉夫因元修宋遼金史上言以論正統意尤善矣至論宋之君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此何益耶蓋秦雖能一天下其行善之迹可考也宋雖可為正統其得國之由可徵也歐陽二公顧於其實昧之者無他知黜五德之遺之說矣而未究事理之紛雜以求合乎正統之名義所以厭眾人之私而不覺已之蔽也予嘗思之能合天下於一謂之大統合而有道謂之正統雖能合天下而不以道若秦晉隋只謂之

大統一統可也若其前世合而有道已爲正統後爲姦臣篡奪夷狄并吞而其後尙賢或不至無道若漢昭烈晉元帝宋高宗則仍以正統歸之此以理言若秦晉隋元則但可謂之一統斯無議矣所以然者彼於道甚逆而以勢一之故也若曰宋之取國亦不義則請比之秦齊隋元自還優也歐陽公於梁則云不失其實而其罪自著卻乃強求秦世比之商周外已要之有一統天下者據實待以一統其先有一統而正其子孫猶可稱而干其統者又惡而未能混一若魏之承漢梁之承唐之類自不足論只於一統酌其賢愚善惡正不正而別之

南園漫錄

卷八

七

斯於義例無偏而可據矣

地理

宋論言朱子之言欲爲壽皇體魄安甯之慮宗社久遠之圖而引葬術精於郭璞而不免王敦之毒手子思葬孔子不聞有此異術而烏奕萬世愚每驗之葬得吉地子孫多昌葬得凶地子孫多敗有灼然不可誣者如孔子功德冠萬世當時雖無葬術而地必自吉矣如郭璞死于王敦蓋彼生有定命初未嘗爲已擇葬而遽死矣此難決其術爲泥也大抵天括乎地人果善爲天所佑子孫當昌雖不擇地或擇地罔不逢吉而後必昌矣人

果不善爲天所殛任擇地求術罔不逢凶而後必替矣蓋天之理能包乎地外也先君深於地理術而恒言其理如此今觀之朱子與蔡元定擇地而欲綿長其後世至今蕃衍於福雖云功德所致然擇地亦昭然不可掩者看來爲善以爲本擇葬以爲用爲善存諸心擇葬求諸地得其本者用或可忽失其本者雖日孜孜尋地精術亦無益已近見名卿士家專精地理者而後嗣多衰替故益信天理包括乎地理之說爲正

宋論

幼時讀永新劉公宋論引漢高周平王以見高宗之可

南園漫錄

卷八

八

於正不百全斤其非已覺不強人意緣此遂云當時雖有濟維鼎沸爲相張韓劉岳爲將特以支吾則可矣欲望其制吳乞買粘沒喝君臣之死命豈易能哉夫鼎淩張劉則誠不能矣使以澤綱爲相韓岳爲將則豈有不能制金而復中原者哉觀岳之郾城駐兵兀尤將棄洛遁遁則人各乘勝有不能制吳乞買粘沒喝之死命哉以岳一將其效且然使以綱主之於中而又助以韓劉於外吳乞買君臣其能當之此事理之明白易見者而承新乃如是立論使在宋世幾及趙鼎亦難矣哉

辱末

今世俗多以辱末祖宗辱末世界罵人家不肖子孫及惡人之言不知恥者若士夫則曰玷辱汗辱而已用是俗言辱末字無考亦莫能解偶見漢書有汚讎宗室顏師古註云讎音秣謂塗染也然後知俗言亦有本也

後漢書

范曄後漢書蓋出爲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之論者譏其贊辭佻巧又創爲皇后紀復采王喬等詭事入列傳朱子又非其不錄胡笳十八拍而載悲憤二詩蓋炫極無行義之人也其傳環之初意已自有在而何能深探哀怨發中之旨哉只如邊韶之傳竟何

南園漫錄

卷八

九

所關繫誠使七家舊列于漢書曄亦當刪去之而載之至今人皆喜談以爲故事殊不可曉

好佛

佛教彼地之夷皆酷嗜女色金寶爭戰故佛氏出而通絕之既絕諸好因靜而明所謂善知識者是已夫以其類之溺而創見佛之拔出如此固已傾企而又見其知識迥異如此是故奉其說而行也然佛亦自病死矣則類之黠者乃廣之爲再生三生輪迴報應之說以保其常存而因以自利此蓋夷之智者以眩其類之愚也自東漢引而入之遂不可救正繼帝王皆利而惑之如唐

太宗之英明猶然則他可知矣獨豪傑如蘇子瞻輩好之尤甚嘗疑其喜怪誕異之談以自放非真不知其妄而事之者偶見其寫金剛經施僧題曰爲亡考資冥福以祖母續旛捨之金山又曰以資冥福看來其好原在利佛之福而不失其誕也以蘇之聰明蓋世而一爲佛之福利所惑遂昏昧至此才可恃乎所以然者蓋自老泉以上皆事之如繡旛之類漸習已久而不自覺也以蘇之才使早得三遷之教其昏於利豈至此乎人家任婦女事佛以爲可以化愚亦大誤已

金多

南園漫錄

卷八

十

王鎔爲節度使以金二十萬謝李匡威納李克用練二十萬又進幣五十萬糧二十萬又以幣二十萬賂朱溫按五代史鎔所有地自其父景崇以上四世爲成德軍節度使皆今眞定府一府之地也而財貨之多如此則唐季節度之取於民者多矣欲不亂不亡得乎

中書校事

魏蔣濟所言中書事極似今之司禮監程昱所言制校事極似今之東廠錦衣衛行事校尉蓋緣士之仕者通不識義理而致此也豈非勢使然乎豈非吾人不飭以召之乎

節義

予郡北有北津橋俗名板橋有李姓婦季氏家在城中
有邑而寡居易秦末都督毛勝來鎮守以達巨降中國
又首謀鎮守其勢煥發聞者震懼季色即遣人取之
其姑與父母聞之皆褫魄爭勸從之婦不應只以刀隨
坐卧不置曰再來即自剄勝乃別遣官以勢動之守死
不二遂獲免先君每聞旌表節婦聊語予曰達巨來鎮
守而季氏能以死拒之不辱則後之旌表者風斯下矣
及予歸訪之湮沒不可究矣因為識之

考官

南園漫錄

卷八

十一

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巡按御
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能擔怨公不然私
謂志瀆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
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
公無私矣宜孝廟之重之也

早朝詩

唐賈至早朝詩王維杜甫岑參皆和之今天下善書者
皆善之胡仔評四詩佳絕恐未深究四詩三雖首倡視
三詩少劣岑不及王杜前四句渾雄奇特三家皆當選
後四句似乎力竭視王若少駁焉胡皆以佳絕似欠別

白矣不識知詩者以為然否

所見

黃參議金鳳陽定遠人也為子言成化中曾見二建庶
人內官呼為大哥見生員通不識內官為言之皆唯唯
其時亦老矣而身材甚矮

南園漫錄卷八終

南園漫錄

卷八

三

明保山張志清南園議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花押

輟耕錄載元時蒙古色目人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
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以為押字用印始於周廣順
二年因平章李穀以病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正德己
巳予在南京戶部見各監所出長單太監少監監丞一
監不下二十餘員皆是印押凡解納錢糧必於原額二
五倍至十餘倍方獲長單不然不得完本部咨行都察

南園漫錄 卷九

院各行巡按御史拘追曾見揚州解鹽三萬斤於三監
上納解官忽然令隸背銀入部哭訴云兩監已借補鹽
值十分完矣今某監借此銀三百兩尙打出不收告欲
自縊予諭以死亦徒死則請行於本府諭以不可見於
行則請代言因知某監掌印者頗純良乃遣人告之彼
隨令人回言曰先年只五員官今簽書二十餘員彼不
押其印字我雖掌印將如之何借使以我所有分以與
之亦何能得其押字怪我則誤矣聞其說遂慰諭其官
而遣之夫元用其夷類故使刻花押今內臣皆中國人
識字矣何以亦刻押

事定

吏部楊主事子器慈谿人也在部好言事而不及大者
堂上與諸僚皆少之弘治丙寅冬楊又上言初建之泰
陵中有水時督造太監李興自弘治初有殊寵勢燄薰
灼遂下楊錦衣獄尋遣司禮監押楊往京謂楊必遭興
毒手及至興率奴客罵詈欲捶楊司禮太監蕭敬則曰
水之有無視之即見李哥何必粗躁取茶出口楊先生
來換茶又顧李曰他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回奏
實無水楊榜甚重眾又謂楊必至降謫矣不二日即還
原職歸部詢所自內臣共欲重其罪太皇太后聞之曰

南園漫錄 卷九

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好意如今沒水便罷如何
只要擺布他因此不俟運炭引工即釋當夫興怒之時
皆以為禍不可測蕭則為解之及無水之後皆以為謫
降必至重而又有望外之宥然則官之在人固有一定
之命雖謫降與捶擊之細亦非人所能為也

鄉俗

永昌五十年前時有為詩者多可觀紡誦一絕云杜宇
枝頭百舌吟何人不動惜芳心桃花紅雨梨花雪鋪得
春愁一寸深又題菜燈云草堂照破蕭蕭夢華屋燒殘
肉食心如此之類甚多先君五十以前好作詩故與之

交往為密因竊記前詩其人姓陶名實字致遠亦明經與今日為社學師者異矣

對父語

今聞老西涯李公子兆先穎敏有異才而不事舉業且日唯狎遊於巷曲公知之書于書屋之壁曰今日東街明日西街科場近了秀才秀才兆先見而別題于下曰今日黑風明日黃風調和鼎鼐相公相公蓋時適有多風之異故也一時喧傳都下至內寺俗夫亦能道之兆先不久遂卒公竟無子以姪嗣

無以解

南園漫錄

卷九

三

幼讀孟子集註無以則王孟朱註曰以已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見下文共一千二百餘言所以謂之言之而不止也及後滕文公問章則曰無以則有一焉朱註無解下文僅五句共二十三字作必言之而不止則於理不通後見管子言牧民不在多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又桓公曰勿已其免霸乎又桓公答管仲曰無已則鮑叔牙可乎管仲云云桓公曰無已則賓胥無可乎無已字凡數出義皆非是言之不止之義且二字見於戰國之時文字甚多義皆更端之意或者彼時方言如此須以意會之自得若以言之不止解已誤

作不得已解尤誤須於當時語言文字中求之方免誤矣

子糾非弟

程子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已質諸春秋荀子而辨之矣今以管子所載觀之尤為可見管子載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足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召忽曰可吾觀小白必不為後

南園漫錄

卷九

四

矣管仲曰不然夫國人憎怨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云云則子糾為桓公之兄明矣諸兒立為襄公弑於公孫無知而無知又弑於雍廩則子糾當立明甚桓公以弟弑兄不可異論矣程子通置不考只取漢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有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為證夫厲王張敖所進美人之子嘗呼文帝為大兄而驕甚故昭一時為書因以子糾為弟而見殺於兄桓公殆以糾比厲王以桓公比文帝以警之也豈可以為信而盡廢漢前諸記乎程子之誤明甚而朱子再不考究則是昭書札一時有為之言

顧可加諸春秋傳記管仲之上哉斷不然矣

解禮誤

予爲稽勳員外郎時江夏劉主事績以陳澹禮記集說塗去什四因與之議其說原有考據而陳之說良非也後孫九峯知之謂予曰陳氏說朝廷已頒降天下不可以劉言改易語人也予遂棄之今道思之誠有補陳之不足正陳之舛誤者只緣劉狂誕自高又制行不檢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鎮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并其說禮之善考索之博不惟人不及知而予亦忘矣惜哉

南園漫錄

卷九

五

死義

成化乙巳江西郭御史紳爲予言初選黃巖知縣文選黃郎中孔昭謝翰林鐸俾之訪正學方公之後遂極意尋訪終無所得蓋方公當死難之時有誅十二族不恤之對故親知罔不罹禍迨洪熙將改元始蒙仁廟以太子令旨釋宥然已無存者矣自後每聞大夫士論公之死以爲只如張公統周公是修輩道自足矣而過以口語犯文廟以自取誅夷慘毒如此謂爲賢者之過中然以公之造履精粹豈以過中自處者蓋當時身受主知任天下事非張周二公輩比故必欲如是斯足以盡此

心而無少歉再不暇他計也殆若曰我任君之天下而便至此我亡死奚足以償之此其死義所以必至如斯之烈非無見而偶過也果從張周而心可安責可盡公豈好名與義而有所加尚者哉

刪述

史記孟嘗君傳刪去馮煖三窟之計最爲有見矣至并煖問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寶有者皆刪去卻別以守而責之息愈多爲說要之煖爲人收債非得其禍吾所寶有者言其敢輒焚券而返孟嘗君抑何以謂之也此一數似戰國策所記近人情爲實事而史記更刪之雖文與理皆周備恐終不如策之情實得真也細玩之自見

南園漫錄

卷九

六

天路

楚辭山鬼曰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朱子在千字作句而謂曠且黎詩用天路幽險難追攀亦誤近見古賦用天路者甚多如班固通幽賦曰仰天路而同軌馮衍顯志賦曰唯天路之同軌且易亦有天衢之享安知屈子不用天路而必以路字屬下句乎殆不可曉也已

都御史

今之左右都御史即秦漢之御史大夫也當時稱為亞相今之左右副都御史即漢之御史中丞也又謂之宮正今之左右僉都御史漢唐宋初無此官故亦通稱為中丞若少別後魏嘗以中丞為中尉舉以為稱亦可矣

言官選

弘治中一給事中上疏為急救社稷事其言曰見今北虜款塞社稷甚危宜急招人納粟以救社稷後值考察又一給事申上疏言外官多賄賂大臣結主顧以庇之請朝覲官到令轉事衙門遣官校於門外秤盤其行李

南園漫錄

卷九

七

孫九峯以疏示余予以為是吏部之所考選者今復何言孫後選科道稍不專於鬚胖長且訪其文行得人頗精孫出則仍舊矣曰此有英廟旨疇敢易之由是以鬚胖長為主以考論為名矣故有諺曰選科全不在文章但要生的鬚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穿得硬幫幫然豈止衣裳哉穿厚底靴以示長干內外勢權以交薦殆不可勝記矣予承乏文選適將考選科道因欲法孫意又以舉業論不足見人識見文學乃以前代諫疏命題先考教官之備選者凡三十餘人無知諫疏體者眾為一閱以為異遂通仍舊而公論猶謂法孫之稍訪其

行為是會筆銓者不知文學而剛愎自用遂假不拘形體而惟私惟利惟請託是主既不訪行又不主鬚胖長又不看論優劣見閣下閣老焦公芳王公鑿皆大驚駭夫以人物選固是矣一於人物而通不計其學與行已非况通不計人物乎又以舉業論定之已失其所謂學矣而并此又不論一唯私意人情是從如是而望言官通達國體公於是非枉直足以發之筆端傳之後世以感動朝廷其可得乎宜乎急救社稷則請招人納粟求清黜陟則請秤官行李也志清以為皆吏部之所考選亦或近本之說而自愧斯言則多矣

南園漫錄

卷九

八

定字

史記時用定字如陳王定死王父定死之類不一後此不見用唯宋書內見之也然作實作信作真亦通但不若定字朴而文也

鷄變

鷄變菌類也唯永昌所產為多且多雲南亦有頗粗永昌以東至永平縣界尤多但鎮守索之動百斤夷人製之鹵莽故通不可食此物惟六月大雷後斯出于山中或在松下或在林間不定也出一日乘者彘小而嫩五六日即爛矣乘得洗取土量以鹽煮烘乾少烟即不

堪食采後過夜則香味俱盡所以爲雞以其形言變
飛而斂之貌鷄作蟻全誤變作蠟以爲菌亦通

斗母法

天順初武功伯徐公有貞謫予郡居法明寺之靜休庵
士德見之者候至已刻因詢諸僧僧云公每夜禮斗至
三時後方寢好事者訪其緣云公爲巡撫時聞一老僧
善相且前知因訪之至則老僧不爲禮公甚怒老僧曰
茲來吾能救公一死何怒欲返公驚其言強坐老僧曰
公此去官極品由文轉武但亦遭極刑公懼乃請於老
僧授以法令必急方行後天順改元公以功爲武功伯

南國漫錄

卷九

九

大周寺爲石亨所陷置獄明日將行刑其夜大風吹折
大明門樓下馬牌亦吹去公遂得謫此語皆有據矣然
以一老僧而能以術救一大臣之死命於理亦礙予意
僧或有異術前知其事故假此以屈之而侈其術之神
也果曰命當極刑夫豈術之所能違耶

明保山張志清南園講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大寺碑

郡城西北五里許俗名大寺山寺廢無孑遺矣成化弘治間掘得其碑甚宏麗然皆懼其所載碑陰藏住田畝財貨之繁恐鎮守者因而生事輒碎之近復得一小碑予因使全之遂得觀焉寺蓋蘇氏所建也文雖不足觀而可證永昌之為郡在元已盛且與金齒夷之地迥絕無相涉而景泰間所修新誌皆匿舊誌以荒其地而故

南園漫錄

卷十

侈胡淵之功也然藉此又可見當時貨財之殷非今日可及而蘇氏施財以求福利者今漸滅已久則事佛果何益哉是皆可以垂戒而舊誌謂郡城盡夷於思倫者正徵寺之時也因備錄于左其文曰天地以生育萬物為心釋氏以慈悲衆生為念蓋生生不息天地造化生物之仁也化現無方我佛慈悲勸善之法也天地生萬物未嘗責報於萬物佛憫衆生亦易嘗求報於衆生哉人苟有善為造物者必豐其報而厚其生也於戲盛哉西方大聖人之教不治而不亂無想亦無欲所以見性真而成道速化俗易而感人深雲南自開闢以來上而

南園漫錄

卷十

二

唐虞三代之寬下而秦漢歷朝之盛非所有也諸葛孔明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南方始定歷晉隋唐而下非中國所及也皇元一混區宇治隆古昔際天極地莫不來庭癸丑年世祖皇帝御駕統兵由西番道深入大理時段氏以山河之固據其域見天威莫測遂率其部以降而雲南六詔悉平厥後委命大臣兀良葛歹首整其緒繼遣平章政事賽典赤辦理其科民遂生而樂業者追今七十餘年矣永昌乃大理名郡實孔明過化之地東距關黎八百媳婦之界南靠金齒伯夷緬國之疆西鄰吐番西天之域北接洱水滇海之涯重鎮地也西威西北五里有古栖賢梵刹因兵火廢為荆棘土屋之望有蘇氏而慶名者其先智隆贊段氏降始授永昌千戶管民之職以供給征捕建都歿於王事子慶繼襲其業累遷民職多歷邊功敬奉梁王令旨授同知鎮康路軍民總管府事撫治邊夷既滿且代遂恬退閑處灰心利祿樂善好施念國家生厚之恩祖宗栽培之德將何以報之繇是於延昭甲寅之元大捐已資復建栖賢夷棘除磔命工輪材首建前殿奉大日遍照如來左右廊廡僧寮齋廳庖廡門衛百堵作焉鐘鼓有樓經典有圓舍已田貳拾肆雙捐真貳千餘索以充常住放良驅肆

人以爲酒埽繼修後殿以奉藥師佛作無量壽觀世音各一千像飾以金金繪二百八觀世音白蓮海會東方世界主八大佛母一六天帝釋主者八大明王十三宮神摩訶迦羅七轉天神塑裝一十六羅漢鎮殿四天王左右明王像畫五十二參海會八大菩薩五百羅漢十二神王三界一切靈寶印造華嚴經八十卷般若經六百卷諸品名經一千餘部泰定印于殿作浮圖二十三級于紺殿之前高一十五丈有奇前後殿掌金碧彩繪凡寺之供具一應用度莫不備極落成又念永昌爲本皇太后湯浴呂蘇氏具建作之由獻以充官上爲皇家

南園漫錄

卷十

三

八

於人而豐報於人也東坡銘三槐堂曰王氏之福蓋未艾也余於蘇氏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乃識其始末而作偈云釋氏教宏遠幻世大鑪韜利鈍歸陶鎔無在無不在充塞天地間其大意無外歸而藏諸密須彌等一芥善哉蘇氏慶灼然了三昧亟猛捐囊金建諸天法界上以報君親下而覺盲瞶懋績鑣堅珉永劫長不壞泰定三年歲丙寅七月既望永昌府儒學教授華陰楊森記漢陽度金秀書承事郎同知永昌府事汴京張堃先築功德主蘇慶弟蘇祐蘇祥男達海天祥松壽柏壽椿壽天定姪世昌明安蒼耳山壽蘇恭住山釋道惠等立

南園漫錄

卷十

四

八

祝延聖壽下爲人民祈禱福田有司以問奉帝師法旨省府榜文特爲和護扁額曰報恩蓋佛之化人也易而此邦且近佛國故信之深而恩之至也會余以蜀鄉貢判永昌釋道惠求言以傳不朽余嘉其地之勝也左挾釋迦補陀之聖跡右腋龍泉足之名山後倚西山千巖之翠屏前對東山富樂之秀巘俯視一川之勝森羅萬狀之雄真永昌佳境蘇氏指數萬緡修寺以報本捐已而歸官則三心五願六念十善盡在是耳苟非其心洞識幻化曷克爾耶吁齊景公發一善言煥惑爲退三舍王晉公庭植三槐子孫位至三公是造物者不責報

說家爲可取特在公是非用意考尋而識其筆力無與已私則得之矣豈可獨以官史爲真以某達官名臣不論而盡枉其人與事乎

儉德

沐忠敬王晟初征麓川時駐永昌久營以布汗衫二命一指撞浣補指揮浣補畢則再以細布如其製成之以上沐顏笑曰汝以我爲無此耶但不可以移自奉耳所謂不欲折福者以此遂卻之故當時皆服其儉德

天理

聖賢之言只論理原於天故曰天理理具於人之性

南園漫錄

卷十

五

故曰性理各有所宜故曰義理理具於事故曰事理理在於治民故曰治理天地唯有此理故能成一箇天地天地中惟人全備此理故能參天地然這個皆資氣而行氣有駁雜故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不能盡其本然人性有善無惡之理不能全其一二只憑氣使以自私自便如世上大惡與出世之所謂仙與佛千端萬種清濁高下皆是自便自私而已聖如二帝三王孔子其理不駁雜于氣已賢如伊傅顏曾思孟其理微有駁雜于氣已夫人於此理強半自主乎氣而失之卻獨於天之福禍責以全盡而不雜於氣豈不誤哉予每見古今

善惡之報統繆差舛有不可言者故思其原如此知乎此則勢利人謀得喪之際又不足言而惟自盡於理而已矣故覺唐人論天者通是濁氣之私以自便利之說也不獨唐人論天今有司求雨陽時若於天者抑不思天所以賦與已與百姓之理可曾盡一二而責天必不少違豈非愚乎

服善

吏書河南耿公裕嘗曰吾爲祿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河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於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牆而行

南園漫錄

卷十

六

蓋愧之也時耿公方代王公爲吏書而心服王公如此可謂賢也志清爲吏部主事時親見公子自三原來省公只如商旅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從奉之又見公女適宋監生者出只乘市井所雇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暨正德元二爲吏書家首飾皆雲南所造皆皆比勳戚而更過之矣揆厥從來何以闢王公之藩籬乎

成魁

國朝大魁前甲戌張信無聞丙戌林環戊戌李騏庚戌林震皆終修撰壬戌劉儼終禮侍後甲戌孫賢終太常

卿兼學士丙戌羅倫終修撰戊戌會彥終太常卿兼侍讀庚戌錢福壬戌康海皆終修撰今甲戌唐皋聞亦老矣凡戊魁無一人至台輔豈有數耶然如羅公之道高一世名聞四海則氣數固不能以勝理矣

有子

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次即有子次乃曾子則當時門人之見固已先有子而後曾子矣再以記與孟子所載證之則有子於道亦深矣借以曾子得斯道之傳先之校之諸子不謂賢乎校之宰我不尤賢乎今乃以宰我爲哲配高殿上以有子列於廡下原其初只以四科無

南園漫錄

卷十

七

有子故也然四科只以從陳蔡之難者言之故曾子不與而特列四配顧於有子不究其賢與其不與難而使之後宰我可乎今以二子言行論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視使民戰栗之對孝弟爲仁之本視短喪之問其他如問喪之足以服曾子之類視晝寢與從人於井爭寵於齊者相去甚遠謂宜升有子於哲以配高易宰我於廡以從祀斯義爲允而卒無知求其實者可慨也夫

老兒當

正德初內臣最寵狎者入老兒當當字作去聲讀猶等輩也然實不計老少唯寵狎是尊京師稱勢燄可畏者

輒曰是當裏的

元順帝

元順帝爲宋瀛國子詳見庚申外紀而旁證於元史明宗素謂非其子之說與余應之詩歌皆有據依矣予嘗見袁柳庄子忠徹所著符壹外集言蒙詔見遍出宋元諸君之遺像俾觀之親奉聖諭曰宋自藝祖以下諸帝何皆清癯似太醫然及觀元諸君曰何皆壯碩乃爾此都是喫大羊尾子的至順帝忽曰此何以獨清癯似太醫也忠徹不能對後見他書與元人詩歌方悔恨不能多知而舉以應詔以增表聖鑒之精因記之袁之說甚

南園漫錄

卷十

八

詳予不能悉記然即此可見順帝爲瀛國公子無疑矣史綱乃一切不信甚至史以秦政爲呂不韋子則曰漢人之謗也果者論宋太宗之事則又曰元人何不言也自相抵牾蓋不可曉嘗舉以問同年蕪湖李布政贊答曰予未嘗親炙丘公公志高天下而學博才贍勵名節然家庭之間不免私嬖婢僕之累故其爲書盡黜前代隱事以自掩如文宗弑明宗之事史綱亦曲爲之辨云

觀史

漢高統重兵首入秦宮見珍寶美女之盛欲留居之聞留侯諫之還軍灞上過陳留時問邑中賢士夫好酒

及色嫚罵惡儒之人如此蓋幾乎數求哲人改過不吝者矣而觀史者不及之

詩文傳

嘗見出像千家詩古文珍寶二書其所選詩文混雜高下於深處通無所見然自子七八歲時見之至今板刻益新所傳益廣而好之日益多豈以淺近故耶而古詩文之不傳者何限也

友義

子郎有符丁二姓相友善丁後病而有子支漫不事生產丁乃以白金若干給符曰子支漫不事生產身後恐南園漫錄 卷十 九

即耗煩為密收而訓使治生改則畀之不可改則君之物矣符許諾曰過其子告以其父命之篤子稍改悟曰恨無資以營生計符許借之借而叩之果不費則勗之焉踰時再詢而叩之曰恨少耳若多假為生彌遂矣則再借之如是者三子曰若得若干業可成矣符知其可也則曰汝當具牲醴來吾為汝轉假其子如命往符則以其牲醴置丁之靈几前為文告曰君不鄙于託子以子而委我以財今君子克家我財凡若干兩盡以付君子君可以無慮矣遂歸時丁頗裕而符更窳財不相負不足論而又能忠誨其子俾有成可謂難矣郡人盡能

道其事然八十年求近似此者何嘗聞耶又可為世道嘆也

緬甸

嘗聞邇人使緬者言其宣慰自尊使者授毡如古之雙膝著地而坐面之其下亦然蓋即其俗之跪也其自稱曰緬王其夷語所嘗稱則以朝廷為兄也與木邦宣慰孟養土官殊不同竊思緬雖狡詐然力弱惟水是恃而不能攻勢比木邦孟養為劣問之使人云不如是彼即不供給夜或陰害所以如是屈於彼也近因觀元史乃知命為緬王待之過厚皆始于元使如我朝首使之為南園漫錄 卷十 十

宣慰司豈至如是乎因地遠而元亦夷狄故急於服遠而過視之也

否秦錄

初讀否秦錄見所著述甚美後讀天順政元詔與錄所述又絕均出詞臣之手代言之職而於朝廷昭示天下萬世者乃如此則紀事得實豈易也哉

倭國

元史載元世祖欲通倭國詞恭意勤自至元二年至二十三年或婉其詞或加之兵使臣被害軍士被陷倭竟不至天倭自漢魏晉宋隋唐開元貞元中宋雍熙後皆

來朝貢論強大則魏晉及唐宋豈能遽元而倭顧朝貢
于彼而絕于此雖夷類狡狂或者彼亦輕達日之素微
也不然聖朝自洪武至今何朝貢有常而無間乎當時
許衡勸元示之以寬不識能推原及此否倘推及於此
則宜其仕元之不能自安也

用妓女

張世南宦游記聞載黃銖與朱子友善銖母爲詞之序
云力修實學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妓來乞詞則明
仲在當時宴皆用妓然張思叔在程明處意於妓曰不
害道胡邦衡志節猶溺於妓則宋制不如今遠矣顧人

南園漫錄

卷十

十

才益劣何耶

題南園漫錄後

往草此以付幼子合合時方九齡今合試京師五年偶
於其書笥中見之殆不復記憶悵然以爲自錄出然
以是非非非枉枉直直斤斤明明視筆談不及士夫毀
與者畢矣復欲藏之適見廣昌何公喬新集所載撫夷
錄謬甚然後知姦邪矯誣足以欺一時矣而其術又足
以假名臣聞人文其惡而惑後世用是刻以久之或以
招尤遠累爲虞者則曰孫盛紀枋頭之敗桓溫謂關門
戶事諸子請改盛大怒更爲定本寄慕容雋孔子曰斯

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吾不佞敢自棄不如春秋
之民不如東晉之士而又敢以不如桓溫待今世之賢
哉嘉靖五年歲在丙戌春二月念有一日南園老人張
志道進之甫再書時年六十有九

南園漫錄卷十終

南園漫錄

卷十

十

十

讀
書
雜
記



荀子

非而調

荀子正名篇非而調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楊倞注非而調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紹蘭按此二者皆墨子說惟調當作易易誤為易又加言耳墨子兼愛中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已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此謂不相愛為非而易以兼相愛也兼愛

讀記

下篇云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此謂別為非而易以兼也是非而易之說也經說上篇云止句無久之不止句當牛非馬句若夫過楹句是楹有牛之說也又云有久之不止句當馬非馬句若人過梁句是馬非馬之說也馬非馬與白馬非馬異白馬非馬辯在白也馬非馬辯在馬也今正文云馬非馬不言白則是墨子說非公孫龍說楊注誤

德雖如舜不免刑均

荀子君子篇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楊倞注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紹蘭按均謂商均此

言衰世連坐之法德雖如舜不免坐罪於商均謂因商均連及舜也楊說失之

陶誕突盜

荀子榮辱篇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陶誕突盜楊倞注陶當為構杙之構項墨之貌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紹蘭按陶即詢之借字說文詢往來言也謂行道往來不根之流言故陶誕連文即上云飾邪說文姦言也楊注二義皆失之

不由禮則夷

荀子脩身篇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楊倞注夷倨也紹蘭按夷即裔夷之夷榮辱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之

讀記

安楚君子安雅彼雅與越楚對文此夷雅對文可證也楊注失之

焉廣三寸

荀子非相篇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楊倞注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盧氏校注云焉字古多以爲發聲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紹蘭案焉安古通此焉則類之借字也說文類鼻莖也从頁安聲羈或从鼻曷荀書謂面長三尺類廣三寸也既言鼻莖下文言鼻者史記蔡澤列傳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鼻鼻巨肩

徐廣曰鼻亦作鼻一作仰

卽頰之或字是古人多頰鼻說言蓋俯其鼻則曰頰舉其全則曰鼻矣若以焉爲發聲則面長三尺乃其廣僅三寸公孫呂雖有異相恐無如此狹長之面也楊虛之說非是

不老者休也

荀子正論篇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楊倞注不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紹蘭案二說皆非也失其讀矣此文不字當屬上讀不卽否字問詞也猶有善於是者與不句問其有善於是者與無有善於是者其意謂無有善於是者耳老者休也自爲一句上文云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卽其證此不得以不老也爲解明矣射義云幼壯孝弟者盡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又云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旣期俾道不亂者不鄭注云者不言有此行不亦讀不字絕句此不得以不爲衍字又明矣

罔不必分

荀子儒效篇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楊倞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盧氏校注云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罔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收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紹蘭案不卽罔之省文月令田獵罔罔羅罔鄭注獸罔曰置罔說文作罔解云罔罔也从罔否聲隸省作罔此又省作不也罔不必分

謂罔罔所得必分也楊倞讀罔爲無讀不如字誤矣罔以取魚罔以取獸是罔罔分卽新序之罔罔分收漁分也盧謂此不同亦失之

墨子

窺戎

墨子明鬼下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墨氏校注云未詳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紹蘭按庶國節猶言諸節卽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也窺戎猶言觀兵卽本紀東觀兵至於盟津也紀先言觀兵後言告諸節與此文先庶國節窺戎合語有先後耳然則觀兵之說實自墨子發之而墨子

於觀兵後卽戰牧野無還師二年畢伐之事

晉文染於舅犯高假

墨子所染篇晉文染於舅犯高假畢氏校注云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邵疑當作邵晉有邵氏紹蘭按畢說非也高假卽郭假古城郭之郭作商郭氏之郭作颯說文颯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颯齊之颯氏虛从邑商聲今字皆作郭墨子省颯爲商形與高近而譌晉語文公問於郭假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昭注郭假下假也故云晉文染於商假也趙策郭燕之法劉本作郭假有所謂柔難者商子更法篇郭假之法曰論至德者

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郭假亦偁郭燕

其類在舉石

墨子大取篇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舉石畢氏校注指若言其指相若舉石疑舉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舉在也紹蘭按指若者謂指異非謂指同言人有壽不壽故其利天下長短不齊若五指之參差也舉石當爲舉石說文舉毒石也西山經泉淶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舉可以毒鼠郭璞注今舉石殺鼠蠶食之而肥淮南子說林訓人食舉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高誘注舉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墨子言天下之人或順性而壽或逆性而不壽是以利天下若指有短長

讀記

譬猶食舉石者或死或不飢而肥也故云其類在舉石指若者謂指異

非謂畢說失之

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

墨子非命上篇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畢氏校注謂鹽爲盡字之譌紹蘭按下云不可盡計數則鹽非盡字之譌郊特性流示之禽而鹽諸利鄭注鹽讀爲飽行田示之以禽使欲飽之觀其用命不也此鹽亦當讀爲飽謂數天下之良書使執有命者欲飽之以觀其從不也

擻羊

墨子明鬼下篇於是澌澌擻羊而澌其血畢氏校注云說文澌

水貌讀若窟澌未詳疑皿字言以水澌皿太平御覽事類賦引此作以羊血澌社則澌當爲澌字之誤字書無擻字盧召弓云玉篇有擻字云擻搖也烏可鳥寡力可三切紹蘭按說文下都無擻字玉篇無吳語乃皆進自剽於客前以酬客韋注引賈唐擻之訓不可解二君云剽剽也說文剽據吳語則擻當作剽據玉篇則擻即擻也齊策云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明到羊澌其血謂刑羊澌血而盟故上云盟齊之神社下云澌之盟所也

芋魁

墨子節用上篇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魁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削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

讀記

六

墨子大取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院下之鼠畢氏校注

紹蘭案愛相若者愛兩也擇而殺其一人者愛壹也其類

在院下鼠者荀子解蔽篇云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博鼠惡能與我歌矣楊倞注是庭當爲觀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博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是孫卿亦謂人心當壹不當兩故引曾子庭鼠之言爲證此足明墨子院下鼠之說

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校注云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紹蘭按戰國楚策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爲之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此卽說文故使爲之之誼亦卽墨子故所得而後成及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之誼畢氏讀故爲固其說非矣呂氏春秋審己篇凡物之然也必有故高誘注故事亦其義也

其類在院下之鼠

讀記

七

者辛組不加者去之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辛組不加者去之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辛組不加者去之畢氏校注云辛組二字凡四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清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人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紹蘭按逐組旁之魚施於辛旁尙存且字當作鮮且不加者去之謂罕少且無益者去之也畢氏言少有不加於溫清者去之則且字贅文矣

故所得而後成也

墨子經上篇故所得而後成也又云使謂故畢氏校注云說文故使爲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又經說上篇故

商子

錯法務民主長

商子更法篇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紹蘭按錯法務民主長文不成義趙策云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則此當作錯法務明主長錯措古通用謂措置置國法務明人主之長也當據以更正

孝公平畫

商子更法篇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二大夫御於君紹蘭按畫字不可解若云平三大夫之計畫亦與下句不相承貫趙策云武靈王平畫閒居肥義侍坐全篇與此相仿彼欲變服此

讀記

八

欲變法故詞義多雷同然則此文當作孝公平畫閒居謂平日閒居傳寫有譌奪耳

呂氏春秋

己亥

呂氏春秋察傳篇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畢氏校本按己古文作己亥古文作己是古文左氏春秋魏時猶及見之己亦作己與許偃古文正合又說文豕部而古文亥部而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是

古文布與古文而形甚相近故已亥誤為三豕然則衛人所讀
誤本史記為古文春秋也

不可譏詭遇之

呂氏春秋誣徒篇舛木雞狗牛馬不可譏詭遇之譏詭遇之則
亦譏詭報人高誘注譏詭猶禍惡也畢氏校注曰譏詭疑即賈
誼疏之矣詭謂遇之不如其分也彼顏注云無志分此注云禍
惡亦各以意解耳舊校云譏一作譏更難通紹蘭按畢氏據賈
誼疏以正不韋書及注文之譏為矣而未盡也其解賈疏
為遇之不如其分亦與師古無志分之說同為望文生義耳說
文失都矣頭髮欬矣態也从矢圭聲胡結切骨部欬骨端欬矣也

九

從骨丸聲於說切音四紙引欬家作欬骨端欬矣欬欬矣皆

雙聲其義為委曲不正非遇不如分及無志分之謂且於詭字

文義亦不相貫而呂書又無由誤矣為譏也蓋字本作譏長沙

省文作矣言部譏恥也胡結切譏誤或從矣詭譏恥也是譏為

誤之或字譏詭連文亦雙聲其義為恥故賈誼曰頑頓亡恥矣

詭亡節賈子附錄篇矣詭承恥為文此即許義所本足以互相

證明矣至不韋書則但言譏詭之大意舛木無知之物人無緣

譏詭恥之彼亦何能譏詭恥人所謂舛木譏詭遇之亦譏詭報

人者猶莊子所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

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則陽是其義也雞狗牛馬

微有知之物人亦無緣譏詭恥之彼又何能譏詭恥人所謂雞
狗牛馬譏詭遇之亦譏詭報人者猶晏子所謂牛馬不可窮窮
不可服內語是其義也高注以譏詭猶禍惡者蓋謂五行傳舛
木之妖雞狗牛馬之厥歎譏說文作譏舊校云一作譏誤與譏
形近誤而致誤校注謂譏更難通似未照矣本从言作譏矣

操黍酒

呂氏春秋權勳篇豎陶穀操黍酒而飲之高誘注酒器受三升
曰黍畢氏校注云按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釀黍酒也注非
韓子十過篇作賜酒節邪篇作卮酒紹蘭按說文賜下云解實
曰賜卮下云一曰賜受三升者謂之卮是賜有受三升者此文

十

蓋同十過篇作賜酒故注云酒器受三升傳寫者譌賜為黍併

注文改之非注者之誤也

門中有飲陷

呂氏春秋不屈篇門中有飲陷高注飲讀曰魯畢氏校注曰飲
從欠呼遙切疑卽坎宮注不可曉舊校云陷一作塌梁仲子疑
飲為飲字之誤紹蘭按飲當為飲形之誤也說文飲縮鼻也从
欠翕聲凡地有窪陷其土飲飲然作燈縮之形不韋書因謂之
飲陷故高誘讀飲曰魯矣

鹽會

呂氏春秋誣徒篇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苦

讀如鹽會之鹽苦不精至也畢氏校注曰鹽舊作鹽譌此以鹽
惡訓苦但會字未詳亦恐有譌紹蘭案會字無譌公食大夫禮
啓筮會鄭注云會筮蓋也明會有蓋義說文會合也凶頭會腦
蓋也是頭之會合處爲腦蓋故謂之頭會也左氏僖二十八年
傳晉侯夢與楚子博楚子伏已而鹽其腦杜注鹽噤也孔疏引
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噤女腦矣杜義本服虔然則鹽會即鹽
腦高誘讀苦如鹽會之鹽讀从鹽聲而鹽之義未顯故又云苦
不精至也足以其義唐風鴛鴦篇王事靡盬毛傳盬不攻致也
天官鹽人祭祀共其苦鹽鄭注云杜子春讀苦爲鹽謂出鹽直
用不深治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云苦讀爲鹽謂分別其緣

讀記

十一

帛與布紵之麤細左氏成六年傳沃饋而近鹽水經凍水注云
服虔曰鹽鹽池也土自成鹽即所謂鹹澁也而味苦以鹽味苦
故杜子春鄭司農竝讀苦爲鹽以鹽自成鹽不凍治故毛公訓
爲不攻致司農解爲麤皆誘注所本也又按僖二十八年傳子
犯說晉侯之夢曰我得天吾且柔之矣此以得天說伏已柔之
說鹽腦楚子伏於晉侯之上則晉侯面仰而向天故曰得天腦
柔物也鹽噤其腦故曰柔之柔則不堅誘讀聲兼義孟子滕文
公篇

姑噤之姑噤連文平列姑同鹽腦之鹽趙注不解姑字與
以撮爲損共食之下總言爲麤所食豈亦以姑爲噤姑與

淮南子

子虎

淮南子脩務訓又申包胥至於秦庭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
卒七萬屬之子虎高誘注秦大夫子車鍼虎紹蘭案左氏定五
年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又案
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是子車鍼虎殉穆公而葬矣徧考書傳未聞其死而復生也卽
使復生且自文六年至定五年計一百一十七年秦風黃鳥篇維
此鍼虎百夫之禦當殉葬時最少亦得二十歲則秦師救楚之
年鍼虎已百三十七歲卽使復生安得尙能帥師明子虎非鍼
虎也高氏此注校之以莫囂大心爲成大心尤爲不敏矣

吾不能行也思 是知天思

讀記

十二

經傳釋詞只詞之耳也晉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曰曰吾不
能行思聞則多矣思與只同言吾不能行耳所聞則已多矣章
注思咫尺閒失之紹蘭按呂氏春秋孝行覽君子無行思步而
忘之行思步猶言行咫尺閒則章注未爲失也釋詞又云楚語
是知天思安知民則思亦與只同章注思言少也此言少知天
道耳何知治民之法失之紹蘭按天思與民則對文思亦則也
古多以思爲則賈子連語篇牆薄思亟壞繪薄思亟裂器薄思
亟毀酒薄思亟酸新序雜事篇思皆作則是天思猶云天則易
文言所僞乃見天則是也楚靈王因將言民則故變文爲思因
范無字言天有晦明民有君臣故卽以天思民則對舉若云是

知天耳則但云安知民可矣何必贅言則乎下文右尹子革曰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倘知天不連咫猶倘知民不連則
更可爲咫則對文之證章固失之王亦未爲得也

修其歲也

淮南子說山訓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
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
包讀書雜志云修其歲亦當作修於歲紹蘭按其猶於也管子
大匡篇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
死也謂召忽死賢於生管仲生賢於死是其例矣此文前後自
作於中句自作其正見古人行文之法不拘一律也猶上言石
之中歲之中下獨言道德之包矣

撞白鐘

淮南子時則訓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棗撞白鐘讀書
雜志云白鐘之白因上文而衍春鼓琴瑟夏吹竽笙秋撞鐘冬
擊磬石鐘上不宜有白字而北堂書鈔歲時部二藝文類聚歲
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九引此皆有白字則其誤久矣紹蘭
按白鐘之白非衍文春言鼓琴瑟夏言吹竽笙冬言擊磬石皆
三字爲句若此文無白字但言撞鐘則句法參差非其例矣且
石卽磬也磬下加石以足句猶鐘上加白以足句耳管子五行
篇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

大音二曰赤鐘大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
鐘隱其常景鐘與青鐘赤鐘黃鐘黑鐘並列則白鐘卽景鐘也
說文顯白兒从頁从景是景爲白之證

莫器大心

淮南子修務篇吳與楚戰莫器大心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
死高誘注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于柏舉莫大也器衆也王大
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紹蘭按吳楚柏舉
之戰在定公四年據左氏傳說此事云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
澨傷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
以其首免與此文決腹斷頭相似無莫器大心戰死之事莫器

說記

十四

卽莫敖楚官名或昭王時自有名大心者爲莫敖之官死於柏
舉之戰其軼事見於它說淮南博采舊聞正可補傳文所未備
高注乃以大心爲楚成得臣子玉之孫攷左氏傳二十八傳
云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夢河神謂已畀余弗致也大心與
子西使榮黃諫杜注大心子玉之子傳又謂之孫伯卽大心子
玉子也三十三年傳謂之大孫伯文五年傳謂之成大心計自
僖二十八年據傳稱初楚子玉是追述之詞則大心至定四年
使榮黃諫其事且在僖二十八年中隔文宣成襄昭五世共一百二十七年當其使榮黃諫子玉
時最少亦得二十歲柏舉之役成大心已一百三四十許人
安得有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遂入不返之事且又未聞其官

莫敖也高氏之言斯爲不敏矣

蹟蹈

淮南子原道訓而蹟蹈于污壑穿陷之中紹蘭按上文云其行也足蹟迭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高誘注蹟蹟也楚人謂蹟爲蹟此文蹟當爲埒蹟埒即足蹟迭埒也埒即陷之今字說文曰部陷高下也謂從高陷下也自部角小阱也讀淮南者見下有穿陷字輒改埒爲陷不知正文本當作蹟陷于污壑穿白之中非重複也若如今本作蹟蹈說文蹟蹟也既蹟蹟矣何能復蹟蹟乎於文亦不詞

以離

讀記

十五

淮南子主術訓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讀書雜志云握劍鋒以之下脫去一字離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離字之誤隸書離字或作離形與離相近故離誤爲離不使應敵使上當有可字言手握劍鋒則離北宮勳司馬蒯賁亦不可使應敵紹蘭按離爲離誤使上有可字是也以字當在離字下謂握劍鋒離以北宮子司馬蒯賁亦不可使應敵此文以離誤倒耳故握劍鋒爲句離以二字下屬文義自明則劍鋒下無脫字

涕之出於目

淮南子齊俗訓涕之出於目莊氏伯鴻云太平御覽引目作鼻

疑是紹蘭按陳風澤陂篇涕泗滂沱毛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泗卽涕之借字說文涕鼻液也易萃上六齎咨涕洟釋文引鄭自目曰涕自鼻曰涕然則目涕之義古矣王褒僮約云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非經訓也莊氏疑御覽引目作鼻爲是失之

元元至碭而運照

淮南子本經訓元元至碭而運照高注碭大也紹蘭按說文石部碭文石也無大誼口部唐大言也嗚古文唐从口易是淮南假碭爲嗚也

糲糲之飯

讀記

十六

淮南子精神訓而堯糲糲之飯高誘注糲粗也糲糲也糲讀賴恃之賴糲讀齊衰之齊紹蘭案糲當爲糲說文米部無糲字禾部糲糲也从禾齊聲糲糲或从次是糲卽糲之或字於穀爲糲故高注糲糲也古者以糲食爲糲食說詳程氏九穀攷故糲與粗糲之糲對文說文糲粟重一石爲十六斗大半斗春爲米一斛曰糲从米萬聲作糲者今字也經典盛盛之糲通作糲其字从米非糲糲之義此文糲字據注訓糲知高誘所據舊本原作从禾之糲後人多見糲寡見糲遂併注文皆改从米耳注中糲亦糲之譌也

如景之放

淮南子精神訓如光之燿如景之放讀書雜志云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放為效案劉改是也如景之效謂如景之效形也效與燿為約若作放則失其約矣紹蘭案放當為效字之壞也說文放部效光景流也从白从放讀若命效从白故為光景从放故為流然則淮南本作如景之效謂如景之流許解效為光景流正取此文為義也文子九守篇亦本作效傳寫者多見效寡見效又以效與燿約因誤效為效不知效讀若命正與燿為約鄰風簡兮篇左手執箏右手秉翟即其明證矣

說文炎部燿於湯中燿肉兼經

音義引作燿肉燿燿皆从命聲皆燿之借字燿內肉及菜燿之燿出之从燿燿燿既夕燿皆管三其實皆燿燿注米麥皆燿之中燿燿即燿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今夫燿燿者務在是知劉本放乎明其火荷子致士篇作燿燿皆命燿燿同之是

說記

十七

為效放固失之而效亦未為得也

去其翥

淮南子道應訓於是乃去其翥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高誘注翥被髮也木鷲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鷲讀書雜志載與戴同木當為朮字之誤也朮即鷲字也高注當作朮鷲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鷲今本鷲作鷲者鷲鷲字相近又涉上文翥字而誤也紹蘭案改木為朮鷲為鷲是也正文翥亦朮字古無訓翥為被髮者若云借翥為髮影部髮至翥也引詩曰紉彼兩髮與淮南此文無涉且去其被髮亦文不成義若云借翥為鹿既與被髮之解相違又與戴鷲之文不配蓋翥即整之譌借字說文曰

部胃兜整也謂去其整而戴之鷲與下文解劍帶笏相對成文示天下不復用兵也汜論訓古者有整而纒領以王天下者矣高彼注云一說整放髮也整訓放髮與翥訓被髮未之前聞於此文去字尤不可通高注非是

陳成常

淮南子汜論訓故使陳成田常讀書雜志云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諡也常其字也恆其名也人閒訓正作陳成常紹蘭案田衍文常即恆是其名也漢人諱恆故經典或恆常或恆恆耳左氏作恆公羊作常哀六年傳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常

說記

十八

之母猶曰恆之母若常是字陳乞與諸大夫言不當字其子於朝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穀梁同左氏說然則從公羊之說父於子死猶名則生名可知從左氏穀梁之說沒稱字則生名亦可知也成子生存而僖子呼之曰常明常是名非字矣

賈子

周襄王出逃伯閱

賈子審微篇周襄王出逃伯閱盧氏召弓校注云二字不可曉疑衍紹蘭按伯閱蓋譌閱之譌譌誤為俛又誤為伯閱又誤為

闕也周語說此事云王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王弗聽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故此文云出逃讒閱謂因讒閱出逃古人自有倒語耳下文云晉公率師誅賊即誅讒閱之賊矣

天子下臨人民憲之

賈子匈奴篇天子下臨人民憲之盧氏召弓校注云建本作不臨人民患之潭本不臨作不怵患作憲今案不字當作下形近而譌耳下同憲與患同紹蘭按當依潭本作天子不怵人民憲之說文怵恐也憲憂也此謂天子不怵惕則人民憂之也盧於

讀記

十九

上句從建本作臨下句從潭本作憲又改不爲下核其文義殊難通曉至憲患雖同訓憂實分二字乃云憲與患同是又未攷說文矣

獻民

韓詩外傳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云云紹蘭按古諸侯相聘問無獻民之事周禮司民獻民數曲禮獻民房皆非越所宜獻於荆者蓋古文民字說文作𡗗與篆文每字作𡗗相似外傳本作獻梅梅壞爲每因誤作民耳說苑奉使篇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魏子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卽其事也兩書下文皆言越剪髮文身欲令冠而禮見之

事其說正同

外傳云荆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也禮不見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禮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刺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禮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說苑云梁王之臣韓嬰子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天子之封也不得棄我州乃處海垂之際解外番以爲居而較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燭然咸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必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冠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明是一事是獻民爲獻梅之誤古書中一事而異說者此類多矣

白虎通

遣大夫弔

白虎通榘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

讀記

二十

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盧氏校注云疑是或曰遣大夫卽使有司哭之之義檀弓云或曰若以遣大夫弔爲句則弔詞並不見於檀弓紹蘭使有司哭之按此檀弓逸文也下文引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今檀弓亦無此文何得因今檀弓無此弔詞而欲改又曰爲或曰讀遣大夫爲句乎且本文明云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則班固讀遣大夫弔爲句更可知矣

嗚呼哀哉

白虎通榘篇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

大巾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盧氏校注曰案通典云知生者巾知死者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云諸侯使人巾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也傷辭未聞說者有巾辭云云即指此其嗚呼哀哉亦作如何不淑誤也紹蘭按皆謂致命辭也以下至說者有巾辭云云皆曲禮知生者巾知死者傷鄭注也通典直引其文其嗚呼哀哉亦作如何不淑是鄭所據與白虎通文異耳非誤也盧氏忘其本為鄭生而以通典為誤失之矣

鹽鐵論

聖憂壁飾

讀記

二十一

鹽鐵論散不足篇聖憂壁飾紹蘭按憂即幘之譌字說文巾部幘墜地以巾攔之从巾憂聲讀若水溫難今本篆文幘譌作幘憂聲譌作憂聲頁久部憂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據女部婚从女昏昏亦聲憂籀文婚如此車部幘从車憂聲憂古文婚字讀若閔是憂為古文籀文之婚幘从憂得聲解為墜地以巾攔之士部墜塗地也幘攔疊韵手部無攔字摺下云一曰摩也从手昏聲其音誼與幘正同然則鹽鐵論當為聖幘壁飾士部聖謂白塗也謂以白聖幘壁為飾傳寫者既缺巾旁而譌憂為憂又譌憂為憂也漢書楊雄傳憂人亡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憂古之善塗墜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有小飛泥誤著

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憂亦幘之譌字犬部憂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則以聲近假借也幘變皆从憂聲許既讀幘若閔而讀幘若水溫難之難者玉篇有奴昆切閔臣作乃昆切是聲與閔近亦與郢近矣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圻人以時填館宮室土部無填字亦當作幘

狗官

鹽鐵論散不足篇走者其芝狗官按走如下走之走猶言牛馬走則走者謂賤者說文艸部其艸其兒則其謂細栗腹部履屨也則芝為履之假借士冠禮黑履青紉鄭注紉之言拘也以爲行成狀如刀衣鼻在履頭則狗為紉之譌字糸部紉一曰紉也网部纆一曰紉也紉當為纆則官為紉之爛字此謂賤者著細栗之履其履頭飾紉以紉纆之言其奢也

工則飾罵

鹽鐵論力耕篇商則長許工則飾罵紹蘭按罵當為罵方言罵益也郭璞注音罵謂增益也廣韻禡韵罵增益又巧也此云飾罵謂飾之益巧也次公本方言傳寫者因郭音而誤作罵耳廣韵增益之義本方言巧義即本文

列女傳

台

列女傳臧文仲爲魯使齊齊拘之而與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

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歛小器投諸台公及諸大夫莫能知之臧孫母曰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干城中也福山王婉佺補注曰台地名也春秋襄十二年莒圍台注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卽此又臧母說云取郭外萌內之城既中既有城郭可知爲地名矣萌萌芽也蓄聚疏材之屬言收歛蓄聚勿資敵人必言萌者萌幼少之稱以書言歛小器也元和顧淵齋攷證引段若膺曰台蓋卽頤字孫叔然注爾雅云頤卽瓦器受斗六升紹蘭按投諸台臧孫本謬其詞意內爲台地而詞外爲台岳兼二說乃得也萌者氓也民也直謂取郭外民內城中猶言四鄙入保萌芽之解失之

讀記

二十三

廣雅

邑細也

廣雅釋上邑細也王氏疏證曰北堂書鈔引此作邑細土也其義未詳紹蘭按說文醫商小塊也與細土之義正合蓋廣雅亦本作膏商膏壞爲邑讀者不識醫商爲何物又見上文無石曰邑因改壞爲邑而刪商字也書鈔引作邑則唐時久已譌脫矣

楚辭

施黃棘之枉策

楚辭九章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王逸注黃棘棘刺

也施黃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洪興祖補注黃棘地名紹蘭按中山經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屈平正用此文逸注不誤但未引山海經耳洪云地名失之

思丁文兮聖明哲

楚辭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注云丁當也文王也平楚平王差吳王夫差也紹蘭按丁文與平差對舉丁謂武丁也故下云呂傅舉兮殷周興忌駘專兮郢吳虛是其明證延壽之徒解丁爲當失之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洪興祖補注云逸不應自爲注解恐其子延壽之徒

春秋緯

讀記

二十四

王相

古微書引春秋運斗樞曰四時生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因假令春之三月木生水水生木木休土土死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因火勝金春三月金因今以此推之夏火王木生火木休火勝金金死火王土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因土勝水夏水因季夏土王火生土火休土勝水水死土王金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因金勝木季夏木因秋金王土生金土休金勝木木死金王水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因水勝火秋火因冬水王金生水金休水勝火火死水王木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因木勝土冬土因簡言之春木王火相土死金

囚水休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休季夏土王金相水死木囚
火休秋金王水相木死火囚土休冬水王木相火死土囚金休
淮南子墜形調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
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水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水囚木死水壯
金老木生水囚火死是以壯爲王老爲休生爲相其遷同矣

水經

澤城

水經潁水注云潁水又東南逕澤城北戴氏校本改澤爲臯云
案臯近刻譌作澤紹蘭按當作澤城故下文卽古臯城亭矣春
秋經書公及諸侯盟于臯臯者也臯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蓋

讀記

二十五

鄭道元時本譌爲澤因正之曰澤城卽古之臯城亭又辨之曰
臯澤字相似若本作臯城則下文不得自出澤字而名與字乖
之說亦不可通矣戴氏殆未尋其文義專輒改之

讀書雜記

宣統元年得手稟本轉寫上虞羅振玉記



契文舉例

梁文舉例敘

文字之與原始于書契之正字為契許君訓為刻蓋刻
竹木以著法數斯謂之契與者其同聲段楷字也
一以書契乃契身詩人雅絲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公
話契為開開刻義同是知契刻又有花之龜甲者周禮基氏
掌其煇契以待上事又云遂做其煇契以授卜師杜子春云
契謂契龜之鑿也亦舉錄詩以證義鄭君則謂契即士喪禮
之楚煇所用灼龜也餘料和鄭之義知開龜有金契有木契
和據金契用以鑽鑿鄭據木契用以然灼二者蓋同名異物
金契即開書之刀鑿將卜開甲俾易兆卜竟紀事以徵吉殆
皆有契刻之事詩禮所述義據煇然商周以降文字雜篆竹
帛漆墨日趨簡易而契刻之文猶承用不廢漢承秦煇之後

所存古文舊籍如海中古經西州騰簡皆漆書也汲冢竹書
出晉太原初亦復如是然則契刻文字自漢時已罕觀迄今
數千年人間殆絕矣通年河南湯陰古美里城掘土得古龜
甲甚夥幸有文字丹徒劉君鏡雲集得五千版數其略明晰
者千版依西法拓印始傳於世劉君定為殷人刀筆書余謂
考工記篆氏為削斲君訓為書刀刀筆書即契刻文字也甲
文鏡出於刀筆故庸峭古勁脈折渾成恍若讀古史手札唯
珠畫纖細拓墨漫漶既不易辨切甲片又率爛關文義斷續
不屬劉本無釋文苦不能盡讀也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
年所見彝器款識逾二千種大抵皆出周以後實鑿家所鑿
揭為商器者率凡定不能信每憶未獲見真商時文字頃
始得此丹不意衰年賸益奇逆愛觀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

高

序一

之以前後復續者參五宋釋地略通其文字大致與金文相
近篆畫尤簡渾形聲多不具又象形字頗多不能盡識所俱
人名號未有識法而多以甲己為紀皆在周以前之證美里
於殷屬王畿於周為衛地據周書世俘篇殷時已有衛國故
甲文亦有商周衛諸文以相推證知必出於商周之間劉君
所定為不誣至其以契為子以梓為孫開涉篇文或疑其出
周宣以後斯則不然夫史篇十五篇不必皆其自作猶之許
書九千字雖為秦篆而承用倉沮舊文者十數七八斯固不
足以獻疑爾甲文多紀卜事一甲或數段從橫反正遂造制
五無定例蓋卜官子弟應時記識以前官成本無雜辭與義
要遠古契刻遺文猶存草莽朽爛燬更三四千年竟未漫
滅為足寶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乏

佚兼以尋究倉後篇前文字流變之迹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抑余更有舉證者尚書洪範原本雜書漢劉子駿班孟堅舊
說咸謂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六十五字為雜水所出龜
書無得之以為九疇焉斯所論略同後儒疑信參半遂滋異
議顧彪劉焯劉炫孔穎達之倫雖依用劉班猶致疑於字數
雖簡之問今所見龜文殘版徑一二寸者刻字無數十許元
龜全甲尺二寸以可容百名以上以相推例雜水龜書殆亦
猶是基本遠古之遺文賢達實傳刻篆龜甲用代簡畢大為
浮肆適爾得之要其事實不過如此自釋僂說託以為神龜
負書文珠天成後儒飾符瑞遂若天寶神識祥符天書同
茲証誣實則契刻削甲古所恆觀不足異也此似足證經表
脈附記之以誌學者光緒甲辰十一月稿高居士書

序二

系文舉例上

月日第一

瑞長孫詒讓

龜甲文簡略多紀某日卜故今存殘字亦日名最多十餘惟
 乙己二字與小篆同餘則多差異如甲字皆作十之字見
 者唯捕始見及文義略同全文母甲解解字正如是作丙字
 皆作丙之全文魚父丙壽父丙壽並略同丁字皆作口之
 一全文父丁壽亦同戊字多作卅之或作卅之全文
 子壽父戊解作戊父戊舟壽作保與此略同庚皆作丙之
 全文庚巽直作卅凡辛父庚鼎作丙子父庚壽作丙與此微
 異而大致相類卅皆作卅之全文父辛鼎正如是作或作
 子之卅皆作工之依字當作工見全文此者中實金
 文父壬尊亦如是作癸多作父之亦見全文且癸直或作癸
 之則微有省變矣十二枝則子多作早之或作早之
 皆之變體全文册子孫父乙或作早子立刀形解作早與
 此亦略同五身作身之或作身之或作身之
 與全文拍盤作身略同或作身之亦之變實皆作身之
 則微一兩實即皆作身之與全文即或同或作身之
 亦之變或作身之或作身之或作身之或作身之
 之或作身之或作身之或作身之或作身之
 文辰部后以乙乙象並連一奉也以二二古文上古文作
 后與此略同全文散氏盤作后白象鼎作后與此相近未字
 皆作后之依字當作米全文此者上一畫非木字也申
 字多作身之或作身之或作身之或作身之
 申是說文申部申古文作身之篇文作身之全文字掬角作身之











上二

王子申鼎作身與此身兩形略同而多作身之或作身
 之說文酉部擴古文作身與此略同全文中酉皆作
 身形亦相近或多作身之或作身之或作身之
 師虎或作身與此相近又或作身之則與戊字略同亥
 字多作身之或作身之或作身之或作身之
 或作身之全文已亥或作身之或作身之
 族或作身與此相似或作身之說文亥部亥古文作
 不云亥為不與不同即此以上與全文多足五相類然如寅
 申諸字則全文亦多未見蓋三代奇字之有變也
 子又有作身文者如六甲中卜八玉今十月父口之五
 說文子部身與身文子由有髮臂在儿上也此與身與身
 之省全文召伯虎或子作身與此同

























上二

申作出字例頗難通而龜文又有申字如六壬辰卜立貝
 今侯氏馬州步之申申本作申日名作申者申之有耳
 形亦相類
 十二枝中己午兩字獨未見未詳其故刻六百十三葉第四
 片勢繁華已是否未敢定也今攷彼文上云貝口疥帚好不
 佳有似而而以早之著于下方檢二葉四版云乙子兒貝立
 原謂口佳子之末字與此正同諱審當是詳己二字之合
 文與且乙合作值詳詳文例略同說文辛部詳阜也从辛
 省聲此者申為詳當為詳之假借字詳乙人號稱云兩庚詳
 神非日名也唯二百廿八葉四版云丙辰卜丁雨以幹枝火
 弟推之夕疑即已字說文已部已也四月易氣已出陰氣
 已滅萬物見成文彰故已為它象形此字形最簡然于它形

上五

又云易曰十一月之疑是歲字說文步部歲从步戌聲
 金文習鼎作此亦从步但省改之之形此非也
 又兼氏盤涉字作則步字亦有如是作者然龜文
 多者簡或即以步為歲亦自可通易歲猶云改歲義與易日
 正同
 凡云某日卜者率不冠以某月其紀日兼紀月者唯一事云
 三月丁口卜章貝為僅見之變例其恆例紀月多遵
 著文中或則以小字藏于下方直下右行正書反書咸無定
 例要皆不與正文相屬如云一月二月三月
 之其十一月則作十二月作又有作者
 亦見於殷虛契辭

上六

龜文記卜事日名下多繼之云某貝其字皆作片或作
 从二戶象形與此形相近此當即貝之古文
 金文師遽敵貝字作與此形相近此當即貝之古文
 此及金文與古問卜必用以為謝贊或本用貝故
 取字从貝說文貝部廣財卜問為是也然龜文云諸貝者
 尋其義例復與卜取不同以義求之當為貞之省或文卜部
 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為贊一日鼎省齊周禮春官玉府云季
 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嫩惡注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
 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鄭康成云問事之正
 曰貞又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取高作注鄭
 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事問於著龜鄭康成云貞之為問問
 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斯是貞卜之義也注以正
 貞大貞小果
 龜文云乙酉卜大貝巽丁亥易日又云癸子卜大貝它
 父因癸亥卜大貝它父因又云癸卯卜大貝它父因
 以此大貝即大貞之省與周禮文正同但獵事小不宜偶大
 貞義不甚合耳若讀本大問則經傳集見未定謹集
 天有作者則正以卜以貝不省於形尤前若問字
 則不當如此作字貝作以A未詳
 見字又有數形如云辛子卜立其口又云己卯卜
 止口來口二字貝之變體亦僅見也
 見字錯見于文中者或當如字讀如云壬申貝立今在口

獲貝之八上段貝貝當讀為頁下云獲貝則猶云俘貝兩字正同亦足證其為貝字也

劉云凡稱問者有四種曰哉問曰厥問曰復問曰中間哉厥

兩問最多疑哉為初厥為再問故詩曰我龜既厥不我告厥

言我已再問而龜不我告也案劉所謂問皆當為貝實貞之

省文中最多者惟貞貞之二又作貞之十三貞之十三貞之十三貞之十三

字說文戈部哉傷也从戈才聲劉讀為哉訓為初近是然惟

我貝字如此作其錯見文中者如云卜殷貝古其野雀之二

丁子口貝世口并口之三與金文載叔朕鼎作異相似皆

不作之八凡从戈字皆以之八形惟之八字特異不知其義例云何

也或舊釋為厥蓋以為厥字攷說文甘部厥以甘然肉部然

以因从犬與此形並不類今請審疑當為殺字說文爻部殺

从上擊下也从爻肯聲此从之八者即爻形說文爻部爻从

或作爻者肯之變說文爻部肯從爻从之八爻也此

同其義當為殺說文爻部殺从之八非再卜之謂也

復問之未見檢逸文有云貞貞之十三貞之十三貞之十三貞之十三

省聲此形殊不類案文寶當為章字說文章部章相背也从

糾口聲獸皮之章杜庚相章背故借以為皮章古文作之十三

上下从之十三者即糾糾形中从口則尤明析矣章為違本字之十三

不從為違書洪範所謂龜筮共違于人是也但此云章貞者

不必皆凶卜義究難詳耳

龜又又有口字之十三或作口之十三字亦常見如云乙丑卜斤

隻口辨羌之十三丙申卜口辨食之十三丑卜立口其辨之十三五貝我

上七

弗其隻之十三辨之十三昌之十三貝之十三昌之十三不辨之十三以文義推之似亦即章字

而變其形料字本从火牛反正平列不分著上下或文糾糾

糾對取也以火牛相背則字形當以火牛平列為正此从本

形於字例固符合也其義多為圓之借字隻辨者之十三辨

辨食者曰獵圍獸王制所謂圍犀也真龍犬辨義同唯其辨

取辨不辨者或以章背為義似尚用本訓耳

龜文自有夏字如云乙卯卜余字之十三是也說文爻部

爻行故道也从爻高聲此上以亞即高者下以介即爻也余

文旨鼎復作得兼氏蓋作得偏為正相似與章形絕遠足證

其非

又龜文有云貞貞者舊釋為中間云中字作之十三今改官貝文

實見而古字書及金文中字並無作此形者竊疑當為書之

省說文言部書說也从書中此从申而書言从口于字例無

極與此之十三字為書是當為信之及字與無語信則

屢中義略同

龜文自有中字如云丙口立貞今口今日中之十三甲口

不出貞其不口口陳口中于且乙之十三九戊申卜口弗其口

我申女蔡之十三祀以比之十三此云申于且乙我申女蔡

者中當訓為得謂得神之心呂氏春秋行禱篇云禹為司空

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誦注

中猶得此義與復同中又作中如云口口口口口口之十三

說文中部中內也从口一卜上通也此文與小菜同唯別體

小異金文頌說作之十三即說作之十三中父丁孟作中亦其證也

上八

卜事第三

書洪範說卜五曰雨曰霽曰蒙曰暉暉暉本曰克孔穎達
 疏引鄭注謂五者皆卜兆之名今通核甲刻咸無見文蓋此
 象不勞舉識凡所記者皆卜事也及周禮春官大卜云以邦
 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在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
 至七曰雨八曰瘳注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
 物如累赤鳥之屬有所象似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
 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瘳瘳不也主
 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謂有所造立也與謂所與共事也果
 謂以勇決為之案大卜八命通略卜事大略已具但殷周禮
 異且龜文簡略紀事不能詳以八命核之亦不能盡合也
 八命一曰征龜文云征有之一為征符之征如云貝日月不征
 兩一庚口口卜貝詳征符我之十一壬申卜設貝立今征
 口口貝之八貝不其征雨又云貝今月征雨九十八八月
 征口五之四丁子吉貝今月征雨一百四十一此與後鄭義合
 者也一為征伐之征如云貝征受百三月戊祭子征故百十
 三貝不其征凡百四口申卜平崔出于伐征口五六月之百六
 申卜出口口口征益二百四又或取正為之如云貝中其味
 員今正昌方二弗粵不我其受又二百四十此與先鄭義
 合者也
 八命六曰至龜文亦有之如云三月至五兩辰卜今至
 之二十口申卜貝今六月至申卜口今至之四月百廿五
 且辛卯卑至不百四之十辛酉卜立貝方其至今月乙丑方百

之辛酉卜立貝方不至今八月百五之十申卜今至百廿五
 員不其至二百六十是也
 八命七曰雨龜文云兩者亦多其字皆作雨最為奇古
 今略舉數事以見其概如云卜豆頃雨之口口其雨庚止
 之今己子月不雨之庚戌戌貝雨帝不我口之三口口
 口設貝今十二月不其雨之九月貝天益雨之口口口
 六之今月其雨之十九今丁卯其雨之五今日雨之二十
 七月其雨之十六口口口雨克止口之七今日月不雨九
 乙卯不其雨之十九口口卯卜出貝今日不雨之十九今二
 月帝不令雨之今日不夫益雨之今日貝今日不其雨
 之辛酉雨之今日不夫益雨之今日貝今日不其雨
 卜丁巳雨之固曰雨佳多止八之雨成卜設貝今三
 月兩心之或與獵同卜云貝歲車不雨之乙未
 卜設雨丙申不雨之員不雨之壬申卜巨貝
 歲丁未雨之員歲庚辰其雨員歲庚辰不雨之百四十
 或與征同卜云貝今月不征雨之員不其征雨又云員今
 月征雨之八丁子卜吉貝今口在雨之百四十此類文殊
 夥不可悉數其與征獵同卜蓋雨則不安征行及田獵也
 八命八曰瘳龜文有云立瘳者其字不可識竊疑其專即瘳
 字也如云乙子卜完貝立瘳前口佳辭乙之辛未卜設貝
 立瘳見戊口从不佳因之口口中卜貝立瘳佳岳百八
 之丁口口戌貝立瘳不口之諸字皆从反青說文牙
 部瘳瘳瘳也从牙青聲羽部參以參今此似从羽者半兩到
 之者已而卜完貝立瘳之位口口之又有云口亥卜

口貝立物其四... 貝立狀之... 兩文皆正書

形小異然實一字也... 此外下獵者最多其文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之作用

但筆畫尤簡者耳... 龜文自有角字如云而申卜口馬今口內口庚口六十一庚

甲卜內其夷又云丁卯內其夷... 一說文角部內象角也

象形角與刀魚相似此省作內... 象其高及肥理下象其林

子形景切唇卷篆文金文叔角... 象伯角父益角並作內此

亦與彼略同與巖字絕不相似也... 又有卜歸子者即昏禮之下也如云貝帶好佳之子

貝口彙帶好不佳辭乙... 貝帶好不佳止口... 申卜爰貝帶好之子... 貝帶好弗其用... 貝帶好

歸好我口... 歸好之子... 歸好之子... 歸好之子... 歸好之子

歸好之子... 歸好之子... 歸好之子... 歸好之子... 歸好之子

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帛... 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

中否蓋卜當詔吉凶以計中否... 龜文則吉凶字罕見唯有云

以者如云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庚寅卜其口

之口下五員口口于父乙晉年卯日又云丙申卜今卯在
 子見丁五申卜申卜完員卯于且辛酉六其卯羊家
 計九乙卯卜自卯史百八甲寅卜卯年口口
 有卯卯三卯卯人辛于口家一半一口
 子女庚之四女知于且丁二丁子卜完知子費于父
 乙又云完知子費于凡丁二五五丁子二九之四
 知皆作以之金文平子故有字備前與此圖
 係以字形攷之當為以甲以系疑細之省文
 系部疑難也從系召聲古文作即此以系以甲而省召
 茶字例可通知詔字通誠字無一切紐音義引三卷詔告也
 知雀者在鳥通辨詔詔告獻壽於神即為酒也知酒義亦
 同知字及羊豕者詔告也為牲字于神也知水者以明水詔

于神周禮大祝云凡大禮祀肆享祭亦則教明水火而號祝
 是也知立者立與位通周禮小宗伯鄭眾注云古者立位同
 字古文恭恭經公即位為公即位是也周禮掌訝待賓客云
 至于朝詔其位凡內外祭祀皆有常位即立于四即祭四神
 時告祭有司以位也也完知者讀為賓詔猶周禮內小臣云
 禮詔居之禮事是也知羌甲女庚又知子漁及知子戠于父
 乙兄丁者卜官及祭祀之官有事于神當詔相其禮禮禮告
 神也
 又云云者亦甚多其字當為今夜文多部今綱髮也从
 多人聲此从人而省多為多當為吟之借字爾雅釋詁云吟
 告也曲禮吟于鬼神鄭注云吟致也祝告致于鬼神辭也此
 亦當謂卜告致鬼神及人之事故有以貞今龜舉者如云員

今之于父甲一之員今敏口于岳一員今口歸或之員
 今父乙一員今口口平馬昌口一員今平告又云員今
 口九十九員今之十且辛五十四員今于女乙卯一員今
 之于口口百廿六員今出出入百廿七員今收人百廿九員
 今于箇百廿九員今之十且百五十四員今之于女口百九
 其多此不備是也
 或以今乎龜舉如云丙寅卜立員今平口口一員今平自
 好豈木四一五員今平自豈七十三員今平禽省田百四
 員今乎馬昌方百四一員今平人今平大甲五十一員口乎弓各
 羊百六十一員今平申卜完員今平田于黎百一今平蔡又云員
 乎帚好蔡又云員乎帚好又云乎蔡一今平蔡又云員
 不備此乎皆作少即許之省說文言聲許召也金文多借乎
 為許師遠敵作少此與彼正同員今乎員今乎大較龜謂
 卜致告許召某人某事文有詳略義並通也
 又有云立者亦當為疎之借字詳前如云立瘳者甚多詳
 似頭疎視病之瘳不又云員驚甲午立令口口一員今
 之丙云丙辰卜立令一員今立口立于一員今立一
 口九一員由立正昌方百一十八辛百十員今立口口且
 百廿二丙辰卜立口辰三百四十一員今立口口且
 丙口卜立位不祝魯百六十一員今立口口且
 一之丙戌卜戔員立从馬乘伐下口飛受之百四十蓋皆
 謂卜疎其事也
 又云立今者如云員立今史入百二十九員今日立今于女
 之二十壬申卜戔員立今征口獲員百三十八辛子卜立今口八

九又二又百九十一之己亥卜殷貝立今入百五十一之一
 二面公辛子立今口歸 百五十一貝立今立口 四之
 口申卜貝口立今口歸 百五十一貝立今立口 四之
 立今亦卜練其致告之事也
 又有云立卜者如云不立因 百二十九口日戊口立因 百五十一
 次大職職載卜事有命龜泄卜貞龜陳龜敗高之等此云立
 卜或即泄卜之省文又有云立固者如云 百五十一
 一是也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凡云之者亦甚多其義當為通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云貝今之于且辛且乙父甲南庚是也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之于父且庚且乙且庚父乙父辛女丁人癸是也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者如云今之且乙母庚是也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丁女庚兄甲人癸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牲饋會禮命筮曰孝孫某筮來日某取此其事適其皇祖某
 子尚饗是也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有云殷貝之疥佳之况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疥人名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貝其弗其也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來其伐口貝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牛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之貝立今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也从白本祝曰臯周禮曰詔來鼓臯舞此疑即臯字首白為
 變本為矣也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舞注鄭司農云臯當為鼓臯當為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
 持鼓與舞俱來也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後鄭義臯與許義略同故多與乎同舉矣
 臯又有兩形如云己口不其龜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一此變本為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口口口口口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又有以今用貝用並舉者如云今用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貝用又云貝今用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卜中衛宏說此似即取卜中之義故與貞同舉經典不多見
 也
 鬼神第四
 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通謂之吉禮龜
 文亦三者咸有天神則有帝地示則有方岳人鬼則田正及
 祖父母兄弟等皆是也或為就其神而卜事之吉凶或因祭其
 神而卜其牲日之等龜文簡略不能盡詳要其為有事于鬼
 神則義固昭較可攷也
 效口不佳帝曰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貝帝弗等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帝不令兩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之庚申卜貝帝口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之丁亥口殷貝佳帝來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部帝諱也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蓋謂卜于帝也 百五十一有五事皆有不古
 于皇天后帝孔安國注以為伐祭告天之文帝謂天帝也周
 禮大宗伯職天神有昊天上帝及五帝書舜典亦云肆類于

上十九

上帝皆是也
 卜日味一之出員大口酒先之臣牛
 口日于口口
 貝麗辛子乎金酒禾于方口
 方口不其口
 文女姬墨作
 謂之四方詩小雅甫田云以社以方毛傳云方迎四方氣于郊也是也
 禾于口羊三豕三
 方文義同蓋迎氣東方之祭用少牢三未詳其義
 口口不出員即立于田
 由服乎田于口
 先于田
 之子田
 並謂田神斤田即祈于田神也周禮籥章國祈年于田祖
 獻幽雅擊土鼓以樂田峻詩大雅甫田亦云以御田祖毛傳
 云田祖先畷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
 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此文云田正可證鄭義
 壬申卜完貝今乎田
 左以中即未形
 黏也从黍初省聲初古文利作履黏以黍末也此

上廿

以黍者亦以少者即初為惟下文著凡不知何義耳國語楚
 語大正黎司地周禮大司徒鄭注謂祭食于火上若然乎田
 于黎或即祈祭上神與
 祭丑今口帝于
 之長之象口
 率岳四十五申卜庚申卜員求岳
 于岳百九十五庚申卜員求岳
 之四一祭卯卜員古岳
 作心也
 嶽古文作
 形山字也
 即指嵩高與
 又有方岳並舉者如云丙申員禾方于岳
 方而有事于岳神或就岳而為四方之祭皆未可定其前候
 方俱岳無二義也
 凡古卜筮多於岳故士冠禮云筮于廟門鄭注云岳謂禰廟
 是也禮文多云員于且某父某母某兄某蓋皆就其廟而卜
 故記之特詳
 未作
 則云觀其日問
 一乙亥卜祖丁不五年
 庚

四其之攝... 其口父... 戊申卜庚子多父... 多子百口... 皆足也... 戊口貝其多亞... 父故又云庚申卜口貝亞父不... 貝巨之口... 之已未口... 云巨不其來... 見見又云貝巨... 員立口曰巨其... 也... 九父... 父口... 當即九父之省... 癸子卜立員...

西條

一之來父其口... 員父來口... 己未卜今日... 其父又有... 是也子... 證字... 其變體... 丙戌員... 字竊疑當為... 易變兩口... 當即家字... 聲古... 六云口... 家作... 戊辰卜... 諱故... 五之... 癸亥子... 及之...

貝介父... 貝我父... 昌方... 治也... 相道皆古文之有春秋... 名相官曰尹蓋伊尹以開國勳勞受此... 軍臣之佩此尹父亦即相官... 掌任使之事又云夏牛泉... 字與前貝介氏牛文例正同

口假氏口出... 鼎難字作... 春今為... 澤之沈者... 尚可通... 此亦似相會此雖凡說而

手... 印... 林... 千... 又... 夫... 蓋夏商周成以此為... 方國第七

見... 此... 金文丁未... 此亦向省于字例無悟

商蓋... 完... 周... 義蓋... 龜文有云... 方其... 一之... 口馬... 口不... 考... 人... 方... 手... 部... 大... 正... 正...

口... 考... 人... 方... 手... 部... 大... 正... 正...

口... 考... 人... 方... 手... 部... 大... 正... 正...

謀鼎改作陸與此可互證似國名故云征啟獲啟又云啟
 之文補為啟時並與征昌方文義略同又云茂申卜兌貝之
 仔似之百四十此正作啟字不省亦可與以字互證金文受
 鐘亦氏寶林鐘啟字作形亦相近
 蔡亥卜立其月佳之四口不其征月之二十未卜啟貝
 月百六十年亥卜月成口來之三十申卜月成啟歸之六十
 四月疑是同之省文說文月部同合會也从月从口金文聯
 啟王同三方同作日亦省口與此合眾以盤人作日據
 此亦相近此云月侯又云征月百月之三十方則同當為
 國名公羊成二年傳蕭同姓子何休注云蕭同國名春秋
 作同是即蕭為高同姓國世疏蕭同姓或即此也又有云
 壬戌卜方其月之百一則當為會同之同猶詩常武云徐方
 既同與國名義雖異而文可互證矣又百一之云成口月
 口四月之百二十之云六月之四文關無及又七十一
 之云非國名附錄于此
 申卜出口日征登之百四此長即益字說文四部益鏡也从
 水皿益之志也此从益即皿形从水之省金文益公鐘
 益作益畢蓋啟益公作益形亦相近此云征益疑亦國名
 貝且弗其亞以之百二口貝且受以方之百四貝口弗其
 方之百三之字奇古難識以形推之疑當為市字說文月部
 市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月从乙象相及也乙古文及字出
 省聲此上从廿即之省說文上从止此文中从卩即从月下
 表畫即古文及或左下或右下者反正之異金文分田盤市
 作學舊釋為奇誤亦與此相類作全文或市本上聲或
 作學詳古籀餘論亦與此相類作全文或市本上聲或

公市方猶昌方當亦地名市下闕方字望疑通之省文通
 近字通詳說文通市方謂通行市方也受市方與受昌方義同
 弗其市方其下亦當闕受字猶云征昌方不其受也
 丙申卜口馬令口角口四侯發之二十四字下數闕案其篆
 勢當是以口與四略同詳說文初从刀此則以刀聲當為初
 字說文并初初造法創業也从刀并聲讀若創與初形相
 近此云初侯則為國名以聲類求之竊疑當為秦之借字殷
 時或已有此國金文仲康父盤福葉字作初以初叔家父簋
 作初亦似以并形聲變而皆與初近梁梁與初同以初得
 聲可以互證角者距禦之意猶左傳云晉人角之諸戎持之
 委者眾也詳說文後云羌委謂梁備以眾來犯則角禦之也
 貝令甲也侯自百之百字亦難識疑當為庸字說文土部墉
 古文作庸與庸字同說文庸命庸也此文从
 曰上下相反對即高形與庸同以日者金文毛公鼎庸作
 日與季子伯盤庸作日此即从日與從略同末自字有
 韻筆似歸字殷周間有兩庸國一為詩却廊之廊漢書地理
 志作庸為殷畿內地一為書牧誓庸蜀之庸為西南夷國左
 傳云杜預注謂在晉為上庸縣此庸侯不知屬何地也
 已未卜貝侯來兒口其二百五十公當是其字說文共部
 其同也从廿叙古文作此蓋其變體詩大雅皇矣侯既徂
 其毛鄭註以其為國名是殷周之閒有共國據此文知其為
 侯爵來兒即侯之名又云甲卜章貝帶口之九百一
 似共又似來詳其未詳有廿五十一之四又有
 成似一廿八似一廿五字未詳有內口衛人六之六此行以舛

說文無此字以字例求之當為衛之省說文行部衛宿衛也
从韋而下行以市行列也此省而又有韋中之口於聲類亦通
周書世傳篇云甲申百彘以虎負誓命伐衛告以戰俘是殷
時有衛國周初滅之後康叔所封國奄有三衛武并得其地
與又云立員且乙口弗以代則當為韋之借字弗衛猶
云不詳詳類非國名也

貝其自南之欵之五五下出貝它之象自由來欵
之此留當是留字說文留部留東楚名岳日由象形也古文
作由心此留此則此與彼古文略同欵即喜古文亦為留
欵蓋皆地名南辰即南方故云自留來欵又云自南之欵
也又云離帝寶留之字與許同但宋校文義當為是
之備字說文心部是是也又歛部與从由聲引左傳晉人

東之今本左傳或作是是由聲與其聲相近古可通用音讀
為說文說文謹恭猶言降災與地名異也

馬从馬口馬之今大人口且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且東猶言但東詩小雅車攻言亦言往東國也

二百廿三之四一見其首之欵之五口子自月兩

南字與南庚南字作崗同一作崗神

說文亦部南从水羊聲古文作羊金文五鼎作崗二形此
上从山與彼同下羊關直畫

不知何義詩周南南有樛木毛傳云南南之地鄭箋云謂荆

揚之域此南武即南土與

乙子完貝立庚出口佳祥乙之甲戌卜昌口昌方其口
山字與崗字相近說文用部崗其也从

金文丙中父終角有甲字

即此字而爵文从二矢在服中形尤明顯毛公鼎魚前亦

作由中似以聲實即象失服形山下著山即山字與雲字

音初篇說夏后孔甲四于首山古負服音相近

故貝巖丁口山

然不能得其形聲謹及蓋關

乙丑卜斤隻身美

在父口美口一

美之貝奉弗其美美口

似于美口一

從羊人羊亦聲此从羊从人即从羊省也金文鄭美伯鬲作

羊美鼎作第此與彼略同詩商頌殷武自彼良美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鄭箋云良美美秋皆在西方則商時西美種
族甚盛說亦見香龜文斤隻身美當讀為祈奪團美盡其時
美有內犯者團之而被奪遂下于神求必獲之也美學者謂
美人順服猶前云昌方學故也

庚中卜角其介又云丁卯卜角其介

也。以大以弓東方之人也。此文以大以弓。即弓之變體也。更為或秋之通偏。角謂拒之。猶前六月口。梁侯矣。

典禮第八

禮文簡略多紀。瑣屑小故。然則有係述典禮者。無多與禮經符合。今為表出之。較禮足徵。痛于求野。亦曠代之較。聞也。
丁酉卜。數貝。今。齊人。三千。二百五十。此登民數之禮也。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及三季。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凡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此與彼禮。令人止。四千者。或都邑新集之民。故數不甚多也。

周書。商。命。之。三。九。月。當。即。盛。字。說。文。國。部。从。囙。四。聲。此。从。目。者。古。字。目。與。同。形。近。多。互。通。說。文。明。部。有。此。字。作。者。皆。以。此。金。文。

龜公。考。鐘。作。四。亦。以。目。可。證。四。作。囙。亦。古。文。之。變。體。與。今。相。近。而。省。了。為。卜。與。鐘。作。同。辨。文。展。亦。有。之。省。此。蓋。合。諸。侯。而。置。帝。為。盟。神。之。最。尊。者。故。特。舉。之。西。賓。即。西。方。諸。侯。周。禮。大。行。人。鄭。注。說。朝。覲。會。同。皆。四。方。四。時。分。來。故。此。得。盟。西。賓。柳。武。王。巡。守。西。孟。則。當。方。諸。侯。畢。至。皆。未。可。知。矣。

士。展。卜。立。貝。令。侯。氏。馬。中。步。之。一。儀。禮。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展。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鄭。注。云。四。謂。乘。馬。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此。云。令。侯。氏。馬。即。以。王。命。賜。來。朝。諸。侯。車。馬。之。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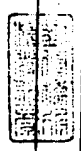
口。卜。之。余。雀。卒。口。出。入。之。二。百。二。余。舍。聲。同。字。通。說。文。八。部。余。舍。文。居。從。身。在。爵。之。借。字。詳。文。左。桓。二。年。傳。說。飲。至。有。舍。爵。舍。作。舍。不。省。在。爵。之。借。字。字。篇。左。桓。二。年。傳。說。飲。至。有。舍。爵。私。預。注。釋。為。置。酒。立。余。雀。在。卽。諫。飲。至。舍。爵。之。禮。故。云。出。入。矣。

口。今。正。月。口。眾。而。之。一。微。服。才。在。或。國。于。正。月。四。之。貝。大。自。服。才。或。乎。自。正。月。百。六。之。一。乙。卯。卜。今。日。于。口。口。口。月。酒。子。奠。之。于。父。乙。卯。九。之。一。正。月。賓。與。衆。清。未。禮。也。賢。能。合。眾。飲。酒。之。禮。也。周。禮。卿。大。夫。三。年。則。大。比。秋。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卿。老。及。卿。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鄭。注。謂。合。眾。而。尊。寵。之。以。卿。飲。酒。之。禮。禮。而。賓。之。是。也。合。眾。賓。與。賢。能。正。月。故。云。正。月。口。眾。而。又。云。正。酒。矣。才。或。讀。為。在。國。謂。于。國。中。行。此。禮。也。又。謂。鼎。別。器。云。佳。八。月。既。望。辰。才。口。口。香。寒。與。三。十。三。右。多。者。入。服。百。酒。與。此。云。服。才。在。或。國。于。正。月。而。文。亦。合。可。以。互。證。

口。之。春。三。日。乙。酉。月。豐。丙。戌。口。之。來。入。國。百。八。十。口。月。豐。口。亥。不。削。之。三。七。豐。當。讀。為。禮。與。周。禮。禮。賓。義。同。詳。文。月。禮。亦。猶。月。酒。之。日。乙。酉。者。疑。謂。正。月。豐。日。而。戌。節。其。次。日。也。口。之。來。入。國。別。為。一。事。與。月。豐。不。相。涉。似。卽。完。之。省。亦。讀。為。賓。飲。酒。當。賓。賢。能。不。賓。者。蓋。變。禮。故。特。志。之。說。文。貝。部。別。有。穿。字。為。賓。之。古。文。與。此。亦。不。相。涉。也。詳。說。文。貝。部。別。有。穿。貝。求。字。口。岳。之。一。五。貝。子。人。乙。求。字。六。九。十。五。申。卜。貝。求。字。子。岳。之。一。幸。而。卜。完。貝。求。字。子。人。乙。求。字。六。九。十。五。申。卜。貝。求。字。子。岳。之。一。諸。文。並。節。季。字。或。文。禾。部。季。取。取。也。以。禾。十。聲。此。文。上。條。字。即。象。形。禾。字。與。禮。和。諧。字。同。詳。說。文。詩。大。雅。雲。漢。云。祈。年。孔。風。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鄭。注。祈。年。祈。豐。年。也。求。年。即。祈。豐。年。之。祭。與。詩。禮。合。年。又。有。作。求。者。如。云。中。校。從。口。七。十。九。辛。卯。卜。禾。口。字。口。中。之。一。七。十。一。此。疑。亦。節。季。之。變。體。上。从。山。卽。象。禾。之。象。采。也。貝。部。求。字。亦。一。云。卜。

口。今。正。月。口。眾。而。之。一。微。服。才。在。或。國。于。正。月。四。之。貝。大。自。服。才。或。乎。自。正。月。百。六。之。一。乙。卯。卜。今。日。于。口。口。口。月。酒。子。奠。之。于。父。乙。卯。九。之。一。正。月。賓。與。衆。清。未。禮。也。賢。能。合。眾。飲。酒。之。禮。也。周。禮。卿。大。夫。三。年。則。大。比。秋。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卿。老。及。卿。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鄭。注。謂。合。眾。而。尊。寵。之。以。卿。飲。酒。之。禮。禮。而。賓。之。是。也。合。眾。賓。與。賢。能。正。月。故。云。正。月。口。眾。而。又。云。正。酒。矣。才。或。讀。為。在。國。謂。于。國。中。行。此。禮。也。又。謂。鼎。別。器。云。佳。八。月。既。望。辰。才。口。口。香。寒。與。三。十。三。右。多。者。入。服。百。酒。與。此。云。服。才。在。或。國。于。正。月。而。文。亦。合。可。以。互。證。

五之四也或用牛豕者如六月卜丙寅二豕求二牛之
 四却人辛子口豕一牛一口未字似羊字是也
 或用羊豕如云春一豕夏一豕秋一豕冬一豕
 突羊豕弗其口才之百禾于東口早三豕三之百帝數
 于豕二羊口之百之四口却羊豕九之百一則即禮經之火牢也
 又有唯用牛者如云戊卜故貝四口五牛之百一庚口卜
 故貝禾牛三之百三二牛即禮之特牛餘五牛三牛數較多
 未詳其用又有用時豕者如云癸亥一豕之百中唯云牛之四文
 文不字者甚多詳即禮經之特牲也
 文不字者甚多詳即禮經之特牲也



文久部及秦人名市買多得曰及以乃从久益至也詩曰我
 及酌彼金罍此从久即乃小篆作了金文師奎父鼎作此
 偏旁與彼正相近
 文干反正重案則為奔如云辛口萬口其得留之九得即降
 之反文說文自部降从自奔聲又部奔服也从文干相承不
 敢竝也此从兩爪亦文之變金文稱敵降作敵敵執鐘作敵
 竝與此略同
 自聲名以下皆以爪為久然亦自有久字如云貝立今今入
 四十九戊申茂了九十九
 余口亥出入口千口今口下百廿二口口禾隻八百五十三
 甲申卜亘貝自禾飽了口百九十三諸文似竝久字與小篆略
 同與前各各諸字偏旁作爪者異說文久部久从後至也象
 人兩脰後有致之者讀若齒案按此文似亦當為後至之義
 爪或為爪如云口貝夫口于爪之七此當是采字說文木
 部采从木爪此以爪為爪又云庚辰馬大采之百四十此亦
 采字則正从爪與前異說文絲再諸字从爪者並作爪
 飛變从爪亦可見其無定例也
 从爪或為从出之者如市作出國益是也先字則从出如云
 貝其其之口二百一十出貝大口酒其之方牛二百廿一即先
 字說文先部先前進也从儿之龜文之字皆作出而先獨變
 从出其不拘一例如此
 酉者卯之一之巽於丑今平帛書三之口飯氏口口出獲
 亦有出之字三之字三丁子段差父父田之廿九貝今乎后好差
 木四十一五貝差完口木口父田之四十七口口亘貝立口口口

羊自改阜自五十七壬戌卜貝立差口田正之四十六貝今乎
 帛差口其口之七十五貝今貝之出出于且百三十七丙申曲
 口口口一百四十三庚申卜貝差未岳百四十四己酉卜貝雀差并
 不弗其禽口一百一十三貝由差乎百四十四辛子卜貝圓由差口
 口口不其百九十一壬申卜貝立差百九十二丁卯卜貝立
 差于阜不又二百五十一舉來一車貝車中
 字恒見難識疑當為臺字之省說文至部臺觀四方而高
 者也从至从高省與空屋同意之聲此上从山為出與市先
 一字同下从山實非去字疑當為从高省猶就山京作亦也
 御淮南子微真訓高譎注臺持也此文云帛書差出高木
 立則差疑亦皆為持薦之義又云八月征差百四十四馬差口
 羊管一百七十一此第一字下从亘尤與高省形合第二字从
 差差務小異實一字也馬差與羊管同舉不知何義征高則
 疑或國地之名此詳分圖為亦固也此之證附于其後
 壬申戌貝立差僅之爭六之五之四之五之四之五之四之五
 示文一本文同於茶丑卜貝差貝又差子口口不口
 貝不佳父乙字上當關父字同版更有父字二字貝乙字
 同字貝或可口之六貝父庚者立之貝父庚弗字
 一貝不口父山之百七十一貝佳口女字百四十一
 設貝之疾佳之五百五十一佳人也字百五十一不佳兄戌字
 十之四之一之六之九貝不余貝丁字立之百四十一辛卯卜貝
 三酒于口父之百九十九之百一十九女兩字婦媾之一百五十一貝佳父
 乙字之百六十六之六之九之九之九之九之九之九之九之九
 反文从或到文从以形求之當為先字說文先部差

反欠古文作齊此部音詳之九則書為欠古文矣金文編
 相與此說文既字以皂免聲金文則鐘作師田父尊作師
 石鼓文作師可證此文疑為暨之假借既暨皆以先得聲也
 爾雅釋詁暨與也此云某先猶言與弗先者猶言不與蓋與
 云若弗若義同詳前
 舜玉心之此字下从止上从心不可識攷金文陳侯啟昏
 字作齊此上與彼略同多父盤昏字作齊亦上从心下从久
 上似从古文齊省詳前此疑即昏字之省下从心即久之
 到文
 共由口口之字不可識即止字金文糾彝有字
 舊釋為足跡形此疑與彼同或為初文又龜文美字作齊
 以口為火攷古文黃字作多黃說金文弦中蓋黃作黃上
 也下从火此疑即黃之省借無瑤證未能決定也又云其
 或擊廿八之一又有字似齊同字而省則从心似皆略
 同
 笑因曰半若日丁卯之字上从山當是从官省金文多
 父盤害字作自呂伯父辛鼎意字作自說文山部官从山
 目聲此上與彼略同但下从止不可識附著以疑攷
 說文目部目人眼也象形重瞳子也金文从目字多作四與
 小篆從衡不同中為瞳子形亦較錄逸文从目字如羅作
 衛目與金文同而中略省如云口立意亦从南口之
 此亦似是直字之省又云貝人不其如之申卜口立如
 百八

一之貝口中口不其如伐昌方之亦有制字上下文
 如字右从彳左亦从尚即德之省說文德惠皆以直為
 聲母上直正見也从十月上此亦从十月兩省上即直字
 也金文家德氏壹德作皆亦从首省上與此同
 貝今手禽亦田之亦當是省字說文肩部省視也从肩
 省从巾此从巾从貝與从肩省同金文孟鼎有作且手鼎
 作且詳前與此同可以互證之率口才口口口
 三當即置字說文网部置放也从网直此上从心即网
 四其口亦作口可證下从如即直字與德字偏有正
 合
 卜共貝口極多之此从巾从目當為百之古文與首
 字同說文百部百頭也象形也象傳通也多百讀係獲首
 識之多也
 卜設貝口从口制口父田之辛酉卜設貝立从止海口
 且之貝今日口口之此从貝从目當為百之古文與首
 氏海口之口口其之此从貝从目當為百之古文與首
 說文戈部夏戰也从戈百讀若林是也
 只形正月之一從卯卜形今日口口之此立即眾字
 說文眾部眾多也从目眾意眾上目下似形眾眾則遠
 似著目眾眾之變體于字例通金文鳳憲鼎眾字作眾與
 此第二字略同
 命日之命字說文寡从頁从分頁百形略同故亦
 从命金文父辛占作命之命字占作命與此同
 口口出貝口之高其口之說文見部見視

也从目儿金文己亥鼎見作此與彼略同
 而文與見字相近附識于此
 立口如兒口之類
 此文从四从小夜說文目部眇一目小也从目火又累
 目相及也从目隶省又眉部省古文作省从火固二字並相
 近未知孰是
 庚申卜貝帝口或自為一事以不相屬
 文虫部蜀葵中蟲也从虫工目象蜀頭形中象其形頭明此
 尚出于字例得通
 壬申卜設貝于日此字从目从口不知何字說文目部
 而景目驚視也从月袁聲此疑即景之尚金文景自景作
 偏景景省吏為口說文天部此又有衣耳
 庚卜設貝于日此字从目从口不知何字說文目部
 之丁亥令口人四百三十五見今出服四百一十五
 卜巨見其夾之聲之五十五此當為首字說文首部首月
 不正也从月若末聲下从四者目之異文金文公達鼎
 省字作出从四與此相近字从尔增八疑莫之省猶美
 作尔也說文莫火不明也从首从火首亦聲讀與幾同金
 文可侯鼻莫字作此與彼字形異而意同
 亦其口四百一十說文明部明目也從明从大大人也
 此亦从二目而工疑或與之異文
 貝今于女丙之口字九十七亥貝今令九十七立乙
 字之三百廿四是一字致金文鄭姜父鼎蓋字作盖是
 鼎作盖此疑即蓋之省

貝令口●蘇木口卅之十二貝口卅口卅之十二此亦取之
 異文變目為日與前取字異金文自鼎取字作與此同
 貝立卅于美口二百卅此卅以眾作日卅偏有較之似卅字
 說文依卅取立也从三人讀若欽登
 貝今各歸美之倉字奇古難識諦宋展裏之省或文衣部
 寶解衣新謂之裏从衣聲聲此从人似卅字从衣者謂之
 省或文衣部又云貝不其心之卅卅卅衣字裏解卅卅反
 書衣字也
 貝口貞口二百卅之五卅之五卅之五卅之五卅之五卅之五
 舉也从爪其省次字从爪者爪之變體
 丙申立固之字此卅其字說文其部其交積材也象
 其交之形
 癸未卜兄貝見口田家卅之四口日之先口且不卅不羊其
 口馬之六癸口女口孺不卅之六好其卅之六
 申口其卅之八癸五卜設見它父四立固日之象五丁子
 麗卅之二十四百曰弟女卅之二十五卅字从井與物作同
 同辭說文刀部初割車也从刀井聲易曰井者法也井
 亦聲此卅卅字但遠刀箸井中形略變耳象初者象與隊通
 猶云陷于初法麗初其初義同弟女初謂不加女以初法不
 初亦謂不法初法初義並相近卅之四卅之四卅之四
 此卅作井與
 口卅家卅之一百三說文泉部泉水原也象水流成川形此
 形略錄中有四點或象水形或申塤痕未能法定也口泉當
 是地名猶止存半字不可辨

冊再立口... 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金文穴象吳尊皆作冊
中从四此與彼同

母字甚多字皆作冊如云口貝立口口不冊... 子漁之冊于... 說文所無今致从下者即未之古文與率字偏有同

冊者冊之首母者說文俞却俞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 則成冊矣... 司聲竊疑古自有冊字金文散氏盤有冊字亦即輪之省

又別有味字云卜方... 又和字亦恆見如云貝由今少甲申口... 貝今乎自好豈米... 三貝麗辛亥其米

下十二

方于岳... 子中禽酒... 必于東口... 羔米... 當即木字... 或省母存木... 與酒母... 冰又與... 知其非... 亦有正作... 同又前文... 未方其出... 藥伐口... 口我受之... 即此字香... 今香文例... 吉之義乎

禾又有省作... 于山酒... 元刻如是... 貝口... 體香人乙... 亦香之變

口亦有四之三又百六之百一十
 貝大自喻才或手自正百六之三十貝手收昌方百之四貝立
 今出口形在喻外似不相屬說文兵部服用也一日車右
 駢所以舟旋从舟及聲金文孟鼎服字作此與彼同
 貝士五廿之五月之之口百五十一月貝五十一此即受之古
 文說文受部受相付也从受舟省聲此从舟不省金文受錄
 受字作受父乙自作多孟鼎作多與此正同
 貝止今于正口作八十一此字亦難識攷說文又部友古文
 作拜金文大鼎作拜友友說友作伴與此略同或當為
 通
 貝象之牛三之貝疲不其似之九其似之四州五不似之十四
 一貝似之五之貝不其似之九其似之四州五不似之十四
 有貝口泉象似之百三此雖專字說文貝部專取也
 見寸寸度之亦手也見寸部得古文作專者寸二字同金文
 說文鐘作也於即專矣與彼略同
 為其降之曰佳帝之當心之當為遠之省說文走部
 遠以走省聲自部省音商小塊也从自从與古文貴字金
 文遠小子或遺作也又自口大保歐省作也此又省自與彼
 正同降遠當讀為謹說文言部降謹謂降謹責謹當謂降
 謹恭也詳見
 次之約之四此以約字證之疑亦當為與之省說文白部白
 又手也从日又爪部為古文作約與此別
 日貝于斲戌七之四說文教部斲覺悟也从教門門尚滕也
 篆文作學从教省金文孟鼎指日鼎師師斲斲皆有學字則

亦古文也此文與彼略同而又省子篆古文之異體也
 口兄今日立口不之四之五之字奇古難識攷說文彙部六彙
 齊謂炊爨而家持飯口為口以推林內火又彙血祭象祭
 寔也从彙省从百四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此似即與形
 之變即彙之省文彙言彙禮若彙廟彙器之類
 貝對歸其自或心之防當是訪字左形从出者說文言部
 言古文作此變其形大致略同又云貝立之字
 此當亦訪之變體然从言之字亦有作此者如云癸子卜立
 貝止來父因之六此似當是誨字反文右言形與小篆
 同但省二為一金文多如是作前竊字从言亦即其省變左
 从古文狀而小異與它無字亦歟不同解
 癸亥卜貝立口之百五十一此字奇古難識右从自似
 目字金文毛公鼎目作自謀田鼎作目形並相近左从自疑
 即言之古文說文作目此省而變山為目大或不甚相遠
 也說文言部臨許也从言臣聲讀若指似即此字又疑當為
 醫之省說文臥部古文監从言作醫省人則成諛字但此文
 義難通未能決定也
 設貝立自曰巨其口之百五十一船字从臥从又說文所無以
 字創求之疑當為擊之異文說文手部擊操持也从手監聲
 此省而變手為又古手又義同又文部執操持也
 金文省从又見爾足相比例也
 丙戌卜自己丑之三百八十八當即專字說文專部專小
 護也从女省从巾巾財見也田象護形巾亦聲金文尹叔啟

中惠父歆並作由讀為惠此或當為鑄車聲專聲字之有
 貝者今禾甲申口五之四亦有由字上下文不可辨口百
 卜口口雙之八癸酉卜口口由馬之四收口之四丁
 五卜之兄丁羊由口五之四子口由田由服五之九百人氏
 昌方之四三倉金貝者六之八口大戊由子倣八之四貝由立正
 之五五之五昌由九之五由巖告于口口九之六貝由五之八平八
 之四口口立匡口九之五貝由五之八令三之九口由二之五
 之子口甲口六之六丁酉卜由立昌方二之九口又
 立口口二之六貝口六之九口于口九之六此請文恆
 見或作由或作由疑亦皆為由之省與由略同又疑為甫之
 變體依字例由聲所孳生為專聲之屬甫聲所孳為專聲之
 屬文義咸迥異而金文兩聲類形雖略同此文亦未能搞定
 其為何字以由馬由服由豕由儂由豕詳前持諸文推之似
 當為搏執之義但文多殘闕無完全金文義可尋釋未敢決定
 也
 完貝由甲口百之四丙申由豕口百之四由不口百之四
 之四丁未卜殺貝由百之六辛子卜立今口由口馬令
 口百之六辛子卜貝由豕口百之六口百之六不其百之九口百之六
 同略口子卜由復隻免百之四此亦由字而作由下半為方
 形似與由小異但以由豕由復諸文推之似亦搏之省段字
 子卜立侯由其百之四又百之四申卜完貝巨其百之四
 殺百之六此由是百之六又說文寸部專六十簿也百之六

聲又卽寸之省金文傳尊傳作傳尊傳疑謂專征伐不請于
 王也
 申卜同條由歸百之六此由東以收說文所無疑亦專之
 異文獨為國名百之六專歸專似當讀為傳謂乘傳車而歸也
 又別有惠字如由商百之六由百之六說文東部惠
 仁也从心由古文作由百之六此卽古文之省金文父戊貞無
 惠鼎毛公鼎惠字並作由百之六亦有此可無此互證古上从由
 為三牛此亦略同但變中為个則與由字相近不知何義
 口口卜貝立自百之六之卽文說文戊部早頭較也从
 匕一衡之象形此形略省凡偏有从之之字如匕百之六
 之屬亦皆从匕百之六是也
 我皆作耳如云口貝今氏耳百之六甲口卜口耳百之六
 是也說文我部衣花身自謂也从戈才才古文坐也一曰古
 文我字古文作我此卽我之變體金文兼氏鑿我作我孟鼎
 作我此與彼略同
 口卜設方耳由立口丁口百之六耳百之六耳百之六耳百之六
 字說文戈部裁闕从戈从音此上从甲卽从音省金文趨尊
 緹衣緹作耳卽此字疑當為職之段字周禮夏官有職方氏
 此六方職義或與彼同
 口服才甲乎正而百之六及弗由百之六口其由百之六庚申
 卜與其不斤而百之六貝訪歸其在由百之六戊戌卜其由
 九十一東重親百之六今由百之六亦有由字上百之六貝大
 自服才甲乎自正而百之六有由百之六此文从子者卽从及
 說文凡从及之字皆作如庚戌百之六庚戌百之六庚戌百之六

則古有其字此卽媿之省也

癸丑卜出貝它之來自備來

三案說文喜部古文喜作

此第二字反書故作

自象其口見

有闕畫似亦言字

又云辛丑未

此正同

丁酉卜設貝

登以此豆象登車形

部象禮器也以

蓋其法與

此其有變也

又云口見

台形小異

乙亥設貝

火从豆說文

作

口下子未

以父豆聲

體又疑卽

鼓之省說

文鼓部鼓

从豆从

其季華之也此从台卽

禾酒口鼓或祭祀之樂與

率五合我其口

著于此以備

台口于丁

卽自字說文

以叔之或

定也

口卯卜口

下半日口

五之口

卅其口

同當是一

形下稿以

豐部曲

之半形

益者形

為禮月

之禮故

亦有牲

說文豐

大異如

从豆象

豐與此

下三

今乎心云貝乎帚好心又云貝乎帚心又云乎心
 有一字兩見此从奉从心故說文心部異引續也从心異
 聲金文借為擇字彊中蓋作拿此與彼相近帚好弄蓋言為
 歸子異吉也又云申卜其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殘字並與心字相似但不从心則疑當為奉或畢字之省說
 文奉部奉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畢司也從橫目从奉令
 吏將目捕畢人也兩字經典並希見竊疑或為執之俗字或
 執捕畢人也從奉美安之也謂執捕美安之為執者也
 兩代卜此貝今香立从馬象校下口我受之又心口心口心口
 今从馬象校下口我受之又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說文祭部祭禮也從人祭祭點也軍法入祭曰祭金文號祭
 子白盤作象器伯敵作象此形與後略同餘皆心之省變
 文變關時或以為象
 壬申火貝立介佳之元六之介當即爽字說文頤部爽盛也
 从頤頤亦聲此燕台公名讀若却即此字
 卜丁酉丹羊豕豕其口才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突穴從穴中暫出也从火在穴中
 國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屬當為塞之省說文註部塞聲也从心以心塞口中註捕聲
 也此省四工為一工于字例亦通塞塞字通用此舉地名
 人猶事傳人傳事通也十有休即休養之聲也
 祭口貝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古文之變也

口口口佳之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受物之形也古文作心即此字但上尚有V形不知何義
 疑當為心之省說文心部心即也象形金文可俟弄顯字作
 心偏有亦與此相近
 貝今乎心對心九十九之同貝乎自心對千九百四十此
 二字即陵字說文心部陵大自也从自變聲此从心以心皆
 表之省金文最氏蓋陵作陵陳啟奎作陵此與故字形者變
 亦相近
 卑口卜出貝其不口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陳字反文而下有闕畫附識之以前致
 口卜貝立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一五之己百卜級貝立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于我百心貝今心年弗其德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正商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陵于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文孟鼎表師字作自可證
 麓葵丑今口不直十丑心之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說文巾部巾義也从巾持巾也內此文自來唯一見餘或省
 作末又案校文義當段為歸字金文女歸自作歸與此同
 祭亥卜其之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心口
 貝今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貝今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口庚聲此庚皆作申故庚亦从申為聲也

器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此省夫為年貴形吞口貝立

止之四一貝父其吞之五吞疑去之異文說文去部去人

相遠也以大口聲山部山口盧飯器此變山為口金文漆字

如孟鼎作鑄師百獸作鑄師去身並作亦可證

戊申申貝立其字之四二口貝今貝今貝今貝今貝今貝

之四辛未卜段貝我隻也之四十八請事職如字女形並同

唯从口有方員篆勢小異也

秋之却口庚酒之十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卜口貝平口秋口之四十一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五十一妍皆作妍說文女部妍靜也从女井聲即此字

壬口卜完貝第之九之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羊一秋之九女口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五十二口无突之九之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不其燒之百兩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字說文女部皆古鼻人从女又聲古文作仲此从女即从又

地古鼻人為奴任役此云奴二日奴十月似言役作期限如

周禮大司寇說嘉石罷民役諸司空有養役至三月役等以

次兩減此十月與彼養役相近三日則至輕者與

下廿九

下廿

丙寅卜完貝柳桂酒父乙之百之七此亦从人从女與古文女

字合而右又增形疑絲縵文也特疑并之古文說文从部

并相從也从从并聲一曰以持二千為并此形亦有增益而

二千形則尚可辨又云丙口貝口并酒二百一此并字尤明

辨者矣但其義未詳耳又金文編曰鼎字作鼎

立完貝口仲口之百之六十說文女部也說文也从女比聲編

文省作也金文召中作生也高作仲與此同

貝子然也此字从女从久說文所無惟金文父辛彝有

字字舊釋為好說說文女部秋人姓也从女丑聲引商書曰

無有作秋今書漢乾政作好或即此字又說文人部備古文

作降此或即古文備之者

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其內南之款百十五乙丑卜貝甗丁酉貞寅之
 月付也立馬百四一癸百卜的今代不其口
 尚南兩百二十貝的于庚其兩九心四貝立內步
 的即自字說文自部自鼻也象鼻形此上象鼻準下象兩空
 于形尤切也
 月甲不其百廿二年卯到至不百四一卯當即長字說文白
 部象惡也从白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古文作象省金文
 孟鼎作伊甲毛公鼎作以此與彼略同
 口甲之三十一此即卑字說文十部卑賤也執事者从少甲
 金文完說作象侯侯作象與略同
 盟帝完之二十九當為由字說文面部面鳥在巢工也象
 形古文作由籀文作由金文散民盤作由自二形並與古
 文同此作由亦與彼同
 武卯一之由上下文關發卯于雀息合李口之一李九由由
 當是酉字說文酉从酉者與酉籀文略同金文且子鼎西亦
 作可證後一字从由與前盟帝西完字同以心一者並
 乃之省變說文乃部由籀書也从乃省由聲金文五鼎由作
 正與此相類西中箸也點數四點者籀文由字不同也
 庚戌卜口父由日禾于由也此字亦類由字其下作半
 圓形內箸四點在由外與三由字小異以文義詳案之亦殊
 不合今綜核於發虞諱文乃知以由為大之變形金文蓋伯
 彝取開鼎蓋字變虎說然字下从火並作由文父丁鼎未鼎
 鬻字下从火並作由其古籀字皆近半圓形可證但此
 圓形尤孤曲耳考工記畫續之事火以圓為注云形如半環

然若然古者畫火作半環形文字權與出于圖畫故古文作
 大字亦為半環其義尤精切此由火當為燠之省其
 讀則為禮說文火部燠火氣也从火重聲示部禮祭祀也一
 曰精意以言為禮从示重聲二字同以由為聲由禮古
 多通用書免典禮于六宗尚書大傳禮作燠是其證此省重
 為由于字例無難未于禮謂和于禮祀猶云禾于方也神為
 若作由字則義不可通矣
 癸丑卜豆元此字說文不屬或當貝又念字口不口一
 也當為癸字說文癸部癸南方色也从天火此下从山即火
 形圓也金文習鼎癸字作此與此正同
 山此从收卩甚明則火形之省唯省山耳癸為冬祭之名
 亦段借為齊并內於禮也又云辛酉卜我貝由乎口于豈
 巖位口口雨五十九此貝下亦當是癸字但形略異
 有三點者疑火之變形猶美作亦以火為也
 庚申卜其不斤或也此兩申卜口馬令口角柳侯也
 二口无由之奴也甲申卜段貝今也美百七十三之
 此四字與前由兩字形相近也癸與由之異其不斤
 祈或國者謂在國冬祭不祈福也國釋詁云癸君也侯
 鐵言侯君去口无癸之奴者書立政云夷微盧癸侯孔傳云
 蠻夷微盧之眾帥无亦西夷其眾有為奴者蓋猶周禮秋官
 有夷隸蠻隸之等云癸无百者亦謂眾无來歸或為俘虜者
 之人數為奴隸者即此等眾也字形雖奇說而文義尚可推
 釋无癸之義正與立政符合可寶也

龜文方多作巨即說文巨部籀文巨之省
 如云甲申巨今匯美九百九十一口立
 巨亦字書所無此與彼偏奇正同以形聲求之當為巨之籀
 繅文說文巨从生聲古半生同部聲相近可互通也爾雅
 釋詁巨正也巨美者亦正其鼻而征伐之也

丁子口貝由口似弗戾口一之申似即母字說文母部母牙
 物得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讀若賈此變橫為從其形
 義亦可通又云申弗幾周之六申疑亦母之異文詩大雅車
 夷載路申字說文不載疑即因母變為申無二中形近復又
 變作申經典俗字亦有所本也

卒未卜父京它
 一之
 亦有一
 一貝今自
 口三百口
 六之
 立口
 文入
 以
 雅廣
 不用也
 巨口又工者言用而有功也

入口自口口庚戌至貝口口受
 無是字疑當為辟之異文說文辛部籀文作辟台倍同从
 巨聲故此變台為倍矣

貝今于留
 齒聲或省州作齒齒古通貝今于齒即貞吟于我謂有天
 我貞卜致告于神也

余也口出
 山缺
 異諦
 之名但其字說文未見
 字說文無由篆而有齒聲金文如遠彝貝字作齒

貝字作齒
 二寅卜口
 于此
 象形為六書之一
 多詠曲奇說繪象
 外象形字尚無如云卜出
 此此
 貝字父乙
 之器也象形金文
 散氏盤
 也古箕華蓋交午竹未為之本有耳象形較齒可與金文互
 證又云之

也从支畢聲此作以即从畢為形而省兩耳及田單教誨畢之段俗字

日丁卯御御馬之百十四即古文車字金文毛公鼎作

其三貝象形此象隻輪而有二岐與車不同疑是篆筆

之類金文札作父祭鼎車作或即此也

癸卯卜口于麓口字似或祭商口口四貝口乎各羊

重摩滅中斷而篆勢猶可推切也金文父而鼎作子父已

身篆文作射从寸寸濇度也亦手也此則象弓矢形金文

與此第三字略同又靜敵作稍稍曰鼎作

石數作偏亦如是作皆可互證

高其了口見九五說文弓部弘弓聲也从弓山聲此即弘

字金文毛公鼎作與此正同

申步之云口唇人口因四六壬辰卜立見令庚氏馬

引口其口斤之貝令庸下羊巨之子卜立則專

之已未卜其其來兌口其音五申卜國不歸

文文矢部庚春響所聲庚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古

文作庚金文庚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貝口無口口羊界口之疑羊之異文說文干部干不

順也从干下山聲之也此上以小異此有滿字

女庚之干字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文說文回部回窗牖農虞闡明也象形盟以回血聲篆文作

盟此盟亦象窗牖形而較篆文為尤絲其省也其義當

為盟之改借入回即謂入盟回女庚之干字謂以年就神而

盟也惟亦回文義難通則有盟字

亦當即古之古文說文回部回窗所

入也蒼黃而取之故謂之回从回象屋形中有戶

此形可以互證

口口佳實佳豐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說文牛部羊字也理也象頭角三封尾之形也羊部羊祥也
 从羊象四足尾之形豕部豕豕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
 而後有尾古文作不是三字本皆屬象形唯小篆皆整齊以
 就篆法故僅約略形似周代金文已然龜文甲亦不作以
 三與說文略同羊多作字之四教趨簡易而大敘亦同唯豕
 字則皆象形作其牛羊二字亦間有象形者則豕與小篆純
 異足見書契之初孰但牲畜獸形狀多相類不易識別今就三
 文遺見者合校之庶得其正也

見之子女口身三羊三牛三牛三牛三牛三牛三牛三牛三牛
 唯羊字與篆文相近其字有角有尾當為象形牛字字略
 平易當為象形豕字其下關文亦當為三牛羊豕各三所謂
 三犬字也

未行東口身三才三才三才三才三才三才三才三才三才三才
 為象形羊字羊皮亦有文采故象之也羊豕各三即三才
 字也

卜丁酉身突羊下弗其口才
 我之六六帶蹠于才二牛口
 象形豕與羊並舉亦少字也

口卜丙寅二才求二牛之四三此以象形豕與牛並舉不成
 字蓋別有取義





豕字無作豕者大豕象形字其字要見如云今豕見于
 之酒口似口口于口口九十月月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貝斤口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且丁酉身突羊下弗其口才
 子且丁酉身突羊下弗其口才
 身其禽口一月一甲申卜五貝身九
 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諸文筆畫小差大致與前同背豕字也
 豕字字樣

美之變體說文羊部美羊子也从羊照省聲此从羊从公即
 火形也上其字似耳而小異此與美並舉當為豚字說文豚
 部豚小豕也从豕省象形又持肉以給祠祀也篆文作豚从
 肉豕此象形字左从夕即肉之省右从十為美之省而去其
 又字字例亦可通

又別有取字較前篆形略整齊如云口卜且貝身三才父乙
 毋字印口五之四三才左从口亦即肉字金文散氏盤散作
 彼四作且此省中畫猶月之作也右从夕即豕之省與亥
 作下正相通古亥豕亥形略同為豕與豕同豚三又云毋字
 豚蓋在字之外猶云有牛毋字三字毋十字若然毋或
 與豕經句股和較之和義略同與
 弟凡九口口其口四三五置率口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上以象形豕下以止豕逐字之省

口口之先丁上不相不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羊字與豕字略同古羊字通不相不羊謂不與不祥未
 似亦馬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後半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當為箭之者說文曰箭皆乾肉也以殘內日以時之與祖同
 意金文習鼎作此即象殘肉形而省日皆為獸膳與羊為
 二物實祭祖實所恆用也五十二之六六或經中然
 甲申口肉亦口四十二口寅卜貝今口立今介歸五十二之
 一此當是雷字五十二有乙口其以在有一字以并以馬有
 鬣後一字以并則與來字略同說文四部專馬落頭也以四
 帶帶并也或作彛以革此以四以馬象形當即帶之省異歸
 謂彛依得歸也
 在口口米使八五十二貝口口父其力五十二之
 手口隻五十二之四此並象形獸然與牛羊豕馬皆不甚同亦
 無文義可推釋始附于此以首改數六十七之二似有一小
 入不推
 反亦人乙五十二此字似以象形豕下以彳不可識亦未能
 定其為何字
 口口口兩獸前者與豕略似後者巨頭而無尾亦
 不知何字也
 年亥卜立貝斤斤獲口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口允父口四十九而申卜口屏甲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之六卜拿甲五十二諸文並以云茂午柳其甲口鹿
 口四十二乙丑卜故貝登口十甲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一月四十四庚口斤斤獲口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雀豕豕豕其甲口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早口口四十四巨口口其四口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早九五十二之十諸文與前同惟下以十為異說文內即禽走

獸總名以內象形今聲金文大祝禽鼎作上伐許侯獸作
 命此似皆即今聲者
 丙申口口口口父口四十九貝口口口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貝口口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手口口四十四貝口口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戊辰卜彛貝口口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為鳥說文內部鳥蟲也以內象形與與俱同
 戊午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固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鹿足相比以比石鼓鹿作此與彼略同字上形亦與鹿
 同而下以五十二之前發煙二字以火皆作半圓形則此當亦以火
 益是廣字說文廣廣屬以鹿與省聲即此字也
 癸五卜故貝它父固立固日之象五下子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巖是巖字說文鹿部鹿旅行也鹿之性見倉急則必旅行以
 鹿而古文作此上即鹿下似以形但為泐文所亂未能
 究析耳
 口口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增益象角形也末字筆畫未全以與前正同
 卜立旅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口子卜由獲隻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免踞後其尾形免頭與免頭同石鼓免作此與彼略同
 早亥卜立貝斤斤獲口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處出五十二之八云年亥卜立貝丙申口

口右似从反省尸則又省卜前與此尸人亦疑是一字
 然未敢定也
 壬申口字其物口之入字似古文昏字然又似从千未
 詳
 其異也从下明聲古文作異下似从开此下半未明析次字
 下闕
 昌之百廿首字似帝之省前自字聲識攷說文青部靜
 从青羊聲金文齊侯銀作靜敵作對瓦右以對敵即爭之
 省左从木白或變生為木 說文青以生丹金文嘉母商變丹為
 曰則與靜敵正同
 貝口今曰也又云貝口由昌方其出之十一戊申口代貝乎
 小百之此字上从八下似从山不知何字金文父己自有
 由字子立敵有由字似此即此字
 口口今又云令貝由之十八此似从弓解从口字書未見
 口口中字口口口口二曰五之 从月从方字書未見
 口曰之元且不加不羊其口見之六且从口从二不知何
 字
 我山者之此字下从井與初前初辭同而上从井不可
 識
 辛未卜殺貝立瘳兄茂亦从不佳田之月之百亦似不省文
 前然本條自有不字則又非是
 申象允允之四允左似从右不知所从
 日自屬于之百日自日上不知所從

雜例第十

卜以占吉凶而龜文中絕不見吉凶字惟每版間有小字注
 出字者皆不與正文相屬如云二出心之二廿七之二廿百
 可知竊疑出即吉之省古空首帶吉字有作由出者即其證
 也若無作一吉之當為上之古文之二神有作一吉者一
 亦即下之古文之二神也小吉下吉義略同皆對上吉為
 文也
 古字又有見于文中者如云壬申卜立余耗出之十一貝出
 之六出之百五之十癸卯卜貝出之百六之十文雖類古字然尋
 其文義似亦即吉字也
 絕文一版之中或數事並記不出一時每事間以一三三
 五繫揭其首字皆將小亦不與正文相屬所紀數至五而止
 六以上未見又有一版而注兩二字之百一之百又有注
 三一字三二字者之百一重復錯互莫能明其義例也
 絕文多殘闕不次故文多不可讀然亦有文字完具而偵到
 錯互書之者不知何意也今略舉兩條於左
 因父 百六十七之四 此當讀為癸亥卜出貝
 貝它出 它父因
 亥卜癸 九十六之二 此當讀為癸丑卜大貝它
 貝它大 父因
 因父

又有偵到書者如廿四之四云辛卯正見龍到是也

龜文有原文空闕者則加以以識之如云癸一見它父因
以八癸下空兩字當云癸則稍長見上癸一字當云則稍短
刀筆刻本如是亦足見古簡冊紀事闕文之義例

劉云其卜占兩字往往加日以為識別未詳其說今攷卜字
所見最多凡云某日卜者皆不加識其遺見文中如云某人
卜之等皆作日五之也

作日五之也諸形又或空作日五之也諸
形又有作日五之也者尤奇古其義例亦莫能明也

又有于字外加方圓者如云口美費之圖之十六內於字
文中屢見皆不加方圓惟此獨異他文亦無如是者皆所未
詳也

左傳載卜事皆有繇辭與文有稱占曰者似亦占此之類文
略簡具者如云占曰兩佳多止也

立固曰之象五于子麗初也

其心也

曰丁卯也

二之也

四之也

金文紀數字多二文合書龜文亦然如云乙亥卜且丁十五

字之也

又有非紀數而亦合文者如云甲申卜且乙五年用

二口乙口之且乙三年用

下五十

我口且乙

父乙

辛子卜

四貝之

四反口

于人乙

嘔之

中又云

龜文有三字常見字特小皆橫列不與它文相屬莫明其義

例也其文云

見五之

二不

吳世二

滅天較

龜頭同

龜頭同

再通作通和伯再作通通並象它形說文是部通以它象形通通與它類同
此象四足及腹頤形與篆文異而與金文以通字略同可以互證經與詔聲同字通不知通者不詔通猶云不命堯也蓋卜事之疏略者故特記之與

下五一

一五上

畏田壘筆記

畏學筆記

卷一

長洲 徐 昂發 大臨

予少讀書無所師承隨讀隨忘無益愚蔽年已遲暮不勝其悔自己丑庚寅間始隨筆劄記雖古人成說有裨聞見增長智識者咸擬錄焉間參以臆見用備遺忘無或再使月悔朔日悔昨云爾康熙戊戌七月十八日重錄并書

太史公

左傳曰官居卿以底日孔疏云周禮太史下大夫非卿也傳言居卿者尊之若卿非卿而位從卿故言居卿西京雜記乃云司馬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者非也又云後坐李陵下獄室有怨言下獄死史無其事尤非也容齋隨筆引周禮鄭注云太史曰官也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然則周之史官曰官同一職也子長以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流俗之所輕也西京雜記乃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其說謬妄不足信班史司馬遷傳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

記一

在丞相上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如說非也案如淳之說當是仍襲雜記之謬師古已先洪氏駁之矣晉灼云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為正

史記索隱曰真喜志林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次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稱之曰公公名當起於此章昭謂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稱姚察謂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桓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朔所加也愚案東方朔之說疑非事實小顏謂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其說至當班史稱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太史公字為惲所加無疑章昭之言於是乎可以考信矣

太公

史記齊世家言呂尚蓋嘗困窮年老矣不言其年幾何荀子稱太公行年七十有二翻然而齒墜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

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韓詩外傳亦同世俗所傳八十而遇文王殆非也

張去疾

史記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班史亦同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公族姬姓素素賊急乃改姓名良既為韓公族以素賊急改姓名乃繫一生大事不慮馬班並沒而不書恐符謐之說未得其實荀子云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注云去疾張良之祖案荀卿當戰國末其言去疾為篡臣當必不謬然祖為篡臣孫為忠臣各行其志今人但知留侯之忠不知其祖之篡安知非孫之足以蓋其愆乎但此言去疾史記名開地同異莫考為可疑耳

荆柯

班史鄒陽書柯洪七族應劭曰荆柯為燕刺秦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泆沒也師古曰泆七族無荆字尋諸史籍荆柯無泆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論衡引語曰叮叮若荆柯之閭言柯為燕丹刺秦王後誅柯九族恚恨不已復夷柯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叮觀此疑或有之然則後世之夷人十族者豈非呂政類耶

屈原

新序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之屬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襄共譖屈原遂放之愚案此文與史記相出入可補史記之所不備然則屈原之放雖由上官大夫子蘭等之譖亦張儀之謀也以貨賂而棄其良臣喪其國都豈不悲夫

漢文帝

風俗通云世傳漢文帝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帷天下升平粟升一錢夫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離文五采華棖壁障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好醜不相侔副又穀糴管至石五百不升一錢也愚案此則馬班但言帷帳無文以示敦朴為天下先乃實錄也

賈誼

史記賈誼傳稱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班史亦同案風

俗通載劉向對成帝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
數廷議之由是疎遠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關元
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恕也觀此則
言誼爲絳灌等所毀者猶未盡然也

班史禮樂志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注舊說以絳爲絳侯周勃灌
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明也
但既云大臣則當謂勃嬰矣

黃憲

范史黃憲傳云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暫
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風俗通曰憲爲太守李張所舉同舉者
周乘子居封祈武與鄭伯堅到伯嚮盛孔叔及叔度凡六孝廉
函封未發而張物故其夫人下帷見六孝廉勸之仕乘與伯堅
即日辭行憲等四人皆留隨輔柩案此則憲初舉孝廉亦未嘗
到京師也

徐碑

范史徐碑傳稱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碑徒步
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應劭曰禮凡弔喪者既
哭輿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徐碑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
而親至者以義服也哭醜既訖當即其帳衾勞問子珍如何儻
忽甚於路人夫何爲哉愚案此論甚正漢末士大夫風尚詭激
亦古人之所謂客氣也

百里奚

韓非子稱必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非戰國傾危之士其
言未足信然史記蒙毅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
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風俗通謂秦繆黃髮之計而遇殺之
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諡曰繆其言頗爲誕怪論
衡亦曰秦繆晉文者德惠之表繆者誤亂之名漢人之學各
有師承必非臆說然愚案趙良之言曰五段大夫死秦國男女
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見殺之說殆或流傳之誤歟

鷓夷子皮

史記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鷓夷子皮司馬貞曰范蠡以
吳王殺子胥盛以鷓夷今蠡亦自以有罪故爲號也韋昭曰以

皮作鷓鳥形名曰鷓夷鷓夷皮棹也小顏謂自號鷓夷者言若
盛酒之鷓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鷓夷皮之所爲
故曰子皮案韋說自解鷓夷名義索隱之言亦恐非情實當以
小顏之說爲正淮南子云齊簡公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鷓
夷子皮得成其難昔人謂范蠡浮海出齊時去簡公之難已十
餘年矣其言不足信說死稱鷓有鷓夷子皮則恐又別是一人
耳

愚案說苑云幸我伏卒將以攻田成今日不見旌節母起鷓夷
子皮聞之告田成田成因爲旌節以起幸我之卒而攻之遂殘
之韓子云鷓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從之田成
之燕事不可考但以范蠡棄國相而逃變易姓名超然高蹈如
鴻飛冥冥久在世繳虞羅之外豈肯復屈身篡逆爲之謀主而
世之好爲異說者紛紛如此戰國傾危之習其流毒誠可畏也

韓信都

史記留侯世家其先韓人也不言韓公族潛夫論乃以良爲韓
公族姬姓皇甫謐亦同與馬班異又言浦公使與韓信略定韓
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者司徒也史記
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中徒徐廣曰卽司
徒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然則信都卽申徒耳班史直以爲韓
司徒然案是時無使韓信略定韓地事又以項梁爲浦公則失
之甚矣史記韓王信傳注引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案隱謂韓
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訛以爲韓王名此正與潛夫
論所稱絕相類蓋信都申徒自是當時俚俗口語如此耳

楊王孫

班史楊王孫傳但言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不載其生平事蹟
徒以其裸葬一節爲賢於秦始皇爲之立傳然案西京雜記云
楊王孫名貴京兆人生時厚自奉養死裸葬終南山其子孫掘
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復蓋之以石是欲儉而反奢也

秋胡

西京雜記杜陵秋胡通尚書善古隸翟公欲以兄女妻之或曰
胡已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今之秋胡非昔之
秋胡也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或以告北

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死客以告平原君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月之且為朔車之朝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陳林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丞相陳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索隱引顏氏家訓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鐵稱權有銘是始皇時量器丞相陳狀王綰二人列名作狀貌狀字時令校寫親所案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今案家訓曰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稱權法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五十六字其書兼為古隸余被救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知俗作陳林非也案索隱既稱為遠古之證乃又云有本作狀者非竊所不解又案家訓云史記論英布曰禍之與自愛姬生於妬媚漢書外戚傳曰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字並當作媚媚亦妬也今考二傳並作妬媚或因此改定亦未可知何獨於林字乃各改耶

老子

法言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宋吳秘注家語孔子問禮於老聃禮曾子問稱吾聞諸老聃此誠學禮之効也觀曾子問二章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豈老子所為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內景之類亦托云老氏言胎食之術文辭淺近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昔崔浩嘗讀老莊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以非法之言亂先王之教也

韓非

法言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宋咸注引史記云韓遣非使秦秦王欲用之李斯姚賈害之秦下吏治非李斯遣非樂遂自殺晉李軌注則云非西入關于秦王伏劍死雲陽與史記不同

聶政

吳師道國策補注載大事記云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殺其君哀侯聶政之刺與哀侯之弑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相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策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號哀侯而殮之故哀侯為君許異終身相焉蓋俠累既死烈侯猶在位十年故謂之終身相此烈侯三年事策誤以為哀侯耳若從世家則哀侯既弑許異將誰相哉愚案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者則韓嚴國策之誤止一哀字蓋古書久遠不無脫落吳云誤合二事為一者亦未盡然也而因此一字之訛轉相承襲於是史記及通鑑諸書亦不能不生同異矣

李牧

趙策王令人代武安君至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桿七首當死武安君曰緘病鈞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緘請以出示因出袖中以示倉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補注引大事記曰牧之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斬之非也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耶秦策謂秦王資頓弱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寵臣郭開金為反間殺牧而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為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諸說皆可互考乃史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為牧恐郭開韓倉亦未能免於乖舛耳

阮籍

首史稱阮籍志氣宏放傲然獨得發言玄遠口無臧否然觀其出處始爲司馬宣王從事中郎至文王時再居是官後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禮法之士共相仇疾而文王每保護之案裴松之三國志注云王嘗與僚佐共論近世能慎者王獨謂天下之至慎惟阮嗣宗詳此一語籍殆是預聞司馬氏陰謀之人其酣飲誕節放棄禮法率意獨駕窮路窮憫哭雖欲求免乎亂世然安知其非所以深掩夫陰參奪之謀而圖滅其佐贊霸朝之跡當時之人特爲其所欺而不覺耳此論自余族弟道積發之余深以爲知言

鄭康成

范史康成傳云建安五年寢疾袁紹遣使逼之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而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英雄記載魏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桑園如此之文則康成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案裴注與范史迥異或魏武所言爲傳聞之譌亦未可定今姑存其說

元德秀

白樂天詩自注云元魯山居阻水食絕而終案新唐書本傳云天寶十三載卒家唯枕履簞瓢而已愚案樂天去魯山時不遠魯山名德天下所推樂天載之詩注不應或誤顏子天死伯牛惡疾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扁鵲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正義曰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因命之曰盧醫章昭曰太山盧人也徐廣曰鄭當作鄭屬河間小司馬云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又索隱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也正義曰號盧醫者今濟州盧縣傳又云爲醫或在齊或在趙愚案當是在齊號盧醫在趙名扁鵲矣

四皓

班史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舟里先生下顏注云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名姓可稱蓋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姓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後世皇甫謐園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乃爲四人

施安姓字自相錯互皆臆說也愚竊謂山此而推如謂伯夷叔齊等皆別有姓字造作不經真可鄙笑而後人猶轉相傳述甚矣好古之難也

萬石君

漢世好以官秩呼人史記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吾曰壽王爲東郡都尉武帝以壽王賢不置太守賜之書曰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金之重石奮後又有萬石君亦在西漢世范史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燕趙間號曰萬石君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並有才名其後七世通顯時人號爲萬石應嫗又秦彭傳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曰萬石秦氏

匡鼎

班史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云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云鼎方也張安云匡鼎少時字鼎長乃易字鼎主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小顏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不曉匡鼎來之義妄作衡書鼎曰耳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今有西京雜記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宜絕知者之聽耳

子胥復讐

說苑閻闔爲子胥與師復讐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范雎入秦

說苑張祿見孟嘗君孟嘗君因爲之書寄秦王往而大遇案此則范雎乃自魏至齊自齊入秦與史記不同

翟公署門

史記汲鄭傳贊載下邳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說苑所載則云一死一貧一富乃知交情一富一貴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此史記多二語尤可諷味

王莽無髮

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然尚無巾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秃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愚案通典漢制幘幘以齊青幘以耕細幘以獵童子幘無屋文吏長耳武吏短耳惠文法冠執法所服故亦短耳

子思性無鬚眉

孔叢子子思謂齊君曰堯脩十尺眉八彩實聖舜脩八尺有奇而額無毛亦聖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敬彼徒思德之不劬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薛公大家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日生其父欲不舉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母竊舉之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太宰誣遺文種書

韓非子越攻吳吳王告而謝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不可

太宰誣遺文種書

太宰誣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忠越乎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案此則淮陰侯傳稱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刺通傳謂語曰野禽彈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者其言山來舊矣

魏公叔痲語

魏策公叔痲病惠王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對曰痲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魏策所言不過云勿使出境而已史記乃言不如殺之此言非人情當以魏策為正

胡廣繼母

胡廣繼母黃氏即前廣所生母之妹中郎為作神誥云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乘格執贊朝皇后採柔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者蓋三十年九十一薨於太傅府可謂富貴壽考者矣范史稱廣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視旁無几杖言不稱老計廣與其繼母之年相去才數歲耳

後身

商芸小說載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張後身葉夢得玉淵雜書云司馬承禎貌類陶通明玄宗以為是通明後身宋安元獻見韓退之畫象謂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知非愈後身愚案此類事篇籍所載甚多難以詳舉身前影後因所依證儒者之所不道然天地間陰陽之氣之所轉旋變化容亦有之似亦未可盡非也玉淵雜書又載子微尸解時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子微號白雲先生後人因稱其車為白雲車文宗時取以入內

君何足

高誘淮南注云秦皇帝二十六年長人見於臨洮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足是也人知翁仲而不知君何足錄之以備異聞又案范史董卓傳卓壞長安銅人以充鑄時人謂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而毀之成毀不同凶暴相類英雄記稱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其毀其成皆出臨洮亦一異也

霸出

霸出

范史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注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巨無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論衡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中有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尺

郢人

郢人本作癡人楊雄解難云癡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服虔云癡古之善塗墍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汚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也小顏曰癡技拭也故謂塗者為癡人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今本俱作郢人其誤不知始於何時蓋為流俗之通病久矣

楊氏

班史楊雄傳曰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晉六卿爭權韓趙魏興而范中行知伯敵當是時偁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為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楊侯其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偁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牒蓋為疎謬范中行又不與

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偏楊侯乎愚謂以子雲之學其自序譜牒猶外誤爲後人所駁何況沈休文輩耶

山都侯

班史張釋之傳中尉條侯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結爲親友吳斗南云案亞夫爲中尉在後六年是時釋之固在廷尉若山都侯之卒乃在孝文前四年距釋之爲廷尉凡十六歲相去遠甚疑恬開以後四年卒史文脫一後字耳恬開卒於後四年則其同朝正釋之爲廷尉日也

王良

班史王褒傳云王良執靶注張安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曰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總一人也伯樂失之矣吳斗南曰案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無恤郵良國語所稱郵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也國語載郵無正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即郵無正而顏乃謂晏失之何耶

黃霸

漢時名人以貨爲郎見於史傳者如張釋之傳云以貨爲騎郎事文帝無所知名欲免歸司馬相如傳云以貨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兩人雖皆入財得官然猶若有恬讓之意黃霸傳則云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可見當時好尚以入財爲輕而霸之急於功名雖後世猶或見之矣其巧於爲術而以輸財得貴仕者唯卜式耳

盧循

襄松之三國志注盧循湛之曾孫諶植之曾孫也夫以盧尚書之名德大儒而其六世孫乃遂作賊真可詫怪昔人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豈若是乎嗚呼賈梁道之賢而有賊子祖士楙之忠而有逆弟如斯之倫不可勝數天道曲如弓自古而然真不可解也

池魚

日知錄引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下云又姓池仲魚城門失

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愚案白樂天詩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清波志所云卽樂天詩意也

記一

記一

記一

畏學筆記 卷二

長洲 徐 昂發 大臨

臘賜 漢制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十二萬牛肉二百斤梗米二百斛
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
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黃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
直此三百石當作千石漢世優值臣下可謂厚矣

兩漢祿制

漢祿賜之制不可詳考所謂二千石及百石者乃品秩之等差
非謂俸入也范史百官志載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
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
石月八十斛下至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二十七斛二
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諸受奉
皆半錢半穀注引荷綽普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二千石
月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

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三
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
八百米四斛八斗愚案班史汲黯傳注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
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
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然則真二
千石次於中二千石優於二千石也史記汲黯傳注如淳曰律
真二千石月奉二萬二千石月萬二千與范志及荷綽表注不
同又案班史賈禹傳云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廩食大官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范
志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耳今云月萬二
千則西京祿賜視東漢為優矣又范志諫議大夫六百石禹稱
八百石其說復異奉錢月九千二百則與延平中二千石等
矣案通考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就六百石當是中興後因
襲不變故范志云然

唐世廩賜

宋杜鎬曰百官廩賜莫盛於唐月俸之餘既有食糧雜給祿粟

之外又有利息本錢加以白直執衣防閑掌固之類悉許私用
役使潛有所輸又有職田公廩田所以優厚之者甚至愚案唐
志宰相月給錢十二萬故元微之有今日俸錢過十萬之語而
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曰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俸六
七萬其送王建赴司馬任詩云公事忙閒同少尹料錢多少敵
尚書案唐志尚書三品月俸錢七萬二千今云敵尚書則外吏
俸入比京官更優矣若準會昌後制則尚書俸錢百萬不止如
樂天所云也

稅糧當盡徵本色

通儒謀國者以為今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其說蓋西漢
貢禹已言之案禹傳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自五銖
錢起以來富人積錢滿室各用智巧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
稅農夫掉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粟稅鄉部私求不
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未利深而惑於錢是以奸邪不可禁其
原皆起於錢也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
勿得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民一歸於

農宋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載宋齊丘策曰江淮之地
唐季戰爭之所兵革乍息而使民間租稅必率以見錢折以金
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與取以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
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絹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
疋擡為一貫七百文綿為二貫四百文每兩為四十五文皆足錢丁
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齊丘致書徐知詰知詰曰此
勸農上策也即行之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此二者真
謀國之遠欲萬世之長慮也愚以為欲用貢禹租稅祿賜皆以
布帛及穀之言必當用齊丘虛擡時價而折絹綿本色之議
則農力於田而富藏於下矣案是時為吳順義年中定租稅額
上上田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
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丁
口課調亦科錢故齊丘以此策救正之以亂世割據之雄觀其
所稅錢乃輕減如此後之為人上者可不洒心而易慮乎

辭訟

潛夫論愛日篇曰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觀此則世之為大小吏而好聽民訟者是飢其赤子而使之僵踣於道路者也可不蹶然知微而痛自懲艾乎

建武詔書

盜賊所以不治由長吏畏罪懼誅法愈重而防愈疎令愈嚴而吏愈怠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乃生大奸此國家之大患也為之制者莫若寬長吏之罪而但以獲賊為功范史建武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此千古治盜第一善策也

宋開寶二年詔

左傳魯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范史第五倫客河東往來太原上黨輒為糞除而去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趣躬洒掃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吳志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嗚呼賢者之用心誠敬忠恕千載若一後世為吏者視其官為傳舍解宇倉庫漫不省視任其頽敝因循歲月以致墮敗重加繕治勞費百倍上糜國家之財下貽後人之患居心鄙薄可為悼歎案容齋隨筆載宋開寶二年詔云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解舍有無毀壞及所增修著以為籍迭相受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觀此詔可謂得察吏之術矣

救荒

沈氏筆談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時范文正領浙西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

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與赦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移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為令觀此則宋世之納善以恤民立法以經久可謂兼盡矣然考古者郡縣皆有儲財故偶遇歲荒賢者得藉以展其才志若蕭然縣罄雖有范公其如之何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潰決之憂以舊章為無用而廢之者必有危亡之患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仲長統語

仲長統損益篇曰君子君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門嗚呼流俗弊益滔滔皆是卒之色取不終多行非義廉耻漸滅為天下所羞其愚者素無才諳臨事替亂失圖巨奸則固龍營私挾邪罔上是所謂行偽而堅以疑衆者也

潛夫論語

范史鄭太傅稱太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顏氏家訓載裴子野凡疏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烈士用心後先一貫潛夫論謂竊位之人天奪其蹠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前人已敗後爭襲之君子小人之相懸絕真可歎也

漢制羣臣上書

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一日章二日奏三日表四日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所請若罪狀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調者臺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駁議曰某官某甲

議以為如是下言臣愚竊議異

貪有益廉有損

呂覽云魯人贖臣妾於諸侯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之而不取孔子曰賜失之矣魯人自今不贖人矣子路拯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自今必拯溺矣論衡曰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沙也

四忌銘

後耳目志載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此四語可謂居身之法而前世又有名語云與世多相知者必非正人聚會多密語者必非良士邂逅即親狎者必非益友以此三語為觀人之法亦庶幾思過半矣

無涯惟口

說文局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一曰博所以行其象形徐鉉曰人之無涯者惟口故口在尺下則為局博局外有垠垠周限也案此語至精人之一身備百物之養飲食嗜好何所窮極故

東宮

當以繩尺局之況乎酒入舌出為禍福之門盡言翹過築怨謗之府無涯惟口一語殆勝於金人之銘磨兜堅之戒矣

東宮

史記竇太后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魏其傳上曰東朝廷辨之魏其乃之東朝古者太后居東宮故謂之東朝不獨太子宮為東宮也

丙舍

范史清河孝王慶傳遂出貴人至丙舍又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愚案丙舍者當是宮中第三等舍字猶令之有令甲令乙令丙博士弟子之歲課甲科乙科丙科及帳之甲乙五夜之從甲至戊也故魏都賦云次舍甲乙景福殿賦云辛壬癸甲為之名秩注言以甲乙為名次也今人類以墓堂為丙舍據晉人墓田丙舍而言然此乃別指其方所言之如謂明堂為在國之陽丙已之地非古之所謂丙舍也班史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又胡建傳云蓋主使人上書告建僇辱長公主射甲舍門案

有甲舍益證知丙舍為第三等舍字明矣

鼻陶蛙

今官寺前有堵塞門上畫麒麟一人冠而朱衣者立其前不知其所自來亦莫解其所謂案論衡乃知所畫者鼻陶蛙也蛙觸者一角羊也性知有罪鼻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否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鼻陶敬羊起坐視之嗚呼官治民者可不深惟此義乎

阿房宮

秦之阿房宮非宮名也史記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四里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又云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者於阿上為房也嗚呼以秦之威力宮室未成嘉名未立而天下叛之易曰豐其屋飾其家三歲不觀凶豈非萬世之炯鑒哉

禁中省中

獨斷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後乃無言之者案洪氏隨筆或問漢書注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荅曰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札禁鄭注云札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警也其處既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

行在所

獨斷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守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太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案此則京師亦可謂之行在所不特巡守所至而已

綈几

綈几字詩人類常用之案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以竹木為几冬則以細罽為案而憑之不得加綈錦然則綈几乃天子之几今人沿習引用莫知其誤耳

橋梁華表

史記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注服虔云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至秦去之索隱云尸子堯立誹謗之木韋昭云虛政有闕失使書於木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鄭康成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嗚呼京師之橋梁板柱乃古聖人聽規受諫納言進善之具百世而下不惟居民上者未之或知即學士大夫亦鮮有能求其故者矣

六枳

馮衍顯志賦捷六枳而為籬注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亦曰八枳此為六

傳舍

傳舍本客舍之稱史記孟嘗君傳有傳舍幸舍代舍索隱曰並上中下二等客舍之名幸舍食有魚代舍出有車案此則所謂傳舍者下客所居亦猶逆旅之傳舍也班史又有謁舍注云今之客舍是即所謂傳舍耳

更衣

論衡云更衣之室可謂臭矣是謂更衣即如廁也然案班史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又王莽傳及後閣更衣中晉灼曰謂朝賀易衣處室屋名也案此則更衣自有兩說矣廁字亦有二義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也如淳曰居高臨邊頭曰廁蘇林曰廁邊廁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凡四說蘇說最為明快又范史有洞軒注云廁屋也

五帝子孫迭王天下

春秋緯文耀鉤曰太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靈威仰赤帝熒惑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昊天上帝耀魂寶也稷感靈威仰而生契感汁光紀而生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荀悅申鑒謂世稱緯書其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所作故桓譚之儻雅所不信然如此論似亦有至理疑未可盡廢也或云緯書起於哀平之世

虞舜後

左傳孔疏云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乃始姓姚耳史記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姚非也史記吳廣內其女姓嬴孟姚也索隱云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冑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吳虞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秦伯虞仲之裔也愚案吳廣之女仍曰孟姚則猶姚姓矣

代宗

白虎通曰諸侯之子亦稱代子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子案代子猶世子是世之為代自漢已然至唐為昭陵之諱自麗明禁故文選六臣注李周翰曰高帝為太祖廟

記二

文帝為太宗廟武帝為代宗廟宣帝為中宗廟此四廟代不選代宗者世宗也故唐以世宗為代宗而繼廟宗也前明乃以景泰帝為代宗從繼代立義殊為不經當時議禮之臣何惜稽至是真不直一笑也

主事

尚書之有郎始於漢有員外郎始於隋至主事之官則日知錄載之詳矣然但言尚書省主事六人從八品下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九品上詳考唐志則尚書省二十四司各有主事吏部十三人戶部十二人禮部八人兵部十人刑部十二人工部九人然則六部之有主事乃自此始宋制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中書省吏四十有五錄事三人主事四人尚書省吏六十有四都事三人主事六人吏部吏額左選主事一人右選一人又司勳考功主事各一人愚案是時主事職祿薄與令史差不甚遠故楊大年以為吏之賤不宜任清秩當是至明世始為清流耳又案宋志樞密院職事分隸十二房房設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守闕主事二人

博士

漢官儀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增至十四人太常選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開奧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觀此舉狀今世之能任此官者蓋亦鮮矣又案博士比六百石自議郎遷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守相預議政事東晉時荀崧疏謂咸寧太康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其重如此唐制國子博士五人正五品外五品博士太學博士廣文四門及太常諸博士亦正五品至從七品止職任視漢魏雖稍輕要為清流由宋至明乃與古漸殊矣然顧名思義審官用人未宜褻越詎可行錢而得之乎

奉常

班志奉常秦官應劭曰常典也師古曰常王者旌旗也晝日月為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曰太常

記一

掌宗廟禮儀非復秦官之舊而或猶以奉常為稱拜或以常為嘗失之遠矣

太守

趙策韓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王令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史記索隱云漢景帝時始稱太守太守衍吳師道云案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應已有此稱矣愚案通考諸書皆謂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郡守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為太守者恐亦失於詳考耳

指揮使

通考葉氏曰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即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都指揮使而自將之又案後唐長興二年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為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都指揮使從二品以節度為之副指揮使則以刺史以上充其重如此然莫詳其官之所始愚案蔡中郎集有荅齊議云尚書左丞馮方殿殺指揮使於尚書西廂又云宮室至大指使至微

案此則指使當是隸人之稍長者蓋指揮使之名見於此

布衣

鹽鐵論曰古人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苧而已故命曰布衣

商賈

薛綜西京賦注坐者為商行者為賈劉淵林三都賦注通物曰商居賈曰賈左傳孔疏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云行曰商處曰賈朱子集註行貨曰商居貨曰賈蓋本鄭氏其說不同愚案易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是行者為商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是行者亦為賈然則商賈要是通稱正不必強分別也古者重本而抑末國語曰絳之富商韜木榿以過於朝功庸少也注韜韜韜蔽前後木榿木擔言雖富不得服尊服漢書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桓譚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以淫人耳目而竭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資本官抑其路使稍自衰嗚呼商賈亦庶民耳古者必立制以困抑之其必有道矣

記二

客稱大夫

史記蕭何傳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總稱之案今北方人稱醫者為大夫疑亦此意

巨嫂

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巨嫂也應劭云巨姓也孟康云西方謂亡女婿為巨婿巨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案此則巨嫂二字不可妄用然史云巨嫂班云巨嫂恐巨嫂亦是長嫂之意應以為巨姓則或未必然耳

內外兄弟

爾雅以姑之子舅之子相謂曰甥事出遠古與世乖違白帖舅之子為內兄弟姑之子為外兄弟三國魏志楊阜傳阜與外兄姜叙合謀攻馬超搜神記李娥云適見外兄劉伯父為相勞問伯父遣門卒與外曹相問云此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齊陸厥有奉荅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姑舅之子也今人乃以妻之兄弟為內兄弟失之甚矣左

傳聲伯之母不聘生聲伯而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
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杜注外弟
管子奚之子是又以異父之子女爲外弟妹與前說不同當分
別觀之

從孫甥

左傳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注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
從孫甥與孫同列今吳中惟妻姊妹之孫則稱孫甥蓋與古殊
矣

親家

唐人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親讀去聲未詳其所本儲光義詩
有敬酬陳掾親家翁之作白居易有閑吟贈皇甫郎中親家翁
詩又有皇甫郎中親家翁赴任絳州宴送詩其宴送詩有云新
婦不嫌貧活計則皇甫乃是婦家案范史后妃紀云會公卿諸
侯親家譙飲則親家二字其來亦古矣

九世一子

孔叢子曰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
子案叔梁紇生夫子夫子生伯魚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
生子家求求生子京箕箕生子高穿穿生子順武後名斌凡九
世皆一子

孿生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霍光曰昔殷王祖
甲一產二子曰嚳曰良以卯日生嚳曰日生良以嚳爲兄良爲
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則嚳當爲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
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
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
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因亦以前生爲兄

祖師

班史定陶丁姬傳云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小顏曰祖師始祖
也丁寬易家之始祖案此則凡經學之祖如伏生申培公之類
皆得謂之祖師祖師二字蓋出於此本儒者以稱其先師非釋
氏所能獨竊也

試兒

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井爲製新衣裝飾男用弓矢紙筆
女則刀尺針縷并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
意所取以驗愚智名爲試兒案宋史曹彬傳彬生始周歲父母
以百玩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取干戈俎豆最後取一印他無所
視彬真定人觀此則試兒之事雖北方亦有之然要是江南風
俗也

崽子

水經注博水下變童卅角弱年女子小注角古本作及當是少
字之譌女子一作崽子音宰愚按方言云江浙間凡是子謂之
崽自高而侮人也今南方無此語而北方俚俗嘗無行幼少爲
崽子當卽此也但小注音宰而廣韻收入十四皆內音山皆切
又山佳切

記二

記二

十一

畏壘筆記 卷三

長洲 徐 印發 大臨

薄蝕

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張晏曰日月無光曰薄或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自天變不足畏之說與於是日月之變皆謂為運轉自然之數而聖賢恐懼修省之義疑若近名而非實觀易傳所云陰氣薄日則似或有物迫替之者而非日月運轉自然之數矣天道淵邃固非淺識者之所能窺度也

月食星

班史地節元年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月見月中為星食月月奄星星滅有月食星

日月不圓

論衡曰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曰者火之精月

者水之精在地水火不圓在天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殞宋都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愚案今南康落星石亦不圓信然然日月非列星可比此恐非篤論貴其強辨可喜耳然近世西洋占星者皆謂星體不圓有長狹斜曲之不同然則仲任之說然歟否也西洋人亦謂日月不圓與論衡合

宿

劉向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所謂宿也洪氏隨筆為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木音愚案史記孝武紀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溜宿留運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案此則宿字如字讀與音秀其義正同不必強分別也樂天詩有郎官應列宿何讀如木音

七星所屬

春秋緯文耀鉤曰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嶺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七星一主日二主月三命火四煞土五伐水六危木七罰金天官曰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林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歲陽歲陰

史記注歲陽為歲雄歲陰為歲雌十干為陽十二支為陰然各有不同爾雅甲曰闕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疆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默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涇灘酉曰作噩戌曰闕茂

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其不同者闕逢為焉逢旃蒙為端蒙柔兆為游兆疆圉為疆梧著雍為徒雍屠維為祝犁上章為商橫重光為昭陽玄默為橫艾昭陽為尚章大荒落為大芒落協洽為汁洽涇灘為涇漢作噩為作鄂闕茂為淹茂大淵獻為困敦困敦為大淵獻赤奮若為赤奮若此淮南之說也而班志石氏星經攝提名監德單闕名降入執徐名青章大荒落名路踵敦牂名啟明協洽名長烈涇灘名天音作路名長王掩茂名天睢大淵獻名天皇困敦名天宗赤奮若名天昊又與前不同容齋隨筆載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歲雄在開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宿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厥月雌也以畢宿為月雄雌不可曉案月陽月名甲日畢乙日橘丙日修丁日圍戊日厲己日則庚日奎辛日塞壬日終癸日極正月為厥二月為如三月為四病月為余五月為臯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然則月雄在畢者甲也古書所傳載但有月陽而無月陰故雌在宿三字遂無從

詳考耳夫十月爲子甲子月也但子之爲術其義不可得而推矣竊疑陬月雌也陬字恐誤當云荷月雌也

攝提格者班志云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日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正謂此也

天根

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注天根亢氏之間兩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而水源竭本氏也寒露後十日陽氣盡木節解案班志氏爲天根主疫然則本即天根以其爲天根故曰本

弓矢刀劍所主星名

抱朴子鄭君云羅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彿熒惑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

上巳

元周公謹云上巳當作日干之巳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巳矣

稷

稷有春秋二稷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隕人胥祓禳國於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秋稷也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漑食蓬餅以祓妖邪而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蓋一春有兩稷也史記注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醮然則稷即醮也案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醮爲人物災害之神原此當是祭而祓於水上遂稷飲也既云春秋祭醮則春秋有二稷乃三代之遺風矣

驅劉媪臘

驅劉之禮祀先虞禮儀志立秋郊禮畢武官肄兵習戰陳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古今注永平元年六月乙卯令百官驅臘白蒜皆霜臘月風俗通稱韓子書云山居谷汲者屢臘而宜水筮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臘說文祈穀食新曰離屢離屢猶驅臘也又案驅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以此日獵祭宗廟冀州北部以八月朝作飲食爲屢謂之屢臘蓋驅劉乃朝廷之禮驅臘則民間風俗也

伏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孟康曰周時無至此始有之諸家說伏字義頗爲晦滯惟曆忌釋云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唯立秋以金代火相剋而不生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小顏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伏藏因名伏也漢舊儀謂伏者厲鬼行故閉晝日不干求乃妄說耳

處暑

春秋啟閉二分二至並見於書傳其他節候槩未之見唯國語范無字曰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宜繼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注云處暑暑止也二分亦謂之日中

陰陽之氣漸人

董子曰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潛潛也其無聞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饌也此論甚精微

雲氣

通卦驗曰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鶴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皆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望氣經曰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黑雲多水赤雲主火如藤蔓掛樹者寶氣也紫氣如樓玉氣也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浮雲水波陣雲如立垣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枯他不具載

西洋曆法

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此梓慎之言也明萬曆間利瑪竇入中國著西洋曆法其論日食也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此即梓慎日月二至相過二分

同道之說而變之者也其論月食也曰日射地地影射月故月食此即張衡當日之衝光蔽於地是謂開虛之說而亦變之者也沈括筆談云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正當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交道每月退一度故西洋法羅喉計都皆逆步之交初謂之羅喉交中謂之計都虛此無錫朱君名襄之說也余以其言明晰具錄之

輿地圖

史三王世家御史奏輿地圖索隱云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蘇林曰輿猶蓋載之意虞喜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古愚案史所載如督亢圖之類則自古已然索隱說是也

新豐

漢書地理志新豐注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三輔舊事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令匠人胡寬作新豐并徙舊社屠兒酤酒煮餅商人放雞豚羊犬於

通衢競識其家

史記鄼侯下注文穎曰音贊瓊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婁屬南陽者音贊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婁婁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此所由亂也史記三王世家蕭文終之後於鄼司馬貞云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音婁與前注顯相違反當是失於詳考耳

三戶

史記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注南公者道士善言陰陽瓊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與蘇林解同章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索隱曰二說皆非也左傳以昇楚師於三戶杜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張守節曰案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鄼西三十里括地

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潞陽縣界南公辨陰陽識與廢知秦亡必於三戶其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降章邯秦遂亡愚案是說誠新異可喜然恐當以章昭臣瓊之說為正昔人有語云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予三戶可以亡秦亦言寡可敵衆弱可敵強也

廣陵濤

枚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注云廣陵國屬吳未嘗云錢塘也後人因後有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之文因指為浙江之濤論衡云其發海中之時濤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湧起故騰為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為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案此則明指為浙江之濤矣然越絕云前潮子胥之潮後為重乃文種之潮不得獨言子胥也而枚叔所賦竟無一語及之何歟所未解也予於辛卯九月自西江歸經過江口潮汐潛長潛消無復曩者奔騰瀆濤之勢詢之舟師舟師云前七八年潮極壯盛舟航覆沒士民淪溺者無慮萬數於是衆庶洵懼博延方士精禳虔籲於上下神祇求得巨龜長三尺餘牒告海若之神自是濤勢衰減遂與大江之潮無異矣

縣圃

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又曰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為銘述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案此則縣圃乃春山之澤猶鄼之圃田類耳注所引淮南子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層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閼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其說悠謬真不足辨也余嘗疑道家所稱洞天福地俱近在九域之內其道里輪廣可按籍而考然其述洞天之內動云數百里少或百里多有金堂玉室瑤臺瓊館殆近鬼趣非復陽明景象乃惑世誣民之甚者其書可廢亦可燒也

郭氏之墟

新序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

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案此郭氏之墟豈即所謂郭公者耶後世之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者亦何適而不為墟耶

太行山

淮南子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高誘注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上黨關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大北之障郭璞注疑此太行山也案尚書疏正義引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高誘說是也

玄岳

括地志恒山在恒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隋之恒陽漢上曲陽也或以為即水經注所謂玄岳案水經注崞山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後代下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案代郡在雁門東代谷又在其東而南直恒山與崞之玄岳道里遠隔疑玄岳乃別為一山

記二

而非北岳之恒山今人以北岳為玄岳者恐非也又案淮南子云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高注玄闕北方之山也疑此殆即是酈道元之所謂玄岳矣

樂水

國策惠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樂水鬻其墓姚宏續注云楚山呂氏春秋作渦山樂水後語作蠻水注盛弘之荆楚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宣父以修德為百姓附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濟至於岐下是生季歷卒葬鄂縣之內今之葬山名也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瀟山鄂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鬻惠子之書五車未為稽古也續云樂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日瀆也墓為漏流所瀆故曰樂水鬻其墓不必譏惠子也

維洛

魏略詔云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行為土土水之牡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維為洛

飛鄰望鄰

容齋隨筆云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收淨息以募役浸久弊生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隣四隣貧乏則散及飛隣望隣之家不問遠近必得償乃止余憶幼時鄉俗酒令有拋航及飛隣對隣之說心甚訝之觀此知亦遠有從來也

五穀宜土九穀忌日

淮南子汾水濁宜麻齊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學古編載九穀忌日小豆忌卯大豆忌申小麥忌戌大麥忌子禾忌寅黍忌丑秫忌寅未稻麻忌辰

地氣如積水

予嘗行曠野間見遠際村落廬舍林木如在積水中倒影在下了了可辨又往往遠見城郭下水色空明雉堞草樹寫映如畫及就視都無有不過仍沙土耳積疑久不解一日車行忽悟此景必於日中見之陰晦則否蓋地氣上蒸狀如積水陽光薄焉

記三

轉生景唯積氣本虛虛則受明還復生明明故自無所不見耳沈存中筆談謂莊子所言野馬乃田野間浮氣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此乃是氣之動者非此比也

陸生之物水中必具

邵子曰陸生之物水中必具巨於陸者細於水細者反是如魚飛鳥類也龍蝦蜃類也蟹蜘蛛類也蝦蠶類也龜鼈甲蟲類也螺螄胎生類也鼈蠃走獸類也蛙龜保蟲類也此論似亦有至理

土龍

夢溪筆談云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如龍蛇大畏之久之不動試摸之石也程伯純為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如生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也往年予家於旁宅後治舊井得物一段鱗甲皆具如龍似石非石似土非土類今所燒琉璃瓦者與存中所說正同一時競謂之土龍但首尾橫亘不可窮探耳

八神

吳斗南刊誤補遺云八神之祠木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案

班志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又云其祀絕莫知起時皆傳疑之辭而吳云太公作之是將以太公為啓淫祠之人乎恐其亦失於自檢矣

西王母

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注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於昭公又云西至於西王母之邦然則西王母當是其邦之君非必神人不可知者也又云天子遂駟升於身山乃紀丁跡於身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注身山曰所入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既及有邦又有居洵非神人不可知者矣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又西王母來獻昭華之玉案此歷世久遠當非穆天子所賓見之西王母漢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即畢和羌以獻王莽為西海郡者也又爾雅云風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然則西王母者乃遐荒之地穆天子所賓見者乃其邦之君長耳

河伯

日知錄載河伯事詳矣然愚別又有說李善文選注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為馮夷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書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引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秦宗河侯新祠頌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要皆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也愚案溺死之事固屬誕謾烏有死而得仙者夫人馮夷之說尤為不經唯莊子謂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原道訓謂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高誘注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宜為近之而猶未徵也嘗讀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維河宗氏郭璞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為氏又云河宗伯天逆天子於燕然之山天子受河宗璧伯天受璧沉河致河典云河宗氏之子游居

案此則伯天乃無夷之後河宗氏實維伯爵是謂河伯無夷乃河伯之始封猶祝融之屬死而為神者也其云河宗之子孫鄒伯絮當是其支系

三官

今世道家有三官之神莫知其所自來愚案典略載太平道使人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奸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今道家以三官為天官地官水官其說正與典略合蓋猶是米賊張魯之遺也

碧霞元君

世俗謂泰山之神為碧霞元君是天帝之長女亦曰玄女亦曰陳州娘娘余嘗疑其故而不得後忽悟此必謂武王元女大姬也以其為武王元女故曰帝之長女其言玄女者元女也世俗不解元女之稱故訛轉為玄女也其曰陳州娘娘者當是陳敬仲奔齊時奉其祭祀俱來厥後子孫昌大雖擅有齊國而原其所始猶謂之陳州娘娘也史稱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人化之故有宛丘東門之枌之詩以巫鬼之俗祀其先代帝者之女以為神固理之可信不疑者及田陳代齊里俗因奉以為泰山之神而終不能沒陳州之號故知其為武王元女大姬也

天主

西洋本名瑣里國其所嚴祀之神號曰天主其說誕妄不足信案班史始皇東遊行禮祠名山山川及八神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蓋天主之名見於此疑西洋所奉即此神也當時始皇使人齋童男女求神仙並由齊以入海或奉其祠俱去後飄流不歸止於海島因立其祠而嚴事之乃事理之常無足疑者又秦度以六為名事統上法今西洋亦自稱秦其數尚六用法嚴刻皆秦之遺俗則天主之祀即八神之一齊之所以祠天齊者也史記祭天金人下韋昭云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張守節曰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

法立以為祭天主此又佛像之所由昉矣

歸煞

顏氏家訓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案此即今俚俗之所謂避煞亦有盛作道場具牲禮祀鬼者謂之接煞

解土疏頭

世俗禳禱有所謂解土者其事漢世已有之論衡解除篇曰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案今亦謂之謝土又今世祝史之法用文字宣告神明謂之疏頭亦漢時已有之潛夫論云或裁好繪作為疏頭令人畫采雇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是也

漢大儺儀子和辭

甲作食殞脾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殍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

女不急去後者為糧

糧糧也謂糧志天糧也官亦稱糧糧門令曰糧子糧請逐疫於是中糧門謂糧子和云因作方相與十二儺儀糧呼周遍三儺時短火逐疫出

露筋廟

米苜露筋廟碑言有女子露處於野義不寄宿田家為蚊所噴露筋而死其說妄也蓋里俗之謬謂苜未詳考耳廟之所起本以祀五代時將路金以先有德於茲土故為立廟後乃訛路為露訛金為筋以妄說傳會其事李諱辨之甚悉余義亦為碑所誤過廟下為賦一詩其詞曰抗慨一朝節淒涼千載祠精英感貞厲氣決媿男兒斷河聲急義篋鳥語悲曉霜微月落隱隱似蛾眉今已削其藁聊記於此

神誥

蔡中郎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末云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為神誥乃中頌曰云云案中郎此文亦是墓碑體例而題云神誥所未詳也又議郎胡夫人哀讚云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聞叔我憂痛然則神誥者當即是墓表神道碑之類漢時自有此種文禮名號耳其云靈表則或是墓表也至士大夫家

居喪亦稱亮聞漢人質直略無嫌忌如此

記三

記三

長洲 徐 昂發 大臨

史記

史記標題行次一當以太史公自序為準如五帝本紀本相連屬故其後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云云蓋總叙也魏其武安列傳其事與灌夫相終始非是為夫立傳與班史不同今以灌將軍夫者穎陽人也另起其酷吏游俠刺客貨殖等傳亦同此例皆非是至老子韓非列傳自叙止舉老子韓非兩人故曰老子與韓非同傳今本誤作老莊申韓列傳第三九極統繆並應刊正

史記不唯亡軼如張晏所云亦并多殘缺如夏禹本紀本采禹貢臯陶謨益稷為之其於非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之下即接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下又即以吾言底可續續之索隱曰此取臯陶謨為文斷絕無次序即班固所謂疎略抵牾是也愚案此言非也蓋古書久遠訛缺失次正如來始滑及辛壬娶

記四

塗山癸甲生啟之類皆訛缺之文不應太史公臨文不檢乃爾司馬貞之言未足據也

史吳起傳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其下即云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案此段文義斷續不屬其為殘缺之文無疑豈得以疎略抵牾議之耶

褚少孫補史記

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武本紀甚言其短武帝怒而削去之恐其說非也魏志王肅傳云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蓋承宏之妄耳張安曰遷沒之後景紀武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等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之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司馬貞曰褚少孫取班書以補景紀取封禪書為武紀取荀卿禮論為禮書樂記為樂書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遂分歷述以次之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龜策則直是太卜所占龜兆雜說耳何其蕪鄙也案如張晏所云則遷沒之後其書亡失

甚多豈得亦云武帝削之乎

漢人論讀書

班史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之說之文辭人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班史劉歆書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嗚呼此真千古名言讀書者不可不深知此意自唐世五經疏義立歸於一是而此義亡矣司馬公嘗謂程正叔曰辨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輕加詆訾公其知此意者歟

管子

管子之書如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又曰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毛嫵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及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等語詭譎顯然韓非子稱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明主使其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威不貸錯制不共門胥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胥乎愈惜惜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諸如此語與管子同或謂管子書大半出戰國時人手者其大抵韓非類乎

記四

管子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愿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注謂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為好惡齊語作野處而不暱注暱近也言處於野不相暱近今世俗學乃以愿為匿字而云野處而不匿其秀自明時號為時文名家皆襲用之此直是不通句讀殊可哂也

時文謬用管子

秦之欲燔書阮儒也久矣商鞅之書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辦慧國以此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

商子

秦之欲燔書阮儒也久矣商鞅之書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辦慧國以此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

雖至必却與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又曰國強而不觀毒
輸於內禮樂強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強官必
強夫以禮樂為毒為強官而以詩書善修仁廉為削國喪亡之
具則彼書之當燔儒之當阬也久矣且曰怯民使以刑必勇勇
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故王者刑
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由是言之任刑則王天
下詩書禮樂則亡其國如是書安得不燔儒安得不阬不必俟
淳于越等發其機而後決也

韓非子

韓非祖述申商其言曰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
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博習辨智如孔墨孔
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
利焉又曰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
而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故以為五蠹之首至
以為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為師
後李斯竟襲用其說以亡秦使非而得志則燔書阬儒者必非
也何獨罪李斯哉

呂氏春秋注

漢高誘注序云呂氏春秋與孟子荀卿淮南楊雄相表裏著在
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釋按省
大出諸子之右慮傳義失其本真故復依先師舊訓輒為之解
以述古儒之旨由此推之呂覽之注後於淮南故先後亦稍有
異同而於呂覽尤為闕奧其序淮南稱深思先師之訓為之注
解今於此書亦稱依先師舊訓儻亦虛尚書之所授耶

春秋繁露

董子謂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
又謂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
帝堯之帝號黜虞而號舜曰帝舜其說迂怪不倫雖謂之亂我
書也亦可

董子五行說

繁露五行相勝篇以木為司農火為司馬土為司營金為司徒
水為司寇與周禮異五行相生篇又以司徒為大理而以司寇

為尚禮雖或云周禮乃劉歆所造是時尚未出然詩書與古禮
皆已並陳其說俱不合又以北方屬禮并與五行乖異未知其
何說也

淮南子注

陳氏曰按唐志淮南子又有高誘志今本記題許慎注而詳序
文即是高誘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
也與之同縣則誘亦涿郡人也蓋泉劉氏曰淮南一書漢許慎
記上而高誘為之注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官稱臣先儒
誤以為慎注如洪景廬亦以為許叔重注今按書中不知者云
誘不敏則為誘注明矣愚按高序稱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
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亡失書傳廢不尋修又云以朝脯
事畢之間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為之注解則此
注乃本盧植所指授而誘為之發明者也當以劉說為正

孔叢子

大梁李氏曰孔叢子七卷世傳漢孔鮒撰嘉祐中宋咸嘗為之
注案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二

記四

十六篇宋晁氏志疑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孟而亡六篇然考
師古注云甲黃帝史或云夏帝孔甲又史稱田蚡學盤孟書注
亦云黃帝史然則謂鮒著盤孟者非也朱子以其文軟弱不類
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案孔叢子一書或是子豐季彥輩集先
世遺文而成故至東京始行然其書淺陋不足採也

諸子似異而同

諸子語互相襲用如列子宋人有以玉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
而成淮南子作象論衡作木射石事或作熊渠子或作養由基
或作李廣下河為崇事或作昭王或作莊王與王隱一事或以
為齊威或以為楚莊介子推事諸書互相出入似異而同諸如
此類不可勝舉讀者但當領其大凡未足與詳辨是非也
論衡楚熊渠見射石以為伏虎射之矢沒其箭或曰養由基見
射石以為兜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
不審無實也

書未可信

論衡湯遭旱七年以五事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

乎早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謂七年乃始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書之言未可信也

鹿死不擇音

左傳鹿死不擇音杜注音所麻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已不擇所從之國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此句原有兩說然孔疏云下有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之文是但言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閑蔭之所不論音聲好惡服說非是六臣注誤引不可從也

鷓鴣

燕策蘇代曰蚌方出曝而鷓鴣啄其肉蚌合而鉗其喙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鷓姚宏續注云語語皆協春秋後語作必見死蚌脯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如此則協韻然不聞蚌鷓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開口一本

記四

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

雞口牛後

史記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顏氏謂此是刪戰國策耳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傳寫誤也愚案延篤音義今不可復見雞口牛後自是韻語太史公當是改寧為雞尸無為牛從兩句作韻語也若如今本國策仍為口後字則介正不必云爾矣案今史記索隱作雞尸牛從

三鱸

范史楊震傳冠雀銜三鱸魚注云冠音貫即鶴雀也鱸音善似蛇一作鱸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鱸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鶴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鱸明矣愚案洪氏隨筆謂續漢書及搜神記皆作鱸字又引韓非說苑稱鱸似蛇蠶似蠅並作鱸字假鱸為鱸其來已久今人沿習不變仍用作知然反者誤也錢受之注杜詩於三鱸下云蓋用楊震傳三鱸而兼取郭陸音釋已屬可議至引楊震碑辭云貽我三魚以辨懿德謂稱鱸

稱鱸皆未得其真者尤為曲說吾未敢從也

樂廣傳

晉書樂廣傳載杯蛇角影事後世咸共傳稱宜無異議然不知實漢時應彬事也風俗通云劭之祖父彬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而不飲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彬後因事過至宣家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彬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乃使門下史將鈴下待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由是瘳平官至尙書歷四郡此劭自述其祖父事時日姓氏左驗至明不知何忽乃冒為樂令事晉書中如此類者正不乏也

犀角

東坡詩中往往用犀角字後人摘以為語病愚案鄭語史伯曰犀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注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類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又中郎集中如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

記四

銘云角犀豐盈實有倬表童幼胡根碑銘云角犀豐盈光潤玉顏然則坡公乃有所本後人議之者妄也袁公夫人即融之女范史列女傳所載袁陳妻馬倫者也又國策司馬喜稱陰姬之美其眉目準額權衡犀角履月乃帝王之后東坡用犀角字似本此蔡中郎作角犀則用史伯語也

黠伯

晉書羊曼傳曼任誕頗縱好飲酒時人稱爲黠伯案黠當作黠顏氏家訓云晉中興書太山羊曼飲酒誕節時人號爲黠伯此字更無音訓孝元常謂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原注浙州見教呼爲嚙羹之嚙亦不知所出案俗間有黠黠之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王玉篇誤爲黑旁查顧雖博物猶出孝元簡憲之下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查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今案晉書玉篇並作黠廣韻字黠下云晉書兗州八伯羊曼爲黠伯蓋承玉篇之誤而於下黠字注云積厚則猶遵顏氏之說而云然也集韻類篇俱未訂正未詳其故

眞草詔書

古者簡質詔書雜用真草三王世家褚先生曰文字之上下簡

之參差長短皆有意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
昔人謂褚少孫補史記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如三王世家太史
公本不及見三王後事徒以為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
可觀故為作世家原未嘗闕也少孫淺見乃謂求其世家終不
可得因遂補之殊失太史公本旨此真所謂不知而作者歟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七年而成然其學有今之人至窮老盡氣而
不能盡通者矣周官保氏及大行人之所掌漢則嚳官之所教
是也自宋儒別為小學之書以示人於是承學之徒但知彼之
所謂小學而忘古者之自有小學名實既賈古學益衰六書曆
算之說對之真若面墻嗚呼是誰之咎歟

漢書本字

古書本字為後人誤改不可勝數試以一二言之如師古曰戰
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未代
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明妃之名漢書本作
穉亦作僂應劭曰名磨今乃作媼亦非本字又漢志漕船五百
艘師古曰一船為一艘其字從木他如驃騎為票騎蒲桃為蒲
陶帛欄為帛蘭此類甚眾姑舉其大槩如此

今本誤字

范史楊震傳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酢而卒非也舊本乃是几陽
亭以亭在女几山之陽故曰几陽唐書沈香亭子本作子亭子
亭者小亭也柳公權傳管夜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是也今
本誤改作亭子失其義矣如此之類不可詳舉夫校讐之事豈
復容易雖老於文學者猶或有遺忘而乃使不學者任之真可
歎也

隸書非始於秦

水經注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篆字文繁蕪會劇務用隸人之
省謂之隸書或云卽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
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什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
隱作隸字言齊太公下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二字是古隸同今
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錯簡間編

宋李秀巖稱鄭康成之言曰易詩書春秋簡長二尺每簡三十
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人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
字則錯一簡亦三十字近世諸儒於經文之可疑者類以錯簡
名之夫文字章句多寡不齊豈皆錯簡或傳寫者偶失其次則
有之謂之錯簡恐未盡然也

班史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間編者謂舊編爛絕就更次
之前後錯亂也案此謂簡編前後間雜亡失次第亦猶錯簡之
意但未遺脫耳

石鼓文

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鱣維鯉何以窶之維楊及柳案玉篇窶普
到普刀二切囊張大也有包裹之義今之漁者類以木楊或箬
葉作包覆魚入市當卽易所謂包有魚者也東坡石鼓歌其魚
維魴貫之柳以包爲貫與包魚又別爲一義鄭漁仲作何以櫛
之案石鼓文無櫛字不知漁仲何所據

飯牛歌

呂氏春秋載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
注歌歌碩鼠也案詩有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等語自是甯戚意
中事高說甚長必有承受漢書注應劭所引南山矸白石爛之
詩或是漢人擬作亦未可定容齋隨筆議之恐非篤論

尺布謠

高誘鴻烈解序載尺布謠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
弟二人不能相容此與史記殊別愚案好童童飽蓬蓬語與今
俚語正同豈太史公以其文不雅馴從而潤飾之歟

赤鳳來

西京雜記賈佩蘭說戚夫人嘗以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
豚豕樂神吹笛擊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
赤鳳皇來案此則趙后之歌赤鳳皇來乃宮中遺制非必爲宮奴
赤鳳作也

大人賦語

李太白飛龍引云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搗之藥方
後天而老彫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其辭詭

奇高妙不可方物及讀大人賦有云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睹西王母曜然白首乃悟太白所云蓋本於此

廣陵散

沈存中筆談云韓阜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三儉輩皆在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曰廣陵散余謂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以諷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為義耳案此論甚當但詳應璩書語恐廣陵散亦是舊曲名未必叔夜所命文士傳乃云嵇康臨死取琴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臨命而作太平引恐無是理當以干令升晉紀作廣陵散為正

何滿子

何滿子歌白樂天注云滄州歌者何滿子臨刑進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詩云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為曲名御譜親題樂府纂元白同時又最交好其說乃不同如此未詳孰是

參撾

彌衡傳注臣賢案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參為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廿反日知錄但引王僧孺庾信李頎等詩而云正七紺反未及辨正其非所未解也

鹽讀為艷

郊特牲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注鹽讀為艷使欲艷之正義曰鹽艷聲相近欲艷是愛欲之言故讀從艷也案此則樂府之所謂昔昔鹽阿鵲鹽白鵲鹽神雀鹽等諸鹽字皆當讀為艷容齋隨筆謂鹽者如今吟行曲引之類猶未盡其義也

度曲

班史元帝自度曲瓊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張衡舞賦曰度終復位次授二八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

為歌詩聲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愚案瓊說恐向未安玉篇度又過也度曲者或當如應說謂自作新曲而自歌之以次終其曲也即如張平子賦語亦云度終復位明言度曲既終然後更授其次則度字當作唐故切即次授之義亦當為唐故音不得音大各反惟應說乃得音大各反耳恐頗說亦未必盡然也

舉白浮白

班史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澀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否也師古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否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闕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案此則舉白浮白各自一義當分別用之

食酒

班史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也今流俗輒改作飲字失其真矣

什器

史記注什數也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為數猶今云什物也小顏云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共器物故謂生之具為什器亦猶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器用相調度也

斛

古時之斛與今世絕異案班志量者侖合升斗斛也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隙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侖其狀似爵以壓爵祿鄭氏曰厥音條算方一尺所受一斛師古曰厥不滿處也古亦謂之桶史記平斗桶鄭康成曰音勇今之斛也或音統

轎

今世肩輿俗謂之轎嘗疑其名非古然自漢以來有之班史淮南王上書云輿轎而踰嶺服虔注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瓊曰今竹輿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師古曰服音瓊說是案今轎字俗作去聲不復知有橋音矣

籥

班史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籥如淳曰籥竹器受三四斗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我陳人不聞有此器滿籥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小顏曰說文云籥箏也楊雄方言陳楚宋魏之間謂箏為籥則籥籥之屬也或作盈乃盈滿之義其說與蔡合吳斗南云方言籥僖也滿籥之義直謂是滿僖耳其說亦通

投壺

顏氏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惟欲其驍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瓊弘正之子會稽賀徵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一無所失今世能此技者其名亦頗衆多然精則斷不能如古人矣

碁

韋曜博奕論曰枯碁三百李善注邯鄲淳藝經云碁局縱橫谷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案此與今制不同班孟堅奏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駮云投謂投瓊也此又似是說樗蒲之戲而亦謂之奕想古者自有此通稱耳投瓊律文亦謂之出玖

櫓窾

窾玉聲竹韻切說文云穴中見也或云穴中出貌元微之詩櫓窾動搖妨作夢巴童指點笑吟詩案此當是櫓中穴如吳中俚語櫓窾之謂

箛

杜摯箛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作音先蠶儀注車駕任吹小箛發吹大箛箛卽箛也通考胡箛似箛而無孔後世爾部用之豈張博望所傳阿兜勒之曲耶楚調有大胡箛鳴小胡箛鳴並琴箏笙得之殆其遺聲歟杜以為老子所作非也案箛一名悲箛一名箛管羌胡龜茲之樂以竹為管以蘆為首狀類胡箛而九竅然則箛之體製應與箛相類今此器已不傳關東人有傳此器者狀類琵琶曲頸正與舊人所畫胡箛十八拍圖相似此或其遺製亦未可定繁欽稱薛防車子能轉喉引聲與箛同音註箛箛也愚案箛箛各器謂箛為箛非是又傳玄箛賦序

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案通考卷蘆葉為箛吹之以作樂別自名蘆箛恐傳所賦者其蘆箛歟

器有所象

凡器物各有所象昔人謂齊器象牛楚器象馬越器象蝦蟇宋器象白狗秦器象豚燕器象豕

記四

記四

光緒己亥在滬江觀會稽章碩卿大令藏書大令出示南昌彭氏所藏寫本畏壘筆記一册不分卷後有文勤手跋云此書九十餘則從曲阜孔氏移錄孔氏則從手稿傳寫者也聞有刊本未見云云大令因問此書文勤言有刊本君見之否予時固未嘗見也及壬寅冬游廣州得此本繕刻至精計分四卷凡百八十餘則前有短序末署康熙戊戌七月十八日重錄則此為最後定本孔氏所錄不分卷者乃未定本也以孔彭二家所未得見流傳之罕可知一旦得之喜可知也惜大令墓草已宿不獲告語為可憾也又二十餘年爰取付排印以傳之戊辰八月上虞羅振玉

記跋

讀書雜釋

蔣	屋	如	虛
氏	校	月	涂
慎	印	著	凡
脩	甲	始	吉
書	寅	丙	成

讀書雜釋自叙

漢初說經守師法人治一經經治一說無一人兼治數經一經兼治數說者自東京修明經術鴻生鉅儒負裘來遠方者闡臺石室之書多於天祿之舊班固綜其異同作白虎通義自後許氏之五經異義鄭氏之駁五經異義並尊於世唐藝文志別之為經解類十九家蓋踵劉向五經雜義之書而為之也宋以後箬錄之書多於前代理學家鑿空之談無復說經之法矣國朝巨儒輩出阮氏經解中所列若干家又經解未列而書可傳者亦十餘家然遵用古學則語多雷同旁及類書則義嫌瑣屑又近儒之通弊焉蘇幼從先大人治經好涉獵有所疑輒以私意志之齋額先大人始怒詞之繼而笑曰任汝所為勝飽蠶魚耳久之自覺蹈雷同瑣屑之弊而家藏之書點污已徧矣戊子己亥館揚州史氏治月令見高蔡之義間優於康成作月令舊解異同讀洪興祖楚詞補注作楚詞校勘記未卒業而聞先大人疾革匆外卷篋歸抵稿散失過半癸丑四月粵匪犯六合之南關藏書燬焉就行篋所遺留者錄鄙說而覆勘之不復覺為雷同瑣屑蓋向時因學而知其不足今廢學則自忘其醜則即是書之既棄之而復取之者亦可見予學之不殖將落乎然以是志先澤焉則固當過而存之矣咸豐十一年歲在辛酉秋八月六合蘇舟甫徐蘇自叙

丙二 自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讀書雜釋卷一目錄

六合徐蘇

金陵叢書丙集之二

周易

童牛之牯

信及豚魚

祇既平

寅于叢棘

百穀草木麗乎土

日事遄往

其人天且劓

其形渥

艮其輔以中正也

日中則昃

天際翔也

得其資斧

鼓之以雷霆

乾知大始

吉凶者貞勝者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百二 目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地網緼

其於人也為寡髮

易逸象離為牝牛

桀衷即宋衷

卷二

尙書

平秩南訛

方鳩僭功

異哉

重華文命

黎民阻飢

明試以功

藻火粉米

草木漸包

曠珠

東進北會于匯

周書曰嘒其耆長

予顛隳

三壇同墀

王亦未敢諧公

康誥

帝乙

爾尚不忌于凶德

其勿以儉人

在後之制

太保承介圭

截截善誦言

祖甲返

卷三

詩

左右流之

溥污我私

實彼周行

葛藟榮之

洗誅兮

王室如燬

五紵五緘五總

願言則寔

深則厲

新臺有潰

目錄

二

金陵書局印

遵條戚施

將有茨

綠竹猗猗

芄蘭之支

焉得諼草

檻檻嗥嗥

彼雷子嗟彼雷子國

將其來施施

貽我佩玖

顏如舜華

公路公行公族

碩鼠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夏屋渠渠

東門之粉

斧以斯之

邛有旨鷄

猗儺其華

食鬱及奠

載逮其尾

卷四

詩

鄂不韡韡

彼爾維何

俶革有鑄

振旅闐闐

既伯既禱

鸛鳴于九皋

夜未央

不敢不跡

民之訛言

噂沓背憎

黜勉從事

緝緝翩翩

滄滄說說

行彼周行

佻佻公子

營營青蠅

舟人之子

亦不阻厥問

造舟爲梁

刑于寡妻

目錄

三

金陵書局印

混夷駮矣

履武

烈假不瑕

瓜瓞嗶嗶

克岐克嶷

辭之輯矣

無然泄泄

民之方殿屎

小子騶騶

滌滌山川

天難忱斯

孟賊內訌

古訓是式

清廟

不云自頽

假以溢我

清廟宗祀文王

有嘏其儲

磐筮將將

元鳥

以辨茶蓼

五三十一

14A

景員維何

卷五

三禮

芹酒

黑羔裘

瑁

攻駒

九數

石室

五歲一禘三歲一禴

禡

鋼毛牛雀羊苦豕微

醕酢

恭敬拊節

不離禽獸

若不得謝

恆言不稱老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入戶奉命

百二 目錄

四

金陵書
蔣氏校印

奉席如橋衡

葵拜

國中以策慧卹勿驅塵不出軌

子卯不樂

叔春即叔向

卷六

三禮

還反

宿離不貸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躬耕帝藉

卿諸侯九推

草木萌動

王命布農事

審端經術

則雨水不時

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森風暴雨總至

桃始華

倉庚鳴

擇元日命民社

以大牢祠于高禴

乃禮天子所御

角斗而

寢廟畢備

天子乃鮮羔開冰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田鼠化為羆

辨始生

天子始乘舟

甸者畢出

發倉廩

田獵置罟羅網畢騶佻獸之藥毋出九門

戴勝降于桑

具曲植籩筐

乃合聚牛騰馬遊牝于牧

百二 目錄

五

金陵書
蔣氏校印

命國難九門磔壞

淫雨蚤降

卷七

三禮

王瓜生

衣朱衣

其器高以粗

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贊桀俊

為天子勞農勸民

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靡草死

養壯佼

苞

毋燒灰

遊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毋躁	百官靜事毋刑
則寇凍傷殺	昏火中
溫風始至	蟋蟀居壁
腐草爲螢	命澤人納材葦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	
以搖養氣	
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神農將持功	可以美土疆
則穀實鮮落	則風寒不時
爲來歲受朔日	三老五更
庭燎之百	土鼓黃桴
雩宗祭水旱也	苴以白茅
秘璫澄瑋	
卷八	
春秋傳	
芟夷蕪崇之	禘
尤涼	辛伯諫周桓公
次于譚北	瓊弁玉纓
同官爲寮	仲述即仲遂
屣蕩戶之	晉卻至如楚聘
告之話言	晉人角之
輔燮	或叫于宋大廟

百二目錄

六

金氏校印

語諱出出	及衝擊之以戈
自暮至于辨曉無違命	蓋利生孽
鄭有子齋	季氏介其雞
重黎	哲嶺
如魚窺尾銜流而方羊裔焉	
道路以目	幽滅於戲
九京	訊申晉
然則齊紀無說焉	賢穆公也
踳階而走	萬者何
噉然而哭	
卷九	
爾雅	
蓋割裂也	是則也
綉綉也	宛中宛邛
水草交爲涓	萃泝其大者蘋
茶苦菜	出隧蘧蔬
熒火卽炤	獬豸
號貓	馳鼠
牝馬謂之草馬	狗爲食犬
卷十	
孝經	
上下有別	

百二目錄

七

金氏校印

論語

抑與之與

曾是以爲孝乎

文獻不足故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

始作

公治長

犁牛之子

禱爾于上下神祇

蕙

苗而不秀

闕子我誤爲宰子我

其言也訕

子之迂也

顏淵死

羿善射泉灑舟

荷蕢

鄙哉硜硜乎

遠人謂顓臾

涅而不緇

鄉原

二四二 目錄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楚狂接輿

朱張夷逸

以杖荷蓀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播鼗武

季隨季騶

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爲高昭子家臣

卷十一

孟子

始作俑者

使庖敦匠事嚴

兄戴蓋

泄泄猶沓沓也

由與猶同

西子

故源源而來

不能五十里曰附庸

先簿正祭器

高叟

呼於埳澤之門

萬子卽萬章

邾鄒

孟子脫文

孟康誤爲孟子

卷十二

夏小正

取荼

秀幽

呂覽

甘雨至

尙書中候

監明之子封於劉

丙二 目錄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老子

谷神

不穀

輻重

楚詞

巷

女歧

史記

鮀

伯翳卽伯益

會人

野雞

司馬貞史記補

庖犧女媧

天皇十二頭

漢書

鸞路龍鱗

桂華美芳

志古文識字

文母書

毋桐好逸

人輕心揚

格五

後漢書

蔡邕傳云三五法

崔駰傳注云非熊非羆

晉書

于于郝郝

水經注

萬城

百二目錄

金氏校書印

卷十三

說文

艾又雙忞

說字兼說釋談說兩義

足部多部無跂字

笑字从夭不从犬

佛字以隱蔽為義

厲旱石也漢書注誤作阜

厲讀為賴

厲讀為列烈裂連刺

甯廬溜

鍾即劉字

劉或从卯

巳已無兩字

說文引經不一家

鈞古韻字

妥即綏字或體

丕即丕字

卷十四

鐘鼎彝器款識

諸旅鬲敕字說

漢碑

後漢人譌敕為勅

疵字借為砥厲字

假爾遐邇省字

釀錢

文選

揚雄甘泉賦

司馬相如上林賦

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射干有二

司馬相如封禪文丕字 稽康養生論豚魚解

雜記

庾信對燭賦

庾信小園賦

百二目錄

一一

金氏校書印

溜字活用

溜字不見經傳

當家

說文無巔字

杜詩船字作衣領解

晉時關差名目

到船過船為古語



周易

童牛之牯

說文告部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
 童牛之告今本僅作童按九家易鄭志虞氏易僮俱作童是
 也釋名釋長幼云牛羊之無角者曰童楊雄太元經云童牛
 角馬明童牛者無角之稱又今本告作皓釋文引劉歆注云
 皓之言角按皓為牛馬牢非角也九家易虞氏易作告與說
 文同鄭本作皓謂施皓於前足是也鄭志冷剛問大畜六四
 童牛之皓元吉注巽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艮體之
 中艮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皓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
 在手曰桎今大畜六四施桎於足不審桎桎手足定有別否
 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今按童牛無角施桎於前足亦與
 許氏義不相背則告皓俱會意轉注之字今作皓者非也

信及豚魚

爾雅翼曰河豚每三頭相連號為一部諺云得一部典一袴
 冬至日輒至應中孚十一月卦信及豚魚河豚也解最新奇
 祇既平

易坎卦祇既平釋文云京本作禮虞仲翔注亦云禮安也說
 文示部云禮安福也引易曰禮既平據叔重仲翔說知孟氏
 本作禮也王弼作祇祇與禮古字通復卦無祇悔釋文云王

百二 雜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肅本作禮史記韓長孺傳禮取辱耳注云禮一作祇是古字
 通之說也張參五經文字則作祇謂作祇者非肅按五經文
 字之說非也說文衣部祇祇袞短衣義迥別無可通惠定宇
 本義辯證信之過矣又釋文引康成注云祇當為坻按爾雅
 毛傳說文三書訓坻為小渚詩甫田如坻如梁箋云坻水中
 之高地也與坎相對為養實勝諸家

竇于叢棘

周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虞翻
 注易坎卦竇于叢棘云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
 棘是九棘不獨外朝有之矣蘇按仲翔獄外種九棘之說經
 典雖無所攷而漢唐閒說經者亦羣以叢棘為外朝之左右

百二 雜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九棘鄭康成註云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上罪三年而
 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
 終不自改而出諸圍土者殺故曰凶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
 家易曰坎為叢棘又為法律按周禮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
 棘而三槐司寇公卿議於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
 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也劉表作示
 古字通示于叢棘云眾議於九棘之下范甯引易作繼
 係通繼也云用繼繼示於叢棘云古疑獄三年而後斷又後漢
 陳寵上疏云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說甚相同蘇謂
 外朝九棘周禮列之秋官則為聽獄之所無可疑者不獨王
 制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一語足為證也

百穀草木麗乎土

說文艸部麗艸木相附麗土而生从艸麗聲易曰百穀艸木麗於地今作百穀草木麗乎土按虞氏易作麗乎地釋文云王肅本作地又一切經音義引作麗於地經典皆以天地對言則此當作地王肅本妄改之耳又草古阜字今爲艸木字目事遺往

說文走部邁往來數也从辵聲易曰目事遺往今文目作已按廣雅釋言云已目也知目與已通釋文云目本作以知古本亦作以以已皆得通目也虞翻本作祀事遺往注云祀祭祀坤爲專謂二也張惠言曰二益用享故舉祀事又注云祀舊作已也知虞氏所見本亦有作已者矣

其人天且劓

宋胡爰謂易睽卦其人天且劓天當作而彙按爰說是也黥額爲天雖馬融虞翻舊注如是而他書更無可證篆書天字作丙而字作丙形本相近故而誤作天也而爲劓之省漢書高帝紀劓以上請之注引應邵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髮髮故曰劓又曰劓字从彡髮前之意也後漢書陳寵傳注亦曰劓者輕刑之名也彙又按說文曰而頰毛也故省彡亦通其形渥

易鼎卦其形渥九家虞氏作其刑渥九家注云渥者厚大言罪重也既覆公餗信有大辜刑罰當加无可如何也虞注云謂四變時震爲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兌爲刑渥大刑也鼎

前二 雜釋一

三

金說 虞氏校印

折足則公餗覆言不勝任象入大過死凶故鼎折足覆公餗

其刑渥凶鄭氏作其刑劓注云穆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注云屋讀爲其刑劓之劓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又漢書敘傳下述哀紀底劓鼎臣注引服虔云底致也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其刑渥凶謂誅朱博王

嘉之屬也義與康成易禮兩經注同彙謂服鄭之說必有師承曲禮曰刑不上大夫文王世子云若有罪則磔於甸人天官甸師氏亦云云知誅大臣屋下不露之義甚可據矣顏師古以服言屋下爲失其義蓋去古遠而於漢經師之說不能盡通然云劓者厚刑謂重誅也則於九家虞氏之說猶合若王弼改刑爲形而以渥爲沾濡之貌也殆謬妄無足道矣

前二 雜釋一

四

金說 虞氏校印

良其輔以中正也

易艮卦六五象詞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朱子本義曰正字義文叶韻可見蓋以孔疏有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故不失其正之言其解正字以中字爲義復用韻叶之遂疑正字爲義文彙謂以中正也當作以正中也集解引虞注云五動之中故以正中也是虞本自作正中不作中正張惠言據今本集解謂中正誤爲正中不知今本集解乃校書者以意改也

日中則昃

易豐卦日中則昃釋文云昃孟本作稜左定十五年傳日下

尺穀梁作日下稷音同假借之字也緯書多用此字中候握
河紀助明禮備至於日稷孝經鉤命訣日稷而赤光起注楚
云稷讀爲側鄙關頌劬勞日稷兮蓋川古語也引伸其義亦
得爲獨用之字揚子太玄應君子應以大稷注云稷側也呂
覽下賢篇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注云稷不見
之也不見亦與日尺之義相近也

天際翔也

易豐卦天際翔也孟氏作天降祥也曰天降下惡祥也鄭亦
作祥竊按作祥是也左傳十六年傳是何祥也注云吉凶之
先見者疏云吉之先見謂之祥惡事亦稱爲祥故昭十八年
傳鄭之未獲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是即惡祥之說也

丙二

雜釋一

五

全說書
唐氏校印

李鼎祚集解引干寶注亦同此義較王弼說實長

得其資斧

易旅卦得其資斧釋文云資如字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
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齊齋戒入廟
而受斧也漢書王莽傳下司徒尋初發長安亡其黃鉞尋士
房揚素狂直遁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効去注引
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敘傳下述荆燕
吳傳曰雖戒東南終用齊斧注引張晏曰齊斧越斧也以整
齊天下也蔡邕太尉橋公碑爰將度遂亦由齊斧陳琳檄吳
將校部曲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齊齊斧名字不
足以誇簡墨晉書樂志乃整元戎以齊齊斧注說於同易釋

文惟沈約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九年丙申詔曰未勞資斧
與王氏本同竊按李鼎祚周易集解旅卦引虞翻注云離爲
資斧故得其資斧巽卦引虞翻注云巽爲齊離爲斧故喪其
齊斧是虞本旅卦爲資斧巽卦爲齊斧較然不同又王莽傳
所云喪其齊斧亦引巽卦文非旅卦文則或資斧齊斧義各
有當也又按讀齊爲齊良是卦例上爲宗廟集解引荀爽曰
軍龍師旋亦告於廟還斧於君故喪齊斧正如其故不執臣
節則凶故曰喪其齊斧貞凶受斧還斧均因齊戒入廟據此
則與旅之資斧迥別不得以此而溷彼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繫詞上傳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虞

丙二

雜釋一

六

全說書
唐氏校印

注云雷震遠良風巽雨兌也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運行往
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一寒一暑也
惠定宇周易述疏之曰震爲雷良爲廷廷與霆通巽爲風兌
爲雨謂兌澤爲雨祭義云天時雨澤是也知兌爲雨者昭元
年春秋傳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服之義以雨屬
西方兌正秋西方之卦虞注小畜自我西郊云兌爲西雨生
於西故知兌爲雨也離爲日坎爲月乾爲寒坤爲暑鼓之潤
之日月往來寒暑相推皆八卦相蕩之義王引之經義述聞
駁虞義曰遠良雨兌寒乾暑坤者以上文言八卦相蕩非此
則八卦不全也然徧攷書傳無以霆爲良雨爲兌者疾雷爲
霆不得分以爲二說卦曰雨以潤之此曰潤之以風雨兩皆

謂坎非謂兌也傳意但以雷霆為震風為巽雨與月為坎日為離而良兌則從其略孔穎達本霆為電才按釋文引雷才云霆疑為電云

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為寒一節為暑直云震巽離坎不云乾坤良兌者

乾坤上下備言良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其實亦一焉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孔子閒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象傳曰山下有風山下有雷又曰澤中有雷澤上有風則山澤為雷霆風雨所自出言雷霆風雨足以該山澤矣何須以

霆良兩兌備八卦之數乎寒暑亦謂坎離易通卦驗所謂坎主冬至離主夏至也虞氏以說卦有乾為寒之文遂為寒乾

暑坤不知乾道坤道下文始言此則但言坎離非謂乾坤也

頁二 雜釋一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蘇按王氏述聞一書其說易多駁虞說亦未盡通乎虞氏之例故排擊處義多拘泥然此條本孔氏正義謂傳詞直言震巽坎離不言良兌乾坤則非無據謹按說卦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熯之良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良兌乾坤直舉卦名更不段象明是此處之例且兩潤既係之坎不應此處又屬之兌至良之為靈惠氏以字與廷通然段象須有至理不得以形聲通段之例無端牽合張氏惠言以良為倒震之象謂雷自上反又云雷動於下霆擊於上亦似從而為之辭九家易說卦注云雷與風雨變化不常而日月相推遞有來往是以四卦以義言之天地山澤恆在者也故直說名矣孔穎達正義曰上四象象下四舉卦者

王肅以為互相備也此二說足以證王氏所言之不謬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易繫詞上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孔疏曰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事物可營為故云作也望文生義說

殊淺陋李鼎祚周易集解於乾知大始句引九家易曰始謂乾稟元氣萬物資始坤化成物按釋文虞翻句引荀爽曰物

謂坤任育體萬物資生惠定宇周易述本之為義引伸曲暢其注云大始元也復以自知故知大始坤稱化承乾而成物

故化成物此天地之合也其疏云乾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釋詁云元始也董子對策曰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故知大始元也元初九也繫詞下曰復以自知故知大

頁二 雜釋一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始大戴禮天圓云曾子曰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陽施而陰化故知坤稱化謂造也即垢時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承乾而成物故化成物也樂記曰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蓋據此傳為言而云天地之和也先王法之以作樂天地訢合故和為天地之合也又張惠言述虞氏義此二句虞氏注佚張曰陽稱大資始未來故曰知神以知來也承天成物故曰化也細玩惠張二君之說理大物博唐以後說經者所萬不能逮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易繫詞下傳吉凶者貞勝者也釋文引姚信本作貞稱惠棟

周易述從姚作解引考工記注章昭晉語注以為古文通之證
證謂勝稱古文自通然說易則不當以稱字為義此自以
虞注義為長虞注云貞正也勝滅也陽生則吉陰消則凶者
也張惠言曰陰生滅陽動貞之其義是矣勝即陰勝陽陽
勝陰之義虞云滅者引仲字義謂陰勝則滅陽也古訓詰簡
直多類是凡滅國稱勝國亦此義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易繫詞曰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易注引孔子曰
回也其庶幾也今論語作子曰回也其庶乎皇侃義疏云庶
庶幾也朱子集注云庶近也言近道也按爾雅釋言庶幾尙
也又云庶幸也釋詁云幾近也則集注當作庶庶幾幾近也

吳志張昭子承能甄識人物動於長進篤于物類凡在庶幾
之流無不造門又顧雍子邵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
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
之觀二傳用庶幾字皆言其為可造就之材似不足盡顏氏
子庶按虞易注云幾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如此解論
語則顏子以知微之神妙而能安貧樂道較賜也億屢中之
明為高遠矣似可為聞一知十聞一知二作一證據

天地綱緝
易繫詞天地綱緝釋文云緝一作氳說文壺部云壺壺壺也
从凶从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地壺壺張氏復古編云壺从
壺吉於悉切壺从壺凶於云切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蘇按

許氏於壺字下云不得泄凶則壺字為不得泄吉可以意推
復古編之說是也漢書文選或作烟熅蓋壺古字烟熅為
今字綱緝又烟熅借之字朱子本義謂綱緝交密之狀是
殆以字从系為義不知此段借字不得據為義也郭忠恕汗
簡云古周易綱作壺與說文同是不妄也晁氏以綱緝為古
文可謂無知而妄作矣又氳氳亦俗體字漢以前所無德明
所收亦是當時俗本

其於人也為寡髮
易說卦其於人也為寡髮釋文引鄭康成注作宣髮李鼎祚
集解引虞翻注云為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為寡髮非也蓋宣
鮮之同音段借字鮮訓白故宣亦訓白說卦云巽為白作宣

髮是也又宣寡形近亦易相譌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太平
御覽引作衛寡夫人與傳中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
義例相同作宣者形近之譌耳衛宣夫人事具見毛詩左傳
豈貞順傳中人哉
易逸象離為牝牛
陸德明經典釋文載易九家逸象離後有一為牝牛虞仲翔
不以為然故說易皆主坤為牛然左昭五年傳卜楚邱曰純
離為牛則不獨九家逸象有之又荀爽離卦注云牛者土也
生土於火離者陰卦牝者陰性故曰畜牝牛吉矣干寶革卦
注云離為牝牛離爻本坤黃牛之象也禮坊記東鄰殺牛注
亦云離為牛是鄭氏亦以離為牛矣惠棟曰離一陰居二陽

亦云離為牛是鄭氏亦以離為牛矣惠棟曰離一陰居二陽

之閒中美能黃故六二謂之黃離牝牛之象蓋謂牛本坤象離之二五即坤之二五故離亦牛象仲翔之說泥矣又仲翔注睽☱卦其牛睽云四動☱坤爲牛爲類牛角一低一仰故稱睽離上而坎下其牛睽也蓋謂睽四既動則離坎象俱不見不得云上下爲睽且坎亦無牛象也此蓋據卦體不動而言則☱有兩離象離上而離下故曰一低一仰也

宋衷卽宋衷

徵異錄載歷朝異姓有宋姓晉人有宋衷晉森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姓名目按今集解中只有宋衷無宋衷世本有宋衷注樂緯有宋衷註是劉表部下人無所謂宋衷者當是宋字刻訛爲宋作徵異錄者妄采之耳

丙二 雜釋一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尙書

平秩南訛

尙書平秩南訛羣經音辨人部引書作平秩南偽漢書王莽傳以勸南偽史記索隱作南爲曰爲依字讀孔安國強讀爲訛阮氏元段氏玉裁皆謂古文本作偽故索隱謂安國強讀爲今書經作南訛史記作南譌皆依衛包所改也蓋謂偽爲之作譌訛皆古音古字之通假不必定是後人改字周禮馮相氏鄭注亦云仲夏辨秩南譌賈疏以爲據尙書大傳則鄭亦讀作譌矣蓋譌字本兼有數義故爾雅三見其義偽字亦兼有兩義南偽之偽爲字之假借也訛偽之偽本字本義也羣經音辨亦曰偽化也音訛

方鳩僂功

說文疋部迷斂聚也从疋求聲書曰旁迷屏功人部僂具也从人弄聲讀若汝南潯水虞書曰旁教僂功所引異者漢經師多口授所傳不同爾雅釋詁云鳩聚也迷亦訓聚音義相通教又假借之字也屏僂皆僂之省文史記作聚布者以訓義改字也

異哉

說文卅部昇舉也从卅目聲虞書曰岳曰昇哉今文同釋文云鄭音異孔王音怡皆不言其義僂孔傳曰已也退也正義

曰昇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停住之意故爲退也蘇按孔傳以已爲會意不知昇字以卅爲義卅竦手也竦手有舉意从已所以諧聲耳集傳曰已廢而復強舉亦是用說文義但不知已爲諧聲故兼用孔傳而強爲之解也

重華文命

高誘注呂覽以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天乙爲湯名以伯益爲皋陶之子與曹大家列女傳注鄭康成詩諫中候苗興說張守節史記正義各書並同

黎民阻飢

隋薛元卿高祖頌民字多作萌如因庶萌之子來黎萌無阻飢之患按民氓萌明古字通用音近之假借也呂覽高義比

於賓萌注云萌民也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云萌一作叱漢書陳勝項籍傳贊集注引如淳曰叱古萌字又

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程去病傳及厥眾萌注云與叱同又管子山國軌謂高之萌曰韓非子難一臣吏分職受事名曰

萌文選上林賦以贈萌隸長楊賦退萌爲之不安注於引章昭云萌民也成陽靈臺碑以育苗萌楊震碑凡百黎亦黎之假借

萌皆以萌爲民隋時文人猶多用之至衛包古文尙書多以俗字改古字唐韻更界畫之以俗音而聲音訓詁之學不可

明者始多矣

明試以功

說文言部試用也从言式聲虞書曰明試以功舜典文同益

稷作明庶以功按益稷正義云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
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眾
按左氏傳二十七年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王符
潛夫論亦引作試與左氏合知尙書本皆作試正義所言乃
僞孔書耳

藻火粉米

說文玉部瑑玉飾如水藻之文从玉榮聲虞書曰瑑火鬪米
今作藻火粉米釋文云藻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鬪淋徐米
作絲音米按藻卽藻字瑑藻練線古人段借通用之字鬪部
鬪衮衣畫粉也从鬪从粉省衛宏說米部粉傳面者也上古
尙質不應有此粉卽鬪字耳許氏見衛宏說而收鬪字不直
引書作據者當是古文本粉字鄭注粉米白米也其證也淋
字亦後人所加說文米部鬪部無此字糸部絲繡文如聚細
米也从糸从米米亦聲則徐作絲是也

草木漸包

說文艸部解薪字云艸薪包也書云艸木薪包今書作漸包
孔傳訓漸包爲進長叢生釋文云漸本又作薪草之相包裹
也包字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是釋文不以孔傳
爲然而據季長說駿之也按此以季長叔重義爲長僞孔傳
訓爲進長乃望文生義今文作漸或後人以進長之訓而妄
改之非古文也又尙書大傳微子之命曰微子將往朝周過

股之故虛見麥秀之薪薪禾黍之蠅蠅也歌曰麥秀薪兮黍
禾蠅蠅彼狡童兮不我好仇今文選注引大傳作麥秀漸漸
兮禾黍油油亦是據他書改大傳之本文也

蠅珠

說文玉部玼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蠅夏
書玼从虫賓今作蠅按釋文云字又作蚘蟲部蚘蚘蚘大蠅
也與玼異義云作蚘者當是玼字之譌大戴記保傅篇玼珠
以納其間注云玼亦作蠅漢書地理志淮夷蠅珠泉魚注云
蠅字或作玼俱可爲說文之證

東迤北會于匯

說文辵部迤衰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迤北會于匯今文
同或作爲匯顧炎武曰石經及監本注疏作于匯史記夏本
紀亦作于匯坊本作爲匯沿董鼎書傳而誤

周書曰哻其耆長

說文口部哻遠也从口弗聲周書曰哻其耆長今周書作商
書此云周書者當是周有天下後錄得然漢以前書無標目
讀者隨其義舉之故說文於舜典謂之唐書禹貢或謂之虞
書或謂之夏書或直謂之禹貢無達例也

予顛躋

說文足部躋登也从足齊聲商書曰予顛躋躋通作躋孔傳
曰顛隕躋墜孔疏顛謂從上而隕躋謂從下而墜王肅云躋
溝壑言此躋之義如左傳也蘇按訓躋爲墜於義未全爾雅

頁二 雜釋二 金陵書 蔣氏校印

頁二 雜釋二 金陵書 蔣氏校印

釋詰躋也公羊傳曰躋者何陸也又小爾雅廣言云顯阻也躋陸也方言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漢書五行志云躋登也檢經傳躋字俱訓爲升則顯躋者謂方躋之時而顯從上而阻其象更危也此當從說文訓較孔傳爲善也又阮氏經籍纂詁載馬注云躋猶陸也釋文正義俱無此語未詳所據

三壇同壇

蔡邕獨斷云周祧文武爲祧四時祭之而已去祧爲壇去壇爲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壇謂築土起室亦云

王季爲王考文王爲考皆有專廟不在壇壇之列且周禮蒼

丙二 雜釋二

五

金波堂書 附氏校印

璧禮天事祀考亦無植璧之禮何金縢云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壇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也竊以爲此禮之權宜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周公無祭於廟之禮今因爲王禱疾故用壇壇禱祭之禮三壇同壇者何也太王王季文王不可以同壇三壇三壇亦非合祭祈禱之義三壇示有別也同壇示有親也故爲三壇同壇也爲壇於南方北面者何也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按穎達說是也蓋公方秉圭册祝若高下地殊非所以達神聽此爲壇北面可以驗爲壇禱祭之禮也植璧者何也古以璧爲重器不輕用之禱於神則用故有埋璧於地投璧於河周禮祿圭

以祀先王早既太甚之章曰圭璧既卒下云自郊徂宮又云父母先祖知禱祭之時父母亦得用璧也孔傳云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蓋以璧爲禮天之物今假三王致之於天而請命故植璧於三王之坐義亦相通又正義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按經文既云三壇同壇又云爲壇於南方北面則顯別於三壇之壇疑於壇外別立一壇但其尺寸遠近無明文難實言之耳 竊又按壇壇古字通用詩東門之壇序作東門之壇釋文云壇本作壇孔疏云壇壇字異而此壇字讀音曰壇蓋古字得通用也禮記爲壇位向國而哭釋文云壇徐音壇又祭法鄭注壇之言垣也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

三壇同壇

曰壇猶坦武梁碑前設礪壇壇作礪壇蓋壇壇古音本近壇从重壇从單重單古今字也天保俾爾單厚王符潛夫論引作重厚周頌單厥心國語引作重厥心盤庚誕告用重釋文馬本作單爾釋天太嚴在卯曰單關史記麻書集荀子解引徐廣作重安按單關史記麻書集荀子

正論篇堯舜擅讓一本作揮讓注云擅與禪同壇亦同後漢光武帝紀下注云壇謂除地而祭改壇爲禪神之也壇可作禪故漢書禮樂志壇字亦作禪也然則禮所言壇壇者何以別也曰壇壇均先除地除地而築土爲封則曰壇除地而不築土爲封則曰壇凡除地皆可云壇故東門之壇毛傳云壇除田町町者周禮地官序官場人疏云除地爲壇築堅始得爲場又公羊宣十八年傳壇帷何休學曰掃地曰壇知凡除

百二 雜釋二

六

金波堂書 附氏校印

爲場又公羊宣十八年傳壇帷何休學曰掃地曰壇知凡除

地皆可云埠故說文土部解壇字云祭壇場解埠字則云野
土也不更言祭蓋壇埠雙舉則壇與埠別若單舉一字則壇
與埠通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郊特性曰祭天掃地而
祭不更言壇是亦單舉可通用之例也

王亦未敢請公

說文言部黠燒譏也从言焦聲讀若嚼請古文譙从肖周書
曰亦未敢請公今孔傳訓請為讓與史記請讓項羽英布諸
文同又方言七譙讓也齊楚宋衛荆陳之閒曰譙自關而西
秦晉之閒凡言相責讓曰譙讓又一切經音義二十引蒼頡
云譙呵也亦燒也譙訟聲也上文解譙字云患呼也知燒譙
之訓本古義也

康誥

詩譙疏引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孔傳亦曰康康內國名在
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又史記衛世家注引世
本云康叔居康詩地理考亦引世本云康叔居康從康徙衛
宋衷注云康叔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虛定昌之地畿
內之康未知何在也蘇按左傳命以康誥命以唐誥唐為國
名知康亦國名也管叔蔡叔亦國名也同是一例蔡亦國名也
詩譙疏又云或者康誥也康為序鄭注曰但對之之始即曰命
以康誥安得云誥法邪且康為誥法管蔡亦曰誥法乎望
文生義不如解為國名之得也

帝乙

周人以諱事神周尙文也夏殷尙質則不然桀名履癸湯亦
云予小子履是天子諸侯同名也尙書中候契十三世生主
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
又按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
此帝乙即主癸之妃所生之湯也殷以生日為名同以乙日
生同名湯蓋元孫之孫親絕得同名也故曰易之帝乙為成
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

爾尙不忌于凶德

說文言部替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替于凶德今作爾
尙不忌于凶德按尙上通替當是忌之古字也又左傳夏父
弗忌禮記作葦當是替之假借

其勿以儉人

說文言部諫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諫人今作其勿以
儉人按心部儉儉諫也儉利於上儉人也與馬注儉利儉人
也義合此作諫問也問與聞通此諫人為聲聞過情之人家
語云少正卯魯之聞人也據此則書固曰勿用聲聞過情之
人其惟吉士乎釋名釋言語云吉實也有善實也虛聞與實
善相對為義也

在後之伺

說文言部詞共也一曰諷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詞
釋文云馬本作詞曰共也禮記祭統注同之言詞也疏云詞
共之詞言旁作同蘇按季長叔重訓詞為共蓋云在後人之

同心同力敬迓天威耳后通後夏字或衍文近當曲爲之解
夫古義難明義當盡闕強作解事亦無謂也

太保承介圭

說文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一作圭今周

書無此句顧命作太保承介圭按詩崧高錫爾介圭箋云圭

長尺二寸謂之介爾雅釋器注作錫爾玠圭

截截善諛言

說文言部諛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諛言論語

曰友諛侯釋文云截馬云辭語截削者要也諛音辨馬本作

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侯之人按爾雅釋訓便便辨也論

語鄭注便辨也皇疏便侯謂辨而巧也公羊定五年傳注作

同二 雜釋二

九

全說發音
馬氏校用

友辨侯蓋謂爲本字本義辨爲義近通用之字便偏爲音近

段借之字見周官鄭注史記索隱莊子人間世釋文漢人師

傳不一各以所見本篆之篇故公羊傳作譏譏善諛言說文

戈部作變變巧言

祖甲返

說文辵部返還也从辵从反反亦聲商書曰祖甲返返春秋

傳返从彳今文皆無說文自序云書孔氏蓋孔氏尙書古文

有此語今則佚耳又今春秋傳返多作反無从彳者此亦古

文也

詩

左右流之

詩闕唯左右流之傳云流求也此本爾雅釋言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供苴菜必有助而求之者訓左右為助義同說文說文無佐佑字左右即今之佐佑字也集傳云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陳啓源曰訓為無方則於老義難通矣朱子以老為熟而薦之夫熟而薦之於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

薄汚我私

詩葛覃薄汚我私王荆公曰治汚曰汚蕪按曲禮為長者蕪之禮亦除蕪曰蕪也古人此種字法不可枚舉

實彼周行

詩卷耳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傳云嗟我懷人實彼周行懷思實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此非毛氏一人之說而集傳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其意以為婦人不與外事也無論夫人內助之義后妃思其君子求賢審官此其意無惡於聖人即果為牝雞司晨之事亦豈能反古人有據之義而臆斷其有無乎按左襄十五年傳詩云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能官

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學於聖門之弟子說亦與左氏同是周人言詩者以周

行爲列位也淮南傲真訓云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今詩之

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

成其道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

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是漢人亦以周

行爲列位也唐宋人承用舊說未之有改自呂大鈞訓爲周

之道路東萊讀詩記取之集傳遂有不能復采實之大道之

旁之說陳啓源毛詩稽古篇云婦人思夫之詩如伯兮寫生

采綠諸作見於變風變雅所以閔王道之衰征役不息室家

怨曠刺時也義不係於思者也若如今說則卷耳當爲商紂

刺詩不得爲周南正風也況民間婦女思念其夫形諸怨曠

不足爲異后妃身爲小君母儀一國且年已五六十原注云

王受命於中身孔傳云即位時年四十七乃作兒女子態自

道其傷離惜別之情發爲詠歌傳播臣民之口不亦媿乎至

於登高極目縱酒娛懷雖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汝墳殷

其露兩詩閱其君子猶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曾后妃而反

不若哉此言極暢足爲紫陽諍臣 毛傳訓周行爲周之列

位只卷耳首章一見鹿鳴傳則云周至也行道也大東無傳

蓋與鹿鳴同義也鄭箋則於鹿鳴大東亦訓爲周之列位義

實難通故注禮記緇衣示我周行句則仍用毛傳云行道也

至大東則當用劉向九歎征夫勞於周行爲義觀王逸注引詩若若公子行彼周道可知矣

寫蕪榮之

說文艸部蕪艸旋貌也从艸榮聲詩曰葛蕪蕪之今作榮毛傳曰榮旋也與說文義同爾雅釋草云草謂之榮是榮爲正字榮爲假借之字釋文云帶本又作榮按作帶誤也說文無帶字

詵詵兮

說文言部詵詵言也引詩曰魯斯羽詵詵兮釋文引詵文作辨从多則辨爲本字詵爲假借之字叔重所見本不同義皆通也桑柔篇姓其庶傳曰取多也孔疏云姓即詵字

百二 雜釋三

三

金說 雜釋 釋氏校印

王室如燬

詩王室如燬說文作燬後漢書注引韓詩作燬薛君章句云燬烈火也釋文云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燬或云楚人名曰燬齊人曰燬吳人曰燬此方俗訛語也據說文韓詩於釋文所引字書知燬爲本字燬爲或體之字又劉向列女傳作王室如毀毀又燬之省文向所據蓋魯詩也

五絀五絀五絀

詩羔羊傳云素絲五絀素白也絀數也絀絀也羔羊之絀絀言絀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後漢循吏傳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素喻潔白絲喻調柔絀數名也詩人賢士爲大夫者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調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此解數字

有意義而未明絀與絀之爲數若何朱子集傳則云未詳可謂闕疑究未能相說以解也按王金孫廣雅疏證載子引之

說曰絀訓爲絀本於爾雅蓋取界域之義三章文義實不當

如爾雅所訓絀絀皆數也五絀爲絀四絀爲絀四絀爲絀

五絀二十五絀五絀一百絀五總四百絀故詩先言五絀次

言五絀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

絀爲絀倍絀爲升倍升爲絀倍絀爲紀倍紀爲縵倍縵爲縵

兩風九說釋文云縵字又作縵然則縵者二十絀總者八十

絀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云縵八十縵也史記孝景紀令徒

縵衣七縵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云十縵之布

一豆之食說文作縵云布之八十縵爲縵正與倍紀爲縵之

數相合絀之數今失其傳按釋文云絀本又作佗春秋時陳

百二 雜釋三

四

金說 雜釋 釋氏校印

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絀爲絀即西京雜記之縵矣如此疏

解明白暢達段玉裁謂此傳數字當讀數晉之數五總猶俗

云五族也於義殊疏

願言則寤

說文口部噤悟解氣也从口寤聲詩曰願言則噤毛作寤釋文作寤云本又作噤劫也鄭作噤音都麗反劫本又作貽崔

靈恩云毛訓寤爲欸今俗人云欠欠欸欸是也不作劫人體

倦則仲志倦則欸按玉篇云欸欠張口也噤琳經義雜記云

據崔說毛本訓寤爲欸玉篇欸欠張口也與傳義合而願言

則噤箋所改讀一爲口氣一爲鼻氣合兩爲一恐非叔重原

書阮氏按勘記陳氏鄭箋改字說均謂臧氏此條舛誤是也
蓋走仰走之譌狼跋詩作走傳訓爲貽與此傳同知此經文
本爲走字走嗑皆形體之譌蘇嘗謂陸德明釋文多漢以後
俗字是也康成叔重皆大儒於古人舊不專一說擇其善者
從之故詩箋與說文多兼用魯齊韓三家詩讀走爲嗑許鄭
從三家爲訓也陳喬樞改字說曰玉篇口部嗑噴鼻詩曰願
言則嗑鼻部琫鷲林都計切鼻噴氣本作嗑此即申說文悟
解氣之訓嗑爲鼻噴氣而字从口者口鼻氣同出也故說文
但以悟解氣渾言之若欠字則說文作无直云張口氣悟也
二字訓有不同且以走爲欠款是內則嗑欠複矣蘇按此說
甚是正義引王肅云以母道往加之則走劫而不行貽與劫

頁二 雜釋三

五

金說 臧氏校印

音義同合狼跋傳於王肅說參之知毛氏作走無疑崔靈
之說非毛義也唐石經以下經傳皆从口作嗑是用鄭廢毛
不知鄭箋雖多與毛異義而不輕改經字故有讀當爲某讀
如某讀爲某之例今諸家據箋改傳展轉訛謬於是改貽爲
款而鄭氏之例不明矣
深則厲
說文水部礪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詩曰深則礪礪或从
厲今詩文作厲毛傳曰由膝以上爲涉以衣衣謂襪注云涉水
爲厲謂由帶以上也爾雅釋水云以衣涉水爲厲蘇膝以下
爲揭絲膝以上爲涉絲帶以上爲厲詩釋文引韓詩曰至心
爲厲論語亦作厲鄭注曰由膝以上爲厲包注曰以衣涉水

爲厲詩疏引左傳服注亦曰由膝以上爲厲左疏引李巡爾
雅注亦曰不解衣而渡水曰厲按厲之義自來說者無異詞
惟說文有履石渡水之說戴震毛鄭詩考正因據以駁爾雅
引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
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裳而過若水
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風淇梁淇
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就此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
云云邵晉涵爾雅正義駁戴說曰古字段借義相貫通不得
專主一解衛風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
从雅訓不可易也漢世司馬相如劉向於是小學名家相如
上林賦云越擊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
云楫舟杭以橫瀟兮又云橫汨羅以下厲王逸云瀟瀟也由
帶以上爲瀟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厲爲履石渡水列子
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
爲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是不獨毛傳本爾
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
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開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
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
謂邵氏說極是而證以說文林部解瀦涉瀦字之爲徒行厲
水尤可見許氏書之例取精用宏不株守一解也蘇謂毛傳
本爾雅由帶以上爲厲之訓確無可易都人士云垂帶而厲
左傳祭厲游纓廣雅釋器云厲帶也小爾雅廣服云帶之垂

頁二 雜釋三

六

金說 臧氏校印

謂之厲是所云深則厲者正以帶為義爾雅毛傳指明為帶
以上較鄭元服虔包咸李巡更明証也其以厲為以衣涉水
之通名又義之展轉相生者西漢明小學者司馬相如諸人
而外莫著於揚雄其方言云厲謂之帶其刺秦美新文云侯
衛厲揭要荒濯沐文選注云厲深沾也揭淺也詳此文上
下文義皆遠近沾濡沐浴玉化之義是義展轉相生之明證
也又厲為履石渡水自說文外漢儒別無此解亦與毛韓兩
詩不合其或本之齊魯二家詩未可知也

新臺有泚

說文玉部琬玉色鮮也从玉此聲詩曰新臺有玼今作泚按
水部泚清也从水此聲毛傳曰泚鮮明貌水所以潔污穢此

丙二 雜釋三

七

金波 嚴 甫 氏 校 印

普義同而段借之字
蓮條戚施

新臺詩蓮條戚施傳云蓮條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箋云
蓮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詞故不能俯也戚施而柔下
人以色故不能仰也說文蓮條粗竹席也醜醜魯諸也薛君
韓詩章句云戚施蟾蜍醜惡也諸家各有異同要本古人
之訓且其義亦展轉相生無不通也按國語蓮條不可使俯
戚施不可使仰章昭注云蓮條假人不可使俯戚施假人不
可使仰淮南修務訓蓮條戚施雖粉白黛綠勿能為美高誘
注云蓮條假也戚施假也賈遠國語注亦云假也釋文云戚
施字書作規傾以上皆同毛氏知毛氏本國語為訓也按爾

雅釋訓蓮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釋文引舍人注云蓮條巧

言也戚施令色誘人李巡注云蓮條巧言詞以饒人謂之口

柔戚施和顏說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孫炎郭璞注於云蓮

條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戚施之疾不

能仰而柔之人常俯似之因以名云以上皆同鄭氏知鄭氏

本爾雅為訓也說文詹諸之訓與韓詩章句同知粗竹席及

詹諸之訓又本之三家詩也蘇按粗竹席及詹諸蓮條戚施

最先之義不能俯之人其枝拄不利屈伸有似於粗竹席不

能仰之人其行无有似於詹諸因以蓮條戚施目之此弟

二義也口柔之人常不伏面柔之人常俯有似於不能仰不

能俯之人因又以蓮條戚施目之此弟三義也三義皆展轉

相生不通說文之訓則不知古人文字巧構形似摹繪物情

之妙毛氏簡畧鄭氏推其意而廣之醜惡所以反對燕婉之

求而老夫得其女妻又必有口柔面柔以媚婦人之醜惡還

相為義必謂宜公實無此二病反滯矣至戚施為醜惡之音

同段借規傾為戚施之俗體可以意推也又按頓字疑即愧

字之譌 說文黽部作得此醜醜解云醜醜魯諸也詩曰得

此醜醜言其行醜醜太平御覽引韓詩亦作得此戚施薛君

章句云戚施蟾蜍醜醜也韓詩與毛同而章句與說文同

知戚施醜醜之音同段借字也醜字廣韻七由切集韻雖由

切並音秋唐韻七宿切徐鉉从之案唐韻是也說文醜字本

醜之或醜字從从臤从无无亦聲故唐韻音醜戚亦有醜音

丙二 雜釋三

八

金波 嚴 甫 氏 校 印

是繩戚音同也。繩唐韻式支切。是繩施音同也。漢時四家詩經文不同。毛多古文。三家多今文。經師口授。方言音不同。各以其方音之近者。假借用之。毛韓均作戚。施則說文所引。或本齊魯二家。

齊魯二家

說文艸部薺。薺。薺也。从艸齊聲。詩曰。牆有薺。今作茨。按薺。薺。古字通用。詩楚茨。禮記玉藻。注作楚薺。楚詞注又作楚薺。者。薺。漢書禮樂志。猶古采薺。肆夏也。注云。薺。禮經或作薺。又作茨。賈誼傳步中采薺。注云。齊或作薺。又作茨。其證也。

綠竹猗猗

說文艸部薺。王芻也。从艸象聲。詩曰。薺竹猗猗。今作綠。按禮

百二 雜釋三

九

金波 嚴書 蔣氏校印

記亦引作薺。毛傳曰。綠。王芻也。竹。蕭竹也。正義曰。舍人曰。薺。一為王芻。某氏曰。薺。鹿薺也。又曰。竹。蕭。蕭。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此作竹。蕭。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又按爾雅。釋草云。薺。王芻。又曰。竹。蕭。蕭。采。綠。箋云。綠。王芻。易得之。菜。諸說大抵相同。惟。薺。綠。字異耳。然。漢書。司馬相如傳。揜以綠。蕙。注云。綠。王芻也。又。楚詞。注引。終朝采綠。作終朝采薺。知薺為本字。綠為薺。假借之字也。至陸璣。草木疏。始謂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此為綠。竹。以綠為色。非古義矣。

芻蘭之支

說文艸部引詩曰。芻蘭之枝。今本作支。按呂氏祖謙曰。董氏云。石經作芻蘭之枝。說苑。修文亦作芻蘭之枝。知古作枝也。焉得蕝草。

說文艸部引詩曰。安得蕝。艸。蕝。或从煖。音。或从宣。今作焉得。蕝。草。按釋文云。蕝。本又作蕝。爾雅。釋訓云。蕝。蕝。忘也。釋文引詩作焉得。蕝。草。又韓詩作焉得。蕝。草。蓋蕝。蕝。二字本通用。由爰。宣。偏。旁。通也。爰。宣。音。相近。亦得通也。

檜檜。檜。檜。

大車詩傳。檜。檜。車行聲也。檜。檜。重。遲之貌。按檜。檜。亦車行聲。

義互見也。

彼留子嗟。彼留子國。

百二 雜釋三

十

金波 嚴書 蔣氏校印

詩邱中有麻。傳云。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鄭箋云。著其世賢。孔疏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亦未有以留為地名者。古者。胙。土。命。氏。子。嗟。子國。亦大夫之有采邑者也。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取。鄆。而。遷。鄆。焉。而。野。何。休。也。留。鄆。道。元。水。經。注。云。留。鄆。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矣。留。之。所。以。為。鄆。邑。者。蓋。桓。武。為。卿。士。之。時。子。嗟。放。逐。失。其。采。邑。鄆。因。有。之。迨。并。就。檜。十。邑。食。溱。洧。之。間。遠。留。而。棄。之。周。人。取。為。王。季。子。采。邑。是。為。劉。康。公。劉。文。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留。君。簋。二。器。俱。有。銘。曰。留。君。招。作。饒。留。阮。雲。臺。相。國。釋。曰。此。留。君。是。畿。內。諸。侯。招。其。名。也。則。留。或。國。名。子。其。爵。歟。羅。泌。路。史。以。為。堯。之。後。是。殆。不。然。留。乃。畿。內。諸。侯。緄。氏。縣。有。劉。聚。者。是。

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累不以周之邑爲氏也或曰留爲鄭邑安得棄之爲劉康公采邑告之曰公羊傳云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既云塗出於宋則越國以鄙遠知鄭亦不能不棄之也

將其來施施

按顏氏家訓書證曰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兒按讀作兒行何則也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臧玉琳經義雜記謂邱中有麻三章章四句句四字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又云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引樂記肅雅和鳴注肅肅

丙二 雜釋三 十一 金陵 嚴氏校印

敬也雖離和也詩有洗有潰傳洗洗武也潰潰怒也以爲傳箋重文之例麻按謂傳箋誠多此例然不可以疑此詩孟子施施從外來施施連文似本此詩且趙岐注云施施猶扁扁喜說之貌與鄭箋舒行伺閒意畧同張揖廣雅釋訓亦云施施行也此皆在顏之推所見江南舊本以前則毛詩之連文無可疑矣又孟子晉義曰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晉怡

貽我佩玖
說文玉部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从玉久聲詩曰貽我佩玖讀若芑或曰若人句脊之句今本同按讀若芑是也與李字叶顏如舜華

說文艸部莽木莖朝薺莫落者从艸異聲詩曰顏如舜華今作舜按舜部舜艸也楚謂之蓄秦謂之薺蔓地連尋象形从舛舛亦聲又艸部董茅蓄也一名莽是舜即莽也毛傳曰舜木槿也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槿一名槿木槿也崔謨亦以爲槿華蓋因有木槿之名故槿字从木其實木莖爲草類當从說文作莽又孔疏引陸璣疏作舜是舜爲本字莽爲後加之字皆許氏本文槿則俗字耳

公路公行公族

按詩汾沮洳序其君儉以能勸刺不得禮也此疏中所云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者也又云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勸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

丙二 雜釋三 十二 金陵 嚴氏校印

字是王肅孫毓陸德明所據本均作其君子儉以能勸與定本正義本異也肅謂有子字者是也經言公路公行公族傳云公行從公之行公族公屬箋云公路主君之耗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耗車之族是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是經傳箋皆以大夫爲義如云其君安得異乎公路公行公族也乎疏謂其君好儉而能勸躬自采菜又謂賤官尙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從而爲之辭耳不可從也

碩鼠

碩鼠詩疏云釋獸於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好在田中食粟豆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爲彼五技之鼠

也說文云鼯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食人禾苗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又易晉如鼯鼠九家易作碩鼠疏引蔡邕勸學篇云鼯鼠五能不能一技術又廣雅云鼯鼠荀子勸學篇亦作梧鼠按此一物而異名者聲轉而字異也鼯爲本字碩爲音近段借之字鼯雀爵又音轉異體之字猶之伯勞之或爲博勞或爲百鳩也又螻蛄一名碩鼠見本草古今注混爲一物非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按詩無衣傳曰興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

百二 雜釋三

七三

金陵叢書
薛氏校印

言不與民同欲下王于興師傳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箋云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肅謂傳箋義同傳文詞畧而箋申之耳傳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正見康公之不然也言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見天下有道之時則然今經所云王于興師乃以王法興師爲常言不必如古自天子出也傳略則箋詳之傳詳則箋略之古人著書義本高簡以意逆志同異自明王肅好與鄭異託於毛義以強爲之說曰豈謂子無衣乎染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又曰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夫傳意本謂詩以

袍釋興不謂以朋友同袍興也本謂天下有道則征伐自天子出今不必然正是以王法爲通言非謂秦興師不由王命也王意在申毛其實非毛旨也孔穎達惑於王肅之說因於傳箋之說分茅設苑遂使毛傳之意大晦讀者所當以經還經以傳還傳以箋還箋以疏還疏不必牽引而味沒也

夏屋渠渠

按詩權輿章夏屋渠渠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動動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動然此以下章四簋皆說飲食之事不得以屋奪捲入疏引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肅謂王說是也序言忘先君之舊臣與賢

百二 雜釋三

一四

金陵叢書
薛氏校印

者有始而無終則夏屋屬先君說爲是又夏屋之言屋宅古訓如是亦非王肅一人之言禮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以夏屋爲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楚詞哀郢曾不知夏之爲邱兮注云夏大殿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招魂冬有突夏注云突覆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淮南本經訓乃至夏屋宮駕注云夏屋大屋也大廈曾加注云大廈大屋也說文無厦字古廣厦字卽作夏說林訓云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注云屋也王逸高誘皆漢時人師承必非無自不獨崔駰七依之言可以爲子邕之左證也

東門之粉

鄧子久太史嘗疑古元歌韻不相通而毛詩差原麻婆爲韻

言皆質之於黔縣俞理初正登俞最號博雅顧不知俞復質之程春海侍郎深學名也侍郎言原與獻同音經典獻字有讀如莎音者則原或如獻字之讀子久嘗為弄言極嘆侍郎之穎悟亦謂侍郎穎悟則有之其說實牽強難通也按古元歌韻本通桑尼篇以翰憲雅那為韻隔桑篇以阿難何為韻逸周書時訓篇鴟鳥猶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燕挺不生卿士專權淮南詮言篇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說林篇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秦族篇其美在和其失在權王氏淮南校本言之甚詳友人陳卓人立嘗為予言番字今屬元歌兩部其偏旁字更不可枚舉則元歌韻本通矣其說較春海侍郎為長

百二 雜釋三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斧以斯之

詩墓門斧以斯之釋文云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今南方以鋸開木謂之梳即斯字之古音也

叩有旨藹

說文艸部藹綬也从艸叩聲詩曰叩有旨藹今作藹按毛傳云藹綬草也爾雅釋草云藹綬

猗儺其華

詩猗儺其華王逸楚詞章句引作猗儺其華按猗儺儺旒聲轉字異古奇衰之奇奇偶之奇皆音猗儺皆從奇得聲知音本近也吳才老韻補旒字叶音那楊升庵亦云猗儺猗儺字形之異

食鬱及蕘

說文艸部菹艸也从艸宿聲詩曰食鬱及菹今作蕘按毛傳云蕘蕘蕘也孔氏正義曰蕘蕘亦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闈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十四株蕘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蕘李即蕘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蕘也爾雅釋草云菹山韭那鬲菹云此生山中與人家所種者異名也韭菜名生山中者名菹韓詩曰六月食鬱及菹是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曰說文據韓詩為義早非宜於春初六月食菹庶人之食也王應麟詩攷亦云出韓詩據此知許氏所引詩不專毛氏蓋當時四家詩並行諸儒皆得據以為義故說文及鄭箋皆主毛詩而亦有與毛異義者此類是也

百二 雜釋三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載寔其尾

說文足部躓从足質聲詩曰載躓其尾今作寔按毛傳云寔貽也退則貽其尾爾雅釋言寔貽也詩曰載寔其尾詩疏引李巡曰貽卻頓曰寔又中庸鄭注貽躓也與下貽字韻也義同夷部寔寔不行也从夷引而止之也夷者如夷馬之鼻从此與奉同意按寔不行亦有貽義此亦轉注假借之字也終風章願言則寔傳云寔貽也與此傳同觀此益知崔靈恩改寔為寔改貽為狀之妄此處釋文云寔本又作寔蓋寔之俗體也

韻書雜釋卷第三

詩

鄂不鞞鞞

常棣鄂不鞞鞞說文作鄂不鞞鞞文類聚八十九作鄂不焯焯御覽四百十六作鄂不鞞鞞按鄂本字鄂音同段借之字鞞之作鞞鞞體之變文鞞之作焯音同段借

彼爾維何

說文艸部爾華盛从艸爾聲詩曰彼爾維何今作爾按毛傳云爾華盛貌與說文同義又爾亦靡麗之意則爾疑即爾之本字

倭革有綱

說文玉部珎玉聲也从玉倉聲詩曰倭革有珎今作綱按釋文云綱七羊反本亦作鎗鄭箋云綱金飾貌正義作鎗金飾貌詩曰倭革金厄是也按珎鎗字通綱又珎鎗段借之字烈祖八鸞綱綱毛傳云言文德之有聲也與玉聲義通又通作鎗綱又通鎗曲禮士踰踰釋文云本又作鎗書益稷鳥獸踰踰說苑辨物作鳥獸鎗鎗蓋古字多通漢儒各據所見本釋之耳

振旅闐闐

說文口部噴盛氣也从口真聲詩曰振旅噴噴今作闐闐鄭箋云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是以爲鼓聲爾雅釋天

郭注云闐闐羣行聲與鄭箋異按門部闐盛貌从門真聲廣雅釋訓云闐闐盛也又云聲也左思魏都賦作振旅鞞鞞从車是與郭注羣行聲義相近也噴闐蓋古字通

既伯既禱

說文示部禱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詩曰既禱既禱今作既伯既禱按禱字云告事求福也从示壽聲是禱禱異義爾雅釋天云是禱是禱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註云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是伯爲馬祭禱爲師祭義亦各別許氏自序云詩毛氏今按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祭其祖說與爾雅合皇矣是類是禱傳云於內曰類於野曰禱說與爾雅師祭之說合毛詩作既伯既禱而許氏作

既禱既禱

既禱既禱蓋漢儒師傳既多不能畫一按應劭漢書注云禱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是以禱字从馬爲義與伯字祭馬祖之義通矣周禮甸祝禱牲禱馬杜子春注云禱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曰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如杜說則與毛傳禱獲也之說亦合而禱與禱字可通矣惟康成周禮注與杜不合云禱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大爲馬祭求肥健解禱爲大然終不離禱牲馬以爲義則義雖別而實通也孔穎達曰禱讀如伏誅之誅者此俗讀也則集韻音作追輪切者不如徐錯音都皓切之爲得矣

麇鹿麇麇

說文口部曉麋鹿羣口相啖兒从口虞聲詩曰鹿鹿賦今
作麋麋按毛傳曰麋麋眾多也鄭箋曰麋牡曰麋復麋音
多也小爾雅廣訓云語其眾也張衡西京賦郭璞爾雅注均
引作鹿鹿麋麋與許氏異則說文所引或亦出於三家

夜未央

庭燎章夜未央毛傳央且也釋文云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
音且經本作且段玉裁毛詩傳定本作央且也曰且薦也凡
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鄉農為次第
若作且字則與鄉農不別矣按此說良是說文央中央也廣
雅釋言央中也荀子正論今人或入其央潰竊其緒疏注云
央潰中潰也洪範五行傳星辰莫同注云夜半為中則夜未

央者猶之夜未中耳正義謂且是夜屈之限又言未央者前
限未到之詞其意蓋以且為夜屈之限故以夜中為前限也
引王肅云央且未且夜半是也正以申明前限未到之意匡
謬正俗曰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肅謂當云夜未央
者言其未中也夜未艾毛傳云又久也者言其未久也則傳箋之所
未明者可無惑矣又按疏引王肅云央且未且夜半是王肅
時所見毛本已作且矣蓋漢初人義例尙疏後則愈密而愈
瑣耳又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與今本說文亦不同知
今世所有書籍其為完本者百不獲一矣 又夜未央箋云
猶未渠央也向未識渠字之義偶思古詩中有丈人且安坐
調絲未遽央渠遽音近未渠央猶未遽央耳匡謬正俗曰遽

與渠同荀子修身篇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注云渠讀
為遽古字渠遽通是其證也故渠帥之渠廣雅釋言作隸車
渠之渠釋器作隸左氏定十五年次於渠隈公羊作蓮蘇也
鶴鳴于九皋

詩鶴鳴于九皋段玉裁毛詩傳定本作鶴鳴九皋云古書引
皆無于字凡十四見唐石經于九皋誤段氏言必有據然近
得宋板王逸楚辭注本其離騷經步余馬于蘭皋兮注云步
徐行也澤山曰皋詩曰鶴鳴于九皋則所引未嘗無于字也
民之訛言
說文言部訛謬言也从言為聲詩曰民之訛言今河水正月
共三見皆作訛按毛傳云訛偽也訛謬偽古多通亦省作訛

無羊或寢或訛韓詩作謬爾雅釋詁釋文訛字又作訛亦作
偽同方言三訛化也注以為化聲之轉是也
不敢不跡
說文走部越側行也从走束聲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越今
作跡按足部跡小步也从足晉聲詩曰不敢不跡與今文同
小步亦與毛傳累足義近與側行義別知走部所引為三家
詩也玉篇今作跡以越跡為一字
黽勉從事
劉向上巽異封事引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口營營釋文云營營韓詩作營營按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
向元王之孫實為魯詩則是所引魯詩與韓詩同也按黽勉

密勿聲轉字異禮記禮器祭義勿勿注炆云勿勿猶勉勉也
大戴記曾子立事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注炆同說文解勿
字云所以趣民故速稱勿勿趣民亦勉之意也勉字有密音
後漢桓帝時詔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
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隄譚苑醒翻曰泥音涅或音匿隄音
蔑或音密按所說甚是據此知勉有密音也 陸農師埤雅
云眼善怒故音猛義本周禮注也又廣韻眼音猛鄭注秋官
蝟氏掌去蝟眼云眼耿眼也進與耿眼尤怒鳴為聒人耳去
之眼得音猛者從其聲也孫季昭示兒編曰蛙眼之行勉強
自力故云眼勉如猶之為獸其行趨起故曰猶豫亦備一義
噉音背憎

一四二 雜釋四

五

說文部

說文口部噉語也从口尊聲詩曰噉音背憎今文同按人
部傳噉也从人尊聲詩曰噉音背憎與此異者蓋傳噉皆以
噉為義古文得通也釋文引說文作傳不引口部作噉釋文
所引其同者例不引也又云沓本又作噉按噉乃沓之俗字

滄滄詛

說文言部嘗不思稱意也从言此聲詩曰翁翁詛今作滄
滄詛詛按毛傳滄滄然思其上詛詛然思不稱乎上正義曰
不思欲稱上之意耳與說文同則說文本之毛傳也釋文引
爾雅曰翁翁詛詛莫供職也注曰賈者陵普姦黨熾背公蚬
私曠職事又召旻毛傳詛詛不共事也詩疏引李巡云君
開蔽臣子莫親其職又釋文引韓詩曰不善之貌皆言其大

旨耳正義曰滄滄為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詛詛者自營之
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思其上
者專權爭勢與上為患不思稱公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
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此與繫傳義相同也又荀子修身篇
作噉噉音荀卿所見當是詩之古文

緝緝翩翩

說文口部聿聿語也从口从耳詩曰聿聿幡幡今巷伯三章
作緝緝翩翩四章作捷捷幡幡按毛傳曰緝緝口舌聲翩翩
往來貌鄭箋云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陳啓源毛詩
稽古編曰聿為聿語與毛傳口舌聲義別按此不別聿語亦
自有口舌聲義之展轉相生者也聿為本字緝乃段借之字

一四二 雜釋四

六

說文部

詩鴛鴦其左翼釋文引韓詩云鴛鴦也是聿之為捷音之
轉也幡古用翻翻亦音義展轉相生之字是翻之為幡亦
音義之轉也此蓋三家詩本如此而說文據之耳

佻佻公子

大東佻佻公子毛傳曰佻佻獨行貌釋文引韓詩作嬾嬾往
來貌楚詞王逸注引作若若按佻嬾字體之變若則音同之
段借也古音兆翟相近故跳躍得為雙聲字又其偏旁多通
用周禮守祧鄭注古文祧為濯爾雅釋魚蜃小者洮釋文云
洮眾家本皆作濯韓非子外儲說右第三十五延陵卓子乘
蒼龍桃文之乘又云一旦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翟
文即桃文也是兆翟得通用也爾雅釋訓佻佻契契愈退急

也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作孀孀契契又引郭注云佻或作孀音華若是景純所見爾雅亦有作孀者矣又云音若若為音同段借之字無疑也

行彼周行

王逸注劉向九歎征夫勞於周行兮云行道也詩云君若公子行彼周道今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箋云周行周之列位也今以履霜送轉解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正義曰送轉解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解之幣按朝聘有發幣之事不聞轉解亦有之當時苛令雖多然列國於天子之公卿視今州郡之於京官終不同恐轉解未必有發幣之事也毛詩

丙二 雜釋四

七

金說 鄭氏校印

周行字凡三見卷耳實彼周行傳曰行列也鹿鳴示我周行傳曰行道也此獨無傳箋訓為周之行列者本卷耳傳為義也其實此當本鹿鳴傳為義上章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願之潛焉出涕傷今不如古也故下章即云今之周道往來使我心坎履霜往來與行周道文義一串若云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則所云葛履履霜佻佻往來為不順於辭矣王逸所見或齊魯兩家詩子故知非韓詩也然彼既作道則此之不可訓行為列亦明矣道字古徒苟反與疾字為韻上東通通川之韻東則王逸所據本似較康成所據本為善備列所見以俟言古義者舟人之子

大東詩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毛傳云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鄭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持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鄭氏或本漢經師傳授之說然毛義為長蓋此章多借衣服以刺周人之逸豫不郵政事所云粲粲衣服熊羆是裘鞞鞞佩瑤皆不稱其服之請皆云京師人士衣服鮮盛如此微賤者亦富如此而吾佻佻然為履而履霜者乃公子也舟人私人對上公子為言見貴賤之失位冠履之倒置猶史記貨殖列傳所云掘冢姦事云云耳鄭氏謂持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恐不免於曲解

丙二 雜釋四

八

金說 鄭氏校印

按鄭說不如傳矣然舟之作周裘之作求一為段借一為本字學者不可不知考工記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為舟左傳申舟呂覽行論作申周左傳華周說苑立節善說二茲作舟說文舟字云而通也從勺舟聲隸省勺作舟即舟字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周舟義近故古金石文字二字多通用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董廣川適以舟為古文周字顧瑩王亦引詩為證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近阮氏鐘鼎釋文尤眾其見於碑者則堯庶碑委曲月匝韓勅後碑舟口牆域集韻曰舟通作周俗作週非是也又說文云裘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凡裘之屬皆从裘求古文省衣是求為裘之古字裘

乃後加之字耳故孟子樂正裘漢書古今人表作樂正求詩羔裘序釋文云裘字或作求也

營營青蠅

說文言部營小聲也从言從省聲詩曰營營青蠅今作營毛傳營營往來貌按此以比讒人之言則義以聲爲切且詩人賦物或以形或以聲營營象蠅聲也與關關爲鳴聲雖雖爲鷹聲關關爲鹿聲交交爲鳥聲同例較毛傳義爲密或亦本之三家又呂部亦作營營

造舟爲梁

大明詩造舟爲梁毛傳用爾雅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鄭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孔疏

頁二 雜釋四

元

金陵書局
一册氏校印

引王基云自殷以前賁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姬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以爲後世法又鄭璞注爾雅造舟云比舩爲橋其注方言船舟謂之浮梁云卽今浮橋公羊疏引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言以舟爲梁故謂之造造成也杜預左注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穎達詩疏云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其上卽今之浮橋蘇謂訓造爲成正以對維之言連四舩方之言併兩舩特之言單舩成全也謂其比舟於水上者如平地然故言成也若訓造爲作則詩既云造舟又云爲梁爲不辭矣說文云船古文造从舟舩爲造之古文則據方言以釋毛詩爾雅所云船舟謂之浮梁者豈得云作舟

謂之浮梁乎此集傳誤也爾雅左傳作造舟方言作舩舟方言用古文也又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羊子戈銘云羊子之舩戈邾戈銘云邾大口口口之舩戈皆造之古文也亦不阻厥問

詩經集傳與鄭孔異同處多不能無遺議然亦有獨得之解綿詩亦不阻厥問鄭箋云小聘曰問不絕去其悲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穎達穿察而傳會之然義實難通且與孟子貉稽章所引不合集傳本趙岐孟子注之義曰問聞通聲譽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阻墜己之聲聞按此說良是古問聞字通用趙岐孟注改康成詩箋本非於漢儒有心立異故能不乖古義

頁二 雜釋四

十

金陵書局
一册氏校印

混夷駝矣

說文口部咽東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詩曰大夷咽矣馬部又云駝馬行疾來貌从馬兌聲詩曰昆夷駝矣與毛詩同蓋口部所引者爲三家詩也前人謂康成箋詩多用三家說說文亦然自序云詩毛氏者從義之多者言之也

刑于寡妻

詩思齊刑于寡妻傳云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朱子詩集傳云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孟子章句云寡妻寡德之妻謙詞也此義則長於毛鄭矣

烈假不瑕

詩烈假不瑕毛傳云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

阮氏校勘記曰此箋當云烈假皆病也下箋爲厲假之行者當作厲假之行者上仍用經字以爲訓下則竟改其字以顯烈假是厲假之假借並按隸釋載唐公房碑有云厲蠱不遐去其螟蟻皆用詩語碑文蓋本三家詩知鄭此箋亦本三家改毛非師心妄作也按說文疒部瘵女病也从疒段聲瘵惡疾也从疒蠱省聲兩字相次知古人文字本相次比也又說文謂瘵爲女疾蠱爲腹中蟲引春秋傳曰皿蠱爲蠱晦淫之所生也臬桀死之左傳以女惑男則疾爲蠱之本義與說文訓瘵爲女疾相合又說文訓蠱爲腹中蟲而南山經云招搖之山麗膺之水出焉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瘵疾郭注云瘵蠱病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臣意診其脈曰蠱瘵宋張守節注

節正義曰人腹中短蠱據山海經史記兩注知瘵亦得訓爲腹中蟲索隱音橫廣韻音瘵古馬切知此字與假同音假本音古則瘵亦得音古古蠱同音則知瘵與蠱亦同音音義皆同故假爲瘵之假借字亦卽爲蠱之假借字也至烈之爲厲瑕之通遐其義尤顯矣

履武
元鳥生商履武與周說詩者曉曉致辨然帝王世紀云華胥履大人迹而生庖犧於成紀是華胥更先於姜嫄矣秦本紀云女俯吞元鳥卵而生大業是女俯亦同於簡狄矣讀書者存而不論可也必臆斷其無亦殊未確

克岐克嶷

說文口部嘍小兒有知也从口疑聲詩曰克岐克嶷今作巖按山部巖九嶷山舜所葬在零陵營道山疑聲五帝本紀其德巖巖索隱曰德高也小兒有知無高義當是因岐字从山而假借之也然鄭箋云其貌巖巖然有所識別也則知毛詩本作巖後漢書桓彬傳岐巖也注云巖然有所識也蓋本毛鄭義也許氏之字或亦出於三家

瓜陵嗒嗒
說文玉部珎石之次玉者以爲系璧从玉丰聲讀若詩曰瓜陵莘莘一曰若食按口部嗒大笑也从口奉聲讀若詩曰瓜陵莘莘今作嗒嗒按嗒珎俱引詩作莘莘可知古毛詩作莘莘音相同而譌作嗒耳毛傳曰嗒嗒多實也艸部莘艸盛从艸奉聲艸盛與多實義近詩作莘莘無疑說文於艸部不引此句者義之互見耳

無然泄泄
說文口部唯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唯唯言部詎多言也从言世聲詩曰無然詎詎爾雅釋詁憲泄泄制法則也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云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李巡孫炎說於同孔穎達詩疏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爲惡政競隨從而爲之制法也按制法則即多言之義詎爲本字唯爲詎之省泄又假借之字古文通也今爾雅作洩洩乃唐石經避諱改字後人誤沿之耳

辭之輯矣

說文十部計詞之計矣从十聿聲此引板詩文也今作辭之
辭矣鄭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疏引論語出辭氣加于下民
則以僞理也為義不主文詞矣爾雅釋詁輯和也與毛傳合
計亦和也从十十數之具也徐鉉曰十眾也彙按眾理具眾
人和則可謂之輯矣輯亦與集通新序雜事作辭之集矣左
傳我若羣臣集睦以事君廣雅云集眾也則亦有十義矣
小子躑躑

說文足部躑躑舉足行高也从足喬聲詩曰小子躑躑今文同
按毛傳云躑躑驕貌又爾雅釋訓躑躑驕也郭注云小人得
志橋蹇之貌詩疏引孫炎云謂驕慢之貌橋與驕通舉足行

高亦有驕義左傳謂莫敖舉趾高心不固矣是也漢書高帝
紀亡可躑躑足待也注躑躑翹也文選長楊賦莫不躑躑足抗首
注引服虔云躑躑舉足也與說文義同
民之方殿屎

說文口部唵也从口念聲詩曰民之方唵也今作殿屎按
爾雅釋詁云殿屎呻也毛傳云殿屎呻吟也孫炎亦曰人愁
苦呻吟之聲則當以从口為正說文當是詩之本字殿屎即
唵音近假借之字

天難忱斯
說文心部忱誠也从心宄聲詩曰天命匪忱言部謹誠諦也
从言甚聲詩曰天難諶斯毛大明傳曰忱信也蕩詩其命匪

諶傳云諶誠也按爾雅釋詁諶誠也又曰忱信也郭注云轉
相訓也諶忱字通又通作訖韓詩大明詩作天難訖斯蕩詩
亦作其命匪訖是也

滌滌山川
說文艸部薇艸旱盡也从艸微聲詩曰薇微山川今作滌滌
按毛傳云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兼川無水則與蕩滌
義近說文所引或三家詩義惜無可證耳王應麟詩攷亦作
微是薇之省也太平御覽引作悠悠山川悠與條聲相近也
古訓是式

說文言部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詁訓按此所引舊說
以為即毛詩所題詁訓傳也則當云毛詩詁訓傳不得云詩
云詁訓也按孔疏云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釋
文云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詩蒸民傳古
故也古詁音義通此或引蒸民詩古訓是式句而省其文耳
疑不能明未敢定也問何以當云毛詩詁訓傳不當云詩曰

詁訓按說文例引經則言某經引傳則云某經某傳如春秋
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之類其口說之義則曰說如孝
經說之類是也引三傳不第云春秋引毛傳可第云詩乎又
釋文云舊本多作故漢書藝文志詩有魯故齊后氏故齊孫
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此不云毛詩則與三家詩何別且爾
雅釋詁在毛傳之前何獨引毛傳乎知此為詁訓是式之省
文也

孟賊內訌

說文言部訌讀也从言工聲詩曰孟賊內訌按毛傳訌讀也鄭箋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眾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爾雅作虹虹訌之段借字也抑詩云實虹小子毛傳亦云潰是也潰與讀通下解讀字云讀中止也司馬法云師多則人讀今經傳師讀之讀均作潰是潰讀通用之說也然箋謂爭訟相陷入之言則說文从言為正知陷入潰散義之展轉相生也

不云自類

詩召曼不云自類傳云類厓也箋云類當作潰或引劉向列女傳八作不云自潰云鄭用魯詩改毛字非也毛詩自有潰

百二 類釋四

十五

金陵 嚴 蔣 氏 校 印

字采蘋南澗之濱北山率土之濱傳俱云濱厓也與類厓也同訓則鄭義仍本之毛耳蓋濱本當作瀕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瀕今濱是瀕為濱之古字無疑也書禹貢海濱廣斥漢書地理志作海瀕廣瀕詩南澗之濱宋書何尙之傳作南澗之瀕是皆仍用古字也漢書王莽傳白虎通喪服引詩率土之濱俱作賓瀕之省作類猶瀕之省作賓耳何異乎鄭恐後人不識古字以今文易之無他說也 又按說文林部云類水厓人所賓附類賊不兼而止从頁从涉凡類之屬皆从類又變字云鑿涉水類賊从類卑聲此皆瀕字之義也無濱字蓋許書偶脫若無瀕字則人所賓附之義何著乎蓋賓類同聲故偏旁多通用也

清廟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尙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遠越大瑟朱弦遠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竿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嘆辭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蔡邕獨斷云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是伏生蔡邕俱以清廟為

百二 類釋四

一六

金陵 嚴 蔣 氏 校 印

祭文王詩與傳箋正合惟休甯戴震毛鄭詩攷正曰古字不通作不據洛誥是為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不顯頌文王不承頌武王甚明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與詩通高郵王引之經義述聞曰詩序專謂祀文王於經亦無明證書大傳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彼鄭注讀為播經義通謂引作彼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升堂而弦文武即祭統明堂

位所謂升歌清廟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者也是漢初言清廟者兼有既成洛邑祭文武之說證以丕顯丕承之文而益信矣蘇按洛誥受命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謂封魯而祭非謂成洛而祭所謂史逸祝册告周公其後者舊說以為封伯禽之册是也則不得以為宗祀文王之詩且尙書大傳所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愀然復見文王云云在咎繇謨篇中所以證搏拊琴瑟祖考來格之說言清廟言文王初不及武王也其云卜洛邑營成周升歌而弦文武者在洛誥篇中然言文武無明言清廟事也則亦不得以清廟爲烝祭文武之詩蓋清廟之詩之始作也所以宗祀文王但其後合祭文武時亦未嘗不升

歌之耳如此則經典所言不合者皆可會其通矣必欲以一人之見輕背傳箋恐未可據以為信也 戴震王引之讀不顯不承爲丕顯丕承而證以尙書孟子之丕顯丕承信而有徵其義則長於傳箋矣按不卽古丕字集古錄博古攷古二圖所載不顯皆以丕字作不其證也但讀如丕顯丕承不必以丕承二字遂以為兼祀武王耳蓋丕顯丕承皆贊美功烈盛大之詞訓顯爲明訓承爲繼皆是望文生義引之曰顯非創造之詞承獨爲紹承之解斯不類矣又云承當讀爲武王烝哉之烝音蒸地志承陽志古曰承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魯頌烝烝皇皇毛傳曰烝烝厚也蘇謂如王說則詩云文王烝哉武王烝哉愈不必以丕承專屬武王矣

百一 雜釋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剛月 1000 反

16A

清廟宗祀文王

清廟乃宗祀文王非烝祭文武之詩以戴震王引之說丕承爲祀武王爲謬據所引尙書大傳駁之矣因思西漢人俱以此爲祭文王詩不獨伏生蔡邕說可據也劉向上災異封事云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雖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其下別引他詩言武王周公之事不言清廟頌武王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亦不言武王也

假以溢我

說文言部譏嘉善也从言我聲詩曰我以溢我按左襄二十七年傳作何以恤我廣韻引說文作譏以譏我今作假以溢

我毛傳曰假嘉溢慎與爾雅釋詁文同集傳曰何之爲假聲之轉也卹之爲溢字之譌也按爾雅毛傳訓假爲嘉與嘉善意合儀禮觀禮予一人嘉之注云今文嘉作賀知嘉賀音近也嘉與假通用譏之爲假音訓相近之字也爲何者音近假借之字也王伯厚謂詩當亦有古今文是也又按左傳作恤廣韻作謚據廣韻知說文本作謚也亦作譏以謚我大雅文王釋文云謚慎也爾雅釋詁云溢慎也又云謚溢謚靜也尙書惟刑之恤哉史記集解引今文尙書作惟刑之謚哉史記作惟刑之靜哉蓋謚謚皆形相近而聲之轉故其義亦同譏以溢我者嘉善以甯靜我耳是許氏說與毛傳同也但鄭箋訓溢爲盈溢之言溢爲流散收爲收聚義更相成則不必

百二 雜釋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泥毛氏義耳杜預注左以經文字異定爲逸詩不知古經文傳授不一且形聲假借之例最博也

磬筦將將

說文足部筦行兒从足將聲詩曰管磬磬磬段氏說文注據他書補字金部筦詩曰磬筦筦筦阮氏經籍纂詁二十二下將字亦云說文金部作磬筦筦筦今詩作將將陸氏釋文云將說文作筦筦行兒不云說文又作筦者陸氏引說文多脫漏未可據以定許氏書也管與筦古人通用筦筦筦筦筦筦古亦通用將其假借之省聲耳漢書禮樂志作磬筦筦筦筦子富國篇作磬筦筦筦風俗通聲音第二作磬筦筦筦筦漢以前經師口授所本不一其於六書假借之法通用最博各

百二 雜釋四

十九

金 說文 將氏校印

據所見著之耳管磬字倒與諸書微異或亦三家詩也

有噴其饒

說文口部噴聲也从口食聲詩曰有噴其饒按毛傳云噴眾貌必兼聲言其義始備

以薜茶藜

說文艸部薜拔去田艸也从薜好省聲薜籀文薜省苾薜或从休詩曰既苾茶藜今作以薜按廣韻薜苾林苾同爾雅釋草注以苾茶藜釋文云苾木作薜又作林一切經音義云苾木或作薜林二形國語翼缺釋注云薜林也又曰林或作薜拔田草也與說文同

元鳥

詩元鳥箋云天使胤下而生商者爲胤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禮月令注云高辛氏之出元鳥遺卵娥氏吞之而生契者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孔疏曰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中候契握云元鳥墮水遺卵簡狄吞之生契封商後儒據毛傳元鳥至日

祀高禘之文斥康成妄信緯候史遷之說誠爲論得其正矣但謂緯書起於漢儒之偽造此則不可按呂覽音初篇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篴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誘注云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楚詞天問云簡狄在臺嘗何宜元鳥致詒女何喜王逸注曰簡狄帝

百二 雜釋四

二二

金 說文 將氏校印

嘗之妃也元鳥燕也詒遺也言簡狄侍帝嘗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者也當屈原時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備儼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已多妄誕不可知之言豈至漢而始有乎蓋孔子沒而諸子百家之說紛然雜出秦火而後漢儒搜輯遺書於是合金銀銅鐵爲一冶而醇駁不能一致者始多矣其見於諸經師之所采而入箋註者猶其可信者也讀書者闕疑慎言不必嘖嘖力辨其無擇其可信者而信之如元鳥詩則當從毛氏郊禘之說如月令高禘則當從蔡邕章句高禘尊也高誘呂

覽注郊高晉近之說 又尙書中候云元鳥翔水遺卵婦簡
易拾吞生契封商注云易疑浴城簡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
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爲湯此妄說也易爲狄之或體字
簡易即簡狄也說文邈即古文遯詩瞻印舍爾介狄說文是
部作舍爾介遯書收督遯矣西土之人爾雅釋詁注作遯矣
西土之人詩泮水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別韓詩作鬻彼東
南是狄易相通之證也又簡狄作簡易凡數見史記殷本紀
索隱引舊本作易又作邈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邈淮南墜形
作簡翟皆音轉而字異豈得以易爲浴然以水易爲湯乎湯
从易非从易也

景員維何

頁二 雜釋四

二二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毛詩元鳥章景員維何傳云景大員均箋云員古文云河之
言何也釋文云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
按此鄭與毛異王肅申毛以難鄭釋文正義兩存之也蘇謂
此傳員均與下長發章幅隕既長傳附均也正同从毛義則
當讀爲幅隕之員从鄭義則讀如云蓋員是古字云是今字
尙書秦誓若弗員來衛包始改爲云來鄭風聊樂我員釋文
本亦作云知員爲云之古字無疑矣然毛傳既云員均則從
毛傳當如正義所言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
無不霑及也鄭箋既謂古文云則從鄭箋當如正義所言諸
侯大至所言維何乎今正義申毛說於殷王之政甚大均如
河潤物之上又加此眾多諸侯其辭皆云九字是混鄭義於

毛傳中顛倒錯亂之甚矣蘇謂康成箋詩其與毛異義者皆
三家詩舊有此說也 又廣雅釋水云河何也是河何義同
水經注引春秋說題詞河之言荷也荷與何同詩河水洋洋
楚詞注作何水油油又童子逢盛碑無可奈何吳仲山碑感
痛奈何隋開皇龍藏寺碑猶云彼亦河人也則唐以前河何
字多通開成石經公羊文四年傳其謂之逆婦姜於齊何何
作河爾雅何鼓謂之牽牛何作河萬季野石經攷以爲誤蘇
謂九經古文當時必猶有存者未必盡誤也不得以劉向之
言棄同瓦缶

頁二 雜釋四

二二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讀書雜釋卷四

說文艸部藪大澤也从艸數聲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荊州雲
夢豫州甫田青州孟諸沈州大野雒州弦圃幽州奚養冀州
揚紆并州昭餘一作祁是也此引周禮夏官職方氏而省其
文也今本楊作揚夢作夢甫作圃孟作望沈作堯雒作雍圃
非也奚作奚按爾雅釋地云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
西曰雒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
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云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
岐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閒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
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穫較此則有徐州營州無青州并州
有大陸海隅焦穫無弦圃奚養楊岐疑即揚紆而屬雍州呂
氏春秋淮南子所載九藪無大野焦穫而以趙之鉅鹿晉之
大陸分爲二藪均與說文異知所引爲周禮也說文無堯字
口部合讀若沈州之沈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沈水出
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涉从水允聲釋名釋州國云兗州取
兗水以爲名也史記作濟河惟沈州鄭司農云弦或爲泝泝
或爲圃知司農所見古文無作圃者今說文皆李燾徐鉉之
本或非許氏原文從司農作泝近是爾雅疏引地理志云汧
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藪則當如司農注釋爲弦之蒲
也奚養注云杜子春讀奚爲奚知古文本作奚說文從杜氏
易之也餘當作余爾雅曰燕有昭余祁淮南子作燕之昭余
無祁字金壇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亦云徐鍇本說文作昭余
祁按作余是也

百二 雜釋五

三

金壇段玉裁印

石室
說文示部禘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
主从示从石亦聲此引經解本字也今周禮無此句段玉
裁曰謂周有此禮耳非謂經有此文也
五歲一禘三歲一祫
說文示部禘字下引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下又引周禮曰
三歲一祫今周禮無此語邵晉涵曰疑此禮緯之文是也詩
閟宮禮王制正義俱引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宋庠國
語補音亦引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孫穀古微書載禮
稽命徵文相同無作歲字者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引許氏
五經異義曰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
亦作歲不作年則或叔重別據他書故兩書均作歲字也
禘
說文示部禘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禘从示馬
聲周禮曰禘於所征之地按今周禮無此文出禮記王制周
禮禘字皆作貉大司馬有司表貉司農注云禘謂師祭也詩
桓序箋類也禘也疏云禘周禮作貉又或爲貉字古文之異
也
鉶毛牛菴羊苦豕薇
說文艸部芊地黃也从艸下聲禮記鉶毛牛菴羊苦豕薇是
今公食大夫禮記鉶作鉶芊作苦按禮記鉶箋釋文云鉶本
又作鉶詩閟宮傳采蘋箋釋文並云鉶又作鉶是鉶鉶通也

百二 雜釋五

四

金壇段玉裁印

鄭注云今文苦爲芊今文者高堂生所傳之本也古文者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也鄭注參用古今文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凡鋼筆之用苦者三見士虞禮記特性饋食禮記並此而三鄭皆附注云今文苦爲芊又云芊乃地黃非也賈公彥疏云非者以其與薇菜等菜爲不類故知非也是苦芊義難通當是音相近而字譌詩云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下爲韻是音近也

醋酢

說文云醋容酌主人也从酉昔聲酢酸也从酉乍聲又云酸酢也从酉夔聲關東謂酢曰酸酸酢漿也从酉戔聲酸酢漿

頁一 雜釋五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从酉僉聲古經典有段酢爲醋者自唐以後始互誤以酢爲醋醋字反以醋爲酢字時俗相承幾於夢夢賴古人書籍具在可考而知也按玉篇云醋報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主人曰醋酢酸也儀禮士虞禮特性饋食禮尸以醋主人注云醋報也又有司徹尸以醋主婦注云今文醋曰酢易繫辭可與酬酢釋文云京本作醋是醋爲本字酢爲音轉段借字故特性饋食禮古文亦作酢展轉段借故於段作爲酢禮記少儀介爵酢爵俱得皆居右注云酢或爲作是也然以酢爲酬酢字古人有之至以醋爲酢漿字則唐以前實未之有自唐韻妄作也按應劭漢官儀光武封泰山上壇見酢梨酸棗史游急就篇酸醪酢淡辨濁清又庾信小園賦棗酸梨酢隋書

酷吏傳長安語曰甯飲三斗酢不見崔宏度是周隋間人尙未有以醋爲醬醋字者今人承唐韻之譌而不之辨不可也

恭敬樽節

曲禮恭敬樽節之樽注云樽猶趨也疏云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也樽字古亦訓聚段氏玉裁云趨同趨音促疾也非趨走之趨蘇謂趨趣促一聲之轉聚字亦有促疾之意故馳驟之驟从馬聚聲也錢氏大昕曰樽當爲劓說文云劓滅也是也說文無樽字

不離禽獸

按淮南汎論訓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誘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禮記作禽獸按陸德明禮記釋文云禽

頁二 雜釋五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虛本作走高所引與虛植本同

若不得謝

而禮若不得謝注云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尙壯則不聽耳疏云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仕也蘇謂謝不可訓聽注謝猶聽也當作得謝猶聽也說文言部云謙辭去也玉篇言部云謝辭也去也廣雅釋詁二謝去也漢書陳餘傳集注引晉灼云以辭相告曰謝謝道傳注云謝謂告辭也楚詞橘頌招魂大招王逸注於云謝去也今官府有告病告老告假之例去官曰謝事則謝字訓告訓去俱可勞苦辭謝之說殊迂恆言不稱老

曲禮恆言不稱老注云不稱老廣敬疏云老是尊稱稱老是已自尊大非孝子卑退之情黃勉齋云教人子對父母常言須避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身稱老也勉齋意欲求深故以注疏為不然其實注疏之說不可易也坊記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陳澹集說曰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又王伯厚困學紀聞釋此節引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為證與注疏義同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宋儒說經往往為理學所蒙濶如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鄭注云視聽恆若親之教使已然簡切有味真西山謂是戒

百二 雜釋五

金氏校印

慎不略恐懼不聞抑何迂闊可笑

入戶奉扇

曲禮入戶奉扇釋文引何注云扇關也又云扇門扇上銀鈕

正義云禮有鼎扇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

稱扇凡當奉扇之時必兩手向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扇

木以其手對戶若奉扇然言恭敬也此與扇關也義同較門

扇銀鈕之義為確矣按呂覽君守淮南主術於云中欲不出

謂之扇外欲不入謂之閉說文戶部云扇外閉之關也門部

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左氏宣十二年傳脫扇服虔注云扇

橫木校輪周一曰車前橫木也文選西京賦旗不脫扇薛注

云扇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曰扇無云門扇

上銀鈕者

奉席如橋衡

曲禮奉席如橋衡注云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蓋謂此康成依於古訓莊子天地其名為椽釋文云木又作橋司馬注云桔槔也又說苑文質云為機重其前輕其後命曰橋淮南本經橋直植立而不動注云橋桔槔上衡也衡與橫通取於平者如上衡中衡取於橫者如夏而福衡經籍如此者難可枚舉蓋衡橫音義於同匡謬正俗曰衡即橫也不勞借音是也胡銓應鑄朱申之徒妄以橋梁權衡為訓胡謂如橋衡取中平而兩頭下應謂橋橫於水至平而橋之橫木尤平奉席者正平無鼓其狀亦然朱

百二 雜釋五

金氏校印

申謂如橋言高如衡言平不知古橋梁未有名橋者禹山行乘橋字亦作楛直輟車也股紂鉅橋之粟積粟倉也其名梁為橋者則自秦昭王作河橋始蓋橋字從木與楛字音相近故亦轉為楛其名梁為橋者亦象其形而轉名之今訓禮經者將依於古訓乎亦依秦以後之言乎則改之者妄也又賈應劉台拱經傳小記謂鄭注井上桔槔遠而不切橋當即士昏禮筭緇被緇裏加於橋之橋其言曰士昏禮筭緇被緇裏加於橋注云橋所以履筭其制未聞據經云奠於席則橋蓋設於席上者取譬於近也橋以木為之奉席欲其平正故謂若橋之橫此義實優於桔槔之訓但曰其制未聞則無可與質耳

葵拜

曲禮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葵拜注葵則失容節葵猶詐也疏云葵挫也戎容蟹蟹著甲而屈拜則坐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葵詐也言著鏡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盧作嬌葵則失容節是多猶詐也釋文云葵挫也盧本作蹲朱子曰葵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為字讀平聲解者謂介者之不拜非全不拜也特其所為拜者直其身不俯其首若有所枝拄而不屈伸者然左傳三肅使者此葵拜即肅拜也按周禮九擯九曰肅擯司農注云但俯下手今時擯即今之擯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疏云賓客入門有擯入門之法推手曰擯引手曰擯又引左成十六年云是肅拜即擯拜

前二 雜釋五

九

金說禮書 蔣氏校印

之一證也又按傳三十三年公羊傳子孫師而行何休學云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為其拜如蹲疏云出曲禮上篇彼文蹲作葵字少儀亦云介者不拜鄭注云軍中之拜肅拜是也據公羊注疏所云是肅拜即揖之二證也又按儀禮賓客入門擯入門曲禮云肅客而入是肅拜即揖之三證也今云其所為拜者直其身不俯其首若有所枝拄而不利屈伸者然試思直其身不俯其首有此拜法乎古人為此不可成拜禮也故曰如此則葵矣葵字从莖从攴說文攴字云行運曳攴象人兩脛有所躡也與蹲字義近合虛植何休說觀之知葵乃蹲之俗字有拄曲不成禮之義難於形容又以為如蹲耳說文新附葵字省艸作葵从坐从攴坐而兩脛有所躡

則直是蹲之象形字耳安得云葵拜即肅拜乎鄭以為猶詐者蓋軍中無拜禮而忽下拜迹似於詐此詐字與左傳偽因而授之末義相近也然此為鄭之餘義自以失容節為正解也蓋肅拜之禮漢初猶存史記條侯世家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此即周禮注所謂持節持戟身倚之以拜者皆軍中拜也公羊成二年鞍之戰獲齊侯晉卻至投戟逸巡再拜稽首軍中得拜者將軍不介冑時有拜法也按據各書肅拜定為今之揖無疑而杜元凱左傳注云肅手至地大謬矣

國中以策擊郵勿驅塵不出軌

前二 雜釋五

金說禮書 蔣氏校印

而文字生因文字而訓詁生有於文字中求其義不得者就其聲音之轉求之則得矣如韓詩密勿即黽勉之轉音論語文莫劉台拱以為亦黽勉之轉音是也森按曲禮云國中以策擊郵勿驅塵不出軌鄭注曰郵勿搔摩也此亦因聲音而文字異也蓋郵為搔之入音勿為摩之入音陸德明釋文云郵蘇役反勿音沒是也以釋文推之知唐以前無有與郵異說者但孔穎達疏云郵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郵勿然分搔摩與郵勿為二郵勿始為不可解之詞此自疏之誤非注意也至元吳草廬讀詩郵為句勿驅二字為句明姚舜牧更為之說曰卦掃也郵值也卦掃而加存恤焉勿急策以驅前淺儒妄語不直一笑 蘇謂

郵勿搔摩一聲之轉偶爲全椒金君禹谷望欣寶應劉君楚
楨寶相言之禹谷楚楨謂此草廬說爲長上文云入國不馳
此安得驅且驅矣安得塵不出軌自以勿驅爲是也蘇按說
文驅馬馳也馳大驅也馳爲大驅則驅馬馳也當是較行加
疾較馳稍緩而執策者已有馳之之意耳故上文執策分辨
驅之五步而立鄭注云調試之疏云驅之者分辨既竟而試
驅行之也又云車驅而馳此皆國中之驅與馳自異馳字有
弛義直前不顧驅則不然故載馳之詩上云載馳載驅歸唁
衛侯下云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載馳載驅謂將馳驅以唁衛
侯急辭也下云驅馬悠悠者謂道路悠遠不可即至辭稍緩
矣故以策彗郵勿驅者謂郵勿驅之非遽驅之也下云塵不

百二 雜釋五

十一

金波遺書
鄭氏校印

出軌正以足郵勿驅之義且以明郵勿驅之法蓋古者御爲
六藝之一疾徐緩急皆有法度所謂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
舞交衢逐禽左如組而如舞者原非羸莽人役所爲且即以
今驅車之法驗之其在國中之驅與郊外之驅猶可察而微
會之也申明前說他日質之禹谷楚楨以爲何如也已亥六
月二十四日

子卯不樂

檀弓子卯不樂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
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陸德明釋文云賈逵云桀
以乙卯日死受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鄭同漢書翼奉說則
不然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

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孔疏引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
卯自刑燕謂此以翼奉司農說爲是按翼奉上封事曰北方
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
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
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孟康注曰水
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狼也木
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
也李奇注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
樂按此卽八卦以陰爲凶之義也張晏曰夏殷亡日不推湯
武以興乎北史拓跋珪亦云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
乎是亦無足忌也

百二 雜釋五

十二

金波遺書
鄭氏校印

叔譽卽叔向

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按
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
不引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而引韓詩外傳可謂疏
矣

讀書雜釋卷五

三禮

還反

還反呂覽作還乃按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穆天子傳云天子還反還反連文月令是也蘇謂棟說非也正義曰還乃行賞孟秋云還乃賞孟冬云還乃賞是四時皆作還乃也釋文亦出還乃石經亦作還乃又後漢書郎顛傳章懷太子注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是唐時所見本皆作乃也按前後文乃齊乃命太史乃以元日乃擇元辰乃修祭典與此乃賞正相承為文不得據穆天子傳說戴記也

作反者形近之譌也列子周穆文篇乃居南郭釋文云一作反知亦形近之譌也

宿離不貸

宿離不貸毋失經紀呂覽作宿離不貳毋失經紀按康成注離讀如醜偶之醜宿離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常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孔氏穎達疏曰謂馮相保章同宿配偶高誘注貳差也星辰宿度司知其度蔡邕章句云宿日所在離月所歷按宿離之義高蔡優於鄭孔日曠每日一度故曰在月每日經十三度故曰歷又徐司會云宿謂守其次離謂去其次其義亦通又按說文貸貳俱慳之段借字也慳失常也貳更也失常即過差張

表肆糾別荷慳知慳為本字貳訓更更與失常義近音義俱近故通用貳貸為偏旁段借之字又字从代亦有更義又省借貸故洪範衍式史記衛世家作衍貸也禮緇衣其儀不貳釋文云本亦作貳疑貳即貳形近之譌也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開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開呂覽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開按康成注保介車右也置未於車右與御者之開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孔穎達疏曰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置未於參御之開明已勸農出不當王前明王身實非農也高誘注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藉田致

丙二 蕪六

二

金陵叢書 蕪氏校印

於保介之開施用之也按此以鄭義為優車右及御人皆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如高說則參字為贅且訓御為致則與措字參字意相觸亦為不詞又鄭訓介為甲與箋詩同朱子以保介為農官之副則不得為車右矣或以祈穀為農官事故偶參車右與孔氏正義本之御開作御之開段玉裁校本从之蔡雲曰班氏東京賦介御開以刻相介御連文之證也

躬耕帝籍

躬耕帝籍呂覽作躬耕帝籍田按康成注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高誘注躬親也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按鄭高俱以帝籍為天神上帝鄭訓籍為借本

孟子助者藉也為義胡詮引臣瓚註謂藉蹈藉也本以躬藉為義不得以段借為稱又以躬耕為帝王盛典藉為典藉張慮又以帝籍為即周官之王藉俱非又按徐氏初學記引蔡氏章句籍作藉云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借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藉又說文云藉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知藉為本字釋文作藉正義作籍皆段借字也又應劭風俗通義亦云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卿諸侯九推

卿諸侯九推呂覽作卿諸侯大夫九推按高誘注禮以三為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又

爾雅六

三

金說禮許
府氏校印

案上下文俱有大夫此當以呂覽為是戴記偶脫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引蔡氏章句作諸侯九推無卿字

草木萌動

草木萌動呂覽作草木繁動高誘注繁眾動挺而生也按繁萌音義迥別無可通此自戴記呂覽義各別也逸周書時訓解亦作草木萌動

王命布農事

王命布農事呂覽作王布農事按下旬即命田舍東郊則此命字疑是衍文呂覽為正

審端經術

審端經術呂覽作審端徑術按康成注術周禮作途夫爾有

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高誘注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也衛氏集說陳氏集說俱作徑宋本注疏作經經經古人段借通用左傳趙衰以壺飧從徑釋文云讀徑為經史記高祖本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魂經堂入奧注云經亦作徑知經徑古通也術之作遂亦音近段借

則雨水不時

則雨水不時呂覽作則風雨不時按康成注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為乾孔穎達疏曰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

爾雅六

四

金說禮許
府氏校印

事純陽來乘故雨少云四月於消息為乾者陽生為息陰死為消十一月至四月為息言萬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為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以同為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穎達不疏為乾此即孟氏易卦氣之說也按孟氏卦氣圖以坎離震兌為四正卦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數內辟卦十二卦謂之消息卦乾盈為息坤虛為消其實乾坤十二畫也息卦六復臨泰大壯夬乾也十一月為復三三復之初爻即乾之第一畫也十二月為臨三三臨之二爻即乾之第二畫也正月為泰三三泰之三爻即乾之第三畫也二月為大壯

三三大壯之四爻乾之第四畫也三月爲夫三三夫之五爻
乾之第五畫也四月爲乾三三六爻皆陽老陽之卦也消卦
六婚遜否觀剝坤也五月爲婚三三婚之初爻坤之第一畫
也六月爲遜三三遜之二爻坤之第二畫也七月爲否三三
否之三爻坤之第三畫也八月爲觀三三觀之四爻坤之第
四畫也九月爲剝三三剝之五爻坤之第五畫也十月爲坤
三三六爻皆陰老陰之卦也十二卦謂之辟卦辟者君也雜
卦爲臣復爲辟而未濟蹇頤中孚屬焉臨爲辟而屯謙睽升
屬焉泰爲辟而小過蒙益漸屬焉大壯爲辟而需隨晉解屬
焉夬爲辟而豫訟蠱革屬焉乾爲辟而旅師比小畜屬焉姤
爲辟而大有家人井咸屬焉遜爲辟而鼎豐渙履屬焉否爲

丙二 雜釋六

五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辟而恆節同人損屬焉觀爲辟而巽萃大畜賁屬焉剝爲辟
而歸妹无妄明夷困屬焉坤爲辟而艮既濟噬嗑大過屬焉
君臣共六十卦六六三百六十爻主一歲三百六十日其坎
離震兌四正卦四六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十五日成一氣
五日爲一候二十四氣共得七十二候也明乎此而月令可
指諸掌矣

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呂覽作草木早稿國乃有恐按康成注

蚤落生日促有恐以火訛相驚相誘注春木也夏火也木德
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稿落不待秋冬故
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孔穎達疏曰火訛相警以已來乘

寅巳爲火故火來也寅爲天漢之津火雖欲來而畏水終竟
不來但訛言道火相恐動也按早稿爲巳火義較蚤落爲長
此呂覽爲正也

焱風暴雨總至

焱風暴雨總至呂覽作疾風暴雨數至按爾雅扶搖謂之焱
謂風之回轉也故云回風爲焱又按楚詞雲中君焱遠舉兮
雲中王逸注云焱去疾貌漢書注焱風俱云疾風則焱與疾
義同疑古禮經本作焱風呂覽以訓詁字改之如史記引尙
書例也總之爲數例亦同此詩魚麗傳魚人不數罟疏云集
本總作綬依爾雅定本作數義相通也

桃始華

丙二 雜釋六

六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桃始華呂覽作桃李華按高誘注桃李之屬皆舒華也夏小
正正月梅杏棗桃則華傳云棗桃山桃也爾雅木郭注山
桃實如桃而小太平御覽引曹毗魏都賦注云山桃子如胡
麻子又引裴淵廣州記云山桃大如檳榔形亦似之色黑而
味甘酢據此則陸佃埤雅作小桃華者與小正棗桃同物卽
所謂山桃也據以說戴記呂覽恐非高氏言桃李之屬其義
愈備又周書時訓解亦作桃始華又曰桃始不華是謂陽否

倉庚鳴

倉庚鳴呂覽作蒼庚鳴按康成注倉庚驪黃也高誘注行庚
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離幽
冀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夏

小正云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又經典言此鳥者甚眾曰皇曰黃鳥曰離黃曰黎黃曰驪黃曰黃驪留曰黃栗留近亦謂之黃鶯皆一物而異名或聲轉而字異者與倉通

擇元日命民社

擇元日命民社呂覽作擇元日命人社按康成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孔穎達疏曰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郊特性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高誘注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爲民祈穀也嫌日有從否重農事故卜擇之蓋謂鄭據郊特性云日用甲則

丙二 雜釋六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經當如前文云以元日不當云擇蓋用甲則無所庸擇也今云擇元日則與擇元辰同例知高義爲優也又唐月令註元日云近春分前後戊日與鄭用甲不同說者謂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而用戊日戊屬土且以召誥用戊午也蓋此社乃羣姓立社之社非天子之社也故擇吉而用之不必定如郊特性之禮也

以大牢祠于高禴

以大牢祠于高禴呂覽作以太牢祀于高某按康成注高辛氏之出元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禴神之也高誘注周禮禴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禴郊音與

高相近故或言高禴王者后妃以元鳥至日祈繼嗣於高禴三牲具曰太牢詩生民正義引蔡氏章句云高禴祀名高猶尊也禴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謂之人先又通典五十五引蔡氏章句云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字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禴而生契焉故詩曰按此與毛同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按高誘謂郊高音近蔡邕謂高猶尊此自高蔡義優康成謂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禴此誤信中候契握及史記之說而妄言也毛詩生民傳引月令云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郊媒元鳥傳云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所于郊禴而生契兩傳作郊媒不更立義是毛氏亦以郊高音近也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

丙二 雜釋六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禮祀乃於上帝也娥簡狄吞亂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媒是焦喬亦謂契以前已有郊禴之祭而爲康成曲解也又鄭氏生民箋云禴祀上帝於郊禴以祓除其無子之疾是鄭亦知先契之時有郊禴之神而率於中候楚詞史記之說因復望文生義而展轉求合也蔡氏謂高媒神名義殊簡明高氏謂郊高音近亦即音轉字異之說知毛氏蔡氏高氏皆不以緯書之言爲然也故東廣徵答詔問第云高媒者人之先也又盧植以三牲請子於高媒是三牲具曰太牢也 又按祠祀古通用下文祀不用犧牲說文示部作祠不用犧牲國語鄭語其後皆不失祀漢書地理志

作其後皆不失嗣生民傳以嗣高祿釋禮祀是嗣祀義近也
又說文乙部作嗣于高祿而蔡氏月令問答作以太牢祀高
祿生民傳釋文亦云嗣本作祀是古禮經本不同也
乃禮天子所御

徐氏初學記引月令云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
于高祿之前又引蔡氏章句云祝以高祿之命依以醴酒今
月令作禮按醴禮古通用鄭注侯禮士冠禮有云此醴當作
禮者有云今文禮作醴者蓋以醴禮人義本相生故得通用
也

角斗而

角斗而呂覽作角斗桶康成注而令斛也孔穎達疏雨與斗

百二 雜釋六

九

一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連文律麻志十斗爲斛故知雨則斛也高誘注角平斗桶量
器也盧文弼按注疏本云廣正方斛謂之桶桶與雨同然按
說文云而艸木等而而然也从弓用聲桶木方受六升从木
而聲據許氏受六升之義則與十斗爲斛不合歐陽公集古
錄載漢銅而銘曰容十斗重十四斤與鄭注相合或而桶之
器有異也又方言五筭筭自關而西謂之桶據郭注云今俗
呼小籠爲桶櫛則桶或量之小者與許氏受六升義近矣又
明新安汪一誠呂覽本此經文與仲秋齊斗雨同作雨

寢廟畢備

寢廟畢備呂覽作寢廟必備按康成注畢猶皆也凡廟前曰
廟後曰寢孔穎達疏曰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

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
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
寢是也高誘注寢以安身廟以事祖故曰必無墮頓也按寢
字鄭高義異自以鄭義爲長蓋聞扇言其小寢廟言其大安
身之寢義具圓扇中矣又按爾雅釋詁畢盡也說文必分極
也盡之與極義之相生者也音義相同可以通段考工記弓
人天子圭中必注云必讀如鹿車釋之釋詩瞻彼洛矣釋
有瑤釋文云瑤又作瑯是亦必畢通段之證也開成石經原
刻作必後磨改作畢又寢字說文作寢經與通作寢

天子乃鮮羔開冰

天子乃鮮羔開冰呂覽作天子乃獻羔開冰按康成注鮮當

百二 雜釋六

一

一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爲獻聲之誤也詩爾七月箋引月令仲春作天子乃獻羔開
冰不更作鮮當是注禮時所見本爲鮮至箋詩時所見本爲
獻古禮經無刻本不能畫一故周禮凌人注亦作獻羔而啟
冰也開成石經初學記歲時部御覽時序部引月令於作獻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呂覽作上丁命樂正入舞舍菜康成
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
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今小正入學高
誘注是月上旬丁日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宮學習舞
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
禮春入學舍采合舞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按釋菜

舍采鄭高義異此當兩存之周禮大胥鄭引司農注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以采爲贄采直爲疏食菜羹之采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又王制釋奠於學注云釋采奠幣禮先師也學記云皮弁祭菜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又云始立學者既設器用幣然後釋菜疏引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采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祇是一告據各經及諸備說則載記作釋菜鄭以采讀之據祭菜言也呂覽作舍采高以采讀之據奠幣言也說可兩通舍釋古今字也音轉字異說文云捨釋也从手舍聲詩行葦傳曰舍之言釋也舍古

頁二 雜釋六 十一 金波 嚴書 屠氏校印

字釋今字儀禮周禮注屢見又孟子音義引丁晉云采之言采也禮記大學注有采地者也釋文云采本作采孔叟神祠碑躬菜蔬稱作躬菜蔬滿知采菜古通用也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呂覽同按蔡邕月令問答作祈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正義引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則不用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上云以太牢祠高謀如蔡說則祈不可不用犧牲祠未嘗不用犧牲矣而說文示部解祠字云品物少多文詞也从示司聲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是祠亦不用犧牲矣義稍異蔡氏雲曰經既言用不用即不必贅言更更即及之

諺也此說甚是

田鼠化爲鴛
田鼠化爲鴛同按康成注鴛母無孔穎達疏云鴛母無爾雅釋鳥文某氏云謂鴛也李巡云鴛鴦一名牟母郭景純云鴛也青州呼鴛母舍人云毋作無今此注毋無當作牟無也高誘注田鼠鼠也鴛鴦青州謂之鴛鴦周雒謂之鴛幽州謂之鴛也釋文引蔡氏章句云鴛鴦之屬又淮南時則訓注云鴛鴦也說文云鴛牟母也从作奴聲鴛或从鳥玉篇謂牟母即鴛與爾雅注合夏小正傳亦云鴛鴦也是鴛之爲鴛可無疑而蔡氏於云鴛鴦之屬淮南注直云鴛也者蓋鴛與鴛同類物說文云鴛鴦屬又云鴛鴦屬故莊子云田鼠化爲鴛列子亦云田鼠之爲鴛也是蔡氏所據義矣

頁二 雜釋六 十一 金波 嚴書 屠氏校印

萍始生
萍始生呂覽作萍始生康成注萍萍也其大者曰蘋用爾雅釋草文說文云萍萍也無根浮水而生又萍萍也又萍萍也水艸也又蘋大萍繁傳曰俗作蘋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萍邵晉涵曰今蘋亦不沈但較浮萍則根連水底爾本草拾遺謂之萍其葉四衢中拆如十字俗謂之四葉菜五月開白華後世所謂白蘋也蘋可以芼羹故左傳言蘋蘩蕒藻之菜舊說萍爲楊花所化一葉經宿即生數葉葉下有小鬚垂水中邵晉涵曰楊花實能化萍然萍不盡爲楊花所化三月以前無萍月令紀其始生之時數兩以後凡積水之區

悉能生萍故夏小正云七月滄溲生萍滄下處也有滄然後
有溲有溲而後有萍也今沈滄積水輒生綠萍小正之言信
矣蘇按萍與藻異類檢爾雅說文廣雅玉篇陸璣郭璞諸人
之說未有以萍爲水藻者高注誤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
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善長四
五尺其一種莖大如叙股葉如蓬蒿謂之紫藻又云扶風人
謂之藻聚其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按去腥氣米麩糲
蒸爲茹嘉美荆揚人饑荒以當穀食又詩傳萍游也蘋大萍
也藻聚藻也則高云萍水藻者誤矣 又按萍本萍字故詩
鹿鳴傳誤以爲萍爲鹿所食也其實萍名萍蘋亦名萍後
人恐與蘋蕪之萍相混故加水於萍爲浮萍之萍說文萍游
萍並載理可悟也初學記歲時部文選注埤雅釋草引月令
萍作萍合之鄭注釋文石經皆作萍無作萍者知今禮記注
疏作萍者誤也又淮南子周書作萍

天子始乘舟
天子始乘舟呂覽作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自冬
至此於是始乘舟按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注云焉爾猶
於是也定元年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云焉爾猶於是
義與高注同故王引之以戴記爲脫誤也說見經傳釋詞又
淮南焉作焉注焉猶安也焉焉安於訓本互通但云安乘舟
於文義不順與此注絕異疑彼注非高之舊文後人竄改也
句者畢出呂覽作生者畢出一作牙者畢出按康成注句屈
生者說文句曲也白虎通五行云句芒者物之始生御覽十
八引崔靈恩禮記義宗云木正曰句芒者木始生皆句曲而
芒角當以戴記作句爲正

發倉廩
發倉廩呂覽作發倉廩按孔穎達疏引蔡氏章句云穀藏曰
倉米藏曰廩高誘注方者曰倉穿地爲窬說文云倉穀藏也
倉黃取而藏之是穀藏曰倉也僕禮少牢饋食禮廩人概飯
廩七注云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穀粟傳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是米藏曰廩也說文云窬窬也窬地藏也考工記匠人困窬
倉城注云穿地曰窬與高注同又高氏注秦策困倉空虛云

圃曰困方曰倉與此同

田獵置罟羅網畢罟倮倮之藥毋出九門
田獵置罟羅網畢罟倮倮之藥毋出九門呂覽作田獵畢罟
置罟羅網倮倮之藥無出國門一本作九門按康成注爲鳥
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置罟鳥罟曰羅網小而柄
長謂之畢罟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
明其常有時不得用也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
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闕門也今月令無罟罟
爲弋高誘注羅掩網也弋繳射飛也詩云弋鷹與鴈置免網
也詩云肅肅免置羅鳥網也詩云鴛鴦于飛罟之羅之罟射
鹿罟也網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處

尙生育明倭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
戒之如言無也蘇按爾雅釋器云兔罟謂之罟太平御覽引
舍人注詩疏引李巡注云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眾經
音義引郭注云罟遮也遮取兔也本與今說文网部云罟兔网
也釋器又云罟謂之罟罟罟也罟謂之罟罟罟也詩疏引
孫炎注云罟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
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罟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
是獸罟曰罟罟罟亦得爲鳥罟也故詩曰雉離于罟說文网
部引爲雉離于罟又云罟兔罟也蓋罟爲罟之或體罟又罟
之省字也高以罟爲射鹿罟注淮南亦云麋鹿罟當別有據
又釋器云鳥罟謂之羅詩疏引李巡云鳥飛張網以羅之免

爰傳云鳥網爲羅說文云羅以絲罟鳥也古者芒氏初作羅
又云罟捕鳥网也作部云罟罟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此皆
網之捕鳥者而罟罟羅罟又均得名之固說文云网庖犧所
結繩以漁从网下象网交文凡网之屬皆从网是网其總名
也後漢蘇竟傳云罟爲天網爾雅釋天罟謂之罟注云掩兔
之罟或呼爲罟因罟形以名詩大東有球天罟孔疏云球長
貌又罟八星罟貫兩又出是罟柄長之證也說文云罟用网
也从非象罟形微也是罟小之證也與罟本聲轉而字異
海內經心鳥罟作罟 鄭云罟射者所以自隱者方言十三
罟掩也廣雅釋詁二罟障也文選射雉賦序習媒罟之事引
徐爰注云罟者所隱以射者也又擊場挂罟停僮葱翠注云

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爲場挂罟於草停僮罟貌也葱翠罟
色也高云弋繳射飛也者弋即雉之假借字說文云雉繳射
飛鳥也周禮司弓矢矰矢非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
之矰賈疏云繳則繩也謂結繩於矢以弋射飛鳥者也廣雅
釋詁三餼食也漢書陳餘傳云以肉餼虎或省作委詩鴛鴦
箋無事則委之以莖釋文云委猶食也是也以上諸字鄭高
兩注不皆同者各就所見字注之今爲疏解如此 又九門
鄭高義異田獵豈有山路門出者如孔疏所云則但曰禁田
獵可耳何必云毋出九門乎且下文九門磔攘注云出疫于
郊與此出是郊亦不能自通其說此以高注爲長又陸氏
佃謂九門爲王城而各三門東西九經南北九緯吳氏澄謂

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
則皆禁肅謂此亦隱說高注九門磔攘云九門三方九門也
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氣盡之故曰以舉春氣也
其說精確無可易也 又按孔穎達以今月令爲呂氏春秋
入禮記爲古不入禮記爲今按鄭注引今月令十七條與高
注呂覽俱不同此注云月令無罟字而呂覽有之是孔氏妄
說也蔡氏雲以今 令卽明堂月令梁氏玉繩謂今月令乃
漢時太史所上月麻引侯霸傳行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以證
東漢自有所行月令而鄭謂之今月令亦近於從而爲之詞
肅謂太平御覽引蔡氏章句云掩飛禽曰舉繳矢曰弋是蔡
所據卽鄭所謂今月令也又高注九門云云是呂覽本作九

門今作國門後人以唐月令安改也

戴勝降于桑

戴勝降于桑呂覽作戴任降于桑按康成注戴勝織紉之鳥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高誘注戴任戴勝也爾雅曰鷓鴣割割制今本生於桑是月其子彊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按逸周書云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中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戴雉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雉也或謂之戴鷓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揚之間謂之雉自關而西謂之服驅或謂之鷓鴣燕之東北朝鮮洺水之間謂之鷓爾雅釋鳥又曰鷓鴣言人人殊不可定為今之何鳥竊按勝任音義同而展轉段借之字南與任古音近

兩一 雜類六

金說 戴勝

通用南亦訓任尙書大傳云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白虎通五行篇南者任也言陽氣尙有任生齊麥也禮樂篇南之為言任也鷓鴣一物之異名服驅鷓鴣賦又音近異形之字蓋戴勝象其形而名之鷓鴣象其聲而名之也又徐氏初學記引蔡氏章句作戴鷓降于桑埤雅引章句作戴勝降于桑以動民事也淮南子作鷓考異郵作維余正釋文作紫紉集一字而異形也

具曲植蓮篋

具曲植蓮篋呂覽作具挾曲蒙篋一作具袂曲篋按康成注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植也孔穎達疏引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

注植縣蠶薄柱也宋陳楚江淮間謂之植自關而東謂之植齊謂之梓高誘注棧讀曰朕三輔謂之棧關東謂之梓曲薄也青徐謂之曲圓底曰簾今本方底曰篋皆受桑器也竊按說文因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薄也史記周勃世家勃以織曲薄為生索隱引淮南許慎注云曲薄也又引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一切經音義七戶旁柱曰植植亦懸薄柱也呂覽作袂者說文木部云植關東謂之植關西謂之梓梓也呂覽作袂云當从朕省植之橫者也關西謂之橫玉篇云棧植橫木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植其橫謂之橫齊部謂之梓按植為戶之旁柱旁即橫也又植與特通則直寺偏旁亦得通植疑即梓之段借字也說文竹部云筥箝也簾食

兩一 雜類六

金說 簾食

牛匡也方曰匡圓曰簾似筥簾義稍別而匸部云簾飯器筥也則義仍兩通郭璞注方言云簾古筥字是也今作簾者乃簾字之譌釋文不能正其誤耳而方氏慙謂簾為席之粗者朱氏申又謂室謂之簾以宿蠶不知魯魚亥豕之誤而望文生義殊屬可笑又淮南子具曲撲蓮篋撲蓋併袂形近之譌也

乃合累牛騰馬遊軋于牧

乃合累牛騰馬遊軋于牧呂覽作乃合累牛騰馬游軋于牧按康成注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軋欲遊則就牧之軋而合之高誘注繫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軋於軋之野風合之竊按淮南子作羣牛注

云特牛說文牛部云特牛父也玉篇謀求子牛是也爾雅釋畜云牡曰騶騶隨義相近得名騶亦得名騶也蓋累者負而上騰者躍而起牛遲重故云累馬驟疾故云騶皆牡欲就牡之形遊牡遊之者牡也周禮所謂仲春通淫也又按游遊古今字

命國難九門磔攘

命國難九門磔攘呂覽作國人儺九門磔攘按康成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敲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

百二 雜釋六

二十九

金說 禮記 卷印

攘春氣高誘注儺讀論語鄉人儺同命國人儺索宮中區隅幽閤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攘木氣盡之故曰以畢春氣也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儺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干其類故冬春儺以助陽秋儺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陽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儺取之於是也竊按高誘但主逐疫鄭蔡推本日行而鄭尤精博又此注言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則所云九門非路門應門云云可知矣又按說文云鷓鴣也或从隹儺行有節也

詩曰佩玉之儺皆無逐疫之訓又云魃見鬼驚詞按高誘云擊鼓大呼有驚詞意則玉篇以魃為驚鼓疫厲之鬼者正說文之義是魃為本字儺儺皆假借字矣而諸書皆云讀如某

高注淮南云儺讀如蹂難之難此云讀如鄉人儺是與杜子春周禮注所云讀為難問之難同為乃且反不為乃多反之證此方音之轉也又說文云禳禳禳祀除癘殃也古者燒人氏蔡子所造是禳為本字攘訓除訓卻音義近而相段也又周禮注引杜子春傳月令引鄭司農傳月令於作禳風俗通義引月令亦作禳釋文云禳本又作攘是陸氏所據本作禳孔氏所據本作攘故正義云磔攘也 又按應劭風俗通義云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

百二 雜釋六

二十九

金說 禮記 卷印

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攘犬者金畜攘者卻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燕窩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按此則磔禳用犬牲而孔氏正義於仲秋引熊氏之說云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龙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候禳共其羊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龙可也雞人云而禳共其雞牲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儺用牛其餘雜儺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此皆熊氏之說也按熊氏說與應氏異或者大儺用牛雜儺用羊用犬用雞均如熊

氏說而季春則必用犬抑金以助木氣如應劭說此當兩存之

淫雨蚤降

淫雨蚤降康成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兩三日以上為霖今月令曰眾雨燕按說文雨部云眾小雨也明堂月令曰眾雨又云霖雨三日已往眾霖雨也南陽謂霖眾按眾眾聲轉形異義然同均為霖也錢氏坵說文辭詮說眾雨云月令淫雨注今月令者明堂月令也又說眾字云月令淫雨字如此是錢氏亦以眾眾同字異形蓋眾為眾之變體眾為眾之省文段借淫又眾之同音段借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乃據鄭注淫霖疑眾小雨之小字為誤謂眾文从禾禾者眾立證兩多非小雨蔡氏雲曰春秋書大雨霖則霖非必大雨爾雅久雨謂之霖左傳自三日以往為霖皆不言大可知久亦多不獨大為多矣然則久陰小雨亦可傳霖其說甚當

同二 雜釋六

二二二

金波 眾 雨 氏 說 文

三禮

王瓜生康成注王瓜藤掣也今月令云王賁王夏小正云王賁秀未開孰是呂覽作王善生一作王賁生高誘注善或作瓜瓠瓠也是月乃生御覽九百八十八引蔡氏章句云賁草名也生於陵也說文云善艸也賁王賁也逸周書亦作王瓜曰王瓜不生困於百姓蘇按爾雅釋草果蕪之實括樓郭注云今齊人呼之為天瓜詩疏引孫炎同邵氏晉函曰呂氏春秋高誘注云善或作瓜瓠瓠也如高注則月令所云王瓜即

前二 雜釋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栝樓矣今栝樓四月生苗引藤蔓長及秋而華厥色淺黃秋末成實下垂如拳或長而銳或小而圓故詩與爾雅皆言其實焉栝樓當從說文作善婁通作瓠瓠名為天瓜殆取義於王瓜歟又按賁與善古字通穆天子傳桂莖莞蒲茅賁葦襄郭注云賁今善字音倍是賁與善通之證也蔡氏雲曰管子曰地員有大賁其即王賁歟王善王鮪之倫皆以大名王也又按蔡氏章句作賁是蔡氏所據即鄭所云今月令也與呂覽異是亦今月令為明堂月令之證

衣朱衣

衣朱衣呂覽作衣赤衣仲夏季夏亦作衣朱衣按孔穎達疏路輿服言朱駟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輿

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旌旂雖人功所為然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按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鄭注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深於赤也高誘注皆赤順火也不更立義蘇按說文云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朱赤色本松柏屬白虎通義封禪云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廣雅釋器云朱赤也是朱赤無別也又鄭注易困于赤紱云朱深曰赤是赤深於朱也山海經中山經有鳥焉名曰鵙直身而朱目注云朱淺赤也是朱淺於赤也而孔云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者既據儀禮注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之說且以青蒼元黑之例推之知其當然也

前二 雜釋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器高以粗

其器高以粗康成注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呂覽作其器高以輶高誘注輶大也器高大象以火性亦按說文云粗疏也又云輶行超越也又云輶角長貌廣雅釋詁粗麤也云大也粗音憲音在戶反徐鉉音祖古反麤倉胡切輶土角切今三字相通者以義近而兼雙聲之字也管子水地篇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是麤粗為雙聲之證也淮南子汜論訓風氣者陰陽麤麤者也漢書藝文志云庶得麤麤公羊隱元年注云用心尙麤麤是麤麤雙聲之證也又文選辨亡論云百度之缺粗修

注云粗古粗字按粗字粗之譌也籀籀之譌也納納之譌也
又釋文石經山非鼎考文然作粗汲古閣本作羸非也

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呂覽作還乃行賞封

侯慶賜無不欣說康成注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時或無

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

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

侯則遠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高誘注

還從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

之謂也無不欣說成賴其所賜也蕭按白虎通義云封諸侯

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

百一 雜釋七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月令曰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說應氏鏞曰

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而東郊

亦順景風以行賞則封於盛夏古之制也蓋封爵以夏時而

出命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可以待時而賞者特其功之常

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者也又按高注

云封侯命以茅土是呂覽本無諸字白虎通王肅聖證論後

漢書寇榮傳注引此文然作慶賜無不欣說無遂行二字是

所見本與呂覽同也

贊桀俊
贊桀俊呂覽作贊傑尙康成注贊出也桀俊能者也孔穎達
疏贊是贊佐之義故云出桀俊或未仕沈滯者故云出高誘

注贊白也千人為俊萬人為傑蕭按廣雅釋詁六贊道也傑
禮特性饋食禮宰自主人之左贊命注云贊佐也達也漢孔

酥碑白石神君碑通作讚釋名釋言語云讚錄也省錄之也

釋典藝云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說文

無讚字知贊即讚也高訓贊為白是以稱道為義高意以舉

賢為人君之事太尉則有薦引之事而不居其成功故與康

成異也又俊傑之名古經訓所傳不一白虎通引別名記曰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

傑萬傑曰聖史記屈原傳索隱引尹文子曰千人曰俊萬人

曰桀詩亦涉祖加疏引尹文春秋繁露爵國云百人者曰桀千

百二 雜釋七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者曰俊驍冠子云德萬人謂之俊尙書俊又在官馬鄭注

云才德過千人為俊高注呂覽既云千人為俊萬人為桀而

注淮南復云才過千人為桀知高亦不能持一說也鄭以此

說不能一是故第云俊桀能者也又按俊字亦作僞蓋俊之

俗體亦省作雋左傳鄆舒有三雋才是也

為天子勞農勸民

訓詁之起於聲音漢以後知之者蓋少其兩字之轉注或即

以此字之雙聲切韻為彼字注者偶舉之尤覺觸處旁通如

說文力部勑字下云勑勞也从力來聲俗以為勑勑字其實
即勞勞字說見陸德明釋文條例茲不復贅就其雙聲之轉
注他字者言之如勑字从力來聲訓為勞勞字亦可訓為力
來齊民要術引禮月令天子勞農勸民注云重力來之力來

即勞字義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師古曰力來勸勉之也是其證也今禮注疏本重力來之作重敷之蓋其始誤合力來爲勸字校書者又因釋文條例之言改作敷字展轉相譌而古訓遂晦賴齊民要術所引爲證恐後之校齊民要術者又據今注疏本妄改故記之

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呂覽作命司徒循行

縣鄙命農勉作毋伏于都康成注王居明堂禮曰毋宿于國

今月令休爲伏通按高氏注淮南云野虞位卑故命之出行

田原曰爲天子者見天子留意於農野虞之行如天子親勞

然也司徒位尊命之循行縣鄙都者人情所樂居命農勉作

丙二 雜釋七

五

金匱要略 齊民校印

以趨時在田而不在都也又按白虎通巡狩風俗通山澤然云巡者循也公羊隱八年傳何休學云巡猶循也文選東都賦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巡行守牧也又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云循巡也是兩字得轉相注也巡循通故偏旁亦得通漢書遼巡之巡亦作遼通敍傳下遼通致仕雋疏于薛平彭傳贊平當遼通有恥注然云通讀與巡同是也鄭云今月令休爲伏是今月令之與呂覽同者也

靡草死

靡草死呂覽作糜草死康成注菴廡之時毒氣盛舊說云靡草齊亭歷之屬高誘注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糜草齊亭歷之屬孫按周禮醫師掌聚毒藥以供醫事菴廡之

時氣盛而類繁故聚畜之於此時也逸周書曰靡草不死國

縱盜賊靡草齊亭歷之類云者高注呂覽任地篇孟夏之昔

殺三葉云三葉齊亭歷薪冥也是月之季枯死淮南天文訓

五月爲小刑齊麥亭歷枯或云孟夏之季或云五月者孟夏

之季與五月相屬耳按爾雅釋草云薪芻大齊郭注云似齊

葉細俗呼之曰老齊又草亭歷注云實葉皆似芥一名狗齊

廣雅釋草云薪芻芻馬辛也狗齊大室亭歷也蓋薪芻亭歷皆

齊之類神農本草云薪芻子味辛微溫一名蔑折一名大翦

一名馬辛名醫別錄云一名大齊齊民要術引舍人爾雅注

云齊有小故言大齊而郭注云似齊葉細者蓋薪芻與齊同

類而異物故高注殺三葉分齊與薪芻爲二也又神農本草

丙二 雜釋七

六

金匱要略 齊民校印

云葶歷一名大室一名大適生葉城平澤名醫別錄云一名丁歷一名葶藶爾雅釋文云今江東人呼爲公齊陶注本草云今近道亦有母則公齊子細黃至苦蘇頌圖經云初春生苗葉高六七寸有似齊根白枝莖皆青三月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至夏則枯死是亭歷亦齊類也按薪芻亭歷皆類齊而實非齊齊者適口之嘉蔬薪芻亭歷苦口之良藥也詩谷風其甘如齊釋文云菜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篇云齊甘味也亦以是時死淮南墜形訓云齊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何以知薪芻亭歷之非齊也神農本草謂薪芻味辛微溫韓非子難勢篇云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淮南繆稱訓云亭歷愈脹注云藥名故知其似齊而非齊

也 又說文云靡披靡也釋名釋飲食云糜爛也義亦相近
耳部靡字下云讀若月令靡艸是許所據與鄭同也禮記少
儀國家靡散疏云靡為糜謂財物糜散凋敝古字通用文選
盧子諒答劉琨詩靡軀不悔東方朔答客難至則靡耳注於
云靡與糜古字通是也

養壯俊

養壯俊呂覽作養壯狡康成注助長氣也孔穎達疏壯謂容
體長大俊謂形容俊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俊之人助
長氣也高誘注壯俊多力之士養之慎陽施也蓋所謂早則
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蘇按高注以壯俊為多力是也大戴
禮千乘篇云老疾用財壯俊用力呂覽禁寒篇老幼壯狡廣

百二 雜釋七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雅釋詁二狡健也是皆多力之證王氏念孫廣雅疏證曰正
義以俊為形容俊好失之是也又詩狡童傳云狡童昭公有
壯狡之志也義當同此謂昭公恃力輕躁如傳所云亂氣狡
憤者也猶之狂且之狂耳如以為狡好則子都美好者也詩
乃謂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者於文義為
不順矣箋疏並非 又按說文人部俊交也犬部狡少狗也
女部姣好也是字本當作姣俊皆音同段借字也詩月出
俊人僚兮還傳猗嗟傳昌俊好兒碩人箋長麗俊好釋文於
云俊本作姣是俊為姣段借之證也俊亦訓好方言云自關
而東河濟之閒好謂之俊是也狡得通俊者大戴禮子張入
官篇量之無狡民之辭家語入官量之無俊民之辭詩山有

扶蘇箋狡童有貌而無實疏引孫毓云此狡姣好之狡謂有
貌無實者也是狡得通姣之證也

箄

箄呂覽作箄按孔穎達疏箄者釋樂云大箄謂之沂郭景純
云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
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箄七孔釋名云箄號也聲
如嬰兒嘍高誘注箄以竹大二寸長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
橫吹之聲音上和故調詩云伯氏吹簫仲氏吹箄是也通典
百四十四通攷百三十八引蔡氏章句於云箄竹也六孔有
距橫吹之箄按諸儒說箄不一今器亡無可據謹列諸說於
左郭據廣雅注爾雅廣雅諸本有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

百二 雜釋七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四孔頭有一孔十六字王念孫以為曹憲注誤入正文者是
也鄭眾云七空高誘注七孔一孔上伏顏師古漢書禮樂志
注云以竹為之七孔亦笛之類也是蓋數其上出者則為八
孔不數其上出者則為七孔義并同也惟蔡邕則云六孔北
堂書鈔一百一十一引雷氏五經要義亦云以竹為之六孔有
底與蔡同也周禮笙師疏引禮圖云九空應氏風俗通義又
云十孔是言孔之異也廣雅云長尺四寸郭注據之又云小
者尺二寸釋文引世本亦云長尺二寸聶崇義三禮圖引舊
圖云雅箄長尺四寸頌箄長尺二寸是郭所云小者頌箄也
諸云尺二寸者據小箄也惟風俗通義云長尺一寸是言尺
寸之異也邵氏晉函謂名翹橫吹之義不可曉蘇按釋名云

黃橫也橫吹之謂以黃吹之也郭云翹蔡云距御覽引世本注又云麓吹孔有蕝如酸棗王氏念孫曰或曰翹或曰距或曰蕝皆謂其上出之吹孔是也爾雅云謂之沂者御覽引舍人云大麓其聲泝泝然也釋文引孫炎曰麓聲泝泝也按釋名亦云麓蹶也是聲悲謂之沂也又按說文麓蹶之或體也無筮字亦其或體也

毋燒灰

毋燒灰呂覽作毋燒炭康成注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高誘注為草木未成不欲天物按說文火部云炎死火餘裴也从火从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炭燒木餘也从火岸省聲廣雅釋詁四炭地也釋名釋天云火

百二 雜釋七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死為灰又一切經音義廿二引釋名云火所燒餘木曰炭炭亦灰也按灰字言火滅可以執持是亦木餘也義同而音異耳季秋之月曰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與此正相承此以呂覽為正也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呂覽作游牝別其羣則繫騰駒

班馬正康成注孕妊之欲止也繫騰駒為其牡壯氣有

餘相驟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度人職曰掌十有二閑

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駒攻跳此之謂也高誘注是月牝馬

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羣不欲駒躡踰趨其胎育故繫之

也班告也馬正掌馬之官周禮五尺曰駒麻按夏小正傳四

月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

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五月傳頒馬分夫

婦之駒也將間作問疑當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陸氏釋

文繫字本作執小正四月執駒五月頒馬與此異者四月五

月時相近也言繫騰駒不言犂童牛者牛生差早不必此月

生也大戴禮易本命淮南地形訓然云天一地二人三三三

而九八九七十二主偶偶以承奇奇出辰辰主月月主馬故

馬十二月而生計前年季春台牝牡至此仲夏駒已生矣又

馬為戎備重之故特言之鄭司農謂二歲曰駒三歲曰駝說

文訓本司農也高謂五尺以下曰駒詩漢廣傳同株林箋謂

六尺以下曰駒淮南時則注謂八尺以下曰駒與周禮不合

百二 雜釋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足據也鄭以馬政為養馬之政教高以馬正為掌馬之官周禮有馬質馬量以及趣馬簡其節巫馬治其疾校人辨其屬度人掌其閑以及園師之所教園人之所養皆是主馬之官無馬正之名此或秦時有也又政之為正疑避始皇諱而改之故呂覽於季秋之月又作獲馬也

毋躁

毋躁按康成注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為欲靜而呂覽於欲

靜下必有無躁二字畢氏沅校本曰又出無躁二字非本文

淮南作慎身無躁是也

百官靜事毋刑

百官靜事毋刑呂覽同按康成注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

令刑爲徑高誘注事毋刑當精詳而後行也淮南時則訓亦作無徑高注彼亦云當精詳而後行也知呂覽亦當作徑作刑者涉戴記文而誤也

則電凍傷殺

則電凍傷殺康成注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電呂覽作則電殺傷殺高誘注冬寒冰凍故電殺傷害五殺也冬陰閉藏多電殺北堂書鈔百五十二引蔡氏章句云兩疑曰電說文兩部云電雨冰也嚴稷雪也漢書五行志引劉向曰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電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電又云電者陰脅陽也殺者陽脅陰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陽之專

丙二 雜釋七

十一

金說 卷四 唐氏校印

氣爲電陰之專氣爲液液電者一氣之化也注引殺梁說略同劉向說釋名釋天云電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液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液說文或作覽爾雅釋天兩覽爲霄雪郭注云冰雪雜下者故謂之消雪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液霰也故謂之消雪又詩類弁傳液暴雪也段氏玉裁謂暴當作黍如黍如稷皆謂其形是也此當以呂覽爲正

昏火中

昏火中呂覽作昏心中按高誘注心東方宿宋之分野蘇按火大火心星也東方陰宿在天爲大辰三星中星高起爲帝座左一星爲太子右一星爲庶子蔡氏雲日月令中星皆舉

列宿本名則火當爲心矣且呂覽淮南於作心尙書洪範正義左傳昭三年正義於引作心其可證今本禮記者惟詩綱繆序正義引作火耳唐刪定本正月節曉心中亦不作火

溫風始至

溫風始至呂覽作涼風始至按高誘注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蘇按逸周書云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又云溫風不至國無寬教涼風不至國無嚴政與戴記合又施氏蘇詩注卅一引蔡氏章句曰溫風著之在風者也按溫風至六月節於卦爲鼎涼風至七月節於卦爲恆此以戴記爲正

丙二 雜釋七

一一

金說 卷四 唐氏校印

蟋蟀居壁

蟋蟀居壁呂覽作蟋蟀居宇孔穎達疏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按爾雅釋蟲云蟋蟀蓋也孫炎曰蜻蛚也梁國謂蓋郭景純云今促織蔡以爲蟋蟀斯蓋非也藝文九十七引蔡氏章句云蟋蟀蟲名斯蓋莎雞之類御覽九百四十九引章句云或謂之蓋亦謂之蜻蛚高誘注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蓋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蘇按逸周書蟋蟀不居壁云云蓋微蟲而可以趨民務故古者多取以紀時候焉方言云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蓋南楚之間謂之虹孫詩疏引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蓋一名蜻蛚楚人

謂之王孫幽州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趨用鳴嬾婦驚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又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按崔豹以莎雞為促織誤矣莎雞即爾雅所云翰天雞也陸璣疏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與促織形類並異蔡邕以蟋蟀為斯彘莎雞之類者以為同是蟲類耳非以為即斯彘莎雞也朱傳目為一物誤矣詩七月箋云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八月蟋蟀始在宇今呂覽以為居宇詩釋文云宇屋西垂為宇韓詩云宇屋蟹也今六月蟋蟀實不居宇此以載記為正也淮南子作蟋蟀居奧亦非又說文虫部云蟹悉蟹也鉉謂今俗作蟀

十三 金匱要略 薛氏校印

非是按帥率古通用蟋蟀皆或體字熹平石經魯詩殘碑作蟋蟀在堂與今本同

腐草為螢

腐草為螢正義引蔡氏章句云鳩化為鷹鷹化為鳩故傅化今腐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故不傅化釋文亦云或作腐草化為螢者非也據蔡說也邵氏晉涵曰逸唐書時訓解云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時訓解傅化蔡氏之說非也螢火感暑溼之氣而化蘇按陶注本草亦云焚火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又淮南時則訓亦作腐草化為蚺蚺說是也按呂覽作為螢蚺又一作化為蚺高氏云蚺為馬蚺又云螢火按蚺非螢火也爾雅釋蟲蝦蟇郭注云馬蠲蚺俗呼馬蠲方云馬蚺

北燕謂之蛆蝶其大者謂之馬蚺廣雅云蛆渠馬蠲馬蚺也又云馬蠲蝦蟇也王氏念孫曰蠲與蠲聲之轉蠲與蛆蝶聲之遞轉蝦蟇與蚺亦聲之轉是也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馬蚺一名馬蚺又謂之馬陸蛆渠轉聲為蠲蚺又轉為秦渠又轉為商距莊子秋水篇使商距馳河必不勝任矣司馬彪注云商距蟲名北燕謂之馬蚺又轉為馬蠲御覽引許慎淮南注云草得陰而死極陰中反陽故化為蚺蚺馬蠲也此皆同物而異名方音之展轉相生也蘇按蚺即今之百足蟲莊子秋水篇蚺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司馬彪注云蚺馬蚺也蠲一足蚺多足蛇無足又淮南汜論訓蚺足眾而走不若蛇物固有眾不若少者也與莊子合故

十四 金匱要略 薛氏校印

張華博物志云百足一名馬蚺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是也李當之本草以為夏月登樹鳴呼為飛蚺蟲者誤也又按說文虫部蠲馬蠲也从虫目益聲了象形明堂月令曰腐蚺為蠲按蠲蚺蚺聲近則呂覽與說文同也

命澤人納材葦

命澤人納材葦呂覽作乃命虞人入材葦高誘注虞人掌山澤之官材葦供國用也蘇按周禮有山虞澤虞山虞澤虞均得謂之虞人也澤人即澤虞也下文虞人入山行木山虞也公羊傳云納者何入辭也廣雅釋詁三云納入也說文入部云入內也釋名釋言語云入內也內使還也知兩字得轉相注也書堯典出納朕命禹貢納錫大龜史記於作入舜典納

于大麓論衡書說作入于大麓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康成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園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今月令四為田孔穎達疏按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太遠故知是畿內鄉遂呂覽作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高誘注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

丙二 雜釋七

十五

金說 卷四 將氏校印

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常所當芻故聚之以養犧牲蘇按鄭孔以四監為山林川澤之官高以四監為監四郡之大夫此以高說為優周禮建牧立監王制監於方伯之國周語上卿監之后稷監之皆是長以帥屬之名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不過中土下士其未能大合百縣之秩芻可知矣逸周書作維解制郊甸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與高注合又前零祀百縣兼諸侯言此以大夫言知呂覽為正也以搖養氣呂覽作以搖蕩於氣按高誘注於時不時故曰搖

蕩于氣蘇按春生夏長養長也

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呂覽作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康成注發令而待謂出縣役之令以豫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孔穎達疏爾時土神用事土神能吐生萬物成其農事故曰神農知土主稼穡者尙書洪範云土爰稼穡蔡氏曰神農則炎帝非芻義也呂覽作毋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高誘注毋發干時之令畜聚人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事蘇按下文高注云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下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注云此黃精

丙二 雜釋七

十六

金說 卷四 將氏校印

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檢諸書無言土神稱神農者或鄭別有據也疑此夏時土王用事之十八日又土下位在季夏之末金火之閒故下云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夾也蔡云神農則炎帝者以夏之帝為炎帝獨斷言五方正神之列名據月令文而云南方之神其帝神農其神祝融是神農則炎帝也獨斷又云先農神先農者蓋神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然春扈氏等農正九官無神農名或其總名歟神農之得名官猶之后稷為周始祖而國語后稷監之后稷三之云云亦以后稷為官名也 又按日本國本魏徵羣書治要月令之事下無也字正義標起止亦無也字當是宋本誤衍也

神農將持功

神農將持功康成注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呂覽持功作巡功高誘注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巡行堰畝修治之功肅按巡行之義求諸實事知鄭說非也

可以美土疆

可以美土疆康成注土疆強藥之地孔穎達疏強是不輟藥是罅闕也於謂礪礪磊礪之地也草人職云疆藥用蕒疆藥強堅者也呂覽疆作疆高誘注疆界畔蔡氏雲曰石經周禮草人撫州本禮記釋文疆其丈反皆不作疆俗本注疏釋文

頁二 雜釋七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皆誤加土然觀注文強藥知經必作疆疆與強通若作疆則不得音其丈反也呂紀作疆淮南作疆彼注自訓界畔難援為例按蔡說是也

則穀實鮮落

則穀實鮮落孔穎達疏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氣初鮮絮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絮而墮落也呂覽作解落高誘注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蘇按廣雅釋詁三解散也鮮亦有解散之義阮氏元釋鮮曰有以訓離析之斯藉聲近之鮮為用者余正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名以鮮又書禹貢析支史記夏本紀作鮮支索隱曰鮮析聲相近說文

云析破木也禮記經解疏引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析解轉相注是鮮亦有解散義矣蓋鮮訓殺故亦有解散義也孔疏鮮絮之訓失之

則風寒不時

則風寒不時呂覽作則寒氣不時按康成注丑之氣乘之也孔穎達疏以丑未屬巽主易林曰巽十二月建丑得巽之氣故為風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風寒此天戔也高誘注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按高注則呂覽亦當作風寒作寒氣者誤也

為來歲受朔日

明陳仁錫四書人物備考告朔下有孟春之月天子上新呂於南郊文錯亂不可讀因思戴記呂覽淮南時則訓均無天子聽朔南郊之事檢禮記月令周禮春官大史論語公羊諸經疏亦無其文惟杜佑通典七十讀時令引唐武太后歷聖元年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授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者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一曰聽朔其實一也

頁二 雜釋七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見於經漢書五行志禮樂志亦無其文其云正月上辛於南郊者當是貞觀時議禮之臣以玉藻有天子聽朔於南門

之外遂以南門之外爲南郊按鄭注云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亦非南郊又以周禮有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遂以布治爲正月頒十二月之政其實禮經無正月諸侯朝天子之事月令所云合諸侯爲來歲受朔日在季秋之月安得以爲正月乎即朱子集註季冬頒來歲云云亦是約略月令季冬之文言之並不言孟春之月杜佑謂方慶之議皆臆說是也作人物備考者不知從何類書錄得又破碎顛倒其文以致不可讀耳所云上新呂當作目上辛新乃辛之譌呂乃目之譌漢書禮樂志云目正月上辛用事於圜丘古經籍以字皆作目

三老五更

丙二 雜釋七

十九

金陵叢書 解氏校印

文王世子三老五更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通典六十七引蔡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五更庶老也禮疏引章句云三老三人五更五人裴松魏志注四引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寔寔長年之稱又蔡邕集月令問答云問記曰養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寔何也曰字誤也寔長老之稱也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寔字女旁寔寔字中从寔今皆以爲更矣字法不立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寔寔推之知是更爲寔也竊謂此自蔡義爲長郵炎遺令書加供養謝寔王羲之書中亦多寔字是寔譌爲寔之證又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舍於田更商邱開之舍張湛注云更當作寔是更譌爲更之證

也但漢儒說經最重師承往往改其義而不敢輕改其字且往往兩存之故蔡氏獨斷又云天子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五更或爲更更長老稱與三老同義也觀獨斷之兼存兩說可以知漢儒說經之不師心自用矣

庭燎之百 郊特牲云庭燎之百山齊桓公始也言齊桓之僭禮也禮詩外傳云齊桓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言齊桓之好賢也兩事各不相蒙注疏不引是爲有識蓋庭燎非失禮庭燎之百爲失禮鄭注引大戴禮曰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丙二 雜釋七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解氏校印

土鼓黃桴 禮記土鼓黃桴呂覽高誘注作蒯桴黃與蒯亦聲轉而字異也 雩宗祭水旱也 說文示部祭設縣繩爲營日稷風雨雪霜水旱厲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營省聲一曰祭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祭祭水旱今本作雩宗祭水旱也按鄭注云宗皆當爲祭字之誤也祭之言營也雩祭亦謂水旱壇也釋文云幽宗雩宗並依注讀爲祭孔疏云宗皆當爲祭者以經云幽宗雩宗之字義無所取宗字與祭字相近故並讀爲祭也許氏自序云禮

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知禮記古文宗本爲
蔡邕注爲有據也

直以白茅

說文艸部菹茅藉也从艸租聲禮曰封諸侯以土菹以白茅
今禮經無此句按逸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境
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土將建諸侯鑿
取其方一面之土菹以黃土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
土於周室韓詩外傳蔡邕獨斷所說亦略同孔穎達謂必古
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說皆同此足證說文之有功於古經也

琕琕盪琕

說文玉部琕盪甲也所以飾物也从玉兆聲禮云佩刀天子

百二 雜釋七

二二一

一金說 禮記

一附氏校印

玉琕而琕琕又盪金之美者與玉同色从玉湯聲禮佩刀諸
侯盪琕而琕琕按詩瞻彼洛矣傳云琕上飾琕下飾也天子
玉琕而琕琕諸侯盪琕而琕琕大夫琕琕而琕琕士琕琕而
琕琕孔穎達疏云傳因琕琕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
出何書也據此則此數句隋唐之閒已佚毛許所見皆禮經
古文也



春秋傳

芟夷蕪崇之

說文艸部芟以足踢夷艸从艸从舛春秋傳曰芟夷蕪一作

崇之今作芟按芟芟形近當是古文作芟也文選答賓戲夷

險芟荒晉灼注云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蓋發乃芟字之

誤芟又芟字之誤耳艸部芟刈艸也義近或古相通

禡

按春秋莊二年經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禡四年公及齊人

狩于禡禡字釋文作諸若切玉篇廣韻之若切此字从羔諧

聲不當有諸若之若切音按公羊經文俱作部論衡書虛引

莊二年經亦作部知與部為同聲段借字古讀無諸若之若

切音也又說文無禡字

尨涼

說文牛部犛犛牛也从牛京聲春秋傳曰犛犛今作尨涼惠

棟云古文省少或借涼為犛沈彤云廣韻犛犛牛駸色蓋說

文脫駸色二字犛犛謂犛服色駸也否則多與金玦皆有義

而犛獨無乎上文偏衣即犛服蓋分犛犛牛白黑毛為之下

所謂奇無常也愚按分犛犛牛白黑毛為衣之說此亦望文

生義於古無徵也上文云衣身之偏又云偏躬無慝外傳亦

云衣躬之偏又云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韋昭曰中分

中分君之半也知杜氏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之說不可易

也蓋外似隆重內實厭薄士鴛所謂先為之極又焉得立者

正以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威權上逼於君知其必遭讒言

也此云尨服亦以其半似公非太子當服之法服故知欲以

服傾害之也不然先友曰親以無芟非半公服何以示親乎

蓋尨雜色也犛亦有雜義古字必通用涼薄也遠其躬有厭

薄之義與下文金寒寒字正是一例犛又涼段借之字蓋古

同音段借之例最博不必另有他義也

辛伯諗周桓公

說文言部諗深諫也从言念聲春秋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按

釋文引說文云深謀諫與謀形近之譌虛難曰謀作謀亦通

也然桓十八年傳作辛伯諫曰則深諫乃本傳文為訓疑釋

文有誤也訓諗為深諫較杜注訓為告益明切矣

次于聶北

說文品部前多言也从品相連春秋傳曰次于聶北讀與聶

同今作聶此許氏所見古文如此三傳作聶乃古今字耳玉

篇聶聶爭言也集韻聶本作聶或作聶是也此與哀十三年

傳鄭取宋師于聶聶字音義迥別彼即山部聶字从山品此

作山从品相連彼則宋鄭之閒隙地此則邢地釋文於彼音

五咸反於此音女輒反字書或混聶聶為一大謬

玃弁玉纓

左氏傳傳二十八年玃弁玉纓杜注云弁以鹿子皮為之玃

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疏引詩傳禮注云明諸侯之臣其皮弁得以玉爲飾張衡西京賦引作璿弁玉纓薛敬文注云弁馬冠也又纓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與杜異或敬文別有據說文玉部亦作璿弁玉纓按璿瓊二字經典中多互外山海經西王母之山有璿瑰璿碧穆天子傳枝斯璿瑰郭注俱云璿瑰玉名引左傳贈我以璿瑰今左傳作瓊瑰張守節史記璿瑰作瓊瑰說文璿瓊兩字所載古文亦多互外金壇段氏辨之甚詳然與徐鉉說文繫傳楊倞荀子注亦多歧異竊疑璿瓊本一字而異體唐人所

百二 雜釋八

三

金陵 蘇氏校印

同官爲寮 楊升菴丹鉛總錄云左傳同官爲寮文選注寮小窗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疏寮謝似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皆指窗也古人謂同官爲同寮指其齊署同窗爲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同窗也蓋謂此說甚是古人朴直任其事者各居其地故官宦宰守等字俱从宀爲義同寮者猶今言同衙署也爾雅釋詁寮寮官也郭注云官地爲寮同官爲寮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寮寮俱以地爲義之證也至寮之爲窗義無可疑者說文曰寮穿也从穴寮聲文選注引行頡篇曰小窗也一切經音義引行頡篇一曰小窗也廣雅釋詁云寮空也說文空訓窳與窗同義也或作僚漢碑俱借遼字

仲述卽仲遂

廣韻六術云述姓風俗通云魯大夫仲述之後也仲述卽仲遂義見秦使術來聘下

屈蕩戶之

按左宣十二年傳屈蕩戶之注云戶止也孔疏不言其義近監本毛本注疏譌戶爲尸坊刻因之幾於莫辨惟開成石經淳熙本岳本皆作戶不譌又漢書王嘉傳注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引作戶不作尸足爲古本之證因檢古訓補其疏曰小爾雅廣詁戶梭格扃止也宋咸注曰戶取其闔礙後取其改皆止之義昭十八年傳扃民無淫者也注亦曰扃止也戶扃音訓皆同字相通段故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楚詞涉

百一 雜釋八

金陵 蘇氏校印

江風俗通義俱作桑扃

晉郤至如楚聘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孔穎達不得其說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郊特性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康成云賓朝聘者朝聘連言之則燕享朝賓聘客皆入門即奏樂矣如此則郤至何得以備樂爲辭此本鄭氏誤而穎達沿之也燕按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禘夏醵夏杜子春注

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
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
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又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使臣弗敢與聞外傳曰金
奏肆夏繁過渠按經典惟夏始言金奏蓋夏者大也樂之至
大者也九夏之中王夏而外莫先於肆夏其尤重者也惟天
子享元侯用之詩讎疏引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升歌清廟
下管象穎達以爲元侯相見之禮不歌肆夏避天子也此說
甚是清廟云升歌知金奏肆夏之獨爲天子享元侯樂矣然
則兩君相見尚不金奏肆夏今卻至之言似兩君相見可金
奏者蓋是時典禮已亡晉既得援收伯之禮爲元侯楚更僭

頁二 雜釋八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妄饗賓之時用之已率爲常矣至大夫則尊卑懸絕其金奏
肆夏之非禮猶能辨之故卻至曰重之以備樂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是不敢當金奏肆夏之禮也郊特性曰大夫之奏肆
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卻至在趙文子前則此禮猶未改也又
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康成云卿大夫有
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焉明是尊王事故敬其臣而上取之
非燕饗通用之樂也穎達執說不堅於詩禮左傳疏往往自
相抵牾今據鐘師及內外傳穆叔事證之如左

告之話言

說文言部詁合會善言也从言昏聲傳曰告之話言論籀文
詁从會今左襄二年傳文按杜注話善也抑詩傳話言古之

善言也背疏引爾雅釋詁舍人注云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注
云善人之言也此云合會善言者以籀文从會爲義又一切
經音義七話古文作話論誠三形按籀从三舌亦是合會之
義此皆古經文指事會意之字許氏約其信而有證者存之
耳

晉人角之

說文足部踣僵也从足晉聲春秋傳曰晉人踣之今作晉人
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踣之按杜預注云踣僵也與說文同孔
疏云前覆謂之踣踣與仆通左氏隱元年傳必自斃疏引爾
雅斃踣也孫炎云前覆曰踣定八年傳與一人俱斃疏亦引
爾雅作斃仆也孫炎云前覆曰仆是踣仆字同人部仆頓也

頁二 雜釋八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假僵也吳越春秋曰迎風則僵背風則仆是僵爲仰僵與前
覆意別釋名云仆踣也頓踣而前也僵正直暈然也此訓踣
爲僵亦假借轉注之義

輔蹠

說文走部蹠動也从走樂聲讀若春秋傳曰輔蹠今作蹠按
說文無蹠字足走義近或亦从足或疑說文凡讀若例用他
字不用本字此或本作輔蹠緣篆文而譌耳此說非也讀若
用本字者甚眾如戴戠大猷之類是也

或叫于宋大廟

說文言部詁大呼也从言身聲春秋傳曰或叫于宋大廟今
作叫按詁爲叫之或體呼爲噓之段借山海經灌題之山有

獸焉其音如訓名曰那父郭注云如人呼喚可知此當作如人呼喚解矣

諛諛出出

說文言部諛可惡之辭从言矣聲一曰諛然春秋傳曰諛諛出出今作諛按杜注諛諛熱也出出戒伯姬方氏通雅曰當作嘻嘻咄咄皆狀鬼神之聲舊訓火狀誤按熱也戒伯姬正所以狀鬼神之聲非訓火狀也蓋鬼神之聲無可狀就其聲而譯之為諛諛出出可為諛諛出出亦可為諛諛諛諛亦可故鄭注周禮為諛諛諛諛也下文諛字解云痛也傳遜曰許意謂左作諛諛即諛諛之假借字也其所見左氏作諛與他家作諛者異耳故次諛字於諛字下也

頁二 雜釋八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及衝擊之以戈

說文行部衝通道也从行童聲春秋傳曰及衝以戈擊之今作及衝擊之以戈按衝為衝之本字說文無衝字字句倒者當是叔重所據古文如此也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賈遠章昭裴駮諸儒俱以幕為舜後虞思鄭司農則曰舜之先也杜預亦曰舜之先也左疏引孔晁及帝系云云然俱未能明其世系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傳言自幕而至瞽瞍知幕在瞽瞍之前非虞思明矣亦只據左氏文判別之蓋按國語云幕能帥顛頊者也顛頊可知在舜前也有虞氏報焉又路史餘論呂梁碑中敘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

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與世本小異元

金仁山以幕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也所見甚確 又按國語史伯曰虞幕能聽協風

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

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禹夏祖也契商祖也棄周祖也三代皆舉其祖言之何獨於有虞之氏舍舜不言而舉一

虞思也乎蓋謂虞之興不自舜始也幕實基之商之興不自成湯始也契實基之周之興不自文武始也棄實基之故上

文曰成天地之大功其子孫未嘗不章也使為虞思何可以並契與棄而言乎然則夏何以以禹始也曰禹之先無可稱

也黃帝顛頊四代之所共祖昌意伯鯀皆無可稱故太史公之作殷周本紀也殷始契周始后稷夏則自禹而逆數之猶

此志也 蘊利生蘊

說文艸部蘊積也从艸溫聲春秋傳曰蘊利生擊今本同或作蘊按石經暨諸本均作蘊與說文合蘊俗蘊字也又釋文

擊作蘊亦誤也說文無蘊字 鄭有子齋

說文齒部齋齒差鈔兒从齒佐聲春秋傳曰鄭有子齋今左氏昭十六年傳作齋徐鉉曰說文無佐字此字當從能釋文

引說文作齋云齒差跌也則陸氏所見說文本已如此又差

頁二 雜釋八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跌亦與差少字異說文無少字當從釋文作跌

季氏介其雞

左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邱氏爲之金距與左文異又左南人開訓於作邱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與左文異又左傳賈遠注云介甲也杜預注云搗芥子孔疏云一讀介爲芥搗芥子爲末搗其雞羽高誘注呂覽淮南則又各異注呂覽云甲也注淮南則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注出一人而兩異其說蓋漢以前經師之說本如此高故兩存之也陸德明左傳釋文介本作芥

重黎

重黎之說不一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顛顛

百二 雜釋八

金說 重黎 邱氏校印

氏有子曰黎是重出少皞黎出顛顛非一氏矣楚世家注徐廣引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左昭二十五年疏引世本云卷章生黎按卷章即老童字形之譌昭十七年疏又云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騶福產重及黎是或以爲一人或以爲二人所引世本亦不一矣史記楚世家云帝譽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是以重黎爲官名重黎爲一人吳回爲一人與徐廣所引世本合與左氏異蘇按左氏內外傳俱以重黎爲二人楚語曰顛顛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又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又云堯復育重黎之後章昭注云發氏和氏孔安國書傳亦云然孔穎達詩檜謹疏以官名人各一人二人曉曉致辨要亦不能分曉蓋少吳

氏之子曰重司木正者也顛顛氏之重黎司火正者也故劉氏曰少昊氏之子曰重顛顛氏之子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斯言甚確對彼重則單稱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是也自言當家則稱重黎者鄭語稱楚重黎之後覽史記楚世家云云是也少昊氏之重另是一人顛顛氏之重黎又各自爲二人穎達知重黎爲二人而不知少昊顛顛各有名重之人又不知重黎之子孫即以之爲官名故毛詩左傳之疏均各遷就其說就劉氏說疏通證明之庶讀書者的然分曉也

哲續

說文齒部齧齒相值也一曰齧也从齒黃聲春秋傳曰哲齧

百二 雜釋八

金說 齧齒 邱氏校印

今作齧按杜注云齧齒上下相值孔疏云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與許文義同則齧爲本字齧爲假借之字知許氏所見古文作齧矣
如魚窺尾銜流而方羊齧焉
詩汝墳正義引左傳曰如魚窺尾銜流而彷彿窺作賴方羊作彷彿當是所據本與杜本不同又引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淵暗淫縱與左傳正義所引鄭眾說略同而文小異蓋左疏錄其原書詩疏則撮其義指耳然按詩正義疏解鄭箋之例其他家說與鄭箋異者不用疏解回護惟康成他書說與箋異者則疏解其不同之說以其說出自一人不容歧出必須疏解其義始明今正義於引鄭氏左注之後復解之曰

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彿
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如此文義似是康成
之說然康成實不注左其或從康成他書引得邪抑作疏時
偶引此一段文邪然據肥而尾赤云云知左疏鄭眾以爲魚
勞則尾赤者勞固肥字之誤也 又按左氏杜注曰窺赤色
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
正義曰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爲魚勞當作肥則尾赤
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衛侯詩云魴魚
頰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
爲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鄭
謂正義說是也詩汝墳正義引服氏亦爲魚勞蓋賈服杜三

丙二 雜釋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注皆本毛詩傳爲義
道路以目

按國語周語道路以目章昭注云不敢發言以目相盼而已
宋庠國語補音曰盼木見切蘇按宋音大謬說文盼恨視也
徐鼎臣曰盼胡計切玉篇則盼字有下計吾計二切廣韻有
五計下辰二切無作木見切者惟美目盼兮說文廣韻作匹
莫切玉篇作普莫切與木見切音相近疑庠誤盼爲盼也
幽滅於戲

魯語里革對魯成公云幽滅於戲音希章昭註云幽幽王爲西
戎所殺戲戲山在西周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
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又水名詩讎疏引孔晁國語

注云戲西周地名引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
是也又羅泌路史戲國爲炎帝後姜姓國驪山之北水名今
新豐有戲亭幽王死乃與皇甫謐潘岳合不以戲爲山名孔
穎達亦云章昭云戲山名非也蘇按孔晁雖不言戲爲水然
渾之曰地名則其說未繫其云幽王戲此而名戲者殆世俗
之妄語也又按路史戲國有二一爲姜姓國驪山之北幽王
死焉者是也一爲商世侯伯武王克商命呂佗伐戲方戲鄭
地左氏成公十七年傳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襄公九年同
盟于戲杜預云戲鄭地孔穎達俱不指其地水經注所云汜
水出浮戲之山疑即此鄭之戲也

丙二 雜釋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章昭注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云京當爲原九原晉
墓地蓋據檜弓及韓詩外傳而改讀也然應劭風俗通義云
爾雅邱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
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
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則京字可讀如字矣

訊申符

說文言部諱讓也从言卒聲國語曰諱申符今作訊按作訊
諱之段借字也章昭注云告讓也告本爾雅釋詁義讓本說
文義均當作諱下吳王昏乃戒篇亦作訊讓日至知訊諱古
文通也蘇按經典諱字多作訊爾雅釋詁釋文諱本作訊音
信廣韻引詩云歌以諱止楚詞察朝諱而夕替王逸注引詩

曰許字不顧今皆作訊又詩正月訊之占夢皇矣執訊連連
禮王制以訊誠告學記多其訊釋文皆云本作許皇矣釋文
又云作誦按誦亦訊之古文也歷檢諸書作訊者甚眾今戴
震毛鄭詩攷正邵晉涵爾雅正義俱謂訊乃許字傳寫之誤
許告訊問釋義不相假借竊謂傳寫之誤誠古今文字之通
病然此則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豈盡傳寫之誤乎夫居今日
而欲明古音古義非可憑虛臆斷所賴有古人書耳豈可以
一人之見妄疑古經乎且謂許訊音韻并格則又不盡然張
衡思元賦慎窺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後漢書作妄許
然與下文刃字信字疹字爲韻列子力命篇護極凌許張湛
音碎股敬順釋文音舉舉有慈郵昨律二切左思魏都賦廟
廟黃鳥銜書來訊與溢字出字秩字爲韻李善音悉則亦音
近之左證也

頁二 雜釋八

十三

金說義書
蔣氏校印

然則齊紀無說焉

公羊莊四年傳然則齊紀無說焉何休解詁曰無說無說釋
也釋文曰無說音悅注同釋音亦蘇謂此釋文誤悅釋當作
說釋傳上文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衆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
必稱先君以相接此說釋謂有可說釋即相接所稱之號辭
也齊紀既爲世仇則不可有會衆之事朝聘之道相接無可
稱先君之號詞故曰無說焉此說釋與詩靜女箋說釋之當
作說釋正同孔驛軒公羊通義亦未辨及當訂正
賢繆公也

春秋左氏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十有二年經始書秦伯
使術來聘事當在秦康公六年史記秦本紀云繆公三十九
年繆公卒葬雍太子營代立是爲康公往歲繆公之卒晉襄
公亦卒六年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今春秋文公六年晉侯
驩卒與史記合是繆公以六年卒左氏可據矣安能云使術
來聘者爲繆公哉乃公羊云賢繆公也誤甚左氏公羊兩傳
注疏俱未辨及此 又公羊氏術作遂蘇按術與遂通聲轉
而字異也史記魯世家東門遂索隱曰系本系本即世本索隱避太宗諱改
也之作述詩定之方中釋文引鄭志云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
是也字有讀作遂者矣又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云周禮作
遂學記術有序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蘇按非聲之誤聲
之轉也集韻云術徐醉切六鄉之外地一曰道也通作遂此
據周官載禮而改其讀其實古人韻緩不煩改也

頁二 雜釋八

十四

金說義書
蔣氏校印

踏階而走

說文是部是行乍止也从彳从止凡是之屬皆从是讀若
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走今作踏按釋文云踏止畧反與蹠
同一本作是音同與說文正合則古本作是矣何休注云蹠
猶超遄不暇以次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
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是與何休義同較說文
乍行乍止之訓似密觀下文矣亦踏階而從之知爾時情事
斷無時蹠不前之理也
萬者何

公羊宣八年傳萬者何何休學云萬者何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月令仲春注引夏小正萬用入學疏云干舞稱萬者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股湯亦以萬人得天下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爲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蘇謂此望文生義也左傳云萬盈數也廣雅釋詁云萬大也王者功成作樂樂主其盈取盈數以象功德之大也故康成箋詩第云萬干舞也初學記引韓詩章句亦云萬大舞也詩簡兮疏引孫毓云萬舞干戚也不更立義者知諸儒不用何氏義也然則舞稱萬舞猶之萬年萬壽萬民萬物均之以盈數爲大云爾

噉然而哭

說文謂部噉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口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呼一作噉然而哭今作昭公于是噉然而哭按口部呼噉也噉吼也一曰噉呼也呼噉之段借也呼爲外息吸爲內息無高聲義大呼噉呼皆當作噉噉呼音義同亦通噉爾雅釋樂大填謂之噉釋文云本作叫邵晉涵爾雅正義引孫炎云聲大如呼也說文噉叫噉俱有噉訓噉以噉爲訓噉以號爲訓號从号从虎痛聲也則高聲大呼較何氏哭聲貌之訓益明白矣

讀書雜釋卷八

頁二 雜釋八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爾雅

蓋割裂也

孟子誤蓋都君成我續趙岐注云蓋殺也韓呂刑謀寡無蓋

偽孔傳云使鯀寡得所無有掩蓋楚語子高日以謀蓋此謂地亦通

蓋害古通用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云蓋舍人作害郭晉

滿爾雅正義曰君與云割申勸甯王之德鄭註繻衣云割之

言蓋也蓋割雙聲義存乎聲而郭所未詳之義明矣蓋字通

害割字亦通害釋名釋天云害割也如割削物也廣雅釋言

爾雅九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云害削也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偽傳云割害也疏引釋詁

文刀割為害故削為害也大誥天降割於我家釋文云割馬

本作害據爾雅蓋割為一義又鄭禮注割之言蓋則謨蓋都

君成我績即是謨害都君成我績較蓋井之說為通脫矣鯀

寡無蓋即是鯀寡無害以謀蓋人即是以謀害人較掩蓋之

說為明切矣阮相國元日害曷蓋末未古音皆相近每加偏

旁互相假借若以為正字則失之蓋與曷同音故時日害喪

即曷喪呂覽葛天氏即蓋天氏也蓋與末未亦最近故襄二

十七年公羊傳味雉彼視何休學味割也若口有淪盟者視

此割雉也參觀諸說可以傳文字通假之例矣

是則也

說文彳部從彳從行兒从彳是聲爾雅曰從則也今作是按此古今字也

綯綯也

郭晉滿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採輯舊注折衷羣言近

世治爾雅者無過兩家郭明於義例而攷核不逮郝之精郝

則詳於經而或畧於注如釋器婦人之綯謂之綯綯也詩

疏引孫炎注綯帨巾也義同毛傳郭氏則云即今之香纓郭

氏證以說文離騷謂孫非而郭是郝氏證以方言釋名謂孫

是而郭非均詳博勝於郭得原疏然就其義攷之則郝氏之

從孫炎是矣且此義亦見詩七月疏尋釋孔穎達之意亦從

孫炎今讀詩疏而不知其義由誤認孔疏所引郭注為疏文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今就疏文判別之則疏所云郭注較今本爾雅郭注多四

十七字疏云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緯邪交絡帶繫於體因

名為緯綯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

詩云親結其綯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

緯為帨巾失之也以上六十八字皆郭注也疏又引內則云

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綯為香纓云義見

禮記謂此也此孔解郭注中義見禮記文也疏又云昏禮言

結帨此言結綯則綯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

又不是繫屬也郭言非矣此孔駿正郭注文也又義見禮記

句下詩云親結其綯云云明是郭引詩證雅之文無可疑矣

第釋文於著字重字不作音豈陸氏所見本亦奪此四十七

字歟邵氏郝氏兩書亦未知此四十七字爲郭注惟阮元爾雅校勘記言之此固當據補也

宛中宛邱

按爾雅宛中宛邱詩疏引李巡孫炎注皆云中央下元和那縣志引舊注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詩宛邱毛傳亦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舊無異說惟郭注以宛爲中央隆高詩疏引郭注云謂中央隆峻狀如一邱矣與今爾雅注文小異而訓則同蓋探釋山宛中隆之文以爲中央高也詩疏峻之曰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其說良是郝氏遂行爾雅義疏據孔疏峻正郭誤又引釋名曰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謂與詩傳李巡孫炎同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亦引釋名則作中央高曰宛邱謂與郭氏義同今檢釋名一書未有善本可校竊得臆說之曰宛邱之說自以毛傳孫李舊注爲是釋名之書當與郭氏義同蓋宛宛如偃器自當爲中央高之形若中央下則與偃器不相似也

水草交爲涓

爾雅釋水云水草交爲涓郭注引詩曰居河之涓今本小雅巧言章涓作癭蘇按左氏孟諸之癭太平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爲涓臺又釋名曰涓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蓋眉涓癭古字通也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云古人眉作癭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而無須癭注云癭與眉同方言注云癭

猶眉也漢書王莽傳赤癭聞之注云癭眉也古字通用

萍其大者蘋

爾雅釋草云萍萍其大者蘋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又萍蘋郭注云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萍萍卽月令始生之萍其大者蘋卽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之蘋萍蘋卽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萍之萍物各異類而字皆作萍故毛傳誤以萍爲鹿所食也箋改爲蘋蘋是鄭義之優於毛者也後人恐誤萍爲蘋故於萍字加水爲萍以別於萍此當自東漢始說文云萍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从艸平聲又云萍萍也从艸萍聲又云萍萍也水艸也从水萍萍亦聲一字而數易其體則許氏之意可想也

茶苦菜

本草苦菜爲本經上品併茶苦苣苦蕒爲一又白苣爲一苣苣爲一李時珍曰苣有數種色白者爲白苣色紫者爲紫苣味苦者爲苦苣苣似白苣而尖色稍青折之有白汁黏手江東謂之苣筍也按爾雅毛傳皆云茶苦菜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引蔡心月令章句云苦菜茶也不榮而實謂之秀又吳澄七十二候集解引蔡邕云苦苣菜據廣雅賈讓也讓說文作蔞卽今苦苣之苣蔞爲本字苣乃段借之字也邢昺疏茶苦菜云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徐鍇亦以苦菜爲卽今野苦苣是苦苣苦苣皆茶苦類故唐風采苦儀禮羊苦直名之爲苦爲苣爲賣爲游冬則古今異名耳高苣

之名古未聞見杜甫種蒿詩序云既雨已秋理小畦隔種
一兩席許蒿向二旬矣李石續博物志云蒿柔出蒿園
未詳有毒百蟲不敢近蛇虺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
有中其毒者惟生蔗汁解之本草引彭乘墨客揮犀亦云然
理或然歟則蒿別爲一種以其類乎蒿而名之也
出隧蕞蔬

按爾雅出隧蕞蔬注云似土菌生菰草中菰當作蕞說文云
蕞雕胡一名蔣又云蔣蕞也蕞按蘇頌本草云蕞根江湖陂
澤中多有之生水中葉如蒲葦春生白茅如箭又謂之茭白
其中心如小兒臂者爲蕞手爾雅出隧蕞蔬即此也郭注蕞
茭云今江東呼蕞緒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茭茭諸家第云

草根可食者俱不能指其物蕞謂此亦茭白蘇頌所謂春生
白茅如箭者今俗謂之茭菜甲折斷有絲中空有節與郭注
義同與蕞蔬爲二者於春生之時爲茭茭三年中心生白莖
如藕狀有黑脈者蕞蔬也又牛薺草亦名茭者亦同類而異
名者也爾雅如此例甚多如葦醜芳葦華葦蘆蘆蕞蕞之
類同爲蘆而異其類與名也蓋古人精於格物就所見而著
之篇無達例也

熒火即炤
詩正義引舍人云夜飛有火蟲也禮正義引李巡云夜飛腹
下有火光故曰炤炤與郭注同按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
耀夜一名景天一名耀耀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

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爲之食蚊蚋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
傳云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有翼者爲鳥禮疏
引皇侃說謂丹良是螢火是也廣雅云景天螢火燐也
燐之詩炤燭宵行傳云燐螢火也正義曰燐者鬼火之名非螢
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曰炤燭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
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兩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
曰宵行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王氏念孫曰正義所云未
爲通論說文云燐屋下燐燭之光而爾雅云燐火即炤燭燭
有光謂之燐燐火有光亦謂之燐猶鬼火有光謂之燐燐火
有光亦謂之燐也

爾雅炤燭郭注云俗呼小炤炤爲炤子邢疏引舍人云炤一
名炤亦不詳其義說文豕部云炤炤炤炤也炤也炤炤也
義與郭注異按此以說文爲正易炤豕之牙李鼎祚集解引
虞翻注云炤豕稱炤令不害物引崔憬注云說文炤劇豕今
俗猶呼劇炤是也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
鼎祚云九二坎爻坎爲豕以陽居陰而失其位若豕被劇之
象也釋文引劉表注云豕去勢曰炤易義海撮要引陸績注
云炤豕之去勢者又玉篇云炤炤也廣雅云炤健也一作炤說
見廣雅王念孫疏證與郭注炤不同故爾雅釋文云炤炤健
炤亦與郭異義也爾雅謂諸書炤炤以後人說若韓非子十過
云豎刁自炤墨子非儒篇云炤炤起以其善突也尤可爲說

文確證

魏貓

說文無貓字徐鉉新附曰狸屬說文曰狸伏獸似貓夏官射人云王者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後鄭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凝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今貓有所伺捕趨縮之步不失尺寸如鄭君所說是貓爲狸屬無疑也陸佃曰鼠善害苗貓能捕鼠故字从苗按字之从苗農師以鼠害苗貓食鼠爲義此本禮郊特牲其實非也陶註本草云狸有虎狸有貓狸此皆以形之似者爲名虎狸狸之似虎者也貓狸狸之似貓者也總之狸屬而異名也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魏貓郭注云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毛傳云似虎而淺

百二 雜釋九

七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毛者也則貓固虎類今以狸爲貓謂其形似貓而實非本名貓也又按貓字古作苗說文云魏虎竊毛謂之魏苗

聽鼠

爾雅釋獸云聽鼠郭注今聽似貂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聽說文云聽如鼠赤黃而大食鼠者邵晉涵曰此後世所謂鼠狼也鼠狼能捕鼠及禽畜視雞者患之江東呼爲聽者莊子所謂騏驥騶駟捕鼠不如狸聽者是也蘇按鼠狼之名本孫炎爾雅注云聽鼠有螫毒如鼠狼是也又本草云聽一名黃鼠狼又名聽鼠又名鼯鼠又名地猴

牝馬謂之草馬

草馬之名見爾雅注匡經正俗云牝馬謂之草馬何也答曰

本以牡馬壯健堪駕乘及軍戎者皆伏阜櫪芻而養之其牝馬惟充蕃字不暇服役常牧於草故稱草馬顏氏家訓亦云辟墮墮卽草之俗體也顧亭林日知錄所載甚詳又淮南修務訓云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躡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注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與爾雅元駒同爲小馬之別名也

狗爲食犬

今國法禁宰牛穀犬重耕田守夜也而吾邑民及滁州人多食牛犬官或治之則曰吾所殺非耕牛菜牛也此小人無忌憚之言然其由來已古蓋宋時已有菜牛之名陸佃埤雅云傳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

百二 雜釋九

八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菜牛也是此說宋時有之矣又周禮疏亦云犬有三種按爾雅長喙狹短喙獠獠者田犬也尨狗者吠犬也無云食犬者邵晉涵正義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是狗爲食犬也邵氏蓋以尨爲吠犬狗爲食犬也

讀書雜釋卷九

孝經

上下有別

說文八部欠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今文無此句按許氏自序曰孝經古文漢志書序謂古文孝經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說文書云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授皆口傳官無其說冲為慎之子慎所本之書冲必知之知漢志書序誤也緣口傳之義故曰說蓋此古文孝經之語也

論語

百二 雜釋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抑與之與

按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意抑聲轉字異義並同也

曾是以為孝乎

論語曾是以為孝乎曾謂泰山陸德明釋文於音增集註不別為音蓋從陸也今世讀為屑誤矣廣韻十七登云曾則也作除切音增曾經也昨校切音屑曾是即則是曾謂即則謂而讀如曾經之曾非俗人之臆斷乎

友人上元楊正命大培嘗與蘇言大誥民獻有十夫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獻乃儀之假借字也論語文獻不足故也當

10105

是文儀不足故也蘇按獻字古有涉音儀字古有俄音等近段借誠然然論語集解引鄭注云獻猶賢也皇侃義疏亦云獻賢也書益稷萬邦黎獻傳云賢也又逸周書作維解俾股獻民于九畢注云獻民士大夫也則讀如字甚確不得改字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

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朱子以魯禘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自灌以後灌以懈怠為義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觀盥而不薦引馬融注云盥者進得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

百二 雜釋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牲簡畧則不足觀也又引虞翻注云盥沃盥薦牲也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王弼注亦畧同雖不必違勝朱注然自不可不知

始作

孔穎達詩禮疏云論語始作翕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蘇謂此說良是禮曰入門而縣興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左傳穆叔如晉先言金奏肆夏後言工歌文王鹿鳴此皆始作為金奏之證自何晏集解以空言說經而古義淺晦矣

公治長

邢昺論語疏云舊說公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

今不取齋謂聲音之理通乎人物胡越人聞聲而還相笑者耳之不習聞也審其輕重疾徐之所變而通者則相效不難也由此以通之鳥獸亦然周禮夷隸通鳥言貉隸通獸言左氏介葛盧聞牛鳴此皆七經所有也又鄭康成詩禮云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左氏葛盧聞牛鳴賈遠注云伯益曉是術蔡邕云伯翳隸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此皆箋註所有也又論衡載楊翁仲聽馬罵蹇吵事此諸子書所有也蓋古人精於格物之學其類聚羣分極之纖悉皆有不可易之理後世人才不如古儒生格物之學既不精朝廷理物之官亦廢目論之儒少見多怪至宋而益甚相率違臆斷之說廢棄傳注曷宋初人已有此氣習矣

犁牛之子

元李治敬齋古今註云前漢趙過始用耕牛葉石林援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司按孔安國子牛注以證過以前耕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蓋耕而不犁後世變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為之增損其制非用牛自過始又孔子言犁牛之子騂且角孔子時固已用犁李治謂石林以駁難之犁同之耕犁之犁是真誤矣蓋謂石林非誤殆不以雜文之訓為然也惠氏禮說曰犁牛耕牛子其犢也騂且角天性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性以況之劉台拱經傳小記亦曰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私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

其賈買牲而供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周禮沈宰用羝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羝則并五嶽四鎮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羝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惠氏劉氏皆以犁為耕與葉石林相同森按集解雖主雜文之訓而皇侃則兼存耕犁之說知舊人固有此解也

禱爾于上下神祇

說文言部禱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禱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崇省聲禱或不省今作誄按說文解誄字云誄也而集解引孔注為禱篇名則古論語作禱無疑然廣雅釋詁云誄累也釋名釋典藝云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周禮太祝六曰誄司農注大史造之日讀誄康成註俱有累義則誄誄亦義之轉相生者故皇侃義疏云誄之言累也謂如今行狀也又康成註周禮小宗伯引此誄與說文同而注太祝仍引作誄與今本同則二字通用已久矣

蕙

荀子議兵篇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作鯁蘇林注云鯁音慎而無禮則蕙之蕙鯁鯁懼貌也今時文家讀如思音而以爲瓊瓊之狀可謂無知妄作矣

論語孔安國注苗而不秀章云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邢昺疏曰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按揚子法言問神有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李軌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顏淵弱冠與仲尼論易童烏九齡與揚子論元又後漢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注云苗謂早天秀謂長成也金石錄載武氏石闕銘被病云歿苗秀不遂世說王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按萬子名綏年十九卒又劉勰文心雕龍哀弔弟十三贊曰苗而不秀自古斯慟庾信傷心賦苗而不秀頻有所悲一女成人外孫孩稚奄然元壤何痛如之是唐以前人皆如此說也

百二 雜釋十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闕子我誤爲宰子我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因爭寵遂爲陳恆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此說極是足以定史遷之謬妄矣偶閱宋張溟雲谷雜記言之甚詳因備錄之如左曰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志林原注李斯事子我知其言也子我知其言也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不竭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

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先師蒙其垢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恆之亂本與闕止爭寵闕止亦子我也田恆既殺闕止弑簡公則尙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恆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恆之仇爲齊攻田恆者非與恆作亂矣要之由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爲宰予皆不足信也攷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闕止遂至於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予不從田常故爲

百二 雜釋十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常所殺子由固以爲闕止而未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爲惑然劉向所謂鳴夷子皮者范蠡也田常之亂在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時范蠡方在越與句踐謀伐吳後八年吳滅蠡始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鳴夷子皮國語及左傳可攷其妄已不待言索隱古史謂爲闕止然無確然之證予按左傳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成子憚之史記以恆爲常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其擇焉弗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闕庚辰陳恆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願君去

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子于庭弑簡公于朝簡公喟然而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忠也說苑所言與左氏正同獨以闕止爲宰子者則後人誤以闕氏之子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莫辨曾參殺人真可畏哉 又宰子不爲田常所殺前人辨之已詳史記固安卽李斯劉向之言亦不免傳聞之誤簡閱桓寬鹽鐵論所論宰子事雖不外李斯劉向之所言然亦無與史遷同者知漢儒羣以作亂之說爲不然矣殊路第二十一大夫曰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桓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蒞於衛文學曰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

百二 雜釋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公不聽宰我而泄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訟賢弟二十二大夫曰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文學曰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此可爲蘇氏添一證據

其言也 說文言部訥頓也从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訥今文同按孔註訥難也鄭注訥不忍言也朱注訥忍也難也不忍與忍義之轉相訓者也頓又忍與難相生之義也玉篇訓鈍按鈍與頓通禮記檀弓注魯頓也釋文頓本作鈍又見史記索隱漢書集注知玉篇訓鈍本說文也

子之迂也 幼讀論語至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嘗疑子路賢者何爲先生長者之前出言無狀乃爾後讀陸德明釋文出此句云之迂鄭本作于狂也尤駭異古無訓于爲狂者卽迂亦與狂義不合後得虛學士文弼校本改狂作枉阮相國元論語釋文校勘記曰此疑往字旁與才旁形相近也詩之子于歸維曰于仕伊于胡底之子于狩周王于邁于邑于謝于疆于理傳箋皆訓爲往此與佛伴章子之往也義同迂無往訓故改字爲于竊按于迂古字通禮檀弓于則于疏云于音近迂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讀爲迂讀爲子之往也奚其正亦請業請益之常詞何至有野哉之斥蓋迂爲遠於

百二 雜釋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情于亦訓遠公羊莊元年傳築于外非禮也注云于遠詞也是也今人迂途或亦云枉道蓋迂回枉曲義本相近總之迂字之義遠於事情謂其非救時之急務耳并非今人迂腐迂謬之義無庸疑也

顏淵死 按王肅偽家語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坊本}二^{陳本}也三歲早死蓋據史記而妄增之閻百詩毛西河江慎修諸儒據顏淵從夫子事跡攷之謂顏淵卒當孔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古二三三字易混二十九歲而髮白當是三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當是三十一歲早死此語可謂破千古之惑不獨二三三字體易混且漢石經三十

字作卅四十字作卅唐以前經典多用之安知非卅卅卅之
譌邪經師傳說往往多訛高誘注淮南精神訓顏淵天死云
顏淵十八而卒則不知何據或別有脫字也

羿善射稟澁舟

論語羿善射稟澁舟左傳作澆離騷天問亦作澆說文羿作
羿稟亦作稟按汗簡載羿之古文爲羿云出古尙書羿即羿
之變體據說文汗簡知古論語羿作羿也又王逸注離騷澆
身被服強圍兮曰澆寒泥之子也強圍多力也論語曰羿善
射稟澁舟與今論語同其注天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曰澆
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澁舟與今論語異則王逸所見本各
異也稟與放音義皆同澆則音轉而字異蘇故謂古經文多
異字者古文朴畧就所見聞箸之篇無畫一之例有形近之
段借有聲近之段借有義同之通用各以其類求之則可以
證古人義矣

荷蕢

說文艸部蕢艸器也从艸貴聲與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
夷而過孔氏之門按此所引乃古文論語也

鄒說經經乎

惠棟九經古義云鄒說經經乎按說文麗古文磬故何晏注
云此磬經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磬磬經即磬字
今禮記作磬蓋謂此說良是後以磬爲堅確之意又義之段
借展轉而相生者段玉裁謂此是古今字得之矣故經經然

百二 雜釋十

九

金陵 嚴 甫 氏 校 印

小人哉章即以堅確爲義若執古義則不可通矣
遠人謂顯夷

顯夷曰在邦域中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也明
甚當以淮夷徐戎當之固不謂然而引哀公元年伐邾云云
謂遠人似卽謂邾邾按集註之說隱括此章書旨而以意逆
之徐文長圖百詩之說於非也下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
夷而在蕭牆之內則此遠人正與蕭牆之內反對爲義不必
泥遠字以詞害意也蓋此時顯夷雖爲不侵不叛之臣而見
三家之作三軍分公室一國三公都城百雉因亦畫疆自守
隱有負隅之勢故冉有以固而近費爲言而夫子亦以不能
來遠人責二子若邾方爲敵國世仇夫子得位行政或可以
來之豈遽責二子以所甚難乎且魯與邾相距六七十里顯
夷與費相距亦七十里段云前一地之相去同而必謂非顯
夷亦可見說之甚難而不可通矣

淫而不緇

按論語淫而不緇史記論衡新語道基篇文選座右銘注俱
引作淄按說文無淄字當以緇爲正也隸釋戒州輔碑作摩
而不羶淫而不緇隸之變體也史記屈原列傳作泥而不滓
費鳳碑作溼而不滓與論語異或係引用他書然索隱曰泥
音溼又釋名染采帛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
泥溼緇滓本雙聲同訓之字作泥溼與滓或卽古魯之異文

百二 雜釋十

一

金陵 嚴 甫 氏 校 印

鄉原

論語鄉原何晏集解引周生日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趨向容媚而合之朱注曰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惡注讀作愿是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按此以朱註為長孟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趙岐注云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此義與朱子同也又康成侗而不愿注云愿善也趙岐亦云原善是趙亦讀如愿也但未改字故義不顯耳楚狂接輿

百三 雜釋十

金陵叢書 齊民校印

閻若璩四書釋地一書其徵實處多集註所未及然往往雜以時文家言故燕陋亦復不少如楚狂接輿章載王復禮之說曰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兩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妙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者以有輿字在前也蘇按莊子人聞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莊子去聖人之世不遠其以接輿為名當必不妄鄭康成注孔子下云下下堂出門據莊子遊其門云云也今舍莊子鄭注不之信而據時文家之言以墨守集註亦所謂苟為同者矣 又按楚詞涉江篇接輿髡首兮桑扈麻行王逸注云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伴狂也莊子人聞世篇既云楚狂接輿遊其門應帝王篇又云肩吾見接輿云云

淮南子尸子亦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戰國策范雎對秦王曰箕子接輿漆身以為厲披髮以為狂韓詩外傳亦載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事觀諸書屢引接輿可知其人雖隱士而世多知之又漆身披髮髡首行歌皆其伴狂之迹為世所指目者故謂之為狂接輿也揚子法言十一曰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是揚子固以為人名矣孔安國注曰接輿楚人鄭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本諸莊子信而有徵固無疑也

朱張夷逸

百二 雜釋十

金陵叢書 齊民校印

論語逸民章包咸注云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是以夷逸朱張為人姓名朱註從之陸德明釋文出朱張云鄭作侏張音陟留反蓋鄭不以朱張為人姓名故讀朱如周朱周一聲之轉書讀張為幻本或作侏張亦作侏張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故曰侏張也蘇按禮說云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侏張猶張大也說文無侏字侏即侏字也據此當是言逸民好為苟難窮大失居之意又顏師古注夷逸云謂窳於蠻夷而遁亦不以為人姓名也 又困學紀聞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苟卿以比孔子那露疏引彌注同今按荀子云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黷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又云無置錫之地而

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又非相篇云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然上非十二子篇備數篇引仲尼子弓凡三見不云子弓即朱張輔嗣何所據而云然邪何焯曰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蘇按非相篇注云子弓蓋仲弓也音子者著其為師也荀子學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是不以為朱張也楊倞荀子注亦不以子弓為朱張知彌注妄言也

以杖荷篠

說文艸部筱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筱今作篠

百二 雜釋十

一三

金陵書局印

今文同按皇侃義疏篠作篠釋文云本又作篠又作筱玉篇亦引作筱是說文古文只筱字疑今作篠三字是後人闖入上云从艸條省聲可證也按史記孔子世家引包氏注云篠艸器名也字當从艸無疑今何晏集解引包注作竹器竹乃艸字之譌皇侃竟改从竹作篠並云籊籊之屬誤益甚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論語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侃義疏作如之何其可廢也後漢書中屠婦傳注亦作其可廢也知今文與古本異也

播穀武

論語播穀武皇侃作聖陸德明釋文云亦作聖按說文報或

从兆作執或从攷从兆作彘此作彘乃彘之變體也蘇按古鐘鼎彝器文字偏旁上下左右隨時變易多不拘一體此其證也

季隨季騶

姓氏辨證引世本云季瓜氏周八士季騶之後騶或作瓜晉有祈巳大夫季瓜忽又按世族畧引季瓜忽作季騶息騶之為瓜忽之為息聲轉而字異也又世族畧引世本云季隨氏周八士季隨之後宋有季隨遂廣韻引世本亦畧同區以別矣

困學紀聞云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胡氏宏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

百二 雜釋十

十四

金陵書局印

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區字即樂記區萌字音句朱文公亦云林少穎按之少穎說與黃祖舜如此蘇謂此說甚是古虞部侯部韻通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集註曰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惠氏九經古義曰漢書薛宣傳作君子之道焉可憊也蘇林曰憊同也兼也晉灼曰憊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為能體備之據此是古本有作憊者或古魯之異傳也又馬融注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玩季長注意亦未有訓為誣罔之義當是以誣為憊音近假借之字若曰君子之道焉可使同而

兼之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邢昺不審於古音訓之學始以誣罔義疏注其實誣罔與此書義不切也漢書集注所引諸家之說實較集註爲長

爲高昭子家臣

按史記孔子世家載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於景公此與於齊主癰疽於衛主侍人瘠環等語皆是戰國時人誣妄之語史遷以所傳聞載之而不知辨者也論語序說亦載之此又不當信而信者

百二 雜釋十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讀書雜釋卷十

讀書雜釋卷十一

金陵叢書丙集之二

六合徐 蘇

孟子

始作俑者

孟子引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趙注云俑偶人也先儒無異說獨羅莘路史注引韓愈曰俑當作踊言刑繁則踊貴踊象人足而用之蘇按孟子此文與檀弓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文義相同又文子微明篇云魯以俑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仰知其所終淮南繆稱訓作魯人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高誘注云偶人相人也歎其相人而用之正先儒承說有根據之

頁二 雜釋十一

金陵叢書 丙集 蘇氏校印

言其言象人者通典八十六引禮記傳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廣雅引埤蒼云俑木人送葬設闕而能跳俑故名之正以踊跳為義安得以左傳履賤踊貴改此文乎昌黎通儒亦為此迂鄙之言則甚矣治經者之不可不博覽也使虞敦匠事嚴

孟子使虞敦匠事句翟灝四書攷異引章句云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此以匠字句事字連下嚴字句蘇按敦訓厚與下文木已美義正相承嚴訓喪事急亦與禮經說合無可疑也集註訓敦為董治而以事字絕句殊非翟灝曰韻書敦字凡十二義未嘗有以董治訓者

兄戴蓋

孟子兄戴蓋祿萬鍾句云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蘇素疑匡章以齊人言齊事仲子之兄名章豈不知之而俟孟子之訾言哉宋張溥雲谷雜記云戴蓋即乘軒之意此說固自張溥創言之然讀兄戴蓋為句前人實已有之路史國名記曰陳仲子兄戴蓋又孟子音義曰戴蓋丁張於音蓋其證也

泄泄猶沓沓也

板詩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毛傳鄭箋均本爾雅釋訓說文口部云唯多言也詩曰無然咄咄言部云譟多言也詩曰無然譟譟兩引詩俱以多言為訓曰部云沓語多沓沓也徐鉉曰語多沓沓若水之流从水會意夫多

頁二 雜釋十一

金陵叢書 丙集 蘇氏校印

言之與制法則義似異而實同蓋人主紛更舊典羣小必爭先獻媚各進其說是沓有雜沓競進之義故孟子曰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孟子之說與詩經爾雅相合參觀諸儒訓詁似忘緩悅從四字殊未盡經文之義

由與猶同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節集註由與猶同此本丁謙音義謝少宰埔謂當讀如字義更切直

西子

孟子西子蒙不潔趙岐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集注亦云西子美婦人不言越女此非注之簡略正是古人不苟處

按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而不能以爲可好管仲在滅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傅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云西施或亦後人附益然莊子厲與西施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名西施故焦循孟子正義以爲似古有此美人後世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稱羿之類是也趙注朱注不言越女非其不苟也乎或又言孟子言西子不必定是西施則又疑所不當疑可發一嘆者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惡感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客也又淮南脩務訓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蚩皮衣豹裘帶

丙二 雜釋十一

三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死蛇則布衣章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睨而掩鼻許慎慎引作西施之蒙不潔高誘注引孟子文兩書皆前漢人作如西施之外別有美人名西子者不容不知而所說與孟文同復何疑乎王子年拾遺記諸書所載夷光等名亦必有據故源源而來
說文言部誦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誦誦而來今作源按趙岐注云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說文無源字廣韻集韻誦然音詮言說和悅也廣雅釋詁云誦度也度當讀如王請度之度亦有徐語義蓋循循善誘不迫促之故相和悅也此義較趙岐注爲長蓋上文既云常常見之再云源源句嫌犯複下文云以政接于有庠以政接正是言語和悅

以來之之義也
不能五十里曰附庸

孟子班爵祿章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周禮王制各經注不詳其制惟春秋繁露爵國篇云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與氏者方十五里蓋古禮經之言又王符潜夫論亦云天子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此可採補周禮王制孟子諸經之注孔檢討廣森經學卮言疏通證明其說尤備卮言引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

丙二 雜釋十一

四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鄒爲齊附庸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蘇按左氏傳所載任宿須句顓臾諸國皆古皇之裔與論語所言興滅繼絕之言相合則其說甚確而可據蓋伏董生於漢之初年去古最近故所言往往有東漢人不及處
先簿正祭器
係與孟子音義孔子先簿正祭器句云簿本多作簿誤蘇謂與宋人不識古人正字反以俗字爲是其說非也說文無簿字古蓋以簿字爲之後人不識古訓之通段因另爲簿字幸古本猶有一二存者又爲淺人所改可惜也爾雅釋訓凡以

薄爲魚笱者釋文云薄今作簿是可知爾雅薄字有改作簿者矣廣雅釋器備謂之薄與說文方言毛傳鄭氏禮注高氏淮南呂覽注然同而各本俱作簿惟王念孫疏證據影宋本作簿他蓋無存矣蓋簿薄本一聲之轉或異讀必不異字漢書周勃傳集注引如淳張湯傳注引蘇林翟方進傳集注蓋云簿今本多作簿昔主簿之簿蓋簿字漢以後始有之注家不敢改其字因引以改其音耳又夏承碑主簿督郵韓勅碑陰主簿魯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簿簿俱作簿

高叟

按授經圖子夏授詩于高行子詩絲衣序曰高子曰祭靈星之尸也王伯厚謂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即高行子也韓詩

百二 雜釋十一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外傳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故小弁小人之詩章稱爲高叟即弟子亦呼爲高子而不名

呼於坵澤之門

孟子魯君之宋呼於坵澤之門趙岐注云以城門不自冒夜開故君自發聲呼之閔百詩四摺釋地極信是說而詆近人講義所云呼於門是呵護傳呼來於坵澤之門之說爲非謂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聲爲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介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又引王納諫之說曰聲即氣之宣於體中者故見移氣體其說似有理然實非也古者他國之君入境郊勞致積禮有明文春秋時此禮亦未廢左氏所載甚多豈有魯

君之宋宋人不之知至其君自發聲呼門之理且無論君行師從自儼介以至徒役人其眾即使俾君輕脫豈得無一二僕右在旁而至自發聲以呼門之理且門未啓而能辨其人之聲音者所習聞者也守門微者耳其君之聲音固所不能習聞豈魯君至此而發聲自呼彼宋君亦嘗至此而發聲自呼爲守者所習聞邪亦可見其說之甚難而實非矣惟呵護傳呼之聲守者習聞之今魯君至宋門亦傳呼而入守者因爲是似吾君之言孟子引之以明居相似耳蓋古人書中所引之言與事往往與所言不甚相切戴記左傳及漢以前書往往如此由其文體尙疏也

萬子即萬章

百二 雜釋十一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孟子第七篇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趙岐注曰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資之也說甚牽強然可知漢時所見本固如此也朱注本作萬章非古本矣

邾邾

邾語云曹姓邾莒章昭曰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邾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又索隱引世本云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宋忠注云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左莊五年疏引世本云周武王封其苗裔挾爲附庸居邾一國也或名邾或名邾或名邾邾之轉也古侯部尤部虞部韻通急聲爲邾緩聲爲邾邾邾則邾邾二合之音也曰邾復遷邾爲邾邾者安

語耳趙岐孟子題詞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大誤史伯對鄒桓公已曰曹姓鄒莒登至孟子時改也蓋字從聲起聲相近而字多變體古人就耳目見聞箸之篇無畫一之例也曰句吳曰於越亦從其聲耳

孟子脫文

周禮大行人諸侯之王事註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又淮南覽冥訓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註云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孟子曰王者師臣也呂覽當染篇亦引此句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得志行乎中國今無禹生石紐句詩七月疏云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今孟子無此語陸德明思文詩貽我來牟釋文云牟

頁二 雜釋十一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字替作辨或作葵孟子曰葵大麥也亦書所無豈孟子亦有

脫文歟

孟康誤為孟子

廣韻十二齊圭字下引孟子曰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孟子疑是孟康之譌漢書律厯志上不失圭撮注引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玉篇土部圭字下並同阮氏經籍纂詁八齊圭字下以廣韻為引孟康注十五合合字下又以為引孟子當是所據廣韻本不一



六合徐 孫

夏小正

取茶

夏小正取茶傳云茶也者以為君薦將將亦作薦也震澤任兆麟

註曰爾雅檉苦茶葉可煮飲今呼早取者為茶晚取者為

茗一名莽此兆麟誤解也月令苦菜秀太平御覽九百九十

七引蔡邕章句云苦菜茶也吳澄七十二候集解引蔡邕章

句云苦菜據廣雅賈讓也覆說文作廉即今苦苣之苣也

此當引釋草茶苦菜之文並景純詩曰誰謂茶苦苦菜可食

之註而誤引釋木檉苦茶之文謬矣又誤茶為茗前人已

百二 雜釋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陶宏景註本草徐鍇說文繫傳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茶

今在釋草篇本草為菜上品陶宏景乃疑是茗失之矣釋木

篇有檉苦茶乃是茗耳按釋文所說最分明

秀幽

夏小正四月云秀幽盧文弼曰即秀嬰是也幽嬰一聲之轉

呂覽

甘雨至

呂覽季春之月云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句戴記無此句按

高誘注行之是令行之是令也十日曰旬蘇按詩桑柔其下

侯句傳云旬其陰均也易說卦坤為均亦作旬聲義並同周

官均人豐年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公旬

用一日焉鄭注云旬均也蓋一月三十日三之則十日者三

故曰旬也又季夏之月云行之是令是月廿兩三至三旬二

日高誘注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兩又二十日一兩

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

尙書中候

監明之子封於劉

尙書中候云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於劉

宋又不肖而弗獲嗣按此即堯之後所謂劉累者也

老子

谷神 老子谷神不死河上公章句云谷發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

百二 雜釋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王弼注云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遠處卑不

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陸德明釋文

云谷中央無者也與王注同蘇謂據河上注訓谷為養則當

作穀詩毛傳鄭箋廣雅釋詁俱云穀養也蓋穀與谷通音同

之假借也書堯典宅西曰味谷周禮縫人注作度西曰柳穀

即伏生書大傳所云秋祀柳穀也而史記又作柳谷莊子臧

與穀二人牧羊崔譔本作臧與谷二人牧羊其證也又按釋

文云谷河上公作浴云浴者養也與今本吳洪适隸釋臧老

子銘云或有浴神不死則是古本自作浴也蓋谷為穀之假

借浴又谷之假借也

不穀

老子法本章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殺河上公章句云不殺
喻不能如車殺為眾殺所湊道化章人之所惡唯孤寡不殺
而王公以為稱章句云孤寡不殺不祥之名蘇謂不祥說是
不能如車殺之說乃是望文生義非古訓也殺與殺通詩正
月款款方有殺後漢書蔡邕傳作速速方殺列子天瑞篇鷓
之為布殺釋文云本又作殺呂覽觀表篇衛右宰殺臣文選
劉孝標廣絕交論注作殺臣蓋音近假借之字也按殺之言
善也鄭注曲禮用之言己之不善謙詞也又殺之言祿也高
誘注淮南人閒訓用之猶言不祿也亦謙詞也又王州本亦
作不殺

輻重

老子是以終日行不離輻重河上公章句云輻靜也聖人終
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按訓輻為靜古無此訓文選東京
賦終日不離其輻重獨微行其焉如薛綜注云輻重車也李
善注云老子曰終日行不離輻重張揖曰輻重有衣車也據
選注如此較輻靜也之訓為長矣蓋輻重與榮觀燕處萬乘
之主等語本是一例

楚詞

荷裊

楚詞九辯被荷裊之晏晏兮注云裊輻帷也若荷裊矣按詩
小星抱衾與裊箋云牀帳也疏引鄭志曰今人名帳為裊方
音荷裊江淮南楚謂之種裊種即輻詩氓漸車帷裳箋云

百二 雜釋十二

三

金陵 謝氏校印

帷裳童容也然則帷帳之若荷裊以其有類於直裾之衣也
說亦非無可據但下文然潢洋而不可帶注云言以荷葉為
衣雖香好然浩浩蕩蕩而不可帶又易敗也以喻懷王自以
為有賢明之德猶以荷葉為衣必壞敗也則是注意本不作
帷帳也後檢舊刻楚詞注本作裊裊也若荷裊矣乃知俗
刻之謬廣雅釋器云種裊裊裊也與此注正合若如說
文裊裊短衣之訓則注文若荷裊矣當作若荷裊矣方言弟
四汗裊按裊亦云廣雅作裊則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裊自關
而西或謂之裊裊自關而東謂之甲裊陳魏宋楚之閒謂之
裊裊或謂之裊裊亦其證也朱子集註闕之似非註書之體

女歧

百二 雜釋十二

四

金陵 謝氏校印

楚詞章句十七卷惟離騷經向有淮南王安作章句又班固
賈逵亦作章句王叔師哀集其長故所引古籍詳博宏麗其
下十六卷則閒有漫無所據而望文生義者如天問一女歧
耳非有二人也而於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則注云女歧神
女無夫而生九子也蓋因上下天地日月伯強惠氣俱言神
靈之事因以女歧為神女也後文女歧離裳而館同爰止則
注云女歧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佚為之離
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注云逢遇
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
為遇危殆也蓋因上文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
顛厥厥首因以女歧為澆嫂顛易厥首為斷女歧頭也尋釋

注文蓋不免鑿空杜撰之談竊謂天問一篇奇麗似詭秦火以後古籍難稽叔師生當漢世已不能確詳其事則蓋闕之義所當守矣朱子集註於此等多未詳固有深識

巷

楚詞巷字亦作術今京師謂巷為備術乃二合之音楊慎曰蕭鸞賦其君於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方曰循徇按弄術之轉音也備術又弄術之轉音也

史記

蘇

夏本紀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元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皇甫

通雅卷十二

五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禮帝王世紀云蘇帝顓頊之子也玉篇引世本云顓頊生蘇蘇生高帝是為禹也按此楚謨五帝本紀言舜為顓頊六代孫蘇既與舜同仕堯不應世代懸殊若此漢書律曆志云顓頊五代而生蘇班氏之言近實矣至海內經言黃帝子駘明生蘇是以蘇為黃帝之孫羅泌路史又言高陽子駘明生蘇是又以蘇為顓頊之孫外之中又有外也

伯翳即伯益

伯益伯翳一人二人之說前人之甚詳金仁山所說較是按史記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陳杞世家又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又以舜禹稷契皋陶伯夷伯翳垂益夔龍并

為十一人索隱云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即敘翳與益為二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爾又云據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馴鳥獸與舜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為一人必矣金仁山謂其出談遷二手故前後謬誤良然今以漢書暨他說證之國語云

蘇伯翳之後漢書地理志則云伯益之後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為舜虞官賜姓嬴氏史記秦本紀云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漢書地理志則云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是班固以為一人也又左傳介葛盧聞牛鳴賈逵注云伯益曉是術蔡邕則云伯翳綜聲於講鳥葛盧辨言於鳴牛是亦以為一人也孔穎達曰益之為翳聲轉字

通雅卷十二

六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異金仁山曰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如契之為高皋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倕之為垂鼓之為蘇仲虺之為仲偃村之為受罪之為阿是也自劉歆上山海經表沿陳杞世家之謬曰益與伯翳主馴鳥獸分為二人而羅泌路史用以排擊諸家且曰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賸鼓也此本鄒道元水經注假師九山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賸鼓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按碑文在後代不足據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是為柏翳賜姓嬴氏索隱曰女脩顓頊之裔女其父不著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左傳鄰國少昊之後而嬴姓則秦

趙宜祖少吳氏據此則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吳之後
大業之父者緣大業之父名不著見故祖母族班固不考乃
直以女脩爲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百蟲將軍碑遂沿其
誤羅泌既知祖高陽之謬而不知鬻益非二人遂爲之說曰
伯鬻者少昊之後皋陶之子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隕戩
是舛之中又舛也金仁山曰益爲高陽之才子隕戩至夏
啟世則二百有餘歲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
後之計乎可以證百蟲將軍碑文之謬矣蘇又按以伯益爲
皋陶之子者本曹大家列女傳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爲
鄭康成詩譜云堯時有伯鬻者實皋陶之子孔疏引中候苗
興云皋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皋陶之子也舜賜伯鬻

百二 雜釋十二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嬴姓不賜皋陶秦爲嬴姓始自伯鬻故以伯鬻爲首張守
節史記正義亦本曹大家說謂大業即皋陶按諸家說或不
足據鄭康成非妄言者當必有據金仁山謂以伯鬻是皋陶
之子則嬴郟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盛於西徐
延於東趙基於晉城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亦謂仁山說
不然也古人因生賜姓胙土命氏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
十四人各祖其受姓之人或皋陶別有子受姓偃氏其人無
功德不傳故六蓼皆祖皋陶伯益有功受姓秦祖之不祀皋
陶故城文仲以皋陶爲不祀也疑不能明備書所見俟質之
大雅焉
會人

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漢書古今人表亦
作會人或曰會人名也或曰會人即會字鄒亦作會猶止戈
爲武人言爲信按說文無會字臚會之會史記貨殖列傳作
會蓋會爲鄒之省會人者猶鄒國之人耳索隱引世本云四
曰求言是爲會人宋衷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鄒國也韋昭
國語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邳姓封於鄒不以會人爲
名是也鄭語說鄒爲大漢書地理志作說會爲大注云會讀
白鄒字或作檜是會即鄒之證也又會字亦通檜爾雅序會
稗舊說釋文云周禮注會計也本又作檜晉同廣雅云會收
也是會通檜之證也
野雞

百二 雜釋十二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史記封禪書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從東南
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集解引如淳云
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漢書郊祀志亦略同師古注
云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王引之廣雅疏證駁之
曰易林睽之大壯云應飛雉逸兔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驚
駭則野雞之非雉明甚又急就篇說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鶩
雉其說六畜則云瑕玃狡犬野雞雉則野雞爲常畜之雞矣
謂之野雞者野鄙所畜之雞謂避呂后諱者不得其解而爲
之辭耳蘇謂王說甚是今取漢人書讀之不避雉字者甚多
卽史漢二書亦多有之不應或避或不避外駭若是今易緯
通卦驗所載七十二候有野雞始雉野雞入大水爲蜃乃後

人取大衍麻文增益之者非通卦驗文也觀戴記月令逸周
書時訓解呂覽孟冬紀淮南時則訓均不作野雞可證又按
通卦驗自作雉字不作野雞其文曰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
確雞乳冰解楊柳綠又云小雪陰寒雉入穴雉入水為歷

司馬貞史記補

庖犧女媧

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云庖犧蛇身人首女媧蛇身人首
炎帝人身牛首又秦本紀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
氏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行鳥身人言帝大戊聞而卜之使御
吉自大戊以下中行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世儒皆以其
性誕無足信竊謂混沌未開之初天地人物渾然無所分

頁二 編年十二

力

全史書
馬氏校印

耳運之久而陽氣之浮者為天陰氣之凝者為地陰陽之氣
之所感而化者為人為禽獸草木判然不能合而為一如人
胚胎之初五官四肢百體亦渾然一耳運之久而知覺運動
生焉則亦各指所之耳史所載遠夷有綠睛有赤髮有有尾
有反踵者亦其天地初開極樸之象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
秀氣也上世五行養人之用未廣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其
氣之所感者不能無雜故形狀亦或與人殊特渾淪未聖所
得者厚故生而神靈其聰明才力既非後世之所能同則其
形體血氣亦豈必後世之所同乎虞初新志所載毛女任氏
云服黃精遍體生毛能飛騰已而飲食如常則毛脫如故亦
飲食能變人形體之一證也

天皇十二頭
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有云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
皇九頭自注云言十二頭者非謂一人之身有十二頭蓋古
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蓋按今世俗相謔語猶有呼作頭者
亦古語之遺也

漢書

鸞路龍鱗

汲古閣漢書本已屬近代佳本而其開闢外甚多如禮樂志
郊祀歌十九章惟秦元章末云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
路龍鱗更定詩曰消選休成今刻本移下冠天地就況之上
矣天地章末云丞相匡衡奏罷鸞龍周張更定詩曰蕭若舊
典今刻本移下冠曰出入之上矣讀書不求善本而徒事辨
駁亦所謂無事而自擾者

頁二 編年十二

十

全史書
馬氏校印

桂華美芳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云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又云
美芳瓊瓊即師象山則文義不協劉奉世曰桂華美芳二
詩章名本側注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定以冠後是也然按
上文竹放桂華晉灼注曰桂華似殿名次下言桂華馮馮翼
翼承天之則香樹此香草以絮齊其芳氣乃達於宮殿也是
晉灼所見本已為外若是矣按劉奉世桂華美芳二詩篇名
是也又云美芳當作美若蓋以歌詞內有美若休德之語也
其說則非臣瓚駁晉灼注曰茂陵中書歌都離桂英美芳鼓

行如此復不得為殿名是茂陵中詩歌所引即此桂華美芳
篇也改華為英以韻行耳

志古文識字

張畊古韻發明云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易大畜君子
以多識前言往行釋文劉作志虞氏亦然春秋傳以志吾過
又且曰志之又歲聘以志業皆言交識論語參見而識之白
虎通引作志賢者識其大者漢蔡邕石經漢書劉向傳林作
志知今文作識者易乃王弼所改論語乃何晏所改也故賈
公彥云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
識之字不復以志為識也蘇按古人識記之字均作志周禮
論訓掌道方志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孟子滕
文公章且志曰左傳志而晦周志有之前志有之禮記檀弓
公西赤為志焉公明儀為志焉國語弟子志之二三子志之
必誦志而納之莊子逍遙遊曰齊諧志怪者也列子湯問篇
夷堅聞而志之作識者僅數見無作誌者蓋志識者古今字
誌俗字也班固作漢書志後史因之皆作志近日府州縣志
及各志書均作志此古字之猶用於今者惟撰墓志多作誌
此沿晉魏以後碑版俗字通人宜戒之

文毋害

漢書蕭何傳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
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蘇說是也蘇按害與
蓋通音近相假借之字掩蓋為蓋字正意其假借為傷害之

害者如孟子謾蓋都君成我賴當作謾害解書諱寡無蓋當
作無害解是也傷害為害字正義其假借為掩蓋之蓋者此
之文無害酷吏傳之極知再無害張湯傳之以湯為無害皆
言人無能掩蓋之此之謂轉注假借

毋桐好逸

漢書廣陵王胥傳云毋桐好逸注云桐輕脫之貌也蘇按桐
當為侗之假借字孔安國論語注云侗未成器之人也皇侃
疏云謂籠侗未成器之人也書偽孔傳侗稚之訓義亦同此
人輕心揚

傳云人輕心揚州保彊當揚字絕句爾雅釋地李巡注云江
南其氣慘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保彊猶之負固云爾故下

云三代要服不及以正也

格五

漢書吾邱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注引孟康曰格音
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某行筮法曰塞白乘五至
五格不得行故曰格五不得其說按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
塞四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注云白乘五當是
四乘五之誤

後漢書

蔡邕傳云三五法

後漢書蔡邕傳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
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五法禁忌轉密選

用艱難是回避令甲起於東漢之季

崔駰傳注云非熊非熊

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後漢書崔駰傳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豸非熊非羆後人引用非熊蓋本於此然六韜及史記本是虎字唐人多作非熊杜詩田獵舊非熊又麋府秋曰書懷云熊飛載呂望鴻雁美周宣白氏六帖于熊部獸部下部皆作非熊非熊蓋虎字乃唐諱所以章懷注東漢書雖引史記之文特改非熊之字杜甫李翰白居易唐人也故相傳皆作非熊又云李善注文選其於賓戲則引史記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於非有先生論則引六韜曰非熊非龍非虎非狼其實非史記六韜之文特仿佛記憶而爲之注爾不足爲據也蘇謂葉氏說誠然然熊羆連文亦世之常言經典不可枚舉今之史記六韜或非唐人所據之本未可定唐以前不作熊字也則作非熊亦可至今日時文家並誤作飛熊是可笑也

晉書

于于都都

宋張暎雲谷雜記云于于皆姓也千古寒切千姓編云望出榮陽潁川宋有于擘晉于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邗周武王邗叔之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于與于爲二姓甚明今晉書于寶傳書于于于文選晉武帝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搜神

百二 雜釋十二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記周禮注作說注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辨良可歎也元李治敬齋古今黠云晉都超之都則讀如緝晉知說之知則讀如緝晉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此二條讀晉書者不可不知又宋楊萬里嘗對客言于寶作搜神記一吏持氏族志進曰作搜神記者乃于寶非于寶也萬里喜曰子吾一字師

水經注

萬城

水經汝水注其注萬城云萬城或作方字按作方字當是作萬字之譌也漢建平鄉縣碑賈二万五千此漢人俗字當時有用之者

百二 雜釋十二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讀書雜釋卷十二

說文

艾又雙恣

按說文艸部云艾冰臺也。人部云艾雙艸也从人从艾。相交刈或从刀。艾正字刈或體字。艾假借字也。古多通用。又艾治之。艾說文作雙。雙艾之艾說文作恣。今則以艾為治。雙之雙而以艾為恣。恣之恣是以古人假借字為正字而不識本字也。

說字兼說釋談說兩義

說文無悅字。此唐以後俗字也。言部說字解云說釋也。一曰

百二 雜釋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談說一字兼兩義。蓋言字古文與字形近故說或譌作悅也。釋字經典通用。釋亦通作釋。采部釋解也。爾雅釋詁。釋樂也。眾經音義引舊註云。釋意解之樂也。以解為義。與釋同。而釋詁又曰。釋釋服也。則是釋釋本為兩字。按諸書義各不同。靜女詩箋之說。釋當為說。釋為書說。而陳釋之也。張衡天象賦。女史掌形管之訓。謂之曰訓。則不徒記事宜為書說。而陳釋之與箋同意。至說文說字說釋之訓。即今悅釋字。釋字之通用。釋者顧命。王不釋釋文云。馬融本作不釋是也。或以說文說釋之訓。亦與鄭箋同。本三家詩為義。則許氏何必又云。一曰談說乎。既有談說之訓。則知說釋之訓。為今悅釋字矣。釋為本字。釋為假借通用之字。釋為漢以前鄉壁虛造之。

字爾雅釋詁之分。釋釋為兩字者。當是後人肆意增益。諸經典釋字。乃相承傳寫。便俗而不求本原者也。凡諸難明之義。賴有許氏書耳。

足部多部無跂字

說文言部。跂離別也。从言多聲。讀若論語。跂予之足。周景王作洛陽。跂臺。今論語有啓予足句。按爾雅。釋言。跂離也是。許氏本爾雅為訓也。凡曰。讀若者。擬其音也。足部多部無跂字。此或壁中古文方言云。跂跌蹶也。注跌蹶。偃地也。江東言。跂廣雅。蹶蹶。跂也。文選。文賦。嘯賦。注俱以跂。跂為踟躕字。則皆與論語義不合也。按論衡。四諱。引論語。作開予足。開予手。開與啓通。則今文作啟。是也。又按漢書。諸侯王表。周有逃。黃

百二 雜釋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臺。服虔注。赧王負責。逃此臺。因名之。劉德注。洛陽南宮。詔臺是也。詔與跂通。集韻云。凡門堂臺榭。別出者。曰詔。是亦以離別為義。戰國策。出詔門也。注。詔別也。晉書。載記。劉曜傳。詔門。且空注。謂別門也。其證也。

笑字从夭不从犬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有固執難通之義。如竹部笑字。徐鍇則缺此。篆徐鉉。則據孫愐。唐韻以補之。云。唐韻引說文云。喜也。从竹从犬。而不述其義。李陽冰。刊定說文。从竹从夭。義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段氏力譏其妄。引顏元孫。干祿字書。張參五經文字。以為竹下从犬之據。茲詆楊承慶字。統異說。所云。从竹从夭。竹為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之不可信。竊按

此說不始於楊承慶也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林云笑喜也从竹从夭天聲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也是楊承慶之所本也呂忱晉人去漢不遠必有師說且以竹會意以夭諧聲與六書之指無所乖謬彼玉篇唐韻之从竹下夭安知非唐刊本之誤至顏元孫之干祿字書張參之五經文字亦有不能盡合於古者矣漢書薛宣傳谷永傳敘傳上作笑集注云笑古笑字史丹傳外戚傳作笑集注亦云笑古笑字笑與籀俗文無足據然其體皆不从犬又陸德明經典釋文迭多作笑不獨唐元度九經字樣之有笑笑二體也蓋謂漢人訓詁之書既百不存一說文古本又不可見讀書者於此蓋闕如耳佛字以隱蔽爲義

丙二 釋釋十三

三

金陵 說文 蔣氏校印

說文人部佛見不審也繫傳作見不認也蓋古從非之字多以隱蔽爲義車之非爲車蔽衣之拂爲蔽膝山之崩爲山脅道人自隱蔽則必曲以自全故拂非俱爲矯反隱蔽則不見故非亦有小義非字从市說文云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經典通用市紱紱非字同一段借紱紱以同聲非紱非則聲義皆兼以皆有隱蔽義也

厲旱石也漢書注誤作阜
說文解厲字云厲旱石也段玉裁曰旱石剛於柔石者禹貢厲砥磬丹大雅取厲取鍛蘇謂解旱爲剛良是古微書引春秋考異郵曰旱之言悍也文選鵬鳥賦注云捍與旱同是悍之從旱亦以剛爲義與上底柔石也文正相承漢書枚乘傳

磨磨底厲注作厲阜石也乃形近之誤說文無阜字厲讀爲賴

論語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集解引王肅注厲病也釋文引鄭注曰厲讀爲賴此非改字異義所以正音也按說文厲字从厂蓋省聲厲或不省从彊得聲則不當讀如力制切其爲賴音無疑矣故說文無賴字今疫癘字即賴字也史記刺客列傳范雎蔡澤列傳漆身爲厲索隱曰厲癘病也又曰厲賴聲相近莊子齊物論厲與西施釋文引司馬注云厲病癘王非子謂人謂也左昭四年遂城賴公般作遂城厲漢書地理志注亦云厲讀曰賴蓋此字本同音其力制切者非厲之本音也其以厲爲癘字者厲卽癘之省文段借也衛風淇厲與無

丙二 釋釋十三

四

金陵 說文 蔣氏校印

帶協小雅垂帶而厲與麗字通字協大雅降此大厲與際字屆字協其讀如賴可知矣厲病也賴亦病意皆癘癘之省文也故曰鄭之注論語非改字異義所以正音也

厲讀爲列烈裂連刺
厲之讀賴有明徵矣而去入通音則又有讀爲列烈裂刺等音矣聲轉字異有讀爲連者矣今疏證其義如左俾學者知古人音訓相生之義而無惑於經文字畫之異焉按厲烈音訓相生周禮山虞爲之厲禁司農注云厲連列守之司隸奉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注云厲連列也蓋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注云厲墳禁連列處又如猛厲剛厲俱轉訓烈禮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云有

烈山氏左昭二十九年傳作烈山氏周禮宗伯注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釋文云厲本作列厲烈相通故厲與列亦相通公羊傳曰大疥者何病也是諸書札厲字皆病之假借也又都人士垂帶而厲箋云厲字當作裂左傳繫厲內則鄭注作繫裂是又以厲爲裂之假借也又方音不同轉入平聲故厲山烈山史記正義引世紀作連山氏又橫紐作入聲故秦本紀厲與公又作刺與公也

雷厲

說文解雷字云屋水流也从雨雷聲厲字云厲中庭也从广雷聲溜字云溜水出鬱林郡从水雷聲左傳三進及溜釋文云溜屋雷也爾雅釋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郭注云從上

雨二 雜釋十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雷下釋文云雷木又作溜詩疏引李巡注水泉從上雷下出經傳注雷作溜者止此漢書枚乘傳泰山之雷王莽傳繞雷之固文選左思魏都賦上累棟而重雷齊龍首而涌雷吳都賦玉堂對雷繞雷未足言其固謝惠連雪賦緣雷承隅及陸機潘岳詩雷字亦數見自唐宋以後始皆作溜無作雷者麻按雷雷之雷以雷爲本字溜爲音近假借之字厲爲或體之字劉向九賦云制流賦於中雷今王逸章句云雷堂中禮記檀弓池視重雷注云如屋之有承雷也承雷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爲之疏云重雷者屋承雷也以木爲之承於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雷也天子則四注四而爲重雷諸侯去後餘

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今俗所謂閣漏是也釋名釋宮室云雷流也水從屋上流下也中央曰中雷古者復穴後堂之雷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雷下之處也公羊哀六年傳注中央曰中雷疏引庾蔚之禮記月令說曰中雷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雷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雷也今俗謂之開天窗燒片瓦空其中俗謂之屋漏是其遺意也又按景純爾雅注沃泉從上雷下文選束哲補亡詩濛濛甘雷注云凡水下流曰雷故山中石溜亦皆名雷也今人於中雷外字無作雷者是以古人假借之字爲正字而不識本字也

鏹即劉字

雨二 雜釋十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說文無劉字徐鉉曰疑鏹即劉字也从金从卯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鉉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又曰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服虔注云金刀莽所鑄之錢顏師古曰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是劉字作刀無疑叔重漢臣其書亦不應無國姓此自傳寫之譌耳近世好古之士緣說文無劉字遂篆作鏹此不可也又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晉銅尺銘十九字中有鏹欲銅尺字當亦近人依託偽造之器也

劉或从卯

說文卯爲春門卯爲秋門及管子春三卯秋三卯之說則卯
卯二字意義迥異劉字雷字鼎字辨字標字說文俱从卯得
聲不應从卯矣然劉公直劉字从卯留君直留字从非阮雲
臺相國鐘鼎彝器款識云此俱从卯叔攷敦留旁亦从卯蓋
卯有茂音留字从之得聲古不从卯石鼓柳字从卯可證也
蘇按此說良是亦見金石文字之有功於經學也白虎通五
行篇云卯者茂也史記律書云卯之爲言茂也亦卯有茂音
之證也尙書帝命驗云卯金出軫注云卯金劉字之別王莽
傳云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又云卯劉姓所以爲字也詩維
參與昂毛傳云昂留也釋文云昂亦名留今韻書入巧部按
毛詩十月之交篇卯與醜爲韻小星篇昂與稠猶爲韻泮水

丙二 雜釋十三

七

金說 廣韻 齊氏校印

已已無兩字

已午之已說文作巳解云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
物見成文章故已爲蛇象形又云巳用也从反巳賈侍中說
已意已實也按案已實象形別無終已之字漢書以字皆作
目顏師古曰目古以字是也樊安碑目致中與北海相景君
銘授目符命孔宙碑躬忠恕凱及人目加几司農劉夫人碑
導男改口變几爲几徐鉉說文新修字義云以說文不從人
季斯刻石文如此後人因之然皆从目未變篆體也自孔蘇

碑臣愚以爲始變目作以又事已即去復變目爲已然日事
已即去則是事終已而去之意固即已午之已非變目用之
目爲已也堯廟碑已章聖德又報已嘉瑞又教我已德厲我
已仁楊著碑皆所已紀盛德傳無窮者也始變以作已蓋以
已目音近因段借用之非與已午之已有兩字亦非以目訓
用之字可作已此偶段借用之非正字也且堯廟碑立於永
康元年楊著碑立於建甯元年是永壽延熹之間尙未有段
已爲目者其他經籍以作已者皆東漢以後傳寫之本訛舛
已多難可憑信今就班固漢書許慎說文及永康以前漢碑
文攷之猶可知已午之已即終已之已寒目以字義不相通
段借用之則可耳日何以明已午之已即終已之已也日史

丙二 雜釋十三

八

金說 廣韻 齊氏校印

記律書曰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漢書律曆志已以音盛於已
太元元數辰已午注云已取其已盛淮南子天文已則生已
定也風俗通祀典說禋字云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
釋名釋天云已已也陽氣畢布已也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
而入也是漢魏通儒皆以已午之已取終已爲義不獨說文
陽氣已出陰氣已藏爲可據也又終始相生已又可轉爲發
端之詞白虎通五行云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已已者物必起
今之以已爲發端詞者本起意也今欲以已午之已與終已
之已分爲二字則未申二字能與未然之未重申之申別爲
二字乎惑亦甚矣自唐人失音訓之學廣韻始分爲二字曰
已止也甚也又曰已辰名郵俗師儒不得其意義始以有鈞

挑者爲終已字無鈎挑者爲辰已字是真許叔重所謂鄉壁
虛造者矣或又曰子以辰已之已卽終已之已則辰已之字
讀如祀音今終已字亦將讀如祀音乎抑辰已字亦讀如以
音乎曰古人方音不同故有一字而數音者非其音異而點
畫訓詁亦異也古曰已祀音本相近詩維天之命正義引讀
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文心雕龍練字又
云子思弟子於穆不祀此可知子思當時已讀爲詳里切如
今祀字故仲子遂以爲不似毛氏亦以已似祀本音同段借
之字故從其說而不用其字今讀於穆不已爲以音者有其
義失其聲也推此則易損卦已事遄往虞仲翔讀爲祀事遄
往云祀祭祀亦以已祀爲段借之證也曰何以知已午之已

丙二 雜釋十三

九

金安堂書
將氏校印

古亦讀如祀音乎曰毛詩有之矣似續妣祖傳云似嗣也箋
云似讀如已午之已毛氏以似嗣音訓相生訓似爲嗣箋以
爲音同段借故訓爲已鄭改其義非改其音故知已午之已
亦讀如祀音也

說文引經不一家

張氏耕古韻發明謂說文人部引詩屢舞僂僂女部引詩屢
舞娑娑說文援据毛詩今詩作僂與說文合是毛詩本字不
知何家因方音轉聲段借娑字說文於僂字下既引毛詩必
不復於娑字下引他家自亂其例爲後人所加無疑按此未
明乎許氏書之例者也說文如此類甚多口部引詩犬夷咽
矣馬部作昆夷駝矣口部無然咄咄言部作無然詛詛口部

咄咄背憎人部作僂背背憎走部不敢不趨足部作不敢不
踣是部挑兮達兮又部作岌兮達兮言部詵詵兮辛部作舛
舛兮文見足部管磬磬磬金部作磬磬磬磬如此類者不可
枚舉他經亦然如以往各以往遜之類蓋漢時經文師儒傳
授不一周禮有故書侯禮有古文書有古文論語孝經有古
文詩有四家各守其師說鄭康成許叔重在諸儒中尤爲精
深博大盡通羣經之說而折衷之康成箋詩多與毛傳異義
蓋毛詩較三家爲近古故許鄭以之爲宗而其說有未安者
則兼採三家以明之臧玉琳經義雜記陳見桃稽古編惠定
宇詩經古義段懋堂詩經小學陳恭甫左海經辨諸書言之
甚詳康成箋毛詩而用三家之說不爲自亂其例今叔重自

丙二 雜釋十三

十

金安堂書
將氏校印

序其書曰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凡楊雄司馬相如
董仲舒衛宏劉向諸人之說靡不搜采當日三家詩於立學
宮反不得爲信而有證乎故蘇謂許氏所引詩與今文異者
皆本之三家自序云詩毛氏者從義之多者言之也蓋古人
著書例寬而義精今人著書例嚴而義淺不得據今人繩古
人書也

鈞古韻字

說文新附云韻和也从音員聲裴光遠曰與均同未知其審
蘇按此古字亦作鈞鈞均古通用經籍無韻字漢碑亦無韻
字蓋起於魏晉之間字書以爲始於陸機文賦采千載之遺
韻或託言於短韻亦非也稽康琴賦已云改韻易調奇弄乃

發然其時偶見文人集中自韻書行此字遂為專用之字而古字不可識矣國語周語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章昭註曰鈞所以鈞音之法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為鈞法又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注亦曰均者均鐘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鐘者度鐘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又注度律均鐘云均平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鐘和其聲又注細鈞有鐘無鈞大鈞有鈞無鐘云鈞調也按此隨文解之其實同為鈞音之木平亦調也賈誼惜誓二子揮瑟而調均兮王逸注云均亦調也文選張衡思元賦考治亂於律均兮注云均所均聲也又引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然引宋均注曰均

長八尺以調六律五聲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同各書注中亦未明指為古韻字至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注始曰均古韻字也鷓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然引晉灼子虛賦注曰文章段借可以協韻均與韻同而後裴光遠之言始信而可徵矣蓋均本均音之木長七尺長八尺其制不可知然其為調和五音之用無可疑也魏晉以後始亡其器然其義猶存故借為調和聲音之訓廣雅曰韻和也是其義也旁推交通而源流可睹矣

同二 韻釋十三 廣韻 卷之三 府氏校印

謂此說文漏義安即綏之或體也爾雅釋詁安綏同訓安詩楚茨傳儀禮注皆云安安坐也臣瓚漢書注安安也夏小正綏多士女綏安也逸周書禮法解綏安也同訓則必同音从爪从女皆無他果切之理蓋从爪即升車正立執綏之義从女以女諧聲也檀弓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云退或為安釋文作追云音退本亦作退追與綏音近退與綏訓柔義近追綏音近故追為安之段借是安與追音近也爾雅釋詁釋文引字林云安他罪反是安與退亦音近也曲禮國君綏親注綏讀曰安儀禮士相見禮安而後傳言注古文安為綏漢書燕刺王且傳集注安古綏字是安為綏字或體之明證也今人執唐韻他果切於讀綏如墮音者展轉而相誤矣

平即丕字
說文解丕字云丕从一丕蓋一在不字之中開三國志關澤言不及十年丕其沒矣以字意之不十為丕後人以一字移不字下闕澤之言遂不可解矣蓋不字古音丕左氏秦平茲釋文作秦不茲是也後漢書耿秉傳與大醫令吉平注云平或作平漢書匡衡傳集注云丕字或作本皆以十字在下故與平字本字形近相譌也

同二 韻釋十三 廣韻 卷之三 府氏校印

讀書雜釋卷十三

鐘鼎彝器款識

諸旅高敕字說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載諸旅高文曰諸旅作尊高其子子孫孫永寶用敕薛釋云敕得非人君所賜而著其敕命邪然敕自唐朝方用此周器也而謂之敕不可得而攷矣蘇按詩楚茨既匡既敕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暇辭以敕之云云說文云敕誠也蓋敕者自上命下之辭周時已有之見於經籍者如易噬嗑之勅法書多士之勅殷命終于帝周禮飭百工月令飭有司師古勅齊注知周時已有此語也至

丙二 雜釋十四

金陵叢書 丙集之二 蘇氏校印

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漢書凡數十見陳咸傳言公移敕書孫寶之告督郵何竝之遺武吏俱載其文為敕曰又晉書何曾傳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則晉以前固上下通用之至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敕字見殺則是南北朝時朝廷始專之而臣子不敢用此兩或祭祀用之託於祖考命子孫者或出於尊長之賜亦可云敕不必人君所賜而始著其敕命也釋名釋書契曰敕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然則敕固書契之一事邪又詩毛傳敕固也書孔傳敕正也廣雅釋言敕謹也其或戒子孫以正固警飭之義尤於古人銘器之道為得也

漢碑

後漢人譌敕為勑

蘇又按敕之从東从支蓋取約束而加以支誠之至也後漢人始譌為勑今易書詩經文皆作勑者沿蔡邕石經而未嘗改也說文敕字在支部勑字在力部曰勞也从力來聲陸德明釋文條例曰來旁作力俗以為勑勑字說文以為勞俸之字如此之字改便驚俗正不可不知爾顧南原隸辨云誠敕之敕从支从東擊馬之敕乃从東本是兩字後人譌敕為勑又譌東為來展轉相譌遂以勞勑之勑為敕此說足以破六經正誤之謬矣蓋此字前漢人猶作敕漢書諸列傳凡數十敕字可改後漢書始變為勑今華山廟碑史晨後碑唐公房碑衡方碑作勑碑皆後漢人所書西漢石刻絕少無可攷耳

丙二 雜釋十四

金陵叢書 丙集之二 蘇氏校印

徐浩古迹說以華山廟碑為蔡中郎書知其作勑者與石經同誤也

疺字借為砥厲字

厲字借為砥厲之疺經典多有之矣而借疺字為砥厲之厲則漢碑中多有之衡方碑砥仁疺口武班碑口疺史士鍾繇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上表有云今征南將軍運田單之奇疺憤怒之眾皆段疺為厲知古人通段之例最博也

假爾遐邇省文

漢碑中凡遐邇字多作假爾蓋假為遐形聲相近之字爾為邇之省文詩假樂禮記作嘉樂左傳傳瑕史記作甫假

爾錢

漢碑中多列醜錢人姓名或稱字今鄉里修建祠宇橋閣多用此例又子孫置冢地多刻石紀其原起於立條約漢碑已有之隸續載真道家地碑中有真道字直中以錢八千云云是紀原起之例也又有子孫但得宿山居留不得爭舍地云云是置條約之例也

文選

楊雄甘泉賦

文選甘泉賦正瀏濫以宏情兮注孟康曰瀏清也服虔曰情大貌音敬善曰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蘇按服云情大貌蓋以情爲敬之借字李善承孟康瀏清也之注而謂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望文生義殊爲不詞上云仰橋首以高視

丙二 雜釋十四

三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今日冥胸而亡見下云徒徘徊以徨徨兮又云據輪軒而周流兮皆從眺望生義此句下云指東西之漫漫亦當從眺望生義淮南原道訓劉覽徧照高誘注云劉覽回觀也又云劉讀留連之留此瀏濫卽劉覽之通段字正謂高視而亡見回觀而宏敬者又東西之漫漫也舊說非 又皋搖秦一如淳注皋挈皋也積柴於挈皋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秦一皆神名蘇按選注當云張晏作招搖纒分明蓋如淳漢書本自作皋搖故有挈皋之訓張晏漢書本自作招搖故有神名之訓文選從如淳本錄注家又采張晏注故謬亂耳今漢書作招搖秦壹蘇與搖同壹與一同又登椽樂而狂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注服虔曰椽樂甘

泉南山也凌兢恐懼貌蘇按登椽樂狂天門馳閭闔皆指地言則入凌兢亦當指地言若云入恐懼貌則不詞漢書顏師古注曰入凌兢者亦寒涼戰栗之處也得之矣蓋由椽樂而天門而閭闔而凌兢皆等而益上之詞

司馬相如上林賦

上林賦載雲罕句漢書注引張揖云罕畢也文選注曰車也蘇按此畢非詩序齊襄公好畢弋之畢彼乃爾雅囑謂之畢所以掩兔也此則車名按晉書禮志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旄旌頭畢罕並出西京雜記輿駕祠甘泉汾陰畢罕御馬亦曰旂名蔡邕獨斷前驅有九旒雲罕闔戟皮軒梁武帝紀齊帝命帝乘金根車駕六馬置旄頭雲罕又張平子東京賦

丙二 雜釋十四

四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鷲旗皮軒通帛精旛雲罕九旂闔戟輻輳注云雲罕旌旗之別名也潘岳藉田賦五輅鳴鑿九旂揚旛瓊鉞入藥雲罕隴藹注云雲罕輜也隴藹盛貌又梁簡文帝大法頌序雲罕乘空句陳翼駕南郊頌序雲罕徐迴鳴鑿胡舞皆車旂之名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射干有二按射干之說有三文選子虛賦其上則有彌離孔鸞騰遠射干注引張揖云射干似狐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子虛賦司馬彪郭璞等注亦云射干似狐而小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六引廣志云射干巢於絕巖高木也此皆解爲獸名楚詞啓命握荃蕙與射干兮注云射干香草上林賦藁本射干選注郭璞注云射干十一月生香草也引司馬彪亦云射

干香草又高唐賦聲荃射于注引郭璞上林賦注云射于今江東呼爲烏筮此皆解爲草名神農本草云射干亦名烏扇一名烏蒲名醫別錄云射干一名烏髮一名烏吹一名草薑廣雅釋草云蒿尾烏筮皆不言其香蓋謂射干爲香草王逸郭璞司馬彪之注非漫言也易通卦驗云冬至蘭射干生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蘭與芸荔皆香草知射干固其類也又大戴禮勸學篇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西臨百川之淵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荀子勸學篇語與大戴禮同楊偉注云本草藥名有射干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蓋按本草圖經云高二三尺而戴記荀子俱云莖長四寸抑同名而異物歟

丙二 雜釋十四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司馬相如封禪文平字
蘇管言平字一在不字之中閒字本作平偶讀司馬相如封禪文王者之丕業句文選五臣注作平今本作卒按此本作平與平字卒字形近故譌也武進李兆洛駢體文鈔从平
嵇康養生論豚魚解
養生論豚魚不養句注引神農本草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豬肉損人與豬同又曰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蘇按注皆誤此豚魚謂河豚魚也有毒殺人故曰不養

雜記

庾信對燭賦

庾信對燭賦銅荷承淚蠟吳江吳兆宜注引拾遺記周穆王有鳳腦之燈水荷以蓋其上按所引非也彼云荷蓋其上則非承淚蠟之物今人於燭釜下以圓銅片承之卽此物形圓故得名銅荷與下句鐵鍊染浮烟爲類

庾信小園賦

小園賦云鎮宅神以蘊石吳兆宜注云荆楚歲時記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爲鎮宅蘇按此卽史游急就篇所謂石敢當也急就篇注云衛有石磻鄭有石癸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亦以命族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淮南萬畢術埋丸石於宅四隅趙桃核七枚則鬼無能殃也繼古叢編云吳民廬舍街衢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石鐫曰石敢當以寓厭禳之旨今居民於牆隅置片石刻泰山石敢當五字其由來遠矣

丙二 雜釋十四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溜字活用
今人以溜爲雷自宋人始偶思溜字有活用者甚妙據遺載江南李氏宮中詩紅錦地衣隨步縹佳人舞徹金釵溜范石湖詩不管低鬟釵燕溜皆謂釵墮也又溜字皆謂自上垂下有作橫轉用者蕭至忠詩云市地金聲初度曲周堂玉溜好傳杯言杯之周一轉也又按雷字力數切無讀作平音者今邨俗師儒讀如雷音誤也然攷淮南子牢籠天地注云牢讀如屋雷之雷楚人謂牢爲雷是古亦有此音矣

雷字不見經傳

今世捏土肖鬼神象曰壞亦作塑此字不見經傳漢魏六朝碑版亦不見始見於廣韻云像也元稹詩有匡牀坐如塑之句宋以後詩人多用之又程子語錄謝顯道云明道端坐如泥塑人此唐人俗字也

富家

酉陽雜俎魏貞謂周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富家今可依之皓因拜之為叔今北人皆呼同姓為富家是古語猶存又范石湖詩邨莊兒女各富家

說文無巔字

說文無巔字所云山巔猶之山頂山腰山巔山足也徑作巔字有何意味山領亦然

丙二 雜釋十四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杜詩船字作衣領解

錢收齋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云舊注以船為衣領不上船是披襟見帝大謬又引字書引續演繁露云蜀人呼衣繫帶為穿俗因改穿作船以證杜詩舊注之誤按此皆不識衣領訓船之故而相與駭而怪之舟之為言周旋也詩曰何以舟之故衣艫之艫冠履之履行艫之艫字皆从舟聲革聲厲字皆从般取舟旋盤旋為義衣領循人頸而旋之故訓為船舊注非無所本且此詩汝陽三斗始朝天脫帽露頂王公前皆形容醉中狂態不必實有是事披襟云云何謬之有收齋謂被酒不能上船須扶掖登舟試思扶掖登舟不必定是醉後亦不得謂為不上船也至俗說著衣為穿衣不必定是蜀

人亦與船字無涉皆妄說也

晉時關差名目

潘安仁上客舍議有云高第賢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高第賢察品郎如今之關差也

到船過船為古語

今舟子長工以篙回船謂之到六朝時已然蕭子良台使表云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

丙二 雜釋十四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讀書雜釋卷十四

讀書雜釋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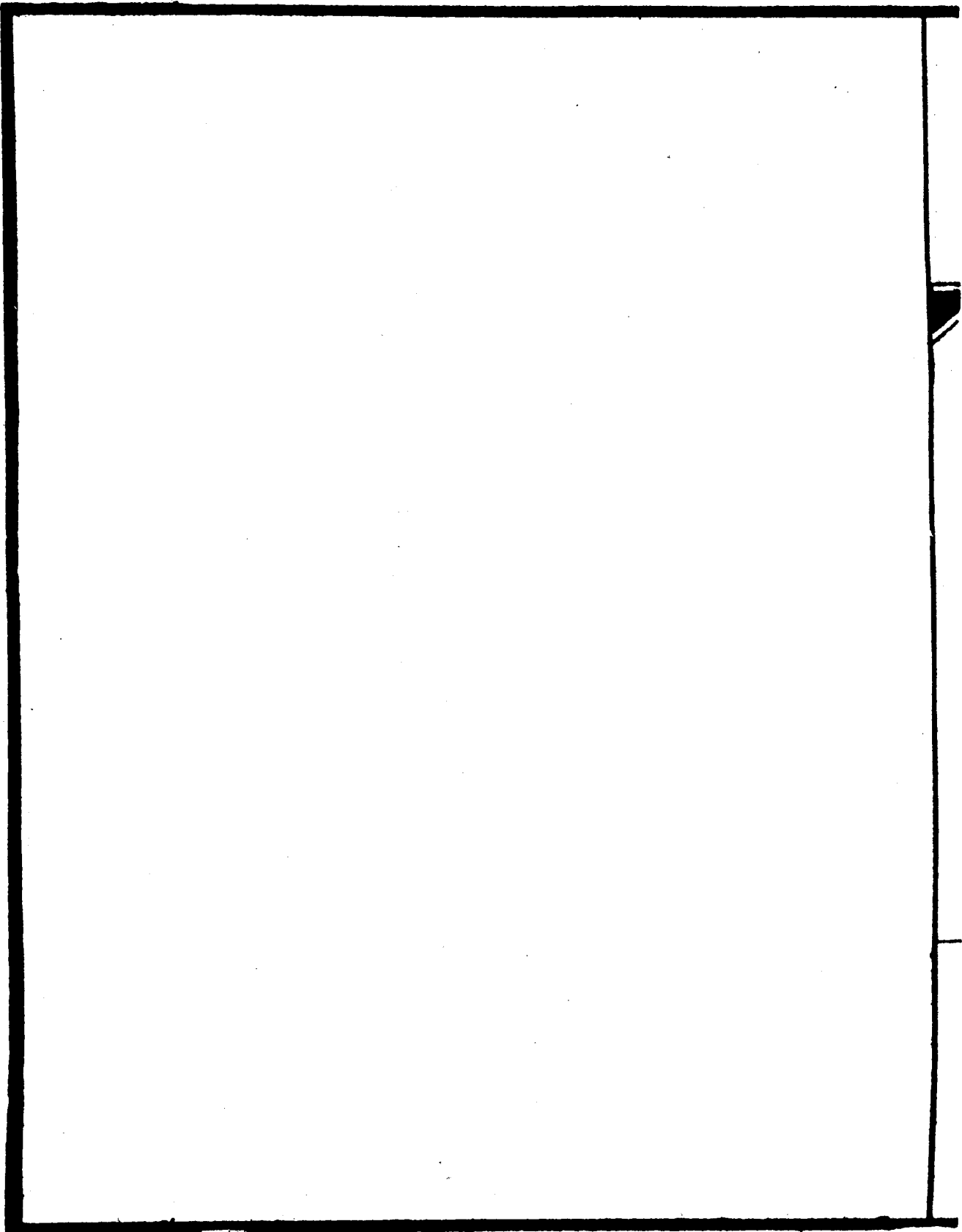
右讀書雜釋十四卷六合徐彝舟先生著先生名森以翰林官福甯知府殉粵寇之難著作等身是編其雜釋經籍之作也國初多文字之獄鴻材碩學橫被摧折乾嘉而後士君子有鑒於此凡時政之得失當事之臧否皆如寒蟬仗馬噤不一聲懼其以言賈禍也然其雋才淵識又不能泯焉沒焉無所託以見於世乃顛精壹志爭出於考據一途號爲漢學其所論辨者前代之事也其所考索者經史百家之文也託體既高喚名亦易且非才識卓犖而又讀書好古者不能爲抑非獨士君子藉以自見也上而朝廷下而三事大夫亦莫不提倡之鼓舞之使其以有用之才一納之無用之學而莫予

百二

金說最後
蔣氏說印

毒也此猶明太祖以科舉取士而謂天下豪傑入吾彀中者不知人材旣衰國運亦弱有事變皆瞠目束手而莫知所指則考據之爲禍烈也憤世者始訟言攻之孫芝房學士至謂粵寇之興由於漢學言雖過中不可謂非探本洞微之識也先生是編亦沿乾嘉之餘波持論較平考文較確小學尤有心得其於江戴錢盧未知何如其足以分漢學一席無媿色也校是編竟爰舉漢學之流弊附誌於末以諗後之知言論世者鄉後學蔣國榜

俞理初先生
晚年手訂本
癸巳類稿



此爲俞理初先生晚年親筆校定之本元市得之程君敬乾敬乾與俞氏有姻戚愛得之先生族人者也先生書成時同邑湯芻卿徵君曾過錄一本光緒時江氏萬卷樓又從湯氏借錄兩本其一本現藏王氏城南草堂江氏自有跋茲爲原本不但書法可辨而引書與博度亦非他人可能滄桑幾易藏予家又三十餘年適同鄉諸先生編印安徽叢書爰付其影印流通庶類稿一書不留絲毫罅漏當亦海內學人所共快也

甲戌二月清明黔縣後學胡元吉跋

癸巳類稿

跋

黔縣俞正變理初敦甫夫子辛巳再典江南省試所得士也與同門久而不相識癸巳春聞余忝與分校之役得理初卷異之意其爲皖省宿學無疑也既又得徐卓華生卷二卷根柢相伯仲同時並薦華生得雋而理初下第矣此華生來請詢以皖省知名士則首舉理初因撮闡文中一二語趣華生亟往詢之果理初也華生之與理初遇不過各有命而愛素好古潛泊冥營不詭遇以求合其蒐討之勤識識之博上下古今縱橫馳騁分鑿並驅悉講求於根柢之學故其見之於文也真而不整要而不華質而不儂辨而不譁覃精研思實事求是率皆發明經史與義旁及諸子百家九流之說剖晰疑似若辨黑白可不謂博學強識君子哉華生著作甚多余未之見其經義未詳說五十卷先已梓行時方備之行篋乞序於余理初有類稿三十餘卷尙未付梓余索觀之卷帙頗繁且係初稿懼其舉之南行久而散失亟商諸及門孔繼勳煇庭邱景淵鏡泉吳林光緒拾殘金爲付刻刷釐其校正者十五卷爲正集餘爲外集以俟續梓題曰癸巳類稿明是編之輯成於癸巳也理初之志也華生成進士以本班注選既復從需次之暇歸理舊業理初綴羽南歸而致稿之輯不至湮沒無傳信乎遇不遇固有命而傳不傳亦各有定數也若兩生者可以傳矣於其歸而送之行因以爲兩生序道光十有三年癸巳夏六月王藻菽原氏書於京寓之求日益素

癸巳類稿

序

癸巳類稿目錄

卷一

亭嘉會解

茅茹卿義

大輿傳后義

尤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說

虞六宗義

齊大麓義

華十二州義

怡終賦刑解

教育子義

辨證申兩漢刊誤補遺義

癸巳類稿 目錄

掃田下下說

礪石入河義

錫賈解

黑水解

周公奔楚義

金康公命義

瘞疾厥解

寡兒解

呂刑義

五子之歌序古文義

允征序義

湯從先王居義

彙

尙書篇目七篇并說

卷二

薪義

武王文得適齊侯之子義若何休皇甫益

詩駒虞義

現皖解

木桃木李釋書碑雅後

簧考

勺藥義

檜羔裘義

巷伯作詩義

逸豫無期申委義

癸巳類稿 目錄

啟明長庚古義

四月匪人義

棘希句讀義

文王元年鄭義

雄奕燕師義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王正月義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先配後祖義

晉一軍為諸侯義

燕祖齊社義

春秋不告不書義

涉河侯車敗義
越國鄙遠義
兄弟辭解
星李義
作邱甲義
左傳天使義
春秋城虎丘義
左傳宋盟先晉有信駁義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械林羅內萊山義
夏內考
章華臺考
葵巳類稿 目錄
僕臣臺義
左傳執政解
患失而惑義
魯昭公孫齊歸罪叔孫論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製解
左邱明作左傳論
春秋左傳書式考
書魯語後
卷三
鄉與賢能論
周官庶子義

秋官都則非官名說
蘇氏民判解
士昏禮質首義
醴婦取脯義
問名義
嗣為兄弟義
女弔婿駁義
子思之母為庶氏女義
弟姒義
君子子解
古命於廟義
書儀禮集說少半二篇後
葵巳類稿 目錄
征商論
周鄉遂田制義
溝洫占地解
王制東田名制解義
鄭數學證義
門左右義
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旁三義
特性禮盟幣巾門左右義
升魚右首義
王府王齊食王義
決鞶極遂解

鄉射堂義
正主面解
羊車說
仞解
月令非周書論
中星鄭義
食之者寡義
以畜寡人義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管氏三歸義
論語社主義
君使臣以禮解
微尼用義
鄭聲解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義
舜之中國義
卷四
持素脈解
卷五
持素持篇
卷六
持素證篇
持素目錄序
卷七

癸巳類稿

目錄

五

補日
反切證義

圓燕山燕義
輔車義
書歷三年左傳後
釋士補儀禮篇名義
釋小補楚語并內則總角義
複語解
釋毛
歌音義
夥頤何乃淘遞音義
乃淘遞音義
等遞音義
天字音說
癸巳類稿
目錄
四夷乘古名義
烏孫朱耶遞音義
吉貝木棉字義
舊荀音義
扶都遞音義
夏禮復反切文義
書古韻標準後
劫机桃字形說
書劉音傳後
鮑字形說
人字異義取
說文重字攷

癸巳類稿

目錄

六

緯字論
佉路瑟叱書論
尺水字義
書五代史唐書宋帝紀後
引書當分義與文說
弋者何慕仁欲方義
校改字論
引書字說
百家姓書後
左邱明子孫姓氏論
卷八
野縣山水記
癸巳類稿 目錄
駐劄大臣原始
卷九
臺灣府屬渡口考
澳門紀略跋
左山考
左邱明墓考
俄羅斯佐領考
俄羅斯事輯
緬甸東北兩路地形考
蓋地論
蓋地海論
彌婁山鐵圍山考

由旬義
卷十
蓋天論
宣夜論
史記用蓋天論
恒星七曜古義
桃菊桃符義
天事闕疑說
書開元占經天體潭宗後
五行傳用亥正論
古憲論
九道論
癸巳類稿 目錄
四分論
書開元占經九執法後
太一天一太一乘斗論
九宮應九星考
九宮紀年論
書武經總要後
書煙波釣叟歌後
六壬古式考
六壬書跋
卷十一
百里奚事異同論
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

長者義
漢南北軍義
關內侯說
漢少帝本孝惠子攷
孤子下捷解
主臣解
項彙考
少吏論
史記李延年傳書後
太史公釋名發
名士論駁義
魏典慶說
癸巳類稿 目錄
典成君禮書
書齊書虞愿傳後
卷十二
並配義
唐律疏議跋
阿不思論
書舊五代史樂志下後
書五代史馬稱傳後
書舊五代史僧侶列傳二後
書唐鑑後
書宋志真宗永定陵事後
宋會要輯本跋

九

宋顏秀嶽論
地丁原始
總河近事考 附編年姓名
時憲書後葉事述
板開論
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
卷十三
原相上篇
原相篇中
原相下篇
節婦說
貞女說
癸巳類稿 目錄
如非女人惡律論
書舊唐書與服志後
哭為禮儀說
書朝野僉載後
卷十四
記田名數
葉量稱考
木棉考
輅釋名
燂花說
鴉片煙事述
長月直日解

十

爾佛經論
爾佛經論下
佛徒秀書論
書管子後
墨學論
非無鬼
稗書論
古學書多論
書開元占經目錄後
書人身圖說後
道笑論
僧徒偽造劉向文考
癸巳類稿 目錄
書武城家乘後
書左傳精舍誌後
書建立伏生博士始末後
卷十五
彭祖長年論
釋迦文佛生日生年決定具足論
觀世音菩薩傳略跋
觀世音菩薩名義考
紅教黃教論
天主教論
陳王廟敘文
韓文靖公事輯

事實

此十六行与前程序酌留一

易安居士事輯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影前正變理初文字吾嶽學派江戴昌之程金承之其精繁變都說經經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浚次仲先生吾父俞理初凡學無門徑則難雜則經學混漢唐天文學歸推步占驗執一則隘墨守一先生之言又持古疾以困今理初察古人門徑端趨向於其格則塞也癡饋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於其偽則刺也不甯惟是唐宋清漢易判魏晉清漢難判滄漚既合易牙能分之書缺有開箋注脫謬微之諸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秣稊塵垢尙堪陶鑄矧其糲者敗我質我不猶愈求野乎然非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烏能宏通博辨差擇眇詮若是理初積學甚富未暇寫定今年春王菽原館丈分校禮閣得一卷以爲必有著述出闕識理初卽

癸巳類稿

索其文梓之期之甚遠爾者素欲理初歸計轉柏草稿整齊者僅什四耳屬余定其目記十年前與理初夜集偶有作述援筆立就義證賅洽退而檢諸笑亦無誤事誤言今爲定類稿目錄私幸並世見有文字引吾里江戴之緒且未渠央也道光十有三年癸巳秋歛程恩澤

癸巳類稿卷一

駁俞正燮理初

亨嘉會解

亨易云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故饗食曰亨聘饋貢納亦曰
 高交字亦曰高通利亦曰高皆嘉會之意其音為許兩反亦為
 許庚反語音輕重開合耳是可於常語證之許泚本一音今作
 二音故許兩則饗音許兩則兎音許庚則兄音許庚則甸音止
 一音也許位合則為戲許宜合則為慶戲慶一也許庚合則為
 兎許姓合則為況兄況一也今許與今旭為雙聲今泚與今好
 為雙聲好旭古一音也知許泚旭好戲慶兄况享亨在古同音
 向義也匡謬正俗云今言某人處為某亨是鄉音之轉其說非
 也某亨是某許之轉如甯馨為德亨之轉享亨本一字音下曰
 癸巳類稿 卷一

卷一

散之則楷子翰之則楷了又篆文高古文章亦似今亨形

▽ 萬 彙

得亨美也董作賓云正也鄭云
 動也星鄭六作彙又五古作首
 攸類篇首草木彙字觀集
 韻彙或作彙首是首彙
 案彙本一其訓皆當為彙
 美也
 此高劉向注引鄭注云類也
 引類在彙是鄭注說若康本
 彙通彙俱作彙

茅茹弊義

易泰初爻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爻拔茅茹以其彙貞吉釋
 文云茹王音如按爾雅釋草茹應亦音如詩鄭風茹蔗在阪即
 茅茹也亦曰菹草周禮所謂染草入藥能補血曰地血以其彙
 者釋文引傅氏言古也音亦音彙音彙音彙音彙音彙音彙音
 也茹音彙音彙音彙音彙音彙音彙音彙音彙音彙音彙音彙音
 彙即彙音彙音彙說文彙云草木彙字之貌字云人色也是
 算於茅茹為近於彙形聲俱似也蓋拔茅茹茹就其根色未
 變用之均以奉上泰為君子故傳云志外征吉否非君子故戒
 勸之以志君則貞吉也王弼謂茹為根相牽引以彙為類不知
 彙乃菹茹是茅草根下刺茹也

癸巳類稿 卷一

二

大象傳后義

易正義云大象傳稱君子者通天子諸侯公卿大夫有地者言
 惟施之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稱先王其稱后者兼諸侯也案
 泰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復傳先王
 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姤傳后以施命誥四方是二
 者不言諸侯也說文云后繼體君也施令以告四方發號者君
 后也復傳先王后連文故說文之言如此然不能通之泰姤又
 剝傳上以厚下安宅離傳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易之稱不一
 此三言后則實為周之王后也周官內宰職云凡建國佐后立
 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
 禮注云建國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鄭
 司農云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
 祭已類稿 卷一 三

陰禮婦人之祭禮其前皆此制司市職云夫人過市罰一幕命
 婦過市罰一帟與國君世子命夫皆不得過市者以王后治利
 權理財貴人男女不當於三市干利後治左傳昭二十年齊
 晏嬰言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國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謂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是侯國亦夫人立市內妾分
 司其事得行威福與內宰之制相應漢書安息錢文為王而幕
 為夫人面大月氏錢同亦夫人與市事是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之事也觀傳先王以省方省男陽教朝事也復
 傳后不省方謂省陰禮市事也復傳言閉關商旅不行故后不
 省市事注云方猶事是也即商旅之事正義云其方事則誤不
 省方為不巡守不知復為十一月正朔巡守之月後漢書恭傳
 云君以夏至日施命合止四方行者以助微陰是又五月南巡

狩之月不得云不省方知傳不省方是后不治利也是后不省
 方之義也春官世婦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內外
 宗掌賓客之饗食王后有事則從哭請侯卿大夫之喪弔臨天
 官內宰致后之賓客之禮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
 方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使往世婦女御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其
 禮素後不復行而外國仍之使其國見其小君其君出朝會亦
 夫婦偕行是后以施命誥四方之義也是周制也是周易之說
 也

祭已類稿

卷一

四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說

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稽古同天也詩元鳥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三國志書正義均詆鄭氏信緯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云古之為天經無此訓不悟詩云古帝命武湯正是經訓古為天論語云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謂堯同天也同天者法日故日之占君也書序云光宅天下詩噫嘻正義引鄭堯典注云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此知光被格古文謂日也此引譬也其所引之本義以蓋天法求之太平御覽引考靈曜云日有九光光照四極臨四十七萬六千里元四十四萬六千里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日光有照十六萬七千里元十萬二千里十三元作萬四千里周一百萬二千里周輿算經云周北十萬三千里至極下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極南至夏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其夜半亦然徑二十萬八千里周七十一萬四千里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從春秋分之日中北至極下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元二至中得五萬從極下北至其夜半亦然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百七萬一千里此即諸緯所周之分之日夜分至秋分夜分極常有日先秋分夜分至春分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故曰日有照各十六萬七千里元注云不及天中萬一千此第四衛日光被四表者光周二百七萬三千里集經又云四極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則第七衛日光被也集經第七衛冬至日道徑四十七萬六千里蓋衛間相去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一百步開元占經法苑珠林太平

卷一

五

卷一

六

御覽並引孝經援神契云周天七衛六闕者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衛以至中衛中衛以至外衛各五萬九千五百里則二至二分相去之日道以內衛徑二十三萬八千里推至外衛徑四十七萬六千里緯書所言與集經事皆合經緯俱用蓋天也其率周三徑一後世王蕃開元祖沖之隋更開密率則虞夏史臣所不及知不得引後證前失其本旨其言光被四表即是格於上下文選注河圖云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上閉牖而坐不知舟之運也王制正義大司徒疏並引緯考靈曜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蓋謂地與日相錯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則日光被二十八宿外者表謂四遊外也格者遊所至也又鄭注考靈曜云天有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皆極地厚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西遊之極日則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北遊之極日則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秋冬反之可知考靈曜云據四表之內星辰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又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十一元作十萬四千里鄭云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在極與天平也後日漸向

下又注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鄭訓假爲至說文引書作假於上下甄
 編注周髀案緯格上格下考靈曜言四遊又言四表則緯言四表假上下正是三代以前書說或以格上下爲地地升降三萬里不得有八萬里十一萬四千里鄭注考靈曜言地上下俱極地厚又云地厚蓋三萬里春分地正當中自此漸下夏至下遊萬五千里地上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上秋分當中自此漸上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下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下又云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夏秋冬視前推之謂夏下而南秋升降正中而東北上而北北則上者以北極高知之此地上下法也日亦應地者鄭注又云夏日道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

癸巳類稿

卷一

七

唐之王當之也然則同天主日者何也日陽德君也故古法日
 食則君修德管子樞言云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心
 術上云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則日爲君位尸子云聖人之身猶
 日也夫日盈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聖書治要云神明篤又
 云聖人似日圓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而所燭彌輪六合太平
 昭格爾義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被四表昭也格子上下格
 也

癸巳類稿

卷一

八

虞六宗義

虞書禮於六宗古文說二今文說二鄭古文說又一今所傳孔
 古文說又一漢書孔光父霸治尚書源自安國光經學尤明劉
 敬學古文光典等言六宗之制為乾坤六子之尊氣為日為
 月為雷為風為山為澤又言六宗之屬為星辰水火澗澗文在
 郊祀志古文說也周官大宗伯疏引許叔重異義古尚書賈逵
 等說云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謂陽宗陰宗星宗山宗水
 宗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祀鄭注大傳引馬亦
 同賈馬皆古文學也儀禮通釋續因事之祭引佚生大傳云萬
 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
 藏運於六宗此之謂也今文說也鄭康成注引馬融日月星辰
 泰山河海而自斷以天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古文義
 癸巳類稿 卷一 九
 書正義劉昭續漢志注並引馬六宗義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又伏生今文說
 矣漢書郊祀志安帝元年引歐陽大小夏侯尚書說云上不及
 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開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論衡祭意篇云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
 之故曰六宗三家皆今文學於伏意亦相附今所傳孔傳云精
 意以享尊祭四時日月星水旱寒暑尚書之說此六家而已又
 續漢志注引盧植注月合天宗云天宗六宗之神大傳
 鄭注旨同也王肅與今孔傳同見書正義引又與孔光同見書
 禮志引李氏家書李邵同歐陽大小夏侯孔叢宰子問孔子
 若同今孔傳禮志俱見續漢志注引又晉書司馬彪傳言
 彪表郊祀語見志檢志則彪言不應別立六宗續漢志注引彪

則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宗四
 時五帝之屬其義宏富合於伏生禮記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
 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本極沖和之氣則同實一名六之說
 晉書禮志載樂虞奏亦依之漢書孟康注又云六宗者或曰六
 合遊神則亦漢說太元經元告云神遊乎六宗則同歐陽大小
 夏侯之說魏書禮志高闕引或曰六宗者社稷五祀又楚辭惜
 謫云令五帝以折中戒六神以緝服六神方明說者謂即虞夏
 書六宗按魏禮壇加方明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設六玉
 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亦觀岳之禮而古經師無
 其義劉向遠遊云訊九魁與六神魁字音新 確是魁異文下云指列宿以
 白情訴五帝以置辭北斗為我折中太一為千聽之列宿北斗
 九魁也五帝太一六神也則惜謫六神義概六天劉向治今文
 癸巳類稿 卷一 十
 學或有所出魏書禮志孝文帝曰朕躬覽尚書之文肆類於上
 帝禮於六宗文相連屬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祭之用六
 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即劉說也續漢志注引虞書
 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稷之故曰六宗於釋語次亦合又晉志
 書正義並引晉張鑿言三昭三穆六廟為六宗續漢志注引其
 言云禮類上帝即造禱告出告至下云歸格藝祖用特可證也
 張迪則云六宗者六代帝王知後世祭告古帝王之禮其太昊
 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帝嚳乎衆說紛紜駁同為異議者或乃遺
 失本文今輯家條申此十例六天地六六代六廟師儒不言大
 傳之說司馬所著是已通典嘗其禮地四時若絮敬為禮何為
 不可及地四時古尚書說岱河海溢及山川然山川大者合而
 產祭又別得專祭非於禮有違孔光山澤亦同此義異義許君

諸案春秋魯郊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嶽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其說與春秋合而不確定為虞典孔光議說者謂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光素明言昭仰生殖六子之尊氣變化既成萬物非是卦象又言星辰水火游瀆論者乃道聽六子而塗說之謂實一名六者就其所不及則實有六非名實相遠又與伏羲通也鄭本大宗伯職禮記實乘槨燎同物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同敘又依郊特牲祭義以日月配上帝星以下別為六宗難者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在星辰內別出為數鄭之不遁不知星辰為五星十二辰未間中有司中司命至箕畢別司風雨禮得別祭且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周官元文分之非鄭所名惟鄭注月令天宗止謂日月星辰而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季冬天之祭已類稿卷一十一

十一

天下者祭百神備於羣神也何以知虞制也祭法云此五代之所不變者也經明言通虞制但虞名六宗耳日月得在六宗者諸侯有位於天子之朝又自有其朝又聘禮觀其君臣在又自觀其臣故日月配天又自為宗得禋月令正義引蔡邕亦云日陽宗月陰宗北辰星宗古尚書說皆有日月星也四時寒暑在六宗者各有其時專祭古禮季冬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鄭云四時之功成於冬冬終又禘祭告攝大事當禮祀之水旱得在六宗者昭元年左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鄭君引之注禮惑者難曰告攝何及於祭按傳又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書言告攝明言望於山川俗儒又將非舜乎祭法有五代不變之文則今孔傳為千慮一得不以人廢言也後人守門戶司馬彪欲自祭已類稿卷一十一

十一

議制終是伏生之義乃云伏啟遠失其義裴明史記集解范甯注書注引謂鄭為長劉昭積漢志注獨虞義是顏師古漢書輯注謂六子最通杜佑通典是六天其他羣引古說多不能舉其要唐以後書多矣如塗塗附或不知而作不足算也

書大麓義

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日林屬於山為麓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行不迷此古文孔安國義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得之書正義引鄭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蓋縣續弗成堯舉舜無廢事無違功乃行山林以聖智歷艱冒烈風雷雨知其道途多險遂命益烈山澤禹隨山刊木表道故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辰可績也尙書大傳云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又云維五祀典部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夔云大雷兩疾風雨云大麓之野則今文亦以麓為林麓漢書王莽傳莽曰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則莽解麓為錄章帝時有錄尙書事桓譚新論亦言麓者領錄天中之事若漢尙書鄭注大傳以麓

癸巳類稿

卷一

三

為錄言堯為堯于國外命舜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此桓譚勸君用王莽傳論本依之於書傳言舜大錄萬幾之政風雨以節不迷錯愆伏不悟其非孔安國義也

▲說今文依其所傳東有誤也

華十二州義

尙書華十有二州在殪鯀之前按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填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蓋縣續弗成舜行山麓大風雷雨見天下高陸十二為民所居乃就封其山設策潘川極縣舉禹益咨十有二牧至禹告成功後莫上古九山九川虞兆域祭分星十二次就用十二牧弗改制夏時復用九州經文之序應如此傳謂舜增營於禹之青增幽并於禹之冀是禹已成功仍復殪鯀不合情理幽營殷名并是周名虞十二州不知何名也

癸巳類稿

卷一

四

怙終賊刑解

舜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
肆赦怙終賊刑伏采馬王則云賊殺也怙姦自終當刑殺之其
言甚陋殺怙終之人豈當自名爲賊末范鍾云舜五刑流也官
也教也贖也賊也贖豈得謂之刑刑豈可謂之賊又云流宥五
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刑刑罪宮大辟也按苗民淫爲劓
則係孽見於呂刑其作五虐之刑乃依古作法虐用以制民不
得謂刑罪宮大辟前制而舜宥之蓋怙終賊刑者怙恃姦詐之
人終行不改之人殺人不忌之人不在宥贖之列當刑之左傳
昭公十四年叔向云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
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卑幽之刑也賊卽叔向所引之賊刑
卽叔向所引之殺不當以賊殺連文生義也

癸巳類稿

卷一

五

文記畢解引鄭注云怙其姦邪
於身一爲賊賊則刑之賊一爲
於。

教育子義

說文去部育云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史記作教稚子
集解謂稚育聲相近非也稚子言當長之仍是育長之也今書
命夔典樂作教胄子按枚本采王肅傳云胄長也教長國子中
和祇席孝友長是教育義是王本亦作教育枚孔說云長養之
是枚本亦作教育釋文引馬融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長
是育義育長也乃育長也之誤是馬本亦作教育其經及注改
作育由晉後轉寫錯誤致使馬王枚本俱異釋文引王云胄子
國子也此唐人忽於句讀之過王言教長國子教長者釋經教
育也國子者釋經子也且釋文謂王傳以國子爲經之胄子則
傳之長爲經之教矣安得有育長也之訓乎推馬王之意以
教育二字連文子字單文乃謂書有育子之文後儒于古注偶
不省視耳

癸巳類稿

卷一

六

稟聖中兩漢刊誤補遺義

書云無若丹朱做惟慢遊是好做處是作罔獲夜領罔水行
 舟明注於家用珍厥世丹朱做釋文云又作稟檢說文稟云虞
 書曰若丹朱稟讀若做說文川書古文也又引論語曰稟淵丹
 然則稟與丹朱各為一人皆是堯子莊子盜跖篇云堯殺長子
 釋文引崔云長子考監明又韓非子說疑篇云記曰堯誅丹朱
 堯時書稱允子朱史稱嗣子丹朱朱至虞時封丹則堯未誅丹
 朱又據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高誘注云孟子言九
 男事舜而此云十子殆丹朱為允子不在數中其說蓋未詳考
 呂氏求人為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呂氏責連丹朱數之而孟
 子止言九男淮南秦族訓亦云堯屬舜以九子合五書知堯失
 一子書又云殄厥世是堯十子必絕其一而又必非丹朱也管
 子宙合篇云若覺卧若晦明若放之在堯也即史記夏本紀若
 丹朱放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引書無若丹朱放之教房喬注云
 教堯子丹朱謂取教名朱若舉其諸者尤不成辭案說文言丹
 朱稟論語已備舉稟司馬遷劉向言丹朱教管子已備舉教則
 稟與朱各為一人有三代古文為證無疑也漢書鄒陽傳云不
 合則骨肉為仇敵朱象管蔡是已漢初必有師說朱與稟以做
 虛朋淫相惡亦無疑也故經曰稟領罔水行舟則論語云稟
 盤舟也經曰稟朋注於家則鄒陽云骨肉為仇敵也經曰稟殄
 厥世則論語云不得其死孟子呂氏淮南十子九男之不同莊
 子言殺長子稟非子言誅丹朱皆可明其傳聞不同之致又得
 管子論語偏舉之文定知言稟者不是丹朱矣昔者孔子論舜
 曰子孫保之舜子商均不嗣與朱同豈有朱為虞賓在位羣后

癸巳類稿

卷一

七

德讓舜禹共談遠謂朱殄厥世也孔子引夏書左傳曰維彼
 剛唐帥彼天常有此義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貞服
 孫左傳正義杜皆謂桀滅亡言陶唐虞夏揖遜之天下桀致滅亡王
 肅等改為太康特書容齋隨筆乃謂朱殄世唐堯無後是不知
 稟事者也兩漢刊誤補遺別稟為一人而少引證世儒或非笑
 之故合管子論語左傳莊孟韓非呂覽史記淮南漢書說文以
 成其義

癸巳類稿

卷一

六

揚田下下說

揚州之域職方氏云其穀宜稻蓋稻田宜下古者日食不專重
稻虞夏近都五百里米粟足供京師又不專恃揚田然揚田今
上上則次之梁次之而禹貢之等相反者正義引鄭云田著高
下之等者謂為水害備蓋以地形高下為九等則梁州不得在
七等王肅以肥瘠言故傳則兼高下肥瘠言之黍稷宜高亢旱
則災稻田宜下潦亦災也久潦則土性為水所奪故受水淺者
猶存其美受水深者其力未復矣易繫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若
今山西依山鑿穴有巢氏居巢皆是避水堯謂其工滔天聖人
言語皆指事而見稱洪水亦曰滔天又禹敷土必隨山刊木水
勢汎濫望無津渾矣揚州地勢最下沮漳可知厥土惟塗泥所
謂以水濟水不堪用矣田故下下也荆亦水衝亦惟塗泥而水

水已類稿

卷一

十九

東海於揚土性之復視揚較早故下中梁江水所由注濬未道
水不能洩而土青黎亦不受他州之水故田下上此即禹作貢
時地方言之也兖州云是降邱宅土而兖田中下者兖土黑墳
為水鄉地勢曠衍水易退故降邱宅土惟記於兖者揚江兖河
最為水衝他州不記而宅土可知在揚不書則降邱未卜是其
時不如兖也青亦近海而田上下何也青壤土皆白壤冀臨河
青依山故冀田止中中堯之長蘆揚之淮浙及粵鹽斤最為而
禹貢揚不言鹽於青則云海濱廣斥是知揚之地產水退之時
百物皆不堪用青當水退鹽絲泉已見地不愛鹽是其時不
及青冀也徐亦近海而田上中徐土赤墳曠厥性為火水退火
蘇即為膏腴是其時揚地土性未復不及徐也雍土黃壤田惟
上上豫土惟壤墳墟田惟中上土性皆美而其力未齊者雍不

受水豫與河患况揚州交受眾水是其時不如雍豫也年久土
復而揚荆梁三州之田皆後世之最上者地力不同故也說者
謂揚州地力非畜於前而豐於後自唐時藩鎮擅命宋南渡地
狹徵賦日多所以有加無已謂後世於揚不惜民力則堯舜禹
三聖人者又何惡於八州之民而不惜其力也且使揚田真下
下徵賦亦無可加使非地力豐於後今揚田實上上而禹貢謂
之下下又何以通經也哉

水已類稿

卷一

三

碣石入河義

碣石今存者有二一在今武定府海豐一在今廣東所謂碣石鎮也禹貢冀州之碣石今已無之漢書地理志石北平郡驪城本注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則為今之撫寧縣地武帝紀注文穎云在遼西桑縣則今昌黎也山海經言碣石之山澗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此澗乃古入禹河今入灤之小水若山東之澗則入滙不可言入河禹貢言魯夷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碣石不必正當河流應在禹河入海處之西北撫寧昌黎之說於經文為近以導山有云太行恒山至於碣石此又云魯夷夾右入河倍在今山海關南之海中矣水經注云韋昭言歷世久水漸滙入海去岸五百餘里其言可信禹貢地理今釋言是海豐碣石如此則兗州非冀州又與太行恒山不相接且萊夷夾左入河非魯夷夾右入河矣

癸巳類稿

卷一

三

錫貢解

禹貢錫貢惟揚豫二州鄭謂錫貢者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其荊州納錫則史記云入賜入賜當如召藩之入錫蓋揚州橋州豫州皆錫荊州大龜惟儲供入見貢之為大龜庭實也以非常貢故別稱言貢鄭言貢錫則豫州不聞產錫不當同文異義王肅及枚孔謂錫命始貢若儲大龜既非歲收之物錫命貢辦尤不能特供宋人則云橋抽必命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節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言似正而實不可通何者祭祀賓客歲常經因此錫命貢實仍是歲歲常貢又何必多一錫也

癸巳類稿

卷一

三

黑水解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言三危山在鳥鼠之南書正義引鄭云今中國無也正義引漢志滇池縣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史記正義以為導川黑水古文疏略梁州黑水則引括地志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大山水經注云黑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庚仲雍言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孔明牋言朝發南鄭莫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此也道則百里也陝西通志亦載之城固縣志云縣西北五里有黑水南流入漢是城固以西為雍州東為梁州梁州僅東至華陽一綫東西三四百里南北一二十里禹貢所載梁州山水俱在黑水之外今案禹迹乃所身歷解者

癸巳類稿 卷一

各以巾箱所有書檢證之故或言古文疏略或僅就所見以取古人皆不然之說也陝西甘肅四川志乘所載黑水白水至多自南山黑谷北流于蓋屋西南入就水者亦名黑水後魏正光末秦州賊東侵岐雍軍于黑水魏將崔延伯軍馬嵬以拒之又西渡黑水向賊營此亦非雍州梁州兩界之黑水也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雜山南流逕敦煌過三危山又南入南海書正義言黑水在河北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然今無其水敦煌縣志云三危山隋志在敦煌縣括地志在沙州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明都司志三危為沙州望山俗名昇兩山今在城東南三十里三峰巔時如危欲墮故名又云黑水括地志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東南流絕三危山二千餘里至鄯州又東南四百餘里至河

此係漢解孔氏東傳華陽之陽西雅黑水之說黑水在城固

宋志是禹貢指南引元儒為蹟圖黑水在雍西北而南海在雲南黑水口東南流入海以指南河江而二流又不合書志言

州人黃河又云黨河漢馮龍勃縣有氏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又云色爾騰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南四周有山圍繞水不常流色爾騰河由巴彥布喇至鄂爾打坂止二百九十里黑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北大澤番名哈喇騰爾黨河之水自南來以此澤為歸宿依敦煌目驗之言黑水至三危者止入黃河其近三危之水入海者乃色爾騰海子是禹貢導水之黑水今為色爾騰河黨河矣且河源江源以北水無入南海者然則雍州與西河相對之黑水即導川之黑水在敦煌而禹貢雍州之文亦不出黑水之外其梁州之黑水與華陽南北相對當為今金沙江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是也梁州黑水依漢志云符黑水出健為南廣縣汾關山北至楚道入江即今

癸巳類稿

卷一

三

牧州筠連縣之南廣水出烏蒙之鎮雄山經筠連高縣慶符至宜賓合金沙江以入大江者而金沙江出青海河源西北經玉樹諸番及川西土司入雲南納昆明即所謂滇池黑水祠者北至宜賓入大江又與符黑水合唐樊綽嘗言之蓋禹貢與華陽相對之黑水為金沙江則禹貢梁州之文不出華陽黑水之外禹貢三言黑水雍州及導川之黑水一也梁州黑水又一也如荆岐既旅荆及衡陽惟荆州非一荆也至雲南之蘭倉江出蔡木多西北瓊布三土司北鄂穆楚河亦曰瀾滄江經麗江大理永昌順寧而合大理之墨會江又經景東鎮沅普洱車里經緬甸以入南海者亦為黑水顧和禹方輿紀要云西洱河相傳黑水伏流別派自西北來會為洱河亦曰葉榆河下為漾備江亦曰墨會江黑水甚多然非禹貢黑水也禹貢雍州黑水當在雍西梁州黑水當在梁南雍州黑水必不入南海梁州黑水必不

至三危經文不強若三危即衛藏禹迹由蔡水多至車里
事之所有又大理雲龍州亦有三危山為瀾洽所至導水之
黑水也

癸巳類稿

卷一

五

抱朴子嘉遁篇云公且聖而
走南楚賴全勝小僅免即
論衡所引全勝古文說。

周公奔楚義

金縢周公居東二年東者楚也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時病周
公捕爪沈河祝神藏冊於府及成王用事人或謂周公奔楚
成王發府見精書乃泣反公蒙恬列傳云成王有病周公捕爪
沈河書藏記府及成王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者公走而
奔於楚此記府精書與金縢祝冊自別為一書成王同時見之
史世家兩言見者非也今知金縢居東即是奔楚者論衡感類
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
楚天大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金縢正言居東為奔楚而史記
以居東為畢定諸侯馬融言辟居東鄭康成言出處東國墨
子耕柱言東處於商蓋越絕書言出巡狩於邊琴操言奔魯傳
聞不同今案流言時商奄未滅東都未替未命伯禽為公後公
歸無所放知是奔楚也謹周言史記由秦燬書說金縢事失其
本末案蒙恬時秦未燬書恬言周公奔楚不容失其本末又左
傳昭公七年將如楚夢襄公祖祥慎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
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嘗適楚故祖導昭公以見周公會
楚矣而祖以道君然則襄公會適楚故祖導昭公以見周公會
適楚故祖以導襄公不應梓慎子服惠伯蒙恬三周人說周事
反不如譙周也或曰居東者擁兵東伐也使周公釋兵出奔將
恐為人所制戮答曰時未致太平也居楚地而擁兵一敗即不
可復救齊樂高是也未致太平則事權不一貴戚之卿出奔待
罪賊臣亦不能制戮之備成季是也周公奔楚管叔不能遂成
季奔陳共仲亦不能遂成王出郊迎周公問公次於邸以待成
季均復位秉大政知此則知周公之出奔其慮深矣左傳周公

癸巳類稿

卷一

五

祖襄公之義甚明而左傳師備無為說者亦無申論衡所引古文義者故為比附之

癸巳類稿

卷一

七

晉後 8

金滕公命義

太祝六辭二曰命太史以邦事作龜之八命八曰瘳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士冠禮筮日筮人受命於主人土喪禮筮宅筮者南面受命本注命占進告命筮者卜日卜人受命不述命坐命龜金滕云卽命元龜又云公命謂命龜也其時史祝冊曰今我卽命於元龜乃卜三龜納冊金滕之匱中王啟金滕得之二公及王問諸史百執事非問厥厥時官謂按御史數從政者舊籍司士羣臣歲登下之版求當年在官之人問之所以二公先問瘳于王王又問故曰及王問也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者言此事信然因歎公非不利孺子之人又言此實公命龜之辭也我先時特不敢誦說耳史記魯世家以命龜之命為命人謂公先誠守者勿敢言是古文家說亦以祝冊不可棄承緘之不欲

癸巳類稿

卷一

天

巫祝衆小吏傳說至王得書始發也王莽祭禱時求代孺子勅諸公勿敢言不知周公當日並不曾語諸公但守者及執事知之耳其讀書不明章句略取其意書嘉禾延登贊曰假王立政言格於王位而立政假格也莽略觀之以假為偽借因作假皇帝占人大節在儒者能心知其意也

殪戎殿解

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殿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
寡兄助肆改小子封在茲東土言殪殿為文王所受之命至武
王勉成之左傳宣公六年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
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殿此類之謂也言不亟亟
用兵狄將可殪文王不伐殿殿亦殪也故曰此類之謂殪說文
為死戎爾雅為大殪戎殿如路大木言不可驟也詩學禮箋云
祭天枝伐正義引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言先伐枝黨崇侯
之屬殪戎殿陰行善事今孔傳云殺兵殿杜集解云以兵伐殿
蓋滅之非書及左傳之意

癸巳類稿

卷一

无

寡兄解

康誥周公以成王命康叔又述王命申己意誥誡之改舊首
言周公在東穆洪大誥治篇名亦題以誥不曰命誥誥項陳舊
聞或妹士或康叔梓材以王命或康叔因以或成王故孔子序
書三篇同序明是周公數數言說非冊命又必非武王言也定
四年左傳言封魯命以伯禽封衛命以康誥封晉命以唐誥皆
周公相成王尹天下之時其言命以者謂誥誡書非如蔡仲之
命文侯之命正以命名書也篇中周公告康叔稱武王為寡兄
者寡也少有也見詩傳箋此言嫡兄聖德寡有之兄如康王
之誥云我高祖寡命詩思齊頌文王妻太姒嗣徽音云刑於寡
妻寡命寡妻寡兄皆頌美非如寡人謙稱也爾小子封者周公
親其弟雖老猶小也宋蘇軾著篇首四十八字增之洛誥則同
癸巳類稿 卷一 无
序三篇皆不可解遂互相攀引謂武王時衛與三監同封寡兄
如宋時言弟兄而梓材王惟德用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不可
解則直誥以不類且讀書序不知康誥篇首為洛誥脫簡因誤
為成王之書按定四年左傳說紂自言衛封在成王定之時
以衛臣言衛事書序同之何以謂誤而曰是知書序果非孔子
作也所知如此不如費幾無知矣

呂刑義

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其罪無輕重勿用不行明啟刑書胥占其刑法古有定條又有指益因革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十條則夏有書康誥云殷罰有倫呂覽考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則商有書文十八年左傳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誓命在九刑不忘則周公亦有書。六年左傳叔向譏子產鑄刑書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有亂政作禹刑商有亂政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刑叔向之言當由所從得者非賢故為此草管人命之論二十九年孔子亦譏晉鑄刑鼎則謂其棄唐叔文公之法用夷蒐之法章示民使民在鼎謂專改制度非謂意上下賊人命也

癸巳類稿 卷一

古無刑書及左傳能讀人秦九刑張平子以為入議之刑及九刑不當加叔向言果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盡棄之以便酷吏用意上下賊人命也

夏

子

漢復定律分置帝時改置其律平鄭自官不知刑定律令則知所是姦求其西弄今不其亦如夏建射平以理其求改其聽息建平且招權為亂其言甚正。

五子之歌序古文義

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春秋昭公元年左傳趙孟云夏有觀扈觀與扈同言是叛國也楚蒞士蕪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此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韓非子說疑篇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誅者皆有父子兄弟之親也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啟元作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政用胥典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云啟十年放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是太康未立時五人已有姦迹墨子非樂篇有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又曰湛濁於酒又曰萬舞翼翼章聞於天用弗式離驅云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王逸注云夏王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巷知非樂引武觀而文冠以啟更有脫漏言太康不法禹啟也史記夏本紀云帝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於洛汭亦依書序合太康數之潛夫論五德志云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謂之五觀是五觀終於非實觀者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續漢郡國志東郡云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水經河水注云衛國故城南古畔觀巨洋水注云五觀蓋其名所處之邑名曰觀也淇水注云頓邱古文尙書以為觀地時河北行鄭古文此鄭序注說也謂五子為五觀又言觀姚姓者太康兄弟五人避亂居於觀仲康子相亦居觀左傳引虞人箴言帝夷羿則羿已立為

癸巳類稿 卷一

於觀仲康子相亦居觀左傳引虞人箴言帝夷羿則羿已立為

帝左傳又言浞因羿室滅羿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
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澆攻之少康奔有虞夏臣靡收斟鄩斟
灌之墟以滅浞而立少康斟鄩斟灌本夏同姓為澆所滅少康
之興由有虞故以斟灌授姚姓左傳昭二十二年周有鄭邑史
記正義引臣瓚云斟鄩在河南蓋後遷北海則樂安之澆亦由
分名書序須於洛汭書堯典正義引鄭注云避亂於洛汭鄭
見孔壁五子之歌古文就其注及說觀地可知古文古言太
康兄弟五人不言六人易乾鑿度云命歷攝執并投者上契前
鄭注云契輔者推契而輔之也若太康之昆弟據此則鄭所見
之古文其述益明古文記太康五人自洛汭保觀命歷家勢於
觀更立太康卒仲康立以至於相太康兄弟五人皆沒於觀故
曰五觀猶用曰汾王也五人名號今知其三日太康曰仲康曰

契已類稱

卷一

五

武觀釋文云五子名號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是惑於故本
厥弟之文水經洪水注云太康第五君贊五觀應言太康兄弟
淺人依枚義改之則是兄弟六人明與序義異歌詞不可用也

允征序義

書序云羲和酒飲廣時亂日允征之允征史記謂帝仲康
仲康云允臣名史記不采左傳事蓋孔安國所不說據左傳
舜代夏政為帝夷羿則中康之立亦猶朱均別守丹商國臣耳
故書謂中康繼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又作傳云夷羿廢太康
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是羿
亦為大臣不得為帝夷羿矣宋蘇軾謂羲和貳羿忠夏假命
征之其言無徵而深得枚孔之意蓋王肅皇甫謐見高貴鄉公
母邱儉諸葛誕之事集此文證之也南宋元明之儒務與燕爭
而互相舉引毅然定羲和為羿黨則又一無稽之言各成一局
且謂孔子書序不明羲和黨羿之罪夫羲和黨羿南宋始有成
案孔子用人何由得明之且非枚書意也

契已類稱

卷一

五

湯從先王居義

誓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入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簡沃
正義引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鄭意契封太華之陽為
始封國不得承帝嘗統不得云遷後乃自遷蕃至湯居亳復在
太華之陽則所謂先王者契也從契居太華之陽也詩商頌正
義引維子會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曲禮下正義引維字即洛子
命云湯東觀於洛日寡人慎機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云天乙
在亳詔鄰國纒負歸德東觀於洛降三分沈璧宋書符瑞志云
湯東至於洛觀帝堯之遺沈璧退立據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
縣離輿山倉帝得書處今商州地湯自亳東觀洛毫在洛西明
矣史記六國表序云禹興於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素用雍
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謂湯始居之亳在西司馬遷從孔安國

齊已類稱

卷一

五

問尚書古文又合觀洛神義也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
陲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典寶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
三履竹書云桀居對鄰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周有郭巨在河南
戰國策吳起云桀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前羊腸在其後
為今河北懷慶史記貨殖列傳云南陽潁川夏人之居也夏王
圻當今懷慶河南南陽三府地湯毫在其西兵自西而東升陲
伐三履於勢順也先王契亦遷者水經渭水注云營都城北故
蕃邑殷契之所居引世本云契居蕃關駟云在鄭西即韓城今
華州也契封商地大得至藍關北聽其遷湯伐桀時亦盡得西
方湯特以七十里起非以七十里伐桀又辛商世姻周頌言莘
在洽陽涇涇亦陝西地也趙注云在伊伊伊伊湯得天下復於中
土創立亳商頌云古帝命武湯止域彼四方言湯既受命始以

。維維各從
原對文

商邑翼翼為四方之極明伐桀以前不然矣禮繡衣篇引尹告
云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時已正域居中土亳既所見言夏邑
在西湯所居皆曰亳者字亦作薄有今商州懷師商邱曹縣之
別殷末之亳分為三則成皋鞏轅韓谷周東遷其人又遷今成
寧桓王時始滅史記秦本紀云寧公二年造兵伐湯社與亳戰
亳王奔戎遂滅湯正義云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
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云亳京
兆杜陵亭是也史記封禪書云雍西亳有三杜主之祠即今
咸寧之亳秦紀集解引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封禪書
云于亳社索隱引謐云周桓王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案史記
言亳王奔戎則亳非戎言滅湯而三原有湯陵此陵非奔戎者
所能有則其人葬三原者曰亳王湯奔戎者亦曰亳王湯其君

齊已類稱

卷一

五

昔曰亳王湯如重黎子孫皆曰重黎亳之最後者在此而六國
表集解引徐廣云京兆杜陵亭湯始居之亳却又非此也殷本
紀從先王居集解引皇甫謐云梁國穀孰為南亳即湯都穀孰
誠是亳特非從先王居之亳焉此事或前經義俱由於謠說既
屢爭亳王湯謬之為戎水經汜水注書正義俱引謐云萬在寧
陵則亳理不得遷不悟盤庚明云先王有服不常厥邑豈得賣
湯始終皆繞葛居又今山西垣曲西北有亳城即後周亳城縣
西南有葛城即史記趙成王十七年與魏惠王遇葛孽者亳葛
豈得必近寧陵集元方諸病源候寒食散發候引謐云凡有寒
食散藥者雖素聰穎發即頑少救寒食者要當逆常理反正性
又云當連人理反常性又云務違常理是無疑也則謐散發時
輒善書以輔王肅冀用救死呂氏春秋慎大覽末鳩言天子夢

兩日門西方日勝湯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肅謹作孔傳
 解先王為帝書則毫在東其解升爾則云繞出葉西乘乘不備
 立義險謬若此書序正義則云毫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不知
 何書注文漫引於此史記封禪書雍西毫集解引臣瓚亦云
 濟陰薄縣是諡後儒者引古俱謬經注言毫者均在商頌周雅
 書序雅子命尚書中假史記後又其言及地里書皆就湯得天
 下後言之周號莘鄭皆東西有之何疑於毫以中土毫就從先
 王居則華陽之封莘野之聘升爾之師事理皆悖鄭燕通志都
 邑略云太史公言禹興於西羌湯起於毫在今長安南及湯有
 天下始居宋地漢後說毫者惟此最通今知毫在西而謂先王
 定是哭者周語云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與史記自契至湯正十
 四世荀子成相篇云契元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是契為
 元王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
 桓撥是商止祖契稱元王無緣以帝書為先王書序正義言契
 以下皆諸侯不得稱先王不知契稱王詩有明微若帝書則不
 應降稱王也史記帝告作帝語古義可知唐人索隱謂詩一作
 倍其亦王肅皇甫謐之文歟

癸巳類稿

卷一

三七

尚書篇目七篇說

言尚書目者多得此失彼又留餘義今使義異者各歸其部為
 立七日庶幾易覽

伏生今文二十八篇目第一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彤日 西伯伐耆

微子 攸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杼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解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伏生二十八篇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云兼秦

癸巳類稿

卷一

天

書言之其說非是司馬遷見古文以分出康王之語追數之本
 在伏生書中故可云伏生得也

漢志經二十九卷目第二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彤日 西伯伐耆

微子 秦誓三篇 攸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杼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佚 君奭

顧命 胙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在博士者秦誓後得其書本在民間故遺教董仲舒終軍等

多引之書正義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上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大常博士書亦云孝武時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又孔安國三篇皆有傳見正義引李暹集傳正義云李暹每篇引孔安國曰是也正義用枚本乃謂此經爲偽云計安國必不爲欲偽書作傳則又自忘其引別錄之文矣王氏鳴盛不能知正義之謬乃云此直當抹殺此傳經佳證也奈何抹之乎或云泰誓宣帝時得者據武帝時博士起傳則非宣帝時得也或云此二十九卷有書序一卷者由不知泰誓起傳爲經之故使西漢經有書序則古文多出之篇立矣博士不肯立古文知博士業無書序也

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目第三

卷一

卷一

卷一

堯典	舜典多	汨作多	九共九篇多
大禹謨	皋陶謨	棄稷多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多	允征多	湯誓
湯誥多	咸有一德多	典寶多	伊訓多
康誥多	原命多	盤庚三篇分	高宗彤日
西伯戡虢	微子	牧誓	武成多
洪範	旅獒多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分
畢命多	萊蕪	呂刑	文侯之命
泰誓	書序		

右孔壁文史記漢書儒林傳並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亦謂之中古文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是也亦謂之中書儒林傳云成帝時東萊張霸以百兩篇古文微以中書校之非是是也題曰同者爲一卷就小篇目則爲五十六篇書序惟古文經有之史記三代世表孔子世家皆言書序者司馬遷古文學也今文無之博士亦無之故說今文者謂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以非博士說故推之曰昔也此小篇多二十五劉歆書云書十六篇者亦以題目同者爲一篇又以書序非書故不計序舜典以下止多十六篇也依舜典棄稷爲多盤庚二篇及康王之誥爲分則舜典不分堯典棄稷不分皋陶謨漢志之古文經自別有舜典棄稷文也此目畢命孔穎達引作罔命者惠氏棟云書正義引鄭注畢命序言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事不與此序相應則古文經有畢命但逸耳漢律歷志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冊豐刑是古文經有畢命之證今依列罔命爲畢命王莽傳引嘉禾伏生書大傳有嘉禾論語所記憶殘句周官保氏序官疏引鄭志言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經無周官者趙商引大戴保傳篇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中語爲問言周有此官又君奭序正義馬融以師保爲大夫官請鄭不見周官之篇是鄭志周官非指書篇名也其他引者多逸周書七十篇非此經逸十六篇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者建武之際武成一卷亡也藝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與衆本皆不應七是誤文也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者以五十六篇亡武成一

益泰誓三遂爲五十八此非向所及知八亦誤文也

張霸書百兩篇目第四

百兩篇

右霸書因書緯言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下至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霸因作此漢書儒林傳云以中書校之非是此霸書明者百兩之數書正義謂鄭本五十八篇爲霸書是不知計數矣論衡有引百兩篇尙書

泰誓一卷目第五

古文一卷

右杜林所懷後漢書傳明著數止一卷又此卷仍博士所有者以賈馬鄭皆有說知非逸古文尙書古文寬詞以此爲鄭本事

與已類稿

由楊倫傳倫傳非逸篇又不常有泰誓與鄭氏本不合也

馬鄭書四十六卷目第六

堯典

大禹謨

甘誓

湯誥

肆命

西伯戡鬻

洪範

康誥

洛誥

多方

舜典

皇陶謨

五子之歌

咸有一德

原命

微子

旅獒

酒誥

多士

立政

汨作

東稷

允征

典寶

盤庚三篇

泰誓三篇

金縢

梓材

毋逸

顧命

九共九篇

禹貢

湯誓

伊訓

高宗彤日

枚誓

大誥

召誥

君奭

康王之誥

五海言姓海名鵬者。

肆命

泰誓

呂刑

文侯之命

泰誓

書序

右古文經七武成鄭以博士業泰誓三篇益之亦同題同卷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其非博士業者惟爲書序作注其十五卷二十三篇存其文而逸其說馬本初亦如此今俗間有馬融忠經乃多引枚本書文(即)所造枚氏分序本四十六卷目第七

堯典

甘誓

仲虺之誥

咸有一德

西伯戡黎

武成

大誥

洛誥

蔡仲之命

君陳

君牙

費誓

舜典

五子之歌

大禹謨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泰誓三篇

洪範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無逸

多方

立政

周官

康王之誥

畢命

文侯之命

禹貢

湯誓

伊訓

高宗彤日

枚誓

大甲三篇

金縢

召誥

君奭

周官

畢命

文侯之命

周官

畢命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

右枚本分序以冠書同序者同卷亦四十六卷五十八篇正義引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文以證之不然也劉向言古文乃孔壁古文無泰誓王肅等未之思也

薪義

說文云薪薪也薪義也蒸折麻中幹也柴小木散材單言之則薪義柴通詩漢廣錯薪有楚蕪則兼草木南山薪薪匪斧不克小弁折薪地矣車壘折其柞薪白華樵彼桑薪棧樸其其棧樸薪之類之禮月令季秋伐薪為炭則薪為木此皆單言之也對舉則蕪薪草也柴木也蒸折麻中幹也詩無羊云以薪以蒸言牧人無事或樵采或折麻而解者曰蠶為薪細為蒸周官甸師云其徒以薪蒸役外內裹亦言樵采及折麻而解者曰大木薪小木蒸禮月令季冬云收秣薪柴則是薪為草柴為木而解者曰大木可折為薪小木合束曰柴其訓釋由折薪薪炭之文不察已類稿

卷二

工

悟彼是單舉可通之辭漢廣正義謂薪是木蕪草亦言薪者因薪楚通其義則因鄭之誤而益誤者也古草木通曰薪今草木通曰柴究之柴从木是木薪也薪从草是草柴也各有木蕪今燈草尚稱燈薪其義最正

武王女得適齊侯之子義否何休皇甫謐

詩何彼穠矣毛傳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正義云何休言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娣姪如諸侯禮者義不以天子之尊絕人綱嗣之路皇甫謐言武王五男二女元姬妻胡公王姬宜為廢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按何休說見公羊莊元年傳注中今謂事無所出者言非雅禮不當據之乎檢古事義以二女妻舜秦穆公納女五人於重耳季孫宿以襄公姑姊二人妻邾庶其此則秦穆穆云納女與妻圍禮別舜及庶其自二妻皇甫謐欲武王以次女作廢事不相伴或曰廢亦可言娶不必是賤左氏春秋成八年杜預注云古諸侯娶婦夫人及左右屬俱有姪娣其說身非廢為將送亦為像從有莘伊尹晉伯皆男子以送女則為廢士昏禮女廢甚卑不得兩

癸巳類稿

卷二

二

之妻今能備姪娣以嫁女者而甘以女為人廢且娶則當聘聘富貴能備姪娣人之女為廢皆非人情又無以指辭檢左傳魯文公有二妃敬麻齊桓公有三夫人穆文公有元妃二妃陳哀公有元妃二妃下妃衛莊姜在位莊公娶於陳鄭世子忽娶於陳齊侯又請妻之皆非同姓又非妾社以事不可通乃謬為妻廢之說不知此是三官夫人見公乘禮惟元妃為嫡不敢匹之非即是廢凡同姓異姓廢者皆以廢女先至女母家自女母家至婿家故謂之廢若婿家自娶者何得名為廢乎左氏成八年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廢之異姓則石正義引何休左氏齊有云廢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言異姓則石而不謂十年齊人之廢其義為短左傳記載實事言同姓當廢異姓不必凡嫁皆廢非謂異姓不許廢今十年齊人之廢鄭邦如禮何當議

之且休念言備姪婦怨言傳異氣則武王二女非異氣何必俱
琢胡公詩有邪侯之號譚公雜私又有瓊瑤亞越首不問而
謂王姬當為廢殆散發務逆常理之談矣

卷之二

二

詩騶虞義

詩騶虞毛序言鵠巢之應與麟趾應關雖但德化相應非必獸
應鳥取符瑞也禮射義篇云騶虞樂官備也此詩異義引韓詩
魯詩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正合官備之旨鄭君注禮未
得毛詩用三家說云壹發五豨喻得賢者多吁嗟乎騶虞以歎
仁人謂官備在五豨不合韓魯亦不合毛毛傳以騶虞為獸或
疑其名不見爾雅不見爾雅不足難之惟其義參差逸周書王
會解有英林首耳書大傳有於陵虞山海經有林氏騶吾史記
滑稽列傳有騶牙與毛傳騶虞同是一物然毛云不食生物玉
會則云食虎豹其性更猛矣藝文類聚引瑞應圖下連毛傳後
人引瑞應圖遂云得虎豹即殺之不食也又牽合白虎古言麟
鳳龜龍上應天象朱雀為鳳白虎為麟又言麟應中官則以白
虎為騶虞今見宋書符瑞志開元占經引晉中興徵祥記所言
白虎騶虞均無殺虎豹不食之義傳又云白虎黑文司馬相如
封禪文云圍騶虞之珍羣傳古云從丹青之丹之獸白質黑章說文
云白虎黑文山海經則云五采畢具大傳則以虞命馬取其善
走非取不食生物是山海經王會解書大傳均非助毛義者又
毛詞理不完周南吁嗟麟兮上有麟之趾語比義明則就所比
歎美之此云彼苗者良查發五豨吁嗟乎騶虞彼苗者蓬查發
五豨吁嗟乎騶虞種穉之後忽雜以白質黑文不食生物之
獸上擬其君辭既不達禮亦不順周官肆師疏引異義周南終
麟趾召南終騶虞皆是獸詩諸言麟趾騶虞皆獲嘉瑞是皆毛
序之蔽墨子三辨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禮樂記云左
射舞首右射騶虞均是樂章若圖而射之則更無取於仁義如

癸巳類稿

卷一

四

毛氏說也賈誼新書云騶者天子之園虞者圃之司獸者異五
 祀以待是韓魯詩天子掌鳥獸官義在大冲魏都賦邁梁騶之
 所著劉淵林注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珠
 應麟詩考引本元張氏板本
 同詩傳毛定韓魯詩然則騶虞者騶中之虞義長於毛者說詩
 文辭意俱合漢書西河郡有騶虞縣蓋三分有二時方七十里
 圃地連虞官名縣者如船司空縣名騶之虞船之司空名同一
 也詩祈父云祈父王之爪牙呼祈父即呼王歎騶虞即歎仁
 君以人及人義同二也漢書東方朔傳奈何乎陛下呼嗟奈何
 騶之虞陸之下學古辭同三也左傳魏絳述虞人之獻敢告僕
 夫告僕夫在後呼嗟騶虞亦在後詩箴箴次同四也難者曰詩
 諸南惟甘棠何彼穠矣為武王時詩文王時何言天子掌鳥獸
 矣七虞稱

卷二

官不知制由後定如臯門應門之名又樂記周召之治在武王
 之事太公之志後四詩說不同師不足是文王時作則天子掌
 鳥獸官與樂記合五也難者曰騶虞是獸猛而善走故山海經
 言日行千里淮南子言散宜生得騶虞之乘同於大傳此則古
 人命名皆有依取古以鳥名官豈得謂祝鳩不是司徒又齊世
 家有秦誓蒼兕左傳有舟鰲不謂兕非獸鰲非魚亦不得以獸
 與魚當秦誓左傳之文商子禁使篇云騶虞以相監使馬能言
 則騶虞無所迷其惡是牧者亦得名騶虞取善走也圃官名騶
 虞大傳云虞不避虎豹也然則梁騶圃名騶虞官名又得一證
 於騶虞之獸六也毛傳義有不後人徒爭有無騶虞之獸於
 詩義無常用采韓魯義以明之解頤新詁引齊詩章句不見所
 出近韓魯說或鄭君射義注是齊詩歌

御書運二居賦觀觀相音權記
 禮記引詩三相林五二而猶是
 七五三虞也亦雅 8

觀風云觀既黃鳥或好其音傳云觀既好貌箋云以興顏色貌
 也箋以傳好貌屬黃鳥顏色者綿蠻黃鳥傳云綿蠻小鳥貌其
 義一也按此觀既好貌是人視黃鳥好也說文既出目也睥大
 目也或作睥言人注目視此黃鳥如小宛云題彼脊令載飛載
 鳴是此視黃鳥例也或曰睥視脊令見其飛因言其鳴耳此黃
 鳥止好音何用視之若曰伏木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彼相鳥
 聲是此視黃鳥好音例也

卷二

木桃李釋書堪雅後

詩木瓜篇有木瓜木桃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
 桃詩投我以木桃是也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於木瓜木李無義姚寬西
 溪叢語謂是假果因斥鄭箋初學記六帖為誤兼以孔子見苞
 苴之禮行焉其語亦非寬誠無足取陸佃埤雅謂云江東父老
 視木實似瓜有鼻而不木者為木瓜圖實小於木瓜而木者為
 木桃大於木桃而無鼻者為木李其說合於本草其解經謂木
 瓜百益故以投人於是木桃木李皆從其類按爾雅不為木桃
 木李立名而毛傳則有義可尋毛解木瓜云可食之木乃通釋
 桃李加木之文也何以言之詩又云瓊瑤瓊瑤瓊玖瑤為佩上
 物須明加瓊瑤則美玉玖則黑玉無須瓊文說文云瓊赤玉毛
 解瓊瑤云瓊玉之美者亦豫通瓊玖之義也王得臣塵史袁
 文幾屬開評引韓愈雪詩踏作瓊瑤迹疑是屑瓊瑤或以韓愈
 詩為誤或謂說文赤玉為誤則是乖戾之談文選謝惠連雪賦
 云瑤階瓊樹注引莊子云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亦見蜀都
 賦注今莊亦言樹枝似玉耳凡字有木義有轉生義瓊赤玉是
 木義美玉則是轉生義美玉色不止赤然無緣專定為白也詩
 與玖連文固不得依說文為赤黑玉亦豈得依唐詩解瓊玖為
 雪白之黑玉乎詩他言瓊瑤瑤華則凡玉皆可言瓊猶之
 木為桃李總名也詩一章言木瓜瓊瑤以瓜皆蔓生而此瓜實
 生於木則曰木瓜猶瑤有用石用珠之別而此瑤實美玉則曰
 瓊瑤此文言之相從者也桃與李之必生於木猶瑤與瓊之必
 可知為玉也一章言瓊瑤則瑤玖皆加瓊故一章言木瓜而桃
 李亦皆加木此又文之避不成辭而相從者也知袁文說瓊之

癸巳類稿

卷二

七

誤則知陸佃等說木之誤毛傳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皆通三
 章言之古經所解經一字而章篇並明知瓊瑤瓊玖之為辭而
 木桃李之為辭與爾雅之不為立名其意皆可見爾雅釋木
 篇云楸木瓜是此詩木瓜也大雅抑篇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是此詩木桃李也述異記桃大者謂木桃是無以處木瓜之
 文故知古訓最閑遠埤雅之說今人猶有此名蓋緣詩生名而
 不可以說詩陸於詩名物疊詠者解釋並工妙此蓋未當故聊
 記焉壬戌十月秦安旅舍書

癸巳類稿

卷二

八

詩云吹笙鼓簧禮月令云詠字笙簾簧明堂位云女媧氏之笙
 簧多笙簧並舉或謂簧大笙也明堂位注引世本作篇云女媧
 作笙簧世本之意止以笙中之簧女媧所作風俗通引世本云
 隨作笙又引世本云女媧作簧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一
 切經音義七並引世本云隨作笙白帖引世本云垂作笙又單
 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文選長笛賦注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暴辛
 為瑣釋名云笙以篋為之其中汗空以受簧宋書樂志云笙隨
 所造其笙中之簧女媧所造也隨應在女媧後一切經音義八
 引古史考亦云女媧作簧其後隨作字蓋簧可無笙笙不可無
 簧故當先作簧簧即今獻子通俗文為哨子喇叭哨口琴皆
 有之其單用則曰哨子亦曰叫子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又云
 琴已類稿

卷二

並坐鼓簧又云巧言如簧皆單言簧謂巧言如簧者鼓獻子能
 效鸛鳳百鳥之音言之巧者似之不得謂簧即笙巧言如笙也
 釋名云笙字皆受簧亦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則漢別
 有簧神仙傳云王遙篋中玉舌竹簧二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
 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是晉時猶以此為樂器唐時樂器猶有
 吹葉舊唐書音樂志有嘯葉銜葉而嘯又言六朝樂器有葉遠
 史樂志有吹葉均在笙簾笛篋外宋陳鳴樂書云今民間有鐵
 葉簧則銳其首塞以蠟蜜積之於口呼吸成聲樂工所習與嘯
 者文字不相通又其時人問自有長歎歎聚鳴鼓吹唇及兵行
 巡哨之法儒者不知哨即歎歎出於簧簧即叫子因謂歎法不
 傳簧只是笙唐以後經注文選注與古書時制俱不相協今以
 世本推之知女媧破小管納舌鼓之名曰簧自為一樂器其後

文選長笛賦注曰風俗通云笙
 謂之簧笙賦注引亦雅云大笙謂
 之簧今檢亦雅乃大笙謂之集

配笙又自為一樂器於經史及時制皆可通也章如愚羣書考
 索謂簧當自為一樂器其識甚卓路史則云隨作制笙簧注云
 隨作臣名語之怪陋由不知簧是一樂器自撰一語欲與明堂
 位並行云

琴已類稿

卷二

此處為多個空白欄位，可能為原書內容或排版留白。

勺藥義

詩遠消云伊其相譖贈之以勺藥毛鄭以來謂即今紅藥此乃
自牧歸美之比韓詩薛君以為勺藥藜草或謂藥為胎散之類
陸佃以為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下文生義亦非說經正義
今案漢書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於乘七發云勺藥之潤論
衡譚告簡云醴酒於樽烹肉於臠鹹醃淡苦不應口者由人勺
藥失其和也漢食如取樽即身益齊書之義中饋日用物也

癸巳類稿

卷二

十一

△從新制都頭云黃梅祥魚以為勺藥也

△麻皮土星賦注云或以為芍藥調食即即今紅藥也
勺藥之類詳注引依儀注云芍藥以當桂調食得當桂力
和食之藥云引利平廣備云芍藥宜而之政和平如蘭芝也
鄭元注云是調和也王厚入水古語注之一勺和羹藥料也

檜裘義

詩言羔裘屬卿大夫者則曰羔裘豹飾羔裘豹祛羔裘豹裘羔
羊正義云論語鄭注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
羔裘惟豹祛與君異詩但詠羔裘者謂諸侯朝服也檜風云羔
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朝朝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
謂羔裘者檜君也狐裘者大夫自言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賜之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衣狐白惟不以錦衣賜耳正
義言錦衣狐裘諸侯之服在天子之朝則服之歸其國則不服
在因視朝受聘服屬裘今案箋以羔裘為檜君朝服則羔裘指
檜君矣左傳云賦之狐裘賦非命卿亦狐裘知此狐裘為檜大
夫矣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困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
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言羔裘之君逍遙而已

癸巳類稿

卷二

十二

朔朔而已日出膏曜而已有道之臣衣狐裘在朝堂豈不惟君
之思而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則惟切切焉憂悼蓋君務逸臣雖
在朝堂不能有成道當去也傳云狐裘以適朝不云視朝知是
大夫以朝也傳云堂公堂也若君在堂不須言公堂知是有道
大夫在堂也序言君好潔其衣服詩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
謂大夫狐裘也箋云檜君朝服燕而祭服朝是潔其衣服先燕
後朝不自強頓改傳義今案傳義甚隱故為申之

啟明長庚古義

啟明在日前長庚在日後其最明者詩傳云日且出謂明星為
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但指其明者言之不定指何星也
論衡是應篇云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何如狀詩言東
有啟明西有長庚或時昏見于西或時晨見于東詩人不知則
名曰啟明長庚矣其論最確後五星木歲星火熒惑金太白水
辰星土填星以古法歲星歲在寅則星在丑歲在卯則星在子
十二歲一周天熒惑二歲一周天太白一歲一周天然其行度
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又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又
入三十五日又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辰星一歲一周天其行
度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秋分見角元冬至見牽牛填星二
十八歲一周天史記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
出西方為長庚則專指太白而大宗伯疏引星備云太白日行
八分度之一八歲一周天惟辰星日行一度今法作詩者所不
曉古法則如此是五星常在日前者惟辰星而太白有在日前
時有在日後時啟明長庚不定何星但太白辰星當其位即以
為名耳有兩啟明無長庚時有有啟明無長庚時有有啟明有
長庚時

癸巳類稿

卷二

五

四月匪人義

詩四月先祖匪人箋正義詩集傳言先祖非人乎何使已當此
難世無所歸咎怨恨之甚其言不安正義引王肅言已不得祭
其先祖王肅所造孔叢記義云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恩祭
也左傳文十三年季文子賦四月注云思歸祭祀然不能與祭
遂以先祖匪人詰其上亦為不詞歐陽氏修言先祖任用非人
王氏稱言先祖不以子孫為人陳氏啟源言先祖誦斷匪人乃
自指金氏姓言匪人謂非比他人皆望文生義李氏肅平言人
為說文奇字之几仁人也即中庸表記仁者几也之几為相几
偶與忍字相對今案人不必作几詩匪人當如中庸表記仁者
人也之人中庸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
言表記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
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匪人者謂先祖匪復以人意相疑
也如下車言天子莫我有為尊亦莫我有之有匪與莫其義
同也人與有其義同也莫先祖之人已天子之有已忠孝之人
請勿而詞惡也雲漢之詩曰后稷不克克刻識也昊天上帝則
不我虞虞度也莫我有也不我虞也不克也匪人也同也詩無
達語得其句例則達語也

癸巳類稿

卷二

六

鞋幹句讀義

詩鞋幹有庚傳云鞋幹者茅蒐染草也一日鞋幹所以代禪也
傳意言鞋幹之鞋為茅蒐乃染草也其下鞋幹乃連文為義箋
云茅蒐鞋幹聲也鞋幹祭服之鞞箋意亦言茅蒐為鞋幹之鞋
聲也其下鞋幹乃連文為義上俱省之鞋二字耳士冠禮鞋幹
注云鞋幹緇鞞也士緇鞞而幽衡合章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
名焉今齊人名舊為鞋句 鞋鞞之制似鞞注意言章染以茅蒐
合茅蒐之音為鞋即舊鞋也其鞋鞞鞞則同文選西京賦注引
毛傳曰鞋者茅蒐染草也不連鞞為文引書之體有此實則鞋
鞞之鞋為茅蒐茅蒐則為染草若單言鞋則不得謂之茅蒐染
草說文革部鞞云防汗也鞞部鞋云茅蒐染草也文各有當毛
許鄭三君之文至當不可改易矣詩正義引鄭駁異義云鞋草

癸巳類稿

卷二

七

名齊魯之間言鞋幹 聲如茅蒐字當作鞋陳留人謂之舊鄭
意鞋為茅蒐合聲茅蒐草名也齊魯言鞋幹之鞋如茅蒐寫其
音當作鞋即舊也鞋音古如謀詩正義儀禮疏自為說皆誤

國語鞋鞞之附注音昭注云
鞋音茅蒐或鞋音。

文王元年鄭義

鄭康成謂文王元年己未魯隱公元年己未詩靈臺正義引三
統說之諸經正義不知說天者古今不同不就經文救世厥旨
而引後世之法以消之又不懂鄭專用緯說此所云己未鄭亦
本緯不用三統正義引鄭注書序云十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
之是年入戊午節四十歲矣然則文王元年當入戊午節三十
歲戊午節以庚寅為節首三十歲為己未為文王元年四十歲
為己巳為文王十一年正義又引徧校諸本雜師謀注云數文
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歲此魯公謂魯惠則隱公元年
當三百六十一歲又值己未是鄭依雜師謀數之且以文王元
年當受命之年乾鑿度云天元甲寅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
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節二十九歲伐崇侯

癸巳類稿

卷二

六

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
而為此者孝經援神契所謂文王優游典備乾鑿度又云亡殷
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女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節也火戊者
木精將王火為之相戊土也又為火子使其子為木塞水依乾
鑿度言自甲寅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則文王受命
當癸丑言入戊午節二十九歲則文王改元當戊午明年為元
年當己未中有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五年受命改元不在
一年援神契同雜師謀但以改元為受命其元年己未則皆同
也是鄭旨也三統則漢書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而伐
紂為十一年二年乃遂伐紂為十三年武王伐紂年八十六後
七歲九十三武王崩周公攝政五年後二年得周公七年十二
月戊辰晦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伯禽俾侯於魯凡伯禽至春

既長厥父亦得假王靈用其國人為韓築城如晉人城杞亦厥
好赴役燕韓事同也鄭未思南燕姑姓改疑之王符潛夫論志
姓氏云周宣王時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是亦不知燕韓之地
何在王肅乃以寒號城為韓侯城後人多喜其說於詩之燕與
姑不能通也

毛序序去疑也故序毛序
吳卷毛序各師授本序序
序者附附下
而後曰華華序序有去表
而之文辭等云第第者五其戰
因及唐世之文者則于衆
義合編故存之公乃得刊傳乃
分衆篇之義各置更篇端
又周之者故推改行首通此
而下非孔子之舊也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
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明是序一卷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
之審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
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絲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答張
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傳一人作毛承先
師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其分序置篇端始於揚之水
序沃強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
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
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
東食采于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
蔡已類稿 卷二 三

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茨下何彼穠矣箋車厭羅
勒而鞶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在
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為毛詩訓
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
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澤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
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為傳鄭箋下正義云
引經附傳未審誰為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開唯序下正義
及絲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篇端今案後漢書儒林傳乃是班固
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經義考
又謂志之經毛亨撰志之故訓傳毛長撰尤無此事也

王正月表

春秋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按逸周書程寤解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大開解云維王二月小開解云正月丙子皆文王時書柔武解為武王時書則稱一月然則稱正月及冠月以王皆文王時文公羊以王為文王是有切證且稱年亦自文王豐保解云維二十又三祀小開解云維三十又五祀此通未受命則商曰祀也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此受命改元則周曰年也武王不改元而柔武解有維王元祀大開武解有維王一祀小開武解有維王一祀寶典解鄭謀解有維王三祀則但數武王即位之祀與承受命之年不相害武微解有維十又二祀大匡解文政解及書洪範有十又三祀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武王成王時復

祭已類稿

卷二

稱祀者以克商之事言之專言周事則稱年金縢所謂既克商二年也書序皆稱年者孔子時文

白存通公禮曰今此文王于周于東
此祀稱周易邑為東也春秋
稱王受命今而王不擇天下
美稱以有稱是。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左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謂建子之正一統之法本文王所定穀梁無文劉向為穀梁學其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則以武王承文王改元之年稱王周公受王正致太平三傳皆同周正始文王也周之為國始曰邵繼曰邵至文王曰周竹書及帝王世親重父政國號當文王時正建丑朔維鴻文王受命以建子為正夜半為朔以是年為元年唐梁肅曰不然孔子意章文武故書序併敘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若文王受命改元易不當云湯武革命不知文王在侯服非止九年何緣併敘伐殷之年文受周命武革殷命各有屬也宋

祭已類稿

卷二

禮

人曰君再改元後世之法文王豈得無故改元不知文王改元為正朔正有故也又曰新君即位宜改元武王何又不改元不知武王載木主行不得改元也或曰文王恪守臣節豈得稱王不知周家制度皆本文王夏殷生稱王而自帝禹至帝辛追稱皆曰帝故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文王稱王以服事殷不敢稱帝詩文王有聲稱文王為王后稱武王為皇王史記殷本紀亦言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其號為王本文王文王未稱帝非叛也然則何以並夏殷稱三王曰三王所以通三正以周制况之亦謂夏殷王如言周易亦通連山歸藏為三易也以三正名三王故春秋於周正稱王正月之名周主之也三正之王夏日禹商曰湯周曰文武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文王稱王明也然則王二月王三月謂夏殷王歟此漢儒說非也

嘗有事之首月亦言受之周王也中庸云追王大王王季明文
王已自王大傳云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攸野既事諸侯助祭著
之天下也書君夷云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
又云在昔上帝對申勅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縞衣引云
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則寧王受命即文王宋人惡言寧
王受命乃于書注改寧王為武王以避之適與縞衣相反且君
夷又云乃惟特昭文王德經史皆記文王受命稱王其享天下八
百年後人忽誤其事實以恪守臣節不當稱王如是則文王
山方百里起周公何以言庶邦惟正之供孔子何以言三分天
下有其二不稱王尤不當辭虛名收實利也然則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何也曰此周人語也武王以後之王所謂今之王古之
終已類稿 卷二 誦

帝也在夏殷則曰民無二帝矣惟王莽屢悍言民無二王百王
不易之道不知前殷後秦制與周異周以文王故繼世稱王此
王正之義也魏晉人忘古訓不知王字何解乃學春秋于其時
稱帝正月宋人又申之曰春秋時天理廢人心壞不知有王故
筆一王字於書說誠新奇矣然聖人無故置王於春之下禮且
不順文亦不辭而欲以說經吾不知之矣

先配後祖義

左傳隱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
甲寅入于鄭計其行四日則在陳三日也陳鍼子送女先配而
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証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曾子
問正義引鄭注云祖者祖道之祭應先為祖道然後配合又引
賈逵服虔以祖為廟見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
見後乃始成昏讓忽先配也此傳正義引鄭眾以配為同年食
先食後祭祖無敬神之心今杜集解則祖為告廟今按祖道是
是也杜言後告廟忽出國無不告廟禮白虎通言娶不先告廟
授士禮言之若世子及卿大夫出疆必告廟也賈服言大夫以
上三月後成昏以避儀禮士親迎夕入室之文又成九年季孫
如宋致女服亦言成昏其說非人情不可用計忽在陳三日則
配已三日矣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讓
言忽不當成昏於陳當以親迎日即行苛辭晉之詩奕二章言
韓侯出祖四章言韓侯娶妻是鍼子所依託義耳以誣道神為
誣其祖者春秋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靈
公名元孔烝鉏筮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昭十一年傳齊
齊歸公不感晉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
鍼子說祖史朝說元史趙說歸不為典要一也

晉一軍為諸侯義

左傳莊十六年主使欒公命由沃伯以一軍為晉侯義二十五
年子產言天子一折諸侯一同今大國多數折矣蓋專指晉言
之晉始以一軍用同制也時晉地不止方百里但取實地萬井
六十四井為車一乘萬井得百五十六乘尚有十六井不單出
百五十六乘為萬五千六百人除炊家子權汲園守衣裝廢茲
三千九百人得萬一千七百人補以義卒在行間成一軍也昭
公五年舍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自以叔孫氏為
軍名是卿有百乘之家即得成軍諸侯地及同亦成軍折則實
田出兵車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備此數不單出也

燕祖齊社義

墨子明鬼下篇云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
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親也按沈苑臣術云魏祖
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填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時
以闕駟祖之於野是非祖儀蓋所謂馳祖者也男女屬而親如
今人看洗象其云齊之社稷春秋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
梁傳云以是為尸女也注言主為女往意謂為娶哀姜公羊傳
則云公一陳作也謂越境淫於民間公羊又言三十一年築臺
於郎臨民漱浣則此如齊觀社實為親女人曾語云齊業太公
之法而親民於社亦言齊社親之者象還冕記載墨子事作燕
之祖澤當國之大祀是不知馳祖之制與齊社之事而專改古
文也

春秋不告不書義

春秋傳公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傳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此策書記事之法策書以次書之不能豫空策以俟補書又不可即所聞書之故書以來告之先後不以其事之日月先後也周大事多不見春秋實由不告後人不明策書法乃疑傳文又案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傳云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末赴亦未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據經傳有十一月乙亥齊嘗丁亥慶封伐西門癸巳天王崩與乙亥相距十九日十二月乙亥朔齊改殯莊公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此年當有閏十一月甲寅已類稱

卷二

三

寅是閏月十日策書所載參錯左傳釋以故書云云以發策書新意蓋以見策書不告不書之正法是年杜注推排非也昭公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葬陳哀公亦據楚告書之非魯會葬也其他非魯會葬雖周王亦不書無所據以書也杜云魯會袁克正義言葬有常期不待赴按傳袁克忠而不能葬魯無緣會之陳滅國豈得有常期注此之誤可知

涉河侯車敗義

左傳傳十五年韓之戰秦伯使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詩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侯其卦遇蠱日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簣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注云卜人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所見雜占言之卦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秦伯不解故詰問之蠱于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今此所言蓋卜筮皆雜辭以狐蠱喻晉君其象未聞注言晉侯車敗合傳文觀之其義是也方苞左傳義法舉要謂三敗是三戰劉炫規杜以為秦伯車敗顧棟高杜注正謬以為秦侯車敗毛奇齡謂且為倒震震為車為諸侯倒震則侯車敗今俱不取依杜注推之案卜人兼筮應別有雜書不通三易則惟用雜占及周易也周易蠱象云元亨利涉大川是秦吉涉河也詩關雎正義云北人謂水曰河不必黃河但利以涉往也且為木堅多節中車材三至五互震國語云震車也二至四互兌兌為毀折是車敗良為外卦主敵故知是晉之侯車敗也巽為近利市三倍故曰三亦互兌毀折故曰三去良為狐見九家又為手又再為狗虞翻作為狗為狐為手拘故曰獲狐良為狐坎亦為狐良得乾上九居蠱上為外卦主故曰雄狐狐蠱為敵之主三去而獲蠱之雄狐故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蠱為巽歸魂三世之卦三為長爻爻辰則值辰巽巽為貞氣盛定為手拘狐也貞風梅山以下傳文義自了晉侯果車三敗而至於韓

卷二

三

且不便左氏因史策書據告即公年三教亦得策令始書成十二年二月甲申公孫嬰齊年于經較傳云此月日也易為以此月日年之積若命後卒大夫

越國鄙遠義

越國鄙遠春秋戰國時最多齊有廩邱鄭有州有祈邾成遇魯
魯田在許祀田在成晉有范有戚又有烏餘之邑即大夫亦有
之晉有欒氏州邑范趙韓皆欲之齊以宋地封秦涇陽君趙以
廩邱封楚春申君魯桃在今泗水萊梓在今萊蕪而以萊梓為
桃山皆鄙遠之證鄭語說郟十邑皆有許地亦內外傳相應傳
公三十年晉秦圖鄭鄭謂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言晉
大國數欺秦秦難越之以鄙遠明他國不難也至晉文公卒秦
酒師欲得鄭是謂晉襄無能為欲循越國鄙遠之事其義互明
矣此事在左傳甚多而義甚隱故言地里者多有地遠之疑

癸巳類稿

卷二

三

萊蕪水大邱城在萊蕪縣水於清樓奉以千金齊地百里。

釋曰或他國之人錯得他國田邑縣以為己屬此說餘陳且多修後起爾。

兄弟辭解

公羊言兄弟辭者言以兄弟故為之辭傷二十五年宋蕩伯姬
來逆婦二十一年祀伯姬來求婦公羊傳俱云兄弟辭也何休
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為兄弟何任城人以所聞知之可知漢
人猶有此名以魯大司徒聯兄弟曾子問嗣為兄弟之義然實
非公羊意也信二十年郈子來朝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傳
云郈子者何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言何
以為之失地諱可以兄弟為辭與此蕩伯姬祀伯姬二兄弟辭
也同乃平昔辭取向也葬陳靈公葬蔡景公君子辭也之辭何
以知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云昏禮不稱主人稱諸
父兄師友求公使公孫壽節窮也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
也不通者言婦人無外事不得以母命辭通使而此蕩伯姬祀
伯姬得通逆婦求婦者以係與公為兄弟故可通春秋不譏者
可以兄弟為之辭辭得通則辭不窮是辭之義文十二年子叔
姬公羊傳云母弟也是兄弟之義也閔元年傳子女子云以春
秋為春秋今以公羊為公羊當如此

癸巳類稿

卷二

三

星寺義

天文家言星芒偏出曰彗四出曰彗異象異名此後起義也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云孛者何彗星也穀梁傳云孛之為言猶蕪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云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爾雅釋天彗星為彗槍注云孛星也亦謂之孛則春秋於彗謂之孛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亦是彗也孛是其義彗機槍是其象漢書天文志云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門食彗孛飛流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孟康注言散者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為妖星然則彗孛飛流乃五行之病中於恒星之小者其星將消散則吐為彗孛古天官甘石記星多少不同古天理星勢星大贊府星大理星五諸侯星天籙星農丈人星天田星離珠星土司空星今皆不見

彗已類稱

卷二

彗

華蓋星本十六今止四即位星本十五今止十扶筐星本七今止四司祿星本二今止一天壘城星本十三今止五羽林軍星本四十五今止二十六觜之座旗本九星今止五井之軍井本十三星今亦止五其餘無名小星因彗孛而消亡者蓋多矣星有消長如山崩山出不足驚怪明史記萬曆時策星旁新出一星是河漢也

作邱甲義

古足兵皆在民間費糈教乃甲冑敵乃千備乃弓矢殺乃戈矛矟乃鋒刃官不與也周禮師田軍旅族師簡其兵器縣師使皆備旗鼓兵器是皆在民也漢書刑法志亦言周甸兵車一乘千戈備具春秋時有授兵者蓋新作兵器或急發兵用在官之人不發民兵器如楚授師子衡蘇公時國人受甲鄭授兵太宮爭車又鄭災授兵登陴皆非通制故別言之秦始皇收天下兵器之咸陽銷以為鑊鍊金人十二亦六國民兵漢因其法乃始有家不藏甲兵器不鬻於市之說著於禮記又言武王克商車甲鮮而藏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葉其質三代人不知此法也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公羊傳云讒始邱使也穀梁傳云古者有四民有農民有工民甲非人人所能為邱作甲非正也蓋備齊使成之左氏師說則云使邱出甸馬四牛十二甲上三從七十二人之賦元有李廉青謂甸出一乘止出一乘之人甲車馬牛決非詳甸所出蓋類氏棟高謂其言卓哉周禮不足信而信李廉又引晉惠公乘小駟禮有官校書古文有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悅林之野以為官出牛馬之證然則府兵以後兵各有車馬各歸廐何以官又有武庫牧場不習古制當知近事此之不曉且疑民間無處牧牛馬夫民間牛馬散在私地惟官牛馬以聚而多宜別籌牧地顧疑無處牧之是疑官牛馬其所疑與所說相反也

彗已類稱

卷二

話

左傳天使義

左傳宣公三年云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儀余而祖也
 以是為而子成公五年云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
 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祭之明日而亡天使者使讀去聲
 人曰言神道也燕姑初夢一不識之神繼乃自言伯儀趙嬰亦
 夢一不知誰何之神求祭因而祭之以為此神殆天使也云爾
 魯魯口每血夜夜夢以詠左傳非也哀七年傳云曹人或
 夢飲君子立於社宮亦以見多人皆貴人狀則稱爲飲君子與
 此兩言天使同也新序宋景公癸亥夢見事云癸亥天罰也論衡
 變虛篇一作天罰也再作天使也龍虛篇云以龍神爲天使指
 瑞篇云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
 是左傳之義也史記趙世家云原過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

齊已類稿

卷二

美

可見自帶以不可見其竹書言余澤桑山山陽侯天使也
 子述祠二神于百邑蜀志糜竺傳注神記云東齊載婦謝去
 曰飛天使也宋書五行志及太平廣記載幽冀錄云冀縣文風
 吹三與詭言我天使也九江記云晉元熙中新穎王補遺二
 其言非非鬼神乃天使也自不可見之神也
 天使連文也無識于左傳趙嬰之事傳言趙嬰祭之定非祭天
 又在傳熱姑夢天使謂已昭九年傳武王邑姜則云夢帝謂已
 師左傳天使非天帝之詔史記趙世家言王澤天使又別言夢
 之帝所則史記言天使亦與天帝別司馬遷於春秋古文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也漢書王莽傳臨淄昌亭長辛當夢人言吾
 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符謂王莽讀金
 駱誤解公命讀空傳誤解天使以致自亡其家故也

詳見知民地取與年以有斯此
 地則善秋所子

況

是不問天下天許對
 潛夫論卷五姓云感夢神身之
 公簡是古夜五使天使為神傳
 說是天使命通之類樂東曰
 非晉不許之未為得也

子述祠注引左傳神矣五孔
 月之及天月者地之陰陽
 天謂之靈氣也

史文云陳拉法家有古行若類
 在有人去言或是天使來相謝是
 自周至唐皆有人言或言神為天使
 亦不自表其神之神也

春秋城虎半義

魯襄公二年城虎半春秋記之者仲孫蔑在會用此告廟為功
 且魯人赴役當記無與貶義十年又城虎半不記者魯不與役
 但與成耳或謂二年之城仲孫之謀關天下大計則不然魯實
 負鄭鄭以楚共王待之厚於禮不當從晉諸侯得鄭虎半強城
 之將入病鄭鄭暫屈服既復得虎半則因其城以拒晉至九年
 晉又奪虎半十年又城虎半十一年三駕而後服是服鄭非二
 年城虎半之效且亦非魯實以善齊而魯君因此
 受辱且亦不能自爲此謀也當是時魯惡齊魯仲孫
 尤惡齊崔氏元年鄭之會崔杼於晉有違言仲孫蔑陰以告晉
 知帶而實不能得齊隙也二年齊人召萊不至其夏晏弱城東
 陽以偏萊仲孫蔑以爲此奇謀也秋會於戚因舉齊偏萊之策

齊已類稿

卷二

美

以媚晉且冀齊不赴役因使晉害齊左傳云萊子不會晏弱城
 東陽以偏之又云請城虎半以偏鄭明蔑用弱之謀也左傳云
 知帶曰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寡君之憂不唯鄭事將在
 齊明晉魯之初謀料齊不赴功也齊人亦知其意則赴役與城
 偏鄭而晉以齊大國重之則設魯之本謀而反親齊以謀魯於
 是魯懼二年秋方赴役而三年春公如晉稱首矣時公六歲降
 位失禮實相之蔑之辭以魯介在東長密運於齊惟晉君是
 顧敢不稱首然則齊偏萊不料魯竊其謀以善齊晉偏鄭不料
 鄭因其城以拒晉魯善齊媚晉不料晉反親齊疎魯而自疲
 其民反辱其君春秋時人情陰鷲刻忽如此誠不惑也聖人於
 此豈有取焉

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楚于木戶盟春秋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衛陳鄭許曹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云書先晉晉有信也注云孔子追正之按此左傳所記事是其解義非也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不書盟左傳云用牲饋諸書加於牲上亦楚尸盟注云先書趙武賈武之信故尚之乃推襄二十七年傳義檢定公四年召陵之會據傳盟長衛於蔡而春秋云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是所序首會也亦先蔡下云五月及諸侯盟于皐鼫則先衛而春秋未及載也又祝鮀引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萬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而春秋簡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齊已類稿

卷二

羊

踐土是春秋前後所書列國之次皆以會首之其載書列名告神之次魯史本所不記且周之崇盟異姓為後祝鮀所引與周府所載者合若孔子可以追正則晉主盟者春秋何所取義蓋改蔡衛鄭於齊宋之後是知所書為會會盟各異次春秋盟于某者皆別為句宋先晉踐土先齊宋皐鼫先宋蔡皆非孔子所改蓋所列者會次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不序諸侯位次者左傳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而書盟于扈蓋知位次屬會非載書名次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先晉國語則云吳先歃亦會先晉盟先吳故景伯言吳以伯召諸侯若以魯見晉是以侯終左傳亦是吳為伯也鄭元傳元不特會盟異次乃疑國語不實傳元謂國語非邱明所作故逐標此義焉

凡日食當一百七十五日以後始再入食限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日非其理也蓋策書謬複宋衛朴推春秋三十日食惟莊十八年三月不合其三十五食皆合是此二比月食於衛朴法亦合不知莊十八年之食簡志劉孝孫已得之此二比月食為推算所不及朴蓋無智誇語也以後世史策推之漢書高帝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日文帝紀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複高帝三年之食史記高紀無之文帝前三年之比月食當在前二年

齊已類稿

卷二

羊

漢書云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集解云一本作月又食然史書不記月食今案當作月又食紀文上云上累三光之明是由其時日月災眚代見史記因此詔故曰日有食之月又食若日食不言也說史者以史例不記月食改為日又食不知景帝紀云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亦五日文字相去不遠注史者不能互枚又不知日不望食春秋公羊序下疏引漢顏安樂解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以為十四日日食是漢人不知日月所由食之理有此誤論天主事實言耶蘇以漢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死時有日食之變楊光先檢史謂無此日食且二十二日日食與十四日日食等也漢書文帝紀移二年十一月於三年故三年十一月丁卯之食史記文紀

無之也宋書五行志晉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日有食之七月乙酉日有食之十有二月壬午日有食之一年三食有閏月也魏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晉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九日宋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八日非其理也亦史書謬復魏晉宋紀無此類食太和六年宋志注云見及歷注君文堂云不復檢有無非實驗也春秋襄二十四年止義引隋劉光伯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記注皆爾都無類月日食之事沈劉相去不遠事所同知明宋志魏晉宋三類食羌無故實記注不言也元經傳晉泰始十年正月三月元經元康九年

癸巳類稿

卷二

考

十一月十年正月皆有食之亦非其理且短書不足校類稿考又考考百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十月丙午朔首尾六十一日九年四月戊辰朔七月丁酉朔首尾九十日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首尾八十九日承康元年正月辛卯四月辛卯首尾百二十一日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二年正月丙申首尾百二十九日宋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朔二年正月癸酉朔首尾三十一日梁大同四年正月辛酉朔六月辛丑朔首尾百五十一日干支皆非其理也知數編排謬復也魏晉天象志延興三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北史高祖紀載之魏書魏書是年爲宋元徽元年二年通志如南史止載元徽元年食無二年食大同亦止載四年六月食無正月食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年八

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首尾六十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復天文志載日食順帝時十有三獨至正二年無日食其十八年六月戊辰朔十二月乙丑朔首尾百七十八日得再食而六月之食紀又無之故知史官謬復也日月之行實有一定不差錯宋洪邁容齋五筆云慶元丁巳歲二月望七月望十月二十夜二更二十一夜二更十一月十八夜十二月十七夜五更十八夜四更皆月食一年八食仍不拘月望其言不可解又所記止七食檢宋史天文志所載月食慶元二年止八月壬戌一食是遮所見七食由流膏蔽虧一處見之他處即不然故五筆自引劉孝榮說月非望不食明其年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七日十八類食之非也日無十四十五二十二食之理月無十八二十二十一食之理月無比日食之理日無比

癸巳類稿

卷二

考

械林羅濟萊山濠

襄公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涇又達至械林舊說則械林今
華州地不得在涇西蓋濟涇而南也耶公五年吳敗楚于鴆岸
楚子濟於羅濟次于萊山入南懷及汝濟鵠岸舒城地而懷汝
濟皆淮上地下云觀兵于坻箕之山在今藥縣河南志謂羅濟
在羅山萊山在光山而湖南志謂羅濟為湘陰萊山在醴陵當
以河南志為是古地理當知大勢所在不能尺寸知之

夏已類補 卷二

下三項極序羅濟萊山而後
坻箕之山繫陽在今新蔡項在今
霍邱縣界今舒城鵠尾源坻箕
之今萊縣山也

夏洧考

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洧注云夏
洧漢水曲入江處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紀
其後今萊夏口漢入江處不在吳師之後吳入棘櫟麻棘在今
亳州櫟在今新蔡麻在今礪山下又云城鍾離城州來城巢是
其時楚備吳在今盧鳳穎又五年傳云蓬射以繁陽之師會于
夏洧在○數丈求之夏洧當在今壽州矣壽州懷
遠肥水有三水經之肥水今謂之東肥於壽州北入淮其西肥
水則水經淮水注之夏肥水漢書地理志城父縣夏肥水東南
至下蔡入淮今其入淮處在下蔡西南十里是也其北肥出宿
州龍山湖於懷遠塗山北入淮左傳夏洧當在下蔡西南夏肥
水之洧也漢水之夏口時非用兵之地施君彥士云

夏已類補 卷二

望

章華臺考

左傳昭公七年楚靈王為章華之宮注云南郡華容縣楚子成
章華之臺注云今在華容城內華容今監利地湖廣通志言臨
利東北三十里華臺西三十里荆臺又言江陵城東南十五
里沙市有章華臺按水經注江水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或
言因楚王豫章臺得名是江陵非章華也魏書地形志汝陽郡
汝陽縣注云有章華臺今陳州商水縣志云縣西北三里有章
華臺江南通志云亳州有章華臺故址由乾谿也史記十二諸
侯年表楚世家俱云靈王七年就章華臺就者非所都治如後
言行在世家又言十一年次于乾谿十二年樂乾谿不能去也
是章華必在乾谿昭公十二年左傳右尹子革言祭公止周穆
王穆王獲沒于祗宮以感靈王靈王不食不廢數日不能自克
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能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與史記樂不能去合國語云靈王有章華
之臺伍舉曰君為此臺國民罷焉舉國留之數年是不在國城
如魯梁臺于即于秦于薛也陸賈新語云楚靈王作乾谿之臺
高五百仞賈誼新書云翟使之楚楚亭之臺華臺三休乃至上
即所謂高五百仞者是西漢以華華為乾谿臺後漢書邊
讓傳讓陳留人作章華臺賦云楚靈王既遊雲夢於是遂作華
華之臺築乾谿之宮言自南行又遊行居北也文選張衡東京
賦吳薛綜注云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是三國以前
左傳說皆言章華在乾谿與史記同晉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汝
南郡城父縣故屬沛春秋時曰夷有章華臺是晉時郡人守
古說宋劉昭注云杜預言在華容縣城內則專宗新說矣

梁已類稿

公羊傳昭七年云靈王為章華之臺
昭七年章華成以至今於乾谿
後漢書邊讓傳云靈王既遊雲夢於是遂作華華之臺
築乾谿之宮言自南行又遊行居北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吳薛綜注云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是三國以前左傳說皆言章華在乾谿與史記同晉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汝南郡城父縣故屬沛春秋時曰夷有章華臺是晉時郡人守古說宋劉昭注云杜預言在華容縣城內則專宗新說矣

楚日有章華臺在个豫章以文
人與謂章華臺水經注移水入
華容縣湖側有章華臺是
馬之章華臺五文章華臺也

僕臣臺義

左傳昭七年楚申無宇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大臣大夫士
士士臣卑卑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十等俱就王
公言之為在官者大夫臣士如周官其長率所屬能臣之大夫
與士汎列亦同朝不相臣也卑者趙策所云補黑衣之隊衛士
無爵而有員額者非今卑役也士則衛士之長與則敎也謂衛
士無爵又無員額者隸則罪人周官所謂入於罪隸漢之城曰
春輪作僚勞也入罪隸而任勞者其分益下若今充當苦差僕
則三代奴戮今罪人為奴矣謂之臺者罪人為奴又逃亡復獲
之則為陪臺自卑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昭六年楚襄
疾誓云不用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隸僚僕臺以次而降知臺
是僕亡復獲者無宇云無所執逃臣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知
陪臺是指官第十等臺者以無宇指陳十等意主必執此逃僕
以為臺始有十等數也服虔謂卓造事與僚佐卑隸屬于吏僚
供勞事僕監主藏臺下給徵召事分職別何謂相臣乎

梁已類稿

卷二

備

左傳執政解

執政者主司其事昭十六年左傳鄭孔張立於客間執政禦之注云執政掌位列者謂執此位列之政非官名也春秋大事表列執政為鄭獨有之官失注意矣襄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注云為政卿此則注說非也政卿是右師司城主火政也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可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之注云昭子以三命為國政此亦注說非也魯禮叔出季處賓客之事叔孫所主司昭十七年鄭子來朝亦叔孫問之知是為賓客之政他客來不言叔孫為政此為季孫所陷故特言之若叔孫為國政則有司不敢從季孫矣叔孫本以再命為卿以十年伐莒之役例加三命亦為卿而已不為國政如齊命鄭國高為政自管氏也宣二年宋羊斟謂華元曰

癸巳類稿

卷二

豈

時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宣十二年衛殺陳孔達主其議十三年晉討焉孔達曰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此五言政皆同大射禮云司射自阼階前曰為政請射以射則司射為政也

患失而惑義

左傳昭公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問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公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注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注蓋言懼學後害為患失而惑也正義云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惑惑于此言謂此言有道理則正義以失而惑為他人非注意也且注亦非是惑者疑也失即害也害即失也問子馬言周人多不說學及大人間之初恐不學有害而疑此不說學之言繼則多問是說而大人又為不疑之言以自決曰可以不學不學無失也是風俗既成大人亦誦言之苟且凌替則真失也害也

癸巳類稿

卷二

吳

魯昭公孫齊歸罪叔孫論

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季孫孟孫歸罪於叔孫初叔孫豹辛季孟以舍中軍誣之及是始以公出後三十日辛季孟又以迷君誣之其父子之受誣皆以其死之時非也公伐季氏時叔孫在闕季氏不助枝而叔孫氏之司馬慶辰逐公徒孟懿子則殺邱昭伯而親伐公徒公乃出是為惡逆者孟懿子而禍本則季平子也迨公出而昭子辛季孟赴於諸侯則言公伐季氏而叔孫氏之司馬逐公故二十七年士鞅之言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於是乎不許叔孫氏懼禍之溢而自同於季氏是魯赴晉之辭不及孟孫氏蓋當日季孟之謀其情事如此士鞅謂季氏有天贊民助而弗敢宣苟驟使之歸祭及其死也欲以君玉飲仲懷弗與曰改玉改步是季氏於公出後已改

魯已類編

卷二

七

小人道長於斯極矣

步為君者八年非米衛君臣時為魯請則孟懿子必迫殺昭公而推戴季平子矣故齊伐魯則成願受之二十七年孟懿子又與陽虎伐邾二十九年邾潰而公不復能居魯邾孟氏之不欲公入其惡逆甚於季氏也叔孫昭子不殺廢民或為季孟所制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春秋大事表言春秋時無人引儀禮此不足異也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句大凡禮制強設不必人人皆行要其相去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為季孫立悼子季氏飲大夫酒臧孫為客既獻命北面重席新尊祭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按燕禮大夫賓席外有公孤席在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近主人為主人屈也公與客燕亦大夫介為賓記有苟敬則聘賓之卿為之席於阼階之西北面亦以近主人且敬之使異於燕賁燕介且異於賓席左之卿席也臧孫命北面席則是燕之公孤席彼云東上則猶有相次者皆不加席而獨重席召悼子即阼階西之北面有敬席表異之使知此會為悼子設也及旅召公鉏使與齒則阼階西北面之席本東上有相次之禮其無加席

魯已類編

卷二

八

欲賓安坐盡歡傳言請使夫人見必賓許安而後可使夫人見

又稱夫人之名是齊侯自請知齊侯在坐即儀禮請安法也定
公二年邪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闕乞肉焉尊之杖以殺之
闕以餅水沃筵曰夷射姑旋焉私出者襄十二年師魯過未朝
將私焉之私即傳之旋注云避酒非也闕乞肉者燕禮坐取薦
脯賜鐘人於門內闕不知其私以為賔出有薦脯故乞之夷射
姑以私出無脯致生戮知其時行儀禮取薦脯法也後儒不明
其意故不覺之

△大管字子區為桓公飲酒時酒注
新書西京為子齊成子管仲也
齊人祝魯賜三行管仲也公曰
吾願一稱管仲又對曰三行也
相之舉君奈何偷身是桓公得
禮情也注云三行禮也其註
依禮禮百類不也知官篇三
十里之外後世也至置大夫為
廷安二行禮也禮文左傳也

製解

說文云製裁也蓋未成衣如今斗蓬與袂連文袂正斗蓬說宛
復恩云衾南文子具約紳三百製致與赤巾亦裁料也說文又
云衾夷衣績漢書禮志云大體振子赤幘卑製如今番子袈裟
亦無哀也詩七月正義引定九年左傳服皮法以為經裘杜注
左傳則一為裘一為雨衣定公九年傳云齊東郭書皙而衣
狸製注云製裘也乃望狸文生義按其時為周之秋當斗指午
未申三月不當衣裘狸製是狸色斑然斗蓬耳哀二十七年傳
云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鄭告急成于衣製杖戈立於阪上
馬不出者助之禮之注云製雨衣也按其時亦在四月後八月
前當周正五六月自不衣裘然齊師遇雨時在濮不濟子思
古說是國參在鄭不與與參同行及鄭知之又使人至軍為日
已久無將定知出馬日亦雨亦不定知不雨則製亦是斗蓬通
言雨衣可也以為製定非也

左邱明作左傳論

古人毀左傳者有矣謂左傳非邱明作者則自唐以後謹案孔子稱巧言令色足恭隱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表亦恥之漢書楚元王傳言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乃漢廷校中秘書盡見古籍者論左傳之言春秋正義引陳沈文阿云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觀周篇者孔子家語篇名而引於漢人信為周時孔氏之書在藝文志者非今人所傳王肅本今左傳止言南宮敬叔邱明不自敘者已事無庸記春秋魯史必觀周書者古記以為百二十國實書亦曰百國春秋今左傳記事多出魯春秋外觀書周史共為表裏事理昭然左傳若非邱明作者乃是怪書矣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左

琴已類稿

卷二

聖

邱明授會申則邱明卒在孔子後邱明小於孔子或數歲或亦不小漢書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太史則邱明自有世官不能居孔氏之門而續經至孔子卒非所敬愛誰能若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傳指為有所讓刺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亦云邱明作左氏傳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特難也故以授會申及吳起皆所謂共為表裏者太平御覽學部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斯善論矣自唐啖助趙匡陸淳以私心測聖反謂論語左邱明如老彭伯夷之屬為古之聞人或以文論之謂左氏浮誇後人因疑左傳至傳

四年國語事遺出孔子後疑邱明之年不悟傳書增益古多有之邱明可續經會申與起何不可續傳又謂邱明惡巧言必不作左傳又言為經作傳何得不在弟子之列不知盛德傳經不當經以巧言史策有巧言豈得使邱明改後為忠飾狂作聖邱明既有世職何當廢君臣之義棄祖父之官假館孔氏從之出遊世之儒者讀經傳尚不明其趣奈何昌言竄改史冊及不忠孝之事以追教古大賢也

琴已類稿

卷二

聖

春秋左傳書式考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此官書就所得經傳各本也其經十一卷則兩家立學官書與左氏無涉備林傳云賈誼為左氏傳訓故又云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楚元王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欲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今傳附經三十卷本非西漢官本乃劉歆引傳解經本也後漢書云賈逵父徽受業於歆逵傳父業南齊書陸澄傳云澄謂王儉曰秦元取服度而兼取賈逵經者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經有所闕是賈氏得劉本亦傳附經也今杜本八卷襄公二十有六年經前之傳注云高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是杜預用舊本傳附經又此條傳居十八

發已類稿

卷二

議

卷首誠其失而不改也杜言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正義云言集經傳解之與他名集解者名同實異正義之說非是杜謂集古劉賈許類之不違者以其解隨經年傳年先後相附先見傳者則經不注先見經者則傳不注故名經傳集解不名集經傳解也以漢志傳及杜本卷首注言之知合經傳及分卷皆劉歆賈逵舊式惟服虔注為左傳單行本

大卷傳年，年，漢書藝文志云而不解也今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而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取此傳本房一條舊本漏以經傳注云然在傳此類甚多此條最顯又公

書魯語後

魯語言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滯色無洵涕無招膚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而稱之禮檀弓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為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檀弓漢時淺儒所作言近誣矣敬姜婦人也安得以文伯就公室鄭注云宗卿婦有會見之禮案魯語文伯母如季氏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庶季氏之政皆非吾所敢言也况公室君卿大夫所在而欲就之豈非野言耶趙策史記平原君列傳新序並云樓緩曰公文伯病死其母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令死婦人為死者二八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蓋定五年陽虎囚文伯又逐之奔齊哀公三年始復見於魯方逐文伯時孔子在魯定十三年孔子去魯或文伯已反國文伯世臣非被逐不得棄宗廟從孔子外遊敬姜言孔子賢者文伯逐而是賢不隨則文伯素於賢薄所謂逐於魯者正指文伯所謂是人者正指孔子賢人也孔叢子記義篇采之誤謂文伯不隨孔子又益之云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嗚呼王肅之悖也孔子未嘗逐於魯且世臣隨賢而逸則是不孝非僞者所宜言也故論敬美事者國語之外俱無取焉

發已類稿

卷二

議

魯語言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滯色無洵涕無招膚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而稱之禮檀弓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為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檀弓漢時淺儒所作言近誣矣敬姜婦人也安得以文伯就公室鄭注云宗卿婦有會見之禮案魯語文伯母如季氏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庶季氏之政皆非吾所敢言也况公室君卿大夫所在而欲就之豈非野言耶趙策史記平原君列傳新序並云樓緩曰公文伯病死其母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令死婦人為死者二八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蓋定五年陽虎囚文伯又逐之奔齊哀公三年始復見於魯方逐文伯時孔子在魯定十三年孔子去魯或文伯已反國文伯世臣非被逐不得棄宗廟從孔子外遊敬姜言孔子賢者文伯逐而是賢不隨則文伯素於賢薄所謂逐於魯者正指文伯所謂是人者正指孔子賢人也孔叢子記義篇采之誤謂文伯不隨孔子又益之云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嗚呼王肅之悖也孔子未嘗逐於魯且世臣隨賢而逸則是不孝非僞者所宜言也故論敬美事者國語之外俱無取焉

周時鄉大夫三年比於鄉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出使長之用為伍長也與能者入使治之用為鄉吏也其用之止此王制推而廣之升諸司馬曰進士焉止矣諸侯貢士於王以為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慮其不能賢不足共治則選國子教之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與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選舉使鄉主之鄉大夫以近畿秩尊非近畿者鄉吏主之非大夫也所以用之也小故主之者不必尊人亦習知其分之不可越也故孔子仕委史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禮賤家臣謂之為僕者漢押諸

癸巳類稿

卷三

侯王法非周法也周法則誠不善也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子孫不能禮義則歸之于庶人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徒設此義不能行也周單公用稱左傳昭七年公用遠人定公二年皆被殺齊能用管敬仲甯戚秦能用由余百里奚楚能用觀丁父彭仲夷善矣戰國因之招延游談之士夫古人身經百戰而得世官而以游談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賢無方則古者繼世之君又不敢得罪於巨室也夫欲善為變者必假聖人以定眾志孔子仕魯游至可寇而不與大國三卿之列董仲舒云天欲魯以孔子代三家災而觀桓僖官禮記社以示之意公羊經師說也魯卒不悟天亦無如之何也漢時以經說為大愚而科目之立亦當其時繼世之君立賢無方者仲舒破之也漢立國久豪族多後漢不用功臣亦不能革豪族魏之立九品

中正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法知是非弊也周人安之而

後人不能安者所以用之者不同則觀觀者多也九品所定沿至於唐自漢至唐科目多矣大權美仕俱在豪族任豪族而以功臣子弟開之議選舉者徒毛舉細故而無敢昌言奪世家豪族之權者奪世家豪族之權事必有不忍言者非君子之所為也然而毛舉細故又無益於事也夫不能善變者必以不善變之肆行屠殺奪世家豪族之權以啟選舉之途者朱溫也未初無豪族則不必用功臣開之又鑒於曹魏至陳宇文周至郭周之選舉也則並不用功臣合天下之人一切考試而登用之而重其侍從官之蔭其制出於藉朱梁之勢以盡反乎太古之所為說者引唐事以況宋已為不達况引周事以繩明選舉經義益荒援據失誼矣然則宋已後亦有豪族能安之而古人不能

癸巳類稿

卷三

安何也古習為固有今不敢冀其所無也周用功臣魏後必兼用豪族者何也書多士篇殷族言湯用夏族迪簡王庭而周不然多方篇周公許服邑胥伯小大多正以有服在大僚而卒不用周以干戈定天下勝國之臣不得豪也魏以後禪受則並其臣受之彼有鑒於王莽敗漢族之即敗也故南族由晉北族由魏而皆上溯漢臣衣冠之名禪受之君不得與也彼固有所扶也又使與功臣相牽制則隱忍以為國也周則王族輔王公族治國餘皆功臣也分庶民大族以與諸侯所謂與之為伍長鄉吏者於其中與之而無美仕大權此則周之制也

秋官都則非官名說

周官云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八人注云都則主都家八則者當言每都加朝大夫都司馬云今按注說非也序官文每國為一句都為一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衛林衡川衡澤虞每國者如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蕞都者如言中山小山中林麓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蕞小澤小蕞也蕞士謂之大夫者自國都視之謂是在朝之大夫又周法王臣加一等其職若漢郡國都者郡也國者國也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者謂邸報告其君者謂國之朝大夫告其長者謂都之朝大夫其職云國有

癸巳類稿

卷三

五

媒氏民判解

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王肅謂禮言其極不是過者非也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何以知周時行此令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又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而字許嫁而字內則云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又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文十二年設梁傳云男子二十而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不獨此也墨子節用上云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早與其晚相度後聖王之法十年墨子所謂聖王時當有

癸巳類稿

卷三

六

值盧辨注大戴云古者皆以三十二十為昏姻之年十六十四
為嫁娶之期其語尤疎白虎通引穀梁說云男子二十五娶心
女子十五許嫁年數相值然此自周時為民之令不通於古今
不達於士以上亦不以限民之有力者三十二十嫁娶之人正
不能豫期其事於數年之前者也何以知不以限民之有力者
桑間上古天與論云岐伯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泰衝
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二八腎氣盛天癸
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大戴本命云男二八十六然後
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韓詩外傳云男子
十六而精化小通女子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小具而
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天而性不長詩曰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然則十六十四足

癸巳類稿 卷三 七

以反施亂化亦足任為夫婦 家語孔叢俱云女必十五以往乃
能通乎此事事夫者則王肅造
此二書其言必十五辨正論九儀引張陵亦云女兒未嫁者十
四以上有決明之道而馬昭引大傳云不二十上無以孝舅姑
下無以事夫養子然則國君十五生子夫人年必不能二十將
不孝舅姑不事夫養子歟禮注三十任為父二十任為母國君
夫人將不任為父母歟如大戴說責人何不合中數如許慎說
責人何不立於已以三十為重性命責人性命何反不重以國
君早娶為重嗣續聖王何得不重民嗣續抑使晚昏是知三十
二十之令為民之無力者言其極禮求可通令則聖王憂民之
極歲歲申明之媒氏又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
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亦謂此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文
言仲春之月令之者是歲歲舉也文再言令知三十二十之嫁

娶是令非禮而民之有力者以時早婚不與聞此令矣何以知
不達於士以上也士以上婚有禮禮無嫁娶年者國家各有事
故政役喪紀不可豫期也經師假三十二十之令為禮制昏義
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自天子達於庶人
同也淮南子泥論訓云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
也是惟誣經故敢非聖案詩幽譜正義云依文王世子篇文王
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王肅依大戴武王之年少
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史記正義亦云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
武王今大戴無之小戴禮弓言文王舍伯邑考是嫡妃長子所
謂嫡長曰伯庶長曰孟是也詩言太妃為生武王是二人同母
屈氏春秋云文王十二而生子詩大明正義云大戴稱文王十
三生伯邑考是文王娶太妃年不過十二妻九年左傳云國君
十五而生子其娶亦當在十二三孔子十九娶見正史史記仲

癸巳類稿 卷三 八

尼弟子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其父路親受業孔子之門則
路亦非三十始娶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云路少孔子六歲又云
求三十娶者無一事可證惟魯莊公制於母三十五歲其母死
三十七歲始娶說者不明三十二十之令一經不明致衆經皆
滯以喪服總麻三月夫之姑姊妹長殤謂姑姊為衍矣何以言
不通於古今也大戴言太古年男五十五女三十盧注引譙周云
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則又不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
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士言始娶此自太古之制墨
子述聖王之法男娶以二十則唐虞夏商之法舜生三十而書
日有錄則唐以三十為太過常法以二十為極也周時以三十
其後亦以二十韓非子云齊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

越語云趙王令男二十女十七不嫁娶其父母有異皆防其極故皆曰令漢書惠帝紀云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應劭云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誦之也其制女十五不嫁即五算視月齊越之令更急矣外戚傳云王姐年十四為同鄉王更得妻王莽傳云以皇后有子孫瑞注張晏云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是漢法賤人女皆十四嫁晉書武帝紀云泰始九年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隋書食貨志云晉至陳制女以嫁者為丁若未室者則以年二十為丁亦防其極吳志虞翻傳注女彳生以年十三嫁張白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詔云自今男十五女十三以上以時嫁娶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詔云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鄰里富人資送之食貨志云開元二十二年

癸巳類稿 卷三 九

部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者中有妾人如王莽考論五經定嫁娶之類至是詔復之西魏大統十二年詔云女年不滿十三以上不得以嫁今律女年十二者和姦以強論以推女子之嫁當在十三以往耳儒生拘於經文苟比年數男必長十歲十五十九娶者其妻當在何處而疑為禮制者遂謂禮不可行論衡齊世篇云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禮制廢設未必奉行也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今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是疑周禁早娶漢書王吉傳云夫婦書天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折司農注太宗伯云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為制其中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依由王之說精化既通而避其嫁娶則教化益不明由鄭之說淫依以不嫁要防之則淫依益甚是知三

十二十之令與奔者等而引為禮制則微事原義宜不能通也然則令著三十二十者何也女子精化早通止於四十九故以二十為極男精化通遲止於六十四故以三十為極養九年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士昏禮云女子許嫁笄而禮之稱字雜記云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喪服小記云婦人笄而不為鬪倍九年公羊穀梁重云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禮葬之謂之成人者大宗伯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禮也也冠笄與嫁娶相連極年不嫁娶則冠笄之士以二十為極庶民以三十為極女子則皆以二十為極執婦人之禮與奔者不祭之令相發也女至二十或嫁二十之男或不及二十之男或三十之男或七十為姦子之男男至三十或娶十五之女或二十之女或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女男女配合萬有不齊各舉

癸巳類稿 卷三

所極非比校年數也經師不求其是承學以之疑遲不思媒氏一旨絕無與於禮事故奔者不禁而判妻書其妻又聽男女陰訟會計男女之無夫家者以令為禮則文義不通此經之晦久矣令各有為制各有時不可不察也

十昏禮贊者義

士昏禮媵御沃盥交下云主人脫服媵受婦脫服御受媵饋主人之餘御餽婦餘則此沃盥交應如注言御沃婦盥於北洗媵沃婿盥於南洗方氏非之云婦人禮不下堂當從教禮公言御沃媵盥媵沃御盥按禮惟有事者盥此時婿與婦盥耳媵御何故盥教不通也士昏禮贊者徹尊從中方氏云婦人禮不下堂此贊者為男子以子弟及舊成早屬為之按經云贊設饗道俎魚腊贊設黍稷情對贊贊啟會給贊告具贊爾黍授肺脊贊誦主人醕婦贊酌入戶坐祭卒爵贊酌媵御今方云婦人不下堂懼與男子雜也而使男子贊於婦媵御羣離之閒不合禮也且婦人所以能不下堂者以有媵御下堂又其時舉鼎俎者皆逆退堂下無男子經又云尊於室中北墻下裕幕則舉尊幕

琴已類稿

卷三

工

在堂上室中何得豫慮婢使下堂而使僮男子摩肩切跗修好於室中讀經不熟好下議論也後亦自改婦入贊

禮婦取脯義

士昏禮婦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注謂婦氏人是也媵外送婦者下有饗送者是也取脯注云禮微饋也亦饗婦禮也禮亦應此禮禮微饋也婦士冠禮禮冠者取脯見於母醴用酒冠者取脯見於母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男冠以脯遺母此女嫁亦以脯遺母授人於門外者明是授送者使以歸遺也禮有歸俎不歸俎者則取脯以歸此通禮也教繼公集說云授人於門外者變於男子之禮按燕禮大射儀賓取脯賜鍾人於門內以先徹俎時已出授從者以歸矣此重取薦脯故不又以歸燕禮云賓北面取俎以出下又云賓反入大射儀云賓諸公卿北面取俎遂出授從者於門外下又云賓諸公卿皆入門此則初取脯之事授人於門外者正男子之禮婦人同之教言變於男子之禮蓋饋經不熟耳

琴已類稿

卷三

三

之教言變於男子之禮蓋饋經不熟耳

問名義

士昏禮問名記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為誰氏左傳宋元母名棄嘗自稱名齊景夫人名重魯女也於昭公稱名此非婚禮所當問故儀禮記注云誰氏者不必其主人之女謙也疏云恐假外人之女收養之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二月之名昏義正義則云問母之姓何氏也按曲禮云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婦然則士亦不名妻今娶婦未定在周禮不得先名之蓋古者夫妻皆名古帝后皆以名著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亦古禮之遺昏禮問名者太古相傳之禮而記云問女為誰氏則周禮也何以明之左傳有云先君之適若而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寡人之適若而人姓則八所能辨不必問氏則所出不同如秦穆姬女晉文史記謂之宗女則系出先

齊已類稿

卷三

三

君其遺姑姊妹出於何人當知其氏故周人因古人問名之禮而問其氏注云不必其主人之女辨知周時女子不以名著而求玉女者但貴主人之姓不敢定為主人所生之女也疏言恐收養外人之女則是無故結賁之正義言問母姓何氏古人氏從姓出以父為主若問母氏則當云誰氏之甥女開元禮太子納妃問名主人曰臣某第幾女某氏出是正義從時之言然非士昏禮記本義也

聖人制禮時時則得夫何以嫁姊妹女子也

嗣為兄弟義

曾子問婿有喪致命女氏曰不得嗣為兄弟注意文父母喪婿使人弔婿父母喪女之家使人弔者以未成兄弟也此致命不曰夫婦曰兄弟者嫌未成昏也周官大司徒本估六三曰兄弟弟注云聯合也兄弟婚媾嫁娶也異姓男女非兄弟以兄弟之名聯之使為夫婦此康恥之道也春秋僖二十有五年蕩伯姬來逆婦公羊傳云其言來逆婦者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休學云朱魯之問名結婚媾為兄弟何意逆求俱當言女若曰為兄弟也云爾今實言逆婦求婦者對姑之辭非對婿之辭對婿則當以兄弟為辭不得連婦之故引宋魯問名以成其義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亦同宋魯問兄弟名亦據納采以後期見以前夫婦二人言之蓋士大夫夫婦兄弟婚媾俱有

齊已類稿

卷三

三

正名不正則言不順未娶則曰士既娶則曰夫未嫁則曰女既嫁則曰婦而古未成婦亦曰女詩焉履新婦緹裳曰女手而谷風新昏曰兄弟何也未成婦不可稱婦又不能直名之為女新婿稱主人又不可稱女曰喪故新昏夫婦之間稱為兄弟此名以義起即禮也即正名也此外則各有正名不應相牽混而雅釋親云母與妻之黨為兄弟下即云婦之黨為婿兄弟婚之黨為姻兄弟是又別申明正言之儀禮士喪禮所謂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者亦不齊名兄弟宣公十年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穀梁傳云齊縣以為兄弟反之注云婦之黨為婿兄弟所謂由以為兄弟也詩揚之水終鮮兄弟謂鄭昭公厲公同父兄弟集傳以為夫婦引爾雅婚媾兄弟又引曾子問嗣為兄弟實則三書兄弟三義不可同也儀禮喪服傳云何如則可謂

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士喪禮云親者祿庶兄弟種親者大功以上則庶兄弟自小功以下至同姓宗族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春秋傳二十年節子公羊傳云夫國不名兄弟辭也亦指同姓而大司徒本俗六疏云爾雅父之黨爲宗族母之黨爲兄弟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是爲舉一廢百又聘禮記云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云同姓若婚姻舅甥有親者亦推原言之孟子云不挾兄弟而友請倚同父貴富而附者亦以爲親戚援繫夫單言兄弟則同父言爲兄弟聯兄弟則夫婦至於從兄弟族兄弟庶兄弟婚兄弟姻兄弟外兄弟兄弟之交各有正名故不知外姻有兄弟名者非也僅知此義凡禮質言兄弟者忽亦改之爲夫婦爲外親則名不正言不順將使聽者惑焉

喪已類稿

卷三

吉

女吊壻駁議

禮曾子問云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吊壻之父母死女之家亦使人弔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有吉日之後始有此弔知者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謂壻非大故不入女門註言女子有官亦由命士以上女母家男子不入女門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父子並命士以上若父命士以上子尚未爲士亦從父官蓋物力止能如此女在家從父不聞女亦別有門知其說非也許嫁後有吉日男女父母死猶不入其門僅使人弔必女身死始爲大故其身重於其父母者未成昏則各親其親禮如是也女死壻齊衰弔者女死則無嫌入其門齊衰以示恩弔者弔女家人夫死亦如之者言女家使人往弔不須齊衰葬除其所如僅在弔耳注請如其齊衰而推之以斬則應如其葬除古禮壻於女之父母禮簡壻弔女家可也女於壻之父母禮重又弔者弔生人女未識男面於其家人不能正名之何以爲弔女弱非能成弔禮其壻或緩弱女斬焉喪服他行而三月而後歸曾不如死之爲愈矣鄭君雖大儒其說不可用也或從而說之日注言斬則非弔服經不言壻死言夫死則當斬而不除是強合記與注爲一旦又不與其除使經誠如此非人情雖經亦不可用也

喪已類稿

卷三

吉

子思之母為庶氏女義

子思之母蓋衛庶氏女植弓上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植弓下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嫁母也姓庶氏以下正文云庶氏之女死故鄭知是庶氏女晉書禮志太康元年尚書八座引此文云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又申之云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戚其墓大台之鄭注知漢晉時經文俱作庶氏之女鄭云女則鄭云改嫁非也鄭以伯魚卒時子思或未有門人故疑其歸久當嫁實則經言庶氏之女如宋妻公母及祀叔姬均未改嫁也王安石經文字中誤作兩孔乃為說云似嫁庶氏而鄭言母姓氏非也蓋安石以其見婦屨氏於子雲在時改嫁欲自比孔子因以其子比伯魚故言伯魚妻改嫁且質之以嫁庶氏證

列已類編

卷三

七

成其事其妄如此宋人所謂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者皆有為為之元人陳湜無所為乃亦依之作說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則經文亡矣

蓋就為庶氏而遂顧野古注云衛不族非正嫡植弓之子思之母死於衛庶氏之女也其澤者相傳唐南成以晉皆作女

婦如義

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娣後生為婦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長婦謂稚婦為婦婦婦謂長婦為娣婦儀禮喪服傳云婦如婦者弟長也注云長婦謂稚婦為婦婦婦謂長婦為娣婦義本雅訓知傳所云婦如婦弟長也者謂婦弟也如長也古人解經皆如此疏云弟長也者二婦互稱年小為弟假令弟妻年大稱如兄妻年小亦稱婦也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以為如叔向妻生子其嬖走謁諸姑曰長叔如生男是據婦年大小不以夫年為大小眾說皆合又據禮云婦人坐以夫之齒則爾雅所謂嫂婦與婦如分別言之嫂婦其位也婦如其年也禮本人情必各遂之其義始備喪服傳弟長也弟一作婦其義則同教繼公集說據之以改鄭云婦長也者釋婦為長婦也如此則爾雅不合且傳不應云婦如也者舍如不說是教之妄由不知古傳文例又不讀爾雅方氏苞見其改鄭即大樂之且申之云疏與傳違亦乖注義注引爾雅亦與本經及左傳相反云云殆皆出之

列已類編

卷三

八

傳相反云云殆皆出之

君子子解

喪服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小功以慈加已也注云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今案梁書司馬筠傳所列云魏大夫以上其言未是亦不如鄭言關父在沒此君子當屬母詩郁人土云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如宋子齊國高求之者必為嫡妻因以嫡妻為君子故傳以君子子為貴人之子言君子貴人也蓋慈母撫妾子則三年撫君子子則小功傳以君子為貴人者周人語也左傳哀七年云晉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官貴人狀也國語陽人不服晉晉侯聞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其民以王之姻親終不能為晉民故出之亦以君子為貴人也

癸巳類稿

卷三

九

古命於廟義

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以祖孫同廟故就之周宣王命魯孝公於夷宮晉文公受命於武公之宮蓋孫之昭穆從祖夷宮即宣王之宮武宮即文公之宮發命者於此受命者於此言始之終之存亡不忒君臣相與受命既固也其後晉成及悼皆朝於武宮則依文公故事取其得天若周悼王子朝敬王兄弟三人皆就莊宮已為祧廟矣韓詩外傳言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以異邦貴裔溯所從來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追述世闕又命詞非命地也王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殺雞公叔叔焉改變鄭義而語多陋誤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
 侈袂教云錫當作穆與穆通穆衣素沙是也其祭服祿衣而又
 侈袂所以甚別於士妻疑用鄭周禮追師注而其說不可通經
 下文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經欲甚抑士妻又甚尊
 大夫妻之贊者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被錫即髮髻鄭注通
 矣少牢饋食主人受假黍出宰夫以饗受高季主人當之納諸
 內教云內謂簋中按特性饋食禮主人出寫齒於房祝以饗受
 是納於羹主人以歸於東房與主婦共之故特性尸不假主婦
 不少牢尸亦不假主婦而主人受假使宰夫將之以去隔絕倫
 常喪乘福昨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納猶入也猶特性也鄭
 注通矣有司徹衆賓長其齊體儀也教云體儀謂或體或儀尊

祭已類稿

卷三

三

者用體折單者但用儀儀者其存若屬之屬歟下經言長兄弟
 之齊折屬一膚一則此非折而儀者惟有膚而已按經云兄弟
 先生之齊折屬一膚一其宗儀也儀象也韓也膚不象骨又無
 韓以儀為膚其義為失又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
 者不重賤者不虛此何得虛之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云尊
 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則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
 鄭注通矣教何故必以不通之說改之非常情所能制度廢廢
 戊寅冬初阜陽書

此說既經沿襲傳佈之誤且云
 傳復變也當有厚生而推其
 一物。8。V

持義周禮注引皆作製髮髮
 有一本此。

經商論

孟子言古之為市有司者治之有虞丈夫罔市利始征商謂仁
 政本不征商商君則言重賦抑末聖令篇云重關市之賦則農
 惡商商有疑情之心外內篇云末事不禁則伎巧之人利市租
 太重則民不得無田食費糶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則民不得無
 去其商賈伎巧而事地利矣後商賈民之正業易稱先王通商
 賈言言虞夏使民懋遷有無化居周酒誥言率車服賈養父母
 可以樂飲建國若鄭不侵其業不得以為賤又斥之為末賦國
 士無恒產乃始發憤言富人戰國策魯仲連云商賈之行不忍
 為又有商君之策皆所謂積議疾貧妒富亦其識之未宏也周
 時太宰九職商賈阜通貨賄關師任民任商以市事賈貨賄其
 征商也經入則九賦有關市山澤幣餘司門征其貨賄應人斂

祭已類稿

卷三

三

秋總賈應謂之市布其無邸肆立持則肆長斂其總布又泉府
 有市之征布其經出則大府職以待屬服喪紀賜子應人布入
 應府至凶荒札喪則司市云市無征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
 之征營農凶歲不取盈也孟子乃謂仁政關機而不征市又不
 應不征或由不悉周法後人有程書不能讀折衷至當分持孟
 子商君之說或曰非仁政或曰抑末反本天理爛熟使天理仁
 政兩者不能並立四民皆王者之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不應商賈獨以仁政不事君專以征科苛責農民上下相
 接以義商賈若是末則聖王循天理不得因末為利若云重征
 以抑末則何如禁絕之乃反誘而征之哉楚漢兵爭農廢財在
 商賈漢雜用王霸欲商賈輸財不得其名直曰困辱之而已至
 柔宏羊竊商君之說始飾其辭曰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躍鄭康成注關市山澤幣餘之賦云皆末作
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莫夫聖人仁政固征農矣仁政獨不宜
授田謀植農桑而不征賦農豈亦末作罔利當征之使反本循
天理凍餒歟然則不征商非仁政征商非抑末也夫征商與征
農其義一也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周鄉遂田制義

小司徒經土地井牧其田野以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
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此謂制都鄙也采地制井田其法異
於鄉遂重立國也立國出車以四起數周之大法鄉遂用貢都
鄙用助鄭讀書熟故能分析言之俗儒讀書不能記得此失彼
讀鄭注亦不熟偏指一二句論之遂以不狂爲狂按漢書刑法
志古一同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大率三分去一鄉遂都邑之賦遂溝洫
川占地卽在其一之中遂人匠人一以夫計一以井計事本不
同制無緣合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
再易之田家三百畝此助制也遂人言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
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大司馬言賦地上
地食三之二中地食半下地食三之一與遂人同此貢法也周
官貢不爲井後人欲以己意井之遂改說周官使不可通遂人
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澗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言
一耦有畝田首謂遂井間謂溝成間謂澗同間謂澮遂於川遂
人十夫千畝長百畝卽有溝匠人井九百畝長三十畝卽有溝
以此推之澮澮皆異遂人所治鄉遂公邑遂師所謂經牧貢法
也匠人所治都鄙采邑皆從所謂井牧助法也助法面以三
貢法面以十采邑以井言則爲里爲夫三之屋不能爲十夫也
非自成井形不能更用他法積奠陳祥道鄭樵謂遂人匠人之
制無不合者不謬歟矣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溝漚占地解

周畝廣一尺路亦一尺去二尺也遂廣二尺徑容牛馬二尺去四尺也溝廣四尺畛容大車六尺去一丈也漚入尺塗谷一畝入尺去十六尺也漚二尋道容二軌去三十二尺也田以六尺步計則畝積三千六百尺畝占千二百尺百畝九十九畝畝畝共積四十七萬八千八百尺面徑六百九十九尺田以八尺步計則畝積六千四百尺畝占千六百尺百畝九十九畝畝畝共積七十九萬八千四百尺面徑八百九十九尺蓋六尺步則畝於畝三分增一於地為四分去一八尺步則畝於畝四分增一於地為五分去一於地為費其遂至漚則不費也以遂人夫間遂十夫溝百夫漚千夫漚萬夫川言之方萬夫為萬萬夫百萬萬畝中有十八漚三百二十四漚五千八百三十二漚十萬四

蔡已類稿

卷三

差

千九百七十六遂以匠人田首遂井開溝成間漚同間漚言之方百里為九萬夫九百萬畝中有十八漚三百二十四漚五千八百三十二遂蓋貢法千步至溝萬步至漚十萬步至漚助法三百步至溝三千步至漚三萬步至漚此其必不能合者而陳祥道鄭樵曾不省覽經文遂人匠人二法謂可圖而合非雅言也蓋計地有四法一匠人八尺步法一匠人六尺步法一遂人八尺步法一遂人六尺步法舉其一則三隅可推今以遂人六尺步計之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遂達於溝交錯互足長七千八百尺遂相經九遂三十六尺此互取止取其半也故以積二十九萬四千二百六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二尺也五千八百三十二溝達於漚交錯互足長七萬三千五百尺溝相經九溝九千三百五十尺積四十一萬八千七百七十六百尺也三百二十

四漚達於漚交錯互足長七十萬三千五百七十二尺漚相經

四十四尺此取七十二尺入積實積三十六萬四千七百三十

長七十萬三千六百四十四尺漚相經九漚二百八十八尺此取百

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四尺漚相經九漚二百八十八尺此取百

七千二百四十八尺入積實長七百三萬六千

漚總積百一十萬九千五百五十一萬四百六十四尺為可食

之田三百八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在川內百萬

畝中費地才萬分之三以畝言之則百萬畝可食之田積三

十六萬萬畝尺畝積十一萬八千八百萬尺為可食之田者

三十三萬三千八百八十八畝又四分畝之一費地四分

之一此貢法六尺步法也助法則溝漚漚加密費地益多鄭注

小司徒云萬井以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謂不值溝漚者出泉

二千三百四井治漚三千六百井治漚謂值漚漚旁者出人力

為內外田助非萬井中五千九百四井不出國租賦也賈疏誤

解之馬驢釋史謂漚漚別在一處與田相遠鄭說誠為不通且

為圖以著其非此之為圖與陳祥道鄭樵曾與皆不若方圓也

蔡已類稿

卷三

差

王制東田名制解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東田之名鄭王熊皇劉孔皆不悉至以爲南東其畝之東索謂之今東田者漢文帝時洛濱以東河北燕趙及南方舊井地武帝以後卽無之史記索本紀云商鞅開阡陌東地渡洛言開阡陌者改井田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言東地渡洛則盡秦地井田皆改而六國仍以步百爲畝故謂之東田對秦田言之也東田之改在漢武帝時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末年詔曰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案井九百畝屋三百畝以千二百畝改五頃是畝二百四十步也桓寬鹽鐵論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論作於昭帝時知制田指武帝也所以知武帝改是東田者西田是秦成制則漢制是改東田又商鞅言開阡陌而武帝詔不言十二頃爲五頃而云一井一屋爲五頃明是續開商鞅未開之阡陌井田至是始盡合王制與秦本紀食貨志鹽鐵論讀之東田之義始見一井一屋之文亦見而文散義隱故解者不知也王制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推之云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謂當者古步積六千四百寸畝積六十四萬東田步積四千九百六寸畝積四十萬九千六百寸鄭數合也以東田就王制推之則有古田東田秦田漢制田四者之異古周尺百二十五黍八尺步長千黍步雖百萬黍百步畝稱萬萬黍六國東田尺得周尺之八尺百黍卽尺也步長八百黍步雖六十四萬黍百步畝雖六千四百萬黍秦用周尺六尺步步長七百五十黍步雖五十六萬二千五百黍二百四十步畝雖萬三千五百

卷三

三

三

百萬黍漢制田依東田步雖六十四萬黍二百四十步畝雖萬五千四百六十萬黍此其密率也魏書高允傳云古人言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爲田三萬七千頃蓋備以東田與漢制田計之東田九百畝爲漢制田三百七十五畝若王制所謂古者田則九百畝當漢制田五百八十二畝三十五步有奇本當東田千四百六畝九步有奇也今戶部尺百四十八黍五尺步雖五十四萬七千六百黍二百四十步畝雖萬三千一百四十二萬四千黍

卷三

三

三

鄭數學辨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博士教誤也鄭注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此不易之數周禮鄭明數者乃其五經算術於畝數云當今一百五十一畝四十七步有餘分唐李淳風注云多於經中五畝十七步一百六十九分步之一百五十七五經算術於里數云當今一百二十三里不盡二十三步四寸視經中廣一里二百六十二步一尺三寸八分其言不合經又不合鄭注深為可怪唐人作正義亦不知何處見鄭注不合而自為異端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占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百

癸巳類稿 卷三

十五步二十寸陳澧又謂正義里數不差田則古者百畝應當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又十分寸之四九奇也也詩禮禮云駘駘爾私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箋以周禮夫間之夫言之用貢法而夫則百畝謂萬夫當三十三里少半里積裏夫得田百萬畝以方之其為貢法之數最顯也若以井田助法言則方三十三里少半里止積千八十九井又為百畝者百九十九合之得千一百一十一井又百畝除公田外止得八千八百八十九夫詩言積私十千應方三十五里少半里始得助法千二百五十井為十千夫也詩言終三十里周禮成十為終毛亦以助法不合故訓終為極其望蓋井十為通成十為終同十為封皆不成方以九十四畝外有八六八六一七七六疇畝之數通方九十四畝零終方九百四十八畝零封方九千四百八十

六畝零通三里四十八步零終三十一里百八十六步零封三百十六里六十八步零此假計其積焉其實井田通終封斷不能方也此二數均助法與詩十千不合鄭不用之以毛公先用之故鄭以貢法下算而正義不究毛鄭宏指以井田助法為之布算此必不合者而亦以為數合則其不知算也審矣此鄭學之所以不明也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門左右義

門以外向為用東為左西為右司士朝位在路門外士虎士
 在路門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及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西
 上上者近中為尊右以東上西為右也左以西上東為左也司
 士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亦朝位東左西右也其以人言者士冠
 禮云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是門東也士冠禮特牲饋食禮
 俱云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亦門東為門左也惟
 入門言左右則以入者內向左右言之康王之誥云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聘禮云大夫納
 賓賓入門左介私覲介入門左士介入門右公食大夫禮云賓
 入門左覲禮云侯氏入門而右有司微云主人揖先入門右戶
 入門左有從亦左則入門以西為左東為右古人於門所以不
 言東西言左右者門有四出難正言如車右然北行則右在東
 東行則右在南故可言車左右不可言車東西也門既言左右
 則出者所謂左即入者所謂右東西正相反其聘禮玉藻云公
 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明堂位云諸子之闕門東諸男之闕門
 西止以南門言之若東向西向北向則自有左右諫泉源在左
 淇水在右以逆流視之水東流詩人西向望之泉源南為左淇
 北則右也解者以南面定之言淇西南泉西北下流合處泉居
 東為左非實事也左傳哀公二年由趙至戚云右河而南時謂
 州在河之東河北流則以東為右人逆流而南則以西為右門
 亦然南門以西為右人入南門則以東為右其義至明入南門
 以東為右則出南門以東為左義亦至明曲禮云士大夫出入
 君門由闕右闕兼出言右者踏於辭也注不舉其失以特特注

禮記類稿

卷三

三

▲前孔子謂魯哀公危之病
 而左登月作障也

▲魯軍至時李下為五飲既谷
 右飲雖水或周為難言言向
 言別漢乃左近以為右

▲史記載世言云秦攻楚道河外皆
 大楚而左之秦自陸子楚決於陸
 野漢而右之陸人未聞則以道南
 之上秦右陸為右楚左秦右楚
 夏始以左不足備秦人向則以
 道右之地為左也

已正言之而正義云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蓋望文為訓與他
 經皆違至陳祥道作禮書直云門以向內為常其作禮書而不
 讀儀禮俗儒之常然人各有門聖人制作天下用之豈可有內
 向為常之門乎此外展轉依附愈不可詰矣

禮記類稿

卷三

三

闕月闕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春官太史職云闕月詔王居門終月注云路寢門言自南門外
 退處路寢玉藻云闕月闕門左扉立於其中承上文聽朔於南
 門之外言之此王居明堂月朔禮也說文闕從王從門王皇通
 古皇有闕也非明堂月朔則無由闕門左扉立於其中凡闕月
 無中氣假闕五月則朔當夏至後望為六月節故朔闕明堂太
 廟之東扉而啟西扉明此朔為闕也望則闕明堂太廟門啟右
 不之東扉至六月朔則右不門啟以簡氣中氣全也不言東西
 者以過三時假闕二月則朔闕青陽太廟之北扉闕九月則闕
 總章右不之南扉故曰明堂禮也非明堂則無十二月門無取
 闕左扉此可明門左右名義知曲禮正義誤也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旁三義

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右旋入門放經公儀禮集說云先南面
 拜乃東面拜西面拜既則右旋而入門嫌其由便故言右旋以
 明之按入門當北面而由西而立東而北行當云左旋且何由便
 之疑檢鄭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鄭以東面立西
 右旋即是北面行入門旁三右旋連文也故改注由不辨左右
 旋以此篇及觀禮集說知之觀禮云侯氏升受玉使者左旋而
 立侯氏還璧鄭云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鄭以聘禮
 還玉及君不見大夫受禮明此使者授玉為東面左還則南面
 而負房集說改云侯氏北面受之則使者當南面又云左旋者
 東面按南面則立於北東面則立於西自北行至西乃是右旋
 而云左旋者東面知故說觀禮誤左為右旋士喪禮誤右為左
 也左右之義唐以後說經者多誤蓋古人所謂左右皆就人
 與地各言之實所謂右則主所謂左入所謂右則出所謂左其
 左右旋則依右折反者曰左旋依左折反者曰右旋由東而南
 而西而北曰左旋由北而西而南而東曰右旋天由子而丑寅
 卯曰左旋日月五星由角亢而辰房心曰右旋左傳襄二十七
 年晉軍在宋北曰吾左旋入於宋是由宋北而東南又西行入
 宋東門若右旋則襄十八年楚銳師侵鄭之費滑得扉獻于雍
 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由今偃師東南行至禹州又
 北至梅山之西南乃循山之南右回而東又循山之東右回而
 北遂東北侵至封邱也襄十一年諸侯師於向右旋次於豷亦
 是湖洧水山北而西故繼公惟求異鄭於古人正名亦改之則
 古書皆不可通亦其愚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漢書諸侯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王表序並云常山以南六行左轉度河涉漸於海為齊趙則南
 向按國以東為左可馬相如傳云齊右以湯谷為界則北向談
 論以東為右吳起傳云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北向言之榮左河
 涉右太華村左孟門右大行淮陰侯傳云右設則漢勝左投則
 楚勝南向言之今龍安府有左擁山鄧艾修鑿棧道以通博負
 今七里間是也胡三省云南行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擁
 路是專以南行為名若北行則為右擁路矣此明白易知者古
 言道路左右者惟王制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則所謂右者西
 與北所謂左者東與南不以往來互異然亦不如敖所云也今
 人說道曰左手邊右手邊乃是左折反右折反淮南地形訓云
 江入海左還北流右還東流似即俗義與古言左旋右旋正相
 反唐有南海寄歸內法傳云東夏學士言右手向內則之為右
 琴已類精 卷三

學

繞左手向內圓之為左繞大德宏英亦雷同取恐而義淨自說
 以向右為右繞向左為左繞則宋元諸儒所言左右旋乃僧義
 淨法與東西南北經緯之改自西法者誠各有意然必不可塗
 之以說三代舊書也

楊雄云元侯元擲云日南
 也右行不左還也之南也左行
 不右還也

特牲禮盥漿巾門左右義

特牲饋食禮尸盥匱水黃於漿中單巾在門內之右尸入門左
 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用向內以入為左
 右向外以出為左右又云北面盥侍者執其器械之注言洗
 在門內之東此門內之右也也故象洗與洗東西相配故云
 象之象單在西云門者所謂向也出為左右者也尸入門
 而西盥畢侍者執單統之宗人授巾此西云入門左者所謂向
 內以入為左右者也此經所謂左右以入各言之均在西惟
 下以門言則謂之右以入則謂之左言則謂之左法義甚重而疏
 云陳盥在門右今尸又闕左足尊不執盥故象匱巾等向門左
 故本則外內出入不嫌者也曲禮由闕右正義謂門以向堂為
 正於他經不違而本經尚可解特牲疏則本經本不可解此庶
 琴已類精 卷三

學

人之誤出於意外者也宋李如圭集釋言尸盥在門右者據內
 向也亦不悟注意

升魚右首義

少半饋食禮司士升魚膳膚右首進腴此右首依食者左右言之也何以知不就載者言周人尚右魚以右腴在上右腴在上而進腴則魚首當食者之右明矣凡禮食已進則以食者之左右言也其進也將進則以進者之左右言鄉射鄉飲設尊者北面鄉飲酒云元酒在西鄉射云左元酒是設者之左也燕禮云左元酒以南為上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以主人酌時西北面是南為酌者之左也取對面言之設者酌者之左即受者之右與此文相發明敖羅公集說云右首以向載者言之如此則右首進腴左腴在上於元妙之理無疑然非周制也凡行路執事之左右以人之所向者言之凡人物身體之左右各以其體言之田獵三殺所取禽之左右有一定者也獵之三殺

升魚類稱

卷三

七

不取而傷不取旁射鷩毛惟自後逐射射者自右偏左當中前禽之右而達左而詩車攻傳公羊何注所言禽之左心俱反此亦漢人之誤鄭所未料正也

此言升魚也... 升魚類稱... 卷三... 七

升魚類稱... 卷三... 七

升魚類稱... 卷三... 七

王府王齊食玉義

周官玉府云掌共王之服玉王齊則共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曰王齋則食玉屑太平御覽引吳晉本草云玉泉一名玉屑神農岐伯雷公甘山海經西山經云崑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湯湯黃帝是食是享書洪範云惟辟玉食臣無有玉食三輔黃圖云武帝銅樂玉杯承露和王肩服之以求仙道是神農黃帝至夏至周至漢皆食玉也古人又食桂今不食玉不食桂不得以今疑古西山經注引河圖玉版云少室山有白玉膏一服即仙抱朴子金丹篇云朱草汁如血以玉投之立便可化如泥久則成水名為玉醴仙藥篇引玉經云玉可烏米酒地榆酒化之為水蔥漿消之為飴又何以為丸燒以為粉當得瑛玉不可用已成之器反傷人也齊民要術

升魚類稱

卷三

七

亦引神仙服食經云地榆名玉札言化玉也蓋食玉之法如此魏晉李子預傳云子預羨古人餐玉之法採訪藍田無得者覆盤器形者推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而世事寢食不廢乃無效此子預隨言也食玉無禁世事寢食之說子預所以無效者祀已成器一也不知玉屑是玉泉而推玉成屑二也古聖人非求仙效但禦水氣於養身有益亦不必定拒絕也

決極極送解

決送之事周禮注引或說云決引弦強也拾轉杆也此漢人緣古制之言於經皆合引注應者所以開弓弦之仰發矢今右巨指所著撚指或用樺木棗木或用骨其中有骨以棗為之持謂之鞞禮謂之極今謂之墊此決之事也轉杆者所以送弦其名曰拾者之則曰送以方韋為之有紐繫於臂古運掖方裏以備拾之便引弓今之小箱袋亦曰臂衣此送之事也鄭既引之而決極自為說者由於士喪禮師說之誤蓋崇義陳祥道至謂決為鞞骨長形外倚出其半中窶如半月有繩以繫於右巨指外極為連三管皮袋且以韋掌則又因鄭而更誤者按鄭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韋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則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士喪禮決用正王轉若樺棘組繫極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杏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鑽又二明不用也設決麗於擊自飯持之設者乃連擊注云擊手後節中也飯大指本也決有韋藉有彈區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之者以紐環大指本因杏其強以橫帶貫紐結於擊表設者以與鞞鈎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即儀禮圖禮書所本不悟鄭言斂尸設決轉指不動蓋陳於生人之射亦轉之則其勢也且鄭說亦不備凡射之決必有杏鞞射大射諸經不言杏者不須言之獨公言極者極中也謂決中之杏以朱韋為之三者適用增減公所以獨須言之者為贊言之也小射正取公之決拾於東坵上小射正奉決拾以筒小射正取決贊設決朱極三小射正取拾贊設拾卒射小射正以筒受決拾經無

癸巳類稿

卷三

四

取朱極三奉朱極三贊設朱極三受朱極三之文則朱極三乃贊設決之事如小臣贊袒而公袒朱極言袒則朱極見小射正贊設決而朱極三言設決則以朱極極之凡三也士喪禮陳鞞極二從決陳之用鞞用二者人生血氣周行皮肉筋骨相讓以韋極之備三者增減以求其定尸則肉定以柔鞞極之則指與決相附亦備二者意不忍言肉定故設決時亦不言設極鄭於設決注增言以韋查之而於鞞極二注云明不用使如所言鞞指則尸手所設甚多於鞞指獨何苦而不用也疏言以此二極與決為藉似亦悟注非也設決麗於擊者古文麗為連連麗皆言附尸決更繫之人射之決不用橫帶繫也自飯持之者飯為夏祝鬻餘飯之飯尸右手所握既夕記則言左手之設也設極者經前言握手尺二寸元是也乃連擊者拳尸手也如注言決

癸巳類稿

卷三

四

在飯大指外是開弦以大指反挑之又放弦用食指將指無名指與大指反挑弦又不相應之三極小指不用其極二不知本意欲去何指此皆於事不便經亦不合尋周禮注鄭所引漢人或說為推比之

鄉射堂義

周制堂北楹以北中為室有戶屬東西為房大夫士則惟中室及東房即左房無西右房也其不依朱李如主儀禮釋宮東房西室者爾雅釋宮云戶屬之間謂之展其內謂之家則室必在中士昏禮有室有房知是中室東房也鄉學堂有室有左房其西北為明閭州學下於鄉其堂無人居鄭注以為樹即爾雅釋官所謂無室曰樹是也但以藏禮器有左房其中北西北皆明閭蓋周人之制如此州學假夏后氏學名依世室官廟堂下依序作屋以處學士曰序字亦作豫亦作樹鄉射禮云布席於西東上注云不言戶屬之間者此射於序以州學無室也大夫席於尊東注云與實夾尊明實席邊席皆直後楹下也注知為州射者經於講射言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今文作序又云

祭已類補 卷三

出於其位南適室西今文作適序西經再言升自西階鉤楹又言鹿中不言兕中明此經質言州學法今文師說如此故鄭目錄注言州鄉屬也州射即鄉射惟多少一室其賓席則俱在堂後楹下鄭並不言處實於西北楹下則室之有無不關禮節惟州學之堂本小於鄉故鉤楹內堂由楹外簷淺深別耳因學紀聞云鄉庠有室四分去一以為堂故淺州序無室則全得四分以為堂故深不悟序故有左房亦其疎也敖繼公集說則云記言出東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於朱子儀禮釋官注乃宋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曉今知大夫士無西房者下於君而禮則似有西房者宋人或以是疑之按聘禮記云鄉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此宴息之私館也管子問云孔子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古禮曰公館

國言五州為鄉故相案注
三定案文實者非別州者即
所貢也

復私館不復此之謂也此言行禮之公館也聘禮還玉賓負右房此言公館故有右房何以明之記云君不見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聘禮還玉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受負右房而立均為代君受玉儀節同則必均在公所右房之為公館無疑也以左傳言之魯衛鄭宋在晉各於大夫有所主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產填晉館垣納直馬必非毀所主大夫士家之垣也故知負右房行禮是公館其私館大夫士家無右房也

祭已類補

卷三

釋

正主面解

司儀云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肯答蓋北面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之是也宋有鄭錡者云不正其主面朝不正如君南面不肯答謂亦不正鄉北與不朝不夕文合按正主面自是正向主君揮人云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亦言向王古文無違詰亦無款識可別要周禮五篇文義當同如鄭錡言則揮人使萬民正如王南面矣知凡新義皆不如舊義也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太平寰宇記等石嶺言門本始上東羊車登之文則疑羊車蓋亦不便故

晉書劉曜破長安時帝乘羊車因相出降上之宮中

羊車說

車人為車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注云鄭司農曰羊車謂羊門也按釋名云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轎車是也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蓋古車自後登羊車則轎車自前登如今之轎車矣鄭康成則云羊善也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疏云漢世定張車未知何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謂之羊車古以羊為吉祥故宮中小車謂之羊車亦曰定張車也魏志注引文士傳劉楨事言太祖乘步車乘城晉書車服志云羊車一名雜車其上如朝伏菟箱漆畫輪輒齊書輿服志隋書禮儀志同謂羊車金漆車漢時以人牽之梁高僧傳云天監入年教給銅三千斤見羊車傳詔是其時宮中所出之車俗皆謂之羊車又按北史斛律金傳言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李諧傳則言賜斛律金羊車上殿是羊車以人步輓隋書禮儀志云隋取童年十四五者二十人謂之羊車小史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唐志云屬車三曰白鸞車七曰羊車白鸞非駕鸞羊車何必定駕羊志又云羊車小史五辨鸞青耳屬鸞鸞腰亦指御者非言乘者杜佑通典禮二十四鄭樵通志卷服略二乃曰隋御童青衣乘之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小史乘之尤為謬誤釋名又有羸車羊車云各以所駕名之則小兒別有羊車非古之羊車宋史志云羊車駕牛及二小馬亦為別製晉武帝宮中乘羊車文人不知羊車為何等車胡貴顯傳妄云宮人望幸爭以竹葉插戶墮水灑地以引帝車又誣及宋文帝潘淑妃謂羊嗜鹽紙地不去遷帝住是不知羊車始末也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仞

周人度數丈尺之外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有大常可據其七尺曰仞鄭康成以祭義仞有三尺知之宮高一雉築宮仞有三尺是仞七尺也說文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仞者仞臂一尋八尺許鄭不同者各有所師承應劭漢書注云五尺六寸曰仞則亦七尺也王制八尺步又六尺四寸步乃八折之此五尺六寸亦七尺之八數王肅作孔叢云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作書孔傳則言八尺曰仞意以為倍言之是三說皆漢義惟王肅為無稽明鄭世子樂書云祭義仞有三尺蓋丈一尺若謂仞七尺加三尺只言一丈豈不明白而反含糊言之理不通矣按言仞八尺亦自有本必謂祭義七尺為不通則丈一尺亦明白而含糊言八尺又三尺豈非理同不通乎

癸巳類稿

卷三

聖

解

月令非周書論

蔡邕言禮記月令為周書第五十三盧學士文昭取其議刊月令為月令解魯恭言月令周世所造孫觀蔡星衍以其人在鄭前著論規鄭且曰謂月令非周書是為疑經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異蔡文學漢馬季康瑞辰皆輯章句為申其義今推以爲月令非月令解經自有文呂不韋魯恭恭蔡邕不是聖人可以非之且禮記自名記何嘗置周為界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是謂日月權輿此月令則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且尾中乃命太史守典率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以初為常周月解云既南至日月右迺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應舍於十又二次終則復始此月令則云季冬日在婁女昏婁中且匡

癸巳類稿

卷三

聖

中日第於次月舉於犯星週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其斷天行始於周月解起牽牛故周人以斗牛為星紀為十二次之始此月令季冬星週於天則起營室室壁為天門為十二次之始相去四十五六度周月解月令解既同周制不容大悖豈得以此月令當周月令解古意起算二法絕不相涉書律歷志董巴讓云類項以今孟春正月為上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廟營室又云湯作殷歷復以冬十一月冬至朔旦為元首弗復以正月朔旦為節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此冬至立春二法也巴又云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類項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謂唐堯亦以立春起算而其實不然後漢改用四分詔云堯繼於日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順期立象保乾圖日三百年斗歷改憲今改

行四分以遵於禮以順孔聖類孔聖者晉志引命歷序云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又云四分之一般憲也是皆殷同用四分大霧誌志云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不言唐也然則顧頡頣夏正朔用寅以立春起算秦正朔用亥而置算從之殷殷正朔用丑以冬至起算周魯正朔用子而置算從之月令解與周月解用唐殷法此月令用顧頡頣夏法至明也劉洪云甲寅歷於孔子時效顧頡頣所施用又云甲寅天元正月朔旦甲子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營室五度司馬彪論云漢興承秦初用乙卯不言承周周同唐起冬至至秦同顧帝起立春月令於孟春言星長之初於季冬言日月星辰數將終豈得謂即周書月令解使與月月解相謬蔡邕於熹平四年議憲云秦法用顧頡頣元用乙卯其

本已類稱 卷三

明堂月令論 漢志注云顧頡頣傳 刊衛曰人元 俱謂天元乙卯正月已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 官室制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是也亦言月令用顧頡頣法非周法又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書馬融尚見之依此月令即當分為五處又此月令有中央土而月令解以

四 四季名夏季與素問名長夏同知無中央土名又召浩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考曜即班志之古丈月朱珩因及見之此月令文例無虛著之又周家尚赤此月令車旂衣佩五時五尚時水德未王未定天下呂氏春秋得空言之推行穆公以後四時希成制作後以罪徙事不成至漢始全五時俗儒不知其意魯恭徒見月令之名與周書篇名合因言周世所造所據夏

之時也周公制周禮三代異制豈得據夏正為令類子嚴之後因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如此則起冬至至此月令何以與月節氣日在連文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後八因題之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官名太尉據緯書唐有之周不有也時則狼弧建星亦見魯憲而屬次終始不合周魯法事則季夏伐蛟取鼃登龜取龍鄭云甲類秋成周禮秋取龜魚又言凡取龜用秋時是夏時之秋作月令者以為周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季夏誤也是此月令非月令解之確證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呂不韋取為紀淮南王亦取以為第四篇似邕親見周書有此月令文者今檢月令問答則云予幼讀記以為月令

本已類稱 卷三

體大經同不宜與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前儒章句不知徵驗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等是也止據記作論求其作論之由則云記書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所著是也忽然意思如此不根之談不足信用也

中星鄭義

書禮中星不同後人以歲差解之義始虞喜也尚書古文說禮說則俱不然馬鄭注書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書正義引之且曰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禮仲春昏昴中正義又謂鄭意南方七宿總為鳥星書仲夏星火禮仲夏星亢鄭志答孫願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其曰火或作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或終故不同也見禮正義又云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舉中以言焉又每見詩次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見詩案三次俱在南方實惟仲月為然書明言星鳥鄭說大火連三

卷三

次鄭說為一方盡見明矣一方盡見而所謂中者必在正南書今文說大傳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見書鄭注月令云凡舉昏明中星者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二說俱本考蓋禮見正義法典謂星中於衝陽見宋書律歷志衝陽見淮南子謂衝陽也王應麟謂星中於未見禮學記以之說經誤矣鄭謂月令舉月初者月令云日在營室昏參中營室立春日也云尚書總舉一月者尚書云日中星鳥定非月初月中則該前後月初近前月尚書仲夏星火而月令季夏之中星火尚書仲秋星虛而月令季秋之中星虛此一月及後月初之說也尚書曰短星昴而月令季冬之月方云婁中如此實差一月古經師無理此義者後人爭言歲差歲差非作書禮者所能曉且歲差則十二月皆同

何故昴中獨有參差王肅又謂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見書正義不悟季春朱鳥三次不能俱在南方月令季冬亦並不昴中鄭言四時中星一方盡見春則星鳥七宿夏則大火在三次中秋冬虛昴皆居七宿中實為一方盡見云總舉一月則冬至前該大雪後盡小寒昴為七宿之中冬至日短昏早昏時昴未至正南堯以天象大體言之謂星為昴月令以實測故季冬猶未昴中此可以一方盡見之言反之也歲差之義最富而獨窮於書禮中星何承天祖冲之僧一行又偽為已曉者前誤言之故推鄭義以明書禮中星如此又言天者所謂月朔望之外皆以節氣中氣言之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未中而星中是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璿璣玉衡中而星未中是舒舒則日不及其度

卷三

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是周周則風雨時草木蕃庶百穀熟依其言月過宿不及宿中星以期望言之則與日在不應圖書璿璣緯或有皮傳而書禮正義謂月令昏明中星者大略而言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數之可謂遲辭也已

食之者寡義

大學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寡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注云是不務稼不肖而勉民以農也正義云生之者寡則農桑多也食之者寡減省無用之費也為之者疾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注意謂大利必歸農正義益以桑事其義較完惠氏士奇云喪大記納財朝一溢米喜一溢米知財賄為粟米實則府庫財不關農事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矣上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下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其文至為顯白此所云生之食之為之用之皆府庫財貨非倉廩米粟也食之謂消食如日有食之之食正義減省無用之費是也管子云語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糶千匹賜子金三百斤十至而金三千斤是魯梁不賦與已類者

卷三

三

子民財用足也亦以金為財用聖人必重農然書各有義大學實不曾說重農不必改財貨為米粟失古人本意

以畜寡人義

坊記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惰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衍畜者孝也衍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衍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注與毛不同正義云後得毛詩故也毛言歸姜戴媽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勸勉莊姜樂坊記本善言不偷死亡故引詩言以先君致孝適母畜所以為孝者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正不偷死亡之謂記木不用毛詩四家不相牽引正義引毛以解禮非也大全又非正義云戴媽以思先君勉莊姜非戴媽思先君故以婦道勉莊姜也此等若明若昧之論作記者無由知之作禮正義者亦無由知之

受已類者

卷三

三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隋書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
 篇王購以千金不能得遂取考工記合成秦之按古事所傳多
 為隋書經籍志為唐初所撰欲仿漢志強求其書傳授不知周
 官在西漢無傳授也漢書河間王傳云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
 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不言王奏之漢書藝文志云
 禮古經出魯淹中與河間王所得古文禮同不言王所奏又書
 云古文尚書禮記出孔子壁中魯恭王得安國獻之與河間王
 所得古文尚書禮記同亦不言王所奏此皆漢志明文河間王
 何獨奏周官乎又樂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帝得
 其樂人黃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
 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書言樂事者以作樂
 記則周官孝文帝時已在秘府以按賈公之書安得如經籍志河
 間王奏之賈疏言孝武時始出乎河間王自藏其書但與秘府
 所有者同不得以河間王為周官傳授之始也藝文志云周官
 經六卷周官傳四卷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此新代事於漢
 無涉賈疏謂考工劉歆所足其言有本經籍志謂河間王合成
 之最無稽也周官至東漢始有傳授後漢齊儒林董鈞傳云鄭
 眾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康成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兼習周
 官逵於章帝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鄭康成傳云從東郡
 張恭祖受周官賈疏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少隲
 子仲師衆衛次仲賈景伯達馬季長衆皆作周禮解詁二三君
 子可謂達雅廣攬者也又云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
 今讀而辨之經籍志云河南張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

樂已類稿

卷三

禮

按賈疏云劉歆弟子惟杜子春尚在承平之初年且九十鄭眾
 賈逵往受業焉然則自劉歆賈徽賈逵者一本也自鄭眾鄭康
 成馬融者一本也自杜子春者一本也自張恭祖者一本也檢鄭
 注引杜子春鄭司農及故書往往文字不同推之鄭所用者張
 恭祖本以本傳云受也故書者賈逵本以逵傳云徽從劉歆是
 秘書舊本也鄭司農杜子春均別題名則唐人謂杜受劉歆鄭
 受於杜終不可信矣讀注即得之

樂已類稿

卷三

禮

管氏三歸義

論語管氏有三歸集解苞云三歸三姓女案東周策云桓公官
 中有女市女闔七百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
 民說苑則云築三歸之臺自傷於民集注取其義毛奇齡極贊
 之說苑新序者雅記所不盡載兼存其說故事多兩見佳書也
 北魏太祖以與經典正義多違失別撰新義三十篇則類書也
 會稽校書又極舉劉失皆為不達說苑所以改三歸義為寡者
 取三姓女則三內子當日不知禮論語於反站云不知禮於三
 歸云不儉故存其異義非謂其必是也漢書地理志說管仲取
 三歸即不用其義韓非子外儲說云管仲言臣貧桓公使有三
 歸之家三歸者諸侯禮也論衡成類篇亦云三歸反站諸侯禮
 也不聞諸侯臺名三歸三姓女曰三歸者據左傳魯文公有二
 妻已類稿 卷三

妃敬嬴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元妃二妃魯文公有夫人
 辛氏姜氏二妃 又妻子江又娶于蘇宣三 陳哀公有元妃二
 妃下妃則諸侯本具三妃禮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
 者僖公二十年公羊傳云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
 宮也故曰三宮諸侯之禮卿大夫士則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
 子異宮是也白虎通云卿大夫一妻二妾一妻則一宮喪服小
 記云妻附于諸祖姑妾附于妾祖姑又云婦附于祖姑祖姑有
 三人則附于親者是三人各居一宮一妻二妾也哀公十年左
 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嬖于犁而為之一宮如一
 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為妻列女傳云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衛
 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用懸殊
 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桓公夫人三人有如夫人者六

唐吳兢說可謂曰孫孫者性性
 所傳其分諸部極不厚分五而突厥凡
 止蓋各以士妻之用度深廣所得不
 復分諸部以此賦之以所費三倍也

人管子有內子一人有如內子者二人以卿大夫一妻二妾之
 制推之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論語曰焉得儉言其費三倍於
 人雖欲儉而不可得也管子三宮以名近君諱之若為前後三
 妻者以為此三女歸於我也後人就其實則以三歸為諸侯三
 宮之禮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為亂國論語亦但以官事
 不攝為不儉則亦不得以三歸為不知禮矣管子權脩云地闢
 而國貧者舟車飾臺榭廣賦徵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
 怨也管子之法不輕用民力者好色則與百姓同之故桓公令
 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臣乘馬篇諫立扶臺而小匡篇言好
 色非惡之極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或曰紂有鹿臺之臺
 所以聚財古錢有歸貨山至數云散棧臺之錢於城陽鹿臺之
 布於涉陰三歸者三臺錢如此則是聚斂非不儉正義不可易
 也

管氏三歸

卷三

義

論語社主義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此非張侯論蓋古論作周社主義解引
 孔安國謂問社樹此師說失指案社自有樹周官大司徒職云
 邦國都鄙設社稷之遺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封人職
 云設王社壇為農樹而封之白虎通云社所以有樹者使人樂
 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推其意以封國時所樹故曰表功植引
 云古之侵伐者不新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侯
 木伐井理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
 大樹以立國入朝社樹大故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為故國莊
 子人聞世云棟無用則為社淮南說林訓云傷人之鬼者過社
 而搖其枝雖非外物說說苑政理篇道云君亦見夫為社者乎
 樹木而望之皆其說然社有樹此論語哀公問樹也魯論語
 祭已類稱 卷三 考

本不作問主鄭通齊古學見祭始以社主注魯論禮記正義引
 白虎通云論語曰哀公問主又云亦不相襲宗廟之主知不問
 社主釋文及初學記並引鄭云主田主謂社也知魯論無社字
 鄭見古論有社字故通之春秋文二年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
 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
 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張包周等並以爲廟主是古論問社
 孔謂社樹魯論問主張包周見上疏引白虎通何休文二
 年公
 社預左傳注皆以爲宗廟之主惟鄭合齊魯古說謂是社主
 其說最通古者祭必設主小鬼神則禘之於樹社以句龍醜醜
 者有主不應社神無主以周禮田主禘之也軍出取社主以行
 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祝所謂大師宜於社立社
 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旅社擊鼓祀奉以從定知社主非

祭已類稱 卷三

樹矣淮南齊俗訓云祀有虞氏用土夏后氏用松殷人用石
 周人用栗鄭注周禮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賈公彥謂無正文
 故云蓋以疑之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圭有
 珠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
 以所見况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謂
 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魏書禮志云
 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于社宮則其時社主用石正是漢世山
 陽俗法謬承用之唐書儒學傳張齊賢云太社石主周田主用
 所宜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均由不得鄭自說文引古義大夫
 石主社恭上公不用石明矣又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
 謂藏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故藏社主於壇中石屋後世埋石不爲匾號之爲主而謂
 祭已類稱 卷三 考

木主爲神牌民間自以樹爲田主王侯自以木爲社神主名異
 實同也白虎通及魏書劉芳傳並引向普逸篇云大社惟松東
 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凡作主之木夏陽城取
 松殷薄取柏周鎬京取栗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
 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
 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
 社栗野何勞名之是知說論語者不得引大司徒而論語所云
 問主義正問社主義通問社樹定非也

君使臣以禮解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非儀也晉文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議焉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為遺於禮見昭五年左傳齊晏嬰為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睦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見昭二十六年左傳晉文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恭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讓然非孔子之言也

公已類稿

卷三

堯

惟禮實新禮稱或所損損之不足言不自損國事而守禮之言可法。

微足用義

論語一書孔鄭俱有注何晏剛剖探撮之使無一義全者甚可悼也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微者米粟之征言微則年饑之民庶能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放為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雖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賦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微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微非賦後也明乎此而有若忠愛之意始見注義見刑魏晉以後不講字義不知用是何物乃為君民一體無利無舉之言一若哀公迫於谷飭而有若引他語以拒之者

公已類稿

卷三

平

鄭聲解

論語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謂鄭音好淫淫
志衛音促速煩志此或得傳古音如此孔子不言放衛聲則鄭
非指鄭國釋名釋州國云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白虎通
云鄭國土地人民山谷浴男女銷雜為鄭聲以相悅博釋名
就新鄭言之白虎通就故鄭言之必不相應也今按鄭對雅言
之雅正也鄭從奠下也定也重也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春秋昭二十年傳所謂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
八風以相成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
疎以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昭元年傳醫和言先王樂有五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所
手淫登愒理心耳乃忘和平今其聲鄭則奠定專一沈下滯重
矣已類稿 卷三 三

樂記所謂新樂進俯退俯蓋聲以濫濁而不止乃不變不成不
清五降後之淫聲狄成濫濫而民淫亂正奠下之謂鄭從奠聲
奠亦義也鄭重乃主定慎重之義中之則謂鄭重為煩煩之重
也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

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以羊易牛百姓以王為愛王口然誠有
百姓者齊國雖稱小吾何愛一牛趙注云亦誠有百姓所言者
謂此言當有之朱注云亦實有如百姓所講者謂此言亦不謬
今案然誠有百姓者乃不相解說之辭如云然竟有此等說者
故孟子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王此言異之也晏
子春秋諫上云麥邱封人祝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
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誠有鄙言竟有如此鄙倍
者亦異之也呂氏春秋必已云子貢請馬野人不與鄙人往說
之野人相謂曰說皆如此其辨也獨如壽之人野人心以後說
為辨可為法乃獨有如壽者子貢之不辨亦深異之誠有鄙猶
如壽之人然誠有百姓者三語辭氣同也然則王曰然矣何云
矣已類稿 卷三 三

異之梁公孫丑篇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天時子
烏知其不可也其云然亦異之也孟子曰然王曰然二語辭氣
同也此文孟子謂王無異之牛羊皆當不忍王言我非愛其財
也而易之以羊則宜百姓謂我愛我非愛其財為一句而易之
以羊也宜乎百姓之以我為愛也一句蓋言易之以羊則有害
於不忍至此始以百姓為宜而不異之知然誠有百姓者之為
異之也

舜之中國義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蓋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本紀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過堯之子是篡也而讀為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之宮王莽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則備○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為辟法遂有堯幽囚舜野死益干啓位啓殺益之說

吳已類稿

卷三

三



堯

如此則得代之世者代宗廟字也
如身禪而宗廟身也子孫保也
○
舜避禹南河之南禹避舜陽城蓋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本紀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過堯之子是篡也而讀為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之宮王莽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則備○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為辟法遂有堯幽囚舜野死益干啓位啓殺益之說

持素脈篇第一

肺手太陰脈一之一

靈樞經脈云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

案腋下動脈也靈樞本輪謂之天府寸口動脈也素問離合真邪論云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本輪云動而不居是此脈也

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

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於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直入掌中

癸巳類稿

卷四

散入於魚際

靈樞經別云手太陰之正別入淵液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大腸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

靈樞衛氣云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

大腸手陽明脈一之二

靈樞經脈云大腸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間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人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

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之左上挾鼻孔

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起於五指間上合中腕三寸別入

太陰

其別者上循臂乘肩髃上出頰循齒

其別者入耳合於宗脈

案此宗脈有正名靈樞口問云目者宗脈之所聚也耳者宗脈之所聚也胃中空則宗脈虛而下溜宗脈者謂宗氣營氣之胃肺脈

靈樞經別云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膺乳別於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於肺上循喉嚨出缺盆合於陽明

靈樞衛氣云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頰下合鉗上也

胃足陽明脈一之三

靈樞經脈云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頰中旁約太陽之脈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頰後下廉

癸巳類稿

卷四

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顙

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

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

其支者起於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

兔下膝膕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

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

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

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

其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咽喉

靈樞經別云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於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於心

上循咽出於口上額顙還繫目系合於陽明

靈樞寒熱病云臂陽明有入頰循齒者名曰大迎有夾鼻入於

面者名曰懸顛屬口對入繫目本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兩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

案論又云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則胃又別候乳下此云絡肺

肺脈入寸上魚五藏別論云氣口何以獨為五藏主胃者六府大源氣口亦太陰也五藏六府氣味出於胃變見於氣口

故胃又候於尺附上右外胃別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經脈云太陰過於外踝之上無所應分在膀胱跗陽氣見衝陽

故胃又候衝陽豐隆之別自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咽喉動輸云胃氣入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

腦出頰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並下人迎此胃氣別走陽

明脈者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胃又候人迎傷寒論序云觀今之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

披尋其書才有跌陽更不及人迎遂使粗工立說人迎在手左寸才秀之難非可欺乎

靈樞衛氣云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頰頰頰也

案厲兌穴指端

脾足太陰脈一之四

靈樞經脈云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廉白肉際

過核骨後上內廉前廉上躡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膝

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

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

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

案本篇云經脈十二伏行分肉之間深而不見其常見者足

太陰過於外踝之上無所應故也即此別走陽明之脈平脾不可得見故後世以跌陽候胃邪氣藏府病形云兩跗之上

脈豎陷者足陽明病謂陽脈入內屬府也

其別者入絡屬胃

案本論言足太陽脈中有手少陽脈其脈有證又言胃外經

巨虛上廉大腸屬之巨虛下廉小腸屬之反復求之未得其

脈蓋即此別絡屬胃四脈氣通二經見二穴也素問刺要論

論又謂之散脈

脾之大絡曰大包出淵液下三寸布胸脇此脈若羅絡之血者

案羅絡之血者謂脈散也西洋人身圖說亦有此絡而謂肝

生脾則無取兩已

癸巳類稿卷四

靈樞經別云足太陰之正上至髀合於陽明與別俱行上結於

咽貫舌中

靈樞衛氣云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膂與舌本也

案中封厥陰穴在內踝前一寸脾背膂十一椎也

心手少陰脈一之五

靈樞經脈云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出屬心系下膈絡小

腸

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

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循膈內後廉行手太陰手

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

循小指之內出其端

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於心中

類舌木屬目系

靈樞經別云手少陰之正別入於淵液兩筋之間屬於心上走喉嚨出於面合目內荷

靈樞經氣云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膈也

案心背胸五椎也道藏隱十一千金方論膏肓腧穴以為即膏之上育之下素緩拙不能求得此文又隋書許智藏傳素

王俊夢疾入靈府避智藏靈府亦此也

小腸手太陽脈一之六

靈樞經脈云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

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

其支者從缺盆循頰上頰至目銳眦却入耳中

其支者從頰上頰抵鼻至目內眦斜絡於頰

卷四

五

其支者別頰上頰抵鼻至目內眦斜絡於頰

其支者別頰上頰抵鼻至目內眦斜絡於頰

靈樞經別云手太陽之正指地別於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

靈樞四時氣云小腸連繫系屬於脊

靈樞衛氣云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一寸也

案命門之一寸謂斜絡於頰當是下一寸也

膀胱足太陽脈一之七

靈樞經脈云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眦上額交頰

其支者從額至耳上角

其直者從額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入循

脊絡腎屬膀胱

隋

案蘇轍龍川志畧言治平中名醫單驥說三焦形如膀胱又

見石守道瑋徐通言齊饒華巧相食有一人皮肉盡而得脈

全通往觀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

自其中出來脊而上貫腦是三焦也陳言三因方亦因之今

核其脈乃膀胱直脈且與經脈所言三焦之脈全不符合何

得謂是三焦而以脂膜如手大為三焦形其粗工之言

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貫腎入膈中

其支者從膈內左右別下貫膈挾脊內迴解經循背外從後廉

下合膈中以下貫膈內出外髀之後循京骨至小指之外側

案太陽經素問刺要痛論又謂之解脈又謂之衛絡之脈又

謂之會陰之脈又謂之直腸之脈

足太陽之別名曰飛揚去髀七寸別走少陰

其支者從頰上頰抵鼻至目內眦斜絡於頰

卷四

六

靈樞經別云足太陽之正別入於膈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屬於膀胱散之腎循膻當心入散

重者從膻上出於項復屬於太陽

靈樞衛氣云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

案寒熱病云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膈者正屬目日本名曰眼系

知此命門為目矣

腎足少陰脈附命門督脈任脈衝脈胞脈蹻脈帶脈維

脈一之八

靈樞經脈云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趨足心出於然

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膈內出膈內廉上臍內後

廉貫脊屬腎絡膀胱

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

案本輸云腎上連肺故將兩藏謂此直脈入連皆屬也變屬
言入連者所以別本經素問刺要痛論謂之昌陽之脈

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

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鐘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

其別者並經上走於心包下外貫要脊

案腎經支絡心別走心包以腎交心故曰相火若心脈絡腎

心包絡脈走腎則相水矣俗工有右腎命門相火之說腎脈

屬腎絡膀胱之外又貫肝膈入肺絡心走心包經別貫脊

是雙發何緣知左腎不相火非命門乎

靈樞經別云足少陰之正至臍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

四顛出屬帶脈

直者繫若木復出於項合於太陽

癸巳類稿 卷四

靈樞衛氣云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膂與舌下兩脈也

案腎背膂十四椎也

附命門

靈樞背膂云腎膂在十四焦之間

素問刺禁云七節之旁中有小心

案腎當十四椎下十四椎為命門自下數之則當七節為腎

刺禁言腎藏近命門也難經八難云生氣之原十二經之根

本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

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寸口脈平

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然則命門之氣不應診三十六難

云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

三十九難云其左為腎右為命門故言藏有六三焦不屬於

五藏故言府有五則新出名義五行大義引河圖云肝心出
左脾肺出右腎與命門並出尺部此漢魏史局增益雜文晉
人王叔和脈經和之謂右命門而平妊娠分別男女云尺脈
左偏大為男右偏大為女何緣女高男下男為水女為相火
乎是知命門為腎所居脈則兩尺皆腎無所謂左水右相火
也

附督脈

素問氣府論云督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項中央二髮際後中
八而中三大椎以下以至尻尾及旁十五穴至軀下凡二十一
節脊椎法也

素問骨空論云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庭孔

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纂開繞臑後別繞鬻至少陰

癸巳類稿 卷四

與巨腸中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

案此云合少陰屬腎則督脈亦腎脈也論又云督脈生病治

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營六節藏象論云腎充在骨則

此云治在骨者謂毛際橫骨即少腹以下骨中央其兩旁氣

衝也齊下營者三焦陰交穴亦三焦應腎之證

與太陽起於目內皆上額交顛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

內夾脊抵要中入循脊絡腎

案此一脈與膀胱經同行但不屬膀胱耳

其男子循莖下至纂與女子等

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繫兩目之

下中央

案王冰注素問云男子脈直上者自尻上循脊裏至於鼻蓋

為皇甫謐所始

靈樞本輸云頸中央之脈督脈也

靈樞經脈云督脈之別名曰長強夾脊上項散頭上

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脊

靈樞經生身云營氣行支者上循額頰下項循脊入脈是督

脈也

案甲乙言督脈起下極之膲並於脊上至風府入屬於腦

循額至鼻柱又檢難經止言入屬於腦其循額至鼻柱疑是

皇甫謐故增此語

案督脈屬腎合腎脈膀胱脈見三焦穴會肝脈其應診則附

腎

附任脈

素問氣府論云任脈之氣所發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膻中骨

陷中各一鳩尾胃脘至橫骨腹脈法也下陰別一目下各一下

腎一斷交一

素問骨空論云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

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

案難經二十八難曰有納舌其語不倫甲乙經至咽喉

而止或是脫誤

靈樞本輸云快盆之中任脈也

靈樞經脈云任脈之別名曰尾翬下鳩尾散於腹

案明史滑壽傳云任督二脈包乎腹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

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其言溢受語為可采云宜與

並論不知靈樞脈度任督與躄木見氣口呼吸數也

附衝脈

素問氣府論云衝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挾鳩尾外各半寸至

齊一寸挾齊下旁各五分至橫骨寸一是腹脈法也

素問骨空論云衝脈者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挾齊上行至胃

中而散

案氣街亦作氣衝即挾橫骨寸一是也督任衝為表裏督脈

起橫骨也氣街上無少陰經故難經云並足陽明然胃經由

腹至氣街非由氣街上行詳求經義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

是一句言腎脈之下行者是衝脈也挾齊上行至胸中而散

是一句言衝脈為腹脈法合任脈也則難經為專改古籍脈

經言衝脈者起於臍元循腹裏直上至咽喉中任脈者起於

胞門于戶夾齊行至胃中亦違古法

素問氣府論云

靈樞逆順肥瘦云衝脈者其上者出於頰頰滲諸陽以灌諸精

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膈中伏行

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

其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三陰

案此證骨空論少陰之義

其前者伏行出附屬下循附出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

靈樞動輸云衝脈者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

股內廉邪入膈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

足下

其別者邪入蹠出屬附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

素問水熱穴論云蹠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名曰

太衝

案以上證骨空論起氣街並少陰之經衝脈所以附腎也
靈樞海論云衝脈者十二經之海其脈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
虛之上下廉

案巨虛穴在三里下足外脛其上廉大腸下廉小腸

靈樞五音五味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
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

案衝與督任皆兼腹背衝脈為血海故素問上古天真論云
女子二七任脈通太衝脈盛故有子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
故無子

附胞脈

靈樞五音五味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

素問評熱病論云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

癸巳類稿

卷四

素問奇病論云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

案素問示從容論云胞膀胱皆人之所生氣脈論云胞移熱
於膀胱則不得云胞即膀胱亦不得云即心包素問五藏別
論云腦腦腎脈聯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

而象於地故藏而不泄命曰奇恒之府明胞在膀胱外西洋
人身圖說子宮在膀胱直腸之間形如膀胱而多兩角其言
筋絡由脊背下合於四時氣靈樞四時氣云小腸連繫系屬
於脊貫肝肺絡心系蓋即腎脈之連繫系者而因以連小腸
膀胱衝任肝心肺及舌本文曰胞脈男曰胞精亦曰小腸以
女子有身始有胞胞成則腎腎任衝屬之其非有身者及男
子皆有其脈自連舌木之脾脈下貫肺心肝又合腎脈聚五
藏之氣連小腸應膀胱兩太陽文散之腹男屬工罩其脈不

○案得過身婦治者其本
屬中頭足及接相去其尺脈
初四五通股獨通上而食引性
靈樞五音五味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
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
案衝與督任皆兼腹背衝脈為血海故素問上古天真論云
女子二七任脈通太衝脈盛故有子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
故無子

胞

附騎脈

素問氣穴論云陰陽蹻四穴

按陰蹻足內踝下照海穴陽蹻足外踝下申脈穴素問經刺
論云邪客於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內眥起刺外眥之下半
寸所左刺右右刺左法不及陰蹻可推知之

癸巳類稿

卷四

靈樞度度云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谷之後上內踝之上直
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頰屬目內
眥

案此言陰蹻為胃之別其脈附腎也
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

案此言陽蹻為膀胱之別其脈合腎也云太陽陽蹻者太陽
下行此脈上行故曰蹻蹻少陰上行衝脈下行故曰衝陰蹻
頗少陰亦曰蹻者由陽蹻名也此文又云氣並相還則滿目
氣不營則目不合還營謂左右相注靈樞寒熱病云膀胱脈
與陰陽蹻交腸入陰陰出陽交於目貌皆此陽蹻入頰之後
失其文也又案難經云陽蹻起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陰
蹻起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謂陽至耳陰至膈

能獨行分托於諸經故奇病論謂之胞之絡脈靈樞經脈篇
所謂蹻脈必行絕道而出入言出入經脈間也難正言其脈
步隨證借經以言之而皆不同南史張劭傳云宋後廢帝逢
娘婦診之言是女文伯診之言是一男一女針足太陰補手
陽明胎應針落兩兒相續出則連舌本脾脈明矣讀素問靈
樞采胞府胞脈入證中先觀其所起繫者於此其通野者別
見膀胱府證

中與古法不合又云陽急陰緩陰急陽緩則脈度所言男數陽文數陰當數為經不當數為絡非謂脈之緩急相應

附帶脈

靈樞經別云足少陰別當十四頰出屬帶脈

素問痿論云衝脈與陽明會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

靈樞經云帶脈而縱不滿者灸帶脈于要相去三寸

素少陰別出屬帶脈則亦腎脈也難經云帶脈起於季脅迴身一周素問骨空論云勝絡季脅引少腹刺要痛云少腹控眇其絡脈也

附維脈

素問刺要痛論云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

癸巳類稿

卷四

十三

案難經云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陽維起於諸陽會陰維起於諸陰會不能相維則悵然失志不能自收持今求維道穴在章門下五寸三分章門即季脅四十五難又云難會季脅然則帶及二維所以束束脈而二維又應勝於與腎診耳

手心主厥陰脈之一九

靈樞經脈三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

案心主所謂有說文育心上膈下也左傳曰病在育之下道藏隱字千金方白帖疾部容齋三筆皆引左傳育之上育之下東醫寶鑑引醫法入門亦作育之上育之下蓋依說文所引育下即心心下乃膏先言膏者如卦畫自下而上今左傳則作育之上育之下正義云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育

按神地作膏之上育之下而解云心下為膏下為育別解之云云決

服何休諸儒皆以為然其意以為二童子一居心上育上一居心下膏下遂與說文本異說文春秋左傳用買遂不應買

達本有異又醫緩言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明二豎

同居心中知今本左傳誤也素問刺禁言膏育之上中有父

母謂血氣二脈高間始為心包與心此云屬心包又云下膈

仍居上焦心主育亦謂之膈中知者素問靈樞經論云膈

中者臣使之官喜業出焉靈樞經云心包絡脈動甚則喜笑不休是膈中即心包絡也史記扁鵲列傳云胃膈中經

難絡別下於三焦勝於即此心主脈下絡三焦眾文皆合素

問脈要精微論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腹中則心與心包自分

癸巳類稿

卷四

十四

其支者循胸中出脅下腋三寸上抵腋循膈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

案本論言心行間使其道在兩筋間三寸之中有過則至無

過則止此與脾脈平不可見同一義以知脾胃二脈同居心

心包亦二脈同居脈書止取一脈錯誤也

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去腕二寸出於兩筋之間循經以上繫

於心包絡

靈樞經別云手心主之別下淵液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出

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

靈樞衛氣云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一寸也

三焦手少陽脈附營衛三焦府之一十

靈樞經脈云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臚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

其支者從臚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頰

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於頰至目銳眦

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起於五指間上合掌中而去腕二寸外繞臂注胸中合心主

靈樞經別云手少陽之正指天別於顛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

癸巳類稿

卷四

十五

靈樞本輸云三焦者足少陰太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膈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勝胱約下焦

案邪氣藏府病形言此陽脈之別入於內屬于府者故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也其所以為足少陰太陽之所將者本輸言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勝胱今求三焦脈不屬腎惟足少陰經支者絡心其別上走心包下而三焦之經則絡心包以此為足少陰所將府屬勝胱故為足太陽所將

靈樞衛氣云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皆也

附營衛

靈樞營衛生會云人受氣於穀五藏六府皆以受氣清者為營

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

案營在脈中衛在脈外衛氣循所謂浮氣不循經為衛精氣行於經為營是也以清為營濁為衛者素問經脈別論云食

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

氣於府府精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此心主脈而營氣即食氣之義又云飲入於胃

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其

所謂清者飲也濁者食也肝血為清心血為濁清濁者虛實也靈樞則以泌之蒸者為清泌之注滲者為濁所謂清濁者上下也

癸巳類稿

卷四

十六

靈樞邪客云五藏入胃其精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宗氣積於胸中出喉嚨貫心脈行呼吸

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

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標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以行於藏

府

案衛氣晝行陽者謂六府陽脈從勝胱起亦足少陰合也夜行陰者謂陰藏不應脈

靈樞營氣云營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氣從太陽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足跗上注

大指間與太陰合上行抵脾從脾注心中○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頤內注目內眥上頰下頤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於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通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膺中散於三焦從三焦注臍出脅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頤頤之裏

其支別者上頤循頰下項中循脊入軀是督脈也終陰器上通毛中入齊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大陰

靈樞五十營云經脈上下前後左右二十八脈十六丈二尺人呼吸再動行三寸吸脈再動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十二百

七十息行十六丈二尺周於身水下二刻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

靈樞脈度云手六陽從手至頭長五尺合三丈手六陰從手至胸長三尺五寸合二丈一尺足六陽從足至頭長八尺合四丈

八尺足六陰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合三丈九尺躡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長四尺五寸合九尺都

合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

靈樞根結云持其脈口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

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

視之五脈並理分邪行體者不可以形體長短尺寸也

此猶有未宣之隱且脈曲行○也脈度根結之言難入持氣口中采於此廣異聞焉

靈樞衛氣行云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平旦陽氣出於目目張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臂下足

小指端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足少陽注足小指次指間

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手小指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頰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

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手大指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為一周

靈樞水脹論及論疾診尺俱言目窠上微雍如新卧起狀是知卧時陽氣奇分不盡留目窠中新起上行未舒故雍也

容濕不能入營故從衛氣雍居下焦不通之證陰受氣其始入於陰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

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為一周夜二十五周

人卧起有早寤奇分不盡故也靈樞脈論云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內行有逆順陰陽

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序五穀乃化靈樞歲露論云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

案營氣為寸口脈衛氣乃人迎脈衛氣行言六陽自頭而下

則此文為說人迎脈

附三焦府

靈樞營衛生會云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

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
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陰陽一周五十
度而復會於手太陰

靈樞癭疽云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

靈樞營衛生會云中焦者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
必精和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
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

靈樞癭疽云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
化而赤為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于經
矣已類稱 卷四 九

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

靈樞營衛生會云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
並居胃中成精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濟泌別汁循下焦
而下滲入膀胱焉

靈樞本輸云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
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

案屬腎不得其脈惟足少陰支者絡心別走心包而少陽絡
心包則此少陽屬腎三焦為水府矣五行大義引杜子春秋
腎和六淫注而申之云膀胱為陽小腸為陰膽為風大腸為

兩三焦為脾胃為明分屬六氣又引河圖云三焦孤立為中
瀆之府與此本輸文同然三焦與膀胱俱為水府本輸蓋言
三焦乃中瀆之府而下焦又與膀胱為腎府故曰是孤之府

孤府如玉機真藏論言脾者孤藏以灌四旁之孤難經三十
入難言三焦外府三十九難言三焦不屬於五藏未之思也
靈樞營衛生會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案三焦皆依胃其治上焦肅中焦胃中脫治在齊旁下焦
齊下當膀胱其形質則依於手心主之三絡靈樞本藏所以
有知三焦厚薄緩急直結之言經脈所以言循屬三焦歷絡

三焦有明訓白虎通也精篇云三焦者心之府也本藏之瀆
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如瀆且名三
焦則必分三處難經言三焦有名無形蓋不思心主之絡即
是形也至脈經言右腎為子戶名曰三焦與右腎為命門右

腎府為三焦及後通以膀胱為三焦皆怪論也
購足少陽脈一之十一

矣已類稱 卷四 二十

靈樞經脈云膈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
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膊上却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

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
其支者別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抵於頰下加頰車下頰合缺
盆以下胸中貫膈結肝屬膽循脅裏出氣口繞毛際橫入髀廉

中
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脅下合髀脈中以下循髀陽出
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髀之前循足

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
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環指爪甲
出三毛

案少陽經刺要論論謂之同陰之脈又謂之內里之脈

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

靈樞經別云足少陽之正繞胛入毛際合於厥陰

別者入季脅之間循胸裏屬膈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頰

頰中散於面繫目系台少陽於外背

靈樞衛氣云本在靈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衛籠者耳也

案靈陰足次指端也

肝足厥陰脈附十二經筋一之十二

靈樞經脈云肝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

廉去內廉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膈內廉循陰股入

毛中繞陰器抵少腹挾胃屬肝絡臍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

後上入頰頰連目系上出頰與督脈會於巔

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

癸巳類稿

卷四

三

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

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

其別者經歷上畢結於莖

靈樞經別云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於少陽與其別

者俱行

靈樞衛氣云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膈也

案行間足大指間肝膈在九椎

附十二經筋

靈樞經脈云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脈絡於舌本也

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

素問經脈別論云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於筋

素問痿論云陽明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者也衛氣

與陽明會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

靈樞經筋云足太陽筋之筋起於足小指上結於踝邪上結于

膝其下循足外側結於踵上循跟結于膈其別者結於膈外上

膈中內廉與膈中並上結于膈上夾脊上項其支者別入結於

舌本其直者結于枕骨上頭下頰結於鼻其支者為目上綱下

結於頰其支者從腋後外廉結于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

盆上結于完骨其支者出缺盆上出於頰

足少陽筋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上結外踝上循脛外廉結於膝

外廉其支者別起外輔骨上走髀其前結伏兔上其後結於尻

其直者上乘眇季脅上走腋前廉繫於膈乳結于缺盆直者上

出腋貫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頰角交頰上下走頰上結

於頰支者結于目眇為外維

癸巳類稿

卷四

三

案眇當帶脈故曰乘少腹上脈也

足陽明筋之筋起於中三指結於跗上邪外上加於輔骨上結

膝外廉直上結于髀樞上循膈屬脊其直者上循髀結於臑

其支者結於外輔骨合少陽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結于髀聚于

陰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結上頸上挾口合於頰下結于鼻上

合於太陽太陽為目上綱陽明為目下綱其支者從頰結于耳

前結于睛本城

足太陽筋之筋起大指端內側上結於內廉其直者絡膝內轉

骨上循陰股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結於齊循腹裏結於肋散

於胸中其內者屬於脊

足少陰筋之筋起小指之下並太陽邪走內廉下結於踵合太

陽上結內輔下並太陽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挾脊上至

項結於枕骨與太陽合

足厥陰肝之筋起大指上上結內踝前上循脛上結內輔下上

循陰股結陰器絡諸筋

手太陽之筋起小指之上結於腕循臂內廉結於肘內銳骨

後彈之應小指之上入結於腋其支者後走腋後廉繞肩胛

循頸出足太陽前結于耳後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

下結於頰上屬目外眥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領

結於角

案足太陽本誤作走太陽其本支者十八字乃少陽繫舌本

下之文誤傳於此

手少陽之筋起小指次指之端結於腕循臂結於肘繞臑外

廉上肩走頰合太陽其支者當曲頰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牙

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領結於角

案雜經四十五難外一筋直兩乳間乃手少陰之筋也非此

手少陽筋

手陽明之筋起大指次指之端結於腕循臂結於肘外上屬

結於頰其支者繞肩胛掖脊直者從肩髃上頸其支者上頰結

於頰直者上出太陽前上左角絡頰下右頰

案筋雙出此有上右角交頰下左頰之筋文脫

手太陽之筋起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結於魚後行寸口外側

上循臂結肘中上屬內廉入腋下出缺盆結肩前上結缺盆

下結胸裏散貫黃合黃下抵季脅

手心主之筋起中指與太陽並行結于肘內廉上臂陰結腋

下下散前後挾脅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結於貫

下下散前後挾脅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結於貫

下下散前後挾脅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結於貫

經脈類稿 卷四

三三

其陰者應之脈清而主脈清在部
宗內部實後方實失以事候為動脈
內脈得神則之銘口部有仁心及岐
夢提是乃聖生發生也
氣新華錄云玉安石為相時有遺
案即一妻病而脈微則股也
天下賦以天賦而後錄之積方
為多小合病中散氏為為服若
三人不先不壯也

手少陰之筋起小指內側結于銳骨上結肘內廉上入腋交

太陽挾乳裏結於胸中循黃下繫於齊

絡脈一之十三

靈樞經脈云十二經之別任脈之別督脈之別脾之大絡凡此

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人經不同

絡脈異所別也

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

行絕道而出入復合於皮中其會皆見於外

素問皮部論云脈有經和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凡十

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皮者脈之部也

靈樞經脈云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

經脈大盛

經脈類稿 卷四

三四

十二經脈名義略例一之十四

靈樞經水云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循切而得之其死

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

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

多氣血與其皆少氣血皆有大數

案此文奇異古亦有奇術史記扁鵲列傳言中庶子喜方者

曰俞附治病不以湯液醪醴鑲石熨引案引毒發一撥見病

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抉脈結筋擗髓腦揲育爪膜

滿浣腸胃漱澀五藏練精易形鵲冠子世寶篇亦言俞附練

精易形鬼神避之扁鵲鑲血脈投毒藥副字 肌膚間魏志

華佗傳則言飲麻沸散近世所謂麻藥言飲之則麻木不仁

傳云病結積在內者飲散須臾如醉死因破取病若在腸中

便斷腸滿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一月之閒平復有一
士大夫不快作爲破腹傳注引作別傳云有人病腹中半切
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作日是脾半腐也剝腹以刀斷之刮
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以藥百日平復後漢書傳略同此則
割治生人者此經言割視死人則多氣少氣必不可視仍是
度量切循得之求之古亦有之列子仲尼篇云文擊命龍叔
背明而立文擊自後向明望之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
矣史記扁鵲列傳云長桑君與扁鵲藥使飲以上池水三十
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治病盡見五藏瘕結特以診脈爲名
其藥太古所傳又西京雜記云咸陽秦庫方鏡廣四尺高六
尺九寸人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礙是古時
有見藏府之事凡明堂圖爲仁術唐語林云太宗問醫方見

癸巳類稿

卷四

三

明堂圖八五藏之系咸附於背乃詔管髀不得背背君子立
說當思不爲人善新唐書孝友傳云陳藏器作本草拾遺謂
人肉治麻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到股肉而進宋史呼延
贊傳云其子病贊到股爲藥之劑是深信人肉治麻之說
夫人肉治麻不近情理乃使慈母行陷於慘是奇說往
往害人故知割視死人知某經多氣少氣之說不必信也御
博聞見後錄云無爲軍醫張濟善用針得決於異人云能解
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
人以行針無不立驗齊雜錄山志略陳言三因極一方並云
有二妻子言齊大饑羣丐相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因
得見三焦脈此皆妄言張濟自得明堂圖謬言自視得之人
相食則肉盡矣經絡脈皆附肉乃云肉盡脈全是不知脈爲

列子湯問篇云扁鵲見虜虜
以酒洗死子割其腹以視
之後以神藥既如初。

何物也其依託仁術而行殘暴者漢書王莽傳云捕得翟義
黨王孫慶使太醫向方與巧屠共割割之量度五藏以竹筵
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宋范鎮東齋紀事鄭景望索
齊筆談並云世傳厥陽希範五藏圖慶應問待制杜杞招降
廣南賊歐陽希範蒙幹等數十人盡襟之割腹剖其腎腸使
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杞後率慶州若有所視一夕
仆於園中口鼻流血自言希範擊之三日竟卒宋史杞傳則
云區希範誘蒙趕反起來降杞誅其七十餘人又得希範
之以遺諸蠻一日據廟見希範與趕訴冤未幾卒是合七十
餘人脈絡筋藏府驗之不獨希範而希範以起意首惡據其
名蓋醫仁術也當知所以存心醫生機也當知所以取法矣
靈樞決氣云上焦開發直五穀味熟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
癸巳類稿 卷四 三

癸巳類稿

卷四

三

是謂脈
靈樞脈度云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陰陽之三氣有多少異用也陽明何謂也
兩陽合明也厥陰何也兩陰交盡也
靈樞逆順肥瘦云手之三陰從臍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
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
靈樞經別云足太陽足少陰此爲一合足少陽足厥陰此爲二
合也足陽明足太陰此爲三合也手太陽手少陰此爲四合也
手少陽手心主此爲五合也手陽明手太陰此爲六合也
靈樞脈度云氣之不能無所行也故陰脈則營其藏陽脈則營
其府

蓋樞陰陽清濁云受穀者濁受氣者清諸陽皆濁也手太陽濁受陽之濁諸陰皆清也足太陰獨受陰之濁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澀

案足少陽獨受陽之清此偏舉手太陽獨受陽之濁

素問陰陽類論云三陽為經二陽為維一陽為游部此知五藏終始三陰為表二陰為裏一陰至絕作晦朔却具合以正其理三陽為父二陽為子一陽為紀三陰為母二陰為雌一陰為獨使

蓋樞經別云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難也

案漢書藝文志云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

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

癸巳類稿

卷四

二二

之所宜至齊之得者慈石取蠶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病為劇以死為生

癸巳類稿卷五

醫會正覽

持素持篇第二

天府乳下候二之一

靈樞本論云岐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

靈樞營衛生會云上焦走腋循太陰之分與營俱行陰陽

案以上腋下候通十二經為宗氣脈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胃之大絡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

案以上乳下候胃與營俱行陰陽亦通十二經為宗氣脈

氣口候二之二

癸巳類稿

卷五

靈樞經脈云經脈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

素問經脈別論云肺朝百脈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靈樞經論云脈之應於寸口者陰為藏陽為府

素問經脈論云五藏五脈耳十二經脈何以合之五藏者故得

六府與為表裏經絡支節各生虛實其病所居隨而調之

案以上氣口候氣口者營氣之口亦宗氣之口也一曰寸口一曰脈口總手左右六部之名宗氣氣也營氣血也

人迎候二之三

靈樞本論云伏盒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任脈側之動脈足陽明也名曰人迎手陽明也名曰扶突手太陽也名曰天窗足少陽也名曰天容手少陽也名曰天牖足太陽也名曰天柱案扶突不至曲頰一寸天窗當曲頰天容在耳下曲頰後天

隔耳後完骨上天柱夾項大筋之中髮際天容穴不誤根結

簡文亦同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太陽脈至洪大以長少陽脈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

案難經七難有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小而微厥陰之至沈短而數後之論者謂素問古本所有今乃脫落不知素問此條言人迎六陽脈並無六陰若寸口六陰則有弦

鉤平體安得謂肺脾緊大而長豈不死乎以此知難經不可用後之素問注說多由之致味

素問病能論云病怒狂者生於陽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曰陽厥何以知之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

癸巳類稿

卷五

素問陰陽別論云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所謂

陽者胃腑之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

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眾謀

案以上言人迎候也扶突以下皆動脈獨候人迎者衛氣行

言別者皆合頰脈注足陽明經脈言足陽明之別合諸經之

氣絡咽喉故主名人迎也四時氣言氣口候陰人迎候陽禁

服篇言寸口主中人迎主外經脈言人迎大六陽盛寸口大

六陰盛終始篇言脈口大泄陰人迎大泄陽六節戴眾論言人迎四盛為格寸口四盛為關人迎寸口俱盛為關格終始篇言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蓋寸口營氣人迎衛氣有強弱

相乘之道而俱盛俱衰者則宗氣爲之主論疾診尺言人病寸口人迎脈大小浮沈等者雖已則俱勝俱衰其病深也人迎胃氣與寸口胃氣其平脈正相反病能論言胃脈沈細則人迎甚盛以此知人迎寸口俱實平則凡經脈所言六陽六陰相應者皆可推而知神而明之即不候人迎亦可於寸口得其情要之古法具在不當昧於名義檢宋史羅安時傳云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蓋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沈分四溫於傷寒此扁鵲開其端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據安時此言以得人迎爲創獲而脈經脈法贊云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府左爲人迎右爲氣口人迎脈亦不知何以謂之脈經矣

素問三部九候二之四

素問三部九候二之四

三

素問三部九候云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以候頭角之氣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以候口齒之氣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以候耳目之氣中部天手太陰也以候心中部地手陽明也以候中之氣中部人手少陰也以候心下部天足厥陰也以候肝下部地足少陰也以候腎下部人足太陰也以候脾胃之氣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

案中節天即氣口地合谷在大指次指岐骨間人神門在掌後銳骨端楊泉物理論云名醫達脈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所謂合而成人也下部天五里陰股當毛際下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二寸陷中地太谿內踝後跟骨上陷中人箕門在五里下

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蹀而蹀之其應過五寸以上蹀蹀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應上不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

案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手內廉太淵也足內踝三陰交也庶右手足庶古墟字

太衝候二之五

靈樞逆順肥瘦云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伏行出跗屬下循附入大指間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

靈樞動輸云衝脈者十二經之海入蹀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此脈之常動者也

素問水熱穴論云蹀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

素問水熱穴論云蹀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

四

名曰太衝此脈名也其太衝候穴則在跗上大指本節二寸陷中亦候足厥陰

衝陽候二之六

靈樞邪客厥府病形云兩跗之上脈豎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脈也

案中候在太衝後衝陽傷寒卒病論謂之跌陽蓋更名自功又胃有天樞氣衝腎有復溜手心主有天池皆動脈經未言診候

絡脈候二之七

素問皮部論云脈有經紀視其部中有浮絡者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

素問經絡論云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

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可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間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

醫不病故為病人平息以調之為法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

熱脈滑曰病風滑曰痹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脈絕不至曰死乍疎乍數曰死

靈樞根結云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為常也予之短長乍數乍疎也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其脈絕不來若人一呼五六至其形肉不脫其藏雖不見猶死也

靈樞經脈云脈之卒然盛者皆邪氣居之留於本末不動則熱不堅則陷且空不與眾同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

素問三部九候云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

素問方盛衰論云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脈動無常故陰頗陽脈脫不具診無常行持離失雄棄陰附陽不知並合診故不明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診法當以平且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切脈

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善為脈者謹察五藏六府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雄雄之紀

素問方盛衰論云是以診有大方司八正邪別中(五部按脈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態逆順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視息視意不失條理

素問疏五過論云善為脈者必以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為工案比類即貧富貴賤起居飲食勇怯及形之寒溫

素問疏五過論云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嘗富後貧飲食居處樂樂舉苦切脈問名當合男女離絕苑結憂恐喜怒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雄雌表裏從容

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審於部分知病本始治病之道氣內為實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適在表裏守數據治無失倫理終身不殆

素問示從容論云夫從容之謂也年長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之於經年壯則求之於藏

素問三部九候云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脈疾者病其脈遲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

靈樞四時氣云視其目色一其形聽其動靜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軟者其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形氣相得色澤以平脈從四時脈弱以滑命曰易治形氣相失色天不澤脈實以堅脈逆四時為不可治必察四時而明告

素問方盛衰論云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微之

之

素問方盛衰論云是以診有大方司八正邪別中(五部按脈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態逆順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視息視意不失條理

素問疏五過論云善為脈者必以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為工案比類即貧富貴賤起居飲食勇怯及形之寒溫

素問疏五過論云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嘗富後貧飲食居處樂樂舉苦切脈問名當合男女離絕苑結憂恐喜怒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雄雌表裏從容

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審於部分知病本始治病之道氣內為實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適在表裏守數據治無失倫理終身不殆

素問示從容論云夫從容之謂也年長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之於經年壯則求之於藏

素問三部九候云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脈疾者病其脈遲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

靈樞四時氣云視其目色一其形聽其動靜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軟者其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形氣相得色澤以平脈從四時脈弱以滑命曰易治形氣相失色天不澤脈實以堅脈逆四時為不可治必察四時而明告

素問方盛衰論云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微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取虛實之要

案以上言持法逆順陰陽其道盡矣尤在知病人新舊之病及所處藥苦而後診之則得其要東坡志林云脈之難明古今所痛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形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生平求醫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故雖中醫治之常愈吾求病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素問標本病傳云病有標本治其本乃治其他病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開甚以意調之問者并行甚者獨行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柔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卷五

九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寒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平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

靈樞終始云少氣者不稱尺寸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泄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甚者從之從者反治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寒因寒用通因通用可使必已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不治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甚者從之從者反治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寒因寒用通因通用可使必已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不治

五味屬也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

素問五常政大論云補者從之治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方有大小尚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

案古言處方者由持脈故采於此淮南子言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探息脈血而知病之所從生魏志華佗傳言其療病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相煎煎熱

素已類稿

卷五

十

便飲舊唐書許允宗傳言脈既精別兼後識病與藥正相當者須用一味攻病立愈今不能別脈與病源以情傳度多安藥味以此療病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其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由此難差據此當明氣味陰陽大小奇偶之法而老學庵筆記石用之言今人藥賦性薄金石草木之藥亦比古力弱非倍古方用之不能取效謂藥力弱是也人佐薄非也醫者能審於貴賤貧富壯弱勇怯則佳妙矣

四時應持二之十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三月此謂發陳以使志生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三月此謂蕃秀使志無怒使氣得泄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三月此謂容平使志安寧收斂神氣使秋

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三月此謂閉藏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

靈樞終始云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於分肉冬氣在筋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春氣在頭夏氣在藏秋氣在肩背冬氣在

四支

靈樞寒熱病云春取皮膚夏取肌肉秋取筋脈冬取骨髓

素問水熱穴論云春經脈常深夏陽氣留溢熱熏分腠內至於

經秋陰氣初勝濕氣及體冬陰氣堅盛巨陽伏沈陽脈乃去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東解冰釋水

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

矣已類稿 卷五 十一

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素皮膚引急冬

者益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藏

靈樞論疾診尺云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冬傷於寒春生痺熱春

傷於風夏生滄泄腸辟夏傷於暑秋生瘧瘧秋傷於濕冬生咳

嗽

素問官疾醫春有病首疾夏痺疢疾秋瘧寒疾冬嗽上氣疾

與此不同春秋昭二十年傳云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言由

前年夏疥秋瘧毛此年瘧猶未已得文云疥梁元帝作瘧謂

二日一發之瘧疢則為有熱瘧顏氏家訓謂疢是瘧以俗語

病疥惡寒變瘧為肌說以疥為瘧則合靈樞然曰疥而瘧周

官左傳二經相符亦得謂之肌乎左傳自應作疥也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

陰陽有時與脈為期持脈有道虛靜為寶春日浮如魚之游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心主夏手少陰

太陽主治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

治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

靈樞禁服云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

素問方盛衰論云春夏歸陽為生歸秋冬為死反之則歸秋冬

為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曰難

已脈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脈瘦秋冬而脈浮大命曰

逆四時也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

其至皆懸絕沈澁者命曰逆四時未有藏形於春夏而脈沈澁

秋冬而脈浮大名曰逆四時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脈要曰春不沈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此

謂四塞沈甚而病弦甚而病濇甚而病數甚而病參見曰病復

見曰病未見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

靈樞師傳云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

標

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云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人氣

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為夏人氣長則勝邪故安日入為

秋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為冬人氣入藏邪氣獨居於

身故甚也其時有反者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

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

五藏應持二之十一

素問刺禁論云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爲之使胃爲之市高背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靈樞順氣一日分爲四時云肝爲牡藏心爲牡藏脾爲牡藏肺爲牡藏腎爲牡藏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背爲陽腹爲陰藏者爲陰府者爲陽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陽中之陽心也陽中之陰肺也陰中之陰腎也陰中之陽肝也陰中之至陰脾也

靈樞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營舍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

卷五

靈樞九宮八風云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心主汗肝主淚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

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心者其華在面其充在脈脈肺者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膚者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肝者其華在爪其充在筋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其華在筋四白其充在肌

靈樞脈度云肺氣通於鼻心氣通於舌肝氣通於目腎氣通於耳脾氣通於口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開竅於目藏精於肝開竅於耳藏精於心開竅於口藏精於脾開竅於鼻藏精於肺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

案淮南精神訓言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與此異未
范鎮東齋紀事云杜杞精五藏圖其所剖眇目者則肝使滿

列子湯問篇羊食糧而不事傷發其
列子不食其食其所列日不能視廣矣
列子列是不足矣

知素問言是已淮南又言難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蓋古尚書說月令孟春正義引異義云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蓋以月令五時所祭言之今文說則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醫家用之

靈樞九宮八風云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

素問經脈別論云夜行喘出腎病肺腫恐喘出肝腎驚恐喘出肺傷心跌仆喘出腎與骨飲食汗出胃驚汗出心持重遠行汗出腎疾走恐懼汗出肝搖體勞苦汗出脾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

靈樞百病始生云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

素問刺禁論云心動爲噫肝動爲語肺動爲欬腎動爲噦欠脾

卷五

動爲吞久多吐
案此爲五傷之動絕微也以刺中藏矣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肝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寒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心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脾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

甘傷肉酸勝甘肺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腎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

鹹傷血甘勝鹹
案肺金燥此用心行腎水寒此不用土濕勝用燥金勝之至

眞要大論作清勝風寒勝熱熱勝濕寒勝火熱勝燥燥勝寒
靈樞五味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

靈樞九鍼論云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名曰五裁

案靈樞二義藏畏所受克又不宜多苑當行之味

素問宣明五氣論云辛走氣鹹走血苦走骨甘走肉酸走筋無多食

案此與靈樞九鍼血骨異屬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甘緩之肝欲散辛散之補之酸泄之心苦緩酸收之心欲更鹹更之補之甘泄之脾苦濕苦燥之脾欲緩甘緩之補之苦泄之肺苦氣上逆苦泄之肺欲收酸收之補之辛泄之腎苦燥辛潤之腎欲堅苦堅之補之鹹泄之肝宜甘心宜酸肺宜苦脾宜鹹腎宜辛

素已類稿

卷五

五

案此運行治也肺苦氣上逆應是鹹泄之

靈樞師傳云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部骨有餘以候髑髏肝者欲知堅固視目小大脾者視腎舌好惡腎者視耳好惡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隱以長以候大腸腎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臚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風寒客於人弗治病入於肺發欬上氣弗治肺即傳而行之肝脇痛出食弗治肝傳之脾發瘧腹中熱煩心出黃弗治脾傳之腎少腹冤熱而痛出白弗治腎傳之心筋脈相引而急弗治十日死心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此病之次也傳不以次令人有大病矣

素問玉版要論云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勝則曰從從則

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反四時及不問藏曰難已

案此二條言脈中所見見所不勝即反四時見所勝即問藏不問藏者見所生之藏脈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

靈樞病傳云大氣入藏心之肺之肝之脾肺之肝之脾之胃肝之脾之胃之腎脾之胃之腎之腎勝膀胱之腎之腎勝膀胱之心之小腸膀胱之腎之小腸之心皆有死期

案此諸法傳藏必死以所傷多也傳所勝即問藏曰從曰活亦遲死耳難經五十三難云七傳傳所勝問藏傳所生夫問

素已類稿

卷五

六

藏豈所生子亦誤矣

胃氣真藏脈應持二之十二

靈樞海論云胃者水穀之海衝脈十二經之海膺中為氣海腦為髓海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手太陰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為而至於手太陰也

靈樞終始云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脈弱以滑是有胃氣也脈堅以實謂之甚

素問宣明五氣論云五脈之象肝脈弦心脈鉤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是謂五藏之脈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平肝脈來奕奕招招如揭長竿末稍曰肝平春以胃氣為本肝病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春脈如弦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奕奕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善忘忽眩昏而羸疾其不及則令人胃痛引背下則兩脅脹滿其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實責

卷五

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夏胃微鈞曰平鈞多胃少曰心病但鈞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平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氣為本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脈來前曲後倨如操帶鈞曰心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夏脈如鈞夏脈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鈞反此者病其氣來盛去亦盛此為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為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為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為氣泄真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長夏胃微奕奕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奕奕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真濡於脾脾藏肉之氣也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為本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死脾脈來銳

堅如鳥之喙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脾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四支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真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

卷五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高於肺以行營衛

陰陽也平肺脈來厭厭暈暈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為本病肺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秋脈如浮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旁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

此為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愴愴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真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鈞曰夏病鈞甚曰今病藏真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鈞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

爲本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澁堅曰腎病死腎脈來發如奪索
辟辟如彈石曰腎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冬脈如營冬脈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
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沈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其氣來如彈
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
令人解休腎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飢
眇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真腎脈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
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
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真藏見皆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諸真藏脈見者皆死不治也邪氣勝者精
氣衰也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真藏之氣獨
見已類稿 卷五 九

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
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真藏脈不得胃氣也所謂脈不得
胃氣者肝而弦腎而石也

按五脈太過不及脈病俱應所謂微妙在脈古人無隱乎爾
也脈書知有胃氣不能推求但求逆化以證爲脈始有紛紛
名目不悟氣與證有應實者有應虛者有應在表在裏者非
脈名也脈氣自脈氣蓋自證互求爲治不可井之

運氣不應持二之十三

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天地之變無脈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
病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

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
業此爲逢辰運化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
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
巳亥之歲上見厥陰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
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
太陽之上寒氣主之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
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
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
業此在天六氣之五左傳昭元年醫和言天有陰陽風雨晦
明六氣降爲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正義引左氏先儒言
業已類稿 卷五 十

兩爲木風爲土晦爲水明爲火陽爲金陰氣屬天合於此則
陰爲相火陽爲燥風爲濕雨爲風晦爲寒明爲熱先師所傳

各以明義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

素問天符司天化與主運合歲直者干運支行合三合者司天
主運兼支行合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北政之歲少陰在淵則寸口不應厥陰在
淵則右不應太陰在淵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
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北政之歲三陰
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
不應三陰在淵則尺不應左右同

素問刺法論云升降不前氣交有變木欲升天柱室之火欲升

天蓬室之土欲升天衝室之金欲升天英室之水欲升天內室
 之木欲降地品室之火欲降地元室之土欲降地蕭室之金欲
 降地形室之水欲降地阜室之

附表

甲土 乙金 丙水 丁木 戊火 己土 庚金 辛水 壬木 癸火

南北 北北 北南 北北 北北

治室 司天 左開 右開 在淵 室 治

熱 天 少陰 太陽 子午 陽明 地 燥

濕 蓬 太陰 少陽 丑未 厥陰 太陽 晶 寒

煖 英 少陽 太陽 寅申 厥陰 太陽 元 風

燥 丙 陽明 太陰 卯酉 厥陰 少陽 蒼 熱

寒 柱 太陽 少陽 辰戌 厥陰 太陰 元 濕

癸巳類稿

卷五

風 蓬 厥陰 少陽 己亥 太陰 少陽 形 煖

甲子甲午 南寸 己卯己酉 南尺

乙丑乙未 北左尺 庚辰庚戌 北左寸

丙寅丙申 北右尺 辛巳辛亥 北右尺

丁卯丁酉 北寸 壬午壬子 北尺

戊辰戊戌 北左寸 癸未癸丑 北左尺

己巳己亥 南右寸 甲申甲寅 南右尺

庚午庚子 北尺 乙酉乙卯 北寸

辛未辛丑 北左尺 丙戌丙辰 北左寸

壬申壬寅 北右寸 丁亥丁巳 北右尺

癸酉癸卯 北寸 戊子戊午 北尺

甲戌甲辰 南左尺 己丑己未 南左寸

廣直 廣直三合 廣直三合

乙亥乙巳 北右尺 庚寅庚申 北右寸

丙子丙午 北尺 辛卯辛酉 北寸

丁丑丁未 北左尺 壬辰壬戌 北左寸

戊寅戊申 北右寸 癸巳癸亥 北右尺

左足 應立春 左脊 春分 左手 立夏 戊辰己巳日

膈喉首頭 丙午日 右手 立秋 右脊 秋分 戊申己未日

右足 立冬 要尻下窠 壬子日 六府高下三藏 志氣皆及

靈樞陰陽繫日月人氣

甲寅乙卯 丙辰丁巳 戊午己未 庚申辛酉 壬戌癸亥

正氣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正氣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正氣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正氣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正氣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正氣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正氣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正氣九 十 十一 十二

正氣十 十一 十二

靈樞陰陽繫日月云五行以東方為甲乙木主春者蒼色主

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為左手之少陽不合於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

素問五運行大論云五氣各主歲土主甲己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主甲子午也

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天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化不可代時不可違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衆齊同

素應持者就其應持之不應持者就其不應持之至其要大論所言六脈之至與胃氣藏氣不應與經脈亦不應但五運所在一年十二經脈氣偏倚於此又每年尺寸有一部不應

尤持者所當知此與平人氣象論之人迎三陽脈用久不明

故為詳分別之

氣血形色陰陽脈名持法雜比略例二之十四

靈樞逆順云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靈樞平人絕穀云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定血脈和精神乃居

靈樞營衛生會云中焦亦並胃中此所受氣者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

靈樞決氣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脈理發泄汗出津液是謂津敷入氣滿澤澤注於骨骨屬屈伸世澤補氣也皮膚潤澤是謂液液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

令無所遊是謂脈

靈樞五音五味云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過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靈樞五音五味云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氣多血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素九鍼論素問血氣形志論俱作厥陰多血少氣又素問太陰多氣少血

靈樞衛氣失常云膏者多氣耐寒肉者多血充形則平脂者血清氣滑少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

大也

靈樞逆順云肥人血黑以濁氣滿以遲瘦人血清氣滑易脫於氣易損於血常人端正敦厚者血氣和調壯士重則氣清血濁勁則氣滑血清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

靈樞通天云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太陽之人多陽而無陰少陽之人多陽少陰陰陽和平之人氣和血脈調

靈樞五音五味云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

靈樞血絡論云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清

靈樞骨度云視其經脈之在身也其見浮而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沈者多氣也

靈樞口問云百病始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
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脈絕脈道不通陰陽相
逆衛氣稍留滯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夫脈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
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
少澹則心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綿綿其去如絃絕
死

素問調經論云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
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為血虛血之所并為氣虛有者為實無者
為虛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氣血相失故為虛焉絡之與
孫脈俱輸於經血與氣并則為實焉陰與陽并血氣以并病形
以成

素問類稿 卷五

靈樞根結云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形氣有餘病氣不
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形氣有餘病
氣有餘此謂陰陽俱有餘也當泄其邪

靈樞壽夭剛柔云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則危矣病而形
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

素問刺志論云氣實形實氣虛形虛穀盛氣盛穀虛氣虛脈實
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氣盛身寒謂之傷寒氣虛
身熱謂之傷暑實者氣入也虛者氣出也氣實者熱也氣虛者
寒也

素問方盛衰論云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氣有
餘形氣不足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情多青脈曰脫血安臥脈盛謂之脫血頭

脈動喘疾欬曰水目黃微腫如臥重起之狀曰水濁黃赤安臥
者黃疸已食如飢者胃疸面腫曰風足腫曰水目黃者曰黃
疸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色青者其脈弦色赤者其脈鉤色黃者
其脈代色白者其脈毛色黑者其脈石先定其色得其相生之
脈其疾已得其相勝之脈死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微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微其脈不奪
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微其脈與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微其脈
與五色俱不奪者此新病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
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實
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澀者尺之皮膚亦澀

素問類稿 卷五

素

靈樞論疾診尺云尺膚滑其澤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俯脫肉
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陷者風也尺膚澀者風痺也尺膚癢
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虛
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
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肘所獨熱者
要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要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膈以前熱肘後
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要腹熱肘後癢以下三四寸熱者
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
血脈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
少氣愧有加立死視人之目窠上微雍如新卧起狀其頭脈動
時欬按其手足上實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

素問通評虛實論云經絡皆實寸脈急而尺緩滑則從滑則逆

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秋冬為逆春夏為從經
 虛絡滿者尺熱滿寸口寒濕也春夏死秋冬生脈實滿手足寒
 頭熱春秋生冬夏死脈浮而滿身有熱死其形盡滿脈急大堅
 尺澀而不應從則生手足溫也逆則死手足寒也孔子病熱脈
 懸小手足溫則生寒則死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脈實大也從
 則生急則死腸澀便血身熱則死寒則生身不熱脈不懸絕
 者脈滑大生懸滿死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呼吸六至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
 滑曰病風瀉曰痢
 靈樞五禁云著痹不移胸肉破身熱脈偏絕淫而奪形身熱色
 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逆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尺脈緩濇謂之解休尺清脈滑謂之多汗
 癸巳類稿卷五
 尺寒脈細謂之後泄脈尺蠱常熱者謂之熱中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
 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
 素問奇病論云尺脈數甚筋急而見此所謂疹筋是人腹必急
 白色黑色見則病甚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陽勝身熱喘滿汗不出齒乾腹滿死陰
 勝身寒汗出慄厥腹滿死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
 其陰則五藏爭氣九竅不通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從陰陽病易已脈逆陰陽病難已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陰陽不相病名曰關格
 靈樞終始云溢陽為外格溢陰為內關俱盛四倍以上為關格

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藏內傷
 靈樞脈度云邪在府則陽脈不和氣留之陽氣太盛陰脈不利
 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盛陽不能營故曰關陽盛陰不能營故
 曰格陰陽俱盛不得相營故曰關格
 素問格以寸口人迎合診知之後脈書不知人迎乃別造關
 格之義
 素問陰陽別論云鼓一陽曰鈞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極曰鉉鼓
 陽絕而至曰石陰陽相過曰溜
 素問病能論云所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也摩之切之聚者
 堅也搏者大也
 素問調經論云陰氣上逆則下虛陽氣走之故曰實陰氣下消
 則脈虛空寒氣重滿則血澀氣去故曰虛厚不上逆濕氣去血
 凝澀脈盛大以清
 癸巳類稿卷五
 素問玉版論云孤脈為消氣孤為逆
 素問陰陽別論云脈有陰陽所謂陰陽者去者為陰至者為陽
 靜者為陰動者為陽遲者為陰數者為陽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
 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澀者多血少氣微有寒
 素問陰陽類論云三陽者太陽也至手太陰而沈浮而不沈決
 以度察以心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而沈急不鼓臈至以
 病皆死一陽者少陽也至手太陰上連入迎弦急懸不絕此少
 陽之病也專陰則死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交於太陰伏鼓不
 浮上空志心二陰至肺其氣歸勝於外連脾胃一陰獨至經絕
 氣浮不鼓鈞而滑此六脈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移通五藏合

于陰陽先至為主後至為客

案此言三陰太陰也二陰少陰也一陰厥陰也三陽三陰俱至手太陰氣口候外候內之部分也以上所引氣血形色陰陽脈名略為備矣史記倉公列傳言陽慶黃帝扁鵲脈書以五色診病及藥論受其脈者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藥書其治病所引有脈法曰及扁鵲論曰診法曰脈法奇咳言曰又教人以經脈奇絡論氣案法藥法神齊湯法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及五藏氣心氣勝脫氣肺氣風氣脾氣氣其脈之應有長弦代和濡來數疾去難不一盛大順清小交沈浮堅緊平鼓參擊深小弱搏來難動躁雷不屬散其部分有右口太陰脈口經絡弦出左口循其尺索刺處其文奇偉合之內經知三代前

癸巳類稿 卷五

書非如後人醫案其持法雜比略例舉其六條於左

案同病能論云有病脈者診右脈沈不舉左脈浮而遲冬診之右脈固當沈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頤關在肺少陰脈貫腎絡肺今得關脈腎為之病故腎為要痛之病也

案同奇病論云有癰者入迎躁盛太陰脈微細如髮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頤在肺病名曰厥

案古人止五脈沈緊浮遲躁盛微細乃評論之名歸之五脈大數近於某則曰頗於某

素問病能論云人病胃脘癰者當診胃脈其脈當沈細沈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為癰也

案此言右關外候沈細則人迎必盛五推之與奇病論人迎與盛太陰微細同

素問示從容論云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噦噦腹滿時驚不嗜卧此何藏之發也脈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帝曰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沈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欬嗽煩愧者是腎氣之逆也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

案此以脈合證言之匿病不告醫則黃帝亦將以為三藏矣素問示從容論云於此有人四肢懈惰喘欬血泄惡以為傷肺切脈浮大而緊惡不敢治粗工用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此何物也帝曰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按物比類化之冥冥

癸巳類稿 卷五

循上及下何必守經今夫脈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竅去胃外歸陽明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脈亂而無常四支懈惰是脾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血泄者脈急血無所行也夫傷脾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為使真藏壞決經脈旁絕五藏漏泄不經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

案此亦以證為主以脈合之二火心肝三水下三陰也逆調論則一水為腎二火為心肝與此異循上及下何必守經言手足太陰一也

素問示從容論云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沈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之

持素證篇第三

手太陰經肺藏脈證三之一

靈樞本神云肺藏氣氣舍魄虛則寒鼻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胃
盈仰以息喜樂無極則傷魄狂意不存皮革焦毛悴色天死於
夏

靈樞經脈云手太陰之脈是動則病肺脹滿彭彭而喘欬缺盆
中痛甚則交兩手而脅此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
渴煩心胃滿膈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實有餘則肩背痛風
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弱
色雙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故氣

癸巳類稿卷六

不榮則皮毛焦津液去皮節爪枯毛折毛先死丙篤丁死手太
陰之別日列缺其病實則手銳骨掌熱虛則欠欬小便遺數

靈樞邪客云肺有邪其氣留於兩肘

靈樞五邪云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於肩
背

素問刺要論云肺動則秋病溫瘧泝泝然寒慄

素問風論云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皴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差
鼻甚診在眉上其色白

素問刺熱論云肺熱病者先漸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
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胷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肺
熱病者右頰先赤

素問痿論云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躄肺者藏

之長也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葉焦也肺熱
者色白而毛脫

素問辨論云肺病煩滿喘而嘔

靈樞經脈論云肺藏者虛滿而喘欬

素問欬論云肺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

素問瘧論云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不外泄風寒舍於皮
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熱而不寒消燂肌肉日瘠瘡

素問刺瘡云肺瘡令人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

素問厥論云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肺病下餽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肺病
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脛臑足皆痛虛則少氣
不能報息耳聾噤乾

癸巳類稿卷六

素問示從容論云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為使
真感壞決經脈旁絕五藏漏洩不喘則嘔

素問氣厥論云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心
移熱於肺傳為肺消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肺病喘欬病傳筋支滿痛身重體痛脈不
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肺病者喘息鼻張

素問大奇論云肺滿背即為腫肺壅喘而兩肢滿肺脈沈搏為
肺疝

素問病能論云肺氣大脈大則不得偃臥

素問脈要論論云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其莖而散者當
病遽汗

按一枯○○○
按素問之論實指與古玉屑州其時
古詩既而掌脈即脈空是故指其
古詩傳掌下浮脈經而長欬燥不可執
如脈在經中名食樹未向肺葉也
靈樞是也按古詩之三靈其意也
付為胎息可治休素則則為肝
傷在時時經文為肺熱常依
此去從者之言為以此所經可
不校也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胃中喘而虛名曰肺痹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肺脈急甚癩疾微急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要背胃鼻息肉不通緩甚多汗微緩癩癩偏風頭以下汗

出不可止大甚歷歷微大肺痹引胃背起惡日光小甚世微小消癯消甚息責責音齊息責肺積名在右脅下上氣微滑上下出血肺及大腸清甚

喉血微滑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疫音酸足酸素問水熱穴論云腎至陰肺太陰也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

水也故水病腎為肘腫肺為逆不得臥相輪俱受水氣所留靈樞寒熱病云臂太陰可汗出足陽明可汗出陰汗甚止之於

陽陽汗甚止之於陰手陽明經大腸府脈證三之一

素問類稿卷六

靈樞經脈云手陽明之脈是動則病齒痛頰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曰黃口乾肌衄喉痹肩前膈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

則當脈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手陽明之別曰偏歷實則

鱗蠶虛則齒寒痹隔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大腸病腹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

於寒即泄當齊而痛不能久立魚絡血靈樞脈論云大腸脹腸滿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泄泄不

化素問脈論云手陽明脈逆發喉痹注腫症素問欬論云大腸欬狀欬而遺矢

素問氣厥論云小腸移熱於大腸為虛癆為沈足陽明經胃府脈證三之三

痺枯血

靈樞經脈云足陽明之脈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呻數欠顏黑

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

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責音齊善腹脹是謂肝厥是主血

所生病者狂瘡溫淫汗出衄衄口喎唇疹頸腫喉痹大腹水腫

膝腫腫痛循膈乳氣街股伏兔胛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

氣盛則身已前皆熱其有餘於胃則消數善饑弱色黃氣不足

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足陽明之別曰豐隆氣逆喉

痹卒暗實則狂顛虛則足不收脛枯素問脈解云陽明病洒洒振寒脛腫而股不收上喘而為水胸

痛少氣甚則厥客孫絡則頭痛鼻衄腹腫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胃病面熱腹填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

兩脅脇咽不通食飲不下素問類稿卷六

素問經刺論云邪客於足陽明之經令人衄衄上齒寒靈樞終始云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

盛而不行則終矣素問風論云風氣與陽明入胃人肥熱中目黃人瘦寒中泣出

胃氣之狀頭多汗惡風食飲不下胃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填

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素問熱論云傷寒二日陽明受之身熱目痛鼻乾不得臥八日

陽明病衰身熱少愈其病兩感於寒者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

病腹滿身熱不欲食謔言案俗工以張機傷寒卒病論文辭不能諧俗乃視為隱奧同道相詆詆曰某人遇傷寒大證即不得下手實則已亦不知傷寒為何等病也傷寒即溫病亦曰黃病往往傳人其干時

令者曰疫俗亦謂之瘟言有惡神主之高僧傳云宋元嘉四
年邵信遇傷寒病無人敢看卽痘疫懼傳染也韓詩外傳庶
子好方者言上古醫曰第父以堯爲席以舜爲狗北面而祝
之發十言耳詰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中古醫曰踰跗榻
木爲齋草爲墊吹竅定勝死者復生謂治傷寒厥也張機
處方以大劑治之可云精敏承學以爲小小風寒沈困者不
恬張君處方之源遂沒其意今采素問脈證各入其經中合
他證於各經觀之義無隱矣

靈樞師傳云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慙心善飢齊以上皮熱腸中
熱則出黃如糜齊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滄
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

素問類稿

卷六

五

靈樞脈論云胃脹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

素問脈論云陽明之厥癰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
見而妄言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血

素問刺要論云陽明令人要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善悲

素問欬論云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五藏六府皆令
人欬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

案蟲生於肝風亦聚於胃關於肺西溪叢語引許叔微云類

爪末治肺蟲月之初四初六服之是二日肺蟲上行是唐人
語與千金方同概寬試之有驗

素問刺瘡云足陽明之瘡先寒洒洒漸寒甚久乃熱熱去汗
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

素問刺瘡云胃瘡者令人且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

大

素問陰陽別論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
傳爲風消其傳爲息責者死不治

素問氣厥論云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曰食亦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病傳少腹要脊痛衛發背脊筋
痛小便閉身體重不已死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陽明有餘病脈痺身時熱不足病心癢

滑則病心風疝滿則病積時善驚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壽其爽而
故者當病食癉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診得胃脈而急實則脹虛則泄風成爲寒

熱痺成爲消中厥成爲癰疾久風爲泄泄脈風成爲癩

素問類稿

卷六

六

案癰卽鴉神病癰卽大麻風及洋癩瘡均以治胃爲急素問

風論云癰者熱附氣不清鼻柱壞色敗皮膚癢潰風寒客脈
不去所謂風氣與太陽俱入脈筋肌肉憤脹而有癰由太陽

達面部牽連十二經及胸腹藏府也古人不喜正言之故謂
之惡疾神仙感遇傳云崔言得疾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

得瘡如疥皆目爲惡疾不可教有異人教以皂莢刺燒灰大
黃丸蒸丸曬爲末以大黃湯調服之鬚髮自生此今方書先

用九龍丸攻下之意又按酉陽雜俎云北齊李庶無鬚博陵

崔謹謂之日何不以錐刺頭作數十孔披左右好鬚者裁之

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蓋眉有驗然後裁鬚崔家時有惡疾故
庶以此謂之應卽指言事然則言疾愈鬚髮生而眉竟落矣

唐高僧傳云齊武平時梁州薛河寺僧遠爲性疎誕不修細

行好逐流蕩歌謠為任眼邊有烏點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
落盡是落眉即痛如洋嶽為流蕩疾也周庚信鄭偉墓誌云
消渴連年屢有相如之患迄於大漸遂如范增之疾桐君對
藥分關神明李柱侍醫更無方伎銘云梧桐茂苑楊柳倡家
千金遇雪百日流霞潤零倏忽悽愴榮華河陽古樹金谷殘
花亦此疾也若溪漁隱叢話云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
落鼻梁斷壞愴感慚愧轉加困劇而竟東坡先有大風起今
眉飛揚安得壯士今守鼻梁之謔其事不見劉攽傳而檢東
坡志林有一條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有得風疾者口不
能言死生之爭有甚於刀鋸木索者知其不可救默為祈死
而已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必係劉事元豐應作元祐
欽兄散亦知承輿軍感官妓得驚眩疾但時猶謂之風未有

癸巳類稿

卷六

七

洋嶽名明嘉靖時汪道貫贈王禪登詩云身上楊梅瘡作果
眼中芙蓉翳為花其名楊梅以形象言之也蜀檮杌云潘炕
璧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癸辛雜識亦言閩俗過癩墜耳塌
鼻斷手足而疽謂即大風疾是其疾亦由男女誤合東坡志
林引左傳文陽物又言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故淫者不為
蠱則為風皆風熱生濕展轉不已深可懼也又按文選辨命
論注引韓詩云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薛君云采芣澤泄臭惡
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
爾雅云采芣馬為今車前草而薛君云澤泄皆利濕藥詩
言有惡疾又言人道不通又言采芣非今之洋嶽而復何
惡疾也哉唐王壽外臺秘要引素女經云七傷之情不可不
思第六之忌新息沐浴頭身髮濕舉重作事流汗如雨以合

此係以九江和府江類作金拍草
其產在澤泉方草性極燥者
能食入地入海汗為及自即
念之

陰陽風冷必飢少腹急痛要脊疼強四肢酸疼五藏防醫上
攻頭面或生漏云出古今錄驗二十五卷中所云四肢酸
疼上攻頭面其證皆合隋巢元方諸病源候云十四花瘰候
云風濕客於皮膚與血氣相搏其肉突出外如花開狀云十
五反花瘰候云初生如飯粒破則血出生惡肉有根肉出反
散如花諸惡瘡久不瘥者亦然又頭面身體諸瘡久瘥皆
云熱外虛風濕所乘初生如炮隨瘡隨發又諸惡瘡候云
風熱挾濕毒之氣浸淫瘡候云風熱發於肌膚無名瘡候云
如惡瘡或癢或劇風熱搏於血氣所生所云惡瘡久不瘥直
洋嶽也唐孫思邈千金寶要方云交合畢蒸熱得氣以菖蒲
末白梁粉敷令燥則濕瘡不生又云治陰惡瘡以蜜煎甘草
末塗之則專指肝經瘡疔瘡口便毒朱實漢鄭瘡瘍全書言

癸巳類稿

卷六

八

瘰瘡由與生疔瘡之婦人交合熏其毒氣而生明嘉靖時汪
機本草會編李時珍本草綱目萬應時陳實功外科正宗均
有楊梅瘡名明時朝鮮許俊東醫寶鑑雜病篇云天泡瘡一
名楊梅瘡與癩大同生面上形如鼓釘生毛髮者如棉花生
兩陰尻腎筋骨上者如紫蒲萄生乳輪者如濕爛楊梅其如
魚肝中多白水者為天泡多由肝脾腎風濕熱之毒因男女
房室傳染時珍言正德間楊梅瘡始盛又云來自嶺表故又
名廣瘡其時始立專門治法萬應時王何堂外科證治準繩
言由肝腎濕熱所致天啟時張介賓景岳全書言衝脈所感
西洋人身圖說正面全身言小腹下橫骨為發便毒之所凡
與女人汗穢者交橫骨受熱乃內動發便毒及棉花楊梅等
瘡或受寒熱亦成此證實則素問風與太陽入脈輸為盡其

理太陽連督脈貫十二經膀胱壞胃熏肺衛士不深求且不
讀古書不知楊梅當作洋機實即風癘也其方藥用土茯苓
乾荷葉李時珍謂土茯苓即東山經藥莫應作中山經敢證
山榮草古書多教人服松脂茯苓薏苡仁抱樸子言上黨趙
聖癘垂死服松脂澆水燕該錄言齊州僧晉明風疾眉髮落
百骸腐潰異人教服松根類參長三五寸味苦者其於風癘
尤有成驗然神仙服食者多居山澤雲霧中故主利濕藥思
土之民非有濕疾不當服食也

素問大奇論云胃脈沈鼓滯胃外鼓大兩偏枯男子發左女子
發右不嗜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嗜三歲起年不滿二十
者三歲死

素問痿論云治痿者獨取陽明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
筋也類稱 卷六 九

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諸谷
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
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故陽明虛則宗筋弛帶脈不引故足
痿不用也

足太陰經脾藏脈證三之四

靈樞本神云脾藏營營舍意虛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
脹經漉不利憂愁不解則傷意四支不舉毛悴色天死於春
靈樞經脈云足太陰之脈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
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言能大便與下身體皆重是主
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下急痛溼積
泄水閉黃疸不能臥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不用足太陰氣
絕則脈不榮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軟肉萎

又言辨此向土人多以長和香等藥
藥為湯球性

人中滿脣反肉先死甲篤乙死足太陰之別曰公孫脈氣上逆
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鼓脹脾之大絡曰大包實則身盡
痛虛則百節盡縱

素問脈解云太陰病脈上走心為噫

靈樞終始云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氣噫善嘔嘔則逆逆則
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靈樞邪客云脾有邪其氣留於兩脾

靈樞五邪云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
中善飢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
俱不足則有寒有熱

素問刺要論云脾動則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脹滿而不嗜
食

素問風論云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惰四支不欲動色薄
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

素問熱論云傷寒四日太陰受之腹滿噎乾十日太陰病衰腹
減如故則思飲食

素問痿論云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為肉痿有漸於
濕以水為事若有所留居處相失肌肉滿漬痺而不仁得之濕
地也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

素問刺熱論云脾熱病者先頭痛煩心煩舌欲嘔身熱熱
爭則要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兩頰痛脾熱病者鼻先赤

素問痺論云脾痺者四支解情發欬嘔汁上為大寒風寒濕三
氣雜至合為痺風勝為行痺寒勝為痛痺濕勝為著痺

靈樞脈論云脾脈善噦四支煩悅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

素問厥論云太陰之厥腹滿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
吐太陰厥逆疝急心滿引腹

素問刺要論云散脈令人要痛而熱熱甚生煩要下如有橫脈
居其中甚則遺洩

素問刺經云足太陰之經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
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病減也

素問刺經云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腹中鳴鳴已汗出
則欬劇

素問示從容論云四肢解惰脾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水氣并腸
明也血逆者脈急血無所行也

素問奇病論云脾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內熱中滿氣上逆
癸巳類稿 卷六 十一

轉為消渴而之以前除痰氣也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脾病日臥慧口出甚下備靜脾欲緩脾病
者身重善飢肉萎足不收行善癢腳下痛虛則腹滿腸鳴澹泄
食不化

素問示從容論云脾虛令人體重煩冤脾虛字似筋然從容得
之

素問氣厥論云腎移寒於脾雍腫少氣腎移熱於脾傳為虛腸
泄不治

素問經本病傳論云脾病身痛體重病傳服少腹要脊痛履癢
背屈筋痛小便閉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脾病者唇黃

素問大奇論云脾脈外鼓沈為腸泄久自己

惡症

腹急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太陰有餘病肉癢寒中不足病脾癢
則病風疝瘡則病積心腹特痛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脾脈搏堅以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栗而
散色不澤者當病骨歷歷若水狀也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
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

靈樞邪氣論云脾病形云脾脈急甚為瘕瘕急瘕中食飲入而
運出後沃沫便不緩甚瘕瘕後緩風瘕四支不用心慧然若無

病大甚擊仆微大疝氣腹裏大脹血在腸胃外疝氣應作疝氣
此一語非兩說也靈樞中論此亦曰伏梁與心積名同於此
逆乃靈樞血也難經五十六難脾積曰痞氣其名正出於此

小甚寒熱微小消瘴滑甚積瘕微消瘴毒疝瘕疝瘕應是
微瘴內積多下膿血

癸巳類稿 卷六 十一
手少陰經心藏脈證三之五

靈樞本神云心藏脈脈舍神虛則悲實則笑不休怵惕思慮則
傷神破脈玉篇云脫肉毛悴色天死於冬

靈樞經脈云手少陰之脈是動則病盛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為
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脅痛膈臂內後廉痛脈掌中熱痛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血不流髦色不澤面黑如漆紫血先死
王篇癸死五陰氣俱絕則目系轉目運志先死連一日半死矣

手少陰之別曰通里實則支脈虛則不能言

靈樞邪客云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

靈樞五邪云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

素問刺要論云心動則夏病心痛

素問風論云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乾善怒噦赤色病甚則言

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

素問刺熱云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瀉

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心熱病者頭先赤

素問痿論云心氣熱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則生脈痿

極折挈屈縱而不任地也悲哀大甚則絕絡絕陽氣內動發則

心下崩數洩血也故不病曰大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脈痿心

熱者色赤而脈溢

素問痺論云心痺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噤乾善噤

脈氣上則恐

靈樞經論云心脈煩心短氣卧不安

素問厥論云手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

素問方盛衰論云少陰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

素問刺熱云心熱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

素問欬論云心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

靈樞經病云真心痛手足青至節死腎厥心痛與背相控善噎

如從後驚其心胃厥心痛甚腹脹胸滿脾厥心痛如以錐鋒刺

其心痛甚肝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肺厥心痛

卧如徒居痛間作益甚色不變心腸痛微腫往來休止腹熱渴

涎出是蛟蚘也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心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與心病

者胸中痛脅支滿脅下痛膈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胸膈

大脅下與要相引而痛

素問氣厥論云肝移寒於心在隔中肝移熱於心則死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心病心痛病傳於腎支痛閉塞不通身痛

體重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心病者舌卷短赤

素問大奇論云心脈滿大病癰筋癰心脈小急不鼓為癰心脈

搏滑急為心疝心脈小堅急兩偏枯男子發於左女子發於右

與胃

素問厥要精微論云診得心脈而急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小

腸為之應也

素問厥要精微論云心脈搏堅以長當病卷舌不能言其更而

散者當消環自己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

害於食名曰心痺得之外疾可慮而心虛故邪從之

靈樞論疾診尺云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狂子

素問刺熱云心熱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

素問欬論云心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

靈樞經病云真心痛手足青至節死腎厥心痛與背相控善噎

如從後驚其心胃厥心痛甚腹脹胸滿脾厥心痛如以錐鋒刺

其心痛甚肝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肺厥心痛

卧如徒居痛間作益甚色不變心腸痛微腫往來休止腹熱渴

涎出是蛟蚘也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心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與心病

者胸中痛脅支滿脅下痛膈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胸膈

指痲疥

靈樞邪氣臟府病形云小腸病小腹痛要脊控率而痛時窘之

後言虛時欲當耳前熱若寒甚肩熱甚手小指次指之間

卷六

三

卷六

十四

熱厥陷

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滲血之中血位不
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寒氣客於小
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連熱
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

素問痺論云腸痹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洩泄

靈樞經論云小腸脹少腹膜原引要而痛

素問厥論云手太陽脈逆耳聾出項不可顧要不可俯仰

素問欬論云小腸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

素問氣厥論云膀胱移熱於小腸而腸不便上為口糜

素問者至教論云三陽上下無常合而病至謂合并至如風雨

上為顛疾下為漏病積并則為驚九竅皆熱腸氣滯澀噎乾喉

麥已類稿

卷六

五

塞并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為腸泄坐不得起卧

足太陽經膀胱府脈證三之七

靈樞經脈云足太陽之脈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如拔脊

痛要似折臂不可以曲屈如結胸如裂是為蹶厥是主筋所生

病者痔瘻狂顛疾頭顛即白字從頁從項痛目黃淚出軌顛項

背要尻腫脚腫皆痛小指不用足太陽之別曰飛揚實則軌顛

頭背痛虛則軌顛

按元史李杲傳云王善甫病小便不利日晡凸出腹脹如鼓

腹以上堅硬欲裂果日內程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

乃出焉取元子言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是不

宜甘淡滲泄之陽藥明日投導陰之劑而愈

素問脈解云太陽病脈要難痛病偏虛為蹶強上引背耳鳴甚

則狂舉疾浮為蹶入中為痞內毒而厥為痞併

靈樞經脈云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脈理發泄汗乃出故

小便而不得肩上升脈陷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脈陷

靈樞經論云太陽終也蹶厥反折瘰癧其色白絕皮乃絕汗則

終矣

素問三部九候云氣絕者其足不可以屈申死必戴眼瞳子高

者太陽不足也

靈樞經脈云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脈理發泄汗乃出故

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素問風論云風氣與太陽俱入脈膈肌肉憤脹而有癢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太陽之勝痔除中乃瘻隱曲不利互引陰

股筋肉拘苛血脈凝泣同格滿色變或為血泄皮膚否腫腹滿

麥已類稿

卷六

五

食減熱反上行頭項肉頂腦戶中滿目如脫

素問熱論云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人之傷於寒

也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要脊強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其

病兩感於寒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頭痛口乾煩懣

靈樞經論云膀胱脹少腹滿而氣瘞

素問厥論云巨陽之厥履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為胸背太陽脈

逆僵仆嘔血善衄

素問刺要痛云足太陽脈令人要痛引項背尻背如至重狀解

脈令人要痛引肩目眩眩然時遺洩痛如引帶常如折要狀善

恐衝絡之脈令人要痛不可以俯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要

衝絡絕惡血歸之會陰之脈令人要痛痛上深深字然汗出汗

乾令人欲飲飲已欲走飛揚之脈令人要痛痛上拂拂然甚則

8 低痛一
脈云錢口付乳痛同傳得病
既愈而日不除脈已日愈內定即
應堅則氣結脈積不下以都末
過入膽去結脈下日解矣日不愈
巧痛厥肝脈三經之通傳日傳得
病多專治脈以此和聲表能同矣

悲以恐

素問刺虛論云足太陽之瘧要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痛
喘喘然熱止汗出

素問欬論云膀胱欬而遺溺

靈樞五味論云膀胱之胞薄以情得液則縮卷約而不通水道
不行矣

素此胞即膀胱也戰國策云痲痺痲疾史記倉公傳

風癰客膠難于大小溲溺亦又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
而溺赤是也若氣厥論胞移熱于膀胱則是胞脈

素問氣厥論云胞移熱於膀胱則癰溺血

素問陰陽別論云三陽發病發寒熱下為癰腫及為癢厥腦痛

其傳為索澤血調其傳為癰疽

癸巳類稿

卷六

七

素問標本病傳云膀胱病小便閉病傳少腹脹要脊痛疔疔腹
脹身體重不已死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太陽有餘病骨疼身重不足病腎癢滑
則病腎風痛滿則病積時善崩疾

素問著玉教論云三陽并至言必并上為痲疾下為漏病三陽

積并為驚九竅塞噤乾噤塞并于陰心則上下無常薄為腸澼

直心坐不得起臥

足少陰經腎藏脈證三之八

靈樞本神云腎藏精精舍志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感怒不
止則傷志忘前言要脊不可俯仰屈中毛悴色天死於季夏恐
懼不解則傷精骨瘦痿厥精時自下

靈樞經脈云足少陰之脈是動則病飢不欲食而如漆柴欬唾

則有血鳴鳴而喘坐而欲起目眩如無所見心如懸若飢狀

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揚如人將捕之是為骨厥是主腎所生病

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噎乾及痛煩心小痛黃疸腸澼脊股內

後廉痛瘦厥嗜卧足下熱而痛為此諸病灸則強食生肉緩帶
被髮大杖重履而步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

而滿骨髓者也骨不滿則肉不能著骨肉不相親肉軟却齒長

而垢髮無澤骨先死戊為已死足少陰之別曰大鍾氣逆則煩

悶實則閉癰虛則要痛

素問脈解云少陰病色色不能久立少氣善怒名曰煎厥惡聞

食臭而黑如地色欬則有血血見於鼻

靈樞終始云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

素問著玉教論云腎且絕恍惚日暮從容不出人事不殷

癸巳類稿

卷六

六

靈樞邪客云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脚

靈樞五邪云邪在腎則骨痛陰痹寒之而不得腹脹要痛大

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

素問刺要論云腎動則冬病服要痛

素問水熱穴論云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達於風內不得

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元府行於皮裏傳為附腫本

之於腎名曰風水所謂元府者汗空也

素問風論云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龐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

其色良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

素問欬論云傷寒五日少陰受之口燥舌乾而渴十一日少陰

所衰渴止不滿此兼去舌乾已而嚏此兼去
素問痿論云腎氣熱則要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為骨痿有所

運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合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或足不任身發為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腎熱者色黑而齒槁

素問刺熱云腎熱病者先要痛筋疲苦渴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筋寒且痿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漚漚然腎熱病者頭先赤

素問痺論云腎痺者善展尻以代踵脊以代頭

靈樞經論云腎脹腹滿引背中央然要解痛

素問方盛衰論云少陰之厥口乾溺赤腹滿心痛少陰厥逆虛滿嘔

變下泄清

素問刺要論云足少陰令人要痛痛引脊內廉昌陽之脈令人

癢已類稿

卷六

要痛痛引膈目眩眩然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

素問刺瘻云足少陰之瘻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

戶塞厲而處

素問刺瘻云腎瘻者令人洒洒然要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睛晦

然手足寒

素問效論云腎效則要背相引而痛甚則效逆

靈樞經終始云手屈而不申者其病在筋手申而不屈者其病在

骨

素問解精微論云志者者怒怒則沖陰沖陰則志去目神不守

精涕泣出厥則陽氣并於上火獨光陰并於下足寒服故目昏

言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腎病夜半慧四季甚謂雞鳴食時日晡日入下舖靜

腎欲堅腎病者腹大脰腫喘欬身重汗出謂盜汗情風虛則腹

中痛大腹少腹痛清脈意不樂

素問示從容論云腎虛令人體重煩冤腎小浮似脾然從容得

之

素問氣脈論云肺移寒于腎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各

於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裏漿水之病也肺移熱於腎傳為

柔痲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腎病少腹要脊疼筋疲病傳背屈筋痛小

便閉腹脹兩脅支痛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腎病者顛與顏黑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少陰有餘病皮癢隱疹不足病肺痺滑

則病肺風疝澹則病積澁血

癢已類稿

卷六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要

其要而散者當病少血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

陰名曰腎癰即奔豚在少腹下上至心下得之沐浴清水涼而臥

素問示從容論云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噓噓腹

滿時驚不嗜臥脈浮而弦切之石堅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

沈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

也欬嗽煩悅者是腎氣之逆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腎脈急甚骨癢疾微急沈脈奔豚足不

收不得前後謂大便緩甚折脊謂腰微緩洞洞者食不化下泄遲

出大甚陰痿微大石水起齊以下至小腹腫腫然上至胃脘死

不治小甚河泄微小消痺滑甚癰癢微滑骨痠坐不能起起則

目無所見滿甚大癩微滿不月沈痔

素問奇病論云有病龐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病者形不痰不能食食少病生在腎名為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

素問評熱病論云有病腎風者月事不來胞脈閉也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肝與腎脈并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濕若中水也

素問奇病論云腎滿實即為腫腎雍脚下至小腹滿脛有小大解胎大跛易偏枯腎脈小急不鼓為癉大急沈為疝小搏沈為腸澀下血血溫身熱者死肝腎并沈石水浮風水小弦者驚虛死

素問水熱穴論云腎者至陰盛水也肺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

癸巳類稿

卷六

三

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為腫腫附脾者聚水而生病也腎者化藏也地氣上者屬于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

腎脈任脈衝脈胞脈胎府踰脈帶脈維脈證三之九

素問骨空論云督脈為病脊強反折督脈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為衝疝其女子不任癯痔遺溺眩乾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營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謂任及胃其病上衝喉者治其漸漸者上依頤也

靈樞經脈云督脈之別曰長強實則脊強虛則頭重高搖之依脊之有過者

素問骨空論云任脈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靈樞經脈云任脈之別曰尾翳實則腹皮痛虛則痒墟

素問氣穴論云背與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與十椎

上紀上紀胃腕也下紀關元也背胃邪繫陰陽左右如此其病前後痛瀉胸脇痛而不得息不得臥上氣短氣偏痛脈滿起斜出尻脈絡胸脇支心貫膈上肩加天突斜下肩支十椎下

素問骨空論云衝脈為病逆氣急裏

靈樞百病始生云虛邪之中人也著於伏衝之脈搗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

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衝脈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喘動應手

靈樞(順)逆肥瘦云衝脈別絡結則跗上不動厥寒

素問評熱病論云月事不來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

癸巳類稿

卷六

三

素問奇病論云胞之絡脈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重身九月不能言

靈樞水脹云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惡不泄鮮留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

素問痺論云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為清涕

素問痿論云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遺血也

素問大奇論云脈至如蠶繭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

素問氣厥論云胞移熱於膀胱則癰溺血

素問繆刺論云邪客於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內皆起

靈樞脈度云蹻脈氣不營則目不合

靈樞癩狂云脈脹而縱不滿者灸帶脈於要相去三寸

素問痿論云陽明虛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

素問刺要痛云陽維之脈使人要痛痛上佛佛然腫

手少陰經心包絡脈證三之十

靈樞經脈云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

擊急腋腫甚則胸脅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曰黃喜笑不休

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手心主之別曰內關實則

心痛虛則頭強

素問厥論云手心主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

靈樞邪容云心主之脈內絡心肺謂二經脈心藏邪不能客容則死

故諸邪在心者皆在心包絡少陰外經病而藏不病

癸巳類稿 卷六

手少陽經三焦府脈證三之十一

靈樞經脈云手少陽之脈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焯焯嗌腫喉痹

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皆痛頰腫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

小指次指不用手少陽之別曰外關實則肘擊虛則不收

靈樞本論云三焦並太陽之正實閉瘧虛遺溺

急溢則水留即為脹

靈樞脹論云三焦脹氣滿於皮膚中輕然而不堅

素問厥論云手少陽厥逆發喉痺嗑腫瘰

素問欬論云三焦欬而腹滿不欲食飲

素問調經論云陽虛寒氣在外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

寒慄陰虛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熏胸中故內

無陽盛上焦不通利元府汗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陰虛

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泄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

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瀆故中寒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身半以上邪中之也身半以下濕中之

也

靈樞小鍼解云氣之在脈也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寒

溫不適飲食不節病生腸胃故瀉氣在中清濕地氣之中人必

從足始故清氣在下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厥固泄者皆屬於下諸痿喘嗽者皆屬

於上

靈樞終始云從要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要以下者足

太陰陽明皆主之

癸巳類稿 卷六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邪中面下陽明中項下太陽中頰下少

陽中膺背兩脅亦中其經中陰從臂肘腋不能客還之於府

靈樞上膈云氣為上膈食飲入而還出蟲為下膈寒汁流於腸

中則蟲寒積聚守於下管腸胃充郭

營衛脈證三之十二

靈樞營衛生會云汗或出面或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衛

氣之道而出命曰漏泄

靈樞禁服云細察衛氣為百病母

靈樞脹論云營氣循脈衛氣逆者為脈脹衛氣並脈循分者為

膚脹

靈樞水脹云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

痺而內者惡氣乃起息肉乃生大如雞卵稍成如懷子按之則

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

靈樞壽夭剛柔云營病寒熱少氣病氣痛時來時去恍惚

驚風寒客於腸胃寒熱之為病也

靈樞衛氣失常云衛氣蓄積死蘊支者胃中滿喘呼遺息

素問調經論云風雨之中人血氣與邪並客於分肉之間其脈

堅大故曰實寒濕之中人也皮膚不收肌肉堅緊營氣泣衛氣

去故曰虛虛者瀉辟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血氣外溢令人少氣血氣環通令人上

氣血氣內著令人腹脹血氣竭解內却善恐上逆善怒善忘

氣不外行令人臥不欲動血氣內散令人寒栗血氣皆脫令人

目不明內氣外泄留為大癩陽氣內竭令人善忘

素問方盛衰論云氣之多少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

素問類稿

以氣多少逆皆為厥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者秋

冬生氣上不下頭痛顛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若

居曠野若伏空屋絲絲乎屬不滿日

素問氣穴論云結脈以溢奇邪以通營衛營衛留散營道

氣竭血若外為發熱內為少氣溢氣邪壅脈熱肉敗營衛不行

必將為膿內消骨髓外破大腸留於節湊必將為敗積聚留舍

營衛不居卷肉縮筋助肘不得申內為骨痹外為不仁命曰不

足大寒留於谿谷

素問調經論云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逆於經血氣

離居一實一虛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為驚狂血并於陽氣并

於陰乃為疔中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惡善怒血并於下氣

并於上亂而善忘血氣并走於上為大厥暴死氣復反則生不

反則死

按韓詩外傳云尸厥者股陰溫耳焦如有啼者聲可活也

史記扁鵲傳云魏太子尸蹙耳鳴而鼻張循兩股至陰尚溫

股陰溫是氣能下耳鳴鼻張是將反也故曰復反則生

素問逆調論云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營氣虛衛氣

實也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

曰死

靈樞終始云痒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痒者陽

也

靈樞壽夭剛柔云病有形而不痛者陰完而陽傷之也無形而

痛者陽完而陰傷之也

靈樞周痹云周痹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居分

肉之間真氣不能周

靈樞刺節真邪論云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

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淺者偏痛

素問風論云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膈散於分肉之間與衛

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膜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

故其肉有不仁也癩者有營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

而色敗皮膚癢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癩風或亦名曰寒

熱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因於氣為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

靈樞玉版云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

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

靈樞癰疽云寒客經絡血泣不通衛氣歸之不得後反故癰寒

化爲熱熱勝則腐肉爲爛爛筋傷骨凡肉不相管脈滿蒸氣
靈樞上屬云蟲寒守下管腸胃充邪補氣不營邪氣居之蟲上
食則下管虛邪氣勝之積聚已留則毒成毒在管內病深外病
浮腫上皮膚熱

素問調經論云病在脈調之血在血調之絡病在氣調之衛
靈樞營衛生會云日中而陽氣爲重陽夜半而陰氣爲重陰日
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平旦陰盡而陽受氣

素問臟五過論云營貴後最難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精
神內傷身必敗亡營富後貧名曰失精難不中邪皮焦筋屈瘰
瘻爲擊五氣留連病有所并不在臟府不變形身日減氣
虛無精病深無氣酒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
營良工所失不知病情

癸巳類稿 卷六

素問臟五過論云當合男女離絕克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
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

素問方盛衰論云至陰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陰陽并交
至人之所行陰陽并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是以聖人持養
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

足少陽經脈府脈證三之十三

靈樞經脈云屬足少陽之脈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脅痛不
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是爲陽厥是主骨
所生病者頭痛領痛目銳眦痛飲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俠瘰
汗出振寒瘰疔助脾外至歷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
指次指不用足少陽之別曰光明實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
素問脈解篇云少陽病心脅痛不可反側甚則暈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肺病善太息口苦臥宿汁心下憊憊恐
人將捕之盛中介吟然數唾

靈樞終始云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
其死也色青白乃死

素問熱論云傷寒三日少陽受之胃脘痛耳聾九日少陽病衰
耳聾微聞其兩耳於寒者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耳聾囊痛而
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靈樞脈論云臍腹下痛腹口中苦善太息
素問厥論云少陽之脈暴蹙煩腫而熱骨痛所不可以運少陽
厥逆機關不利要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勝難不可治驚者
死

癸巳類稿 卷六

素問刺要篇云少陽令人要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
以俯仰不可以顧同陰之脈令人要痛如小錐居其中怵然履
兩里之脈令人要痛不可以效效則筋縮急

素問刺經云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無休寒不甚熱不甚惡見
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

素問欬論云臍款飲臍汁

素問奇病論云臍痺者數謀慮而不決臍虛則氣上溢而口爲
之苦

素問氣脈論云胃移熱於膽亦日食亦見臍移熱於腦則領辛
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傳爲蠅蟻瞋目

素問陰陽別論云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其傳爲心掣其傳
爲隔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少陽有餘病筋癢有滿不足病肝癢滑

則病肝風痲痺則病積時筋急目痛

足厥陰經肝藏脈證三之十四

靈樞本神云肝藏血舍魂虛則恐實則怒悲哀動中則傷魂
狂忘不精不正陰縮筋舉兩脅骨不舉毛悴色天死於秋

靈樞經脈云足厥陰之脈是動則病要痛不可以俯仰丈夫瘡

疝婦人少腹腫甚則面黃乾面虛脫色是肝所生病者胃滿噎逆

飢泄狐疝遺溺閉癯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

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脈絡於舌本也故脈弗榮則筋急

引舌與卵唇青舌卷卵縮筋先死庚傷辛死足厥陰之別曰蠶

薄氣逆則羸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痒

素問脈解云厥陰病脈脹不通癰癧疝甚則熱中

靈樞終始篇云厥陰終者中熱噎乾喜溺心煩盛則舌卷卵上

癸巳類稿

卷六

三

縮

靈樞邪客云肝有邪其氣留於兩腋

靈樞五邪云邪在肝則兩脅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擊節時

脚腫耳間青脈掣

素問刺要論云肝動則脊病熱而筋弛

素問解精微論云風之中目也陽氣內守於精是火氣燭目故

見風則泣下也有以比之火也風乃能雨此之類也

素問風論云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噎乾善怒時憎

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

素問熱論云傷寒六日厥陰受之煩滿而囊縮十二日厥陰病

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

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泣脈急脅肋與少腹相引

痛

素問痿論云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脈乾則筋急而變發為筋

痿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注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

痿及為白淫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肝熱者色蒼而

爪枯

素問刺熱云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滿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

及驚脅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肝熱病者齒頰先赤

素問痺論云肝痺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為引如恆

靈樞脈論云肝脹脅下滿而痛引少腹

素問厥論云厥陰之厥少腹腫痛腹脹經澁不利好臥屈膝陰

縮腫筋內熱厥陰厥逆變要痛虛滿前閉譫言三陰俱逆不得

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前陰者春夏陰氣少秋冬陽氣衰此

癸巳類稿

卷六

手

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

因從之而上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為之寒也熱厥腎氣

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也逆則陽氣亂則不知人也

素問刺要論云厥陰之脈令人要痛要中如強弓弩弦其病令

人善言多默默然不慧不言則無事類

素問欬論云肝之欬則兩脅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脇下

滿

素問刺經云足厥陰之痛令人要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癰狀

非癰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怵悞

素問刺經云肝瘕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

靈樞終始云手屈而不申病在筋申而不屈病在骨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肝欲散肝病

者兩脅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眩無所見耳無所聞
善恐如人將捕之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煩慮

素問示從容論云肝虛令人體重煩冤肝急沈散似腎從容得
之

素問腹中論云肝傷胃脅支滿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臭出
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前後血便月事衰少不來

素問氣厥論云脾移寒於肝雍腫筋攣脾移熱於肝為驚衄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脅支滿病傳體重身痛屢夏

脊少腹痛屢夏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肝病者背青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厥陰有餘病陰癢不足病生熱癢滑則
病狐疝風滿則病少腹積氣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肝脈搏堅以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門因
血在腎下令人喘逆其栗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
支左名曰肝痹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要痛足清涼頭脈緊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肝脈急甚惡言後急肥氣在脅下左若
覆杯緩甚善嘔微緩水瘕瘕大甚內癯善嘔微大肝痹陰癢

致引小腹小甚多飲足不微小消癯消甚瘕疝微滑遺溺甚
溢飲土不勝水微瀉癩變筋癩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肝與腎脈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
血已見血濕若中水也

素問大奇論云肝滿實即為腫肝雍兩肢滿臥則驚不得小便
肝脈小急癩癭筋攣肝脈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瘡白已肝

癩

厥小急不數為癩肝腎並沈為石水並浮為風水並小弦欲驚
並虛為死肝脈大急沈疝肝脈小緩為腸澼易治心肝澼亦下
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厥小沈瀉為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
日死

經筋經三之十五
靈樞經筋云足太陽筋之筋其病小指支跟腫痛屬舉脊反折

項筋急肩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可左右搖伸春痺
足少陽筋之筋其病小指次指支轉筋引膝外轉筋膝不可屈

申屬筋急前引解後引尻即上乘少季脊痛上引缺盆膺乳頸
維筋急從左之右從右之左右目不開上過右角並蹠脈而行

左絡於右故傷左角右足不用右則名曰維筋相交孟春痺
足陽明筋之筋其病足中指脛轉筋脚蹠堅伏免轉筋臂前腫

潰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
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不勝收故僻治之

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鈎鈎之即以
生桑炭置之坎中膏下以坐等以膏煎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

肉不飲酒者自強也為之三拊而已急者口目為僻皆急不能
卒視季春痺也

足太陽筋之筋其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痛膝內輔骨痛陰
股引懈而痛陰器痛上引齊兩脅痛引膈中脊痛孟秋痺

也
足少陰筋之筋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病

在此者主痛癢及瘰在外者不能俯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
要反折不能俯陰病者不能仰此筋折紐經發數甚者死仲秋

病也

足厥陰筋之筋其病足大指及內踝之前痛內輔痛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也季秋痲

手太陽筋之筋其病小指支肘內銳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腋下痛腋後廉痛繞肩胛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領目眩耳入乃得視頸筋急則為筋瘦頸強當所過者支轉筋筋急則口日為僻皆急不能卒視仲夏痲

手少陽筋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舌卷季夏痲

手陽明筋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肩不舉頭不可左右視孟夏痲也

手太陰筋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成息黃青吐血

仲冬痲

手心主筋之筋其病當所過支轉筋前及胃痛息責孟冬痲

手少陰筋之筋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為肘細當所過者支轉筋筋痛其成伏梁腫膿血者死不治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緩不收陰痿不用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不申季冬痲也

靈樞經脈云脈弗營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咽

素問痿論云陽明虛則宗筋縱足瘦不用

靈樞衛氣失常云血氣之輸輸於諸絡血氣留居則盛而起筋也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陽氣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痲短小筋弛長痲短為拘弛長為痿

素問皮部論云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起毫毛開濇理其入於絡也則絡脈盛色變其入客於經也則感虛乃陷下其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弛骨消肉燥爛破毛直而敗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大怒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汗出傷也

素問疏五過論云嘗當大傷筋絕脈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臬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肢轉筋

絡脈左注右注左上下相干證三之十六

素問膠刺論云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胃脅支滿手少陽之絡令人喉痹舌卷口乾心煩臂外廉痛手不

癢已類稿

卷六

及頭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病足太陽之絡令人頭項肩痛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壯胷中熱邪客

於臂掌之間陰絡不可得屈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脈肝下傷少陰之絡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耳中生風足陽明之經王冰云以其脈左右交

於面部故舉經明膠刺令人齲齲上齒寒足少陽之絡令人齋痛不得息欬而汗出足少陰之絡令人噬痛不可納食無故善怒氣上走贛上噬中虛不得內唾時不得出唾

直者絡亦足太陰之絡令人要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息足太陽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脅而痛足少陽之絡令人

留於樞中痛脾不可舉邪客於手足少陰之絡令人身脈皆動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

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日尸厥刺之不已以竹管吹其兩耳
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烙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
邪客於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病未已而
右脈先病如此者非絡也

脈證雜比略例三之十七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屬於風
諸痛痒創皆屬於心諸熱昏憒諸禁鼓慄如長神守諸逆衝上
諸躁狂越諸病附腫痛癢驚駭皆屬於火諸腹脹大諸病有聲
鼓之如鼓諸轉反戾水液渾濁諸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
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諸痙項強皆屬於濕諸氣膈鬱皆屬
於肺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厥
固世皆屬於下諸痿喘嗽皆屬於上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

癸巳類稿 卷六

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貴之虛者貴之必先五勝疏其
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
者曰頭痛長者曰足歷痛促上擊者肩背痛沈而堅者病在中
浮而盛者病在外沈而弱曰寒熱及痲瘦少腹痛沈而橫者皆
下有積腹中有積積痛沈而喘者寒熱盛滑堅者病在外小實
而堅者病在內小弱以瀆謂之久病滑浮而疾謂之今病急者
痲瘦少腹痛滑曰風瀆曰癰緩而滑熱中盛而緊曰脹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粗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熱中也來疾去徐
上實下虛為心顛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為惡風也有脈俱沈
細數者少陰厥也沈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散者為胸中諸浮
不躁者皆在陽則為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沈者皆在陰則

為骨痛其有靜者在足脈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泄及便膿
血諸過者切之濡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
為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推
而外之內而不外者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者身有
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要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
痛也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要脊痛而身有痲也

素問通評虛實論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氣虛者肺虛也
氣逆者足寒也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經絡皆實是寸脈
急而尺緩也滑則從清則逆也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
而尺寒也秋冬為逆春夏為從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瀉
也春夏死秋冬生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行步惛然滑則生
瀉則死寒氣暴上脈滿而實瀉則生瀉則逆而死脈實滿手足

癸巳類稿 卷六

寒頭熱春秋生冬夏死脈浮而瀆身有熱死其形也滿脈急大
堅尺瀆而不應從則生手足溫也逆則死手足寒也孔子病熱
脈懸小手足溫則生寒則死孔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脈實大也
緩則生急則死腸澀便血身熱則死寒則生腸澀下白沫脈沈
則生浮則死下膿血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腸澀身不熱脈不
懸絕者脈滑大生懸瀆死瘵疾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
不治癰疾之脈虛則可治實則死消瘵脈實大病久可治脈小
懸堅病久不可治

靈樞厥病云厥頭痛面若腫起煩心足陽明也厥頭
痛頭脈痛心悲善泣視頭動脈盛者刺之謂足厥陰也厥頭
痛貞貞頭重而痛手足少陰也厥頭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
頭面動脈及足太陰也厥頭痛項先痛要脊應之天柱及足

太陽也胃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痛厥有熱足少陽三也真
頭痛頭痛甚屬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頭痛有所擊墮惡血
在內也太薄為惡日作者不可已半寒痛者手足少陽三陽
明大腸也

靈樞禁服云人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間
乍甚寸口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
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

素問陰陽別論云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陽加於陰謂之汗陰虛
陽搏謂之崩

素問玉版論要云搏脈蹇痺寒熱之交

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脈外則血少客于脈中則氣不通客
於脈外則脈寒客於脈中則脈滿客於物脈則脈不通客於背

癸巳類稿 卷六

七

胸之脈則血脈泣客於厥陰之脈則血泣脈急

靈樞五禁云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逆也病泄脈洪大逆也

著痺不移脈內破身熱脈偏絕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

及後下血脈血脈重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逆也

靈樞熱病云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泄其熱出其汗皆

其陰身熱甚陰陽俱靜者有死徵也七日八日脈口動喘而短

者汗且自出當出肺汗七日八日脈微小澀血口乾一日半而死脈

代者一日死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喘甚死七日

八日脈不躁躁不散數後謂多三日中有汗不汗四日死熱病

脈順可汗熱病已汗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

靜者生熱病脈尚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

汗靜者生

素元史李杲傳云馮煥傷寒目赤頓渴脈七八至醫欲用承
氣湯杲曰內經在脈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七八至熱極矣
而會要大論言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之而從按之不
鼓諸陽皆然此傳為陰證也以熱藥因寒用法處之汗出而
愈

素問刺熱云太陽之脈色營額骨熱病也營未交且得汗與厥
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少陽之脈色營頰前營未交且得
汗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素問腹中論云病熱者陽脈也陽入於陰乃臍脹而頭痛也

素問瘧論云瘧氣者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

素問長刺節論云病在諸陽脈且寒且熱諸分且寒且熱名曰

癸巳類稿 卷六

三

靈樞根結云皮肉菴然而弱髮病取太陽氣無所止息瘵疾起

取陽明骨熱不安於地取少陽倉廩無所輸鬲洞取太陰氣絕

喜悲取厥陰脈有所結而不通取少陰

靈樞脹論云脈之應於寸口大堅以澹者脹也其陰為臍腸為

府

靈樞癲狂云癲疾脈脹而縱厥逆為病則脈大小皆滑

素問調經論云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絡傳絡

脈輸大經脈血氣與邪並客於分淥之間其脈堅大

靈樞五色云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

緊以浮者病益甚在外脈口浮滑病日進人迎沈滑病日損脈

口滑沈病日進在內人迎滑盛以浮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沈人

迎寸口太小等者病難已病在藏沈而大者易已小為逆病在

府浮而大者易已人迎盛堅傷於寒寸口盛堅傷於食

蓋樞終始云氣至而有效者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可也實者

脈如其故而益堅也病未去也

蓋樞邪客云脈滑而盛病日進虛而細久以持大以濇為痛瘕

陰陽如一者病難治

蓋樞衝氣失常云支衛胃中滿喘呼逆患者診視其脈大而弦

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

蓋樞動輸云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陰

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

蓋樞玉版云腹脹身熱脈大逆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逆

趾而不可止脈大逆效且澁血脫形其脈小勁逆效脫形身熱脈

小以疾逆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逆效澁血形肉脫脈搏逆效

癸巳類稿 卷六 五

血胃滿引背脈小而疾逆效歐腹脹且澁泄其脈絕逆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風熱而脈靜泄而脫血脈實病在中脈虛

病在外脈滿皆難治命曰反四時玉機真藏論病在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此謂五實

死身汗得後利活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

虛死緣病入胃泄注止活

蓋樞小鍼解云五藏氣絕於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絕於外者

脈口氣外絕不至

素問大奇論云三陽急為瘕三陰急為疝一陰急為疝厥二陽

急為驚脈至而搏血衄身熱者死脈來懸鉤浮為常脈脈至如

喘曰暴厥不知與人言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已脈至

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也脈至如火薪

然是心精予奪也脈至如散葉是肝氣予虛也脈至如省客皆

客者脈寒而數是腎氣予不足也懸去者衰華而死脈至如九

沉是胃精予不足也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足也脈至如弦

纒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脈至如交淡

交淡者左右傍至也微見三十日死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

陽氣予不足也少氣者味非英而死脈至如類土之狀按之不

得是肌氣予不足也五色先見黑白蟲發死品即雷說文氣同

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膈之予不足也脈

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堅大急五藏荒熱寒熱獨并

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脈至如先滑不直手按之

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予不足也脈至如華令人善恐不欲坐卧

行立常憂是小腸氣予不足也

癸巳類稿 卷六 卑

素問陰陽類論云二陽明一陰厥陽明主病不勝一陰厥而

動九竅皆沈三陽太一陰厥太陽厥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藏

外為驚駭二陰少二陽明病在肺太少陰脈沈勝肺傷脾陰外

傷四支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少陽皆妄行癩疾為狂二陰

一陽少病出於腎陰氣客游於心腕下空竅堤閉塞不通四支

別離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

燥病在土脾陰太二陽三陰陰大至陰陰少皆在陰不過陽陽氣不能

止陰陰陽並絕浮為血痕沈為膿附陰陽皆壯下至陰陽

素問五藏別論云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脈觀其志意與其病

也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

素問四時調神論云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所以聖人春夏

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道者聖

入行之愚者佩之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

持素舉

目錄曰昭乎哉聖人之仁也上世淳意在心人神相語務精祝由先巫是用神農氏嘗藥分品上以養命中性下病垂利萬世黃帝坐明堂正天綱岐伯伯高鬼與區少師少俞雷公以開敏之才留意性命時則已有脈經上下篇脈要陰陽奇恒比類從容尺寸本病人事治數斯著其略鈞沈拾遺與鬼與區積考十世天元冊文太古文章並奇作也其時學者受師未終將以亂經迷診天人長命黃帝哀焉乃垂聖慮勸樹天度以道求運以運證病經絡孫隆舉有道里宗氣營衛有生之常鍼灸之外湯藥至齊診有大方靜候氣口又分貧富勞佚肥瘦男女嬰壯身

癸巳類稿

卷六

聖

微言至也脈通神明。

癸巳類稿

卷六

聖

經宋賢所歎今得覽之正復感人迎直脈上頭下胃居然不曉餘所抄集亦有迷替詐病詐處仲景戲謔亦采為經何以示則王冰林億較注古籍拉彼入此使之淆亂然王氏頗能勞微明堂惠胤後學晃公式乃謂靈樞靈山為冰抄撮舊書是與謂中庸抄撮家語不全者何異劉完素有素問元機原病式沈作詰皆取二經論天人之奧者離之合之正是之醫士李杲羅從謙滑壽丁黃江機張介賓汪昂又仿難經甲乙經離析章句自為篇第夫物不分則意露方不聚則義偏諸君才力未足以語此醫之薛薄入海未能得實得見洪濤與摩竭魚亦可謂之志上也人生受形頭腹手足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又五天運風濕熱火燥寒痔脈急緩大小滑濇此古今所同醫所常用也徒以采擇不審條分不當未學不復推求謬云師說不同至謂血氣亦有改革方書處病展轉取引題以經日而失其句讀經或實無其語靈樞經脈明言經脈動病藏府脈骨筋氣主病素問刺癰明言經癰藏癰自難經以下均經脈藏府不知是二隨意摭采惟古有訓具在簡札可覆視也漢志黃帝內經十八篇一書二名者注說家自為名目素問與靈樞相應素問名義如素王之素黃帝以大神靈樞索先師所惜著之精光之論仍復請藏慎傳古人刑名八索九邱素索邱皆空也刑病皆空設之欲人不犯法不害性故曰湯液醪醴為而不用嗚呼豈不仁哉律有庸醫殺人由所受多妄故采二經為持素經水十二取濟作膠惟其耳江海雖大非所及也庶比仲景用之之功且無失仁聖名素之義亦真聰明英妙之士合而正之

脈篇第一
肺手太陰脈一之一
大腸手陽明脈一之二
胃足陽明脈一之三
脾足太陰脈一之四
心手少陰脈一之五
小腸手太陽脈一之六
膀胱足太陽脈一之七
腎足少陰脈附命門督脈任脈衝脈胞脈蹻脈維脈一之八
手心主厥陰脈一之九
三焦手少陽脈附營衛三焦府一之十
癸巳類稿 卷六
膽足少陽脈一之十一
肝足厥陰脈附十二經筋一之十二
絡脈一之十三
十二經脈名義略例一之十四
持篇第二
天府乳下候二之一
氣口候二之二
人迎候二之三
三部九候二之四
太衝候二之五
衝陽候二之六
絡脈候二之七

氣口應候二之八
持氣口二之九
四時應持二之十
五藏應持二之十一
胃氣真藏應持二之十二
逆氣不應持二之十三
氣血形色陰陽脈名持法雜比略例二之十四
證篇第三
手太陰經肺藏脈證三之一
手陽明經大腸府脈證三之二
足陽明經胃府脈證三之三
足太陰經脾藏脈證三之四
癸巳類稿 卷六
手少陰經心臟脈證三之五
手太陽經小腸府脈證三之六
足太陽經膀胱府脈證三之七
足少陰經腎藏脈證三之八
督脈任脈衝脈胞脈蹻脈附帶脈維脈證三之九
手心主厥陰經心包絡脈證三之十
手少陽經三焦府脈證三之十一
營衛脈證三之十二
足少陽經膽府脈證三之十三
足厥陰經肝藏脈證三之十四
經筋證三之十五
絡脈左注右注左上下相干證三之十六

脈證雜比略例三之十七

序曰右凡三篇四十五部悉采靈樞素問使成一家言斟酌經義文約法存也入通天地中列三才去泰去甚靈氣往來烝烝聖帝情見乎辭哀念衆子說又說之家別流分偏生不好工師執筆苔問顛倒亂我孔籍又亂黃書背常道理罪在魏儒附翫以來至於小生巾月庸思慮幾神明用經證經以倫以次不煩極論單陳古誼我舒憤懣志則無欺中人以上可以與知脈篇本也持篇法也處脈處方在四時應持五藏應持也處脈有時然念在心在胃氣應持運氣不應持也及其持時乃取證篇決別疑似廣神智也胃氣真藏與經脈證分部別居一知生死一知病處治十全也脈意微妙設有定方勿妄詮也君子慎刑有律篇也醫師慎此盛賄美譽又延年也言不過辭動不過則將

經已類精

卷六

六

以仁術受福於天也



園燕山燕義

夏小正云二月園有見非傳曰園之燕者也四月園有見杏
傳曰園山之燕者也按國語云園有林地注云園苑也周禮
人注云今之苑說文云園苑有垣也詩亦言靈園以供遊息若
園則種韭山則樹杏小正不言園有韭山有杏蓋就王言之以
王當於園中見之故傳折言園之燕山之燕言園垣中可燕息
之園有韭山垣中可燕息之園有杏王燕於此得見時物以知
民事蓋園之義明則見非見杏自明此古傳之最工者

豸巳類稿

卷五

夫記曰為株其信也新車之五則也
義引到伯也云附者相外立本水重
較者其言似類文字似類其言不
似構樹之附也

輔車義

說文輔訓輔車之義也類也此古左氏說說文序云春秋左
氏古文是也僖五年左傳云官之奇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
云輔類輔車牙車蓋買達義韓非子十過篇呂氏春秋權勸篇
並云官之奇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
虞虢之勢然也淮南子人間訓則云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輔
依於車車亦依輪樂輔相之輔從人輔類舌良其輔之輔從面
雖借輔而輔自有義管子乘馬篇云車之有輔也車之有輪也
○汎山本可以為車也而當○故本可以為車也而當○則輔
自是一物詩正月云其車既載乃乘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
無乘爾輔員於爾輔則輔所以員輔車既載即可去之但必錄
之勿棄今不能實指為何物

豸巳類稿

卷七

書隱三年左傳後

左傳隱公二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武公兼任兩用之也文公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於晉王叛上孫蘇叛者初與合而後相背也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弑者畏忌之不敢直殺也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後始定于一今讀古書多險詞當知古今之所以異

癸巳類稿

卷七

三

釋上補儀禮篇名義

鄭目錄云士冠禮童子職任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此鄭就士得言之非古言也士者古人年少未冠娶之通名易象言老夫女妻老婦士夫詩言求我庶士又言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又言士如歸妻又言以穀我士女夏小正言殺多士女孟子言殺厥士女士與女對明是未冠娶左傳言女而不歸國語孔子言女歸莫如婦女與婦異是士與夫異大戴本命云上古五十而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是士未冠娶也士冠禮記冠義郊特牲皆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言冠然後知貴賤太古天子元子未冠與庶人之子未冠者同是總角之士無貴賤庶人子未冠娶亦通謂之士知是常言之士非頡傳之士也白虎通云王太子亦稱上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士也案白虎通多傳古義而此說獨不然左傳晉太子將下軍士蒞曰太子不得立矣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天子元子豈當先以士爵處之且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文義相屬豈得言天子元子舉從下升又記云士也謂總角之士故無貴賤若爵弁之士豈得言元子總角時兼戴士冠是東漢人不知古言之證古人夫婦之稱隱二年公羊傳云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實則在父母家曰女親迎時亦曰女在壻家未廟見亦曰女既廟見始曰婦詩幽風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此許嫁之女也并有齊季女此將嫁時之女也魏風慘慘女手可以縫裳此未廟見之女也說文云婦從女執帚酒埽是未三月女手不執帚

癸巳類稿

卷七

四

也春秋經稱婦者均以姑言傳十五年宋湯伯姬來道婦三十
 一年祀伯姬來道婦是也道夫人稱婦者文四年宣元年之婦
 姜成十四年之婦姜氏皆有始故桓三年莊二十六年不稱婦
 穀梁文四年傳云不稱氏速婦之夫人與有脫焉檢左傳文公
 未親迎貴聘賤逆非速婦之杜預文闕之義長矣然穀梁亦以
 未成婦不稱婦而禮親迎言出御婦車者承迎婦本意言之三
 月稱女者明歡喜愛重之意詩女曰難鳴士曰昧且女心悲止
 征夫歸止皆新昏之辭又總角之妻則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
 爾小無猜則云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士女相應明非大過所謂
 老夫老婦詩載及言思婦其婦有依其士傳云士子弟也正義
 言婦士皆行儀之人七月同我婦子子即此士俗師以士對婦
 正大過所言可職者何類何依焉誤也說文婿從士亦從女以
 矣巳類稱 卷七 五

古語云二人共事難言而報
 德怨所後人少缺少者年

云苗之生也嗚嗚然似孺子其壯也莊莊然似士其成也似君
 子其言莊莊然似士者詩有依其士之士又古人言士之甚勇
 之甚者如後良言似士定為子弟未冠娶之稱故儀禮云士
 冠禮士昏禮言於此始冠昏也然則士相見禮何也曰少儀也
 記可證也因以適之大夫國君也然則禮題士禮何也曰十七
 篇以首篇題日之也然則爵為士何也曰爵取士名非士取爵
 名士方可任事故初仕取之通古今辨然否推十合一制字又
 別取義名稱則幼小也白虎通云大夫爵之下者也知士未成
 為夫士幼位亦卑也然則士貳其行士也同極何也曰追稱之
 也如稱煥然故既老矣猶曰女之耽兮女也不爽

矣巳類稱 卷七 六

釋小補楚語并內則總角義

小妻曰妾曰媼曰姬曰側室曰遣室左傳注曰次室金史海

偏房列女傳云曰如夫人曰如君曰嬖嬖均言曰嬖嬖曰嬖嬖本紀曰

妻曰庶妻曰次妻曰下妻曰少妻曰細君曰姑嬖少女曰孺子

曰小妻曰小婦小妻漢書後幸曰小夫人佛國記或曰小小

者幼也易說卦傳兌為少女為妾后於王夫人於邢君皆稱妾

論語則云夫人曰稱曰小童然則妾者少女小童也或曰素禮

公夫人自稱婢子則妾為婢子曰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此

非古文也左傳正義釋文皆言古本無是杜注亦不得有後年

婢子侍執巾櫛注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文不應舍先注

後故知夫人不稱婢子也然則懷麻固稱婢子矣曰懷麻固房

暫言不拘禮稱也後年季隗云我二十五年矣懷麻云何以早

矣已類稿 卷七

我亦問房暫言不拘禮稱不依我字立義故亦不依婢子立義

也童者奴也知小童是少女非奴者史記伍子胥列傳早梁而

女子爭桑楚世家作兩小童吳世家及呂氏春秋察微篇作處

女然則小童者少女也妾名緣於接而義歸於幼聖賢之道謙

幼古婦人稱妾魏晉至唐稱孳兒皆取幼小又稱有難言者則

必通之陳乞難言其妻則曰常之母後人以妾有主名難言之

改稱兒猶戰國及漢初人稱臣後改稱僕僕即臣知兒即妾今

民婦見貴官曰小婦人即妾義幼小也妾若小童懂懂然無所

知故后夫人以鳴謙或曰稱妾者謙賤也案記云王侯有妻有

妾各有其位謙不得替位陵下且不當於他男子稱妾故知妾

是幼小通義也或曰大夫有妻老天子之老謙與后夫人稱媼

同日此則異也天子之老正是美名非謙也且不敢代天子謙

也非正妻亦有大者王有世婦比大夫其小者漢書藝文志中

山王孺子妾歌注云孺子王妾之有名號者齊策云王有七孺

子韓非書作十孺子又韓非八姦篇云一日在同林質夫人愛

孺子是也左傳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南孺子生子謂質妾注云

桓子妾者非是秦策亦云某夕某孺子納某士漢書王子侯表

東城侯遺為孺子所殺則王公至士民妾通名孺子合之小童

知古人謙在幼小小婦小妻尤以小為義也楚語云司馬子期

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并之內則

集十九年漢書仲子孫子孫五年漢
子賢如子孫子即孺子秦九年
注諸妾子姓東五年注諸子皆非

也非正妻亦有大者王有世婦比大夫其小者漢書藝文志中

山王孺子妾歌注云孺子王妾之有名號者齊策云王有七孺

子韓非書作十孺子又韓非八姦篇云一日在同林質夫人愛

孺子是也左傳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南孺子生子謂質妾注云

桓子妾者非是秦策亦云某夕某孺子納某士漢書王子侯表

東城侯遺為孺子所殺則王公至士民妾通名孺子合之小童

知古人謙在幼小小婦小妻尤以小為義也楚語云司馬子期

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并之內則

云妾雖老并總角拂髮謂并而猶總角妾有子而并然猶總角

者以別於妻若子期所謂并則不復總角并者卷髮之譬如男

子有冠章昭注云并內子首服衡并也詩副并六珈傳云并衡

并周禮追師鄭注云衡垂於副之旁當耳其下以紉懸瑱是前

矣已類稿 卷七

人步播今謂之敘簪敘皆成婦之飾古兼言之詩獨以并稱夫

人知入妾皆有總角以表幼小內則注以角字為衍恐未然也

并比男冠總角比男兩髦入妾若不總角則并何以異於夫人

民婦皆并而貴人妾猶總角者猶庶人皆冠而奴僕至老無冠

漢書言文帝憐罪人無髮賜之冠奴皆髡如季布貫高孟舒

田叔皆髡為奴髡奴故無冠自文帝時奴始有冠妾亦并而不

總角獸內則為文帝以前書鄭君東漢人見漢制無可况因疑

角為衍文此又事與時可互證者獸宋陸佃疑總角為不足當

君子之意角字非衍而不得其諱近方氏苞非之云女子十五

并既嫁豈尚總角以陸為諱不知本文是妾陸不謬也自漢時

妾不總角然猶妻冠妾晉宋時未廢詩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

本童子及冠者具父母之飾而宋史五行志以理宗朝削童髻

留鵝角為服奴此又論世修史者不可不明經學歐子期妾不
 果立則至老猶伴總角宋史與服志云婦人大衣長裙女子在
 室者及眾妾皆補子則妾與女子在室者衣同是知幼小為妾
 本義幼卑則長者為尊而世易俗變稱謂亦或不同婆老母也
 類少女也而較耕錄云江南於婦人賤之則曰婆娘說文嫗母
 也而廣雅釋親云妻謂之嫗南史袁昂傳云我無少年老嫗則
 以謂妾說文嫗下妻也易歸妹以須釋文陸作嫗李衡義海撮
 要引陸希聲云天文嫗女為貴須女為賤左傳昭十年注引星
 占云妾女為既嫁之女嫗女為處女妾即須不處為賤故廣雅
 釋親云妻謂之嫗嫗須同也以為小妾則小妻中之長者耳因
 習之致蕪簡不詳其因緣通生以常談證之居然可觀愛古人
 尊長謙幼之意有益雅意為展轉申說焉

齊已類稿 卷七 九

蘇詩如李紀... 惟... 其語。

複語解

無逸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傳謂一食之頃不遑暇
 正義云遑不暇也重言之古人自有複語其義非也如傳說將
 不食矣暇食者飲食之人觀我朵頤之象謂從容而食文王勤
 於朝政過食時至日中或日昃始食然猶不遑為暇食之象此
 句暇食遑文不遑遑文非遑暇遑文多方云惟我周王靈承於
 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堪用德者與上堪顧之同克言周之能
 承天也堪用德遑文克自一義非克堪遑文秦誓云尚猶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依史記尚為古之人不與猶復依傳猶為道不
 與尚復詩飽有苦葉云印須我友似印我復今按印我也今俗
 通書為俺我友者我出我車之我尊之親之之辭又自任之辭
 論語云吾日三省吾身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友吾身

齊已類稿 卷七 十

吾浩然之氣遑文不與上印字吾字相積大語予惟往求朕使
 濟予易敢不終朕朕朕使清朕敢自為義予易敢不越印牧車
 王制越予冲人不印自惟越印敢印自惟自為義肆予告我
 友邦君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友邦君自為義皆不與予字
 復左傳宣三年云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言商之祀師古之載二
 義並舉非文復傳四年云一薰一蕪十年尚猶有臭尚且也猶
 如也言十年且如有猶氣未歇十年尚遑文猶有臭遑文非尚
 猶復昭二十六年云鬻王亦克能修厥職能修厥職遑文鬻王
 亦克遑文均非複語故陶馬父稱其文辭史記張儀列傳云蘇
 君在儀亭梁能予集解云梁音記索隱云古字假借非也梁兩
 也兩如是也言豈有如是之能非寧詎復也蓋複語入辭則辭
 望其以複語入辭者詩多有之采采卷耳不一采也玼兮玼兮

蘇歎之也不我以不我以更端也歎記引詩云相彼孟且尙猶
思之故鄭重言之書召詰云曷其奈何不敬公羊哀十四年傳
云未不亦樂乎夷之知君子也禮三年陽云然後乃能去之
莊子逍遙遊云爾後乃今將圖南爲鴻書金日碑傳云然後通
去史記商君列傳云乃遂去之秦陳丞相世家云且又乃呂后
弟呂須之夫蜀志卻正傳釋譏云嗚呼有若云乎耶皆鄭重言
之荀子宥坐云汝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莊子列禦寇云
國胡嘗視其良徐無鬼云聞不亦問是已足乃欲言中止而又
言之也均有文理存焉禮檀弓云人喜則斯陶論衡明等云歲
氣調和災害不生尙猶而雪當是誤字

左傳卷三十二年天伯云堪充其極
此誤字也
史記卷之六十五今取此後如左
耳也
史記卷之六十五今取此後如左
耳也
史記卷之六十五今取此後如左
耳也

釋毛

後漢書馮衍傳云仇者毛食注云毛草也臣賈彥衍集作无今
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郭必怒佩集序云河朔謂無日毛
自注云漢書毛音無與無同義循檢漢書無毛音無者必是
誤記後漢書注如郭傳云元二之災注引石鼓文重字積二
畫郭亦謂是韻師古語皆誤以後漢書爲漢書然後漢書注亦
不云毛音無佩集辨正云今河朔謂無爲漢毛亦音誤俱不作
毛音其語尤非執筆者方音不同耳豈有明者毛字反不作毛
音者漢書功臣表序耗矣注孟康云耗音毛言無有毛米在者
也師古云今俗語謂無爲耗音毛則是古人言無毛相近故
通寫非爲此字而讀彼音也毛亦轉莫末沒及靡莫者晏子春
秋問下莫三人而迷末者論語吾末如之何檀弓不忍一日末
有歸文王世子末有原公羊隱六年傳吾與鄭人末有成沒者
詩曷其沒矣傳盡也度者左傳成十六年度有貳矣靡者詩靡
不有初義皆爲無音轉至毛也春秋左傳昭元年務婁音謀一
音無音胡音茂一音無荀子成相篇羊光即務光刺子有伯昏
瞽人伯昏無人殷敬願釋文云無莫侯切則以無就瞽案莊子
德充符與田子方兩篇伯昏無人別樂冠篇作伯昏瞽人陸德
明釋文云音音茂又音務願氏家訓宣務山務即旆邱之旆引
字林旆亡付反蓋音與戊音兼務茂兩音荀子哀公篇務而拘
領淮南記論調琴而卷領則務斃即同音也模範之模漢書
作撫說文無規模字眉州彭模山漢李彭時說模如無音所謂
彭亡者也內則淳母鄭讀如模匡謬正俗云小兒羸疾日暮地
巫蠱轉也是模摹無巫一聲之證知亦無莫音同因語錄唐帝

阿黃播粹云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即今是摩曾子立言云君子
終身守此勿勿也注云勿勿猶勉勉漢書引詩密勿從事今詩
作勉勉從事曲禮鄭勿注為擇摩墨子小取篇摩墨萬物之然
論求聲言之比則今言之模倣古言之無慮晉段務目虛通假
作段務勿應則無毋戊勿務牟末慕莫沒目茂靡勉皆冒茂華
模謨摩庶旄亡忙毛俱同音佛書南無讀如那毛又作莫謨又
作蒲忙又作那模又作那末又作那莫又作那謨又作南慕又
作那謨又作那庶時毛無對音之證其音皆釋此言毛道凡
夫而解之云行心不定如輕毛隨東西風動則後人不知古毛
無音同之故也今人言無知者曰毛謙五代時黃籍稱勝勝而
無魚袋則曰毛魚袋是皆說無為毛江休復雜志謂泉南人不
改鄉音無讀作謨以為譏笑則順矣水經瀟水注無獨城引地

癸巳類稿

卷七

七

里風俗記云燕語呼毛為無今改為宜鄉其時毛無音分故有
呼毛為無之論凡今人字別讀者皆古遺音自周至漢毛無必
同一音晉以後始分之而古文散見方言相率唐以後人補其
一字標為奇異加以考論其理反昧矣

說文解字以事以律積善其
其辨連文雅而究實法也音攝
之辨雅而有許和重注可證也
以集韻變古切為是而望耳
大作音者說文音提廣韻作
四隴及集韻六別收乳勇及二
音字音之說行則而乳勇及二
若耳竹之音遂也

歌音義

左傳傳三十年昌歌自以從欠屬聲在感反者為是而感誤為
感則在感反矣又改在感為在敢又改在敢為在敢字毋之說
盛行而在感之音遂亡此如詩驚字自以從鳥唯聲以水反者
為是而水誤為小則以小反矣又改以小為以紹又改以紹為
五紹沈重至以為難曉反字母之說盛行而以水之音遂亡養
官屬字自以從雨屬聲力胃反者為是而胃誤為胃則力胃反
矣又改力胃為力教字母之說盛行而集韻類字中無屬字
中有屬而力胃之音遂亡蘇氏家訓言中朝有史記音者類項
許緣反為許緣反因韻項為翻許許古同音唐按言云李相
讀春秋叔孫婁救略誤為救魯以吏言而悟為救略幸顏氏王
氏明言之否則言字母者別為審定都分項端亦如歌屬屬六
不可識矣陸德明依用歌在感反孔類達向以屬聲疑之謂不
知與那歌字為同為吳玉篇欠部歌則云但取反昌韻蓋也其
音甚謬日知錄忽以此一字離陸孔諸儒不能徧通南北之學
竊得賈之據說文欠部歌云龍聲處部龍云夫聲中部去云六
聲然則作昌歌則六聲作昌歌則屬聲何應得為在感徂敢如
此南北之學又何足通乎

癸巳類稿

卷七

七

夥願何乃淘還音義

史記陳涉世家客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天
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夥願者驚大之辭二字合音漢書
止作夥史亦止云楚人謂多為夥又連涉為夥涉知願字是合
上音矣楚人謂多為夥者多即驚大也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
陳涉始者言其時天下相王者多時人輕之謂王為夥涉蓋康
辭相喻也夥願合音若厄今俗語猶然應劭夥音禍乃長言之
夥得避暑錄語云夥音音若壞其音亦可通惟錄語言王丞
相何乃淘謂淘為冷今二浙無此語則誤甚王導嘗曰以腹腹
棋局學吳語曰何乃淘者何字一句即淘淘言其熱至
此也乃淘一句今吳語那杭文官奈何六朝俗言幸譽爾譽如
夥也意言其熱故夥棋局取冷耳夥願何乃淘俱單字還音不
突已類釋 卷七

從字文生義

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一引世說何乃淘注云音與鄭相近七百
五十五引世說何乃淘音楚敬反按集韻類篇並云
淘冷也吳人謂之濤止作淘世列何字句乃濤句濤
自有義汪文臺記

正燮檢說文

濤 濤音濤

濤 濤音濤

濤 濤音濤

南史宋前廢帝紀曰太后曰
得生有聲兒宋書作即得生
此當聲兒如此即當聲重
言其於宋世說別快云作聲
後王等云正自宋廢帝時
以廢帝姓溫云云生母劉氏
云云云云

史記索隱曰服虔云願者助聲
之辭今案
夥願者楚人謂多為夥願者
之辭今案
夥願者楚人謂多為夥願者
之辭今案

吳郡人言公羅中檢漢書後
行字索句皆不佳

光緒庚子年今在水利局志內

乃淘還音義

乃淘即南響爾聲如聲馬永順真子謂聲音是也日本全周
詩選選仙窟詩云烟柳殷支細細許非眼子長長響聲唇
亦讀爾同享張漢雲谷雜記不與語言之致反謂馬好奇而吳
曾能改齋漫錄至云兒豈聲者與當日語氣全背響字本一
聲者如亨亨同一聲願師古匡謬正俗云俗言某人處為某亨
是某鄉之轉非也亨即亨即許即許即淘某亨即某許也當響
即乃淘宋時寫作德行元人寫作那杭亦作那行亦作那行老
學庵筆記云百官入宮門闕門使輒促之曰那行那去登乘
云行主舞行讀如折也爾宋雜事詩押行入庚韻非也其字亦
作能亨矣辛雜錄續集徐潤子一剪梅云他年青史總無名我
也能亨你也能亨亦作奈何之意亦通如此之意淘亦作向索
突已類釋 卷七

從字文生義

兒詞云擬待不思量怎奈何目下惻惻歸田樂引云前歡莫未
已奈何如今愁無計盧祖皋洞仙歌云更奈何月明露瀟時
徐仲韓調二郎神云動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將
觀英臺近云幾回傳語東風將愁吹去怎奈何東風不曾呂同
老天香云怎奈何向飄零賦情老秦觀八六子云怎奈何歡娛漸
隨流水葉道卿鳳皇閣云春去也這般愁沒處安著怎奈何黃
昏院喜梅堯程紅云粉香猶嫩霜寒可憐怎奈何春心已轉周
邦彥大酺云怎奈何向蕭蕭成憔悴爭教消魂等閒時易傷心目拜
新月體云怎奈何一縷心思隔溪山不斷向即淘言如此也向
許同一音奈何奈何許也許許亨淘響亨向一也各詞傳本
有誤向作何者蓋不合觀之不悟其意耳

等還音義

浙東西語何為底底乃等之轉等乃何等之急者後漢書稱衛
 傳云黃祖大會衛言不避淵訶之衝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
 大怒爺殺之云等道者云為吾欲云云之云等為陛下在妾又
 何等可言者之等道為道盛德至善之遺言所云是何等說道
 以宋語錄例之乃所說成甚言語也衛平原人死於江夏今作
 吳語疑是江左人作史追改之也東漢時吳人越人多有此語
 吳越春秋漁者子歌蘆中人者再子符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
 謂與語公為何誰矣作者亦東漢末越人也何等謂者即云等
 道與語者造人問之莊子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論衡須頌
 篇藝增篇俱作堯何等力與上故息韻也藝增又云觀者曰
 大哉堯德此何等民者年五十擊壤於路與野子未成人者伍
 何等員者語增篇云對為內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何等潔
 者論衡亦上虞人也吳志云董慶會稽人督樓船往瀟湘口暴
 風船傾眾散走襲曰受將軍令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何等作
 一句即云等道等義為何等又為此等故通底又通堵通塊通
 隨通得通的所謂元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
 言此等也匡謬正俗謂等本都在反轉丁兒反以底音為唐人
 不詳非也

卷七

七

天字音說

天字之音澤名言之近類也二音此自爾之者有異在言者止
 一音也有正字通者言天字君字父母字不可改叶亦當各就
 其方音正言之欲強歸於一音則在一已之見謂之不改叶而
 他人聞之乃真改叶矣故言叶韻者非而言不改叶不知彼此
 古今之異者其事仍歸於改叶且義加室焉天者國語曰阿卜
 喀蒙古語曰騰格里古作撐里史記亦曰那連漢亦曰統格落明
 國語字文語曰字番語曰爾苗語曰各達臺灣番語曰綿觀水
 日務臨國語曰阿思滿朝鮮語曰哈嫩二日本語曰按嫩或曰
 甸的日本國考安南語曰雷琉球語曰甸尼亦曰甸臥陳侃高
 球紀百譯語曰法編甸語曰謀運羅語曰普明占城語曰刺宜
 滿加刺語曰安刺梵語曰提婁西番語曰那安亦曰那木喀西
 洋語曰霄吾

卷七

六

四夷樂古名義

四夷樂名有互異禮明堂位云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儒者奉為正經詩鼓鐘以南傳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
任西夷之樂曰柷離北夷之樂曰禁春官鞀師掌教鞀舞注云
舞之以東夷之舞鞀鞀氏四夷之樂注云東方曰柷南方曰任
西方曰柷離北方曰禁疏云出孝經節命決文選東魯賦注引
鈞命決文亦同詩正義引亦同此一說也詩正義春官疏引虞
傳云陽伯之樂舞柷離離注云柷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柷離
若詩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公羊駟公二十五年注云東夷
之樂曰柷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
云以下皆樂說文彼注云物離其柷物皆任禁如收斂陽消
昧然禮正義引白虎通樂元諸云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

癸巳類稿

卷七

九

植文指海推集錄女詩自注云球
儀音衣紅以自別之名俱備就二
八年四月

烏孫朱耶還音義

漢書張騫傳云烏孫王難兜靡為大月氏攻殺其子昆莫新生
有人抱置草中狼來乳之又有烏銜肉翔其上後仍為烏孫王
虎孔子文○翼后獲天地好生物亦有之或援以解烏孫烏孫
其本名不因昆莫也北夢瑣言云盧汝弼為張潘傳檄云致赤
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也
夢溪筆談云自朱耶之狼狼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子對
耶亦流離烏名對狼狼獸名按五代史補云沙陀之先出於雕
巢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誇翁為氏言非一父所
養也其後言譌以諸翁為朱翁為耶則當盧汝弼時俗傳有此說
以入文筆不知沙陀言語不通並不呼父為耶稱眾為諸烏孫
朱耶皆還音字惜知之者少今對音按巴堅唐楊鉅翰林學士
癸巳類稿 卷七 二十

癸巳類稿

卷七

二十

吉貝木棉字義

南史阿羅摩傳中天竺傳滿盤陀傳于陀利傳婆利傳唐書
王傳俱有吉貝是吉利之吉木板語作古貝為古今之古彭乘
魯客揮犀云吉貝依南史為古貝蓋古語吉程大昌演繁露云
唐書古貝今作吉貝古吉二字不同豈語名抑兩物此乃木板
之誤彭程兩說尤輕忽也佛書四分律有拘遮羅劫貝房嚴淨
有劫波羅天所奉華巾觀佛三昧經有天劫貝華大方等大集
經有劫波育一作劫波漫一作迦波羅即木棉本名單字還音
拘劫迦音轉為吉又由中國字形吉轉為古是吉貝必當作吉
利之吉也佛典即不知唐皮日休給孤園詩云中劫貝布既
以旃檀偶劫自是吉豈得為古又木棉字本止作木綿謂木中
之綿袁文襄臚開評云木綿止合作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綿
字為木棉是棉字亦始於宋此字可云新增不可云俗於六書
法從木從綿省即聲即義也

蘇傳多其果引大論云黃華樹
高丈五頃近海岸樹全相鳥木即
居其上以之築屋樹後入△

唐書浮樺林各沈一如有節且得
地五諸商族以劫貝奉施天壽云
云八眾取寸朋人劫貝佛言不
應取天玉廟劫貝△

宋書卷一百一十載文作樺樹後日

世謂其四年生是初書到軒元矣
塔銘中即度仙高陀音日塔塔步
取果一百枚文作樺樹後日

舊葡萄酒義

舊葡萄酒其花黃色六出刻房七道果可作油唐高僧傳
云形如茅根真甲沙土是也後乃多異說或成式酉陽雜俎云
梔子花六出相傳為西域葡萄酒張鑑南湖集舊葡萄酒云香不
復推沈水六出分明是雲花周去非嶺外代谷云即舊梔子花
六出趙汝逆諸番志云梔子出大食狀如中國紅花土人果花
曬乾即佛書舊葡萄酒山志云即舊梔子花陸容菽園雜記云
舊葡萄酒山名鄭花其葉可染功用如舊蓬軒類記言舊
恒落伽山亦同翻譯集義云舊葡萄酒一名林蘭依諸說無
果可取油知定非也其言舊音瞻尤非般若經云占蔔之林妙
法蓮花經云瞻葡萄酒香又云瞻葡萄酒俱藥王
花香法師功 勝天王變若經云瞻葡萄酒所說經作瞻葡萄酒
增一阿含經則作句旬 第八卷大菩薩藏經則作瞻博依元應音
義則瞻博一作占婆亦作瞻葡萄酒亦作瞻波瞻葡萄酒一作旃羅迦
正言占博迦此單字還音也占句箇瞻葡萄酒一音博矮葡萄酒波
一音不應雜入瞻音唐顏師古等慈寺塔記銘茹蘆在阪化為
瞻葡萄酒之林段成式寂照碑瞻葡萄酒惟喚多羅不勝皆正作瞻觀之
瞻流俗短書誤作肝瞻之瞻好字母者為瞻作一反切遂
致奇誤

癸巳類稿 卷七

三

表神反切文義

采書五行志詩妖云桓元時民諸葛日在鐘落地桓進走征鐘
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稱元自下居上猶征鐘之廟承諸下體
之詠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進走之言其驗明矣其解汗
曲晉書五行志詩妖及通考物異考不載其文蓋由義難難明
劇之今案其文當作征鐘落地九逆走解云征鐘者表衣之表
兩合音也征鐘落地者征鐘之廟如魏書于什門傳言披袴後
稱襪表衣落下也九逆走者下體之稱也南齊書許瑒志云自
晉中候儀明篇日仁人傑出握表之象日角姓合音之于蘇信
日蕭角姓也又八音之器有蕭管也史臣日案晉光祿大夫何
顯解音之于為音字謂魏氏也王隱晉書言卯金音于亦為魏
也候書章句本無銓序二家所稱既有前釋未詳偏言為何推
察已類稿卷七

察已類稿卷七

五

羅勃為蘭 88
金聖為楊

一布

反切證義

三國時孫奕作反語以雙聲字讀就疊韻字即得之後人惡反
字因名之日切蓋兩合讀法疊呼之則二字急呼則一字也論
者謂反切自西域入中國且分別反切與義乃不思之過就經
讀急讀法求之春秋較印左傳句讀之印二十句讀較也春秋
遇于垂左傳遇于大邱人犬邱垂也春秋垂茂左傳實鄭氏十
三垂茂音如鄭也春秋吳子乘左傳吳子壽夢二壽音夢音
乘也春秋密州左傳買朱鉏三朱鉏州也左傳先言寺人披
傷二後言寺人勃提十五勃提披也左傳先言公子鉏五後言
且于六且于鉏也是皆一字古人讀讀之則二字以反言切之
即是反切注謂地之一名人之一名者未明反語義也以此推
之大祭為禱發康為舞茅蒐為棘其其為鉏丁音率為經行
察已類稿卷七

察已類稿卷七

五

魏書馬正合音神神如馬
又通西京賦注於梭子切如也

公注案案音五凡
拆共

反切類稿

五字合一音沈括筆談云漢書
五字合一音沈括筆談云漢書
五字合一音沈括筆談云漢書

反切類稿

韻會通不為舉例古拜則又即一字緩讀為二亦切法也漢書
韻會通不為舉例古拜則又即一字緩讀為二亦切法也漢書
韻會通不為舉例古拜則又即一字緩讀為二亦切法也漢書

卷七

七

云風休者是曲婚也金樓子云高厚者物貌既異傳云高揚者
云風休者是曲婚也金樓子云高厚者物貌既異傳云高揚者
云風休者是曲婚也金樓子云高厚者物貌既異傳云高揚者

流為口此詩故求古反切在方言異文處辭雅讀微茫之際中
國自言反切佛書自言字母離之則兩美且有字則有反切北
齊書廢帝紀云風動蟲生雀垂凡聲論衍商蟲篇云夫蟲風氣
所在倉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是倉頡從凡蟲省太平御覽
引春秋考異鄒云其字虫動於凡中者為風則凡虫自切為風
也推之舍子自切為舒赤里自切為齋赤貞自切為齋赤貞自
切為味刺兼貝自切為頤禿貴自切為頤禿貴自切為頤禿貴
自切為帝羽異自切為異羽立自切為胡女表自切為婁女信
自切為伎至泰自切為蔡雨云自切為雲日安自切為晏邑牙
自切為邪ノ廷音曳自切為是人身自切為份十倉自切為肝
必自切為密自△自切為倉衣谷自切為裕△全自切為欽

善古類標準後

楚詞天門云勳圖夢生少難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歷蓋莊
字漢人所寫改管子內業篇云泉之不測四體乃因泉之不測
九竅遂通心術下篇云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測四肢堅
固通是徹字漢人傳寫亦不依韻也古韻標準云因殷武詩嚴
運連用屈原遂以嚴亡為韻殆不然矣難豈云求矩矱之所同
擊臯陶而能調七諫云恐矩矱之不同恐操行之不調同調雙
聲即韻也古韻標準云因詩弓矢既調射夫既同而誤古人韻
又取其耳順後人始分韻部耳迨語音遞變始取古韻學之古
人無是也

善古類標

卷七

羌

善從刀初力滿自達又善字
云從刀力力力

善從刀初力滿自達又善字
云從刀力力力

劫執字形說

梁韻云斂疲極也亦作劫尼倚切又云劫刀取物也紀披切又
面刀也專精切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謂與劫之民是斂疲義
孫呂忱並云劫支旁着刀亦是制字然則魏志蔣濟言樊劫或
是借制之制六朝人劫劫字俱不分斷負俱假借制則由刀
劫肢明崎嶇非倦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微執受諸注
云蘇林曰執音倦執之執制分執執為兩字宋書機班馬字類
二十十四職列微執受屈字又從瓦上林賦窮極倦執注云窮理
曰倦統疲也視執執俱不成字疲劫樊劫倦執均當作制
從人卻聲微仰受屈也通作劫執之制從孔谷聲

善古類標

卷七

羊

書劉杏傳後

南史劉杏傳云杏在任昉坐人餽昉格酒字作根昉問此字是
否杏曰非也葛洪字苑作木旁杏按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張敞
東宮舊事以木旁作根代盞字竹簡反則根自音盞宋書謝靈
運傳山居賦注云櫛酒味甘兼以療病治癰核魏賈齊民要
術卷七作櫛酒法云取櫛葉合花釀之唐皮日休詩櫛酒三瓶
寄夜航注云櫛酒出沈約集音式徑反木名汁甘可為酒是謝
靈運賈齊民沈約自作櫛葛洪任昉劉杏自作格梁人自作根俱
於篆文無以下筆正當作初也

癸巳類稿

卷七

三

○星字第兩點見耳組字不可許也

○初釋者引若類何卷云櫛無魚

○山海經山徑湖濱之水文中多起

且

且起六釋魚字知起從且夕

○且係和並遠齊字身身楊叔作
似非舊錢以之組蘇米為參並齊
庚即之並俱以且音組

鮑字形說

南史梁邵陵王綸問鮑者令吞鮑而死又後梁天保中章琳
有鮑表太平廣記二百三十四二百四十六兩載之又有何九
門生鮑讓俱從只且之且字不可識郭茂倩樂府解題曹子建
蝦鮑篇云一作蝦鮑則從只且之且得聲今案鮑可吞鮑表云
散流湖底枕石泥中詔荅云穿蒲入苻肥骨有聞鮑讓云鮑之
就脂驟於屈申則是今之鮑魚古作鮑卑聲虜韻與善同音云
魚名異苑言死人髮化也玉篇則鮑鮑同云魚似此集韻則鮑
鮑鮑同云一說鮑鮑黃質黑文是其字應從且夕之且得聲南
朝俗字其從只且之且則俗又謫誤或因不識乃改爲鮑王觀
洋琴魚詩議鮑鮑與鮑同押實無此物此字近人又改鮑鮑為
蝦鮑益遠矣

癸巳類稿

卷七

三

上字異義說

了烏雙聲字魏志明帝紀注董尋上書曰土山湖池使羣臣穿方阜土面目折黑衣冠了烏駁國之光以崇無益了烏音近漁

魏志明帝紀注董尋上書曰土山湖池使羣臣穿方阜土面目折黑衣冠了烏駁國之光以崇無益了烏音近漁也起疑之問曰六別謂奇字廣韻二十九條都了切有上字云懸貌俱從了烏別增象形字不為異郭樵通志六書略象形人物之形云了男子陰也又云陰謂之了與人同體其說怪矣然猶分兩字李善五音韻譜明陳大科刻之有序例斥說文誤字云了為男陰蔡中郎王孫賦曰了瓜懸而龜垂印其字也其說大怪蔡無王孫賦初學記二十九條都有王延壽王孫賦云或穿跳而雷透或瓜懸而龜垂言無攀枝遊戲二或字連文不容一作了章樵古文苑作上蓋或字脫壞樵注云倒了字爲人

蔡已類稿

卷七

三

了了切懸物貌樵望文訓之陳大科所采乃誤爲蔡中郎又誤以爲王孫之陰又誤合了爲一字因以說文爲誤唐郭湜高力士傳云李輔國趨驅末品小了羸人小了即小羸或作小了亦非

了爲特傳了爲樵與爲後橋爲

了部惟雅也了部惟或公作作了部

了部惟雅也了部惟或公作作了部

了部惟雅也了部惟或公作作了部

說文重字攷

說文口部吹噓也欠部吹出氣也口部吁驚也于部吁驚語也口部否不也口部否不也口部右助也又部右手口相助也放部敷出邊也出部敷邊也心部體樂也豈部體康也土部塗塗也水部塗塗也皆同字同義分見兩部水部滄寒也从水倉聲

父部滄寒也从父倉聲實亦同字同義本滄有開其重字見部學取也才部學爲古文得字草部防汗也鼓部防汗

古文斃字刀部斃斃刀日斃也畫部斃爲古文畫字欠部斃卒喜也喜部斃爲古文喜字口部台山開陷泥地也徐銓云水部台爲古文沈字重出今本沿爲古文沈字同部自有沿爲緣水

而下也心部悍勇也女部悍爲古文悍字人部未古文保字子部未古文孟字又有或从重字手部學捷也凡部以或加手作

蔡已類稿 卷七

望欠部欬愁貌口部吻或欠欠作欬水部湮河津也口部唾或从水作湮心部慙慙也口部替或从心作慙鼻部院堅也一

冥周垣或从阮作院木部棧朽也金部銀或从木作棧刀部劇判也夜部殿或从刀作劇木部棍棍足聲實如梨同部屎或尼聲作棍足部踞踞也尸部居俗从足作踞其古文或从或聲及俗

从之重字可以假借通之東部東日在木中木部杲日在木上杳日在木下東部重東爲東並東爲棘此可以會意通之木部

乘爲辛聲梓爲辛省聲衣部襪爲龍聲製爲龍聲聲此可以形聲通也其李古文作籽恒又作息斷或作音是所从及聲同而

位置不同者止是一字而乘爲刊木柀爲屋榿含爲噤吟爲呻

裏爲裏穉爲穉卜爲卜問疑占爲視兆問吁爲晚早爲不雨晴

爲且明暑爲熱怒爲愛慨爲恍惚忠爲敬忡爲憂昧爲肅供爲

戰粟怡為和息為慢慎為勉慕為君賜為惟思為惡假為亂怒
為恚拳為兩手同械拱為斂手批為拚拳為積沔為溝行水行
為水朝宗於海沓為語多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
从十口為故叶从十口為煎之和同但位置不同便異音異義
於六書之例未知云何又皿部置盟同字則省不省同也而草
部苗从明省又萌从明人部係从采省係云古文采不省采云
古文字存又从字則省不省異字水部漢从難省而俗謂从難
理羣類之難曉達者亦展轉取義兼收假借說不能同也

癸巳類稿

卷七

三

此部蓋為探青字之異為公說。

緯字論

漢人言緯緯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貽
誤後生今檢五行大義釋名引元命包云水立字兩人交一從
中出者為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臂男女陰陽交以起一也開元
占經地名體引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易變化合吐
應節故其為字土力於乙者為地此真日名體引元命包云四
合共一者為日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日者口合共一又云兩
口御士為喜又云屈中挾乙而趨者為史又云仁者情志好生
人故其為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為仁又云八推十為木八者陰
合十者陽數亦不又云十加一為土廣韻十月引元命包云四
言為雷刀雷為前初學記引元命包云人散二者為火說郭載
元命包云廷尉立字土垂一人以乘詰屈折者為廷示戴尸首
以寸者為尉言寸度治法數之分惟尸稱於十舍則法有分詳未
故為尉示與尸寸一切經音義分別業報略集引春秋元命包
云荆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
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故從刀從井也月令正義藝文類聚
並引說題詞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
下生也法苑珠林引說題詞云天合為大一分為殊名故立字
一大為天太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哈之為言口舍也別又云西
米為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又云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
木為黍又引考異郵云其字虫動於凡中者為風注云虫動於
凡中言陽氣無不周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春秋漢合華云劉季
握卯金刀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
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柱矢東流顏氏家訓書證引春秋說云

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云二在天下為百其言或足或否辨直記
之而已漢以泉為白水董為千里草魏以角為刀下用秦以田
斗為單晉以亨為二月了恭為黃頭小人宋以劉有兩口齊以
梁為四十而有二點梁以頤為一十一月一八又以侯景為
小人百日侯景以侯為天一入則以宜政為字文亡日隋以業
為苦來唐以元吉合成唐字李為十八子通以羽為湖土二水
史皆記之碑記言而已豈能日持六書之義執談字形述諸識
之人而一一代之改訂也隋志言東漢俗儒趨時增廣史緯之
體應爾不得云俗儒趨時也

癸巳類稿

卷七

七

此鏡以準為准水不足

法路瑟叱書論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四十二有住樓書大唐西域記云劫初有
百萬須帝釋略為十萬婆羅門又畧為八千又一婆羅門畧為
二千五百邊鄙諸國多盛行之印度博學者所不遵習此皆別
於梵字一切經音義云住樓應言法路瑟叱謂北方邊處人書
是住樓書即所謂二千五百頌者佛本行經云住樓亞叱書
肩仙人所造佛書為住樓亞叱述出身事多涉汗詭深傑估出
三藏記集云音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住
盧其書左行少者有謂其書下行梵及住盧居於天竺黃史倉
願立於中華梵法取法於淨天有謂因華於鳥跡是梵為刺利
佛書住路瑟叱為華羅門佛書本不相同久之遂合為一住路
住盧住樓亦作迦盧其派別為託特亦作託忒就陸四十六年
設託特學兼習阿里噶里書學生五年考滿一等者以理藩院
主事用其字由託忒譯蒙古由蒙古譯清書蒙古字實本住路
其初契丹字增損漢字之半遼神冊時造者有契丹字契丹小
字全女真字則太祖熙宗造者有女直字女直小字其西則元
真本住路而造長吾字蒙古初用長吾字爾之衛兀中統時入
恩巴作蒙古字千餘其母四十有一趙順石墨鑄華云蒙古字
法皆梵天迦盧之變也與佛真言相類蓋蒙古字從長吾來長
吾字從住路瑟叱來是住路衍派亦久中亦遞變如大家籍文
精書不惟運筆不同其部從配合全別今蒙古字非元時蒙古
字今託忒亦非古住路書矣佛書太子對其師密多羅敷說六
十四種書頁高自覆疑非其實然如必蘭納失里自然識諸番
文字蓋有神智焉非能常理拘也

癸巳類稿

卷七

七

尺水字義

道藏正一部意林載桓譚新術云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尺水言其少以喻尺土初學記載趙煜獻帝春秋云孫策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水者也今本吳志太史慈傳注引江表傳孫策教誤作尺木梁沈約華陽陶先生登樓不下詩云側閣上士說尺水乃騰霄雲聯不輟地仙居多麗譙亦言所居不同龍必近水今亦誤作尺木唐許敬宗鄂公碑云攀虬騰驤必先階于尺水亦作木按論衡龍虛篇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謂龍從木中升天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見雷電擊樹木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是漢時已有樹木之說西陽雜俎云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尺木龍頭上加博山形此乃道書鄙論

癸巳類稿

卷七

三九

龍額上自有高骨豈得名為尺木古書之水改為木由一孔之人因謬說改之

書五代史唐書末帝紀後

五代史唐書末帝本紀清泰三年三月丁巳中書誥書司云德音不在追窮枝蔓無不得追領祇證六字其不在應作不再因傳寫者音誤作在明宗本紀天成三年正月癸亥詔應避廟諱止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用虧短點畫其不用亦應作不再因傳寫者脫再形之半而成用宋帝本紀清泰二年五月庚戌中書奏準敕引此正作不在減少點畫合二書一以用形一以在聲其元文作再無疑也五代會要諱云後唐天成三年正月詔此後廟諱但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宜減少點畫宜字鉛筆重寫就紙背視之正是在字然則此數條俱當作不再其不在不用不宜皆非也

癸巳類稿

卷七

四

引書當分義與文說

宋史禮志九成平元年禮官議云尙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曰
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
之統也其文甚奇似盤庚篇有有商及王之文史記有陽甲至
小乙兄弟四人相承語而引史記以解盤庚也者注若文意云
當由孔光語誤今案史記祖丁傳弟南庚復傳祖丁子陽甲盤
庚小辛小乙皆弟及小乙之祖距其父祖丁祖時百有九年小
乙可云克壽無幾之篇何以不舉史記所言年數或有未實其
為及王則是矣其以及王橫率入盤庚文者漢書中山孝王傳
云成帝之諸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尙書有殷及王兄
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復書賀循傳云循拜太常或
以惠懷二帝宜各為世稱讓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世武不
與已類稿

卷七

聖

禮官惘惘然謂實有此文不可不慎也

△通考以為陳齊實不

▽文字微明篇引老子言又

孔元伯以為中山王元帝之孫
弟心以高盤庚殷之及王為此中
山王宜為嗣

弋者何慕仁欲方義

法言云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注宋衷云慕取也後漢書邊氏
傳序引鴻飛二語注云集字諸本或作慕今人謂以計數取物
為慕慕亦取也張九齡有弋者何所慕是用後漢書或本及唐
時今人之義後人不當強誣之為用法言又強謂之誤也淮南
子主術訓云知欲員而行欲方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
不汙窮不易操進不肆志自是行字唐人孫思邈則自作仁欲
方談寶錄記思邈謂盧照鄰云智者勸象天故微闕仁者靜象
地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智之剛也云靜象地則是仁非行可知亦見太平廣
記二百十八卷其前二十一卷載仙傳拾遺宜並志及孫思邈
傳則刑動象天靜象地語而改仁為行蓋一孔之人但知淮南
與已類稿

卷七

聖

不知此自孫思邈言不與淮南同凡校書誤者當改不同者不
當改也

校改字論

史記封禪書作伏祠索隱引屈臣釋云伏者金氣伏藏之名醫
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同近刻成華紀履改作晉志釋蓋
不學者以意訂改之余所得明寫本開元占經中引淮南鴻烈
開詰按晁公武云許慎釋淮南書首皆曰開詰是占經用淮南
許本其云開詰者猶云蒼雅錢釋耳後又得一明寫本乃作淮
南鴻烈開詰開詰雖可詫然可知為開詰之誤及檢開本影寫
者作淮南鴻烈人開訓是校書者從開詰以意改之不悟其文
並不在人開訓也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京報與柱奏文安水利
事言從艾頭村圍堰挖口五處放水入淮河艾頭者村名也在
文安大城界傳寫者艾行書似其逆作其頭村校者以為不然
則乙之為其村頭文理似順而實非矣清夫論志姓氏云

癸巳類稿 卷七

聖

氏讀啟漢諱啟乃書為常開苦城氏不喜佑苦之字乃更書
古成漆雖氏以書蓋傳漆作梁而難從易薄作周後復從而分
常氏開氏古氏成氏梁氏周氏古多此類凡事皆有展轉致誤
之由可以理推也

注按得美射雉賦於蓋當以美林
餘美也也見東漢書又曰雉於
野當在蓋賦賦根於之射則注根
是於類一作類根指陸三元女
水序賦均于姚澤注引陸氏
傍也賦也引解賦為鴻口動而
喜賦也文中之賦或為賦或
引之注則書九此而○
記漢中有白國通陸史考與紀
要當而形勢注引之高即宋氏
寓本作通其文可疑陸氏
刊本乃作白虎通以東漢人記元
明事者。

引書字說

山海經畏水之南有元蛇食鹿大人國有青蛇頭方食鹿乃從
鹿從主之鹿藝文類聚於從土從鹿省之鹿部載之云食鹿以
其部目知鹿字非誤蓋采錄時寫者誤鹿為鹿編錄時以入鹿
中宋太平御覽又從類聚轉販之或云唐僧一切經音義卷十
六引異物志曰蛇食灰香鹿出鹿天與鹿同索巴蛇食象脚
蛇食鹿鹿俱唐人所記食食食食類書致誤觀此惜
嘗當有法也文選魏都賦庶土罔寧注云尚書曰庶土交正毛
詩曰庶土有鴉藉白馬賦秘寶盈於王府注云用禮王府掌王
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長笛賦挾截本末注云聿類曰
挾決也鄭元毛詩箋條枝落之蓋李善以庶土庶土王府王府
挾截條截一本不同故兩引釋而注不言二本何焯校文選刪
庶士有鴉胡克家刻文選疑王府則有以此借注書當有注校
書當深思也

癸巳類稿 卷七

聖

百家姓書後

南史王僧孺傳云劉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舊唐書高士廉傳云作氏族志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李義府傳言士廉氏族勳為百卷宋沈括筆談云唐時氏族大率高下分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等按堯典百姓與黎民各稱鄭康成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也故古人所謂百家專以仕宦言之漢則百姓以五律相雜二十有五配以四時見白虎通明時官書有千家姓明文衡載吳沈進千家姓表云約為韻語凡為姓一千九百六十八名曰千家姓洪武十四年五月朔日翰林編修吳沈典籍劉仲賢吳伯宗等進其書今不行宋時有韻語村書稱百家姓言百家者取其名美或曰吳越時書也宋陸游秋日郊居詩云

癸巳類稿

卷七

四

兒童冬學開比鄰探案愚儒却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自注云農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今其書通行投者自為一家言如師筆原蘇據漢寶融傳有庫鈞自以掌庫受氏此讀曰舍者釋名釋車云今登近舍釋宮室云庫舍也物所在之舍也齊魯謂庫為舍故庫狄氏亦音舍皆沿漢時齊魯語音今去廣從廠當由姓庫者不能與俗爭音甘去上筆以識之唐參寥子關史言進士單長鳴言從兩方口者音丹從兩尖口者音善或笑之引呂古吳俗下矣俗亦從天矣從天為方口尖口分別之證時謂之舉妖其情蓋與庫氏同而庫氏不言遂立庫姓單氏爭之乃得舉妖之目又見一曹姓言上兩直者曹魏後上一直者曹參後又逢大也以非得音今逢姓云從彖是彖服失誼矣查從且得音今查姓從

石林燕語歷代書高氏下日引註
避唐諱故△▽

癸巳類稿

卷七

四

且亦無音矣左傳魯氏告諸掌氏掌古作爪從反爪梁四公有仇莊則爪之謫今孟子年譜及四書人物考至謂孟子毋仇氏魏公子之後此書止有燕氏是也其省作覓亦存尙聲又也音如類亦如阿元石抹也先即石抹阿字也姓省作也音韻本有辟音即說文半楚姓也自減一直以避俗音其稱與庫氏同明兵利有也先其音為額森止是人名明人否秦錄正作野仙而對音作也先者疑也為姓避改作也因呼之為野森於古彼此不相喻因讀百家姓乃悟其展轉致錯之由楊慎云晉堅之姓乃鄒侯之鄒省為贊又誤為咎其言至通此姓氏字各自為說墨莊漫錄云暨姓居衣切賦姓之人切以為異讀而王應麟姓氏急就彙勉呼甄况問暨注云元豐中進士附名有暨陶主司三呼去聲不應辭頌進日當以入聲呼之果

單本類其避諱所改今廣西覃姓自呼為蟬音云韓信之後與
單姓說別與音譯者說亦別也下為地名又為升十本升官氏
升十象隸一字也初姓云本那姓元姓云本元姓成姓云本成
姓皆以隸言之此皆關小學若元子娶牙白區乃本牙字即
也即今本區與韓姓同音同聲也查象與每相復牙白區
得孟母仇氏仇乃爪訥即今党氏與也先不當讀稱先之類皆
學士所當知者

孔子娶齊女氏即升今世漢代
其時官氏後徐孟傳二前漢書本
五不亦語左傳杜六年王叔引之蘇
釋引之均作升官是唐宋人見漢書
作升官而信同聲及後刻字語
誤作升官且作孟母注云升官又
理也蓋孟母注不若開則一不相對
構上平法吾至今亦有姓升者自
為美音与乃亦涉此也。

左邱明子孫姓氏論

漢史游急就章有邱則剛左地餘采自緯書是古有邱左兩姓
或合左邱為複姓始朱鄧名世古今姓氏書不足據也廣韻十
八九邱注引風俗通云魯左邱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於營邱
支孫以地為氏世居扶風邱後王莽時持節江淮不仕避居吳
與急就邱則剛宋王應麟補注及自注姓氏急就引同是邱氏
二派一出太公一出邱明邱明子孫為邱姓義最古無疑邱明
傳春秋而曰左氏傳者以為左史官言之如司馬遷書今名史
記也春秋傳公羊穀梁題姓者毛詩韓詩之比左傳不題姓者
齊詩魯詩之比經義考言左邱傳單稱左疑孔門避諱殊不然
矣難者曰史記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複姓無疑此則春秋時
周公為宰題宰則公不必是姓宰則司馬遷後稱史遷不必姓
癸巳類稿 卷七 哭

史又複姓古有左人左師左行左史邱則廣韻四十四複姓蜀
無左邱鄧名世忽謂論語左邱明姓左作左傳者姓左邱以其
時賣卜者有左邱怪姓又以一左姓御史言遂造此怪論詭鬼
神也難者曰元和姓纂左字注內稱臨淄有左邱明後引晉左
思等為證是在山東者姓左不姓邱廣韻邱字注內稱左邱明
之後有河南吳興二望是其族唐前已徙他郡不在山東案廣
韻三十三哥左注云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不言左
邱明唐顏師古注急就左地餘云魯太史後遂為姓非臨淄晉
書左思傳云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
公子因以氏焉思家世儒學云云不言和是邱明後人何得妄
改史傳誣左氏為邱明後廣韻邱云出河南吳興二望吳興是
扶風所徙廣韻引風俗通已言之河南之邱魏書官氏志明著

胡周長孫笑伊邱支七族之始廣韻亦以河南邱爲元德邱敦
氏所改姓纂亦著爲拓跋後姓氏書亦言魏臨淮王豆真後爲
拓跋裔又著扶風一豎均不言是邱明子孫外徙也齊魯邱少
連者故門望不著門第書可證有不可證無宋吳曾能改齊漢
錄云得吳興邱遲碑言遲邱明後則邱明子孫亦有外徙者特
不可謂廣韻中有此說然以此見左思家世儒學不言爲左邱
明後邱遲家世儒學自言是邱明後則唐以後言左言左邱者
亦可愧矣



影前正變理初

影前正變理初

影縣山起楠木嶺嶺脈來自休寧發源界之張公山故影地也今嶺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南則祁門界嶺東北為天潛山西北則黃荆菴山又西北為南屏山在縣南十里自北望之平起方登如屏亦曰城子山其上峭壁斗巖石竇間有龍湫亢旱禱之輒應上有龍門道院邑志云南屏實南餘祖脈相地家言也西為頂遊山東為林歷山元和郡縣志云林歷山在縣南百五十里今山在縣南十里依山北百五十里無磨影治此志誤也山高二百仞周十里三面壁立徑危仄漢末影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其中建安十三年吳將賀齊討平之史言如此疑

癸巳類稿

卷八

陳僕祖山非賊也保山以禦亂尚未屬吳耳云二萬戶并計山下附之香山上為帥居也今山上寨址猶存鈕山香時得箭鏃嘗求得之小方而銳銅色紅翠隱然土人即山為庵宇明時有林隱書院曰道一堂今不可見庵前有峰員起如香爐水經注云地理志漸江水出丹陽影縣南蠻夷中北運其縣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峰若劔杪時有靈鼓潛發正長臨縣以山鼓為候博山蓋鐘泉矣山之東為垂珠洞洞窈窕石骨相次即石刻佛像泉自石出四時滴瀝洞口地層出可眺覽嘗與古築孫君學道田段程君驥登此程君有詩又與崇義方君雙溪陽陳君斌登之方君有詩其西有瀑布自千丈崖下下有石曲環如象垂鼻瀑布由環出上有仙人棋局石曰入夜或見金燈如流星千百飛墜滿野吳時殺賊萬餘爾後山空無人居血結

七餘餘岸上進道已進六堆至今
馬道古字假借之文記勇難唯
本二作庫以六年堆岸進三
同也

通吳州縣古揚州新安縣縣
去林歷山而陰峻吳時山柱可保
實為破於此消山越清其
實矣

癸巳類稿

卷八

起為嶺積陰相沿鬼火赴此如人赴集場不足怪矣迤西則頂遊山山東北至縣十二里一日丁峰亦曰南山程君驥登此山言自下至上可十里上頂可容兩席地自東北望之甚銳山形如楷字由形者余言此當是丁由山程君曰不然舊有頂遊大王廟古人稱名之意不可知也又西北山陰為赤嶺山南為陶嶺通祁門又西北為觀雨華字亦作坐音追余見官書麟州如此又西北為築築塢又西北為武亭山山東北至縣十八里邑志云高二百仞西接祁門界山陰武林水出焉山故凹凸出入亦曰武陵唐地理志云歙州祁門縣有武陵嶺元和中令路曼璽石為盤道宋紹興時黃村黃葆光又就樵徑開通之繼有石徑自乾隆二十六年安慶為會邑中士夫文書皆錄此道野田少常種米郡屬自祁門排溪擔負者皆過此古築孫洪雅易

以大平石修茶亭為往來坦途矣又北行為石母山嘗以重九與官路下汪君步驚登此盡望見縣南山內地又北為虎嶺山西接祁門界虎嶺武嶺疑是唐時官私之名舊時影祁路在此虎嶺下達於排溪余家先世有墓在嶺西年年過此嘗疑此嶺為路令舊蹟惜志乘不能詳也又北行為畫工尖聳秀似刻畫者又北行屬之西山由縣西望之如屏疊翠干雲特為明秀或曰仙山上有石中文長尺餘如足迹趾南踵北相傳為仙人迹菊有杖痕又北行為釣魚嶺一日相見山山路迴環行久之乃至舊處對塢而里數已遠故曰相見樵徑皆然也此為葉村孔道又東北行為方家嶺徑徑大星道也又東北行東南起高峰曰發龍嶽又東南下行為千絲隊又東南起為美爵山山自楠木嶺層層相屬脈絡既明大峰突聳如靈鶴振翅獨昂雲霄又

東南為芙蓉嶺自嶺東南至縣十二里穹岫巖整衆山環拱其
 陽奇木錦繁靈石棋分自此東南岡阜起伏為雄雞峰逕南城
 綿延至東嶽行祠曰龍尾山上有聖母池碧霞元君祠北為
 觀音巖東為靈虛觀觀前石華表上嵌石扁宋大觀元年朱彥
 記云此地去縣一里許龍尾山環之事靈閣經幾千百歲元豐
 中修觀為記其事是龍尾山名見宋前圖經明正德十六年縣
 志亦云東嶽行祠在龍尾山今府縣志僅謂之東嶽山矣觀東
 北有社公祠曰龍尾大社山又東北行當縣城南門西縣城循
 山東北麓屬之章水府縣志言城包羅東嶽山非也舊唐書地
 里志云野置在彰川即今城東北之水矣城內山東北行者為
 城隍山東行者為嶽學山

自楠木嶺東北分行者曰天潛山志云以多隱君子讀書其中
 故名亦曰石林山有餐霞閣指月尖日月關諸勝下有潭曰空
 心潭左為佛頭嶺其行七里皆老松蒼翠亂雲煙有蒼蒼亭上
 為鬱確屏取孔叢邱陵歌咽然同應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
 迥連義也登屏山為觀海臺謂雲出鋪海也下循溪為偏閣左
 行為天蒼街街轉則天蒼巖天蒼者轉山也又東為牌嶺牌嶺
 東屬之休寧齊雲山牌嶺東北行為復山復山在縣東南三十
 六里高二百六十仞峰孤峻石壁四絕初學記引輿地志云有
 五根二磔亦謂之五根磔注云根下根反從良得聲今諸書從
 良非也太平寰宇記亦作五根二磔根磔旁皆有石壇中央有
 溝才五六尺許水懸出澗澗挽葛時有至者山陰曰復巖巖翠
 激流至其上石壁立天際如太古朽木如蒲石畫平嶂嶺鄉民
 避寇巖上寇以山上無水思久圍困之鄉民投下生魚示之乃

引去福建德化縣志云酒鑪寨山在縣西高峻乏水昔人避賊
 賊以久圍困之有女子取酒浣衣以示賊賊謂水多也因解圍
 去事亦類此天潛山之西有山逕水村考川下插坑屬之李村
 自林歷山東北分行逕山相屬三里許有金竹巖羊腸馬道上
 通樵路皆與程君驥夜飲金竹庵月中上望山巖石亭旁有虎
 次日問之樵人無見也又東為黃家嶺十里至竹山下會石山
 林歷山東行者為青嶺山亦曰千里山越所據今居民於山
 巔植松檜禁樵伐隔山望之林木蔥蔚在雲間亦仙境也青嶺
 山東行為黛峰峰有塔院塔七級巖石巖下臨水其山巖為從
 坑為阮坑山陰為觀龍青嶺山陽東行者為喬嶺為魚亭山嶽
 海志云雲源漸源山北通縣縣魚亭山是也山在縣東南三十
 五里高二百五十仞

卷八

三

卷八

四

自南屏山東北分行為大星山山有大石言是落星所成一曰
 大仙山
 自虎嶺東南分行為上堂山宋紹興二十七年靈惠廟碑云其
 神謂之晉公乾道二年二月一日敕封顯應侯今居民謂之晉
 王廟山名志乘不載孫君學道讀碑知之
 自畫工尖東南分行逕同嶺阜一屬之黃村一屬之古築古築
 村東曰東山巨石餘餘柯桂交蔭有泉出石間曰石乳泉泉南
 有亭曰石乳亭
 自西山南分行逕上江村東南逕下江村陳國張墩屬之余汪
 村
 自釣魚嶺西北分行逕葉村北屬之洪徑山
 自方家嶺西分行為程家山東南逕豐口石榔山方家嶺東北

自去福建德化縣志云酒鑪寨山在縣西高峻乏水昔人避賊
 賊以久圍困之有女子取酒浣衣以示賊賊謂水多也因解圍
 去事亦類此天潛山之西有山逕水村考川下插坑屬之李村
 自林歷山東北分行逕山相屬三里許有金竹巖羊腸馬道上
 通樵路皆與程君驥夜飲金竹庵月中上望山巖石亭旁有虎
 次日問之樵人無見也又東為黃家嶺十里至竹山下會石山
 林歷山東行者為青嶺山亦曰千里山越所據今居民於山
 巔植松檜禁樵伐隔山望之林木蔥蔚在雲間亦仙境也青嶺
 山東行為黛峰峰有塔院塔七級巖石巖下臨水其山巖為從
 坑為阮坑山陰為觀龍青嶺山陽東行者為喬嶺為魚亭山嶽
 海志云雲源漸源山北通縣縣魚亭山是也山在縣東南三十
 五里高二百五十仞

行爲靈巖北逕黃泥坑大星柱杖屬之石埭廟口

自雄雞峰西分行爲金雞石其南行者一逕海裏後關崗山屬之後溪一逕撤家黨屬之月塘一自南坑西行逕七星墩五里麻舒家林黃柏塢屬之鐘山

自龍尾山北分行逕西門亭屬之紅鉢山其東行者一逕石亭東南行爲舊庵山爲紅窟山一逕靈虛觀南行屬之程家莊一逕將軍嶺將軍嶺者吳將軍賀齊廟在焉討山越者也將軍嶺東南行爲鼓樓嶺在今縣城東五里舊城也嶺東南屬之橫岡前爲橫岡水矣

自方家嶺大山至壽巖東行西轉爲石鉢孟山山高五百仞延袤三十里有巨石廣數十丈中坳如孟孟中雲起則天雨諺云石孟戴帽田不應燥又西南行爲碧山有泉名靈惠清冽異於

卷八

五

常泉山面東南高百仞與壽巖尖對峙自魚亭入野至石山始開陽西北望碧山峰環百里此山爲鎮矣山麓舊有太白樓或言唐李白常棣此白終南時云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碧山乃終南謂碧山事莫能明宋羅願以至野款之李白爲南唐學士李白事近實矣石鉢孟山又東爲章山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其麓章水出焉循水西南出爲視溪山逕石亭屬之歷下村麻田蔡村江家段沙田章山東行爲九龍山南行逕白干蓬下四嶺九連山屬之古城村章山北行爲長坑山屬之太平米坑章山東北行爲太陰尖在縣北二十里其山面北前有官鋪田自太陰尖南行爲石油山有山庵宋嘉定時建或云其時山石出油供僧廚僧欲以賣錢油乃不出今流泉尚有油香斷碑猶存按續漢郡國志酒泉郡延壽縣注云縣南有山石出泉肥

如黃肉油如不凝膏潤之石漆西陽雜俎物異云高奴石脂水

如漆可膏車然燈石油蓋此類也漢書言石油似淳漆延安

府志云延川縣北九十里石油井出石油六月收以塗瘡瘡

亦曰脂水亦曰石液南離州志云州東北百二十里有油山高

數十仞有小穴出油人取以爲利蓋所在有之石油山南行

爲風來嶺風來嶺南爲鼓兵山一日鼓矢山在縣北十五里舊

日石鼓山高百仞周十里新安志云唐天寶六年改爲鼓兵引

邑圖云有石如鼓有石人石鹽諺言鼓鳴則驢鳴人哭而長官

不利後靈樞不復鳴按太平廣記引歙州圖經文與邑圖同

則鼓破在唐以前矣自石鼓山一南行逕輪里北莊屬之輪上

山水光色如展軸看畫焉一東南行逕嶺下至屏山山嶺倚上

其上疊石積翠東南行爲吉陽山吉陽山在縣東北十五里新

卷八

六

安志云高二百五十仞周三十五里有三峰並起斜倚如龍
曰三尖初學記引輿地志亦謂之靈山山多石三年一遇
野火盡燒故老謂之三磨磨新安志云若非磨年百姓放火
有雨滅之按磨讀折磨之磨佛家謂之魔劫神仙謂之厄會皆
以年紀也新安志又云中峰有瀑布泉寰宇記云吉陽水出焉
又引新安記天將雨此山先有鼓角之音人以爲準亦曰東山
有仙人石仙人盤邑人符道翁遇異人傳養生訣據庵山前時
有雙鶴來往之異吉陽山東爲石印山山上有石平方特起下
有石燕洞幽邃可容百人昔有頭陀居此每擊磬則羣蛇出赴
洞西有產龍石石分列一在山下一在山上有凹龍形自吉陽
南行之山盡石山絕秀橋與竹山下對峙吉陽山東行爲東文
嶺一曰東頭嶺又南行逕朱嶺下屬之石山東南行逕西運東

為長濱嶺故魚亭道也又南行一屬之備洋暨與嶺峰對岸或
 以為潯陽借峰蓋行人遊戲之目嶺峰青嶺相接以石邑言循
 洋水較深矣長濱嶺南一東行屬之嶺山即鄧山水經注云浙
 江又北愆鄧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其說是而此山素不表
 見也山亦曰石墨嶺下有井寰宇記云在縣南十六里是昔宋
 墨之所今為懸水所漂其井轉深即今墨穴也今宋其墨僅染
 阜耳按舊唐書地理志云鄧縣屬丹陽郡昔同醫縣縣南墨
 林山出石墨故也今求看同醫縣無所出當是音同之誤
 其言鄧縣之名由墨嶺是古說本取鄧山為義元和郡縣志亦
 云縣南有墨嶺出墨石又昔貢柿心木縣由此得名是唐時以
 石墨為可用之物可書字由述之者不明顯著書者以意度之
 實則石墨即石炭今假借字為煤墨色惟此有煤又煤苗不處
 矣已類稿 卷八 七

稍采入即為懸水所漂利小而害大此古事之靈江西南道煤
 所在有之不聞以名縣尤不聞以染阜也石墨嶺上或言亦有
 鑿鼓潘發令長候之以占吉凶又東行為樵貴谷按寰宇記引
 輿地志言樵貴谷在鄧北昔人入山七日至一穴豁然盡開周
 三十里中有十餘家云是秦人避地者新安志亦同今縣北二
 都言有樵貴谷地與古應墨嶺下實在縣東南而深山峻谷林
 樵秀明亦靈境也元孔齊至正直筆云潘教授言縣有深山入
 可數百里老民百二三十歲皆見大木片長數丈廣二三丈木
 釘相連不用鐵土民不食鹽醬食字記又引邑圖有潘村入石
 洞口悉為松蘿所翳每求鹽米屢出宋時見有數十家同為一
 村新安志姓氏云號為潘氏迨宋潘姓數十家南唐劉崇遠金
 華子雜編云昔有新安人說本邑深山中有一水居人飲此水

以送贈述人蓋以會其美矣
 捐資所立浮泥塔羅一黑小廟
 為村加之者小廟。

率皆長壽僅有二百歲者鄉人謂為仙澤是亦潘村之類康熙
 時府志則云彭地不及百里豈有山行七日之遠不悟山行多
 崎嶇整香深淵瀾崖崖百里之間彌森難窮宋人之猶是漢
 古人方官近事益異遊蹤非俗情所當料也汪君文盛云梁
 嘗海南傳云黃武五年大梁西人秦倫至交趾送詣權時諸葛
 恪討丹陽獲彭欲短人權以男女各十人送倫南史亦同按黃
 武五年全琮討山越後九年嘉禾三年討山越六年平之則
 黃武五年不當有恪所獲蓋全琮越俘之短者非別有短種古
 事或記載未善彭嶺也石墨嶺又南行爲石門山山在縣東
 南二十里壁立數百仞下瞰溪潭鑿石爲門開一徑僅通人石
 絕處橫貫木置板以行日夜開石門一曰小劔門宋建中靖國
 時有縣令朱天錫題字今燒燬山石易以石道又南行爲桃源
 矣已類稿 卷八 八

湖山背秀出臨水道鑿石入五尺許就石崖突出處為屋於門
 題之為洞府縣往來官路也自樵貴谷東行南屬之石門坦自
 東即嶺東為嶺嶺又東南為嶺山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其嶺
 重如人大坐又東南為嶺嶺之喧譁自嶺嶺南行爲艾坑一
 西南行爲嶺嶺一南行爲張坑一東南行屬之界首休寧界自
 石鼓山東行者為北莊嶺東北屬之奇壁自太陰尖西北行者
 為五溪山山在縣北六十里山北有五溪常有雲氣隱蔽其上
 山半有石崖下有龍潭歲旱禱者以壺取水水涸壺中者霖雨
 隨至其北屬之太平界五溪山陰舊屬石埭秋浦後集云五溪
 山在縣南百二十里上有五溪合流而下歸於舒漢至舊港入
 江是也太陰尖東北行者為羊枝嶺嶺程十五里嶺北有數十
 十家曰樵樹下亦曰融曙驛樵樹嶺嶺音相亂也自江寧至舒

羊溪為捷道向置鋪運府志云庵自池發者皆先詳此路也
 又北屬之太平油竹坑羊棧嶺南有石門嶺巖石深峭春雨後
 瀑布懸飛有勝致羊棧嶺實行為牛泉山在縣東北五十七
 里志云高九百五十仞實字記引輿地志云牛泉嶺通廣陽縣
 自下上九里一頓凡九頓山常風樹合抱而高不至丈當頂有
 泉方丈餘俗云牛跑所致亦猶虎跑泉也山上僅通樵徑雖盛
 夏亦衣補制徑時有甃石虛蓋舊通廣陽道廣陽即南陽隋唐
 縣唐省入理即今石埠西北之陵陽矣其北則為牛泉坑其南
 為岵溪源牛泉山南行為黃堆山在縣北三十里山頂平曠
 昔泗州西峰五溪結茅於此曰西林寺今山上有大聖庵西林
 遺址也黃堆山南行為雷阜屬之雷岡頂黃堆山東北行屬之
 恩舍黃堆山東行為梓嶺下為梓路寺南屬之東山珠嶺黃堆
 矣已類稿 卷八 九

山北行者屬之休寧潘村自梓嶺東南行一屬之潭口一屬
 之珠川一屬之大周山山在縣東南二十二里石壁幽峭芳叢
 蘭坂香潔靜明延行者忘疲矣一屬之天井山山在縣東南二
 十五里山麓有府均井薦雨有驗目曰府均勝井府均之名莫
 能明也又南行逕程村屬之休寧西源嶺自黃堆山北行者逕
 里仁屬之休寧雙嶺又東為黃山自楠木嶺至此岡巒連絡不
 斷迴環盤互止一山也其上自楠木嶺至方家嶺為寧國山行
 脈自楠木嶺至雙嶺為杭州山行脈

歙縣水有六一會於石山曰章山南水曰石鼓山水吉陽山西
 水曰方家嶺南水西武嶺水一會於魚亭曰石山水曰瀟山水
 託坑水曰金村水捕坑水石門坦水曰魚亭水一會於瀟岡曰
 魚亭水曰瀟山水一會於休寧東亭橋曰羊棧嶺南水吉陽山

此山亦食流州米白出所依
 但依木黃則食運清及清江水
 日注石埠太平過羊棧嶺

東水一會於休寧東夾溪橋曰東坑水而東亭以上水會之以
 下為新安江一會於石埠河口曰方家嶺北水曰章山北水曰
 羊棧嶺北水皆入大江

章山水漢志所謂瀟水也其南源南行逕雙溪過水口廟下石
 鉢孟山水自西北來入之南逕稅溪山石鉢礪水行如在硯中
 出視溪尼菴西石壁有宋汪綱等遊記下過西門橋逕何村為
 放生處溪水清流魚聚影焉東南逕歷下舊曰歷陽里有唐建
 精林院又東南逕榆村又東南合石鉢孟山西水曰雙溪石鉢
 孟山西水東南行東北納礪頭水逕芙蓉嶺東下為場口又東
 南逕百戶村百戶村有三明王用從太祖戰死敵世襲百戶子
 孫以爵名村矣又東逕黃衣坦又東入章水為雙溪雙溪下有
 石堤捍水使北明嘉靖時工也堤之西南有梁時舊注入今城

矣已類稿 卷八 十

西北隅出今迎雷門石東達於黃姑壑以激田曰橫溝今溝上
 皆民居歲二月啟濬以為常章水循堤東北行至和尙陸陸所
 以護廣安寺後地畝也初章水由缸鉢山下至今城西北一由
 東北出廣安寺後自堤成而水俱北行陸成而水折而東南逕
 城北門廣安寺前又東逕東門梅溪又東南至江家段沙田而
 會石鼓山水吉陽山西水

石鼓山水出山南南行風來嶺水自北來入之又南行達下水
 自西北來入之又東南行北莊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逕朱村
 屏山水自西北來入之又東行吉陽山西水吉陽山亦曰三
 姑山夥縣山水紀略云昔有三女飛行吉陽水上或叩之曰余
 石埠人也遂不見水上有三鯉魚余按陶潛搜神後記任助述
 異記文選劉孝標重荅劉沼書注引宣城記並云宣城臨城縣

蓋山上有池舒姑者性嗜聲音化為水聞歌則泉漏洞流有朱
鯉一雙以圖畫證之為今石埭舒姑山吉陽水上三女子殆舒
姑歟又西南行逕古城又南行逕古溪猶坑水古城水自西來
入之田段程君驥業村業君有廣好小學及地里嘗得古溪西
故渠窪地溯行迤高圻至廣安寺後長生橋曰古章水分出此
故舊志乘言夥者若元豐九城志以吉陽為影川所合多也今
則章水源遠而合多吉陽入章水矣石鼓山水吉陽水自古溪
南行至沙田入章水又南行逕東山下過橫岡橋東會方家嶺
南水西武嶺水

方家嶺南水出嶺南其東源許思塢西源冷水坑合流東南逕
程家山又南逕豐口為豐溪又南逕胡村納霍溪水霍溪水出
釣魚嶺北會於胡村南行逕後關又東南逕陳剛山下又東南

癸巳類稿 卷八

十一

逕後溪至余村月塘水自西南來入之西合西武嶺水西武嶺
名武亭山一名武林山謂浙武林水出此一名武陵山謂水為
武陵源影有桃源之稱由武陵也水出嶺下東北東逕官路下
又東畫工尖南水虎嶺水泉石嶺水自北來入之又東行北納
黃村水南納赤嶺水又東行逕古築頂遊山水逕下洪山來入
之畫工尖北水自西北逕烏石注西千田舍來入之又東行隴
村水自南來入之隴村在頂遊山東北其居曰五柳舍靖節里
蓋淵明後裔又東行過古村心驛北過萬松橋橋材言一石成
之石由蛟水送至嘗過其橋三空工綴珠欄階路割切石材八
百餘其事可言奇矣橋南有萬松亭旁有醴泉其地獨高南屏
山水自南來入之又東行林厓山水自南來入之南眺博山去
水不遠程君驥言水經漸江注云逕其縣南博山讀史方輿紀

▽ 傲 ▽

要浙江海引防險說云浙江之源始於影之林厓山一線之瀉
合流萬壑是依鄞道元言浙源為武嶺水程君居田段業君居
村心孫君學道居古築三人皆能道古皆家臨此水共持此議
水又東行至汪村合方家嶺南水逕余村東余村於此構雙溪
書屋又東行逕田段北又東行過閭場舒家林水舊庵水自北
來入之間場當縣治南古橫江所由名也瀾文波色有浩渺煙
霞之觀矣又東北行過葉家灣會章山南水石鼓山水吉陽山
西水東行至石山

石山會諸水在縣東南十里連山夾峙播液發靈清淺則鳴激
盈滿則奔駛東至潘山東頭嶺水自北來會之

潘山水出東頭嶺南逕西遞東又南行西遞西水自北來入之
西遞在府西舊為鋪運所由東頭嶺東路則出東亭橋西遞水

癸巳類稿 卷八

十一

又南行長演嶺西水自東來入之山壞樹木蒙蒼春花上浮木
杪望之不見土石又南過十里鋪橋又南行出潘山東行合石
山上水託坑水自南來入之又東行逕黛峰下望塔院趾盤踞
挺東逕規龍迥沈澗池最深靜處也金村水自北來入之
金村水出長演嶺南會石墨嶺西水逕金村出規龍會經流東
行逕南洋臺山後舊有龍屯依山巖崖泓水澄澈人屢擾之龍
乃徙去循洋水中釣臺矗立波際乾陸戊申邑人王毅程學禮
胡德蕩等於崖間新開魚亭路構亭以息行人影影送清波光
激素可噓息肩者亦踏足掉頭若有評賞則知雲水怡曠智愚
同心矣又東逕金鐘潭俗言黃堆山西林寺舊有金鐘朝旨昇
進鐘至此入水金石交不解遂棄之山水相遭自傳空韻耳依
佛之言固難究詰也又東行石墨嶺東水自北逕樵貴谷來入

之其地舊有桃源書院歲久傾廢又東逕桃源洞下又東插坑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南逕石門坦石門山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行至魚亭會魚亭水亭在縣東南三十里在魚亭山北五里襄宇記云西江魚船至耶門縣舍舟登陸止此東水次淹留待船故云魚亭鎮淳志云影舊有四亭入聖魚亭其一也方輿家以為停留之亭未知是否按魚亭之魚必不指西江魚船若亭聖之亭本是停留之義亦不須疑也入聖今止有奇聖魚亭水出楠木嶺東東行至水村會黃荆庵山青嶺山水東行逕喬嶺瑪川至魚亭出永濟橋東南逕龍風灘灘上舊植柳數百株會經流東南行考川水自西南逕李村來入之輝嶺水自南逕覆早來入之又東南會鷲岡水

鷲岡水出源嶺南逕上坑又東南逕蕩山東又東南逕苦竹林又南逕艾坑又南至鷲岡會經流又東行復山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入休寧界

休寧東亭橋在影界東十里故影地也納影羊棧嶺南水水出嶺南南行逕盧村考溪源水自西北來入之又南逕際村邑溪源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行十都南湖水自北來入之南湖者十都引滄溪水環注村中而滯於湖上植桃柳其水淵渟荷菱發香鱗遊不淪湖東偏有石特高起湖水由堤下出又東南行橫山梓嶺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逕東山下北莊嶺北水自南來入之又東過珠嶺下裏田方坑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逕奇聖又東為魚山溪又東逕社禾木坑水自北來入之吉陽山東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南逕潭口阜嶺水自北來入之又東行珠川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逕木魚大塢水自西來入之又東

魚亭西有陸陸邑耶門縣舍舟登陸止此東水次淹留待船故云魚亭鎮淳志云影舊有四亭入聖魚亭其一也方輿家以為停留之亭未知是否按魚亭之魚必不指西江魚船若亭聖之亭本是停留之義亦不須疑也入聖今止有奇聖魚亭水出楠木嶺東東行至水村會黃荆庵山青嶺山水東行逕喬嶺瑪川至魚亭出永濟橋東南逕龍風灘灘上舊植柳數百株會經流東南行考川水自西南逕李村來入之輝嶺水自南逕覆早來入之又東南會鷲岡水

逕王村王塢葉村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行源嶺東南水吳村水自西來入之又南逕程村府均水自北來入之又南逕澄潭潭在縣東南三十五里石壁削立水觸石盤渦面狹底闊深不知尋丈宋嘉定時歲早郡守禱祀得雨為立龍神祠潭南岸有怪石三數卓立如人鄉人呼為石新婦又南行出東京橋休寧謂之北源水至白茅渡會鷲岡以上水新安志記吉陽水云至白茅渡入縣界專言吉陽水者時章水入吉陽也云人縣界者蓋休寧記納影水之文羅君誤編入影縣中其致誤之由可知今府縣志乃言吉陽水過喧潭白茅渡會橫江章水出石山是讀宋人之書而不知其意又不知吉陽有東西兩水而移喧潭白茅渡於古城古溪沙田之間不辨地里所在矣

休寧東夾溪橋在影縣界東三十八里故野地納影東坑水水出東坑東行逕里仁又東南行夾溪歷舍水自西來入之又東南行梓坑水自西來入之又東行入休寧潘村界阜嶺北水自南來入之又東逕休寧藍田出東夾溪橋休寧謂之夾源水會東亭以上水東行為新安江下為浙江古漸江水也漢書地理志云丹陽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宋祁按云漸水入沅疑此無漸水漸字當作浙字此宋時官校交誤者之妄也羅願新安志云漢志蠻夷中虛播池出海經曰力山今休寧張公山也說文云漸水出丹陽野南蠻中羅氏震云漢志夷字衍中應作率山今檢漢書地理志出徼外出塞外者水首見此縣而源在微塞外也其源在此縣而地未闢者則言出蠻夷中漁陽郡白檀縣云瀟水出北蠻夷中郁郅縣云泥水出北蠻夷中漁陽郡白檀縣云瀟水出北蠻夷中此瀟即瀟水本誤作漁

在呼應反此依水經謂與此南嶺夷中相對知登非平處中非
水注引是昔魏時下
山談夷字非衍說文落夷字耳言德夷者吳志屢言計平山極
後漢書度尙傳言枕徐武宜城長悉移深林遠數推舊鳥語之
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漢時南方置縣皆大如今湖南
地兼南族臺灣地兼番族時山越即蠻夷由可稽不同今張公
山自有水入漸江校量道里章水源更遠也

會於石埭河口者駝之方家嶺北水北行運王村又運德得
場上水自南來入之昔嘗讀書德徑汪氏莊屋在水東常偷從
橋上俯視碧流澄澈念謝華散秀有義山語云長溪清澗流影
不去文境符合而李義山集中無此語蓋佚篇矣又北運大星
其北雙河口葉村水自西來入之葉村山水散靜夏夜無蟻雷
又自雙河口東行至柱杖村石埭大嶺嶺北水自西南來入

癸巳類稿

卷八

十五

之又西北行至廂口又西北行至太平林村章山北水自南來
人之

章山北水北運章溪出水案有長坑水自西來入之五溪山水
自東來入之又北運太平登塔橋會於林村又會於石埭河口
羊棧嶺北水出嶺北運樞樹下北行牛泉山牛泉坑水自東來
入之又東北運太平油竹坑宏潭會於石埭河口由涇南陵蓋
湖入大江高淳縣志丹陽湖有三源其一出徽州府黟縣者為
舒泉後舒泉以經石埭舒姑泉下得名其入高淳湖亦以東壩
未築時言之

豎水清而不寒其味甘水深淺皆見底多石骨邑人多飲井水
味尤腴云水從土中過能養人船至魚亭解至石山

駐劄大臣原始

太宗文皇帝滿洲國天聰九年得傳圖豐於元小王子裔察哈
爾林丹汗先是林丹汗屢犯邊睿親王征之林丹汗走死其蘇
泰福晉以其子額哲精欲來歸封額哲親王游牧義州於是時
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及土默特天聰三兩旗會於
天眷盛京合辭上

尊號明年太歲丙子改元是為我

大清崇德元年崇德三年正月左翼土默特天聰六表喀爾喀

札薩克圖汗犯歸化城二月丁酉

太宗親征出邊科爾沁天命四年來歸札賚特天命元年款漢元

舊特二阿魯科爾沁六年四子部落七年茂明安入巴林二翁牛特

七烏珠穆秦入十一部從征又郭爾羅斯都爾伯特以天命時

來歸吳拉忒喀拉沁天聰七年來

癸巳類稿

卷八

十六

歸高齊特克什克屯天聰八年來歸阿爾珍蘇尼特郭爾多斯

天聰九年來歸未赴調不列又阿魯哈納爾於崇德時來歸皆

為內札王子過與安嶺而明之邊臣懼喀爾喀侵軼以

薩克

大清兵報示之喀爾喀探之而信遂遷是年明崇禎十一年也

三月喀爾喀三汗使來六月設理藩院治各蒙古事七月丁卯

諭遣喀爾喀使漢北喀爾喀西域厄魯特皆元故臣也元裔察

哈爾既臣服而札魯特奈曼敖漢巴林又喀爾喀舊部故

太宗諭召喀爾喀喀爾喀亦元青吉斯汗後也是年厄魯特伊

札胡圖克圖下宰桑十七人來朝七年西藏貢教第五輩達賴

喇嘛班禪胡圖克圖和碩特額實汗使人來朝約同行善事第

五輩達賴阿旺羅卜藏嘉睦燦額實汗孫也先是唐古特四部

日青海曰喀木曰衛曰藏額實汗逐唐古特汗自處青海喀木

而以藏衛處達賴班禪乃逐紅帽大寶法王花帽二寶法王黑

帽三寶法王是以額實汗與達賴班禪三使同來時自戴衛青
海東北行阻於喀爾喀額實汗又與別部厄魯特不睦使者自
言繞伏敵之國行經四萬里也始者蒙古番子尙紅教宗喀巴
者爲觀世音化身學紅教於薩迦廟而忽歸黃教二弟子達賴
班禪轉世行教持咒至驗當明中葉時已出紅教上番部向服
喇嘛下設第巴第巴下始爲汗王東西南北數萬里視爲天神
喀爾喀以入藏隔於厄魯特則自別率大喇嘛哲卜尊丹巴胡
圖克圖而亦本於宗喀巴藏術二喇嘛卜言東土有
聖人出當一統故遣使貢方物以振興黃教爲言八年
賜達賴班禪書喀爾喀託雅泰等來歸時欲全收喀爾喀而
太宗奠天

世祖章皇帝御極受朝時喀爾喀使臣在列也是年天下定三
癸巳類稿 卷八

三年蘇尼特騰吉思與睿親王不合借公主北走投喀爾喀我
兵追之圖舍圖汗子及碩雷汗子以兵五萬迎騰吉思我師敗
之初喀爾喀欲害公主騰吉思哭曰

太宗皇帝仁育萬國我奈何背恩害公主耶喀爾喀乃止我師
亦迎公主還五年喀爾喀來犯喀倫敗去六年二月睿親王征
姜瓖欲並征喀爾喀行三日馬瘠道乏水止八月瓖誅十月徵
敦漢札魯特察哈爾烏喇特土默特四子部落兵征喀爾喀至
喀屯布拉特不見賊而還七年厄魯特渾台吉使來朝九年達
賴喇嘛朝

京師築北黃寺居之其行也
接見於

南苑德壽寺
賜金帛印進王貝勒等護送之
賜厄魯特額實汗金帛印十年圖舍圖汗車臣汗兩部喀爾喀
掠巴林部又來索歸順同部蒙古

命宣威大將軍安親王岳樂討之尋以喀爾喀入貢撤兵十三
年厄魯特糾邊夷入犯西寧劫奪牛馬拒官兵
詔大臣至西寧衛訊理按例賠償番子在明屬蒙古者歸厄魯
特聽納進其舊屬明者役於中國厄魯特不得爲寇災番子自
西寧北沿甘涼西至回地南自河州以南至四川各邊抵察木
多南迄雲南在唐爲吐蕃後分二三百部不相統忽弱忽強明
人謂之海寇明季厄魯特自甘涼北邊越中國地橫侵之遂役
於厄魯特厄魯特居青海者和碩特最強其他土爾扈特輝特

癸巳類稿 卷八
喀爾喀寄牧十八家時時盜竊遂移臨鞏總兵於西寧衛以禦
之十七年
詔禁歸化城喇嘛私往厄魯特喀爾喀十八年
賜喀爾喀丹津喇嘛敕印時喀爾喀七部跳梁漠北厄魯特四
部據西域羅羅斯特渾台吉最強盛伊犁俄爾爾奇斯烏魯
木齊巴里坤縱橫五六千里皆所轄和碩特額實汗既據青海
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據有其地之圖伯特收勢俱張盛甚
世祖時天下初定

聖祖仁皇帝嗣位四輔臣未遑治也康熙三年喀爾喀貝勒古
木布伊爾登來歸四年台吉巴爾布冰圖來歸十年禁藏中唐
古特喇嘛無故來京十三年
賜喀爾喀札薩克阿海岱青喇嘛敕印時吳三桂反三桂與達

賴喇嘛好達賴為三柱請故罪不許十四年察哈爾布爾尼反先是賴哲卒弟阿布奈襲阿布奈以罪禁錮立其子布爾尼至是吳三桂反調其兵南征布爾尼遂反

命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札及副將軍圖海討之布爾尼走至札魯特貴勒蘇台科爾沁部沙津赴調遇而射之殛乃分其眾為入旗移宣化大同邊外西至歸化城東至克什克屯北至

與厄魯特戰有功十六年厄魯特綽羅斯特破青海和碩特初特羅斯特澤台吉卒子僧格立僧格為其兄車臣巴圖魯所殺立其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弟噶爾丹入藏為喇嘛還伊犁殺索諾木阿拉布坦而遣使乞封於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封為

準噶爾博碩克圖汗是為準噶爾其款曰厄魯特其部曰衛拉特古曰瓦拉其居曰伊犁其派曰綽羅斯特噶爾丹既立取青海和碩特車臣汗文而在青海殺車臣汗擄其人畜歸五月甲午使來告功進所獲弓刀

聖祖却之是時聖祖方銳意討三藩亦未暇治噶爾丹噶爾丹經歷既多能忍多謀所屬人又最強悍耐苦戰其所破者同部之撒馬爾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葉爾羌塔什噶爾察拉木土魯番哈密皆

素號強富敵之國噶爾丹所向皆摧服屬之又約東都爾伯特輝特南向威令至衛藏喀喇喀者全據古北何奴地元人所由起也西域原所制自厄魯特日習戰門武藝遂強喀喇喀自

阿魯泰時已不及之其地背負俄羅斯為近百年城外絕大之國東南接漠南則又皆我內札薩克以是肩促益不及

癸巳類稿 卷八

九

厄魯特又內亂年俄人心離散圖舍圖汗又執札薩克圖汗殺之而奪其妻策凌三部亂

聖祖憫之二十五年春使大臣偕第五輩達賴喇嘛使為之和解第五輩達賴已於二十一年死矣初達賴既立噶爾丹又通吳世璽雲南書噶爾丹以為可援而逞也及其死則使藏第巴

桑結偽為達賴猶在者言喇嘛入定不見人中國未之知也達賴使行噶爾丹使其弟多爾濟札布台吉隨覬之以圖舍圖汗待達賴使無加禮馬圖舍圖汗圖舍圖汗怒殺多爾濟札布台

吉與師攻噶爾丹噶爾丹大憤謂喀爾喀大悖逆不敬佛乃敢輕蔑喇嘛使又殺其弟遂使喇嘛千餘人入游牧於喀爾喀二

十六年九月圖舍圖汗以噶爾丹分兩路入占牧地出兵迎擊不勝即亦安之噶爾丹遂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矣喀爾喀探

之無其事喀爾喀守備懈而噶爾丹言之不已二十七年聖祖遣理藩院尚書阿爾尼備邊兼約達賴喇嘛使和解之噶

爾丹故與謀達賴喇嘛事者使至又偏護噶爾丹噶爾丹既至則壓喀爾喀而軍游牧喇嘛從中應之圖舍圖汗倉卒拒敵大敗傾國東走時俄羅斯方真我爭雅克薩用兵四十年矣聖祖意不欲與俄俄羅斯新汗亦請和既有成約內大臣索額圖等奉使經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地喀爾喀揚言

癸巳類稿 卷八

十

大兵來救已六月庚申使來乞援使臣不許阿爾尼亦入於軍丁卯噶爾丹具書來使臣具機曉諭之得畢使事噶爾丹復踐之喀爾喀部落散亡牲畜盡其地皆空噶爾丹據之圖舍圖汗札薩克圖汗子厄爾克阿海巴朗車臣汗子烏墨特及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前後糾餘眾投漠南叩關求撫

聖祖以此

太宗聖意也收而暇養之又以曲在喀爾喀

遣使慰曉爾丹使率歌西歸喀爾丹兼有西域同部青海滇北

則益驕蹇不奉

詔二十九年侵託多厄爾德尼又揚言來侵昆都倫五月遂犯

汎界至烏爾會河當是時

聖祖既平三藩定龍蜀收臺灣和俄羅斯天下無事以喀爾丹

勢熾既入犯其志不在小且喀爾喀不可使無游牧也六月辛

丑集大臣於朝

下詔親征賊既破喀倫復東趨越烏爾布通而南距京城僅七

百里甲申遣人齎

款諭之七月乙未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師出古北口壬寅

癸巳類稿

駕至邊牆喀爾丹人來其書言喀爾喀我仇也因追之闖入

天朝汎界我在

大皇帝道法中不敢妄行因乞割舍圖汗及哲卜魯丹巴胡圖

克圖乙巳安北大將軍恭親王常寧師出喜峰口康親王信郡

王奉

命屯歸化城噶爾丹書以六月二十七日丙戌發明日丁亥噶

爾丹北去至烏爾布通撫遠軍及之噶爾丹大敗奔高山頂相

持久之始得去我師追之噶爾丹頂威靈佛立誓不復內犯捷

奏至烏朱穆素

御營八月己未朔

迴鑿丙寅

還宮丁丑

命開出征各在領下各十數人留備之餘俱撤歸十一月甲辰
噶爾丹使達賴喇嘛領尼魯特各台吉上
專號

聖祖既疑達賴喇嘛數備護噶爾丹長惡作惡無勸誠意其道

行不類噶爾丹又久據漠北不肯歸虛言頌揚無為也却其表

賈物發遣三十年四月丁卯

聖祖出塞五月

駐蹕獨石口外多倫諾爾喀爾喀三汗哲卜魯丹巴胡圖克圖

及各台吉朝見皆還其職以其七部為三部東路曰車臣汗烏

巴什中路曰圖舍圖汗察爾多爾濟西路曰札薩克圖汗策妄

札布為三十七旗此本數也今茲漸指游牧地使比內札薩克

四十九旗本五十九旗歸化城土默特兩旗復

癸巳類稿

詔建業宗寺以示興黃教癸卯

還京師三十一年以前征噶爾丹時烏鎗便利之火器營朝鮮

國王進烏鎗三千桿得

旨嘉獎永停朝鮮黃金及藍青紅木棉布貢三十二年達賴喇

嘛入貢

賜第巴桑結爵藏王罷西寧番族給蒙古納進例是年噶爾丹

兩遣人窺根敦岱青三十三年正月噶爾丹居庫克朝東之抗

踐爾察克窺根敦岱青無所獲遂侵喀爾喀又誘喀爾喀札薩

克板歸舊游牧喀爾喀以

聞是年

賜西藏第巴金印

頒三十四年時憲法列蒙古各游牧節氣三十四年二月噶爾

丹素索圖舍圖汗及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七月又素高之八月犯汎界至克魯倫河拾掠那睦札爾託吉

詔杉穆巴岱青墨爾根濟農謹備之噶爾丹使私約喀爾喀圖舍圖沙津為內應夏

駕行剛木蘭沙津奏之得

占誘之來於是噶爾丹進屯巴顏烏闌三十五年二月丙辰

聖祖親征出獨石口過噶爾圖至西巴勒台

遣人諭之且告以

皇帝出塞爾當來決戰若不戰而逃是無恥也噶爾丹亦偽言

傾國東來且借俄羅斯兵六萬至

大軍遂進至枯庫卑爾噶爾丹猶不信

親征也內行至克魯倫河登北孟納爾山望見布隆

察已類稿 卷八

御營黃帳布城網城大驚遁去五月

駕至克魯倫河獲其輜重噶爾丹趨西路軍於土喇河於是北路平北大將軍馬思哈至巴顏烏闌搜討而西路撫遠大將軍

費揚古將軍孫思克康調元遂噶爾丹於特塔克濟敗之轉戰

至昭莫多大敗之斬其妻阿喀通殺帳下厄魯特二千餘人

又降其丁壯獲其牛羊一千餘萬噶爾丹既懼於

聖祖威靈不敢敵其所喪亡又皆部中精銳則自盡殺其部中

婦女老弱輕騎以逃道中遺棄渾脫及贖器無算我軍盡收其

逃散部落捷奏至

聖祖自克勒和碩迴蹕

御筆銘察罕七羅拖諾山昭莫多各三十二字八月策妄阿拉

布坦使來甲午

諭策妄阿拉布坦送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者索諾木阿拉布坦弟也噶爾丹殺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偕策妄阿拉布坦逃居土魯番畏噶爾丹故恭

朝命時噶爾丹居札薩克圖之博羅烏那罕空津札巴哈九月

聖祖以噶爾丹窮蹙欲降之

親巡塞外十月至白塔進至鄂爾多斯旗噶爾使人來

詔數其犯汎界之罪又示以待喀爾喀

恩例招撫之

諭之曰以七十日為期噶爾丹若不親至者必進兵矣十一月

自東斯埃班師

命理藩院豫立台站自獨石口至寧夏並察勘行途宿次以待

方噶爾丹之遣使也授以書款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

察已類稿 卷八

中國仁聖太平皇帝神靈奇異我所屬之人皆往屬之矣爾至

大皇帝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商之因泣下使者至

漏言於我大臣

聖祖聞而憐之故益欲其降而噶爾丹卒不至是年哈密內附

三十六年二月丁亥

親征駕出寧夏策妄阿拉布坦與哈密同子都拉達爾罕執送

噶爾丹子色布騰巴爾珠爾而噶爾丹逃於薩克薩圖呼魯克

之南格爾特哈爾古特

大兵循賀蘭山而西時方得達賴喇嘛詐偽事乃

降故召噶爾丹我使至薩克薩圖呼魯克噶爾丹遣人受誓去

不報

聖祖親征時第巴桑結遣尼瑪塘胡圖克圖至具言達賴以戊

年故今十六年小達賴生十五歲矣達賴遺言小達賴有避忌不宜參拜故未具奏今案其期達賴以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迎呼畢爾罕坐牀振興黃教是在

大皇帝求

大皇帝勿豫示人並封達賴喇嘛終林贊尸豐拌像

聖祖以其事神異且十六年兵戈之劫情事悉合

許為秘之使尼瑪瑪胡圖克圖固封表文拌像而遣之歸約以十月後再入

親而第巴又自遣使於策妄阿拉布坦我使臣於三月約策妄

阿拉布坦兵擒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兵已行路遇第巴使呼

日達賴死十六年矣小達賴今年坐牀爾等各安本土無妄起

兵也策妄阿拉布坦聞之即率眾遙拜哭歸土魯番使者還奏

癸巳類稿

卷八

聖祖以其事已昭布即追尼瑪瑪胡圖克圖還闕三月壬午

御行營傳齊大臣及各蒙古使尼瑪瑪胡圖克圖密封出表

讀之及開拌像函而頭已墮落在旁尼瑪瑪胡圖克圖大驚仆

於地竊蒙古皆合掌數異曰

大皇帝十六年來疑喇嘛今知喇嘛已死十六年十六年事果

非喇嘛所為益信

大皇帝明並日月且至誠振興黃教喇嘛已死亦當威護法之

意於是以其事

宣示各札薩克為第五輩達賴喇嘛誦經致贈拌像者以第五

輩達賴尸體證第六輩達賴化身古番王鑄像遺意也忽示凶

兆藏中皆危懼藏中初比噶爾丹秘達賴事又阻班禪胡圖克

圖不與中國通至是噶爾丹失所恃薩克薩圖呼魯克獸已盡

部成離散妻子死亡以懲略爾喀地舊部多為策妄阿拉布坦

裹去策妄阿拉布坦復於阿爾泰伺之噶爾丹不敢西使人入

藏至青海又被獲不能達所至之處頻逢怪異烈風淫雨隨之

噶爾丹心迷惑壬辰於阿察阿木塔台仰藥死其將死也欲自

殺其幼子策凌穆魯布文忠濟哈既念包布騰巴爾柱爾在中

國安樂

聖祖又屢詔召之必非欲置之死已以備選故至此於是僅自

賊其族丹濟拉以其尸及子女來歸至阿爾泰策妄阿拉布坦

奪之丹濟拉自以其屬人來降四月庚戌朔

聖祖御筆銘額居香山三十二字甲寅

通盤使黃策妄阿拉布坦使歸噶爾丹尸及其子女乃謂其尸

已焚三十七年八月始來歸其尸四十年九月來歸其女朔漢

癸巳類稿

卷八

平受賀立碑告成太學以漢北地

賜喀爾喀塔爾巴哈台山以東為札薩克圖汗居杭愛山自鄂

爾渾河以東為圖舍圖汗居土喇河自肯特山察罕齊老山以

東為車臣汗居克魯倫河東至黑龍江庫倫諾爾南至各內札

薩克西至雅爾北至俄羅斯界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

準噶爾舊游牧地

賜策妄阿拉布坦

授色布騰巴爾柱爾頭等侍衛後又嫁忠濟哈於侍衛沙克都

圖於是策妄阿拉布坦還和博克薩里收僧格舊人及噶爾丹

餘眾復成西方大部落當

聖祖出塞額爾齊斯汗子札什巴圖倫等八台吉有勞績

賜親王公爵額爾齊斯汗部日和碩特為四衛拉之一其子在藏為

達賴汗傳達顏汗至拉藏汗在青海為鄂齊爾圖車臣汗為阿
拉善王噶爾丹以密親殺車臣汗而阿拉善王逃入中國

聖祖指與賀蘭山游牧地青海汗絕至是入家復振策安阿拉
布坦既立亦娶和碩特拉藏汗姊親藏中殷富欲奪之則先許
妾藏王第巴桑結處事不公三十九年又奏蓄欲攻青海

詔青海勿輕動四十一年以青海番族日繁

命喇嘛商南多爾濟招撫清釐之即留辦青海事四十二年札
什巴圖倫孫羅卜藏丹金襲親王四十四年拉藏汗殺藏王第

巴桑結桑結既首達賴事則傾心內附拉藏汗受策安阿拉布
坦唆使故殺桑結中圖亦以其先懷其護不之究也初第六輩

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噶爾藏嘉睦傑出裏塘才二年青海各部
落請於西寧塔兒寺坐林塔兒寺者西寧衛城西南四十里有

突巴類稿 卷八

塔山為宗喀巴出世地胞衣埋焉後人就其地立寺黃教祖廟
也而藏中別訪呼畢勒罕博克達立之班禪欲入

觀又禁絕之

聖祖以桑結既死恐策安阿拉布坦據博克達為亂四十五年
詔取之歸京師而送噶爾藏嘉睦傑入藏時和碩特輝特皆歸

順獨輝羅斯特有異議其使在藏跳梁不奉

詔五十二年

封班禪胡圖克圖為班禪厄爾德尼

賜金冊印

暨其欲來朝之誠也術拉特分四部時曰緯羅斯特曰都爾伯
特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土爾扈特與緯羅斯特不協率眾北
歸俄羅斯處之於額濟納河濱而都爾伯特分出一支

曰輝特仍為四部策安阿拉布坦取拉藏汗姊又娶土爾扈特
阿玉奇汗女離阿玉奇子散札布台吉攜眾萬五千戶至而
深入之阿玉奇嫂攜其子阿拉布珠兒入藏禮佛策安阿拉布
坦聞之不得歸又不使阿玉奇入藏祭茶阿玉奇使來貢方物
聖祖厚賜之策安阿拉布坦邀奪於路而絕土爾扈特貢道阿
拉布珠爾歸路斷則自藏投中國

聖祖賜以游牧方思所以送之歸者而阿玉奇貢使假道俄羅
斯至五月使職方郎中圖理琛由俄羅斯報之阿玉奇妹和碩
特鄂齊爾圖車臣汗妻也車臣為噶爾丹所殺攜其女歸依阿
玉奇即以妻阿玉奇子阿玉奇又故渾合吉外孫我使臣至阿
玉奇全家念

聖祖所以待阿拉布珠爾色布騰巴爾柱爾忠濟哈及阿拉善
突巴類稿 卷八

王者無不咸泣爭置酒請使臣請

大皇帝夫阿玉奇妹語尤切圖理琛之歸也阿玉奇曰我遣貢
必經俄羅斯數則厭慮阻遏我我屬俄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

我終歸中國矣垂涕而別阿玉奇欲來歸道不通阿拉布珠爾
亦遂游牧甘州邊外策安阿拉布坦左右兼并馳突奔逸不可
制將窺藏

聖祖賜之教不得騷擾唐古忒而策安阿拉布坦於五十四年
反來侵哈密青海及土默特選魁巴里坤哈密游擊潘至善等

擊之敗去我前使圖理琛移番俄羅斯西畢爾斯柯德鳴林馬
蹄飛費達拉特收其逃亡策安阿拉布坦聞之亦不敢復東

拉藏汗既殺第巴桑結則日昏憤以策安阿拉布坦姊夫也子
丹衷又要策安阿拉布坦女密親可恃一聽策安阿拉布坦唆

吉爾璽安西衛青海與準噶爾故世姻也亦世伏羅卜藏丹金
卒歸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楞立能用
其父人亦卒匿羅卜藏丹金而與和碩特修好給索爾札及丹
衷子班珠爾戶策妄阿拉布坦又一女曰達什色布騰亦嫁和
碩特羅卜藏策楞噶爾丹策楞謂羅卜藏策楞欲歸土爾扈特
則執之亦以達什色布騰與章後和碩齊久之藏中熬茶使通
噶爾丹策楞不忘藏地也適羅卜藏丹金謀殺噶爾丹策楞為
所覺即執之欲送中國而奏書言其父已成佛矣已欲振興黃
教使天下眾生安樂

世宗怒責以非伊分位所當言而噶爾丹策楞方與藏中阿勒
布巴隆布李札爾李等謀奪康熙五十九年中國所立拉藏傳
臣貝子康濟李權羅掘藏地古吉頗羅奈以聞三年

癸巳類稿

卷八

三

命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征之時雲南兵由中甸察木多入藏是
年改西寧衛為西寧府築西寧西北大通白塔永安三城皆屬
西寧府設青海辦事大臣署分青海蒙古二十九旗設大通總
兵又升沙州為衛而以靖逆之柳溝所隸安西四年岳鍾琪移
甘肅舊民屯田沙州改柳溝所為衛青海番子地升科以河州
歸德所隸臨洮五年建安西鎮于大灣城都詢伯勒津移安西
衛治之收西寧各寺明國師禪師敕印是年藏中殺康濟奈改
中甸雜西屬雲南六年噶爾丹策楞來犯噶斯我師擊敗之獲
其將喇楚克六月青海台吉諾爾布反於屯格里我師擒之吏
部尚書查郎阿至藏奉
命誅阿勒布巴等十一月打箭爐西裏塘建惠遠廟移達賴喇
嘛居之時噶爾丹策楞勢熾懼其篡取之也十二月封頗羅奈

為貝子使總理藏事七年四月壬寅以征噶爾丹策楞告
大期免甘肅錢糧募增甘肅各營馬步戰兵守兵以傳爾丹為
肅邊大將軍巴賽及查弼納為副將軍會岳鍾琪出師是年收
巴塘裏塘屬四川八年正月遷達賴喇嘛於噶達道噶爾丹策
楞有送羅卜藏丹金信至五月兩大將軍皆入朝請
訓以提督紀成斌護軍達大將軍巴賽護靖邊大將軍噶爾丹
策楞統之十二月使小策楞教多布及果將馮木特以二萬人
劫西路牧廠於科舍圖總兵樊廷副將冷大雄拒之賊獲利去
九年四月傳爾丹遣屯科布多築城居之六月噶爾丹策楞來
犯傳爾丹拒之軍敗於和通淖爾副將軍巴賽查弼納皆戰歿
當是時西路軍達魯巴里坤馬廠被劫北路靖邊營科布多又
失事西路之則使提督紀成斌進攻烏魯木齊以分賊勢賊

癸巳類稿

卷八

三

亦兩路設兵大策楞教多布駐華鄂爾奇斯小策楞教多布駐
喀喇鄂爾奇斯我北路軍管改屯察罕渡爾噶爾丹策楞乃率
二策楞乘勝鳴角東趨犯喀爾喀額駙喀爾喀郡王策楞勒兵
敗之噶爾丹策楞逃去晉額駙策楞和碩親王授大札薩克時
圖合圖汗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分二十旗與策楞為賽音
諾顏札薩克親王部今二十一旗圖合圖亦二十一旗以鄂爾渾河以東至喀爾
特哈河為游牧以翁金河為王庭其喀爾喀特哈河以東屬圖合
圖汗自是喀爾喀為四部十一月傳爾丹改振武將軍以振武
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為靖邊大將軍進屯科布多又以康親王
為撫遠大將軍是年城巴里坤十年塞卜屯策楞納木札爾自
烏魯木齊擾哈密岳鍾琪遣曹勒紀成斌敗之七月以張廣泗
護軍達大將軍賊又犯科布多噶爾丹策楞潛越阿爾泰察罕

漫爾杭愛山搶奪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副將軍丹津多爾濟拒之值額駙策楞入

親曉爾丹策楞突至據其地額駙開之斷髮誓復仇疾馳歸力

戰敗之鳴爾丹策楞棄輜重走追之自辰至午即又大敗之斬

其泉將喀喇巴圖魯又率喀爾喀二萬於喀喇齊濟爾圖之

又敗之於鄂爾渾河厄爾德尼昭賊三萬人喪盡敗卒由歸化

城下殺遠將軍馬爾賽統兵不出賊始一一脫去乃斬馬爾賽

凡兩創鳴爾丹策楞額駙親王策楞功最多十一年設安

西道分青海南巴喀地居西寧四川西藏中者玉書納克書等

番子二十九族四千八百八十九戶隸駐藏大臣建西寧廣惠

寧佑二寺復郭莽郭隆舊制以安黃教署寧遠大將軍查那阿

副將軍張廣泗駐西路七月以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代錫

保駐北路烏里雅蘇台尋移科布多十二年春我師越厄爾齊

斯探擊賊賊移帳去鳴爾丹策楞下令部中通察所掠人數時

我師守巴里坤賊不能南侵又懲厄爾德尼昭之敗也不敢深

入以是徵罷兵七月庚子

世宗召王大臣問應罷兵與否莊親王允祿等言應剿之大學

士張廷玉等言且撫之若不順則進剿兩議上

高宗純皇帝時為寶親王言應罷兵

世宗憲皇帝即降旨罷兵八月量撤北路兵置哲爾格西拉呼

魯蘇為界準噶爾兵事稍息是年春布魯克巴巴勒布入貢布

魯克巴在夫竺北藏西南巴勒布亦藏西南邊外圖分三汗曰

布彥汗曰葉楞汗曰庫枯哇汗與布魯克巴同遣使入

親十三年撥兵駐防鄂爾渾於厄爾德尼昭進北築城戍之而

癸巳類稿 卷八

重

四月蒙古十倫平叛後始紀

遣使送遺額駙喇嘛入藏設河州鎮改大通為協乾隆三年移臨
洮歸德所屬西寧噶爾丹策楞遣人來請以阿爾泰山為界喀
爾喀游牧亦不得過札布堪

高宗純皇帝許之撤兩路大兵準噶爾得入藏熬茶如故而噶
爾丹策楞復於固爾札廟南壇立海努克廟自奉喇嘛凡衛拉
供喇嘛者九集賽萬六百戶喇嘛六千餘人是年章嘉胡圖克
圖為達賴喇嘛請巴塘裏塘地時維西土司喇嘛廟巴塘裏塘
最宏麗以達賴所降生也故章嘉為請之

詔以巴塘裏塘商稅喇嘛地仍內屬四年進封頗羅奈郡王
十年噶爾丹策楞死子策妄多爾濟納木札爾立而幼其姊鄂
爾巴雅爾執其政策妄多爾濟納木札爾聞其姊欲自立為叩
肯汗叩肯汗者俄羅斯女汗號也則繫其姊而亦無威儀智略

癸巳類稿 卷八

論

至以夜出偷狗為樂其先世雄傑之風盡矣鄂爾巴雅爾之夫
曰撒音伯勒克輔噶爾丹策楞幼子喇嘛達爾札攻執之奠其
位而達爾札昏暴益甚其宰桑撒拉爾率千戶來歸

高宗納之十五年藏王頗羅奈之子朱爾墨特既襲藏王欲以
藏地應準噶爾則奏請撤回駐藏大臣時駐藏大臣傅清布拉
致以朱爾墨特逆謀不可止不如先誅之其黨必反已去其首
惡即反亦易平即誅朱爾墨特其黨果反四川總督策楞提督

尙書公岳鍾琪討平之遂除藏王凡衛藏事皆駐藏大臣與達
賴班禪定議付噶布倫四人行之十七年準噶爾阿睦爾撒納
殺達爾札而立渾台吉幼子布木之曾孫大策楞多布之孫
曰達瓦齊達爾札兄弟行也阿睦爾撒納者輝特台吉章徵和
碩齊娶博特洛克時所生實丹衷遺腹子亦和碩特貴種也和

碩特兩汗亡拉藏汗孫在伊犁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及索爾
札子納哈查皆為台吉阿睦爾撒納幼育於輝特得輝特叔親
表兄弟中與噶爾丹策楞幼子策妄達什善見輝羅斯特內亂
與班珠爾謀立策妄達什達爾札知其謀則殺策妄達什以絕
其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遂挾達瓦齊三人者同逃之哈薩克
己而三人復歸舊游牧阿睦爾撒納襲殺韋徵和碩齊子沙克
都爾而并其款遂通伊犁喇嘛帥各宰桑殺達爾札而立達瓦
齊初丹衷以兩釜夾身烙死最慘阿睦爾撒納生編身血出其
母視曰吉利吉利無為冤仇也及阿睦爾撒納得志其外祖策
妄阿拉布坦基壞汗位外傳而大策楞欲多布親殺拉藏汗者
二人反不仇達瓦齊達瓦齊既立阿睦爾撒納歸舊游牧有渾
台吉弟墨爾根岱青六世孫納墨庫吉拉噶拉者突領兵萬餘

癸巳類稿

卷八

塞

至伊犁與達瓦齊分地達瓦齊戰不勝走厄爾爾舊游牧適阿
睦爾撒納來會誘納墨庫吉拉噶拉至雅爾殺之達瓦齊復歸
伊犁四衛拉之分界也綽羅斯特治伊犁和碩特治青海都爾
伯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土爾扈特北去輝特治之
綽羅斯特自渾台吉始為四部盟長非有君臣之分也自噶爾
丹策楞死益無遠略阿睦爾撒納據輝特欲借綽羅斯特以收
和碩特都爾伯特為四部總台吉伊犁所奉之圖爾札廟海努
克廟喇嘛道行罕羅畏阿睦爾撒納如虎坐食無事則又生讎
恩構之於達瓦齊於是綽羅斯特輝特遂有隙和碩特本以連
姻伊犁亡而阿睦爾撒納娶都爾伯特達什文德勒克多爾濟
又以妹庫克妻達什子納墨庫而襲殺達什收納墨庫為台吉
白遷帳於額爾齊斯當是時阿睦爾撒納令行兩節和碩特又

既與達瓦齊不合則與和碩特班珠爾納哈查都爾伯特納默
庫會哈薩克賈達瓦齊舊尼爾勒地達瓦齊三遺人攻之皆不
克十九年達瓦齊自領精兵三萬又使梟將瑪木特將烏梁哈
兵八千攻額爾齊斯阿睦爾撒納倉卒戰不勝七月與其兄輝
特札薩率率乘二十餘來歸十一月至

高宗納之使處札布堪五月都爾伯特策楞榜伍巴什已先
至和碩特班珠爾亦來焉木特亦以達瓦齊不可輔脫身來歸
綽羅斯特紛紛來降

高宗均納之使處於喀爾喀以非久計也欲以二十年秋進兵
取伊犁阿睦爾撒納以為塞外用兵初以秋乘馬力也我馬肥
彼馬亦肥不如以春彼馬未肥不能遠遁一戰擒之無後患

癸巳類稿

卷八

塞

高宗是之二十年二月丙辰丁巳兩路師啟行五月乙亥北路
師至伊犁伊犁素無雷雨是日霹靂一聲雨下如注丁亥大捷
六月庚戌擒達瓦齊準噶爾平是役也定北將軍班第定邊左
副將軍阿睦爾撒納親王出北路定西將軍永常定邊右副
將軍撤拉爾出西路北路師至綽羅斯特噶爾藏多爾濟先降
百萬控之土皆望風降達瓦齊方獲樂飲酒不知也師還伊
率達瓦齊走格登山遺二人出調兵為我師所獲既知達瓦齊
所在丁亥夜練營兵二十二歸誠厄魯特三人所其營皆
驚大軍乘之則皆降達瓦齊走天山南至烏什阿奇木伯克霍
吉斯執送之並獲羅卜蘇丹金送
京師六月十月兩
行受俘虜其死罪而贖養之而阿睦爾撒納論功

晉封雙親王時

高宗分封四汗治衛拉欲其如喀爾喀之長久安治也重兵皆撤獨留兵五百隨班第駐伊犁河北尼楚奈經理善後事宜阿睦爾撒納知四汗已封心狂惑必欲得因部總台吉額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自軍中還

朝託之入奏期以七月下旬信可到而額駙不敢奏阿睦爾撒納乃倡言哈薩克布魯特皆畏已故不敢動藉緩朝期其與厄魯特言諱其降也曰我帶滿洲漢人及喀爾喀各蒙古來平伊犁在伊犁不服

賜衣翎頂不用定邊左副將軍印取渾台吉菊形篆印行文宰桑及鄰部渾台吉印形則其行最遠西域皆信其能借

天朝兵歸定難也阿睦爾撒納又寄信藏中熬茶言已總四部

癸巳類稿 卷八

考

時善待達賴喇嘛振興黃教兼四部之意已決第欲思出自

上則無後患故未反既不得額駙信則使因爾札喇嘛見將軍中國若不使阿睦爾撒納主伊犁者喇嘛等當自刎死將軍笑而頷之其事漸積上聞

高宗以阿睦爾撒納反跡已定馳

諭班第於其未發先誅之彼若入朝是借此逃也可追及則追誅之信未到阿睦爾撒納已定計離伊犁八月偕喀爾喀親王額楞青多爾濟入

朝九月至烏隆古道人取其妻孥不得則以副將軍印交額楞青多爾濟而北竄忽反顧西行四部亂從逆者遽起哈薩克沙津等方入貢亦應之台站斷班第禡木特及參贊大臣鄂容安等死之撤拉爾等聞道出迎師承常自木壘南退巴里坤軍糧

移屯哈密阿睦爾撒納至伊犁上書猶稱定邊左副將軍雙親王言大臣等乖張狂傲驕高坐見喇嘛日稱

大皇帝命我管轄汝等奴數勦之不聽奴慮伊犁必變奴行伊犁果變奴即亂馳歸撫求

皇上封奴阿睦爾撒納四部總台吉

高宗以其書及班第所上書隨前後

敕諭班第及烏里雅蘇台收其妻孥密旨

顯示中外革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親王爵

賜額楞青多爾濟白蓋

命策楞為定西將軍代永常以玉保為參贊進討賊我師已數

敗之二十一年正月玉保以大軍至特克塔阿睦爾撒納僅

一程阿睦爾撒納使人偽為台吉伯什阿噶什諾爾布使言阿

癸巳類稿 卷八

考

睦爾撒納已就擒即檻送至玉保與策楞即發紅旗入報且駐

軍待之阿睦爾撒納得整旅去二月我師進復伊犁阿睦爾撒

納入左哈薩克左哈薩克納之同拒我師值將軍參贊不和驍

師五月達策楞玉保

命定邊右副將軍達爾黨阿為定西將軍追阿睦爾撒納破之

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至伊什爾伊什爾者左哈薩克庭也左

哈薩克遠徙去數千里右副將軍之參贊富德師至右部莽格

勒特伊右哈薩克亦降達爾黨阿又被給與左哈薩克使命往

遺賴兵月餘而阿睦爾撒納復歸博羅塔拉伊犁復震領隊將

軍和起陣亡策楞玉保亦被戕於途定邊右副將軍兆惠自伊

犁整旅出至濟爾哈朗遇賊力戰而東屯巴里坤時喀爾喀和

訖輝忒郡王青衮札卜以北路台站繁費且以額楞沁多爾濟

之死也日喀爾喀青吉思汗後裔向不治罪阿睦爾撒納心欲為惡額楞特多爾濟何由知之軍興大人往來者多將日日有死罪也衆喀爾喀皆以為然六月自十六台至二十九台一時皆撤鞏羅斯特圖之則皆反故伊犁蓋亂

高宗以起勇親王子親王成袞札卜為定邊將軍及參贊納木札爾擒治青袞札卜台站復兆惠自十一月至二十二年正月無日不戰二十二年二月圍解兆惠兵進伊犁

詔建達爾察阿哈達哈時四衛拉康痘死者已過半其新封鞏羅斯特汗噶爾藏多爾濟叛其姪札魯噶爾布又從而篡之部內自殘殺幾盡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津依巴里坤以居參贊大臣雅爾哈善得

古察其動靜輒殺之屠其部衆班珠爾亦以叛誅輝特汗巴雅爾反殺和起又戰敗而走索倫海爾察達至其游牧塔爾巴哈台射而擒之三汗皆亡其部下屠戮未盡者逃入山為

以食人為生方二十年之出師也撤拉爾言阿睦爾撒納不可專任高宗以為阿睦爾撒納欲平伊犁與吳三桂滅明唐王心事同要在有以制其死命而已撤拉爾又言噶爾藏多爾濟不可為汗至是其言驗而厄魯特殺劫亦盡矣蒙古番子奉黃教而喜劫掠兼佛與夜叉二義用之故其盛也喇嘛食肉殺人取皮骨

作供器及其計無復之為噶爾藏人其在西藏供養怪異刑慘法酷喇嘛猶依違佛教伊犁喇嘛則益無恥又無忌憚厄魯特以死奉之我大臣坐見喇嘛即附阿睦爾撒納厄魯特反又值青袞札卜之變謂可不通

聲教遂使厄魯特等支體屠折身首異處部落逃散千里蕭條我師再趨伊犁時遠望火光燭天則固爾札廟遭天災火勢甚喇嘛皆焦人心始知所向伊犁復平

高宗命於熱河仿固爾札式為安遠廟又肖西藏摩耶寺為普寧寺為重高行喇嘛以安四衛拉特歸順之衆阿睦爾撒拉方開軍營失律四部搆亂自博羅塔拉末製靈至則台吉達瓦又殺札魯噶爾卜迎阿睦爾撒納六月突遇兆惠兵襲而走兆惠

高德勝追之沿左哈薩克左哈薩克降進表貢馬追至俄羅斯額爾圖拉喀倫七月阿睦爾撒納攜八人逃入俄羅斯俄羅斯納之時成袞札卜改定邊左副將軍治喀爾喀事兆惠以定邊將軍辦賊俄羅斯喀界澤瑪瑪王拉堅稱阿睦爾撒納六月渡額爾濟納河溺死其國置月而達瓦齊齊人自俄羅斯逃歸者言

七月於俄羅斯親見阿睦爾撒納兆惠以聞高宗命理藩院移文俄羅斯薩那忒衙門使送阿睦爾撒納遺阿睦爾撒納於俄羅斯發痘死二十三年二月俄羅斯西里爾斯利噶爾林界爾哈迪爾昇出其尸於恰克圖喀爾喀親王桑

齊多爾濟入奏命侍郎三泰喀爾喀親王齊巴克雅爾丕爾馳往驗實以聞自噶爾丹犯喀倫以來中國運糧屯甲於科布多左右及嘉峪關外設軍營時時接仗誅殺者七十餘年至是厄魯特底定邊

將軍兆惠走邊右副將軍富德追沙喇過東布魯特東布魯特五部皆降初準噶爾強盛時回部為之役天山南各居國財富地大準噶爾留其長於伊犁歲徵其財至哈薩克等行國納馬而已康熙二十一年噶爾丹以嫌紫山南阿布都爾實特二十

五年噶爾丹敗阿布都爾質特脫出來歸

聖祖優賜之遣人護至哈密使歸葉爾羌然以準噶爾勢大年納貢賦噶爾丹策楞以事疑回部則幽繫和卓木墨特死於伊犁又繫其子大和卓木布拉敦小和卓木霍集占乾隆二十年我師至伊犁於阿巴噶斯岳託釋大和卓木歸葉爾羌釋小和卓木禮之於伊犁使辦回部事阿睦爾撒納反小和卓木和之我師復至逃歸兆惠使副都統阿敏道往視之將招撫之回及厄魯特本異類也初相為仇回人恨厄魯特抄掠及多求年例私欲貪其肉中國至盡除其苛條回人女乘無事即又相與議論曰我初屬於厄魯特何可背也烏什霍吉斯不得為義士矣且我回人何可為人屬中國使來不可納也小和卓木謙論定則挾大和卓木殺回子之異已者擇精兵守庫車拘阿敏道

癸巳類稿

卷八

聖

而又害之事聞

高宗慶起二十三年

命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參贊大臣哈寧阿討之互有勝負久之兩和卓木走入葉爾羌我軍入庫車空城也於是新雅爾哈善以納木札爾為靖逆將軍三泰為參贊又調兆惠自天山北路移師而南先是

高宗以兆惠久於外使之搜殺厄魯特反者三部逃賊畢即回師休息而兆惠以回部未平願助靖逆軍攻剿以蕪西師之局

書奏

高宗壯其志因而用之兆惠至阿克蘇已前降則撫庫車阿克蘇定烏什和闐十月己未進至葉爾羌我師三千人攻之數與賊皆勝兩寅兆惠偵知回部牲畜在城南大河之南思奪取之

由城東橋度度牛橋忽斷賊盡出城中精銳及我軍血戰一晝夜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寶等死之兆惠左右衝擊馬斃又易者屢矣河南散卒漸復合力疲不能復戰穿墜喇烏蘇南以死守賊樂長圍困我先是兆惠遣愛隆阿以兵八百人迎靖逆將軍納木札爾納木札爾既見愛隆阿知兆惠軍急疾趨而前夜遇賊亦死之二十四年正月戊子富德自北路移師來援至呼爾瑞未及將軍三百里又被圍辛卯提督豆斌力戰死之兩軍皆重困萬里外迨二十三年六月

命阿里袞等檢索倫察哈爾健銳營及陝西甘肅官兵帶馬匹糗糧赴軍營接應定邊靖逆兩軍間定邊軍用

招促之速行於二十四年正月癸巳至馬蹄此曠所過塵埃全起漲天回人來偵者不辨多少也皆駭而返我兵與愛隆阿齊

癸巳類稿

卷八

聖

驛之夜至一處望見燈火方十餘里如螢飛忽離忽合知是呼爾瑞也相率鼓噪而前呼聲震山林前縛之回軍亂富德聞之方夜炊率眾犯圍出富德阿里袞轉戰赴將軍營丙申將軍整陣避之內外夾擊我軍新舊合士皆喜而奮也丁酉盡剿其圍賊散重創入城自守我軍亦以久勞苦退保阿克蘇

高宗既厚築兵力付兆惠兆惠既休息務理軍裝閏六月兩路出師兆惠收喀什噶爾富德攻葉爾羌兩和卓木聞喀什噶爾

失則大懼葉爾羌走富德遊擊於賀斯庫魯克敗之再敗之於阿拉楚拉及哈拉庫拉迨至洹西洱庫拉淖拉從亡者萬餘

人皆降兩和卓木率妻孥及舊僕三百人走入拔達克善拔達克善亦回部也我師索之拔達克善汗素爾坦沙聚其阿澤議

論曰布拉敦薩集占罕帕爾子孫也回教經典不得執罕帕爾

子孫與人議論未定而兩和卓木欲邀鄰部亂其國為所覺則擊殺之送其尸中途大和卓木首為其從者劫去拔達克蓋以和卓木尸借愛烏罕博羅爾二國來降回部平並收西布魯特塔失干瑪爾哈爾等罕納睦干諸國安集延之浩罕四城貢表九月庚午捷奏至

京師是役天山南北東連喀爾喀北至俄羅斯哈薩克西至哈薩克布魯特南連藏東南連青海開地二萬餘里

高宗神武竟

兩朝未竟之志凡職處皆立碑

天章照耀絕域矣凡大典禮皆案故事舉行二十五年二月壬寅

聖駕郊勞將軍兆惠等於良鄉城南三里在事有功諸臣圖像

癸巳類稿 卷八

紫光閣達瓦齊霍吉斯皆封王入旗籍先是二十年

命都御史何國宗等撰儀器備測各部天地經緯度二十二年頒時憲書刊各蒙古節氣日出入早晚至是

造明安圖增測立回部時節日出入表是年立哈爾濱縣以安西

沙州柳溝靖逆赤金五衛地置安西府以柳溝衛安西衛為淵

泉縣靖逆衛赤金衛為玉門縣沙州衛為敦煌縣後藏烏特噶

里畢爾奇碩拉汗入貢二十六年改大通衛為縣二十九年伊

犁設寶伊局回部亦於葉爾羌開鑄乾隆通寶錢三十六年土爾扈特烏巴錫聞粹羅斯特和碩特輝特皆亡可以篇察伊犁

游牧也仰棄俄羅斯率眾南來六月至喀倫知伊犁規模已定不敢逞乃籍眾歸順日俄羅斯不與黃教願依

大皇帝典黃教之地以安部眾遂入覲於熱河是年

高宗建普提宗乘之廟於熱河祝

皇太后釐廟成而烏巴錫至烏巴錫者康熙時入貢阿王奇魯

孫也於是四衛拉之人全四衛拉惟達什達瓦妻以屬下人來

歸無後編其人為兵居於熱河其外游牧者都爾伯特汗策楞

親王策楞烏巴什在舊游牧額爾奇斯東古木及土爾扈特卓

里克圖汗烏巴錫其三部無汗粹羅斯特則康熙二十五年來

歸一部在烏爾圖蘇和碩特輝特先時來歸各部王台吉貝勒

貝子公等雍正二年俱處之青海上爾扈特游牧汗依雅爾親

王在喀拉沙爾與古木都爾伯樣皆

高宗所指也三十八年以烏魯木齊直迪化州以巴里坤置鎮

西府改安西府為安西州裁安西道四十六年七月第六輩班

禪厄爾德尼來朝祝

癸巳類稿 卷八

高宗七旬萬壽康熙時班禪欲來不得達至是來如達賴故事

蒙古番子皆歡喜奔走承事

詔仿札什倫布式建須彌福壽之廟於熱河班禪厄爾德尼至

接見於

遊著山莊濠泊教誠殿班禪跪請

聖安從至京

接見於

南苑德壽寺

世祖接見達賴也又

接見於

靜宜園昭廟使居西黃寺十一月班禪卒明年二月送之歸八

寶齊聘禮及經由草地番子蒙古輪納其徒擁之歸者總數十

萬金而珠冠裝金玉磁茶器用奇珍異采不可勝計班禪親兄仲巴胡圖克圖習黃教為班禪治商上事遂有其財弟舍瑪爾巴習紅教不得分班禪財班禪所居之札什倫布在拉薩西南五百六十里為藏西則阿里地其言拉薩者衛也古之烏斯即唐古特俗謂之前藏者也在打箭爐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連賴居拉薩之布達拉中國言菩提宗乘也其東則察木多為康為帕克巴拉呼圖克圖所居康衛藏阿里在唐為北中西三印度地印度後退保厄納特阿克其地屬吐蕃今為圖伯特班禪連賴轉世遷相為師圖伯特家所仰望班禪所居札什倫布以外地即屬達賴凡藏阿里之戴拜第巴皆達賴補放仲巴胡圖克圖外視之私權班禪遺貨不以分資家皆怒舍瑪爾巴遂陵廓爾喀以兵擾藏廓爾喀在藏西南喀倫外先已侵使巴勒

癸巳類編 卷八

布三汗地而與藏之聶拉木清灑江孜宗喀接五十二年廓爾喀既入舍瑪爾巴言又以藏中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增加廓爾喀商稅于隨則和以土積忿不能平遂侵使藏邊聶拉木諸地藏中驚擾成都將軍鄂輝馳往治之

乾清門侍衛巴忠以解唐古特語奉命往經理其事至則丹津班珠爾等與廓爾喀議和退回聶拉木以聶拉木外札木陳地予廓爾喀又歲予廓爾喀元寶三百立會同分執之巴忠則與聞也乃為廓爾喀部長拉特那巴圖魯與其叔巴圖魯薩音具認罪表求

天朝罷兵將軍以其輸地具奏請

高宗詔罷兵其私立會同中外皆不知也五十四年廓爾喀入

賈五十五年使臣入都祝

八旬萬壽封拉特那巴圖魯廓爾喀國王巴圖魯薩音亦加公爵而五十六年廓爾喀大至陷邊

高宗方許於熱河疑之既而大臣奏理藩院侍郎巴忠落水死乃

命察治其事始知元許元寶仲巴胡圖克圖借費五十五年不肯子故廓爾喀以是年至

高宗以巴忠輸幣讓地不顧大體邊境大事又欺騙不奏賞極典而其身已死乃從其家於邊是時廓爾喀已喪丹津班珠爾去直趨札什倫布仲巴胡圖克圖棄其貨走前藏札什倫布有喇嘛四五千人尙可守也濟仲喇嘛札蒼喇嘛卜於吉祥天母傳神意言不可戰眾潰廓爾喀數百人入廟肆掠不敢東亦不肯遂歸還并大衆伺於邊上而藏中自驚擾駐藏大臣欲援惠

遼廟故事移達賴喇嘛於紫宇

高宗怒治駐藏大臣罪革廓爾喀國王爵

命大學士福康安參贊大臣海蘭察惠齡帥師討之五十七年五月師至以倡言失守逮濟仲喇嘛刺黃正法而解送仲巴胡圖克圖及札蒼喇嘛於

京師鄂輝及領隊大臣成德進師收復聶拉木宗喀諸地大軍追剿至濟瀛海蘭察成德進至熱索橋橋斷海蘭察潛師上游札茂浮渡奪其險遂入廓爾喀界凡前後七戰七克之大軍齊至帕朗古又克之直逼廓爾喀所居陽布廓爾喀窮蹙送出所掠

金冊及

劉什言知是

天朝物不敢廢也舍瑪爾巴已死於陽布即送出骨殖退回札
木地徽元寶會同具承不敢滋事結請

命奏至八月

詔許其歸順赦其罪復封爵五十八年設寶藏局以贖之設鄂
博於江孜定日更定制度噶布倫轄於駐藏大臣如內地例喇
嘛自明宗喀巴以來所謂汗喇嘛在古則天帝釋也至是與我
大臣平行在事有功諸臣圖傳

紫光閣凡四圖像西師廓爾喀及金川臺灣也藏西北二十程

至和闐為天山路衛東北四十二百里至西寧又一路三千

六百七十里至西寧西寧青海大臣所建牙也自阿里以北以

東圖伯特四分青海二十九旗厄魯特汗王各旗喀爾喀八十

癸巳類稿 卷八

二旗游牧五十九旗番子數百部各土司皆喇嘛教獨回部居

國行國佛教不能行中國與黃教以撫諸藩諸藩悉為內地而

喇嘛亦諸藩矣宗喀巴經言達賴班禪六七輩後印不復轉世

時班禪第七輩達賴第八輩宗喀巴若先知其事者

高宗神聖百族稟命慮藩部心無所繫也

詔令達賴班禪兩呼畢勒汗當永生西土以興黃教安藩部鎮

金奔巴瓶

賜布達拉兩呼畢勒罕互報差異者納名瓶中於宗喀巴前製

之吹忠降神酌酌政爭之弊盡革除喀爾喀及內札薩克胡圖

克圖之呼畢勒罕出報名理藩院製之瓶供

雍和宮兩喇嘛與內札薩克外札薩克諸喇嘛各統其宗服屬

中國凡乾隆年間兩定準噶爾一定回部兩定廓爾喀皆事涉

駐劄大臣者又兩定金川一定臺灣及安南緬甸初叛後歸順
編為

十全武功文在

皇帝嘉慶元年恭上

太上皇帝寶壽嘉慶五年二月

皇帝敬念新疆開闢始自乾隆年間

詔新疆乾隆通寶錢每年鼓鑄二成永以為例七年六月

詔以春秋致祭伊犁山河祭文億萬年選用乾隆二十六年所

頒者朕字敬改書

高宗純皇帝九年伊犁建社稷壇是年八輩達賴卒十一年十

二月新舊達賴羅卜藏的達以謀殺莊尸得

自割黃文駐藏大臣穆克登額等嚴訊而呼畢勒罕實以十年

癸巳類稿 卷八

十二月出甸麻春科土司家是為九輩凡游牧內札薩克科爾

沁等四十九部及小部厄魯特及舊依中國土兩屬特四旗朝

期分三奏治事分六會

欽派大臣廣視之其駐劄大臣移徙不定今以嘉慶十一年列

之治土默特者統遠城府軍一人歸化城副都統一人治察哈

爾者察哈爾游牧都統一人副都統一人治喀爾喀者烏里雅

蘇台將軍一人初為定邊參贊大臣一人科布多參贊大臣一

人伯特汗古木游牧十四旗軍倫辦事大臣二人現於克圖

一八人後增一人治西域者伊犁將軍一人統天山南北諸

平定伊犁參贊大臣惠遠城領隊大臣四人惠寧城領隊大臣

一人烏魯木齊都統一人伯特地領隊副都統一人庫爾喀拉

馬蘇領隊大臣一人巴里坤領隊副都統一人古城領隊副都

▲嘉慶元年烏里雅蘇台

▲各領隊大臣

統一人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一人即雅爾木土爾其特輝特
 特汗游收乾隆三十領隊大臣二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一人
 一年移城楚呼楚地領隊大臣二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一人
 山南同部參贊伊犁初治葉爾羌後移此乾隆三十年烏什亂
 移烏什五十三年復移此道光十一年改參贊於葉爾羌其喀
 什噶爾領隊大臣改協辦大臣一人葉爾羌辦事大臣一人協
 理大臣一人和闐辦事大臣一人額爾濟納辦事大臣一人烏什辦事大
 臣一人阿克蘇辦事大臣一人英吉沙爾領隊大臣一人庫車
 辦事大臣一人喀什噶爾辦事大臣一人兼理土爾其特親王游收
 領隊大臣一人哈密辦事大臣一人額爾濟納領隊大臣一人治青海者
 西寧辦事大臣一人濟圖伯特者西藏辦事大臣一人幫辦大
 臣一人嘉慶十二年正月

蒙古類稱

卷八

男

▲葉爾羌領
 本領隊大臣
 ▲和闐領隊
 本領隊大臣

▲領銜特等二十九旗
 王領等二十九旗
 ▲法京衛藏領道木家古六旗
 及納書克等二十九旗

臺灣府屬渡口考

福建之海門戶為閩安為海壇泉州府北崇山環抱南接金門
 廈門西南至廣東之香山其南則大洋金門廈門之東南洋為
 澎湖三十六島澎湖西為娘媽宮東過洋為臺灣臺灣在福建
 辰巽方東也白雞籠山西南至沙馬碇凡才小四里與福州
 興化泉州漳州四府相直自澎湖往水程四更自廈門往十一
 更其山脈發福州之鼓山自閩安越白吹洋關渡山至雞籠山
 自雞籠山蕙翠層疊而南山南北峙泛海者以雞籠為準則也
 山中番族百四十有奇人無姓依婦以居山田植薯芋甘蔗山
 有謙屬草一節則一年一歲汎無節則其年無飽貽大具風也
 其人文身黑齒言語不通中國其居日圓如覆船番有生熟熟
 番屬中國號中國曰唐國粵與東南洋語皆自稱曰唐習也熟
 番畏生番每出捕鹿收芋蔗嚼晰而歌大意言願出行不遇生
 番然遇生番則盡力殺之無靈法解詛咒婦人皆知之咒樹木
 立死山之西平壤或十里或五十里今府地也淡水鹿港東北有
 噶瑪蘭彰化縣東有埔里社西面地肥沃南濱七鯤身最險灘
 北過安平鎮南汕為鹿耳門又北為北汕青鯤身南鯤身鹿仔
 港迤而東北至淡水港北淡水港對閩安中鹿仔港對蚶江南
 鹿耳門對澎湖臺灣門戶也後鹿耳門於改由海豐港即五條
 港小水口則雞籠山西至淡水城五中隔諸番社又西南至沙
 羨水口三十又南至臺灣縣八又東南至鳳山二又東南至沙
 馬碇五中八里全對五虎門亦門戶也又山後島石港加禮遠
 港皆東面海與山前三大港皆設稅其他小者或不通舟澎湖
 西有紅溝黑溝臺灣北為萬水朝東船入之直趨東洋南為南

口類稿 卷九

風氣直趨南皆大溜海水各有界各有所注色不消其落深最
 險水勢旋轉潮水不能入潮高水下潮下水乃高船入之旋轉
 不已幸不沒何潮消長與源平時破急溜而出也沙馬碇西對
 海為小琉球山當澎湖之南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才小屯澎湖
 東向望洋而返宋明之昆舍那國見馬端臨通考昆舍那則生
 熟番也元置巡司於澎湖明初內徙其民棄澎湖地宜德時聞
 使入洋東至臺始知之謂之臺員見周嬰東番記亦謂之北港
 天啟二年高文律擢澎湖總兵俞咨魯用開移之於北港見顧
 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泉州澎湖書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逐海
 寇林道乾道乾逃入臺文報始稱臺灣思齊引倭屯之而琉球東去
 萬歷末荷蘭紅毛人自西洋來欲據香山不可則據澎湖又不
 可乃南據美洛居及葛留巴以鴉片煙誘葛留巴葛留巴人俱
 靡靡不敢動役於荷蘭既而荷蘭聚集精銳攻香山戰敗揚帆
 東走至澎湖使人行重賄於福建巡撫援意大里亞人居香山
 故事以求澎湖必得巡撫使人善諭之則投日本歲潮鹿皮三
 萬求臺灣互市地適日本人居臺灣者新奉天主教遂許之築
 赤崁城以居今安平鎮是也荷蘭既得地仰數數與日本構爭
 日本既染其教爭不勝盡屬東去憤甚盡誅其人之習天主教
 者並約束琉球而荷蘭據有臺灣置歸一王亦不復東天啓初
 乃西擾澎湖及廈門四年福建巡撫遂取澎湖其東臺灣既自
 古聲教不及不悉其址故籍海圖編無其名明尚以為外荒也
 鄭芝龍者閩人也為日本婿家於臺灣日本之東歸也芝龍以
 舟楫人眾橫於海崇禎元年降明明南渡封南安伯領水師鄭

口類稿 卷九

氏之令北自京口南至漳唐王隆武南徙鄭氏過之於浙輔而立之其所據泉州興化漳州汀州邵武惠州潮州

大清順治三年芝龍自安平奉表降以之北行其子成功本名王時賜改成功逃入海據泉州之金門廈門八年舟山平魯王朱以海

航海至金門成功奉之十一年沈魯王十八年入京口甯江寧敗而無所歸也稱往海中者數月乃決計盡力攻臺灣荷蘭

人方守鹿耳門鹿耳門水大漲成功舟浮而上荷蘭大驚欲辭於成功成功曰吾無他求此我家舊地還我子女玉帛汝悉載

以去荷蘭人思之終日不敢戰退保本山列營寨山水源困之既又焚其舟師遂去而何於噶留巴臺灣人猶有

習其教者曰教册成功則盡除之鄭氏既有臺灣名之曰東都德政氏開藩福建海禁弛乃招徠客民漳泉惠潮習水者趨地

癸巳類稿 卷九

三

利芝海寄居地遂富庶營勢遠連金門廈門康熙元年成功死其妻董氏與眾立其子錦二年荷蘭自噶留巴遣出海王以師

助中國取金門廈門既而耿逆反錦尾耿逆後取漳泉諸郡改東都曰東寧承天府運米內渡相持三四年臺地空乏及耿精

忠降諸郡以次收復錦走據金門廈門以為臺援十八年二月荷蘭以夾板船來助攻錦偵知之分兵破其眾荷蘭遁去錦旋

死二十二年施琅克金門廈門取澎湖進兵至鹿耳門不得入泊海中十二日潮不至舟師得安忽大霧潮長鹿耳門水大漲

舟師浮而入錦子克塽曰昔先人得臺灣鹿耳門漲以為天助今復然舟師浮而入

皇帝天威不可抗也遂降收其地以承天府置臺灣府北為淡水廳南天興州置諸羅縣承天置臺灣縣萬年州置鳳山縣西

為澎湖廳立文廟鼓鑄用臺字郵試用至字編卷三十年以臺灣人文盛罷試卷別編例後仍用至字號道光八年臺地粵籍另編田字號卷康熙五十五年南北兩路生番納貢雍正二年

分諸羅北為彰化為縣四乾隆五十二年改諸羅為嘉義五十二年生番入朝移鳳山縣治於牌頭以舊城為典隆里嘉慶十

二年復鳳山舊城十六年於淡水廳東北三貂嶺外蛤好關五關設噶瑪噶通判編客民四萬二千九百餘丁及番族立樹城

東北至巖巖嶺為界臺灣俗以寄籍分黨沿積習械鬥故易噓聚中更朱佑龍劉却朱一貴吳福生林耀揚光勳林爽文莊大

田蔡牽之亂皆削平朱一貴以康熙六十年四月偕號永和六月鹿耳門水漲施世驥藍廷珍自南澳濟師討平之林爽文莊

大田以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偕號順天以卯月為正閩諸羅

癸巳類稿 卷九

四

柴大紀拒之黃仕簡由廈門進鹿耳門任承恩由蚶江進鹿仔港徐鼎士由閩安進淡水港五十二年常青恒瑞由五虎門進

鹿耳門藍元枚進鹿仔港諸羅圍不解而南路鳳山旋復旋失冬海蘭察自廈門福康安自崇武港俱至鹿仔港賊女軍師金

娘方臨陣誦咒持妖術助戰而降番莊錫舍執以來歸遂擒夷文又南獲大田賊平

十一月二十一日頒右旋白螺於閩督署督撫將軍提督過海則佩之五十二年

旨也後仍數運嘉慶十年冬十一月二十三日海盜蔡牽自稱鎮海王擾鳳山浙江提督李長庚自寧波抵鹿耳門十一年正月賊逸去二月以大利益吉祥右旋螺交寶神阿帶往渡洋六

月寶神阿督各路師追之賊復返置大舟於鹿耳門而去蔡牽

在海中欲從海東入島石港取鳴鶴地地在淡水廳山後去
淡水城五百里乾隆時已漸墾四月設兵備之十二年朱清又
謀由海東蘇澳入竊五圍南地禦却之漸籌設屯十六年九月
乃定設鳴鶴蘭廳於是臺灣兼山東山西地初鄭克塽降衆議
守澎湖內徙臺地人民而棄其地施琅曰是資荷蘭也力持不
可及平朱一貴衆議以副將守臺灣而置總兵於澎湖則臺灣
有所制蓋廷珍爭之乃定今制臺灣兵一萬四千餘皆內地標
兵抽撥泛海更戍初以臺地沙土浮鬆不時地動且海外初置
郡縣故以樹爲城承平久人心固定始築土石城而淡水廳爲
竹城鳴鶴蘭廳在五圍地九苜樹城也嘉慶十七年冬至日

癸巳類稿

卷九

五

澳門紀略跋

嘉慶壬戌春始讀澳門紀略愛其奇偉甲于冬張徵君朔以重
刊本見貽昔嘗伏讀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

聖訓云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羅巴兩處地方噶羅巴乃紅毛
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壬子

聖訓云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
之言伏惟思慮深防

聖人善教海外臺灣荷蘭日本互爭卒入郡縣版圖澳門則佛
郎機意大里亞荷蘭先後窺伺而意大里亞於明萬歷九年入

居於澳二十九年荷蘭薄澳崇禎十年又薄廣州荷蘭恃巨礮
大船意大里亞仿其礮製破之今澳中十月夷人嘯鬼逐紅毛

癸巳類稿

卷九

六

與西藏逐牛魔王同蓋以爭所居地深怨而實畏之昔華故也
海盜之起必有高樓呂宋實佛郎機噶羅巴實荷蘭又安南廣
南向亦畜盜自底城亡此數國者遠隔重洋辛苦遠戍其用意
甚深既錄得官書四裔考又讀高拱乾及余文儀臺灣府志陳
倫炯海國聞見錄及此澳門紀略而深惡意大里亞及荷蘭荷
蘭既并坤泥噶羅巴又與佛朗機分瓜哇美洛居又與意大里
亞分地滿其垂涎臺灣請海紀已昌言之其屢窺澳門有迹而
又畏意大里亞過其前佛朗機躡其後已見於乾隆八年及十
年之師前同知印君光任張君汝霖所以籌畫之者甚詳惟其
事散見非深思者不能得其條理也荷蘭夾板船此書言有商
船戈船二種其製尤備高拱乾臺灣府志述廣南札船被夾板
船式皆錄出之與四裔考廣南傳合此書及明史言佛朗機取

呂宋以牛皮惑之高志言荷蘭取臺灣亦然荷蘭之據臺也初
養盜後敗於盜凡海上警非盜使外夷即外夷使盜此可伴爲
不知不可竟不知也荷蘭之屬爲浮泥爲噶囉巴爲瓜哇爲英
吉利爲瑞爲瓊佛即機之據澳也奉釋教後改奉天主教不十
年澳門遂爲意大里亞所有此二事最可寶貴意大里亞久假
澳門順治時乃遂置兩王於此

今天子明聖撫外夷有道不過以澳門爲天文生客館耳且事
久難驟更以西洋之互爲窺伺知此書必不可廢徵君爲同知
張君令子論世知大體因書其大要而歸之嘗與徵君言澳門
南有十字門二重其真爲天主教窟矣乎抑澳門終如臺灣爲
民居設重鎮西洋人船行避十字乎久之必有定也嘉慶丙寅
冬十一月

癸巳類稿

卷九

七

左山考

山東通志山川志云曹縣左山在縣東二十里卽左城也又名
左岡左邱明父墓在焉曹州府志山川志云左山在曹縣西北
六十里相傳爲左邱明父墓曹州志此曹州未升府與地志云
卽今濟寧縣左山在州南五十里山南有舊州治古蹟志云魯太史左公墓
在左山邱明父墓也案驗左山方位通志誤矣今荷澤宋爲乘
氏曹縣宋爲濟陰俱屬興仁府府爲五代曹州舊治卽濟陰則
今曹縣城西北左山之西南古城是也唐傳異記云濟陰郡東
北六里左山有龍興古寺可以相證濟陰城隋置在左山右太
平寰宇記濟陰云左岡在縣東北五里以其近左城也今通志
於曹治亦云山在東不悟城隍東徙執簿尋求迷軌蹟矣先是
北魏置西兗州治定陶水經濟水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

癸巳類稿

卷九

八

出又東逕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共王陵南注云世謂之左
城亦名之曰彘城則左城由在魏定陶之左今左山東北舊城
也左城之名由魏定陶城定之左城有定陶恭王陵左山則有
慎到墓宋陳師道披雲樓記云古陶西南有山陶記謂之南右
山州人所謂南魯太師慎到之墓又云慎到墓今名左山太平
寰宇記則左岡與南右山各列云南右山在縣西南四里誤以
古陶西南入濟陰西南虛增一山也金大定末濟陰治東北徙
七十里明洪武元年又西北徙七十里二年定今治左山遂在
治西後人不得名左之義遂以左墓當之府志陵墓志之言謂
左山左公墓有宋盛琳撰碑通志亦同琳碑既絕不見而明天
順五年大明一統志兗州府時曹
屬充陵墓下則云魯太史墓在定
陶縣陶邱之上葬魯太史左邱明之王父有宋盛琳碑是琳並

不言邱明父也追尋舊文言左墓者亦並不言邱明祖萬歷三十八年曹縣知縣錢達道登山記云考之邑乘春秋左太史遷骨此山故以山屬之左左山者墓左史而得名也又萬歷舉人郭文英左公廟碑記云州治之南四十餘里靈聖湖連南有土隆然一邱號為左山不知始於何代州誌則謂邱明之墓蓋周良史云是萬歷以前州誌巨乘又以為邱明墓其廟創始萬歷亦止以祀邱明今通志府志秩嗣左公祠下並云宋崇寧元年呂希哲希能有寶乘塔題名不悟明人造廟而引宋人他處題名納人之殆不可通也寶乘塔者隋仁壽二年於濟陰法源寺建塔五級藏定光佛舍利六顆宋慶曆時復詔修之賜名寶乘皇祐五年知濟陰縣錢明逸作左山興化寺寶乘塔碑銘詳敘其事其說左山止云曹州左山時治山右名義易知絕無及

癸巳類稿

卷九

九

左公者陳師道披雲樓記云左山下多左姓故名其時左姓人亦無言邱明者明人當徙治後疑於左山名義州志縣志改太師為太史遂後然以左山為左邱明墓一統志以濟南肥城縣南既載邱明墓則以曹州左山屬之邱明王父今通志府志見其互異則又斟酌遠近屬之邱明之父使邱明三世寄名慎到墓下其作偽之迹不可掩也

左邱明墓考

肥城東平碑曹皆言有先賢左邱明墓方志多歧何以核其實也肥城本漢地里志泰山郡縣東漢省入盧其東平國富城縣分其地北魏則肥城地俱入富城孝昌三年始復置肥城唐省之半入平陰半入乾封元史地里志東平路平陰云至元十二年以縣之辛鎮寨孝德等四鄉分析他屬明年改寨為肥城肥城有元抹罕遺愛碑云至元十二年割平陰之沙溝等五鎮孝德四鄉復置肥城縣時案圖記平陰縣東南三舍有古肥城得之牛山南因址建城元史地里志濟寧路肥城云至元十二年以平陰辛鎮寨東北十五里古城改設今縣是也水經汶水注云泌水西南流逕肥城縣故城南泌即今城南肥水今縣城即漢城元人蓋據水經知之水經注又云泌水自肥城故城又西南迤南城則魏富城治在今治西南魏富城本漢肥城地魏書地形志東平郡富城注云有富平城下城武強城左邱明家魏富城為今肥城邱明家見古籍者以魏書為始家在肥城佳說一矣通志建置志云魏孝昌三年置肥城古蹟志云後周置肥城建置古蹟並云唐省入乾封此則疎也富城地唐時東北入乾封西南入平陰水經濟水注引京相璠云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南去防門三里太平寰宇記長清縣云盧城在縣南五十里今長清治遷於宋治東北十里則京相璠所言盧城當在今長清治南六十里水經釋地云盧城在今長清南十五里是不知徙治又何讀寰宇記平陰縣志云盧城在縣東北七十里長清境內其地西南十里正今肥城西北境內為唐平陰治唐元和郡縣志平陰縣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南五

十五里應在今縣西南地佳設二矣通志建置志云唐省人乾封宋省入平陰此又疎也宋乾封改奉符不得云省其肥城之南地在平陰則仍唐舊太平寰宇記云聊州平陰縣本漢肥城謂其治爲肥城地又云隋開皇時置榆山縣大業二年移於今里改名平陰則宋平陰治始隋大業時一與唐同又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南五十五里亦與元和志合佳設三矣明天順一統志二十二濟南府陵墓云左邱明墓在肥城西南二十五里蓋五十五誤刊字檢肥城志云縣西南五十五里肥何鄉都君莊有左邱明墓都君莊者通志云舜居此成都處鄉平成君啟光至衡魚得元正覺寺碑讀之文作都軍蓋古屯練處今莊名衡鎮肥水亦曰衡水也邱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舊矣東平州志則疑左墓在其境內不悟舊東平地大非今州地也太平寰宇

癸巳類稿

卷九

十一

記沂州承縣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北七十里與鄆州平陰墓並列宋承縣東北地當在今嶧縣元于欽齊乘云左邱明墓在鄆州東北七十里又云平陰復言有左邱明墓意右嶧墓而宋以前無徵明一統志二十三兗州府陵墓云左邱明王父墓在定陶縣陶山曹州志明萬歷時錢達道登左山記引邑乘云春秋左太史瘞骨此山郭文英左公廟記引州誌云左山邱明墓山東通志曹州府志曹州志皆云左山爲左邱明父墓案左山爲俱到墓其秀左城爲定陶恭王墓左山在濟陰城左故名左明考曹治兩山在治右後人不得左山名義改撰墓以當之志乘之贗迹如此烏可據以亂肥城邱墓也

俄羅斯佐領考

八旗通志旗分志云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之第十七佐領係康熙二十二年以尼布輝地方取來鄂羅斯三十一人及順治五年末歸之伍朗格里康熙七年之宜番等編爲半個佐領即以伍朗格里管理後二次又取來鄂羅斯七十人遂編爲整佐領伍朗格里故以其子羅多管理羅多理故以大學士馬齊管理今以豐紳濟倫管理謹案此即今承恩侯尚書恭阿拉所管理之佐領也八旗通志初集亦言順治五年俄羅斯伍朗各里來歸康熙七年依番等來歸此皆自拔來投者

平定羅利方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羅利殺斐雅喀居民留邊書而去七月甲申瑪拉等送所獲羅利五人又送二十六人至京四裔考亦云二十二年羅利之衆有過黑龍江者降其兵

癸巳類稿

卷九

十一

目三十餘人此即通志所言之三十一人方略又言南岱攜至羅利二人則四裔考遺之

聖祖仁皇帝聖訓桑達人云二十二年九月乙未戶部議奏羅利歸順吉里郭里等應交與正白旗編入佐領下壯丁少者上曰羅利歸順多應令編爲一佐領鑲黃旗之佐領蓋自欽定也薩布素傳云康熙二十二年投誠羅利宜番鄂鳴圖席圖煩吉里戈里鄂佛那喜等酌給官職案方略十一月癸未上諭云宜番近授驍騎尉岳鳴圖席圖煩及新投誠之吉里戈里岳佛那西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誠內之岳佛那西費禮普合馳驛至薩布素處酌量招撫四裔考云遣降番宜番米海羅莫海對往諭誤也宜番未嘗與米海羅等同往招撫方略云二十三年正月薩布素令宜番等往諭即以招撫米海羅

等二十一人送京安插是米海羅等按順即送京也方略又云是年七月獲羅利一人曰費岳多羅送京安插熱河志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上諭於恒凌等處之俄羅斯許其歸順待以不死而生養之是也二十四年三月獲羅利噶瓦力喇等七人逸去一人五月破雅克薩城巴什里等四十人願降此則通志所言後二次之七十人也七月羅利又遣裔番等四人誘我俄羅春被獲旋樂之羅羅利名衣番者果非即康熙七年來歸之宜番也熱河志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上諭雅克薩因迫已甚而後歸降有其罪釋之使還是也四裔考云二十四年七月舉衣番等四人歸國語無原委覽者惑焉其噶瓦力喇等六人亦於進兵時放之還南俗謂至之二人亦

卷九

三

已獲歸方略噶瓦力喇供詞所謂前放回之二人已送往國主處是也計所獲順治五年一人康熙七年宜番等二十二年三十三人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七十二人而遣歸者十二人總得羅利近百人居東直門內胡家園衛其姓氏源流則八旗氏族通譜皆不載也嘉慶十一年三月

俄羅斯事輯

俄羅斯在黑龍江四部喀爾喀雅爾左右哈薩克圖理雅斯科北西至荷蘭英吉利海又南抵務魯木居國也其先起於右哈薩部西鄰其人曰羅利亦曰葉殺當南北朝魏太和時羅利始立國曰俄羅斯其人用天主教欲殺佛佛遇惡物奇怪輒以羅利名之羅利地小聲名文物皆不著傳七百餘年部人浸衍至西海由俄羅斯城以北至計由居焉蒙古太宗時諸王莽賽叩擊奇卜察克進兵攻俄羅斯降之元末諸王外鎮者勢離析羅利內亂俄羅斯部長伊番瓦什里玉持乞援於其國西北之西費雅斯科而割國西之那爾瓦城賂之而自立為汗其國浸強明嘉靖時南誠庫程汗阿斯坦拉汗遷其人於阿爾泰山北遂南與韃靼瓦剌鄰東曰西畢爾斯科接今黑龍江喀爾喀西曰

卷九

十四

喀山斯科接雅爾哈薩克圖理雅斯科自伊番瓦什里玉持汗二十二傳至額勒克舍羅汗羅費持都莫斯科羅斯科是為察罕汗最強盛有大斯科七日莫斯科日計由斯科日恩瑪廉斯科日佛羅尼使斯科日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日西畢爾斯科日喀山斯科斯科者若中國省治府城一斯科所屬小斯科數十柏奧數百柏奧若縣治也其地東西北三面臨海廣三萬餘里山川城郭人物畜牧種植五方風氣部類別處羅俄與中國同其書橫行自左而右東合拉提諾西合托忒烏珠克而轉譯蒙古清漢文崇禎時雅爾額什爾努拉之土爾扈特和勃拉勒克汗惡綽羅斯特越哈薩克殺俄羅斯察罕汗指喀山額濟勒河之南圖理雅斯科之東哈薩克之北馬努託哈無城郭地與之使為藩部時

太宗文皇帝大兵方定黑龍江索倫達瑚拉及使臣使鹿兩部
俄羅春東北際海為自古疆域所不及而俄羅斯亦東南略地
奪雅克薩尼布楚地樹木城居之兩師相值各罷兵既又南向
侵擾布拉特烏梁海奪因佐領崇德四年

大兵再定黑龍江毀其木城歸而未議置戍也俄羅斯既官席
互市例人至其國市者則衛藏以西沙章汗愛烏汗其外市則
西至安集延伊犁哈密喀爾喀東至黑龍江秋高馬肥被虜相
貨而至而白徽積高準余費茸紅龍帽油糧居者布列黑羅
江西岸地其植麥種自西域來為勇潔白性宜人人物甚都雅
而數與我爭邊境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於黑龍江征之十五年調高麗兵征
之又數遣大臣督兵皆以餉不至半途返順治十二年十七年
癸巳類稿 卷九 五

俄羅斯兩附貿易商人至京城者奏書於
世祖而絕不及邊界事康熙初又屢用兵十五年貿易商人尼
果賴等至
聖祖仁皇帝召見之

賜察罕汗書論邊界事而察罕汗人之未若也二十一年定策
屯田大出師征之收其人及火器編其人為佐領隸
京師鑲黃旗滿洲二十三年薩布素取雅克薩撤尼布楚田禾
以船載歸二十四年五月甲申我師拔雅克薩縱城中羅剎歸
去而二十五年正月俄羅斯復來城之我師往爭俄羅斯人以
死守不肯去是年荷蘭使至聞其事曰俄羅斯西臨西注我鄰
國也
聖祖命作書付荷蘭轉達之而額勒克舍薩汗羅費持亦於是

年卒額勒克舍薩汗羅費持無子有一女曰票多額勒克舍羅
費持素烏雄為女子驍習戰鬥宮中以兵為戲經略布武無有
敵者嗣父察罕汗位是為察罕散丕特里普爾汗亦曰叩肯汗
其國言男曰叩女曰叩肯也叩肯汗既即位究尼果賴事案地
圖曰

中國皇帝仁聖且限以行國我西北西費雅斯科西南圖理雅
斯科雖小部近附腋所當爭也九月乃遣書中國議和二十六
年七月使至喀爾喀舍圖汗境文書往返二十八年十二月
丙子定邊界以額爾古納河為界歸我雅克薩尼布楚定市於
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庫倫而磨崖刻會議七條滿漢拉提
諾蒙古俄羅斯五體字於黑龍江之吉爾巴齊河東岸其漢字
則行書也秋議定則遣使索那爾瓦城於西費雅斯科不與以

癸巳類稿 卷九 六
兵征之盡并其地數千里以已名名之曰散丕特里普爾斯科
而遷都之於是其國大斯科凡八七道僅噶爾林守之都城置
大臣四總八道之治又索阿藻城於圖理雅斯科控噶爾汗控
噶爾汗不與則盡奪其阿藻東北地前後用兵二十餘年國中
戰甲不少解當徵土爾扈特攻西費雅斯科謂土爾扈特無用
用以壯觀而已綽羅斯特汗噶爾丹之擾噶爾喀也揚言假俄
羅斯兵六萬又火器手六萬至喀爾喀大驚二十九年五月癸
丑

聖祖諭其商人魁告疆吏無助亂其時俄羅斯方西向用兵故
無南侵意也三十三年其使自土魯番哈密來入嘉峪關互市
時為立館於京城中玉河橋西定三年一互市來者不得過二
百人以八十日為期三十五年噶爾丹為我師所困求救於俄

羅斯俄羅斯不肯應囑爾丹遂亡五十年土爾扈特使由俄羅
斯至五十一年五月

聖祖使圖理察等往報之道出俄羅斯經西畢爾塔山兩斯科
往返行三年以五十四年三月歸繪圖呈

御覽又為異域錄數萬言記兩斯科東西所經又言其國北界
夏至無夜其汗二十七年元日乙丑當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

十六日二十八元日辛未當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我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俄羅斯則每歲十二分二十九

三十三十一日歲在三百六十六日上下也我使過境時察罕
汗命邊臣厚禮之又遣兵護我使歸既而汗卒亦立其女自是

其國皆傳女雍正五年八月復與我議喀爾喀以北自楚庫河
以西沿布爾津特山至博穆沙畢爾嶺為界而定市於恰克圖

突已類稿 卷九 七
時俄羅斯方攻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以其地尚佛請於
世宗憲皇帝遣人至中國學喇嘛以通蒙古使命兼學蒙古接

骨大夫年滿替漢遂為例六年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於滿漢
助教各派一人教之居於舊會同館其衣服飲食由理藩院給

發乾隆十九年土爾扈特使由俄羅斯入貢二十一年九月至
熱河二十二年我師定西域凡俄羅斯人逃在伊犁者皆察出

送還而逃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患痘死
高宗純皇帝命理藩院移文俄羅斯備納特衙門使送賊二十

三年正月俄羅斯出其尸於恰克圖公驗之四月厄魯特舍榜
害我副都統唐喀祿而逃於俄羅斯察罕汗受之以屬土爾扈

特我使索之又不與
高宗怒嚴新額喀倫絕恰克圖貿易自博羅伊察格圖喀倫至

尼布楚南七百里渾倫圖喀倫測北極東西相去二十六度以
東則黑龍江舊界西為哈爾濱外藩而舍榜於三十六年誘俄

羅斯土爾扈特全部趨伊犁時俄羅斯與圖理雅斯科兵爭圖
理雅斯科以其先控噶爾汗失地故背俄羅斯不朝貢俄羅斯

征之屢戰屢捷而土爾扈特逃俄羅斯收其地馬行東西三十
日南北二十日改建他籍不復問土爾扈特所往土爾扈特至

伊犁喀倫計感歸願諸大臣皆以納俄羅斯屬部是與兵端也
高宗命理藩院移文撤納特告以伊犁本我地舍榜乃我叛人

論以大義而遂受之俄羅斯亦無他言四十四年開市五十四
年復以納我逃人閉關嚴大黃出界之禁五十六年土爾扈特

喇嘛撤馬林偽造俄羅斯書誘土爾扈特
論理藩院花問之撤納特衙門言偽書用印兩類鈐蓋不合式
突已類稿 卷九 八

又非邊界頭目鈐記且請通市
高宗察其誣許通市時叩肯汗第七傳矣俄羅斯於中國不若
土使皆貿易人來附請

大皇帝安中國亦因其人答之嘉慶十年今汗適正使來至邊
界壤地不合而返今汗者始以男汗治俄羅斯地遠禮別使命

不至
皇上亦置不問也

遠日俄羅斯之不見於史也蓋有故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後
西北地名僅有阿羅思三字而丁酉歲之師又謂之幹羅思則

明初人得之元遺臣者時俄羅斯方漸起故不能詳也其大也
在明中葉明方與鞏韃互刺日擄兵其款塞不過緩兵趨市苟

且旦夕固不能如漢唐西域北庭置都護校尉中外往來可以

從容審訊西北邊國商人至邊境亦不過以尋常賈胡視之
其不知之也固宜非是其人自古未嘗一至漠南也俄羅斯地
天人衆天氣和藹如中國故亦有花痘之證惟沙漠行國趁涼
者無之蓋居國皆如此也俄羅斯有火器

平定羅利方略言康熙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我師抵雅克薩
以其烏魯歸絕域紀略云通車國所過皆俄烏魯龍江外紀
言其納藥箭中凹凸如梅花式時時亭集畫雅薩藥府注言其
國精火器異域錄言國理琛入其境伊國具錦旗以迎土
爾扈特又借之以衛我使者今雅克薩城有康熙時獲俄羅斯
砲三位則言俄羅斯無火器者非也

聖祖仁皇帝文集云噶爾丹揚言假俄羅斯火器兵攻噶爾丹
豈得舉其所無以自敗哉康熙六十年俄羅斯人來言其地去
於已類稿 卷九 九

北極二十度以上為北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

聖祖以為始信東方朔記北方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之言不謬

是其間已極北而或以其西南屬國之控噶爾汗謂在俄羅斯

北且謂控噶爾能征俄羅斯又以女汗有男侍俗聞小說遂謂

我使侍衛碩託與其汗訂十八條議於枕席之上其說皆僞謬

且亦安得有十八條議哉土爾扈特之來歸也實由舍楞唆搶

伊犁俄羅斯故置之不敢追至無可奈何而歸順我豈能拒之
使必致死於我俄羅斯始聞其搶我伊犁寇發自彼不能止之
及其歸順則又望我與數百萬師徒盡執土爾扈特數十萬人
送還之無是理也故我於俄羅斯不為納其屬部俄羅斯於我
亦非絕屬部於不言其勢固有所難言也乾隆二十二年閏
三月三十六年土爾扈特始來四裔考次之二十六年又云三十

年開闢外間小說遂謂二十年後以土爾扈特雖絕不與通
擬失旨此其落落大者故詳考事實著於篇若於故實此庶近
焉

於已類稿 卷九 辛

緬甸東北兩路地形考

雲南地十四府四州三廳省治西南七百九十里曰元江州西南千二百三十里曰普洱府西一千一百五十里曰順寧府西千二百里曰永昌府永昌虎驛天馬二關外為緬甸緬古朱波也在唐為驛國長三千里廣五千里西北連東天竺東南有今省西北麗江大理屬土司地蠻野人香獯怒夷宋曰緬元時其國東至大理西北直成都中國不測其地方幾千里也明初置宣慰使司嘉靖時孟養滅之後復興東并木邦孟良南并洞吾北并孟養孟密孟換其人有得務者洞吾羅古等十種又以方制諸土司勢大者九萬里孟安結見天政六年萬歷中劉琴兵至其阿瓦城巡撫陳用寶又約暹羅夾攻之緬降立入關曰萬俛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漢龍

癸巳類稿 卷九

國朝順治十五年明桂王朱由榔及沐天波走永昌十六年正月走騰越二月至蒙木河入緬界自整莫舟行達并亘五月緬人處由榔於阿瓦爾蕭聖白文選走木邦李定國走耿馬抵孟緬緬孟良兼之沅江土知府那嵩起兵與之應我師滅沅江十七年文選以桂王拘於緬思出之自木邦與師越錫箔攻阿瓦新城將破矣為緬所給退兵再攻不能克走孟良會定國是時吳三桂在雲南忌明有後語於朝派由榔以嚴明局務檄緬甸使送由榔十八年三桂師至孟卯三月癸亥班師五月定國文選會攻阿瓦造船於上游緬人獲之時其首莽孟白斌兄自立國未定欲借外兵鎮壓之暗殺三桂九月三桂陣師由騰越取道南甸騰川孟卯至木邦分兵出孟定之姚關十一月由緬康孟定會木邦定國走景線文選

癸巳類稿 卷九

據錫箔江三桂一晝夜馳三百餘里至錫箔江橋斷葭葭以濟文選走茶山分兵追之至孟養文選降三桂自帥大軍至曹梳攻去阿瓦僅六十里緬人精兵遂進大蘭鷓江去阿瓦僅十里其上游則騰越西之夏鳩江也夏鳩至老官屯下流六日即阿瓦莽孟白以之黨聯其大臣以舟送由榔出時十二月朔也三桂奏凱還康熙元年四月三桂殺由榔於是其真屬所敗永昌府南孟定等地數千里為土知府三宜撫司五安撫司三又收普洱府南車里等十三土司地出七百五十里外乾隆十五年緬王莽進讓入貢受瑞靛西保額十九年莽進讓與傳榜錫箔等擄兵為所殺木梳酋長囊藉牙因有其國囊藉牙死子孟廟立孟廟死弟孟敷立兼阿瓦木梳孟密孟養孟換孟良木邦大古喇等十三路最南近海為洞吾古喇北路為孟密孟

癸巳類稿 卷九

街之西為孟養北為孟換孟密之巽喜新街老官屯為阿瓦連盟及通市中國地直虎臨關外其東路為木邦為孟良孟良所屬為整穴孟勇整控大孟養有音諸地在耿馬也司袞龍江南地勢稍平由阿瓦東北行過來卡卓落至大山宛頂再三日則永昌西南孟卯土司也莽者緬之孟良路也緬言君長曰兼紀故孟良長亦曰莽莽女囊占嫁結羅緬自古利宴古利宴者其先中國人從明桂王沒於緬緬單字題音兼為桂家者也二十三年曩占勳之起兵攻寶藉牙謀而逃於外土司孟勉孟連斯古利宴孤弱凌之曩占怒二十八年欣燒滅孟連而自歸於中國永昌府知府楊重毅與武弁謀申言曩反討平之遂置古利宴於極典以邀功曩占駭痛逃歸孟良三十年孟良酋長孟容為其姪召散所拘時孟敷新立召散曩孟良而孟容召丙逃

入孟憲召散進之破孟進三十一年並獲普濟府南九龍江微
悅嶺諸土司當是時邊報警居民一日數徙皆曰莽子來也是
日莽匪我師滅之召散逃歸阿瓦我撤索之不與我師在孟良
嶺占既怨承昌又恨緬欲緬得罪

天朝遣使乞濟師緬命木邦助之木邦亦莽也以莽復孟良諸
土司單報題以不匪在事諸臣憤憤不知其即緬甸也既而木
邦叛緬緬滅之據占所滅孟進其土司曰刀派先者逃入中國
自供緬之支裔守臣不以入告至是緬匪以兵來索孟進

高宗命復訊之始知莽匪木匪皆緬匪遂定議征緬阿瓦先復
在事者劉藻楊應瑞劉德成哈圖興人華封朱希李時升趙宏
榜等收復諸土司又收普濟南車里外孟良整欠孟勇整賣景
線六木景海順車南孟進孟徽承昌南孟有耿馬元江西南孟

癸巳類稿

卷九

三

龍補哈新土司離外地四五千里人脈圖又收緬北野人三十
二年木邦大山營募亦內附我師進駐新街於是緬地十三路
亡其三勢急遣使議納款而又別遣兵入犯欲脅和我師出繼
壁關緬即北行關入萬勿關與我師相尾滋擾承昌騰越之關
無寧日旋又陷新街營莫我師退居銅壁關緬請糧罷兵互市
不許我師進復新街營莫壓緬而軍而緬復東陌木邦在事諸
臣皆懼懼

嚴旨詰問則皆奏報失火於是易帥以承恩公明瑞為總督鄂
軍為巡撫而明瑞帶將軍印木邦參贊珠魯斯從將軍由錫節
取東路北路參贊額爾登額分兵由猛密自老官屯期會阿瓦
將軍自木邦入過白小破營結過草陸山之天生溝至宋齊而
因宋齊為賊據最嚴處屢攻之不克貴州卒王遠者騰上肉薄

拔其糧粟進獲其十六捕守之而總兵索往失天生橋緬自
營精進木邦木邦軍餉參贊自到死北路軍至老官屯是時
不能入退至早塔時屯糧於宛頂該處將軍而木邦路不開內
土司俱被獲有緬兵北路師至孟卯而行路不遠折而東南行
赴將軍將軍既不能入又不待而參贊信取道孟卯東退繞那
亥孟窺象孔大山塔木邦又不遠則獲孟卯至宛頂緬匪則率
木邦營結早塔之東於宛頂三十三年正月將軍力戰受重傷
自縊死接奏使擄重英於木邦被遷居於緬寺五月將軍都至

京

高宗以額爾登額徒欲自全師以出可以謝百勝助旅行置
將軍於度外現視其充而解其軍士也此謀反大逆置極典並
新妻香澤五塔緬知貢瀾大竭力增兵以備我使擄支轉達魯
癸巳類稿 卷九 三

請派兵又附書徵差官兵請和

高宗命大臣阿里夜阿桂阿恩哈舒穆魯等馳往經理戰備發
健銳營火器營兵四千荆州成都滿洲兵四千索倫兵三千吉
林兵一千新滿洲兵一千厄魯特營各三百赴軍營三十
四年二月大學士公傅恒請行仰以傅恒為經略阿里夜阿
為副將軍出銅壁關討賊時野牛番舟師亦集達收孟孟拱
二土司而南至新街三路師會緬來逆大敗之進至老官屯阿
桂哈圖興等又敗之緬人固守老官屯副將軍公阿里夜以疾
卒於軍經略以地險水險亦不能入也以副經略額爾登額
莊其報日願以兩軍過中地築壇受要約及期意變哈圖興單
騎往與之言言未畢步莊其已去經略又病足退居銅壁關
高宗以西師開拓二萬里不藉緬甸一隅之功且當

國家全盛之日曲款稱罪結亦不敢輕盟中國又百餘年教養
將士不忍以之嘗試毒藥也

滿經略使器兵適經略於銅壁關見緬甸正使具陳悔長且愧
經略禮幣約入貢遂

詔副將軍伊勒圖阿桂班師遇孟拱土司澤覺於關內乘關外
地阿桂以定邊右副將軍留雲南經理之而緬背約不入貢不

送出被遮官兵三十五年老官屯目諱爾塔移書宋本邦蠻莫
孟拱三土司副將軍下文書切責之緬復留我都司蘇爾相

高宗以緬甸詭計知我兵限於天時地利不可深入故激我興
師而生收其利

於阿桂於秋冬間酌遣銅師擾其邊界使之奔命不暇於是時
時小出師征緬而緬方南向用兵運羅三十六年三月阿桂請

癸巳類稿 卷九

五

大東 証補得

吉慶節華職以溫福代之是年金川反溫福阿桂皆赴四川置

緬匪值孟取亦死子贊角牙立四十一一年兩金川平贊角牙體

冬請入貢送楊重英蘇爾相出求開關貿易四十二年送蘇爾
相出而楊重英不至緬甸風俗柔多詐其集若唐時沒

十二副近樂器接內究達呼精游斜松蘇與姜壽番虎姜結弄
最與布其音啞喇聞其音知其人亦其地氣盤鬱沮洳使然也

緬東為葫蘆廣南為暹羅物產略同向時老官屯海鹽煙魚
足白給其象牙蘇木翠羽碧砂以翡翠玉蔥玉木棉布羽毛織

布大小呢倭花洋線碎花印花洋布絨青及波龍老麻蘇麻之
鋼特雲南官采買及商販買者自用兵關閉其南海道販出價

又曠葫蘆國又以茂隆制版輸中國中國制並充緬加皮東北

而力戰南其用日精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伯李侍堯馳往
履勘邊界於永昌潞江土司順寧緬寧麻安守兵長坡廣嶼散

漫輪輿則七隨八關扼其要竅細查不得出入於是瘴煙黑水
之鄉人知安處而緬亦毒焰盡經用曠竭百姓悉怨矣四十七

年其首孟魯我贊角牙而自立國人又殺孟魯立孟雲孟雲者
蠻藉牙第四子少為僧緬寺孟取父子之事皆不與知國人立

之而德暹羅之難暹羅國踞長居緬西南海其人裹人膺骨日
聖鐵騎象而駭緬於乾隆三十六年滅之鄭昭者中國人也乾

隆四十三年暹羅遺民憤緬無道推昭為王乘緬匪抗拒中國
人傷財盡之後盡復舊封又與師占緬地贊角牙為所困者屢

矣暹羅於四十六年入貢陳其事不使亦不止也四十七年鄭
昭子華南華亦有武略孟雲不能支乃東徙居盤得五十一年

癸巳類稿 卷九

美

鄭華受

封孟雲懼五十三年由木邦齎金葉表入貢送楊重英等出

高宗哀憐之諭暹羅罷兵五十五年使賀

八旬萬壽受
封爵許通使定十年一貢嘉慶十年承暹羅貢表又言方出師
攻緬得勝

皇帝頒敕諭解之冬緬甸叩關求入貢蓋乞教也疆吏以非貢
期拒不納而緬已削窮矣呈請發還自治

述曰緬甸之猖獗也一在索土詞於內地一在抗拒官兵不輸
誠歸款而用兵為和恣索財賦糜爛其人民失大遂為鄰國

所窺伺也嘗綜乾隆年間用兵地大如準噶爾回部險固如金
川皆摧破其始皆覆育生全之及其再叛始行芟夷安南亦謂

備與緬甸同一日悔治親人朝禮崇

款有萬幸以阻兵之故國內空虛為粵南所并緬甸則附極然
命歸命蓋初亦自念重罪不可赦故無而走險實知入貢以復
天朝之所以勞之來之者為緬甸之所夢想不能及者或致不
觀於安南緬甸之撤兵不足與言安邊之

齊謀不觀緬甸安南兩次之受辱不足與言不嗜殺人

聖德與漢漢同部金川之自取滅亡是以求其事比而論之

緬甸自古稱險阻阿瓦之備緬江上為夏緬江亦曰大金沙江

亦曰緬江其上游由工布迤雲南出綠壁關瀾滄江則由察

木多入雲南車里下為九龍江出緬甸東其潞江則由衛入怒

夷迤雲南永昌入潞江土司龍川江亦由喀木徑雲南漢龍關

入緬其水與衛藏為首尾老官屯者特阿瓦運鹽之道上下游

癸巳類稿

卷九

夫

俱斷絕乃其國不爭之險也河之東為木邦為孟且江之西北

為孟拱孟養南為木雅阿瓦諸路由順寧永昌南孟定土府而

南至其東路由騰越西渡夏鳩至孟拱孟養東孟衛來江而下

東北則盤莫西南則老官屯老官屯前北路參贊及傳文忠與

緬界處緬莫乾隆三十四年阿文成造戰艦於此當時謂之野

人橋者也三十三年文成言其地崖險徑窄斷難行船或言盤

莫江由新街下西流入大金沙江是桂王舟路非必容兼船大

艦也清史方輿紀要云麓川等箭山嶺略言過此盡平地一望

數千里絕無山溪亦無果樹是野人壩以西亦沙漠地行金沙

者至阿瓦北井梗即應行過者梗半日程即達阿瓦夫阿瓦能

制孟密孟拱孟養則三路者亦必有路以達阿瓦矣該能舍老

官屯(免)路揭阿瓦亦功名之盛也劉綎曾由姚關龍川至阿瓦

而王驥進機思發僅刻石大金江邊白文選李定國吳三桂入
緬至阿瓦城下則皆由東路意以地勢易馳騁故歇用依舊路
抄輿地考四裔考大臣傳及志狀均稱推排記其出入緬甸地
勢大略具矣

癸巳類稿

卷九

夫

會諸小國於江上游暫此編有
誌孟門瓦城河客十文抄月船

蓋地論

元史天文志云孔馬魯丁造西域儀器廓雍依阿勒資漢言地
里志也其製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色綠三分為土地色白明
史天文志亦云西洋人言地圓按地圖古蓋地說也回回西洋
亦知之耳玉海引書緯帝驗期云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蓋地
圖摹舜德遠來貢之自皇南極改作蓋地圖見初學記引學者
蓋帝王世紀
遂不通究其義周髀算經云天象蓋地法覆槃極下地高傍
茫四廣而下則地本圓在天中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地者形虛
者情情形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黃帝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
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焉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
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游行其間故燥勝則地乾暑
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

癸巳類稿

卷九

无

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
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干中
注云地厚三萬里下遊則地上升與天中平上遊則地下降與
天中平是說地在太虛之中文字自然云樸至大者無形狀道
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夫天誠圓中規始
能運地則精長事類賦注引姚信听天論云兩地之說下地即
上地之根也天北行乎兩地之間耳書正義云渾天者地在天
中天周於外日月初登於天役入於地天繞地明矣則渾天亦
同蓋說蓋說亦有不同易晉云明出地上明夷云明入地中大
戴禮曾子天圓云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當圓
之夫子矣天道日圓地道日方呂氏春秋圖道云雲氣西行云
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為大重

列子湯問篇云龍伯國在大海
神農氏嘗嘗長九丈。

為輕圓道也水升雲而西迴也假謂地止一面其謂地四面者
周髀算經云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
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
方日中東方夜半極北以極南準之此方夜半彼方日中藝文
類聚引尸子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水從地下西
迴周四面也山海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
千里廣雅亦云然禮正義引鄭注考靈曜云地厚蓋三萬里其
疎率徑一圓三地九萬里而周亦鄭義也周未積衆人聞見人
蹟所到著於讖緯隋唐以前西域之言又與之應山海經注引
河圖玉版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其人長三十丈崑
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俄人兩長三
十丈五尺初學記十九河圖
廣文云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大秦國人長
一丈初學記引河圖說文云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鎮鎮兵
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
有郁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都甲食鬼鐵面兵即佛說之
阿修羅佛謂之捉月羅蝦一切釋音義云羅蝦計都此譯云陸
月明史李天經議云節正交中交行宿今俗遂以為怪宿然釋
必循其本傳聞之誤中必有不謬者今西域阿蘭國男長數丈
女如中人鵠金攻之男子逃則略其婦女以歸長阿舍經亦言
修羅生女端正生男多醜則阿修羅女嫁天帝釋不足為異而
說其人高至天能捉月與河圖言長三千萬丈同一失實河圖
言長人在東佛在西見之是交周矣佛書起世經云佛告諸比
邱若爾浮洲日正中時希婆提洲音義云前
身羅禮日則始沒羅耶尼
洲音義云多牛市一
日則初出羅越洲音義云共
地為最高正當夜半

癸巳類稿

卷九

无

洲音義云多牛市一
日則初出羅越洲音義云共
地為最高正當夜半

蓋地海論

史記言鄒衍派觀陰陽消息者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上
 至黃帝以為備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有裨海環之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禮記曲禮正義引
 地統書括地象其語亦同此古蓋地說也鹽鐵論論鄒云鄒衍
 非聖人作怪誕惑六國之君以辨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
 請侯者也論衡謀天篇亦謂衍迂怪虛妄今案法言五百篇云
 鄒衍迂而不信問道篇云鄒衍有取乎曰自持問神篇云鄒莊
 有取乎曰言天地人經德也揚雄據海難垂故不信蓋地之論
 而謂其言經德自持則雜所見古儒所說名理皆與衍同非後
 人淺見所能及史言衍終始大聖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迷大致

癸巳類稿 卷九

隨世盛衰衍言即非聖見亦必本於黃帝乾坤鑿度云易平坤
 道平易注云北荒平易萬里連均夫海者三分萬形經曰坎北
 方無海平易北荒迷遠也乾坤鑿度黃帝書也兼引萬形經又
 云天地宜盡闊地道距水濶注云天地盡有圓嶽之所聖人所
 不能測其地遠以水為濶濶者盡也此鄒衍所謂大瀛海際天
 地也坎北方無海平易而古人近言四海者爾雅釋地云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大戴禮五帝德以幽林交吐流沙鑿
 木為四海古經言海者如此此鄒衍所謂神海不必是禹貢之
 海合北方平易古文也凡一大國必有小郡環之黃帝所治者
 大鄒衍所謂盛其後德衰齊秦相帝中國地小非司馬遷桓寬
 王充時中國也何反禁衍遺述古初且衍熒惑何君請歸詆衍
 遷怒矣也衍所說又與河圖合河圖云地廣東西二萬八千南

北二萬六千有君長之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類聚

引又云昆侖山應於天最居中八十一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

居其一分博物志引此行之所據也其說又在蓋天王蕭澤天象說

云周經為蓋天者尚不考焉而乃論天地之大日月所不照陰

陽所不至口情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為之說虛誕無徵是亦

鄒子瀛海之類也開元占經引蓋是相工安知與義周評算經

云極下不生萬物則人迹不到故乾坤鑿度云北方無海其云

地道距水濶濶為水窮故鄒子云大瀛海環之則推而知之二

說通也意大里亞人言天下五洲中國喀爾喀西域回部西藏

緬甸安南琉球日本高麗烏洛依哈薩克以至西海又南至暹

羅越洋至鴨留巴呂宋蘇祿等為一洲意大里亞亦為一洲又

有三洲總為五乃不知有俄羅斯備者不信鄒衍乃信西夷極

下萬物不生西夷豈能至萬形經言北方無海其是未後世必

有目歷而知之者今俄羅斯言其國北距海古人不強知之云

無海不害其為博而篤惟鄒衍能言之嗚呼大賢設鄒衍也

癸巳類稿 卷九

語

彌婁山鐵圍山考

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云十寶山須彌山雪山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黑山鳩摩羅什注云此十寶山雪山以下九圍須彌妙法蓮華經序品有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見寶塔品有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鐵圍山大鐵圍山須彌山法師功德品有鐵圍山大鐵圍山彌樓山摩訶彌樓山藥王菩薩本事品則云土山黑山小鐵圍山大鐵圍山及十寶山雪山之中須彌山為第一大唐西域記云蘇迷盧山唐言鈔高山舊曰須彌又曰須彌婁皆謬略法苑珠林云日月所照臨處以蘇迷盧山為中亦曰須彌亦曰迷留亦曰彌婁按此二唐僧所說未能得實須彌山亦自為須彌婁其單言彌婁彌樓迷留者自屬目真鄰陀山言摩訶

癸巳類稿

卷九

美

目真鄰陀者自是摩訶彌樓山日真合音為彌鄰陀合音為樓非須彌也維摩詰所說經言黑山大小鐵圍山在十寶山中法華藥王菩薩品則三山在十寶山外疑是法華文誤也鐵圍山者樓炭粒天地成壞品云日月城郭繞須彌山大鐵圍山泥犁品云有大鐵圍山復有第二大鐵圍山中間杳杳冥冥其日月大尊神光明不能照及佛本行集經成無上道品云小鐵圍山並大鐵圍其間從來恒常黑暗未曾見光此間日月不能令彼處光明照耀顯赫立世阿毘佉論云大鐵海外有山名曰鐵圍周迴三十六億一萬三百五十由旬故佛多以須彌鐵圍並言佛說五苦章句經云百億須彌山百億鐵圍山以其名顯故極言之鐵圍有二山須彌止一山故知彌樓摩訶彌樓是兩目真鄰陀不得以彌樓為蘇迷盧之省略謂有兩須彌也須彌佛說

在地心中起世經言崑崙山為閻浮提洲地之中心須彌山為四洲中心鐵圍山在四大海外長阿含經言四洲地心即須彌山海外有山即是鐵圍維摩詰所說經藥僧律注言須彌山即金剛山秦言妙高崗元占經天體渾宗引梁武帝說則云鐵圍一名金剛又云金剛山北又有黑山日月俱黑山而轉黑山在十寶山數晉譯方等般泥洹經北齊譯大悲經隋譯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俱列黑山今俗說黑山即鐵圍山非也黑山雪山香山俱大山佛國所謂十寶山華嚴經二十二謂之天地十大山釋迦氏譜引西域圖經云五天竺國北泊雪山南泊大海六萬餘里又引閻浮圖云蔥嶺西據香山東南蘇亘至於蜀都此則浮圖蓋釋家所作

癸巳類稿

卷九

美

由旬義

佛本行集經角術爭婚品云婆羅極又十溝也其數目溝壑和
 珠京兆億萬千百十一以微塵起一邏七乘之為留塵為兔塵
 為羊塵為牛塵為犍為為芥子為大麥為指節為半尺倍之
 為尺二尺為肘四肘為弓五弓為杖二十杖為息八十息為拘
 盧舍八拘盧舍為由旬是以八千弓為拘盧舍六萬四千弓為
 由旬唐慧苑華嚴音義十定品云三百弓為里四里為俱盧舍
 則以千二百弓為俱盧舍九千六百弓為由旬立世阿毘曇論
 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俱盧舍八俱盧舍為由旬俱舍論云
 七參為指節三節為指二十四指橫布為肘豎四肘為弓五百
 弓為拘盧舍大唐西域記云五百弓為拘盧舍八拘盧舍為踰
 繕那則以五百弓為俱盧舍四千弓為由旬西域記又云由旬

癸巳類稿

卷九

七

三十里為印度國俗正曰踰繕那其由旬由踰繕那皆為略
 故光般若經云會旬三十里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注踰繕
 那當三十里欲令易了故有言踰之處是三說皆以三十里為
 正義秦僧肇摩訶所說經不思讀品注云大由旬六十里中
 由旬五十里小由旬四十里翻譯名義集選云由旬三別大八
 十里中六十里小四十里元應一切釋音義云俱盧舍者牛鳴
 聞五里由旬者正言踰繕那四十里是三說別至四十而極更
 無四十以下之說妙華嚴音義云拘盧舍四里由旬三十二里
 又云準本行經由旬十七里餘二百八十餘步今按本行無積
 步之法不知華嚴音義從何置算西域記云踰繕那者自古聖
 王一日軍行也舊四十里印度三十里聖教所載惟十六里阿
 毘曇論亦云俱盧舍二里由旬十六里是田旬有六萬四千弓

九千六百弓則千弓八十里六十里五十里四十里三十二里
 三十里十七里餘十六里之別魏慧覺譯賢愚因緣經須達起
 精舍經品云舍利弗言佛行日午由旬須達即於道次二十里
 作一客舍此旁出之言有屋舍相去里數最為明證則四十里
 為的數也

癸巳類稿

卷九

美

此處為空欄，僅存少量文字或印章。

蓋天論

晉書天文志云蓋天本應橫立周天歷度李淳風注周髀故能
 信蓋天之義開元占經引劉焯論天云或問言黃帝為蓋天太
 平御覽引劉氏正問云黃帝立蓋天今求之經傳諸子史記
 太初憲以前皆蓋天蓋天實疎不勞後人飾之晉天文志開元
 占經並引王蕃云為蓋天者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陽所
 不至目睛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為之說知諸緯皆蓋天又云
 周衰渾天廢乃有蓋天則齊鄒靈虛造顛倒是非矣謂蓋天為
 周髀者是其算法太平御覽引安天論云周髀或人姓名猶足
 家有甘石宿道蓋渾天記云當周髀之所造非周家術今覽周
 髀則周句髀股而周髀又明言當周立表成占之徒豈得不覽
 而為姓周名髀非周法之說未書天文志云假託之書號曰周
 髀蓋其時已有卷一書卷二也卷三也卷四也卷五也卷六也卷七也卷八也卷九也卷十也卷十一也卷十二也卷十三也卷十四也卷十五也卷十六也卷十七也卷十八也卷十九也卷二十也卷二十一也卷二十二也卷二十三也卷二十四也卷二十五也卷二十六也卷二十七也卷二十八也卷二十九也卷三十也卷三十一也卷三十二也卷三十三也卷三十四也卷三十五也卷三十六也卷三十七也卷三十八也卷三十九也卷四十也卷四十一也卷四十二也卷四十三也卷四十四也卷四十五也卷四十六也卷四十七也卷四十八也卷四十九也卷五十也卷五十一也卷五十二也卷五十三也卷五十四也卷五十五也卷五十六也卷五十七也卷五十八也卷五十九也卷六十也卷六十一也卷六十二也卷六十三也卷六十四也卷六十五也卷六十六也卷六十七也卷六十八也卷六十九也卷七十也卷七十一也卷七十二也卷七十三也卷七十四也卷七十五也卷七十六也卷七十七也卷七十八也卷七十九也卷八十也卷八十一也卷八十二也卷八十三也卷八十四也卷八十五也卷八十六也卷八十七也卷八十八也卷八十九也卷九十也卷九十一也卷九十二也卷九十三也卷九十四也卷九十五也卷九十六也卷九十七也卷九十八也卷九十九也卷一百也

蓋天八事其雜義甚疎太平御覽引物理論云用蓋天則日月
 出入不定唐天文志大衍議云誠以為蓋天則南方之度漸狹
 此皆非蓋天之失蓋天但無南極故與後人之說全異三國以
 後矜言渾蓋通憲甚無謂也藝文類聚引吳姚信听天論云天
 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此以冬日短夏日長言之不悟冬夜却
 長夏夜却短而強為之說開元占經引劉焯論天云渾蓋二器
 皆古之遺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耳自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
 賈逵張衡蔡氏劉洪鄭元此九君者不論合渾蓋之用不悟司
 馬遷並不知有渾天之法何由論合北史信都芳傳云渾天覆
 觀以蓋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不
 悟渾天亦得仰觀渾蓋異同並不係此梁書崔靈恩傳云先是

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蓋
 立義以渾蓋為一焉不悟蓋天第四術為赤道以南則反之
 既成渾天必無再通蓋天之理隋書天文志云梁武帝於長春
 殿講義別疑天體全同周髀之文立新義以排渾天武帝蓋以
 西域佛說合於古緯故一意用蓋天隋書以為新義非也開元
 占經載其說乃在天體渾宗中尤非也

蔡氏類稿 卷十

宣夜論

蔡邕謂宣夜絕無師說或言殷法太平御覽引天文錄云宣夜之說未嘗聞也隋書天文志云晉成帝成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天文論則書必開宣夜師說書堯典正義引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故其術兼之故曰宣夜御覽引安天論云宣夜之說誠絕有意續之而未遠也然則喜止聞名目而已御覽抱朴子云宣夜之書亡而郝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瞻極蒼蒼然也營旁望遠道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青其色黑非有體也日月星相浮空中行止皆須氣焉故七曜或住或遊逆順伏見無常差退不同由無所根繫故各異也辰極常居其所北斗不與眾星西沒焉七曜皆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遲疾任情

癸巳類稿

卷十

三

若親附天體不得爾也今抱朴子無此語唐人作晉隋志亦載其義云宣夜之書亡各本作郝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瞻極蒼蒼然也瞻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青非其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星辰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故七曜或遊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差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西沒也或亦本抱朴或郝萌書其時猶存宣夜言七曜東行則非夏法言無所根繫則非周法或言殷法者得之亦蓋天中一種耳

史記用蓋天論

蓋天之名非古也渾天之義又非古人所知也史記律書二十八宿起東壁曰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氐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孤狼罰參濁留胃奎初疑是秦及漢初法然顧頊法日在起營室此起東壁依天左旋以天門為始後世渾天學起始別古法曰蓋天此蓋天家通法也唐書大衍日度議云甄曜度及魯歷南方有狼孤無東井與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今月令有畢有東井有柳有鶩而律書有注有孤有狼有罰有濁有建星彼此不同仰觀於蓋當度各異異古法也又七星在張之東則在參之南則日在之度當先參後鶩先張後星後人治憲皆不用其度楊光先與西洋人爭惜未能明此義而或一切以渾天繩之則古人之制不明又昂為留云稽留故

癸巳類稿

卷十

四

詩小星昴禰猶為韻奎云主毒殺萬物則當依徐廣本作蠶尤非渾天所有其義云萬物之根棋徐廣本作橫則棋非其無疑太一十神之君棋臣棋民棋沈括筆談謂是基字因唐韓改棋熙寧中領太史欲正之而未成也雲麓漫鈔亦言十神君基民基唐明皇諱為基至今不改今所見印清太一淘金歌已改從基其亦未之思矣嘗愛太一十神逐甲六壬亥為天門為渾天以前古義渾天之說誠是以之說漢書則不可况以之說史記又進而說經乎又况以同回西洋所得之數說經夫知古而不知今與知今而不知古皆疎漏之說也此則沿革不可不明而經史之注疏論議不讀之亦可也徐廣本根棋作根橫亦作根柢其作橫者棋誤其作柢亦從木不從土也

恒星七曜古義

後漢書律歷志云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同其說行之最久置算亦易漢人所創之法不可以說三代古書晉書天文志云周髀家言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所謂天者非指恒星渾天家借恒星以為天非古說也若恒星之天可云牽日月以西沒乎晉志又云其不合者惟有夏歷淮南脩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日月星辰西移者以大氏為本此夏說也宋書天文志云劉向五紀說夏歷以為列宿日月皆西移律歷志云祖沖之曰夏歷七曜西行特違眾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此所謂不探道真妄為譏毀使後人所造則必依傍渾說更無古趣矣夏法七政西行則注夏書者必宜用之明史歷志云洪武十年三月帝謂諸臣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

蔡氏類稿

卷十

五

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歷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明太祖開創聖人不必詳知古算儒者以夏書之說即以通概古今是又失之此蓋天之一說也白虎通引尚書刑德放云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天左旋地右動藝文類聚開元占經並引元命包云地所以右動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地不足東南右動而終入於靈門注云右動動而東也靈門已也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恒星為地之精文選史述贊注引河圖云坤德布精上為列星說苑辨物篇云二十八星其根芟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開元占經引靈憲云星體生於地列星結時太平御覽引物理論云日月之精為星辰星辰生於地

地右行日月右行則恒星右行此蓋天之又一說也知此則言黃帝至虞殷至秦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東行言夏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西移言四分至授時者宜曰恒星西行七政東行言時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東移如此則經不偽算不淆言可立術可久而春秋分野之占史記律書由東壁而營室而至豔古義燦然不煩解說矣

蔡氏類稿

卷十

六

桃符符義

月官戎右職云盟費桃符記禮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符
執戈昭四年左傳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災韓詩外傳說桃爰云
桃之為言亡也續漢禮儀志云為桃印長六寸方三寸施門戶
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無他奇義藝文類聚引莊子
云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若
童子也今莊子無此文淮南子論言訓云羿死於桃楛注云楛
大杖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羿既死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
云羿死桃部蓋是一事注云桃部地名則事不關羿藝文類聚
引本草云梟桃在樹不落主殺百鬼荆楚歲時記云桃者五木
之精厭伏邪氣制鬼魅初學記桃板著戶謂之仙木注引典術
云桃者五木之精也今時作桃符著門上壓邪氣此木仙也蓋

琴七類稿

卷十

七

就氣更之義推之太平廣記甄異傳夏侯文規事云桃之東南
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鬼憎之又唐開元中李氏事狐教人用
東引桃枝蓋以桃都山在東南亦曰度索山而還冤記張釋為
鬼乃手執桃杖而罵搜神記章英之鬼乃桃人所化世俗不察
如鬪幸仇家之死倩人以桃丁健其棺遂謂無患豈不哀哉度
索桃樹下神荼鬱壘續漢志大饒注文選東京賦注荆楚歲時
記並引風俗通云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與鬱律昆弟二人性
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者皆
縛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
虎於門以禦凶也雲笈七籙宋真字術製軒轅本紀引黃帝書
太平御覽亦依風俗通引黃帝書論衛訂鬼篇則云山海經曰
北方有鬼國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

千里其枝開東北曰鬼門萬鬼之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曰神

荼鬱壘主領閻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龍篇亦
載其說而無書名太平御覽載漢書儀史記五帝本紀東至蟠
木棠解續漢禮儀志大饒注藝文類聚文選陸士衡祝歌注歲
華祀麗桃板著門注雲笈七籙軒轅本紀注云文具 風理 殿 國
黃孟嘗君入秦章注路史餘論注皆引山海經蓋展轉取引荆
楚歲時記引括地圖云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下有二
神一名鬱壘一名鬱壘索何不詳之鬼得則殺之藝文類聚
引十洲記云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曰蟠
桃蔡邕獨斷云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單枝
東北有鬼門萬鬼出入薛綜注東京賦云東海中有度朔山有
二神李善注蜀都賦洪桃屈蟠及陸機覽歌俱云水經東海中

琴七類稿

卷十

八

有山焉名曰度索今水經又無之初學記引玉燭寶典云鬱壘
山桃樹百鬼畏之則以鬱壘名山述異記云東南有桃都山上
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樹天
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金縢子志怪篇亦同皆本黃帝書漸
積成東南枝向日之義也易緯乾坤鑿度立乾坤艮巽四維云
乾天門坤人門巽地戶艮鬼冥門桃都三千里足容鬼其門僅
在東北神異經亦云東北有鬼星石室三百間石旁題曰鬼
門聖人立鬼冥門於艮擇時用黃登天門禱寒鬼戶皆有所據
桃枝取東南兼用地戶度朔之義自蓋天學隱儒者習於游辭
始不足與知鬼神之情狀矣

天事闕疑說

公羊傳隱三年注云不言月食日其形不可得而觀也故疑言日有食之桓三年注云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者則於所不見穀梁莊十八年傳云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注云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又隱三年食晦日桓十七年食既朔又月昃側匿西漢猶著之經古說東漢言聖人記日食者以正失朔不悟聖人並不知日食為合朔也禮會子問云當祭日食則接祭諸侯旅見天子入門日食則廢禮送葬日食則聽變其說曰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是日食與復三代聖人尙未能知由積測未至後人不知當時之意乃為聖人展轉諱之則妄矣春秋哀十三年有星孛於東方公羊傳云其言於東方何見於日

癸巳類稿 卷十 九

也穀梁傳注云不言所孛之星何言東方者且方見孛星皆沒故莊七年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傳云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云反者星復其位左傳注云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書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令正義引鄭注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憲云天有兩儀以舞道中其可觀者極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不之名焉占經引劉智論天云極在南者在地下不見故古人不知必知此義而後經明若昧於因革以今說古則亦藝成而下矣隱三年公羊傳言朔在前朔在後以為失朔則公羊自立義非春秋本旨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是三代時不以日食為常日食定是合朔而古人則定不知也

書開元占極天體渾宗後

吳人王蕃渾天象說云周天里數無間焉而洛書甄羈度春秋考異郵皆言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至以日景求之遠錯甚多然其流行布在羣書通備達士未之考正梁奉朝請祖暅渾天論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驗之失之於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學者多因之求革不知尋其理抑未能求其數也是二說者狂說緯文亦復布在羣書因而未革蕃說尤為經生所蒙引不悟一百七萬一千里十七萬八千五百里正驗之日景羈求之術也蓋天說周夏至日在南萬六千里日景十六寸此自蓋天古義趙君朝云周北千里則冬至又不合冬至日在南十三萬五千里日景一丈三尺五寸以望景法望極則極在北十萬三千里從極至冬至日積二十三萬八千里

癸巳類稿 卷十 九

夏至日至冬至日除周至夏至日萬六千里得十一萬九千里半之得五萬九千五百里則二至去二分之里數從二分日至極以冬至日去極之數除五萬九千五百里得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倍之得三十五萬七千里則天徑也古率徑一周三則天周一百七萬一千里渾天家亦用之是天周正出日景古經緯皆蓋天又不俟考渾天也從二分日至極依渾天黃道斜絡至極處即至地處依蓋天周二分日在南七萬五千五百里日景七尺五寸五分加夏至日至極里數居天徑之半為至地處是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亦驗魯景顯求之且與渾天合王蕃祖暅託渾難蓋蓋欲事事難之不悟此二數與渾却合又以出日景之數証之以不出日景亦可哀矣往者讀月令正義其引考靈曜云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

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求之周經不
得其數及讀祖源所引考靈曜始知十七萬八千五百里為一
分地去天之數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為夏至地下遊萬五千里
去天之數三十五萬七千里為日周天之徑數三十八萬七千
里為四表之徑數蓋天法自為畫一天部之學與音韻之變或
世異地異不能強同說經者引王蕃注天依廣韻定讀皆所謂
無是非之心者也嘉慶丁卯二月二日書

五行傳用亥正論

洪範五行傳云二月三月維敬是司四月五月維禮是司六月
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義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是司
十二月與正月維壘極是司鄭注以夏正推之因疑於王相不
合按此不關王相且非夏正伏生自以其時亥正言之秦及漢
初用顛頊法以亥為正劉向承伏生所記之數以子丑月主貌
寅卯視辰巳言午未聽申酉思戌亥王極劉歆則以辰巳思心
午未言申酉聽蓋今古說不同然皆以伏生語為亥正鄭用夏
正則伏生語起卯辰宜不合矣史於漢初追改十月為歲首然
亦有仍其時月數者十月五星聚東井高允言十月日在箕尾
金水近之史言多妄蓋以為追改月數實則此條未改蘇欽言
秦十月今八月八月得七月節則日在己近東井其言猶未是
癸巳類稿 卷一
秦及漢初之十月正今之七月嘗謂漢初亥正儒者忽之佛家
卯正且起白博又僧徒乃不知之

古憲論

漢書藝文志黃帝五家憲三十三卷額項憲二十一卷額項五
 星憲十四卷夏殷周魯憲十四卷所謂六家古憲律歷志云五
 術之末史官喪紀時人子弟分散或在火秋其所紀有黃帝額
 項夏殷周魯憲蓋中外異本又伏羲神農少昊高辛唐堯虞舜
 其治憲亦有著籍可尋前世尚者續漢書律歷志引洪範五紀
 論云民間亦有黃帝諸憲不如史官記之明也未書律歷志引
 五紀論云黃帝憲有四法額項夏周並有二術杜預長歷云春
 秋七百七十九日夏憲得五百三十六日真夏歷得四百六十
 六日周憲得五百六日真周憲得四百八十五日是夏周二術
 並行額項術同又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憲以推春秋朔日又云
 漢末宋仲子集七憲以考春秋皆不合是古憲漢時尚存也今
 琴已類稿 卷十

知古憲大要天度四分又無歲差續漢志賈逵論云古黃帝至
 周魯冬至皆在建星建星今斗星也云今斗星者謂漢冬至在
 斗據周髀經言則庖犧神農時已然蔡邕集明堂月令論云額
 項術人元乙卯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在天廟營室五度
 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邕意月令周制是由周髀伏羲至
 周由賈逵黃帝至漢由蔡邕額項至周推日皆同則古憲不知
 有差數法與據賈言以難歲差又云古之六術並同四分祖沖
 之遂云古憲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却按春秋朔並
 先天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又詩十月辛卯日食梁虞則唐
 大衍元授時以己術推之在幽王六年而周魯憲無可考正義
 乃云古憲書亡矣今世有周魯法蓋漢初為之其文無甚遠難
 編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法

琴已類稿 卷十

考此日食者此皆不按道其強為論議減四分求交食定歲差
 乃後人推得古人本所不知非其術偽也宋書歷志云何承天
 言三統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為太
 元今按雄法言重黎補云渾天落下閏曆之辭于妄人度之歌
 中羈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遠也蓋故蓋故應難未幾也又贊
 其難蓋天八事於天學甚疎若用三統則自古經傳皆各用其
 時憲法雄鳥從豫知後世有承天法且承天法後亦不驗自蔡
 邕以後世法說月令而注與經背久之時術又改展轉相誦其
 注亦廢是經義終不能明注說又不可用無益於術而有害於
 經是故說經傳者當知其時布算立度而各由其旨則於天學
 沿革當明古憲不可不知也周髀算經云古者庖犧立周天歷
 度又云古者庖犧神農制作為歷度元之始見三光未如其則
 琴已類稿 卷十

日月列星未有分度乃定其法日月俱起建星太平御覽引春
 秋緯云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羲乃合故以為元管子
 輕重戊云慮儀作造六筮_字以迎陰陽事物紀原玉海引通歷
 云太昊始有甲歷揚泉物理論云晴音神農正節氣審寒溫以
 為早晚之期故立歷日亦見藝文類聚是日度節氣詳於二聖
 漢書律歷志有司功張壽王云官有黃帝調歷不與壽王同則
 黃帝書在漢有微續漢志論云皇極氏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
 暨於黃帝額示文章重黎記注象應著明始於相驗準度追元
 乃立元辛卯於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
 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晉書律歷志云昔伏羲造八卦作三畫以
 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憲皆謂伏羲時有算法黃帝時
 倉史作文字始有朔日推策之文史記世表論云余讀廉記黃

帝以來各有年數稱其憲曆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非
異禮漢書天文志云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則六德書始黃帝其
不同乖異由於置算各殊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歷離日月星
辰文選注引春秋命歷序云帝軒受圖洛授憲藝文類聚法苑
珠林太平御覽並引世本云容成作憲容成黃帝臣也史記五
帝本紀云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封禪書云黃帝得寶鼎神策
於是推策迎日歷書云黃帝考定星辰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
餘漢書郊祀志云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今據系問其
時以斗建寅月為始而置算自起冬至也後漢書張衡傳云渾
元初基靈曜未紀吉凶分簡人用曉曉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
者是焉亮之天步有常風后之為也儒者以黃帝有諸曆之傳
託始黃帝其書後亡所謂四法者漢時猶及見之北史李業與

癸巳類稿

卷十

五

傳云業與以黃帝辛卯殷惠甲寅徒有積元而術數亡佚乃修
之各為一卷則其時黃帝法及殷法俱已亡故沈括夢溪筆談
云自顓帝憲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憲者凡二十五家不計黃帝
及殷也而宋史歷志開禧三年鮑澣之上言自黃帝已來至於
秦漢六憲俱存蓋展轉引黃則南北朝何承天祖神之以至
張賓劉焯僧一行等說詆古憲皆不見古憲者也少昊氏則有
司憲之官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云鄭子言少昊鳥紀官鳳鳥氏
應正也元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開顓頊則續漢
天文志云高陽氏使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其術元起乙卯施用
於秦及漢初其文散見最易知五行大義引文耀鉤云顓頊並
幹上法月參集咸成紀以理陰陽則章聞之法故祖冲之何承
天言古憲章咸成十九由不見黃帝法以顓頊觀之冲之又云

顓頊元在乙卯命歷序則言此術設元歲在甲寅謂憲為偽按
漢爭甲寅元官指為殷法又續漢志云圖書漏泄而考靈曜命
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十四歲朔却差
一日則命歷序改顓頊乙卯為甲寅以圖書漏泄漢人已明言
之冲之並不論書但對簿籍千支宜安斷也高辛之憲祭法云
帝嚳能序星辰以善眾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
魯語展禽云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注云次序三辰以治憲明
時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嚳高辛氏歷日月而迎送之周禮疏引
鄭注尚書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按楚
語及史記並言顓頊後堯育重黎太平御覽引文耀鉤云高辛
受命重黎說天堯堯即位義和立渾儀周禮疏引鄭注尚書云
高辛重黎堯育其後鄭所以異於楚語史記者蓋本文耀鉤然

癸巳類稿

卷十

六

史記歷書云顓頊後重黎天官書云高辛之謂重黎亦謂顓頊
之世緯或誤斷此文又唐堯儀書必不當名渾儀宋書天文志
徐爰引鄭瑛瑛玉衡注謂之渾儀亦為此緯所誤此緯文不應
經史不足引據也堯實育顓頊之重黎即位後乃命羲和揀易
緯說經度云元意無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又云堯以甲子
受天元為推術五行大義引春秋文耀鉤云堯眉八采是謂通
明歷象日月陳制考功續漢志改四分詔云尙書堯瑛鈴曰地
唐世放堯文帝命驗日堯考德顧期立象今改行四分以遺於
堯是堯憲雖無書要已改朔立元為推術四分通法獨言述堯
者漢自以堯後故以四分法歸堯宋書歷志魏楊偉表云在唐
帝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歲初是唐正朔用丑置
算則起于半與殷同法皆上承黃帝若顓頊則算起立春虞夏

秦因之晉書歷志蓋巴議云顓頊以正月為元夏為得天以從
堯舜承顓頊故也是巴不知唐時正朔建丑也康法可知者改
唐法開夏法元用戊午大戴禮諸志云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
孟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歲經再周以順天道此謂歲虞叶月
夏亦同之皆用顓頊法唐志大衍日度讓云顓頊上元甲寅歲
正月甲寅朔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其實夏憲也
按夏自有憲但用顓頊帝術夏用丙寅不得以甲寅為夏憲顓
用乙卯而此甲寅者四分後圖書漏泄又五紀論言有二術一
行乃謂是夏憲然則秦漢亦從顓頊法出得謂顓頊憲夏憲實
秦漢憲乎一行止知算法唐人誤以為宏覽實則止習史記以
下律歷天文二種而文義不屬顧此失彼又好議論惑惑人也
求夏憲之異者宋書天文志引劉向五紀論云夏憲以為列宿

癸巳類稿

卷十

七

日月昔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按淮南脩務訓云攝提
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太平御
覽天部引桓譚新論云通人揚子雲因象備之說以為天常左
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是蓋夏憲推步之法為夏書師備之說
宋書律歷志祖沖之云劉向以為夏憲特違衆法後人所造則
又不然七政西移自違衆法謂月行遲則月生三日口將入而
月見西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無勝厥側匿之說與五行傳
不合向所不喜無以難之即以為偽不知西移自一代之法不
以通於前後說夏書者必宜知之而後備以概唐虞商周又宜
明太祖之漫斥之蓋惟夏憲則可以七政西移言之也夏憲特
妙者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漢書漢儀注云春分去極九十
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開元占經作古憲釋景之法以

為率也則九道陰陽轉之法拱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內
外舒疾惟夏憲知其不同故續漢志霍融上言刻漏不如夏憲
審其春秋分相逐晝夜刻不相應明徐光啟以近遠推日行距
地用定氣置閏以為采自西洋謂是新義亦不詳檢古書之過
又天南北度數義明於此發敘舒疾可以測知而古人百度則
得數有常梁人刻漏經以佛法九十六刻為古初亦不悟古今
各異制妄造故實也晉書志蓋巴云殷憲弗復以正月朔旦立
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正建丑算則起冬至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云甲寅元冬至起於牛初朔是殷法晉志姜
炭引命歷序云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脩殷之故憲使其數可
傳於後世續漢志云甲寅元於孔子時效蓋孔子見魯歷多失
退修殷憲存其數非以追改二百四十二年之朔望而炭云以

癸巳類稿

卷十

六

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唐一行大衍中氣議亦云哀平
間治甲寅元憲否託之非古也是真不明理之談又詩正義引
五紀說云殷憲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北史李業興傳亦言殷憲
徒有積元是其書本不詳宋書志祖沖之云殷憲日法以九百
四十而乾鑿度言殷憲以八十一為日法若易緯非差則殷憲
必妄按日法九百四十所謂古憲皆四分中得二百三十五乾
鑿度云紀日甲寅積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得一
月是月法與四分不相涉即俱以月法言九百四十亦不違異
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
九十九分為一月是殷憲與乾鑿度正合沖之之言斯為妄矣
周魯二法唐時猶存太平御覽引蓋巴云武王作周憲周公作
魯憲其可知者唐大衍日度讓云甄曜度及魯憲南方有狼弧

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每南斗月令中星沿之逸周書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則算起冬至至孟子云荀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致周法積元也大衍中氣議云殷法中氣後天周法合朔先天魯法又先周四分日之三此自古法之疎春秋正義引釋例云魯法不與春秋符殆後來好事為之非真也不悟左氏於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再著官失又漸修之則法與事不相應又類期則日官周法不類期則日御魯法春秋木行二法不符於魯法愈為真也大衍合朔議云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數魯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先一日者二十二後一日者九其偽可知矣不悟曾子問有祭週日食則接祭牲未殺則廢朝週日食則廢禘從後日送葬週日食不知復時則應變古無推日食法黃初以後始課日食疎密宋書禮志魏正元二年

癸巳類稿

卷十

九

史官荅大將軍云自漢故事日食必當於交甲寅詔書有備食之制無考負之法而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言建巳月日食替奏鼓高夫馳庶人走板木允征謂季秋日食史官不知至用兵誅殺之且引政典有先時不及時者殺無赦於經傳皆不可通大衍乃謂殷周魯三靈俱偽且古法疎日食不當其法之期古人所以有食晦食二日之占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止三十六食必多失載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再比月食不入食限則春秋止三十四食宋衛朴法除莊十八年不入食餘三十五皆云得之則比月食亦入食限知自來算家皆自欺之說也續漢志劉洪上言巳巳顛項秦所施用蔡邕議云漢承秦用顛項元用乙卯漢志張蒼云顛項憲比於六憲疎調中最為敏近則秦及漢初又以立春起算至改顛項作太初起子午自後史志列

後漢書禮志建巳年三月三日食既四月食金終在朔後三日食既月行既不在其味也

之燦然矣史記歷書云昔自在古憲建正作於孟春古憲者謂秦及漢初用顛項虞夏憲索隱云古憲謂黃帝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為正漢志言上元太初謂太初之推算上元非古有憲名上元太初也若漢之太初法不得謂之古憲古憲不可行於後後世之法亦不可以說經蓋術工非經本意也世之善通解者說三代則曰此何承天所不屑言者才述宋齊則又曰此徐光啟所不屑言者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事有沿革貴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循文求義各申厥旨而後進求精審庶亦舉妄破疑義既毀古憲二千年之陋習而空

癸巳類稿

卷十

辛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r detailed text.

九道論

隋書天文志蓋謂云晉侍中劉智曰昔在聖王治憲明時作圖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週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週右行故圖規之以為日行週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為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此作志者竄改之謬也開元占經天體渾宗載舊文云古先聖王觀靈龜造算數準極制渾儀又云昔者聖王作圖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用之以見天象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焉象天體亦極在於中而未規為赤游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為

察已類稿

卷十

三

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定宿度之進退為術乃密至漢順帝時南陽張衡考定進退靈帝時泰山劉洪步月遲疾自此之後天驗愈詳是智意渾天出蓋天渾天中有九道其實三家說天先為晝夜後則周髀周髀之後乃始有九道九道法明始有渾儀渾儀亦曰渾天渾天既立則別出周髀之法曰蓋天紛紛之名由後目之非古有也張衡靈憲止題渾儀不曰渾天蔡邕上天文意先論三家曰周髀不曰蓋天渾蓋之名楊雄桓譚私名之時未承用趙君卿注周髀云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吳陸績王蕃晉劉勰復言渾蓋又所見不遠覽史記有命南正司天即謂渾天始於顛項劉勰問答引黃帝立蓋天二者皆無稽之談渾儀漢始有也書言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天官書謂北斗七星

索隱引文曜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璿璣晉隋志

引文曜鉤云唐堯即位義和立渾儀其言怪謬殆因智言竄改

今無可證也又引考靈曜云觀玉儀之游鄭云以玉為渾儀也

詳釋文璿璣玉衡確是斗極又別有玉儀非璿璣玉衡亦非渾

儀劉昭天文志注引星經亦云璿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

斗九星也太平御覽引大傳云旋璣者北極所旋者微而所動

者大周髀算經亦以斗極璿璣玉衡所指為言知古書說同而

馬鄭說善及大傳謂為考視渾儀見史記五帝本紀天官書集

志徐爰引亦以其時所尚追況名之覽者不察直謂堯時有漢

以後儀器先後錯序矣邊韶云劉歆以經緯推廣九道賈逵云

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誤不知施行二條俱則西漢儀器尚無

九道劉歆但究其義耳東漢施行未久而月行三道之義已出

察已類稿 卷十 三

是九道出於緯為渾天所從生渾天立而九道反廢渾蓋先後

九道進退之說見於簡冊者是非無定要皆虛構之辭不足為

憑者也

四分論

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是天不可言
 度以日行測之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則天周三百
 六十五度而又有小分此不易之理也宋書律曆志祖沖之云
 古之六憲並同四分時正義云古憲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宋史曆志亦云自四分憲及古六憲皆
 以日行一度經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為周天語有淵
 源古人見六憲者傳之黃帝謂憲有四分明也尚書義典云期
 三百又六旬又六日謂第六日即當期聖人語自精審非略舉
 大數易緯稽覽圖云每期三百六十六日每四分亦是期法言
 第六日為四分如易云七日來復也正義序引鄭注卦主六日
 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但六日有餘便是復在七
 日已類稿 卷十 三

日期在六日故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歲運
 六日終而復始尚書言六日以存期法若布算則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晉姜岌云殷憲以四分一為斗分又云四分法
 粗者非殷法獨如此姜岌以甲寅元為殷法迷屬之殷憲易緯
 乾鑿度云憲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為一歲乾元序制
 記云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開元占經引春
 秋元命包云日行一度以立序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
 宋書天文志引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又後漢書王符
 傳注引洛書並云
 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
 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周髀算經云
 三百六十五日謂之經歲餘四分日之一積四年而增一日日
 度皆四分也古無天周歲質之異故古緯日與度互見一條中

四分論

賈逵云續漢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非謂整分蕭吉
 五行大義引考靈曜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蕭得
 見緯可信也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千四百六十一今里之三百四十八太平御覽引考靈曜云天
 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
 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析
 計之亦四分其度分以日名無四分不得度矣斗無餘分者斗
 不當起算度之分古四分或在斗或在箕或在室或在虛考靈
 曜四分所在以顛項夏法則當在室四度下謂之室下分其四
 法則在冬至日所在之後一度曰斗下分晉志王蕃云古緯斗
 下分七百三十三里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強宋志祖沖之云
 六家憲其術斗分多謂古緯六憲為斗分者後人自以其時法
 目之實不然也依賈逵言考靈曜四分即不在斗又六憲之顛
 項夏憲皆起立春得謂六憲皆名斗分乎淮南子天文訓云星
 分度箕十一又四分度之一四分在箕者漢初冬至在斗則四
 分歸斗後箕下是謂箕分也冬至在斗四分亦在斗者如三統
 星紀中為牽牛初則四分在牛初後一度斗二十六下蔡邕推
 太初謂應在斗二十二漢志則四分在斗二十二後一度二十
 一下賈逵云漢志太初冬至日在牽牛初斗二十六度三百
 八十五分是小分在冬至後度下之證沈括夢溪筆談云古以
 斗步歲故衰秒謂之斗分此不知考靈曜斗無餘分及淮南箕
 分之義又見宋人襲虛分而冒斗分之名遂為此不可通之說
 賈逵論憲太初三百八十五分實足補漢志之闕而所謂三百
 八十五分者其數未明檢晉書志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憲云三

統以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始知太初即三
 統法其術多於四分蓋過於六憲也後漢復用六憲法行四分
 元和詔造太史黃道銅儀斗二十四度四分度之一禮漢仍復
 古也然四分古法於小分實強何承天云宋書四分於天出三
 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是也其後乾象法以五百八十九之
 百四十五為斗分晉志黃初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之千二百五十
 為斗分宋書景初以千八百四十三之四百五十五為斗分晉志
 甲子元以二千四百五十一之六百五為斗分王朔之通憲以
 四千八百八十三之千三百五為斗分俱晉志劉智以百五十之
 三十七為斗分戴度法魏正光以六千六十之千四百七十七
 為斗分甲子元以萬六千八百六十之四千一百一十七為斗
 分俱魏志齊天保以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之五千七百八十七為
 斗分齊志

癸巳類稿 卷一
 斗分甲寅元以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之五千四百六十一為
 斗分周天和以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之五千七百三十一為斗
 分丙寅元以萬二千九百九十二之三十一百六十七為斗分
 隋張胄元以四萬八千九百之萬八千八百八十六為斗分俱隋志
 傅仁均以周天分三百四十五萬五千元作六千今以一度九
 八百四十五半之千四百八十五半為斗分案此法最誤應云
 七十一始成文理麟德黃道斗二十四度三百二十八其度千
 十也二皆唐志背就四分增減在室者宋元嘉法以三百四之七十
 五為室分宋書何承天論渾天象小分割三百四之七十五唐
 開元用室分者元嘉以雨水言也在虛者大明法以周分千四
 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之萬四百四十九為虛分宋書
 時冬至在斗大明欲七曜起虛以為正位故置小分於虛室分

虛分義皆別也大衍中氣議唐志云古術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
 象至元嘉二千四百六十以上元始大明至麟德二千四百二
 十九以上其言皆以萬分御之而其說實不體一行多欺人之
 談大臣難以佞佛不究校也唐志歷本議唐志云歲分日策實天周曰
 乾實依其本法推之歲實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三乾實百一
 萬三百七十九太以三千四十為通法四分得七百六十歲實
 不足十七乾實麻十九合之得虛分七百七十九太因得歲差
 三十六大此乃減歲實益天周以漢魏法範之實以三千四十
 之七百四十三為虛分也其後五紀正元宣明崇元周欽天宋
 應天乾元儀天小分俱在虛日虛分以上本唐崇元天法周分三
 百八十六萬八千六十五秒二斗分千九百五十八明天法歲
 周千四百二十四萬四千五百以元法乘三百六十五得斗分
 三百五十此二術小分俱在虛宋志其沿用虛分算仍起冬至蓋
 術士不明天體雖祖沖之之意亦不能解而號為斗分徒見晉
 宋人稱六憲為斗分從而效之不深思六憲故無斗分之名又
 不視其源儀分放在虛而造為以斗步歲之談信明理者少也
 其後則名為約分宋志又小分不在斗箕室虛者分於各宿宋
 天文志所載景祐法始也律歷志以為皇祐元史表又謂之宋
 崇寧元授時法復用古四分授時歷元志云黃道度三百六十
 五度百分度之二十五是也一度為萬分則四分歲周二千
 四百二十五天周二千五百七十五以御古今強弱而知天行
 其分則散於各宿明大統法同本明志計自西漢增四分東漢行
 四分乾象又減之大率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
 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

癸巳類稿 卷一
 美

寸二分弱本曆志開元占經興春秋緯數小異王蕃之言時所

承用自後或增或減鄭注乾鑿度云置一歲積日為實其法必

通分乃成從時而見故言者無常也周髀算經云萬七千八百

六十分度之四千四百六十五又云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

十五則正四分也續漢志云在天成度在憲成日凡三百六十

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則減四分也是古人命度未有無

不無不依日而散分於各宿者開元占經所載九執法言天三

度法三百六十此則譌誤九執但取易於布算分天為十二相

相作三十分與自古言日度無涉而譯者取以當度惑亂名實

明時用回回法亦難其失曰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

十秒夫無日不可謂度彼自置三百六十算耳謂之為度者中

國職工究証之意大星亞又為回回法所賣而不能改也舊撰

癸巳類稿 卷十 五

宋徽小分唐以度羅整分為不知天日因執西說天分三百六

十度又分三百六十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歲過三百六十分度之五十一無歲實天周以古法觀之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又三百五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萬五千一

百六十九分度之八十五萬九千三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一

十五為筭分詳鳳祥廣實三百六十五日二西法小餘二四二

一八七五今測定二四二三四四二亦減四分而深詳之以

有三百六十度在於官書不敢自陳則甚矣西洋之為九執回

回所愚也

書開元占經九執法後

占經載九執法及見三本合之猶是完書唐書志云九執以開

元二年二月朔起算此書實用明慶二年丁巳二月一日志蓋

誤也算法當合天下知識古今考驗異域書自不當棄之唐明

皇帝使覆疊悉達譯九執因其人用之誠是獨怪則天使覆疊

羅作尤宅憲後卒不行明皇復使僧一行作大衍憲其時羅疊

誤以明憲稱在局妄生議論又必使悉達領太史監事非惟士

大夫貽誚抑亦奪佛教清寂不與人事之理姚秦譯佛垂般涅

槃略說教誡經云持淨戒者不得占家吉凶仰觀星宿推步盈

虛憲數計算不得參與世事結好費人而悉達一行皆不能用

大衍采九執則明著之大衍五星議云天竺憲以九執之情皆

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趨之行疾舍之行遲是也開元二

癸巳類稿 卷十 五

十一年一行歿羅疊誤陳元景挾宿憤奏大衍寫九執其術未

盡詔校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九執僅得一二此僧徒頃如

展謬同類相傾之明效然九執之術頗傳於民間五代史司天

考云初唐建中時術士曹士蔣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

雨水為歲首號曰七曜符天憲世謂之小憲止行於民間焦竑

經籍志有曹公小憲一卷云李思謙重注本天竺憲法今檢九

執法云白博又二月春分朔於是曜羅或作斐以起算小憲但

遲三年用雨水起掩其迹耳九執不用積年小憲因之馬重績

謂元憲郭守敬授時憲明大統憲及西法皆依之中土以次相

嬗西法接九執也因學紀聞云七曜符天憲一名合元萬分憲

傳至開元其法最行檢九執術注云羅羅或譯為風或譯為食

神河圖言暗虛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亦謂此怪靈也舊五

代史歷志王朴表上欽天憲云臣檢討先代圖籍古今書史皆無食神首尾之文此自胡僧之妖說也今法四餘則羅帳計都紫氣月孛晁公武讀書志云秤星經不知其術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初中交食之會可以意求惟氣李無稽而術家獨以為效且曰土木於五星之行最遲而為吉以最近久故有餘氣然實無此四宿也而佛大集經又獨以遲荷與日月五星為八宿又截日分配七政素問天元大紀論王冰注云七曜謂日月五星今外蕃多以此法為舉動吉凶之驗也唐志歷算有都利律斯經二卷云貞元時都利人李彌乾所將至其術以推十一星而知人吉凶貴賤又有文殊所說宿曜經一卷檢釋藏優字兩則乾元二年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卷其宿曜經序七曜直品第四云一日

冬巳類傳 卷十 完

一易七日一周又二十七宿所為吉凶歷名三九秘要起畢彰女獨不用牛宿又云上古白博又二月春分朔於時應繼妻以為歲元即九執法皆文殊所說佛國用者隋譯起世經有白月黑月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有房宿日五百比邱因緣品有昴宿日迦葉三兄弟品有鬼宿日異宿日法皆相證唐李浩刊讀非笑其術云賈相國撰日月五星行歷一日直一星則是唐堯聖歷甘石星經皆無憑準何所取則其論甚正而曹氏七曜賈相行歷營食祿祥意各有主調元憲求便民兼以授時王朴作欽天法則盡刪之朴亦剛矣哉唐時異說最多唐人作隋志所見者有婆羅門抄仙人所說天文經二十一卷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歷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又有此五通仙人九執法何讓乎

則天明皇以霜委之釋氏也繼此則羅賓國開元七年遣使來朝進天文經一夾見舊唐書西戎傳吐火羅國開元七年表進解天文人大慕閣謂智慧幽深問無不知見冊府元龜元則有西域札馬魯丁萬年法明時重譯默納特國王馬哈麻問佛法又納意大里亞人九執自書士為馬重續後明志謂正德十三年博士朱裕請令本監官生推驗西域九執法其名復著意大里亞人至中國中國姦徒助以九執大統回回三法雜合一書後乃漸習古說稍易其名曰西法其所謂中法者則是大統法大統本授時又雜以回回尤多外國之說或乃持之以與所謂西法者爭明時九執法其官書正歷歷術皆無之天文觀占類有開元占經百一十卷當時請推驗亦檢占經明矣九執之法在唐宋明之迹如此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胡詠言朱文

冬巳類傳 卷十 完

公說二十八宿紀度數如星地言至某州郡若干里借以為限節高麗國有九執歷正如此則宋時朱子得見九執單行本檢九執非特不推積元及羅睺之名其算以九字十則進位天度不收沒日度分三百六十存符律管更無奇刻分以整置算起春分皆西法也嘉慶丁卯二月朔

太一天一太一乘斗論

易緯乾鑿度云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息也陰變八之六消也合於十五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數見緯書者惟此實則止明循環反復皆十五太一下行與易爻消息之說無涉太一者史記天官書云中官天樞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封禪書素靈引樂緯叶微圖云天官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宗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天官書云陰德三星或曰天一謂陰德亦名天一非天一正名也鄭用天官及緯義注乾鑿度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閒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名焉是兩天一即太一一是陰德三星別名又有十二神天一太一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天樞天一坐也即天官

卷十

三

書太一常居周禮疏引鄭注爾雅云天皇大帝曜魄實又曰昊天上帝又曰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是太一即昊天上帝書正義引五經異義賈逵說六宗云北辰星宗也星無下行法故鄭云北辰神名是為十精太一在紫宮內即天一也鄭乾鑿度注云星經天一太一主氣之神封禪書素靈引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微宮門外主承事天皇大帝開元占經引石氏云天一一星在紫微宮外太一一星在紫微外天一南辨正論三教治道篇引古來先儒云天皇大帝紫微尊神一名曜魄實即中央天謂之北極在句陳內為天之主辰星所尊左有太一神右有太一神為左右將如左右丞相主承事天皇降書天文志李淳風王應通政經三垣第三皆從之是為十二神天一太一二星名也蕭吉五行大義引鄭則云居其所曰太帝行

八卦五行之閒曰太一或曰天一遊息為名而論之云十二神

之天一太一並紫微宮外天一太一非紫微宮內北辰大帝鄭元謬矣則蕭偏見十二神不推尊意者也今求古法單言天一太一者紫微宮內北辰大帝實一神十精太一也對言天一太一者紫微宮外天一太一為二神十二神天一太一也天一太一及天一與太一下行九宮者謂北極乘斗辨正論氣為道本篇引乾鑿度今本無之當是鄭注逸文云昔堯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氏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撻造甲子容成次憲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是九宮方名由斗極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北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別陰陽建於四時均立五行移應節度定諸紀綱太一之事也黃帝金匱玉衡經緯云天一貴神位在中宮據璇機把玉衡統御四方抵撥陰陽

卷十

三

手據璇機位正魁開元占經引春秋元命包云斗為帝令出號布政授度四方然則斗為帝車者太一車也古今緯言帝者皆是北辰太一史記錄黃帝占以厭所君知有太一之事語後世蓋天學經緯俱荒讀天官者不知帝是何帝開元占經引春秋緯云大帝紫宮中不言不動搖以斗運度推精使五帝脩名號周禮疏引文曜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下一明者太一之光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易緯辨終備云孔子表皇參持曰天以斗視日發明所謂天者太一也以斗視者太一行九宮也淮南天文訓云紫宮者太一之居也執斗而左旋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部署眾神於搖光者言十精太一乘斗也舊唐書禮儀志云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閒則十二神天一太一乘斗文選詩注引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七

在衆微中是古言斗極開元占經引韓揚云天一星名曰北斗
 主是斗爲天一車義古又兼言斗能者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
 三台者一名天柱太一之舍道也舍文嘉云三台爲天階北極
 躡以上下三台爲舍道故是類謀言斗能緯義也白虎通引
 元命包云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一不與化此就居其位言之舊
 唐書禮儀志云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案鄭元說天一掌八氣
 九精之政以佐天極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此以
 其下行言之推鄭意二者皆是十精太一而云以佐天極以輔
 人極則是十二神天一太一其誤自五行大義以使十六神之
 太一爲天帝之臣引甘公星經云天一太一主承神有兩星在
 紫微宮門外而以紫微內天一卽太一者分注之致鄭注錯出
 與史緯星文九宮古法俱悖其最易明者十二神太一不能領
 十六神蕭曾不思而會昌奏案因蕭之謬古法遂不明於世武
 經總要有十精太一之法而持論襲謬乃云太一天帝之神其
 星在天一之南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則又爲隋唐人所惑不
 悟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正十精太一之事安得云其星在天
 一南以離之天一坎之太一說北辰也鄭注乾鑿度不行云天
 一之行猶天子巡狩方岳人君亦從而巡省每卒則復此言十
 六神從太一言天一者本是一神與居其所曰太一互明也又
 云太一行八卦之宮每四季乃遷於中宮此十精太一也五行
 大義引九宮經云天一之行始於離宮太一之行始於坎宮合
 十二神逆行九宮十二位從少之多則十二神法九宮經言從
 少之多鄭言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
 以太一下行九宮自坎宮始皆就陽遞言之鄭云遷於中央則

癸巳類稿 卷十

三

武經總要存其式璫者留於四維不入五宮也

癸巳類稿

卷十

三

九宮應九星考

斗有七星九星兼言之者易緯是類謀云七九通符變動七九
 斗衡謀春秋運斗樞云太平御覽引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從斗樞
 璇衡之分運七政之紀九星之法是也此外測候者用斗星下
 推者用九星星經云續漢志注玉衡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
 二主益三主冀四主荆五主充六主揚七主豫八主幽九主并
 楚辭九辨序云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對向九款遠逝云訊九魁
 即魁與六神又云斗為我折衷兮太一為余聽之王逸注云
 九魁北斗九星也黃帝九宮經云五行大義引一為幽州二為荊州
 三為青州四為徐州五為豫州六為雍州七為梁州八為兗州
 九為揚州又云一主恒山二主三江三主泰山四主淮五主嵩
 高六主河七主華山八主沛九主霍山是斗九星分應九州謂
 癸巳類稿卷十

之九宮者以地之方位定五行所以謂之宮者大戴禮云二
 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明堂之次後漢劉瑜傳云古天子娶九
 女河圖授嗣正在九房正以此九者為天子法太一所居之宮
 盡斗為天極為帝車九宮之占太一神樓於斗非下行至地也
 五行大義云遷甲九神者天蓬在坎木神在斗居破軍星天內
 在坤水神在斗居破軍星天機在震金神在斗居破軍星天輔
 在巽土神在斗居武曲星天禽在坤火神在斗居廉貞星天心
 在乾木神在斗居文曲星天柱在兌水神在斗居祿存星天任
 在艮金神在斗居巨門星天英在離土神在斗居貪狼星素問
 經引洛書則北斗第一星曰破軍第七曰貪狼五行大義引九
 黃帝斗圖則一日貪狼七曰破軍此用黃帝說或洛書逆數九
 宮例神一則星九神二則星八此天蓬天內天衡同居破軍則
 第八第九二陰星在第七破軍下故同其名素問天元紀大論

引太始天元冊文云九星懸朗王冰注云九星則天蓬天內天
 衡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中古道微稍衰標星藏曜故
 星之見者七焉太古之時斗之九星皆見聖人始著之典冊天
 元玉冊云劉涓子素問天蓬一木正之宮也天內二土神之應
 宮也天衡三木正之宮也天輔四木神之應宮也天禽五土正
 之宮也天心六金神之應宮也天柱七金正之宮也天任八土
 元作大隸白虎通云水大南北正故一為改之神之應宮也天英九火正之宮也是即
 九宮耳星或作梁星高也唐楊益相宅求九星名雜以左輔右
 弼晉孔晃不知斗九星注周書小開武解云九星者四方五星
 案小開武解言維天九星維地九州維人四輔成開解云天有
 九列地有九州人有四佐九星九列即九天應北斗九星之列
 若四方五星則經緯異不分應九列文選宣德皇后令云不改
 癸巳類稿卷十

參辰而九星仰止注云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且曰
 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此所謂九星九光乃小開武
 之九紀不得以為九星九列之義九星應九天者五行大義云
 九天亦屬北斗九星之數故下對九州災天數九屬斗第一樞
 星應離宮對揚州變天數八屬斗第二璇星應艮宮對兗州吳
 天數七屬斗第三璣星應兌宮對梁州南天數六屬斗第四權
 星應乾宮對雍州鈞天數五屬斗第五衡星應中宮對豫州陽
 天數四屬斗第六開陽星應巽宮對徐州蒼天數三屬斗第七
 瑤光星應震宮對青州朱天數二屬斗第八星應坤宮對荆州
 元天數一屬斗第九星應坎宮對冀州屬斗第九二星陰
 而不見以其對陰宮也知九星應九宮又知太一所遊息出入
 則太一遷甲九宮之式以斗定之武經總要云凡九宮之法天

有九星以鎮九宮地有九州以應九土其式託以靈龜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而寄於坤二是也然而九星之爲斗則其義若明若昧古法且在而闕意眇旨無復申理之者矣

癸巳類稿

卷十

七

九宮紀年論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五運氣行主歲之紀甲子甲午乙丑乙未災七宮以次三宮五宮一宮九宮二歲一移此即九宮災書五移而周以九宮前年有一歲二歲三歲者其三歲一移中又有四十五年五三十六年大三十二年君之異南齊書高帝紀云按太一九宮占漢高五年太一在四宮晉元興二年三年太一在七宮宋元嘉元年太一在六宮七年太一在八宮十八年太一在二宮十九年太一在三宮五推補始元年二宮二年三宮元徽二年六宮四年及昇明元年太一在七宮此即三年一移不入中五二十四年一周也太一金鏡式經云自太公張良以下至李淳風別起太一新歷又云太一十神五福君棋大遊小遊天一地一四神臣棋民棋直符皆天之尊神行五宮五移而周宋志亦同夢溪筆談小遊作太一四神作十神直符作九氣三年一移又云棋應作基案其式君棋臣棋民棋行十二次天一行十二宮或行八卦或行十六神不得總云行五宮五移而周地五移而周者惟五福太一唐國史補云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劉開造五福樓使符載爲文紀之宋志及容齋三筆云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人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爲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爲祥竊詳五福太一雍熙甲申入巽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蘇村游官紀開引王混太一肘後備檢云雍熙間爲春官正石棟燕語云甲申入巽宮應蘇州建天聖巳巳入宮以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焉

癸巳類稿

卷十

七

坤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望詳稽故事崇建宮宇昭虔地
 於紫微觀東為中太一宮此則四十五年一移太一淘金歌云
 乾艮與坤中五匿是也其一歲一移者玉海有景祐三式太一
 福應集要御製序云始紀於上元三年十二年之考治其法俱
 依年次之唐會要云會昌元年檢校尚書左僕射王起及國子
 監博士盧執等奏言九宮貴神位列星坐按黃帝九宮經及蕭
 吉五行大義舊唐書禮儀志作天逢星太一坎水白天内星攝
 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
 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
 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一離火紫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
 於極又舊唐禮儀志云祭九宮之神遣司天監官一員隨每年
 黃神飛棋之方以定祭位自乾元以後不易位其依次占式則
 癸巳類稿 卷十 无

如故也宋吳自牧夢梁曰九宮貴神北太一西南攝提正東軒
 轅東南招搖中央天符西北青龍正西咸池東北太陰正南天
 一之版位也宋禮志云自天聖己巳入歷太一在一宮歲進一
 位飛棋遊行周而復始歷志云嘉泰元年臣僚言歷首載九頁
 之名其末又出九曜吉凶之法則壬遷應一年一移宋以前法
 也五行大義云九宮十二神者天一太一天符攝提軒轅招搖
 青龍咸池太陰行於九宮一歲一移別一青龍行十二辰即太
 歲之名別一太陰行十二辰三歲一徙即太歲之陰神其害氣
 右行四孟一歲一移合為十二神以天一太一為用太陰右行
 歲一移行 是年九宮也又月九宮日九宮時九宮按太一式月
 四仲也 以天止始太一三月移一宮行八卦二十四月而周天目一月
 一移行十六神留陰德太武十八月而周時計同於逐甲隨書

師孝忠傳云著述甲月令十卷則一月一移法抱朴子登陟篇
 云天內日天內時天禽日天禽時是皆逐甲法淮南子天文訓
 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釋天云
 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以古術校之是九宮十二神故古人記
 歲或曰青龍或曰攝提續漢書律歷志云攝提移次青龍遷辰
 謂之歲言歲星移次歲陰遷辰法本逐甲其青龍天一太陰並
 是九宮一歲一徙之神淮南謂之天神廣雅以為太歲古人以
 九宮紀年之證明史歷志云每歲上壬遷應今欽天監民用時
 憲書有年九宮月九宮及古九宮神名其始末不可不知後漢
 書方術傳云神經怪牒玉策金龜圖扁於明璽之府封縻于瓊
 臺之上靡得而窺爰就僞書證之云爾

癸巳類稿 卷十 无

書武經總要後

遁甲者甲為斗極乙為南極丙為月丁為日丁丙乙為三奇甲子戊甲戌巳甲申庚甲午辛甲辰壬甲寅癸為六儀儀為直符直符之門為直使此渾天以後捷法附益古人之說後漢書方術傳序注云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則唐以前書靈寶七籤黃帝本紀注云龍圖文通其甲故曰遁甲趙彥衛靈寶漫抄云甲不可遁鄰固碑送遁讓遁為循借知遁甲當作循甲言循環推數則宋以後義今術士所知者大致出太白陰經陰經唐李筌於軍中撰者不能鴻博其法在第九卷今官書又關明初人寫本有之嘗覽隋蕭吉五行大義所引太一神名今人皆不知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云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生門休門五將者天目文昌

卷十

等宋人煙波釣叟歌云十精為使天目為容地目為主則遁甲必通太一太白陰經亦云陰陽二遁凡八十局日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而徧尋其文亦無五將及天目文昌之法惟王希明太一金鏡式經邱潛太一淘金歌及武經總要有之又得一九躔宮之理吳志趙達傳言達治九宮一算之術云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疑即躔宮法武經宋帝命司天監楊惟德等參考舊說成之宜開括古今義旨也五將者大將客大將小將客小將參將其天目文昌則起四維行十六神陽一局起中武德二局至酉太族乾陰德坤太武則留如第四局在陰德五局亦陰德六局至亥太義十七局在太武十八局亦太武十九局至武德陰一局起寅呂申至二局則卯高數巽太吳良和德則留如陽式也太一則陽七十二局自一宮

空

起至三宮三局一移陰七十二局自九宮起至八宮亦三局移一宮俱不至五宮一載二午三辰四卯六酉七坤八子九巽太一在八三四九為陽二七六一為陰天目在正官為陽開神為陰太一天目在陽算得偶為和在陰算得奇為和天目掩迫太一則凶天目又與年計月計日計時計為五將俱行十六神所以占五人將之吉凶故亦日五將太一淘金歌云太一入宮不入五二十四年始周覽天目順行十六神一年一從無滯塞其法相錯綜太一即小遊亦日監將蓋統五將者天目即文昌其星在斗魁前主將之首也地日者天目計神所臨之下謂之地目在地為陰客將首也亦日始擊元史張康傳云至元十八年癸壬午太一理良宮主大將客參將因直符治事正屬燕分十九年果盜起京師又言二十三年丙戌太一無算遂罷征日本

卷十

空

是也計神又錯綜逆行十二辰其法如此知釣叟歌主客名誤此式所言太一皆非十二神太一可佐鄭注乾鑿度之說嘗歎術數之學專家無通人通人不專家淘金歌吾邑前輩所作欲為校之而行路無休息為牽連記於此此書言八門算法繁而無用今更不錄而後之術者僅傳八門蓋十神太一大理物博術士自刪之嘉慶丁卯四月

書煙波釣叟歌後

煙波釣叟歌蓋宋人作其言一本太白陰經陰經不易得能者編此示俗人其法在陰經第九卷亦有廣采至十卷六壬法者歌言天三門地三門地四戶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戌分射天之氣經於心尾已分所謂戌已分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王水注云運甲經日六戌為天門六已為地戶又案趙蕤備門經濟長短經云太公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者一句復從自注云青龍亦為九天其法以旬首為青龍木九天也乙為逢星木直符也丙為明堂丁用金太陰也戌為天門已為地戶土六合也庚天獄金白虎也辛天庭用火騰蛇也壬天牢水元武也癸天蘇水九地也此實古道家言抱朴子登降篇云甲為青龍乙為逢星丙為明堂丁為陰中

癸巳類稿

卷一

星

已為地戶癸為天藏陰經亦云六戌為天門六已為地戶此歌地三門之六合即是已分注乃采六壬法由不知運甲法又後漢書皇甫嵩傳注引元女三宮戰法云九天之上六甲子九地之下六癸酉檢陰經云直符後一宮為九天後二宮為九地又云九天之神在六甲九地之神在六癸文在兩條乘實一貫歌止舉後一後二要必以乙直符定之注者不知也後漢下忌自言能役六丁為六甲丁神此引神名丁卯文伯丁丑文孫丁亥文公丁酉文通丁未文卿丁巳巨卿武種總要則云丁卯孔林旋兒人丁丑盛盛人丁亥人丁酉費陽明雅人丁未王屈奇羊人丁巳許咸池蛇人此即陰中其方利其事速也歌云三為生氣五為死氣在三兮其衰在五能識遊三避五時造化真機須記取茲抱朴子畢微云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觀年所

在宮常就三避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蓋以飛

基法求之天衝方為生天禽之位為死也歌云十精為使用為貴起宮天一用無疑天目為客地為主六甲推來無差理則太白陰經亦無之注云葛洪謂於五土歸於九一之謂十陽運自一至九陰運自九至一皆十數又云卯為天目酉為地耳此則術士若於不知以九宮言天一在離則太一在坎此步天歌云天一太一守門戶也以十精言天一即太一此天官書云北極太一之常居也十精太一天目之式在太一金鏡式經及武經總要天目行申酉戌乾亥子丑辰寅卯辰巽巳午未坤十六位非六壬式卯為天目也十精則天皇帝符天時太尊飛鳥五行八風五風三風及太一九法以用法除之或行十六神或行九宮太一即天一三年一移其三九法亦別五行大藏云運甲

癸巳類稿

卷十

四

以冬夏二至後甲巳之日夜半時為甲子則九宮太一也又云太一以初元甲子六十年為一紀三百六十年一則則紀年之法又云九宮別以巳亥為元首分為五元初巳亥六十年天元次六十年地元次人元次河元次海元亦紀年所用十精太一又以一時當一年則三局移一宮古式言太一六壬運甲九宮其式行異而如五星相值今十精法不用蓋術士之不知此也久矣嘉慶辛酉十月

六壬古式考

六壬之起遠藏謂自黃帝名六壬者神機制勝太白陰經云元
 女式者一名六壬式元女所造主北方萬物之始因六甲之壬
 故曰六壬武經總要云六壬之說大衍數謂天一生水始於北
 方許慎說文音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成六壬
 也是唐宋人有二說祝泌六壬大占云周官若蕤氏方書即王
 盤今案王盤無二十八數祝說蓋迂曲王術主北方陰白虎通
 云亥者陰之始又亥位為易之乾為蓋天之天門壬寄於亥名
 六壬宜也其法以日在加時所臨之方為斷黃帝金匱第七經
 云天地復曰吟諸神若歸其家太白陰經云諸神自臨曰伏吟
 其云神者五行大義引元女式經云六壬所使十二神神后大
 吉功曹太衝天剛太一勝先小吉傳送從魁河魁微明則今所
 云十二將如神后則當為女虛危微明則當為室壁左傳云元
 楊虛中也宋祖冲之作大明憲亦欲七曜起虛為冬至正位淮
 南子天文訓亦言四仲三宿四鈞二宿所謂四三十二八二十
 六分二十八宿為十二次元枵及三仲皆當有中虛星當位正
 北始合五行可與地之十二方位相比論隋昭十年左傳禪讓
 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四七也黃帝龍首經云將四七使
 三光黃帝金匱玉衡經云四七布列首羅八方然則六壬之術
 星於五行各有定屬祖冲之論憲謂軫自漢屬辰此不可以言
 六壬六壬十二神名解者謂依時令亦實不然黃帝龍首經午
 為勝先戌為魁作天魁者四術作河魁者亦四術黃帝金匱五
 術經午為勝先戌為河魁五行大義元女式經午為勝先亥為
 微明黃帝授三子元女經午為勝先戌為魁亥為微明論術難

癸巳類稿 卷十

聖

此說與天官宗廟千夜中復式而
 魁仰天而視月先觀身所宿定其術
 言其術者以經次星為考其法
 也

六壬古式考

最篇亦有登明從魁太白陰經則午為勝先戌為河魁亥為登
 明其論通甲又午為勝先亥為微明宋史律曆志午為勝先戌
 為河魁亥為登明武經總要午為勝先其引曾門經作神光又
 大將軍三年一移亦曰神光吳越春秋作勝先河魁登明文種
 又言龍蟠之行後入太一前稱神光五變中黃經成作天魁許
 洞虎鈴經則作勝光河魁登明據夢溪筆談亥曰登明注云登
 仁宗嫌名則宋初本當作微明今據古術惟太白陰經尚存微
 字而論術吳越春秋已作登五行大義引元女式經云微明者
 主亥水神水體內明不見於外微其陽氣至子方明筆談云登
 明者三陽始光於地上又引舊解登明云正月陽氣始建呼召
 萬物就時令言與元女異不論五行其義蓋不足道元女式經
 云河魁者主戌土神河當首也當斗魁首也筆談云天魁者斗
 魁第一星也第一星抵於戌故曰天魁皆於仲春義無取唐人
 詩有二月河魁將三千大一軍則其時不作天魁其以將名河
 魁亦僅見也元女式經云勝先主午火神勝先者陽氣大盛陰
 氣始動惟陽在先故勝也筆談古今二說皆作勝先然勝光有
 神光為助又太白陰經十卷足本明人寫者後脫所謂國初許
 先生傳此書佐太祖定天下者其中微明字皆旁改為微意其
 所傳本作微而其所據校者為最真本沈括亦未及見也編覽
 其異足證神名不以時節起義十二神名既選改義又參差以
 河魁從魁太一天剛太衝之名推之知十二神由星得名不以
 節氣中氣得名十二神之限當以日躔歸之古位次到室則名
 登明亥交奎則名河魁戌也十二次法自漢已亂之漢志所謂
 至其初節氣至其中中氣已非古分次之法後人法以中氣始

癸巳類稿 卷十

聖

至次初六壬換將依之說始武經總要夢溪筆談所以彌達處
 差元時上高神晉銀河神法猶以節氣換將則泥古而不通也
 爾達歲差而以中氣換將者不泥古而亦不通也何者定歲差
 則二月亦有日在張者以河魁名之是汨陳五行也六合者寅
 與亥合以中氣換將則立春後之十五日寅與子合一盤之中
 其法錯出又星次名義相悖不可行遠凡術當順天以求合不
 可為法以改天古人制法適與其時天行合韻黃帝術正月即
 以登明加時顛項法立春日在天廟五度泰以營室立春則立
 春即當亥將漢書五行志建平二年四月乙卯朔辰上有大彗
 如鐘鳴李壽對曰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是也而吳越春秋夫差
 內傳辛亥占七月勝先加時句踐入臣外傳甲戌占三月河魁
 加時又其言皆夏正疑者書者意異或揚方皇甫遵徐天佑等

癸巳類稿

卷十

聖

所改其時時五行大義所謂十二將者今謂之十二神漢志云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則古所謂神今所謂將也辨王論歷代
 相承篇云葉曹氏太一式經黃帝神女上以神將立號下以日
 辰為名宿合之辰以為月神月建之氣以為辰名所謂月神者
 今之將所謂上以神將者乃今之神五行大義云六壬式十二
 將天一為土將前騰蛇火將前二朱雀火將前三六合木將前
 四句陳土將前五青龍木將後一天后水將後二太陰金將後
 三元武水將後四太常土將後五白虎金將後六天空土將黃
 帝授三子元女經云天一所在甲戌庚且大吉夕小吉乙巳書
 神后夜傳送丙丁且登明暮從魁六辛盡勝先夜功曹壬癸書
 太一夜太術五行大義元女式經惟聖明黃帝龍首經黃帝金
 匱玉術經太白陰經武經總要其法皆同晉書載洋傳十月丁

亥夜半時得賊問占曰功曹為賊神加子從魁為貴人加丁是
 丁日貴人夜治酉合甲日貴人夜治丑也而龍首經二十三術
 巳未日加辰加酉二占貴在子四十三術乙卯日加戌占貴在
 子七十術庚寅日加寅占貴在丑則且治夕治與前後術不合
 或後人附益吳越春秋同元女經其七月辛亥時加卯白虎在
 丑臨戌太常在寅臨亥則天一在午且治也十二月戊寅時加
 卯騰蛇在寅臨戌青龍在午臨酉則天一在丑用夕治以其時
 星尚未沒太白陰經云凡星沒為且星出為暮是也吳越春秋
 二月甲戌日加雞鳴占青龍臨酉云在玉門第九則河魁加丑
 天一在丑臨辰雞鳴不得用且治或以子至巳為陽午至亥為
 陰此來以後說天一言且夕蓋夜治不開以陰陽治青龍臨酉
 定是誤也

癸巳類稿

卷十

聖

六上書跋

道藏三至寶六為黃帝龍首經二卷黃帝金匱玉衡經一卷
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一卷抱朴子極言篇云榮龍首記顏氏家
訓雜藝篇云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明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
輪五變玉歷十許種書其書古雅也其在目錄者陶書經籍志
五行類有黃帝龍首經二卷元女式經要法一卷通志藝文略
有金匱經三卷焦竑國史經籍內有六壬龍首經一卷檢釋藏
笑道論云黃帝金匱何以不在道書之列乎知其書周齊廣行
辨正論出道偽謬篇云元都觀經目六千三百六十三卷觀中
見有本二千四十卷中諸子論八百八十四卷黃帝龍首經一
部五卷元女皇人等讀宋人陸靜修所上目經書彙方符圖一
千二百二十八卷並無前色乃妄添八百八十四卷釋氏之說

祭禮類稿 卷十

覽

大率嗔妒忿戾停其師法然幸有其言合之顏氏家訓及隋志
知此數種是古書久行於世齊梁特續收入道藏者今覽龍首
經有吏家長者客諸侯二千石令長丞尉金匱玉衡經有縣官
贊堦授三子元女經有喚人白獸知是遂古相傳秦漢間始著
筆札廿石星經靈樞素問之流比又自唐人校寫至今未改
可寶貴矣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轉位十二神羨門式法羨門
式三書六十五卷今不傳其說當在此數書中又六壬式法雜
見吳越春秋越絕書俱東漢人作其語必有所受藝文志陰陽
家有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別錄云傳天下忠臣而入陸陽家其
中益有若封時太史夫差時子胥公孫聖等占驗術又禮記曰
令春行夏令秋令冬令之占及耕儻典禮均依六壬月將法求
日辰星度之應是秦漢相傳古法今六三亦有所謂大全合讀

者不知此術所自起五變中黃經注云賈鑑金華集三百八十
六卷榮河縣后土宮中有全本河中府龍門縣有不全本未悉
其書思之輒西笑也丙寅十二月望

祭禮類稿 卷十

三

百里奚事異同論

百里奚之自賣也以爲賈於養生者孟子萬章云百里奚自於秦養生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說苑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使將鹽車之秦善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史記商君列傳云自賣於秦客是也謂卽賣於秦穆公者韓詩外傳云百里奚自賣五羊皮爲秦伯牧牛管子小問篇云百里奚秦之飯牛者也韓非子說難云百里奚爲虜以干上也難一云爲虜於穆公不辭卑辱難二云自以爲虜於穆公虜所辱也蒙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虜卽是奴鹽鐵論御史云百里奚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是韓非之餘論謂賈於公孫枝者呂氏春秋慎人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虜而虜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

突已類稿

卷十一

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穆公則賈于秦客賈于穆公賈于公孫枝有三說也謂係奴者史記孔子世家云起糶糶之中與語三日呂氏春秋慎人篇云百里奚處古虜轉知度篇云百里奚秦虜王之船曠也任僕虜鬻冠子世兵篇云百里奚官奴或爲晉所虜保或在秦又自陷於刑科說苑尊賢篇云親舉五教大夫於保釋之中又文選漢連珠注引韓詩外傳有息云奚刑刑臣之罪也則奚于秦以罪爲奴周官司馬注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晏子春秋雜上云越石父爲人臣僕史記晏子列傳云在糶糶中是也其賈也秦策云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賈以五羊之皮韓非子難言云百里奚道乞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送於齊自賈五羊之皮爲一鞭之車入秦淮南子修務訓云百里奚轉賣說苑雜言篇云自賈取五羊皮尊賢篇云導之於路傳賈五羊之皮漢

張

百里奚自賣五羊皮傳賈。

突二類稿

卷十一

書王發傳云百里奚爲自賣王逸九思云百貿易今傳賣北堂書鈔引風俗通云奚妻歐曰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羊皮依雜言則自賈取五羊皮以西入秦依尊賢則爲人略賈依修務訓注轉行自賈則以智自脫轉賣秦客入秦依風俗通則奚好羊皮事專於之莊子庚桑楚篇釋文云百里奚好秦而拘於宛故秦穆公以五羖皮贖之於楚或曰奚好五色羊裘故穆公因其好也此莊子所謂籠百里奚者韓詩及九思亦言奚販羊裘也秦策云奚虞之乞人史記鄒陽傳云百里奚乞食於道路注應劭云關穆公賈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孟子云百里奚舉於市注云奚之秦隱於都市都市國販盡之所亦乞食所也其飯牛也莊子田子方云百里奚爲霖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說苑臣術篇云穆公觀鹽見其牛肥問之藝文類聚張

增篇云儲言禽息碎首當是扑頭韓非子說林上則云公孫友
自別而尊百里說苑臣術篇云公孫支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奚
焉上卿以制之支為次卿以佐之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公孫枝
得而說之知友即支枝所為百里視非奚也奚實賢者後人
舊傳說之增加事蹟不能強同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奚嘗游困
於齊而乞食秦叔收之奚欲事齊君無知秦叔止之脫齊難遂
之周周王子賁好牛奚以養牛中積積欲用奚秦叔又止奚及
于秦虞君不用秦叔言為晉所執以廢秦穆姬又亡秦走宛楚
鄰人執之穆公欲重賈之恐楚人不與乃以五羖羊皮贖之此
實事也商君列傳云五羖大夫荆之鄰人也正義云商陽宛人
李斯列傳正義云新序曰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晉
世家云滅虞虜其大夫非伯百里奚以廢秦穆姬正義引南雍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若璩又云舉於市為沽酒市脯之市毛奇齡經問諺與之同孟
子所列曰賦賦之中曰版築之閒曰魚鹽之中曰士曰海岱地
與官寺而獨以市為異非孟子旨也奚之卒也商君傳言之詳
矣業恬列傳云秦穆公殺三頁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
號曰穆此又業恬傳聞之異風俗通五霸云秦穆公殺賢臣百
里奚以子車氏為殉故諺曰穆則以古時民間無史多異說史
言奚為晉所執以廢秦穆姬故荀子成相云子胥見殺百里徒
楚辭借往日云聞百里之為虜而後人據古今人表并伯百里
為二人奚無廢秦事合於孟子孟子非杜史周望班爵祿不得
其詳本朝取民之制推詩大田篇而知之百里奚異時異國何
當必能悉其出處爾若璩辨此事云妙義仍在此數卷故書中
善取其義以讀人表表第四有士會第六有并伯第二有范武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四

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萬祖本紀云漢元年十月至霸上賀云朝以十月張蒼傳云積
 正律應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
 革是也封禪書云於是秦以冬十月為年首又云高祖以十月
 至霸上因以十月為年首此記事之詞以作者時所謂十月道
 名之則易曉也封禪書又云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
 三月及時臘此記言之詞依其言記之不失實也漢書文帝紀
 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此
 記言當云乃二月晦而亦云乃十一月晦者因上記事十一月
 癸卯晦改之也秦楚之際月表云二世二年十月誅專嬰十一
 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陳涉世家云臘月陳王至下城父莊
 亥巳類稿 卷十一 五

謂長者重厚自壽行之長者
 則澤於法八澤所損也必知其社責以
 女妻之推穀使為長者皆宜富利。

長者義

古所謂長者今所謂大老後漢書趙孝傳云父為田不將軍孝
 歸孝長聞有長者客注云孝名高故以為長者客其說非也史
 記陳平傳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又軍將曰反使監護軍長者漢
 書張敞傳長安倫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
 又漢明帝為太子時與山陽王荆請鄭眾眾拒之眾松曰長者
 意不可逆馬援傳云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
 得謂鄭泰傳云張邈東平長者坐不窺堂積漢五行志云延熹
 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為履具
 所謂長者皆言富貴有氣力漢高帝謂其嫂顏黃侯母不長者
 亦謂其非大方非富貴氣象蘇文類聚六十七引魏文帝詔云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謂世富貴乃承漢人舊語
 矣巳類稿 卷十一 六

佛書東漢始譯其徒相承尚知此語維摩詰所說經長者音義
 云天竺以商賈為業爾積年歲獲珍異上者奉王餘入已財矧
 一德德行又高便稱長者音義唐元應孫者其言財一德稱長
 者是舊譯法唐李長者作華嚴注論亦是富人其兼言德行又
 高乃是別一義非此數書之謂蓋長者有三義父兄一也富貴
 人二也德行高三也三義注書者不可相牽涉

漢南北軍義

漢初南北軍刑法志云高祖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惟見此百官表無之他紀傳亦不說今案高祖時之南北軍以
 衛兩宮漢五年治長樂宮八年治未央宮皆有衛長樂在東宮
 北軍未央在西南為南軍高帝初居長樂宮七年長樂宮成朝
 十月帝輩出房是也八年治未央而十一年呂后殺淮陰侯於
 長樂鐘室則帝居未央后居長樂所謂威權常從呂后希見也
 查疎是也至太子位定帝始居長樂十二年崩於長樂宮是也
 惠帝居未央太后居長樂帝以數朝屢煩民是也少帝亦居未
 央宮后使呂祿領北軍呂產為相領南軍是也知兩軍初是兩
 宮衛首呂后崩時祿產必據兵衛宮母送葬是也知北軍是
 長樂者周勃入北軍門為呂右袒為劉左袒北軍衛呂后故兩
 軍已類稿 卷十一 七
 問之也知南軍是衛未央者南軍相國呂產不知北軍已失乃
 入未央宮周勃分北軍卒千人予朱虛侯令入宮衛帝乃殺產
 帝勞之又殺呂更始乃遷馳入北軍報周勃又代王至未央宮
 周者拒代王曰天子在是少帝居未央呂產領南軍相少帝俱
 在未央也至文帝時乃合南北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
 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是也其後中壘堂北軍郎中掌
 南軍宮室日增南軍名沒而北軍名存漢太子白皇后子未央
 京而發長樂宮衛則北軍猶眾也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
 壘垣以為賈區選士馬日與獲軍諸校列坐堂皇上黃霸傳云
 為顯川太守徵生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勃乏軍興張安世
 傳云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是武宣時有衛名
 北軍者後漢因其名于洛陽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無南軍名

而孝惠皇后送太后居北宮見文紀
 外戚世家。

漢自文帝始居未央太后居長樂武
 帝時始親共食曰丞相建稱之說其
 未相王始食五年居未央另
 而稱于太后長樂為北也帝后
 後漢未失故。

也

漢已類稿

卷十一

八

其知地名者... 平下陽武城... 圍縣不... 隋西關內地又史
記貨殖列傳云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賁許子
鏡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所云侯
邑者封君也列侯關內侯也所言侯國者諸侯也侯邑在關東
豈得云加惠則賜以關內侯邑爲爵而關乎漢書淮南王傳云
爵人至關內侯明是淮南關內侯光傳云尚書請奏言昌邑王
夜於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明是昌邑關內文至顯白殺
關內侯者乃不親之其由關內侯加至列侯者紀傳多有其由
諸侯列侯降爲關內侯者王子侯表云趙襄侯祚陽侯制爵一
級爲關內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王吸陳平鄼商灌嬰指毋
餘爰類程黑威靈極忠後賜爵關內侯城父侯奪爵爲關內侯
景武宣昭元成功臣表云范代後賜爵關內侯義陽侯屬溫敦
突已類稿 卷十一 七

西漢建矣明帝賜桓榮食戶五千不涉關內侯也關內侯之
由上增鄉侯亭侯而志劉二牧傳注漢魏春秋云許貢河內
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離亭侯松之以爲高祖時未有鄉李
之爵疑此封爲不然今案先主傳云中山王勝子貞元狩六年
封涿縣陸城亭侯元狩時亦無亭侯之爵是諸侯之文不可信
然漢時小侯止封鄉亭特其爵名鄉侯亭侯則實始於光武稍
孝王傳建武三十年有此名也三國時又改制魏志后妃傳云
淑媛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
內侯魏志建安二十年冬注引魏書云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
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章龜紐置授
又五大夫爵十五級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黃初
元年紀云漢王爲崇德侯漢列侯爲關中侯是崇德爲名號十
突已類稿 卷十一 七

非虛封自魏始也魏志張遼傳封都亭侯增邑後分封兄汎及
 一子為列侯後進都鄉侯晉勳縣侯樂進傳封廣昌亭侯增千
 二百戶後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臧霸傳其孫名權前後有功
 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文聘傳分邑戶封子為列侯
 賜從子爵關內侯則魏關內侯後亦為虛爵而列侯為實封在
 亭侯下其次序為縣侯鄉侯亭侯列侯關內侯名號侯關中侯
 關外侯玉海引理道要訣云魏十等封以鄉侯為第八亭侯第
 九關內侯第十則魏後制又無列侯及虛封矣魏又有鄉公縣
 公郡公亭伯晉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侯亭
 侯關內侯關中侯關外侯世祖紀云本為縣侯者傳封次子為
 亭侯鄉侯為關內侯亭侯為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半祇
 傳云將進爵王乞以迎賜男子乘裝詔封裝為關內侯邑三百
 戶是晉關內侯亦猶漢制以封爵遞減或餘爵得封也自後南
 朝之制宋書百官志云縣侯三品鄉侯四品亭侯五品關內侯
 六品隋書百官志云梁陳湯沐食邑侯七品鄉亭侯八品關中
 關外侯九品宋書禮志云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紫綬關外
 侯銀印青綬隋書百官志云梁陳制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
 侯金印龜紐紫綬關外侯銀印圭紐青綬皆進賢二梁冠鞞頭
 鑿屨劍齊制無關自漢以關內侯爵賜功臣後則宜有世傳漢
 書丙吉傳云吉封博陽侯子顯制爵為關內侯顯子昌嗣關內
 侯又復博陽侯云罔絕三十二歲復續是關內侯有嗣傳陽國
 絕而關內侯爵不絕也蕭望之傳云望之以關內侯有罪死有
 司請絕其爵邑詔其子伋嗣為關內侯是他朝內侯及有邑者
 皆得嗣不絕也魏晉以後關內侯未見有嗣者宋書卜天與傳

云父卜柱封關中侯世祖時天與以關中侯益壯侯是亦制封
 也北朝之制晉書符洪載記云石勒賜洪部下將關內侯二千
 餘人時猶用晉法至元魏封爵王公侯子四等後加伯男為六
 等北齊從之周則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之號開國蓋實封不
 言開國則賜爵入粟爵之數公侯伯子男皆國王郡王國公郡
 公縣公及侯伯子男凡九等其後惟王公侯三等關內侯惟南
 朝有之隋平陳遂不用關內侯爵大要秦二十級列侯亦虛爵
 漢初名號侯及王莽奉禮淑德之類皆在關內侯上而關內行
 出關中又衍出關外又以列侯衍出名號虛封或在上或在下
 備說與時制及亂時軍中草創不通曉惟以關內為前函關
 則必不可矣

漢少帝本孝惠子歿

漢惠帝後有兩少帝孝惠紀云四年立皇后張氏紀止七年高后紀云皇后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立之又四年廢自立張后至少帝廢止八年才六七歲耳張皇后傳云呂太后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而立為太子太子立四年適自知非皇后所出曰太后安得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太后幽之永巷下詔廢之遂幽於外戚傳亦云立孝惠後宮子為帝此一少帝也真孝惠子特非張后子也其後宮子史謂之他人子者言非皇后子凡六人曰安本名山又名襄襄城侯恒山王曰灑淮陽王曰朝朝侯恒山王曰不疑恒山王曰武宣劉依淮陽王曰泰平昌侯呂王濟川王梁王與前少帝則孝惠七子其六子真偽疑不能明耳後宏立為帝東牟侯與陳公戰

突巴類稱

卷十一

五

少帝出就舍是夜誅少帝於邸此又一少帝也呂后紀云呂木后崩大臣陰謀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文帝紀云丞相等言子宏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周勃傳云陰謀以為少帝等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南粵傳云文帝賜書曰高后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此所謂陰謀大誣之以絕呂氏後孝惠七子前少帝廢於不疑以少帝二年蒙難以五年蒙呂后崩時孝惠尚有四子一少帝三王皆以童幼被慘殺為可傷也鄭生傳言鄭寄給呂祿軍天下稱鄭況寶友天下皆知呂氏及孝惠枉矣

瓠子下樓解

史記河渠書武帝自臨決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燒如淳云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稀布捕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樓以草塞其裏刀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按如淳之言乃作小塘堰之法非塞決法且文言薪柴少則非以草塞其裏武帝作歌云燒蕭條兮噫乎何以樂水積林竹兮樓石苗是其時有竹無草下竹樓即下竹塘也草塘勝于竹塘者竹中空外有節不粘實草土為塘乃粘實故無草而後用竹也漢書溝洫志建始四年河決王延世塞以竹濬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即此下竹樓今淇園竹少或云由此按後漢書寇恂傳云拜河內太守發書屬縣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則宜房塞後淇園之竹不由此少

突巴類稱

卷十一

六

主臣解

史記陳丞相世家文帝問平決獄錢穀出入各有主者君為丞相所主者何事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焉唐列傳唐言廉頗李牧文帝嗟不得頗牧為將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世家集解云張晏曰若今人謝口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性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漢書王陵傳注文穎曰惶也之詞也猶今言及罪也晉灼曰主羣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史記索隱言燕林與孟康同唐傳索隱又引魏武謂陳琳作本初檄何乃上及祖父琳謝曰主臣又引樂彥言主臣猶言昧死志林言主臣為驚怖洪邁容齋四筆引薛稷某即主臣謂是即罪以選注主字句為誤是張晏馬融文穎晉灼已類稱

卷十一

一七

灼樂彥虞喜洪邁為服罪一說孟康韋昭蘇林為呼領一說皆非也又史記陳軫傳云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楚王王謂秦王亦非也與王謂莊子與秦王也此臣主當作主臣蓋主臣當作二句主者敬而呼其君也臣者躬言其情而復自審度也以此讀之於陳軫陳平馮唐陳琳之言皆通其言出之口則有倫施之文則無序人記言之篇則為工妙為藻辭之資則為不達彈文某即主為一句言是正犯其下臣謹案云云自為一句與陳軫陳平馮唐陳琳連言主臣者異至馬融賦文又如於涉為王嚴譴之談不以文害辭也

項彙考

秦策云項彙七歲而為孔子師新序雜事五闕邱曰項彙七歲而為聖人師孔子以何事師之無明言者稽康高士傳云孔子問項彙曰居何在曰南流屋是也見文選公諫詩注又引注云與萬物同流匹語賈鄴弱新序雜事五云秦項彙七歲為聖人師則彙是秦人魏志楊阜傳注列女傳趙昂妻王異云夫項彙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在耳抱朴子微旨云愚人復以項彙伯牛輩謂天地不辨威否顏氏家訓歸心亦言項彙顏回短折則託不長壽又為洪枕中書項彙山為蓬萊司馬與周公孔子顏淵七十二人門徒三千俱似彙字儀山或古有所傳而史記廿茂列傳索隱云尊其道德故曰項彙如此則非人名孔子師若孟孫彙靖叔事多不傳論語稱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卷十一

一七

大

有又言三人行必有我師但取為法戒非必執經受業也今勞涉得二說漢書董仲舒傳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注云孟康曰人謂項彙也其語蓋本史記史記孔子世家云達巷黨人童子集解鄭云此黨之人不說童子之義其言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問之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司馬遷加童子之稱遷必有所出遷既曰童子孔子因其言而思執御國策又言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又言黨人不學而自知論衡實知篇又云項託七歲教孔子七歲未入小學性自知也指事求理人語畧同黨人為項彙信矣此一說也國策鮑彪注云列子有問曰出者豈其人乎吳師道正注以為無稽吳與鮑為難不知鮑此注却有稽也淮南子修務訓云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說林訓云項彙使嬰兒持高誘注云項託七歲

難孔子尚為之師小兒聞之成自於大誘故有國策注鮑於事
實多本高言楚策垂沙之事鮑注云兵略訓楚兵殆於垂沙亦
不注則鮑注國策高無說者兼考淮南知此注引列子必本說
林注矣列子湯問篇云孔子東遊兩小兒辨門言日出日中遠
近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爾多智乎是窮難高言七
歲窮難必其源父盜胎之流故本高注者非問日出之事無引
也案修務云孔子有以聽其言正是成名之言又云以年之少
為問丈人說教嚴之不給何道之能明正是執藝成名之道是
淮南史記同說高注說林不考修務而云窮難不悟窮難者孔
子並未聽其言何以為師又兩小兒欲指何人以為項橐此則
高氏之跋非鮑無稽矣論衡實知篇云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
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謂項託十歲則論衡私議矣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九

少吏論

漢書百官表萬戶以上縣為令縣減萬戶為長令長秩千石至
三百石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是為少
吏其鄉置有秩三老游徼循漢志本注云郡所署百石光武紀
云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謂三老以下有秩之鄉佐志又云其鄉
小者縣置耆夫一人則與三百石之長同為差等故少吏又有
斗食之秩志云亭有亭長以禁盜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
以告本注云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巡徽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
鄉主民收賦稅亭長承望都尉里魁什伍相檢察民有善事惡
事以告監官其耆夫則漢書表云職聽訟收賦稅也說本善事惡事
也凡俗通云耆省也夫謂賦也意就章注云游徼者耆夫之所
統蓋三老猶令耆夫耆長游徼猶丞尉耆夫耆長志則云鄉有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鄉佐三老有秩耆夫游徼以鄉佐有秩主賦稅是以為五人
游徼也漢書表云職聽訟收賦稅也

應令選為亭長史記田叔列傳補先生云任安為求盜亭父後
為亭長後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漢書朱博傳
以亭長為功曹朱邑傳以耆夫為太守卒史張敞傳以鄉有秩
補太守卒史後漢書王忱傳為大度亭長仕郡功曹州治中從
事又言耆亭亭長後為縣門下游徼陳實傳為郡西門亭長尋
轉功曹後為縣長漢書高帝紀云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
為縣三老縣三老有事與縣相教蓋在長吏少吏間即所謂舉
為親民者又國家有賜鄉三老帛三匹縣三老帛五匹是其階
由里魁亭父而亭長亭長或為功曹或為游徼由游徼而耆夫
鄉三老由耆夫鄉三老而縣三老或為縣門下游徼或為鄉太

守卒史循吏傳云置二百石卒史賧常制獎之備齊傳云左右
內史卒史二百石郡太守卒史百石則郡卒史百石常也鄉三
老惟郡署者百石趙廣漢傳云奏請長安游徼秩百石他游徼
不百石也韓延壽傳齊夫在三老前三老齊夫事同而置齊夫
者多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損益篇注引關駟十三州志云有秩
齊夫得假半章印則三老可知此少吏階秩也漢法最詳有事
可徵其與古不同者伏生唐虞傳云八家為鄰二十四家為里
七十二家為里周官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
家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遂
人制同特鄉里節節縣遂名異通典云周州長黨正族師閭百
比長縣正節節師節長里宰鄉長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州
里鄉黨之政理聘冠子王欽篇言楚法五家伍長五十家里有
長已類稿 卷十一 十一

二有為難比據而作易者久矣
漢外史表是也

子注云司空之屬以王朝官不在五官知之淮南子人間訓中
行穆子時有齊夫說死權謀篇中行文子時有齊夫魏策周
張儀事有齊夫又史記滑稽列傳魏文侯時有三老韓非子時
韓說秦昭襄時有里正伍老雜記里宰注引王度記云百戶為
里里一尹其廉如庶人在官者正義引劉向別錄云王度記齊
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其以百戶為里合於管子蓋管子之法
行也久矣漢表謂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稱則曠鄉亭亦如
之其云大率故十亭為鄉而不及萬戶亦為縣置長表云皆秦
制也檢秦本紀集為大縣縣一令當孝公十二年用商鞅將商
君列傳亦云置令丞凡三十一縣鞅用秦多本管子漢以後皆
因之古今論少吏治者理而陳之則有五事其一以知閭閻善
惡漢制里魁什伍以告監官置官長吏也周官大宰職九而七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十一

日吏以治得民注云吏小吏在鄉邑者管子推修篇云鄉與朝
爭治故朝不合衆鄉分治也又云有鄉不治委待於國言無以
待國之治又云國者鄉之本也言國治以鄉為本案釋言篇
者尊之充賤者入製云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從不從此亡國
君之所自生也其重鄉治若此周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大比真
賢能亦言鄉以賢能告管子八觀篇云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
行謂遊士不及士著立政篇云凡孝弟忠信賢良備材若在長
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以至鄉師凡遺黨
亦然皆善於士師齊語云正月之朔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日居
處好學慈孝聰慧質仁日 事越 季勇股肱之力君召與謀
之鄉退而修鄉鄰退而修連連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
修家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墨子尚同上云

里長者里之仁人也言當問善而不善而如同字得人也與也以告鄉長長者鄉之仁人也聞善而不善以告國君漢書武帝紀元狩四年詔云論三老之孝弟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亦以三老孝弟與徵舉之事孝弟力田者漢高后置不在少吏也司馬相如傳云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訓之罪韓延壽傳云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審夫三老孝弟受其恥書夫三老自漢待罪是有師責師責也文帝紀十二年詔云三老教民之師也續漢志云鄉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三老屬表其門若後官為旌表自魏晉來言少吏者以教化為稱首則亦勸舉為文辭而已 其一用以徵調軍旅周官比閭之制不合於邱邑而合於伍兩週周書大聚解亦云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十人為什以年為長孔晁注云首五家最原者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其用可議也鄉師職云大軍旅治其徒旅與其畫聲差人職云以令師田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軍旅以家計之其比閭相保相通軍政矣墨子言守備之術號令篇中令丞尉三老亭侯之法尤詳漢書無兵志在刑法志中蓋料其民則兵可知察其鄉治保受之法而軍政可知國語云管子定民之居五家有執長五十家有里有司二百家有連長二千家有良人軍則萬家制都三十家為邑三百家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率與管子書不同者書所謂次乃其後制與周漢數不同者制軍各異則定民居亦異漢法民二十三歲景帝改二十歲至五十六歲始免歸田里不趨役即不從軍周書音義年十五十後漢書官小宰職八成云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精謂趨役從軍俱以居籍田籍案後計人授兵自西魏制府兵軍衛邊要重鎮

此三老亭侯在律官中者與行軍法無涉也

屯田不領於州郡則內之鄉治供饋運而已又或急則刺取之通致兵制門宋元豐中取諸路義勇為保甲熙寧三年詔行保甲法四年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亦古者守望相助之義又古在官者假少吏名漢書宣帝紀有異室番夫丙吉傳作少內番夫史記張釋之傳有虎圈番夫田廣明傳陳留郡縣有廢衛夫張湯傳有樂府游徼漢書王莽傳宗祝卜史官皆遣番夫唐制則兩府皆有亭長唐六典各異有亭長掌固唐書百官志同嬪真子引唐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啟閉傳禁約宋則謂之守署老兵按周官司服注云今時伍伯擬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伍官府巡徼者亦擬其服伍出五家其顯焉者是鄉職少吏即兵也漢書晁錯傳去古之制邊縣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義無此二字習地地形知人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軍正定於外所引力齊帶之定民居非制鄰之法而錯以為邊縣之鄉治或他有所出今不能知也唐書王世充傳云世充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亦治保受之制宋趙方嘉定時伐金言尾再與許國孟宗政演其保甲墩其城堡空其資糧謂係甲演則軍勢衰六翰農器云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管子地員篇云連什伍此兵主之事也是已 其一以知戶口賦稅周官關師職掌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逐人職以歲時稽其人民教之稼穡遂師遂大夫鄉長里宰皆稽比夫家衆寡正云趨其稼事而實罰之里宰云徵飲其財賦管子立政云行鄉里視官室觀樹藝備六畜以時均修焉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三

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續漢志云鄉職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寡平其差等是戶口賦稅鄉職所掌漢書何武傳云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何市畜夫求章名捕辱顯家武白太守召為卒史是主賦稅者皆名畜夫詩甫田箋云田峻司畜今之畜夫也案周官甸章田峻鄭司農云古之教田者故說文亦止云峻農夫也鄭箋詩則用毛義七月田峻傳云田大夫韋昭國語注亦云農大夫亦用毛義大戴夏小正農率均田月令正義農率為田峻正義中有古說也畜夫是吏田峻是農以況之則可不得謂即尚夫謂田峻亦主賦稅也凡賦稅必始鄉吏魏書李冲傳云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為一戶其制地由晉宋魏兵爭冲傳又云冲以正長治民其出來遠於是創三長之法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上之與高佑傳思益等往復辨難卒立三長五家為鄰有鄰長二十五家有里長百二十五家有黨長公私便之魏書食貨志云高祖十一年京師大旱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粟所在三長贍養之困已有其效矣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盡地利宏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課名鄉鄰罪一勸百均賦役云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第先務皆事起於正長蓋正長於戶口知之最詳其或流徙無定以貧逃亡者管子問篇云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問之正長也或以富寄籍者韓非子以徵篇云正戶資而寄寓富可也亦問之正長也漢人重賈人之算者以其不在正戶晉范甯陳時政云宜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伍閭之法則盡變前法矣隋書百官志云高祖受禪頒新令有鄉

正里長保長閭正族正畿內置里正比閭正黨正比族正以相檢察其後高頊請以每年正月五月縣令巡人漢書言高頊四賦言比定高下也續漢志言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即此法人字唐律民各隨便近五黨三黨為一閭依據定戶自是姦無所容等語制五百戶置鄉三千戶置二鄉五千戶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每有畜夫主賦稅宋制與西漢同魏書臨淮王孝友傳云百家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謂一族四閭二十比也後周則百戶為閭置耆長二人齊則河清三年令十家鄰長一人五十家里正一人百家黨族副黨各一人掌黃冊戶口之政計百家有十四人隨書食貨志云舊制無妻者出半賦陽程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戶不脫而口脫也至河清時始有此鄉族黨閭里之制唐時則百戶設里正一人掌案比戶口課植農桑里正即漢里魁也漢尹賞傳亭長

癸巳類稿

卷十一

里正父老伍人是也周謂之里幸亦謂之里尹為其里中喪無主者主喪謂之兄難唐律戶婚上有里正不覺戶口脫漏增減罪謂其失察疏議云里正之任掌按比戶口收手實造籍書又有安脫漏增減罪戶婚中有里正投田課植農桑疏議云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覆校勘造籍縣合總有應課不課應受不授應還不收罪通典云唐初百戶置里正五百戶置鄉耆老貞觀時鄉長一人鄉佐二人元稹均田奏云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稽察不違官吏擅到鄉村於數比最為美善宋史建炎四年法則二百五十家為一都有戶長權一都夏秋二稅一稅一替其後則有糧長其一以察姦弭盜周官小司徒職云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士師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

以施刑罰變質族師職四國為族八國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管子立政篇云鄉師州長里尉游宗什長伍長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言過黨皆上及則同什伍者可知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之以伍奔亡者無所匿逃徒皆無所容韓非子制分篇云使相開蓋里相坐而已姦不容細者私告任坐使然也秦人之法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罰斬隱姦者與降敵同法漢則尹賞傳云使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少年惡子急就章云變關殺傷捕伍鄰亦察姦之法不得不爾然春秋倍十九年公羊傳注云梁君陸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淮南秦族訓云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受其以舉姦非不報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漢書王莽傳云一家鑄錢五家坐之

秦已類稿

卷十一

七

云為亭長求盜之薛注應劭曰求盜者亭卒也初應高帝任亭卒代長求盜實則高帝任亭長其職當求盜也魏書甄琛傳云魏居代多盜竊世祖廣置主司里宰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始得清靜唐制有里正舉姦姦非又有坊正坊卒村正其里正亦曰里長唐律監四云部內及卷止盜者里正督五十注云村正坊正亦同又云強盜者各加一等職議云州縣里正村正坊正並罪止徒二年加一等二年半也捕以律云鄰里被強盜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力勢不能赴救者徒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不以救助論宋則有耆老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建炎四年制二十五家為大保二百五十家為一都都保二人主盜賊煙火其先照寧三年則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五百家為都保有保長大保長都保正副其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同保知而不告者依律坐明續撫王守仁法居城郭者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自為保立十家牌甲內相糾不得容爾盜賊案管子幼官篇云墮塞不審不遇八日而外賊得聞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賊得聞有疑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入觀云里城不可以橫通橫通則攘奪竊盜不止七法云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凡此者皆少吏司之立政篇云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開閉慎管鍵管藏於里尉置閫有司以時啟閉閫有司觀出入者以復於里尉不順常者有譴譴敬而弗復一再則笞三則不赦漢書食貨志云春出民里胥漢紀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入亦如之此謀農之法亦督察之法韓延壽傳云道正五

秦已類稿

卷十一

七

長師古云正若今之鄉正里正
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
人莫敢入界蓋正五長之設分在邑在野王城布置最密實則
在鄉為尤重周官司市次注云若今市亭里亭律注云若今街
彈之堂均兼城鄉者史記酷吏列傳云王溫舒置伯落長以收
司監盜賊謂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伯落注言亦唐律盜賊四
長帥之稱非也
云部內一人為盜里正皆五十三人加一等縣內一人皆三十
四人加一等捕亡律云客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皆四
十四人加一等注云謂經十五日以上村正坊正同里正之罪
又云縣內五人皆四十人加一等律緩縣內知鄉治為急矣
魏策云魏地不主千里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韓策云
韓地不過九百里卒不過三十萬除守衛亭障見卒不過二
十萬是守衛亭障塞亦用十萬人也新序雜事四云梁趙亭與
琴已類稿 卷十一 五

土納之法云阿爾繁之圖土考牌之東周第云溫人之周官是
主人問其巷不知吏因之論語公冶長篇義疏云縣告村司治
長殺其子村司四錄治長付獄主此圖土及獄蓋即是狎詩小
宛生岸空獄傳云岸訟也釋文云韓詩作空狎鄉亭之獄曰狎
案說文新云或從狎大詩宜狎獄說文詩毛氏而此合韓或古
通用謹先登于岸亦漢書刑法志云獄狎不平之所致
也注引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狎臣瓚云獄岸獄訟也是漢書二
本一作狎一作岸也師古後漢書崔駰傳云所至之縣獄狎填
滿亦兼鄉獄言漢書夫職聽訟亭長執盜賊當有繫囚之狎後
漢永初四年詔云鄉吏因公生豪為百姓所患苦潛夫論愛口
云鄉亭部吏足以斷決又云鄉亭縣部州郡比周始見在於小
吏終重冤於大臣宋書百官志云高夫主爭訟隋書云蘇威請
琴已類稿 卷十一 辛

以五百家置鄉正治民間辨訟唐時鄉捕有御史記泗水亭長
唐張守節正義云亭長猶今里正民有爭訟吏留平辨而志或
不詳明初老人在保長上分縣治其後歸之巡檢小爭訟或稽留之
皆古之狎管子大臣云凡庶人道藏本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四
士道藏本謀作出欲通鄉吏不通五日四貴人子弟欲通鄉吏不通三
日囚是少吏治訟以三日為期不得過七日也 其一用為官
役古三老亭長隨計吏至京師明初糧長運糧入都又遞送文
書漢平帝紀云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師古云郵行書舍言
為書付郵亭黃霸傳注云郵亭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也即
漢官儀所謂五里一郵在鄉亭之制矣又送致罪徒漢高帝為
亭長時送徒驪山急就章云畜夫假佐扶致半周齊庚信傳云
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是也又承植州縣司服鄭注伍伯賈疏云

行伯長也蓋今州縣壯丁而執皂隸之役或又云富道陌中驅除宋書禮志謂古卿行旅從五百人留其名也實則出於伍家洪書而異傳云間之白衣則漢制又有絳袖之外白衣供官役隋書百官志云凡州郡縣各因大小置白直供其役即白衣也兩漢傳師古注云白衣給官府趨走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則唐制也宋制有里正戶長鄉書手以督課稅賦有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有衙前以主官物司馬光言鄉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通致職役門云蘇轍論衙前謂費用止需一分鄉差生疎非二三分不了韓琦蔡襄韓絳亦極言里正衙前之弊乃行鄉戶五則法韓流淵泉日記云權里正而以催科之事委之戶長至有逃以使之債補為尺長者誠為可憫案戶長今改里書則差衙前今為經紀經紀官價自古而然又有供

齊已類稿

卷十一

三

應之事周官遺人注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疏云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漢書泗水亭長注云亭謂停留食宿之所館續漢志注引風俗通云亭留也蓋行旅宿食之所館史記田叔列傳正義引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案遺人職言十里有廬有飯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有積王畿千里遺人惟二中士四下士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是必鄉官承其事漢書宣帝紀言郡縣擅興徭役備府傳稱過使客漢官舊儀云郡國上計竟遺收日詔書無飾府傳增養食至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開後漢書左雄傳云監司項背相望觀政于亭傳虛誕者獲書拘檢者雖毀送迎煩費損取傷民唐杜佑通典職

官十五云天寶時縣三十里置一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法云非通衙則云館至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此傳食出於民之證也漢書召信臣傳云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稱有安居注云皆在野次黃霸傳云遺吏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鳥攫其肉以鬻何察周密故不敢是官勸農止舍郵亭郡道吏舍郵亭也魏宣傳云為州牧行部乘傳舍宿郵亭以單車不就傳舍坐免歸家則傳舍大郵亭小嚴延年傳云母止都亭不入都亭邑中傳舍也龔勝傳云賜帛及行道舍宿則阿今驛驛後漢書光武紀云自稱郵使者入傳舍傳吏進食劉龍傳云免太尉爵亭長整頓驛驛以待劉公韓康傳云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趙孝傳云孝父為田禾將軍李出郵亭亭長以為有長者客過驛除亭舍不納他客通典云

齊已類稿

卷十一

三

唐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塗大路則日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而古時過客驛驛驛府或以為美談後唐之官司而賣出鄉吏宋史蘇軾傳云衙前偏直長役所得微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彭昇太甚尉傳蕭然似危邦之陋風是朝廷本制府傳所須使衙前擾之鄉里此則官役繁苦可略知也 今求少吏之制園土歸還檢郵亭驛驛訊劫賊執盜知即馬捕弓兵亭有高樓知即守汛撥兵五里一郵即沿途鋪遞戶口賦稅有丹書軍旅行伍不雜民間而守望相助鄉勇業徒不異於古所云也三老掌教化者民鄉約猶古也興賢舉通黨族鄉冊結存檔案也辦公有項官役募充但嚴保甲盡除昔時累民私改矣蓋古今之異惟在有無出身周官云使民與能入使治之管子云擇其賢民使為里若墨子尚同於正長云所以為

論甚美而據文考實居然違悖史記之事大半談著至其馳騁
議論該無與焉後漢書方術傳注云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是
拘於以公稱父使他書無一可通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太史公者署官牛馬
走司馬遷者如秦刻石云丞相又云臣斯也李善注云太史公
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如此則丞相臣為丞相之臣是陪臣矣且與任書何涉於父稱
父則當日太史公子乃謙為父之僕此將救殷之不給也辨命
論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李善注云司馬遷集有悲士不
遇賦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知書注不可用矣五帝本紀正義
引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太史公遺李陵
之禍知公非稱父劉向列子序云故太史公可馬遷不為立傳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論衡云太史公非恬不能強諫身任李陵生下置室不說談也
一日遷之稱公後人尊遷孝武本紀集解引韋昭云說者以談
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加
索隱引姚察案桓譚新論云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
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惲稱之耳按漢書百官公
卿表有太史令丞藝文志有太史令尹咸律歷志云太史令司
馬遷等兒寬傳云後太史令司馬遷等班彪史記論云太史令
司馬遷遷傳云向嘗嗣下大夫之列臣瓚云漢太史令秩千石
故比下大夫傳又云後為中書令百官表中書謂者令丞屬少
府均不得稱公故謬云惲朔加之不悟太史公祠官體屬記事
非後人所得加且此文漢書正是說太史令談而裴駰引韋昭
司馬貞引姚察方為遷辨甚可怪矣伯夷列傳太史公曰余登

善張載注魏都賦引太史公書曰敬中
世家。

箕山索隱云惲別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此尤疎矣韓非
列傳云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賈生列傳云賈嘉最好學與余通
書馮唐列傳云遂亦奇士與余著正於傳中稱余惲朔何復不
加太史公曰字知伯夷及儒林游俠滑稽貨殖列傳及自序請
神受紀下之太史公曰乃是文言到此當有更端尚書易繫論
語皆然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臣遷謹記不聞後人改之遷
下贊語不容無題署若有題署如左傳君子曰公羊傳公羊子
日之比者後人豈能盡改為太史公曰乎惲朔之說編尋史記
無一篇可以置之定為非矣且史記稱公不為尊也晁錯父呼
錯為公說者謂因御史大夫而陸賈傳云母久思公漢書作恩
汝皆謂其子張耳陳餘傳云餘父事耳耳謂餘曰始吾與公言
何若又平原君傳云公等碌碌淮陰侯傳云公小人也孰其武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天

安傳云上卷內史曰公局促效轍下駒哀盡傳云罵富人曰公
常從數騎韓安國傳云謂田甲曰公等足與治乎史記之百公
者如此西漢徵其人則曰君朔與惲談敬遷何不加以太史君
乎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
公書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楊敞傳云
惲爾外祖太史公記敘傳云自東平王以叔父求太史公書不
能得班斂賜秘書之副有太史公書藝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
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三十篇是史記本名太史公書題太史以
見職守而復題曰公古人著書稱子漢時稱生稱公生者伏生
公者申公毛公故以公名書時待詔者稱先生褚少孫亦自名
先生同一例也後漢書鄭康成傳孔融立鄭公鄉教云昔太史
公長公鄧公關公夏黃公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蓋借之

以立名不容有向者三說之贅詞矣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九

名士論駁義

張輔著名士論晉書本傳云輔論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因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為班固不如遷三事中之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史記五十二萬二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十三年李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此二張不平班固素輕司馬耳所謂優劣不應以是言之遷著於篇者或云書缺有間或云論其秩事漢高一紀多於五帝不能紀遠古人之隱微非云優也劉知幾史通雜說云遷固易地撰成漢書得恐多言實辭有瑜班固仍以多少為優劣是為不達宋鄭樵通志是馬而非班謂之抄錄則是不知史法好為議論至通志列傳七屈原傳全抄史記並其概歎空文亦一一抄之則又不知史法且不明文義似請葛興作奏并寫其名而遷之矣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四

魏典農說

魏典農有中郎將都尉校尉曹公時置仍漢武農都尉及稻田使官主屯田殖穀法也時為校尉者盧毓陳登孟康石韜

中郎將者弁摯注序任峻裴潛時苗趙儼徐邈王秉劉劭母邱儉王宏直謝奇司馬注與秋比二千石據鄧艾傳穎川典農

都尉下有學士幹佐稻田司農事吏有司馬有功曹有網紀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後為典農編紀注世語曰艾為典農功曹

時又有宜陽典農功曹張京告典農罪見高柔傳今知其地者長安河內原武注穎川宏農河東魏郡新春洛陽陽武陽義陽

列人廣陵其與蜀吳鄰界處屯田則領以將軍魏志正元二年落云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尉師母邱儉傳注儉為征南將軍表云移二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

矣已類稿 卷十一 聖

部吏民傳云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射殺儉是四征將軍及郡國守相及典農各有所部吏民也裴潛傳云為魏郡注穎川典農

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以後方前似明之衛地衛官衛學也魏紀咸熙元年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

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則今之改衛為府州縣也中郎將視太守都尉校尉視令長故趙儼傳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

將則兼官也常林傳注時苗為令數歲遷典農中郎將猶令還守也母邱儉傳為洛陽典農還荆州刺史猶守還刺史也尋咸

熙所罷當是漢中以西與蜀鄰界之典農史書陳略晉書官何曾為汲郡典農中郎將傳元領典農校尉在魏注初知魏主

普罷典農矣蜀謂之督農呂久揚敏為之吳亦曰典農陸遜華嚴俱為之奇鬼傳吳時倪彥思事有嘉興典農吳又有監農御

陳瑒傳有魏郡注部民出民

為新制者景抵

陳瑒傳有魏郡部民出民

史據元又有占募則說墾升科也其屯田典農有兵民之用其不隸郡縣則同魏司馬芝傳云武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吳陸凱傳云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蜀統傳云屯田貧民亦多棄于是典農在三國時屯田分部之證

矣已類稿

卷十一

聖

與成君書

兩接手書深銘教益石鼓得示李彪一語奚翅千金也近石鼓有彙考唐以來文章搜羅盡矣求則鼓謠縹緲不可得嘗讀石鼓見存字以薛尚功所摹勒之有日惟丙申有日公謂天子有日天子來有日嗣王有日吳人憐恆尋石鼓始見書傳者後漢書鄧騭傳注及元和郡縣志載蘇勗語此後章韓詩與會議論乃仰稼虛構也謂為周宣王時物史摛寫則說文所載擗天確與石鼓不同鼓曰嗣王日公可言成王時然既日公謂天子天子來屬周公成王矣鼓又言嗣王嗣王當何指又謂文王制鼓成王刻文又或以漆書刻及有同秦權字謂是秦鼓均與天子嗣王公不合檢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漢辛氏三秦記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山在今鳳翔縣西南辛氏不言石鼓有文今有文十鼓實出古陳倉地其地在今寶雞縣南二十里知當辛氏作記後在漢以後唐以前早不過曹魏運不過隋馬定國以為字文周時物姚氏殘語則南宋溫彥威傳其說後元劉仁本亦從之而其文中州集金史俱不載其意則可推也大統十一年為東魏武定三年為梁大同十一年魏書靜帝紀是年十月有乙未梁書武帝紀是年十一月有乙未若南北大小盡殊梁十一月乙未朔魏十月乙未晦十一月丙申朔也周書文帝紀大統十一年冬十月大開於白水遂狩於岐陽遂事在十一月朔可也然不得嗣王義又十三年十一月狩岐陽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陽二十六日無丙申天和三年十一月甲辰幸岐陽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陽二十四日無丙申至大統十三年夏五月周太祖奉

以高祖祖考文
大統十一年四月一幸長安
西王岐事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魏太子登隴刻石不由岐州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賈巡撫西土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明著太子不得謂之嗣王汪君師韓則以為大象中補刻天子指天元嗣王謂靜帝則楊氏執政矣今檢李彪表云禮田岐陽先皇之義也表在直武時檢世祖太武紀則表文合鼓文字皆合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杏城胡蓋吳反十一月詔拔鳳公道處身勇賜公葬杏城西平公寇提及尙書乙拔討之車駕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整屋誅叛民軍次陳倉誅散關氏還幸雍城田於岐山之陽乙拔等破吳吳遁走三月車駕旋軫八月吳死傳首京師則鼓曰丙申朔整屋之事也云天子來世祖也云嗣王謂五年太子晃嗣理萬機總統百揆也云公謂天子公也云吳人憐恆宋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益吳者遁也世祖紀云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別書黎景熙傳亦言魏太武字義頗與許氏有異今檢石鼓文非楷文又與說文異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真君七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為太武時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盡合閣下一言勝馬生萬餘言矣承示伏墓考證彼稱臨濟鎮在章邱東北三十里今鄒平城在濟水北即宋移治濟陽廢城適足資笑耳南宋紹興時資陽李知幾作續博物志言灑水北有伏生墓汲有太公泉太公廟皆本水經王文簡香祖筆記謂伏墓非灑水乃灑水太公在鄒不在汲李石附會可笑是文簡不檢水經豈知伏墓考證謂水經灑即今嶺之更荒謬哉住汲縣讀宋竹垞兼隱齋石鼓文拓本聯句繙石鼓考閱之又過太公廟看晉碑憶香祖筆記兼及伏生牽連奉告此去輝縣有蘇門百泉之勝日對佳由水披覽語錄講章閣下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四

時時念我當為撫寧也丁卯十二月朔汝縣望京臺萬舍奇

蔡巴類稿

卷十一

聖

善齊舊虞履傳後

虞履傳明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
王昇文曰此是奇味景文曰臣素貧致之甚難帝食逐夷既多
胸腹痞脹氣將絕飲數升醉酒乃消疾困時猶食汁洋三升僅
久藥不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令掌便絕通志獨行齊虞履傳
同逐夷作鯁鮓然所謂明帝未明帝也宋書紀無此事南史宋
紀有之亦作鯁鮓然不言明帝以此祖原卒在宋昇明三年徒
以是年為齊建元元年在齊無一事不知何以入齊書傳齊書
南史俱云齊明帝崩時敕臺有府署文符求白魚以為治或因
應傳增飾之唐人陳藏器本草治遺云鯁鮓音逐題乃魚白也
與齊紀白魚互異蓋鯁鮓河豚白魚漬久藏之使宜味不失故
起腹氣貧家不易得鯁鮓誤為鯁鮓又作逐夷朝野僉載至以
為鯁鮓猶白魚之或作魚白也安南人大越史記李神宗紀云
天順四年十二月左武捷兵杜慶進黃色鯁鮓魚以爲瑞羣
臣稱賀注云鯁音昌鯁音公即鯁魚也蓋鯁魚多白以黃為希
有宋人孔平仲談苑云登州食河豚取其白肉為脯以海水洗
淨又換水浸之再燻於日中以重石壓之四日傳鹽再燻乃成
若未至四日肉猶活亦一作白魚法與蜜漬同反復求之逐夷
之義暢然不解虞履力何以入齊書也

宋紀抄多誤字淡於先家
讀鳥鯁魚今採逐夷也

謂在年於虞則當以帝應身之
以宋謂是齊也何一與逐夷言
此說齊書不檢

蔡巴類稿

卷十一

聖

並配義

古天子諸侯一娶故廟無二嫡晉書禮志陳紆議唐書韋公甫傳並云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繼娶皆嫡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兩廟無嫌古繼以廢妾今以嫡妻不宜撥一娶為比朱子語錄云古以廢妻繼室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以禮聘娶自得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而伊川止以元配配食繼配祀於別室於義未安蓋依陳舒章公肅義秦氏服小記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是三婦皆祔漢則一帝一后故漢光武皇后始祔薄后至唐開元時先祔生母齊后後又祔嫡母肅明皇后則並祔之始也未時有三后四后並祔者矣人邪論謂當上法三代不宜取則明皇元史繼魯曾傳云武宗廟后主伯顏欲以明宗母配魯曾欲以真哥皇后

配陳顯引唐太宗廟曹王明之母為后事魯曾謂太宗不足法秀言不除為三代妾造故實所以堅持一帝一后之說致有明憲宗不欲嫡母錢氏合葬慮妨母后周氏者是子廢嫡母也又有黜其繼母如伊川祔祖母崔氏而不使繼祖妣崇國太夫人合食者是祖以為妻孫不以為祖母也又或並生母亦違心黜之如明孝宗為周后別立廟者是子奉生母而孫黜其生祖母也又或無所顧忌安而行之不使婦人主入廟者則不誇母與繼母生母概使之後而違魯曾之辨舉真哥皇后及明宗文宗二母后而不及正位之遼哥失里及先者歹二皇后又唐太宗廟實未以曹王明之母配且未廟立而陳顯妄言魯曾安辨三代以下讓禮者徒為不誠也

齊已類稿

卷十二

一

魯曾不願廢嫡母為妾不祔齊王明之母為后事魯曾謂太宗不足法秀言不除為三代妾造故實所以堅持一帝一后之說致有明憲宗不欲嫡母錢氏合葬慮妨母后周氏者是子廢嫡母也又有黜其繼母如伊川祔祖母崔氏而不使繼祖妣崇國太夫人合食者是祖以為妻孫不以為祖母也又或並生母亦違心黜之如明孝宗為周后別立廟者是子奉生母而孫黜其生祖母也又或無所顧忌安而行之不使婦人主入廟者則不誇母與繼母生母概使之後而違魯曾之辨舉真哥皇后及明宗文宗二母后而不及正位之遼哥失里及先者歹二皇后又唐太宗廟實未以曹王明之母配且未廟立而陳顯妄言魯曾安辨三代以下讓禮者徒為不誠也

唐律疏議跋

唐律為舊律之最全者有疏議又有王元亮首釋附宋金元法元泰定四年江西刻本也明洪武時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定大明律篇目一準於唐此法家最可寶貴之書若明律疏議不及明會典之詳矣此書名疏者申明律及注意云議者申律之深義及律所不同不違若董仲舒春秋決獄應劭決事比及集駁議之類明律疏議則無之徒冒其名耳律自當有聖漢志不收漢律者以律不在中秘刑法自有志而法經漢律馬鄭諸儒皆有章句魏太和三年置律博士時儒說十餘家劉勰傳劉劭傳盧象昇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魏志衛覬傳云明帝太和時覬言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應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重貴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惡命而選者之所卑下王攸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漢昭烈亦言少從鄭康成論說治道備矣獨不及教請為丞相文是鄭注最備唐律之注不能純用太和制然鄭義多在其中不可廢也晉用武帝外祖王肅之言盡廢鄭義張斐杜預各有律注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死頓異齊永明中參議一之蓋南北各讀如尚書北朝鄭本江南校本唐律本隋由魏而周而隋有淵源也南朝孔稚圭言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請立律學助教不果行至隋經籍志並漢志法家李子亦無之豈非儒者讀萬卷書不讀律乎唐置律學取士有明法科士稍習之五代史刑法志云周顯德五年七月大周刑統勒成其有文理深古慮人疑惑者別

齊已類稿

卷十二

一

以朱字訓釋其用意甚厚今唐律疏議有釋文亦是此意宋元
 祐二年司馬光言律令數式當官所需何必置明法一科使後
 習之蓋失言矣司馬學通古今作此言者蓋惡律深刻不豫
 習之當官所需取給一時貽害益大金史張汝霖傳云有司言
 民間收贖劄文恐因而滋訟汝霖言法制欲使易避難犯私家
 收之則曉然不敢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且隋煬帝親殺人至
 三日明人年譜猶記劉瑾三日四千七百刀鄭鄞三千六百刀
 之法鄧士龍國朝典故後鑿錄記劉瑾沈德符野獲編記徐正
 俱云凌遲三日魏志有配樂戶明時猶後教坊則唐時實行之
 而律無其文然則議讀律慎守之陷刑之民猶有所措手足且
 周興來俊臣之杖棒枷鎖劉守光之鐵籠鐵馱均出律制之外
 以唐律論唐事已如此其可概也朝野僉戴言趙公長孫無忌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三

奏別教長流以為承例後趙公犯事亦教長流嶺南至死不復
 過此亦為法自繁趙公即進疏議者值武后得志專權正人又
 不當置論也嘉慶丁巳十二月丙申書

又王忠嗣碑作何所斯

實則何所忠嗣碑乃刻於石上其文曰
 不惟學矣其於忠義也雖於而化也
 漢有楊賜傳而說身于忠義通入焉
 蘇林忠義傳也于程十里遠矣
 許謙漢魏行履能張十其八會
 時而形也其後相繼傳也其動也
 云云則何所忠嗣碑之大意也
 送之外何所忠嗣碑之志也
 後書會昌時未詳也

阿不思論

舊唐書元宗紀云天寶元年八月丁亥突厥阿不思及默啜可
 汗之孫登利可汗之女相與率其羸屬來降九月辛卯御華
 樓出宮女真獻御可汗妻可登及男女等檢突厥傳則默啜
 如登利三世皆祖所云默啜孫者勃德支特勒也所云登利女
 者余曷公主也所云可登者默啜妻登利母也所云男女者可
 登從子勃德支特勒長子伊然可汗小妻余塞荷女大洛公主
 及孫女余燭也阿不思者其九姓首領也唐史無傳其事散見
 諸紀傳舊唐書元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三月朔方節度副使奉
 信王阿不思與祿山不協乃率其部下叛歸漢地所云漢地蓋
 漠北之謂十二載二月國忠誅放相李林甫陰結胡阿不思
 貶林甫二子及其黨十三載三月壬戌北庭都護程千里擒阿
 不思歸受之斬於朱雀街舊唐書程千里傳云阿不思內附
 祿朔方軍李林甫假節度用為副使詔移其部於幽州素與
 山隙乃叛歸漢北數為邊患命千里討之十二載十一月擒之
 並其妻子十三載三月上御勤政樓受之斬於朱雀街新唐書
 突厥山傳云祿山思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在
 恩懼而叛轉入漢北祿山厚募其部落已得布思眾則兵雄天
 下愈懼祿山新唐書肅宗女和政公主傳云阿不思妻檢校庭
 宴使衣綠衣為倡公主諱曰布思誠逆人妻不宜近至尊無罪
 不可使與羣倡為伍帝為免出之合議文獻之阿不思之事以
 明公主元宗孫女也帝實當在天寶十三載三月以後十四載
 十月以前國忠昏狂助祿山攻阿不思李林甫十三載正月祿
 山間擒阿不思始入朝觀禮三月帝殺阿不思始歸范陽明年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四

布思御獲受之斬於朱雀街舊唐書程千里傳云阿不思內附
 祿朔方軍李林甫假節度用為副使詔移其部於幽州素與
 山隙乃叛歸漢北數為邊患命千里討之十二載十一月擒之
 並其妻子十三載三月上御勤政樓受之斬於朱雀街新唐書
 突厥山傳云祿山思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在
 恩懼而叛轉入漢北祿山厚募其部落已得布思眾則兵雄天
 下愈懼祿山新唐書肅宗女和政公主傳云阿不思妻檢校庭
 宴使衣綠衣為倡公主諱曰布思誠逆人妻不宜近至尊無罪
 不可使與羣倡為伍帝為免出之合議文獻之阿不思之事以
 明公主元宗孫女也帝實當在天寶十三載三月以後十四載
 十月以前國忠昏狂助祿山攻阿不思李林甫十三載正月祿
 山間擒阿不思始入朝觀禮三月帝殺阿不思始歸范陽明年

十一月遂反元宗亦不復能篡矣私政公主設為逆人及無罪
兩解蓋深憐阿布思而深惡安祿山當時官掖亦知祿山必反
父子祖孫之間元宗亦不采納昧於祿山之防其時若此者多
矣若以常情言之唐時兼掖處為倡者皆逆人家口和政少長
官掖豈當作此不達之論也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五

多肅宗時天寶內儀制盡廢
稱曰法錄及史以和政改清寧
在肅宗時也

善舊五代史樂志下後

周王朴精律呂之學合程泰造尺準之檢史傳志歐史傳五代
俞妻均莫從比得其尺度惟王海有之尺度不同誠得一尺實
數則可互求得之了然心目耳說者紛紛失其數也所當知者
一禮記尺一隋志尺一玉海尺禮記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
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鄭注云周尺之數未詳周也案禮制
周禮十寸為尺蓋六國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據鄭言知
六國及漢一尺當周尺八寸漢尺依食貨志一貨泉當一寸又
累黍黍合雖周尺可以無疑周尺漢尺最易知史言秦用六寸
為尺數用六取周尺六寸當六國時周尺七寸五分六國時周
尺者古名尺說文云尺八寸周尺也是周時則自有尺尺尋仍
常周初不名以丈尺義易明也儒說殷尺十二寸亦以漢寸目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六

之依漢尺當周尺八寸則周尺得漢十二寸五分百二十五黍
合十二天數也鄭以似殷疑之故云周數未詳則淮南子天文
訓云十二粟為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尺百二十粟當是殷制
若六國變通取尺為尺則其寸短累十為尺即漢尺也漢志不
言漢自造尺是可證也聘禮疏引鄭論語序云六經策二尺四
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而漢書
杜周傳三尺法是二尺四寸即三尺知六經是三尺孝經尺半
論語尺策言尺者以尺言之言尺寸者就六國前古雅名也或
以六國時周八寸不更分十寸如此鄭顯見周八寸何見八不
能詳乎漢志十黍為一寸一黍為一分說苑一粟為一分易
雜通卦驗一馬尾為一程十程為一分累黍古亦不同累合黍
長者十黍當一貨泉同西漢尺考樂則周亦止用百黍之尺

圖九寸其羨者長十寸廣八寸典瑞云璧羨以起度攷工記云
璧羨度尺十寸八寸皆尺一證也蔡邕云周尺八寸二證也晉
書隋書志云周尺劉歆銅斛尺同三證也秦水衡用六寸周木
德用八寸四證也謂周無百黍之尺則四說不可通周無百二
十五黍之尺則禮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之說不可通是周尺
二度或言周尺當漢尺八寸思之數年悟其非也然則百二十
粟般尺也百二十五黍周尺也百黍周尺也六國時周尺也漢
尺也七十五黍秦尺也此合經緯史證之後人所謂周尺皆六
國時周尺隋書律歷志審度云今略諸代尺度一十五等一周
尺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勗
律尺祖冲之所傳銅尺二比晉前尺一尺七釐晉田父玉尺梁
法尺三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梁表尺四比晉前

尺一尺三分七釐漢官尺晉始平掘得古銅尺漢章帝時零陵
冷道縣舜廟下玉律所度尺五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魏杜
襲調律尺六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晉氏江東所用為晉後
尺七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後魏前尺八比晉前尺一尺二
寸一分二釐後魏中尺九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魏
後尺後周市尺開皇官尺十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釐東魏中
尉元延明用秦半周之廣粟黍尺十一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
分八釐漢蔡邕銅斛尺後周玉尺十二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

釐宋氏尺盛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開皇初鍾律尺平陳
後調鍾律水尺某誤水為木謂以木為尺始此可云奇謬齊梁陳制樂尺十三比晉
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開皇十年高寶常所造律呂水尺是亦
之水十四比晉前尺一尺五分雜尺趙劉暉渾天儀士圭尺十

卷十二 七

五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梁朝俗間尺又云第二等周銅尺
在南朝主衣所掌齊東晉用為章信蕭餘依制為新尺以製笛
第三等陳亦用之隋大業中以之調律以制鐘磬等入音樂器
晉書律歷志云古法七品一日姑洗玉律二日小呂玉律三日
西京銅望臬四日金箱望臬五日銅斛六日古錢七日建武銅
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荀尺同梁武帝鍾律碑亦
云然其十四等今皆不見僅有古錢耳嘉慶七年春過曲阜見
公府建初銅尺銘云慮僦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合百
四黍少野蓋後漢官尺晉律歷志言後漢尺長或官尺依舜廟
玉律造者今在第四等其第一等黃鍾容黍八百八粒第四等
容九百三十九粒第十等容二千八百六十九粒晉書律歷傳
云陳鑑掘地得古尺尚清奏今尺長於古尺虞言今尺長於古
尺幾半寸律歷志謂今尺者杜夔尺也則所謂古尺者合於荀
尺宋書樂志云阮咸議荀新律聲高出為始平相時掘地得古
銅尺今亦在第四等或亦建初尺類也玉海引五代會要云顯
德六年正月樞密使王朴依周法以秬黍較定尺度長九寸虛
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
推之得十二律管乃進所定尺所吹黃鍾管又云潞州累黍尺
與太府布帛尺比王朴律準尺長三寸二分強又云王朴律準
尺比漢儀尺長二分有奇又云王朴律準比晉前尺長二分一
釐比梁表尺短一釐一毫又云三司布帛尺比周尺一尺三寸
五分額所引三司布帛尺及漢錢尺梁表尺相比而得尺度知
王朴律準又案楓窗小牘云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
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祕藏本寺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八

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祕藏本寺

覆勒刻石於陸事博士爲之銘東都事略高若訥傳云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天下古今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籍資治通鑑長補言景祐三年秋七月己亥所上玉海引寶錄亦同然玉海所比周尺漢錢尺晉前尺梁表尺依東都事略則皆高若訥所造進漢錢可據今幸有其數以知王朴律準當貨泉尺一尺二分一釐當建初尺九寸八分一豪強當今工部鐵尺七寸六分五釐五豪則灼然可據建初尺的是秦廟玉律尺度當是章帝時官尺嘗見仿鑄者摹刊者揚者忽長忽短又或作說作或作或作辨或以爲周尺或以爲即建武尺皆不可信乙丑正月燈節書於拜斗殿寓舍

琴已類稿

卷十二

九

書五代史馬編傳後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金四子監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賣之見五代會要以前或寫本或搨石經本也先是唐有雕印佛經見司空圖敬愛寺募雕刺律疏吳蜀有書印板文字色類極多又張參五經文字先已有印本文送亦有印本而經書之刻則賈始此馮道與有力馮檢薛歐五代史本紀及馮道李愚馬竊等傳皆無之時未久未觀其利故忽略之漢隱帝時國子監表雕造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時方開此四經計自長興三年四月始校正開雕至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奏進印板書一百三十冊則九經正文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告成宋洪遵容齋續筆言其家有廣順三年周禮卽是初本又有顯德六年經典釋文集會要釋文乃顯德二年二月雕造者蓋二年造六年始竣工又五代漢臣楊邠傳晚年知史傳有用乃謀吏傳寫知自後唐至漢周止有雕印經書字書未有史也史記漢書及後漢書宋淳化中始有官刻本侈言收藏者謂有唐以前經史板本非也陸深燕閒錄引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以爲印書之始此數見明於隋書及北史且雕琢謂神像撰集謂經帙不關印書又檢唐書緒無量傳云舊庫內書遺遺諸籍寫刊板以宏經籍之遺其云刊板謂刊改校正所繕寫之書也均與刊板不同讀者不察古今語言文同義異之致乃疑古事矣

琴已類稿

卷十二

一

書舊五代史舊傳三後

史稱親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十一月十四日生於太原宋史世家亦云己卯十一月癸亥薛史從承樂大典輯出其撰者加案訂正此案云花蕊夫人宮詞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自家降誕辰親當七月十五日生其說恐不然也宋史薛史中江行雜志言王平子所記花蕊宮詞二十八首成類文類王平甫校書得夫人親筆三十二首俱無此二語疑此屬王建時矣王建薛史已載今所輯者自謂府元龜無建生日惟洛中記異錄云蜀王建屬兔有兔子上金牀之讖陸友仁研北雜志云余生平見黃荃畫雪兔凡三四本蓋傷蜀孟昶卯生每曉辰荃即畫進是建及昶皆屬兔荃以雪兔進昶則史言昶以十一月生無疑法雲寺詩非此花蕊夫人作不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說親也蔡條德山贊廣言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費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屬朝降下西蜀夫人隨昶歸中國至十日召入宮中而昶避死昌後亦惑之書進毒屢為患不能遠太宗意諫未能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太宗方調弓矢引滿驚走獸忽迴射夫人一箭而死其部頗具本末王鞏聞見近錄則云金城夫人頗恃寵侍太宗宴太宗顧庭下曰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太宗乃射殺之所開異詞也吳曾能改竊浸錄則云蜀僞主孟昶納徐匡璋女號花蕊夫人言似花蕊勳輕又升號慧妃如其性也國亡太祖命別護送途中作詞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烟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嫺媚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言夫人姓費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誤也陶宗儀輟耕錄云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號花蕊夫人慧花不足兼其色似花蕊之勳輕也或以為姓費誤矣按吳曾一說真誤孟蜀花蕊夫人即朱金城夫人自姓費其徐氏乃王建花蕊夫人建納成節二徐事具蜀補記何因以為孟蜀乎妾最嫺媚徐輕薄子所引太平清話謂半開為軍騎促行後人續成之其言命別護送與陶見錄云頗恃寵何光遠聖戒錄妄既徐后皆証不成人美者也陳無已后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齊城人以才色入蜀宮使主妻之號花蕊夫人教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太祖召使陳詩讀其困亡詩曰君王城上豈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嘗讀其詩而悲之知造毒之志不測也而聖戒錄謂此詩為王承旨作其意不欲人稱美花蕊耳上蜀亡時衍母花蕊夫人及妾劉氏皆避顯受死事具於史昶花蕊夫人思報仇志則可尚五代十五國加以吳丹劉守光李茂貞其時所謂君臣蓋莫遠主矣幽燕之恩鍾於女子嗟歎之忱故非以婦才也惟蔡條亦有誤謂大徐妃生王衍衍乃小徐妃所生正建花蕊夫人子也衍時小徐妃為太后大徐妃為太妃太妃及衍遊青城皆有詩或蜀補記水妃詩最工云翠華紅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處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后山詩話言蜀孟昶花蕊夫人姓費自不得涉二徐也其言費宮詞百餘首中山詩話成類文類則三十餘篇江行雜錄言二十八首俗多混以建時徐作兩花蕊夫人皆在蜀皆有宮詞皆為國死王建孟昶又皆屬兔著者又皆自以為是故難明也

親然紹熙五年十月初九日得旨集議十一月乙卯即行禮事
 在寧宗時寧宗亦無子明孝宗陵亦實有地水九朝野記云初
 建泰陵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主事楊子器言之時督工太
 監李興持之遂下楊錦衣獄有起復知縣邱泰上言萬一梓宮
 葬後欲開則泄氣今視水有無其疑可釋乃遣太監蕭敬押楊
 往視回奏無水泉謂楊必死太皇太后曰無水則已何必罪之
 無罪開談云泰陵金井內有水孔如巨杯水如噴不止楊名父
 見之疏請易地工部尚書李燧謂楊多言害成功令人塞其孔
 以楊誣請泰命錦衣官校押楊往驗無之楊有詩云羣議已公
 須首實衆言不發但心知其後王衛亦有詩云子禛泰陵抔土
 黑登臺北望一沾裳其事史紀志不言散見日下舊聞其後孝
 宗子武宗亦無子又嘉靖時錦衣指揮趙俊視承天殿陵元宮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七

有水卒不敗以太后附葬豈以顯陵發祥不礙見水耶萬曆時
 李權江東之言大峪有石窠尚鴻言大峪開時元宮有水工匠
 用火炙乾不使上知此神宗定陵也其後竟矣日下舊聞又言
 龔佳允稱恩陵瘠閉地甚濕其中衣被諸物多腐黑按田貴紀
 以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四月初四開物已腐變其漆
 骨不安可知以此見術不可不慎也

程史卷九十九年十二月丁未推伏
 國朝會要卷九十九年十二月丁未推伏
 實。

宋會要輯本跋

嘉慶甲子秋日稱十神太一事讀宋史理宗紀寶祐二年九月
 辛酉詔詣西太一宮為國祈祥赴居即牟子才再疏諫止檢牟
 子才傳帝將幸西太一宮款謝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又
 劉敞傳云建西太一宮後者言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
 吳形蜀西北坤維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降敗者相繼福
 何在是西太一宮在西湖建於理宗時禮志止紹興十一年臨
 安城東太一壇壝及孝光兩朝增殿屋求西太一宮不可得又
 西訓傳子守信言至道二年以前太一經歷宮分木神太一臨
 井鬼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來成木神太一人燕分
 意疑之以志傳不詳思得宋會要按宋仁宗時武經總要已引
 會要之文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慶歷四年成人十五卷是也程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六

俱麟臺故事修纂云慶歷四年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百五
 十卷晁公武讀書記同名為三朝國朝會要至熙寧十年則為
 六朝國朝會要三百卷林嗣決科古今至論前集卷四云會要
 自建隆至慶歷百五十卷由慶歷至熙寧三百卷李心傳朝野
 雜記云紹興時書籍殘闕小校磨開得王珪所編五朝會要則
 合建隆至治平其後又分慶歷至熙寧為一部決科至論云元
 豐至政和為續修會要不知卷數洪邁容齋隨筆云國朝會要
 元豐時二百卷宣和時進百十卷餘四百卷局中節次嚴實故
 未及上王黼奏罷之書錄解題有續會要三百卷則起元豐至
 靖康南渡後追輯者疑即決科至論所云政和之續修會要此
 北宋之會要也決科至論云建炎至紹興為中興會要書錄解
 題云中興會要二百卷自建炎元年止紹興三十二年宋史李

心傳傳云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書錄解題云國朝會要
總類五百八十八卷李心傳所編合刻於蜀中其板今在國子
監王海藝文云嘉定國朝會要五百八十八卷蓋即此書宋會
要書錄解題五種法科至論四種通志二種通考六種章如愚
軍書考索云宋會要有王洙王珪蔡攸江士猷及淳熙時本所
列各不同又南宋會要理宗紀有淳祐十一年二月鄭清之上
會要寶祐二年八月謝方叔上會要度宗紀有咸淳四年八月
奉安寧宗理宗會要禮志告禮云淳祐五年進光寧兩朝會要
咸淳四年安寧宗理宗兩朝會要三書參差錯見諸家皆不
及之宋史藝文志所收書至雜獨不及會要疑其書元時亡矣
然玉海及小學紺珠告載宋會要目二十一類陳均皇朝編年
備要其引書自有皇朝會要類會要而其書平敘不辨何條為
皇朝類精 卷十二 七

會要文孔平仲新編新論云按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蓋帝號
中文玉海與地紀勝宋史禮志等引會要至多羅願新安志重
史皇宋書錄胡三省通鑑注李心傳舊聞證誤藩鎮進奏官引
皇朝會要翰林學士引三朝會要宗子獨銜不著姓指揮引中
典會要岳珂愧鄉錄引會要類會要中典會要又有典故國朝
典故且一會要注宋人廖梁錄引會要祠祀教事洪遵翰苑遺
事有國朝會要十一事續會要六事慶元漢書本校錄引國朝
會要淳化咸平景德景祐詳定字數程大昌考古編御藥院湖
會要不詳所自姚寬西溪叢語載高昌行記亦引會要皆有目
類可歸汪君文臺又論余以宋王彌大所著清溪弄兵錄引類
會要二百五十二卷中干三百餘字尤喜錄存之讀元史禮志
其議多引宋會要始知其書元時猶存明時文淵閣書目宙字

號第二檢有宋會要一節二百三冊缺安治時新安續志引宋
會要云出金之州十顆祖高續史方輿紀要引宋會要梁克家
中典會要則其書明時猶存今官書者錄存目皆無宋會要而
官書
盛京通志引宋會要十餘條崇文總目提要引續宋會要乾隆
時
武英殿刊宋史三百九卷兩王延德考證云宋會要謂大名
使高昌者為子延德是今官有其書何以不著錄或轉從他書
引證如子延德之宋會要必出於西溪叢語宋會要今無其書乃
鮑意輯之偶檢鎮江府志其開新河引宋會要天聖七年五月
招徐乾學讀禮通考書目有宋會要及五種通考中宋會要至
多全祖望九經字樣亦引宋會要或真今有全書而余所輯
者已五卷矣疑信之間或作或廢良可歎也會要始於唐貞觀
公路北戶錄已引之西文志有二本今不傳今所傳唐會要五
代重輯本也漢會要亦後人重輯者金本當作會要金史張行
簡傳云今有國朝集禮至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
會典以示無窮惜書未成其二云乞定會典乃國朝舊本校刊者
誤改漢唐五代宋會要金人習聞之元有典章明人合會要典
章二書始名之為會典金人必先造會典之名明初酒醴也
也應者不知會要之日乃以意望改古文關文學俸矣嘉慶庚
辰四月二十五日略釐次序之因記其緣起於後
徐松 宋會要世無傳者余於承樂大典中輯出無慮五六
百卷徐松記

地丁原始

順治初年一千六十三萬餘口

順治九年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口

順治十八年二千一百六萬八千六百九十九

康熙二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三丁

康熙二十四年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八丁

康熙四十九年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二百餘口

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七十七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丁

雍正元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二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三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四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五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六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七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八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九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十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十一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十二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十三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十四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十五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十六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十七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十八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十九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二十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二十一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二十二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二十三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二十四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順治六年一千六百三十三萬餘口

順治九年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口

順治十八年二千一百六萬八千六百九十九

康熙二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三丁

康熙二十四年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八丁

康熙四十九年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二百餘口

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七十七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丁

雍正元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二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三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四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五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六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七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八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雍正九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撥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萬壽恩詔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積生人丁永不加

賦

康熙五十二年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丁又十

一萬九千二百二十丁

康熙六十年二千七百三十五萬五千四百六十二丁

雍正二年二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八十八丁

雍正四年

諭丁撥派於各地糧內以雍正五年為始

謹案滋生丁多是年直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

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名可謂極古今太平之盛

矣滋生丁永不加賦額丁子孫多寡不同或數十百丁承納

一丁其故耗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無其戶勢難完納康

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請統計丁糧按畝均派御議不便

更張而止然舍此更無長策故廣東四川兩省先行之雍正

元年直隸撫臣請行之二年山西撫臣請行之三年山東撫

臣請行之五年竟通行之安徽丁糧自五錢一分九釐至五

分不等鹽鈔一丁之釐四毫零合之地畝安撥地丁銀二十

萬七千八百八十四兩八錢四分釐○釐今會典事例

官畝派一釐一毫至六分二釐九毫零不等其糧州丁賦銀

銀一錢五釐零休寧一錢一分入釐零婺源一錢四釐零祁

門一錢一分七釐零歙一錢三分零績溪一錢二分零均依

本科則撥於本地田畝隨改耗羨發源祁門每兩一錢休寧

績溪入分家數七分五釐丁銀多少不同皆各以州縣額丁

積溪入分家數七分五釐丁銀多少不同皆各以州縣額丁

積溪入分家數七分五釐丁銀多少不同皆各以州縣額丁

及地畝數均攤之也後山西以富人田少貧民種地代納丁銀不服至乾隆十年行者八十一州縣其孟縣等二十州縣丁徭地糧分額徵收道光元年孟縣改丁歸地其與縣等十九州縣如故貴州亦多分徵奉天臺灣及廣西之融縣亦丁地分徵也

乾隆八年一萬三百五萬口授時通考安徽一千二百四十三萬五千三百六十一口

乾隆初年一萬六千餘萬口

乾隆十四年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五千三十九丁

乾隆二十二年一萬九千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八丁

乾隆二十九年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九萬一千一十七丁

乾隆三十七年停五年編審之例各省督撫年稟奏報民數報數戶部核實具題付之史館六月十八日

案已類稀 卷十二

謹案編審之例行者西惟鎮西府迪化州安西州東三省惟

奉天錦州其未置府廳州縣地亦不入數

乾隆四十五年二萬七千七百餘萬口

乾隆四十八年二萬八千四百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五丁

乾隆四十九年二萬八千餘萬口

乾隆五十一年二萬九千一百四萬餘口

乾隆五十五年三萬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九十八名口

乾隆五十七年三萬七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口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諭戶部奏進十年分民數較數比上年多至二千七百七十二

萬一百十九名

嘉慶十七年戶部冊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一千二百三十

一名口

道案是年丁數安數三千四百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九丁口是

年案銷冊安數民田三十四萬九百五頃三十五畝有零屯

田四萬一千六百八十六頃五十畝有零產田三萬一千五

百四十四頃七十二畝有零學田二百三十二頃十八畝有

零五尺為弓二百四十步為畝三百六十步為里

隴案天下以戶口為重古人或虞其脫漏言報籍者議論紛

然自丁歸地而賦額不虧吏民不擾照碑之盛皆康熙五十

年

聖恩之所留今天下

皇恩浩蕩碑及亭即當時士民共記此事者頌久之而人莫知

所由然者見朝賦彼全書及通志府志州縣志於康熙五十

年以後戶口或題以滋生人丁或題以不加賦人丁因沿

改修並此名目無之士人日抱古書見諫丁賦者多刻刻恐

若之詞求之於時事而不見其迷不知古人何故作此語伏

讀

聖祖神皇帝有益於人亦一盛事也爰就所建見官書及京報

中之文排比之以論修賦後全書及修志者共知

盛事原起焉道光二年九月初七日記

十七年 十五年朱之錫丁憂在任守制

朱之錫 四月假 楊茂勳 署 紅旗漢軍學生 苗澄 以食部朱之錫 十二月初 錫 三日回任

康熙五年 朱之錫 二月卒 盧崇峻 署 黃旗漢軍官學生 楊茂勳

八年 楊茂勳 署 羅多

十年 羅多 二月調 王光裕

十六年 王光裕 二月 羅多 署 文獻 六月授 王光裕 署 黃旗漢軍官學生官立河

二十七年 北中三分司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該地方監河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三年 十一月初十日 該地方監河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三十一 年 王新命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王新命 二月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三十四 年 八月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三十七 年 八月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董安國 七月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三十九 年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三月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趙世顯 十一月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四十八 年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張鵬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陳鵬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年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五年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七年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是年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齊泰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副總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河南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南孔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東松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二十七年 仍 羅多 署 黃旗漢軍官立河

三十六年	二十五年彭清河縣治清江浦
南白鍾山	三月卒 高晉 文瑞 襄黃旗滿洲大學士
二十八年	東張師範十一月卒 葉存仁 江夏人監生
二十九年	是年四月奏遷楊州外廳
東葉存仁	六月卒 李宏 正藍旗漢軍監生
三十年	蘇巡撫明楚亦勒理河務是後南河歸而江總督總理
南高晉	三月兩江總督 李宏
東李宏	三月兩江總督 李清時
三十二年	南李清時 七月卒 積瑛
三十三年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東積瑛	九月內遷 吳嗣爵 錢若人進士
三十六年	南李宏 八月卒 吳嗣爵
東吳嗣爵	八月兩江總督 姚立德 錢若人
四十一年	三十九年定辦六賄四項續河督張分欽
南吳嗣爵	三月內遷 陸載
四十四年	南龍載 正月兩江總督 李奉翰 順道署 李黃榜 正藍旗漢軍監生 前河督 李宏子
子德河	
東姚立德	四月卒 袁守桐 長山人監生
四十五年	是年南文成桂看海口言不與水爭地
南李奉翰	二月兩江總督 李奉翰 十二月兩江總督 李奉翰

東陳輝祖	二月兩江總督 李奉翰 十二月兩江總督 李奉翰 順道署 李黃榜 正藍旗漢軍監生
四十七年	四十六年七月於廣行令河所歸山東故道奏四十年查河歸是年四月因青龍河引經考城縣城南發疏運移至四十九年與築於北六十餘里之壩屬木從打地也
東韓傑	七月丁憂 何裕城 署 黃旗 嶺州人
四十八年	東何裕城 三月兩江總督 李奉翰 南河兼署 謝第錫 吉州人舉人
五十四年	南李奉翰 三月兩江總督 康基田 舉人 與舉人進士 蘭第錫
東蘭第錫	三月兩江總督 李奉翰
嘉慶二年	乾隆五十五年侍郎 韓傑 嘉慶元年山東布政使 康基田 十二月卒 康基田
南蘭第錫	十二月卒 康基田
東李奉翰	九月兩江總督 康基田 十一月兩江總督 司馬駒 江蘇人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四年	四月兩江總督 吳嗣爵 吳嗣爵 錢若人進士
東司馬駒	三月卒 吳嗣爵 錢若人進士 大學士
五年	南康基田 二月卒 吳嗣爵
東吳嗣爵	二月兩江總督 王秉翰 錢黃旗漢軍舉人
七年	東王秉翰 七月卒 積承志 無錫人舉人
九年	南吳敬 十二月兩江總督 徐瑞 德清人監生
東積承志	四月兩江總督 徐瑞 十二月兩江總督 李亨特 監生 前河督 李去孫 李奉翰子 三世德河

十一年	設南河副總河
南徐瑞	六月收副 冀均元 大庾人進士 大學士
南河副總河徐瑞	六月收
東李亨特	四月署 吳墩
十三年	冀補道雲梯岡外大使
南戴均元	三月署 徐瑞
南副徐瑞	三月河督 那彥成 文獻 正白旗滿洲進士
東吳墩	六月內遷 馬慈裕
十四年	
南徐瑞	正月改副 吳墩
南副那彥成	正月署 徐瑞
東馬慈裕	七月 陳鳳翔 崇仁人監生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十五年	補道雲梯岡外南北大廳以次與案兩江總督松筠請 連帶取直徐瑞奏保送照舊章程辦理是年兼南河副總河
南吳墩	八月新 徐瑞 十二月署 蔣啟銜 寧遠人進士 大 浙江巡撫 陳鳳翔
南副徐瑞	八月總河 缺裁
東陳鳳翔	十二月署 南 李亨特
十七年	十六年尚書吳兼署南河
南陳鳳翔	八月署 黎世序 襄勤 畢山人進士 有專祠
十八年	
東李亨特	九月罷 戴均元
十九年	設東河副總河
東戴均元	正月內遷 吳墩

二十一年	東副李鴻賓 五月收 德化人進士
二十年	兼東河副總河
東吳墩	正月內遷 李鴻賓 署 三月 吳墩 署 四月 李達 李竹溪人副貢生
東副李鴻賓	正月署河督 缺裁
二十一年	
東李達	十一月 承定河運任 葉觀潮 陽縣人舉人
二十四年	分次在 葉以知縣本衙升轉入則例 東葉觀潮 八月署 李鴻賓 十月自陳 葉觀潮
二十五年	
東葉觀潮	三月署 吳墩 署 南河 張文治 會稽人監生
道光元年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東張文治	月丁 張 姚祖同 南河 錢鼎人舉人 煇 仁和人監生
四年	
南黎世序	月卒 張文治 十二月署 嚴煇
東嚴煇	十二月署 南 張井 蔚州人進士
六年	設南河副總河
南嚴煇	三月署 南 張井
東張井	三月署 南 嚴煇
南河副總河潘錫恩	四月授 涇縣人進士
九年	兼南河副總河
南副潘錫恩	四月丁 嚴 缺裁
十一年	

東巖坂 十月病林則徐 候官人進士

十二年 閏九月 諭內閣諭祭六部都察院各祭送一員引見
恭閱本任每兩年兼派一次其大抵試用照舊例

東林則徐 二月朔 吳邦慶 霸州人進士

十三年 正月 派京員徐法精 盧毓 德克金 布街 東河朱 襄會
南張井 三月 嶽慶 樂員 欽滿洲 進士 張井 九月 嶽慶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妻

此年及重受
未始於官...
一百子歲...
一甲子...
一甲子...

時憲書後葉事述

乾隆三十五年癸三十六年時憲書後葉紀年甲子兩周一百
二十年其以前成例止載周甲六十歲也葉宋時宋敏求春明
退朝錄云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監請歷日甲子外更留二十
年詔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宋史太宗紀云至道二年十
一月丁丑朔增司天新歷後一百二十年甲子兩周律歷志三
云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新歷甲子請以百二十
年有司以無所依據議廢之太宗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歲
再周甲子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年不亦善乎
是宋有此制而退朝錄更留二十年當作六十年也范成大續
營錄云金天輔元年至大定四年止四十八年小本歷通具百
二十歲相屬某年生撰造重熙清寧咸雍太康大安壽隆乾統
天慶收國七十二年岳珂愧鄉錄糾之云金天輔之前乃故遺
年號非是撰造今葉收國亦金年號金太祖於遼天慶五年稱
帝紀元收國是兩說俱未審又不知范成大何以謂之小本歷
其通紀一百二十年則宋雖金皆用其制今以范成大所見本
推其式大定四年一歲以次推列乾統五年六十歲乾統四年
六十一歲重熙十四年百二十歲生也宋亦常用此式不知何
時復用六十年至乾隆時又增之惟求古式即以小本歷言若
六十一歲生即列於大定四年一歲生下不當復有乾統四年
以前重熙等年實是所列為百二十行今民間所用本止六十
行蓋乾隆時監中以借紙起見按宋史宦官閣文應傳宮中謂
歷日為百葉古本葉多也葉多則百二十行六十一歲人得見
所生之甲子亦得見所生之紀年此古今本不同也又時憲書

柯尾外葉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刪除翻刻官本無欽天監時
憲書印云云其市肆選擇別本亦不禁也

板開喻

明於臨清汶口埽開下置板開其法至善所謂下行財灌塘上
行財倒塘凡開河之制皆如此埽壩灌塘倒塘亦如此然而文
雅之儒不能知也則為之喻曰明嘉靖三十四年春倭至塘棲
浙江巡撫開杭州城鄉人號泣於城下提督學政俞寧道阮鶴
請啟內門列兵月城中即閉內門開外門檢收鄉民滿月城則
開外門檢實開內門納之又閉內門開外門以納民而奸人不
爾入即兩閉法也然而杖策趨工之人不能知也則又為之喻
曰虎生三子二虎一處處能害虎將渡水虎母遲迴久之乃負
虎過既乃負一虎遲迴久之乃負處反置之而負一虎過卒
乃復負處過其三負處即兩閉法也

除樂戶可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

開國方略崇德三年秋七月丁丑

諭曰禮部承政祝世昌奏請禁止降獲良人婦女賣充樂戶一

疏祝世昌豈不知樂戶一事朕已禁革

貳臣傳館稱崇德三年祝世昌疏言俘獲敵人婦女有籍入樂

戶者請概釋奉

旨交諸漢官會議石廷柱馬光遠等謂世昌心護敵人與奸細

無異處論死籍沒

命從寬流徙西北邊境順治二年召還終侍即誥傳靖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初凡

東朝行禮筵宴用領樂官妻四名領女樂二十四名隨鐘鼓司

引進在宮內排列作樂

癸巳類稿

欽定八旗通志職官順治元年沿明制設教坊司以掌宮懸大

樂

京報順治八年六月戊申定

皇太后

皇后樂用丹陛樂樂人太監二十四名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八年改女樂用太監四十八名

大清會典事例樂部典樂順治八年奉

旨停止教坊司婦女入宮承應更用內監

按春登樓雜說云順治王辰恭良為期以喪亂後良家女被

掠展轉流落樂籍其謀落於媚家許平價贖歸王辰九年也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十二年復用女樂四十八名

皇朝通考樂考樂舞臣等謹案云初制分太常教坊二部教坊

則由各省樂戶挑選入京充補順治八年停止女樂用太監十

二年仍改女樂至十六年復改用太監遂為定制

雍正會典刑部名例上雍正三年律例條引順治十六年裁革

女樂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十六年添設

憲宰宮中中和韶樂俱用太監演習原注現行例同雍正會典及注並同

雍正會典禮部進春儀康熙十二年覆準直省府州縣拜迎芒

紳士午朝令提舉伶人婦孺者嚴行禁止

按香祖筆記云揚州舊制府僚迎春瓊花觀以鼓騎導太守

節維各四人同知以下二人隨而宴以府酒府吏因緣為姦

利子歸太守罷之據文簡以順治十六年得揚州推官康熙

五年行取北上所言蓋在康熙十二年官禁之前又按畫坊

錄云先帝明樂戶立清前一日令官鼓枹社火零夢妻一春

盤二春吏一皂帶二春官一至康熙開禁樂戶遂無官族以

燈節花鼓中色目替之

京報雍正元年夏四月戊辰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改業為良

秋九月丙申除紹興樂戶籍

皇朝文獻通考

王禮考

秦陵聖德神功碑自明初紹興有情民苦難後諸臣有抗命者

子女多發山西為樂戶數百年相沿未革一旦去籍為良民

命下之日人皆流涕

皇朝通志食貨略五雍正元年時山西省有日樂籍浙江紹興

府有日籍民江南蘇州府有日伴儒半國府有日世僕蘇州之

富集昭文二縣有日可戶廣東省有日番戶者該地方視為卑賤之流不得與齊民同列甲戶

上甚憫之俱令削除其籍與編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謂棚民廣東有所謂寮民亦照保甲之法按戶編查臣等備案樂籍因明永樂時不附靖難兵遂編為樂籍世世不得為良者

大清會典樂部典樂雍正元年始除樂戶籍更選精通音樂之人充秋坊樂工八旗通志

條例約編安徽布政使禮部區別流品乾隆三十一年部文引

雍正元年禮部覆准御史噶爾泰條奏詳與府八司之情民行

令該撫刪除其籍俾其改業自新毋得習為汙戾奉

旨允行

癸巳類稿 卷十一

條例約編禮部區別流品乾隆三十六年部覆山西學政劉墀

條奏引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噶爾泰先後奏準山陝樂戶浙江

可戶行令該撫除其籍俾其改業自新得為良民

雍正會典刑部名例上雍正三年律例館奏準今各省俱無在

官樂工順治十六年裁革文樂後京城教坊司並無女子

京報雍正五年夏四月癸丑

諭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成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

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屬廉恥而廣風化也

雍正會典刑部戶律戶役一各省樂籍並漸省惰民可戶皆令

稽查削籍改業為良雍正五年定本

入旗通志職官雍正七年改教坊司為和聲署通考職官考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二集辛未和聲署詩序向來和聲署禮部

王之遇正朝慶賀取市鼓吹者流充其數音節并錯不可聞

既書訂音律乃命易以內府承值

京報乾隆三十六年夏六月庚辰禮部議覆陝西學政劉墀山

陝之樂戶浙江之丐戶舉編籍由來無可確據而其相承舊業

實屬卑汙應請以報官改業之人為若下迷四世清白自守方

許報相應試其廣東之登戶浙江之情民九姓漁戶及各省凡

有似此者均照此辦理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丁酉用白居易新樂府上陽白髮人

我朝初亦歷代沿康熙年間其數不盈千雍正其數更減十之

七乾隆無一女樂遂今四十年

欽定日下舊聞考乾隆四十八年書應敬瑄寫字內城東城一

新津日記京師皇華坊有東院有本司衙衙本司者教坊司也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又有句欄衙衙演樂衙衙相近復有馬姑娘宋姑娘衙衙粉子

衙衙出城則有南院皆舊日之北里也臣等謹案本司衙衙句

欄衙衙馬姑娘衙衙在四牌樓南宋姑娘衙衙粉子衙衙在四

牌樓北今雖仍其名而明時汙俗洗滌盡矣此案應請演樂衙衙

京報乾隆五十九年夏五月戊戌

諭至於女樂自卽位以來卽不用

附古事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正義云近世魏律律坐配沒工樂雜戶者

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錦為軸魏書刑志云孝昌以後天下

淆亂法令不恒或寬或猛及爾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

深羅為籠至遷鼎京臺盜竄頗起有司奏立嚴制凡強盜殺人

者首從皆斬妻子及同籍配為樂戶其不被人及賦不滿五匹
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賊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
配樂戶從者流後以孫騰言復用律令此實樂戶沒籍之初見按
左傳云斐豹隸也著於丹書隸即刑官所屬入於罪隸之隸隸
即樂人親附也云鑑于期夜而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
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
家隸蔡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昨日為舍市而觀之意欲贖之
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然則隸為樂工又女在市又身為公家
之有即樂戶矣樂戶即營戶者晉書魏延傳云益州營戶李騰
開城納魏營戶軍士職不同也魏書文帝紀云沃野統萬二鎮
收勒叛滅之徒其遺逆於冀定相三州為營戶按隋書梁彥德
傳云初齊亡後州州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
蔡已類稿 卷十二 聖

之家移賈州郭富即魏時所移魏營戶魏書食貨志云天興
中詔採諸縣戶於是魏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始光三年
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年紀不載而關官仇洛齊傳有之其
後則高祖時將少游傳云以齊樂安人被獲入平城為平齊戶
則亦郡縣雜戶也北齊書後主紀云武平七年二月詔雜戶女
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者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南
史沈慶之傳亦云慶之前後所獲悉並移都下以為營戶是南
北朝營戶多係獲虜則兼及強盜妻子按漢書李陵傳云時
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為卒妻婦大匡車中謂載衣糧車也則
其法亦非魏所創立也又古女子入春人羣人三國時魏志毛
玠傳云玠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奴婢錄言漢律罪人妻子沒
為奴婢焉而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縣面供官則

是內沒被庭外配驛配兵戶籍不脫實為虐政隋書刑法志云
魏晉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為
樂戶復齊因之建德六年平齊部凡諸雜戶悉放為百姓自是
無復雜戶是其事宇文周時一清源矣隋書高齊傳云父大
通梁人也歸於齊謀還江南事泄被誅實常配為樂戶是又
以府配入者裴植傳云大業初秦括天下用齊梁陳樂家子弟
皆為樂戶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唐律名例三疏議云工戶屬少
府樂戶屬太常並不貫州縣雜戶屬諸司舊唐書職官志都官
云坐沒官奴婢一免為藩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唐書百
官志云其籍仲冬按比樂工及嚴管等取焉是籍沒奴婢亦樂
工太宗諸子傳云承乾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謂之戶奴
者是為奴入樂戶籍戶也為奴之官婢漢官舊儀云給使尚書

侍中皆使官婢官殿中宦者者皆官奴婢其法給尚書郎
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香
從入盥漱衣事同效妾而無常夫張安世傳云耶洋官婢婢兒
告之安世言取用恚怒汗詔衣冠劉歆與揚雄書言五官中耶
阻儀與官婢陳後略驛等姦汗私通盜刷越巾揚雄復書言健
淫迷汗暴於官朝穢康高士傳云北海王君公以明易為郎自
汗與官婢通免歸古既使官婢從直又以私通為罪其制不可
曉王莽傳云民犯備備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文數見至
十一年則云到者易其夫婦是男女分隸故刑給配後漢書劉
盆子傳光武言赤眉獨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
無所改易此一善也蓋收城邑民安如故不擄略無給配也若
婦為奴則不歸於其夫或故庭籍沒唐書肅宗女和政公主

傳云阿不思妻兼被庭帝其使衣綠衣為倡是唐以前為奴
應。為倡也北史崔昂傳云律文婦女年六十以上免配官唐
則六十皆一切為養戶七十皆一切為良亦謂其不足使耳
撰錄云今以妓為官奴即古官婢按唐書林蘊傳云為邵州杖
殺客陶元之投其尸江中籍其妻為倡是倡即官婢推夏時有
女樂管子輕重甲云昔者樂之時女樂三萬人婦謀晨樂闌於
三衢是無不衣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種纂組一
獲得粟百鍾於樂之國墨子文亦同墨纂論力耕篇云樂女樂
充宮室而女樂終廢其國其女樂不知以何等人為之春秋時
陳使婦人飲宋萬酒鄭賂晉悼公女樂二入齊魯魯女樂韓詩
外傳云趙攻吳諸侯畏其威備往進女監門之女嬰其飾與焉
兄往視之道畏而死古或以樂廢取國婦人為女樂又改其君
琴已類稿 卷十一

自不以道取民亦非盡由孝戮也齊桓公時女闍蓋其類臣
別之如士卿工卿之妻太平御覽引吳越春秋云越王句踐輸
有過寡婦於山上使士之憂思者遊之以換其意今趙書無其
文當是揚方書也趙書云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徒寡婦置
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後之說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
也是時有遊軍士之說趙魏以意辨之然古實有軍市書費
云臣妾適逃無差逐又云寇獲助垣嬭誘臣妾則軍中有妾別
置垣嬭夏官量人云普軍之量舍量其市朝州冷軍社之所里
爾子望令篇云令軍市無有女子輕情之民不遊軍市則農
不淫知軍市本有女子行軍時臣妾役罷別置市區仍以軍名
之農民亦得遊焉即女闍之謂軍營有鼓吹故女樂獨在軍
太常無有也漢書馮唐傳云趙將李牧軍市之租皆自用養士

魏書曰女樂時常上變多
本云配法老軍而取之入官破賜
指玉至唐二所配法即八根庭即
配軍印為故。

漢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養士卒是軍有市如齊女闍之
入胡建傳云置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買匿建為軍正丞新
御史亦見說苑指武備蓋屯衛之軍市垣事同費誓垣增改為
買區則查利也漢書丙吉傳云為車騎將軍軍市令後漢書蔡
道為光武軍市令是一軍各一市而趙果及寡婦秦發女子無
夫家者萬五千子尉佗魏武帝錄寡婦以配軍士魏志杜畿傳
注引魏略云初畿在郡東河被書錄寡婦他稱或有自相配嫁依
書皆錄奪而自配嫁之婦也但取寡者未嫁及前代畿所送
多謂魏略曰前所錄亡者妻今假送生人婦也明帝紀注引魏
略云吳蜀數動帝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
難以生口自贖又簡選有姿色者納之後庭北齊書神武紀云
武定三年十月釋芒山俘魏以民間寡婦文宣紀云天保六年

三月發寡婦配軍士七年九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
軍士有夫而鬻者五分之一隋書煬帝紀云大業十三年九
月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裴矩傳云矩召江都境內寡
婦及未嫁女皆集官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悉其所取因籍自首
先有妻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
德時在揚州刷處女寡婦又云凡刷婦女之所見人頭懸掛滿
壁非必有過寡婦也亦汗於軍令是為人偷奇厄魏晉補兵之
法亦是刑家寡婦官抑配之南朝宋制劫盜同籍期親補兵薄
道舉為劫其叔母以例補兵則宋少帝時事隋書刑法志言梁
制大道者毋妻姊妹及從坐者妻子妾女同補兵官為奴婢其
劫盜者妻子補兵補兵或得配軍士或入軍市與官奴為倡
宋書後廢帝紀云與右衛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為

酒肉費齊前廣帝紀云夜開後閣與左右淫宴南營皆置
市也唐書曰營使亦曰官使婦人舊唐書宇文融傳云廣集兩
縣官使婦人唱之是也樂府解題引作官伎女子是未解名義
營使亦曰風聲婦人取古文尚書表厥井里樹之風聲之義言
各為一市唐語林云牛僧孺謂杜牧曰風聲婦人有願盼者又
云飲子晦辭過常州營妓朱良守李應以良婦行曰風聲婦人
員外何必為之大天是也新唐書董晉傳云孟叔度數入倡家
舊唐書傳作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談笑亦同北夢瑣言
云東川董璋開筵李仁矩不至乃與營妓曲宴又司空圖詩云
處處亭臺止輦輪軍管人學內人裝是唐伎盡屬樂營其籍則
屬太常故堂牒可追之五代史王峻傳云相州安陽人父豐本
邠樂營使洞微志云朱景德時馮敏唱歌于十四姨言此曲

突巴類稿

卷十二

七

單州營妓教頭萬大姊所撰梁祖付後唱唱之名為大姊後唱
唱歌子是五代樂營配兵有使有教頭玉堂胡薛云晉乙未歲
時唐清泰二年鄭射臣及軍營婦女填唱道路樂舞小娘子
野風屯州州
插儀射中宋史王長傳云晉時封涼國公謂高祖曰臣昔為
卒官負胡林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使小師家意甚慕之是晉
時有樂營婦女官妓也五代史晉書桑維翰傳云相州管內所
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言是河朔舊例律無明文具奏
之部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資天下諸州準
此處分晉書高帝紀在天福四年已亥九月辛巳刑法志亦同
原盜賊家屬配兵其人已亡改家資配沒律文所不載而相州
有之與隋梁彥德傳同蓋沿魏齊周隋之俗不用律文諸州準
此今部家資不沒納則必留其人不配兵入樂營是其事至後

唐書高祖紀天福二年秋詔父事
其子不許因置配法多歷年所並
為及至今執事猶習焉
入流多矣止集而配沒相隱文籍
在口出營。

晉時又一清漢矣其舊配籍者在也宋時官妓名弟子樂
日應云均州奏言編管練育南與兄幼弟冲南收養女弟子魯
麗華論置擊打樂營轉申稟送司理院照對朱子文策據唐仲
友第三狀云營使嚴恭徵保以歸又云都行首嚴恭是亦以
軍行名程大昌演繁露云今謂優女為弟子命伶娃為樂營將
朱或萍洲可談云朝婦諸部樂教育以伴女囚近世以迎使客
待宴謂之弟子其魁謂之行首禮志屬隔云自丹鳳樓前至朱
雀門集開封府諸縣及諸軍樂人列於御街判宋時有樂軍者
有隸郡者宋史仁宗紀云天聖九年閏九月詔營婦配南北作
坊者釋之刑法志云婦人應配則以妻黨務或軍營致違務
卒之無家者著為法張臣傳云初張邦昌居內廷華國騎恭夫
人李氏擁邦昌高宗下李氏獄詞服賜邦昌死李氏杖存配車

突巴類稿

卷十二

八

營務是先朝官掖有秩者亦為營婦配作坊夢梁錄云紹興時
每浙中於杭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嬉戲
之地劑之瓦者沿北朝契丹瓦里之省仍屬軍營又官酷用妓
王極燕翼贖謀錄云熙寧新法行散青苗錢於鼓廳而置酒肆
於諸門民持錢出者誘使飲命妓女坐肆作樂差兵官列柳杖
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南渡官賣酒列妓樂無復彈壓之制
清波雜志云惟酷恐飲不多課不羨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
來夢梁錄云酒庫皆有官名角妓設法賣酒此又軍瓦之外宋
政之職者也宋汴京時謂之河橋雜戶遠謂之瓦里金謂之監
戶遠史百官志云某瓦里抹鶴國語解云抹鶴瓦里司之官十
二宮職名云某瓦里內族外戚世官犯罪沒入瓦里營衛志云
籍沒著贖戶伶官皆充之兵志云宮衛有瓦里七十四刑法志

云籍沒之法首惡之屬沒入瓦里金史刑法志無文食貨志云
凡沒入官良人隸官籍監為置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官
戶又云本戶漢戶契丹戶餘謂之雜戶無樂戶之目而百官志
官籍監掌內外監戶地土錢帛小大差撥其教坊提點自隸官
監院歸潛志云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至宿州統石烈牙互帶鎮
宿泗使使侍宸運明勝察使放開合住係取籍帛日豈有官使
人而不與錢者是金內外皆有官放也元亦有官放蓋土籍流
相困籍之輟耕無實谷準讓並云玉堂設宴歌妓羅列有名賢
後實入娼家姚文公遣使詣丞相三寶叔請為籍籍此酒史記
貨殖列傳言倡優女子奔富厚漢書禮樂志言庶人以求財或
為親所賣或為人略賣薛詩外傳言楚樊離人之深與之同
求美人進之於王舊唐書李釋得云元和時教坊忽傳密旨取

琴已類稿 卷十二 完

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將論秦帝日教坊不喻取意朕終
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令於樂工中及國里有情願者
厚與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亦買賣人也宋人厚儲錄
言倡優在杭州養良家女為已子沈內翰文通知州奪歸其父
母宋史言高宗罷康州貢珠羅壘丁自便而其後壘戶船仍習
卑汙亦其証也明史劉基傳云會以早求言基奏吳濤士障者
皆編軍戶足于和氣解縉傳云洪武二十一年封事言太常非
俗樂可辨官妓非人道所為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
有必昭其罪律以人倫為重而有配給婦女之條劉辰國初事
蹟云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後移武定橋後以各處將官妓
飲生事盡起妓女赴京人院是洪武時制以舊樂籍人及娼獲
附人為樂婦及給配人其姦汙勢所不免若抑勒姦淫淫賊

元之謂言科條者實始於宋樂王世貞余州史料南京法司所
記云永樂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題卓敬女楊奴牛景先
妻劉氏合無照依謝昇妻韓氏例送洪國公處轉營務檢明
史邱福傳封洪國公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是仍在京師也南
京法司所記又云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
口秦齊奉勝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
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教小龜子
又有三歲女子奉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到到長大便是個淫
贖材兒又奉旨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奉欽依
都由他國朝典故功開錄同又云錄欽妻楊氏年三十五送
教坊司茅大芳妻陳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
安政於奉天門奉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檢出門去着狗喫了欽

琴已類稿 卷十二 辛

此大芳有希重案言妻張氏及女媳皆死於井未幾 兗州史料
是帶其家又錄公妻女亦以死殉與此不同
立齋開錄鄭堯今言黃光昇那代典則並言仁宗即位永樂二
十二年十一月御札禮部尙書呂震三書作禮部部曰建文中
姦臣家屬初發教坊錦衣衛洗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
並有為民給還田土而明史仁宗不絕止云十二月癸酉有建
文諸臣外戚全家成邊者留一人餘悉 還呂震傳則無之此
事古今奇聞也大明會典九十五云景泰七年議準原係民戶
今為樂戶許令改正其樂戶內有願從良者聽其自首與民一
體當差是已有除除之機惜景泰不終於位不復承行其相效
見外紀者何喬遷名山藏起明通紀集要 卷見野獲編
本深德所撰並云嘉靖十年十一月野貽縣民何雄有二女欲
歸樂籍乃自溺死詔立雙貞祠祀焉事有年月奏案而明史列

女無之檢一統志乾隆年及江南通志增補是確妻女一名

春景一名進喜投濼水死水為逆流亦不載立嗣其事官私書

傳出又野獲編言口外四絕一曰大同遺編大同代簡王所封

樂戶較他滿多數倍今在花籍者尚二千人京師城內外不第

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流出流寓古所謂路岐散樂者是也

明官私妓如此呂恭明朝小史載史可法撤云齊安宋子相率

而入平康乃軍市沒妓坊之流禍致李國維之明臣嗚呼章矣

古今言樂戶者多引為淫昏口實不究其原與其所以異又或

官為立制又斥其無廉恥為過抑之以網其賄又軍中婦女被

法拘配宋史明鑄傳云知并州守壘寨軍行頗多喪之籍欲

驅逐感傷士卒心會有備爭殺期歸者走我以白鑄鑄日後來

軍中何也婦婦聞之皆散走兵營出成不常有女樂鑄為不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至

悉者深得權衡之宜漢書李陵傳云獲得皆斬斷之本係神龍

女子陵之所行與流賊土寇何異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

徵拜高 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尚存其舊餘皆視為

固然

木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為之寧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云

好慎密除樂戶之事誠可云好慎密者故列古諸項事之實有

關因革者如此

原相上篇

孔子三朝記少閒篇云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文具大戴禮史記儒林列傳云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以補博士弟子有古法也鄭語言周王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韋昭注云角有伏犀輔頰豐盈皆賢明之相周王不知相人法不本堯舜文王以狀色度取人之意以致王道息絕唐李揆亦有犴頭鼠目之狀備者立論不依據聖人而徒傳合苟卿取悅窮固之人豈有當哉苟卿所舉古聖賢皆是異表非謂其陋其言美者乃似婦人失男子之度其為不肖正合相人之法相人者左傳有內史叔服荀子史記有姑布子卿唐舉史記又有呂公許負等又相黑布衛青皆王侯在漢書藝文志相人法齊流傳之前固存驗也叔服稱叔孫敖豐下杜預注云

癸巳類稿 卷十三

畫面方而必其有後則古人出師命將必取方面大耳因天因人之意儒而愚者何足知之姑布子卿言天之所授雖處必貴此言三代以後由草茅而貴富者多矣周語云叔孫喬如上方而下銳宜其備日人呂覽達德尹鐸云臣將問相人于師孰類而土色者忍醜謂趙簡子史記趙世家云白起小頭而銳上斷取行也童子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則由相貌以知心術蓋孔子所述堯舜文王取人之法苟卿非相而孔讓子執節篇子慎日問之苟卿長日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與左傳商臣鑿目國語叔魚虎目為不善之法同是苟非相而實傳其正法也左傳稱宋湮美而狼佐惡而婉晉語稱知瑤美鬢長大狼在心史記褚先生稱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惡人患其美惡特依俗人言之求

之相法則美惡定矣歷觀古術皆有所出古聖人或由之以致秦平不容以已見非之藝文類聚引莊子云今世無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其口窮跨其鼻空大其體流堯舜文王孔子皆用相人法不可非也漢黃憲以器宇勝人天下後世莫能摘其非虞翻通儒而骨節不媚吳志稱其多見毀謗獨非以相哉古之問人多著非相語止迂拙皮日休立一難日類禽獸反富貴不悟人性至貴物各得人一體放還於物徵之類禽獸之談日休又何取於皮而氏之也哉蓋悍而拙矣

孔叢陶之苟卿一本作陶之鄉人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三

原相篇中

用人之法萬世不能易也試之而已有威可畏有德可象而慮其不達於政也則試之亦以成之也有入於此望而知其鬼暴疲便亦試之則必敗矣天下事可嘗試焉如此乎然則如之何曰相之相者在昔聖賢明智考驗而得之者也天之雨暘可望靈氣而知地之沙土可望山水而知也十二月之氣平土埋管而候之以次應焉何也習也今日應於此而先如此驗於彼而先如彼合而論之其情見矣非有鬼神考驗之功然也行於野見麥苗焉知其為麥見稻秧焉知其為稻其成實而用之也或供上或自饗或糶人或為菜蔬或為食為糜為瀉為養為餅不可知也則試之之說也若非相則是見麥而疑為稻見稻而惑於麥必待其成而知之古人何言張中種穀火中種黍栽虛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三

以易者也神農嘗百草一日編七十二毒而方藥傳焉今不信方藥曰草木之性何由辨形知之不服參苓而餐烏頭迫其知之悔之晚矣蜂蠅相逐者蜚人黃蜂則不矣青蠅營營然髮黑白蒼蠅聲聒人不可使同罪也是於其相知之蛇之類多矣古人問無恙亦問無蛇而蛇吞鹿不吞人人赴之以形可識也若不信形而非相則將見肉而不敢食見衣而不敢衣見日而不信其晝見星而不信其夜也費其貝焉而曰黑白各半不使人察黃唇點齒有赤駁不使人驚黑鼻無皮不使人病瘡赤帶通脊不消胎赤帳內敷赤絡不使人善忘青唇赤鼻不使人愚淫脊上有襍句唇不使童子盜則亦佩之而已古人何與焉染乾一也明乾千里馬則同也而毛束皮束筋束肉束骨者天下馬也人則比而同之然則天有十日人無十等彼都人士

癸巳類稿

卷十三

四

何以為萬民之望也舜為聖天子項羽日與之同孔子聖人賜虎貌與之同故龍有九或司雲雨或為萬物災風有五或為瑞或為妖聖人於相費審也古之相人書不可得矣今於人面分部限行年亦古法也象身具十二禽肉正月肅在虎肉二月兔肉十二月牛肉熊膽春首夏腹秋左足冬右足是有何理哉古人積驗數十象熊而知之故日相法者慮考古之賢達形狀年歲事述而比合之而非相者乃肆其無稽之辭也

中種麥未種而先定其名也非相者曰是猶馬之子為馬雞之子為雞以其種知之非相法也曰以其種知之亦由相形而得也見其種而知其物見其人而不知其善惡是必見人而不察其官骸記其容止者也然則辨種者可為神農氏道而難為不辨菽麥者言也今夫見桃樹者知其實甘見梅樹者知其實酸夫桃與梅之樹非有甘與酸之理可推也見雁者知其為南北之信鳥而無緣獨賣雁以信婦戶之時見鸚鵡焉鸚鵡方逃也三尺童子能知之曰是綠壁結網者何以知之以向者食而知其甘酸數其南北而拂其網故視其形而知其性也若非相則食柑而難桃之甘食瓜而難梅之酸指鳥而告人口是亦羽族何有南北之信以鼠婦而難長蹄不揣其本復不齊其末習不若童子矣考驗者聖人自為其難者也相人之法聖人論後人

原相下篇

孔子之言曰吾以貌取人則失之子羽鄭之禮喪亦貌惡人也
 著於經典此少不得難多暫不得難常也孔子門人三千獨子
 羽以貌寢聞然明之賢不先於子美又二人貌惡非定為愚陋
 之狀也兀者德全無與於七叛刑而能武宮而著書是在神明
 也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
 博宏景曰相者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判談錄云
 丁重相駟馬都尉判鹽鐵于惊言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
 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決旬果大拜後漢書
 趙壹傳云壹魁梧美須蒙眉袁逢使善相者相之云仕不過郡
 吏竟如其言壹強干袁逢羊陟以買名又激皇甫規以為高蓋
 猜吏之雄非正氣此相之可前知者也漢書言王莽時甄豐子
 甄宇曰類編

卷十三

五

尋被誅弄問其手文有天子字解臂視之曰此一大子也一日
 一六子六近巽言豐尋皆當戮死晉書言成帝時晉寧有人謂
 上車門言王和女可足下有七尾星毛長三寸當為天子后詔
 誅其人並下晉寧郡誅可此則怪也奇異之氣疑於貴富非有
 同人之質自然端貴可為賢明之徵也左傳言子都射害人詩
 稱其美歌之日不見子都漢書言雲陽董理卿真美麗人也又
 甯貴然卒自殺無後此又別也非是形骸端正而近惑於韶秀
 故經傳於似秀而實非秀者正名之曰頑童則經傳於相審矣
 知此二者相人之術進於道矣魏書取元傳云善卜占王公求
 其筮者元拒而不許曰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五代趙鳳
 謂相士既識唐明宗若復置之京師則輕踐狂險之人輻湊其
 門自古術士妄言致人庶滅者多矣金史宗望傳大定十二年

白雲編述言法云海金律四錄
 卷八條前古簡而經書此言白
 也德果負也

謂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造
 葬事不得推算相命違者徒三年重者從重若今之相士固無
 取焉術士之口非惟妖異是懼亦當遠絕訛言門無雜賓名家
 之規是無疑也

蔡氏類編

卷十三

六

妒非女人惡德論

妒在士君子為惡德謂女人如為惡德者非通論也古見官文書者宋明帝以湖孰令袁悃妻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婦記又以公主多妒使人代江敦撰辭婚表見宋書后妃傳有云姆嬀爭媚相勸以嚴妮姐競前相詔以急聲影才聞少婢奔進裙袂向席老醜叢來左右整服以疑寵見嫌黃卷未冠以少容見斥魏書宗室傳元孝友上表云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侯王娶妾八人郡公侯六人第一二品四人三品四品三人五品六品二人七品八品一人至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皆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舉朝既無無妾天下殆將一妻設令志強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屯運內外親知共相噴怪父母嫁女則教以妒始婦逢迎相勸以

癸巳類稿

九

急以制夫為婦德以能忌為女工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此臣之所毒恨者也請制令王公一品娶八通妻備九女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一周年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妾妒加捶撻者免所居官妻無子而不娶妾科以不孝之罪離遣其妻北齊書元孝友傳亦有之舊唐書職官志司封云親王孺人二膳十一品膳十二品膳八國公三品膳六四品膳四五品膳三唐書百官志云凡置膳上其數補以告身散官三品以上皆置膳朝野僉載云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妒刺史崔邈云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神明安在解見任此崔邈意與元孝友同妒者婦人常情妒而忌則殺入者死傷人抵罪何煩詔表令權幸妒言之哉明會典刑部律例一

云親王妾膳十人一次選世子郡王四人二十五歲無子具二人有子即止三十無子始具四人長子至將軍三十無子具二人三十五無子具三人中尉三十無子娶一妾三十五無子具二人庶人四十以上無子許娶一妾律例四云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此則婦女無可妒禮法之最善者也易林云二婦同夫志不相思心懷不平志常愁怨意林申子云妒妻不難破家一妻據夫眾妻皆亂此不可奈何者也韓非子內儲說六微二云衛人有夫妻者而祝曰使我無改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蓋是子將以買妾意林典論云上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於內恐富貴更娶妻妾三國志袁紹傳注魚豢與略亦同此其夫必素健達者後漢書馮衍傳注衍與妻弟任武達書云先聖之禮士有妻妾年衰歲暮恨入

癸巳類稿

卷十三

十

黃泉遭逢嫉妒家道崩壞醉飽過差輒為柴荆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家貧無僮僕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懷憤會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親見頭無釵飾面無脂粉不原其窮不接其情誦誦藉藉不可聽聞崇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宜詳居措且自為計每以上書告訴相恐此婦性蓋暴急衍遂之為妒漢書賈禹傳言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蓄歌者數十時無限制衍以宦斥貧不具僮自不能具妾循衍書意蓋有愧行於其妻矣夫婦之道言致一也夫員妾而妻不妒則是忍也忍則家道壞矣天地相親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是夫婦之道也依經史正義言之妒非女人惡德妒而不忌斯上德矣

寄舊唐書與服志後

劉向等作志皆言婦人黃履履及靴略本開元禮序例下及唐六典內官尚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青履及金飾開元初或著丈夫靴又言武德末婦人著履規制重開元來線履輕妙便事惟侍兒乃者履通典禮八十二云外命婦朝會至西階脫履升又云置設脫履席於東西階下命婦應升者至階就席脫履升又云司賓引降各納屣此本開元禮開元禮云皇后正旦冬至受外命婦朝賀西階下脫屣升其會儀設脫履席於東西階下脫屣升酒行畢降納屣是脫去履下履也迨後婦人足弓於南唐漸成風俗此為實響矣南唐裏足亦僅聞首履道山新聞言之最詳至明人忽有異說謂古亦弓足其說有二一者言孝堂山漢畫女人足前銳今審石刻男足亦前銳前銳乃側畫體

宋已類稿

卷十三

十一

且畫惟方履則見被婦人至晉始方履漢畫宜前銳也古鏡舞女像足亦前銳舞用利履屣前銳非足銳也一者無智之人妄說古書晉人詩云滂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慶辭不嫌也乃連帶之金蓮謂蓮運詩云可憐誰家婦綠流濯素足明月在雲中迢迢不可得白足濯溪而引官履雲裏月常新南史言齊東昏麗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花也乃龍興神明之如以金蓮花盆濯足之意而偽增云使以帛纏足行蓮花上古樂府云新羅補行纏足狀如春妍杜牧詩云銅尺裁量波四

古統雜錄並

宋已類稿

卷十三

十一

人行有足下何所有紅履履穿經綰以紅裏為金蓮足且造漢雜事載辛云足長八寸底平指教約縷追珠收束微如紫中大唐新詩太真外傳因史補並云馬嵬足履收得楊妃錦鞋履一隻而明乘傳瑯琊記造桃鶯尺廣言楊妃鞋履長僅三寸誠齊雜記言天寶時桃源女子吳寸趾以足小得名為調停之說者則曰某言古弓足某言古不弓足鸚鵡狗吠與人聲相亂其我孝堂山畫者則無一文可證又不視男足自使疑或異志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云母之於女恩愛至矣身耳附珠何傷於仁若時襄屈其女之足者何假穿耳以為說哉弓足之事宋以後則實有可徵鶴林玉露云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羣覺日金人舉迫既行萬里豈復故態上為惻然徐獲羅勝蔡氏詩云手自植松柏身亦委塵泥何暇裹而足但知

楊貴妃言朝換過轉上似其時婦人脚也鬼董云相與未臨安
樊生遊湖上寺開得女子履紀弓小翠衛王妾後也夷聖志西
集云慶元時湖州南門外一婦人著皂弓鞋見侯君素游官紀
聞云永福寺一張姓僧有室攜少女求領信曰好弓鞋敢求
一隻裂其底視紙乃佛經也其時輟前鸞上故謂之弓宋史五
行志云理宗朝官妃束足織直名快上馬則束足令直始理宗
時直則不弓矣弓小當別言之花間集蜀毛熙震浣溪沙云捧
心無語步青階緩移弓底繡羅鞋是底前向上身自收夢梁錄
云小脚船剪載買客小妓女荒鼓板燒香雙履則但言其小宋
時後以為婦人通稱較詳錄云元豐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
大足為恥此南宋時事前外代答云安南國婦人足加鞋靴
遊於衢路與吾人無異所謂吾人今及西人是宋時額外皆不
弓足履辨錄云程鵬果宋末被擄配一宦家女以所穿鞋易鞋
一履是其時宦家亦有不弓足者至金元之制楓窈小履云汴
京開闢宣和以後花靴弓履極金翠今房中閨飾復爾瘦金
蓮方堂面丸編體香皆自北傳南者是至新舊俗而元時南人
亦有不弓足者港湖靜語云伊川先生後人居池陽其族婦人
不纏足蓋言其族女子不肯隨流俗纏足也野獲編則云明時
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是反以裹足為貴今徽州
寧國小戶亦然積習所以難反今如其所由起則唐以前之制
宜為理畫之月官履人履石后及外內命婦之履為屨總約純
自後遺文散見以推得古婦人履履服則頭高底底內上晉
書五行志宋書五行志搜神記元占經並云初作履婦人以
圓男子頭方圓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是履頭圓也玉

弓足履辨錄 卷十三

三

新詠梁皇太子聖製戲贈麗人詩云鞋帶宜細調畫屨重高綰
藝文類聚此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詩云履高疑上砌綰開特
首作簡文帝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詩和簡文帝云簡叙新履翠
長風藝文類聚此王胡奉賀率兩成詠詩和簡文帝云簡叙新履翠
試履逆堪藉徐君初春携內人行戲詩云草短猶通屨梅香
漸著人題泉南苑看遊者詩云履高含響氣輕輕半脫羅草短
通屨高疑上砌是底高也見只編明姚士麟撰刻云未載唐文
德皇后遺履則改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裝飾長尺底向
上三寸許中有兩系首綴二珠蓋古故履屨也是高底底向上
也向上則底窄漢人謂之晚下釋名云晚下如身其下晚晚
而危婦人短者著之可以拜也拜謂俯也其非高底者曰連遊
履魏晉植活神賦云戲連遊之文履是也其非高底者曰連遊
履後無跟名曰履史記貨殖列傳云鼓鳴瑟跕音履文選魏都
麥已類稿 卷十三 十四
注引史記 又云捕長被麟利履漢書地理志云彈弦跕履左思
魏都賦云御駟躡步履即履漢書注師古云履謂小履之無跟
者所謂小履對履履履言之跕者史記集解臣瓚云躡履為跕
以無跟故躡之又跕之文言通曰履屨書尚不疑傳云履屨起
逆後漢書王符傳云履屨出迎二文皆言跕履也又較子雜錄
云較履晉官內妃御皆著之唐武德間婦人多曳履亦跕也唐
明皇楊妃履錦云細細問圖率罕弓弓脫履露纖妍跕履脫則
顯露婦人足自較男子小故履細圖唐書車服志云文宗制婦
人青碧纒平頭小花草履多帛履成履而紫吳越高頭草履車
履皆取之明初輯錄云浙西之人以草履屨而無跟名曰較
履婦人非纏足者通曳之今猶然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云足下
羅絲履織作細步履履故步細蓋曳而緩行所明履步也又

云新婚馬聲駭相達迎則意迎之所謂姑利履也其男
女常履履昔者曰教職曰武職幸堂山石刻漢畫男女足
皆前銳郭若虛圖畫見國志云唐代宗朝令官人侍左右者

紅錦靴則女靴履前銳北夢瑣言云王迪車轍靴鼻逾寸
而不傷脚指三日後入拜粉林間見近錄云宋神宗開禧時
近侍以弓樣靴進韓維曰王安用武靴按隋書禮儀志云長

靴田獵遊獵則服之是男武靴亦弓而銳也其弓向上者謂之
鼻漢稱名謂之印角其靴缺前種者稱名謂之鼻鞋皆男女有
之其膝以下備有行履結束時所謂邪幅在下舞名云幅所以

自備束今謂之行履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末也在脚末
然則行履裹脚履履履古人所謂束足裹脚者如此後漢書
重祀妻傳云蓬首既行賜以頭巾履與男子同宋高宗於妻

突已類稿 卷十三
相欽曰吾今膝袴中可不帶七首則男子膝上及膝不用行履
此古今之異也其履履履方圓改者宋書五行志云晉太康初

婦人若履方頭此去其員從與男無別也又云孝武之世幸臣
職法典禮亞人主造員頭履世人莫不效之其時員進之俗大
行方格之風盡矣是男女之式互易女子惟大足故履頭員可

改方地朴子云吳景帝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帳以婦人履履蓋
其上以試至則未改時員頭履也其非禮履則男女靴履同史
記滑稽列傳云男女同席履交錯是其時男女履同也北齊

書在城王潛傳云天統二年拜太保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
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向州言之足同
故靴可換新唐書車服志亦言中宗後宮人胡帽海內效之衣

丈夫衣而靴大唐新語云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履靴形

不為靴列平頭小冠半履白居
易於小鞋履字未案入實
宋平世狀

履帽內外一貫天寶以前事如此唐書廉王元嬰傳云與崔
簡妻以履送元嬰面血流唐詩紀事云段成式光風亭夜
有醉殿者詩擲履仙舄起捲衣快燒瓶可脫履擲人是唐以

前男女履同也古丈夫費者履朱婦人費者履青有綠色三輔
黃圖云鈞弋夫人帽中但有絲履列仙傳西京雜記云趙合德

上飛燕同心七寶兼履乘嘉與婦傳云今致龍虎粗履履一稱
匪履織女賦云足躡刺繡之履健高允羅敷行云脚著花文履

耳穿明月瑤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
子擊履箭沈約少年新婚為之詠云錦履並花文繡帶同心苧

是也惟南齊書云高祖素儉官人盡令著紫絲履其他婦人非
貴者履亦有綠色漢書賈誼傳云絲履繡諸絲注履度云加牙

條以作履條條古云編諸若今之織成而為底人妻妾之履張
衡南都賦云侍者履羅華英至唐時則新唐書車服志云文宗

時婦人平頭小花草履絲帛履成和凝詞云雙頭履子編
常粹金絲即漢書王莽傳所謂句履岐頭出履二寸者五代時

漸有雙頭之名以及岐頭平頭可因以見晉後漢方晉前頭圓
之制非盡便履利履前銳也古婦人貴富者衣長不見足漢承

古制婦人袍旁有曲裾江充傳注蘇林云今新婦袍上挂全幅
繡角名曰交轅轅元后傳絳繡諸子注師古云諸于大掖衣即

袿衣類此寬衣大襪唐謂之燕尾明日插襪其燕服則窄度肩
吾詩云細著宜窄衣長釵巧扶髮庾信詩云小衫才裹臂纏弦

恰抱香台男子上下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裝衣窄裝長裝連衣言
從一也明史輿服志云婢使長襖長裙小婢使長袖短衣長裙
短衣見常為賤人之服古婦人衣曳地其不曳地則史表著之

又圖中環項佩登是之曰斜領法以
相欽曰平頭小冠百八拜下有寒衣
微骨冷指家女兒三三影二兒兒修
見斜領。

突已類稿 卷十三

若漢文帝的人王弄妻美惡皆爲口實衣曳地則履履惟見底
 故底高履從人故頭圓其弓足小而銳者求之於古亦有所出
 出於古之舞履史記黠利履集解徐廣云利履舞履也足容重
 舞則見履舞履赤色花文薄底頭利銳綴珠張衡西京賦云振
 朱屣於盤樽文選舞賦注引卞蘭詩昌賦云妙舞德僊體輕解
 野王舞賦云頓珠履於瑣筆曹植妾薄命云妙舞德僊體輕解
 裳遠履靴縷梁昭明太子舞詩云入行看履進藝文類聚 簡文
 帝舞詩云中度履行珠才垂手云頓足轉雙巾沈約詠脚下履
 云稀開臨舞席沈君攸伎詩云頓履鳴珠珮劉孝儀和舞云迴
 履裾香散又云頓履赴絃餘劉遵應令詩履度開裾藝文類
 綴殷芸詠舞云頓足有餘情爽信詠舞云頓足隨珠節江洪舞
 女云頓足復含委李翱雜柏枝披云湘江舞罷忽成悲使脫簪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七
 靴出釋帷蓋舞先見足故言履履靴利屣木綴因而裏之背屣
 裏足者舞人也南唐書言小周后刻屣步香階手提金縷鞋是
 南唐貴人不可足弓足出舞利屣明也大足利屣則屣前銳利
 有鼻而弓古弓靴履不弓足南唐弓足東指就屣鼻利處而綴
 向上宋理宗時綴直後乃綴向下此其大略也然金史輿服志
 云皇后弓青羅製白絳裏明金黃羅準上用玉鼻仁如意頭裏
 珠裝縷繫帶縷青羅表裏綴繫帶其弓如意發玉鼻仁飾珠與
 皇帝易同明史輿服志云皇后青織弓飾以描金雲龍阜純每
 弓首加珠五顆皇妃皇嬪及內命婦青鞵弓皇太子妃鞵弓同
 命婦九品青鞵弓宮人則弓揀鞋上刺小金花是貴人不可以裏
 足入制而宮人弓鞋爲利屣蓋兼尖靴鞋沈德符野獲編云向
 聞禁掖中被選之女人內皆解去足鞵別作弓揀後遇掃雪人

從內拾得官婢敝履始信其說不誣黃道周三季紀略云宏光
 選婚懿旨以因母須不束足則明時制度過南宋遠矣而劉若
 愚酌中志略云番經履跳步叱神廟時教宮女數人做法事惟
 弓足不能跳步叱宮禁中已不能守先法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有效他國裏足者重治其罪之制後又定
 順治一年以後所生女子禁裏足康熙六年弛其禁古有丁男
 丁女也足則失丁女陰弱則兩儀不完又出古無履履女履
 則男屣女子心不可改者由不知古大足時有貴重華美之履
 徒以理折之不服也故具分析言之非以歷證談者之短亦庶
 爲讀古史好學深思者之一助焉嘉慶丙寅五月書於德州學
 舍
癸巳類稿 卷十三 六
 細尺減四分爲七寸五分唐人語如此漢行四分法亦四分
 之一唐千金方亦一兩爲四分今醫用古方多誤道光壬午
 九月十六日記

於萬歲樓乘步輩從禮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棄水甕中上怒
命杖殺既而赦之檢唐書讓皇帝傳云侍元宗拔舞萬歲樓從
禮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甕中元宗怒詔高力士杖殺之從
容諫止又唐語林云高少逸觀察陝州有中使於石碛驛怒餅
餌黑穢驛夫見血少速封餅以進上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
耶請中使配茶陵此以見元宗能遵祖訓終不失天下英公言
對御食併裂棄之太宗必祈其頭英公必非妄語蕭家鄉人
也愛其事有益於人故為謹成其義雍正四年

上諭云朕以勤儉先天下宮室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
令人拾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石之多蓋飯
粘海鹿錄存者五年

聖人之性情如此待文王而與者中人以下皆可勉也晉書殷
仲堪傳云為荊州刺史鎮江陵食常五碗盤無餘肴飯粘落席
間輒拾以噉之宋人國老談苑云查道以謹儉為龍圖待制每
食必量能盡一器乃食不勝則不復下箸雖蔬茹亦然嘗謂所
親曰福當如是惜之春渚紀聞云元厚之自少至老每食度不
能盡即先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明齋小識云青浦蔡萬銘習
幕為御史每伏拾几下委數人皆笑之享遐年孫朝杰舉於鄉
薦臨章子彥恪家風述略續編云丙寅遊浙寓舍王翁熱視予

曰子為施先生嗣孫尊公止此飯後餘粒墮地公貴人猶俯
拾而噉焉今君亦然且神相類記宋人說部記范丞相子在道
旅拾錄米糲問答與此同今范氏輯文正父子事未收此條此
皆好事可記者嘉慶戊辰二月書於百泉

上諭云朕房裏水內地棄飯粒
甚多如朕違入庫行查出決不
輕恕

西東齋春集云庚辰春杭州延
燒一萬二千戶火連燒世宗廢反
亦而賊賊度前世家家塚福皆
灰燼而火家上獨免蓋世宗幸
每飯餐零落者必俯拾噉之
又施

則宋五兩豈能當唐十兩又豈能以開元錢三箇爲唐一兩未
按正傷寒論及金李杲又言六銖爲一分今之二錢半此則誤
讀千金方者宋金時兩重七十銖豈可以六銖爲一錢半蓋互
求下算易於倒誤讀古方者當審之

幼

木棉考

木棉有木本有草木其爲布初見者史記貨殖列傳榻布干石
注引漢書音義云白疊也三國志東夷傳云倭人男子露紵以
木棉招頭其自南來者梁書林邑傳云出吉貝吉貝者樹名也
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
色織爲斑布南史千陀利傳云出斑布吉貝婆利傳云其國人
披吉貝如袍北史真臘傳云王著朝霞吉貝其常服白疊唐書
環王傳云本林邑也王衣白疊吉貝斜絡臂囊服朝霞吉貝短
裹其俗以吉貝橫一幅線於背吉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
精曰氍唐元應四分律音義云迦波羅可以爲布屬實以南大
者成樹此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爲布
此南方異域本也其種由閩廣來者魏賈躉齊民要術非中國
物者云異錄地理志曰交趾定安縣有木棉樹高丈餘實如酒
杯口有絛如蠶之絲也可作布曰白縑一曰毛布宋彭乘墨客
揮犀云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史紹通
盤釋文云木棉二三月晦下種秋生黃花其實熟時皮四裂中
綻出如綿以鐵槌碾去核取綿以小竹弓彈之卷爲筒就車紡
之自然抽緒織以爲布自閩廣來者尤爲廉潔趙汝适諸番志
云吉貝樹類小桑葉類芙蓉葉長半寸許宛如鵝毳有子數十
兩人取其茸絮以鐵軸碾去其子卽以手提茸就紡爲布厚者
爲兜羅棉次曰番布次曰木棉又次曰吉布方勺泊宅編云閩
廣種木棉樹高如柞結實如大櫻而色青秋深卽開露白綿茸
茸然以鐵杖趕淨小竹弓彈令紛起然後緝織爲布名曰吉貝
蠻人織巾上作細字小花卉卽古所謂氍布裁圍雜記云木棉

張儀傳云策與輝肩輿其母東歸是如北加婦人進路如肩輿也隋書禮儀志云齊武帝造大小輦無輪轂下橫輓輓其制即所謂擔也又云平肩輿輿橫施八天子至於下殿通乘又云步輿輿皆無禁限唐車服志云一品二品命婦擔昇以八人三品六人四品五品四人胥吏商賈之妻二人宋史輿服志云太平興國七年詔民間無得乘四人八人擔子其兜子昇者無得過二人擔子兜子者以帷蓋底板分之王明清揮塵第三錄云宣和中蘇過萬景德寺見一快行家同一小轎至傳旨宣部二人肩之其疾如飛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則他轎自有頂輿服志云肩輿王公以下黃黑二等凸蓋無梁今轎頂俱凸蓋也其制如此古賈以人擔輿為非禮唐王求禮言輿以人肩是以人代畜也朱子名臣言行錄云司馬溫公嘗問范景仁登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十一

萬頂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則策杖以行亦見北宋時多喜肩輿也宋史輿服志云紹聖二年侍御史崔思言京城土人與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轎自載四人昇之甚者飾以楹蓋蔽去廉蔽置其左右旁午於通衢政和七年臣僚言京城內優輿非命官至富民如優下賤遂以為常近日有赴內禁乘至皇城門者奉祀乘至官廟者於是部非品官不得乘優輿丁特起靖康紀開云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籍馬與金人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驢乘轎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摠括無遺矣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成里權貴女於金搜求肩輿質轎之家悉取無遺是北和都城自有質轎之制而張端義黃耳集云渡江以前無今之制却培編云汴京皆乘馬建炎初駐蹕揚州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東南紀開云思陵在揚州傳旨百官許乘肩

此轎止事多周士大貽誤肩輿不入後制惟其有在漢序多江浦肩輿多高陸代八於陸馬叔文言肩輿數辰書生丁楷再核輿中曾見之而不知其古也

文選周禮謂法周禮與此轎事此轎事與四方人是不為之以及為轎洞之天子也人色來多

此轎項云云是履球轉生禪院候沐出先儀御肩輿旋至王軒筆錄云錢惟演嘗與清郭此卿小宮以名氏此物於相接是長去法陽遊人多以轎

輿朝野雜記云故事百官乘馬建炎初以橫揚磚滑部特許乘轎演築露云高京乘轎自揚州始其後不復乘馬如此助印即至北宋其如如事皆不可通明史車服志云宋中興以征伐道路險阻詔百官乘轎名曰竹轎子亦曰竹輿是依南宋人護聞之說殺固雜記云成化間制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轎兩京諸司僕門各有上馬臺則洪武永樂時乘馬者多也其言亦似是而非上馬臺自是古之扁石為車設且禁地下馬非惟騎馬者下宋趙升朝野類要云杭州百司報上馬時必不騎馬又云官人出入兵士呵喝車馬時必無車馬乃習言洪武時上馬臺意亦同也大要北重車馬而古已有轎南重舟輿而古亦有馬其扈從則當馬建炎乘轎專以江南臣從言之實則北地扈從其在御道外者古亦有車轎宋史五行志云政和三年十一月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十一

冰滑人馬不能行詔百官乘轎入朝丁晉公談錄云真宗東封開成遇泥雨鳴支鞋與轎錢動要五七萬貫此建炎以前北地扈從之轎也元史桑哥傳云言於世祖曰去歲幸上都臣日履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今汝乘之可也此建炎以後北地扈從之轎也元史兵志站赤云江浙轎站轎百四十八乘江西轎站轎二十五乘湖廣轎站坐轎百七十五乘臥轎三十乘則又南地在官之轎至明時裁之正德四年會典車駕可職掌事例俱不言給轎也

煙花說

以湯火煙花古有之其名未著周密齊東野語謂之堂花云東西馬遷有之矣州史料國朝叢記云燕中貴人以湯及大火逆寒中迫牡丹使開於元旦且奉上及慈聖為宴樂而不加以名王文簡則謂之唐花引召信臣諫冬生蔥韭菜茹以為漢時有此法其唐字實乍見或曰唐空也按唐空佛語單字還音亦作蔡謂此為墨花定非也問之花匠實曰煙開之花木匠烤木曰煙料竹匠烘竹曰煙竹皮匠蒸皮曰煙游音皆若覃廣韻煙在二十二單也宋周君以為堂近王公以為唐匠人以為煙而書作彈實則止是煙也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七

唐堂彈古音同。

鴉片煙事述

明四譯館同文堂外國來文入冊有譯出暹羅國來文云那侃備辦金葉表文差擇坤大通事取頭日到廣東布政使司給文赴北京叩頭皇帝乞討紅紗二十匹綠紗二十匹紅羅二十匹青羅二十匹那侃進皇帝蘇木二千斤樹香二千斤馬前二百斤鴉片二百斤進皇后蘇木一千斤樹香一千斤馬前一百斤鴉片一百斤此不知何年文今暹羅貢龍涎香象牙閃金香船胡椒臘黃蘇木豆蔻速香烏木大楓子金銀香無鴉片明人國朝典故星槎勝覽瀛海勝覽俱不言暹羅鴉片然大明會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國貢物暹羅瓜哇榜葛刺三國俱有烏香即鴉片播文與會同館冊合知三國明時已有鴉片且入貢品蓋藥物也入中國曰烏香或曰烏煙就其本名還音曰鴉片亦曰阿片亦曰亞藥亦曰阿芙蓉亦曰合浦散至明時始錯見於諸家文字古人則止謂之藥煙唐諱毗耶那雜事律云在王城藥病吸藥煙瘳損苾芻白佛有病者聽吸煙佛言以兩梳相合底上穿孔中著火置藥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用了用小袋盛挂杖笮竿上後用時置火中燒以取淨不應用竹不應水洗此則西域古有之明徐伯齡蠅精傳云成化癸卯令中費收買鴉片其價與黃金等其國自名合浦融是成化時市廛已有貨賣者萬歷時李時珍本草綱目數部云鴉片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是已行於民間近朱仕玠海東廣語云鴉片出外洋咬嚼巴呂宋瓜哇煙筒以竹為管開八九分中實櫻絲頭髮側開孔以黃泥做成葫蘆空其中以火煨之則今鴉片槍與唐微異槍以精木斗以陶土導槍以長簾取煙以煙簪剔斗以平筒以彎筒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十四

昔鐵也有煙燈有煙合不著火匪棄棧內矣其為藥則本草綱目云阿芙蓉是罌粟花津液其結苞時午後以針刺外青皮勿損其裏皮刺三五處次早津出以竹刀刮入罌器陰乾今市者猶有苞片在內王侯醫林集異石是天方紅罌粟花汁又傳一方凡罌粟未開時皆有承露青蚌花開即落收之亦可用於以智物理小識云罌粟津液收入罌器用紙封口暴二七日用之其方流傳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為房中藥性暖而滑未為大害古方貢藥料之鴉片也今廣福鴉片則別有所謂鴉片土自西洋紅毛荷蘭人製者澳門紀略澳籍西語鴉片為亞業而不詳其物黃叔敏海使檉錄云鴉片煙用麻葛同鴉片土切絲於銅箔內黃成排煙用竹筒貫以機絲貯之吸此則煙氣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土人吸此為導淫具肢體萎縮臍臍潰出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

鴉片土出咬嚼巴云余文儀臺灣府志云咬嚼巴本輕捷善關紅毛製鴉片煙誘使食之遂成癡受制其國竟為所據所謂鴉片土者死人骨骸紅毛即咬嚼巴取之而禁紅毛自食集癡紅毛環視懸其人竿上以吸打之入海海東勝語亦云瓜哇男女皆吸鴉片而荷蘭法則食之者死其物之見於舊籍者如此向讀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事司朝貢俱云荷蘭在東南海中技荷蘭實在西北遠海與俄羅斯近其云東南海者以鴉片土謀占咬嚼巴之寄巢也是鴉片貽害之切證嘉慶十四年八月間浙總督奏奉事言詢之弁兵皆謂率船碎落水該逆素食鴉片身體羸弱不能扶板浮起溺斃深洋道光十二年八月廣東奏稱事言調至連州軍營戰兵多有吸食鴉片煙者兵數雖多難於得力經兩次部議立禁已有專例中土自愛之士造

為惡四十年東望寶錄鴉片引李桂馨言入門言罌粟汁罌粟殼二三日吸片性急不可多用大引野獸先聲林振雲言罌粟除花或先溫水下以製湯以靈水解之。

止鴉片方或多費亦不能得效今考鴉片藥料本腥肺加以鴉片土人汁力狂瀉肺愈甚久之則火氣送藥著肺不去故食鴉片者有別說文云別癩也灼肺成癩仍以鴉片攻之如以火燻皮能柔之稍通暢不食則肺癩掣痛肺主皮毛皮毛漸漸然溶澤然若中寒者痰氣矣肺發十二脈久之手足指甲十二脈起訖處皆痛手足無力就畏寒狀頭縮肩聳又食之則肺液盡此病之情也嘗以得其情為處一方研白苾末煉梨汁為糕常食之乃神效何由使咬嚼巴人知之也

辨藥性在形色氣味鴉片由煎熬成形無可辨色黑當入腎味酸當入肝煙主收瀉沈能達下熱為煙則下行極而上化味為氣由陰達陽可概見也人之呼由心肺吸由肝腎今煙注肝腎以酸濕收斂人之所飲養借煙氣揚之於上故初吸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六

精神煥發逾其常度展轉探支久且不敷故至常吸之期精神困頓所謂別也肝主謀慮腎主作強吸煙久其人必畏慮庸頊激之亦不怒由其精華竭也肝腎既竭牌亦陷房事不男終至後泄其命必傾理初治此意主治肺使肺氣下降肝腎受虛則未深者其效必速第受病有淺深素稟亦寒熱不同故別深必主補下而視寒熱所宜為輔佐究之升提既久下必虛寒藥宜於暖且朋久脾胃必弱宜先治中權使納食氣旺漸減其煙以至禁斷仍可延年生子至修合有罌粟汁由海舶來者分大土小土相傳大土為向日葵汁近內地亦學之葵向日而寒理初言陰極求陽此物性也葵寒而滑人受病與罌粟之濕者同理初言此藥熟用無微不入故鴉片朋成先煎升而卒後泄也有服生鴉片過一錢面死者尸

身無可驗惟軟如綿為異然實非死也收斂斗甚精神氣血皆閉塞氣復則蘇不復而氣絕則軟而不僵也先君子宦陳時檢一尸骨言服鴉片死其骸骨中凝結如荏穉之有荏穉久則提澀可補洗冤錄所未及也初服生煙者以雜藥汁灌之立愈以其味甘質滑中必與酸澀收澀正相反附其說於此李維鏞記

鴉片為害使民貧尙可通變其使民弱則所關甚大今得一方白茅根五錢鴉片灰三錢甘草三分羯末糖八兩煎濾汁至八分加川貝末五錢煎成膏入甲瓶別用羯末糖八兩濾汁煎成膏入乙瓶為一單每刷至沖服甲瓶膏約三四錢再將乙瓶膏如數對入甲瓶藥漸淡筋漸輕一單畢刷去矣如未盡去加一單必效此神方也程尙甄記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七

休息漢紀道東風飛如七及上九

長月直日解

三長月十日者唐用釋道之制其先難見古書者論衡四諱篇云古人八不舉正月五月子意林風俗通云俗言五月到官至死不還南史張協傳云俗人忌以正月間太倉月令季秋之月云百工休養神記云九月初七日工作皆休息泉汴諸務正月十六日今俗染坊六月六日織坊七月七日其以九月則古法正五九月皆有可紀其著之律令謂之三長月則始於唐三長月者不空胃索經云諸佛神通之月能改齋漫錄吳會佩章齋輯問命錄唐書高祖紀音訓並引智度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贛部洲故此三月者省刑修善案漢書言匈奴常以正月五月八月會祭天神佛起西域後其教至北部乃始為寶鏡移照之說遂至中土耳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六

凡璞云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節錄於此三月禁屠宰不上官能改齋漫錄雲麓漫鈔以宋人常用此例而謂宋火局者為非猶覽案雜記揮塵新錄謂後人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水東日記以歐陽文忠五月不上官為未能免俗容齋隨筆則云其制不始於唐引晉穆帝納后北齊顯祖受禪二事為證吹劍錄命文亦云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照南贛部洲晉宋間崇佛以此為三陽月其言陽月檢子平書又謂之無羊之月言係斷屠月猶繫案雜記言宋於此三月無屠宰之禁然老學庵筆記云宋法此三月亦減去食羊錢蓋唐遺制能改齋漫錄云州郡供給此三月不支羊肉錢東南紀聞云宋因唐甲子詔於此三月官中請律亦不支羊肉錢蓋相沿如此若晉與劉宋之世未嘗官頒行也顧炎武曰知錄又言雙月為

良變厚為忌案隻月為陽何反忌賜善北史言李繪六歲求入小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是古人忌偶不忌奇今依左傳十月為良遂謂忌隻月如此何又不足三月七月十一月知其說不然矣唐書百官志虞部云京兆府三百里內正月五月九月禁七獵刑法志云凡斷屠日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見於唐書者至夥唐律斷獄下長孫無忌等疏議云斷屠月謂正月五月九月禁殺日謂每月十直日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於此月日決囚者杖六十明重修會典第一百三十七卷每月禁刑日期亦同而唐人之制獨密者宋敏求唐大詔令百十三卷武德二年正月詔釋典徵妙道教沖虛自今正月五月九月及十直日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是唐制為開國祖訓故世守之唐會要會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九

昌四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正月五月九月斷屠出於釋氏其說更明今案提謂釋佛告提謂歲終三覆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門羅百萬神眾用三長月四部業行善惡正月少陽用事五月太陽用事九月少陰用事以生長歲為義佛家止三時二三四五為一時六七八為一時十十一十二正為一時三長為三末月故計校也言四時交代乃譯之過智度論亦求說不得強為之解而唐末俱用其義唐律所謂十直日見出於道家辨正論云道門齋法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明真儀云正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於一盞上然九燈火上照九元靈笈七籤齋戒云明真科言十直日一日北斗下八日北斗司殺君下十四日太一使者下十五日天官及

此獨地及舒州則在唐末三月到州
北唐末元州謝上表云即五月五日
別世之記已不忌素食。

三官俱下十八日天一二十三日太一八神下二十四日北辰下二十八日下太一下二十九日中太一下三十日太上一下周行天下何人善惡唐六典云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所齋有七名其三曰明真齋此明真法也今佛家引此十日為淨提齋日則後起之談淨度經云所司神明羅察一月六奏有六齋日一歲三覆為正月七月十月百設清規引隋開皇三年詔天下正五九月并六齋日各寺建齋道場不得殺生命唐大詔令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教言正七月十月及三元日起十三止十五亦見冊府元龜崇道教中則用道齋期今求唐高祖之意用道家三長月則正月同釋釋又無十直之目故三長十直釋道各專九十日歲得俸刑斷殺百八十日意主惠及民物非於二氏有偏重詔所在公私斷屠殺上官祭告宴會無羊之川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十

不能成禮故不上官後世不斷屠亦不上官總猶如莫創至十直日南唐肅行之其次日半堂食青箱雜記謂是去唐土半之議趙師俠謂拜命歷正五九為火局七修類稿日知錄遂以正五九為五行家言不悟禁弋獵斷屠殺不行刑何涉於寅午戌大局是惟聞俗忌而於古今法制未留意也

誦佛經論

佛經在中國實有驗者晉書載記徐羨為慕容永所獲埋其足於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於楊佺期南史王元謨傳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之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投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猶請不報忽傳唱停刑太平廣記且載其文云觀世音南無佛南無心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靜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起念佛不離心能改習漫錄熙寧間徐師回之戚官河朔於獄屋光處見其文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痊魏書盧景裕傳繫焉陽獄至心誦經柳顯自脫是時又言人犯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然誦千遍罪刑刀折主者以開赦之此經盛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

昔此人法苑珠林作孫敬德事載正史非佞佛者偽造唐書傳奕傳云嚇恩欺唐追既往之罪至有身陷惡世獄中禮佛口誦梵音以圖偷免則當時實見文案如此又夷堅志丁集紹熙時明州王百娘患瘡投誠觀世音夢授以偈曰淨土周沙界云何獨禮西但能迴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持誦論月即愈其男為鎮板以廣其傳癸辛雜譚言行御史董周維雍流哈喇和林持高王觀世音經夢帶口授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咒曰咎任他咤咤羅伐多咤囉伐多咤囉伐多囉咤伐多囉咤伐多囉阿持誦運朝今其咒在經後聞見近錄朱道謙妻王氏素持心咒病中夢人披天羅神地羅神人難難難離身一切災殊化為塵十九字今其文附心咒後蓋鬼神欲行其說必擇有罪而尚可原及被病不應死之人以章之又南史顧歡傳云山陰

白石村多邪病歎命取孝經置病人枕邊崇敬之自差曰善履惡正勝邪陳書徐陵傳陵疾其子汾焚香泣涕跪禱孝經日夜不息三日陵豁然而愈其事不由佛經南史劉雲傳其母寢疾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盛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若精誠篤志當相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褚翔傳母病篤請沙門祈禱中夜忽見尸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周書孝義傳張元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誦經禮拜以祈福佑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元行道覺言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天人師乎願祖目復明元代聞如此七日其夜夢一老公以金錫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驚喜而覺備告家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

人居三日祖目果明鑿錄云陳軍使妻高氏以破殺戒暴死見城隍神問更修何善高素念上生經至此遺忘乃厲聲念供牛和尙傷壘巢燕傷鴿刀鳥鴉傷逆螿蟻及一鉢和尙刺刺歌神登爾立聽送高歸人世夢溪筆談朱壽昌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刊布至河中見其母乘白石村人及徐汾所誦非佛經張元之夢非僧高氏念歌朱壽昌水懺非佛語然則史册所著炳然不誣者惟有二說一則至誠感神事不由經一則經初出借此人以傳至於官事喜慶或日月食番僧及中土僧結壇持誦或以為違禮則又不然古咒雜律依所以合萬國眾類使各致其情聖王之法非門戶偏見所能喻也若喇嘛持咒非是妖邪磨義淨求法高僧傳咒藏云升天乘龍役神利生之道惟咒中土服聖道鬼神明禮法

外國人信佛鬼神惟教法師傳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相胡公太姬在齊蓋神歎其類佛徒日衆其神亦宜有至者理勢如此非可口舌爭也佛咒在中國或驗或不驗中國自有鬼神或好佛者助之或惡佛者阻遏之辰州符咒至神易地稱表豈非人鬼不相謀之證此則持咒之說不爲誣也又言誦經有益於死者佛以金人感夢達於漢帝知其神力足以自傳人死轉經自書以來學者引經非之此在不答也古自無佛周人非故略之孝子求有益於死者惟佛書自言有益故於此求之耳古人言佛不能枉法不知是鬼神鑒其哀誠又言忍以死者爲有罪則又未視追福之文此道薦之義合也至愚民誦經欲自準罪據北史蕭齊傳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甄元成誦法華而善與江陵通書亦釋不誦管復見之嘗曰是得法華經力也周書傳同

癸巳類稿 卷十四

管隱忍深怨以勸誦法華人沙門亦嘗有道高徒衆者其在陰司類人世貴鎮爲鬼神所重枉道請託千百之中蓋一二焉佛之正法必不如此僧徒得其一事妄謂皆然非佛之失此又一說也或曰誦經以求來世之福則真妄矣以愚度之此說又可信古之取士射中者爲諸侯後之作人文高者得美仕於治民平訟蓋無與焉而不廢顯達佛於鬼神爲近端誠誦經者自當留勝因矣人神一也神者聰明正直而查人者五行之秀萬物之靈人不皆靈秀則神亦不必查以人世推之凡此七事理在不疑關佛者不推究事情徒作做狠之語有損無益記曰君子謹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民誦經不必得福猶讀書不必富貴民求福不必於聖猶食粟不必是伯夷所樹誦經之說如此而已降神怪誕焚頂穿腸巫覡皆然邪教釀亂或託於佛或託於道

或亦出於儒是在法禁安弛事不關涉也

癸巳類稿 卷十四

此處為一長條空白框，可能為原書留白或印刷錯誤。

十四

誦佛經論下

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讚禮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三國時魏東阿王植夜聞魚山梵唄清雅哀婉動人佛氏慈善以慈悲化俗故當飾以闡衍之詞昔蒙古攻金至遼關謂其臣撒馬哈曰譬如關場中獐鹿吾已取之今獨餘一兔耳又其臣言得漢人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善言之始用收納租稅法番子及蒙古部落遠廝其人奉佛猶中國用儒耳其人不知種植以殺奪為業勢使之然其不以殺人為不仁亦勢使然獨歸依者稟於佛不匿其情此豈堯舜周孔之道所及化哉文師子云佛西方之聖人也諒矣隋書李士謙傳云客問三教優劣答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軼耕錄云李羅魯辨言

夢已類稿

卷十四

五

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儻如五教中土以三教並論誠非達人之言後周武帝考論三教先道於佛則又不然道者九流之一家佛自西北之法數十國安危係之迎國師求舍利至以兵爭中土兵亂時或蒙其利或被其害承平無事播筆著書號曰三教此僧徒之所樂聞者也僧非佛也僧之教亦非佛教也佛教人在推論報應宏宏後漢紀明帝紀云天竺國佛漢言竟也將以覺悟羣生其教以修善慈心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魏書釋老志云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漸積勝因陶治粗鄙經無數形操練精神乃至無生隋書李士謙傳云佛經言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真道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論也至若絲為黃熊杜

字為鳩摩羅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鶴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童宣武為龍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餘下為鳥

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皆非因佛說始傳可為前證今喇嘛亦言修練精神其轉世乃所自主真佛教也然則輪迴報應之說佛所深畏推己及人演說陳戒世人反謂佛造此欺人抑何聽之不聰哉古言三世為將道家所忌陳平自言多陰謀其世即廢不能復起李廣恍惚自陳殺降禍大不得侯自刎死其後族滅殺戮之慘加以機心老子化胡佛繼起而致戒焉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修浮屠教不殺伐遂以成俗其效甚明又言精靈起滅因報相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梵言羅漢此言羅少年佛之化之後漢書注引本行經云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命舍利弗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迥邪人正其言不

夢已類稿

卷十四

五

必信佛實欲世人止殺後世慧點求食者始創參禪兼心之學非佛法也好生乃天道殺即寓於中誠不能止而堯舜周孔化所不至有佛以為之導又幸而為人所服宜何如寶貴之元時薩斯迦之帕克巴與紅教明時甲勒茂宗喀巴羅卜藏札克巴與黃教西與北外番率之中國則元世祖置天師領江南道教以邊巫鬼之習均於儒術渺無涉亦何必並備稱三教也推佛藥為覺亦曰世尊言時宗也牟子理惑論云佛者諱也明業魏書釋老志云浮屠佛陀轉為二音則佛言能仁靜覺西域或呼僧為佛世人望之過深且曰活佛宜不死此與兩行何聖之談何異羅泌妄引學記求之也佛解佛名或以香草初生解菩薩六根清淨一塵不染解和尚案後漢書佛作浮屠善薩則一切經音義具言為善提薩墜古人又書作扶薛和尚則音義云

梵言鄒婆索迦于譯言和尚華言知有罪無罪又如伊蒲塞爲
近住沙門爲息心單字遠音非中國語就和尙名知回回初學
佛教佛削髮實回回番子本俗今喇嘛衣似蒙古冠似古突厥
突厥者此言兜整即回回帽或中叢紅黃細紙毛又作裏笠似
安南人佛本無髻言髻者乃肉髻以此異相爲教行中土之兆
朝野僉載云僧鼎言如來螺髮菩薩寶首如能修道何必剃除
遂長髮得杖一百不知佛紺髮則未剃時髮也中土僧則魏晉
時處士冠服何者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是佛本
俗隋書經籍志云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不言
有他異知其冠服是魏晉制也天地間游氣必有所歸靈威仰
五府祀廢泰山主生火神王南真武稱帝佛據金行含樞紐亦
散爲淫祀小鬼神三帛三正三恪制廢而方外不改易服色道

癸巳類稿

卷十四

教存漢制佛教存魏晉制鄭康成註經詳訂五府三帛若逆知
後世之事蓋僞有深心者矣佛生天竺水經河水注云新頭河
逕中天竺兩岸有園曰毗荼佛法興盛今温都斯坦厄納特珂
克爲古中天竺人皆惡佛習天主教藏爲東天竺稱甸兼南天
竺自藏東北佛教亦不同藏北回回則唐書回鶻傳云元和初
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醢酪可汗常與共國今
阿渾也天主之耶穌回回之穆罕默特佛之釋迦文乃後秦皇
宗所謂九州之表五經之外正自有入者中土釋教僧尼各兼
四窮民之三其點者乃欲排陷道士獨據其利君子非之據南
史顧歡傳夷夏論老子之天竺人淨妙夫人口中化夷而夷語
又以道教書居佛前即欲伸道此大智度論迦頻闍羅烏乘寶
猿乘牛之鈍義也天行不取畫一師道期於成物西方之佛則

是守師佛至中國譬若客耳使與家人商禮不可也僧徒則家
人之叛從客者又不得復與道士商也僧志佛經有四種曰大
乘曰小乘曰雜經曰疑經其三藏則經論律漢秦景蔡偕得四
十二章經語無迴曲梁時佛徒達摩來見中國經論以爲不得
佛旨又洛陽伽藍記云西域流支以梵語譯曇漢漢字經傳之
西域沙門皆東向禮拜謂之東方聖人今中土經多妄推尊佛
至乃昧出世先後佛安得知其經也愚民歸依佛所憫念衆人
借以自便則鬼神必殛之聖人不非鬼神巫祝祠禱皆定其禮
循以官經史可據戶口日增土田不能日長農工商買兵役皆
有人矣此則中土之僧勢所不能去者知大地之廣則能敬佛
知聖王之道行於衣冠文物之邦則不爲怪謬之談謂三教同
源六朝人爭言慧業明人相尙無拘閔彼既甘肯於僞又不能
入於佛佛言因果人主已爲極位梁武帝棄主即奴便是毀滅
佛法揀行無間輕險有素毒欲滿懷妄致戒業驟盈胸謬稱
清淨人疑佛不祐之佛誠不祐之也

癸巳類稿

卷十四

此處有若干空白欄位

佛徒秀書論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元嘉時慧琳若均善論曰周孔為教積善不過于孫之慶惡不過餘殃之罰報效止於榮辱誅責推於窮達視權之外冥然不知廣宏明集梁武帝天監三年四月十一日敕云老子周公孔子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跡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唐法琳破邪論云博奕奏曰但關郊祀上帝琳彈之曰員壇而邪不免殺生之咎豈如佛戒不殺為先太平廣記崇經像引傳神錄云會昌六年正月有人至周穆王陵聞神人言錄西海君當與李某同日錄李某坐毀聖教滅一紀算此皆中國人言也謂天有咎周孔冥然跡邪為唐武宗民重斥其君之名而云鬼卒錄之學佛之人豈宜作此言乎有學佛者曰君作此言墮拔舌獄矣學佛者逆天背君非聖又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

欲拔人舌可謂誦善莫作惡惡奉行者也佛法之衰正由妄言之過魏書以善浩滅族為滅佛及投經廟中之報沈德符野叟編以夏言羅大辟無後為撤大善殿焚佛骨佛牙之報其說陰慘無理廣異記云鋪耳合光妻陸四娘許寫金光明經病亟奪遺屬地府受罪與二十八婦人各解髻兩兩結投釜中冤楚之聲聞乎數里法苑珠林引洛陽寺記云宋南陽侯慶有尺許銅像擬賣牛為金色遇急事賣牛用之夢像云負我金色今取卿兒魂多以充金色醜多送死慶年五十餘惟此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鄰鄰里之內咸聞香氣文見洛陽伽藍記開善寺中乃魏事也地獄之兇恣銅像之無恥一至於此世亦何苦而須此正教哉

書管子後

嘉慶丁巳讀明人所刊管子管子宙合篇放注云堯子也錄其義遂之在德州得對續校房注足本始知向所見本有刪節房注謂放是丹朱甚不辭也小問舍命因釋作澤合考工記大匡况與我齊國之政况作兄台白虎通房解失音前人已言之戒篇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四經而論學澤亦釋也謂不考不正四經謂孝弟忠信而注云詩書禮樂流澤宙合篇夜有昏展牛星謂昏旦夜半三候中星也而注云星半隱半現大匡庶人欲通出欲通賈人子欲通出當作士本屬賈人子及士及耕者再見可以互證而注云出謂欲通他國牧民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即乘馬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也而注云可以分與財皆非也小問云口開而不合是言為也雜詩外傳引此作口張而不辨舌舉而不下呂氏春秋重言作哇而不陰故苑譌謀作吁而不吟論衡知實作若口垂而不險梁元帝金樓子志怪則曰口開而合顏氏家訓音辭則謂李季前引此口開而不用證音音不必同矩是古有二本一作口開而不合一作口開而合皆象聲知之而注云兩口相對知是言也亦怪謬矣立政云天子服文冠章而夫人不取以宴以享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錄散民不取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長髮結刑餘戮民不敢服綴不敢畜連乘車吞秋紫露服制云天子服制有章夫人不敢以燕費公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錄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漁乘馬籍與鄴異文水經注引竹書紀年云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將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

軍大夫適子成史皆籍服呂祖諫大事記引作代史皆籍服代
 地名今本水經誤也籍服當武靈王八年胡服當十九年相
 十二年吳師道伐戰國策謂紹服即胡服或以疑管子長髮
 之文尤非也管子古在道家或在法家別錄論道云道約言要
 可以曉合經義釋其義亦有與韓非同君臣下云兼上下以環
 其私韓非之說則云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
 謂之公立故云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
 罪死不赦雖令云虧令者死蓋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
 不從令者死韓非二柄則引韓哀侯吳起二事以明之又韓故
 異於管子五輔云為人夫者教以國為人妻者勸勉以貞
 韓非備內則云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法
 禁云修身則不以親為本聖王之禁也韓非之說則深非令尹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三三

管子未盡行也大臣云魯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比於關內
 以從於齊呂氏春秋費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國皆有關
 如言封內食采耳管子文義自明漢人說關內侯為峭函讓管
 書反不能明則管子師說少之故也甲子七月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三三

墨學論

墨者宋君臣之學也墨子又推宋學以合古道術周時弊非所謂顯學有三墨入儒其書三家鉅子附益倍謫不同其有非備蓋不足任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禹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淮南子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改薄葬節財開服生焉謂墨子學禹用夏政者以文辭推之知所從來遠史記自序傳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說苑反質篇云墨子言禹盤庚土階三等衣裳細布茅茨不翦禾稼不斲則墨子亦述堯舜盤庚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古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費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

矣已類稿

卷十四

墨

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治天下是以尚同拔莊子言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墮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闢其風而說之所謂道術者必有其人以職則曰清廟之官以書則藝文志首列尹佚二篇也記曰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為學宋王者後母自立學又亡國之餘言仁義或失中管子書立政云兼愛之說勝則士率不戰立政九敗解云不能令彼無攻我彼以教士表以駭眾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如此正宋襄公之謂左傳公子目夷謂襄公未知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兼愛非攻蓋宋人之蔽呂氏春秋審應云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據左傳襄公殺後華元向戌皆以止兵為務墨子始講守禦之法不如九敗解所議墨子實宋大夫

其後宋雖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戰不利有是君則有是臣

以此見墨學實君師所授墨子又言堯舜禹盤庚以禮之非如諸家道術違離道本雖述古人猶為非法矣呂氏春秋當染篇言魯惠公時史角止魯其後在於魯墨子學滿蓋兼通其義以透清廟之官墨又得齊晏嬰徒以嬰毀孔子有儒者崇喪述哀不可為俗之言嬰不足以首墨齊魯非墨所從出墨為宋學明也公孟篇云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子之古非古也是古非今爾染及儒至秦乃受其禍荀子言儒者法後王所以為儒墨以殷後多感激不法周而法古所以為墨後世儒者至乃喪服不知禮律用溫公家禮文公家禮豈非儒名墨行充塞天下哉戰國時麻學校墨學亦敢推久服傷生之義許及林第之謂太儉約漫差等會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荀子非昭昭然

矣已類稿

卷十四

墨

為天下憂不足而不求誰亂之者荀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有見於齊而無見於時荀子天論是其蔽也史記自序云墨子強本節用不可廢也莊子天下篇云墨子貴天下之好也才士也未履天下之安定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蓋知言矣

非無鬼

易曰載鬼一車虛無不可知也不曰載空而曰載鬼立鬼之名
 載鬼之形是有鬼也高明之家鬼闕其室聖人見之矣人謀鬼
 謀聖人成之矣書曰予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人皆有祖
 人皆有鬼也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憯憯者人之性情也無
 其物何以有性情又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春秋曰有城有蜮
 則有鬼但不可得耳號有降於莘朱聞囁嚅出曹見君子立
 於社皆鬼也相與康叔皆在衛燕姬之祖予蘭非死而魂散也
 孔子譏誦非其鬼曰非其鬼則有其鬼也故曰敬鬼神而遠之
 不貽亦不非也禮與樂人鬼參用之者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無鬼則不祭禮樂或息矣儒明鬼者也通天地人之謂儒天神
 地祇人鬼是儒之事也道亦明鬼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無鬼
 矣已類稿 卷十四 美

剛無陰而道非其道矣陰陽家者流墨家者流固明鬼者也
 鬼神者殃及三世不敬宗廟有誅法家者流亦明鬼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經言鬼神律言鬼神名之必可言也可行也名家者
 流亦明鬼也縱橫家者流明地勢察人情稱述先君亦明鬼也
 雜家者流言王治無不貫呂不韋淮南王亦明鬼者也農則祈
 年祈穀祭水旱迓田祖亦明鬼也以是言之六藝九流皆言有
 鬼者也天子祭百神庶人祭於寢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明鬼也
 聖人能養帝孝子能養親類亦祭魚射亦祭獸自人以至禽獸
 皆明鬼也娶妻如之何曰共事宗廟軍旅曰社稷之事田獵曰
 宗廟之豆聘曰不腆先君之器幣和好曰邊福於先君征伐曰
 先王之鐘鼓自絕地天通以至每飯必祭古今皆明鬼也自四
 郊迎氣以至大雩延疫善惡皆明鬼也衛以祭謂狄魯以郊謂

卷十四

美

吳有野祭兩或淫祠是天之下地之上皆明鬼者也或曰如
 是則狂矣非鬼之說與六藝九流並起獨非天之下地之上者
 哉曰淮南言揚朱非鬼是天主教先聲也然吾推天主教亦明
 鬼也彼所謂瑪里亞及耶穌者其為鳥有也久矣若無鬼何多
 祿寶錄何故於羅瑪奉之且無鬼之論雖辨聖人所不知以之
 說經尤不可也無鬼之言曰聖人以教人耳使無鬼何以為教
 如無之是欺人也而自盡禮是自欺也以為無而祭焉是以先
 人為戲也不可言也又曰衣物不當有鬼鬼何有衣物不知物
 老為精未老而忽有異者人鬼憑之也其老而朽則物之鬼也
 人有知物無知其鬼亦然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禮曰體物
 而不可遺物且有鬼而謂人無鬼疑物無鬼而不信人有鬼不
 可道也又曰人猶燈魂猶燄人猶刀魂猶鋒也盡則滅矣不悟

癸巳類稿

卷十四

美

燈滅復然刀使復鑄人死不必又生則人不為刀與燈魂何據
 而謂之鋒與鑄也不可通也阮瞻執無鬼論而親與鬼反覆
 屈之無鬼何以屈之然則論無鬼者亦明鬼者也

緯書論

緯者古史書也通記天地人蓋靈臺所候簿古之藏書在史氏
稽之天文察之地理知七政五步十二次之度五方剛柔習尚
山川險阻明堂四門延訪得窮荒之迹合之三皇五帝外史之
學太史小史為相保章內史外史御史官為聯明堂太廟靈臺
辟雍觀臺預宮地相接其中書皆史也史者鄭注周禮云日官
也而記事焉聖人以人合天故古為天積古為同天商頌元鳥
以天帝為古帝周書周祝解云天為古地為久古者天部之所
掌也公羊疏云罔曰六藝論言六藝者圖所生也春秋言依百
二十國史何答曰王者依國書行事史官錄其行事言出圖書
豈相妨奪其否非也百二十國史仍是圖書古太史書緯處服
易於河圖則河圖餘九篇取洪範於洛書則洛書餘六篇漢人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七

依經錄出者易有飛候書有五衍詩有五陳皆史氏之舊孔子
定六經其餘文在太史者後人目之為緯則百二十國史皆緯
也然則孔子不定緯何也緯記黃帝以來靈臺諸史不必皆緯
史記天官書云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篇定家占物
怪以合時應其文屬籍禘祫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
不書然則孔子不覽緯乎申鑿俗嫌篇云或曰燭之曰仲尼之
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易其燭意謂仲尼之作中亦有之其言非
也史記言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則孔子畢覽緯始論六經說
緯不作緯也然則藝文志書錄不載緯者何也如漢律漢令在
廷尉則亦不載也緯在太史不在秘書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史
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詩書百家雜燒之又三博士七
十八候星氣者三百人蓋博士與史官與書皆不相涉司馬

是報任安書言其先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漢書傳言天下
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太史別有天人書藝文有太一以下
及海中占而無甘石星經甘石書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
引之唐開元時猶存又漢志天文二十家有圖書來記十七篇
蓋采緯文其他緯及甘石不入志者以在史官之故且文字時
時增損不定非秘閣所錄校後漢緯始入秘府後漢書尹敏傳
云帝令校圖書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者錄次比者發王莽時
說符侯也蘇竟傳云秘經文隱事期禮弓正義引鄭志云據引
秘書是也隋經籍志有緯八十一種唐六典秘書郎甲部九日
圖書以祀六經禮儀注云河圖等十三部九十二卷知東漢玉
唐皆在秘書中更魏隋焚緯但焚民間傳本廷臣謹禮師儒說
經猶檢緯則漢志不載緯無可疑也緯所記止哀平者以其漸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七

行民間篇第已定又自史遷後有紀表志傳黃緯不復增也有
魏晉受命者史官先賢所推也有近俗別字者史官不必皆明
小學又史主記載雅言野說俱有之異於著作考論是非也謂
緯出於哀平間者哀平時始流布謂其時所造則其書苛碎淺
雜或乃魂偉靡靡不同乖異所謂國殊家占非偽託者所能及
也然則緯宜傳乎緯如後世靈臺候省寺崇禎先儒所采以載
證經義者皆淳古之文他或不逮也然則緯亦宜傳乎緯故在
讖讖舊名也詩生民正義引禮議云唐五廟禮禮弓正義
引鄭志云書說尚書緯也作注時在文淵閣諸書皆謂之說
意林桓譚云讖出河圖洛書桓頗不以讖緯為是而書有本義
讖緯記古事古訓而無折衷其始名讖者說文云駭也謂記其
已驗異傳云為將來之驗非也其名緯者以經名定之通考古

事知維是古史書故為論質之好學深思者毋尚耳食致失義也

古學詩多論

古之學者冬夏教以詩書詩書未定以前其刑無書可讀乎今案古人之書不得少也王庭誥命學錄之為書列國所陳學錄之為詩其學在明堂四門在公宮左天子祭天祖朝諸侯及諸侯祭享朝親聘親頒改親學請命視朝告朝諸大典服器官富考究者自古以來古今禮樂具焉辟雍臺榭宮觀臺凡十二歲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致日致月九土分星五雲十二風妖祥祲象及四門外九夷六戎八蠻九狄九采四塞異域奇象殊俗見聞廣遠天曰文地曰理靡不萃集於學神聖所以昌皆暴所以凶皆著於明堂觀存凶之迹見成敗之變又先君廟畫苑古瑰奇法戒之事諸生所講貫也虞夏殷周養老於學五帝憲記悼史三王乞言三老知天地人五更知五行更

太史不自叙云儒者之學經傳以千易然

年之文皆附於度數孰習以役不悟其旨乃始謂古人無書可讀也

宋史類稿 卷十四

聖

書開元占經目錄後

占經目前張一照臨語據程明善本前寫程明哲乙巳年書後為張一照戊午年書開本合為一又刪削之不可讀矣程本無目錄開本有之開本脫條目錄依之目張所遺也張鈔分野略例及麟德歷經彼此互錯亦程本完好凡緯文算書計數字轉寫易快脫校者或蕪恭慎不求其數勿注紛紜使六藝道喪今定其正數餘俱抹滅之百六至百十為星圖今有文無圖占經中所引緯如孝經雜雜圖雜圖三光占括地圖春秋圖等星占引雜雜圖云慧星因出注云按圖如十字知天文地理應有圖故河洛九篇六篇古人謂之圖書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舉古雜畫珍圖有龍魚河圖鈞命訣圖孝經祕圖左契圖雜雜圖河圖又八詩緯圖孝經圖十浸潭泥圖即酒河圖括地象圖

宋史類稿 卷十四

占日雲氣圖云京兆夏氏風角五音圖白澤圖一卷三百皆此書所載見于祿府其占引神農黃帝巫咸墨子甘公石申董仲舒京房翼奉劉向張衡蔡邕及緯書八十一種其時李淳風乙巳占皆入之淮南開詰者許慎所上也占經引至多程張學俗改作淮南開詰圖本疑之改作淮南人開詰甚矣明占書之難也當比其占五星之原易緯以為至德之萌謂周文王及漢高帝春秋緯以為失命絕於天謂利及子嬰而義相及其貫通也日之冠珥孝經內記所言實為瑣屑蓋緯書立義博士隨事條附取謙天人之際以合時應非以為天語樂緯以五音配星二十八宿山經以山配星皆各守世業而已古法知天以日月五星與十二辰相推勘左傳國語淮南各史志具有其法不獨占經晉書習鑿齒傳占經引續晉陽秋並云桓溫獻謂星人曰君

從三十年清儒書不如一詣習藝齒此晉以前星緯屬儒之證
 天人之際所受其正天官書言為天數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
 觀時變察其精粗故記其已然非測其未至如此則占經為儒
 書不須禁廢人事變異或數百年一見其前後數年五行可記
 者月內史叔與所謂隕石鵲退陰陽之書古由人假他占以
 對天官書所謂隕石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尚談談者依為
 知來之學信妃大臣日在嫌疑中亂人事且誣天也嘗論古緯
 書為馮相保章從太史所記靈臺儀簿故曰緯候議候不然即
 謂之妖書亦無可辭也占經風雲望氣之占太白陰經武經總
 要乾象通鑑所載占風文同而題曰風角占經於緯亦多不著
 篇目或轉寫失之潛澤巴六十日日食占故見續漢志注者僅
 三十六占經則以次全載之壬申日食云水盛陽潰陰欲翔續

卷十四

漢志注亦同而乾象通鑑云諸侯交攻乃是占經潛澤巴下京
 房說李季人殆未見緯以壬申日食占推之知是錄自占經
 其誤有跡可案蓋信占經宋有傳本孫敷古微書則錄自乾象
 通鑑而本見占經九款法云起明慶二年丁巳至開元二年甲
 寅置積年五十七算玉海九款法則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為算
 首錄自新唐書志或歐陽脩玉應麟均未觀此書書各有傳者
 程明哲謂有門巨公亦未之見則程未知紀象坑占九十三家
 書目明人傳或云李淳風及國史經籍志正有占經又歷志言
 正德時生於諸惟九款法亦在占經是可於李季所引宋裕所
 請知占經在宋明時皆有蹤跡書中有夾注又有大字注
 題以注曰其厚角戴通占孝經緯下引文州記南州異物志抱
 朴子或出漢以後當非緯注白魚人角占中候後大字注曰一

太平御覽卷之五占經曰蓋北漢書

林又宗均曰一條注是鄭注宗均是旁朱緯注其夾寫不題注
 曰者修書人所說也嘉慶丁卯二月十日

卷十四

(This section contains a large area of blank space, likely representing a table or a list of items that are mostly illegible or empty in the original image.)

四

西洋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所譯其國人身圖說二卷以肝為
百支主心則在近脊第四胸眼上而居左說曰心居胸中之左
者其本性所定之界域至安至穩之所也其言至為顯白譯者
又增言心最初生又言體甚堅厚無過不及之差此中土淺儒
教之進退無據也其分脈絡血絡經絡不合靈樞其地人心居
左脈又發自心左故不得分左右十二經其言血絡者養生脈
發自右其單言脈者經心之血也其言血絡見脈絡下見者血
絡是靈樞絡脈其脈絡則經脈然其經脈異矣其言公細我則
時辰表中發條初見其書意為奇偉反覆視之乃得其不同非
異之處此書在中國二百年矣未有能讀之者今求其指歸則
中土人肺六葉彼土四葉中土人肝七葉彼土三葉中土人心

癸巳類稿

卷十四

醫

七竅彼土四竅中土人畢九二彼土畢九四中土人腸二彼土
腸六中土人肝生左肺生右肝系在心系左彼土心系在肝系
左中土人心帶五系彼土心有六耳二小耳十一則所謂四竅
者又有二大孔十一小孔向讀金樓子言射制此于心有十二
穴其事無所出或此是西方古說梁元帝得之西僧者因以附
之此于此書初譯幸與儒之不讀書不通經脈藏府者商之故
得存其異趣惟謬纂文談心為生始無過不及及僞自謂等二
條約其四學之文耳人生質異宋淳祐沈亮錄云云云濁體
骨男子自頂至耳並屬後共八片蔡州人有九片婦人止六片
則蔡州人異矣沈亮錄云肋骨男子十二婦人十四集證云處
元婦人止十二則慶元婦人異矣明史占域傳云國采人體置
一器而華人體置二况西洋地遠人稟質不與中土同不足

怪也此書言畢九積精又以要腎連膈脫之絡脈為溺絡其精
名實具所血補養心脈生活而成而以腦髓筋為液液按靈樞
本神云腎藏精者髓也海論云腦為髓海是精由腦髓將而
下今據此書則西洋人生源已異古經言精路不由胃與膈脫
不為不淨精循膈脈而下故謂之精而此書言要腎積質其種
溯則佛書以出精為出不淨自是西土臆賦不同亦不足怪此
書言子宮如膀胱而有二角檢丹溪心法有婦下一物如垂帕
有角二岐一婦下一物如手帕約重一斤餘一婦下一物如合
鉢狀有二歧此子宮也皆以大補氣升提之事與此書合而漢
書元后傳王章言羌殺首子以盪賜正世是羌以婦人腸為子
宮羌漢不同則西洋與中土不同均不足怪佛家禪秘要法云
子藏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如豬胞如芭蕉葉如馬腸如臂劍

癸巳類稿

卷十四

醫

形上圓下尖如貝齒此書言子宮有頸以硬肉成能縮展舉張
長圓而空如狗喉管縱橫不平則非膀胱之滲者可知言子宮
外短而廣戶有細皮阻冷氣亦為中土人所不能言其論便毒
諸瘡發於橫骨檢諸問骨空論云督脈起少腹下骨中央又云
督脈有病治督脈治在骨上解者以為脊骨實則本經少腹下
骨即此書圖外腎上橫骨也素問氣府論云衝脈氣挾鳩尾外
至齊一寸挾齊下旁下至橫骨寸一是腹脈法也蓋督任衝為
表裏督脈起橫骨其下行者為衝其絡絡陰器及上夾脊項類
至目內眥者為督經中督脈故病至腦督脈附巨腸筋就合少
陰腎後世醫書俱不曉乃別之為奇經又言空與十二經並論
實則十二經在手足指骨任在橫骨衝在氣也楊梅瘡者宋寶
美卿瘡瘍全書及名醫類案謂之瘡瘡據此書洋有之應曰洋

據明王向堂證治導繩言肝腎二經張介賓景岳全書言衝脈
受病據戰國策言精強遺精疾是由肝經經蓋巨陽發病三陽
並至若厥陰結陰毒並厥外非厥中也得此膏橫骨一言乃知
其脈所終始又論知覺在手第二指此脈度所謂食指哩鹽指
也又論人知覺在脛其人南懷仁於康熙時上憲理學書云一
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亦不出此書之旨借藏
府經絡事非衆曉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傳教欲中土
人學之不知中國人自有藏府經絡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國
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於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
當殷然自惜掉首芟舍決然捨去者以嘉慶乙亥二月初吉書
於休寧北門外氏書館

癸巳類稿

卷十四

星

道笑論

廣宏明集辨惑篇云周天和五年甄鸞上笑道論五月十日臺
臣詳議以爲傷靈道法即於殿廷焚蕩法苑肆林則盛誇其善
今偷徒私竇之書不可滅故道家聊笑焉笑道論曰文始傳云
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便命喜與
天帝相禮道家笑曰廣宏明集造吳書云關澤對吳主若以孔
老異佛比方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緒佛設教法法奉
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與道爭奇至謂天有不敬可
云奇特又言天帝供養釋種種首頂禮生集沙門不拜王者已
是亂民今復死儼天帝豈非狂鬼混沌之談七情不備竟無懼
心良可笑也笑道論曰臣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之法三五
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兩口兩舌兩手兩心正對陰陽
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此辨正論出道道家笑曰就寺破經尤
堪撫掌大集經初云賢劫初大三摩多夫人貪欲魁根出見
執之生子觀佛三昧經云佛出身根繞須彌山七匝又云佛化
人與淫女妙意行於世事乃至六日纏綿不已大威德陀羅尼
經云佛告阿難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
足有五道蟲在陰道中常備彼女令其動作樓炭起叨利天
品云兜率天相牽手他化自在天念淫即成立世論云諸天以
淫氣爲樂佛遊女色止畏衰相既不敢淫又欲淫氣與淫女合
即云非違何取握固六周旦昏劉畫傳交人俱通雅扶僧隱私
言僧尼不昏天胎殺子道營狼餐釋乃鼠竊食慕嘖盡良可笑
也笑道論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方爲木男也釋生西方爲金女
也乘金克木官鬼爲夫佛應是男道乃爲女道家笑曰循檢後

癸巳類稿

卷十四

笑

漢佛書初入中國即有彌勒為女身經轉女身菩薩經後漢書

開元釋教佛本是女是好女子何勞深諱甄獄所案星命偏

詞道家所依天下通義孔子元辰經蕭吉五云男立命於寅女

立命於申陰能損陽故金克木若言官鬼為夫則是專論女人

年命古用六字五色取間箕畢從好木八誠女金九誠男然金

四嫁丙豈得非女又曰生於東是為陽宗月生於西是為陰宗

盛德在木春東為陽盛德在金秋西為陰道不違天就居男位

天不違佛乃生西方醫不明理使陰陽錯良可笑也笑道論曰

佛書南無是為梵語道言西金畏火南方無佛又言胡王以老

子南化天竺乃稱首稱南無佛道家笑曰歸命還音應云嬰腹

此方學者不習番言南無之文解之失怕怕徒本意強取南無

以示希有亦未得也和尙桑門亦是番名必芻芻芻芻優婆塞

佛使願寶國一時五佛頓出道家笑曰清淨法行經法苑珠林云佛

道三弟子備童菩薩為孔子光淨菩薩為顏淵摩訶迦葉為老

子空寂所開經辨正云迦葉為老子須彌四域經辨正云應聲

大士為伏羲吉祥菩薩為女媧佛生年有限不問上及伏羲女

媧下及孔子顏淵五佛同時可云老作萬年各聖定非佛道佛

家宏旨感見不定則道遺五佛即是禪會覺識頓出識等醜雜

又老子化胡後漢書已明言之其時佛法初至中國語必不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四九

辛

昇

致驚不違乃復笑之不成笑道正是誘佛小辨失據良可笑也

笑道論曰化胡經云佛法上頂三十三天不及道家八十一天

是為道妄道家笑曰天運九重位分九野以九乘九八十一天

運古抄義三十三天出何真記道藏靈書經大羅是五億五萬

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此則用五對三與釋同妄又據

佛談某天有欲某天無欲廣撰調言真可笑也笑道論曰文始

傳云日月直度各三千里週六千里直週二率不應道家笑曰

起世經云日月天子身分光明形履環瑤日日轉側大集經

云有一聖人名大威德語驢之子謂此驢宿其姊所生所言日

月不曉光由又使鼻宿橫添丈人又云大星宿其數有八五星

日月星候日月為星既昧日生之義至於星候更不光明會此

不知又何為教樓辰經積云大星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

小星二十里增一阿含經空字云大星一由旬里小星二百

步瑜珈論性云大星十八拘盧舍一拘盧舍得牛鳴聞五里中星十拘盧舍

小星四拘盧舍文始言三千里三乃二誤積畫偶加驢持作笑

及覽僧釋如替談天忽大忽小日破瓊瑤星何說者良可笑也

笑道論曰道士威儀俱備舊方丈三洞名亦釋餘道家笑曰

道教中元施食事由元都大會釋家自論博文月不合中憲日

月乃言七月十五日連面然別生典故贈施小利便背佛意後

癸巳類稿

卷十四

辛

昇

又傳講婆那作盆制懸為益見一切變用中元明是道士餘談

益混婆那豈非室如懸磐却不敢釋將非釋良可笑也老子

化胡經十卷實晉宋間撰與裴松之同時松之注三國志用其

說而託言魏明帝作序唐萬歲通天時僧惠澄誦毀之而秋官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言

當禁凡舌戒之勿恚怒心慰當莫幾實中其弊乃僧徒兼外歸
內廣宏明集辨正破邪類正原人諸論十門辨惑佛道論術法
苑珠林辨偽錄與如忿戾無復道心就驚笑稍討比對使道伸
眉爾

僧徒偽造劉向文考

去明集宋宗炳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引劉向列仙傳序云七
十四人在於佛經又云佛為黃面夫子其言欲證佛在劉向前
時劉義慶世說注亦引劉子政列仙傳云列觀百家之中以相
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
可以為多聞博識者遊覽焉梁僧佑宏明論引漢元之時劉向
序列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一若劉向實有此文也者顏氏
家訓書證篇引劉向列仙傳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此由後人
所贗非本文也顏氏通矣唐則向書又增破邪論引列仙傳云
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劉向古舊二錄
云佛經流於中夏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又引劉向古
錄云惠王時已漸佛教法苑珠林引劉向列仙傳云吾搜檢太
史藏書辨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於今定檢實錄百四十六人
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破邪論又引劉向傳云吾徧尋典籍
往往見有佛經法苑珠林亦引劉向傳云向博觀史冊往往見
有佛經案所引向言俱似辨偽向時向無人知有佛者向何用
辨是知作偽者之非賢矣

書武城家乘後

續漢書郡國志云南城有東陽城案左氏春秋傳哀公八年吳師從武城克東陽則春秋時武城確是東漢南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子南武城人後漢書王符傳浮侈篇云南武城之子曾子非不孝以為愛父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是漢人親見其墓制不肯浮侈章懷太子注云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至唐猶存也春秋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注云泰山南武城縣是白晉縣名之晉又復武城名也仲尼弟子列傳又云澹臺子羽武城人蒙上南武城言之水經注引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則子游所宰及曾子澹臺子羽為春秋武城漢南城晉南武城今費縣人無疑却春秋武城必在今費者即以曾氏事證之史記既云曾子南武城人矣已類稿

卷十四

子三

戰國策則云昔者曾子處費同姓名者殺人曾子之母織自若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說苑尊賢則云魯人攻鄆曾子守於鄆君益越兵假偽伐三家者禮弓云季孫卒曾子倚其門而歌以曾子在費故附會其事又云曾子之席華而院曰季孫之所賜也曾子父母及身終始皆在費然則可因曾子證南武城在費而後人反以武城改會子於嘉祥其為謬也甚矣武城家乘云明憲宗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泰山之東麓有漁者陷穴中得石碣篆曰武城曾某之墓未及墳不敢動鳴於有司因即瘞碑而為之塋蓋事學者重議之碑又瘞曾氏修諸者偶見史記言曾子南武城人遂謂嘉祥即南武城又妄與人爭是其識之愚也曾子或以他故遠葬今嘉祥亦事之所有必惑亂武城顛倒是非則古書具在適取敗之道

也山東通志古蹟志云嘉祥縣南武城在縣南四十里嘉祥縣志云南武山縣南四十五里即古南武城山南有宗聖廟墓又云南武城城子將幸處一名阿城阿武城近武城家乘云南武山俗音呼阿山兗州府志云宗聖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西濟寧直隸州志云南武城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嘉祥縣志云縣有澹臺山澹臺河曾子耘瓜臺凡此怪名皆成化後所造今嘉祥城東門立數石表之云武城古邑又云曾子為宰邑又曰曾子故里又曰澹臺子故里又曰黔婁故里鬼神有知徒為先賢所惡鉅野嘉祥兩縣志沿革論至謂費無武城鉅野志且云史記所言曾哲南武城人子羽武城人太史公自鼓舞其筆不為實據武城家乘至云舊言曾子美父於費縣境內宗聖志在孝經豈忍妄先鑿於遠地其言可謂懸謬詳論各書足證矣已類稿

卷十四

五

武城為嘉祥者止有一篇嘉祥志藝文有濟寧路教授趙思聖作魯秋胡廟記云廟在嘉祥縣南五十里蓋嘗考列國志秋胡子魯南武城人至元元年主簿夏清禱雨此廟趙為清子與作記刻石志不載年月案之職官表夏主簿元先至元八年任豈得元年至廟禱雨趙則濟寧直隸州志職官有元教授趙衡正云見嘉祥志檢嘉祥志無之州志云趙至元時任列元貞前是元至元距元末百年縣志有知縣倭什布辨秋胡廟說謂之明趙教授反復求之皆不合作偽者以為託於元時則嘉祥為南武城非成化後人妄說而所引列國志則是衍義都書澶州志有魯家坪魯姓繁衍皆秋胡之後謂秋胡姓魯其說亦無據按樂府詩集引西京雜記云魯人秋胡又云妻赴沂水而死是秋胡正是今費縣東鄉人沂水不得至今嘉祥不學過小而造偽

以亂其則妨先賢且以冀嘉祥博士故而忍誣毀費縣祀墓又
強徒武城於嘉祥則是自著其偽此與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書
中伏墓考證用心頗同聞其言者反得覽其書者掩卷心不悅
而口隱忍之安得一有力者告以會氏博士不必在武城伏氏
博士不必虛墓則先賢之真迹出而博士祿位亦無恙免使偽
詞偽刻流布遠邇為儒裔之玷也

書左傳精舍誌後

嘉慶壬戌冬過濟南值肥城邱氏挾左傳精舍誌于上官前有
東漢人及宋明道時人記其譜系言左邱明太公後奔楚又奔
魯裔孫左邱起後避王莽召收姓邱明時立博士後失爵真荒
誕之言其書載中古人文而署薰沐頓首拜載金人詩而云請
看廿一史乾隆初年一旬縣作序贊之稱文水司馬檢譜有指
贛州同邱玉祀殆此君傳如智之人撰者向讀邱遲碑言遲邱
明後始知邱明為邱氏及讀廣韻知吳興邱為姜裔邱明後自
在魯又近人刊元和姓纂奉合左思為邱明後檢晉書則思家
世儒學自言齊左公子後並不關邱明因聚歛舊書推排之信
邱明後為山東邱氏而左傳精舍誌所言則無一不偽是非自
有真而自著書以亂之左傳精舍誌武城家乘建立伏氏博士
始末是三書者皆所謂無是非之心者也時官山東者欲挾左
傳精舍誌入請世襲博士嘗私言於司事者曰
國家方立伏氏博士邱氏事宜無不可然必不肯以世祿予偽
者邱明子孫在古書有端緒者僅此一綫而誌以偽亂之應札
肥城送舊族譜其族人必有能首作偽事者則誌可毀譜可出
博士可立不先為之計此書一出即入掌故或通語屬邪里愚
人更毀舊譜滅其述賢裔不可復問矣發亥夏在按縣又言之
不聽以其書上請交部議時禮部不欲違事誌妄札山東更求
實據畧引邱姓及墓數事致詰而所說又誤嘗為左邱明事申
雜難一篇理其所詰甲子夏山東頗采申雜難文者部駁部員
怒摘左傳精舍誌妄語粘簽送呈事遂止是年十月事也請博
士事當入史志部員不能分別古書山東官吏不能辨別偽書

邱氏子孫自誣其祖三難具而累及先賢故展轉乞得邱氏刊
本書其事茲之能有但從禮部及山東撫院學院檢得左傳精
舍誌未有不以邱氏為偽者此所以不能已於言欲使方來君
子知邱氏真賢商而為誌所誤世之妄引古書及偽造諸牒輕
改先世遺文者皆可引以為戒也嘉慶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坑
三
九

書建立伏生博士始末後

伏生墓始見水經云灑水東北逕崔氏城北東南逕東朝陽縣
故城南又東逕伏生墓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伏生墓有碑
漢書注張晏會見之云伏生碑名勝魏鄒道元注水經亦云見
之述傳授尚書事最為有據求伏生墓者當於魏時漢故渠北
有漢鄒平故城在其東有東朝陽故城在其西三證合而後可
定也由今鄒平城北行越濟水故渠至千秋嶺得故渠渠循故
渠或決或涸或納別流其形相屬上至今朝城為水經東武陽
下至今蒲臺為水經馬常亦千秋嶺西北土城鎮其北濟河為
水經崔氏城又東南循渠得渠北魏王城水經注魏泰常七年
安平王所增築者中有天子墓則太平寰宇記所云東朝陽城
有穆胥氏陵者也既得東朝陽城確驗又循渠東行五里於渠
北得大家元人立泰山神女祠於上遂名其家曰寄駕冢則水
經所云灑水自東朝陽東逕伏生墓南表字此所云東朝陽城
東五里有伏生墓齊乘所云伏生墓在東朝陽城東五里者也
又循渠東行於渠南得孫家鎮為漢鄒平故城築之地里三證
皆合元于欵以前皆同此說乃今者越渠故渠而南得濟故渠
又越濟故渠而南得古城田舊口南望山色蒼然坡陀屬於足
下舊口者所謂漢渠鄒故城也其城東一里有元時伏生祠旁
有灑水才出長白山猶在翠微之間祠後有小冢元末張起巖
修祠碑以為伏生墓蓋妄說也其地與漢墓中隔濟渠二渠不
可強合漢碑已沒而古書具在作志乘者幸於元墓則移古特
灑渠北之城於濟渠之南與故在濟渠南之城相聞雜濟渠二
渠之所在則以為姑勿深考而歷城灑水東北二三百里之古

蹟不可復識矣鄒平成君瑾者籍圖日札詳考水經梁濟二渠
因以得伏生著家莫伏生子孫復見先人墳墓不致歲時叩頭
他人墓下盛德事也博士年幼未學以梁渠北地今隔入齊東
小人造言齊東有墓則鄒平不得有博士博士懼質之貴官亦
不檢博士無世世應墓之例也則為保全博士之說謂水經不
足據而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書中何人所作考證一篇其首
日欲知伏莽當先知古城所在於是雜滿日札所引古城古書
不別東西南北而雜列之謂今鄒平即漢鄒平而小冢實在今
城之東謂瀨即梁而瀨源出岱陰實在濟渠之南人皆有德
術智予以書不能讀此小過也故與先儒為難而運其顯則亦
何所為而為此歟嘉慶丙午十月

彭祖長年論

彭祖之年其見故書雅記者蓋歷年八百有餘而說或多歧楚
辭天問受壽永多夫何久長注云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
恨枕高而垂遠莊子逍遙遊彭祖釋文引楚辭注作七百枕高
作杖晚又引李云堯臣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在商為
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崔云堯臣仕殷時其人甫壽
七百年大宗師彭祖釋文獨引李云七百歲或以為仙去不死
呂氏春秋淮南子皆高誘注也亦自為兩說呂氏情欲篇雖有
彭祖注云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執一篇
彭祖以壽注云壽蓋七百為欲篇其視彭祖也注云蓋壽七百
餘歲淮南子說林訓彭祖為天注云彭祖壽八百歲不早歸故
以為天宋書樂志魏文帝西山歌云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其不同若此抱朴子對俗篇引彭祖自言天上多尊宮大神新
仙者位卑所奉事者眾故不足役於天而止人聞八百餘年釋
滯篇云彭祖為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極言篇云彭祖逃
殷時七八百餘非為死也又引黃石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
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神仙傳云彭祖顛頊之元
孫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殷王聞之以為大夫藝文
類聚引云已七百餘歲史記楚世家正義引云殷末已七百六
十七歲而不衰老遂之流沙之西非壽終也今來抱朴言為大
夫八百年仙傳又言為大夫時還獨行或數百日或數十日則
為大夫甚久史記正義以為七百六十七歲之流沙其年誤也
世本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以殷周言之
其年已足神仙傳止言至商而上溯少過大戎之亂流離西域

百有餘年不言及周蓋世本合彭祖老聃為一人而仙傳分之
崇辭補注引神仙傳有及周非其本文列仙傳云彭祖陸終氏
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亦不言及周漢書王褒傳注文
選孫子利詩注劉孝標論注俱引列仙傳作年七百則怪其長
年對酌誠之非達識也分言之者列子力命篇云彭祖之知不
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論語皇義疏云老彭年八百歲故曰老
彭水經護水注云彭祖國今彭城有彭祖樓下有彭祖冢彭祖
長年八百純壽永世亦有冢者示元化之極續漢書郡國志武
陽彭亡聚注引益州記云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蓋彭祖入
蜀示終途人為之冢其冢亦為之冢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臨
安縣東南十里大滸山天柱峰下嘉靖臨安志彭祖壽八百故
號其山為八百山昔錢鏐築黃巢臨安兵屯八百里即此地也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俗飾典故知死非其實冢不足據門人又遇之流沙之西單言
彭祖之事核其年已八百餘莊子大宗師云夫道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霸則三代時人言合世本仙傳兩說論語述而
篇老彭初學記引鄭注作老聃彭成釋文引鄭云老聃彭祖也
鄭注曾子問老聃云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經師亦言老
即彭祖神仙傳言老子或隱或見彭及殷末老即生殷時大戴
禮帝繫篇言彭祖母孕而不育三年殷其左脇六人出焉神仙
傳記老亦同佛書言佛生殷母右脇又彭適流沙老傳化胡僧
徒怪惡老子化胡之談釋法顯佛國記言佛生當殷年道直感
通記言夏桀時見佛則是彭祖少流離西域百餘年正當夏時
及復入中國又之流沙是為殷世至周敬王時又入西戎化胡
是彭老化為六佛之三其事至確其甚至美僧徒不當諱也

迨後轉世為釋迦文佛則已西漢末矣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
當染篇均言舜染於許由伯陽呂氏本味篇言堯舜得伯陽續

耳然後成尸子舜之七友有伯陽周語伯陽父史記集解引唐
固云周柱下史老子也伯陽上及舜下及商王又史記五帝本

紀云彭祖自堯時舉用楚世家云陸終氏生子六人三曰彭祖
逸周書嘗夢解云其在啟元作殷誤近之五子凶殷國皇天哀

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云啟十五年彭伯壽率師征
西河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危政之教大夫官

之教士伎之教庶人漢書古今人表老彭仲危相接則商初之
事史記楚世家云彭祖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之正義

引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則案鄭語章昭注云彭祖後世失道殷
復興而滅之據彭祖名大彭鄭語云彭姓彭祖則商滅之符

契已類稿 卷十五 三

言滅彭祖非其後世矣云滅者彭祖逃去國絕不爾時彭祖為
大夫以外諸侯入為朝臣世本言為守藏史是其兼官如後世

之領職不害其爵之尊也商滅之者史言殷之末世對仲危時
言之非謂紂時也國語注有釋師緒言言後世失道者即末世

政教官教伎教之失古殷復興與滅之者謂是盤庚時神仙傳言
殷王使采女從彭祖受其道行之有效欲殺之以絕其道彭祖

覺焉而逃去今漢書藝文志房中有盤庚陰道二十卷是其證
三書所言合也彭祖既逃又示終或記彭祖六月三日終其舉

柩日社兒六十人皆凍死僧徒又証其祖師言彭祖師雲母御
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謂其說出司

馬彪彪無此語惟黃山君彭祖傳言殷王不能行彭祖之道得
壽百三歲後得鄭女妖淫失道而殂僧徒誤讀之謂是彭祖且

壽百三歲後得鄭女妖淫失道而殂僧徒誤讀之謂是彭祖且

千 今本千 庶 說亦從作卽。

潘大倫洪武年類項星中光
數六條誤文。

潘大倫洪武年類項星中光
數六條誤文。

以鄭女為鄭女耳彭祖自舜至盤庚時八百五十餘年其事見
大戴國語漢志顯然蓋入周則為老子為伯陽父為柱下史

隨東遷開五霸下至敬王四十二年上溯堯舉千八百年再適
流沙開元占經乾象通鑑并引風俗通云太白星精黃帝時為

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論語稱老彭述而不作神明
變化自可置之其自舜至盤庚長年之說典籍可徵非奇異也

史記陳杞世家索隱云舜教彭祖彭祖墳典不載不知太史
公意云何檢大戴禮五帝德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又帝繫及

鄭語莊子列子荀子修身篇云養呂氏楚辭世本皆言彭祖不
知河馬貞何處得見墳典知其不載其兼謬與妄者則路史及

注路史云彭祖以對雉養性事放勳壽七百六十七注云彭祖
傳言三百歲已謬或言七百或言四百皆妄正文七百六十七

契已類稿 卷十五 四

正出彭祖傳乃為殷大夫年也今載此一語屬之堯時下又無
文深可怪款注言三百已謬四百皆妄自古無此二語惟傳言

殷王年百三誤作三百彭祖教人益壽可得四百八十歲注皆
誤讀之又舊去八十字又以仙傳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為妄案

南史梁宗室傳下云映見鍾陵老人顧思遠問之百十有二歲
凡七娶有子十二百十歲七娶則彭祖七百六十七歲之前正

當四十九妻路史以父子雜集一書遇事詳斷謂古人皆妄元
盛如梓老學叢談云一前輩言路史不足觀儘可糊塗其語甚

失忠厚之愈然其評甚當也

失忠厚之愈然其評甚當也

釋迦文佛生日生年決定具足論

釋迦文佛之生也以上二月既望為用宿直日數至鬼宿直日當中土三月八日即佛生日也佛本行集經上託兜率品佛降王宮品並云取鬼宿日然後入於母胎摩耶夫人受八禁如棄三兄弟品云爾時優婆塞類螺仰瞻星還言此沙門鬼宿日生今鬼宿明不為餘星所逼共龍門決勝此旁出之言可為確徵佛國月日與中土不同以宿直日真佛日也若樹下誕生品云春初二月八日鬼宿合時生過去現在因果經云二月八日生四月七日降魔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其佛通安國迦泥國或以為六月十五日佛生佛西土人安得以中應論月日哉佛說滿佛經四月八日以期滿佛摩訶凍頭經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為春夏之際映罪

卷十五

五

悉畢萬物發生壽氣未形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以今為佛生日又漢末交州牟子博理惑論佛四月八日生孟夏之月仲呂之時此中土之妄言或宏明集所附益佛所行讚則云三月八日生元李翀口問錄云元初杭城每歲三月八日迎佛或新至番僧猶有所受唐元笑大唐西域記云迦毘羅伐率堵國云菩薩以囉哩囉囉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佛國云菩薩誕靈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藍摩國拘髮率堵波云佛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出家摩揭陀國菩提樹東北人云佛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拘尸那揭羅國云佛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佛國上坐部云菩薩誕靈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則一以為三月八日一以為三月十五日一切右部則云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

終已類稿

卷十五

六

晉法顯傳云舍衛城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于闐國四月一日至十四日行像西域記又云屈支以秋分行像西土記佛事及作佛事月日無有言佛以巳月八日生者長阿含經阿闍世王言二月八日佛星出時佛生二月八日佛星出時出家二月八日佛星出時成道八月八日佛星出時取般涅槃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辨經音義云依諸經言佛以鬼宿日生成道出家皆用二月八日鬼宿合時依日藏分經用二月九日曜以夜分屬九日故遠史禮志云二月八日為悉達太子生辰金史海陵紀云正隆元年十一月癸巳禁二月八日迎佛其致誤有由案李紳尚書故實云佛教上屬鬼宿蓋鬼神之事鬼宿暗則佛教衰此占不足憑然以佛鬼宿生日相直故有此說其云後半八日者佛國以中國望後一日至中國次月望為彼土一月開元占經有五通仙人九執法觀悉達也文佛同名治唐憲以明慶二年二月一日起算元二年誤其本術則云白博文二月春分朔於是釋迦靈以起算然則春分本中法二月中鬼宿當春分起算角直之二十三日合白黑博文言月自望至望則鬼直為後半八日明照博文節氣中氣不能齊則當以朔望節之第六日之取一歲之第一鬼宿日就西法以春分言由中法二月十六日起角直數之則西域記所稱佛國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生者於諸說中為獨合佛本行經佛若行六年二月十六日善生村主二女作乳糜至二月二十三日供佛言第二十三日乃釋經生諱改所未盡者十五日為一半則二十三日是後半八日也分別應辨音義言二月八日者在西土一月之後半當屬西土之二月而譯者以中土二月當之名差月半實差一月是說

也吾思之十年讀開元占經而知之然則佛以何時生也曰
生於漢也成帝之初也漢書西域傳絕無佛法後漢
書西域傳始言安帝末班勇所記西域天竺奉浮屠不殺伐則
是都護所知將士所見譯使商賈所說後漢時有釋迦文佛事
在不疑賢愚因緣經波婆梨緣品云波羅門波婆利思惟必當
有佛我書所記佛星下見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悉有此似當
是也波羅門種當在漢時剎利之王又在其後天主教言耶穌
生當漢哀帝元壽二年佛與耶穌生死不相能則佛生亦當西
漢之末魏書疏勒傳云高宗時送佛袈裟一長二丈前後又梁
時天竺達摩至中國有迦葉傳衣乃西域屈時布木綿花心織
成者大唐西域記云那揭羅曷國有佛損壞細毼袈裟其色黃
赤是其時去佛未久故衣不腐敗又輟耕錄元時旃檀佛瑞像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七

三止之阿難為請乃制八尊師法後又求請少年比丘禮敬年
老比丘尼佛乃說滅正法年數事時佛教廣行西域住於于闐
隋開皇時則同漢卒墨特自立教逐眾僧自後漢建初丙子至
隋開皇已未五百二十四年中有立同回教除佛教之滅正法
所住正合五百年元樊大唐西域記云諸部異譯言佛設至龍
朔三年經一千二百年或云千三百年或云千五百年或云始
過九百未滿千者以今計之實止六百耳微之班勇元樊之記
證之佛星之說袈裟瑞像之傳旁質之以耶蘇漢卒墨特之事
而五百年之數可得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佛母泥洹經而
知之佛國之文紀年月日均與中國不同僧徒以愚濟愚遂忘
其初今為正告之曰春分後二十三日者佛生日也三月八日
者以中法範之也漢成帝哀帝則者佛生年也明帝時佛滅度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八

實記考校舊本行等經並言佛是周時第五王莊王作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降胎十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生臣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夜滅度宏明集又改錄漢末牟子博理惑論云佛以四月八日生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宮謂四月八日降胎二月八日生則是中土夏正十二月八日西土之十月二十三日佛生不合鬼直謂四月八日生則中土夏正二月八日西土之十二月二十三日佛生亦不合鬼直而妄為置算辭多枝葉又取災異之事則其意必有所為案公羊春秋莊公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兩里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里順如兩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對向以為常里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眾星者萬民之類列宿不見諸侯微眾星陰障民夫其所夜中者為中國也齊桓起而救存之微祖公星送至地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九

中國其長紀矣劉歆以為魯為中國夜為夷狄夜明者中國微也晉宋之開化胡經盛行僧徒深念以為齊桓功不出恒星分野外又夜中占為中國夜明則中國微佛生其時明非老死又可冀絕中國道教不悟天文志云庚辛主華山以西庚主秦辛主西戎辛日之夜星墜西夷大咎而僧徒為佛承之徒欲中國聖道衰微兼絕道家即以佛為不祥亦不暇念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僧之罪也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公羊春秋而始知之然而愚僧不知也愚僧不知其祖師欲絕中國之意以為莊王時生去老子未遠且不足為古則作偽弔詭推而兩之曰桓王時生釋道安二教論云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言如來桓王五年乙丑生二十三年癸未出家莊王十年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甲申滅度宋史律曆志云至道二年也

田郎中呂奉天上言唐兵部尚書王起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語亦奇謬或謂以為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平王時生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云像正記言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佛生法苑珠林云詔問像正之記周平王時出是也或猶以為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孝王元年人涅槃通應云佛以孝王元年入涅槃是也或猶以為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七年生破邪論引傳教異記云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是也或猶以為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四年生唐僧智度論集古今佛道論衡明義引法本內傳云摩騰對言佛以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庚辰降於摩耶夫人以甲寅之年四月八日生博士王遵因案周書異記言昭王時聖人出摩騰案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明帝大悅曰弟子此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十

士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怡然與同又引魏書讀最云案孔子天也人三備卜釋佛之文言出在中備則孔子言出在釋世但違出春秋前非微子所及也尋破邪論及辨正論九篇注並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湧忽然汜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虛靈於西方盡作青紅色昭王問於太史蘇由蘇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昭王乃命鑄石埋於南郊穆王三十二年見西方光氣乃西會塗山以厭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地動午後黑西方白虹十二連夜不設穆王懼以問太史扈多扈多對曰此西方大聖人滅度之祥辨正論佛道先後論引姚長謙記云佛是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佛始滅度言與周書

真記法王內傳法王本紀關澤曇最等所說不差法苑珠林云詔問姚長謙記歷佛是周昭甲寅生劉列仙傳序古舊二錄準阿含經皆同所謂劉向書者宏明集宋宗炳明佛論引列仙傳序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其偽造劉文實始宋世以與晉王浮化胡論辨不知劉向之時佛書未到中國即佛家法顯之言可以自證無絲毫稱爲經西世說注顏氏家訓彙編釋亦引列仙傳序云宋以後俗儒康引吳氏郭齊書志云佛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瑞像記亦按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聖西域五十二年壬申入滅又或謂集佛道論衡爲王充論衡如皇王大紀及通鑑綱目前編言昭王時釋氏生不依魏書而用周書誤異記爲記異又誤爲二十二年庚戌俱出此書也趙宋王質正法世譜程輝佛教西來元化應運略錄亦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十一

云準周書異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昭王以問太史蘇由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二千年教流此土或猶以爲不古且見竹書紀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夏恒星不見十九年王陟無所謂二十七年丁巳二十四年甲寅二十二年庚戌者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九年生宋倫契嵩傳法正宗記云佛生當周昭王九年甲寅歲有請云然或者頗不以爲是大率意必迥迂鄙必元妙年分有無干支錯謬俱不復問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殷末生依晉法顯佛圖記計之佛泥洹以來至義熙十二年爲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其受當周成王時則佛之生當殷世也○○○每甲○記言彌勒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經律始到新頭河當平王時新頭河者張騫甘英皆不至也渡河烏夷國即北天竺其

○此經一爲不古以推而前○夏周傳世傳法乃五劫中第一劫之佛也○佛是遠古海經中第一國使人不覺人神珠注中意即天竺浮屠所與○此之佛不自浮屠始也○不知重耳生于若縣者縣以佛名○有之何也○意始有古初也○考其源始於在伯也○前也○

○本按法王遺法資治論據此所引相傳金言法傳佛入中國爲不才慮也○

意以釋化胡之語且釋漢書所以不言佛而道士知之即謂老子以商王賜甲庚申之歲降於元妙之胎與爲無涯淡或猶以爲不古又不足以敵陽甲庚申之說則又推而前之曰夏時生唐僧道宣感通記云天人言弟子夏桀時生已共見佛感見隨禮前後何定案釋迦文前有六佛又古然從佛古自有佛今正明釋迦文佛生年而率引古佛以亂其辭詎天人以禪宗虛滑之派矣○道家則從抑而後之曰周敬王時生謂孔子景王時見老聃後也老子開天經云周敬王元年西入化胡南史顧歡傳引道經元妙內篇云雅術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貴慶業日精入其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刻○廉而生則敬王二年也而僧徒有不智者亦從推而後之曰周貞定王時生歷代三寶記云梁大同元年廬山得聖聖然記言周貞定王二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十二

年甲戌佛生是也其言雜出若此俱爲護法俱欲立之則又無可奈何而曰佛生前後不定梁沈約答隱居難均聖云佛生不當莊王青王造塔不當敬王釋迦之與不容近在周世感通記云天人言佛有三身化身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不足歎也案化身隨感其義似通古佛今佛不可言一况言是二若猶名釋迦文佛明具年月生歿有父有母則修短應物生滅隨時時有定應隨之者豈得無定感通記又言邠州藏本作那石像秦穆公所造其相由余所敬奉即周穆王所造州謂什方石像秦穆公所造其相由余所敬奉即周穆王所造寺也○法苑珠林云釋道安米士行等經目錄言秦始皇時有沙門釋利昉等十八賢者來化被囚禁金剛破獄出之其言妖妄但欲證佛人中國在明帝前而造事悖亂爲委巷所不道又史記漢書匈奴傳均言霍去病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如淳謂祭天

為主是也而崔浩以為存府金人張晏亦言佛徒祠金人魏書
 釋老志以為不祭祀但燒香禮拜為佛教流通之漸不悟何奴
 祭金人乃是拜天殺牲飲福與燒香不相涉且魏書釋老志太
 平真君七年三月詔云雖言胡神問令胡人共言無有可知佛
 非何奴種也後漢安帝末班勇列西域奉浮屠是為創獲並檢
 張壽所記此言地多暑溼法顯記亦言新頭河有經律張壽所
 不到漢書亦不言佛是班固法顯范蔚宗所見張壽遺說中無
 浮屠而魏書釋老志言秦自大夏運傳其秀有身壽國一名天
 竺始聞有浮屠之教俗徒及事佛者所言若此豈復有一可信
 者後漢書襄楷傳云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魏志注引魏書
 云臨兒國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
 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初魏書于闐傳云于闐西五里有比摩
 琴已類稱 卷十五 三
 寺言老子化胡成佛之所故址猶存而道士所撰化胡經語多
 齷斥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服之方求悔過自斃自斃老
 子大悲憫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誠約皆令頭陀乞食制寬頑
 之心結服偏衣挫強梁之性割髮形貌示為黠刺之身禁約妻
 房絕其勃逆之種又偽造一魏明帝序辨正論據晉世雜錄云
 道士王浮實作此書齊張融三破論又申之云浮屠言屠割也
 僧曰喪門言無生也僧徒不忍其誑乃移佛於老前指稱恒星
 不見以冀符中國長絕之占而元妙內篇又即其四月八日之
 說而移其年於老後法顯達決棄恒星不見之義謂佛是殷時
 生其守恒星不見之義者鄭中記言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
 子之象宋書劉敬宣傳言四月八日灌佛及魏書釋老志俱在
 化胡經後吳志劉繇傳言廣陵浴佛設酒飯不言其日益初摩

疑入虛山脈重致記不用恒星之
 最後一理六月朔上迦年五月
 貞定二年為光祥且及就達
 摩為迦葉二十倍之說。

外域行佛後人引之於四月八日不知化胡之事止是漸教釋
 迦文佛未出世之先西域行老子化於釋迦文佛何害改東漢
 時佛國自承之迨化胡經出同於惡習僧徒亦偽造周書異記
 莊王別傳三備卜經法王本紀法本內傳列仙傳序古錄舊錄
 數異記又偽造郊祀志吳書及張壽王遵開澤之言孤陋鄙
 僻亦因言周書記異列仙傳序論術奇書怪備以誣相勝以妄
 為常道詐而悍僧拙而復則致實有由而作偽有迹是說也吾
 思之十年讀化胡經遺說而始知之

琴已類稱

卷十五

古

觀世音菩薩傳略跋

元大德丙午歲趙魏公管夫人書刊觀世音菩薩傳略謂菩薩
為妙莊王第三女名妙善蓋元倫所述既裝成冊開明胡應麟
莊嚴委談議其詞無識案宋朱弁曲消膏間云蔣之奇因僧
懷賈說取唐僧義常所書大悲之事則此說唐已盛行今世所
演摩海記其事亦然乃謂其以猛勇丈夫易為女子此所謂知
其一不知其二真蔽固之談也嘗覽佛菩薩經摩詰所說經
不二法門品有不胸菩薩善薩即觀音也梁慧無懺譯悲華經
云過去散提嵐界善持劫中時有佛出名曰寶藏有轉輪王名
無量淨第一太子名曰不胸發善提心家生念我天耳天眼聞
見不免苦者我終不成無上菩提寶藏佛言汝觀一切眾生欲
斷眾苦故今字汝為觀世音劉宋曇摩竭譯觀世音得大勢受

來已類稱

卷十五

五

記經云昔於金光師子遊戲如來國彼國之中無有女人王名
威德於國中入三昧左右二蓮花化生二子左名寶意即是觀
世音右名寶尚即是得大勢觀世音為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得
大勢為善住功德寶王如來據此二經觀世音菩薩出世不作
女身而其示見中國實事可徵及秘記所傳則與傳略說合道
說高賢傳墨異見法華普賢大士正是女身北齊書徐之才傳
云武成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身長數丈事
李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是女身也隋書北史王劭傳並云隋
文帝獨孤皇后秘記言是妙善菩薩即妙莊第三女妙善故秘
記以之比况皇后是隋時已有此言亦女身也法苑珠林云齊
建元元年彭子喬繫獄誦觀世音經有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變
為美麗人子喬雙腋自脫是亦女身也唐太宗長孫皇后小字

陳後主沈皇后為危於此後天祥
寺名觀音

觀音是觀音亦女身也秦隋唐所譯各經滿淨觀世音說音
賢陀羅尼經云及見天人請受佛法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尊
者白佛言若有女人好學出家我於彼前見比邱尼身女王身
國王夫人身命婦身大家童女身而為說法妙法蓮華經觀世
音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見比邱尼身優婆塞身長者居士幸
官婆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觀世音本兼觀自在
義梵本有異同譯者分為二人唐有不空譯棄衣觀自在菩薩
經金剛手菩薩請觀世音菩薩說棄衣觀自在菩薩陀羅尼一
卷則唐人以觀世音觀自在為二人明甚妙法蓮華經又分出
妙音菩薩品云菩薩見比邱尼身優婆塞身長者居士宰官婆
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乃至於王後宮變女其事與普門品
同善反復思之法華二品本是一章普門品乃觀自在妙音品

來已類稱

卷十五

五

乃觀世音譯者兩存之故疑誤其名示不敢專定又管夫人所
采傳略其本傳言王三女長妙音次妙緣三妙善今妙音見妙
法蓮華經妙善見隋書法華言於王後宮變女屬之妙音檢隋
時天台智者觀音義疏云觀世音於王後宮見女身者王者禁
固不得遊散化物為難蓋知妙音品即觀世音今常德武陵梁
山觀音寺有碑言宋孝建中妙音住錫于此唐天寶中改寺額
為壽光有梵僧至開妙音塔見金鎖連環骨滿鉢以錫橫擗之
冉冉而去乃奏復為觀音寺是唐時亦以妙音為觀世音妙法
蓮華經多此一章也北夢瑣言唐懿宗與同昌公主見左軍觀
音像階地四尺左右言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即邊土之道人
意指公主為觀音示身亦是女身與堅志丙集董性之母癸集
許洞妻見觀世音皆婦人而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有酒炬吒

國商人建寧堵波言南海遺風同聲歸命觀自在菩薩俄見沙
門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達本國述異記僧法義歸誠觀世
音夢一道人為治病冥祥記太平畢覽逃竄觀音經見一道
人示途張與妻繫獄念觀世音夢一沙門使逃法苑珠林王球
繫獄念觀世音夢見沙門遂蒙原有所見為沙門蓋不必定
觀世音親見也唐僧伽大師傳云中宗問萬迴萬迴言僧伽化
身觀音也引普門品見比邱身而為說法真弔說之辭不足為
據趙宋僧知禮觀音元義記云觀世音即真身義普門示見即
應身義真身是內證之智應為化外之身若以為憑虛烏有實無
其人則又非也源譯大方等大集經寶女品云寶女為舍利弗
說一切法佛說寶女前為轉輪王今以方便示女身言譯寶女
所問經亦同前王後女各歸一是觀世音極幻人之術一以慈

卷十五

七

癸巳類稿
悲為主婦女既示見之身則從無量淨王威德王出世之身
佛坐聽法見尊者相即狂勇丈夫亦示見之一不能謂為觀世
音時是男身也觀世音為女身其事見於南北朝名妙善妙善
則爾秘記引之唐菩提留志譯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梵陀
羅尼身經末法寶譯有觀自在菩薩母陀羅尼經是觀音必女
身而說歧於法華至唐僧義常宋僧懷素復理女身義遂成此
傳略明人胡應麟王世貞覽太平廣記中報應二卷摘其數事
謂古時觀世音無婦人相李贄作觀音問言大道不分男女致
士人妻女若狂見明萬曆三十年問豈非道聽塗說為管夫人
所笑哉王世貞作觀音本紀不能多覽佛書為之參考故所說
多誤傳略言妙善欲學道王為招婿不從使為僧奴又燒之又
棄市皆得脫王病斷手眼和藥進王王愈見妙善血淋被請讚

多定府龍興寺有字鑄銅大
悲像列四十二臂止首。

張邦基至莊漫錄云昔傳見觀
音本像係西作紅漆色今上修
佛三山也。

天完之少頃手眼已千數矣後父子同沖舉棄大悲心陀羅經
則云菩薩言昔千光王靜住如來為我設咒我於是時始住初
地起第八地乃至身生千手千眼其言神幻無由指實周有取
舍彌多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唐有元奘譯十一面觀世音
神咒心經不空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普
提流志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身經智通譯千手
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
音菩薩廣大圓滿大悲心陀羅尼經不空譯金剛頂瑜珈千手
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楞嚴卷六至云現八萬四千
探迦羅首母陀羅特清淨寶目按采書扶南傳云俗事天神以
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
或日月梁時扶南多進佛說此天神即觀世音觀世音本慈氏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六

教也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秘密心陀羅尼經言補陀落伽山
而傳略言老人味以仙桃導至香山修煉得道香山在慈嶺西
非額納特珂克之稍陀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亦言聖觀
自在菩薩補陀落伽山宮殿大唐西域記言南海僧伽羅王依
孤山式供養觀世音菩薩蓋補陀一在額納特珂克海中一在
西藏今布達拉山一在廣東南海宋丁謂朱崖詩云且作觀音
菩薩看海峽孤絕寶陀山由隋唐兩僧多從此道歸中國也今
則為浙江之普陀山波府志云東海梅岑山即普陀落伽山上
有寶陀寺唐時日本僧慧謬留五臺觀音瑞像于此宋郭象膠
車志云紹興時四明巨商泛海十餘日抵一山飯僧得丹竹一
莖前至一園有老叟見其竹曰補陀落伽山觀音坐後旃檀林
紫竹也後遂於此立刹亦謂之南海世人奉觀音者真傳拾遺

廣記云晉寶傳為呂護所俘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專心屬念鐘
械緩解迷免沙門支遁為謝敷具說其事觀音義疏云晉謝敷
作觀世音應驗記齊陸果之又續之神異久著觀音元義云景
摩羅嚴法師亦號伊波勒菩薩沮渠蒙遜有疾患法師日觀世
音與此土有緣乃令誦念患苦即除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傳大
士碑引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開浮提地示同
凡品教化衆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開浮提種種示現利
益衆生此黃教指釋迦文紅教為凡品而黃教自為教化之設
今蒙陽有唐武德五年陸德明石碣言秦王平王世充實建德
還軍廣武夜雨東南雲際光破射天見觀音菩薩全身像王頓
首拜瞻敬於其地建觀音寺杜陽雜編唐文宗食蛤蚧中有二
人形眉目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苗首上置十檀香合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九

賜與善寺宜至志云唐文宗以鼎烹雞卵方然火鼎中有聲微
如人言羣呼觀世音菩薩聲其悽咽因頌詔郡國各於精舍像
觀世音菩薩像遼史禮志云太祖幸幽州大悲閣還白衣觀世
音像建廟木葉山尊為家神中外香火因緣當由此盛民間及
軍士私奉者不備記也魚籃觀音則由俗人謠傳佛說七月十
五日救面然餓鬼面然者觀音授相以附日蓮孟益經孟蘭
盆者正言孟蘭婆那言救餓如解倒懸而俗謠魚籃觀音成應
傳言唐元和十二年出陝右金沙灘美女子持籃賣魚即銷音
菩薩唐阿諱羅多譯佛說陀羅尼集經有觀世音部有馬頭觀
世音菩薩法印咒品宋僧壽進題魚籃觀音至云馬郎納敗還
蓋幾多菩薩債此大妄也白衣者清淨觀世音菩薩說普賢陀
羅尼經云若造像觀音坐華屋著五色衣胡跪合掌面向佛看

此觀音身像者今山西大同天寧寺
原有之白首老人也蓋西晉唐龍
朔時奉像歸寺造是州道因
自太去後法林錫止此像亦
靜去觀音少選一圖有像全法
身像行正印銅鑿於金地佛印
一圖莫知所在也身像行因
不可不身身為近且上端也。

聽佛說法下作毗陀天女互跪坐手奉花冠著白衣上向菩薩
佛說大廣曼殊室利經觀自在菩薩受記品云觀自在菩薩從
右目瞳放光流出妙女禮觀自在持青蓮花瞻仰而住此即自
衣及童子拜觀音之所由起咸淳臨安志云晉天福四年得奇
木刻觀音大士像錢忠懿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悟即其
地建天竺看經院白衣本毗陀天女而俗人名為白衣觀音洪
皓松漠紀聞云長白山蓋為白衣觀音所居則其說始五季佛
正法衣赤而此陀羅尼言觀世音著五色衣是不專事寂滅又
天帝釋婆羅門皆衣黃侯鯖錄言唐末璋章有觀音黃袍則觀
音自有師法兼通佛法又護佛法不得謂即釋迦一派也宏明
集釋智靜作撒魔文云使持節匡教大將軍錄魔諸軍事羣邪
核尉中干王觀世音及釋道安作又加十九天都督此與寶林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十

破魔露布言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
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同一寄寓之言然古時僧徒尙知觀音
為護法之神故佛經佛於觀世音俱表異之不全待以弟子之
禮宋胡寅龍王山慈雲寺佛殿記云湘潭隱山大禪寺嘗有住
僧創意徙佛右廡改殿為開刻木像高三丈為下手觀世音紹
興時僧法讚改如常制實以為得人生在三尊師之善是不知
派別之言今西藏黃教乃觀音派亦沿紅教法以觀世音為伽
藍及格此為失之余讀漢譯佛說安宅神咒經中有觀世音
菩薩唐譯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言佛說書寫此咒
者於咒心中作觀世音及帝釋形心異其事因廣徵之今日見
此冊條比事附就其異同皆有陳義好古論世之君子所當知
者嘉慶八年太歲癸亥八月二日甲子歲於縣東門賃舍

觀世音菩薩名義考

觀世音所以止稱菩薩者觀音義疏云菩薩外國言為摩訶菩薩
 提憐多薩埵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僧肇注云菩薩提者佛道薩
 埵者大心有入佛道之謂實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菩薩
 品云菩薩不生薩埵非有薩埵者好施之意言以善施為事妙
 法蓮華經文句云菩薩形不檢節迹無定處既不同俗復異於
 俗處季孟之間故居中又天人若生死菩薩不祈不著居中求
 宗故在兩間又涅槃天人皆大薩埵豈復耽染又菩薩自言衆
 生不免苦者終不自取無上菩提普起三昧經云文殊深入菩
 提故不取道於佛則菩薩在佛家以救度為心不專尚清淨者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家作新經世尊舊經扶薛新經菩
 薩其實扶薛菩薩皆對音不比梁佑世尊義有新舊之別菩薩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主

品位宏明集笑道論云觀音極位大士劉宋譯佛說觀無量壽
 佛經云第十觀觀世音菩薩觀音元義記云如來藏經觀音文
 殊皆未成佛案善薩與佛品位本通吳支謙譯佛說釋摩男本
 經云佛言我為菩薩時常念樂少苦多晉法護譯等集家德三
 昧經云佛告賢者我憶往昔為菩薩時唐譯清淨觀世音菩薩
 說普賢陀羅尼經云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我從過去月光佛所
 受此普賢陀羅尼北齊譯大悲經云觀世音過去劫中已作佛
 號名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安樂眾生故現作菩薩觀音三昧
 經云觀音先已成佛號正法明如來釋迦為彼佛作苦行弟子
 觀世音授記經云觀世音次阿彌陀後當成正覺名普光功德
 山王如來趙宋重譯大阿彌陀經光明大小分云阿彌陀佛有
 二菩薩皆為第一一名觀世音一名大勢至常在佛側使往他

方如佛分身遞次作佛分云彼佛槃泥洹觀世音菩薩乃當作
 佛其次大勢至菩薩作佛施護譯佛說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
 秘密心陀羅尼經云此言菩薩者即是正慧薩埵者即是方便
 作大德蓋畢竟高成佛也或言未成佛或言已成佛或言當成
 佛而阿彌陀願宏文殊志深觀世音心堅皆慈氏教非覺氏教
 也所以名觀世音者傳略云編觀古今之世音普察人間之善
 惡故有觀世音之號案妙法蓮華經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菩
 薩稱名即時觀其聲音皆得解脫初嚴經第六云觀世音菩薩
 白佛言憶昔無數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觀世音教我從聞思
 修入三摩地我供養觀世音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又云不
 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十方眾生觀其音聲是古所譯觀世音之
 義而又有觀自在義隋天台智者觀音元義云今言觀世音者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主

西土正言名曰阿耶耶 一作婆婁吉低輪妙法蓮華經文句云觀
 世音者天竺言婆婁吉低輪思惟明未譯觀音畫像贊云梵言
 阿彌盧枳伐多唐言觀世音今檢大唐西域記云阿彌盧枳底
 濕伐羅唐言觀自在也阿彌盧枳多音觀也伊室伐羅者自在
 也舊譯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謂其說蓋以觀自在
 為義唐義淨求法高僧傳觀在西域亦云觀自在不空亦譯觀
 自在說普賢陀羅尼經又師會般染心經略疏珠記言觀自
 在者鎮國謂三業歸依十通隨應繁無遺照義無不周其或曰
 觀世音者梵言婆羅根底者觀世九言濕伐羅者自在攝伐多
 音音梵有二本故譯有二名觀世音菩薩授記經釋迦應音義
 云梵言阿婆羅吉底舍婆羅此為觀自在天竺多羅葉本皆是
 言婆羅雪山以水經本則作婆羅其譯為音或譯為觀世音

高以舍遠兩音相近遂致謬失茲明編譯者皆主觀自在義如
法蓮華經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菩薩能以無畏施於眾生又
云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尊者
白佛言我從耳聞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象得三摩地成
就菩提斯為第一鳩摩羅什般刺密諦本是梵人譯此二經名
是世音蓋兼自在則觀世音名必非謬誤又千手千眼大悲經
則稱觀世音自在菩薩兼兩名之又唐不空譯兼衣觀自在菩
薩經則云金剛手菩薩請觀世音菩薩說觀世音觀自在在陀羅
尼分作兩人而晉法護譯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中云光世
音得大勢不知光字從何取譯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光
世音新經觀世音按觀世音所說行法經一卷行檢附元釋教
錄已是漢傳舊經不作光字蓋俗僧所傳有作光音兩字也
吳已類稿 卷十五 誦

經音義皆以為誤是也此觀世音菩薩之名義也

紅教黃教論

西域佛分二教曹魏時譯七佛父母姓字經有婆羅門種刹利
種婆羅門佛衣黃剎利佛衣紅剎利釋迦文佛繼婆羅門佛後
始衣藍色紅衣經律所說則由閻世增飾隋譯佛本行集經制
髮染衣品云蠶服袈裟唐譯略教戒經則作染衣法苑珠林云
袈裟秦言染衣是也蓋釋迦文佛成道時其地方行第六佛教
教師多衣黃佛白染衣作壞紅色其徒眾從之佛本行經云佛
為太子時作瓶天子化作一人剃頭鬚髮衣色純赤不同白衣
在車前行乃剃利紅教之先與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
赤布後乃易以雜色并融釋或論云今沙門剃頭髮衣赤布謂
漢時西僧依其本法其後雜色則中土學佛者服也釋老志奉
常八年十月戊戌寇謙之得錄關真經經云佛弟子皆髮形染
吳已類稿 卷十五 誦

衣諸天衣服悉然是所見皆染衣法苑珠林云宋費崇先見福
建寺欽尼容儀端嚴著赫布袈裟是具儀必著赫唐支謙譯出
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茲錫被盜盜收外道記茲錫赤石
果服其言若今僧領威威言外道認茲錫赤石染服知外道不
以赤石染惟茲錫赤石染也宋趙汝道諸番志周去非嶺外代
答並云真臘僧有室家者黃衣其寺尼戒律精嚴者紅衣滿甘
僧則皆黃衣蓋真臘兼二教滿甘則黃教也元李志常西遊記
卷上云陰山後回訖二小城近靈恩城僧皆結衣則皆釋迦文
派其編衣者中國僧常服譯經者執所見為存其名於經魔梵
亂經云剃頭沙門以異種形海龍王經云世尊脫身皂衣分與
諸龍頰數夏論云剪髮編衣羣夷之服皆以所見推之四分
律袈裟音義云此言赤血色衣其色混赤然則或言皂編黑者

以初譯時見濁赤近緇黑因以黃之世名紅教為黑派亦以濁赤也宏明集釋法明云吳時衣黑衣宋書言文帝時慧琳道人孔顛曰為黑衣宰相北齊書上黨王傳云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上出行不欲見沙門以僧衣黑故也辨疏論云周祖以前忌黑齊宣欲誅彌禪師周祖曰我名黑願足以當之既入關中令僧衣黃西陽雜俎又言北朝僧尼有白布法服青布袈裟是漢西僧衣濁赤即壞色紅衣其後中土僧有濁赤皂羅黑青白字文周時衣黃實皆紅教也明史烏斯大實法王傳云洪武五年十二月賜紅袴禪衣及襪帽是釋迦文以後明以前西土皆以紅教為正派其黃教自仍舊為一派佛木行集經教化兵將品布施竹園品並云初利天帝釋化作梵志身著黃衣左持澡瓶右持杖梵志為第六佛婆羅門種師嘗與第七佛為難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五

者侯錄云唐末禪章有觀音禪稱今天下皆謂黃袍為觀音稱觀音深入菩提為持世之人與帝釋同願力墨摩竭譯觀世音得大勢受記經云華嚴問他方菩薩何人得此三昧佛言觀世音得大勢二大菩薩則觀世音於第七佛為他方本第六佛教亦依第七佛時婆羅門依第七佛者皆體著袈裟獨觀世音黃服或五色衣終不著袈裟故黃教入中國者觀音為始僧徒皆質質然也三國志烏丸等傳注引魚豢魏略云臨兒國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毛青爪赤如銅此言係像其身服色黃服是衍文此皆言身相不應及服舍利弗問經言有五部黃赤皂木蘭青謂之五種律衣唐西域傳源波國言集衣為種黃赤不同則兼外道言之亦知五種各不相入也那揭羅局國言有佛損壞細袈裟其色黃赤蓋年久不鮮唐義淨南海寄

不與佛使而自法精房是觀音
此善贊善之說在正經之乃集集
補而不得精之。

史記之說係上義引此也。

歸內法傳著衣法式云染作乾陀及或用地黃黃屬或復別染黃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或用車心赤土赤石煎此則西域唐時黃教以紅教福力強盛其染黃者尚和以赤汁蓋黃教為帝釋為轉輪聖王為梵志為魔刺利目之為婆羅門四外魏譯賢愚因緣經二梵志受齋後品云波羅門受八齋其婦曰君是梵志自有戒法緣何乃受異道之齋當語諸梵志使聖教不與會同唐譯須摩提女經三摩竭經並云清宮戒梵志求舍衛城阿那伽女為兒婦報曰確姓財貨足相倚匹但所事神祠與我不問答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祠此女所事別自供奉是紅黃二教別也墨無蘭譯佛說梵志額波羅延問釋尊經云婆羅門種初生時從口中出今世人反從下出死乃上天是第七佛時婆羅門不信利佛能上天也刺利之言為因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五

主取租婆羅門正言為婆羅門摩舍衛黃種其前有三佛福力必有大勝之時當明承樂時宗喀巴喇嘛初習紅教既深觀時教即會來自染黃相其事與釋迦文佛染濁赤色衣同宗喀巴乃觀世音分體之光化生本性不味常在輪迴神宗時河套諸部迎宗喀巴派苦願喇嘛南堅循還音字依明史今鄂爾多斯至青海飲長生水部落數十萬無淫淫者黃教遂顯紅教顯矣大集經云佛滅度後五百歲解脫堅固五百歲禪定堅固五百歲多聞堅固五百歲福德堅固五百歲門靜堅固佛以黃明帝時滅度宗喀巴自立教而承之續南堅始與張居正書自稱釋迦牟尼比邱正福德之限其事至隱而其願執書釋老志釋迦繼六佛而成道又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以彌勒之言屢啟亂階見於史冊不知彌勒即黃教與紅教異派

者也故持表之以杜流傳之妄僧徒或託言宗密巴為文殊主
利第五十四轉世西藏昭寺則以覺釋迦末尼為唐公主從摩
音愚痴失實又禪悟逃空則曰釋典微妙豈爾紅黃不知尚白
則說王尚赤則周王不關微妙也保藏正慧惟釋迦文佛觀世
音菩薩宗喀巴喇嘛三人者知之矣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五

天主教論

西域有設神謂之天祠有主祠者如巫覡至其教成其徒奉
本師不復奉天神勢則然也魏譯賢愚因緣經摩訶令奴緣品
云過去提婆令奴王將至天祠泥木天像起身為禮前王五百
子中設至天祠自禮天像諸餘泥木天像悉不作禮降六師緣
部云摩訶除仇利王有先祖天祠弓貝恒進達緣品云恒河邊
有摩尼跋羅天祠毗沙門王白帝釋言我有一臣摩尼跋羅有
輔相從其祠求子大唐西域記云尸棄尼國王子死偽問天祠
神主猶言當舉王怒殺之投其神像於河使所謂天神者事火
事日又雜兼眾神所謂主者廟祝如馬韓各立一人主祭天神
名之曰天君也其人非一惟耶穌能成大宗耶穌亦作爾息亦
作爾撒對音字不能審也其先立教者則為阿羅訶亦作阿羅
羅阿羅訶佛本行集經問阿羅羅品云佛出家後向毗舍離城路
過仙人姓迦藍名阿羅羅仙人言五大者地水火風大
空大我及無相名本性體又總論義例空有宗體一切皆向菩
薩而說菩薩欲供養尊者阿羅羅言師有種種彼等實勝菩薩
又問劫盡阿羅羅默爾微笑菩薩背去阿羅羅言性願仁者所
行之處常存言於於是菩薩遂行答羅摩子品云菩薩往問羅
摩子優陀羅又舍去義論各含迷留異派梵天勸請品云優陀
羅作飛狸阿羅羅在邊地作佛以不奉佛之地為邊地晉書
鳩摩羅什傳云羅刹者外國誑謊道人也則佛成教時阿羅羅
已為王領羅刹立天主教矣隋天台智者妙法蓮華經文句云
提婆羅跋忍此云天主唐道世法苑珠林云智度論提婆那因
素言天主鳩摩羅什華沙法蓮華經藥王本事品云帝釋於三

十三天主施護譯佛說大堅同婆羅門緣起經云帝釋天主支謙譯佛說八師經云三者不得犯人婦女或為天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其言天主非今天主教之天主謂富貴人主其言天主邊人則兼舍衛城習羅刹教之利刺婆羅門及其羅刹利言之吳譯經已有其目時其教未至中國故他譯經不深知耳佛時乾闥婆阿修羅皆其教佛初欲供養阿羅邏而阿羅邏辭之蓋以種姓不同各有福力故傳之耶蘇其教始盛耶蘇生當漢哀帝元壽二年景帝告祥在如德亞地後六十年佛滅度見神於漢明帝則耶蘇較幼於佛唐建中二年大素寺僧景淨立景教流行中國碑言大素寺始貞觀十二年七月按通典職官二十二視流內有薩寶薩寶府祇正視流外有薩寶府祇祝薩寶府率薩寶府史注云武德四年置羣胡奉事取火咒詛貞觀二年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元

改波斯寺開元二十年禁民習末摩尼法天寶四年改波斯寺為大秦寺其言不相應碑稱三一妙身元真主阿羅訶又稱其母為三一分身尊彌施訶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又言阿羅訶存鬚削頂七時禮讚七日一薦則兼摩尼法而真報記云貞觀時馬嘉運入冥知王五戒死為天主即今所謂天主則其時中國人知其教矣明萬曆九年其人復至廣東二十九年至京師明史云禮部郎中徐如珂召天主教二人授以筆劄所記外謬不相合同回輪爾塞經則云爾撒聖人者亦阿丹聖人之後立教敬天主為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告妻畏人禱髮妻於是夜暗繫其髮伏至遺擒便被殺害其徒廣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天主教則言耶蘇行教國王磯之十字架上其徒所傳艾儒略萬物真源馮秉正聖旨度

思義譯撰本說一切有部尼此碑曰傳也謂之或於外道。

益全編及真詮自證等經兀郎無可採語十字架者景教碑所言判十字以走四方者也賢愚因緣經優婆塞論云梵志或事日月翹脚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然之即通典注言人祭胡事火咒詛也西域記云鉢羅那迦天祠人露形且上高柱一手執柱端一足踞旁杙一手一足虛懸向外視日影求出生死所謂裸形求仙是尼健法然則十字架者高柱及杙後不事日猶照其式耶蘇母抱耶蘇手執十字架者懸弧矢意也耶蘇裸體張十字架上者耶蘇以他事被殺而遺像具生時露形上高柱翹手脚視日也其徒文言之則曰定四方妄言之則曰耶蘇裸於十字架不悟立十字止上下及兩方耶蘇誠磔死架上何忍致其受慘刑具頂禮之且耶蘇母何為以弄其兒哉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苾芻不敬事天神亦勿欺誑是專指天主教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字

言之時天祠猶散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諸外道先有九十六部今但十餘齋會聚集各為一處是猶同赴齋請其裁然分土不知始於何時今天主教皆羅刹力距佛佛以羅刹名被之夜又反屬洋人巧器亦呼為鬼工而羅刹安之其自言知識在腦不在心蓋為人窮工極巧而心竅不開在彼國為常在中國則為怪也乃好誘人為之而自述本師之事亦不求所本然則耶蘇在羅刹為持世之人而他部之人入其教則亦無心肝之人矣

梵天勸誦品百彌勒及阿羅邏大劫天壽其語荒遠不著邊際此篇及紅教黃教論能就其言實之証文臺記

陳王廟徵文

道光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上諭那頊奏神靈禦災捍患請賜給封祀一摺着禮部議奏欽此廣西巡撫邱珍原奏賀縣芳林漢附近忠佑廟供奉陳王神像始自宋代查府縣志載神姓陳氏逸其名生於隋代住居賀縣屢顯靈應累封至惠靈公復查廟內懸有舊額載宋紹興時岳飛破曹成精神呵護因贈忠佑廟額嗣後嘉泰間封顯應侯嘉熙間加封字佑侯淳祐間兩次加封廣惠靈濟侯前明加封惠靈王雖與志乘互異惟歷次加封確有可據云云今按平樂府及賀縣志與廟中舊額所列神之結銜絕無所出惟言神姓陳氏生於隋代宋岳飛贈忠佑廟額則必陳果仁也果仁見唐書沈法興傳全唐文有徐鼎臣冊贈武烈帝碑文及釋德宣碑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三

司徒陳公捨宅造寺碑此二文甚冗長皆果仁事德宜碑云陳公諱果仁字世威先世自穎川居常之長城夢梁錄外郡行祠引會要云仁初顯佑廟唐武德時廟祀封忠烈公梁加封福順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政和時賜廟常州以帝號非禮易日福順武烈顯應昭德王為忠佑廟咸淳二年臨安尹潛泉暨所雲顯靈申朝賜爵遣吏緘詞送忠佑廟又別告顯佑行祠今檢宋會要不可得而唐書全唐文夢梁錄三書符合不可復治志乘之說應正神名曰神姓陳氏諱果仁字世威也或作仁果或作果仁者傳寫誤也至其封號惠靈公惠靈王云明時封者不見冊籍大明會典八十八各處祠廟有常州陳司徒廟注云祀隋臣陳果仁是廟在祀典獨無封號其見他冊籍者夢梁錄引宋會要言唐封忠烈公梁加福順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改為福

順武烈顯應昭德王全唐文武烈帝碑言神高標明紀禮釋其王則神實有王號洪邁容齋隨筆中有禮寺失職一條云予陪封江神為帝禮寺不可今壽廟陳果仁祠亦稱帝則據俗謂淮南唐事言之非可為訓至陳王顯靈常州府志劉宗浩有武烈帝寶錄言沈法興刻掠神形黑雲中發神矢斃之其言不可信神本事法興法興自沈江死也其唐忠烈公之封劉錄謂乾祐中以陰兵助裴璋討王郢廣明之亂神力示見賊不入浙西加封威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楊氏時封忠烈王宋陳彭年江南別錄云元宗時周師逼壽州錢鏐乘虛圍常州命將軍吳克宏往救常州有故將陳果仁祠克宏將戰夜夢果仁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鋒擊陣南唐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今廣西稱轉匪犯於廟中夜乘兵倦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三

解縛突門官兵捕時神廟屋瓦皆飛事竣塔垣戶廟半毀而神像完整如故其助順與雅記相應至賀縣神祠則陳果仁之司徒祠忠佑祠自淮以南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甚多神實常州人不必言賀縣居住廣西稱歷經戰陣著靈且遇旱澇祈禱應實為一方庇護江西沙河廟額記亦言宋乾德二年神見於土步門以船乘騰檢威淳臨安志云嘉定六年臨安以霖雨盛應乞加封咸淳二年京尹潛說友初郊祈雪錢絲響苔上聞仍王爵是神司早潦亦與雅記相應

韓文靖公事輯 熙載字叔言唐北海人弱冠擢進士第後唐同光中

見殺熙載奔吳馬合時吳順義六年也上狀徐知誥曰熙載

本貫齊州隱居嵩嶽雖叨科第且韓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

為賈出青山而納履履長淮而棄編謬處士倫與知人理足以

訓明君之善善慨聖代之樂賢江表知誥納之熙載時年十九

唐世家其家故富家好侈汰不為知誥所禮約又以熙載早

番名楊球傳水更事陸熙載區述讀書溧水縣南無想山

禪寂院通志又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禮娶

之連稱和常餘三州從事不以介意馬知誥受禪復姓名志

昇是為南唐烈祖馬熙載林書郎輔元宗於東宮熙載談

笑而已不與世務馬烈祖昇元七年元宗立改元保大熙載

時為太常博士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

訓時雖是其言而制書已行遂改元馬拜虞部員外郎史館

修撰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禮條

舉正之宋齊邱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使兼

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事皆洽於熙載馬烈祖廟議成謂

統繼昭宗合稱宗熙載議以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

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與中興之君廟號稱廟遂定稱

烈祖元宗益重之擢知制誥宋史熙載性廟朝直多謂為馮

延己所劫罷其職馬熙載元宗舊傳見任用在朝廷擬諱

直不附權要以是見摘立保大四年宋齊邱薦陳覺為攝建

路宜諭使往說陳仁達入觀仁達不從覺等還至建安矯制發

卷十五

五

韓文靖公事輯 熙載字叔言唐北海人弱冠擢進士第後唐同光中見殺熙載奔吳時吳順義六年也上狀徐知誥曰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嶽雖叨科第且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為賈出青山而納履履長淮而棄編謬處士倫與知人理足以訓明君之善善慨聖代之樂賢知誥納之熙載時年十九唐世家其家故富家好侈汰不為知誥所禮又以熙載早番名楊球傳水更事熙載區述讀書溧水縣南無想山禪寂院又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禮娶之連稱和常餘三州從事不以介意知誥受禪復姓名志昇是為南唐烈祖熙載林書郎輔元宗於東宮熙載談笑而已不與世務烈祖昇元七年元宗立改元保大熙載時為太常博士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是其言而制書已行遂改元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禮條舉正之宋齊邱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使兼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事皆洽於熙載烈祖廟議成謂統繼昭宗合稱宗熙載議以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與中興之君廟號稱廟遂定稱烈祖元宗益重之擢知制誥熙載性廟朝直多謂為馮延己所劫罷其職熙載元宗舊傳見任用在朝廷擬諱直不附權要以是見摘保大四年宋齊邱薦陳覺為攝建路宜諭使往說陳仁達入觀仁達不從覺等還至建安矯制發

建江撫信兵及防戍兵其不備徑至城下時魏岑撫漳泉聞

蜀起兵遂發兵應元宗怒馮延巳等為言兵已行不可復止

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巳為

南面監軍使魏岑為東面監軍使陳覺為諸軍監軍使攻仁達

時晉開運三年也契丹犯河南晉主北遷五代史熙載勸

元宗北伐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戎王北歸中

原有主安蘇稍定則未可開也馬乃以連兵南閩未遑北顧

歐世劉知遠主中原是為後漢五代史覺等兵既結仁達送款

於吳越九國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又互爭功攻取遲遲不

相應諸軍皆潰元宗大怒時馮延巳為宰相宋齊邱位三公為

稍解之延巳延智魯魯及查文徽以邪佞用事時人謂之五鬼

又與齊邱為黨馬元宗既鎮覺等至金陵而不殺馬熙載

卷十五

五

上稱馬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齊邱延巳內為請謝以之得

全夫擅與者不罪則觸場生事喪師者獲全則行陣解體請行

顯戮以重軍威元宗曰齊邱延巳有自咎之表無請赦之辭覺

等五木被體一朱狼藉承不錄用與死何殊乃流覺斬州延魯

舒州馬齊邱等怒誣以醉酒猶披自虞部員外郎貶和州司

士參軍其責熙載生平不能飲即飲消酒而已徐鉉作墓誌馬

宋齊邱初佐烈祖時召徐俊傑布在班行熙載及孫晟等皆有

特操及晚年惑於陳覺馮延巳等更疎薄平素所知賢者新進

用事之人聲勢氣餒往往炙手可熱一日晨以言規齊邱熙載

聞日復往見曰今日出郊見小兒為飛燕之戲竊有所感汝也

今為相君言之可乎齊邱曰願聞之熙載曰夫飛燕之初進也

其絲發於輪覆急在掌握之中或上或下蓋惟羣兒所欲爾及

空迴風迅尾端市時或激昂動搖羣兒相謂曰此名紫線也
慎不可縱縱即斷線而去矣執輪者心知其如此獨念其決也
可以快一時之觀而又力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難欲不縱
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祥祥焉如鼓危弦其聲琤琤忽一得勢
則大挽裂以去或盤踞太虛之上或沒於滄洲有渺之外或貫
於積莽翳翳之間草兒靡斷窮荒徑盡日力而不可得連決
衣穿而返至為其親加扑搥焉嗟乎天下事大有似此者願相
君以為念齊邱曰日者無忌有言於齊邱之心鼎鼎然今叔言
之辨可謂微矣吾方思之無忌孫晟字也及馮陳查魏之黨成
齊邱退居九峯之谷一日晨起覽鏡歎曰吾面有慚容愧孫
無忌韓叔言也釣磯卒餓死青陽市唐照載既赴和州久之移
宣州節度推官徵還復虞部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俄

卷十五

兩拜中書舍人唐制詰典雅有元和風九國志保大九年中原
郭氏立是為後周時諫用兵北方照載諫曰郭氏羣雜立國
未久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時距用兵伐
閩六年矣照載既以用兵非時諫元宗猶遣李金全等糧師淮
上周人聚來侵奪乃盡失江北地以齊王景達為兵馬元帥而
起陳覺監之照載諫曰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之不
聽馬書時因用場交泰元年照載議以鐵為錢先是大錢一當
舊錢十鐵錢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也以一當
舊錢二泉志錢大行公私便之泉志戶部侍郎充鑄錢使此
照載為使文獻通考後錢貨漸弊順梅之馬書徒使書監復
拜吏部侍郎及新錢行拜兵部尚書充勸政殿學士承旨後
元宗貶號奉周正朔越三年又為宋馬書明年辛酉歲後主立

急矣馬書傳鈔。
不為馬書傳鈔。

元宗內禪也照載盡忠敢直言歐世後主嘗校獵青龍山還聽
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貨甚眾羣臣稱頌照載獨上書言獄訟有
司之事固圖之中非車駕所宜至又請內帑錢二百萬以充軍
資庫用後主從之曰繩愆糾謬其照載之謂矣馬書戊辰歲後
主立前周后之妹為后日小周后禮不備照載作詩諷之後上
知其忠不怒也馬書後主嘗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
豔曲歌之照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時淮
南故地割屬中朝亦以諷也江都彙初後主即位宋元反疑北
客釣磯多被敵者宋志惟待照載不哀釣磯照載先以保大十
二年周世宗初立聘於周歸為元宗言殿前典親兵趙點檢異
人也是為宋太祖清語歲在丁卯又出使被留作感懷詩題於
館壁日未到故鄉時端謂故鄉好及至親到來爭如身不到眼

卷十五

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窗下
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迎
爭向花前舞將去又曰僕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
寒日無相識金風吹人寒明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
憶中原宰相哀其意為白遺淚自是嫌疑稍息矣中朝伴使問
江南何故不食剝皮羊照載曰地產羅紉故耳照載已行人始
悟追之不及釣磯曰五星聯珠於奎舊分也宋晉王以是年
出鎮兗州其將為太平天子矣則宋太宗也清語照載能知人
孫晟初為尚書郎時得賜宅於鳳臺山西岡隴之間徙居之日
照載見其門巷狹隘顧謂晟曰此豈稱宰相第耶明年晟擢御
史大夫正台席南唐晟與照載善後出鎮死事歐史中原使
者至多請照載接伴給之日老夫觀吾子音容氣貌一似先

一拜為書陶名

德況忝世舊使者以為然為庶載致壽... 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者驕而喜幸宜善待之教至則容色凜... 然崖岸高峻初周世宗時駁來聘庶載道家姬奉盤區且得殺... 厥日巫山之麗質初臨霞分鳥道洛浦之妖姬自至月滿鴻溝... 庶載訊之曰是夕適浣濯焉及是有樂人秦弱蘭者託為驛卒... 女云夫亡依父母弊衣竹釵練帶驛庭弱蘭容止官板殆無殺... 欲動乘障迷失幽獨之戒異日將行以春光好詞贈之且優於... 澄心堂穀威不稍弄不顧勸酬庶載知弱蘭事命業中出一人... 歌以送酒穀威之則弱蘭也其詞曰好姻緣惡姻緣只得郵亭... 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鶯鶯斷豈是... 何年即殺所作者坐上咨嗟歎美穀君失勢而去穀陰險及歸... 癸巳類稿 卷十五

而駭駭之曲播於朝野竟不能為害庶載之力也... 清語雜事錄記侍兒小名錄 又案茗溪漁隱錄云湖山野... 錫謂此曹翰使江南贈妓詞本事由言穀使後者贈驛卒女詞... 洽夜衣訪謂穀使江其諷類如此立談時江南稱中原為大朝... 南謂則此詞有三說其諷類如此立談時江南稱中原為大朝... 貧弱不能有為家庶載終以北人故不自安因彌事荒謔殆... 於廢日立談家政甚寬庶載愛妓王屋山俊慧非常庶載自擊鼓... 屋山舞六么每醉以樂貼之乃醒宋祖無頗蓄女樂四十餘人... 不加檢束 考經籍考 恣妓出入與賓客生且聚雜 馬書傳王第... 側建橫窗縵以絲繩為帷侍窺視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所... 欲如意時人目為自在窗 客有私其婢者留題曰最是五... 更留不得向人枕時着衣裳庶載知之不怪也 海唐近事所得... 俾錢多為諸姬分去陳雍者字致遠官太常博士熱了開元禮... 庶載善家貧多姬妾亦以惟薄取譏庶載贈以詩曰陳郎不

替世儒冠也好嬉遊日笑談幸有書巾與藜杖任呼官觀老龍... 豈江南庶載嘗着衲衣頂箇令門生舒雅執手版乞食諸姬院... 以為笑樂 畢見後錄 賓客至者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謂誰殿... 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後始緩帶以出 五代 又令幼婢疑... 酥素質出家後主以庶載盡忠敢直言屢欲相之 歐世而嫌其... 荒蕪使待詔顧闈中顧大中至其第窺其樽俎燈燭開門生朱... 鏡及教坊副使李嘉明兄妹脫簪交錯之態為夜宴圖一縱樂... 圖一賜庶載輒使魏改而庶載反復觀之冥然 五代史補宣和... 顧夜宴 乃左授右庶子分司南都 家 監察御史柳直表雪庶... 載後主叱之曰汝不是魏徵宣仰言曰臣不是魏徵陛下亦愧... 太宗矣 江表 庶載不棄職事乃上表乞仕闕下曰朽作無生之... 骨猶思仰慕於聖賢生為萬物之靈豈使困窮於終老魂凝象... 癸巳類稿 卷十五

關心滯金門程期已臨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於四紀三... 七年便是 扞忱已歷於三朝無煇草之功可資於國有滔天之... 罪自累其身陛下以有為之時廣含宏之德在一命已寬於時... 有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壯... 志全消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號泣 馬書 三千里外送... 孤客 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前去 江表志 此南都是今... 武昌勁風振樹豈得長停逝水朝宗不堪承訣表入未報 馬書... 於是盡斥諸姬單車上道後主喜留之復其位而諸姬稍稍復... 遷後主笑曰吾無如之何矣 歐世 已而曰吾乃今知卿之心矣... 馬書 使與兩省侍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分夕入直光政殿引與... 談論 歐世 加中書侍郎百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嘉誌 馬書傳... 庶載才高氣逸無所卑詘舉朝未嘗拜一人 馬書 風采擢物

每縱響春城秋苑人皆隨觀善談論聽者忘倦野山審音能舞
 工八分及畫筆時謂之神仙人馬書傳通或盡其夜宴圖題
 江南有人德四句源隱美髯著紗帽筆談讀其詩者以為古樂
 府云源隱著紗帽者照載舊自出樣造輕紗帽匠帽者名曰韓
 君輕紗格清異故時人圖之僕射厥續一作位高募學為時所
 鄙以照載項才名請撰其父神道碑欲荷稱譽取信於人筆珍
 貨萬緡仍綴一未勝衣歌贊冠時者為滿毫之贈文成但飲
 諸系品秩苑葬喪贈而已續嫌之封還冀增益照載盡舉所贈
 及歌姬還之臨登車寫一詩於泥金雙帶日風柳搖搖無定枝
 勳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記尊前舊舞衣馬書
 齊邱嘗自著碑文求照載寫之照載捫管以紙塞鼻人問之笑
 曰文與而穢馬書傳江有投贊荒惡者使妓炷艾熏之俟其至
 癸巳類稿 卷十五 无

對之嘆曰子之卷袖多艾氣何也江南魏明者好吟詩動即數
 百言氣格卑下嘗以講照載照載辭以目暗置几上明曰然則
 明自謂之照載謝曰適耳忠時傳為笑善離照載雖諧謔率
 性而動不虞梅各問若驚不肩毀譽每得文筆佳者手自繕
 寫仍為攝之聲名片言可稱斯自諷誦葛誌馬書傳展對愛玩
 至其紙生毛猶不忍違舍鈞磯再與歲事世人希景以其牌
 借士類號曰韓夫子江南初照載自以為旅被過思展布支體
 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才於是大開門館延納倚
 彥凡占一技一能之士莫不加以意收采惟恐不及雖久病疲商
 不廢技對至誠辨進後輩乃其天性後房蓄聲伎皆天下絕妙
 清歌豔舞之觀所以娛侑嘉客者無不曲臻其極的磯於食品
 結愛麗賢時人為之語曰韓君一命二饜清異錄即白也才名既

或題是畫像為韓文公

癸巳類稿 卷十五 无

也歐世 報朝一日手批別報朝一日誌勝衣被江表 棺槨以飲

續長編治通 命檢前代贈同平章事例左右以劉穆之贈開府儀

同三司對後主即日出手詔贈職右僕射同平章事蓋文靖

使人選剛隴日須山坐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印表相近使

為泉臺難遊也墓誌 馬書傳均疏立誌 遂葬文靖梅賾岡謝安

墓側馬書 文靖著格言五十餘篇野乘 論古今王霸之道首言

陽九百六之數五運迭興舒雅序之晁公武讀書記 為五卷自

言曰吾見五星聚奎難其應以韓子格言五卷成之珠史 南自

分司留都時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得失曰皇極要覽馬書 又

自進格言續資治通 文靖卒後後主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

遺文為定居集二卷藏之書殿馬書 宋存文集五卷通考 徐

鉉祭文曰黔婁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肩江表 財散

祭已類稿卷一五

於士而忠見信於君也文靖好文墨書延歛墨匠未達於書館

有燒墨供用命其所以化松堂墨名元中子麴香月文靖卒後

妓妾攜去了無存者清異 文靖南奔時李穀送至正陽酒酣臨

訣文靖曰江南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吾用中原取

江南如探囊中物耳歐世 後李穀為周宋宰相文靖欲報後唐

後唐已早絕南唐又失時其後勢無可為文靖不肯為相又北

人不自安以放誕自晦文靖以後主十年卒年六十三後主十

五年南唐遂亡

述曰文靖可謂賢者矣荒謠蓋有託也李穀探囊之談倫文堂

玉壺清話謂李相賦貽書言歐陽脩南唐世家以為正陽之言

通鑑二百七十五及宋史李穀傳並云熙載將南渡密以語穀

穀送之至正陽因有此言其說是也歐史譏文靖不能有為宋

史謂穀後果如其言然穀實未嘗取江南但元宗時授淮南耳

李漢壽陽不得退保正陽役夫芻糧均致陷沒未嘗見大江也

後人反附和之晉漢之間文靖固有言矣失此不為則無可為

者其言不用即終身不肯作相其沈毅堅決者王壺清話云李

相親征江南賴文靖卒已數歲胡真讀史管見則云文士高談

非李沈毅有智略之比不知李穀卒于建隆元年其後十一年

當宋開寶三年文靖始卒豈得云穀征江南文靖卒已數歲文

靖痛心疾首之言亦非高談也文靖重立頭陀寺碑文書陰云

鼎興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固不備舉

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陸游人蜀記謂其妄謬誇誕似矣又謂

李主恨不及相之其感若此何以久存以一碑陰之故痛詆其

君臣南唐未得罪於宋宋臣嘗之不足為忠夫黨於其君人之

祭已類稿卷一五

常遇且過頌其君與過頌其相者孰愈也南唐固不存矣元通

南宋絕類宋通南唐宋居然有陸游又何嘗久存乎宋龔鼎臣

東原錄云青州龍興寺天宮院石柱有熙載墨迹王子融宰菴

都將刻之其兄沂公以為墨迹難得不可刻至元豐中鼎臣守

青州懼其滅沒卒刻之北宋之人識過南宋遺矣宋乾德五年

為丁卯開寶元年戊辰二年己巳三年庚午文靖以庚午卒歐

史云乾德五年卒者非也又言乾德五年以為中書侍郎勤政

殿學士李燕續資治通鑑長編則云開寶元年四月以勤政殿

學士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百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馬令南唐

書則云贈中書侍郎今江南通志壇廟祠墓附云南唐中書侍

郎韓熙載墓在江寧縣梅岡亦依馬書以為最後贈官江西吉

水縣上都右街龍光禪院故元寂禪師塔碑則署開寶二年朝

講大夫守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上護軍內陽驛開園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韓熙載撰此官當最准今按年記
之其贈同平章事鄧文寶江表志云左右言無此例後主言當
自我始史虛白釣磯立談及馬書歐史籍長編皆言左右引劉
穆之事今從其多者其右僕射惟慕誌有之亦最近最確也馬
書傳與江表志所載分司使上表參差不齊江表志言表上遂
免南行亦非也馬書言奉使臨川借官錢今不得奉使事但存
其故免案耳徐鉉與文靖相接為作墓志云夫人李氏蔣氏而
馬書傳云里民趙氏女有美色娶為正室其或誤記其姓即潔
水蔣氏歟沈括夢溪筆談彭乘墨客揮犀並云文靖圖而小而
美髯面小香對韓愈而肥言之胡仔荈溪漁隱叢話自言家有
此圖乞食歌姬院中灌袁江南野錄鄭文寶南唐近事許顯詩
癸巳類稿 卷十五

諸周密癸辛雜識皆有之世人皆言文靖不約束侍婢癸辛雜
識邵氏聞見後錄言妓家數百人陶岳五代史補言女僕百人
續長編言數十人馬令書陸游書王壺清話馬端臨經籍考宋
史南唐世家言四十餘人聘游乎哉可謂盛矣女伶私人何足
為諱故亦廣輯之編錄稱勞或亦熏艾之次軸矣

易安居士事輯

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濟南人父格非母王狀元拱辰孫女皆工
文章宋史文苑傳居歷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古雅堂集有柳絮泉
齊乘柳絮泉易安幼有才藻元符二年年十八適太學生諸城
趙明誠明誠父挺之時為吏部侍郎格非為禮部員外郎俱宋
明誠幼夢一書曰言與司令安上已脫芝芙蓉披挺之曰此
離合字詞女之夫也結縭未久明誠出遊易安意殊不忍別書
一剪梅詞於錦帕送之曰紅藕香殘玉簫秋輕解羅裳獨上蘭
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迴時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
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柳絮泉詩
餘俱如此詩餘國譜詞話易安有小令云昨夜風疏雨
輕暖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不知否應是
綠肥紅瘦詩話壺中天慢云龍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
氣黃賜其秋詞聲聲慢云守定窗兒獨自生得黑黑字真不
許第二人押也詞話尋覓覓冷清清悽悽慘慘寂寂一下
十四叠字後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黃耳集云
非又嘗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思勝之一切謝客廢
寢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餘闕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
夫玩誦再三曰有三句乃絕佳明誠詰之曰莫道不消魂簾卷
西風人比黃花瘦政易安作也易安之論曰唐開元天寶間李
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
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傲精神慘沮與之宴所曰表弟願
與坐未眾皆不願既酒行樂作歌者進以曹元念謙為冠歌能
眾皆嗟咨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

癸巳類稿

卷十五

陽

詞創表出奇 劉林云 五

轉喉發聲歌一曲泉皆泣下起曰此必李八郎也自後鄭衛聲
氣流靡頹變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
漁父等詞不可備舉五代時江南李氏秀詞文雅有小樓吹徹
玉笙寒之句及吹簫一池春水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
思也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
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稹吳
次鷹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
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蘇水於大海然皆
句讀不茸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
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
驚濤既押平聲又押入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
聲其本押側韻者如本上聲協押入聲則不可通矣謂本不可通則不狗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上去人若本例則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
上去入不可相通
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質
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質苦少典重秦少游
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之貧
質態黃即向故質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以上皆通
醫兼 易安譏彈前輩既中其病老學庵筆記而詞日益工李趙宦族
然素貧每朔望明誠太學講告出賃衣取半于僮步人相國
寺市碑文果實歸夫妻相對展玩嚼書自謂萬天氏之民也
後二年明誠出仕宦挺之為宰相居政府親舊在館問者多有
亡詩逸史波家舊壁所未見之書盡力傳寫或古今名人書畫
三代奇器寶衣物市之崇享時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
萬留信宿計無所出卷還之夫婦相對悵悵者數日金石錄 後序

之在徽宗時易安進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挺之排元祐黨人
甚力格非以驚駭罷易安上詩挺之曰何况人間父子情讀者
哀之初本續嘗和張文潛浯溪中興頌碑詩曰五十年功如
掃華清花柳成陽草五坊供奉門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
忽自天上來逆胡亦自發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蹋盡香
塵埃六師出戰輻披靡前致務支馬多死義功舜德誠如天安
用區區紀文字著碑刻銘真陋彼乃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解
不自費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為殷鑒當深戒簡兼汗青令具在
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又和曰君不見
人廢與唐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英雄但說成功
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戴秦韓國皆仙才苑中竭鼓玉方響
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狂將安眠死去天尺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五抱舊碑峰頭懸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哀人心慄深如
屋西蜀萬里向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
將軍種好在嗚呼奴兼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專祇能道春
齊長安作斤賣清波雜志 寒夜錄 齊長安作斤賣乃高力士時 易安自少年兼有詩
名才力華艷過近前輩詩話傳誦者詩情如夜鶴三鏡未能安
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風月堂詩話世又傳兩漢本繼
紹新室如黃流所以穉中散至死薄服周以為佳境朱子游藝
又香殘詩云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裏梳頭恨髮長梁燕語多
日在香微風細一簾香形管明誠後屏居鄉里十年衣食有餘
及起知青萊二州皆政簡日事鉛槧易安與共校勘作金石錄
考證精鑿多足正史書之失每獲一書即校勘畢集錢題得畫
書與摩挲玩好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所藏紙札精緻字

畫完登冠請收書家易安性強記每飯能與明滅坐歸來堂
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幾卷幾葉幾行以中百決時頁
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往往大笑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
其收藏既富歸來堂起書庫大嶼薄甲乙置書冊當讀即請
論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訂必懲責稍完塗改又置刷本便錄
討書史百家字不刊本不誤謬者常兼三四本皆精絕家傳兩
易左氏春秋兩家文籍尤備凡案牘列枕藉意會心謀目注神
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靖康二年春金石錄後序作建炎丁未
之明誠奔母喪於金陵金石錄後序作建炎其初牛棄所藏其
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火其書十餘屋建炎二年明誠起復知
江寧府以上皆金石錄後序後序易安自南渡以後常懷京
洛舊事元宵賦未遇樂詞日落日銘金暮雲合璧又曰染柳煙

案已類稿

卷十五

序

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後疊曰於今憔悴風飄霜鬢怕向花
間重去費耳在江寧日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衝城遠覽得
句必邀賡和明誠每苦之清波三年明誠罷將家於贛水金石
序四月高宗如江寧五月改為建康府宋史後序云至行
其詔明誠知湖州明誠赴行在感暑疴發易安自明誠赴召時
暫住池陽得病信解纒急東下至建康病已危八月明誠卒石
錄後易安為文祭之有曰白日正中歎龐公之幾斂聖城自隨
櫛杞婦之悲深四六宋史祭文唐人俱用駢體官祭文亦不用韻也
陶八月高宗如臨安宋史易安既葬明誠乃運送書箱於洪州
易安欲往洪初學士張翥者於明誠至行在辭以玉壺示明
誠語久之仍攜壺去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攬獲之際或疑其
傾壁北朝也言者列以上聞或言趙張皆留置獄易安方大病

僅存喘息欲往洪不能聞玉壺事大懼金石錄十一月盡以其
家所有赴越州行在投進而高宗已奔明州宋史金石時中書
舍人兼崇禮左右之宋史按書畫譜云後洪州學士沈該
以吏部侍郎兼直學士十月除崇禮直學士知漳州則學士
在明年十月且政云內翰承旨故從宋史本傳稱中書舍人
事解清照以與兼舊親情作致謝之曰清照素習義方粗明詩
禮近因疾病欲至荷肯午蠟不分友釘已具豈期末事乃得上
聞取自辰衷付之廷尉序欲投進家器曰抵雀捐金利富安往
將頭碎壁失固可知實自懇懇分知獄市序其為解釋曰內翰
承旨指神望族冠蓋清流日下無雙人間第一奉天收復本樣
陸贄之詞淮蔡底平共傳昌黎之筆哀憐無告義同解縶石
戴感洪恩事真出已知故茲白首得免丹書序頌金事無形
遂曰雖南山之竹豈能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

案已類稿

卷十五

序

之誘謝聖龍禁字叔一作厚高密人也宋十二月金人破洪州
易安所寄輜重盡失遂往台州依其弟政局刑定官李迓泛海
由章安轉轉至越州四年放散百官遂借道至衢金石錄時基
崇禮以檄徵問直學士知漳州翰苑題名建紹興元年易
安之越二年之杭年五十有一矣作金石錄後序曰石金石錄
三十卷趙侯德甫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鐘鼎彝
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述凡見於金石刻
者二千卷皆是正鴻謬去取衷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
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
真胡敬無異長興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為
惑則一也本又自序遭離毀故本末甚悉春靖康丙午歲
侯守福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書畫溢箱篋且懸懸且

帳知必不為已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五月始為建炎奔大夫
人喪南來謂江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
去書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有監板者
書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比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
臘渡淮至建康亦謂時青州故第尚載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
期明年春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遂為友璩戊申九月
侯起復知建康已酉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於繁
水上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湖上殿建康為遂住家池陽
獨赴召六月十三日負書舍舟坐岸上寫衣岸巾精神如虎目
光矚矚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忽傳聞城中緩急奈
何戰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服次書冊卷軸
次古器獨所請宗器者自抱負與身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遂
乘已類稿 卷十五 癸

又虞勢叵測有弟述任敕局判定官述往依之到台守已過
四年事之刻出鞋業衣被走黃巖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
安台謂有治西南章安布從御舟之温又之越庚戌四月
放散百官謂自那官以下遂之謂以上建炎四紹興辛亥年
三月復赴越王于二又赴杭以上紹興二年事後序年先侯
病亟時建炎三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遊示侯復攜去其資瑛
也不知何人傳道妄言有頌金之語或言有密諭列者余大惶
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錫等物欲赴外廷投
遞到越已幸四明建炎三年不敢留家中並寫本書寄歸此建
年後官軍收歿卒取去開盡入李將軍家惟有書畫視墨六七
屢常在臥榻下手自開合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宅忽一夕穿
壁負五簾去此紹興余悲痛不欲活立重賞收贖後二日鄰人
乘已類稿 卷十五 五

亦欲為後世博雅好古者之成云爾紹興二年元熱歲壯月甲寅朔易安室題詩三年行都端午易安親臨有為內夫人香代進帖子皇帝閣曰日月嘉天大璇璣尋歷長側聞行帳帳多集上壽養皇后閣曰意帖初宜夏金駒已過盡至尊千萬壽行見百斯男意帖用上大人閣曰三宮催解樓團箭線紫便面天題字歌頭御賜名國箭用唐開元內宮小角弓射後事於是翰林止金帛之賜詩能咸以為由易安也時直翰林者秦楚材忌之五月命發金押也諸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字似工部尚書胡松年字茂老仁人二人充奉表通問使副使使金通兩宮也劉時舉七月行充奉表通問使副使使金通兩宮也又案宋朝年十二月韓又使金易安上韓詩曰三年夏六月天子視朝久蒙旒望南雲垂衣恩北狩如聞帝若曰岳牧與羣后賢亨達平于運已過陽九勿勒燕然銘勿種金城柳豈無純孝臣謹此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五

霜雪非何必舍美肉便可載車脂土地非所惜玉帛亦塵泥可當將命帶重辭益車四岳會曰俞臣下帝所知中朝第一人春官有昌黎身為百夫特行為萬人師嘉祐與建中為政有異襄漢家貴王商唐室重子儀見時應破膽將命公所宜公拜手稽首受命白玉堦曰臣敢辭難此亦何等時家人安足謀妻子不復辭願奉宗廟蓋願奉天地威徑持紫泥詔直入黃龍城北人懷德德待了當來迎聖孝定能達勿復言請復侍持白馬血與結天日盟上胡詩曰胡公清德人所難謀同德協器安解衣已道漢恩煖離詩不佐關山寒皇天久陰后土垂雨勢未迴風勢急車聲驟驕馬蕭蕭壯士憤夫俱感泣問問幾婦亦何知灑血投詩干記室葵即臣父非荒城勿輕談士稟儒生憤王墓下馬猶倚史言項羽葬寒城邊雞未鳴水經注疾

巧匠亦曾顧博雅好古之商或有益不乞隨珠與和璧但乞關新信息靈光雖在應蕭條車中翁仲今何若遺民定向種桑麻敢將如問保城郭家祖父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較當年稷下縱談時着記人揮汗如雨子孫南渡今幾年深零遂與流人伍願將血淚寄河山去灑青州一杯土其序云以上二公亦欲以侯探詩者雲麓易安又有句云南來猶怯吳江冷北狩應思憤憤發意悲語明所非刺者衆又為詩請應舉進士曰露花影柳三櫻桂子飄香張九成老學庵筆記九應舉者服其工對傳誦而惡之其感懷詩曰寒窗敗几無書史公路生平竟至此青州從事孔方兄終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絕閉門虛室香生有佳思靜中吾乃見真吾鳥有先生于虛子形管遺編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五

去兩押所謂四年避亂西上過嚴子陵釣臺有巨艦四利扁舟詳止分年打馬圖釣臺集或以其二十字韻詩為名之歎尋翠詩蓋口占聊成之非詩也不復第至金華卜居馬有曉夢詩曰曉夢隨疎鐘飄然雲霞因緣安期生運芳秋風正無賴吹盡玉并花共看菊如船同食粟如瓜翻開垂髮女貌妍語亦佳嘲辭門說辨活火烹新茶芝上元街遊樂亦莫難人生能如此何必歸故家起來做衣坐掩耳壓噴誰心知不可見念翁翁彭詩秀朗有仙骨也又作打馬圖曰慧剛通則無所不達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故庖丁解牛到人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察大至堯舜之仁桀紂之暴小至鄰豆起蠅中角拂供皆其極者妙而已夫博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勝余性專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南渡流離盡散博具今年冬十月初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

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者午落釋其知所
之余亦自安亦流通嚴難抵金華卜居陳氏第宅釋舟楫而
見窗軒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如此良夜何於是乎博奕之事講
矣且長行葉子博塞逼棋世無傳者打獨大小猪高族鬼胡畫
數倉賭快之類皆御世不經見藏酒博雙陸近漸廢絕選
仙加沙抽關火質魯任命無所施習巧大小象戲奕棋又止容
二人獨采選打馬特為閨房雅戲當恨采選盡煩勞於檢閱又
能通者少難遇勁敵打馬簡要而苦無文采我打馬世有二種
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羅
馬流傳既久各有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宜和開
人取二種馬參雜加減大約文加德律古意盡矣所謂宜和馬
者是也余獨愛依羅法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
列已類稿

卷十五

五

見侍兒輩圖之不獨施之博徒亦足贈諸好事使于百世後知
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時紹興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其打馬賦曰歲令華且虛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列
陳已行掛讓之禮主府言治不有博奕者乎打馬委與博奕者
退實小道之上流競深閨之雅戲齊駟騶疑穆王萬里之行
別起元黃類楊氏五家之隊洲湖佩帶方騰玉鏡之敲落落早
雜忽訝連錢之碎若乃吳江楓落燕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
肥臨波不渡似惜障泥或出入騰驤猛比昆陽之戰或從容
挂正如逐鹿之師或開望久高脫復庚郎之失或聲名素昧
驚猴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馳馬道驚駭蟻封安步時
嘔駘板慨想王良駒促鹽車忽逢造父且夫邱陵云遠白雲在
天心無恙豆志在著轡蹴蹄黃葉盡道金錢用五十大采之間

孫河世孫有淑質易學致授
以聖訓才疏學淺人亦不
後有人。

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嚴其最嚴最運指揮於方寸之中決
勝負以幾微之介且好勝人之常情爭為者道之末技說梅止
渴稍解奔競之心畫餅充飢亦寓神勝之志將來遠效故臨難
而不迴留報厚恩或相識而疎退亦有街枚緩進已踰關塞之
艱豈致奮足爭先莫能奔擊之陸至於不習軍行必占尤悔當
知範我之馳驅勿忘君子之箴佩况乃為之賢已事實見於正
經行以无疆義必合乎天德化乃叶地類之貞反亦記雷龍之
式鑿鑿重於梁家謝許衛於岐國故宜繞牀大叫五木皆盧歷
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之勳則聖未輪決破淮
流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乏安石又何必問長沙博局之
技正當師哀步道布帽之擲也亂曰佛經定見那半死是哉貴
賤紛紛尚流徒滿眼驕驕及驟耳時危安得真致此木蘭橫戈

卷十五

五

好女子老矣不復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水時易安年五十
三矣居金華有武陵春詞曰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
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
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流寓有故鄉之思水東詞意云
於此金石其事非閩文筆自記者莫能知或曰依弟近老於
金華後人集其所著為文七卷詞六卷行於世宋史其金石
錄後序稿在王厚之卿家洪邁見之為述其大概宋文公
言本朝婦人能文章者曾相和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詞後
有負於閩漢口鋪見女子韓玉文題壁詩序幼在錢塘師事易
安易安能詩詞文四六又能畫人陳傳良藏有易安畫
琵琶行圖宋集興廷韓買得易安畫墨竹一幅清評張居正
在政府日見御史鍾姓浙音者問曰汝會稽人耶曰然居正色

變久之吏口新自湖廣遷往耳然卒黜之以其時無學者不堪易安識請改易安與某學士啟以張飛卿為張汝舟以玉壺為玉壺謂官文書使易安嫁汝舟後結款又詔離之有文案許道多尚書能張汝舟後德隱宋方擾離不糾言妖也

述曰宋史李格非傳云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無他說也藝文志有易安詞六卷通考經籍考引直齋書錄解題止歡玉集一卷解題云別本分五卷詞今存書錄打馬賦一卷解題云用二十馬今世打馬大約與據補相類藝文志言文珠七卷明佳故國史經籍志云十二卷別并詞五卷惜其文未見如媛記四六談塵宋文粹拾遺並載易安賀學士秋云無牛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指之似既繫臂

齊已類稿 卷十五

五

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襟注言在文二子學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指兄弟相似形狀無二白似兄弟母不能辨以五色采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其用事明當如此讀雲麓漫抄所載謝某禮啟文筆劣下中雜有佳語定是竄改本又夫婦許証必自證之故何以云無親之語余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雅雨堂刻金石錄序以情度易安不當有此事及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鄧恩小說比其事為文案尤惡之後讀齊東野語論韓忠愍事云李心傳在蜀去天萬里輕信記載蘇舜固宜又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為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則所言易安文案謝啟事可知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口語使才人下配駟僧故以年分考之凡詩文兒類部小說詩話者考合排次至紹

興四年易安年五十三又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暮崇禮塔陽夏謝彼寓家白州自序四六談塵時易安年已六十似稱為趙令人李若崇禮為處張汝舟婚事似親其婿不容不知又下至淳祐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費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為楚行迹章章可據趙彥衛胡仔李心傳等不明是非至後人貌為正論鴉雜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為最無韻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為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也且啟言牛蟻不分友釘已具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呻吟未定強以同歸復與官告又言視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服去決欲殺之遂肆欺凌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

齊已類稿 卷十五

五

尉是又聞房部論竟達開廷帝察隱私語之離異夫南渡倉皇海山奔竄乃舟車戎馬相接之時為一艱僧之婦從容再降玉音宋之不君未應若此審視金石錄後序始知頌金事白藜有漸洗之力小人改易安謝啟以飛卿玉壺為汝舟玉壺用輕薄之詞作善謔之報而不悟事連君父謹覺廟堂則小人之不善於立言也劉時舉續通鑑云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卓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四朝聞見錄有勃朱文公開闢中職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又云黃尚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指趙師舜放生池文誤惠齋已卒趙為臨安府誘其迷信語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運黜配日新而尚書以輕薄不修能按自無體云師舜初居吳郡及尹天府日延喬木為門客喬教師異

子希若制古禮器於家釋菜黃術書欲發達之師異乃毀器而
逐香是師異與由以然配門客相報又值惠齋有摘文之事乃
並誣惠齋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足深責吾獨惜易安與惠
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也易安打馬圖言仗兒輩圖
之合之上初尚書詩蓋易安無所出兒輩乃格非子孫故其事
散落今於詞之經批隙及好事傳述者亦輒之於事實有益可
備好古明理者觀覽其僅見歟王乘者此不載也

總目

遺像

墨跡影宋本說文繫傳序 劄記一頁

序

例言

叙錄

著書目

校書目

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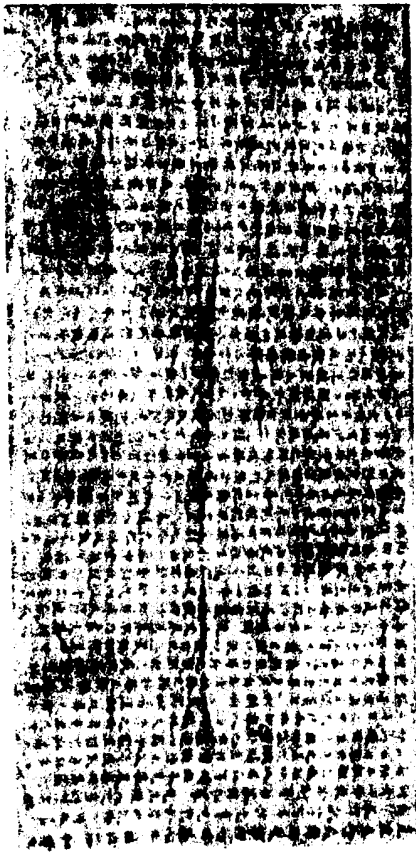
譜餘

俞理初先生年譜

總目

補遺

跋



俞理初先生年譜跋

余自十餘歲時得讀俞先生之癸巳類稿及存稿而深好之歷五十年而好之如故欲爲俞先生作年譜苦無四養齋詩集吾友程君演生爲於王君立中處覓得一冊王君且以所藏之俞先生劄記一冊見借又貽我以俞先生遺像之印片程君又爲我覓得俞先生及其弟正禧之鄉試朱卷於是參考之材料稍稍具矣乃寫年譜初稿然尙以爲未備欲再有所輯補經年未脫稿王君不及待乃自爲之數月而成以示余余以余之初稿對勘之王君之稿較爲詳贍余稿中有若干條可爲王君補充者徑補之以致

俞理初先生年譜跋

程君附印於安徽叢書三集中俞先生手訂本癸巳類稿之前賴王君之精進成此年譜何快如之

抑余猶有不能已於言者余之崇拜俞先生有最重要者二點分述於左

一認識人權 男女皆人也而我國習慣寢牀寢地之詩從夫從子之禮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婦以再醮爲恥種種不平從未有出而糾正之者俞先生從各方面爲下公平之判斷有說明善意者如類一（即癸巳類稿卷一下做此）大象傳后義說泰傳復傳姤傳之后皆周之王后類十二並配義以繼室宜並配存四（即癸巳存稿卷四下

做此）女子稱謂貴重以娘子爲一家尊稱託意至高同

卷姬媵謂「姬者美女之稱貴妾呼媵若以爲主母之姊妹也者即古之媵媵又以明女君不妒忌」類三媵媵義謂「媵婦其位媵媵似其年禮本人情必各遂之其義始備」類十三妒非女人惡德論謂「夫買妾而妻不妒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妒非女人惡德妒而不忘斯上德」存四女謂「白居易婦人苦詩其言藹然莊子天道篤堯有嘉孺子而哀婦人之語書梓材成王謂康叔敬寡屬婦合由以容之語而歎爲聖人言以天方典禮有妻暨僕民之二弱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之語而悟持世之人未有不

俞理初先生年譜跋

計及此者」類七釋小補楚語筭內則總角義謂「可觀古人尊長謙幼之意」存四類黃眉間黃謂「嘗求相法女人妝飾皆是好相」類三女弔壻駁義爲弱女證明無遠弔之責類十三貞女說謂「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存十三亳州志木蘭事書後以木蘭代父爲師都戍而不肯入師都宮爲合於孟子往役禮也往見非禮也之義而歎爲真女士同卷尼菴議證明女身可受記爲如來可化爲金輪王可轉身爲釋迦文佛爲彌勒佛是皆從理論說明女權者也有爲古人辨誣者如存一廣解謂「棄婦能念其夫愈是賢」存一魯二女

以爲妄人所誣故爲證明之同卷息夫人未言義以未言爲守心喪禮楚樊姬涼武昭王后尹氏亦然類十二書舊五代史僭僞列傳三後對花蕊夫人謂「能改齋漫錄之別護送聞見之頗示寵鑒戒錄之妄詆徐后皆誣覺不成人美」類十五易安居士事輯謂「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駟儉」又謂「至後人貌爲正論碧鷄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也」有爲無告訟直者如類十三書舊唐書輿服志後謂「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則失丁女

俞理初先生年譜

跋

三

又出古舞屣賤服女賤則男賤」類十二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謂「除樂戶之事誠可云舒憤懣者」存十四家妓官妓舊事以楊誠齋諒妓面孟之經文妓養爲「虛無告」無一非以男女平等之立場發言者
二認識時代 人類之推理與想像無不隨時代而進步後人所認爲常識而古人未之見及者正復不少後人以崇拜古人之故認古人爲無所不知好以新說爲古人附會而古人之言反爲之隱晦俞先生認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見解與推想分別觀之有證明天算及聲韻者如存三與程君式金書謂「學當知古今之分者天文測算小學

聲韻二家劉向之賡雅且以夏歷不合爲僞劉歆引經以證其術後人又以時法說經經義遂晦依經立義則嚙人子弟妄爭之……嘗謂以渾說經則亂經以經子證算則亂算……經自有法鄭以緯說之是也大明自有法劉宋所行者是也算自有法今算學生所用者是也言小學者不知聲音遞變好言古音……又多不問古人作文字之意略有所聞輒欲執古改今又不精審竟成醜謬見人強言字母而自貽於方言欲彼此不相曉是人不須有言矣更何須有音韻又何問音韻之當否乎」類十書開元占經天體渾宗後謂「天部之學與音韻之變或世異地異不能強

俞理初先生年譜

跋

四

同說經者引王蕃注天依廣韻定讀皆所謂無是非之心者也」有專言天算者如類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古文說謂「緯書所言與算經事皆合經緯俱用蓋天也其率周三徑一後世王蕃祖冲之更開密率則虞夏史臣所不及知不得引後證前失其本旨」「今求渾天取蓋天第四衡其外則反之無所謂四表其法今是而古非然古人已非矣不得掩其非而沒其意」「故鄭說經專采緯義不涉渾天正如書之王位不得以漢唐之王當之也」類十蓋天論謂「今求之經傳諸子史記太初憲以前皆蓋天蓋天實疏不勞後人飾之」蓋天但無南極故與後

人之說全異三國以後矜言渾蓋通憲甚無謂也」同卷史記用蓋天論謂「渾天之說誠是以之說漢書則不可况以之說史記又進而說經乎又况以回回西洋所得之數說經夫知古而不知今與知今而不知古皆疏漏之說也」存六天門謂「乾位在西北以天門所在蓋天之說也渾天則不然故說經宜通蓋天……不知蓋天則經子皆可疑矣」同卷燭龍謂「經緯子及佛書皆蓋說後人治渾乃好引之非特亂古直自亂其算二千年來術士不悟也」存六日長短論謂「渾天日月高下里差不可以說蓋天」類十古憲論謂「減四分求文食定歲差乃後人

俞理初先生年譜

跋

五

推得古人本所不知非其術僞也」自古經傳皆各用其時憲法雄（揚雄）烏從豫知後世有承天法且承天法後亦不驗自蔡邕以後世法說月令而注與經背久之時術又改展轉相謗其法亦廢是經義終不能明注說又不可用無益於術而有害於經是故說經傳者當知其時布算立度而各申其旨則於天學沿革當明古憲不可不知也」一七政西移自一代之法……說夏書者必宜知之而後儒以概唐虞商周又宜明太祖之漫斥之蓋惟夏憲則可以七政西移言之也」一梁人刻漏經以佛法九十六刻為古初亦不悟古今各異制妄造故實也」一古憲

不可行於後後世之法亦不可以說經蓋術雖工非經本意也」一事有沿革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循文求義各申厥旨而後進求精密庶亦舉妄破經義詆毀古憲二千年之陋習而空之」同卷天事闕疑說謂「東漢言聖人記日食者以正失朔不悟聖人並不知日食而合朔也」一日食與復三代聖人尙未能知由積測未至後人不知當時之意乃為聖人展轉諱之則妄矣」一日食定是合朔而古人則定不知也」同卷恆星七曜古義謂「漢人所創之法不可以說三代古書」類三四星鄭義謂「書禮中星不同後人以歲差解之……歲差非作書禮者所能

俞理初先生年譜

跋

六

曉」類十六壬古式考謂「凡術當順天以求合不可為法以改天古人制法適與其時天行合」存六天九重謂「天以十二重布算其法精密然以說經則經文當改抹矣言九重者則在中古」一古人測候未全非故為其疏也」同卷歲星謂「鄭言小周服言龍跳天門以後世所推者說古古人實不能知也甘氏所推已有遲伏若緯止言歲行一次與經傳合古法疏故謂之歲後法密當曰木星不當曰歲星矣」類二啓明長庚古義謂「今法作詩者所不曉古法則如此」存六日月古證文答宣城張徵士炯謂「古今名義不相蒙者儒者當知其意知春秋時

吳楚而疑今名江南者非也知今江南而疑明名直隸者亦非也日月之說宣城定九梅先生之言是矣元明人之言是也然古人測之未詳就其所見言之亦是也「有說地理者如類一揚田下下說謂「揚州田下下荆田下中梁下上此即禹作貢時地方言之也…年久土復而揚荆梁三州之田皆後世之最上者地方不同故也」有說禮制者如類三周鄉遂田制義謂「遂人匠人一以夫計一以井計事本不同制無緣合大司徒助制遂人大司馬貢法周官貢不為井後人欲以己意井之遂改說周官使不可通…陳祥道鄭樵謂遂人匠人之制無不合者不識數

俞理初先生年譜

跋

七

矣「類三古命於廟義謂「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以祖孫同廟故就之王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類三鄉與賢能論謂「說者引唐事以况宋已為不逮况引周事以繩明選舉經義益荒援據失義矣」類三媒氏民判解謂「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以令為禮則文義不通此經文之晦久矣令各有為制各有時不可不察也」類二問名義謂「婚禮問名者太古相傳之禮而記云問女為誰氏則周禮也」有證明古書詞例者如類二兄弟辭解謂「閔元年傳子云以春秋為春秋

今以公羊為公羊當如此」類二春秋書比月日食義謂「時無推日食之法失在策書（謬複）孔子不能追改以春秋為春秋」類三君子子解謂「以君子為貴人周人之語也」同卷食之者寡義謂「聖人必重農然書各有義大學實不曾說重農不必改財貨為米粟失古人本意」類七書隱三年左傳後謂「貳叛弒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後始定於一今讀古書多險詞當知古今之所以異」同卷補儀禮篇名義謂「白虎通云王太子亦稱士何…是東漢人不知古言之證…古人愛之則曰士惡之則曰大夫也美之則曰如處女穢之則曰婦人也古言茫

俞理初先生年譜

跋

八

味意則可知吳越春秋云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出辭倍矣且此女三十未嫁子胥何得呼為夫人尤作書者東漢人不明古語之證」類十一百里奚事異同論謂「奚實賢者後人喜稱說之增加事蹟不能強同」商君傳自是趙良之言史載其言不得改之困學紀聞引范太史謂遷言自為違異此范亦可謂不違史體矣」同卷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謂「封禪書於是秦以冬十月為年首又云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以十月為年首此記事之詞以作者時所謂十月追名之則易曉也封禪書又云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時臘此記言之詞依其

言記之不失實也」類十二書五代史馬縞傳後謂「讀者不察古今語言文同義異之致乃疑古事矣」類三鄉射堂義謂「敖繼公集說云記言出東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於朱子儀禮釋宮注乃宋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曉」同卷旁三義謂「宋元諸儒所言左右旋乃僧義淨法與東西南北經緯之改自西法者誠各有意然必不可牽之以證三代舊書也」其於引後證前執古改今兩方面之謬誤言之重詞之複可謂詳盡而透澈矣

右二點外尙有可附記之一點張石州序癸巳存稿稱「理初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

俞理初先生年譜

跋

九

題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事一文遂立」可以見俞先生準備成立之方法然此等一事爲一題之稿冊尙未得見而所見者有一劄記即王立中君所藏者其體例於讀書時隨筆疏記標題之有無不同而以聯想所及之材料附之其他時所得則書於別紙而簽誌之蓋此爲最初之疏記而張先生所舉之巨冊數十則第二級之疏記也附記於此以規俞先生工作之一例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五日蔡元培

序

吾邑俞理初先生引江戴之緒學貫九流口敝百家性介家貧手成官私弘巨著述等於傭力不自署名其癸巳兩稿甄錄繁衍又或視同補苴爨績之業故李元度氏國朝先正事略并其名而無之數年來擬輯先生年譜願山居徵集羣書極感困難去年春蔡子民先生介吾友程演生兄徵子所藏俞先生手寫劄記謂方編訂年譜私幸鄉先正學術得通人以張之則急郵致所藏供其甄采願遲至年餘音息寂然則不自揣鈎稽各書年月件繫費三月之勤草稿粗就鄙意尤所屬目者則凡不自署名之書必細

俞理初先生年譜

序

一

細稽討指出證據蓋先生年二十餘即饑驅南北旅店篝燈蓬窗安硯船唇馬足不廢著述畢生勞苦倘并此後世之名而亦湮沒之既短後賢之望尤不足以瞭解先生學術之全山中藏書既極儉陋而月躊躇幾中輟者再稍引其端集證尙猶有待倘子民先生不斥其謔劣指正之補充之俾俞先生思想學歷顯白於學者後世豈僅區區之私幸已哉

民國二十二年歲次癸酉冬月叔平王立中書於城南草堂

例言

癸巳類稿二百四十九篇存稿五百五十六篇類稿為先生手自編訂存稿亦一本前例雖未分類實以類相次然署年月者不過十之二三其重要撰著既無法證其歲月除錄程侍郎序外輒就讓陋所及摘錄原文稍加案語為叙錄若干條其單詞片語之有關真性者亦甄錄一二以概其餘冀為讀先生書者先導焉

凡不署名之官私著述必鈎稽博考一一指陳其歲月如五代史記補注續行水金鑑等一經抉剔則鑿然無復疑義寒士辛苦著述并此後世之名猶復湮沒之是亦予輯

俞理初先生年譜

例言

先生年譜動機之一惜山中徵集圖書極感困難海內鴻學尙希不吝指示

先生著述分現存不自署名亡逸三類列目而草稿批校本確然知其歸宿者與書為某人校者亦一一詳列其目庶有以攷信焉遺逸詩文或墨跡或見於他籍另為補遺一卷附之譜末予藏先生手寫劄記一冊因字過多擬另輯出別印單行名曰俞理初先生丁酉劄記

先生之沒去今已百年文獻凋零立中雖生同里衍而蒐羅材料乃極感枯窘如可亭先生何時到官句容元配王氏繼配萬氏娶在何年卒在何年中秀才之選又何年二

子懋瑩懋穎生卒年月譜例必一一詳載竟付闕如據竹瑞堂詩鈔哭先生詩曾為劉金門入幕之賓事在何時又據癸巳類稿嘉慶二十年曾客休寧縣汪氏一年所纂何書近在隣縣傳自同時鄉人之口竟不能詳諸如此類待補尙多是則有待於吾鄉好學喜讀先生書者隨時訂補也

編纂此譜胡敬庵先生懃勉最力並介俞氏族助其蒐討材料例應誌謝

俞理初先生年譜

例言

二

敘錄

清儒考證學對於學術界貢獻最多其治訓詁也往往一字音義列證至百餘精確無以復易先生生當乾隆末葉經學方面諸老宿已有至優成績似無發展餘地輒利用前輩治經歸納方法向多方面發展對於歷史糾誤辨誣疏證用力尤勤如韓文靖公事輯易安居士事輯篇各五六千言引書至數十百種爬梳排比鈎稽年月無一字無來歷非淹博強記有十百人之力何能一氣呵成較之治訓詁由懷疑而懸一鵠的遇同此鵠的者輒疏記之積年累月證具義定此則散在羣書正史野錄故書雅記方志俞理初先生年譜

敘錄

目錄詩詞小說書非一類事非同時非胸蘊羣籍無由標其鵠的非定一鵠的又不足以貫串之綜合歸納而情實昭然詳與誣不待駕詞雄辨梁啓超氏謂先生之學長於局部考證予謂此種歸納方法用之於史清儒僅先生一人全部著述均以此法治之如百里奚事異同論書宋史梁顥傳後關內侯說漢南北軍義等篇皆史學方面重要論著也

不獨偏於考古也即近代史料如駐劄大臣原始總河近事考喀爾喀伊犁阿拉善書西域見聞錄後除樂戶丐戶籍及樂女考附古事書舊唐書輿服志後木棉考均旁推

互證證無勝義為後人治政治風俗經濟史者省無限精力而少吏篇上下數千言條舉其制有五善「以知閭閻善惡以徵調軍旅以知戶口賦稅以察奸弭盜用為官役」疏明歷代利弊之跡十八九猶可行之於今日也

戴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醞釀故訓而出于朱子以重大攻擊承其風者至毛舉纖細卒之有漢宋門戶之爭癸巳兩稿對於宋人性理極少討論惟皇極篇引朱子云「天即理也又云性即理也此粹然儒言」對於朱子從未顯攻其短如書古文尙書冤詞後「枚書固宋以來言精言微言心性者之資糧也而朱子獨以為疑嗚呼卓矣」卦

俞理初先生年譜

敘錄

上

變篇「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惟對於宋人惑經誣古則必辨「五代宋時有陳搏關朗种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為九圈一為十圈陳以十圈為洛書關以九圈為洛書蓋道士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漢之號見聖人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蘇由闕澤莊主之言陳搏終南太乙碑亦撰漢武帝詔問有司奏案道藏三洞要典云太乙元君作九天之祖母其諸太乙則居衆辰之首萬曜之先為天皇上相見儒家易經有云太極河圖洛書陳搏亦言秘傳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行九宮不知彼所

謂洛書者本十圈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爲妖妄而反用九圈十圈之圖請得質之古所謂圖五代宋所謂畫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所謂字也今九圈十圈之圖中無一字止應名爲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圖洛書乎此道士無智之論雖蘇張復生不能爲之解也（存稿卷一洪範洛書義）大學本漢時詩書博士所雜集後人誦之不熟乃始有紛紛之論至塗竄其文深滅其誠意之義宋人改之謂是曾子撰明人改之謂是子思居衛撰又謂其說出於賈逵使曾子子思賈逵沒世後又增一篇文字爲尤妄也（存稿卷二致知在格物）不寧惟是凡魏晉儒誣古亦必辨如

會理初先生年譜

敘錄

三

「魏王肅何晏王弼晉皇甫謐唐啖助趙匡陸質宋孫復王安石此九人者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易書禮春秋論語舊說盡亂而王肅最爲精悍」謂之異端（存稿卷十四異端）而白席篇謂「通鑑綱目有書法發明等書續綱目又有發明廣義等雜于事實之中卑情諂態甚可厭惡容齋五筆云楊愿佞秦檜檜食間噴嚏失笑愿倉卒間亦隨之噴嚏失笑此等書頗似之」嘉道之間國力漸削弱留心邊務具遠見者外人制器之精知非從前隣疆小國可比先生同時之友如張炯澳門紀略汪文臺英吉利考略魏源海國圖志癸巳兩稿中

俄羅斯左領考俄羅斯事輯荷蘭篇及海國紀聞等皆不外審敵自鏡之言而臺灣事輯引清聖祖五十五年十月上諭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慮此朕逆料之言尤具遠識

主張男女平等喜爲古才婦訟冤如琬證魯季姬子叔姬二女被誣書舊五代史僭僞列傳之後及李易安事輯均發千載之覆詩集中更有題昭君圖詩序云「予於古之美人獨念昭君及兩莫愁以爲洛陽豐麗石城閒曠昭君則人才多智謀足明艷寡雙而恬淡無營母儀行國閱十三載然而中土人士方且惝怳追慕嗟失其所競飾文詞

會理初先生年譜

敘錄

四

爭加事實亦可喜矣」蓋先生賦性嚴毅短書誣古必辨事既供麗筆鋒所至文采爛然至節婦說「男子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以不定此儀者如禮不下士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意不明苛求婦人遂爲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禮義無涯涘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自程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與寡婦再嫁士大夫羞言之方望溪說禮對於婦人尤多不近情理之論存稿卷四出夫篇「古人稱名必其義委曲可通出兼男女

則寡與獨亦兼男女……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則兼男女也詩鴻雁傳云偏喪曰寡本是達詁「蓋先驅讓古義最深持卓見不沿襲後起繆說也貞女說」後世女子不肯受再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安未同衾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爲酒食以召鄉黨朋友世亦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蓋賢者未思之過「精醫學持素三篇謂」拊翁以來至於小生匝月寤思庶幾神明「則爬梳靈素整理羣籍先生亦頗自負矣談玄莠書篇「宋蘇軾言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積久便成一書此宋時習派不問是非甚害事也石林燕語云晁迥晚

俞理初先生年譜

敘錄

五

年耳中聞聲如簧如雷如鈴如潮如響如蟬如泉爲學佛仙之驗按此衰年腎枯之病也耳脈在腎骨之本在腎腎枯則骨之相接處不潤故精澀神疲喜按摩欠伸頭骨不動腎枯則頭昏失志骨之湊理磨響耳根自聞之乃以爲妙此種議論雖少許然不如不出也」

先生信鬼神有非無鬼篇「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養親獮亦祭魚豺亦祭獸自人以至禽獸皆明鬼也娶妻如之何曰共事宗廟軍旅曰社稷之事田獵曰宗廟之豆聘曰不腆先君之器幣和好曰徼福於先君征伐曰先王之鐘鼓自絕地天通以至每飯必祭古今明鬼也自四郊迎氣以

至大饑逐疫善惡皆明鬼也」而駱君小傳明明見鬼繪形繪聲嘗云「自蓋天學隱儒者習於游詞始不足與知鬼神之情狀矣」書黃大王傳「過兩壩三闌得兩神佑「誦佛經上下篇」或曰誦經以求來世之福則真妄矣以愚度之此說又可信古之取士射中者爲諸侯後之作人文高者得美仕於治民平訟蓋無預焉而不費顯達佛於鬼神爲近端誠誦經者自當留勝因矣」則筆端尤挾憤懣之氣下至六壬占經相術推命無不探本窮源辨列雅僞嘗謂「通人不專家專家無通人」真確論也

俞理初先生年譜

敘錄

六

俞理初先生所著書目錄

癸巳類稿十五卷 道光十三年求日益齋刻其板今猶存俞氏家祠閱頗有蟲損

癸巳存稿十五卷 靈石楊氏刻入連筠錄書光緒甲申彭縣李氏刻今其版猶存李氏

四養齋詩稿三卷 咸豐二年姪懸麟刻板佚

不自署名編纂之書

御纂春秋左傳 道光六年為程恩澤祁藻纂

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卷 嘉慶九年輯署彭元瑞劉鳳詒同撰

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 道光十年十一

湖北通志 道光十五年林則徐聘纂未見原書不知署何人纂姑列于此

大清會典 嘉慶十年為葉繼嬰纂

俞理初先生年譜 所著書目

已佚之書

說文部緯各一卷

校補海國記聞二卷

宋會要輯本五卷



俞理初先生稿本及批校本目錄

癸巳贖稿一卷 見藝風藏書續記卷二惟繆氏書已散

出今不知歸宿何地原跋錄於下

俞氏手跋曰潤臣與其兄崑臣為正變理癸巳類稿已付刊丙申夏潤臣索此贖稿欲寫存之笑與之約得清本即以與正變而以此草與潤臣其與否想必肯也丙申六月初九日正變記

癸巳存稿三冊竟留尊處弟攜另寫本去冀有所增益以謬承譚愛乃不知其醜瑣瑣奉瀆耳日來無事忙語無條理事無頭緒此其所短也恩此即問近好祝頌不

俞理初先生年譜 稿本及批校書目

宣正變頓首七月十六日

胡氏手跋曰夥俞理初先生所著癸巳類稿十五卷南通州王氏為之刊行世多有之未刻者曰存稿張石州明經亦編為十五卷靈石楊氏刻入連筠簪叢書而流傳甚少昨歲獲一刻本因借趙搗叔同年得諸葉氏所藏稿本三冊對勘知張明經所刪不止積精一篇尚有魏新字等十五篇實共刪去十六篇內除板刷會及時意書後葉兩篇與類稿所刻乃別錄存之冠以原目而刻本增多四十二大數不同篇之目附焉於是先生之稿咸完具無遺失同治八年己巳二月郡後學胡對書於京都大吉巷寓齋

手寫劄記一冊 現藏立中處壬申春蔡子民先生曾借

去影印數頁立中嘗跋其後茲錄如下其未刻者擬繕寫另印

去年冬書友來談謂荒攤上有殘書內有寫本一冊索價昂予亟偕往觀之審為鄉先正俞理初稿本亟收之頃細細翻閱係道光十七年五月至八月讀書隨手劄記之本凡經義史例朝章雅故下至藥方雜碎詩稿律例無所不記其墨筆鈎勒者已刻入存稿為用紙條一一標出詩則上加珠圍者已刻入四養齋詩稿餘均未刊因此而悟治學之法則凡讀一書須眼銳筆勤觸處

俞理初先生年譜 稿本及批校書目

十一

旁通由單詞片義多積而歸納之立一說則上下古今言必有佐證證必辨真偽雖以俞先生之目下十行設不如此勤學勤寫恐亦不能成其宏通博雅之造述也予讀書半生無一手抄之本對此能無愧死

稿中標年月凡三處一右讀元詩在漢上偶錄之丁酉五月初五二丁酉七月初四日讀青箱雜記抄此數行

三道光丁酉八月二日丁未記此三語可為佩時在夏江夜未涼按丁酉為道光十七年先生年已六十三矣而猶勤

學銳思細書潤密如此丙寅

批校本書集傳 書為崇道堂刻本朱筆批校藏立中處

跋如下古文真偽為六經中一大案至閩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歷指枚本剽竊所自出本成信讞俞先生謂閩百詩說古文醇疵相半（見存稿卷十二籀園日札序）此批本更廣引羣書證枚本割裂雜湊疏比指實強辨如毛西河亦當關其口矣文繁不徵茲摘錄禹貢篇糾正宋儒說若干條蔡傳案彙欽云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礫校云無矜礫地此本河徙注云今礫耳（按此或宋本經注相混未經董理以前實如此）蔡傳蓋禹河自澶相以北云云批云此言誠通人之論但宋人南渡後不知河北地理澶相東去西山甚遠無山麓也其時河

俞理初先生年譜

稿本及批校書目

三

行今真定地耳大陸在真定無疑集傳漢王橫言云云批云此言可信青州之遼東中斷處是也集傳遂有味別之說批云此等言險而無理聖人寧不知味乎但蘇說本不足取蔡駁尤不似儒者之言集傳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批云史記集解鄭曰此州有錫則貢之錫所以柔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執金錫之齊集傳今詳漢九江郡之潯陽云云批曰此等議論由不詳古今地勢耳史記河渠書云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則為今鄱陽上流審矣東陵地志云在廬江金蘭縣西北在今河南固始地豈得以宋時水流言之反謂古人非乎其誤由

鄭樵地名不同山川不異二言耳集傳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批云在安豐自是確義乃云非是何異閉目而談黑白集傳山甚小而卑云云批曰此義又非矣禹貢不必皆取大山自言岷山所盡處耳與廬山何涉集傳西北皆以黑水為界云云批云黑水出南廣縣可入南海又鳥鼠山西有三危山近岷山見漢書相如傳注張揖說集傳既非從東折北之高地批云須知禹貢黃河由此北折載之高地鄭氏不得誤也集傳今廬江之北云云批曰此言正確以北江證之朱子之才智過人遠矣但後多轉折耳集傳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云

俞理初先生年譜

稿本及批校書目

四

云批曰確是二山亦確有此事亦確見於經確可信今人或亦詆蔡注謂是一山今山東人呼華不注為鵲花山土人名同一例不足據也華不注去鵲山三里而武成篇批云枚本之意自惟一月至弗服是言武功成也自丁未至承厥志是以武成告神告天下也自底商之罪至大定是告成言終更序其事也自乃反商政至天下治是言所以大定之德政無所謂錯簡正義云既戊午之上失其本經史叙戰事當承于征代商之下而此句次之言甚妄誕宋人好言錯簡遂從而大改之不知此經此傳皆一人所作並非古書更無錯簡之理且各

段字數參差不合一簡如何致錯程朱於此亦千慮之一失而蔡氏和之可愧矣此本攜往江西遭匪遺失見城南草堂曝書記前跋今竟尋獲豈鄉先生精神所寄真有神物呵護之歟擬影印以廣其傳庶永無後悔也

甲戌

校本六臣注文選 書藏立中處予有跋載本譜道光六年下

校禮記集說 書為崇道堂刻本藏立中處有校正置算兩條依樣逐錄於下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一

節注校云此疏置算誤所謂愚案者誠愚案也鄭注云

俞理初先生年譜

稿本及批校書目

五

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其數至確疏何解而不依之

陳澧又刪之可怪也

古步積六千四百寸 今步積四千零九十六寸

畝六十四萬寸

畝四十萬零九千六百寸

百畝六千四百萬寸

百畝四千零九十六萬寸

五十畝二千零四十八萬寸

六畝言四十五萬零六百寸

二十五步十萬零三百寸

恰合古百畝積寸之數即依疏又入折計之亦合不知

陳孔何處尋有畸零也

此里數亦經誤不得有分數也

古步八尺 里三百步 二百四十二丈 百里 二萬四千丈

今古步六尺四寸 里三百步 二百九十二丈 百里 二萬九千二百丈

今百里 一萬九千二百丈

二十里 三千八百四十丈

五里 九百六十丈此係鄭注其數至精

孔疏悖注且其數尤謬今依其說推之亦與其數不合

古步六尺四寸 二百步 一百九十二丈 百里 一萬九千二百丈

今古步五尺二寸 里二百步 一百五十六丈 百里 一萬五千六百丈

今百里 一萬五千六百丈

二十里 三千一百二十丈

三里 四百六十八丈

二十步 一十丈零四尺

三步 一丈五尺六寸 又四寸合古百里

又王制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上百字朱筆圈去

為田九萬億畝萬圈去旁書千字 為田八十萬億一

萬億畝兩萬字均圈去旁書千字按癸巳類稿卷三有

鄭數學證義編可參驗

晚年校改本癸巳類稿 現藏黟縣杏墩胡敬庵先生處

安徽叢書編印處近據影印

永懷堂十三經古注

漢學師承記

俞理初先生年譜

稿本及批校書目

六

杜預春秋左傳注

惠棟禮說

張中法正字要說

以上五種均經先生批校見黟縣王以寬氏靜怡山房

書目後被焚有恆心齋竹瑞堂文抄均有序目藏立中

處

校宋本說文繫傳道光十七年為祁藻漢校

校顧氏方輿紀要道光十二年為陳用光校

校六壬書嘉慶十一年為楊芳校

校三古六朝文目道光十八年為祁藻漢校

俞理初先生年譜

稿本及批校書目

七



俞理初先生年譜

山陰蔡元培參訂

影錄王立中纂輯

先生姓俞氏名正燮字理初安徽徽州府黟縣人其先世概略見先生在嘉慶二十五年所作俞氏世譜序其文如左

俞姓本出俞跗或言周伯牙亦姓俞檢呂氏春秋本味篇高誘注則伯氏牙名其姓俞之說無所出其後吳俞詔賜姓孫梁俞藥改姓喻而俞姓益單今所知者宋柱國諫臣公墓誌銘言晉永嘉之亂俞氏自河南徙居黟歛見劉公是集而咸和三年蘇峻祖約屬賊韓晃攻今

俞理初先生年譜

一

涇縣之蘭石宣城內史桓彝遺將軍俞縱守之力戰死或云宣城人以先籍河間故今河間為俞氏望柱國致仕居杭州慶歷六年返葬歛云從先人居也是則河間俞氏徙居黟歛可攷者其姪孫康直字彥之檢鎮江府志人物孝義云從其父希言自黟來居潤州用從祖柱國恩為太廟齋郎潮陽主簿後通判睦州其先世有田在錢唐讓而不有則宋時彥邑有俞姓而僑居於杭至彥之公則父子出遷今丹陽而彥直公仍祀黟學鄉賢祠中我族在黟者祠譜言由藝來居自明中葉時玄泗公始有世係可攷初居東門外俞家園天啓時始建北

街家祠云（此序從其族人抄出）

曾祖啓侯祖成溶父獻字可亭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工駢體隸事尤熟於掌故曾主講河南開政書院（見抄本俞氏家譜）官句容縣訓導署望江縣教諭著有星巖集（未有傳本）母程氏黟城中桂林人弟正禧字鼎初道光十七年舉人著有鄉林堂文集二卷（未見傳本）正燮字見初經商於江西正祺字介初正樞正侄（見黟縣志及家譜）

乾隆四十年乙未九月初七日先生生

先生之父可亭先生二十六歲（據家譜父母同庚）

俞理初先生年譜

二

包世臣生 李兆洛生 嚴可均十三歲 阮元十一歲

歲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二歲

五月戴震卒年五十五歲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三歲

先生父可亭先生中拔貢生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四歲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五歲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六歲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七歲

朱筠卒於京師年五十三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八歲

清編纂四庫全書成 胡培聲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九歲

清修續通典成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十歲

王筠生 程晉芳卒年六十七

乾隆五十年乙巳十一歲

清修一統志成 程恩澤生 林則徐生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十二歲

俞理初先生年譜

王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十三歲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十四歲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十五歲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十六歲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七歲

先生少時從師何人徧攷無徵惟序汪子秀千文音義

彙略（此書僅有抄本原四卷止存一二兩卷現藏立

中處）云「正燮少與共硯席」豈可亭先生亦嘗授

徒歟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十八歲

侍父可亭先生在句容學署讀書案存稿卷十五駱君

小傳云「時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也黟縣俞正燮在句

容聞之」按可亭先生何年到句容因無書查攷則姑

系於此年其實駱君小傳述曰「念小時一字一句駱

君皆奇賞之」則先生初到句容之年似非十八歲且

甚久又存稿卷十四賦書條「少時見句容名捕居明

者」又句容詩「城南遊釣處久客認爲家」（見詩稿

卷一）與句容王喬年同撰陰律疑（見存稿卷十二

頤正堂文序）是爲先生試行著述之始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十九歲

俞理初先生年譜

四

祁寯藻生 姚瑩生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二十歲

乾隆六十年乙卯二十一歲

嘉慶元年丙戌二十二歲

先生之友同邑汪文臺南士生（據程鴻詔氏有恆心

齋集夥兩先生傳「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壬寅汪先

生卒年四十九」由此上推實生於本年

嘉慶二年丁巳二十三歲

撰唐律疏義跋（類稿卷十二）其後孫淵如刻唐律疏

義雖由顧千里任校勘或由先生發之 十月作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索隱書後(存稿卷七) 讀明人所刊
管韓子(類稿卷十四書管子後文中)會通河水道
記(存稿卷五)中云「嘉慶丁巳秋自汶上汎舟至
臨清檢書記之時九月七日也」

嘉慶三年戊午二十四歲

戊午元日詩(詩稿卷二)句云「身無一藝名栖栖亦
所惡」先生此時已往來京師求學書難字後(存稿
卷三)末署嘉慶戊午重陽日書於鶴兒胡同慎德堂
北軒中有云「今略就所集者正之」則先生治學引
申歸納之方法少年時已適用之 九月書五禮通攷

俞理初先生年譜

五

後(存稿卷十二)據魏晉以後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
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後不宜附經後引經
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人平話
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
應如是此書體例非也按五禮通考號稱精博先生譏
其體例不是真通識也少年時已具此學力宜有不朽
之業 十一月先生之友句容王喬年卒(存稿十二
頤正堂文序)「句容王喬年字崧鶴與正變同歲少相
好也頤正堂者其所居正變錄其詩四十二首詞一首
駢體文十四首爲一卷」又云正變少時嘗與崧鶴作

陰律疑裁書滿屋朱墨爛然崧鶴之力爲多」

嘉慶四年己未二十五歲

居京師存稿卷十五汪先生事輯逸云「嘉慶己未旌
德劉君成書入都先生寄文集屬正變校定」(按此時
汪先生年已七十一矣)三月三日作頤正堂文序(稿
卷十二)

嘉慶五年庚申二十六歲

居京師「庚申前四月一日出永定門自石頭莊回車
感舊述懷一首」(詩稿卷一)句云「納粟成均始國子
與觀禮」是先生捐國子監生必在二十五歲以前

俞理初先生年譜

六

七月十八送歎胡先生梧實樞十七夜同續溪胡容怡
堂石頭莊看月達旦(詩稿卷一)撰胡先生事述(存
稿卷十五)詩稿卷二次韻送友人南還詩「誰絆村
夫子長安住五年」由此推測是先生到京求學之年
當屬嘉慶元年東昌作(詩稿卷二)「我已征衣逾五
年」亦可證也然送友人南還詩究未署年月則定嘉
慶二年爲入都之始因有會通河水道記年月可按則
千稿萬稿矣

嘉慶六年辛酉二十七歲

先生之父可亭先生於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卒於望江

縣學署年五十三歲（見先生手題五弟見初行看子及俞氏家祠本主抄本家譜） 歙縣金榜卒年六十七 十月書煙波釣叟歌後（類稿卷十）同卷六壬古式考或亦同時作其後先生為揚芳校刻六壬書想正醞蓄於此時 此年奔父喪以前必不在黟六月十三日睡起詩（詩稿卷二）句云「貧又故鄉遠」 嘉慶七年壬戌二十八歲

春過曲阜見公府建初銅尺（類稿卷十二書舊五代史樂志下文內） 五月在滋陽縣撰古本大學石刻記「某公循吏達官好刊古本大學自述曰乾隆丙申

俞理初先生年譜

七

補五臺令讀陽明全集乃取古本大學朝夕尋繹身體力行遂於歷任所至刊龜門壁不忍聖賢真種子遂亡……乃所刊於五臺保德潁州開封濟寧者皆明萬歷十二年南京戶部員外郎唐伯元所上豐道生書當時號為魏政和石經此又署王羲之書……程朱改大學後有志道學者多效之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從禮記寫出大學本文其識甚高時有張夏者輯洛閩淵源錄反極詆守仁倒置經文蓋張夏言道學不暇料檢五經又所傳陳澹禮記中無大學疑是守仁偽造然朱子章句現在為朱學者多以朱墨塗抹其章句之語夏欲自

附朱子亦不全覽其章句致不知有舊本可云奇怪今欲宗陽明者亦不審覽王書窺尋禮記直以豐道生書誣之……此數人者慷慨下筆殆有異人之稟其書初行毛奇齡云止有宋體楷字書五葉道生死忽有篆及分書本時已誤正始為正和蓋不檢魏時年號以古刻石者皆當號政和此本則以政和刻石當時義之妙墨不謂為陽明學者上下四方往古來今亦信之而不疑也（存稿卷十四）此篇箴朱王學末流可謂婉而虐矣 夏在泰安作木槿不應在釋草說（存稿卷十一） 書左傳精舍誌後（類稿卷十四）有嘉慶壬戌冬過濟

俞理初先生年譜

八

南之語 十月泰安旅舍撰木桃木李釋 書埤雅後（類稿卷二） 小除日撰省堂寺碑跋（存稿卷九） 冬始識成籟園（見存稿十二成君瓊籟園日札序） 嘉慶八年癸亥二十九歲 與成籟園徧游山東計其年夏在惠民冬在曲阜（同見存稿卷十二成君籟園日札序「夏在掖縣」（類稿卷十四書左傳精舍誌後文中）存稿卷八書五代史纂誤後「癸亥夏在濟南見朱氏彝尊注手稿即南監板本來手書籤千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 魯道篇（詩稿卷一）中有「我行值大暑不願逢曦馭」以年

月推之必作於此年 七月歸里 八月復出游（見存稿十四汪先生事輯逸）觀世音菩薩傳略跋（類稿卷十五）末署嘉慶癸亥八月二日甲子跋於縣東門賃舍然則赴山東必八月二日以後就道 九月十三日過順河集（詩稿卷一）短歌五章癸亥九月十三順河集作 冬泛張秋決河存稿卷十五駱君小傳「追憶去年冬（按小傳係嘉慶甲子年作）平度于君重輝鄒平成君瑾新城何君承壯同泛張秋決河四人在船蓬上說鬼風霜淒緊潰爛攢擊真有神物魚龍來竊聽也」書蘆城平話後（存稿卷十四）末署「嘉慶癸亥」

俞理初先生年譜

九

亥重過句容住葛仙庵中借平話及舊報爲比附之幾以爲字字可據過宣和遺事遠矣「按此篇當在七八月間來往山東道經句容時所作先生「生平喜人稱說故事」（見存稿卷十五何端簡父子事述）又眼銳筆勤頭緒紛錯一經排比便羅羅清疏可誦不但富史識并擅史筆也

嘉慶九年甲子三十歲

正月在歷城（存稿卷十二籟園日札序）二月十日赴濟寧（存稿卷十五駱君小傳）「重到荷澤」（駱君小傳）作左山考（類稿卷九）原文雖未署名有云

案驗左山方位其爲重到荷澤作無疑張穆癸巳存稿序「理初年方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觀察於兗州時觀察旣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邱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左墓攷申雜難篤觀察多採其文以折衷衆論」雖不足以息多口之爭而先生博覽求是之學已爲人所矜式 按先生二十八歲已在山東又因張氏有年方二十餘一言不知見孫淵如果在何年繼續書左傳精舍誌後（類稿卷十四）有「甲子夏山東頗采申雜難文答部駁」顯證也而在德州糧道署見宋本文選（存稿卷十二校文選李

俞理初先生年譜

十

注識語）在德州得劉績校房注足本管子（類稿十四書管子後）又旁證之佳者 七月在德州記僞笑篇（存稿卷十四）輯太乙十神事（類稿卷十二宋會要輯本跋）書管子後（類稿卷十四）按孫淵如矜賞先生之學不能如程春海祁春甫兩公故書伏墓攷證後稱爲貴官後辛未孫氏解組卜居白門冶城山館招顧千里氏校刻各書（見思適齋集卷十二嚴小秋詞序）門無先生轍跡而顧氏校勘之業先生亦有微詞「近人刻書喜仿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語以爲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未能仿舊而反

誣舊本也自漢至唐校書者蓋不如是難與迂拘而歸
訟者道也(存稿卷十二校文選李注識語)又類稿卷
七引書字說「何焯校文選刪庶士有揭胡克家刻文
選疑王府有則以此悟注書當有法校書當深思也」
則尤明白規正顧氏矣冬輯新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
卷「讀朱氏曝書亭集知朱氏亦有注亦用裴例嘉慶
癸亥夏在濟南見其手稿即南監本夾手書籤千七百
餘條多碑拓文字……甲子秋見彭文勤注名五代史記
傳注十六卷亦用裴例其冬為此學依姚朱彭例采書
裁貼成篇不能校寫也朱籤存者已前全采惜姚書未

俞理初先生年譜

十一

見而孟蜀之書已錄為可喜(存稿卷八書五代史纂
誤後)未署嘉慶甲子小除夜書於拜斗殿寓舍「今五
代史記及序目彭春農知其詳(元瑞子名邦疇)姚
石甫不知其事謂劉宮保延蘇州王姓王姓不可向邇
云云實則宮保在浙日以正變稿本廣延詁經精舍人
校對皆茫然及罷官寓蘇州又延王君渭校之王君日
醉不看書丙子秋仍以稿還正變正變日食不給不能
看書仍還之宮保而阿鹽使為寫清本未校也越十年
丙戌夏正變仍以還宮保而刻於廣東竟無有為校者
其未審處惟自知之他人未能察也辛卯正月過揚州

官保病亟矣仍以此書為言壬辰夏春農商改訂談何
容易是可歎矣癸巳九月天津舟中(同篇低一格
)按以上記輯刻此書始末詳悉今五代史記補注七
十四卷署彭元瑞劉鳳誥合撰書目答問且列劉氏於
史家不知為先生所輯也 先生表弟程友石尋親至
京(見存稿十五程友石說文類求序)

嘉慶十年乙丑三十一歲

正月在北京書舊五代史樂志下後(類稿卷十二)
未署時正月燈節寓於拜斗殿 二月與成籟園會於
京師(見存稿卷十二籟園日札序) 四月十三日

俞理初先生年譜

十二

作成君瓊籟園日札序(存稿卷十二) 十月書孫
馮翼禹貢地理古注考後(存稿卷一)王勃滕王閣序
書後(存稿十二)未署嘉慶乙丑二月與程君式金夜
語即其舊集滕王閣序為改其題又改南昌故都為豫
章故都 四月二十四日答葛君宗昶書(存稿卷八)
論明人創會典義例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
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錄其名此會典之異於會要典
章為明人創例也……推原其意事瑣時近策之得者爭
欲附名其失策當載者又競求隱諱不書名誠善法為
元以前人思慮所不及然論旨與叙事人名何可刪乎

倘執筆者心知其意無改成書之大例則書完可存異義亦息矣」似葛氏亦在會典館惜無書詳證也 十月讀京報（存稿卷六俄羅斯長篇稿後） 爲葉繼嬰給諫襄纂大清會典按有恆心齋文集卷八夥兩先生傳「漢陽葉給事繼嬰得先生稿盡三晝夜讀之……起夾漈貴與於今日亟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他何論焉曩承修會典丐理初庀其事文案山積披閱一再遂已了然州居部分源流井井」又卷九葉給諫事述「嘉慶六年充會典館總纂修官兼提調先後在館二十年專司其事成千有百卷……十二年毋憂去職」會典四次

俞理初先生年譜

七

救撰成於嘉慶二十三年先生究以何年襄其事按存稿卷六丙寅八月撰俄羅斯長篇稿跋中云「問之館中寫書者」再則曰「問之寫書者云見在國史館」此所謂館中其爲會典館無疑然則先生爲葉襄纂必在丙寅以前而乙丑又居京師未他往更有答葛君會典義例書鈞稽參驗系於本年似不爲無據 詩稿卷一更有漢陽葉先生繼嬰栽竹圖或亦是年所題 荒政（存稿卷九）中有云「乾隆時修會典凡涉民事刪去虛文歸於實惠俱高宗純皇帝丹毫改定……乾隆二十年會典進呈將先農壇齋宮改爲成慶宮此改定

之見於記載者且丹毫牽絲鈎勒及單雙圈擡寫式樣尤爲使歸劃一」此亦在會典館時所見外間無由知其詳故亦系於本年 先生之友平定張穆生嘉慶十一年丙寅三十二歲

正月十六日書左傳精舍誌後（類稿卷十四） 書武城家乘後（類稿卷十四）此文雖未署名月按書左傳精舍誌後云「左傳精舍誌武城家乘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是三書者皆無所謂是非之心也」則此文爲同時所作無疑 三月作俄羅斯左領考（類稿卷九） 俄羅斯長編稿跋（存稿卷六） 五月在德

俞理初先生年譜

西

州學舍書唐書輿服志後（類稿卷十三）言婦人弓足徧考經史故書雅記詩詞小說纒纒數千言爲後人作風俗史者省無限精力眞所謂非以歷證談者之短亦庶爲讀古史好學深思者之一助焉 六月在德州撰亳州志木蘭事書後（存稿卷十三）證木蘭爲亳人葬於完縣 七月丁沽落水五言古一首（詩稿卷一）句云「脚踏兩舷開魂飛人在水拍浮我安能有人挽之起楚語短後衣方面亦大耳」十一月作張炯澳門紀略跋（類稿卷九）十二月望作六壬書跋（類稿卷十）此先生爲楊芳校刻六壬書時跋予未見

其書大致不誤

嘉慶十二年丁卯三十三歲

書開元占經目錄後（類稿卷十四）二月二日作書
開元占經天道渾宗後（類稿卷十）二月既望書易緯
是類謀後（存稿卷十二）書開元占經九勢法後（
類稿卷十）同卷內如五行傳用亥正論占憲論九宮
應九星攷九宮紀年論想均同時研討星算占經時所
撰 四月書武經總要後（類稿卷十）有云「淘金
歌吾邑前輩所作（按宋邱濬撰）欲為校之而行路
無休息為牽連記於此」一冬至汲城西北三十里太

俞理初先生年譜

五

公泉碑乃魏定八年穆子容書入廟讀其碑云齊太公
呂尚者此縣人也（存稿卷十太公碑）十二月朔在
汲縣望京臺寓舍致成君瓊書（類稿卷十一）中云「
推石鼓為太武時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
字合閣下一言勝馬生萬餘言矣」按石鼓究為何時
物至今猶是聚訟惟先生謂「韋韓詩與會議論乃仰
椽虛構」或不然乎又云「此去輝縣有蘇門百泉之勝
日對佳山水披覽講章語錄閣下時時念我當為撫掌
也」按蘇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宋邵雍元姚樞嘗隱
居於此先生不滿於邵氏之學故有語錄撫掌語也」

冬在衡輝」（存稿卷十五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山
文句注）駐劄大臣原始（類稿卷八）此篇計萬數
千言乾隆繼康熙未竟之業西定準噶爾一定回部兩
定廓爾喀鉤稽敘述真良史筆也

嘉慶十三年戊辰三十四歲

二月在百泉書朝野僉載後（類稿卷十三）「戊辰春
登蘇門山憶同鄒平成瓊肅中新城何承壯履正蓬萊
之游得二十字墨於泉亭」（詩稿卷一）輝縣看新婚
者二首（詩稿卷三）句云記取榴花影正長是五月
間事 秋得明藏優字函唐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

俞理初先生年譜

六

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冊因撰時日宿曜
經篇（存稿卷十二）除夕撰科舉之學不壞人才論
（存稿卷十二）

嘉慶十四年己巳三十五歲

凌廷堪卒年五十五歲

嘉慶十五年庚午三十六歲

九月在宣城舟中（存稿卷十四僞笑篇）十月十六
日作尼菴議（存稿卷十三）「夥迎靄門外建書院
當碧山之陽十里曰碧陽書院舊有尼菴直書院西南
邑人欲為遷之難其地不果則為議以告尼」十二月

書河南府施志後（存稿卷十二）右志於乾隆五十年後奉畢撫部檄修撫部又薦名士入局宜盡善矣乃其例云前志多抄賦役全書展卷目迷况良法隨時更定亦無事重衍云云人讀書有分量本難苛求而空談古人格調者比戶皆是遂謂此乃施君妙論……自單行古人格調與惟韓愈歐陽修曾鞏咨於故實而又不失格調他或不顧也吾夥方修志檢此書詳書其後以告志局諸君子之不空談古人格調者——按此篇及尼菴議必十月回夥後所作嘉慶縣志藝文云「庚午冬俞子理初自北還」可證吾鄉乾隆歙縣志夥縣志劉

俞理初先生年譜

七

海峯時為學官參與纂修先生深惡空談古人格調或不滿於兩志故發其旨趣如此先生文綿密其所撰著徵引繁博端緒明晰嘗謂「古作者賞論文字專重謀篇」（見頤正堂文序）此實稽古有得之言非怯薄空談者所及知也

嘉慶十六年辛未三十七歲

「所著文寢然成二册凡百篇」（嘉慶夥縣志辛未吳甸華俞理初文序）按即後來所刻癸巳類稿并無別有所謂文集者

嘉慶十七年壬申三十八歲

冬至日作臺灣府屬渡口考（類稿卷八）

嘉慶十八年癸酉三十九歲

嘉慶十九年甲戌四十歲

三月在北京拜斗殿寓舍撰注輦方向程途書讀史方輿紀要後（存稿卷六）歙縣程瑤田卒年九十鮑以文卒年八十五

嘉慶二十年乙亥四十一歲

二月初吉書人身圖說後時在休甯縣北門汪氏書館（類稿卷十四）昏禮攝視議（存稿卷二）云「休甯有雲南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官轎迎新婿令遇於街

俞理初先生年譜

六

笞婿二十（存稿卷二）文末未署年月此年先生在休甯縣意必目擊其事而作此篇 十月二日書釋文後未署書於休甯榮荊堂東窗（存稿卷三）「左傳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見一處辟重曰辟傳見一處辟女子辟司徒之妻見一處各加反切承學苦不易曉多辟當云同僻立辟當云音璧辟重當云同僻辟傳當云同避辟女子當云同闢辟司徒當云同壁以此推之辟王曰同僻詩之辟王則曰音璧辟雖曰同璧如此則音義俱了承學又得假借通用古法是聞一知二也陸氏偶未深思耳」此雖無甚深義而先生文句組織透切中

邊亦何可及 是年冬先生在黟度歲 題積翠軒圖

云「洗桐栽竹日扶疎積翠園林好著書手把一篇風

慢捲清光澄澈滿衣裾」跋曰「嘉慶乙亥秋立人先

生病中作懷人詩二首此其一也原注御題有積翠軒

圖多名人題詠予跼蹉未題愧負良友是年臘盡正燮

為錄其詩於圖後日月不居形體遂遠每過古築輒有

山陽鄰笛之感御題大兄殷殷懷舊之意念孝標重答

劉侯書今日之情正當奚啻也理初俞正燮識程君恩

紱亦集御題兄所程亦立人先生戚好也」(墨跡藏

胡敬庵先生處)立中按孫學道字立人黟縣人存稿

俞理初先生年譜

卷十五有古築兩孫君傳立人其一也 此一年先生

均容休甯汪氏意為汪承需延校其先人松泉詩文集

未得顯證姑懸此說如是 姚鼐卒年八十五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四十二歲

「在上元皇甫巷歸安嚴鐵橋可均亦以夜郎傳為言」

存稿卷七後漢書夜郎傳後)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四十三歲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四十四歲

在阜陽聞人言棺以槿木為上往視之乃楸木(存稿

卷十一木槿不應在釋草說)書儀禮集說少宰二篇

後未署冬初阜陽書(類稿卷三)晤嚴鐵橋於上元

皇甫巷(見存稿十二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

語) 孫星衍卒年六十六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四十五歲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四十六歲

撰俞氏世譜序(見譜前從俞氏族人抄出)輯宋會

要五卷(類稿卷十二)按此書似未輯成其手寫之

稿不知尙在人間否大抵因徐松言從永樂大典輯出

數百卷遂為之攔筆徐氏書今日有刻本 夏歸自昭

文縣(按民國廢入常熟縣)撰汪秀巖千文音義彙

俞理初先生年譜

略序(見遺文汪名夢桂夥三都黃陂人歲貢生原書

四卷僅存一二兩卷抄本現藏立中處)

道光元年辛巳四十七歲

由附監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舉人典試者湯金釗熊

遇泰(見崇祀鄉賢事述) 撰孫山江印譜序(見

遺文)中云「道光辛巳五月夏雨初晴正燮坐山江

齋中言之」然則此年江南試前先生固在黟山江名

廷冕字冠賢黟古築村人也 九月十五日書廣韻後

(存稿卷三)「唐書藝文志始有陸慈切韻五卷今

提要引唐志云陸法言廣韻五卷唐志實無此文」切

韻實用吳音或孫恂等依沈約改之……法言家法極美
劉蕭大唐世說新語云陸大同爲雍州司田爲河東令
爲雍州司倉大同闔門雍陸四從同居法言卽大同伯
祖也……李涪刊誤云陸法言切韻吳言乖舛上聲爲去
去聲爲上趙璘因話錄云人檢陸法言切韻謂吳人翻
字太僻乃不悉名賢事實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人也
……或實望出吳郡然祖居臨漳仕居長安考與兄弟同
居臨漳何能作吳兒語言也……案清儒於廣韻多有糾
正且刻不一刻惟其家世則鮮有鈎稽攷訂者

道光二年壬午四十八歲

俞理初先生年譜

三

入都會試謁副主考（熊遇泰）則曰「爾與我朱卷
刻本我未見爾文也」疑正考取中副未寓目謁正主
考（湯金釗）則又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
文也」駭問故曰「爾卷監臨屬副主考宜細閱此卷副
疑且怒置不閱揭曉日先拆爾卷見夥縣人問曰此徵
商耶予曰若是夥縣俞某則今之通人也副主考愕然
曰然則中矣其實我兩人均未見爾文故欲一讀耳」（
見戴熙習苦齋筆記惟誤記先生之名爲廷燮而又誤
科目爲壬辰）京邸題程晚芬舅氏月舫圖卽送令子
尹耕南歸五古一首（詩稿卷二）先生舅氏昆季凡

七（見有恆心齋文集卷八軒羽府君傳）四見詩稿
一晚芬月舫圖二舅氏振羽小照成問答體七截二首
（卷同上）三透循咳舅氏之任卽題其囊琴圖五古
一首（卷同上）四奉題舅氏雲翔小照五律二首（
卷同上）句云鄴架曹倉外卽指其藏書也（此詩墨
稿藏立中處見影印）雲翔字軒羽其孫名錫書字松
韻有敦和堂書目著錄七萬卷（見夥縣三志藝文李
文森敦和堂書目序）先生歿後二子懋瑩懋穎相繼
下世楹書數萬卷半歸敦和堂故著其淵源如此 三
月二十日書後漢書夜郎傳後（存稿卷七）因蔡補梅

俞理初先生年譜

三

嚴可均兩人言更證明許慎非卒於建光元年辛酉清
儒於說文研討至精則許君生卒年月亦不可不論定
也 九月初七日撰地丁原始（類稿卷十二）按康
熙五十一年納丁於地確爲清初一大盛事而先生陳
古證今之學亦不偏於訂正古義誠通儒之識也 同
日作關帝事輯後識語（存稿卷九）九月十六日如
書鈿尺等語於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冬十二月廣督
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山文句（存稿卷十五）低一
格案語云「道光壬午冬十二月京都多作壽文寄廣
東者因看正定李寶臣碑有王士則名檢香山集見白

公以正月二十日生亦宮保生日也旅邸夜坐因集此文宮保爲余座師之師適未出淨本亦以語有狷激漢陽葉年丈取去塗改用之乃極和平韓愈月蝕詩鄭亞會昌一品集序盧仝李商隱集均存之見文章異同有法也小除日記於黟縣會館

道光二年癸未四十九歲

道光四年甲申五十歲

道光五年乙酉五十一歲

道光六年丙戌五十二歲

在京師爲程春海祁春甫校御纂春秋左傳阮元程公

俞理初先生年譜

垂

春海墓志「次年（按前文屬道光六年）調湖南學政回京詔充春秋左傳纂修官……及奉詔刻春秋左氏傳與祁公共議推本賈服不專守一家之學」又存稿卷首附刻崇祀鄉賢事實「手成官私巨書如欽定左傳讀本云云」而黟縣人黃德華爲先生同時後輩所著竹瑞堂詩抄十八卷同治三年刻本卷一哭俞理初先生詩句云「經受春秋動至尊」原注「道光二年欽定春秋左傳讀本係先生恭校」記年似誤 七月二十五日通州舟中作文選注引書字識語（存稿卷十二）九月朔夏鎮舟中作文選自校本跋（卷同上

俞理初先生年譜

垂

（一）舟中讀文選所記爛然於眉上行間四十日始畢「此是出京由通州坐船經山東至皖北之夏鎮該鎮爲南北衝道七月二十五日至九月朔爲三十五日云四十日者舉成數也原校文選爲汲古閣六臣注本現藏立中處茲將余跋逐錄於後「吾邑俞理初先生所校文選其跋見癸巳存稿卷十二予十餘年前在一舊家買得汲古閣六臣注本文選一部有朱筆點勘一至十八卷眉上行間爛然殆遍餘卷亦始終不懶校補奪文誤字甚多心知必通人所爲但書法端謹鈎點跨勒無縱筆疾書之跡且當時見俞先生手書不多疑爲過錄本頃輯俞先生年譜列批校本書目取舊藏此書反復審驗則躍然意曰「十餘年夢寐縈懷者固在吾篋衍中」擁米啼饑挾纊號寒予之愚昧不學抑何可笑輒摘錄存稿中涉文選詞句者比而觀之文選自校本跋（存稿卷十二）「西都賦視漢書多衆流之隈汧流其西」校本「本傳無衆流之隈兩句此注亦不言汧」又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觀……則賦文昭明刪之」校本「今東京賦無此可知選有刪句」文選相沿誤字（存稿卷十二）「顏延年赭白馬賦序軍馱趨迅注云庾中丞昭

君詞曰：冰原斯代馱顏庚同時未詳所見今按此隋以前相傳兩誤字也顏賦是軍駙言副馬多字亦作馱而誤爲馱庚詞是駮一校本「此馱字疑是駙字言儲趨迅之馬隋唐時此文誤作馱耳庚詞是駮」又賦序疇德瑞聖之符注云疇昔也今案疇通疇解爲上天報享之報也一校本「疇非昔也與疇通言報之也」文賦注書後（存稿卷十二）「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注云他日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其說難通蓋本文係謂他日殆可曲盡其妙謂字傳寫者倒之耳」校本「當是謂他日殆可注非言他日或能之謂字隋唐本

俞理初先生年譜

董

誤衍」其他相同者甚多若一一錄出可以索紙至校正文注奪誤描補字畫俗繆又非淹博宏通深於說文者即依樣過錄亦必錯妙百出然則爲俞先生道光六年九月朔夏鎮舟中所校之本鑿然無絲毫疑義書無題跋印記每冊首頁有松韻所藏白文方印松韻氏藏書淵源詳見道光二年題舅氏雲翔小照詩下插架七萬卷大半俞氏巾箱流傳有緒尤佳證也或謂書無姓氏圖記亦可疑蓋俞先生治學校勘亦爲集證工作之一等於劄記屬草予所藏批本書蔡傳禮記集說及胡氏藏晚年校改本癸巳類稿均未署姓氏年月以彼例

此可以釋然矣 是年黟縣建考棚先生勸捐鉅款旋游京師不居其功知縣呂子珏稱其忘名雅量（見崇祀鄉賢事實）

道光七年丁亥五十三歲

作門客正義（存稿卷四）先生年二十餘即出遊以所學客達官貴人傭書爲活介乎門客之間故集證古今門客賢不肖與禍來之無端用以自警而詔人 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類稿卷十二）此亦清之善政「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後晉高帝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尙存其舊餘皆視爲固然本

俞理初先生年譜

三

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爲之擴清矣」按存稿卷十二野獲編目錄書後「野獲編向覓其書甚難今得刊印本」此書姚氏校刊於道光丁亥年上兩篇文中徵引此書甚多故系於此年雖不中不遠矣 詩韻辨字略跋未畧云「此板刻於紫陽書院今無賣者忽得一本於長沙市上歸繙閱因述其所見如此丁亥六月」然則此年先生又在湖南矣 先生之表弟程友石以是年卒於黟（存稿十五程友石說文類求序）

道光八年戊子五十四歲

道光九年己丑五十五歲

九月在影蘿摩別墅詩抄附錄云己丑重陽奠階屬正
變校訂至半癡贈畫詩止律詩多秀逸七言長篇直似
北宋大家朱滄湄先生謂其風格出塵得之天授不虛
也是日半癡約登高因事不果并記（蘿摩別墅詩抄
影人汪承恩奠階著道光二十四年刻）

道光十年庚寅五十六歲

河帥張侍郎自黃河出海夜泊開山詩次韻五古一首
句云「庚寅夏五月海壩親鼓汰」又和張河帥送
銅鼓焦山歌句云「是時焦山秋正爽江干初落芙蓉
花」是送銅鼓必屬九月又云「我共銅鼓住五月」

俞理初先生年譜

三

是先生到張督署必在五月既有前次韻詩可證由五
月至九月恰五個月也又云「公肯放我早歸去先訪
公鼓江之涯」南歸必過大江經焦山也 又張河帥
喜雪元韻庚寅臘月立春前三日也七律一首（三詩
均見詩稿卷一）第二首無年月以前後事年月參證
得之 蘿摩別墅詩抄「俞理初孝廉歸自河帥張芥
航先生幕中過訪陽羨作此錢之中有句云應聘情難
已」原註「時張公聘修行水金鑑」真佳證也原詩
未署名月亦未及時景意是年歲暮自張署回影省親
道過宜興先生母程氏時年七十二矣

道光十一年辛卯五十七歲

「辛卯正月過揚州」（見存稿卷八書五代史纂誤
後）是去臘回影度歲正月復由影過揚州赴河督署
四月二十七日張河帥惠紗葛七律一首（詩稿卷一
）冬彭家馬頭舟中作黃大王傳（存稿卷十三）
按自庚寅五月至山東除歲暮過宜興回影本年正月
復出此兩年均在河帥張署為偏纂續行水金鑑一百
五十六卷子未見其書頃見一北平舊書店書目標此
書為俞正變著喜先生勤劬纂輯之勞猶未湮沒而余
鈞稽年月又得顯證彌足樂也

俞理初先生年譜

三

道光十二年壬辰五十八歲

二月十六日東平作七律一首（詩稿卷二）意自山
東河署入京應陳碩士侍郎之約故句云「麴筆仰瞻
雲彩煥」四月二十五日史記孔子世家後識語（
存稿卷九）計六千餘言分別甄錄作專史者當取法
焉 冬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為校顧氏方輿紀要（
癸巳存稿張穆序）

道光十三年癸巳五十九歲

春闈下第王藻商諸及門孔繼勳邱景湘吳林光釀金
為刻癸巳類稿十五卷（見癸巳類稿王藻菽原氏序

（歛程侍郎恩澤爲定其篇第序之）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吾友黼俞君理初所著也理初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髮素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善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回穴數載極見某冊某卷某篇行語卽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纒纒千萬言某可据某可勘某不可憑某宜斟也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議往事亦領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卓識果力則徇博而支徇斷而歧宋後逮有明豈乏博見強識則絢虛車紕實用恆若斯也惟識足以徹千古

俞理初先生年譜

无

之部辯足以息萬喙之爭富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察眞僞之溷然後縱橫勃窣底於是乃已故治經貴一也纏牽於注疏則隘畔離於訓詁則野援證典確率甲新意皆陶鑄於秦諸書漢諸儒斯得之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陋讀一史未他及遂持論則塞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全史醞釀歧說旁溢斯得之尤善言天象暨日官法以爲泰西法積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法衡某時象是非犁然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尤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軌不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憲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

察乃至掌故之巨名物之細聲詰之雅七緯三式釋典道藏素靈之冊景教之碑諸儒橋舌方皇者引稱首首如肉貫弗絲在欄則又非常量所測識者也加以受性方直僞書誣古必辨魏晉儒改故訓蔑先儒必力辨邪醜正否嫉賢必覩縷辨於戲古心哉古人哉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甚夥年過六十而聰強審密不慮其著作未可涯此冊斷自癸巳歲故曰癸巳類稿余爲定其篇第覆讀之甚愜也爰就所窺及者述之其諸廣遠以俟大雅道光十六年秋日「按癸巳類稿程侍郎有兩序一作於十三年所謂「今年春王菽原館丈分

俞理初先生年譜

手

校禮閣得一卷以爲必有著述出闡識理初卽索其文梓之「此序係十六年俞先生入京覆讀補作（見程侍郎遺集東花寺賞牡丹分韻賦詩）以其詳述學術範圍功力最爲洞澈故逐錄之 癸巳題陳登之罷讀圖原稿珍字下雙行注「君祖凝齋公集有記平糶事」廿時人寶應宋埽詩原稿師字下雙行注「畸人尊甫刻本詩稿不應刪監江寧府都酒務記天禧二年八月少府監鑄甘氏藏詩以上三詩原稿在劄記中二三首先生自加密圈與罷讀圖詩隔一葉又同見刻本詩稿卷二 九月望天津舟中補記輯五代史記注始末

(才稿卷八)是出京回夥矣 十一月十九日看定
龔文集(立中藏古今體詩初開樣版尙未列卷數)
題護葉內「詩文能接連難接連後能斷更難余苦詩
文綿密以是喜定蒼手筆謂之文場毅士癸巳十一月
十九日理初記定蒼他日自覽之必謂理初譏其不通
也奈何」下鈐出入大吉白文方印并一似存字押案
出入大吉係漢銅印見高鳳翰印譜手寫劄記中有三
處亦鈐此印又集中僞鼎行詩批眉上「此詩不可存」
然則先生與龔定蒼文字之交似非泛泛矣 十二月
二十九日毋程氏卒年七十五以目瞽不肯留遺容(

俞理初先生年譜

圭

見道光十七年題五弟見初行看子及俞氏家祠中木
主)

道光十四年甲午六十歲

是年嚴鐵橋與徐星伯書云「去冬及今夏屢見理初」
又存稿卷十二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春
夏間兩見其本於嚴州鐵橋官舍」是先生春夏間在
嚴州也

道光十五年乙未六十一歲

兩湖總督林則徐聘纂湖北通志書成典博詳明(見
存稿附刻事實)十二月在黟爲孫茂之題畫冊五言

七言古各一首(畫藏立中處見補遺詩)

道光十六年丙申六十二歲

三月在京師程侍郎遺集卷五丙申三月下浣邀陳雪
龔先生俞理初黃鐵香温如心孫柳君集棗花寺看牡
丹分韻得寺字詩 書黃大王傳後(存稿卷十三)
丙申十月十日與新城陳淮生行臨清堰上謁神像
用唐衣冠似宜改依禮制又謁天后祠有睡像以爲當
用火居道士住持道士婦承值則人神均安過兩壩三
闌得兩神佑余於辛卯冬作大王傳今六年始至其祠
因記所見於此

俞理初先生年譜

圭

道光十七年丁酉六十三歲

正月十八日撰程友石說文類求序(存稿卷十五)
客兩湖總督林則徐幕爲參訂其先人舊稿校訂海國
紀聞(見林則徐海國紀聞序) 祁寓藻侍郎視學
江蘇爲校宋本說文繫傳(見予所藏劄記原序稿)
五月初五讀元詩在漢上 七月初四讀青箱雜記
抄數行 八月二日丁未在江夏(同見手稿劄記)
道光十八年戊戌六十四歲

修涿學記代潘侍郎作(原稿見手寫劄記錄爲遺文
) 張石州龜硯七古一首 道光戊戌吳紅生舍人

以乾隆丙子閏重九尊祖畫筵詩冊屬和七律一首
憶家園梅樹戊戌五月京城作五古一首 喜王萊友
至黟縣會館閒話五古一首 何子貞分冊索書作此
五古一首 捉蠹七古一首 補鞋七古一首 代李
雲舫壽座師潘中堂五律四首（按以上詩均依手寫
劄記次序又見詩稿卷二其代李雲舫詩未刻見遺詩
）此年「公車在都」至十月碩士侍郎之公子淮生
假以資斧乃得南歸……因與偕謁祁淳甫學使學使厚
飲之約其春初復來」（張穆癸巳存稿序）

道光十九年己亥六十五歲

俞理初先生年譜

善

正月訪祁學使於江陰……為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
及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陵言於制府聘掌惜陰
書舍教（見張穆癸巳存稿序） 全三古至隋文目
錄不全本識語（存稿卷十二）此嘉慶乙亥以前全
三古周秦八代文目錄也實陽湖孫淵如觀察之力時
歛鮑氏欲為刊於揚州而不果……歸安嚴鐵橋廣文同
人鐵寫裁貼成之丙子及戊寅兩晤鐵橋於上元皇甫
巷相與檢文及目因言文已大備然文選顏延年侍宴
曲阿後湖詩注七命注均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
內經有大翼艘中翼艘小翼艘廣長丈尺之文應補入

周伍子胥文又多引莊子為今書所無應彙尋莊子逸
語補入周莊周文太平廣記載異文記任升之藏鐘山
壙銘見唐書儒學郭欽悅傳言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
己巳任昉得銘為東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葬閱
五百十二年六千三百十二月十八萬六千四百二十
日而墮其文奇譎似左傳絳老人應補入東漢闕名文
抱朴子有內外篇成書此例不收其自序則收之文選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抱朴子軍術有大將軍用
九宮三五之法文及篇目皆本書所無應補入晉葛洪
文同人以為然丙子後鐵橋復搜校古書及金石稗官

俞理初先生年譜

善

其文真實可據者乃能補至十分之一……日照許印林
司馬出所攜金石拓本彼此相勘或改補一兩字相視
大樂……己亥春於江陰李申耆山長處見此目錄為乙
亥以前目又無三古及秦自然即此本所類聚能得其
時朝制大典章山川形勢沿革風俗及古人衣物舟車
飲食好惡之真已可為有用之書矣……因錄存此既可
以自成一書他日挾此過湖州城東驥村謁鐵橋乞其
書以補此目尤易為力此目經數寫如漢中山靖王聞
樂對人人能誦者當時實已入編而此目遺漏如此類
俟他日從鐵橋目補此時多留淨紙以為他日快意縱

筆地也己亥十三日」按讀此可知吳山尊謂為孫淵如所纂未為無因（楊守敬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跋）十月撰校刊宋本說文繫傳序（原稿藏立中處見影印在譜前墨跡）

道光二十年庚子六十六歲

四月十二日卒於江寧惜陰書舍（有恆心齋駢文卷四及俞氏家祠木主張穆序以為卒於五月誤）葬

一都深坑 長子懋瑩字慈方有恆心齋集卷十云「

懋瑩篤學有父風……甲辰春在京師兄叔父來始知昨

秋卒於杭州」然則當是卒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俞理初先生年譜

畫

次子懋穎字懷方生卒年月不詳 元配王氏諱發弟

繼配萬氏諱嬌生卒年月不詳均與先生合葬



譜餘

先生東門賃舍迤北沿溪而上有一書店先生在籍時輒往店中買書厚訂整齊今其後人猶藏韻書一種極普通之本內缺一頁手書端楷補入并鈐名印其所藏數萬卷半歸程氏敦和堂憶予幼時在程氏見舊刻大學中庸一厚冊朱墨爛然殆無隙地為先生所批校者據老書友汪殿榮所說及予目

先生精占經及天宮書影城北門外跨溪有一石礪往往徘徊其上仰觀乾象一歲豐歉喜為鄉人預告據故老傳說

所撰夥縣山水記每出遊回籍時輒借葉有廣程驥等分

俞理初先生年譜 譜餘

日往遊非一時所作其文如水經每每點綴一二短句而

山脈水流映帶生動輒成絕妙之文葉程兩氏又長於輿

地故尤徵精稿雜采山水記原文及葉氏後人所傳說

元和朱駿聲氏為夥學博喜與先生商討舊聞予藏答朱

氏撰文名東一紙足見兩先生過往論學之密夥為窮山

小邑同時竟有兩通儒佳話流傳真足為山川增色據予所藏

俞先生手書名東及各家傳記

先生家貧性介縞紵之入僅數買書浙江王蔭槐令夥時

除日就先生商略舊學索債者躑躅戶外王令密使役者

至縣署取債不令先生知據夥縣志

吾鄉雖僻陋當日風氣家道殷富者喜購書延攬通人涉覽古築孫氏居敬堂客先生時尤多予所藏畫冊先生稱為茂之六弟者即其後人也據題畫冊及先抑齋師所述

夥同時學力與先生相等者僅有汪南士先生所輯七家後漢書英吉利攷略十三經校勘識語有刻本外餘稿恐已散失今杏墩胡氏藏先生晚年校改癸巳類稿內有南士先生批注多條皆當時面相質證者相傳兩先生同舟赴江南試以背誦經史或時憲書為笑樂據校改本癸巳類稿及夥兩先生傳

生

從遊之士同邑如湯球氏輯有十六國春秋晉書輯本程

俞理初先生年譜 譜餘

式金氏有說文類求再傳弟子程鴻詔氏著有恆心齋集

其所著均流傳甚廣而黃德華王以寬一以詩鳴一以雜

著稱均嘗奉先生教者雜采癸巳兩稿及各人傳略所述淵源

譜餘補二條見姚仲實先生見聞偶筆

夥縣俞理初先生正夔應禮部試總裁為歛曹文正公拔

簞儀徵阮文達公元文達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

場五策詳贍者必以為理初也及榜發不見名遍搜落卷

亦不得甚訝之文正徐取一卷曰此殆君所謂佳士乎吾

平生最惡此瑣瑣者已擯之矣撤彌封驗之果然

先生生平酷嗜書夥有富人築宅於鄉名曰居敬堂蓄書

萬卷先生歸輒詣觀孫爲授餐焉一日入城見衙役新葺一宅供張清雅詢之則曰孫某富家今兄弟析產失和將訟於官設以待之先生聞言心戚卽回孫氏以狀告之且陳不和之害事竟得罷

俞理初先生年譜 譜餘

三

詩文補遺

四養齋詩稿據程鴻詔氏跋「夫子之詩散佚多矣此僅有存者」檢程侍郎集卷五丙申三月下浣邀雪齋先生俞理初黃鐵香温如心孫柳君諸君聚花寺看牡丹分韻得寺字則先生亦應有詩願未見今僅據子藏畫冊爲先生所題五七古各一首遂錄之又代李雲舫壽詩四首從手寫劄記中錄出文六篇一一注其采自何處輯佚補遺固後學之責也癸酉冬王立中識

題畫詩一

俞理初先生年譜 詩文補遺目

一

題畫詩二

壽座師潘中堂代

汪子秀千文音義彙略序

孫山江印譜序

俞氏家譜序見譜前

重刊宋本說文繫傳序見影印墨跡

涿學記

墨白銘

遺詩

題畫乙未十二月為
茂之題畫冊

一石如象鼻橫枕大江濱
踞石誰氏子無乃太古民
磴道穿石腹上與塔院鄰
下聞瀕洞聲波磔起鱗鱗
問渡人多暇意與蘆葦親
我知風起處此地杳無塵
端坐任談諧何勞遠知津
布帆祝無恙不問越與秦
從知心太平耽翫及良辰

題畫乙未十二月題
奉茂之六弟

碧梧新洗新筠脫松枝短
穎見末知道春深萬昌榮
醜石呈嬌綠苔活此圖風
格近百年細意肖物色新
鮮寒冬

俞理初先生年譜

遺詩

一

披幘硯方凍忽覺生意滿
眼前尋芳近識家山好那
忽悠悠涉長道掩卷佇思
一迤然天涯何處無芳草

代李雲舫壽座師潘中堂
錄自手寫劄記

瑞靄澄霄漢榮光壽宇敷
三天嫺禮樂一德協唐虞
霖雨蒼生祝篇章衆士模
清名從及第慰望在都俞

辭臺非養望愛敬願難勝
聖許雲山暇天教福祿膺
崢嶸支八柱壽愷作三朋
寵錫符羣望都由瑞氣凝

內省樞庭重平章素望優
帝嘗褻密勿臣不耀謀猷
肅穆風行遠寬和德舉輜
卽今休養意公惠足千秋

小草蓬萊植曾承雨澤偏
爲郎慚落拓著錄記周旋
北闕

龍光溥南門壽曜躔
幘幘同忭頌德廣及埃埏

俞理初先生年譜

遺詩

二

遺文

千文音義彙略序抄本

子秀先生素通法家醫家言其排類精審由天性然也正
變少與共席視獨知其詩文以為隱秀幽折時入逸品嘗
戲語曰吾能屈詘自世閒安能從汝巢神山先生弗以為
忤也庚辰夏正變自昭文歸昭文有周君少霞者以知音
名雍正間辨文字於舌齟唇喉持之甚堅吾邑孫君蒙葉
君有廣亦持此義若共一喉舌者予欲以質之孫君蓋葉
君已歿而子秀素攻此學則吾不知也適子秀病予省視
之亦未一言及此及先生歿始見此書以音相從而叶之

俞理初先生年譜

遺文

附之字音皆從其類予審覽之始知此為有用之學此書
行而小學聲音可以一歸雅正子秀真可謂愛素好古之
士哉惜向者與語之淺也子秀病時猶懇懇於是書字蹟
倚邪參錯若不勝目力者且云所收未全此真實語也然
非經始之人則無從補之顧其例顯白覽者得其意或偶
有所觸日益一字或月益一字此則形劬日思誤書之意
而子秀此誤留於人間不失為完書也已嘉慶庚辰九月
同里俞正變拜手書

孫山江印譜序見嘉慶縣志

刻印用繆篆謂官印也其法或以疊文或彼此糾結使茂

美私印則用小篆亦有參以繆篆者西漢官印多五字東
漢始不用土德之說今所傳得官印多東漢以後章也大
約鑄字端重肅穆可用為篆法近人得漢魏瓦當其篆文
增減出入似亦繆法而悉佳妙過漢碑頭篆文遠甚山江
愛素好古輯所得公私銅印二百餘方自漢時似繆非繆
以迄元時畏吾兒文糾繆奇怪以石臨之盡其妙於方寸
分矩之中至剗漫處亦畢肖可謂奇作矣吾郡刻印者向
宗程穆倩與浙分派程握刀意思圓厚似岐山石鼓自巴
君子藉孫君雨茗互獎勵以漢法遂融浙派雨茗令子濬
川尤善鈎廓篆隸能逼真今墓有宿草矣雨茗為山江族

俞理初先生年譜

遺文

兄濬川則從子也道光辛己五月夏雨初晴正變在山江
齋中言之輒慨然撫此卷不無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之思耳

涿學記代潘侍郎從手
某某視學畿甸之二年丙申至
起之情請于州牧刻事樂石屬其文於督學使者使者以
為涿于京府其衝繁州民樂儒風士通時務其固然也溯
儒澤之盛源于先儒漢九江太守盧君子幹今以戴禮王
制文王世子學記儒行大學古人立教承學規制其留遺
至今得以因革損益各臻明備者康成鄭君實從盧君所

叙略行世所謂禮記者注之然則官于涿土及涿人士景仰先哲皆能深思古人所以立學之意敬愛保護之埽除修葺墳壘無使傾圮涿于學視他州縣宜為易官于涿者以儒為治生于涿者文章根經訓制行以古人為則其於修學之舉眾視為當然又非徒為好義而已國家制度美備立學溥而遠學田學祿為費多矣工程不賦于民學宮輪奐之後若無須槩鼓也者涿牧趙君庭椿久于其任政成民和師儒亦勉率厥職士民故能敬業樂羣于其所當為者樂為之如此也君子學以致其道涿士之游于學居于學者內本鄉先輩大儒盧君傳經之意以端其志業上

俞理初先生年譜

遺文

三

體朝廷教士敦本務實以善其身修飭其行昌大其文學豈非涿俗之美而賢牧及為師儒于此者之所屬望歟先是學宮將議修前兩廣制府盧宮保坤翰白金千兩涿人士皆以為當因而輸錢赴工集事甚易此鄉先生懿行宜為表著者宮保故九江太守之系裔於此益見涿人士不忘彝訓而先儒有後祿如涿盧氏之比尤可使務學者知所觀感興起矣

墨白銘原器藏彭縣碧山汪氏

啓賢汪翁墨白永保無斃翁生萬曆時卒于康熙庚戌孫曾守彝訓保門戶敬藏遺器道光二年邑後學俞正燮謹

為題識且作銘

潘谷采烟自我作故膠磨之融投以萬杵有隱君子碧山構宇抄藉巾箱琢形瓊瑋積墨能馨遺經克序式念勤勞鼎來簪組惟白有朋孟峯當戶

俞理初先生年譜

遺文

四

碩

二

鐵

齋

网

破鐵網卷上



海昌胡爾榮豫波

舊鈔三朝北盟會編三十冊字極端整其謬誤處不知何人以殊筆細加校正

舊鈔宋葉適習學記言五十卷楷法甚精妙是非庸手所能

元版唐律義疏三十卷每卷作一冊以香楠作三匣藏之

班馬字類四冊以古錦裝函紙墨精好偽託宋版

元版俞卓春秋釋義墨氣字畫精好絕倫述古堂舊藏說詳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今歸陝川蔣夢華上舍

宋版監省選編萬寶詩山三十八卷季滄葦藏書袖珍

本版心長約四寸闊前後約六寸首行大字所題即寫此名目次行即云書林葉氏廣勤堂新榮有目無序每

葉共三十行行十五字詩俱分類自太極至蟲魚類止

似今帖括之詩每詩一首連題三行不著編次人姓名并不詳作者為誰氏系吳門五柳居陶氏所藏聞已

歸維揚鮑氏

宋版陶靖 先生詩集注四卷二冊周松鶴先生故物前有收藏家私印十餘方序末題云 祐初元九月九

日湯漢序紙籙闊約六分每葉共十四行行十五字末附補注案吳槎客先生拜經樓叢書所刊陶集即從此

本惜行款未能遵其舊近已歸夢華來青閣插架舊刊諸儒疏注小學集成四冊今歸馬容海

宋版漢傳五冊偶校數葉與明刻不啻天淵之隔亦歸夢華

舊鈔西園聞見錄七十冊不著撰人所錄俱明代前言

往行各分門類此書著錄家未見

寫本唐律義疏三十卷錢竹汀以宋元兩刻本互校

地理池天機六冊紙舊鈔書手甚精前有汪季青珍

藏方印蓋摘藻樓故物也此書本藏於路仲里金書集

上舍家嘉慶癸酉夏上舍喀血卒後嗣不振所此書俱

散入雲煙此冊為若佔陶熊飛購去

舊鈔大唐類要四十冊竹垞藏書前鈐私印後有手跋

詳見曝書亭集

宋刻古文苑廿一卷紙版字畫墨氣俱極精好係平津

館舊藏有跋云得之京師廟市

宋版袖珍五經白文今歸馬荻莊

元刻地理指掌圖及源流至論皆陳簡莊徵君舊藏

元版新編藝文類聚翰墨全書六十四冊裝訂作四函

紙版校萬寶詩山更闊大目錄每葉共三十行中 共

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分十五集復有一本惜不全僅

六十三冊紙墨較勝

宋版朱淑貞斷腸集一冊近歸蔣氏來青閣

吳門書估錢姓者來云是聽默老人之孫攜示舊刻白

虎通德論一匣宋版文苑英華辨證八冊元刻方輿勝

覽殘本三冊皆妙品也聞近皆歸于越中

宋版東萊讀書記二補木匣紙墨之精采字畫之端勁

迥非明季刻本所比擬索價須二百金

元版陶淵明詩文集及聖賢羣輔錄箋注

元版十行本穀梁傳注疏

宋版五百家播芳文粹二補本匣亦延令季氏物前有

滄葦私印後有竹垞跋紙簾闊寸許紙色雖不甚舊而

沈靜處大非近世劣紙可比擬價須三百金

元版瓊瑤白玉蟾上清集二冊紙版不及文粹

趙一清補注三國志十二冊蠅頭細楷即書於南監本

三國之上

宋版楚辭箋注二函有季振宜鈐記

史記評本二十冊即評於汲古閣十七史本內黃筆馮

鈍吟墨筆鄧文潔朱筆歸太僕閒附馮已蒼及許某評

語亦用墨筆王愷伯過錄於清蔭堂書塾又一行云乾

隆癸丑橫山吳珽校錄且訂其錯漏處楷法甚佳

舊鈔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有圖每卷分作一冊

蘇紙精楷盧抱經先生校過

舊鈔熊芝岡廷弼各省周地循環志四十冊止十一省

疑遇禍而未竟之書也諸著錄家皆未見

元詩選補遺八十六家洞庭席氏埽葉山房寫樣付刻

本紅格薄紙借無序目并編輯者姓氏疑有殘缺然皆

顧俠君所未見

宋版分門纂類唐詩殘本十二冊有毛子晉私印二

前精鈔全目一卷後裱附王石谷唐孔明與毛斧季二

札蓋汲古舊藏也後歸嚴修能亦附一跋於末毛氏得

此書原委詳載於愚谷文存及拜經樓詩話

蘇老泉太常因革禮八冊嚴修能影宋精鈔跋云謂在

五禮新編之前案此書四庫全書所未收

影宋精鈔東萊書說三冊嚴修能手錄有跋

樂府陽春白雪二冊嚴修能影元鈔本錄細楷甚工妙

舊鈔吹劍外集二冊明天一閣主人范欽手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三十六冊舊寫本有竹垞私印二

王愷名印又有康熙四十年何義門朱筆跋

周硯農手錄朱野航鐵網珊瑚十四卷每卷作一冊兩

函此亦嚴氏芳椒堂跋物後有跋曰辛亥孟冬有書買

王其攜朱存理性甫鐵網珊瑚十四卷求售紙薄而光

新若未觸乃國初時江陰周硯農手錄本硯農名榮起

館於毛子晉家子晉所刻書籍硯農與之校正見漁洋

居易錄曾手錄王原吉梧溪集七卷歸漁洋漁洋跋云

書學鍾太傅稍雜八分終卷如一是一書亦如之閒足寶

愛後為吾友知不足齋主人鮑以文先生借去季冬之

月先生攜來見還自言家遭火厄是書僅而得免予為

之驚歎不能自已翻看之餘追理先生之言亟投筆識

其後廿六日芳椒堂主人嚴元照書月一行曰是書首

有硯農緣起一篇云從汲古閣所藏性甫稿本錄出元

照又書此書後歸吾鄉錢綠窗先生沒歸於金書巢近

藏洛溪卜氏葆初齋

宋搨曹娥碑一冊周松鶴先生物有跋張芭堂復跋曰

是碑他本作王匡此作王匡今亦歸來青閣

舊揚東方朔像贊得樹樓查氏長物有程孟陽何義門

高江村吳穀人查查浦諸跋汪繹查聲山梁山舟諸觀

款俱定為宋搨近聞在平湖錢夢廬家

文氏原搨停雲館帖十卷兩面破非近拓所能及

永樂御題小楷蓮華經七冊唐僧義道書有道行跋是

冊具詳江村消夏錄
舊搨化閣帖十冊高江村陶東圃故物後有諸名人

跋
王居士輓塔銘一冊云是萬曆初出土搨本案價五

十金
楚南車氏螢照堂碑一冊徑四寸雖董文敏行草而世

不恆見
明搨元祐黨籍碑粵西融州府摩崖本管芷湘表叔見

貽今為武原友人攫去

破鐵網卷上

五

破鐵網卷上

破鐵網卷下

文衡山拙政園圖真跡絹本大冊案圖在長洲故大宏

寺基也林木絕勝王侍御槐雨以豪勢奪之拓為此圖

凡分景三十有二囑文待詔一一繪之畫法疏秀書兼

四體每景序其大略繫以小詩後附園記皆甫田集所

未載而汪珂玉珊瑚網全錄之特缺林庭棊前序一篇

此特有之誠希世之寶也是冊為桐鄉金氏文瑞樓故

物內子自僉具中攜歸吳槎客先生曾從子借觀并跋

其後兼錄其詩刊於吾鄉徐夫人燦拙政園詩餘後蓋

園于明季為陳素庵相園所有也頃因無資已質於友

人家殊可歎耳

瓜血圖長卷絹本高尺許長三丈餘吳興沈氏故物畫

者之款已漫漶蓋明初人慨成祖因瓜蔓抄以非刑戮

諸罪人每於畫之空處用細楷注其爵里姓氏其慘酷

之狀不忍正視無異暗地獄變相也後聞以二百金售

於維揚某氏
文衡山朱竹小立軸長三尺餘闊尺許神勢飛逸上題
七律二首亦集中所逸
項孔彰山水真跡二大冊共二十四葉冷金箋每葉各
有自題畫則水墨淺色參半其題可記憶者略存數則
首葉曰余避兵鄉曲時所見如此一葉馬上續殘夢一
葉白雲抱幽石一葉一箇樹根非八座白頭箕踞有誰
爭一葉隔水問樵夫餘則忘之矣近禾中馬氏以重價
購去
張成山水一大冊十二葉冷金箋本神韻亞於項聖謨
周東村煮茶讀書圖真蹟立軸絹本畫則羣山競秀溪
水含漪長松十餘株林列左右一童子汲泉踞石一衣

絳者席地觀書一衣褐者回顧童子汲泉竹盪茶籠楚楚皆具二矮几雜陳清玩茶箱上行款書東村周臣下鈐名印

黃石齋山水真跡立軸絹本自題曰崇禎戊寅秋杪漳海黃道周下有名印二方

單期雨景山水中立軸筆亦秀雅稍病薄弱耳以上三畫聞為吾杭一縣令購去令於政治雖墨而其賞鑒則尚雅

米南宮虎邱山詩帖一冊周松鶴先生物舊為花山馬氏所藏有寒中二跋謂是快雪堂帖中十一也又有查查浦曹三才數跋近歸蔣氏來青閣

項孔彰雪梅立軸絹本用筆極蒼勁紅梅半樹殘雪覆之下視奇石點綴叢蘭自題一絕并繫跋語惜洗去某某道兄雙款殊為憾事近歸平湖錢氏

破微絹卷下

王穀祥設色花卉卷絹前後有題句末款西室王穀祥太原王穉登一跋謂此未足盡其技然其運腕極蒼勁揮南田設色叢菊立軸題曰東籬圖有自詠五絕一首設色巧藥小立軸紙本款署陳書有南樓老人及名印

二方

項子京水墨山水小立軸絹本此逸品中之至佳者董香光水墨山水中立軸絹本有自題絕句於上

女史李是菴水墨花卉佛幢八幅惜為香雲所流綾色黯黑然其運筆全法白陽山人確非庸鼎

陳繼儒畫梅一冊僅四頁石素紙水墨寫梅無款左金箋自題絕句則款在其中畫甚疏逸

沈石田水墨風雨歸舟圖卷絹本長約六尺高五寸許据骨董家云另有手跋在他處合之非難海鹽故家物也

居積潯陽送客圖立軸紙本長約四尺闊尺餘山水俱用淺色畫中一舟三人內一婦彈琵琶一童一驢俱在葦岸中小楷自書琵琶行全篇在上畫法書法俱肖文衡山惜紙甚逾乏且有接痕當是破碎後裝池不精之故

王麓臺司農富春山居圖大立軸紙本不設色神品也此見於骨董沈石泉

董思翁仿北苑水墨山水立軸綾本無上神品山止兩大開合大樹四五株互相寶主自題曰因觀松陵吳憲副所藏北苑泰山圖聊以擬之丙戌三月董宰題此幅筆力雄奇渾厚一無纖弱態度而非時下畫史所可摹擬

又思翁水墨山水長卷綾本有自題絕句於後王石谷仿子久富春山圖立軸綾本自題曰春仿

破微絹卷下

子久富春山圖一曲烏目山人王翬山俱設淺色叢林茂樹疊嶂層巒而生動之趣俱是詩家妙境是為能品王石谷畫雪圖中立軸絹本樹石絕佳惜破碎殊費裝

黃

王圓照水墨山水大立軸絹本款云為仲老年臺壽石谷仿古山水縮臨本小冊一凡十四頁梁山舟題簽確是真跡

麓臺仿子久南山圖立軸絹本意象雄特左角自題云己卯長夏仿子久南山積翠圖為樸菴老先生祖臺

藍田叔設色四時山水大立軸四軸絹本

懋南田畫冊紙本三幅山水七幅花木俱有題句無不秀韻天成似不食人間煙火今歸來青閣

祝枝山草書卷紙本長五丈餘分四段字徑寸餘每段

各書五七律詩其龍跳天門之槩似難摹擬

唐六如設色山水真跡大立軸絹本長約八尺闊五尺

許自題七絕於上字徑二寸筆勢亦飛動可喜詩有句

云此中大有逍遙處難說與君畫與君款只唐寅二字

為無上神品此係文瑞樓故物後吳門汪氏以百金購

去

周海雲水墨山水大立幅四軸絹本寫四季景物畫亦

妙品係宗法北宋派者

生平所見仇實父畫不下十餘種然憶絕佳者如絹本

設色山水絹本蓮社圖蠶絹本仕女圖皆非贗手所可

擬

文文水野樂園冊紙本皆設大青綠色其中景物如吹

萬亭白雲堂俱用篆書標於上

陳白陽水墨花卉卷紙本分二段每段各題五絕一首

石谷仿松雪溪山深秀圖大立軸絹本畫作春景甚明

媚自題二行於右并款三行

祝枝山楷書霓裳曲中句二冊楷法絕佳并附雜說八

葉款云正德戊辰祝允明錄後有董思翁跋語

王黃鶴淺設色七檜圖立軸紙本甚佳近歸來青閣

揮毒平仿燕文貴設色山水長幅紙本無上妙品

文衡山設色山水小立軸紙本自題一絕曰春煙著柳

正垂絲春水浮空弄晚漪緩轡不嫌歸路永隔溪山影

正供詩此幅今為余戚馬古芸所得

陸包山設色山水大立軸紙本甚精妙

董香光設色山水中立軸絹本惜稍殘缺行書題七絕

於上云南山雲起北山晴晴鳩雨鳩更互鳴東風吹雨

衣不濕我在桃花深處行壬子三月廿三日董宰畫

并題

衡山水墨小滄浪圖立軸紙本惜有霉蝕痕上題曰承

槐雨先生過舍記此并七絕一首

衡山瀟湘八景冊蠶絹本冊首陳道復八分題瀟湘八

景四字末葉自題曰余作瀟湘八景屢矣此為思忠所

囑思忠善畫毋笑余之不自諒也嘉靖乙巳八月徵明

董思翁小行楷舟行雜抄卷絹本書法頗嚴謹

查二瞻摹各大家書一小冊絹本

陳春暉臨閣帖全部裝作十冊紙本余向見春暉字跡

屢矣欲其骨肉停勻此本實無出其右

古玉筆洗一式長圓徑尺高寸許玉色紅潤週鏤交螭

波浪紋工緻可愛底鏤德壽殿三字蓋南宋內府故物

向滅桐鄉汪氏展視齋聞為維揚嵯使以百金購去

古銅劍一長二尺餘闊不及寸質甚厚古翠斑剝可愛

兕觥一有匣許國趙定字物也鄭開陽細書一跋即稜

於匣蓋觥不雕不琢製甚古樸其銘詳曝書亭詩注本

周松鶴著書齋物今聞已歸趙氏後人

古琴一張玉軫玉足上篆中和二字鳳沿內刻崇禎己

卯四十四號中刻五絕一首尾篆潞國世傳印蓋明潞

藩所造之一也

趙忠毅公鐵如意一銘識花紋與張燕昌金石契所載

合

林泉樂事惟讀書論古足以怡志明心吾輩身處寒

素兼為帖括所縛敢望作平地神仙每閱前人藏書

之記賞鑒之論莫不心契孔殷如身入寶山而終徒

手以返也鄉居往來惟胡子蕉窗為密邇蕉窗向厚

於賞標囊錦軸及鐘鼎金石濟美一樓然性情疏放

不問家人產晚遂中落年來書估骨董到門有所悅

而力不能從者輒攢眉相告大有鄉孃福地張茂先

不能再窺之思一日出此編見示顏曰破鐵網蓋寓
網破無策可以求珊瑚也其符慨亦深矣後之覽者
當作雲煙過眼錄觀時道光辛巳嘉平上浣六日正
湘管庭芬跋於桂林一枝軒
蕉窗主人所著此卷余曾跋之恩恩已四十餘載矣
昔晚菘居士著一角編書畫不多獨具真賞樊榭徵
君序而傳之此書足以相匹今巨寇未平故家長物
燬於劫火者不啻如恆河沙數今重讀遺編曷勝人
琴之感時同治癸亥五月初十日記庭芬時年六
十有七

鐘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惟琨題



光緒丁亥校刊
汗素州堂藏版

序

自來博物洽聞之士其耳目所涉歷胸臆所蘊積必思有以筆之於書而於經傳之沿訛史家之疏漏為之攷覈是非抉剔疑義其論列當世則於國故朝章以及曩詰之言行攷見其實胥為之紀述存之俾後之人可稽為掌故者亦無非識大識小之意焉吳中吳枚庵先生性好藏書喜鈔祕籍嘗與當世好古之儒游若盧抱經學士王西莊光祿吳槎客明經楊列歐進士以及朱文游鮑涑飲諸君凡說部別集未著人間者善本所藏輒為展轉構假手自校錄積儲至萬餘卷以故得以博觀綜取記纂成編而是編祇其一爾遜志堂者嘉慶初元

遜志堂雜鈔 陳序

宋氏槐廬校刊

先生曾主瀏陽南臺書院是其齋名也維時又著有鏡窗叢錄五卷補遺一卷其書亦復相類又有周禮璣言一卷東齋勝語等書今竝不存竊聞先生嘗念前人著述孤本未刊者經亂散佚為多因偕同志旁搜遠紹遇有繕寫祕冊別類分門閱有年所曾集成祕冊彙叢學海叢編十餘部嗣復得經史若干種彙裝成帙顏之曰經史叢編合璧其中多世間單行之本未經鏤版者今竝不可得見矣或謂於乾隆丁未時先生挈家入楚書畱吳中因以散佚云是編鈔本十卷前年得於盛湖顧氏亦為未刻之本因屬朱君懋之校刊行世并述先生之所以嗜古劬學者如此而先生校錄之勤著述之富

塵有什一之存焉不尤重可惜歟

光緒十有四年太歲戊子孟春之月嘉興陳其榮謹識

遜志堂雜鈔 陳序

宋氏槐廬校刊

句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世併倉頡始制為字宋衷皇甫謐俱以倉頡為黃帝史官不知伏羲居黃帝前已言作書契不應先有書契後有字且管仲言古者三皇以前封禪者七十有二君皆紀號泰山莊子言十三代之君有紀勸者千八百餘所夫曰紀號曰紀勸則必皆字也春秋元命苞敘帝王之奇相曰倉頡四目則倉頡者乃伏羲前一帝號也故蔡雍曹植皆稱曰頡皇呂不韋亦曰史皇氏古謂字為史其謂為黃帝史官者謬也

遜志堂雜鈔

甲集

宋氏槐廬校刊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于其上者示特異于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其為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子沈子何休注云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朱子自以淵源出于程氏故大學中庸章句亦稱為子程子古之學者專門名家箋注經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師之說所以某氏易某氏書某氏詩傳授異派唐太宗詔諸儒撰定五經義疏于易取王弼于書取孔安國于詩取鄭康成于春秋取杜預由是他說盡廢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

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奮夫馳庶人走月朔之謂也注云逸書也案此兩節皆見于今文尚書而杜預以為逸書殊不可解

周禮奚三百鄭氏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無才智者為奚即今之侍史官婢其說竊疑非是周禮無縣官之文孟子固嘗言罪人不孥矣雖甘誓有我則孥戮女之文然此乃行三軍之矢辭非通行之法令也借曰有之亦必大逆無道者然後沒之周公立法何以逆知後世大逆無道者如是之多而立制奚女必三百人乎又天官所統有女酒女漿女鬻女醢女醢

遜志堂雜鈔

甲集

宋氏槐廬校刊

女鹽女羈女史地官所統有女春枕女饅女藁皆非罪女也鄭氏概訓為女奴夫沒罪人妻子者春秋戰國事也至秦遂為律令漢因之鄭氏以今訓古不可通矣又許叔重說文訓妾字謂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接于君者案左傳僖十七年晉惠公在梁梁伯妻之孕過期卜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及生男名圉女名妾皆以賤名之非以罪人名之也杜氏曰不聘句踐行成于吳請臣請妾是固罪人之稱矣豈必得接于君乎漢以來公主命婦皆自稱曰妾蓋臣事之通稱耳今所傳女孝經乃宋侯莫陳邈妻鄭氏撰侯莫陳三字

氏也今竟作陳邈誤矣唐有侯莫陳氏侯莫陳氏後周賜姓或云後魏賜姓見趙明誠金石錄又村塾所讀三字經宋末區適子撰見廣宋遺民錄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揚升菴曰古注孚尹者浮筠也音亦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微之出門行詠采玉事云求如果如言剖則浮筠膩蓋用古注

宋太祖取武人以車軸身琵琶腿為準格

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

追明太祖恩威不測每因文字少不當意輒罪其臣當日有事園丘惡祝冊有予我字將譖撰文者桂正

遜志堂雜鈔 甲集

三 宋氏槐廬校刊

言于帝曰予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率今未足淡譴帝怒乃釋一百六十七字者極盡歸化亡播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歿病苦沒泯滅凶禍傾頹毀假仆壞破晦刑傷孤墜隳服布孝短天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切患衰囚枉棄喪辰空陷厄艱忽降掃壇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殞墓槁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板蕩荒古迺師剝革睽違尸叛散慘怨剋反逆害戕殘偏枯眇幽靈沈埋挽升遐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愆士別逝泉陵此延祐元年十一月所定擬至三年

八月寬其禁突然如仙靈歸化泉陵諸字州縣名犯此者極多不知當日作何迴避也

安祿山吐垂過膝重三百五十斤見姚汝能祿山事迹

及錢希白南部新書

僧家祇律首在戒嬌法秀道人嘗呵綺語乃經典所載

三十三天色界欲界居其二七佛皆有妻有子如來

為太子時有三夫人有六萬采女上天之最尊者莫

如帝釋而采女多至四十三億萬二千五百人娶脩

羅之女以其美也後與采女戲池中女以告脩羅遂

有戰鬪之事聞浮王晝則治事夜仍與采女為行樂

又佛所說男女情欲有曰以相視為樂以相看為樂

遜志堂雜鈔 甲集

四 宋氏槐廬校刊

以相抱為樂女以相觸為樂男以出不淨為樂其穢

囊有甚于閭巷之所談議者吁可怪也

涅槃經有禿居士今人罵僧曰賊禿亦有本梁荀濟

表曰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食淫之賊禿

天智玉名逸周書甲子夕紂取天智玉五環身自焚注

云庶玉則銷天智不銷紂身不盡也

吳王之女名二十故吳人呼二十為念見兼明書

西域有八池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饑入

蠲痾故名入功德水

或謂千字文內重潔字蓋絜字音協則為絜矩之絜音

結則與潔通明李君實太僕謂貞絜乃推誠之謂即

大學絮矩之絮秦會稽立石文云男女絮誠周蓋取之此耳

上已當作十干之已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上丁之類無用支者沈約宋書云魏以後俱用三日不復用已

閩百詩曰浴沂非澡身也曲阜亦有溫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于沂非沂水有溫泉也朱子以韓昌黎李翱

疑裸身川浴之非禮注浴為盥濯祓除又曰有溫泉焉是仍以爲浴將點與童冠十餘人羣而浴乎抑狂

者獨浴也竊以時有伯子尚議其同人道于牛馬後如阮籍至憎之比裸袒于被髮聖門高弟豈宜至此

大全辨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已迎流盥手略潔

遜志堂雜鈔 甲集

五 朱氏槐廬校刊

衣以除垢非裸浴也莫春卽邠風春日載暘時蓋夏

正也又沈約引蔡雍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

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濱蓋出此是亦以浴爲

祓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濯曰見今三月三日水

上戒浴是也何嘗定以浴爲澡身乎

宋張鄧公士遜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

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遇張齊賢王隨復往卜之卜者

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

還因是卜者銷聲不復有人問之窮餓以灰其後四

人皆如其言夫一日而識四宰相相技亦神矣而卒

窮餓以灰甚矣古人之不好諛也

崑山城隍廟四美亭側有積土乾隆中道士將築亭其

上階石甫發雷擊之三發三擊掘地得碑乃明遜國

時黃公子澄墓也邑志載公被僇其門下士拾骨葬

此久而湮沒今巍然馬鬣矣

歸田園在吾郡婁門內明刑部侍郎王公一心所紉也

其西則陳相國之遴之拙政園陳既敗受數主今爲

葉蔣二氏所有土人競指歸田園爲拙政園非也中

有蘭雪堂古木參天池清石秀向與其後人彭齡商

賢交時過之商賢沒已四十年而園亦摧敗零落盡

矣 桃花塢準提菴明唐六如之桃 化菴也有眺唐樓相傳

遜志堂雜鈔 甲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六如讀書其上靈王遣使來聘跳而逸去後人因以

名之莽有瘞文冢康熙間宋漫堂撫吳重修葺之碑

云唐六如先生墓其實墓在橫塘王家村村人猶有

能識之者

漢之取士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又尹翁歸以治郡高

第則不獨甲科有第矣隋唐以來始有及第之稱又

隋書百官志公侯封郡縣者境內稱之曰第下是又

第宅之第

進士乃唐科目之一凡試是科者通謂之舉進士有舉

進士不第者如孟浩然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士

三十三上不中第是也今殿試後始謂之進士其中

試而未殿試者謂之中式舉人與唐制異

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從庶何也對曰凡草木俱正
生惟蔗橫生蓋庶生也故從庶今人名妾生子曰庶
出亦此義

班固答賓戲其餘焱飛景附屣屣其間者吳都賦屣屣
鱗接屣屣音插直說文從後相及也

宋元嘉起居注章朗于廣州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
綠沈屏風一牀牀座也南朝呼筆四管為一牀北史
源賀傳强弩一二牀是凡物皆可云牀也又一夫一
婦為一牀北齊賦民之法

明依漢世之法封建宗室其後日益蕃衍廩祿不給婚
遜志堂雜鈔 甲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嫁不時至男年三十六歲女年四十歲而尚未有室
家者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言天下歲供京師糧
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借令全
輸猶不足供宗藩廩祿之半况吏祿軍餉皆出其中
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多不能自存
飢寒窮苦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訟有司守土之
官每懼生變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為寒心
觀此言當時朝廷既無擢用之方又無處置之法宗
室飢寒而國家亦大困矣

昔本作咎字有數義說文咎乾肉也張參五經文字云
後人以爲古昔字周禮三酒有昔酒注昔酒無事而

飲也月令月昔靡艸亦謂終也左傳爲一昔之期穀
梁傳夏四月昔恆星不見昔卽夜字注日入至星出
時謂之昔樂府有昔昔鹽猶云夜夜豔也尸子君子
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猶細席所謂廣厦細旃
也

古人擣衣兩女對立各執一杵如舂米然故杜詩云新
月猶懸雙杵鳴

城隍之名見于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
八伊耆氏始爲蜡注云伊耆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
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祀城隍之始耳

元末虎邱築城不載郡邑志乘吳人罕有知者明初高

遜志堂雜鈔 甲集 八 朱氏槐廬校刊

士王賓仲光集虎邱詩一卷中有郝經仲誼詩云虎
邱山前新築城虎邱寺裏斷人行同時和者甚眾呂
敏志學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曾朴
彥魯云闔廬冢上見新城無復遊人載酒行僧靈居
中云公餘聯騎入山城老衲追陪得散行又周南老
正道有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邱詩入首一云奉檄
趨功城虎邱一云四疊新城繞澗隈案丁酉爲至正
十七年是年張士誠方降元未叛不知城何所防也
今山後尙有高壘似其遺址未審山前以何處爲界
絕無迹象可尋矣

陸放翁家世舊聞云有杜支婆者自注云先世已來于

諸庶母皆得支婆

元史刑法志笞刑自七下至五十七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案葉世奇艸木子曰元世祖定笞杖之刑曰天饒它一下地饒它一下我饒它一下是笞刑只宜有四十七杖刑只宜九十七而反加十何也

本朝重赴瓊林宴者四人一史文靖公貽直一黃崑圃侍郎叔琳一熊滌齋太史本一嵇文敏公瓚

乾隆初桐城張文和公廷玉七十壽辰 上賜對聯

云路國晚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 州程文恭

公景伊薨 上賜對云執笏無慙真宰相蓋棺猶

是老諸生

遜志堂雜鈔

九

太白詩步綱遠碧落即道家罡風之罡

社集始于宋末之月泉吟社至明隆慶萬曆間青溪社

集而始盛天啟甲子時有應社合吳郡金沙橋李僅

十一人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

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啟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

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旃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自

後又推大之遂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

尾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

咸來會崇正初吳江吳儔扶九結嘉興孫瀆孟朴等

肇舉復社于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

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社席社崑陽有雲簪社而

吳門別有羽社朋社匡社武陵有讀書社山左有大

社扶九思欲合天下之文甄綜之孟朴請行扶九乃

出白金二百鎰家穀二百斛以資孟朴閱歲羣彥胥

來大會于吳郡舉凡應社幾社聞社匡社南社則社

席社盡會于復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其盟書曰學

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非聖賢書毋違老成人毋

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已往犯

者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朴渡淮泗歷齊

魯以達于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矜契然後進

之于社先後大會者三論其文為國表復社之名動

朝野倪元琪督學江南有一士介其士父求科舉元琪會云訪此人並非復社恐不足以服眾倪之

遜志堂雜鈔

十

嚴事復社過子父矣維時烏程相國之子求入社不許于是歛

怨實深崇正十年正月蘇州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

弊皆原于士子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太

復社以亂天下遂下督學察覈而閣臣從中構之蘇

州府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進士初亦入社至是

希閣臣意墨經詣闕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不結

讒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大罪者大略謂派

則婁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臥子上搖國柄下

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入關五鬼外乎黨者雖

房杜不足言事業異我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

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

則酒池肉林所云行舟太保者蓋指孟朴言之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姜琛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准注銷先是壬午秋或作乙亥或作戊寅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具留都防亂公揭逐闖黨阮大鍼有云杲等讀聖賢之書明討賊之義事出公論言與憤但知爲國除奸不惜以身買禍云云大鍼恨刺骨日思報復洎福藩稱制大鍼湔雪復用適有王鼎寶東南利孔久淹復社渠魁聚歛一疏大鍼語馬士英曰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于江次以爲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

遜志堂雜鈔

甲集

十一

宋氏槐廬校刊

盟者時崑銅暨宜興陳貞慧定生輩皆就逮繫獄眉生及桐城錢秉鐙幼光亡命得脫會王師渡江南都失守諸君子始得免禍焉

月泉吟社者浦江吳渭清翁所創也清翁宋義烏令元初退食吳溪作爲此社延致鄉遺老方鳳韶卿閩謝翱阜羽括蒼吳思齊子善司月旦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于丙戌小春望日發卷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丙戌丁亥元至正二十三年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第一名三山連文鳳字伯正賞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義烏馮澄字澄翁賞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帖墨四

笏第三名杭州梁相宇必大賞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帖墨三笏第四名至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帖墨二笏第十一名至二十名各淡衣布一端筆一帖墨一笏第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各淡衣布一端筆一帖墨三十一名至五十名各筆一帖墨一笏吟箋二沓通榜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冊又明廣陵鄭元勳超宗家有影園崇正庚辰園中黃牡丹忽放一枝乃大會詞人賦詩且徵詩江楚間得百餘章超宗悉糊名易書送海虞某鉅公評定甲乙南海黎遂球美周居弟一超宗鐫金竿遣儻致之曰賀黃牡丹狀元風流盛事不減月泉黎後歿贛州之難

遜志堂雜鈔

甲集

十二

宋氏槐廬校刊

青溪社集者陳芹子野知靈鄉縣謝病歸隆慶辛未歲所創也時有費參軍懋謙朱太守孟震唐太學資賢姚典客湖胡民部世祥華廣文復初鍾參軍倬黃參軍喬棟眉山人人才甫盛貢士時泰任參軍麥榛先後入社其與而未入者張太學獻翼金山人鑾黃山人孔昭梅文學鼎祚莫山人公遠王山人寅黃進士雲龍夏山人曰瑚紀亳州振東陳將軍經朝汪山人顯節汪文學道貫道會沈太史懋學程文學應魁周文學時復也癸酉復爲續會則吳文學子玉魏廣文學禮莫貢士是龍邵太學應魁張文學文柱與焉每月爲集馮景爲題卽席分韻錄而刻之命曰青溪社集

前會許石城先生序之後會吳瑞穀序之其載于朱
秉器停雲小志者如此秉器即孟震字也後七十餘
年虞山某復序金陵社集詩曰海宇承平陪京佳麗
仕宦者誇爲仙都游談者指爲樂土宏正間顧華玉
王欽佩以文章立徐士仁陳大聲以詞曲擅場江
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歛集風流宏長嘉靖中年朱
子价何元朗爲寓公金在衡盛仲文爲地主皇甫子
循黃清父之流爲旅人相與授簡分韻徵歌選勝秦
淮一曲烟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
金陵之初盛也萬曆初年陳靈鄉芹解組石城卜居
笛步置驛邀賓復脩青溪之社于是在衡仲文以舊

遜志堂雜鈔 甲集

三 朱氏棟樑表列

老而蒞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沓
唱和頻仍雖詞章未嫻大雅而盤游無已太康此金
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同翔
棘寺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
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大
古爲領袖臺城懷古爰爲馮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
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什騰涌此金陵之極盛也戊
子仲秋余以銀鑰隙日采詩舊京得金陵社集詩一
編蓋曹氏門客所撰集也嗟夫日中月滿物換星移
舟壑衣趨飲臘旦改白門有烏無樹枝之可遶華表
歸鶴悵城郭之并非撰文懷人吁其悲矣謂我何求

亦無濟焉覽其文者謂盛衰今昔之感盡于此矣又
南都初立時有秀水姚澣北若者英年樂于取友盡
收質庫所有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人于秦淮
河上幾幾千人聚其文爲國門廣業時阮集之填燕
子箋傳奇盛行于白門是日句隊未有演者故北若
詩云柳岸花溪澹月天恣攜紅袖放燈船梨園子弟
覩人意隊隊停歌燕子箋

國初社事猶盛吳中則有慎交社彭瓏雲客宋德宜右
之德宏疇三尤侗展成主之七郡之士從焉嘉興則
有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于南湖太倉吳偉業長
洲宋德宜實穎吳縣沈世英彭瓏尤侗華亭徐致遠

遜志堂雜鈔 甲集

四 朱氏棟樑表列

吳江計東武進黃永鄒祇謨無錫顧宸崑山徐乾學
嘉興朱茂暉粵尊嘉善曹爾堪德清章金牧金范杭
州陸圻蕭山毛奇齡山陰駱復旦會稽姜承烈徐允
定等皆赴自此以後風流歇絕矣
李涪刊誤云左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三字一義一牆也
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于義重復古人脩辭體要
必不如是審思完字當是宇字之誤曰繕宇葺牆辭
無複義亦昭矣又臧宜叔脩賦繕完亦當作宇不然
則繕完何物哉
不日成之古注謂不設日期也今注作不終日也案不
設日期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體爲協若曰不終日

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不可輕易也

周時無伏至秦德公始作伏祀初伏以狗禦蠱漢書郊

祀志六月伏日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升迫于殘陽

故為藏伏歷釋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

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

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而伏庚者金也

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

嬰告其母令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

攷南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

宗其祖猛曰孟嘗君以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

吾門故名鎮惡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日方中有

遜志堂雜鈔 甲集 朱氏槐廬校刊

異雀翔集庭樹觀此則俗忌之說固不足信

杭州桑文侯以粥糲為業居艮山門內大樹巷性至孝

父病隔以羊脂和粥而進父歿抱棺而哭人為繪袍

鎗圖子即張甫先生也名調元登進士第官工部屯

田司主事棄官游五岳著五岳集晚主大梁書院以

文章學行名于時

康熙中金陵布衣袁古香芮瀛客竝工詩游京師客康

親王邸袁老矣芮年少後至意輕之常短袁于王前

一日王命宦者封一題出付客是賀人新婚限階乖

骸重四字為韻二封一重一輕作此詩者取重封階

邸不能者取輕封作路費歸芮辭不能而袁獨吟云

裴航得踐游仙約簇擁紅燈上綠階此夕雙星成好

會百年偕老莫相乖芝蘭氣吐香為骨冰雪心清玉

作骸嬰喜宵來明月滿團圓不為白雲蘿王大欣賞

芮慙泪即日辭歸

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

本紀謂秦嬰名民曰黔首朱子注孟子亦云周言黎

民秦曰黔首蓋本太史公之語也案內經云黔首共

飲食莫知之也內經在秦先則黔首之稱恐不始于

秦矣

道家靜室曰治謝靈運生于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

之錢唐杜明師治見詩品今常孰有招真治

遜志堂雜鈔 甲集 朱氏槐廬校刊

朱竹垞云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

賈逵以祖父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粥以伯母繁陽

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韋義劉仁劉衡

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平槐里令曹全

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陳寔以

期喪皆去官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喪不行圍

令趙君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陳重當遷會稽太

守遭姊憂去官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

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見之史傳及碑版者如

此之多蓋由人尚孝義薄祿位故能行其心之所安

也通典曰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

之服不得去職

錢氏私志曰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

度使對中人已上語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

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自以對天童豈可稱我于是

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

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是可笑也

以外舅外姑爲丈人丈母唐時已有之柳子厚集有祭

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文

俗稱子曰豚犬攷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眾多令

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其父母生

遜志堂雜鈔

甲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丈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

今人言病塊亦有所本夏人圍靈武察哥曰勿破此城

畱作南朝病塊

黃冠有家室名寄禍宋開寶中詔禁之

太翁孫稱祖也齊高帝令左右拔白髮昭業時年五歲

帝問之曰兒言我是誰翁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

有作人尊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去其錄今世俗稱

人曰太翁毋乃失倫

妯娌亦作築煙楊子方言築煙匹也注云關西兄弟婦

相呼爲築煙

古無出痘者故痘子不見經傳薛生白徵士雪云西漢

已前無童孩出痘之說自馬伏波征交趾軍人帶此

病歸號曰虜創不名痘也語見醫說

虞字

遜志堂雜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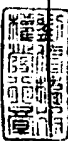
甲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光緒歲在丙戌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遜志堂雜鈔甲集終



遜志堂雜鈔乙集

槐廬叢書

句吳吳登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古今圖書集成當時惟大臣得以頒賜乾隆中 詔訪

求遺書凡官民以百部獻者得賜一部甚盛典也書

總一萬卷凡三十二典曰乾象典歲功典歷法典庶

徵典坤輿典職方典山川典邊裔典皇極典宮闈典

官常典家範典交誼典氏族典人事典閭閻典藝術

典神異典禽獸典艸木典經籍典學行典字學典選

舉典銓衡典食貨典禮儀典樂律典戎政典祥刑典

考工典每典復分門類共六千一百九部計五百二

十函又目錄二函武英殿銅板活字印行歲久殘缺

遜志堂雜鈔 乙集

宋氏槐廬校刊

乾隆三十八年印四庫書易以木字 賜名聚珍版

著有程式一卷許民間仿為之

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

五本目錄六十卷聞其中古書極多有世所不傳者

然皆分韻散收日久殘闕無全書矣

皇史宬明代藏寶訓寶錄之處說文成屋所容受也

洪遵泉志集顧烜張台封演董迨李孝美陶岳諸家之

譜成之號稱詳博然實多可議暹氏譏董氏載太具

萬天氏之幣以為無稽今洪氏一一彊為之圖項梁

大錢公孫述鐵錢王則河陽錢吳越王錢竝如今錢

幕狀又如宋景和鵝眼錢乃民間私鑄不當入正品

歲時記率牛借天帝錢二萬佛書曼陀多王以神力

兩寶錢說本無稽洪彙作一卷曰天品輕影清水孫

先生嚴君平之類亦作一卷曰神品極可笑

五代史任圜傳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其表世目為沒字

碑

水經注云楚人謂豕為琴六安縣都陂中有大豕曰公

琴世傳即咎繇豕

凡作事迫促者謂之悵悵陸機文賦悵悵爛漫亡耦失

儔是也今譌為潦草

天祿識餘曰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

陽絕過此為婚謂之野合叔梁紇過六十四歲娶顏

遜志堂雜鈔 乙集

宋氏槐廬校刊

氏少女故曰野合

明宛平米萬鍾官水曹郎日築園海澱之北名曰勺園

又曰風煙里自念園在郊坰不能日涉因繪園中景

為鐙巨壑亭臺纖悉畢具都人爭向之號曰米家鐙

嘗于上元夜集客賦詩麗水呂太常邦曜口占二絕

玉綃翦出上元郵雙炬然來景物繁恍惚重遊巨壑

裏米家鐙是米家園輕舟寒夜渡無冰波入銀綃訝

月升宛是夢中曾一照米家園是米家鐙一時和者

數百人

京師呼巷為衚衕世以為俗字不知衕字出山海經勞

水多飛魚食之已痔衕又食鷓鴣可以止衕郭璞注

術下也音洞惟術字不見所出元人有以二字入詩者術字載于說文收于廣韻非俗字也或云術術二字蓋即術字音切

元立醫學十三科曰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風科產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瘡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禁科其程試科目每三年一試期以八月中選者來春二月赴大都省試其法考較醫經辨驗藥味合試經書則素問難經聖濟總錄本艸千金方也時重其選故名醫特多明則試醫士不過論一篇歌訣一首

遜志堂雜鈔 乙集

宋氏槐廬校刊

唐時制科之法明算居其一凡十經定制孫子五曹其限一歲九章海島其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各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紀遺三等算皆兼習之

本朝從祀孔廟者一人平湖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名隴其康熙庚戌進士知嘉定縣廉潔愛民舉博學鴻辭丁外艱服闋補靈壽知縣徵入試四川道監察御史憲臣劾不稱職罷歸尋奉旨起用學臣而先生歿已逾年矣著有四書大全松陽講義困勉錄三魚堂集等書行世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廷乾隆元年追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諡清獻

天台王世芳號芝圃以歲貢生授遂昌縣教諭年已九

十餘矣後以祝孝聖皇太后萬壽過吳門余得見之時年一百十歲面長尺許腰若植鬢衰簡齋述其言少居鄉遭耿逆之變與諸妹豆棚閒坐一妹頭忽不見蓋為飛礮擊去也與弟三子同行白髮飄蕭背轉偃僕問其長子曰不幸妖亡問妖亡之年曰入十五歲王善噉步履如飛好事者多索書壽字形長而筆勁入都與九老會加翰林侍講銜又二十餘年而卒

玉茗堂春開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掐檀槽教小伶此湯義仍先生句也義仍填詞妙絕古今牡丹亭院本相傳為刺曇陽子而作弇州四

遜志堂雜鈔 乙集

宋氏槐廬校刊

部臺有曇陽子傳稱其得道僊去康熙間常熟陸轅判撫州事重建玉茗堂于故址半載挂冠堂適落成大會府僚及士大夫出吳兒演牡丹亭劇二日解纜去

龍泓山人丁敬字敬身又自號鈍丁居杭州候潮門外釀麴榘自給身廁備保未嘗自異酷好金石之文嘗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尤工鐵筆不輕作人得其一二奉若琪璧性兀寡意所不可輒慢罵累日夕不休以是人多畏之晚歲所居不戒於火買宅將遷矣而以其母及長子之柩先往或告以不吉勿顧其復如此弟子海鹽張燕昌亦嗜古別見余懷舊錄

張伯雨外史晚居茅山學接賓客一日有野僧來謁童子拒之僧曰語而主吾詩僧也胡爲拒我不得已乃爲入報伯雨書花徑不曾緣客掃之句使持以示僧僧略不構思足成之曰久聞方外有神僊只住華陽古洞天花徑不曾緣客掃石牀今許借僧眠穿雲去汲燒丹井帶雨來耕種玉田一自茅君成道後幾人騎鶴下蒼煙伯雨得詩大驚延置上座畱連數日施彥執北窗炙輦錄云仁宗嘗與宮人博才出錢千既輸卻卽提其半走宮人皆笑之曰官家太窮相既輸又惜不肖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爲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過百姓千錢又一夜

遜志堂雜鈔 乙集

五 宋氏槐廬校刊

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因又曰官家且聽民間如許快活都似我宮中如此冷落落地仁宗曰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渠得如此快活我若爲渠渠便冷落矣烏虜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彥執字德操海昌人張九成子詔之友生不婚宦病廢而歿子詔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又繼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問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葉無攷姚名述堯張孝祥榜進士有簫臺公餘詞

山西應州治西北百步有釋迦佛塔建自遼清寧二年

上下以木爲之高三百六十尺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謝太后姪也金兵方熾神以威嚇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捐家資飯餓者所全活甚眾宋亡赴安溪歿屍壚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明祖起兵神示夢當祐聖主時傅友諒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上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兵大潰遂著英靈永樂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者禱無不應詔建祠洪上號曰金龍四大王

世以杭州僞武林本名虎林避唐諱改爲武非也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可證

遜志堂雜鈔 乙集

六 宋氏槐廬校刊

漢書謂蔡邕無嗣止一女後沒胡案晉書羊祜傳母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進封乞以與舅子蔡襲則邕自有後而女亦不止文姬一人也

尹直瑣綴錄云天順間新制早朝班定各官將奏事皆豫咳一聲文武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其有痰咳者許引退自便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余仕于吳郡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渾都廣陵漢郡國志云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渾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諫

吳王曰長洲之苑服虔以爲吳苑韋昭以爲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據乎余曰隋虞綽撰有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時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于唐武后時王氏之言如此然用者承誤至於今不改

俗多以廣陵濤爲揚州其誤久矣秀水朱氏曰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曲江卽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注以爲骨母胥母之譌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水急濤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

遜志堂雜鈔

乙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唐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夏名廣陵在元符二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唐江爲曲江遂聞于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歷可證願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也

孫奕示兒編云五行一也

以下原稿致

建寅之月有稱十三月者尙書大傳夏以十三月爲正月平旦爲朔是也漢人亦稱正月爲十三月陳龍曰十一月陽氣萌諸生蕩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十三月者幽風所謂三之日也商洛鼎銘曰惟十有四月幽風所謂四之日也攷趙明誠金石錄又有稱十九月者疑不可曉

漢因秦之舊以冬十月爲歲首及至武帝太初二年始用夏正唐武后永昌元年十一月朔改用周正爲載初元年正月至久觀元年正月復用夏正

遜志堂雜鈔

乙集

八

朱氏槐廬校刊

嘗見一書云燕人諱言四十五歲人或問之不曰去年四十四歲則曰明年四十六歲不知何所避也魏環極先生云只因入股文章耽閣了多少學問王安石乃秀才之功臣孔門之罪人也又曰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爲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同也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之不潔儻淡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

大業拾遺記信都獻仲思棗長三四寸

古史攷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樹枝反起彈烏

烏乃號呼取長枝爲弓快而有力故名烏號之弓
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齒少見半身者滿十齒所見漸
短其齒愈大出王氏談助

世稱驟馬爲生口攷古時人亦名爲生口華歆傳公卿
嘗竝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是女稱生口也又
楊沛治鄴魏武帝賜其生口十人以免勵之是奴婢
亦稱生口

尼姑道姑卦姑爲三姑牙媒師虔藥穰爲六婆

張小舍居唯亭世爲公家弭盜故吳諺有天不怕地不
怕只怕唯亭張小舍之語小舍名浩字彥廣號南坡
沈石田之外祖也

遜志堂雜鈔 乙集

九 朱氏槐廬校刊

吳城東北隅有七姬冢係元浙江行省左丞潘元紹之
妾也時敵抵城下潘日臨戰一旦歸召七姬謂曰我
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病誠若等當自引決毋
爲人恥也一姬跪而請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
請及君時歿以報君毋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悅自
經歿六人者亦相繼經歿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潘
以其骨瘞之後圃合爲一家七姬者程氏翟氏徐氏
羅氏卞氏彭氏段氏

康熙中詩僧石濂名大汕浙江嘉善人主廣東海珠寺
交通公卿安南國王師禮之其寺埭金剛與彌勒環
坐題對聯云莫怪和尚們者般大樣試看護法者豈

是小人以貨幣結往來賓客分三等翰林某以所贈
平等作詩文晉之石濂亦以詩文交晉翰林忍入都
適臬司某任廣東屬其猝禽治緩則有救之臬如其
言刑僂遞歸旋殞

魏閣逆祠之建始浙江巡撫桐城潘汝楨擇地于關壯
繆岳忠武兩廟之間祠成聞于朝額曰普德由是封
疆大吏尤而效之清苑閣永泰巡撫順天總督薊遼
保定等處軍務于所部建魏瓊祠七所天津則巡撫
永城黃運泰長蘆則御史合肥龔萃肅薊州則巡撫
杞縣劉詔保定則巡撫代州張鳳翼房山則部曹何
宗聖蘆溝橋則工部主事臨川晉國楨宣府則巡撫

遜志堂雜鈔 乙集

十 朱氏槐廬校刊

蒙陰秦士文南直隸蘇州則巡撫遂安毛一鷺巡按
薊州王瑛揚州則巡鹽御史稟城許其孝巡按莆田
宋楨漢淮安則總督漕運戶部尚書濰縣郭尙友徽
州則知府祁縣頡鵬應天則指揮李之才山東濟寧
則總督河道工部尙書南樂李從心德州則巡撫頴
川李精白登州則巡撫榮河李嵩山西大同則巡撫
魏縣王點代州五臺山則總督閩中張樸巡撫興州
曹爾楨巡按臨邑劉宏光河東則巡鹽御史縉雲李
燦然河南開封則巡撫大名郭增光巡按餘姚鮑奇
謨參政海寧周鏞祥符知縣泰興季寓庸陝西延綏
則巡撫萊蕪朱童蒙固原則巡撫武定史永安湖廣

武昌則巡撫慈谿姚宗文巡按東莞溫皋謨至都城
內外建祠尤多勳臣則保定侯梁世勳博平侯郭振
明武清侯李誠銘詞臣則庶吉士大興李若琳臺臣
則日照李蕃廬陵黃憲卿壽張王大年旌德汪若極
平定張樞河間智鉅府尹則陽城李春茂餘若主事
張化愚上林監丞張永祥爭先營建六街九衢祠宇
相望有建于內城東街者於時工部郎餘姚葉憲祖
私語人曰此天子幸辟雍馳道也駕出土偶豈能起
立乎偵者以告魏璫即日削其籍祠以宏麗相尙瓦
用琉璃象用冕服有沈檀雕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
一如生人賜府則以金玉珠寶充之髻空一穴簪以

遜志堂雜鈔

乙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四時花朵其衰頽之詞有曰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
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每建一祠必以上聞閣
臣輒以駢語褒答尤悖逆者國子監生陸萬齡以魏
璫作要典比于孔子作春秋魏璫殺楊左周魏諸公
比于孔子誅少正卯請建祠國學之右扁額曰配聖
會愍皇帝晏駕乃止魏璫既誅諸祠宇悉爲土民所
毀凡建祠者盡入逆案額名可記者曰永感恩恩祝
恩瞻恩隆恩洽恩廣恩留恩湛恩懷德昭德懋德戴
德瞻德普德彰德顯德崇德隆德成德萃德仰德褒
德崇勛茂勛鴻勛隆勛崇勛元功報功旌功懷仁崇
仁存仁廣仁景仁嘉猷懋猷德馨德芳留敬鴻惠隆

禧永愛著愛餘難悉數 曝書亭集

元帝師或稱發思入史稱八思巴制詞稱名班彌怛拔
思發賜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
聖至德普覺眞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
元帝師

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五畝爲雙四十雙二百畝
也輟耕錄以一雙爲四畝今雲南以一畝爲一雙
友人孫瓚公執修竹徑詩有云時蔽而窺羊求外來初
不知蔽窺二字所出偶閱周密澄懷錄引林敏脩語
云張牧之隱于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
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

遜志堂雜鈔

乙集

三

朱氏槐廬校刊

一見怒罵相踵弗顧也
梁武帝普通六年北魏叛臣元法僧稱帝僭號天啟明
陳友諒始據江南亦稱天啟明年四月改天定萬曆
庚申熹宗卽位詔以明年爲天啟元年宰相不讀書
襲古年號者有矣未有襲叛臣及勝國羣雄者也左
傳云魏大也天啟之也故竟天啟之世魏闖爲政而
闖之得政又闖臣魏廣微授之豈非天啟之乎
詩人多用玉東西似是酒器而未詳所出後閱呂大臨
攷古圖云漢高祖以玉杯爲太上皇壽以其橫長故
後人謂之玉東西又宋人詩玉東西對花十八
舉獻名博古圖有辛父舉已舉丁舉如杜蕢洗而揚解

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是也

古之太學卽國學也晉武帝始別起國子監學唐制凡學六皆隸于國子監國子監學生七十二員取三品已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已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已上郡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庶人皆不得入律書算學始有庶人兩宋太學養士爲最盛以七百人爲率入其中者皆胄子也例監始明景泰元年以邊事孔棘令天下納粟納馬者入監讀書限千人止行四年而罷成化二年南京大饑守臣建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粟送監禮部

遜志堂雜鈔

乙集

圭

承氏槐廬校刊

尚書姚夔言太學乃育才之地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紳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陋帝以爲然卻守臣之議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迄不能止然納粟入監皆係生員其以白衣稱俊秀未知始于何時也

南宋太學人才極盛然動以席學要朝廷慶元初臺臣鄭昭先請勿用青蓋唯大臣用以引車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皂絹爲短簷如京師賣冰擔上所用者人已嗤笑之而邏者猶以爲首犯禁執持蓋僕送京尹程覃杖之翼日諸生羣起伏時相

門訴京尹時相戒聞者勿受謁諸生競詣闕訴覃覃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時相以爲前京尹趙師舜旣因夏楚諸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旣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諸生孰重孰輕諸生得毋太橫堅持其議不以上聞諸生計無所出遂治任盡出太學置綾卷于崇化堂望闕遙拜而去學爲之空觀者驚惻以爲百年所未有也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遣人致饋舊同舍宋無所覩歸以白王王廉得其事因慈明以啟于上上卽批御札令學官宣諭諸生使速就齋免覃所居官諸生始奉命焉

遜志堂雜鈔

乙集

十四

承氏槐廬校刊

明洪武中國子監生出使視行人如覈天下土田稽百司案牘督吏民脩水利出有賜還有勞永樂初頒詔諭訪輯高皇遺文至同十三道御史問刑慮囚皆舉重務以試之也然雖勞績有成無不復監卒業者其後有長差短差之例長差若清黃寫詒之屬短差若承運庫試字司禮監膳本禮部寫民情中書科膳黃之屬短差復監長差則例滿附選待除不復監矣竝見明太學志又云國子生由廣業堂肄業以漸升至率性堂然後積分量與出身

王弇州云天師一傳蓋因世譜而作其牽合傳會不可言請得而條辨之其云和帝卽位聞其有道以三品

印綬徵是時漢末有三品也徵爲太傅封冀縣侯此
又因卓茂事而附會之者太傅位三公上大邑通侯
豈平世而遽及艸野且此豈細事而史用不之載也
神符所授能執筆一遙畫而千萬鬼眾俱歿又能使
之活則一時西川之厲太上固頤指靖之而有餘又
何必縱之爲害至極而假手天師制之也陽都之人
多處深山大谷王法所不及施故天師以便宜攝之
彼地卽生齒亦不過數萬而止耳何以有三萬六千
種外道也夫一畫而能殺鬼太上實授之而又責其
過當殺氣穢空者又何也張魯以漢中降魏封侯善
終史傳甚明而云不受封爵白日昇天且曹子建著

遜志堂雜鈔 乙集

五 宋氏槐廬校刊

論稱其時道術之士甚詳而不及魯魯子衛隗俱無
所謂奇術者而況上昇也且豈有子女十餘人累代
昇天而無一紀者自晉則書而昭成而椒而仲回而
迴而符而子祥而通而仲常而光而順而士元而脩
而謀而秉一而善而季文而正隨而乾真壽高者皆
至百歲小亦不下九十何至乾曜召見之後子孫之
壽皆與常人等蓋前代系數不明而又少少則不得
不以壽彌縫之不明則可以影響故也大要鎮南而
後其印劍符籙雖存而未必一一脩持其脩持者未
必一一皆驗至宋眞宗之世頗好其事以故稍稍出
而應之然亦無可以聳動者至宣政而虛靜先生繼

先出其個儻變幻君臣各相競爲文采而其後人因
之有世譜邪眞詰雖時稱天師第呼之曰陵耳亦不
甚重之

長治任公環字應乾號復菴嘉靖甲辰進士官蘇州府
同知倭人入犯公大小數十戰功最多軀瘦瘠倭人
目曰瘦官人望而避之當禦倭日有示兒書云兒輩
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有受用苦海中
未必不是極樂園也讀書孝親無遺父母之憂便是
常常聚首矣何必一堂親人我兒千言萬語絮絮叨
叨只是教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倭寇流毒
多少百姓不得安家爾老子領兵不能誅討齧齧裏

遜志堂雜鈔 乙集

六 宋氏槐廬校刊

革此其時也安能作楚囚對爾等相泣聞聞間邪此
後時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父子享太平之樂期做
好人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只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
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可以此言
告之不必多語四月廿四日太倉城西伏枕書時有
徐佩者以厨役事公公亦以厨役畜之未嘗加異也
公追倭寇至海上地曰四團晨食整旅以出佩從之
眾或阻曰爾館夫何乃從征佩應曰吾主官于蘇而
追賊外境知有君也吾事吾主而不與俱安乎乃持
刃以先旅有不進者揮刃促之公善射多中賊伴縮
迨矢盡縱橫舉箭期必殺公更以利刃攢迫佩慮公

不免獨殿後以手搏賊賊執而殺之以是公得免公
哀佩歎作文以祭之云嗚呼佩也生也食余歎也衛
余奇懷異抱而孰能如桓桓者夫食焉避難視爾之
歸顏有餘汗英魂已矣正氣不磨當爲厲鬼殺此羣
倭曠野悲風胥江落日老淚如泉匪私爾泣同時有
金祥者太倉門卒也武昌熊公桴守太倉禦倭兵敗
卒皆烏獸散祥獨不去公曰我歎分也爾何爲祥曰
公歎國小人歎公亦分也竟殿公後熊在海上大小
三十餘戰祥未嘗不從屢經驗得脫祥力居多祥與
佩並吳人而志乘不載其事故備書之

宋朱新仲云國學立孔子廟始唐武德二年以孔子爲

遜志堂雜鈔

乙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先聖顏子爲先師始貞觀中以孔子爲文宣王顏子
爲兗公十哲爲侯曾參等爲伯始開元二十七年孟
子配享則始于元祐元年

金明昌二年孔子廟前置下馬牌

池北偶談云俄羅斯國以順治十七年遣使入貢不知

正朔自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

枚乘七發九寡之珥以爲約李善曰約音的琴徽也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五臣注錯雜也陶唐堯也

象法也言晉雜於文法也丘光庭曰錯音倉故反置

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

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少其陶唐氏之象刑亦錯置不

用也

述異記豫章之爲木也生七年而後可知也郭子章頓
衣別記云豫章木名然非一木豫今枕木章今樟木
生至七年乃可分別

辨山羊血法以雞血半杯投山羊血一米粒許過宿血
變成水者爲真或以久凝臭雞血一塊投入山羊血
過宿反變成鮮血

治湯火傷呪云龍樹王如來授我行持北方壬癸禁火
大法龍樹王如來我是北方壬癸水收斬天下火星
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呪畢手握眞武印
吹之用少許冷水洗即愈亦可療瘡見夷堅志

遜志堂雜鈔

乙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治骨鯁用碗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雞叫地下艸雞
啼兩雞并一雞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
口誦七遍飲此水愈骨鯁或書烏飛龍下魚化丹丘
八字亦佳見二酉談餘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遜志堂雜鈔乙集終

句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江南巡撫始自廬陵周文襄公忱文襄撫江南凡二十
 二年以經濟名世後有三原王端毅公恕亦為名臣
 事載前史 本朝尤推湯文正張清恪兩公湯公名
 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下車之
 後請蠲浮糧嚴禁淫祠為政簡肅下令期於必行賦
 吏蠹胥悉摧手屏足相戒不敢犯大變吳中慕侈之
 俗雖窮鄉僻壤莫不感頌其德里巷因公之姓至以
 諺語呼公清湯云二十五年春擢禮部尚書吳人空

遜志堂雜鈔 丙集

朱氏槐廬校刊

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闔阻公行又不
 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
 公渡淮乃已方公之在吳也前公撫江南者方枘用
 勢焰張甚忌公聲望出已上又嘗以事徵賄巨萬于
 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
 公既去吳還朝 上眷注益厚忌公者日用蜚語
 譏公於 上前必欲寘之死地時公已病會有輔
 導 皇太子之命公以疾辭忌者欲藉是加公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銷級留任而忌者謀中傷益急公
 適聞太夫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不允當公之乞歸
 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 旨猶

祕之急 召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上輿道路諱傳

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
 人竝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是時

徵 上保全公禍幾不測尋改工部尚書不數日

薨於位年六十有一 上遣滿漢學士以醴酪奠

公 命其孤馳驛護公器歸 詔予祭葬如故

事先是吳人思公不忘為公建生祠于學宮至是會

哭祠下者數千百人無不號慟失聲者乾隆中補證

文正張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敬齋儀封人康熙二十

四年進士由中書歷官江甯按察使 聖祖南巡

問督撫曰張伯行居官何如對曰好大學士張玉書

遜志堂雜鈔 丙集

朱氏槐廬校刊

亦曰好 上曰它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

好官否皆曰無 上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

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為明君若貪

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 駕至松江即令巡撫

福建尋移撫江南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甫莅

任即奏罷撫潘人人惴恐公至吳即檄禁屬員饋送

延訪地方利弊時蘇州守陳鵬年臬司焦映漢糧道

臧大受皆廉謹奉職總督率以不便於己撻事劾去

之公每事與總督違異鬱鬱不得志以病乞休不許

辛卯秋趙晉典試江南與總督交通關節榷發譁然

蘇郡士子昇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蕃不自安具

疏奏聞公亦據實陳奏 上命近臣出按其事公

偕總督暨安徽巡撫會鞠督臣持其事使臣瑟縮不

敢市月不得定案明年春正月公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道疏上總督聞之密

購疏藁捏款揭參星夜馳奏 上命俱解任質審

使者疊審皆歸曲於公應革職治罪鳴禮免議奉

特旨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徹底審明審如前公

仍革職 上不從所請以公為天下清官第一復

命九卿翰詹科道議 特旨留公任而黜鳴禮方

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撤業幾數萬人團集公館哭

聲殷揚城且欲相率赴京叩闕公慰諭再三環泣不

遜志堂雜鈔

丙集

朱氏槐廬校刊

肯遘姑蘇等郡相繼報罷市者紛紛翌日維揚士民

扶老攜幼具蔬果至公館以獻公辭不受皆泣曰公

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點心不可卻

也不得已取腐一塊菜一束遠近饋餉者皆委地而

去審畢回蘇寓楓橋士民雲集獻蔬果如在揚時秋

七月復赴揚聽審回蘇時比戶焚香遮道自楓橋至

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可行及聞公復任士民懽抃

呼萬歲者無萬數行三千里詣 闕跪香進疏願各

減年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

福建士民始則奔號呼籲繼而頌 皇恩祝

萬壽者與江蘇不謀而合自是公名益顯直聲浩氣

震天下在任五年 朝廷遣部使者按事鎮江幼公

狂妄自矜疏凡六上 上不得已允之解任送鎮

江看守擬以重辟閱半載奏上 聖祖不允所請

令使臣同公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千

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

至淮安河督迎會見舟壞大驚為易舟伴送官胡某

儉人也算夜趣渡河細雨方霏同雲如墨瀾濤洶急

從舟傾覆公以河督所易舟先濟得免至京 召對

于乾清宮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旋補戶

部左侍郎 世宗登極遷禮部尚書雍正三年正

月以疾薨于位加贈太子太保 賜諡清恪兩公皆

遜志堂雜鈔

丙集

朱氏槐廬校刊

河南人又皆以理學名世湯著有洛學編一卷睢州

志一卷詩文若干卷張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錄二

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官濟甯道時

撰居濟一得五卷

儀封張公之重被逮也歲在乙未部使者偕制府即訊

於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非著門籍不得出入門生

故吏無一人往者有華豫原者家無錫聞難疾馳一

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暗馬既抵廟門不得入方歿

皇間顧見有官人傳呼來帶弓韃騎而從者數人至

門門馬者皆御立官人下馬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闖

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外即又不得入裴

回往來所以屬其門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何爲者始吾以爲客從官人來故不誰何客乃今知妄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邪向令我惴惴制府者吾安得來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鳴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 天子明聖張公撫吳自如而鳴禮卒抵罪以去此近事也今張公雖就逮萬一 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君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則索筆大書其姓名里居付門者

達張公曰可達則達之不可達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時日漸夕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

遜志堂雜鈔 丙集

五 朱氏槐廬校刊

既已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爲言於張公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良久辭去越數日而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爲祠于江陰尸祝之當張公之與鳴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士民遮馬首以千萬數願毋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顧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罪且至殊死吳人涕泣不知所爲而會豫原自京口來且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洶洶然顧無所發怒豫原遂言曰昔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弗類魏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豈復有香火情邪吾欲云云如

何於是眾數千人爭至江陰燬其祠呼聲動天埃起張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聞豫原名希閱讀書善古文著有廣事類賦行世以涇縣訓導中江南辛卯副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主試者卽故撫吳張公也後 上卒直張公果如豫原言

陳滄洲先生鵬年守蘇州重遊虎丘賦詩曰雪屐松龕閱歲時廿年餘迹鳥魚知春風再埽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兩後萬松全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馮關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剩餘半响聞青

遜志堂雜鈔 丙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鞅布鞵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外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散一任盟鷗自往還時總督鳴禮務欲盡去僚屬之異已者以兩詩爲誹謗遂勿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獄 聖祖論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仕至河道總督謚恪勤

明洪武初嘉興金綱子尙知蘇州府以百姓苦官民田賦不齊里胥因緣爲姦乃上疏請減賦額觸上怒賜死吾鄉有如此以官殉民之大夫雖屬異代而吳人莫有能舉其姓氏者良可歎也

吳中舊有身丁錢歲納四十五萬有餘宋大中祥符年
詔除免之自是民間無計口算籍之事見高德基平
江紀事

今人書某爲人以為從俗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傳
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云鄧人地陸德
明釋文云不知其國故曰人地本又作某

元曲有打十三之語不曉所謂攷元史笞刑之制以七
無所謂三者或曰宋制徒刑有五徒一年者杖脊十
三杖刑有五杖六十者臂杖十三元曲皆述前代事
故所引皆宋時制度未知是否

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

遜志堂雜鈔 丙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分七十文直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
百文直銀一錢自崇禎六七年後其價漸輕至亡國
時京錢百文直銀五分皮錢百文直銀四分甚至崇
禎錢民間絕不行使 本朝順治四五年間崇禎錢
百文直銀一分每錢重一斤直銀二分五釐

陸鴻漸性嗜茶著茶經三卷著名于世而它文不顯宋
鞏縣有資偶人号陸鴻漸買十茶器始得一鴻漸市
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見費袞梁溪漫志

羿射十日語始莊騷謂天有十日而羿射之也攷羅璧
識遺曰竊窳十日九嬰大風封豕長蛇皆頑凶爲民
害者堯命羿殺竊窳射十日激大風戮九嬰殲封豕

長蛇而民害息則十日者非天之日也又共工氏觸
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及女媧氏補天之說見列子
攷共工氏實太昊之臣恣睢跋扈傲擾天紀女媧滅
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女媧補天立極之道也若
鍊石補天事實不經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矧荒
唐之言乎

嘉定李流芳長蘅買一丘於吳郡鐵山之下盡覽太湖
之勝思以十千錢構一艸閣名之曰六浮踞梅林之
上寫圖兼題長句而終不果六浮者長浮白浮箬浮
芋浮茅浮箭浮皆湖中山也其崇卑大小形殊或斷
或續池邇隈隩之間康熙末長洲張氏始建閣即以

遜志堂雜鈔 丙集

八 朱氏槐廬校刊

六浮爲名遂爲遊人登覽之勝
韓蕪王墓在靈巖山西麓豐碑屹峙高可三丈闊當高
五之一額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爲孝宗御書
趙雄撰文周必大書字尙完好又有廟在郡學之東
破屋三楹蒿萊不翦反不如社姥田公得享邨巫簫
鼓也

古記所載五帝三皇之生俱有所感其詞類皆誕妄詩
含神霧云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又女登爲
少典正妃遊華山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尙羊生炎帝
河圖握樞云地祇之女附寶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
寶生黃帝春秋元命包云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

夢接意感生小吳氏世紀云蜀山氏女景僕爲昌意
正妃謂之女樞有瑤光之星如魄貫月正白感女樞
于幽房之宮生頤頊宋書符瑞志云堯母慶都出觀
三河有赤龍負圖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交有娠生
堯世紀云瞽瞍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吳越春
秋云蘇娶有嬖氏之女名曰女姑于砥山得葦苴吞
之意若爲人所感因妊剖脅而生禹世紀又謂見流
星貫昴夢接意感而生禹河圖云主癸之妃曰扶都
見白氣貫月意感生湯金樓子又謂成湯母感狼星
之精又感黑龍而生湯至于姜嫄履大人迹如有人
道有身而生弃太任夢長人感己而生文王諸如此

遜志堂雜鈔 丙集

九 宋氏槐庭校刊

類不知所感之時何人見之何人言之

石經自漢熹平中議郎蔡邕刻立鴻都門外厥後魏正
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淳化至和嘉祐紹興俱仿前
規以示模式今諸刻皆缺落無遺零章殘字僅見番
陽洪氏隸釋隸續惟開成所刻巍然獨存後儒得以
參攷同異功至鉅也釋氏亦有石經直隸房山縣白
帶山一名小西天中有七洞皆藏石經經石約方三
四尺層案相承肇自北齊南嶽慧思大師慮東土藏
教有毀滅之時發願刻石其徒靜琬承師屬付自隋
大業末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後歷宋遼金僅卒業
焉至今稱石經山寺曰石經寺

漢書西域傳有累重敢徒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
也今人亦稱妻子爲賤累

曹秋岳嘗至昭君墓云墓無艸木遠望冥濛作黛色古
云青冢良然

墨子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有息然後帶
緣臍然後起韓非子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餓色後
人皆作襄王事且言女不言男

儀禮大射儀曰贊設決朱極三注云極放也以朱韋爲
之所以韜指利放弦也此卽今之扳指

松江顧小厓先生名成天康熙丁酉舉人 世宗登
極簿錄某官家得其哭 聖祖詩有已增虞舜巡

遜志堂雜鈔 丙集

十 宋氏槐庭校刊

方歲竟少唐堯在位年之句遂蒙 召見 欽賜翰

林院編脩 上書房行走乾隆二年以老乞歸加侍

講銜年八十二而卒

揮南田少時漂泊受知于太倉王相國有監司某延之

作畫不卽赴乃迫致蘇州拘于官廳明日將辱之南

田乃遣急足持書至婁江乞援時已二更相國急命

呼舟將出復擊案曰舟快不如馬速遽跨馬命僕以

竹竿挑鐙縛背上行九十里抵郡城尙未五鼓也守

門者知是相國遽啟門直詣監司署問南田所在攜

之以歸監司知之隨詣太倉謝過乃已

吾郡都少卿穆居南濠旣貴猶好讀書相傳有娶婦者

夜大風雨燭滅漏乞火無應者眾皆曰南濠都少卿家當有讀書鏡在扣其門果得火穆字元敬宏治己未進士歷太僕少卿致仕著有金籬琳瑯南濠文跋南濠詩話等書行世

吳中處士之尤無過前明王百穀趙凡夫二人生萬歷承平之世富有才藝百穀有飛絮園相傳家居時申文定公方于告歸里車騎填門賓客出進兩家巷陌各不相下凡夫卜築寒山樓巖別徑又得陸卿子爲婦靈均爲子一門風雅詩酒留賓貴遊麋至幾同朝市吳人語曰城裏歇家王百穀山中驛吏遊一作趙凡夫甚言其賓客往來之盛也

遜志堂雜鈔 丙集

宋氏槐廬校刊

乾隆初揚州殷富時盧雅雨爲都轉運使好延致名流商人好文墨者如馬秋玉張四科等皆大開壇坫招集詞人厲樊榭杭堇浦金壽門陳授衣閔蓮峯輩載酒擘箋幾無虛日秋玉尤富藏書有希見者不惜千金購之玲瓏山館中四部略備與天一閣傳是樓相埒不四五十年散如雲煙諸詞人零落已盡而商人亦無有知風雅及好事者矣

魏縣劉永錫字欽爾崇禎丙子舉人選授長洲儒學教諭兵後隱居相城有大吏彊之仕劉禮稱疾視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奈何欲見辱邪取壁上劍欲自刎門下

士抱持之得解既而妻女相繼餓死子爲盜所殺劉久之乃卒門弟子葬之虎邱山塘

國初遺老之有氣節者吾吳甚多以徐枋楊无咎鄭獻教顧谷金俊明徐樹丕諸先生爲冠枋字昭法文靖公泮子文靖殉節後昭法隱于上沙之澗上紳堂足迹不入城市湯文正公撫吳屏車騎往訪之不得見實畫自給恆至絕食无咎字震伯維斗先生廷樞子幅巾布衣杜門不出敷教字士敬號桐菴周見洽聞著書曰吾猶及吳中文獻也谷字云美工篆隸書尤長刻印得秦漢遺法居虎邱之塔影園著述自娛汪錦翁琬贈詩曰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

遜志堂雜鈔 丙集

宋氏槐廬校刊

可以想其高致俊明初名袞字九章後改孝章號耿菴又號不寐道人初爲諸生筮易得龜之良曰天將欲我高尙其志乎遂謝去構春艸閒房於雙林巷杜門著書以善書名畫梅尤精晚乞友人賦生輓詩引淵明自祭文以況年七十四卒平生好錄異書不聞寒暑仲子侃亦陶樞之矮屋數椽藏書充棟皆父子手鈔本今尙有流傳者樹丕字武子號活埋菴主人子晟字禎起一字損之皆績學之士武子著有識小錄所記軼事甚多向于友人齋中見之未及傳鈔至今爲憾

楊補字無補號古農亦吳中遺老畫似黃子久竝工詩

嘗有句云閒魚食葉如游樹高柳眠陰半在池海虞
某鉅公書之扇頭爭相諷詠其見賞如此

徐白字介白號笑菴 吳江人卜築靈巖題其室曰

白髮前朝社青山半屋雲

崑山顧亭林先生名絳字甯人後更名炎武與同邑歸

莊齊名兩人皆耿介不濶俗鄉人有歸奇願怪之目

顧兵後盡鬻其產寄居章邱別治田舍久而為土人

攘奪乃又遷于山西營書院一區盡取家中所藏十

三經二十一史暨明累朝實錄插籤于架暇輒周覽

山川考古今治亂之迹證以金石銘碣著書盈篋沒

後吳江弟子潘耒刊行惟肇域志卷帙最繁未經雕

遜志堂雜鈔

丙集

三

朱氏槐廬校刊

刻歸字元恭善行艸書嘗題其齋居柱云入其室空

空如也問其人蹢躅然曰鄉師傳之以為笑端其名

字屢改崇禎中忽請于學使者更名祚明自是以後

或稱歸妹或稱歸乎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園公或

稱縣弓恆齋其自號亦號普明頭陀又號鑿鑿鉅山

人世目為狂士

黃虞稷俞邵嘗蒐羅有明一代著作詳述其爵里門分

類聚比于唐宋藝文志之例王鴻緒明史彙本之惜

未見其書

國家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衛皇居鑲黃旗居安定門

內正黃旗居德勝門內竝在北方正白旗居東直門

內鑲白旗居朝陽門內竝在東方正紅旗居西直門

內鑲紅旗居阜成門內竝在西方正藍旗居崇文門

內鑲藍旗居宣武門內竝在南方益八旗方位相勝

之義而無黑旗藍即黑也其東方色則以漢兵綠旗

補之吳元長 辰

烏斯藏梵唄從天竺譯來即唐古忒字也元初用唐古

忒史名異音兒 後師其意制為蒙古字本朝國書

以二合三合成音與蒙古同今經館先以蒙古譯唐

古忒復以清文譯蒙古其源流可見上

乙集紀承樂大典尚有未盡案曲阿姜紹書韻石齋筆

談云成祖命儒臣纂集係胡廣王洪主其事徵召四

方文學之士累十餘年而就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

止寫淨本至宏治間藏之金鎖嘉靖三十六年大內

火世宗急命那教書幸未焚救閣臣徐階復令儒臣

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膳寫者一百八名每人日鈔

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告竣是當時

原有兩部也

唐憲宗時以商賈至京師或錢重難攜許委錢於進奏

院及諸軍司輕裘趨四方合券乃給謂之飛錢宋太

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真宗時張

詠鎮蜀蜀人鑄鐵錢錢重不便貿易乃作交子以楮

為之一交一緡以二年為一界而換之二十年為十

遜志堂雜鈔

丙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界高宗紹興三十年又造會子亦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內外流轉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亦與交子同金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之限字有昏者換之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中書貫例左書號右書料其外篆書偽造者斬告捕者賞衡閣下書中都交鈔庫准尙書戶部文移及納錢換鈔納鈔換錢等官司四圍畫龍鶴爲飾宋之交會用徽池紙金元鈔用桑皮紙元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千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至元

遜志堂雜鈔 丙集

宋氏槐廬校刊

間又造至元寶鈔終元之世錢幾廢矣明洪武初欲行鈔法禁民間行使金銀八年造大明寶鈔圖錢十串爲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民皆重錢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成化中鈔益賤一貫僅直錢一文故銀一兩當鈔千貫宏正已後鈔遂廢不行明初止有商稅未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蓋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後鈔雖廢而關則不廢焉
古者以錢爲幣用濟凶荒非民間日用長行之物孟子曰以羨補不足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百工交易皆粟布也漢時黃金價賤上下通用之唐宋以來率皆用錢顧古者錢直不同漢初米一石萬錢至宣帝時一

石五錢元帝時一斛五錢竊疑賤不至此蓋高帝初病秦半兩錢重難用令鑄榆莢錢故米一石至萬武帝元狩後全用五銖故一石止五當是時國家最富水衡少府總八十三萬萬錢當八百三十萬貫元帝時王嘉言外戚資千萬者少千萬只今一萬貫東方朔云臣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通歲計之二千八百八十以三者觀之西漢五銖之貴可知至元帝納王莽女爲后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一萬萬是黃金一斤纔直錢五千至哀平末五銖多遂極賤非舊直矣王莽更鑄小錢一直一幺錢一直小錢十幼錢一直小錢二十中錢一直小錢三十壯錢

遜志堂雜鈔 丙集

宋氏槐廬校刊

一直小錢四十大錢一直小錢五十謂之錢貨六品黃金一斤直小錢萬金賤錢貴至一斤金易一斛粟其後民間不便故童謠云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建武中興果復行五銖既行價直如舊董卓廢五銖更鑄小錢錢賤穀貴而一石仍復萬錢矣
權茶始于唐德宗稅半天下怨毒于民至南宋而極元末則句追催併非法苦楚明初尙沿元制茶禁猶嚴洪武十四年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販撲殺厥後禁漸寬但日出園茶無由引各與販者初犯笞二十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六十僞造官引乃處死其後止嚴于邊市而內地由布政司給引聽牙行填報于是茶

利歸民矣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江南徵酒稅官給票每酒一斤納錢一文改槽坊為官店違者依私鹽律治罪從總兵官杜宏域請也案周禮萍氏掌幾酒謹酒幾謹謂察酌鬻多少及非時者不盡禁酌也漢初承秦之舊三人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猶未權也文帝賜酺許聚飲五日武帝用兵國用乏始權酌王莽引詩無酒酌我為周酒在官之證設官賣酒犯科條者罪至死唐建中以還私釀私餽者沒入家產五季相沿法益峻後漢犯私餽者棄市後周餽至五升半者死江南吳越諸國莫不權禁宋有天下有司議開酒禁朝廷謂相習已久一旦開除不便少寬之定私餽五十斤酒入城至三斗者始死後又斷城郭私造至二十斤鄉鄰三十斤者始死敢持酒入京城五十里諸州二十里內至五斗者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酌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者棄市乾德初詔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鄰百斤以上入禁地三石以上官署處五石以上始死此據雜以月珍兄姑徐而史稱為法益輕此掩耳盜鈴之說也夫酒先王所不禁詩曰為此春酒日朋酒斯饗此民自造酒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逸詩曰何以贈之清酒百壺此民相贈遺以酒不聞酌于官而禁往來也有酒滑我無酒酌我鄭康成云酌買也

遜志堂雜鈔 丙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族人頌王之恩義言王有酒沙蓄之無酒則酌買之然則王酒且有時買于民間矣

古算法有五曹算經五曹者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也生人之本上用天道下分地利故田曹為首既有田疇必資人力故兵曹次之既有人眾必資食飲故集曹次之眾既會集必務儲蓄故倉曹次之倉廩貨幣交質變易故金曹次之

周公問數于商高作為九章即周官之九數保氏以教國子者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盈不足九筭要漢易差分曰重差去旁要而易以句股又夕桀一篇義不可曉

遜志堂雜鈔 丙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新刊
遜志堂雜鈔丙集終

遜志堂雜鈔丁集

槐廬叢書

句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八旗會試開科始于順治壬辰至康熙丁未停止庚戌後復舉行至丙辰停止丁卯夏五月以亢旱肆赦再復開科之例其例前後不同順治壬辰乙未滿洲蒙古用清文另為一榜壬辰狀元麻勒吉漢狀元乙未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庚戌癸丑滿洲蒙古概用漢文即附漢人為一榜戊辰辛未以後仍之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義始于王安石 詔廢不用改三

場為二場頭場策五道次場四書五經論各一首表

一通判語五條從侍郎黃機請也越甲辰會試迄丁

遜志堂雜鈔 丁集

朱氏槐廬校刊

未會試七年七月 命仍以八股取士

康熙二十四年給事中楊爾淑疏請會試及順天鄉試

四書題俱乞 欽定從之

順治己丑會試後以兩廣初定需人遂用新進士候銓

者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即為四品監

司郡守蓋勅例也然止此一科為然

本朝四川鄉試始順治辛卯主司駐保甯士子止二百

餘時適有 溪之警當路亟欲竣事二三場并日而

就解額七十二人十一年甲午當劉文秀大亂之後

全蜀尙未靖仍寓試保甯

宋解試諸路竝以八月五日鎮院而福建則用七月川

廣則用五月以道遠故也紹興二十四年有詔太學及諸路竝以中秋日引試惟四川則三月十五日元鄉試以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明改從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元會試以二月一日三日五日明改從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 本朝承明之舊近惟會試則展用三月

明洪武四年始行會試合戊申己酉庚戌三科之士而試之就試者一百八十九人取一百二十八人浙江三十一江西二十七福建二十二山西一十三河南廣東各五北平六陝西四山東三廣西高麗各一直隸止二人一甲第一人授禮部員外郎第二人授吏部

遜志堂雜鈔 丁集

朱氏槐廬校刊

主事第三人授禮部主事二甲俱授六部主事三甲俱授縣丞時安南占城高麗之士在本國鄉試畢准至京師會試高麗至者三人獨金濤獲中濤廷試在三甲第六亦授縣丞後乞還為其國相是科陶凱潘廷堅為主文官詹同宋濂原本鮑恂為考試官恂以前元貢士得與蓋時許于儒官儒士送用經明行脩之士主考試事故也命題先五經義次四書疑至洪武十七年始改用四書義二道此時尙仍元制也會試錄一冊宋濂為序杭堇浦先生藏本余曾見之明鄉試直隸取百名加國學三十名雜行五名不拘內外官吏在京與試皆可中攷永樂癸卯曹文忠公辭

以諸生舉順天鄉試宣德初授代州學正上書願得劇職自效改江西泰和縣典史督工匠赴京請與會試中癸丑榜第二人廷試爲狀元是雜流得中進士矣後景泰癸酉呂文懿公原典順天鄉試中式者二百五十人內翰林院譯字官一人吏部聽選官一人戶部書算一人禮部儒士一人刑部都士一人工部承差一人太醫院醫士四人武生一人衛令史一人衛吏一人衛舍人一人軍餘九人軍一人雜行中者凡二十五人又國子監列科進士題名正統壬戌則有長樂李森都察院吏也樂清南昱刑部吏也豐城鄭溫松陵驛丞也戊辰則有奉化舒廷謨禮部辦事

遜志堂雜鈔 丁集

三 朱氏槐廬校刊

官也潛山汪甫燕山小旗也景泰甲戌則有潛山吳楨錦衣衛譯字官也天順癸未則有巴縣劉清翰林院譯字官也嘉定馬愈欽天監天文生也成化戊戌則有瀘州譚溥山東舊縣驛丞也甲辰則有宣城張綸富略衛總旗也甯遠衛王播岷州衛吏也蓋自是之後雜行中式者少矣

金泰和元年從省臣奏科場搜檢至解髮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之禮乞依大定故事令舉子就沐浴室官置衣爲更衣既可防濫又不失體從之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明制封贈三代一如其官

順治中用部主事申書行人評事博士等官假監察御史銜巡按各直省差竣都察院殿最之最者得陞京堂五品餘則仍回本職不真授御史也後仍歸御史而巡方亦停不遣

明崑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腔邑人梁辰伯龍填浣紗記付之吳梅村詩所謂里人度曲魏良輔高士填詞梁伯龍是也

後漢有歐刀之誅卽今之械鬪也或謂歐冶所鑄之刀非是

郭璞江賦玉珧海月注云珧蚌屬本草曰一名海月其內瑩光如玉腥不可聞中有肉柱兩條味絕美卽所

遜志堂雜鈔 丁集

四 朱氏槐廬校刊

謂江瑤柱也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周櫟園閩小記曰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肉不可食美只雙柱

風俗通謂笛爲武帝時邱仲所作非也高祖初入咸陽宮得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銘曰昭華之瑀在

武帝前

廣韻散字下云又姓史記文王四友散宜生朱子孟子集注亦云

左傳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自太史公始溷而爲一于秦始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曰姓劉氏然攷左傳昭十七年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任齊薛之姓非氏也姓

氏涸殺已開子長之先矣秦伯益之後當云趙氏出

氏出 祁姓

古婦人皆以字與諡或國名下繫其姓先儒謂其不忘

本且別他族今攷字下繫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齊

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季隗

是也諡下繫姓如齊女曰宣姜莊姜宋女曰聲子秦

女曰文嬴楚女曰文芊杞女曰定姒是也國下繫姓

如秦女曰徐嬴陳女曰息媯是也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曰父

子漢二疏傳受乃廣之兄子而曰即日父子俱移疾

是也

遜志堂雜鈔 丁集

五 宋氏槐廬校刊

東漢無二名者相傳謂循王莽之禁案公羊傳哀公十

三年晉魏多率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曼

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是單名不始于新莽矣後漢書開

有二名者儒林傳孔偁 二子長彥季彥是也

一字字唐世最多見于史者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籍

李眾字師張巡字巡郭隴字隴李恢字恢李條字堅

寶思仁字恕張義方字義又騎都尉李君碑名文字

緯

潘安仁餉人酒曰一經二經乃一餅二餅也見趙德麟

侯鯖錄

婦人分婉曰坐艸見魏志黃初三年孔羨表世說陳仲

弓為太邱長民有坐艸不起者回車往治之

崇正中給事中劉徽疏請裁驛遞有旨裁十之三省郵

傳銀六十萬兩戶科給事中倪嘉慶獨昌言曰驛遞

之設貧民之不能自食者賴之裁之太過將鋌而走

險此盜生之源也不聽俄而李自成果以驛卒被裁

走入高迎祥隊中遂以亡明

堦為半子見漢書吐蕃傳可汗上書背為兄弟今為半

子是也

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攷柳子厚黃溪記云神王姓莽

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近以此

觀之自唐已然矣

遜志堂雜鈔 丁集

六 宋氏槐廬校刊

淵明為孟嘉作文有云凱風寒泉之感實傷厥心孟嘉

之女淵明之母也若如集注所言衛之淫風流行則

凱風寒泉四字不可用矣

出宿于干飲餽于言子言注無所攷案隋志邢州有干

山言山邢古邢侯之國今順德府唐山縣也則賦泉

水者當為邢侯夫人

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東坡監

試呈試官詩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

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言歷日後六十甲子之外請

更二十年太宗以為當存兩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

期隨之人猶見所生年號司天奉旨遂為定式不知

何時又止留六十年至 本朝乾隆五十年奉
旨仍留兩甲子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考水

非雪也鄭康成注月令云夏小正正月啟蟄漢始亦

以驚蟄為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

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

統歷改驚蟄為二月節也愚攷蔡雍月令問荅云既

不用三統然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

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云蟄虫始震在正月

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據此

則三統未嘗改雨水于驚蟄之前改之者四分歷耳

遷志堂雜鈔 丁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且漢志亦先驚蟄後雨水

余家藏宋寶祐四年會天歷一本 初名顯天寶祐
改元更名會天 保章

正荆執禮譚玉雲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

歷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寶祐理宗年號是年

歲在丙辰元日立春款式與今不盡同藏書家鮮著

錄者惟崑山徐氏有之朱竹垞鈔其副余又傳朱氏

本也

宋景文公筆記云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

為陶後納唐氏為婿亦可怪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

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

今以臧否人物為雌黃非也

梁江總有山水納袍賦又劉裕微時伐荻有納布衣襖

今俗誤為納

嘗見一書云故明一鉅公致政家居偶過友人書塾詢

其子弟所讀何書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

問是某科進士曰太史令非進士也鉅公取其書略

觀之即掩卷曰亦不見得

周憲王元宮詞曰獨木涼亭錫宴時年年巡幸孟秋歸

江妝小伎頻催酌醉倒花前阿刺吉張光弼塞上謠

云妖姬二入貌如花留宿不問東西家醉來拍手趁

人舞口中合唱阿刺刺皆以元國語入詩未免近于

遷志堂雜鈔 丁集

九 朱氏槐廬校刊

填詞然填詞必準周伯清中原音韻而吉字止作上

聲刺字止作去聲以中原音韻作詩猶且不可況逸

出中原音韻之外乎

世傳包孝肅為閻羅王嘗閱元遺山續夷堅志云包希

文以正直為東嶽速報司則當時已有此語

師曠占曰歲欲旱早艸先生早艸蒺藜也歲欲豐甘艸

先生甘艸薺也

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禪故偁氏殷周征伐故偁人

堯以中星定四時尚書一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

巡西朔皆以寅正仲月故孔安國王肅皆謂自夏之

前皆建寅也劉道原通鑑外紀書禹即位仍有虞氏

以建寅爲歲首又書湯卽位乃改正朔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改元之始

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文帝兩改元故有前元後元之

別景帝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別之武帝在位五十四

年改元凡十一其初二十七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

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爲別五元之二年有

司言元宜天瑞不宜以一二數因從其議改一元爲

建元二元爲元光三元爲元朔四元爲元狩至五元

則未有以名明年寶鼎見遂改五元爲元鼎而以是

年爲元鼎四年蓋五元皆後來追改也洎武帝之末

又稱後元元年後元二年吳斗南謂當作征和後元

遜志堂雜鈔 丁集

九 宋氏槐廬校刊

史家省文耳

通典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

銖錢載年號自此始

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爲里里置甲長一人

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師古曰倚瑟卽

今之以歌合曲也後人僞填詞爲倚聲本此

春秋元命包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杜詩不違銀漢落亦

傍玉繩橫

范蔚宗撰後漢書表志未立而卒後人取梁劉昭所注

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以補其闕卽今所行本是讀者

不察以爲范氏史著書引証輒曰後漢書某志云云

誤矣又宋 中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熊

方補撰後漢書年表同姓王侯二異姓諸侯六百官

分上下各二凡十卷經進于朝自宋刊後傳本頗少

余家有其書世有好事者宜雕范史而以熊氏年表

附之以成一代之完書不尤快哉案八志唐時附入

見杜氏通典洪容齋謂宋乾興二年所附或謂孫宜

公爽判國子監校勘官書入之並非

鄭所南先生福建連江人初名某以太學上舍應博學

宏詞科侍其父來吳寓條坊巷德祐北狩憤恨欲死

遂改名思肖字憶翁作心史一卷癸未三月與所作

咸洎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二卷并入鐵函投

遜志堂雜鈔 丁集

十 宋氏槐廬校刊

承天寺井中時距德祐之亡九年矣崇正戊寅十一

月八日承天寺狼山房僧達始因旱浚井啟而得之

計藏之日至是又三百五十六年不濡不滅完好如

新又有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

一卷文集一卷自序一百二十圖一卷并先生之父

震菊山集一卷竝傳于世

淮陰龔開字聖子負才尙氣節嘗與陸丞相秀夫同參

廣陵幕府宋亡寓于吳家貧立則沮坐無几席一

子名浚每俛伏于榻就其背案紙作唐馬圖風鬣霧

鬣豪幹蘭筋備盡諸態居郡日高郵龔璠爲忘年友

人比之漢二龔

文信國柴市臨刑日南向再拜素筆書二詩曰昔年單
舸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王天地不容與社稷邦家
無主失忠良神歸嵩嶽風雷變氣壯燕雲艸樹荒南
望九原何處是塵沙黯黯路茫茫衣冠七載溷旃裘
憔悴形容似楚囚龍馭兩宮厓嶺月貌猶萬竈海門
秋天荒地老英雄喪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靈忠
義氣碧天長共莫雲愁見趙弼所撰文信公傳世但
知有贊而不知有詩然其詩頗不似公語具錄于此
以傳疑可耳

宋元喻鑿集云張千載一作載字毅父廬陵人文文山
友也文山入北毅父留燕中潛造一橫文山受刑後

遜志堂雜鈔

丁集

十一

宋氏槐廬校刊

卽藏其首仍訪文山妻歐陽夫人于俘虜中俾出火
其屍毅父拾遺骨寘囊并檣南歸付其家葬之程敏
政宋遺民錄所載同王炎午祭文丞相文序亦云張
千載心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似得其實而劉侗
帝京景物略乃謂有十義士者昇公尸藁葬都城小
南門外五里道旁大德二年公繼子陞至都遇公舊
婢綠荷告其地遂以歸葬不足據也

王炎午咸淳間太學生抗慨有氣節文丞相兵敗被執
炎午欲速其死作生祭文丞相文其自序云丞相再
執就義無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
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仲子墳孤竹誰

向西山飯伯夷余問下句之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
有飯之者矣余謂向字有憂其飢而願人餉之之意
請改在字何如堯舉然之余以寂寥短章不足用我
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首進狂言
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
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它所議論尤
多懇語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
以身在太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進難勸
忠復復虧孝恫慙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
僕于國恩爲已負于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文
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贈數

遜志堂雜鈔

丁集

十一

宋氏槐廬校刊

十本自贛至洪黏之驛涂水步山牆店壁冀丞相經
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維年月日里
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山之薇酌汨
羅之水哭祭于宋大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
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魯科第郊圻斯文不
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及東西迎養之
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
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跟踰
子胥脫走丞相自敘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
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障閩廣則田
單卽墨矣侶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

無所成而大義亦無所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
月踰時就義寂然聞者驚惜豈丞相尙欲脫去邪尙
欲有所爲邪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邪抑舊
主尙存不忍棄捐邪伏橋于厠舍之後投筑於矐目
之餘欲以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尙欲有
所爲邪識時務者爲俊傑昔東南全盛尙不能解襄
樊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人
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旣合天
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
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君臣皆
爲執矣臣子之于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

遜志堂雜鈔

丁集

三

朱氏槐廬校刊

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杖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
勇于就義當以杲卿張巡爲上李陵降矣而曰吾欲
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况刑拘
勢禁不及爲者什八九惟不刎頸豈足以見志况使
陵降後死它故則頸且不得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
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怙慨遲回日久月積
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邪惟蘇
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
誓師誓也丞相之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
思明方戰納刀于鞞曰脫不幸當自刎不可辱于賊
李存勖伐梁梁帝朱友貞謂其臣皇甫麟曰晉吾世

讐也不可俟彼刀鋸麟于是哀泣進刃而亦自刎今
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
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必
有死丞相者矣自死于義人死于勢死于人以怒罵
爲烈死于怒罵則肝腦腸髓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
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
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尙在未忍棄捐也
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
子孫自爲匹偶然猶不得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
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
乃反以爲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旣歸唐莊

遜志堂雜鈔

丁集

四

朱氏槐廬校刊

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梁進之計衍
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藝祖之待降王
天固當巧于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
危疑羈臣猶事骯髒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
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于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
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
而父沒還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志死不效陸
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緋
牘叫軍門丞相察其幽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還之
者非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旣負于前一得之愚敢
默于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

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
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
契丹遷晉出帝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革謂
帝曰吾死焚其骨還范陽僧寺毋使我為虜地鬼及
安太妃臨卒亦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魂魄得
反中國也被婦人爾一生一死尙眷眷故鄉不忍飄
棄譬仇外域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斃則死自梅
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厥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
孤竹至父母邦而首邱焉廬陵盛矣科甲尊矣宰相
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得老死于降邸宋亡而趙氏
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

遜志堂雜鈔 丁集

朱氏棟廬校刊

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獸死
輕一死于鴻毛虧一簣于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
斷趙盾爲弑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
噬臍甯有口哉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閒
聞赴則哭及丞相就義炎午又作望祭文丞相文云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余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
千載心宏毅自燕山持丞相髮齒歸丞相既得死矣
嗚呼痛哉謹慟哭望奠再致一辭嗚呼扶顛持危文
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事文山張巡殺
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閒人
不多見事謬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贊何

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燕臺乘憤捐軀壯
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
違者天不易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
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
將莫邪或誇其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
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炎午字鼎翁號梅邊安
福人有吾復蕙傳世

遜志堂雜鈔 丁集

朱氏棟廬校刊

錢唐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
三宮入燕留最久元世祖嘗命奏琴因賜爲黃冠師
南歸時宋故宮人工清惠陳貞淑黃慧貞何鳳儀周
靜真葉靜慧孔清真鄭惠真方妙靜翁懿淑章妙懿
蔣懿順林順德袁正淑章麗真袁正貞金德淑一十
七人分韻賦詩以餞其行水雲歸後少帝亦有詩云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詞甚悽惋竝見水雲集中
宋少帝三宮入燕元世祖命宰相出通州迎接黃羅帳
幔先燕三宮于會同館然後十次開筵月支糧萬石
日支羊肉六千斤俱見汪水雲詩集其待亡國君臣
有禮與金人迫辱徽欽迥不侔矣
明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宣德四年增廣亦
有額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成化三年又額京師語
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妙藥爲請于朝立附學

馬

古者居室貴賤皆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禮記云父子異宮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為宮矣

春秋以前無以屋稱殿者當是殿最之殿轉為堂殿之殿耳凡軍後曰殿從屍會意屍髀後也說者謂秦始皇始作殿然魏策蒼鷹擊于殿上則不始于始皇矣皇居稱殿然漢書霍光傳鳴鳴殿上黃霸傳先上殿注云殿丞相所居之室三國志為張遼造殿則不必皇居稱殿也

沈存中筆談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

遜志堂雜鈔 丁集

十七 朱氏槐廬校刊

藝苑雌黃以為不然攷記云洗當東榮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偃佺之徒暴于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故李華含元殿賦有風雨交四榮之語榮謂屋檐即屋四垂也亦謂之相又謂之栢兩頭起者為榮

宋朱長文先生樂圃在清嘉坊之西明初張甘白先生適居之詩所謂坊存前哲號屋貯古人書是也後歸杜東原先生瓊今為畢弁山尚書所有

康熙中曹棟亭寅為江甯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覽不休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皆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以遮眼耳與

江甯太守陳公鵬年素不相合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工詩嘗刻類篇集韻等書行于世子雪芹

沈德符野獲編云京師人以都城內外所有作對偶最可破顏者如臭水塘對香山寺奶子府對勇士營王姑菴對章公寺珍珠酒對琥珀糖單牌樓對雙塔寺象棋餅對骨牌糕棊盤街對旂竿寺金山寺對玉河橋六科廊對四夷館文官果對孩兒茶打秋風對撞太歲白鞞校尉對紅盔將軍誠意高香對細心堅燭細皮薄脆對多肉餛飩椿樹餃兒對桃花燒賣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舊柴炭外廠對新蓮子胡同奇味

遜志堂雜鈔 丁集

十六 朱氏槐廬校刊

薏米酒對絕頂松蘿茶京城內外巡捕營對禮部南北會同館秉筆司禮僉書太監對帶刀散騎勳衛舍人

里巷俗語本于史書甚多如一敗塗地及亡賴俱出漢書高帝紀人面獸心出明帝紀遠水不救近火出韓非子三十六策走為上策出齊書王敬則傳鄙人之庸賤曰小房子出漢書霍光傳罵人曰老狗出漢武故事罵人曰雜種出晉書前燕載記餘不悉數也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新刊遜志堂雜鈔 丁集終

句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沈作喆寓簡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著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融鄭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為脫文而妄為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無義據又曰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

遜志堂雜鈔 戊集

宋氏槐廬校刊

又云周公作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舊勞于外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懷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皆以不荒甯得壽考之福其後嗣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此萬世有國之明訓天人之至理也戴氏禮言文王疾武王夢帝與我九齡其言已誕妄不足信而鄭氏又從而釋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是勸辟王以安肆盤遊惟耽樂之從而毀明主之寅畏自強為不足引年也與無逸之旨得無戾乎
鄭康成箋詩謂美日清兮日上為名日下為清亦既觀止謂為男女交媾之媾五日為期謂妾年未五十必

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故思其夫言從之邁言將自殺以從之迂謬可笑

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五曰賦貢又以九賦斂財賄鄭氏並注云賦口率出錢也案古無口賦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此三代取民之常制頭會箕歛秦則有之于古無聞也且任土作貢惟民所有泉不出于民禹鑄歷山湯發莊山聖王特以濟粟帛之窮耳民生交易布帛菽粟為多泉何自來而強令輸其所無哉

遜志堂雜鈔 戊集

宋氏槐廬校刊

書格于藝祖史記作格于禰祖漢書及白虎通作格于祖禰當以禰字為正夫受終于文祖猶曰美其稱也至是遂變為六藝之藝無論藝為俗字即使作藝作秋皆因樹藝制字至三代方為六藝之藝不應堯時古朴又以藝代文也
生民詩履帝武敏歆歐陽氏蘇老泉氏嚴氏皆謂履帝武者履高辛之武以行祭將事齋肅故感動之速鬼神食氣曰歆下章上帝居歆是也以降格有身何必云歆歆如有人道之感
野有蔓艸思君子六卿饒韓宣子子蕃首賦此詩宣子善之曰吾有望矣豈淫奔之詩而不諱于客乎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伯有賦鶉奔趙孟斥之曰牀第之言不踰闕非使人之所聞也然則其

它之賦野有蔓艸有女同車及籜兮者俱非淫奔之詩明矣

月令毋燒灰呂覽作毋燒炭注謂艸木未成不欲天物蓋仲夏物長故戒伐木燒炭若灰則何以燒為注言為傷火氣強為之說

禮內則國君世子生接以大牢注接讀為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弱氣也竊疑其非是後閱京山郝敬讀書通曰此謂世子生君以太牢饗羣臣耳如注所言母新生子而食之以太牢是速其死矣此說近之

昔人謂騶虞春蒐之詩也葭蓬紀其時豺獫之五紀其物一發而罷紀其仁騶也虞也紀其官吁嗟乎隱痛

遜志堂雜鈔 戊集

宋氏槐廬校刊

之辭所以止殺也左傳有六騶羣騶若山虞澤虞屬在地官七騶咸駕著之月令非白虎黑文也

射十二箭為一發騶虞詩注以中必疊雙為言試思一箭亦豈能中五豕乎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衛石惡在焉公羊傳曰惡人之徒在是矣夫石惡名惡耳其行未嘗惡也而公羊直詆之為惡人又何稽乎

詩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韓詩外傳曰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為啟明秋見西方以夕為長庚

詩人多用河鼓字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呼牽牛為擔鼓擔何也則當為負何之何字从人不从水

禹貢九江孔殷過九江至于東陵九江今岳州府洞庭湖是東陵今巴陵縣是詳余所著漢書攷證至若秦立九江郡晉改尋陽尋陽記云九江一烏白江二婁江三烏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南江非禹貢之九江也

郝京山曰宵衣元色衣也故特牲饋食禮云婦宵衣以其繼喪祭後吉為元變于素也鄭氏改宵為繡引詩素衣朱繡為證余謂宵取黑為義當作宵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樂記作釋菜鄭氏曰舍采也謂祭者皆持芬芳之采如蘋蘩之屬舍即釋也采讀為菜言釋置此祭饌也歐陽氏謂釋菜無樂然無

遜志堂雜鈔 戊集

宋氏槐廬校刊

樂安得有舞文王世子則曰釋菜不舞

周禮天官亨人職內外饗之饗亨煮注饗今之竈主于其竈煮物儀禮士虞禮則亨于廟門之右東面魚腊

饗亞之北上饗饗在東壁西南特牲饋食禮主人親饗饗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少牢禮雍

饗在門外東南北上廩饗在雍饗之北詩傳雍饗以肉廩饗以炊米則知饗不一處而亨與饗亦不同也

孫奕示兒編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嘗徧攷載籍艾皆訓老竝無美好之說或又改艾為女更屬不經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于

親之義人少當作去聲慕少當作上聲艾讀如夜未

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

又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甚哉放字傳流之誤有以瀟經旨也夷攷于書竝無放之之文自太甲之既立不明也乃舉湯之願諫天命以訓之及其罔念克聞也又舉湯之坐以待旦訓之至于未克變也乃始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始終告誡啟迪之意無非訓之而已孰謂伊尹而肯爲放君之事乎原伊尹之意不處太甲于毫而處于桐使近先王之墓以終其喪故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惟其克終允德所以惟三祀十有一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毫乃即吉

遜志堂雜鈔 戊集

五 朱氏德慶校刊

服也故雖復辟之後猶以始終惟一之說反復訓之未始少忘而曰伊尹爲放君吾不信也況書曰密邇先王其訓孟子亦曰太甲悔過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則知書序爲教之桐也明矣且舜放驩兜則驩兜之罪不可赦湯放桀則桀之惡不可掩太甲不明初無大過何放之有蓋放教字形相近以致譌爾

又曰閔子侍側閔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此三句非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云者乃夫子因子路行行遂指其病而爲是言子樂當作子曰音近而譌爲說傳寫之誤又爲樂也既以由也不得其死又

何樂之有

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乎反辭也言公山氏如用孔子則必興起西周之盛肯復爲東周之衰乎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知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拒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闕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

必求龍斷而登之斷字當如字讀龍斷者岡龍斷而崛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故可左右望而罔市利

詩抱衾與裯裯與裯同爾雅釋器裯謂之帳注今江東謂帳爲幃鄭箋亦解爲牀帳或謂衾爲被謂爲單被

遜志堂雜鈔 戊集

六 朱氏德慶校刊

者非

學者說經往往過信注疏其間有決不可從者淇澳衛詩也綠竹倚荷注云綠王芻竹蕭竹也疏云郭璞曰似小藜赤節好生道旁可食案漢書寇恂傳曰伐淇園之竹爲矢百萬則綠竹乃竹之可爲矢者綠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爲王芻竹爲蕭竹乎以綠竹之盛比衛武之美有何不可而反取道旁小藜乎竹竿亦衛詩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即淇澳也取淇竹爲釣竿與伐以爲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

山海經天帝之山有鳥焉黑而赤翁注翁頸上毛音如汲甕之甕史游急就篇春艸雞翹鳧翁注既爲

春艸雞翹之狀又如鳧在水中自濯其翁也今人用鳧翁字多作平聲音義兩失

山海經有獸名視肉郭璞曰視肉形如牛腰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南華逸篇人而不學謂之視肉蓋本諸此

蘋有二種柳惲詩汀州采白蘋此水蘋也莊子風起于青蘋之末此陸蘋也方氏通雅謂之田靡草

開元通寶錢唐高祖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詢書也見李上交近事會元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州郡火政必曰潛火攷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夷師燔釋謂火滅謂燔燔音子潛反或者

當用此字
遼志堂雜鈔 戊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作敘字又以爲未安遂改作引而爲字序曰字說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出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魏略云文帝嘗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倉舒若在我亦無天下又書與鍾繇索玉珎云是以命舍弟子建因

荀仲茂轉言鄙旨後人稱家兄舍弟本此
元世祖以錢幣問劉秉忠秉忠對曰錢用于陽楮用于

陰華夏陽明之地朔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若用錢四海將不靖遂始終用

鈔泊末年造至元通寶錢而海內果亂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僂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今人引用望帝者多矣而蒲卑之名罕有知者

王棠知新錄云明初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永樂時供邊悉以鹽課每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

是以富商大賈于近邊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米無甚貴之時且商人有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

邊地自秋菽粟自立堡保歲時豐盈商有運鹽之利而邊儲無匱乏之虞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每粟一

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每引二百斤是銀五分得鹽一引也于是更立課

法課錢四錢三分支鹽一引是利八倍于昔矣
遼志堂雜鈔 戊集 八 朱氏槐廬校刊

明洪武中命浙江及蘇州等府造魚鱗冊先是覈實天下田地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隣

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上聞之遣國子

監生武濱等各處設糧長履田畝圖其田之方圓四至書其主名謂之魚鱗圖冊

漢書貢禹傳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爲吏夫賈亦四民之一而贅壻爲

貧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贓吏同漢人之輕贅壻如此唐少府監裴匪躬嘗奏寶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千萬

緝帝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併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乃已

如廁用紙不知何始古多用廁籌北齊文宣如廁令楊愔執廁籌齊東昏侯削廁籌于面上試之今瀏陽人多用小竹木片是亦廁籌之意聞西北宣大及四川諸郡多用瓦磔

明光宗選侍李氏鼎革後尙存至康熙甲寅歲五月十八日始卒見池北偶談

佛書諾俱那與其徒八百眾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鴈蕩故梁克家三山志載懷安大寺有八百羅漢象

遜志堂雜鈔 戊集

九 宋氏槐廬校刊

明世宗時袁文榮煒以青詞得幸相傳西苑醮壇對聯是其所作云洛水靈龜雙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原于道道統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張江陵試童子時學使者出對云玉帝行師雷鼓電旗雲作陣兩箭風刀張對云嫦娥織錦天機地軸日爲梭星經月緯學使者曰他日太平宰相也

芍藥之盛舊數揚州劉貢父譜三十一品孔常父譜三十三品王道叟譜三十九品亦可云瑰麗之觀矣今揚州遺種絕少惟聞京師豐臺連畦接畛擔市者日

萬餘莖五色咸備惜無好事譜而傳之也

京師風俗入冬以花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卽有牡丹謂之唐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大官園冬種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然燼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爲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奏罷之噫後人踵事亦何所不至哉浙東用火哺鴨其未成者嘉興用香鹽炮之爲春月佳味名曰鴨餛飩方回詩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城外鴨餛飩是也今俗名喜蟹

遜志堂雜鈔 戊集

十 宋氏槐廬校刊

明洪武初有嘉興王某者貽書其子上偶見之喜其善于教子下詔獎厲之詔曰朕起草萊削羣雄平反側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度之嚴奸弊疊興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是浙右儒吏獎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託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尙虛名故賊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賊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蠹蝨之慕腥羶噫若是者豈非慈父之失教于平日者耶抑是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于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浙右癸卯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勾

宇文桂轉達平涼子之伍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于爲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匹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弓兵不必再役其家書云自舊年十一月二日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書鎮江高郵甯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浮沈矣三月十一日女兒會呆至剛于德清書中簡略不知從者及同游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

遜志堂雜鈔 戊集

十一 朱氏槐廬校刊

及歸安甲長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日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長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倘欲挈家雖在彼稍安詳度可不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轉遷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倘則朝廷容待親則上章求退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關支則不必也凡事必須清以潔己廉以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亦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爲受用

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卽以性理之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法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否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倘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升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覲也臨川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痘疹爲憂耳浙西米價極廉白者一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道路遠隔作書不能詳盡洪武月日付書男軫見五倫書又有洪武四年閏三月日布衣王某謝表茲不錄

遜志堂雜鈔 戊集

十二 朱氏槐廬校刊

明吳中有貴公子周姓者家有美玉俾工治作杯玉色粹白有赤文九工琢之爲盤螭旣成裝以重錦盛之檀將自郊關以入周氏子慮城闔磚石之或墜也緇布于木由女牆升降張燕會賓客或進之曰人日子爲周九癡乎今玉工乃刻盤螭九乃以子爲戲也周氏子大恚太監孫隆聞之購以五百金進之御定陵愛玩焉每夕必舉以飲及李自成陷京師杯流落人間不知所在矣

猗覺寮雜記云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告行邪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邪曰無之

然則何爲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便令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無桑葉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

祛瘧呪一日瘧埋迦醮迦二日瘧墜帝藥迦三日瘧但

喇帝藥加四日瘧者特託迦其策案此榜戲呪語皆瘧鬼名或將硃

書江西人討木頭錢要緊要緊繫臂上瘧鬼遠避

神仙粥專治感冒風寒暑濕頭痛并四時疫氣流行等

症初得病兩三日服之卽解法用糯米半合河水兩

碗生薑五大片于沙鍋內煮一二沸次入帶須大蔥

遜志堂雜鈔 戊集

三

朱氏槐虛校刊

白五七个煮至米熟再加米醋小半杯入內和勻乘

熱吃粥或但飲湯卽于無風處睡以出汗爲度蓋以

糯米補養爲君薑蔥發散爲臣而又以酸醋斂之屢

用屢驗非尋常發表之劑可比也

張世南遊宦紀聞云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

得癩疔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卽慧葉仁

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煎爛入砂盆內研成膏

每用無灰酒調下三錢卽消後沙隨先生晚年亦得

此疾辛授其方服之亦消

又云治腎虛腰痛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爲末無灰酒調下卽愈

元遺山續夷堅志阿魏散治骨蒸傳尸瘵寒熱困羸喘

嗽用阿魏三錢研青蒿一握細切東北桃枝一握細

剉甘草如病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便二升半先

以童便隔夜浸藥明日煎取一大升空心溫服分二

次以進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更一服丈

夫病婦人煎婦人病丈夫煎合藥時忌孝服孕婦病

人及腥穢物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溼麪冷硬之物

服至一二劑卽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

吐利卽當盡服病在上者吐在下者利皆盡出如人

髮馬尾當日卽瘥又五歲虛羸魂魄不安卽以茯苓

湯補之用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人參三錢遠志三

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門冬四錢

去心犀角五錢咬咀生乾地黃四錢肥大棗七枚水

二升煎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許更進一服

仍避風寒若猶未安明日更作一劑服之卽差

又治發背膈疽一切惡瘡初覺時采獨科蒼耳一根連

葉帶子細剉不犯鐵器沙鍋熬水二大碗熬及一半

創在上飯後徐徐服俟吐定再服以盡爲度創在下

空心服自破出膿更不潰引創上別以膏藥傅之

又治一切惡創取縣瓜萋一枚去皮用瓢及子生薑四

兩甘草二兩橫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碗煎及

半濃服之煎時不犯銅鐵病在上食後服在下空心

遜志堂雜鈔 戊集

六

朱氏槐虛校刊

服

洗字法用西瓜一个半熟者約重三斤帶邊開一孔入官礪砂三錢五分砒三錢五分礪三錢五分共為細末入瓜孔內縣一七日霜自出以翎毛掃下又一七日收取用時先將清水溼字以藥蘸上待乾用翎掃淨紙白如新又法用礪砂瓦粉白龍骨木賊草密陀僧白石脂桑柴炭各等人言許少共為細末先溼字後

又洗綾字法反面用水膠將水刮數十下綾字面用紙

托墨皆落紙損數紙即淨

又去硃法用黃瓜一條帶邊開一孔入官礪砂一兩依

遜志堂雜鈔 戊集

五 朱氏槐廬校刊

前洗字西瓜法取霜用之

唐書宋之問有口過謂是口臭耳偶閱雜事秘辛云無

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乃知過字所本

仁和韓朝衡舉進士浮沈郎署貧困特甚嘗作司官歎

云漫道司官地位清高文章收拾簿書勞上衙門走

遭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于今低心下氣空愁惱要

解得箇中辛苦耐熬聽從頭說曉 幾曾見繖扇旗

鑼紅黑帽叫名官從來不坐轎只一輛破車兒代腿

跑賸有个跟班的夾墊馱包備天明將贏套再休提

遊翰苑三載清標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道 辦事

費推敲手不停披目昏眊那案情律意都用把心操

還有滑經承弄筆蹊蹊與那瘦貼寫行文顛倒細商

量坐把精神耗纜約伴回堂畫藁大人的聰明洞曉

相公的度量容包單只為一字寬嚴須計較小司官

登奮周旋敢挫撓從今那復容高做少不得改藁時

要點頭簸腦上堂時要垂手呵腰 西院路非遙候

堂官偏難湊巧東垣事更饒鈔案件常防欠早受用

些汗流浹背的秋陽照沙飛撲面的冬風暴那顧得

頭顛心搖腸枯舌燥 百忙中錯誤真難保暗地裏

隻眼先瞧只望乞面去呆須臉燥那知道吃雷同噉

得魂消若是例難逃律不饒忙檢舉也半邊焦只怕

註誤因公幾降調幸得劈歷聲過雨點小程辦過平

遜志堂雜鈔 戊集

朱氏槐廬校刊

安暫保 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須先到約債去東

頭須親造急歸來柵閉溝開沿路遠淡飯兒纔一飽

破被兒纔一覺奈有个人兒恰把家常道 道則道

非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

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寒鑪兒

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傷門號當得啞巴牲口沒

楚艸况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絲毫 空煩擾空煩

擾五旬外頭顧老休嗟悼千里外家山渺無文貌沒

機巧怪不得辦事徒勞陞官尚早 回頭顧影真堪

笑把平生壯氣半向近年消這便是做司官的行樂

圖兒信手描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遜志堂雜鈔戊集終

遜志堂雜鈔 戊集

主 朱氏槐廬校刊



句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余嘗兩記永樂大典茲又得一條永樂元年前上諭解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諸書而統之以韻庶幾攷索之便爾等其如朕意書成賜名文獻大成既而覽其書尙多未備復命重脩以姚廣孝劉季篾及縉總其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儒士陸濟爲總裁又侍講等官十一人副之又簡中外官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纂脩及繕寫之員幾三千人四歷寒暑至永樂五年乃成更賜永樂大典帝親製序文以卷目太繁不及刊布云

遜志堂雜鈔已集

朱氏槐廬校刊

孔子生卒年月諸家不同公羊傳謂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杜預長麻謂二十一年十一月無庚子穀梁傳謂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與公羊差一月史記又謂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與公穀差一年其後或主公穀或主史記其主公穀者司馬貞孔若古洪興祖宋濂也其主史記者杜預胡舜陟孔宗翰羅泌也有謂周建子其十月卽夏之八月有謂周改建不改月與夏無異其謂十月卽八月者羅泌也以子寅爲差其謂改建不改月者宋濂也引商建丑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朔爲證有謂年七十三有謂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司馬遷也以爲襄公二十二年生歲在庚戌

謂七十四者劉恕羅泌宋濂也以爲襄公二十一年

生歲在己酉子以孔氏世譜攷之孔子實生于周靈

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

庚子若以周之十月卽夏之八月則十月當屬秋卒不可云冬矣此改建不改月之證詳見別條

于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左傳書孔子壬戌年夏四月己丑卒杜預

曰是歲四月無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四十一年壬

戌年正七十三祖庭廣記同○孟子生卒史傳無文

本朝閣百詩作孟子生卒年月攷詳辨其往來踪跡

甚審而無一言及其生卒也長洲褚人穫謂孟子生

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

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不知何所據也

遜志堂雜鈔已集

朱氏槐廬校刊

孟子殺三苗于三危三危山名見禹貢而前後漢志並闕畧不載攷隋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亦云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里舜遷三苗于此樂史太平寰宇記云山有三峯故曰三危朱子曰三苗國名未詳所在余攷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據吳起言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與青草湖相連彭蠡亦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佑通典則以岳州潭州衡州爲古三苗國方氏通雅云舜所竄止三苗之君故其種類仍在故地

夏宏基孔門弟子傳略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朱彝尊孔子弟子攷云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紹是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無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取于彊族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卷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者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則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余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閱卽南宮敬叔孟僖子之孔子弟子也而不及紹适夏氏亦以南宮紹适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閱諡敬叔者爲一人

遜志堂雜鈔 已集

宋氏槐廬校刊

新唐書載張籍爲和州烏江人而張洎作張司業詩序云籍蘇州吳人二者無可攷正地志烏江有張司業宅疑傳載爲是然以其詩集攷之有贈陸暢詩曰共踏長安街裏塵吳門獨作未歸身胥門舊業今誰在君過西塘爲問人則其爲吳人無疑矣抑嘗流寓烏江也攷韓文公 亦曰吳郡張籍

古人于二句之中名字互用者甚多焦氏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劉琨蒼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般謝靈運秋哀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爲宰相又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遜志堂雜鈔 已集

宋氏槐廬校刊

班固賦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重謂重再定年左傳祝鮀迷踐土之盟其載書王曰晉重潘岳關中詩紛紜齊萬亦孔之醜齊萬謂齊萬年班固賦巨滔天而泯夏巨謂王莽莽字巨君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質易兮傳寶同百謂百里奚惜晉來革順志而用國來謂惡來此皆二名而用一字又有傅兩人而一氏一名者如曹勃謂曹參周勃管嬰謂管仲晏嬰周魏謂周勃魏其侯寶嬰周賈謂莊周賈誼嬰杵謂程嬰杵曰又夷叔謂伯夷叔齊見諸古人文字中不一而足程良儒讀書攷定云管子小稱篇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餘年如果一西施不應先及蔡邕傳飲章卽今之匿名文書兄弟二名而同其一字者謂之排行如義真義符之類起自晉人漢魏猶未有也獨王右軍父子同用之字是不可解

女國有橫池水婦人入浴出即孕若生男子三年則死
見梁元帝金樓子

梁元帝曰予作金樓子未竟從荊州還都時有言是鍛
眞金爲樓子者來詣予三齋之後往往乞借金樓子
翫弄之應大奇巧此可哈也

自甲至癸謂榦自子至亥爲枝

蘇小小墓張文潛集及宋百家詩載司馬禰事俱云在
錢唐非也案嘉興縣志稱墓在縣西南墳高二丈有
大井在其側舊生雙桃于其上宋紹興初衣白以出
人多畏之因鎮以埴遂不復見唐徐凝嘉興寒食詩
惟有縣前蘇小墓無人送與紙錢灰可證今縣南有

遜志堂雜鈔 己集

五 朱氏槐廬校刊

賢倡巷

明宏治中吳江吳太保洪爲太僕卿常熟李文安公傑
爲禮部侍郎長洲陳公璠爲都御史吳文定公寬爲
禮部尚書王文恪公整爲吏部侍郎詩酒倡和立五
同圖五同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心也同
道也太僕屬越人丁綵繪爲圖文定序之文恪題詩
于後三十年前余見一卷于家博屋齋中太保家藏
物也

明末南海鄭露湛若蕃二琴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
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彈也出入
必與二琴俱其餘古器物甚多貧則質子錢家俗謂

質曰當當主例給票以爲驗故湛若有前當票序後
當票序其目皆奇器也而二琴亦時出入質家嘗有
句云三河有土頻炊玉四壁無歸尙典琴庚寅城破
以二琴及寶劍懷素眞蹟等環置左右而死意若殉
焉粵人目爲狂生有爲抱琴歌以弔之者曰抱琴而
死兮當告誰叮嗟琴兮當知之

吳梅村先生連舉十三女而公子曠始生時唐東江孫
華爲名諸生年已及強矣赴湯餅宴居上坐先生戲
曰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意怫後戊辰曠舉禮部唐
果同榜

遜志堂雜鈔 己集

木 朱氏槐廬校刊

吳綺字齒次江都人康熙初由水曹郎出守湖州爲治
簡靜放衙散帙蕭然洛誦嘗有詞云詩瓢酒盞茶鍾
是閒中簿書可想見其風概也喜賓客四方名士過
從無虛日卒以此罷官流寓吳門最久後歸揚州晚
自號聽翁嘗作聽翁傳略云翁多惠政不畏強禦以
忤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不能自給長壻江子辰六
釀金築室于廣陵之南門曰天地間亭翁于是乎有
居癸亥游粵東制府吳雷村贈以買山錢歸得粉粧
巷趙氏之廢園而移居焉翁于是乎有園又以錢二
百千得東陵田七十畝翁于是乎有田園荒無樹木
花竹有素翁詩與文考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不數
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偕內子江夏君以詩酒

自適又云以脩短衰健聽之天以利鈍榮辱聽之人以是非毀譽聽之千百世而後流行坎止吾何心焉故自號曰聽翁又云為文章好作孝穆子山語所作填詞小令童女子皆能習之有吡陵閨秀日誦其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之句以為秦七黃九不能過也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益都馮相國致政歸上微臣去國戀主一疏中列五事一曰皇上不宜費財二曰不宜遠出三日勿輕遣官四曰臺灣不宜輕剿五日關稅鹽課不宜增額 上嘉納之在京邸時延致仁和吳農祥吳任臣王嗣槐梅鹽徐林鴻蕭山毛奇齡宜遜志堂雜鈔 已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與陳維崧皆績學之士號佳山堂六子常熟汪杜林先生名應銓康熙戊戌以第一人及第時年已四十餘身長面麻腰腹十圍買家京師有小家女陸氏粗識字觀彈詞曲本以為狀元皆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于燈下見先生額大失所望業已鬱鬱於是夕諸同年勦飲巨觥先生量洪興豪不覺沈醉登牀後嘔吐狼藉陸女恚甚未五更雜經而亡先生才華發露與時齟齬罷官遊楚大吏聘脩省志猶有彈劾之者紀消養雞主于不鳴有以也夫華亭周稚廉字冰持太守茂源之孫才士倫之子也下筆千言而悠悠忽迹類清狂嘗署其門曰論家世

如閣帖官窠亦云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願繡換得錢無二物皆松江產也

常熟王次山先生名峻風格嚴峭未第時館蔣文肅公家嘗不戒于酒肆口嫚罵蔣家人羣欲毆之文肅呵禁明日待之如初先生不自安辭去雍正甲辰成進士歷官侍御以彈劾御史某罷職文肅薨哭以詩云回首御傷門下士少時無賴吐車茵愈見先生之諱過也

王景琦字韓起江陰人名節自負康熙中督學魏以太夫人壽建水陸道場于古寺寺僧縣孔子拜釋迦像韓起見之勃然卷畫像歸胥役訴之學使學使怒拘韓起至韓起曰生恐累公得罪名教故奉聖像歸此舉正為公也且不獨為公為天下萬世道統計天下有聖人拜異教者乎學使詘于義婉言謝韓起裂其畫像拜而焚之

嘉興詩人周篋青士喜讀書就市厘賣米每日中交易箕筥斗斛權衡堆滿肆撥亂書糠粃中吟誦不輟偶遊嘉善假一園居停一夕嘯咏甚適遂至達旦鄰有郡丞行署時來按部聞周咏詩聲亦徹夜不寐恚甚詰旦遣隸往捉將加僇辱有士大夫援之乃得免後從京師還舟抵宿遷晨起洮頰水一笑而逝有采山集二十四卷

乾隆初嘉定張宮詹鵬御受 上知最深一日侍直乾

清門方宜召而張已歸矣 上以詩責之曰傳宣學

士為吟詩勤政臨軒未遑時試問羔羊三首內幾曾

此際許委蛇 命依韻和成聊當自訟張奉 旨呈

詩 上大悅賜以克食張才最敏健嘗賦鴈字詩日

未午成七言律三十首賡和 御製頃刻數篇復喝

韻成詩捷于擊鉢工畫山水捷亦如之中道祖謝

九重惋惜歎才人之不易得也子雲孟雲豪宕之士

僑居支硎山下亦能畫余嘗識之

惠周惕初名恕字元龍號硯溪所居在吳城東南冷香

溪之北有紅豆山房先是東禪寺有紅豆樹相傳為

遜志堂雜鈔 已集

九 朱氏槐廬校刊

白鶴禪師所種硯溪移一株于庭因自號紅豆主人

子士奇字仲孺一字天牧係棟字定字竝以經學世

其家硯溪天牧兩先生皆入翰林人偁老小紅豆云

何先生焯初字澗千以哭母改字吧瞻先世當元元統

間有以義行旌門者先生取以名其書塾學者偁義

門先生長洲人補崇明縣學生選入太學名聲彰徹

鄉先生諸公要人爭欲出門下先生偶語及故撫吳

湯文正公事見鄉先生微反脣即拂衣去他日點勘

場屋程文不如意者十居七八鄉先生氣奪戒門以

絕仍訟之大府會大府前以事嫌鄉先生故得不重

坐然六試京兆六報罷其一俛得之矣又擠而止之

尚以前憾也歲壬子 聖祖南巡以安溪李文貞公

薦召試直 南書房 賜舉人借試禮部不第又

賜進士對策高等改庶吉士 命侍讀入貝勒府久

之散館不授職得 旨再教習三年先後丁外內艱

服闋又以文貞公薦赴 闕授編脩時甲午歲也明

年有以蜚語聞者 上還自熱河緣道問何焯安在

即從迎駕所收繫之并簿錄邸中書交內廷學士檢

視諸非所宜言者大索不得獨得論俗下文字及詆

謔當世士大夫笑罵譏侮有人所不堪語黏籤以聞

而書夾中有御吳縣令饋金札橐并呈之 上怒霽

中摘數條遣內侍齎獄呵問反報薄其罪僅坐免官

遜志堂雜鈔 已集

十 朱氏槐廬校刊

仍直武英殿出獄後直 殿廷益勤壬寅六月九日

卒年六十二 上為之不怡者良久還其故官贈侍

講學士賻金給符傳以過器 命有司歲存恤其家

誠異數也書法精妙與吳縣汪退谷中允齊名與人

尺牘世爭藏弄之以為寶貴生平書不去前閱觀博

攷大抵以經史為主盟書籤壓架以善本互相校讎

至再三不倦所著詩古文詞數百篇語古齋識小錄

十數卷方簿錄時門弟子恐中有振觸語悉燒之無

一篇存者喜譚經生執為經生者往往持質先生莫

以游揚聲譽而先生不肯為背面語遇有侍者逢人

說項一不當意即闕置几上不置一辭以是多怨者

異日蜚語之聞未必非此輩爲之也弟煌字心友號
小山亦多藏書余嘗得其一二種皆手自點勘者

錢塘洪昇防思以詩名康熙初應莊親王世子之請取

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傳奇一時勾欄多演之越

一年會 國恤止樂長安邸第有演此曲者言官謂

過密讀曲大不敬賴 聖明寬宥第禡其四門之職

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官有從此罷去者

黃莘田名任閩之永福人有硯癖官四會令罷歸囊餘

二千金市端坑十硯千金購侍兒名金櫻者千金洗

硯吟詩悠然自適妻張氏號月鹿長女淑窈字妣洲

次淑晚字紉佩竝工吟咏今十硯流傳好事者得之

遜志堂雜鈔 已集

十一 朱氏槐廬校刊

奉若琪璧云

桐城高樸臣字相如雅好客有過從者必酌以酒明日

斷炊勿顧也官中書舍人乾隆初歿于京師幾無以

爲殮鬻馬于市始得蓋棺友人作鬻馬行以弔之

張岳未先生名景崧康熙乙丑進士明初四傑潯陽張

羽來儀之後吾師慎伯恪仲兩先生之父也與夫人

某氏素不相能嘗作借米謔三首以見意其一曰我

無奈向君哭懇君借我米一斛願來生君作主人我

作僕馮君時時呼喚我只小心伏侍直到蒼頭禿其

三曰君不宥我再求懇君借我米一斗願來生君作

富翁我作狗馮君時時呼喝我只擺尾搖頭長守家

門口其二曰君不宥我再歌懇君借我米一籬願來
生君作頑妻我作夫馮君時時吵鬧我只裝聾做啞

半死半糊塗需次得樂亭令之官未久一日出署歸

自經輿中死有妾某氏爲夫人所遣先生歿後矢志

不嫁居尼菴以老

瀏陽楚之東鄙也其俗凡偁大太二字互易其音臨文

亦互易其字舉邑皆然

古人無以別號自偁者白居易之香山居士司空圖之

耐辱居士不以自偁東坡山谷稍稍著偁降及明代

別號遂多然不以冠諸名也古人于其友亦呼名如

商爾何無罪憶李白懷杜甫是也字以表德子思偁

遜志堂雜鈔 已集

十一 朱氏槐廬校刊

其祖曰仲尼下如遯之子瞻魯直少游是也

往在吳門讀桑菴甫先生五嶽集而艷之泊閱徐霞客

遊記益深望洋之歎自謂異日或償此願也乃已酉

道出均州不得遊太和壬子如梁園不得游嵩少癸

丑客豫章不得登匡廬留湘南已逾歲不得訪衡岳

徒以奔走衣食交臂失之恐山靈笑人也

袁簡齋先生得隋織造故園于金陵之謝公墩名之曰

隨園先生由庶常出爲今年三十五謝去卽居是園

中有聯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是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邱蓋優游泉石四十餘年花裏秦宮老

而彌健年前遺疾幾殆援泉明自挽例徧乞和者今

年垂八十如魯靈光巍然尚存也往昔戊子庚寅間秋試金陵數飲園中園依山曲折高下為臺榭余曰奈無牆垣障蔽何先生曰吾嘗諭家人我死乃亟去之耳其曠達如此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以錢一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用畫叉挑取一塊而以竹筒貯用不盡之錢以待賓客曰此買老法也

今人凡酒壺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舌此俗說也禮記少儀尊壺者而其鼻解者曰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

遜志堂雜鈔

己集

圭

朱氏槐廬校刊

前後相向既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為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為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義耳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亭林先生此語極有味

茅菴草屋風雨一興輒欲顛覆至廣廈大屋雖疾風震

雷聲撼天地而安若泰山籬籬鳥雀風動艸而搖則驚飛竄伏而豐牛巨象雖長鞭大策猶扶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縣亦如是

宋人語

昔人有言日者閱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二必唱言于人以為異嘗略計之一時生一人一

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尚不減數十萬況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臣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于數者有不能歷算則同時生者必不少矣其間王公大臣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

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誦九千字已上乃得為吏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古之重小學如此降自後世俗書破體往往而是雖名公鉅卿亦隨流揚波卒未有訂其譌者余嘗欲劾

遜志堂雜鈔

己集

圭

朱氏槐廬校刊

為一書稍稍釐正之名曰字學八辨一辨體二辨音三辨通四辨借五辨同六辨變七辨誤八辨俗惜頻年奔走南北有志未逮也

亭林顧氏有言自隸書已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旨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為大然其間亦有不可從者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為地宜禾宋從木為居薛以辛為臯費誓之費改為柴訓為惡米武王載飾之飾改為城訓為甬土它如威為姑也為文陰毆為擊聲困為故廬居為法古用為卜中普為日無色童為男有罪衰為解衣耕弔為人持弓辱為夫耕時曳為束縛梓柶

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罪人在屋下執事
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不亦迂謬穿鑿而
遠于情理哉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
而違其非乃可爲善學說文者矣至于引經各異蓋
漢人于經專門名家師承不同故未畫一不足爲許
氏病也

許敬宗言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
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唐劉伯芻陸鴻漸于
天下之水皆能歷歷分別其等第

太牢牛羊豕兼具也少牢去牛而但用羊豕也然唐人
稱牛僧孺爲太牢其誤已久

遯志堂雜鈔 已集

朱氏槐廬校刊

右軍蘭亭序世說注謂之臨河敘

楚辭子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此非今之所
謂蘭蕙也案本草蘭似澤蘭生水旁紫莖赤節高四
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 紫花紅白色而香五
六月盛可佩飾又云蕙薰艸也生下溼地麻葉方莖
赤花黑實氣如靡蕪可以已厲陳藏器注卽今零陵
香也大抵古之所謂香艸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溼不
變故可刈以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其花雖香而葉
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爲佩者
也漢官儀尙書郎含香掘蘭上殿是必燥物可囊者
魏武取蕙花爲香燒及後來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

謂蘭蕙則腐艸耳何香澤之有乎

尙書喉舌前人皆用作喉脣文選沈約碑獻替惟辰實
當喉脣宋文帝因送王華等曰此四賢皆一時之秀
同掌喉脣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孝武曲
水聯句臣偃曰喉脣廢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
有喉脣之任

世說王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
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妻郗曇女也案獻之
法帖有云雖奉對積年可以爲盡日之歡嘗苦不盡
觸額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與偕老豈謂乖
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邪悲咽

遯志堂雜鈔 已集

朱氏槐廬校刊

實無已已惟當絕氣耳黃伯思曰此當是與郗家帖
也

唐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開元二十
年祀后土大赦二十七年加尊號大赦皆令左降官
量移近處是也今人自謙遷職爲量移者非

今謂陞官移居爲鶻遷蓋本詩鳥鳴嚶嚶及遷于喬木
語然竝無鶻字唐蘇味道詩遷鶻遠聽聞則其誤已
久

今官府文移凡上臨下皆曰仰案北齊書孝昭紀詔定
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

爾雅江南曰揚州李巡注云江南其氣躁勁厥性輕揚

故曰揚州余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以迄于今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不易信如前說則揚人舉非良士美俗矣是豈古人所以名州之意邪太康地志謂東漸太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揚故取名焉至劉熙釋名謂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固非確論李匡義資暇錄乃謂地多白揚故曰揚州抑又誤矣

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胡三省通鑑注云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也今人多作鄉里用又偁母為北堂為萱堂蓋本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攷詩意謂君子為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之切焉得諼草種

遜志堂雜鈔

已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于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相承為母事

羅璧識遺云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山陰陸氏埤雅謂雉飛不越分界之內崇不過一丈脩不過三丈潘安仁雉賦云畫墁衍以分幾者此也禮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鄭康成注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于城廟孔氏釋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頭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大

有取于雉有望于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耳
婦偁夫之兄曰兄公見爾雅釋親篇今俗偁曰伯案五代史補李濤弟濬娶婦寶氏出參濤荅拜濬曰新婦

參阿伯豈有荅拜禮則是唐末已有此偁矣又玉篇
姒字音中注云夫之兄也

古人偁父兄曰先生後人于朋友亦偁之尊辭也漢人或單偁先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亦單偁生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劉元城語錄偁司馬溫公為老先生

漢馬融教授前列生徒後蓄女樂因施絳紗又苻秦時韋逞母年八十奉命傳周官學亦施絳帳皆所以隔限男女也今相承以為故事

遜志堂雜鈔

已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遜志堂雜鈔已集終

句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人家藏書最宜珍重韓退之曰鄴侯富藏書插架三萬
 軸一一排牙籤新若手未觸人遂謂李家有書不讀
 然下云爲人最彊記過眼不再讀偉哉聖文磊落
 載其腹是繫未嘗不讀書也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
 書堂文史藏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
 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買豎藏貨貝
 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
 視天氣晴明即設几案于當日所側羣書于上以暴
 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于啟卷必先視几

遜志堂雜鈔 庚集

朱氏槐廬校刊

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
 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
 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視其沿而覆以
 次指面燃挾而過故得不至探熟其紙每見汝輩以
 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
 以吾儒反不如乎宜切志之趙文敏曰聚書藏書良
 非易事善觀書者澁神端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
 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
 損隨脩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又書
 卷末曰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
 人不讀將至于鬻積其家聲不如禽犢苟歸它室當

念此言取非其有尤甯舍旃杜邊藏書每題卷尾以

戒子孫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陸之
 驚之爲不孝古人之于書愛護珍惜如此尋家某貧
 而酷好藏書未弱冠即減衣縮食以購之閒借鈔于
 盧抱經學士王西莊光祿朱文游鮑以文吳槎客明
 經楊列甄進士閱三十年積有萬餘卷頗多善本無
 何而飢驅出門扁寓它室託友人司其筦鑰僅攜零
 星鈔本數十卷以行然不敢自秘如薪水王根石太
 學漢陽葉桐封中翰廣甯趙純齋大令皆就予傳鈔
 廣爲流通惟是吳下所儲恐遭蟲蝕且兒愚不能讀
 書它時終不知落何人之手每一念及爲之慨然

遜志堂雜鈔 庚集

朱氏槐廬校刊

朱存理性甫葑門老儒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聞
 人有異書必從訪求以必得爲志手自繕錄前輩詩
 文積百餘家它所纂集若鐵網珊瑚野航漫錄經子
 鈎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鶴岑隨筆又數百卷既
 老不厭也

吾吳楊儀部循吉好蓄異書孜孜不及嘗題書櫺云吾
 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爲士家無一簡編辛
 勤一十載購求心頗專小者雖未備大者亦略全經
 史及子集一一義貫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痊侍
 此爲性命縱橫堆滿前當時作書者非聖必大賢豈
 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財貨先墜

地不日拾斷爛無與憐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捐勝
付不肖子持去將鬻錢又鈔書詩云沈疾已在躬嗜
書猶不廢每聞有奇籍多方必羅致手錄兼買人恒
輟衣食費往來遶案行點畫勞指視成編亦艱難把
玩自珍貴家人怪我癖既安用是自知身有病不
作長久計偏好固莫捐聊爾從吾意予亦好鈔書早
夜矻矻遂成目眇猶不能自己也儀部著有南峰文
集筆意簡古志乘尤妙

嘉靖中華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書尤愛宋時鏤版訪
得吳門故家有宋槧袁宏後漢紀係陸放翁劉須溪
謝疊山三先生手評飾以古錦玉籤遂以一美婢易

遜志堂雜鈔 庚集

三 朱氏槐廬校刊

之益非此不能得也婢臨行題詩于壁曰無端劉愛
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它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
盡道旁枝吉士見詩惋惜未幾捐館

宋太祖既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復下詔購遺書于左昇
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輯爲崇文總目又
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是爲秘閣靖康二年正
月金人犯闕索秘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
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
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元之平金也
楊中書惟中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
旨構首請葺宋三館圖籍當時敕平章政事太原張

遜志堂雜鈔 庚集

四 朱氏槐廬校刊

乃兼領祕書監事有詔許京朝官假觀明之文淵閣
則合宋金元所儲而匯于一益以永樂南都所運百
櫃及四方所上者咸貯于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
使還必納書于庫其書雕本十三鈔本十七皆倒折
四周向外故雖蟲蠹鼠嚙而中不損壞正統六年六
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
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上言文淵閣見貯書籍未有
完整目錄臣等逐一點勘編置字號輯成文淵閣書
目請用廣儲之寶鈐識仍藏于文淵閣永遠備照庶
無遺失從之其書凡四萬三千二百餘冊而列朝寶
錄寶訓不下數千卷若永樂大典多至二萬二千九
百七十三卷皆藏之皇史宬不與焉但閣制庫狹而
牖復黑暗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留心
及此徒付管鑰于中翰涓人之手往往爲人竊去萬
歷十三年內閣敕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
書舍人張萱等奉閣論校理纂輯內閣書目則并累
朝續添書籍入焉校之正統目錄十僅存二二三耳崇
禎甲申之變散佚轉多秘本罕傳至 本朝乾隆中
采訪遺書緝爲四庫全書而後秘府縹緗燦然美備
矣

江浙藏書之家前明如崑山葉氏菴竹堂鄞縣范氏天
一閣山陰祁氏澹生堂縹緗之富甲于海內 本朝

則常熟絳雲樓毛氏汲古閣其尤著者也它如崑山徐氏傳是樓多至七十二楨秀水朱氏曝書亭多至八萬餘卷今惟天一閣猶有存者餘則散如雲烟矣毛氏汲古閣自崇禎元年發雕十三經十七史繼以詩詞曲本唐宋金元別集裨官小說無慮數百種于晉歿其子斧季績之力不給至鬻田以濟自有印本以來剞劂之富莫有過于此者也百餘年來板已散失印本漸稀藝林方其惋惜而吾友鮑以文復有知不足齋叢書之刻得本之精鐫校之審視毛氏有過之無不及者先是朝廷訪求遺書以文命其子士恭以家藏五百餘種獻得拜古今圖書集成之賜所

遜志堂雜鈔 庚集

五 朱氏槐廬校刊

經進書復蒙 御題有知不足齋奚不足渴于書籍是賢乎之句儒生榮遇真千載一時也以文名廷博歛人遷杭州今僑居烏鎮宋晏元獻公守長安有郝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玉體體因大富今兄弟分居欲分爲數段元獻取而視之自頷骨左右皆玉也瑗異非常者可比公喟然曰此豈得于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實手彼得之元獻因爲僚屬言唐小說元宗爲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攜鐵椎擊其腦元宗臥未起中其腦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客曰我固知命盡汝手然葉法善嘗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且法善勸我

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此乃真元宗之髑髏骨也因命重瘞于泰陵王銍默記龍明子葆光錄竝載此事銍又言孫光憲續通錄云元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果爾則肅宗之舉庸可追乎或謂肅宗死如武乙云倪元鎮故居今爲祇陀寺在無錫縣東南二十里雲林堂清閣閣遺址尙在寺至今多梧桐

遜志堂雜鈔 庚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居易錄云陳給事言昭君冢在歸化城南三十里高三十餘丈廣數畝冢前尙存石虎二其色黝黑石師子一色純白石幢一上刻蒙古書豎幡其上冢顛有小方亭中藏蓋佛冢旁大柳一株根分爲二相距三尺許去地數尺連而爲一皮存若香片然粵東水塘宵更禁五鼓相傳擊五鼓則海水泛溢七情類彙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蝸于敵殺人文海披沙東昌有諺曰夏津不撞鐘高堂無北門撞鐘人頭痛北門生蝗蟲漏幢小品蕭縣不撞鐘撞之則水至宜和開方士燒水銀爲黃金鑄爲錢在神霄者曰神霄丹寶在五福者曰五福丹寶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海陵得之以賜幸臣服之爲帽環云不中嗚見元遺山續夷堅志

續夷堅志引呂氏碣石錄云宜和中龍德宮花竹池沼
閒散起廬舍象柳落田家所居山莊漁市旗亭茶店
無所不有悉以宮婢主之上皇策蹇其閒從以輕俠
少年所至主人館客畱連笑謔一與外閒無異將去
卽以金錢遺之播遷之兆已見於此

吳越王時宮中泊烏金爲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
以爲塔號金塗塔美堯章得其一版作如來舍身相
周晉仙作歌紀之見江湖小集

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閩人聰慧者八十人使學于教
坊賜名雲韶部後改雲韶班

岳鄂王始謚忠愍改武穆定謚忠武見制詞文信國至
遜志堂雜鈔 庚集 七 宋氏槐廬校刊

明景泰中謚忠烈見奔州四部彙

搢紳指插也紳大帶也謂插笏于紳今誤作縉紳縉乃
帛之赤色者義異

安穩晉人多作安隱蓋穩隱二字古通用晉王凝之帖
告庾氏女汝勉難安隱深憫縣心釋文云勉難安隱

言臨分婉一難殊安穩也
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言几案面南人坐硯
之北也

龍卽今之田雞古人用以祭祀且進御漢書霍山曰丞
相擅滅宗廟羔兔龍周官蠲氏鄭康成注云今御所
食龍是也

唐書高祖武德元年詔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
缺勝襖子蓋隋時武官之服也

明逆奄劉瑾本姓淡馬鬼南八里王鋪人見王賂上秦
蜀驛程後記

書康誥若保赤子傳曰孩兒未詳赤子何義案赤字古
通尺張華禽經雉上有丈鷄上有赤華山石關云高

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赤游師雄墓志只
尺作只赤楊升菴以尺牘爲赤牘知赤卽尺也古人

多以尺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又曰六尺
之軀七尺之軀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長僅尺也

○焦氏筆乘云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
遜志堂雜鈔 庚集 八 宋氏槐廬校刊

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
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論

語六尺之孤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愚謂史
記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也周尺準今八寸

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
四寸以長準今尺七尺四寸餘

三輔黃圖云宜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嘗
于此度曲因以爲名攷武帝從宜曲以南置更衣十

二所卽宜曲宮也豈因宣帝度曲而得名乎
驩兜古作鴈咬韓詩關弓射鴈是也書疏亦作驩頭

讀書通作驩朱古文尙書作鴈兜因凶名篇海作鴈

兜

萬曆辛丑內監孫隆以織造至蘇刁民藉以作奸六門設稅吏擔負出入必稅錢數文閭閻擾動吳人葛誠激于義憤以蕉扇招市人殺其參隨隆走杭州得免誠詣官待罪當道以亂民不宜稱誠改為賢疏聞朝廷赦之十餘年以疾終吳人義之呼為葛將軍葬之虎丘

康熙二十七年六月楚省督標裁兵夏包子名龍等聚

眾作亂環撫署索餉時武昌糧道掌藩司印葉公映樞在撫署力勸巡撫柯永昇升堂不聽自內署遁去亂兵遂擁入公挺身論之眾曰此廉吏不可傷擁公

遜志堂雜鈔 庚集

九 朱氏槐廬校刊

至山下公戒以毋得焚掠三日後當從爾輩之請遂歸藩署夜奉太夫人覓小舟潛渡次早刺血艸疏并封印信遣人閒道詣京師乃朝服北望稽首升大堂公座引佩刀自刎三日後賊如約登堂見公猶危坐及近前方知已死因羅拜于地疏至京師 命都統五岱為振武將軍率兵討之六月十四日官軍擊敗賊眾二千餘人于應城縣斬偽副將二守備三把總一十七十八日又大敗之賊奔德安七月初十日南陽總兵孔華率師進討夏逆據漢陽城我師破門直入賊遁武昌十五日夏逆率眾駕船至鯉魚漵大兵勦殺焚其船餘賊來犯大營擊走之生擒偽總兵以

下二十餘員兵三百餘人夏逆僅以身免十八日武昌偽官弁獻城投降并獻偽軍師妖僧大原首級收繫夏逆妻子家口二十日黃州府偽總兵獻城降黃岡縣生員宜畏生等擒夏包子磔于軍前贈公工部侍郎廕一子 上親書忠節二字為證公字炳霞上海人順治十八年進士

世傳黃巢殺人八百萬而明末張獻忠之殺人有百倍于巢者自甲申正月犯蜀陷重慶悉斷民右手既破成都僭號大西改元大順授其義兒孫可望為偽平東將軍監十九營李定國為偽安西將軍監十六營劉文秀為偽撫南將軍監十五營艾能奇為偽定北

遜志堂雜鈔 庚集

十 朱氏槐廬校刊

將軍監二十營次年五月可望報一路殺男子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子九千五百萬定國報一路殺男子七千九百餘萬女子八千八百餘萬文秀報一路殺男子九千九百六十萬女子八千八百餘萬能奇報一路殺男子七千六百餘萬女子九千四百餘萬此外各營分勦川南川北所殺之數及獻忠偽御營殺人數目自有簿記之不與焉于是四川之民靡有子遺迨屯營于西充鳳皇山至自殺其卒日一二萬人初殺蜀卒蜀盡則楚楚盡乃殺其起之秦人後令量之以度過不及者皆死駐西充時尚存兵一百三十餘萬逾兩月剗削者過半矣嗚呼此古今未有之

奇劫也朱竹垞說

獻忠於崇禎十七年正月引其眾自荊州入川屠夔州
雲陽抵萬縣驅其民投之江復從梁山趨重慶所過
誅戮以人肉爲糧雖婦女無免者遠長驅入成都氣
驕甚自稱老萬歲建東西二府以養子孫可望李定
國居之命各稱千歲于是有入關取李自成之志矣
已而自成爲王師所滅獻忠聞之始懼先是獻忠所
至輒焚積聚毀城垣不爲持久計至是始據成都抵
守順治二年肅王奉 詔西征至漢中故逗畱不進
以示賊無西意逾月賊帥劉進忠者來歸因輸獻忠
虛實備言其可取狀王兼程進命士馬俱銜枚當是

遜志堂雜鈔 庚集

朱氏槐廬校刊

時獻忠營于西充不設備 王師奄至西充之鳳皇
觀會大霧晝冥潛勒軍登山賊謀者知之以告獻忠
既素驕且不虞 王師之速至也斬以徇曰此羣搖
求食耳清兵豈能遠越劍閣邪少頃又告又斬之凡
三斬告者王謂得之遂揮鐵騎下促獻忠營獻忠方
在廐視其馬見有急兵即乘馬而馳未暇環甲也
王師進射獻忠貫其胸獻忠疾馳還營拔矢視之乃
大驚曰果清兵也于是賊眾奪氣 王師乘之所向
披靡東西二府各引兵遁是日禽獻忠獻忠將死矣
瞋目怒其部曲之降者猶列拜之王乃拔佩刀仰而
祝天曰獻忠罪惡滔天毒流萬姓我受 天子命

奉行天誅謹敢爲萬姓復讎祝訖王親加刃獻忠身
遂磔殺之尸諸轅門士民爭往斫之骨肉糜爛略盡
獻忠狀貌魁梧面長一尺六寸性慘暴一日不殺人
則悽然不樂死時年四十有一獻忠既敗可望定國
奔雲南其後可望與定國爭權相殺定國潰走緬甸
以死可望來歸 世祖封爲義王子孫承襲乾隆
中始絕其封劉文秀之黨號十三家者盤踞夔鄂間
康熙三年合秦蜀楚兵三路大舉乃平之

遜志堂雜鈔 庚集

朱氏槐廬校刊

賊至是截之獻忠怒率火悉焚其舟金物盡沈于江
復集賊黨還成都西蜀既定頗有覬覦江中遺物者
竭人力取之半溺于水終莫能得也
關中趙岫石墨鏘華云重陽萬壽宮元碑林立皆以蒙
古字書而以漢字譯之中載一碑文曰長生天氣力
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
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
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闕及皇帝薛禪皇帝完
澤篤皇帝曲律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
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宣諭的有來如今
也只依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

祝壽者厥道奉元路大重陽院萬壽宮裏并下院宮
觀裏住的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
每宮觀庵廟裏房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
著者稅糧休與者但屬宮觀裏的水土人口頭疋圍
林碾磨店舍鋪席典庫浴堂船筏車兩不抄甚麼它
的更漢陂甘澗等三處水例甘谷山林不揀是誰休
倚氣力者休奪要者這的每卻倚著有聖旨麼道沒
體例的句當休做者做呵它每不怕那甚麼聖旨虎
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辭句俚鄙
義亦晦澀往見元典章所載詔旨類皆如此錄之以
存一朝體制云爾又云別二碑署年月處俱用雙鈞
書一至正十四年五月一日一至正

遜志堂雜鈔

庚集

三

朱氏槐廬校刊

十八年
八月日

西神脞說云婦人勻面占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
兼尚黃幽怪錄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攢
異作額間黃溫庭鈞詩額黃無限夕陽山牛嶠詞額
黃侵膩髮此額妝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溫
庭筠詩柳風吹盡斜開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
此看妝也西陽雜俎有黃星靨溫庭鈞詞臉上金霞
細李賀詩宮人玉靨黃又遼時燕俗婦人有顏色者
目爲細娘面塗黃謂之佛妝彭汝礪詩有女天天稱
細娘眞珠絡髻面塗黃南人見怪疑爲瘴墨更矜誇
是佛妝此則面妝也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甯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
面事秦何異牛後乎注曰雞口雖小所以進食牛後
雖大所以出沒後人穿鑿改爲雞尸牛從謂尸雞中
之主從牛子并云舊本國策如此顏之推沈存中皆
取其說竊疑非是

漢書王莽傳安漢公起于第家第家猶今之言世家
萬歷初常熟趙文毅公用賢官檢討武進吳侍讀中行
官編修先後劾張江陵奪情受杖歛縣許文穆公國
時以國子充日講官鑄玉杯一銘曰班班者何下生
淚英雄者何萬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吳鏞犀
杯一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沈沈不惜剖心甯辭碎首

遜志堂雜鈔

庚集

十四

朱氏槐廬校刊

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趙玉杯後不知所在犀者
傳之門人黃端伯黃傳之門人陳潛夫兩賢皆殉國
近歸曲阜顏氏文毅五世孫王槐訪得之琢玉杯爲
銘介北平翁先生方綱易歸徧乞詩人作咒觥歸趙
歌予亦有作
僞吳張士誠宮人李金兒者性敏慧能誦經史百家尤
精醫卜士誠據高郵爲脫脫所圍城垂破李卜之謂
當固守敵且退後聞雷夜起登樓仰觀曰龍文虎氣
見吾營上可以戰矣遂大破元兵後士誠破姑蘇敗
爲隆平府據承天寺爲宮冊李爲金姬李以江南不
可居且有患士誠不聽李知不免出拜祝天須臾

閉目呼之已死葬福山港口加封仙妃楊儀傳其事
今常熟縣西北二十里有金姬墩語譌爲雞又有阿
圓者亦士誠宮人後嫁皮工某自云城破時士誠命
開庫聽諸宮人分取見一金匱約重二百餘斤力欲
舉之不覺臂折見骨王禕逐鹿記亦載此事

張氏據有浙西富饒之地而好養士凡不得志于元者
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而有爲北樂府譏之曰
早羅辦兒緊札梢頭戴方簷帽穿領闊襖衫坐箇四
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米蟲頭黑身白議其歲糜廩祿也
及明兵圍姑蘇急士誠聚其族登齊雲樓舉火焚之
縊不死城破被擒武夫健卒束手賣降亦竟無一人

遜志堂雜鈔 庚集

五 朱氏槐廬校刊

死難者

庚申君遁走沙漠稱爲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明洪武
三年庚戌四月殂落諡曰惠宗卽順帝也其子嗣立
以餘兵走和林洪武十年丁巳遣使如高麗行宣光
年號國人不允後三年又遣僉院甫非告約年天元
辛禍遣永甯君王彬往賀祠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
諡爲昭宗竝見鄭麟趾高麗史而明之載籍皆隱而
不書

相傳庚申君爲宋瀛國公子非明宗己子明初閩人余
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
公尙公主時蒙賜燕明光宮酒醋舒爪爬金柱化爲

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實與凡禽同侍
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霑酥胷瀛國晨馳見帝師
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
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
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
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云云攷
之于史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後十二
年爲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于吐番又二十八年爲
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
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也又十三年明宗
立于外凡八月崩又四年癸酉安歡帖木爾入卽位

遜志堂雜鈔 庚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是爲順帝時年十四順帝生于延祐庚申上距丙子
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案元史云文宗
以上乳母失言謂明宗在日素謂上非其子文宗竄
順帝于海南召奎章閣學士虞集書詔播告中外而
不言爲何人之子文宗崩甯宗立二月亦崩國人迎
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
舊詔虞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閒
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字詩云自謂非其子如
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稟
呈順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而兩目
由是喪明又案袁忠徹記事云永樂十年五月十八

日上御武英門于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觀之
上笑曰宋太祖以下雖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
醫然十九日復御武英門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
上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忠徹曰惟此
何爲類太醫也觀此則余詩所云信不誣矣

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俗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案此
三日皆九之中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
故庶民不敢用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聞蛙鳴問官蛙私蛙太子命
賈允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
可給廩任浮溪詩人閒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

遜志堂雜鈔

庚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崇

續夷堅志云廣甯寺有一鐘一日撞之不鳴其聲乃在
城南橋下行人聞之無不驚駭或告寺僧具鏡鉢就
橋下迎之鐘復鳴

真定府大佛寺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三丈中奉觀
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臂四十二隋爲龍藏寺宋重建
易名龍興今俗稱大佛寺

明郵縣倪光工數術客有問婦將產者傘忽裂其人失
色倪曰傘裂則小人見君得子矣後果然
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启于此儻九代注九代馬名儻
盤旋作之令舞也則舞馬不始于唐

虞泉羅源人闕王麟時常鬻黃精于市龍啟開爲道士
陳守元所辱故人未當敏因背之去尋入仙茅山羅
喜洞當敏尾之望見洞中玉堂金闕麗人被珠襦者
百數皋至皆卻行前迎建翠旒孔蓋當敏大駭頓首
謝罪皋目笑之有頃宴客堂上盛設食飲界當敏以
婢僕之餐坐之堂下然亦非人世所有滋味居十日
當敏辭歸皋及賓客送之至洞門客吹尺八擊玉磬
皋和而歌曰朝爲雄兮暮爲雌天地終盡兮人生幾
時歌畢忽然俱去當敏歸城郭人民盡非昔日蓋明
洪武之十二年矣

遜志堂雜鈔

庚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王黃州小畜外集有詛掠剽神文序云予鄰有右族藏
鑑巨萬每月哉生明之二日且必醵醪豆載以祭于
庭且紙帛繪駿以焚之詢其所祀則曰陰君命神掠
民之羨財籍數于冥府備人之沒將得用矣案道藏
雷經稱雷師皓翁有九天將軍雷門使者諸名分掠
剽積逮幽枉報應四司各有大夫掌其事則所謂掠
剽神者蓋雷部之一也

神主木一名橫隋志天橫木題曰皇天座地橫木題曰
后地座

何孟春餘冬序錄云揖俗曰唱喏古人相揖作此聲唱
喏者引氣之聲也余案宋人北庭事實云揖不唱聲
名曰啞揖則爲跟啞笑契丹人置手胸前而不聲宋

人以爲怪今世無有唱聲者矣唱者唱言也啫者卽所唱之聲石晉時李濤素滑稽弟新娶婦參見之濤父手曰慚無寶筵羞作梁山啫啫啫此其證也女子拜必唱萬福今亦無之惟姆戲教嬰兒引手曰啫啫民間婦女相見曰叫叫是其遺意

世謂宋有天下陳希夷有只怕五更頭之讖故命轉六更然李長吉詩宮門掌事報六更則唐已有之矣蓋更與庚同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希夷五更之說遂驗又夜漏五更皆五點共二十五點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今初更起三點五更止三點不知始于何時

遜志堂雜鈔

庚集

五

朱氏槐廬校刊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遜志堂雜鈔庚集終

句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順治元年六月攝政睿親王致書明大學士史可法史

公答書尙存內閣

太上皇帝命檢出裝潢

御製書事一篇冠其首今恭錄如左云

幼年卽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

遜志堂雜鈔 辛集

朱氏槐廬校刊

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于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詭譎不經之言雖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彊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意耳予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竝命附錄于後

夫可法卽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傳會失之不經矣

睿親王書云予向在瀋陽卽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于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關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

遜志堂雜鈔 辛集

朱氏槐廬校刊

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父之讎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抑募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縉之勞悉索敵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何如感恩圖報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

足斷流邪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于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讎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勅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與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

遜志堂雜鈔

辛集

三

朱氏槐廬校刊

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襲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敢布腹心佇聞名教江天在望延跋爲勞書不宜意

史公旋遣人答書曰大明國督師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 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人將軍未敢遽通左

右非委隆儀于艸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恕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非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器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讎而二三老成謂國破君亡宗社爲

平志堂雜鈔

辛集

四

朱氏槐廬校刊

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它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元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涌出柁梓數十萬助脩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卷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

踞北而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
謹于八月薄治篋篋遣使備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
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
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
子未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
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獨拘牽不卽
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
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開特
書如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
亡國晉元嗣基微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于國讎未
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予

遜志堂雜鈔

辛集

五

朱氏槐廬校刊

之甚至如明皇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
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業也本朝傳世十六正
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
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
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
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
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
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
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濱
池不忍盡戮勳撫互用貽誤至今今天縱英武刻
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上飲泣

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于
此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誅謀知
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
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義全始終之
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其梟逆賊之頭以洩數天之
憤則貴國義問昭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
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
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
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
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
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

遜志堂雜鈔

辛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實昭鑒之

唐范陽盧某母琅邪王氏于景龍中撰天寶同文詩凡
八百一十二字誠其子曰吾歿之後爾密記之若逢
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眞圖上獻至元宗朝東
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表有曰性合希夷體于
靜默精微道本馳驚玄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
之盛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
莫測見謝肇淛五雜俎果爾則王氏不獨詞華巧思
亦且未事先知又高于蘇蕙而名不彰文亦不傳豈
有幸有不幸邪

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員半干楊炯吳通元裴耀卿李

泌劉晏皆由是舉宋則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然漢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車即以童子拜官者古矣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亦曰筆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頌為制戲曰筆頭乾譯曰出為方伯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容齋隨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裴贈車馬絲繒甚厚湜猶以為薄又酬絹九千匹白居易作元微之墓志謝以鞍馬綾帛玉帶價逾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緣詣韋貫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侯

遜志堂雜鈔 辛集

七 宋氏槐廬校刊

銘志隱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明張修撰洪每為人作一文僅得錢五百尙未慊意也戒菴漫筆云有人求文于桑悅託以親昵無潤筆桑曰吾生平未嘗白作文字可暫將白銀一錠置吾案間鼓吾興致待文作完并銀送還可也唐子畏有一巨本錄記所作文字簿面題利市二字都南濠生平至不苟取嘗有疾以帕裹頭彊起坐書室中人有請其休息者荅曰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索潤筆矣馬懷祖嘗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祝問曰是現精神否俗以銀錢為精神也馬曰然祝遂欣然捉筆又南窗閒筆載陳白沙善畫梅求之者累白沙

戲題坐側曰鳥音人又來人不深問之白沙曰白晝白晝眾為絕倒

代醉編云中國以月晦為一月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

西域記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

正德間朝廷開設酒館酒望云本店發賣四時荷花為

酒猶南人言荷花白酒也又有二扁一曰天下第一

酒館一曰四時應飢食店

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容六升小

曰季雅容五升今人謂雅量本此

世說千里葦蕪末下鹽豉注千里末下皆蘇州境後人

誤末為末東坡詩每懷葦蕪末下鹽豉又有將鹽豉下

遜志堂雜鈔 辛集

八 宋氏槐廬校刊

葦蕪皆承誤也

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名貴張崇文歷代小志云文翁姓

文名黨字仲翁荀悅漢紀云壺關三老令狐茂此三

人名足補史傳之闕

談助云崇禎帝一日欲食米糖內臣奏令御膳監製造

問一料所費幾何對曰得銀八兩帝以銀三錢令赴

市買之須臾捧一盒至分給各皇子公主笑曰此甯

須八兩邪

易安居士李清照婦人之能文者有漱玉詞行世父文

叔即撰洛陽名園記者母王拱辰女亦能文易安適

趙明誠德夫相傳德夫既歿易安更嫁張汝舟以反

目遂至對簿趙彥衛雲麓漫鈔載其獄中上內翰某
定禮放曰清照素習義方粗明詩禮近因疾病欲至
膏肓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嘗藥雖存弱弟應門惟有
老兵既爾倉皇遂成造次信彼如黃之說惑茲似錦
之言第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
架亦安知僂俛難言優柔莫決呻吟未定疆以同歸
視聽才分實難其處忍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僮之
下材身既懷臭之可嫌惟求脫去素抱璧之將往決
欲殺之遂肆侵凌日加毆擊可念劉伶之肋難勝石
勒之拳局地叩天敢效談娘之善訴升堂入室素非
李赤之甘心外援難求自陳何害豈期末事乃得上

遜志堂雜鈔 辛集

九

宋氏槐廬按刊

聞取自宸夷付之廷尉被桎梏以置對同凶醜以陳
辭豈惟賈生羞絳灌爲情何啻老子與韓非同傳但
祈脫死莫望償金友凶橫者十旬蓋非天降屠圍圍
者九日豈是人爲抵雀捐金利當安往將頭碎壁失
固可知實自謬愚分當獄市此蓋伏遇內翰承旨摺
紳望族冠蓋清流日下無雙人閒第一奉天克復本
緣陸贄之詞淮蔡底平實以會昌之詔哀憐無告雖
才解駮感戴鴻恩如眞已出故茲白首得免丹書清
照敢不省過知慚捫心誠愧責全責智已難逃萬世
之譏敗德敗名何以見中朝之士雖南山之竹豈能
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之謗高鵬斥

鶴本異升沈火鼠冰蠶難同嗜好達人其惜童子皆
知願賜品題與加澗洗舊當布衣蔬食溫故知新再
見江山依舊一餅一鉢重歸賦畝更須三沐三熏忝
在葭莖敢茲塵瀆謹啟近德州盧見曾刻金石錄作
序辨之曰世傳易安更嫁至有對簿辨雪之言貽世
譏笑余以金石錄所作跋語攷之而知其決無是也
德夫歿時易安已四十六歲遭時多難流離往來具
有蹤迹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
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
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
恨自悼輒喋喋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

遜志堂雜鈔 辛集

十

宋氏槐廬按刊

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游經喪亂猶愛惜一二不
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夫不忘若是
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爲
之或造謗如碧雲駮之類其又可信乎余因正之母
令千載下易安猶蒙惡聲也

或謂元朝帝王無陵寢案葉子奇艸木子云送終之禮
元朝官裏用椁木一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爲
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圍三圍定送
至其直北圍寢之地深葬之則用萬馬蹴平俟春艸
方生則已得同平坡無復攷志遺迹矣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曲禮古者墓而不墳春

秋穉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庶人無墳
蓋庶人但有冢耳

漢書石奮傳取親中冓廁身辭酒蘇林曰膾音授晉
灼曰世謂反門小裏衫為侯膾顏師古曰中帶若今
中衣廁膾若今汗衫也胡承之按賈逵解周官云膾
行清也孟康云膾行清膾受羹函也賈孟皆在晉前
去班固為近當得其實且膾字義必非衣服類細
素雜記亦以膾為溷

莊綽難肋編載唐李光弼之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
宋史載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徽宗賜為女官七修
類彙載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達達婦人有髭鬚

遜志堂雜鈔 辛集

士 朱氏槐廬校刊

長尺許陸繁庚已編載弘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鬚長
三寸餘又鄭州旅店婦美色領下有鬚三縷長數寸
人目為三鬚娘子開州志載正德十三年臨河城靳
氏女將笄忽生鬚長四寸許剪之復出

唐盧鴻一隱于嵩山綱目書徵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
不就後人多作盧鴻蓋承綱目之譌

唐僖宗朝南詔請和親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此又
一李龜年

說苑介子推十五為荆相堂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
二十五老人是又一介子推也

漢有兩王莽其一天水人字稚叔昭帝時以衛尉為右

將軍蓋長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患大將軍霍
光與右將軍王莽此一王莽也平帝時篡漢者又一
王莽也

漢有兩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封平津侯者此一公孫
弘也後漢明帝時為幽州從事見虞延傳又一公孫
弘也先是又有二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
王一在中山為參乘一在越斷髮文身

漢有兩張禹武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此一張禹也後
漢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又一
張禹也

遜志堂雜鈔 辛集

士 朱氏槐廬校刊

漢有兩貢禹魏相傳云高帝時貢禹舉冬此一貢禹也

王吉貢禹又一貢禹也
漢有兩京房梁丘賀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此一京房
也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又一京房也

漢武帝時有兩上官桀其一從李廣利伐大宛有功為
少府以年老免其一末年為左將軍與霍光金日磾
同受遺詔輔少主後謀反誅

漢有兩王恢其一諫韓匈奴于馬邑坐首謀不進誅其
一以故中郎將捕得車師封 侯僅一月坐矯旨罪
免

漢成帝時有兩王章其一河平三年由太僕為右將軍
陽朔三年遷光祿勳卒其一陽朔元年以京兆尹忤

王鳳下獄死

漢有兩韓安國其一字長孺顯名景武之世其一元帝
永光二年以定襄太守為建威將軍擊多姐羌未進
而還

漢昭帝時有兩杜延年其一為關者與燕王旦交通其
一為諫議大夫即杜周子以發覺燕王旦謀反封侯
竝見元鳳三年詔書

金元開有兩郝天挺其一元遺山之師字晉卿潞州人
徙澤州之陵川郝經之祖也一為遺山弟子字繼光
出于朵魯別族元朝累拜河南行省平章追封真國
公證文定即注唐詩鼓吹者

遜志堂雜鈔 辛集

朱氏槐廬校刊

利韻會以為佛寺今承用之案王簡棲頭陀寺碑列利
相望李周翰注列利佛塔也又崇基表利劉良注利
塔也南史虞愿傳以孝武莊嚴利七層帝欲起十層
不可立分為兩利各五層劉孝儀平等寺利下銘惟
茲寶塔妙迹可傳又云豈如神利耿介凌煙梁簡文
帝荅同泰寺立利啟寶塔大飛唐宋之間登慈恩寺
浮圖詩鳳利侵雲半歷詳前說則利為飾塔無疑
康熙己未春 御試博學鴻辭閣臣擬進有圭璋特達
賦或未達其義案禮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
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
南方也皮文物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達于上然

則璧琮琥璜皆不特達矣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調者趙
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
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當時士子皆以唐虞
三代為對

漢獻帝遣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李儻為大司馬是又一
李固

宋仁宗名禎宦者宮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故其易為
初月王珪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政音為正月以
正音為正音因乞廢正征音一字不用余謂正之讀
征如尚書音常星宿音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此豈二

遜志堂雜鈔 辛集

朱氏槐廬校刊

字亦有所諱邪且政本字尙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
音不可通矣

李贇疑耀云今諱語給人者為黃六初不解其義後閱
一小說黃巢兄弟六人巢行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
者指為黃六

俗稱婦人為女客蓋有所本宋玉高唐賦妾巫山之女
也為高唐之客

在浦陳山屠康僖墓林木鬱蒼有鳥從南海來集其上
秋來春去初至剖其腹中有青椒相傳為日本所產
大者名戴毛鷹亦曰鸚鵡中者花雞小者攢雞土人
統名之曰屠墳秋鳥當湖佳品也

赤壁有二一在武昌之嘉魚一在黃州城西北世傳黃州爲周瑜破曹操處放水經江水逕烏林南注云黃蓋敗魏武處又左逕百人山注云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起也盛弘之荊州記言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赤壁瑜破魏武于此案其地距黃州且四百里又水經江水左逕赤鼻山卽今黃州之赤壁蓋黃州之本名赤鼻非赤壁也蘇子瞻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又詞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蓋亦不敢信以爲實

余留武昌最久求所謂頭陀寺者了不可得或云城西觀音寺是觀音寺在黃鶴磯下背磯面江地勢庫下

遜志堂雜鈔 辛集

朱氏槐廬校刊

案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曰頭陀雲外多僧氣黃山谷詩曰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似在山阜高處城中大觀山繚繞如伏蛇俗因名蛇山自西互東寺或在其上嘗記陸放翁入蜀記言寺在州之東則非今之觀音寺可知矣楚人不但不知其處且多不能舉其名

唐時凡州城內俱有子城至宋尙存一切衙署皆在其
中王元之黃州竹樓記所謂子城西北隅是也蘇州子城在西市門之東今乘魚橋池南一帶高阜是其遺迹天王堂舊在城上今猶在高處其東南有鼓樓坊卽子城之鐘鼓樓也竹堂寺旁有地名河股卽子

城之外濠也

故西市門在今護龍街樂橋頭其西有市曹橋古刑人之地直北有周康王廟蓋取成康刑措之意樂橋上有蕭王廟正與市曹橋相對

吾郡宮巷南有塔高丈餘合圍約七八尺塔頂乃鐵鑄者相傳兩三人于下搖之則擺動如樹木然鈴鐸自鳴蓋其下必有機軸而神匠之所遺巧也又濂溪坊有小塔正與宮巷口者相對故老云昔年烟霧中以紅綠線在塔之半截處兩人拽之橫牽可過竝無窒礙後有異人識破不復可牽而宮巷之塔今亦不能搖動矣

遜志堂雜鈔 辛集

朱氏槐廬校刊

畫上例裝二紙條名曰鶯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飛去畫上紙條古不黏

廣西泗城州有扁泉常日無水遊者與牧童錢數文求飲牧童叫呼罵醫拍手頓足泉卽流出遊者取酌之甚甘美飲畢卽竭

凡作詩文無出處曰杜撰或云道家經藏皆唐杜光庭所撰多涉虛誕杜默爲詩多不合律引用無據故曰杜撰

烏江有項王祠去祠三十里陰陵故道有虞姬墓墓前有祠卽垓下者禱于祠下輒插花以識之

順治十四年十月順天鄉試同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舉

人田邦邸作霖科臣嚴貽吉等俱立斬家產籍沒父
母兄弟妻子流徙尙陽堡給事中任克溥劾其賄賂
中式訊實也明年二月覆試丁酉科中式舉人米漢
雯等內蘇洪濬等八名文理不通革去舉人又以是
科江南中式舉人物議沸騰 上親加覆試取得
吳鳴珂准同會試中式舉人一體殿試其汪溥勳等
七十四名仍准作舉人史維侏等二十四名罰停會
試一科方域等十四名文理不通著革去舉人
順治十五年二月御史趙祥星奏會試大典別弊宜嚴
第一場題目請 欽定從之

遜志堂雜鈔 辛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今鄉會試卷須注添注塗改凡幾字此法始于唐唐試
士式塗幾字乙幾字乙謂文字遺落鈎其旁而添之
也
諛有春禊秋禊王逸少蘭亭脩禊此春禊也劉楨魯都
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禊禊國子水嬉用七月
十四日又漢書八月祓于霸上此秋禊也又案西京
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濯濯食
蓬餌以祓邪隋書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
洗舟則古人于正月亦有禊事
齊策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幸孺子婦官名漢有中山
王孺子妾北魏後庭亦有孺子漢又有八子
周禮地官里宰以歲時會耦于勸鄭康成曰耦者里宰

治處也若今 丘彈之室攷趙明誠金石錄汝州故昆
陽城中有碑額題都鄉正街彈碑蓋即今申明亭
薛野鶴云人家須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
今人紀月上旬中旬下旬改稱上澣中澣下澣起于漢
時侍從官每十日假一日休沐浣衣三旬之中三澣
故以此名澣同浣

前世碑石必先立而後刻唐吐突承瓘欲立石頌功德
李絳上言請罷之帝命百牛倒之此先立之證
宋翟耆年字伯壽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如唐人自
名唐襄一曰謁許顛彥周彥周鬢髻著憤鼻樞蹠高
展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耳

遜志堂雜鈔 辛集

末 朱氏槐廬校刊

崑山高一百五十丈周回八里在今松江府華亭縣治
西北二十三里崑山州以此得名後割山爲華亭縣
移州治于州北馬鞍山之陽山高七十丈孤峯特秀
極目湖海百里無所蔽歷年久遠人卽呼此爲崑山
而七馬鞍之名矣山多奇石秀瑩如玉雪好事者取
之以爲珍玩遂名爲崑山石山陽舊有慧聚寺志稱
依巖傍壑皆浮屠精舍雲窗霧閣層見疊出今無遺
迹可訪
紫桃軒雜綴云蕭功曹見李倉曹家古硯頗良語人曰
此三災石也人間之曰字法不奇硯一災文詞不繕
硯二災騰几狼籍硯三災

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制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
開倉道路悠遠何救縣絕白今委州縣及采訪使給
訖奏聞

遜志堂雜鈔 辛集

充 朱氏槐廬校刊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遜志堂雜鈔辛集終



句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班馬二書史家鼻祖然亦有可議處既曰漢書矣而雜

出古今人表位置古人分爲九等茫茫世代又何從

而區別蒙釐乎且如聖門一陳子也凡三見一陳亢

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復何說劉知幾

曰史記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于龜策異物不類

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

趙岐注孟子曰仲尼有云我欲託空言不如載之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蓋取之于太史公自序而太史公又

取之于春秋繁露

遜志堂雜鈔 王集

宋氏槐廬校刊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于衛致堂管

見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

子非老則卒矣穆公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

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

其年當百有五六矣何子長之疎也

蘇子由譏太史公輕信而疎略今以所紀世系求之其

言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

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蟠牛蟠牛生幹交普交生舜

白黃帝至舜凡九世及敘禹系曰黃帝生昌意昌意

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去黃帝止五世禹繼舜與

何舜遠而禹近也敘黃帝至湯凡十八世湯至紂又

二十九世通四十七世而敘黃帝至文王但十九世

武王後湯六百年與去黃帝乃止二十世何糾遠而

武近也後之論世系者多本史記殆未攷子長之謬

也

越王句踐世家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後二

十餘世至于允常吳越春秋案夏自少康至桀凡十

二世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

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魯昭公三十二年敬

王之十年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于

允常何止二十餘世邪

史記司馬相如傳楊雄以爲靡麗之賦云云前漢書全

遜志堂雜鈔 王集

宋氏槐廬校刊

引此語余嘗疑之攷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

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揚惲祖述其書

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

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于王莽天鳳

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始生遷著書時亦

安得有雄之言乎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江氏棗云雄

後于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附益

之耳

漢書武帝紀于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注云計若今之

諸州計帳也此卽今之帳簿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三十年初臘鄭康成蔡邕因謂臘

卽周之蜡祭和峴亦云蜡者臘之別名余攷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臘與蜡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也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先祖重木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于廟蜡于郊唐貞觀制丑蜡百神亦祭社稷辰臘家廟開元定禮始蜡臘同日宋初仍分其後依和峴議三祭同用戊日漢書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寶太后大怒罷逐趙綰是也魏其傳東朝廷辯之卽東宮也

通鑑于周烈王二十三年書魏文侯師卜子夏本戰國策以史記攷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子夏乃周

遷志堂雜鈔 王集

三 宋氏槐廬校刊

敬王十一年魯定公二年生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四年魯哀公十六年實七十三歲子夏時年二十九歲後十一年魯哀公卒繼元王八年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年當百一十六歲孔子既沒子夏已有退老西河之說但不知果得如許歲數否柳子厚論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論語出于有子曾子門人已有限手足之語則子夏死曾子先也必矣通鑑又書周命三晉爲諸侯在威烈王二十年魏之始係文侯斯也或子夏無如許歲數溫公以文侯師子夏爲美事而書之則當加一初字以著其始否則師子夏

未必魏斯既侯以後事也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蓋常儀黃帝臣名其職占月也淮南子載常娥事許慎注云常娥羿妻名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常娥竊之而奔月後遂引爲故事不知儀字古讀若俄詩實維我儀協在彼中阿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揚雄太元經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蓼莪皆書作蓼儀則常娥卽常儀審矣

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飧真璧焉受飧反璧今卻饋曰反璧本此俗謂用藹相如事非也

遷志堂雜鈔 王集

四 宋氏槐廬校刊

詩怒如調飢韓詩作朝飢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毛詩誤作調鄭氏求其說不得謂調音稠又改作稠柴焦氏易林似如旦飢晉郭遐周詩言別在須臾怒焉如朝飢漢時去古未遠當得其實

詩夏屋渠渠注云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于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幘幘也則竟以爲屋宇矣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之馴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魃蒙之盟魯孟武伯叱小國執牛耳惟節行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武不

從今謂主壇者為執牛耳非

周禮漏下三商為昏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商音滴字从古後人誤為商

尚書疏云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

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以重

黎為楚國之祖又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則以重黎為

官號此史記之誤也故東晉譙遷并兩人以為一是

也王伯厚困學紀聞曰詩正義云楚語稱顓頊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地則黎為火

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歷及高辛

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

遷志堂雜鈔

王集

五

宋氏槐廬校刊

家以重黎為祝融誤矣

書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步鞏也謂人荷而行不駕

馬也

左傳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

鄭杜注云畫馬為文四百匹也日光庭曰杜說非也

文馬者馬文毛色自有文采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

是常馬何足為貴

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事無所攷故不質其為僖公詩

細玩所贊德幾于聖明似非僖公所宜當也前人謂

是魯公伯禽伐淮夷飲至之燕詩云既作泮宮則知

為位國始事矣案左傳僖二十六年冬公從齊侯會

于淮被執明年九月乃釋歸不聞僖有伐淮夷之功

也費誓云祖茲淮夷魯人三郊三遂汝則有無餘刑

伐淮夷而得志者惟魯公伯禽耳此其歸而獻賦之

辭也通典載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則知泮為水名

魯公作宮其上故云泮宮漢儒妄受師說以為諸侯

學宮名泮宮亦無據

辟雍泮宮為學名始于王制之傳會吳澄禮纂言曰詩

言鎬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為學宮

之名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頌宮

注謂頌宮告后稷也此又泮宮非學之一證說文辟

雍作辟靡解云靡牆也靡天子宴饗靡靡亦不言辟

遷志堂雜鈔

王集

六

宋氏槐廬校刊

雍為學宮

徐氏經臆云賢賢易色注云易其好色之心是矣然與

下竭力致身語意不類蓋易者改也過賢人必改容

以敬之色指禮貌言如其次辟色色亦指禮貌衰也

色力身言皆自己身上事語意一串此論殊佳

管東溟論詩鴛鴦章序曰刺幽王也朱子直注云鴛鴦

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

鴦之羅畢豈吉祥善事而以與人主之福祿乎此二

章乃是一正一反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

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所論甚

覈足補朱注之闕

舜妻堯二女娥皇女英世所習聞也禮記舜崩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大戴禮帝繫篇云舜妻帝堯之子謂之女媿注者以娥皇女英女媿為三妃漢書地理志云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祠則舜有四妻矣山海經云舜娶癸比氏生宵明燭光則舜又有一妻矣列子云舜弟妹之所不親也漢書古今人表舜妹名戢手列女傳云瞽叟欲殺舜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則是舜有二妹矣越絕書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則是舜又有兄

舜葬蒼梧載之經史古今不易之論竊謂舜自踐位以後惟責成于岳牧九官垂裳恭己而已安復有南巡

遜志堂雜鈔 壬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之事說者乃以陟方為巡狩不知陟者升也蘇東坡謂陟方為升遐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死皆曰陟是也攷竹書舜二十二年命夏后總陟方岳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觀竹書帝居鳴條與孟子卒于鳴條合五十年陟與尚書合今山西平陽府即古河中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即有鳴條岡舜墓具在孟子舜卒于鳴條此為不易之語朱子粵西舜祠記亦謂舜葬蒼梧無明文可據竹書又云鳴條有蒼梧山攷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即今平陽府則鳴條信有蒼梧山矣

舜封象于有庠漢書武五子傳作有鼻鄒陽傳作有卑竝毗至切閻百詩曰有庠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

成千古定所而孟子集注云未知是否此最是朱子妙處蓋一以經文為案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原原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以伸吾親愛之情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至則往反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于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甯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庠之封必近在帝都今不可攷耳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閒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蹟可歷

遜志堂雜鈔 壬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舜封象于有庠蓋此地蓋者疑辭與集注或曰同漢書武五子傳云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不為真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也此言不知何據

劉仲原父辨尚書九共九篇為九丘九篇古文丘字作北北與共相近九北九篇言九州之書凡九篇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又索九丘是也尚書周官有大師三孤有少師注云師者道之教訓也周禮宗伯有大師小師注云凡樂工皆以瞽矇為之擇其賢智者使之為師也則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而少師陽蓋小師之譌不然則與三公三孤之大師

少師同號矣漢表亦稱太師少師蓋承論語耳

漢書王吉傳王制驅一代之民濟之仁壽之域顏氏注
域界也今俗本禮記作躋則是登陟之義域平衍之
區非有崇高之意何用登陟作濟為是

荔挺出鄭康成曰荔挺馬離也案說文荔似蒲而小根
可為刷蔡邕高誘皆言荔以挺出則鄭以荔挺為名
誤矣

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逢蒙學射于羿思天下惟羿為
愈已于是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殺而烹
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善射又皆不得其死故世
誤以為一人攷說文弓部習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

遜志堂雜鈔 壬集

九 朱氏槐廬校刊

論語曰習善射羽部羿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此古
有兩羿之證又陶唐夏后時有一羿又有一澆書毋
若丹朱傲陸德明釋文曰傲又作冪乃知丹朱冪為
兩人名下文朋淫千家指此兩人言之否則上云丹
朱傲下又云傲虐是作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
至申言之乎且禹舉以戒舜是冪在禹前也至沉之
子名澆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是陸地行舟者陶
唐時之冪也沉之子夏時之澆也亦非一人矣

資暇錄云漢相蕭何封為鄼侯舉代呼為嶢音有呼贊
者則反掩口而笑深可訝也案鄼有二縣屬沛郡者
音離屬南陽者音贊蕭何國在南陽則音贊不音嶢

審矣

樞星門命名之義書多無攷向見聖門禮樂錄引漢書
注曰樞星田星也以此名門取養而後教之義然漢
書自作靈星或二字通用也又檢湖廣通志有樞星
門說雜徵窗樞故實而名星之義則引陸游窗格縱
橫相間名為星之語為據且云今之戟門古為樞門
制用窗樞格徹去障版取闕門求賢之意其兼用星
者同于王制尊之至也語不可曉竝書于此以質諸
博雅者

詩大雅侯作侯祝作音詛祝音晝訓怨詆也書無逸篇
否則厥口詛祝是也周禮詛祝掌盟祖之祝詩小雅

遜志堂雜鈔 壬集

十 朱氏槐廬校刊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犬豕雞刺其血以詛盟鄭
氏曰大曰盟小曰詛左傳季武子作三軍盟於諸僖
閔詛諸五父之衢是也此則誓于鬼神非怨詆也
宋南渡衍聖公端友扈蹕自曲阜徙衢州傳五世至洙
而宋亡元世祖召洙襲封洙以墳墓在衢力辭乃讓
于曲阜宗弟沿自是曲阜之後世襲為公嫡派之在
衢者至明正德朝授其後彥繩為五經博士世主衢
州廟祀

華亭縣有孔宅在縣西北七十五里海隅宋消熙間居
民浚河得一碑云天寶六年黃池縣令朱氏葬于崑
山縣全吳鄉孔子宅之西南孔宅之名舊矣然孔子

未嘗適吳以闕里譜系攷之孔子二十二代潛後漢
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爲郡人二十九代沿梁海鹽
令三十二代嗣哲吳郡主簿三十四代隨蘇州長史
豈孔氏子孫宦游僑寓遂居華亭邪宋楊潛雲間志
其地有夫子廟在慧日院側廟旁有叔梁紇廟蓋子
孫卽所居立以奉祠耳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 上以周公承接道統功德懋
著授其後裔五經博士是年 駕幸闕里 御

書萬世師表額勒石頒給各省府州縣學懸掛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以理學自命爲時名臣獨其奪情

一事大爲時議所排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公提督順

遜志堂雜鈔 壬集

朱氏槐廬校刊

天學政四月間母喪奉 旨在任守制公疏請乞

假治喪往反九月于本年十二月抵任可以無誤考

試御史沈愷揚敬儒交章論劾翌日給事中彭鵬劾

之曰光地閔罹母喪宜哀痛瀝情得請乃已然後

聖主擇人取士之心以光地固辭而益見光地爲

子奔喪之孝得 聖主俞允而益彰忍以三年之

通喪請爲九月之乞假于理則悖于情則乖于辭則

不順 聖德含宏不忍明斥其非臣以爲宜留者一

不可留者十光地由翰林驟躋學士侍郎原因蠟丸

封表上達 宸聰完節常經獨蒙異數正當藉此

教育士類使眞才輩出仰答 主恩而有母計至

奉 旨留任蓋報稱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宜留
者此耳臣以爲不可留者何伏讀 上諭十六章

首曰敦孝弟以重人倫督學風化之表也不乞守制

而請給假非所以體 上諭教孝意也此光地之

不可留者一也臣前任三河知縣恭逢 太皇太

后梓宮經臨伏見校尉換班 聖躬護視 天

顏哀瘠至今追慕眞誠亙古仁孝臣民皆當則倣此

光地之不可留者二也光地與臣同鄉臣踴躍涼涼

歲一二至獨聞其母訃卽刻趨弔聽其號泣慘若嬰

兒想彼肝腸寸寸斷矣勉強行文必多恍惚此光地

之不可留者三也先遭閭變頗矢忠貞未聞不孝而

遜志堂雜鈔 壬集

朱氏槐廬校刊

能忠者也請假九月之疏出天下皆議其後并疑其

先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四也弗請守制物議沸騰有

絕不赴弔者以譚理講道如光地爲珪爲璋倏忽瓦

裂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五也光地疏俯荷 聖知

之深殘喘自假九箇月不誤學差僉謂九月大功服

談言微刺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六也定例生童歷喪

應試褫革嚴處萬一犯者起而詰曰侍郎衰經何至

此光地又將何辭以對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七也學

校所以教天下之爲臣思忠爲子思孝故登其堂曰

明倫光地以不祥之身儼然而登如橋門環視何此

光地之不可留者八也本年正月 皇帝面諭諸

臣子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三申意焉試問光地今日禮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乎悖 聖訓則失本心

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九也度光地之心必曰 君

命也誰何敢辭臣聞宋臣富弼母喪五起之固辭且

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仁宗許之綱目

大書以垂訓後世又宋孝宗起復劉琪六疏固辭發

明綱目書固辭予之也我 皇上堯舜比隆教孝

教忠必無有辭之而不允者矣此光地之不可留者

十也數日之間長安道上無不指光地為貪位而忘

親司文而喪行大損其平日是在 皇上神其用

重其罰加之意而已疏入傳 旨詢問鵬又上疏

遜志堂雜鈔 王集

朱氏槐廬校刊

言 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光

地深文厚穎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試諸此而生平

心術品行若犀然燭照而無遁形 皇上所以留

之之意臣鵬愚戇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貪戀苟

且而姑為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為喪心若光

地而早已自知詭隨狡詐而姑為此給假九月之請

內以欺已則為挾術夫為人子而甘于喪心為人臣

而敢于挾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

可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忠當必

陰拒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面從嗟乎

光地當聞 命而絕不一辭則忍于留矣 皇上

卽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市朝若撻之羞光地

忌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于久矣 皇上卽罰其

安使之離任終喪以為道學敗露之恥臣與光地家

居各郡皆闔產也今若此人人切齒鄉黨汗顏伏乞

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

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萬一光地

依然督學則光地得售其術故哀其辭曰九月尙不

獲命況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

也下售其術上受其名臣鵬實拊膺疾首前疏光地

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臣責光地以不孝而先自

遜志堂雜鈔 王集

朱氏槐廬校刊

陷于不忠所以跪聽傳 旨一一瀝鳴以頭搶地

鳴咽而不能自己疏入下九卿議令光地解任不准

回籍在京守制

彭鵬字奮斯號無山福建莆田人徙興化家世甲科鵬

舉順治庚子鄉試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以全

閩叛幽總督范公承謨于請室時橐鞬從公入者城

守營于總廖有功也以大義責逆力竭而死者福州

府知府王之儀建甯府同知喻三畏侯官縣知縣劉

嘉猷繼此嬰城死于福甯鎮者總兵吳萬福也閩門

死于漳州者巡海道陳啟泰也不赴召而死者龍溪

縣知縣李垣也閩中搢紳及舉人進士未銓授者逆

檄僞州縣敦迫就道閩士恥為之用進士葉有挺自

經死朱翰春焚右股肉腐見骨舉人游標伴瘋劉渭
龍麻衣徒跣以母喪得免鵬伴狂臥病日啜菜豆一
杯去渣存汁絕粒飲水鬱爲枯脂至僞漕院僞樞密
僞都督僞布政司節次檄催僞府縣同知縣丞親臨
相視鵬臥牀十日死去二十五度賊平蹶然而興五
上吞官不第謁選得三河令齎鹽自矢有時絕糧歷
任十四年巡撫于成龍特疏薦升給事中尋擢貴州
按察使主僕行李裁二肩遷廣西布政使歷廣東巡
撫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當閩變時鵬示疾牀頭寘
錐穎客至省視覲面藏指縫間暗刺牙齦隨手見血
含精液陽示血略以致齒血枯竭牙齦崩露云

遜志堂雜鈔 壬集

五 朱氏槐廬校刊

馬維翰字墨麟海鹽人貌不逾中人而抱負甚大中康
熙六十年進士雍正朝內大臣看驗時諸人皆跪公
獨不可九門提督隆科多呵之公夷然不動隆轉笑
曰不料汝眇小丈夫乃風骨如許邪公曰區區一跪
尙未見維翰風骨也隆大奇之後以部郎擢四川建
昌道忤總督黃廷桂直揭部科被逮入都 太上
皇登極授江南常鎮道卒

松江何太虛先生寶琮能辨鬼物嘗云街衢之間往來
憧憧者人鬼參半而鬼必于無日光處行人或狂奔
衝散之則團合頗艱故每教人緩步鬼自避之也性
謙謹巡撫河南時有 欽差某尙書勘河事以盛氣

臨之嫌僕帳不辦備怒曰我固知外官督撫甚尊視
欽差如一狗耳司道長跪謝罪公聲色不動徐笑曰
王人雖微禮在諸侯之上使 朝廷差狗來不敢不
當作 欽差待況 朝廷差尙書來敢作狗待邪衆
笑且懼而公作中州人語曰甯逢趙宣子不畏旅葵
來

康熙二十八年左都御史郭琇副都御史許三禮先後
參劾在京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刑部尙書徐乾學招
權納賄等事并言京師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
珠送澹人之對奉 旨高士奇着休致回籍乾學
上疏乞休允之賜 御書光燄萬丈扁額

遜志堂雜鈔 壬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唐德宗用判度支趙贊奏初稅間架每屋兩架爲間上
稅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
告者錢五十緡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古者迎春與出土牛本是二事迎春以迎陽氣出土牛
以送陰氣迎春在立春之日出土牛在季冬與雛同
時合而爲一不知始于何時又古者四時皆迎各以
其方今止迎春則夏秋冬之迎又不知廢于何時
秦以養馬起家以好馬開國以不辨鹿馬亾天下
蘇子瞻作司馬溫公神道碑引中庸至誠之說子謂溫
公誠之者人之道也若唐之郭汾陽則誠者天之道
也庸如代德而信任不疑傲如田承嗣而望風屈膝

回紇見之而革心魚朝恩感之而泣下故曰至誠而
不動者未之有也度公武人未必深解至誠二字蓋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

左傳辰爲商星參爲晉星辰參是星名商晉是地名故
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後人用作參商謀

宣室有二淮南子武王破紂殺之于宣室殷宮名也在
朝歌漢未央前殿有溫室宣室丁度集韻謂殷宣室

音如宣帝宣王之宣漢宣室音如負暄之暄

今人謂主貿易者爲牙行古謂之互郎謂主互易事也

唐人書互作手似牙因譌

遜志堂雜鈔 壬集

七 宋氏槐廬校刊

南部新書云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世以中山狼傳爲康對山刺李空同作案此傳見馬中

錫東田集馬河間故城人正德間官右都御史對山

其弟子也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自

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馬刺空同作無疑

郭忠恕佩觿云河朔謂無曰毛蓋聲之轉也後漢書馮

衍傳飢者毛食五代史黃幡綽賜緋毛魚袋皆以毛

爲無今湖廣人謂無亦曰毛

史記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索隱曰向秀注莊

子云從上語下曰臚臚音問王世貞宛委餘編曰大

鴻臚古音鴻廬今九江之廬山亦有作臚音呼之

事故亦作學固故實亦作固實史記晉世家必問于遺
老資于固實韋昭曰故事之是者戰國策固諗之注
云故固通

遜志堂雜鈔 壬集

末 宋氏槐廬校刊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遜志堂雜鈔 壬集終

句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太湖之山其發原自天目而來奔騰至宜興入太湖融
 為諸山湖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蹟最大又東為山
 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最
 大馬蹟兩洞庭之間望之渺然如世外之境即之茂
 林平野間巷井舍各數千家仙宮梵宇往往而是馬
 蹟之北津里夫椒吳王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
 禹期龍山其北陰山橫山葉俞長沙為大長沙之西
 衝山漫山為大東洞庭之東北則余山西南三山厥
 山澤山為大此其上亦有居民數百家或數十家馬

逸志堂雜鈔 癸集

一 宋氏槐廬校刊

蹟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沈
 隱現出沒于波濤之間馬蹟之西北有若錢積者曰
 錢堆稍東曰大吼小吼與錫山連中斷為太湖舟行
 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有三
 峰稍南大隴小隴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為小椒為杜
 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
 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者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
 夫山有若兩鳧飛欲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
 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稍
 北曰大千小千與二千相近曰沼曰豫曰噎浮曰東
 嶽西嶽相傳吳王于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為粥山

云吳王侗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者杵山有
 對植者曰大竹小竹與衝山近有若物浮水面可見
 者曰長浮癩頭浮殿前浮其東與龜山相近而差小
 者為龜山有二女媚好相對立者曰謝姑小謝姑有
 若石柱巖業者玉柱稍卻金庭其南為峻山為歷耳
 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驥首若游者石蛇若螺者青浮
 與龜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龜山芻曰小鼉二鼉之間
 若隱若見曰驚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未岐者曰箭
 浮若屋欹者王舍浮苧浮又南為白浮澤厥之間有
 若笠浮水面者鷓帽山有逸于前後追而及之者貓
 鼠山有若宵碑立者石牌是為七十二山然其最大

逸志堂雜鈔 癸集

二 宋氏槐廬校刊

而有名者兩洞庭也 王鑿記

予西渡後足迹所及江湖之勝無如岳陽樓樓踞洞庭
 湖濱水天混茫上下一色君山一螺如騰點鏡中悅
 忽浮動真鉅觀也其次則武昌黃鶴樓與漢陽之晴
 川閣隔江對峙滔滔逝水令人遐想孫吳霸業若南
 昌之滕王閣雖以子安退之序記得名然登眺之勝
 較之二樓未免邾莒矣黃州赤鼻磯後人以東坡所
 遊築一賦堂于其上前臨大江隔岸西山獻翠如在
 几案了未戊申兩度登此靜坐久之幾忘世事
 宋莫子山暇日山行過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
 絕句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

荒達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及叩其主僧庸俗僧也
與語略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爲檀施苦留作午
供鬱鬱不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辭而書于壁曰
又得浮生半日閒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
話終日昏昏醉夢間又有一達官欲遊一寺先期示
指遊畢將反亦誦前詩末句曰又得浮生半日閒僧
曰居士得半日閒老僧卻忙了三日

唐緡雲縣城隍廟記云祀典無城隍吳越有之至歐陽
公則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

玉厯通志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婦人感之而孕所
生亦具二形

遜志堂雜鈔 癸集

三 宋氏槐廬校刊

高力士嶺南酋長馮益曾孫嶺南招討使上二奄曰金
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

鄭虔采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蒼龍蒼龍多兒龍
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也杜少陵八哀

詩蒼龍何技癢後人傳寫譌爲會粹謂會集其純粹
失之遠矣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案漢書何竝傳
輕俠趙季李欸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間里竝曰趙

李傑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楊升菴謂谷永傳
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非是

十八般武藝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

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搨十四笈十五又十
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湘素雜記天子曰黃闐三公曰黃闐太守曰黃堂後漢
書注黃堂乃太守之廳事則黃堂爲太守廳事之通

稱而吳人謂蘇州府堂數失火以雌黃塗之故俚黃
堂此俗說也

吳中有九娘墳相傳爲唐伯虎妾秋香墓蓋傳會也秋
香宦家婢陳予嘗游虎邱見此婢笑而顧已色姣好

悅之迹其家求作傭使從二子學二子文日奇主人
驚異後以娶辭歸主人不許曰室中婢惟汝所擇予

曰秋香可因以畀之後婢語予曰君貴公子何自辱
予曰汝笑顧我不能忘情耳婢曰昔見君服喪表素

而華其裏少年佻達可笑非有它意也主人詢知是
予治裝送歸見王同軌耳談後人本此作三笑姻緣

傳奇移作伯虎事然不知九娘何人也

明木工蒯祥吳縣人父福能大營繕永樂中爲木工首
以老告還祥代之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建三殿

天順末作裕陵成化間委任尤專自工部營繕所丞
累遷左侍郎食一品俸贈祖父母蔭二子一爲錦衣

千戶一爲國子監生成化十七年卒年八十四見皇
明通紀及野獲編又有陸祥以石工官至工部侍郎

徐興祖井杲竝以厨役官至光祿卿杜安道洪觀竝

遜志堂雜鈔 癸集

四 宋氏槐廬校刊

以櫛工官至太常卿禮部左侍郎蔡春王興宗竝以
阜隸官至布政使顧玠以巫師官至太常卿其餘以
暨下相術官顯位者甚多

辛棄疾有吹笛婢曰整整辛妻有疾呼暨對脈整整侍
側辛乃指以謂暨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為贈不數日
果勿藥乃踐前約整整去因占好事近詞曰暨者索
酬勞那得許多錢帛只有一箇整整也合盤盛得下
官歌舞轉淒涼賸得幾枝笛覩著者般火色告媽媽
將息

余夙嗜古碑嘗收得唐鄭恒暨夫人崔氏合葬墓志大
中十五年十二月秦貫正書卽世所傳崔鶯鶯也年
五
朱氏槐廬校刊

七十六有子六人此碑云得之魏縣土中豈好事者
僞爲之抑會真記之誣也

品花評藻自昔有之明冰華梅史燕都妓品曹大章秦
淮士女表其尤著也順治丙申秋雲間沈某與下保
金又文定花案致兩郡名姝五十餘人選虎邱梅花
樓爲花場品定高下取朱雲爲狀元錢端爲榜眼余
華爲探花某某等爲二十八宿綵旗繡幟自胥門迎
至虎邱畫舫蘭橈傾城遊宴直指李森先聞而究治
沈金荷柳敲掠諸姬亦皆受杖徐松作花場卽事詩
以弔之

杜康遺冢相傳在江陰縣城南其地有杜康橋土人因

於橋畔建祠祀康以劉伶配之明季給事科 草

募疏曰詩傳雅詠先歌既醉之章書有誥辭特謹德
將之訓淵麴蘗流傳雖遠而古今風味攸同酒星在
天醴泉出地舟中之斛三百市上之買十千爰有飲
中八仙竹林七子或沈或酒孰聖孰賢編懷作體之
功豈止忘憂之具今杜氏之遺橋尙在而劉伶之故
巷猶存閱年久而日深爲風侵而雨剝茲欲樹豐碑
之七尺剪棘誅茅建祠屋之三楹崇基疊石作千載
相傳爲勝事賴一時共濟以落成又江陰有劉伶巷
于友余武南過之有詩

遜志堂雜鈔 癸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楊子方言自關以西以稽禴短者謂之稬杜詩稬褐風
霜入今作短褐以字形相近而誤

孟光舉案齊眉案乃古盃字故舉與眉齊張衡四愁詩
何以報之青玉案亦盃也俗直以爲几案之案謬矣
常州宜興陶土作茶壺絕精 國初著名者龔春時大
彬每一器價至數千或曰供春吳頤山碑云龔春者
音近而譌近杭人朱文藻跋朱琰陶說有云它若宜
興洪春所著之茶壺則又供春之譌也

壽山在福建福州府城北六十里舊志云山產石如
又云五花石坑去壽山十里宋時故有坑以采病民
縣官輦巨石塞之明崇禎末布政使謝肇淛嘗稱壽
山石甚美堪飾什器其品以艾葉綠爲第一丹砂次

之羊脂瓜瓢紅又次之然木之見也久之有壽山僧于春雨後從谿澗中拾文石數角往往磨作印溫潤無比顧名亦不大著至康熙初閩縣有陳越山名曰浴者忽齋糧采石山中得佳石最夥載至都中後千金每石兩輒估其等差而較倍其直甚有直至十倍者嘗記昔人所言壽山石間有類玉者有類琥珀者玻璃瑋瑋砂瑪瑙及犀若象焉者其爲色不同五色之中深淺殊姿別有細者縵者綺者縹者蔥者艾者黝者騰者如蜜如漿如鞠塵焉者如鷹褐如蝶粉如魚鱗如鷓鴣斑焉者然總以艾綠爲上以予所見僅有白與紅黃三色間有溫如玉潤如脂者今則并

遼志堂雜鈔 癸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白者亦罕矣暇閱王阮亭香祖筆記云印章舊尚青田石三十年來閩壽山石出質溫栗宜鐫刻而五色相映光彩四射紅如秣鞞黃如蒸栗白如珂雪時競尙之近斧鑿日久山脈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之無復質色可見當時亦僅有紅黃白三種而佳者亦不可多得也

流俗競尙宣鑪然皆後世僞作者真宣鑪百不得一也劉侗帝京景物略曰宣廟欲鑄鑪問工銅以何法鍊而佳工奏鍊至六次則見殊光寶色異恆銅矣上命鍊十二次鍊已條之真鑪飾格赤炭鎔之其清者先滴則以鑄鑪存格上者以作它器然鑪中配用之

物甚多所費不貲非內府亦斷不能作也年希堯中

丞嘗得宣德三年工部檔案曰司禮監張斌奉旨與

工部尙書呂榮眼同校勘虛實計所用之物暹羅國

風磨生鑛洋銅三萬九千六百斤赤金八百兩白銀

三千六百兩倭源白水鉛一萬七千斤倭源黑水鉛

八千斤日本國紅銅一千斤賀蘭國洋錫八百斤鋼

鐵一萬一千斤天方國番礮砂三百六十斤三佛齊

國紫珩三百斤勃泥國紫礦三百斤勃泥國燕支石

二百斤琉球國安瀾砂三百斤金絲礮一百斤赤礮

二百斤鴨嘴礮二百四十斤白礮二百斤黃明明

礮一百二十斤寒水石二百斤出山水銀一千二百

斤辰州府硃砂三十斤石青三十斤石綠三十斤銅

綠三十斤古墨二十斤黃丹五十斤文蛤五十斤礪

砂五十斤方解石二十斤自然銅一百斤白蠟一百

二十斤磨光後上色用黃蠟八百斤造模式用血竭

二十斤無名異二十斤赤石脂二十斤雲南黑白棋

子各二萬箇雲南料石一千二百斤出水煤炭十萬

八千斤湖廣機炭十萬斤松木生柴一萬斤蘆葦柴

三萬斤楊木煇炭六十斤光研一千斤共三千三百

六十五件案宣鑪有滲金蠟茶藏經流金四色高謙

遵生八牋日用赤金爲泥鍊鑪七次水銀薰擦入骨

作雨雪點子號曰滲金蠟茶則以水銀浸捺入內薰

遼志堂雜鈔 癸集

八

朱氏槐廬校刊

洗爲之蓋鑄鐘時物力富饒取用宏多故宜鐘爲世寶貴劉氏謂內庫失火取其煨燼鑄鐘王氏池北偶譚因之非實錄也

會溪銅柱在今辰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楚文昭王

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範銅爲柱命學士

李宏臯銘之勒誓狀于上余友石韞玉執如視學湖

南行部過此摹拓其文以歸云柱圍四尺疆出地六

尺許環柱八面刻之凡四十二行每行字數多寡不

齊其文曰復溪州銅柱記右第一行六字天策上將軍江南

諸道都統楚王希範右第二行十五字天策府學士江南諸

道都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

遜志堂雜鈔 癸集

九 朱氏槐廬校刊

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宏臯撰右第三行四十二字粵以

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右第四行十三字楚王召天策

府學士李宏臯謂曰右第五行十三字我烈祖昭靈王漢建

武十八年平徵側于龍編樹銅柱于象浦其銘曰金

人汗出鐵馬蹶堅子孫相承承九九百年是知吾右第六行六字

四十四祖宗之慶膺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于南

夏者乎今五溪初甯羣帥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

紀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右第七行七字

五十六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宏臯承教濡豪

載敘厥事蓋聞牂牁接壤瓠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

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右第八行五十字中古漸爾

鞞糜泊帥號精夫相名映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靖溪

山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

就在心賊否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右第九行五十八字郡印

家總州兵布德立威讖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

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于大國

亦不虐于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右第十行五十七字何

忽承閒隙俄至動搖右第十一行九字我王每示含宏常加

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禮疆吏

告迫郡人失甯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戡兵之法焉知

縱火果至自焚時右第十二行五十五字晉天子肇創丕基倚

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右第十三行十九字武穆王之令

遜志堂雜鈔 癸集

十 朱氏槐廬校刊

謨冊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廷方振聲

名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襄而邊鄙上言各請

效命右第十四行四十七字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

部將副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溪谷彼乃棄 保嶮

結寨馮高惟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勅遵處右第十五行五字

字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

泉無汲引之門樵采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固甘矜

甲豈暇投戈彭師果爲父輸誠束身納款右第十六行五十五字

字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

畏威而事蜀右第十七行二十四字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

柔之不奪其財不食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

叛懷柔政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秦授

彭士愁溪州刺史右第十八行就加檢校太保諸子

將吏咸服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粟粟大振

貧民乃遷州城于下平岸溪之將佐右第十九行街

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

不刃鐔士不勞苦肅清五溪震懼百越底平壇埋侯

父右第二十行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

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激飛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

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右第二十一行天地之至仁爾

懷甯撫苟違戒誓是昧神祇垂予子孫庇爾族類鐵

碑所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宏

遜志堂雜鈔 癸集

朱氏槐廬校刊

臯迎遵右第二十二行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右第二十三行

九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三鑄柱庇

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

若平地右二十四行五溪之泉不足馮我師輕踴如

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明來立誓 山川兮

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右二十五行推誠奉節宏

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使判內外諸司

事永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永州諸

軍事行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奉右第二十六行教監臨鑄造

右第二十大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

與五姓歸明眾具伴狀飲血求誓右第二十八行楚王

略其詞鑄于柱之一隅右第二十九行右據狀靜邊都

自古以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發軍狀

討不順之人當都頭將本管諸團百姓軍人及父祖

本分田場土產歸明右第三十行王化當州大鄉三

府兩縣苦無稅課歸明之後請祇依舊額供輸不許

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州四界劫掠竝盜逃走

戶人凡是右第三十一行王庭差網收買溪貨并都幕

采伐土產不許輒有底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有

罪本都申上科懲別別無罪名請不降官軍攻討若

遜志堂雜鈔 癸集

朱氏槐廬校刊

有違誓約甘右第三十二行請准前差發大軍誅伐一

心歸順王化承事明庭上對三十三天明神下將宜

祇為證者右第三十三行王曰爾能恭順我無科徭本

州賦租自為供膳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承無金革之

虞克保耕桑之業右第三十四行彭士愁彭允瑄田宏

治彭師佐田偉暉彭師糖龔明芝彭師俗覃彥勝田

宏贊彭師杲彭師晃向宗彥龔貴彭臻覃彥仙覃彥

富田思道朱彥孺右第三十五行至四十一行字差

各行下空處刻彭大晉天福五年歲次庚子七月甲

氏眾官姓名殆漏右第三十六行王寅鑄十二

子朔十八日辛巳鑄八月甲午朔九日壬寅鑄十二

月壬辰朔二十日辛亥立右第四十三行銅柱高一丈

二尺內入地六足重五千斤右第四十四行案五

代史楚世家作彭士然柱作士愁史言遣劉劬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柱有劉劬而無全明士愁之子史作師鬲柱作師杲凡此皆可訂史文之譌惟李宏臯史作李臯此避宣祖諱非史誤也希範爲馬殷第四子希範卒弟希廣立尋遣內亂國隨以亡而彭氏守土歷宋元明至 國朝雍正中始納土歸化

斗有南斗北斗天帝垣亦有斗五星道家又增出東斗西斗中斗誣亂不經然以諺有云西斗如磬東斗如鐘則東斗西斗究不知何星參同契注云唐大衍冬至日次東斗此東斗即南斗也元龜七宿北方之宿故曰北斗。詩維北有斗注云箕斗二星夏秋之間

遜志堂雜鈔 癸集

三

朱氏槐廬校刊

見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太元云斗一北而斗一廬斗一南而萬物盈皆指南斗若北斗但有東西無南北

辰戌子未寄旺之位未在西南其卦在坤其時爲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旺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絕矣惟土旺于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道循環不窮

官府上任忌正五九月案七脩類彙云正五九月建乃寅午戌寅午戌屬火臣音爲商商屬金火射金故忌之

鏡造團基丹朱善之雖見世本及博物志說誕不足信

然其數微妙通神洵非堯不能作也至于象碁不知始自何時劉向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關象碁亦戰鬪之事乎則戰國時已有之矣又案太平御覽云象碁後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與今象碁不同然則今之象碁其卽說苑所云者否乎

俗傳牙牌之戲始于宋宣和二年臣某疏請設牙牌三十二扇計點一百二十七以按星宿布列之位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四方人牌二扇一十六點象仁義禮智發爲四端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八節之間它牌各有名稱

遜志堂雜鈔 癸集

四

朱氏槐廬校刊

四人同鋪每人以八扇爲率分點數多寡爲勝負勝者賞籌高宗時詔如式頒行天下此卽今所謂骨牌也

漢明帝時公車令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曰民廢農業遠來詣闕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獨其 注云月朔日爲反支十二支終戌亥反還于子丑如朔日遇戌亥卽初一爲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寅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亥漢書游俠傳注張棟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所殺是反因拘忌而得禍也

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于國中禮郊特牲季

春出火爲禁火蓋時當蒼龍大火司令懼火旺故禁
火以抑之而陸翹鄴中記云并州冬至後一百五日
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後世遂以清明前一日禁
烟謂之寒食攷諸左傳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而
後漢書周舉傳復謂太原一郡俗以子推焚骸有龍
忘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
仲一月寒食莫敢相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帛書置
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宣示愚民
使還溫食于是眾惑稍解據此則漢以前寒食禁烟
乃在冬仲不在二三月間矣

鑽燧改火四時分五木蓋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屬木

遼志堂雜鈔 癸集

五 宋氏槐廬校刊

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屬火聚杏色赤以象
火也火生土季夏屬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
秋屬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屬水柞槲色
黑以象水也火久有毒且烈而易灼故四時改火

今人以食魚肉等物謂之葷葷菜謂之素非也禮玉藻
膳于君有葷桃茢注云葷薑及辛菜也儀禮士相見
禮夜侍坐問夜膳葷注云葷辛菜物食之止臥荀子
哀公篇志不在乎食葷注云蔥蒜也徐鉉注說文云
葷臭菜也通謂芸薑椿韭蔥蒜阿魏之屬方術家所
禁謂氣不清也羅願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與渠
蔥蒜蒼蔥爲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薑胡安薤爲五葷

又今之所謂齋亦與古不同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
膳羞王日一舉王齋日三舉殺牲盛饌曰舉蓋周制
王日食供一大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
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齋日仍肉
食反加有矣非茹葷之謂也

十三月十四月之說已見乙集茲又得一說宋翟青年
籀史曰商已酉尊云十有九月兄癸酉卣云十有九
月南宮鼎云十有三月周牧敦云惟王十年十有四
月上離鼎云十有四月古者祠君繼世踰年行卽位
禮然後改元今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疑
嗣王繼世雖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數也惟文姬鼎

遼志堂雜鈔 癸集

六 宋氏槐廬校刊

云十一月又三者莫可曉一而又三豈亦十四月乎
秦始皇刻石頌德皆四字一句而史記所載凡卅年者
輒五字一句如東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
邪臺頌曰惟二十六年皇帝始作之罘頌曰維二十
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
稽頌曰德會脩長三十有七年案說文廿音入二十
并也卅音先合切三十之省卅音先立切數名今直
以爲四十字疑碑本作廿卅而太史誤易之或後人
傳寫之譌耳

崇禎戊寅張秋鴉作人語云人少人少無米怎了米幾
李青山作亂殺人盈野歲飢民剝樹皮食之棗一升

直錢五百兌東西四百餘里寂無人見張怡設聞續
筆

明末麻城士人周伯玉妻曰梅生有逸才工古文辭與
周伉儷甚篤南陽王于一謂生外行嘗填小曲寄人
云假若是淚珠兒穿得起拌翦下一股青絲穿一穿
寄把你

柳隱更名是字如是為人短小初適雲間某孝廉性放
誕孝廉謝之去崇禎庚辰訪錢于虞山錢大喜明年
遂納為小妻偕河東夫人築我聞室以居之時年二
十四矣錢卒族孫某要挾多金遂自縊

天下書目載北京國子監書版有孟四元賦一百十二
遜志堂雜鈔 癸集 七 朱氏槐廬校刊

片案孟名宗獻字友之自號虛靜居士金時魁于鄉
于府于省于御前故號四元其律賦為學者法然金
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見劉京叔歸潛志耳

漢饒歌云鷺何食食茄下案爾雅芙蓉藻其莖茄韻會小
補曰茄歌韻今荷字引詩有蒲與茄李白詩胡為啄
我茄下之紫鱗今但借為菹果名

嘉興淨相寺產構李每顆有痕云西施爪痕也樹止一
株寺僧不能徧給所求往往取徐園李綴于枝上索
取者摘以予之徐園李核小如豆絲縣其中可辨識
也

一呼一吸為一息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

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
行五十二度營周于身沈作誥曰凡經脈一周其長
十六丈二尺營周于身計八
百一此天行健之體也其義為行流其名為止息動
根于靜也止息而後生息靜極復動也

遜志堂雜鈔 癸集 六 朱氏槐廬校刊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遜志堂雜鈔癸集終

遜志堂雜鈔十卷枚算先生主講南臺書院時所著也
先生博學嗜古我吳向多藏書家聞有善本先生必轉
假錄副手自校讎以是積久益富而纂輯之書亦不一
而足其在南臺時又誤有鐙窗叢錄一書亦大都辨證
經史敘述見聞諸語卮言靡所不有而於鄉曲往事記
載尤多其大致亦與是書相類而今已不復存矣是書
向爲未刻祕藁本載見古歡堂遺苑總目茲爲桂廬先
生收得之屬爲彙行惟舊鈔本間有訛敍就所知者略
爲改易或未能盡正之也忽促付梓疏舛不免識者鑒
之光緒丁亥歲季冬月槐廬主人朱記榮謹識

遜志堂雜鈔 朱跋

一 朱氏德盛校刊